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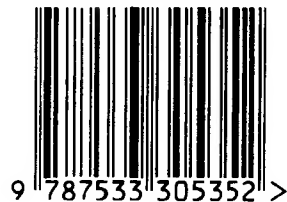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五六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EB96/07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五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五六冊目次

史部・史鈔類

史緯三百三十卷(六)

〔清〕陳允錫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年至三十三年自刻本

.....一

史緯三百三十卷(六)

〔清〕陳允錫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年至

三十三年自刻本

史緯卷一百九十五

唐書二十六

列傳

韓愈

韓愈字退之南陽人父仲卿秘書郎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隨表會卒嫂鄭氏鞠之擢進士第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官市德宗怒貶陽山令元和初遷職方員外郎貶封溪尉復爲博士既才高數黜乃作進學解以自諭曰國子先生晨入太學召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廢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凶邪

史籍

卷一百九十五

登崇俊良占小善者卒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子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舉古者必鉤其玄含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常矻矻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舐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倅百川而東之回往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亡涯周語商盤信屈

梓牙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迨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恩取毀焉時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得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而夫大木爲系細木爲桷櫛櫛休備假閑居樸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王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

年欲進其絺琴也既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奏淮西連年修具防守金帛糧畜耗於給賞農夫織婦疲於轉餉比聞畜馬皆上槽檻此譬有十夫之力自朝抵夕跳躍呼呼吸不久支必自委頓當其已衰三尺童子可制其命今以三州殘敝困劇之餘而當天下全力其敗可立而待也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取勝必勝之師利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疆場之上日相攻劫近賊州縣賦役百端少遇水旱百姓愁苦人人異議以惑陛下陛下持之不堅半途而罷傷威損費爲弊必

上武帝嘗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書史不言其壽推其年數蓋亦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其明帝在位繼十八年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詳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後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

史綱

卷一百九十五

四

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高祖受禪卽議除之當時羣臣識見不逮不能深究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卽位之初不計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別立寺觀臣當時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今縱未能卽行豈可恣之令轉盛也今陛下命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人大內又令諸寺遍加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民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

天子大聖猶一心信向百姓微賤豈合更惜身命灼頂燔指十百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倣唯恐後時老幼奔波棄其生業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客而接之不過宣進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眾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弔於其國必令巫祝先以桃茢被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

史綱

卷一百九十五

五

朽腐之物親臨觀之至親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報其失臣直願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迷信而代之以德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尊富萬民也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監照臣不怨悔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瑒曰念言計指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事帝曰念言我奉佛太過猶可至謂東漢以後天子奉佛壽歲天促言何事判邪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作表哀謝帝頗感悔持示宰相曰念前所論本是愛朕愈在潮州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民是以窮愈自往視之

今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谿水而告之曰。咎先王既有天下。迺山澤用繩。獨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物害者。聖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况濱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况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上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悍然不安谿潭。據食民畜羊豕鹿麋。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抗拒。爭爲雄長。刺史雖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

史錄 卷一百九十五

六

佖佖睨睨。爲吏民羞。以偷活於此耶。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其勢固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鱷魚之大蝦蟳之類。無不客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不能。至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其頑不靈。判吏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其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民。操強弓。弄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恤視之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大海。自是潮無

鱷魚之患。帝欲復用愈。皇甫鎔素忌之。言愈疏狂。可且內移。乃徙求州。求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計庸工所得贖歸之父母者。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召拜國子祭酒。有直講能說禮。而容貌甚陋。學官擯之。不與共食。愈一日。特呼直講與共食。學官由此不敢不與之共食。愈素以儒生爲學官。日與生徒會講。生徒相與言曰。韓公來爲祭酒。國子監不寂寞也。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旣行。家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更事從宜。無必入愈室。廷湊嚴兵迓之。旣坐。廷湊曰。所以紛紜者。此上幸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

史錄 卷一百九十五

七

意同賊反耶。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爲賊。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同大善。人實以未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手衆曰。與有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鎮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害其身。又安其家矣。復何道。衆懼曰。善。廷湊慮衆變。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湊何爲。愈曰。神策六軍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聞之。何也。廷湊曰。卽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矣。帝大悅。轉吏部侍郎。吏部令史舊常關鎖。不聽

此便今史
不為知故

出入愈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如可見則人不畏之矣邇人不得見今史故令史勢重若聽其出入則其勢自輕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文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始終不少變成就後進往往知名常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司馬遷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漢探木原卓然獨立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與衍閭漢與孟軻荀卿相表裏又言魏晉已還為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語之指歸秦漢之氣格不復振起故所為文傷反近體抒意為言自成一家皆李漢序其文曰先生自知讀書為文日記數千百言諸史百子皆搜括無隱汗瀾卓踔翕然澄深詭然而峻龍

史緯 卷一百九十五

八

用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允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大派頡風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終而翕然隨以定書與李翱書曰愈所為文不自知其至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發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略略然白黑分矣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

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情懼其雜也迎而臣之乎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歸焉柳宗元曰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為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向大笑以為怪楊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意興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操持言者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為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從愈游者若孟郊張籍輩皆有名於時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太山北斗云

史緯 卷一百九十五

九

生水旁表回賦詩曹務多吟今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奉那條慶興典元奏為參謀卒張籍諡之曰貞曜先生郊為詩有聖教最為感所稱

張籍字文昌江南人第進士當時名士皆與游而愈禮重之為為國子博士籍為詩長於樂府多警句終國子司業

皇甫湜字持正新安人擢進士第為工部郎中下急使酒數件同者求分司東都需守裝度辟為判官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即請酒飲酣援筆立就度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曰自我為顧況集序未嘗許人碑字三千字三繼今何遇我

范仲度笑曰不韜之才也從而酬之漫答為蜂螫指小兒
摘蜂時取其液命其子錄詩一字誤詎躍呼忙未至嚙其臂
流血

盧全自號玉川子居東都愈為河南令愛其詩厚禮之嘗為
月餅詩以饒切元和逆黨愈庸其工

賈島字浪仙范陽人初為浮圖遊東都時紫微為島為詩自
傷愈憐之因致之為文遂去浮圖舉進士當其苦吟雖逢公
卿貴人不之覺也一日見京兆尹跨驢不避詰責之久乃得
得文宗時坐飛訪貶長江主簿遷普州司戶參軍卒
劉又少任俠因酒殺人亡命會赦出更折節讀書能為歌詩

史籍 卷一百九十五 十

賈氣不能飽仰貴人常破衣穿履聞愈接天下士步履之作
水柱雪車二詩出盧全孟郊右樊宗師見之為獨拜好面道
人長短其相得則若親屬然嘗持金數斤去曰此訣夢中
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後不知其所終

錢徽

錢徽字蔚章起之子也中進士第居穀城穀城令王郢善接
倫上游客以財貨饋使待舉觀察使樊澤親其婦獨徽無有
因表署掌書記憲宗時為中書舍人加承旨帝嘗獨召對徽
言學士皆高選宜與開機密廣參決帝稱其長者時雖禁無
名貢獻而至者不其却徽諫罷之院使梁守謙見徽批監軍

表語曰一字不可益邪街之出為號州刺史拜禮部侍郎知
貢舉宰相段文昌學士李絳以楊渾之周漢賓屬徽渾之惠
子也多納古帖秘書於文昌徽不從自取楊殷士蘇巢集李

宗閔塔殷士汝士之弟也文昌怒方帥劍南西川人辭奏徽
取士不公上訪紳及元稹稹與宗閔有隙曰誠如文昌言詔
王起白居易覆試黜者過半貶徽江州刺史汝士勸徽出文
昌紳私書自直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耶
使子弟焚之州有牛田錢百萬刺史以給宴飲贈餉徽曰此
農耕之備可他用哉命貸貧民租入轉湖州時宣歙旱左丞
孔戣請徙徽領宣歙宰相以徽不能治繁劇致曰相君宜知

史籍 卷一百九十五 十

天下事敵江號之治不及知况其它耶文宗立拜尚書左丞
會宣慰麻時大寒羣臣在廷稍稍引退徽素恭敬不去位久
而作上疏告老不許太和初以吏部尚書致仕徽與薛正倫
以略結公卿遺徽錢二十萬不納或言非常路可無讓徽曰
取之在義不在官也卒贈尚書右僕射

崔咸

崔咸博平人為侍御史敬宗將幸東都裴度在興元上表求
親典章偕來時李逢吉當國畏度復相使京兆尹劉栖楚等
悉力排擠敬宗幸相度他日度置酒延客栖楚曲意自解附

畢誠舉酒讓度曰丞相乃許所山官囁嚅耳語願上罰爵度笑受而飲相楚不自安趨出坐客壯之遷陝觀察使日與賓客僚屬痛飲夜分輒決事裁制精明吏稱為神入為祝書監卒咸素有高世志間遊終南山兼月吟嘯至感慨泣下

韋表微

韋表微字子明擢進士第數辟諸使府久之授監察御史裏行不樂曰辟祿豐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擗白目遊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為松菊主人不愧陶淵明云遷翰林學士時李紳貶端州學士缺人人薦丞相所善者表微獨薦韋處厚人服其公復議增選學士表微薦路

史籍

卷一百九十五

士

隋處厚以諸父事表微曰隋位崇且在翁右奈何曰選德進賢初不計私也敬宗嘗語左右欲相二韋會崩文宗立相處厚進表微戶部侍郎乃志沼叛詔李聽討之上以軍事問表微表微曰聽舍用兵不半月必破賊捷書上果止決旬反病歸藥不能具所居堂寢隘陋既沒平客莫不咨嗟屬部尚書表微篤於故舊雖庸下與攜手語笑無間好春秋病諸儒執一見是非紛然著三傳總例完會經趣又以學者薄師道不如聲譽賤工能尊其師著九經師授譜

高湜

高湜吏部侍郎銓之子也咸通末為吏部侍郎知貢舉權要

多干請湜不能裁既而抵牾於地曰吾決以至公取之得譴回吾分也乃取公乘億許崇華夷中等皆有名當時叔鉢大和中崔給事中鄭注權勢震赫文宗復驟用李訓為侍講學士鉢率諫官伏閣言訓素行檢邪必亂天下不可任帝遣使者諭之曰朕畱訓時時講經前命不可改也時時變未息鉢等既弗見召羣臣憂懼明年訓當國出鉢為浙東觀察使大中初為太常卿博士不參集鉢責罰禮生博士李憲曰故事禮院不關白太常故卿莅職博士不參集不宜罰禮生鉢嘆曰吾老不能退乃為小兒所辱弟錯為中書舍人開成元年權知貢舉文宗自命試題錯上所取文帝語侍臣曰比年文

史籍

卷一百九十五

士

章卑弱今錯所取差勝於前鄭覃曰陛下矯革近制以正頹俗高錯乃能為陛下得人帝曰諸鎮表奏太浮華宜責掌書記以戒流宕李石曰古人因事為文今人以文害事懲弊抑末誠如聖訓遷禮部侍郎出為鄂岳觀察使卒

馮宿

馮宿字拱之東陽人父子華親率廬墓有靈芝白兔之異號李馮家宿與弟定從弟審寬並擢進士第徐州張建封表掌書記建封卒軍中有其子情主留事李師古將乘喪復故地王武俊擁兵觀釁宿以書說武俊曰張公與公為兄弟欲共力驅兩河歸天子天下莫不知今張公不幸幼兄為亂兵所

魯內則誠款隔絕外則疆寇侵逼公安得坐視哉誠能秦天子不忘傳教情舉則公有靖亂之功繼絕之德矣武俊即表聞遂授情留後宿不樂佐情更從浙東觀察賈全情憾之於昭泉州司戶參軍召爲太常博士王士真死子承宗拒命不得諡宿謂父子罪不相及士真勞不可道乃上佳諡出爲華州刺史以文諱不拜拜河南尹洛苑使姚文壽繼部曲奪民田匿於軍吏不敢捕宿乃大集部曲文壽與情來宿掩取傍殺之遷刑部侍郎修格後勅三十篇擢東川節度使完城郭增器甲十餘萬詔分其餘賜黔巫道涪水數壤民廬舍宿修治方備一方便利疾革將斷重刑家人請宥之宿曰命之

接應當集唐事府詔可以左散常侍致仕卒諡曰節源寂使新羅其國人傳定墨水碑畫楊記韋休符使西蕃所館寫定商山記於屏其名播夷夷如此

李虞仲

李虞仲字見之爲太常博士言諡者所以表德德惡乃春秋褒貶法也茹土爵祿優辱流放皆緣一時非以明示百代後之所以知其行者唯諡是觀古者親葬請諡今近或二三年遽乃數十年然後請諡人歿已久風積湮歇採諸傳聞不可考信諡狀雖在言與事浮臣請凡得諡者前葬一月上請考功送太常定議其不請與請而過時者聽御史劾舉若京不

李嗣

李嗣字習之唐宗室也登進士第元和初爲國子博士史館修撰常以史官紀事不實奏狀曰臣謬承史館以紀注爲職大鈞善惡惡正言直辭記聖朝功德述忠賢事業載奸臣醜行以傳無窮者史官之任也而舊例皆訪之於人又取行狀蓋議以爲據夫今之作行狀者多其門生故吏之詞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妄言忠肅惠和安足信也臣謂作行狀者宜直載事實如作魏徵傳但記其諫爭之辭則足以爲正直矣段

奏實傳但記例用司農印追逆兵以象勞擊朱泚則足以爲
忠烈矣又條興復太平大略曰陛下卽位以來懷不廷誅叛
賊自言中興之盛無以加臣見聖德所不可及者若滿青夏
侯澄等四十七人爲賊逆者陛下赦而不誅澄等得生歸轉
以相告賊衆皆懷德不肯拒戰劉悟所以遂能斬逆道者
以三軍皆苦賊而親陛下故不淹日而成大功也今歲關中
二秦不收陛下哀民之窮下明詔蠲賦十萬石百姓歌樂通
吠畝昔齊遺魯以女樂季桓子受之君臣共觀三日不朝孔
子行今韓弘獻女樂陛下不受而歸之又出李宗奭妻女於
掖廷以田宅賜洗遊師聖明寬恕億兆欣感臣愚不能盡識

史籍

卷一百九十五

七

若他詔令一皆類此武德貞觀不難及太平可覆掌而致也
臣聞定禍亂者武功也興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旣以武功
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高祖太宗舊制用中正而不疑屏邪
佞而不避改稅法而納布帛絕進獻而寬租賦厚邊兵以制
蕃戎見侍臣以通禁蔽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興陛下
旣能行其難若何而不爲其易者乎以陛下天資神聖如不
惑近習之辭任骨鯁正直與之修復大化可不勞而成也遷
考功員外郎出爲朗州刺史遷禮部郎中翔久任郎署佛鬱
不得志宰相李逢吉奸邪顯面斥其過逢吉僞不校翔懼移
病滿百日有司白免官逢吉表爲廣州刺史時旱疫地遘滿

路權豪賤市田屋而貧戶仍輸賦期下牧使以田占租無得
隱收豪室稅萬二千緡貧弱以安歷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翔
始從韓愈爲文章辭致渾厚見推當時故亦諡曰文

高元裕

高元裕渤海人敬宗時爲中書舍人鄉注入翰林元裕當書
命言注以醫術侍注憾之貶開州刺史注死遷翰林侍講學
士拜御史中丞故事三司監院官帶御史者號外臺得察風
俗舉不法後益不職元裕請監院御史諫本臺得專督察其
不稱職者罰之詔可授山南東道節度使卒元裕自侍講爲
中丞文宗難其代元裕言兄少逸可任因以命之世服其公

史籍

卷一百九十五

七

出爲陝虢觀察使陝石驛史供餅罷中人鞭之少逸對餅以
問宜宗召使者責曰山谷間是餅豈易具耶請錄茶陵中人
皆斂手爲兵部尚書卒元裕子璩懿宗時拜同平章事開月
卒太常博士曹邴言璩交游醜雜進取多蹊徑諫法不思妄
受曰判請諡爲刺從之

封放

封放俗人爲翰林學士遷工部侍郎放屬辭瞻敏不爲奇淫
語切而理勝武宗使作詔書慰邊將傷夷者曰傷居兩體痛
在朕躬帝善其如意出賜以官綈劉稹平德裕以定策功進
太尉放草制有曰謀皆予同言不尤惑明主專任之以成功

德裕哀謂叔曰陸生恨文不迫意如君此等語豈易得耶解所賜玉帶贈之進尚書右僕射然少行檢校不至宰相

李景讓

李景讓澄之孫也母鄭氏治家謹嚴以義方訓諸子始貧乏時治積得積錢僮婢奔走母曰士不勤而祿猶爾其身况無妄而得我何取是亟使閉之景讓自啟請常侍出為浙西觀察使母問行日景讓率然對有日母曰如是吾方有事未及行蓋怒其不告也景讓請畢乃釋之景讓老猶加筆楚景讓有孝行受杖畢欣然如初書怒牙將杖殺之軍且變母召景讓廷貴曰爾鎮撫方面而輕用刑辟豈特上負天子亦使百

史緯

卷一百九十五

大

歲老母銜着泉下何面目見先大夫乎祖其背將鞭之將吏再拜請不許皆泣謝乃罷一軍遂定景讓家門修謹入為右承進御史大夫宣宗擇宰相書羣臣當選者以名內器中禱憲宗神前射取之得蔣伸遂相之景讓名未出伸右而不相也謂除大夫百日有他官相者謂之辱幸景讓題志不平自陳考深當代拜西川節度使以病丐致仕或謂公無素儲獨不為諸子謀耶景讓笑曰兒曹詎能死乎書聞輒還東都以太子少保分司卒諡曰孝景讓為左丞時蔣伸大會樂酒延客曰有存於家忠於國者飲此坐客默然無應者景讓起卒得伸曰無宜於公者宣宗銜移宗舊惡景讓建議敬文武三

李景讓澄之孫也母鄭氏治家謹嚴以義方訓諸子始貧乏時治積得積錢僮婢奔走母曰士不勤而祿猶爾其身况無妄而得我何取是亟使閉之景讓自啟請常侍出為浙西觀察使母問行日景讓率然對有日母曰如是吾方有事未及行蓋怒其不告也景讓請畢乃釋之景讓老猶加筆楚景讓有孝行受杖畢欣然如初書怒牙將杖殺之軍且變母召景讓廷貴曰爾鎮撫方面而輕用刑辟豈特上負天子亦使百

主為猶子行請遷別廟而代宗以下主復入廟事下百官議皆以為非乃止景讓清寒寡欲門無雜賓李琬罷蜀西以同里訪之避不見居東部樂和里世號清德者為樂和李公云弟景溫為尚書右丞盧攜當國攜弟隱山博士還水部員外郎材下資淺人雖疾其目進無敢繩之者景溫不許赴省時故事久廢人服其能舉職

劉資

劉資字去華昌平人明春秋能言古典亡事擢進士第元和後權綱廢弛神策中尉王守澄負弒逆罪更二帝不能討天下憤之文宗即位思洗宿恥宦官方擁兵號曰北司外曹羣

史緯

卷一百九十五

充

臣內侮天子嘗常病疾太和二年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帝引諸儒百餘人於廷家曰朕聞古先哲王之治也玄默無為焉與司馬厚下以立本推誠而建中天人迫陰陽和俗躋仁壽物無乖謬感德之所臻受乎不可及已朕賴唯寡味祇荷不備奉此謨訓不敢怠荒任賢揚厲宵衣旰食敢希三五之遐軌庶紹祖宗之鴻緒而心有未逮行有未孚由中及外闕政斯廣是以人不率化氣或墮阨災旱克歲播植愆時國廩罕蓄之九年之儲吏道多端微三載之積京師諸夏之本也將以親治而蒙府踰檢太學明教之源也期於變風而生徒僭業頒條列郡而下禁或未絕按度百工而濫巧或未息其

擇官濟治也。聽人以言，則枝葉難辨，御下以法，則恥格不形。其阜財發號也，生之寡而食之衆，煩於令而鮮於治，思所以究此繆斲，致之治平，茲心浩然，若涉淵水，故前詔有司，博之羣彥，予大夫識達古今，志在康濟，造廷待問，副朕虛懷，必能議治之闕，辨政之疵，明綱條之致素，稽富庶之所急，何施革於前弊，何澤惠於下土，何修而治古可近，何道而和氣克充，推之本源，著於條對，至若夷吾輕重之權，孰輔於治，嚴尤底定之策，孰叶於時，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克平何務，斯在治間，朕將親覽，黃對曰：臣不佞，有正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懷憤鬱抑，常欲與庶

史籍

卷一百九十五

李

人議於道，商賈謗於市，得通上聽，一悟主心，雖被秋言之罪，亦無所悔，况逢陛下，詢求過闕，咨訪嘉謀，制詔中外，舉直言，依諫，臣辱斯舉，專承大問，敢不悉心以對，伏以聖策有思古先之治，念玄默之化，將欲通天地以濟俗，和陰陽以煦物，見陛下處道之深也，臣以為哲王之治，其則不遠，唯致之之道，何如耳，伏以聖策有載荷玉構，而不敢荒寧，奉若謨訓，而何怠忽，見陛下憂勞之至也，若夫任賢揚厲，宵衣旰食，宜體左右之纖佞，進服膺之大臣，若夫追蹤三王，紹復祖宗，宜樂前古之興亡，明當代之成敗，心有未達，以下情蔽，而不得上通，行有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欲人之化，在修己以先

之，欲氣之和，在遂性以導之，救災旱，在致情誠，廣播殖，在務農時，國廩罕蓄，本乎允食尚繁，吏道多端，在乎選舉失當，蒙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生徒惰業，由學校之官廢，列郡千榮，由授任非人，百工湍巧，由制度不立，伏以聖策有擇官濟治之心，阜財發號之嘆，見陛下教化之本也，且進人以行，則枝葉安有難辨乎，防下以禮，則恥格安有不形乎，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游，念令煩而治鮮，當察其行否，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安敢愛死，伏以聖策有求賢箴闕之言，審政辨疵之令，見陛下咨訪之勤也，遂小臣斥奸豪之志，則弊革於前，守陛下念康濟之心，則惠敷於下，邪正

史籍

卷一百九十五

李

之道分，而治古可近，禮樂之方著，而和氣克充，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制，嚴尤所陳，乃中下之策，元凱之所先，不若唐堯考績，叔子之所務，不若虞舜舞干，又何足為，陛下道之微，其有以繫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者，臣請披肝膽，為陛下別白而重言之，臣所謂哲王之治，其則不遠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始終不懈而已，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首也，春秋以元加於歲，以春加於王，明王者常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常承天之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終始，必法於天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能謹其始，又能謹其終，

懋而修之勤而行之則執契而居簡無爲而不宰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安有三代循環之弊百偽滋熾之漸乎臣故曰唯致之之道何如耳臣所謂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輔左右之職使進股肱之大臣實以陛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陛下不以國家存亡社稷安危之策降於清問豈以布衣之臣不足與定大計耶不然何宜憂而不憂乎臣以爲陛下所先憂者官闕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四海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艱難而成之固不可容易而守之太祖肇其基高祖勦其績太宗定其業玄宗繼其明至

史籍

卷一百九十五

圭

於陛下二百餘載其間聖明相因擾亂繼作未有不用賢士道正人而能興者或一日不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祚萬古爲累臣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昔堯仲舒爲漢武帝言之略矣臣得爲陛下備論之夫繼故不替卽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爲人君者所發云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春秋閔秋吳子餘祭書其名者譏疏遠賢上昵近刑人有不君之道也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誡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履正道杜姦秋之漸則居正位近正人遠刀鋸之殘提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副其任庶察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衰

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任內竊陛下之權威福朝廷勢傾海內羣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患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此官闕將變也臣謹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書正月者以爲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關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況太子未立郊祀未修將相之職不歸名器之宜不定此社稷之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此書之者重其顛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命君之所存者在令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使其命而專

史籍

卷一百九十五

圭

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之將傾也臣謹按春秋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害其歸者能逐君側之惡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有不達人臣大節而首亂者且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微旨而徇兵者必以廷惡爲義則典刑不由天子征伐出自諸侯此海內之將亂也故樊噲排闥而雪涕袁盎當車而抗辭京房發憤以殞身竇武不顧而畢命此皆陛下明知之矣臣謹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君溺言也襄公不能固慎重之機處父所以及殘賊之禍故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泄其事則下不敢盡言故傳有造膝跪辭之文易

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為陛下言之。慮陛下不能用也。忽而不用。必泄其言。言而不行。必嬰其禍。適足鉗直臣之口。而重姦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裴因繼塞。以須陛下感悟。然後盡其格。伏陛下何不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世賢相老臣。訪持憂扶危之謀。求定傾扶亂之術。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墮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得治其前。當治於後。既不得正其始。而正其終。則可以克承丕構。無宵旰之憂矣。臣所謂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者。臣聞堯舜為君。而天下治者。以能任九官四岳十二牧。

史籍

卷一百九十五

書

不戒其業。不侵其職。元凱在下。雖微而必舉。四凶在朝。雖強而必誅。考其安危。明其取舍。至秦二世。漢元成。咸願措國如唐虞。而終敗亡者。以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捨之道。不任大臣。不憚義人。不親忠良。不遠讒佞。故也。伏惟陛下。察唐虞之所以興。而景行於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於後。陛下無謂幽室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網紀未絕。典刑猶在。雖不為後身。為皇太后。為皇后。陛下何忽而不用耶。乃有官非其能。任非其人。詐如趙高。姦如恭顯。陛下何憚而不去耶。昔秦之亡也。失於弱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則姦臣畏死而害上。強弱則強臣竊權而震主。伏見敬宗不虞亡秦之禍。不

萌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洪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臣所謂陛下心有所未達。以下情塞而不能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且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無由而知。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無由而信。臣謹按春秋。書梁亡。不書取之者。梁自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目塞。上暴下慢。自取滅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不存。則社稷不得固。其重社稷不重。則人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陛下宜令慈仁者視育之。如保傅焉。如乳哺焉。故人之於上也。恭之如神明。

史籍

卷一百九十五

書

愛之如父母。今陛下親近貴倖。分曹建署。禍除卒吏。召致賓客。因其貨賄。假以聲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為守牧。無清惠之政。而有盜竊之害。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讐敵。今海內困窮。人民流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寡孤獨。不得存。老幼疾病。不得養。加以國權兵柄。頗於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姦。吏因緣而弄法。冤痛之聲。上達於九天。下入於九泉。鬼神為之怨怒。陰陽為之愆錯。君門萬里。不得告訴。官貪民貧。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旦夕。不幸因之以病痛。繼之以凶荒。陳勝吳廣。不獨起於秦。赤紬黃巾。不獨生於漢。臣所以為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

血也。臣聞漢元帝卽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美，然紀綱日紊。國祚日衰，由不能擇賢明而任恭顯，失其操柄故也。自陛下卽位，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息，自喜復生於死亡之中也。誠能揭國柄以歸於相持，兵柄以歸於將，唯忠賢是近，唯正直是用，內寵便僻，無所聽焉，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情，俾萬國歡康，兆庶蘇息，卽心無不達，而行無不孚矣。臣所謂欲人之化，在修己以先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必從，豈立教之旨，未盡其方耶？臣所謂欲氣之和，在遂其性以導之者，在於立制度，修教化，夫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斂輕，賦斂輕，則

史籍

卷一百九十五

去

人富矣。教化修，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矣，則仁義興焉。既安矣，則壽考至焉。仁義之心，感於上，和平之氣，應於下，斯四方底寧，萬物咸遂矣。臣所謂救災，早在乎致精誠者，臣謹按春秋，魯僖公一年之中，三書不雨，皆以其有恤人之志也。文公三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無罔人之心也。故僖能致誠，而旱不害物，文無卹罔，而變則成災。陛下有罔人之志，則無成災之變矣。臣所謂廣播種，在乎務農時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勸，人勸於力，則功業寧，人勸於財，則貢賦少，人勸於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力皆勤矣，願陛下省百事之用，以廣三時之務，則播種不

愆矣。臣所謂國廩寧，蓄本乎允食尚繁者，臣謹按春秋，臧孫辰告糶於齊，春秋譏其無九年之蓄，十年不登，而百姓饑，臣願斥游惰之人，以篤耕植，省不急之費，以贍黎元，則廩蓄不乏矣。臣所謂吏道多端，本乎選舉失當者，由國家取人不盡其材，任人不明其要故也。陛下用人，求其聲而不求其實，故八之過進，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嚴考課之實，定遷序之制，則多端之吏息矣。臣所謂豪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者，以官方不一也。夫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

史籍

卷一百九十五

去

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古者本井田以制軍賦，因農隙以修武備，提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以保又邦，家式遊獵，略太宗置府兵，帝省軍衛，文武參掌，閑歲則農，力穡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修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繕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武事，止於養階，然軍容合中官之號，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讐，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肅除姦兇，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閭里，羈縻藩臣，干陵宰輔，墮裂王度，沮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職奸觀望之

心無仕節死難之誼。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耶。臣願陛下貫
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還軍衛之
職。修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風。遠復成周之制。自非嚴以刑
下。國始天子而達諸侯。可以制猾獒之惡。無輪檢之患矣。臣
所謂生徒情業。由學校之官廢者。蓋國家貴其祿賤其能。先
其事後其行。故庶官乏通經之學。諸生無修業之心矣。臣所
謂郡縣士禁由授任非人者。臣以爲刺史之任。治亂之根本。
禁馬。可以御豪強。思可以惠孤寡。強可以禦寇。政可以
移風俗。其學校及功臣子弟。請隨宜酬賞。苟無治人之術者。
不當任其官。即絕干禁之患矣。臣所謂百工濫巧由制度不
史籍

卷一百九十五

夫

立者。請以官位祿秩制其器用車服。金銀珠玉。錦繡雕鏤。不
許於私室。則無薄心之巧矣。臣所謂辨其枝葉者。由考言以
論行也。臣所謂形於恥格者。由道德而齊禮也。臣所謂生寡
而食眾可罷斥游惰者。已備於前矣。臣所謂令煩而治鮮當
察其行否者。大號令者治國之具也。君審而出之。臣奉而行
之。虧益止罰。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煩而治鮮。得非持之者有
所蔽敗乎。臣所謂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
小臣不敢受死者。昔是錫爵漢制諸侯。非不知禍之將至。忠
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臣非不知言發而禍
應。書上而身傷。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禍。豈忍姑息時忌。

所謂馬
游於地

竊陛下下一命之寵。背龍廷死而啓。此下死而啓。周韓非
死而啓。漢陳蕃死而啓。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取焉。臣之
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戮於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
子游於地下。固臣之願也。但不知臣死之後。將爲誰啓之哉。
臣之所陳。承問條對。未極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
下事天地以教人。奉宗廟以教人。存養高年以教人。悌長
孝弟。以教人。慈幼。念陶鈞之道。在擇宰相以任之。使權
理之宜。念保赤之功。在擇將帥以任之。使修闕外之寄。念百
度之貞良。在擇庶官而任之。使顯職業之守。念百姓之怨痛。
在擇守令以任之。使明惠養之術。自然言足以爲天下教。動
史籍

卷一百九十五

夫

足以爲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必宵衣旰食。
勞神傷慮。然後政治哉。時第兼官左散騎常侍。馮宿等見黃
封。嗟伏。以爲過古。是而畏中官。朕雖不敢取。士人讀其辭。
至感。觀流涕。於時被廢者二十有三人。所言皆允。朕常務類
得。慶調河南。兵軍李郁曰。黃連我。謂吾。顏其厚耶。乃上疏曰。
陛下御正殿。求直言。臣才志懦劣。不能贊今古。使陛下問未
聞之言。忽忽內思。愧不可言。今黃所對。公庭盡言。有可以言
涉。許。許。不敢上聞。萬口特精。至於垂涕。謂黃指切。左右恐近
臣。街怒。變典非常。忠良道窮。綱紀絕。陛下以直言召天下
上。黃以直言副陛下所問。若臣所對。不及黃遠甚。自謂賢良。

素人言何乞回臣所授以旌黃直使臣逃苟且之愆而陛下獲直臣之用不納黃對後七年遂有甘露之難今狐楚牛僧孺節度山南東西道皆表黃幕府以師禮禮之詔授祕書郎宦人淡城首誣以罪貶柳州司戶參軍卒及昭宗誅韓全誨等左拾遺羅衮言黃當太和時宦官始熾因直言策痛詆闕登遂罹譴逐正人義士切齒飲血比陛下幽東內幸西州王室幾喪使黃策早用安有今日之禍帝贈黃左諫議大夫訪子孫授以官論曰黃廷對策問譏切宦官而戒帝謂言疏矣黃若先以忠誠結主然後為帝謀天下安危庶可紓患耶

李訓

史

卷一百九十五

羊

李訓始名仲言擢進士第補太學助教從父逢吉為宰相以訓陰險善謀事昵之坐事流象州文宗嗣位赦還以母喪居東都鄭注佐昭義府訓慨然曰當世操權力者皆鯁鯁吾聞注好士有中助可與共事因往見注相得其歡時逢吉為國守快快不樂思復用知訓與注善付金幣百萬使西至京師厚結注注介之王守澄守澄善遇之以注方術訓經義薦之於帝訓持說辭激昂可聽善鈞揣人主意又以身儒者海內望族既見拔擢志望不淺始宋中錫謀誅守澄不克死宦豎益橫而憲宗之祗罪人未得帝外假借內實不堪欲夷絕其類願在位臣持祿取容無可與謀者注知帝旨屢建密計引

朝叶力帝以訓注皆固守澄進外託講論與之謀使其黨不疑訓喪未閱帝使衣戎服號王山人與注出入禁中服除起為四門助教賜緋袍銀魚太和八年十月遷周勃士兼翰林侍講學士給事中鄭肅諫議大夫郭承嘏中書舍人高元裕等劾訓儉人天下共知不宜在左右帝不聽訓數進講至闕寺必感憤申重以激帝心帝見其言縱橫謂果可任待遇莫比帝慮宦人猜忌乃疏易義示羣臣有能異訓意者賞欲天下以學臣待訓明年秋七月進翰林學士兵部郎中知制誥居中倚重實行宰相事宦人陳弘志監襄陽軍訓啓帝召還至青泥驛遣使者檢校之復以計罷守澄親軍客使賜賜

史

卷一百九十五

羊

死又逐西川監軍楊承和淮南軍元素河東王賁言於嶺外已行皆賜死惟潭陵前物故詔制棺槨尸元和逆黨幾盡訓本挾奇以進及大權在已銳意去惡故與帝言天下事無不如所欲按鄭注相朋比務報恩復讐素忌李德裕李宗閔乃因楊處卿獄指為黨人常所惡者悉陷黨中貶逐無虛日班列幾空中外震畏八月以禮部侍郎同平章事仍詔三日一至翰林以終易義訓起流人一歲至宰相自謂遭時其志可行欲先誅宦豎乃復河湟攘夷狄歸河朔諸鎮意果而謀淺天子以為可用賜第勝業里賞賚旁午每進見他宰相備位天子傾意宦官衛兵惜憚迎拜天下險怪之士徵取富貴者

皆患以爲資，調時時進賢才，以悅士心。人皆慕之，鄭注先顯，
朝籍注以進，及位相埒，恃寵爭功，勢不兩立。然方事未集，乃
出注使鎮鳳翔，外爲助援，內實猜忌。擢所厚善，分總兵權，以
王璠爲太原節度使，郭行餘爲邠寧節度使，羅立言權京兆
尹，韓約金吾將軍，李季本權御史中丞。十一月壬戌，帝御紫
宸殿，韓約奏甘露降金吾左仗樹，羣臣稱賀。調泰甘露近在
禁中，陛下宜親往，以承天祉。帝如含元殿，詔宰相羣臣先往
視，調還奏非甘露，帝曰：「豈約妄言耶？」顧中尉仇士良、魚志弘
等驗之，調欲閉止諸宦人。時王璠郭行餘辭赴鎮，兵列丹鳳
門外，殺而待。調傳呼曰：「兩鎮軍入受詔旨。」璠懼，弗能前，邠寧

史籍

卷一百九十五

老

軍又不至，獨行餘拜殿下。宦人至仗所，韓約流汗，不能舉首。
上良等之會，風動塵幕，見執兵者，士良等驚走出，閣者將
門，宦人出，調急呼金吾兵曰：「衛乘輿者，人賜錢百
千，有阻調入者，宦人曰：『急矣！』上當還內，卽扶掖下殿，決果愚
而出。調舉斧曰：『陛下不可去！』士良曰：『李調反，帝曰：『則不反！』士
良博調而踏，調壓之，將拔刀，中人救至，士良獲免，羅立言、李
季本、領衆四口東西來上殿，與金吾士縱擊，宦官死者數十
人。調持帝急，至宣政門，宦人郝志榮、張調什之，繫入東上
閣，卽閉宮門，呼萬歲。王涯謂上將開延英，趨進，羣臣隨後問
故，會上良遣神策副使劉泰倫率衛士五百挺兵出，所值經

殺涯等惶遽，易服步出，殺諸司史六七百人，分兵屯諸官門，
捕調黨千餘人，斬於四方館，流血成渠。宦豎知訓事連天子，
相與怨詈，帝懼不語，故宦人得肆志殺戮。舒元興、王涯皆爲
兵所仇，涯實不知謀，士良榜笞急，乃自署反狀，詔出衛騎千
餘馳咸陽，奉天捕亡者，大索都城，分掩調等第。兵遂大掠，兩
省印信簿書輒持去，祕館圖籍蕩然無餘。明日，召羣臣朝至
建福門，從者不得入，時先絕門尚閉，列兵呵問，乃由金吾右
仗至宣政衛兵皆露持，是時無宰相，御史中丞久之，開門使
馬元贊、唐宣政，傳詔張仲方可京兆尹，而史皆死。羣臣不
能班，帝未知涯等被殺，猶訝其不朝，既而士良白涯與調謀

史籍

卷一百九十五

老

逆將立鄭注，已收繫矣。士良召尚書僕射令狐楚、鄭覃，兵部
尚書王涯，中書侍郎李虞仲等至，盡對之，悲憤，因付以王
涯訊牒曰：「果涯書邪？」楚曰：「然，涯誠有謀，罪應死。」是日，京師兵
剽劫未止，民衆亂，往往復私怨相戕，衆人死甚衆。帝遣楊鎮
斬逆良等，屯兵大衢，鼓而徵之，兵乃止。帝逼於宦官，下詔暴
訓涯等罪，季本易緣袴，猶金帶，以帽障面，奔鄭注，至咸陽，追
騎及之，賈餗匿民間，羣服乘驢自歸。璠聚河東兵，環第自衛，
志弘使偏將攻之，呼曰：「王涯等得罪，起尚書爲相，璠喜，啓關
納之，既行，知見紿，泣曰：『李訓累我，行餘立言皆獲，涯等十餘
族，并奴婢悉繫左右，軍訓被緣衣，說言黜官，走終南山，依浮

居宗密宗密欲匿之其徒不可乃奔鳳翔為盤屋守將所執
被送之訓恐為害人所辱新監者曰不如殺我持首去乃斬
之傳其首後一母神策兵將涯等赴郊廟遇雨市皆展新集
首以狗陳臨刑憤罵元興曰是錯張華尚不免豈特吾屬哉
約最後捕得責以反狀不服斬之訓死士良捕宗密將殺之
始訓遣宦官田全操劉行深周元稹薛士幹似先義遠劉英
訓按邊既行命學士顧師邑為詔賜六道殺之會訓敗不果
師邑流崖州至藍田賜死自是宦豎益熾帝既不能制居常
忽忽不樂每游燕雖倡樂雜沓頗慘不舒往往望目獨語或
史綱 卷一百九十五

裴回眺望自足感疾至棄天下云

鄭注

鄭注翼城人以方伎游江湖間至襄陽依節度使李勣為煉
黃金丹勣視遇之注多藝詭譎陰使僮僕探人意氣中所欲為
勣等事未嘗不用挾邪市權舉軍患之監軍王守澄以告勣
勣曰然彼奇士也將軍試與語守澄始拒不納既坐機辯情
生鉤得其意守澄大驚引至後堂語終夕恨相見晚勣曰
誠如公言即署通官守澄入總樞密與俱至京師厚加賜
日夜為守澄計謀陰通路遺初士之機巧者附離之後要官
貴人亦趨往既陷宋申錫攝神側自御史言注奸狀請付有

司治罪王涯用注力再輔政又憚守澄遇其奏更權右神策
判官士議誼駭劉從諫惡其人欲斥去之表副昭義節度至
府不旬月文宗暴崩守澄復賜注即日召對浴堂門賜養優
渥是夜其星出東方進太僕卿兼御史大夫注性貪吝既藉
權寵諸官剝削貨積鉅萬不知止足起第善和里通承巷飛
廉使監聚京師輕薄于方鎮將吏以緝聲焰間入神策與守
澄語必終日或夜支乃罷險人嫌夫于請日走其門李訓附
注以進兩人權震天下懼工部尚書翰林侍讀學士時訓在
禁中日日議論帝前相倡和謀亂中官自謂功在昏刻帝
信之乘間進退士大夫提觀朝法實不有消亂來知其必亂
史綱 卷一百九十五

史綱 卷一百九十五

量

帝問富人之術注以權茶對其法欲置茶官籍民圖而給其
直工自損茶則利悉在官帝詔王涯為權茶使又言秦雍災
常與役厭之帝嘗味杜甫曲江辭有官殿千門語意天寶時
環江有觀射宮室間注言詔兩神策治曲江昆明作紫雲樓
彩霞亭公卿得列合殿上始李勣病瘵注治之有狀守澄種
其術故中人皆昵愛之檢校尚書左僕射鳳翔隴右節度使
詔月入奏事注請發屬於訓訓不悅與舒元興謀殺注但以
宦官未除注家僕可為助乃徇其請釋澄開長厚者以錢可
復為副李敬英為司馬盧簡能蕭傑為判官盧弘茂為掌書
記度支京兆供帳入辭帝賜通天犀帶出都門旗千折注退

小人素妬
自取其死

付質之

之工守澄死以十一月葬澧水注言守澄國務舊願身獲資
因宦者輩出臨送欲以鎮兵擒誅之謂長注專其功乃先五
日舉率注率五百騎至扶風聞訓敗乃還其屬魏弘節勇而
有謀助注殺監軍張仲清及大將賈克中等注驚遽不能用
仲清用其將李叔和策訪注計事斬其首兵潰去可復等皆
被殺注皆焚其家初未獲注京師成廢涇原鄜坊節度使
王茂元前弘勅兵備非常至是羣臣稱賀得相百萬
其他物種是注敗前舊生所服帶上褚中藥化為蠅飛去可
復微子也為禮部郎中可復將死女年十四或為所免女曰
長我父何面目以生抱可復求死亦殺之弘茂有拾遺妻蕭
氏臨別大呼曰我太后妹奴輩可來殺兵皆斂手乃免教葵
以木赴免

史籍

卷一百九十五

美

王涯

王涯太原人憲宗時為翰林學士遷工部侍郎涯文有雅思
訓詁溫麗帝以其孤進自樹立致訪進之以居遠或召不時
至詔假充宅里官第諸學士莫敢望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復宗立出為劍南東川節度使文宗嗣位進尚書右僕射兼
鹽鐵轉運使御史中丞宇文鼎以涯兼使職駭為之屈奏使
射視事日四品以上官不宜獨拜涯怒言與其廢禮不如審
官請避位以存舊典帝詔尚書省雜議工部侍郎李固言謂

史籍

卷一百九十五

孝

心大大於其臣雖賤必答拜避君也大夫有獻不親君有賜
不面拜為君之答已古者列國君猶與大夫答拜所以尊事
天子別嫌明微也按令凡文武三品拜一品四品拜三品開
元禮京兆河南牧上日丞以下答拜此禮令相參不可獨據
雖相承為故事然人情所難安者安得弗改請如禮便帝不
能決涯竟用舊儀自李師道平三道十二州皆有銅鐵官歲
收冶賦百萬觀察使擅有之不入公上涯始收隸天子鹽鐵
復以本官同平章事合度支鹽鐵為一使兼領之涯奏罷京
畿權酒鐵以悅衆拜司空涯變茶法益其稅以濟用度民益
困鄭注亦議權茶天子命涯為使涯不敢辭李訓敗涯及鵬
民怨茶禁苛急涯就誅民詬言之抵以瓦礫涯性高儉不畜
妓妾忽下視方伎別墅有佳木流泉居常書史自怡使客賀
若夷鼓琴娛賓然年過七十嗜權固位倫合訓等不能決去
遂以至覆宗時十一族家資悉為兵掠涯居承寧里乃楊憑
故第積財鉅萬取之彌日不盡家書與祕府伴前世名書畫
以厚貨鉤致或私以官鑒垣納之重複秘固若不可窺者至
是破垣則取僞軸金玉而棄其書畫於道籍田宅入官子孟
堅集賢殿學士仲翔太常博士季琰校書郎皆死仲翔始匿
侍御史裴錡家錡執以赴軍仲翔曰棄不見客當使自求生
奈何反相噬耶聞者哀之後令狐楚言向與臣並列者既族

官守之者
如此

即此意當
死久矣

滅矣而露尚不掩。後可掉指帶。然則。非。十一
人各賜襲衣。仇士良使發其。投骨。水。匪女。實。細。委
以。病。病。免。家人。給。以。滙。當。取。女。事。自。提。其。首。曰。族。滅。矣。唯
若。存。歲。時。無。忘。我。女。驚。駭。墮。地。乃。以。告。滙。從。弟。沐。客。江。南。
附。窮。來。京。師。謁。滙。二。歲。乃。得。見。及。難。作。亦。死。昭。宗。天。復。初。明
滙。寬。追。封。爵。位。官。其。後。裔。

賈餗

賈餗。河南人。大和中。遷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上已。詔百官會
曲江。故事。尹自門步入。抵御史。餗自矜大。不徹。扇蓋。騎而入。
御史楊儉。特爭之。餗曰。黃口兒。敢爾。儉曰。公為御史。能嚙
史。餗。一。百。九。十五。

史

聖。邪。大夫。溫造。以。聞。坐。奪。作。不。勝。急。求。出。為。浙。西。觀察。使。未
行。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既。得。位。指。儉。特。為。黨。斥。去。之。與。此
傳。師。善。傳。師。前。死。夢。告。之。曰。君。何。不。休。陳。痛。而。祭。諸。寢。復。夢
曰。事。已。爾。可。奈何。到。黃。以。賢。良。方。正。對。象。指。中。人。為。禍。亂。根
本。陳。與。馮。宿。為。考。官。畏。避。不。敢。取。竟。擢。其。禍。然。陳。與。王。涯。官
不知。謀。人。皆。寬。之。

舒元興

舒元興。東陽人。元和中。舉進士。見有司鈎校苛切。既試尚書
雖水炭脂炬。皆人自將。吏倡名。乃得入。列棘園。席坐。麻
下。因。上。書。言。白。古。貢。士。未。有。輕。於。此。者。且。宰相。公。卿。由。此。出。

官守之者
如此

夫宰相公卿。非賢不在。選而有司。以錄人待之。誠非聖主下
賢意也。羅棘遮截。非所以求忠直也。詩賦徵。非所以化成
天下也。臣恐賢者。遠辱自引去。而不敢者。為陛下用也。今貢
珠貝金玉。有司承以。葉。荷。皮。幣。何。輕。賢。者。重。金。玉。耶。又。言。取
士。不。宜。限。數。今。有。司。多。者。三。十。少。者。二。十。假。令。歲。有。百。元。凱
而。曰。吾。格。取。二。十。謂。求。賢。可。乎。歲。有。才。德。幾。數。人。而。曰。必。取
二。十。謂。進。者。乃。過。半。可。乎。擢。刑。部。員。外。郎。元。與。自。貢。高。才。銳
進。取。太。和。五。年。獻。文。八。萬。言。不。得。報。上。書。高。自。稱。道。文。宗。出
示。宰相。李。宗。閔。以。浮。躁。譴。諱。不。可。用。改。著。作。郎。分。司。東。都。時
李。調。居。喪。與。元。與。會。及。調。用。事。遷。御。史。大。夫。兼。刑。部。侍。郎。專

史。律。卷。一。百。九。十五。

史

附。錄。注。所。惡。必。勅。罷。之。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日。夜
與。調。事。謀。計。天。下。事。敗。壞。不。可。收拾。二。人。為。之。也。然。加。禮
舊。臣。約。取。人。譽。裴。度。令。狐。楚。鄭。畋。為。當。路。所。貶。逐。至。是。悉。還
高。秩。元。與。為。壯。丹。賦。時。稱。其。王。死。後。帝。親。往。丹。凭。殿。開。舖。賦
為。泣。下。

王璠

王璠。史。不。記。何。人。長。慶。末。攝。職。方。郎。中。知。制。誥。時。李。逢。吉。秉
政。特。厚。璠。璠。遷。御。史。中。丞。璠。侍。之。橫。恣。道。遇。左。僕。射。李。絳。交
驍。不。避。絳。上。言。左。右。僕。射。師。長。屬。官。開。元。時。名。左。右。丞。相。雖
去。機。務。然。猶。總。百。司。署。位。不。著。姓。上。曰。璠。見。百。官。中。丞。御。史。

此說得是

本志

在廷中元和中伊慎為僕射太常博士韋諷以慎位尊恩遠
制其禮僕射就望見中丞或立廷中中丞乃至憲凌倒置遂
吉退其主不奏由為河南尹內脫小兒擾民璠捕而殺之適
近良伏還京兆尹鄭注奸狀始露宰相宋中錫御史中丞宇
文鼎密與璠謀除之璠反以告王守澄注由是傾心於璠璠
與趙善吉故李訓薦為戶部尚書判度支訓將誅宦人乃授
河東節度使璠誅子遐休直弘文館亦死璠鑿潤州外墜得
石刻曰山有石石有玉王有暇銜者謂璠祖名釜生礎礎生
璠至遐而止蓋其應云

郭行餘崔退士河陽烏重胤表掌書記重胤葬其先使誌墓
史籍 卷一百九十五

辭不為重胤怒行餘自解去李訓在東都與行餘善由大理
卿崔郾寧節度使

羅立言宣州人貞元末以治劇遷河陰令舊無城郭立官始
築之地而富豪大賈所居者令自築其處民憚其嚴數旬而
畢貧者不知有役為司農少卿以財事鄭注亦與李訓善訓
以京兆多吏卒擢為少尹知府事以執其謀論曰李德裕嘗
言天下有常勢北軍是也訓因王守澄以進此時出入北軍
若以上意說諸將易如風靡而反以臺府游徼門卒抗中人
以搏精兵其死宜哉文宗與宰相李石等稱訓天下奇才德
裕曰訓曾不得齒徒隸尚何才之云世以德裕言為然傳曰

國將亡天與之亂人若訓注所行天下為樂文宗假然倚
之幸而國豈所棄天其厭唐德哉

李德裕



李德裕字文饒，吉甫子也。德裕卓犖有大節，不喜與諸生試有司以蔭補校書郎，穆宗即位，擢翰林學士，帝怠荒於政，咸里附託宦官，詞禁中事，關託大臣，德裕言：「舊制駙馬都尉與要官禁不往來，今乃公至宰相私第，洩漏禁密，交通中外，請白事宰相者，聽至中書，無輒至第。」帝然之。始吉甫稱憲宗牛僧孺、李宗閔對直言策，痛詆吉甫，吉甫泣訴於帝，有司皆得

史緯 卷一百九十六

罪，遂與為怨。吉甫為帝謀討兩河叛將，李達吉沮之功未成，而吉甫卒，裴度繼之，遂言以議不合罷去，乃間裴度，使與元稹相怨，奪其位。而代之以德裕為浙西觀察使，引僧孺入相，由是牛李之憾結矣。敬宗立，侈用無度，詔浙西上脂蓋粧具，德裕奏：「比年旱災，物力未完，三月壬子赦令，常貢之外，悉罷進獻，本道所存，唯留使錢五十萬緡，每歲經費常少十三萬，軍用編急，今所須脂蓋粧具，度用銀二萬三千兩，金百三十兩，物非土產，雖力營索，尚恐不逮，願詔宰相議，何以俾臣不違詔旨，不之軍興，不疲人不斂，怨則前教後詔，咸可遵承。」不報。又詔索盤絲線綾千匹，德裕言：「太宗時使至涼州，見名鷹

鳳，李太亮獻之，大亮諫止，賜詔嘉嘆。玄宗時使者抵江南，捕鵝鵲翠鳥，汴州刺史倪若水言之，即見褒納。皇甫鉞半臂造琵琶捍撥，鏤牙箏於益州，蘇頲不奉詔，帝不加罪。夫鵝鵲鏤牙微物也，二三臣尚以勞人損德為言，豈二祖有臣如此，今獨無之？蓋有位者後而不聞，非陛下拒而不納也。帝為優詔，停止焉。時帝數游幸，狎比羣小，聽朝簡忽，德裕上丹扆六箴：一曰宵衣，二曰正服，三曰罷獻，四曰納諫，五曰辨邪，六曰防微。辭皆婉切，帝雖不能用，猶勅羣處厚作詔，厚答其意。德裕久，西江介心，戀闕廷，因事寄情，望廻上意，然為逢吉所排，遂不內。徙亳州，浮屠詭言水可愈病，號曰聖水，德裕言：「昔吳

史緯 卷一百九十六

有聖水，齊有聖火，本皆妖妄，古人所禁，請填塞以絕其源。從之。太和三年，拜兵部侍郎，裴度薦德裕才堪宰相，而李宗閔以中人助先帝政，出德裕為鄭滑節度使，引僧孺協力。罷度政事，二怨相濟，凡德裕所舍，悉逐之。於是黨人牢不可破矣。諡平，徙劍南西川，蜀自南詔入寇，收杜元穎，而郭釗代之，病不能事，民失職無聊。德裕至，完殘舊法，皆有條次，始章卑格，東南詔傾資結好，示以戰陣文法。德裕以卑啓戎資，盜其策，非是故至元穎時，遇隙而發，長驅深入，蹂躪千里，蕩無孑遺。今瘡痍尚新，非病矯革，不能刷一方之耻，乃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胡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

其部落眾寡饋餉遠邇曲折咸具召習邊事者與之商略虜之情偽盡知之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於河中弩人於浙西由是蜀之器械皆堅利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免其徭役緩同農急則戰謂之維邊子弟築使義城以制大度青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榮經犄角勢作柔遠城以扼西山吐蕃復中峽間從嵩州治臺登以奪驍險於是二邊始懼南詔還俘掠四十人吐蕃維州將悉怛謀以城降僧孺居中沮其功命悉怛謀於虜以信盟約吐蕃盡誅之境上德裕終身以爲恨監軍使王踐言入朝言悉怛謀死拒遠人向化意帝悔之罷僧孺爲淮南節度使以德裕爲兵部尚書拜中書門下平

史緯

卷一百九十六

三

章事封贊皇伯德裕言朝廷惟邪正二途正必去邪邪必害正其辭皆若可聽願審所取舍二者並進雖聖賢經營之亦無由成功宗閱罷德裕代爲中書侍郎帝暴感風鄭注始因王守澄以醫進帝少間薦李訓使侍詔帝欲授訓諫官德裕不可訓注怨之復召宗閱輔政出德裕爲鎮海軍節度使再貶袁州長史未幾宗閱以罪斥而訓等敗帝悟以德裕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遷淮南節度使武宗立召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入謝言治亂繫於信任昔齊桓公問管仲所以害霸者仲言琴瑟笙竿弋獵馳騁非害霸者唯知人不能舉舉而不能任任而雜以小人害霸也又追論維州事云維州據高

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惟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墜門引兵夜入遂爲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憑陵近甸肝食累朝貞元中章旱欲經略河湟須此城爲始萬旅盡銳急攻數年雖擒論素然而城堅卒不可克臣初到西蜀外揚國威中緝邊備維州無臣信令空壁來歸臣始受其降南蠻震懼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吐蕃合水樓雞等城既失險阨自須抽歸可滅八處鎮兵至收千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登顯盟約臣受降之初指天爲誓計奏聞酬賞當時不與臣者

史緯

卷一百九十六

四

風疾臣詔臣從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累表陳論乞垂矜捨答詔嚴切竟令執還體備三木輿於竹畚及將就路竟呼嗚嗚將吏對臣無不頂涕其部送者更爲蕃帥譏謂云既以降彼何須送來以此降人戮於漢境之上悉行殘忍用同撻離至乃擲其嬰兒承以槍槊絕忠款之路決克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雖時更一紀而運屬千年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帝以楊嗣復李珣謀立安王璣使殺之德裕率宰相入見延英泣諫曰昔太宗誅大臣未嘗不悔二人罪迹未著願陛下全活之異時無以爲恨帝不許德裕伏不起帝曰吾爲公赦之冊拜司空同鶻請假天德城

以令公主。帝不許。進逼振武。屯把頭峰。略朔州。帝以問德裕。德裕曰。把頭峰北皆大磧。利用騎不可以步當之。烏介所恃者公主耳。得健將出奇奪還公主。王師急擊之。必可破也。今銳將無易石雄者。請以蕃渾勁卒與漢兵銜枚夜擊之。帝以方略授雄。雄擊可汗於殺胡山。敗之。迎公主還。進位司徒。澤潞劉從諫死。其從子積檀。番事以邀節度。德裕請討之。帝曰。可。貽才對曰。積檀河朔以爲唇齒。夫三鎮世嗣列聖許之。請使近臣明告以澤潞命帥不得視三鎮。今朕欲誅積檀。其各以兵會。乃命李回持節諭王元逵。何弘敬皆聽命。始用議兵。中外文章固爭。德裕曰。願陛下聖策天定。不以小利鈍爲浮議。

史籍

卷一百九十六

五

所搖則有功矣。帝然之。元逵兵已出。而弘敬遲遲。持兩端。德裕請遣王宰以陳許精兵假道於魏。以伐磁潞。弘敬遂勸兵請自取磁潞。會橫水戍兵叛入太原。逐其帥李石。推裨將楊弁主事。帝遣中人馬元實如太原。覲變。弁厚賄中人。既還。曰。弁兵多。屬明先甲者十五里。德裕詰之曰。李石以太原無兵。故調橫水卒千五百戍榆社。弁因以亂。安能列卒若是之多耶。曰。吾人勇募之皆兵也。德裕曰。募士當以財。李石以人欠一緣。故兵亂。弁何從得之。太原一矛一鎗。衆進行營。安能致十五里明先甲乎。使者語塞。德裕言弁賤伍不可赦。如力不足。請拾積而誅弁。趣王逵起榆社軍。詔元逵趨土門。會太

原河南監軍呂義忠。遂以榆社卒入斬弁。傳首京師。往時有所討伐。或與賊通。得一縣一屯以塞責。故師無大功。德裕請救諸將。今直取州。勿攻縣屯。元逵弘敬下邢洛滋劉稹。氣索賊將郭誼斬積首降。帝問何以處誼。德裕曰。積豎子。安知反。皆誼爲之。今三州已降。賊勢窮蹙。又殺其族以邀富貴。不誅後無以懲惡。帝曰。朕意亦爾。因詔石雄入潞。悉誅郭誼等。策功拜太尉。封趙國公。德裕固讓。言唐與太尉唯七人。尚父子儀不敢拜。裴度爲司徒。十年亦不遷。臣願守舊秩足矣。帝曰。公毋固辭。德裕自陳。先臣封於趙。臣非嫡嗣。不敢當。臣先世出於汲。願得封衛。乃改封衛國公。帝嘗從容謂宰相曰。有人

史籍

卷一百九十六

六

言孔子其徒三千。亦爲黨。信乎。德裕曰。昔劉向云。孔子與顏回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轉相汲引。不爲比周。無邪心也。共鯀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共工驩兜則爲黨。舜禹不爲黨。蓋小人相與比周。迭爲掩蔽。賢人君子則不然。陛下以是察之。則賢奸辨矣。羣弘贊建言宰相不可兼治。然德裕言管仲明於治國。其言曰。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君尊。君尊國安。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罰令者死。不從令者死。又曰。令在上而論可否在下。是主威下繫於人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下人不靜。今弘贊爲人所教而言是圖柄。臣者也。昔蕭望之漢名儒。爲

御史大夫奏云歲首日月少亮咎在臣等宣帝以望之意輕丞相下有司詰問貞觀中監察御史陳師合言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總數職太宗曰此欲離間我君臣斥之嶺外臣謂宰相有奸謀隱隱則人人皆得上論至於制置職業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也嘗謂省事不如省官能簡冗官誠治本也乃請罷郡縣吏凡二千餘員時天下已平敷上疏乞骸骨不許德裕當國凡六年方用兵時決策制勝它宰相無與故威名獨重於時宣宗即位德裕奉冊太極殿帝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耶每顧我毛髮為森豎翼日罷為檢校司徒同平章事荆南節度使徙東都畱守白敏中令狐

一切令德裕作詔德裕每辭帝曰學士不能盡吾意也及伐劉稹德裕為詔諭王元逵何弘敬曰勿為子孫之謀存輔車之勢元逵等情得皆震恐効命帝每稱魏博功則述德裕詔語美其切於事而能伐謀也時除浮屠法僧亡命者多趨幽州德裕詔邱史戒之曰為我謝張仲武劉從諫招納亡命由今視之何益仲武懼以刀授居庸關吏曰僧敢入者斬方士趙歸真以術進德裕諫不聽帝志衰矣德裕所居安邑里第有院號起草有亭曰精思每計大事則處其中雖左右侍御不付至不喜飲酒後房無聲色嬖書言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自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閤天下皆以為幽閉骨肉虧傷

陳夷行

陳夷行字周道世客潁川開成二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楊嗣復李珣相次輔政夷行介時不與合每議論天子前往往往相侵短夷行不能堪引疾求去文宗遣使者慰勞之嗣復議以王彥成為忠武節度史李章領邠寧節度夷行對延英帝問除二鎮當否對曰苟自聖擇無不當者嗣復曰若用人盡出上意而當固善如有不稱下安得嘿然夷行曰比好

臣擅權願陛下無倒持太阿以柄授人嗣復曰古者用則不疑桓公用管仲於營房豈有倒持之慮耶帝以其面相觸不悅仙韶樂工尉遲璋授王府率右拾遺竇洵直當衙論奏嗣安足言者帝徙璋光州長史賜洵直繅百疋帝嘗怪政事不善問姚崇宋璟於時在否曰姚亡而宋罷因言玄宗自謂未嘗殺一不幸而任李林甫夷數十族不亦惑乎夷行曰陛下亦宜戒以權屬人嗣復曰夷行失言太宗易恭儉為仁義用房玄齡十有六年任魏徵十有五年未嘗失道人主用忠良久益治用邪佞一日多矣郭遂除坊州刺

史記卷一百九十五

九

史右拾遺宋祁論不可遽果德誠敗帝欲賞祁夷行曰德誠論事是其職若一事善輒進官恐後難為繼夷行數辭新同官雖上亦惡之罷為吏部尚書授華州刺史武宗即位齊魯下侍郎平章事進尚書左僕射夷行與崔洪俱拜奏僕射始視事左右丞吏部侍郎御史中丞皆拜階下謂之隔品致敬按禮皇太子見羣臣先拜而後答以無二上也僕射與四品官並列朝廷不容獨優前鄭餘慶欲受四品官拜御史中丞竇易直議不可及易直自為僕射乃忘前議臣等不願以失禮取諸於時開元初以僕射為丞相位次三公今三公上日答拜而僕射受之非是聖朝所制約三令上儀著定令無可

果朝紛議不決至是遂定以檢校司空為河中節度使奉

李紳

紳字公垂中書令敬玄曾孫紳六歲而孤哀等成人及葬其母有烏銜芝墜轎車李紳辟為掌書記紳凌不法賓客莫敢言紳數諫不入欲去不許會使者召紳紳稱疾留後王潛為兵行紳怒令軍士餽食之脅使者為衆奏雷紳召紳作疏紳陽怖栗不能為字下筆輒墜去紳怒罵曰何敢爾不憚死耶注以刃令易紙復然或言許縱善軍書紳不足用乃囚紳獄中錡誅獲免或欲以聞紳謝曰義所當然非市名也乃止穆宗召為翰林學士與李德裕元稹時號三俊稹為宰相李

史記卷一百九十五

十

逢吉構罷之逢吉欲引牛僧孺懼德裕紳在禁近沮解之出德裕浙西觀察使僧孺既相以紳剛下而韓愈勦直乃拜紳御史中丞以韓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免臺參以激怒紳二人果不相下更持臺府故事論詰往反逢吉由是皆罷之以紳為江西觀察使言紳樂外遷帝素厚紳遣使者就第勞賜之紳言為逢吉中傷入謝自陳所以然詔改戶部侍郎紳族子虞有文名自言不願仕隱居華陽時來省紳與相書程昔範舍及者為拾遺虞以書求薦紳惡其無立據肅謂之虞怒紳暴其所言於逢吉逢吉滋怒乃擢虞吉範皆為拾遺敬宗立逢吉知紳失勢可乘使中人王守澄奏先帝始議立太

子杜元穎李紳勸立深王獨宰相逢吉請立陛下而李紳李
虞助之逢吉因言紳書不利於陛下請逐之帝初即位不
辨貶紳為端州司馬詔下百官賀逢吉唯左拾遺吳思不
逢吉令思告喪於吐蕃人無敢言者唯韋處厚折逢吉之奸
屢言紳枉後天子於禁中得先帝手敕書一箇登之見裴度
元穎紳三疏請立帝為嗣大感悟悉焚逢吉黨所上謗書紳
南遷歷封康州潯陽縣須乘漲流乃濟康州有姬龍祠舊
傳能致雲雨紳以書禱俄而大雨霽層赦令不言左降官與
並移處厚執爭詔為追定遷紳滑州刺史霍山多虎採
茶者病之治機弄督民逐射不能止紳盡去之虎不為害

史集 卷一百九十六

士

成初遷河南尹河南多惡少或危帽散衣擊大鼓當官過車
馬不敢前紳治剛嚴皆望風遁去遷宜武節度使墮不入境
武帝即位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進尚書右僕射封趙郡公
居位四年以足疾不任朝謁出為淮南節度使卒贈太尉益
父滿李吉甫為相時詔州刺史吳武陵坐賊貶死兄子汝南
亦被逐汝南後附宗閔黨中為承奉尉弟湘為江都尉部人
訟湘受贓娶民顏悅女紳使判官魏劍詢湘罪論報殺之譏
者謂吳氏世與宰相有隙疑紳縱成其罪諫官屢論列詔御
史崔元藻覆按元藻言湘盜用錢糧有狀娶部人女不貴德
裕惡元藻持兩端貶崖州司戶參軍宣宗立德裕去位紳已

自敬中後
所為反
宗同可

卒汝納訟湘為人誣讎大校重年五木被體顏氏故士族以
資勝結賊湘罪不當死紳枉殺之湘死紳令卽瘞不許歸葬
紳以舊宰相鎮一方恐威權凡戮有罪猶待秋分湘無辜處
夏被殺元藻因言凡御史獲獄還皆對天子別白是非德裕
權輒天下使已不得對其獄不付有司但用紳奏其湘死時
德裕失權而宗閔之黨令狐綯崔鉉白敏中當路因是逞憾
使三司結紳杖鉞作藩虐殺無罪準神龍詔書酷吏殺者官
爵皆奪子孫不得仕重貶德裕擢汝納左拾遺元藻武功令
紳三官子孫不得仕重貶德裕擢汝納左拾遺元藻武功令
紳以文藝節操見用屢為怨仇所擠却卒能自伸其才以名

史集 卷一百九十六

士

曹確河南人懿宗時以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時帝昵寵優人
李可及可及能新聲自度曲辭調悽折京師偷薄少年爭慕
之號為拍彈同昌公主喪畢帝與郭淑妃悼念不已可及為
帝造曲日嘆百年教舞者數百皆珠翠珠飾用綵縵五千刻
畫魚龍地衣歌者倚曲作辭哀思裴回聞之皆泣下舞闋珠
翠覆地帝以為天下之至悲念寵之可及娶婦帝曰弟去吾
當賜酒俄而使者負二銀植與之皆珠珍也可及感恩橫甚
人無敢斥擢威衛將軍確曰太宗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

謂房齡曰朕設此待天下賢士工商雜流假使使出等夷正當厚給以財不可假以官與賢者比肩而立同坐而食也文宗欲以樂工尉遲璋為王府率拾遺寶洵直固爭改充州長史今可及位將軍不可帝不聽神策中尉西門季玄性剛鯁謂可及曰汝以巧令惑天子當族滅見其賜物曰今貶以官車後籍沒亦當爾確進尚書右僕射出為河中節度使卒信宗立可及貶死

劉瞻

劉瞻彭城人咸通中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同昌公主薨懿宗捕太醫韓紹宗等送詔獄逮繫宗族數百人瞻使諫官言

史籍 卷一百九十六

十三

之皆依違無敢諫瞻乃自上疏曰紹宗窮其術而不放請有可矜陛下刑愛女囚平民忿不顧難取肆暴不明之謗帝大怒即日罷為荆南節度使路巖章保衡詣之斥康州刺史翰林學士鄭畋以言諂不深切御史中丞崔沆諫大夫高湘坐與瞻言皆貶南嶺等殊未懌按圖視驪州道萬里貶瞻驪州司戶參軍事命李康作詔極詆瞻將殺之幽州節度使張公素上疏申解巖等乃不敢害僖宗立復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居位三月卒昭性廉約所得俸以濟親舊之貧困者家無貲儲四方獻饋不及門行已終始先潔

李蔚

李蔚龍西人為尚書右丞懿宗惑浮屠常飯萬僧禁中自為贊唄蔚上疏切諫帝不聽僖宗立以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拜河東節度使至鎮三日卒懿宗造安國祠賜寶坐二度高二丈以沉檀加以塗漆佛龍鳳施磚以金鈿之上施覆坐陳經凡其前四隅立瑞鳥神人高數尺磴道以升前被繡囊錦璫珍麗精絕咸通十四年春詔迎佛骨於鳳翔有言昔憲宗迎佛骨每宴駕者帝曰朕得見之死亦無恨乃以金銀為剎珠玉為帳孔鵠周飾之廣尋丈高倍之刻檀為橋注陸城塗以黃金每一剎數百人舉之香輿前後相繼綴珠璣瑟瑟幡蓋旛綵以為幢飾費無限量夏四月至長安綵觀夾路其徒

史籍 卷一百九十六

十四

導衛帝膜拜流涕濡臆詔賜兩街僧金帛及京師耆老小人至斷臂指流血滿道所過鄉聚皆哀土為剎相望於塗爭以金翠莊飾傳言利皆震搖若有充景云京師富人相與集大衢作繒傘綬闕注水銀為池金玉為樹聚桑門羅像考鼓鳴螺繼以日夜綿車繡輿載歌舞從之秋七月帝崩方人主甘心驚向如蔚言者甚多皆不能救僖宗立詔還其骨都人者悉辭修戎鳴咽流涕論曰自王緝以緣業事繼代宗於是始作內道場晝夜梵唄贊禱冠戎大作五蘭背祖宗像分供塢廟為賊臣嬉笑至憲宗時遂迎佛骨於鳳翔內之官中婢僮指言其失竄遂瀕死憲宗亦弗獲天年幸福而禍不亦左乎

懿宗不君精爽速奪仍蹈覆轍興衰無知之場丐庇已枯之骨以死自誓流涕拜伏雖事宗廟上帝無以加焉屈萬乘之尊日以夷徒自處當千載而遙願以身命爲狗嗚呼年徂運促天告之矣懿宗不三月而殂唐德之不競厥有由來哉

李固言

李固言趙人拜給事中將作監王堪坐治太廟不謹收太子賓客固言上還制書曰陛下當以名臣左右太子堪以慢官不宜斥處調護之地詔收它王傳太和九年李訓鄭注用事訓欲自取宰相乃先以固言爲同平章事旋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訓自代其處訓敗文宗思之復召爲平章事羣臣請

史纂

卷一百九十六

七

上徽號帝曰今天下未平羣臣之請謂何比州縣多不治信乎固言因白鄧州刺史王堪隋州刺史鄭義充無狀鄭覃本舉堪疑固言抵已曰臣知堪故用爲刺史舉天下不職何獨一人帝識其意不言前事因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聞德宗時多闕官寧之才耶固言曰用人之道隨所委任觀稱與否而升黜之無之才矣帝曰宰相用人毋計親疎實易直爲宰相未嘗用姻戚使已才不足任天下之重自宜引去苟公舉雖親何嫌在用所長耳帝不欲大臣有黨故兩與之出爲西川節度使固言致羣軍千匹又募銳士三千武備完強武宗立收河中節度使帝伐回鶻詔方鎮獻財助軍固言上疏諫

宣宗初召爲右僕射以太子太傅分司東平卒贈太尉固言口吃每議論人主前乃更詳辯

李珣

李珣趙郡人擢右拾遺穆宗卽位荒於酒色景陵始復土朔九月九日大會羣臣召節度李先顏李愬與宴珣與宇文鼎等謀曰道路皆言陛下追先顏等將與百官高會竊以元朔未收凌土新復三年之制天下通喪今同軌之會適去遠夷之使未還過密苑禁木爲齊民鐘鼓合饗不施禁內夫王者之舉爲天下法不可不慎且先顏愬忠勞之臣方盛秋屯邊如訪謀猷付疆事召之可也豈以酒食之歡爲厚耶帝慰遣

史纂

卷一百九十六

七

之鹽鐵使王播增茶稅十之五以佐用度珣言稅茶自貞元以來有之本以濟軍興方天下無事忽厚斂以傷國體一不可也若爲人飲與鹽米同資若重稅之其價必高受敝先及貧下二不可也山澤之產無定數程斤論稅以售多爲利若價騰踊則市者檢其稅幾何三不可也陛下初卽位詔懲聚斂今反增茶賦必失人心不納時禁中造百尺樓土木費鉅萬故播亟斂以陰中帝欲珣以直諫不容出爲下邳令遷殿中侍御史宰相章處厚曰清廟之器豈擊搏才乎除禮部員外郎鄭注以醫進文宗語珣曰卿亦知有鄭注乎宜與之言珣曰臣知之茲同人也帝愕然曰朕疾愈注力也可不一見

之注由是怨珽貶江州刺史開成中楊嗣復得君引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珽與李固言善三人相和附與鄭覃陳夷行等更持異議則黨益熾帝嘗言朕臨天下十四年雖未至治亦可謂承平矣珽曰爲國如治身及身康寧當調適以自助如恃安而忽之則疾病生治天下者當無事時思其所闕禍亂安能至哉杜悰領度支有勞帝欲拜戶部尚書以問陳夷行答曰恩權予奪願陛下自斷珽曰祖宗倚宰相天下事先平章故官曰平章事君臣相須所以致太平也苟用一吏處一事皆決於上將焉用彼相哉隋文帝勞於小務以疑待下故二世而亡陛下嘗謂臣曰寶易直勸我凡宰相啓擬五取

史

卷一百九十六

七

三擬二取一彼宜勸我擇宰相不宜勸我疑宰相帝曰易直此言殊可鄙也帝又言貞元初政事誠善珽曰德宗晚喜聚財方鎮以進奉市恩吏於賦外求索此其敝也帝曰人君輕所賦節所用可乎珽曰貞觀初房杜王魏爲太宗謀固如此耳莊恪太子薨帝意屬陳王既而帝崩中人引宰相議所立珽曰帝既命陳王矣已而武宗卽位人皆危之珽曰臣下知本所言安知其亡帝新聽政珽舉無逸篇以勸潞州劉從諫獻犬馬潞州劉約獻白鷹珽請却之以示四方爲文宗山陵使會秋兩梓宮至安上門陷于溇不前罷爲太常卿終以議所立貶昭州刺史宣宗立遷河陽節度使罷橫賦宿逋百餘

萬以吏部尚書召去鎮時府庫十倍於初檢校尚書右僕射淮南節度使珽顧已大臣諡不以內外自異表請立皇太子繼天下心卒贈司空諡曰貞穆淮南三節度皆卒於鎮珽病入勅易署珽曰上命我守揚州是實正廢奈何易之及疾亟官屬見卧內言不及他事以神策軍爲豪商占利及酒稅過重論奏未報爲恨性寡欲早喪妻不置侍妾門無餽餉淮南人德之詣闕下願立碑誌其遺愛云論曰天子待宰相以不疑是矣雖然於賢不肖當別白分明乃可與言治文宗無知人之明但以不疑任宰相善惡混淆故黨人成於下主德亂於上王室之衰非由此爲之階耶

史

卷一百九十六

八

盧鈞

盧鈞范陽人擢嶺南節度使異時海道商舶至帥府賤售其貨鈞一無所取時稱廉潔蕃僚與華人錯居相婚嫁多占田營營害或侵漁之則相率爲亂鈞下令蕃華不得通婚禁名用及因部肅然無敢犯者貞元後流放衣冠身沒子姪窮弱不能自還者爲營棺槨葬之居者助以奉廩有疾則給以醫藥南方服其德不懲而化又除采金稅華蠻數千羣闕下請爲釣生立祠刻石頌德鈞固辭會昌中漢水決襄陽拜鈞山南東道節度使築隄六千步以障水害王師伐劉稹武宗以鈞寬厚能得衆詔兼昭義軍節度會稹死敕鈞乘驛往及潞

州石雄兵已至，賴將白惟信保潞城不下，惟使人召之，使者十餘輩往，皆死，鈞至高平，惟信懇款，曰：「不即降者，畏石尚書耳。」鈞與約而遣之，雄欲盡誅亂兵，鈞不聽，遂惟信於京師，餘眾悉原之，詔發兵五千戍代北，鈞坐城門勞遣戍卒，騎領家屬不欲去，酒酣反攻城，迫大將軍李文矩為帥，鈞奔潞城，文矩自投於地，泣諭之，眾乃相與謝鈞，迎還府，斬首惡有詔，趣成者行，密使盡戮之，鈞請徐乘其變而受者，不發須報，時戊戌，去潞一舍，鈞選牙卒五百壯騎，百夜發，進明至太平驛，盡斬之，轉宣武節度，改河東，鈞老宿數外遷，而後來多至宰相，大中九年召入，自以常輔政，既至拜左僕射，失志怨望，數移

史

卷一百九十六

九

病不事事，遊林墅累日，方還，令狐綯惡之，罷僕射，以檢校司空守太子太師，帝元日大饗，舍元殿，鈞年八十，升降如儀，言可鴻暢，舉朝咨嘆，以鈞耆碩長者，額不任職，告綯被賢綯問之，言於帝，以鈞同平章事，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以太保致仕，卒年八十七，諡曰元，鈞與人交，始若澹薄，久乃益固，所行本於仁恕，居官有政績，位至將相，沒無贏財。

周

周馬汝南人，宣宗立，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言故宰相李德裕重定元和寶錄，實寄宅事，以廣文功，凡人君尚不改史取必信也，詔削新書，駙馬都尉韋讓求為京兆尹，舉持不與，由

是妄進者少，吐蕃微弱，以三州七關自歸，帝召宰相議河湟事，對不合，言罷為劍南東川節度使，駙馬都尉鄧顥曰：「世謂卿以直言相，亦以直言免，帝乃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卒贈司徒。」

裴休

裴休字公美，濟源人，兄弟偕隱家，壁畫講經，夜著書，終年不出戶，有饋鹿者，休不食，曰：「蔬食猶不足，今一啖肉，後何以繼？」擢進士第，大中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言宰相論政上前，知印者大為時政記，所論非一，詳已辭，略它議，事有所缺，史氏莫得詳，請宰相人自為記，合付史官，詔可，大和後，歲清江

史

卷一百九十六

十

淮東四十萬斛，至滑州，河倉者幾十三，舟楫債敗，吏乘為奸，冒沒百端，劉晏之法盡廢，休詢按其弊，命在所令長兼重，潛務褒能者，諷意者，由江抵渭，歲輸錢二十八萬，悉歸諸吏，著新法十條，人以為便，居三年，粟至滑倉者百二十五萬斛，拜節度使，使令贈太尉，休不為，嚴察行所治吏，下畏信，能文，章書，通好有體法，為人阻，精進止，雍閑，宣宗嘗曰：「休真儒者，然嗜浮屠法，居常不御酒肉，講求其說，演繹數萬言，習歌唄，以為樂，與乾于泉舍為桑門，號以相字，當世嘲之，而所好不衰。」

司

劉球仁執五世孫爲翰林學士遷刑部侍郎球哀棄數命可用者由武德訖大中凡二千八百六十五事類而析之參訂重輕號大中刑律統類法家稱其詳悉進河東節度使球在翰林帝器重之手詔召還外無知者既發太原人方大驚及至人見帝親案上府謂球曰爲朕擇一令曰球跪曰某日良帝笑曰是日卿可入相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度支與崔慎由議帝前慎由謂別流品球曰王夷甫相晉尚浮虛崇流品卒致淪夷今日不循名責實使百吏稱職而先流品未知所以致治也慎由不能對在位半年遇疾加工部尚書拜於臥內猶手疏陳政事卒年六十三球以名節自將處事不私務求當乃止未嘗以言色借貴近贈尚書左僕射

趙隱

趙隱奉天人祖植德宗待奉天變起倉卒侍衛單寡朱泚攻城急植率子弟奴客以死拒守獻家財勞軍帝嘉之擢鄭州刺史鄭滑節度使李融奏以自副融疾病委以軍政大將朱朝安作亂夜焚營植不動列卒待之逆明而潰捕斬之優詔嘉慰擢昭南節度使終於官父存約辟典元李絳府方典絳燕僕值軍亂絳應存約使去對曰荷公德厚詎不獨免部勒左右捍絳因被害隱以父死難與兄厲廬墓幾十年闔門誦書不應辟召親友更相敦勉擢進士第咸通末拜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隱性仁孝布衣時家貧與隣同耕以養母及貴顯還家侍左右如布衣時它宰相皆詣第升堂拜母歲時百官必參訊懿宗誕日宴慈恩寺隱侍母以安輿臨觀宰相率百官拜恩於庭復回班候太夫人起居指紳以爲榮後崔彥昭張潯當國皆有母遂循其禮信宗初罷爲鎮海軍節度使除吏部尚書卒隱終宜歛觀察使

裴川

裴坦隋營州都督世節裔孫爲楚州刺史令狐綯薦爲職方郎中知制誥裴休持不可綯不聽故事舍人初詣省視事四丞相送之施一榻堂上壓角而坐坦見休謝休勃然曰此令

史籍

卷一百九十六

三

孤丞相之舉休何力焉輒左右索有典出省吏駭嘆以爲唐典無有此等人爲坦羞之授華州刺史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不數月卒坦性簡儉子取楊收女齋具皆飾金玉坦命撤去之曰無亂我家法從子贊昭宗時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帝聞其外風檢而惟薄不修以問翰林學士韓偓偓曰贊戚通大臣坦從子閨門孝友合族以居故賊獲衆致此謗言帝每聞咸通事必肅然歛衽故偓稱之以爲贊地進司空致仕朱全忠貶爲司戶參軍殺之

畢誠

畢誠黃門監構從孫誠早孤夜燃薪讀書母哀其勤每火使

疾不肯息遂通經史工辭章辟忠武杜條幕府拜侍御史李德裕輔政與條不協出條爲劍南東川節度使故吏惟誠餞送如平日德裕忌之出爲慈州刺史遷駕部員外郎倉部郎中要勢貴族以倉駕二曹爲辱誠處之怡然進翰林學士黨項授河西宣宗召訪邊事誠援引古今條破羗狀甚悉帝悅曰吾欲擇將帥孰謂頗牧在吾禁署卿可爲朕行拜誠刑部侍郎郭寧節度河西供軍安撫使誠到軍遣吏慰諭羗人皆服向時常苦調餽匱乏誠募士置屯田歲收穀三十萬斛省度支經費詔書嘉美遷河東河東尤近胡誠修杷頭七十烽候虜寇不敢入懿宗立以禮部尚書同平章事再拜固稱疾

史籍 卷一百九十六 三

罷節度河中卒誠被知於宣宗嘗許以相令狐綯忌之自邠寧三徙不得還誠思有以結綯求麗姝盛飾使獻之綯曰李太原於我無分今以足餌吾將破吾族矣不受使者南於耶誠亦置之太醫李玄伯帝所喜以錢七十萬聘之夫婦自進食得其歡心乃進之帝嬖幸冠後宮玄伯又治丹劑以進帝餌之而生背懿宗立收玄伯及方士王岳等誅之

崔彥昭

崔彥昭清河人擢進士第僖宗立以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剋度支楊收路巖韋保衡皆坐朋比賄賂得罪死肅徽秉政矯革之彥昭與做協力故百職修舉帝下詔舉收等過惡申願

丁寧以成其美彥昭雖爲宰相退朝侍母膳順氣柔聲左右無違士人稱其孝與王凝外昆弟也凝先顯而彥昭味仕嘗見凝凝倨不冠帶嬖言曰不若從明經舉彥昭憾之及爲相凝爲兵部侍郎母敕婢多製履襪曰王氏妹必與字皆逐吾將其行彥昭泣且拜遂與凝和好如初伶人李可及爲懿宗所寵橫甚彥昭奏逐死嶺南以疾罷授太子太傅卒

陸辰

陸辰贊族孫也擢進士第爲翰林學士辰舉進士時帝方遷幸至六月勝山後每甚暑它學士輒戲曰造勝天也以議展云拜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故事自三省得宰相閣允署錢爲

史籍 卷一百九十六 三

宴資學士院未始有至辰送亮院錢五十萬以榮近司鳳翔李茂貞逆命帝命羣王伐之辰諫曰同步方艱不宜加兵近輔恐爲它盜所乘無益也且親王主軍事必有後害帝責辰沮撓貶峽州刺史師果敗授工部尚書從天子自華州還復當國天復初帝問韓偓曰陸辰裴質孰忠於我偓曰辰等皆宰相安有異心帝曰外言辰不喜我復位元日易服奔啓夏門信不僂門執爲陛下言此曰崔胤令狐渙偓曰設辰如是亦不足責陛下反正時辰不知謀忽聞兵起意欲出奔耳陛下責其不死難則可以爲不喜乃謾言也帝悟帝至自鳳翔大赦天下諸道皆賜詔獨不及茂貞辰曰京西鳳翔爲最近

茂貞罪固不可赦然尚修職貢朝廷未之絕不宜於詔書有異也從遷洛陽柳璨附朱全忠謀去朝望貶辰溪州司戶參軍殺之白馬驛

鄭榮

鄭榮字蘊武以進士登第爲廬州刺史黃巢剽掠淮南榮移檄於東請無犯郡界巢笑而從之一郡獨不被寇歲滿去歲錢千緡寄州庫後郡治數陷盜終不犯鄭使君寄庫錢楊行密爲刺史送都還之榮善爲詩多諧謔刺時故落格調時號鄭五歇後體遞給事中杜弘徽除中書舍人榮以其兄讓能輔政不宜處禁要封還制書不報輒移病去召爲右散騎常

史籍

卷一百九十六

重

侍朝政有闕榮上章論列事雖不行喧傳都下執政惡之改同子祭酒昭宗還宮時王室微弱政出權臣榮每形於詩什中人有誦之於上前者昭宗兄其忠憤因有司上班簿署其側曰鄭榮可禮部侍郎同平章事

中書胥吏詣其家參謁榮笑曰諸君誤矣使天下人皆不識字宰相亦不及鄭五也省吏曰出自聖旨榮嘆曰萬一若此笑殺天下人俄而制誥下親資來賀榮搔首曰歇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矣固讓不聽立朝詔然無復詆諆爲相三月以疾辭拜太子少保致仕卒

趣人

朱朴

朱朴襄陽人爲著作郎乾寧初太府少卿李元寶欲取中外

官兩月俸助軍興朴不可而止擢國子毛詩博士上書言當世事其議遷都曰古之王者不常厥居易輟天地興衰隨時制事周中隋家所都我實因之且三百歲文物資貨奢侈僞今皆極矣廣明巨盜陷復官闕局署帑藏里閭市肆所存十二北幸石門華陰十二之中又亡八九高祖太宗之制蕩然無遺大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漢興鳳林爲之關其南荆潭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之險阻北有白崖之聯絡乃形勝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溝渠運天下之財可使大業自古中興之君去已衰之衰就末王而王今南陽漢先武

史籍

卷一百九十六

案

雖起而未王也臣視山河壯麗處多屬故都已盛而衰難可再興江南土薄水淺人心慕浮輕巧不可以都河北土厚水深人心強復狠戾不可以都唯襄鄧實惟中原人心贊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爲之限永無夷狄侵軼之虞此建都之極選也不報朴木強無生能方是時天子失政思用特起之士任之以中興朴所善方士許嚴士出入禁中言朴有經濟才本部郎中何迎亦表其賢帝召與語擢左諫議大夫與戶部侍郎孫保俱拜平章事朴素無聲望聞者皆驚兼判戶部帝益治兵所處可一委之朴朴移檄四方令近者出甲士資饋懷遠者以美餘上後數月嚴士爲韓建所殺朴罷爲秘書監

貶柳州司戶參軍卒。僊性通簡，不矯飾。嘗曰：士苟有才，行不必以彼長形己短。已清彰彼濁，每對客，奴童相詬於前，僊不之責。曰：若持怒心，即自擾矣。全魏本

僊傳

韓保，字茂亮，京兆人。為中書舍人，與崔胤定策誅劉季述。昭宗反正，胤欲盡除諸宦官，保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無。今食度支者八千人，公私牽屬不減二萬，若盡誅之，恐其黨迫切更生。它變胤不從。昭宗以問保，保曰：陛下擇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寘之於法，而撫其餘，則人人自安矣。帝王之道，當以厚重鎮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巧，不可用也。

史稱 卷一百九十六

七

此機生則彼機處，所謂理系而勢之也。昭宗以為中書舍人令狐演性機巧，帝欲以當國，俄謂保曰：漢作宰相或誤國，朕當用卿。保辭曰：漢再世宰相，緣故事陛下業已許之矣。若許演可改，臣獨不可移乎？帝曰：我未嘗面命改，亦何憚？保固辭曰：御史大夫趙崇勳正雅重，可以準繩中外。帝嘆其有識。李繼昭李彥弼周承誨以功進同平章事，時號三使相。附韓全誨而忌崔胤，胤謀召李茂貞入朝，使茂貞族子繼筠宿衛。易李繼昭等，保以為不可。胤不納，保以語令狐演。演曰：吾屬無衛軍，則為閹豎所困矣。保曰：無兵則家與國安，有兵則家與國不可保。帝怒彥弼不臣，保請逐之，赦其黨許自新。

李繼昭
李彥弼
周承誨

則狂謀自破。帝不能用，彥弼言保及演不可輔政。帝曰：卿有官屬，日夕議事，奈何不欲我見學士耶？繼昭譁飲殿中，帝怒保曰：繼昭等有功，不如厚與金帛，官爵毋使與政事。今宰相不得領決繼昭等所奏，必聽它日遽改，勢必生怨。初以衛兵檢中人，今教使衛兵為一，臣竊寒心。願以衛軍還茂貞，不然兩鎮兵圍闕下，朝廷危矣。及胤召朱全忠誅韓全誨，保勸胤

救茂貞，召還衛卒及表奏內臣罪，因誅全誨等。若茂貞不如，即誅全忠。入朝胤未決，全誨等劫帝西幸。保夜追及鄆，見帝恟哭，至鳳翔，遣兵部侍郎翰林承旨宰相韋貽範茂貞黨也。貽範母喪，詔還位。保常草制，言貽範居喪未數月，遽使視

史稱 卷一百九十六

七

事有傷孝子心。今中書事一相可辦，陛下誠惜貽範才，俟變緩後召之可也。今使貽範出喪冠廟堂，入泣血柩側，變將廢務，勤恪則志衰，非人情所可居也。茂貞使馬從皓逼保求草，保曰：脫可斷麻不可草。明日百官至而麻不出，官侍合謀。茂貞入見，曰：命宰相而學士不草麻，非反耶？然而出焚酒，曰：使我當直，亦以死繼之。帝畏茂貞，卒詔貽範復相，泊代草麻。官黨恣甚，從皓讓保曰：南司輕北司甚，君乃崔胤所薦，今日殺之可也。兩軍樞密以君周旋無奉入，吾等議救接君知之乎？保不對。茂貞恐帝問出，依全忠以兵衛行在，帝行武德殿前，因至尚食局，會保獨在，令官人招保，保再拜哭曰：崔

付不死

此時應豆
病大責

胤甚健全忠軍必濟帝喜僊曰願陛下還官無為人知帝賜以麤豆而去全誨誅官人多坐黨全誨死帝欲盡去其餘僊曰官婢年少多未成人盡誅則傷仁願去其尤者自內安外以靜草心帝從之僊勸胤請以輝王為元帥帝問僊他日累吾兒否僊曰陛下在東內時天陰霧王聞鳥聲曰上與后幽困鳥雀聲亦悲陛下聞之惻然有是帝曰然是兒天生忠孝與人異帝遂決帝既反正勵精政事僊處可機密與帝合帝再三欲相之僊固辭僊嘗侍宴與京兆尹鄭元規咸遠使陳班並席辭曰學士不與外班接主席者固請乃坐全忠胤臨陛宣事坐者皆去席僊坐不起曰待安無輒立二公將

史律 卷一百九十六

吏

以我為知禮全忠怒僊輕已悻然出奏僊喜侵侮有位胤遂與僊貳僊薦王贊趙崇可為相帝用之胤奏贊崇非宰相器帝不得已罷之全忠見帝斥僊罪帝數顧胤胤不動全忠至中書欲召僊殺之鄭元規曰僊位侍郎學士承旨公不可遽殺全忠乃止貶濮州司馬帝執其手流涕曰我左右無人矣天祐二年復召為學士僊不敢入朝挈其族南依王審知而卒兄儀為御史中丞帝宴文思秘場全忠入百官坐廡下全忠怒貶儀棣州司馬

楊收

楊收字藏之素之裔也收七歲而孤居喪若成人母長孫氏

親授經十三通大義善屬文人號神童及長長六尺二寸廣頰廣頤疏眉目寡言笑博聞強記技藝無不通解淳陽得古鐘高尺餘收和之曰此姑洗角也及利摩之有刻在兩樂果然嘗言琴通黃鍾姑洗無射三均側出諸調猶雜焉附灌木然時安浣稱善琴收問五絃外其二云何浣曰世謂周文武二王所加者收曰能為文王操乎浣以黃鍾為宮而奏之以少商應大絃收曰如子之言少商武絃也文世安有武聲乎浣大驚因問樂意收曰樂亡久矣上古祀天地宗廟皆不用商周人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歌太簇舞咸池以祀地祇大呂黃鍾之合陽聲之首而雲門黃帝樂也咸池堯樂也不

史律 卷一百九十六

羊

敢用黃鍾而以太簇次之然則祭天者圓鍾為官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祭地者面鍾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訖不用商及二少蓋商聲剛而二少聲下所以取其正哉其繁也漢祭天則用商而宗廟不用謂鬼神長商之剛西京諸儒惑圓鍾面鍾之說故自受命郊祀宗廟樂唯用黃鍾一均章帝時太常丞鮑業始旋十二宮夫旋宮以七聲為均均言韻也古無韻字猶言一韻聲也始以某律為宮某律為商某律為角某律為徵某律為羽某律少宮某律少徵亦曰變曰比一均成則五聲為之節族此旋宮也乃取律大之以示說漢時七十餘以為未始間也以兄叔未仕不肯舉

不嫌下始
錄其科條
用小舟何
益

進士假既釋褐乃入京師明年擢進士杜棕表署淮南推官
宰相馬植議補監察御史收以假方外還諠不可先固辭植
嗾美之復為棕節度判官蜀有可縣直州西南地寬平多
木泉可灌杭稻或為棕計與屯田省轉餽棕將從之收曰屯
田易屯卒難且路當犄角本非中國地今輟西南屯士往耕
則無備兵少賊得乘間若謂兵捍賊則民疲士怨假令大獲
耕得長驅是資賊糧豈國計也耶乃止假自浙西判官擢監
察御史而收亦自西川還兄弟同臺世以為榮改太常博士
而弟嚴為監察御史收言漢制總羣官而聽曰省分公務而
專治曰寺太常分務專治者也所以藏天子之所常今旣常

史籍 卷一百九十六

三

同車飾讓太僕非是懿宗立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南蠻自
太中以來使邑州掠交趾調華人往屯病痢瘴死者十七蠻
勞益張收議於豫章募士三萬置鎮南軍教之賜張注滿以
拒之嶺南遂少蠻思進向書右僕射收既貴盛滿僭奉童僕
賓客用倚為奸中尉楊玄价得君收與之厚收之相玄价左
右之乃招四方賄餽數千以屬收收不能從玄价以負大
志毀短之罷為宜欽觀察使不敢當兩使稟料但受判史俸
謝公藏錢七百萬章休衡劫收前用嚴讓為江西節度使受
謝百萬及它隱盜貶端州司馬吏具大舟以須收曰收以罪
貶謫不宜用此以二小舸趨官流驪州有詔賜死收拜受曰

補政無狀固宜死使有能假須臾使奏謝乎使者許之收自
作書謝天子弓弟嚴死奉先臣後以書授使者即仰鴆死帝
見書惻然乃宥嚴坐收流死後者十一人後三年詔雪其辜復
官爵收兄登左司郎中假常州刺史弟嚴以兵部侍郎判度
支卒

路嚴

路嚴冠氏人父某性孝親歿終身不肉食為翰林學士承旨
循循謙傷若不在勢位者所與交雖衣褐之賤待遇以禮始
終一節嚴進士及第懿宗立以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時年三
十六嚴見天子荒聞乃通路遺驕奢不法與韋保衡當國二

史籍 卷一百九十六

三

人勢動天下時日其黨為牛頭阿旁言如鬼可畏也嚴委事
視吏邊威至德令陳蟠叟奏書願請開言財利帝召見曰臣
願破還成家可佐軍興帝問威何人對曰宰相路嚴親吏也
帝怒斥蟠叟嚴與保衡爭權相惡罷為劍南西川節度使承
繼夷寇逐後嚴竭力拊循置定邊軍於邛州扼大度治故關
取壇丁子弟教擊刺使補屯籍山是西山八國來朝嚴以邊
威為將威與郭希相倚為毒軍中唯聞邊將軍郭司馬嚴書
委二人閱武部場其議事書以相示卑則笑之軍中恟恟以
為有異因遂聞京師嚴坐貶新州刺史復詔流儋州籍沒其
家嚴體貌偉麗美諸將兩皆皆自至新州詔賜死剔其喉上

有司嚴密諸三品以上得罪誅死，剔喉以驗，俄而自反。

盧攜

盧攜，范陽人。乾符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攜與鄭畋俱李嗣弼同位，宰相然所議多不合。王仙芝起河南，攜表宋威為招討使，威雖殺尚君長，賊猶盛，不可制。畋以王鐸鎮荊南為諸道都統，攜不悅。黃巢破廣州，勢張甚，表求天平節度使，詔百官議。攜素厚高駢，欲駢立功，固不許。又欲激渠使戰而敗，鐸止授率府率，與畋相忿。能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會駢將張琦破賊，帝復召攜為同平章事。及鐸失守，以駢代之。攜按關東諸將為鐸所任者，悉易置，內倚田令孜，外寄戎政於駢。

史緯

卷一百九十六

唐

與奪唯所愛惡，後病風，神智昏塞，事決於親吏楊溫、李修。賄賂盛行，及東破淮南，璘戰死，天下危懼，人皆咎攜，乃以聚為天平節度使，詔下，賊已破潼關，罷為太子賓客，仰藥死。巢入京師，斬棺槨其尸。

鄭畋

鄭畋，字台文，榮陽人。父亞，爽邁有文，舉進士，賢良方正，嘗判拔萃。三中其科，李德裕高其才，及守浙西，辟署幕府，拜給事中。德裕罷出，為桂管觀察使，坐吳湘獄貶循州刺史。卒，畋舉進士，僖宗立，以兵部侍郎同平章事，交廣邑南兵舊取嶺北五道米往餉之，船多敗沒，畋請以嶺南鹽鐵委廣州節度使。

可矣

史緯

卷一百九十六

唐

歲歲海取鹽直四十萬緡，市處吉米，以贍安南，罷荆洪等漕，役軍食遂饒。黃巢勢浸盛，表求天平節度使，帝命羣臣議，皆請假節以紓難。畋欲授嶺南節度使，而盧攜方倚高駢，欲使立功，乃曰：「駢才略無雙，淮南天下勁兵，又諸道之師方至，巢小賊奈何從之？」令四方解體耶。畋曰：「巢之亂本於饑，其衆以利合，故能起江淮，延蔓天下。國家久平，將士志戰，所在閉壘，不敢出，如以恩釋罪，使及歲豐，其下思歸，賊衆一離，衆人上肉耳。所謂不戰而屈人兵也。今不伐以謀，而懼以兵，恐天下愛未艾也。」僕射于琮言：「南海以寶產富天下，如與賊國結，蜀矣。」天子內亦屬駢，乃然攜議。畋曰：「安危屬吾等，而公倚淮南。」用兵吾不知所從，駕矣。會駢奏：「南蠻方強，請如西戎以公主下嫁，攜議從之。」畋以為損國威靈，抗論不可，至相詬讟，攜怒以視抵之。帝以大臣忿爭，無以示百官，遂俱罷。明年，以畋為鳳翔節度使，巢陷東都，畋遣兵戍京師，以家財餽軍，妻自經。戎衣給戰士，帝出梁洋，畋謁於斜谷，泣曰：「將相誤國，臣請死。」以懲無狀。帝勞遣之，謂畋曰：「公謹拒賊衝，無令得西向。」畋請曰：「方艱虞時，事有機急，不可中覆，請便宜從事。」臣當以死報國。帝曰：「苟利社稷，無不可者。」畋還鳳翔，蒐士卒，繕器械，潯城隍貢獻相屬於道。賊使招降，諸將欲附之，畋開諭不可。賊使遁去，明日，詔使至，畋召監軍袁敬柔，以逆順曉諸將，刺血以

盟遣子凝續從帝賊使復至，賊斬於軍，遷尚書右僕射。西面行營都統承制除拜，以唐弘夫為司馬。中和元年，賊將王璠率眾三萬來攻，使弘夫設伏以待。璠輕賊文弱，縱步騎攻而前，以銳兵數千當賊陣，而多旗幟，乘高伐鼓，賊不測眾寡，眾驚敗，伏發，軍四合，壓賊龍尾坡，殺賊三萬，級積尸數十里。獲鎧仗不計，璠遁去，擒其子斬之。威震京師，時諸鎮兵在畿內者數萬，無所歸，吹招來之，厚加撫慰，乃與涇原程宗楚、秦州仇公遇、鄜延李季恭、夏州拓拔思恭約盟，傳檄天下，時王命不出劍門，四方謂王室微，不能復興，及吹檄至，遠近咸降，各治兵思立功，奔問行在，舉大懼，不敢西向，帝聞捷

史纂 卷一百九十六

聖

漢曰：朕知吹不盡，備者之勇乃爾。弘夫取咸陽，以桴濟兵度渭，賊僞走，弘夫與宗楚乘勝入都門，為伏兵所覆，吹數救弘夫，宗楚無懼，進不聽，故敗。吹以鄜夏兵屯東渭橋，進可空京，城四面行營都統賜御袍犀帶，吹拜而不賀。司馬李昌言屯興平，遣麾下求為南面都統，輒引兵趨府，吹不意見，襲乃登城，好語曰：吾方入朝，公能戰，兵愛人為國滅賊，則守此矣。遂委軍去，昌言自為副，後衛吹出境，吹慚，負辭疾，詔授太子少傅，就醫於興元。明年召至行在，以王鐸將兵復拜吹司空平章事，軍務皆咨決之。興州成將孫鄂坐賊抵死，吹言方關輔失守，鄂護褒斜有功，請免死，陳秋兒保壁，峨山拒賊，屢不勝

此一役大勝非正人不能為

辨請以散騎常侍、隸奉天軍，詔可。時田令孜恃權有所干請，吹不應，陳敬瑄欲以官品居宰相上，吹曰：外宰相安得論品乎？二人銜之。賊平，帝將還，李昌言白以襲吹而奪之鎮，不欲收富國，三人相結，遣客告吹罪過，帝得其詐，吹引疾去位，帝不許，吹入見，曰：乘輿東還，由大散關，幸鳳翔，供張頓時一委，昌言事乃可安。臣若以宰相從，彼且猶阻，非所以靖反側也。請以散官養疾，或羣臣有疑，願出臣章示之，使知天子於臣無纖芥之嫌。帝以其誠，乃授司徒、太子太保，罷政事，以凝結為壁州刺史，而養卒年六十三，贈太尉。帝思吹忠，復贈太傅，還葬於鄜，諡曰文昭。天復初，配享僖宗廟廷，又贈宗楚弘夫

史纂 卷一百九十六

聖

官吹為人仁慈，委采玉、布衣之交，至貴不易，鄭薰嘗誣吹罪，不可任，即官及吹秉政，擢薰子為給事中，其寡惡類如此。黃巢之難，獨先諸軍，被賊功雖不終，而還相天子，坐籌帷幄，終能復國云。

王鐸

王鐸，字昭範，滑州人，子也。僖宗初，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乾符六年，賊破江陵，宋威無功，諸將觀望不進，天下大震，朝廷議置統帥，鐸請自率諸將討賊，帝以鐸為侍中、荆南節度使，諸道行營都統，綏納流冗，益募軍，完器甲，武備張設，李展諸孫李係散，辨善言兵，然中無有鐸信之，果為將分兵使守湖

王鐸不濟

南賊捨廣州鼓而北係未戰輒潰鐸退屯襄陽詔以高駢代之拜太子少師從帝入蜀拜司徒平章事是時誅討大計悉屬駢內幸多難假還提鐸感慨王室衰微每入對必鳴咽流涕因請行中和二年以司徒中書令為義成節度使諸道行營都統鐸表准安泝自副鄧昌開裴賈表樞王搏等為幕府以周晟王重榮諸葛爽康實安師儒時溥六節度為將佐而中尉西門思恭為監軍率衛兵及梁蜀師三萬屯盤屋移檄天下時諸將四面環賊然莫肯先進及鐸檄至號令肅然士氣皆起故賊戰數敗官人田令孜策果必破欲使功出於己鐸歸於帝以義成節度還屯鐸功垂就以議見奪然諸將卒因其勢破賊復京師策勲第一四年徙義昌節度使鐸世貴裴駢鮮明妾侍甚眾過鐸節度樂彥順子從訓心利之伏兵高難泊坊之鐸及家屬吏佐三百餘人皆遇害朝廷不能治其冤天下痛之

王徽

王徽字昭文京兆人徐商領鹽鐵辟置使府宣宗詔宰相選可尚主者或以徽聞徽本澹聲利往見宰相劉瑑曰徽年過四十又多病不應在選乃止授右拾遺徐商罷政事守江陵欲表徽幕府恐其不樂外不忍言徽曰公知徽安敢不從商大喜表為殿中侍御史署節度使判官進考功員外郎故事

史籍

卷一百九十六

王

史籍

卷一百九十六

王

殿最簿注以朱歲久易沒吏輒竄易為奸徽始川梁遂絕欺妄廣明元年以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是日黃巢入闕僖宗冒夜西出徽詰朝乃知追帝不及墮巖谷間為賊所執將授以官徽陽指不答以刃脅之卒不動賊令歸第使醫護視久之奔河中裂繒書章遣人間走蜀詔拜兵部尚書昭義高潯與賊戰石橋敗績其將劉廣還據潞州別將孟方立殺廣因取昭義磁三州昭義所隸唯澤一州朝議以大臣鎮撫授徽平章事領昭義節度使時李克用爭澤潞徽以朝廷力未能討因辭更拜相肅供軍使徽請赦沙陀罪令赴難沙陀遂會諸軍平京師遷右僕射大亂之後宮闕焚殘周陵發掘乘輿未

用乃授吏部尚書進右僕射卒諡曰貞徽家語言其先本魏諸公子漢徙關中以其故王家爲王氏會祖擇從昆弟四人易從朋從言從皆擢進士第至鳳閣舍人者三人故號鳳閣王氏訖大中時登進士者十八人位臺省牧守者三十餘人徽有雅室并相日而京師亂故其設施無可述者

韋昭度

韋昭度京兆人僖宗西狩以兵部侍郎從進同平章事還次鳳翔李昌符亂與倉卒昭度質家族於禁軍營共討賊士卒感動遂平昌符遷太保兼侍中昭宗即位守中書令封岐國公開州刺史王建攻陳敬瑄於成都以昭度爲西川節度使

史籍

卷一百九十六

元

敬瑄不納諸東川頗有明與建合兵討之拜昭度兼招撫使昭度建幢節行城下諭其衆使降敬瑄遣人告曰鐵券先帝所命若何違之兵出半年始拔漢州建給昭度曰公暴師遠事遠夷山東兵連禍結而朝廷不能治此腹心疾也宜還定之敬瑄小醜當責建等可辦昭度未決會主根史誠諸軍應食建怒其衆曰招撫吏之謀也縱兵執而臨之昭度大駭即日授建符節昭度始發建拒守劔門急攻成都因敬瑄自稱雷後詔以昭度爲東都留守杜讓能被害復爲平章事進太傅王行瑜求爲尚書令昭度言太宗由是即位後人臣無復拜者節下儀有大功當授之固辭免况行瑜乎乃更號尚父

行瑜怨之會用李磈輔政惟昭緯密語行瑜曰前公已爲尚書令昭度持不可今又引磈叶力務立黨與惑上聽恐復如杜太尉時行瑜與李茂貞上書議詆朝政昭度懼稱疾罷爲太傅致仕行瑜茂貞韓建聯兵至關下言昭度伐蜀失謀請貶之未及徵行瑜收昭度於都亭驛殺之及行瑜誅贈太尉

張濬

張濬字禹川河間人黃巢之亂僖宗西出衛士食不給漢陰令李康獻檄俾數百駄士皆飽帝異之曰爾乃及是乎對曰此張濬教臣也乃召濬至行在拜諫議大夫宰相王鐸任行營都統奏署判官王敬武在平虜軍最強累召不應濬往說

史籍

卷一百九十六

平

之敬武欲從賊僞見使者濬責之曰公爲天子守藩今使者齎詔至不北面俯伏而敢傷慢公不識君臣大分何以長吏民哉敬武愧謝濬宣詔已上接兵黑然濬會將佐言忠義之士當審利害黃巢賊賊耳捨天子而臣之可乎今諸侯勤王者踵相按公等據一州以觀成敗後賊平將安往誠因此時共誅大盜迎天子功名富貴可反手而取吾儕公等捨安而陷危也諸將皆曰諫議言是敬武即引軍從濬西擢濬會軍使賊平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帝再狩山南拜同平章事仍判度支時言濬有方略能處大計帝召問致治之要對曰在強兵兵強天下服矣天子由是甘心於武功後與論古今事

游曰漢晉之遠可無道陛下春秋鼎盛天資英特內偏官侍外迫強臣故不能安此臣所以痛心而泣血也時朱全忠威振關中安居受殺李克恭以潞州歸之全忠與幽州李匡威雲州赫連鐸上言李克用與朱攻連和致使先帝播遷請舉兵誅之願率兵為犄角帝召羣臣議皆言王室未寧雖得太原猶不能有游固爭言先帝身播屯亂蓋克用全忠不相下也請因其弱討之帝曰平黃巢克用功第一今乘危伐之天下其謂我何孔緯曰滑言萬世之利陛下所顧一時事耳臣見師渡河賊必破今軍中費尚足支數年幸勿疑帝乃出師詔游為河東兵馬招討制置使孫揆為昭義節度使副之韓建為供軍使以全忠匡威鐸為招討使略全諱為都監以汴甲三千為帳下發五十二軍鄒家鄭夏雜虜五萬帝遣酒安喜樓臨饒游飲酣泣下曰陛下偏於賊臣願以死除之汴華郊岐兵渡河會平陽汴將朱崇節屯潞州游慮汴人違據之令孫揆分兵趨潞以中人韓歸範持節護送揆至長子為克用將李存孝所擒汴人亦棄游去游次陰地關諸軍屯平陽存孝進擊大破之游微服夜遁比明軍失大半存孝進掠晉絳意圖其鋒甚盛游間道出王屋奔河清梓而濟麾下略盡全諱飲藥死建遁去克用上書請罪其辭悖慢朝廷震動罷游為武昌軍節度使三貶秀州司戶奉軍全忠為請聽自便

游往藍田依韓建韋昭度死復用孔緯為宰相拜游兵部尚書領天下租庸使將復用克用上言若朝以游為相暮請以兵見乃止乾寧中拜尚書左僕射致仕居洛長水墅雖屏處然朝廷得失時時言之劉季述亂游徒步入洛泣論張全義并致書諸藩請謀王室之難王師範起兵青州欲取游為謀主不克朱全忠脅帝東遷游曰乘輿入洛則大事去矣蓋知其將篡也全忠恐游稱宅鎮兵使全義夜圍墅殺之屠其家百餘人時天復二年十二月也游素厚永寧史彥彥知其謀以告游于格游度不免持其子泣曰雷則俱死不如去以存嗣格泣拜辭去彥彥率士三十人送之沂漢入蜀後事王建少子播間道寇淮南依楊行密行密承制除拜播請每除吏必致制誥於紫極宮玄宗像前乃出之示不忘朝廷欲雪家冤而不克終於廣陵論曰唐之季嗣君庸暗天機其德久矣小人操柄謀靡不乖如鄭畋王鐸皆社稷之臣為天下倡扶支王室幾致中興為逆豎所乘功業無成張游以亂止亂悽慘厥心悲夫

劉巨容

劉巨容徐州人黃巢之亂授斬黃招討副使遷山南東道節度使大破賊於荆門關賊浮江東奔諸將欲乘勝追斬之巨容止之曰朝家負人有危難不愛惜官賞事平即忘之不如

雷賊爲富貴地。諸將乃止。故巢復熾。及陷兩京。巨容合。雷道兵計之。授南而招討使。兼天下兵馬先鋒。開道供軍糧料使。檢校司空。封彭城侯。後爲田令孜所殺。夷其宗。富貴在何地

楊晟

楊晟。未詳宗系。隸鳳翔節度使李昌符。昌符忌其勇欲殺之。昌符妾周氏密告使去。僖宗在陳倉。晟感義軍節度使檢校司空。晟據文成龍茂等州。昌符死。晟得周氏。周氏請爲晟及周辭以母事之。旦夕問省乃視事。爲王建所攻。城破見殺。晟愛將安師建被仇王。建謂之曰。爾報楊司空足矣。能從我乎。曰。與司空誓同生死。不忍復戴日月。三問不回。乃戮之。

史籍

卷一百九十六

聖

丁重榮

王重榮。太原人。爲河中牙將。神策軍士于夜焚重榮捕而鞭之。上訴於中尉楊玄寔。玄寔召重榮。譴之曰。天子爪上而藩。辱之可乎。答曰。夜半執姦。孰知爲天子爪士。玄寔愛其明辨。更擢右署。重榮多權詭。衆憚之。黃巢陷長安。分兵畧蒲州。節度使李都降賊。請重榮自副。地邇京師。賊調取苛數。使者百輩。坐傳舍益發兵。吏不堪命。重榮脅李都曰。我詭謀以紆難。今賊哀責日急。又收吾兵以困我。請絕橋。嬰城自守。不然。亡無日矣。都遂奔行在。重榮悉斬賊使。大掠居人以悅其軍。天子使京兆尹竇潛。同道宣慰。因代之。重榮率官屬奉迎。

史籍

卷一百九十六

聖

滴至。大贊士呂言曰。天子以李都大臣守土。誰得逐之。爲我疏首惡者。衆不敢對。重榮佩刀歷階曰。首謀者我也。尚誰索。日滴吏趣其騎。滴卽奔還。重榮遂主留後。賊遣朱溫以舟師下馬湖。黃巢自華陰來合攻。重榮大戰敗之。拜節度使。賊使尚讓來攻。朱溫將勳兵居前。重榮選兵三萬攻溫。溫舉同州降。監軍楊復光欲斬之。重榮曰。受詔討賊。一切釋罪。且溫勇銳可用。表爲同華節度使。賜名全忠。巢喪二州。怒。自將精騎數萬屯梁田。重榮軍華陰。復光軍渭北。犄角攻之。賊大敗。巢中流矢走。重榮兵死亡亦相當。復光曰。我與李克用共憂患。其人忠不顧難死。義如已。若乞師焉。事茂不濟。乃遣使者約克用。克用使陳景斯總兵自嵐石赴河中。親率師繼之。遂平巢。復京師。拜重榮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封琅邪王。神策軍使田令孜怒。重榮據鹽池之饒。請二池屬鹽鐵。佐軍食。重榮言故事。歲輸鹽三千乘於有司。以所餘贖軍。天子遣使者諭旨。不聽。令孜徙重榮充海節度使。以王處存代之。詔克用將兵圍處存。重榮勸令孜離間方鎮。令孜遣邠寧朱玫進討。壁沙苑。重榮詔克用書。言奉密詔。須公到使我圖公。此令孜未全忠。朱玫之計也。克用方與全忠有隙。信之。請討全忠及玫。帝下詔和解之。不聽。克用合重榮兵。戰於沙苑。致大敗。神策軍潰還京師。克用乘勝而西。天子走鳳翔。襄王煴僭位。重榮不

受命與克用謀定王室楊俊恭代令孜領神策故與克用善
遣諫議大夫劉崇望齎詔諭天子意皆聽命獻謙十萬願討
攻自贖重榮遂斬愾長安復平重榮性悍酷多殺戮嘗辱部
將常行儒行儒夜攻重榮殺之立其弟重盈重盈時為陝虢
節度使謂子琪領事重盈至河中殺行儒昭宗立進太傅兼
中書令封琅邪王重盈死軍中以其兄重簡子珂繼重榮推
爲首後琪與珂爭立貽全忠書言珂故王氏蒼頭小字忠兒
不應立珂求援於克用克用言之朝昭宗許之琪復結王行
瑜韓建李茂貞爲援行瑜等交章論列昭宗以重榮將有功
於國業許之不可易行瑜等怒以兵犯京師殺宰相李磎等

史

卷一百九十六

七

而去琪與李絳州刺史瑤連兵攻珂珂求援於克用克用下
絳州斬瑤擊破行瑜行瑜弟行實左軍說樞密使駱全瓘
謀挾帝幸邠右軍李繼鵬以告中尉劉景宣二人茂貞黨欲
劫全瓘等請帝幸鳳翔兩軍合謀承天門街帝登樓喻和之
繼鵬怒明帝縱火焚門帝幸諸王及衛兵戰繼鵬矢及帝背
帝出幸李筠軍延王戒丕丹王允以鹽州六都兵從帝出啟
夏門次於邠兩軍憚鹽州兵銳皆走帝次莎城百官繼至士
民從者數萬帝欲入谷中自固以谷有及唐石惡之徙石門
民匿保山谷間帝每出或獻飴漿帝駐馬堂之民皆流涕克
用遣使者奔問行在帝詔克用珂以兵趨新平又詔涇州張

鐸會克用軍以扼岐陽克用在河中未出也帝懼茂貞之逼
使延王以御服玉器賜之皆其西克用乃屯渭北進營渭橋
行瑜退屯興平茂貞屯邠行瑜兵數却茂貞懼斬繼鵬以謝
詔削行瑜官爵以克用爲邠寧四面都招討使珂爲糧料使
克用遣子有貞詣入子還宮詔以騎三千及三偏帝既還加
珂檢校司空節度使克用以女妻之珂親迎太原以李嗣昭
功守河中因攻琪琪戰數北琪性慘刻斬人擲其首于前名
笑曰若其下若之偏將李瑜因琪戰敗殺琪自稱前後而瑤
爲牙將朱簡所殺瑛其地歸梁更名友諒帝爲劉季述所廢
京師大亂崔胤陰召全忠以兵西全忠恐珂爲患以一大繩

史

卷一百九十六

七

與張存敬曰珂恃太原侮慢我爲我持此縛珂來存敬破晉
絳二州遣何綱以兵守之絕晉援存敬圍河中珂告急于晉
晉拒於綱不得前珂妻以書告克用曰賊勢如此朝夕見俘
乞食大衆矣大人何忍而不救邪克用報曰梁兵阻斷家寨
不敵救之則并哥俱亡不若與王郎自歸朝廷珂乃爲書與
李茂貞曰天子反正詔藩鎮無相侵以安王室今朱公棄約
見攻其勢不止于敝邑若敝邑亡則西北諸鎮非諸君所能
守也願與華州出兵潼關以爲應茂貞不報珂討窮乃治舟
于河將歸于京師珂夜諭兵士無肯爲用者牙將劉訓叩庭
門曰事珂疑有變叱之訓自袒其衣而入曰公若攜家夜濟

人必爭舟一夫賜張大事即去不若遲明以情諭軍中宜有願從者猶可與濟不然且為歎狀以緩梁兵徐圖向背可也何以為然初全忠因重榮以降全忠母姓王故事重榮為舅可乃登城呼存敬曰吾與梁王有家世之舊君姑退舍俟梁王來吾將聽命乃奉節印內存敬軍暨大幡城上存敬乃退舍使人馳請全忠全忠至河中先哭于重榮之墓而後入珂欲而縛以見全忠曰太師阿舅之恩何時可忘耶君若以亡國之禮見太師其謂我何珂迎於路全忠握手嗟唏並轡以入居旬日徙珂於汴以珂昏塔疑其貳已使珂入覲行至華州使人殺之噴重榮諸子也全忠以為鎮國軍節度使梁貞

史籍

卷一百九十六

是

明五年乃行營招討使時晉已城德勝噴攻瀘州不克退屯楊村扼河上流與晉人相持經年大小百餘戰卒無功梁主遣戴思遠代之以瓚為開封尹梁主問唐兵且至日夜涕泣不知所為自持國寶指其宮室謂瓚曰使吾能保有此者繫卿之善如何耳唐兵已過宛胸噴驅率市人登城拒守唐兵攻付巨門噴開門迎降伏地請死唐莊宗勞而起之曰吾與卿家世婚姻人臣各為主耳復何罪邪還宜武軍節度使已而梁臣趙巖張漢傑等相次誅死瓚以受卒自重榮至珂凡二十年

高仁厚

高仁厚劍南人為西川押牙宦宮田令孜兄陳敬瑄為西川節度敬瑄遣人歷縣鎮詞事謂之尋事人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過資陽鎮獨無所求鎮將謝弘讓邀之不至自疑有罪夜亡入羣盜中其實無罪也明日二人去弘讓自出首捕盜使楊遠執弘讓送敬瑄敬瑄杖其背釘於城西二七日煎油潑之以膠麻取其膏備極慘酷見者冤焉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違期避仕亡命楊遠誘之能方欲出首聞弘讓之冤大罵楊遠益發憤為盜踰月眾至萬人立部伍署職級橫行邛雅二州攻陷城邑所過塗地沒淫入蜀州境陳敬瑄以仁厚為都招討指揮使往討之未發前一日有影獵者到營中邏

史籍

卷一百九十六

失

者跳而訊之果阡能之謀也仁厚命釋縛問之對曰某村民阡能因某父母妻子於獄云汝詞事歸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盡死某非顯爾也仁厚曰誠知汝如是我何忍殺汝今縱汝歸汝爾父母妻子但語阡能云高尚書來日發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當為我潛語寨中人云尚書慈汝曹皆良人為賊所制情非得已欲拯救汝曹尚書來汝曹各投兵迎降尚書當使人以歸順二字書汝背遣汝還復舊業所欲誅者阡能羅渾掌句胡僧羅夫子韓求五人耳必不橫及百姓也謀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尚書盡知而赦之其誰不解暗聽命遂遣之明日仁厚兵發至雙流把截使白文

現出迎。仁厚周視，整柵，怒曰：「旣能役夫，其衆皆耕民耳，竭一府之兵，茂餘不能擒，今觀整柵，重復牢密如此，宜其可以安眠飽食，養寇邀功也。」命引出斬之。監軍力救，久之乃得免。命悉平寨，留五百兵守之，餘兵悉以自隨。又召諸寨兵相繼皆集，旣能開仁厚將至，遣羅渾擊立五寨於雙流之西，伏兵千人於界橋，皆以邀官軍。仁厚諗知，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以所誘以語，謀者賊大喜，呼謀爭乘甲來降。仁厚因撫諭其衆，使歸諸寨中未降者，寨中餘衆爭出，渾擊狼狽，斃其衆，執以詣仁厚。仁厚械送府，悉命焚五寨，及其甲兵，唯留旗幟，明日仁厚謂降者曰：「本欲仰遣汝歸，而前途諸寨百

史記

卷一百九十六

史

姓本知吾心，爲我前行，過穿口新津寨，下示以背字，告諭之，比至通直，可歸矣。乃取渾擊旗倒繫之，每五十人爲一隊，授以一旗，使前導，呼曰：「渾擊！」已生禽送使府。大軍行至汝寨，居寨中者，速如我出降，立得爲良民，無事矣。至穿口，旬間皆降。十一寨寨中人爭出降，胡僧大驚，拔劍避之。寨投石擊之，其擒以獻仁厚，其衆五千餘人皆降。明日焚營，寨使修書，文範旋先驅至新津，俾求置十三寨，皆迎降。求自投，漢軍其衆釣出之，已死，斬首以獻。將士欲焚寨，仁厚止之，曰：「降人皆木食，先運出資糧，然後焚之。新降者，就炊爨，與先降來告者共食之。」語六歌吹，終夜不絕。明日仁厚縱雙流寨

日降者先歸，使新津降者執旗先驅，且曰：「入邛州境，亦可散歸矣。」羅夫子置九寨於延貢，其寨前夕望新津火光，已待降不眠矣。及新津人至，羅夫子脫身棄寨奔旣能。明日羅夫子旣能謀悉衆決戰，計未定，日向暮，延貢降者至。旣能羅夫子走馬巡寨，欲出兵，衆皆不應。明日諸寨知大軍已近，呼噪爭出，旣能旣能窘急，赴井不死，爲衆所擒。又執羅夫子，羅夫子自到衆望，羅夫子首縛旣能，詣仁厚，擁馬首大呼泣拜曰：「百姓負冤日久，無可控告，今遇尚書，如出九原，賄白日已死而復生矣。」呼不可止。賊寨在他所者，仁厚分遣諸將往降之，出軍凡六日，五賊皆平，每下縣鎮，輒補鎮遏使，使安集戶

史記

卷一百九十六

史

日敬瑄泉韓求羅夫子首於市，釘旣能羅渾擊句胡僧於城西北七日而崩之。東川節度使楊師立以陳敬瑄兄弟權寵過盛，心不能平，方敬瑄之遣仁厚討韓秀昇也，語之曰：「成功而還，當奉夫人以東川相賞。」師立聞之，怒曰：「彼此列藩，而以我戮士，許人是無天地也。」因令致悉其爲亂，徵師立爲右僕射，師立怒，不受代，殺官告使及監軍使，舉兵以討敬瑄，名進屯涪城，詔師立官，師立以仁厚爲東川，而後將兵五千討之，以西川楊茂言爲行軍副使，賊黨鄭君雄、張士安堅壁不出。仁厚曰：「攻之則彼利我傷，圍之則彼困我逸。」遂列十二寨圍之。丁丑夜二鼓，君雄等出勁兵，掩擊城北，副使寨茂言不能

禦帥棄寨走其旁救寨見副使走亦走東川人併兵南攻中軍仁厚令大開寨門設炬火照之白帥士卒爲兩翼伏道左右賊至見門開不敢入還去仁厚發伏兵擊之東川兵大奔追至城下壁之壕中多斬獲而還仁厚念諸棄寨走者當誅殺甚衆乃密謂孔目官張詔曰爾速遣步探子將數十人分道追走者自以爾意諭之曰尚書幸不入寨爾曹宜速歸來且牙叅如常勿憂也詔素長者衆信之至四鼓皆還寨唯茂言走至張把乃追及之仁厚聞諸寨漏鼓如故喜曰悉歸矣詰旦諸將牙叅以爲仁厚誠不知也坐良久仁厚謂茂言曰昨夜間副使身先士卒走至張把有諸對曰昨夜間賊攻

史

卷一百九十六

五

中軍左右尚書已去遂策馬相隨既而審其虛復還寨中仁厚曰仁厚與副使俱受命天子將兵討賊若仁厚先走副使當叱下馬行軍法代總軍事然後奏聞今副使既先走又爲賊所理當何如茂言拱手曰當死仁厚曰然命左右扶下斬之諸將股栗仁厚乃召昨夜所俘虜數十人釋縛送歸君年仁厚爲書射城中遺其將士曰仁厚不忍城中玉石俱焚爲諸君緩師十日使諸君自成其功若十日不送師立首當分見兵爲五番番分晝夜以攻城五日不下四面俱進克之必矣諸君圖之數日君雄大呼於衆曰天子所誅者元惡耳

他人無與也衆呼萬歲大譟突入府中師立自殺君雄挈其首出降賊平以高仁厚爲東川節度使及敬瑄拒命仁厚據梓州絕之敬瑄發維茂州羌軍擊仁厚斬之乾寧中贈司徒

史籍卷一百九十七

唐書二十八

列傳

忠義

劉威岐州人武德初以驍騎將軍戍涇州為薛仁果所執令威說城中降威至城下大呼曰賊亡在朝暮秦王數十萬眾且至勉之仁果怒埋威半身於土中馳殺之威大罵賊平高祖購其尸祭以少牢贈平原公

常達陝州人拜隴州刺史敗薛舉斬首千級舉遣其將件士政詐降因劫之歸賊舉指其妻謂達曰識皇后手否曰彼舉

史籍卷一百九十七

老婦何所道舉奴張貴曰亦識我否達瞋目曰若乃奴耳貴忿以刃擊其面達亦拔刀逐之薛仁果平帝勞達曰如君忠節正可求之古人賜帛三百段以達并劉威事授史臣書之安金藏長安人在太常工籍者宗為皇嗣少府監裴匪躬中官范雲仙皆坐私謁誅死日是公卿不復見惟工優給使得進有誣皇嗣與謀者武后詔來後臣問狀左右畏慘欲引服金藏大呼曰公不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自刺腹中五臟盡出流血被地賊而仆武后聞之大驚與至禁中命高醫御納五臟以乘白皮為線縫合傳之藥閣夕而蘇后臨視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乃不如爾爾之忠至矣

即詔停獄睿宗乃安神龍初母喪將葬營墳於衙門口地本乾燥泉忽涌流於廬側李冬有華太鹿相授本道使盧懷慎上其事詔表闕於問景雲時擢右驍衛將軍傳代國公認錢其名於泰華二山以為榮卒配饗睿宗廟庭諡曰忠

王同皎安陽人尚中宗女安定郡主拜典膳郎桓彥範等誅二張遣同皎李湛李多祚詣東宮迎太子太子不出同皎曰先帝以神器付殿下橫遭幽廢人神同憤二十三年矣今天討其賊北門南牙同心協力以誅凶豎復社稷願殿下暫至玄武門以繫眾望太子曰上體不安得無驚動同皎曰諸將相不顧家族以安社稷殿下奈何欲納之鼎鑊乎太子尚猶

史籍卷一百九十七

豫同皎曰殿下既不可請自出輸之太子乃出同皎扶抱太子上馬至玄武門斬關入趨長生殿誅易之等帝復位封項邪公遷光祿卿神龍後武三思濁亂王室同皎與張仲之祖延慶周憬等謀殺三思會宋之問舍仲之家聞其謀密告三思三思遣人上急變言同皎欲擁兵廢皇后帝斬同皎籍其家同皎將死神色自如仲之延慶皆死憬入比干廟自刺曰比干古忠臣其知我乎憬壽春人睿宗立復同皎官爵諡曰忠壯

吳休安魏州人李蒙為姚州都督宰相郭元振以弟之子仲翔託蒙蒙表為判官時休安罷義安尉往見仲翔曰願因子

嘗見李將軍可乎。仲翔以同里故，哀其窮力薦之。蒙表掌書記，復蒙與蠻戰，沒。仲翔被執，蠻聞仲翔貴，求千緡乃肯贖。會元振物故，係安留焉州，營贖仲翔，居貨十年，得緡七百，都督楊安居義之，謂係安曰：「子棄家急朋友之患，至是乎？」吾請貸官牛助子之乏。係安委緡於蠻，得仲翔以歸。仲翔為蠻所虜，晝役夜囚，凡十五年，乃還。調蔚州錄事參軍，母喪服除，明然曰：「吾賴吳君以生，今親歿，可行其志。」乃求係安，時係安為彭山水客死，其妻亦歿，喪不克歸。仲翔為服，衰經，獲其骨，徒跣負之歸。葬魏州，肅墓三年，乃去。後為嵐州長史，迎係安子，讓以官，以從。後德二。

史補 卷之一百九十七

王

盧奕恆慎子也。拜御史中丞，留臺東都。安祿山陷洛陽，奕遣人偵叩關道，走京師，朝服端坐臺中，被執數日，祿山罪徐顯賊，往曰：「為人臣者，當誠順逆，我蹈仁而死，復何恨！」臨死，西向再拜，罵賊不絕口。贈禮部尚書。

顏某卿，字斯真，卿從兄也。為范陽參軍，安祿山表假常山太守。祿山反，令李欽泰以其七千屯土門，其卿在平原，遣勿盧過至常山，約某卿起兵。某卿召欽泰計事，欽泰夜至，某卿辭以城門不可夜開，舍之外郭，使長史袁履謙携酒宴勞，醉而斬之。玄宗擢某卿御史中丞，某卿傳檄河北，言王師二十萬人上門，遣郭仲色領百騎為先鋒，馳而南，曳柴揚塵，望者謂

大軍至，日中傳數百里，賊張獻誠方圍饒陽，棄甲走。於是趙郡鉅鹿、廣平、河間，並斬偽刺史，傳首常山。某卿兄弟兵大振，祿山至陝，聞兵興，大懼，使史思明率兵攻常山。某卿兵少，晝夜戰，矢竭，掘盡常山城陷，與履謙同執。賊脅使降，不應。取某卿少子季明，加刀頸上曰：「降我當活，而子某卿不答，遂殺季明并府廬。」送某卿至洛陽。祿山曰：「吾擢爾太守，何所負而反？」某卿瞋目罵曰：「汝營州牧羊羯奴耳，竊荷恩寵，天子何負汝而乃反乎？我世受國恩，恨不能斬汝，乃從汝反耶？」祿山不勝忿，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之。某卿罵不絕口，賊斷其舌曰：「復能罵否？」某卿含胡而死。年六十五。履謙亦見殺。乾元初，贈某卿

史補 卷之一百九十七

四

司徒諡曰忠節。次子泉明，拜鄂縣令。

賈隱林，京兆人，為永平兵馬使。朱泚之難，率眾扈行，在遷右散騎常侍，封武威王。賊圍急，隱林目矢石死戰，及圍解，從臣固慶、隱林流涕曰：「賊此已奔，宗社無疆之休，然陛下責性急，不能容掩，若不使雖今賊敗，憂未已也。」帝不以為忤，卒贈尚書左僕射。

張巡，南陽人，擢進士第。安祿山反，譙郡太守楊萬石逼巡為長史，使西迎賊。巡率吏民哭立元皇帝祠，遂起兵討賊。從者千餘，引軍至雍丘，雍丘令令狐潮舉縣附賊，自將東敗淮陽兵，虜其眾囚之。因出行部，淮陽囚更解縛，殺守者，迎巡入城。

以拒湖巡殺潮妻子狗城上潮以賊眾四萬薄城巡謂諸將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今出其不意賊可勝也乃分千人乘城而自率兵出直薄潮軍賊乃却明日賊復攻城設百樓巡束芻灌皆以焚之經六旬大小數百戰潮乃敗走潮本與巡有舊至城下以情說巡巡曰君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事忠義何在潮慙而退復圍之巡拒守四十餘日朝廷聲聞不通有大將六人皆開府特進自巡曰今勢既不敵主上存亡未可知不如降巡陽許之明日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謁諭以大義人盡感泣巡引六將至責而斬之會糧乏賊鹽米數百船至巡夜壁城南賊悉軍來拒巡遣勇士銜枚濟河

史籍

卷之九十七

五

取鹽光千斛焚其餘而還城中矢盡巡縛棄為人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焚壘幕追奔十餘里賊益兵圍之城中薪盡巡給潮欲引眾走請退軍二舍使我逸潮許之巡空城四出三十里撤屋發水而還潮怒圍復合巡謂潮曰君須此城歸馬三十匹我得馬乃出奔請君取城以藉口潮將馬巡以給驍將約曰賊至人取一將明日潮責巡不法巡曰吾欲去將士不從奈何潮怒將戰陳未成三十騎突出食將十四斬首百餘級取其器械牛馬潮題還陳留不復出國凡四月賊常數萬而巡眾纔千餘每戰輒克河南節度使號王

巨屯彭城假巡先鋒會魯郡東平陷賊濟陰太守高成義舉郡叛巨引兵東走臨淮賊將楊朝宗謀趨寧陵絕餉路巡率眾爭之馬裁三百兵三千至睢陽太守許遠請巡共守巡遣雷萬春南霁雲等領兵戰寧陵北斬賊將二十殺萬餘人授尸於汴朝宗引去巡籍將士有功者請於巨巨纔授折衝果毅巡曰宗社危迫臣可吝賞巨不聽至德二載祿山死慶緒遣尹子琦將同羅突厥奚兵凡十餘萬攻睢陽巡勵士固守日中二十戰遠自以材不及巡請居其下巡受之遠專治軍糧戰其詔非巡御史中丞遠侍御史巡欲射子琦乃刻鵠為矢賊謂巡矢盡走白子琦巡使南霁雲射之一發中子琦

史籍

卷之九十七

六

左目賊乃退七月復圍城初睢陽被六萬斛可支二歲而巨發其半餉濟陰遠固爭不聽濟陰得糧即叛至是食盡士日賦米一勺能木皮糞紙粥食之而救兵不至賊不復攻穿壕立柵以守巡上多餓死者皆瘡痍疾痼巡出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哀吾恨不割肌以啖眾軍情一愛而坐視士飢乃殺以饗坐者皆泣巡強令食之遠亦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真籍修以食御史大夫賀蘭進明代巨節度屯臨淮許叔真尚衡次彭城皆觀望莫肯救巡使霽雲如叔真請師不應巡復遣如臨淮告急引精騎三十冒圍出賊眾萬人遮之霽雲左右射皆披靡既見進明進明曰睢陽亡

以天不足
以地不滿
於人此謂

在旦夕。兵出何益。雲曰。城或未下。如已亡。請以死謝大夫。進明終無出師意。而愛雲欲留之。為大饗。樂作。雲益曰。昨出睢陽時。將士不粒食。已兩月矣。大夫兵不出。而廣設饗。樂。雲義不忍獨饗。今主將之命不達。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刀斷指。一座大驚。為出涕。卒不食。去。抽矢。回射。佛浮屠矢者。輒曰。吾被賊還。必滅賀蘭氏。此矢所以志也。至真源。李青遺馬百匹。次寧陵。廉坦助兵三千。夜冒圍入。賊覺拒之。且戰且前。兵多死。及至。才千人。方大霧。巡聞賊聲。曰。此雲雲聲也。乃啓門。驅賊牛數百入。將士相持泣。賊知外援絕。圍益急。眾議東奔。巡遂以睢陽江淮之係。陷若棄之。賊

史籍 卷之一百九十七

七

求勝而南。江淮必亡。且師飢行。必不達。十月。冬。丑。賊登城。士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臣力竭。弗能全。孤城報陛下死當為厲。見以殺賊城遂陷。與遠俱被執。眾士皆哭。巡曰。安之。勿怖。死乃命也。子琦謂巡曰。聞公料敵大呼。輒裂背血面。嚼齒皆碎。何至是。曰。吾欲氣吞逆賊耳。子琦怒。以刀扶其口。又以刀脅降雲。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有為也。公知我者。敢不死。與城父令姚閭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遇害。巡年四十九。子琦欲生致一人於慶緒。乃逆遠洛陽。至假師。亦不屈死。巨之走臨淮。巡有姊嫁陸氏。遣王勸勿行。不納。賜之百緡。弗受。為巡補縫行間。軍中號

豈有此理

陸家姑亦被害。巡長七尺。須頰每怒。盡張。讀書不過三復。終身不忘。為文章不立稿。守睢陽。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更潮及子琦。大小四百戰。斬將三百。卒十餘萬。用兵未嘗依古法。其教戰。使諸將各出其意。或問之。荅曰。古者人情敦樸。故軍有左右前後大將。居中三軍。望之以齊。進退。今胡人俗。馳突。雲合鳥散。變態百出。故吾止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人自為戰耳。其器甲取之於敵。未嘗自製。每戰必親臨行陣。有退者。巡立其所謂曰。我不去。此為我決戰。士感其誠。爭致死力。故能以少擊眾。未嘗敗。被圍久。初殺馬食。既盡。乃及婦人老弱。凡食三萬口。人知將死。而莫有畔者。

史籍 卷之一百九十七

人

城破。遺民四百而已。肅宗詔中書侍郎張錡代進明。飾度河南。率浙東李希言。浙西司空襲禮。淮南高適。青州鄧景山。四節度同救睢陽。巡亡三日。而鎬至。十日而廣平王收東京。肅者謂巡守睢陽。眾六萬。既糧盡。不持滿按隊。山再生之路。與夫食人。寧若全人。而張游張建封。朱巨川。李翰。謂巡蔽遮江淮。沮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翰等皆有名士。由是天下無異言。詔贈巡遠寄雲等官。錄其子孫立廟。睢陽歲時致祭。號雙忠廟。德宗差次至德以來將相功。效尤著者。以顏杲卿袁履謙盧奕及巡遠寄雲為上。大中時。圖像於凌煙閣。許遠敬宗曾孫祿山反。或薦遠於玄宗。拜睢陽太守。遠與巡

其可敬得
然巡不死
何以謝三
萬人
功罪不掩

同年生而長故巡呼爲兄大曆中巡子去疾上書曰父巡與
睢陽太守遠各守一面城陷賊所入自遠分尹子琦分配部
曲各一方巡及將校三十餘皆割心剖肌慘毒備盡而遠與
麾下無傷巡臨命歎曰嗟乎人有可恨者賊曰公恨我乎曰
汝何足恨恨許遠心不可得誤國家事若死者有知當不赦
於地下遠心懷向背使巡功業墮敗則遠於臣不共戴天請
追奪官爵詔下尚書省使去疾與許悅及百官議議曰去疾
以城陷而遠獨生凡屠城以生致主將爲功則遠後巡死豈
可爲罪去疾年尚幼事未詳知自艱難以來忠烈未有先二
人者事載簡書若日星不可妄議乃罷韓愈請李翰張巡傳
史籍

史籍

卷之一百九十七

九

以爲關遠事非是曰二人守死成名先後異耳愈於褒貶尤
慎可無疑矣
南霽雲頓丘人尚衛遣至睢陽與張巡計事退謂人曰張公
開心待人真吾主也遂留事巡衛齊金帛迎之霽雲謝不受
始被圍榮臺募萬死一生者數日無敢應俄有暗鳴而來者
乃霽雲也巡對之泣下霽雲善騎射見賊百步內乃發無不
應遂斃于承嗣滑州刺史

雷萬春未詳所來事巡爲偏將令狐潮圍雍丘萬春立城上
賊伏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刻木人譖得其實乃大
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知足下軍令嚴矣然其知矢道何

哉巡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巡敗賊於寧陵別將二千有
五後皆死難而以霽雲萬春爲首

龐堅涇陽人四世祖王梁州總管巴山獠叛王破之餘黨四
奔屬縣條多賊親賊爲賊游說言不可窮蹙王不聽下令軍
中曰殺熟吾盡收以饋軍賊不盡吾不反聞者懼相謂曰軍
不止吾殺盡且餓死乃共斬梁長以降安祿山反堅以防禦
副使與太守薛愿守順川不降城陷賊縛二人於樹上餓死
之

史籍

卷之一百九十七

十

好謂曰將軍能屈節當投高爵與曰我郡將安能委身逆虜
今日幸得死然願以一言爲誠思明曰云何與曰天子遇祿
山如父子今乃反大丈夫不能爲國埽除又爲其下何哉思
明曰將軍不觀天道耶吾主起兵二十萬直趨洛陽以偏師
叩函谷守將面縛唐亡必矣與曰皇帝無失德祿山非賢主
苟延歲月終就禽耳思明怒錮解之與罵曰吾能平虜見殺
賊衆也

蔡廷玉昌平人幽州節度使朱泚奏署幕府廷玉謂泚曰古
未有不臣而能福及子孫者公南聯趙魏北控奚虜兵多地
險然非永安計一日趙魏反壁公乃釜中魚耳因勸泚入朝

此將聽之。諸校怒。囚廷玉。歲餘。泚出之。謂曰。汝亦悔乎。廷玉曰。尋公為逆。即悔。勉公以義。何悔為。復繫之數月。問曰。能悔否。不爾。且死。對曰。不殺我。公得名。殺我。吾得名。泚不能屈。乃釋之。泚弟滔復勸泚入朝。泚以軍屬滔。廷玉及朱泚。自泚曰。公入朝。為功臣。然後務至重。泚誠信者。乃可付。滔入公弟。多變。不情。如假以兵。是嫁之禍也。泚不聽。二人隨泚入。劉滔果以幽州叛。而歸罪於二人。詔廷玉。柳州司戶參軍。體微南浦尉。以慰滔。滔使謀伺廷玉。如東出洛陽。將縛致麾下。支解之。廷玉從西道至藍田驛。驛人白巡使鄭詹。詹曰。商於道險。不可往。詹迫使趨潼關。廷玉謂子少誠。少良曰。更使我

史

卷之九十七

七

出東都。此殆滔計。吾不可辱國。因自投於河。帝聞其忠。厚賜之。抵鄆信死。

待令奇。臨沂人。為盧龍軍裨將。幽州亂。奔昭義。為軍副。及田悅拒命。馬燧敗之。洹水。令奇密語子璘曰。吾閱世事多矣。自安史下。紀無無。吾觀田氏。覆亡無時。安可苟旦夕之安。不顧滅亡之禍。汝能委質朝廷。為唐臣子。吾亦揚名後世矣。璘泣曰。悅忍人可畏。令奇曰。今王師四合。吾屬凡土肉耳。兒令行。吾死且不朽。不行。父子俱戮。死有餘。璘辭泣不能對。悅與李納會於懷陽。納令麾下送悅。既至將歸。悅使璘護送之。璘與父偕臂而別。遂降。璘詔封璘。義陽王。悅引令奇切責。

之。令奇罵曰。爾忘義背主。死在旦夕。吾教子以忠。殺身無所悔。均死也。吾勝爾遠矣。悅怒殺之。令奇臨刑。顏色不變。年七十九。璘聞父見害。號絕泣血。璘表其忠。贈令奇戶部尚書。李懷光反。詔璘討之。璘以兵五千先濟。賊平。從璘入朝。為輔國大將軍。璘之降。其母匿里中。獲免。及悅死。詔迎於魏。賜宴別殿。璘居環衛十三年卒。

史

卷之九十七

七

劉道伊。門人。擢進士第。進書於中書舍人。知銓事。宋昱曰。書辭知人。則哲。能官人。則惠。此唐虞以為難。今吏部始掄材。終授位。是知人官人。兩任其責。昔禹稷皋陶之聖。猶日載采。有九德。考績以九載。今有司獨委二三官屬。察言於一幅之間。觀行於一揖之內。何其易哉。夫判者。以俠詞短韻為體。是以小治鼓衆。金雖欲為鼎。鑪不可得已。故雖有至道。以駢麗責之。曾不及徐庾。雖有大言。以辨給取之。曾不若喬夫。夫子實蔽目。巨桴也。求尺寸之材。必後於樛枿。龍吟虎嘯。聲也。尚煩舌之感。必下於蛙蛇。豈不悲哉。執事誠能先故事。次文學。退觀其治家。進觀其臨節。則肥馮深沈之事。亦可窺其門闕矣。景嘉之。補制尉。建中四年。拜兵部侍郎。帝狩奉天。適臥疾。私第。朱泚遣人召之。固稱病篤。復遣僞相將鎮慰誘之。璘伴病不答。泚無奈何。璘再至。知不可脅。太息曰。我嘗忝曹郎。不能死。寧自辱。璘復欲污賢哲乎。遂止。璘開車駕如梁州。自

投於牀，搏膺呼天，不食卒。贈禮部尚書，諡曰貞惠。
孟華失其所人，王武俊遣華至京師陳事，進對稱旨。德宗
擢兵部郎中兼侍御史，朱滔與武俊謀解，以悅之。帝命華
還諭之。華至，譏武俊曰：「安史首亂時，自謂天下可取，而終於
覆滅。今大夫何汨汨也？」且上於大夫恩甚厚，將授康中丞，他
州而歸我深趙。自古忠臣，未有不先大功而後得高官者。大
夫何望於失地耶？夫藥石苦口者，利於病；大夫後日思恩言
悔，無及矣。武俊卒，援悅華稱病。武俊令察其所為，華闔門謝
賓客。武俊知不足忌，無殺華意。既稱王，授華禮部侍郎，不
肯起，嚔血死。

史

卷之十百九十七

七

張任為澤潞將，守臨洛，田悅攻之，棄城固守。累月糧且盡，任
召部將立軍門，命女出拜曰：「諸君戰艱苦，吾無貲為賞，願以
女賣直為粟。」日費士皆哭曰：「請死戰。」會馬燧自河東將
兵擊悅，任出兵應之，賊退還泗州。刺史卒，軍中議立其子重
政，任更徐氏，號訴不從，奔告淮南節度使王錡，乃免。詔以重
政為金吾衛大將軍，封徐氏魯國夫人。

張名振，字懷光，為都將，德宗賜鐵券，懷光奉詔，甚名振。
大言曰：「太尉見賊不擊，使到不迎，將反耶？」且安史僕固等，今
皆族滅，公欲何為？是資忠義，立功耳。懷光召見，論以賊難
須，請銳侯時，無他志，乃引軍入咸陽。名振曰：「公不反，來此何？」

耶不急攻，收京城，欲以賊誰遣？懷光怒曰：「此病狂人也，使
左右拉殺之。」

石演芬，西城人，懷光畜為假子。懷光潛與朱泚通謀，演芬繼
其密部，成義請行在，言懷光無破賊意，請罷其總統。成義以
告懷光，子雅懷光召演芬責之曰：「我以爾為子，奈何欲破吾
家？」今日負我，死甘心乎？曰：「天子以太尉為股肱，太尉以演芬
為心腹，太尉既死，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演芬胡人，既免
賊名而死，死甘心矣。懷光使左右餽食之，皆曰：「烈士也，令快
死，以刀斷其頭。」德宗賜演芬兵部尚書，斬成義於朔方。

史

卷之十百九十七

七

氣矜色，朱泚反，盧杞白志貞以為此有功，不宜首難，可使大
臣慰曉之。德宗問左右，無敢行者。潞曰：「陛下不以臣亡，能顧
至賊中，諭天子至意，帝大悅，遂謂人曰：「人臣食其祿，死其
難，所也。方危時，安得自計？亦知死無益，而請行者，不欲陛下
恨在朝無犯難之臣故也。」即齋詔見泚，具道帝意，而泚業解
逆，遂被害。帝悲甚，贈太子太保，諡曰忠。

賈直言，河朔人，父道沖，以藝術待詔。代宗時，坐事賜賜，直言
給其父曰：「當謝四方神祇，直言因取鴈代，飲昏仆毒，泚足而
出，乃蘇帝，帝之滅父，死流嶺南，直言由是變後，署李師道
府屬，師道謀叛，直言提刀負棺入諫，曰：「願前死，不忍見公族。」

滅又畫縛載檻車。妻子係繫狀以獻。師道怒囚之。劉悟入。釋其禁。辟署義成府監軍。劉承佑與悟不平。與慈州刺史張汝謀。縛悟送闕下。以汝代之。事洩。悟以兵圍承佑。殺小使。直言責之曰。司空縱兵脅天子使者。是欲效李師道耶。他日復爲軍中所指笑矣。承佑獲免。悟有過。必爭之。故能以臣節顯於朝。得宗召爲諫議大夫。悟固留之。悟子從諫。紫衣象笏。以兵自衛。直言謂悟曰。郎少年。毋使襲山東態。朝服可擅著耶。悟死。從諫不發喪。召大將軍劉武德等。矯悟遺言。表求襲位。直言讓之曰。父死不哭。何顏面見山東義士乎。從諫曰。欲反耳。直言仰天哭曰。先公提十二州地歸朝廷。爲功臣。郎今日乃

史事

卷之十一 九十七

宣

祇反耶。遂起抱直言項哭曰。計窮爲此。奈何。直言曰。郎何憂無土地。今從武德。謀賊速死耳。從諫拜曰。惟大夫救之。直言乃自攝留後。使從諫居喪軍中。遂安。太和九年卒。贈工部尚書。

辛諫。太原尹雲京孫也。罷助反。攻杜愔於泗州。諫目賊橋以入。愔握其手曰。先生至。吾無憂矣。時敕使郭厚本將淮南兵救泗州。至洪澤。不敢進。諫夜度淮。說之。厚本不聽。明日。賊攻城益急。諫復請往。愔曰。前往徒返。今又何往也。諫曰。此行得真則返。不得則死之。愔與之泣而別。諫乘小舟。負戶突圍出。見厚本爲陳利害。其將袁公弁曰。賊勢如此。何暇救人。諫拔

劍。瞋目謂公弁曰。賊百道攻城。陷在旦夕。公授詔救援。而逗留不進。豈惟上負國恩。若泗州不守。則淮南遂爲寇場。公詎能獨存耶。我當殺公而後死。欲擊公弁。厚本趨抱止之。諫回望泗州。終日慟哭。士卒皆爲之出涕。厚本因問諸將。將士皆請行。諫身自擐甲。叩首以謝將士。遂帥之抵淮南岸。望賊方攻城。自軍更曰。賊勢似入城矣。諫舉劍欲擊之。衆其爲請。諫曰。臨陣安可。衆果不可舍。衆請不能得。共奪之。諫素多力。不能奪。諫曰。將士各自。我則舍之。衆競登舟。士卒有回顧者。斬之。賊至淮北。勦兵擊賊。伯亦出兵與之相應。賊大敗。諫入。人心乃固。久之。救兵敗還。糧又盡。人食薄粥。諫請求救於淮浙。

史事

卷之十一 九十七

宣

乃夜帥敢死士十人。執長柯斧。乘小舟。潛斫賊水寨而出。明旦。賊乃覺。以五舟尾之。五千人夾岸追之。賊舟重行遲。諫舟輕行疾。力闢三十餘里。乃得免。至揚州。見令狐綯。至泗州。見杜審權。時泗州久無聲問。或傳已陷。諫至。審權遣押牙趙翼將甲士二千人。與淮南共輪船五千斛。隨五百斛救之。賊水陸布兵。鎖斷淮流。新西軍不敢進。諫曰。我請爲前鋒。勝則繼之。敗則汝走。衆猶不可。諫乃募選軍中敢死士數十人。牒補職名。先以艫舟三艘。驢舟一艘。乘風逆流直進。賊夾攻之。矢著舟版如急雨。及鎖。諫率衆死戰。斧斷其鎖。乃得過。城上人見諫喧呼動地。諫復自州引驍勇四百人。迎糧於揚潤。賊夾

不樂惟飲酒彈琴以自娛人以酒微從之不問賢愚為歡醉
房瑄見而歎曰見紫芝舟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語
人曰吾不幸生衰俗猶幸識元紫芝也天寶十三年卒陸渾
尉喬潭葬之族弟結哭之慟或曰過禮矣結曰若知禮之過
而不知情之至大夫生六十年未嘗識女色無十畝之地十
尺之舍十歲之僮未嘗完布帛而衣其五味而食吾哀之以
戒荒淫綺絜柔肉之徒耳天下高其行而不名謂之元魯山
李華見事德秀諡曰文行先生

薛平字上錄丹徒人擢進士第為臨清尉安祿山表署幕府
平度祿山且叛欲行應禍及親會祿山使賊俘京師還過福

史籍 卷之一百九十七

七

昌福昌尉仲孫早休畧也早稱急疾召之其來早陽瘖直視
感而與之蓋哀自今敏之早逸去人無知者早母謂實死哀
感有路故祿山不之覺早潛迎其母晝夜南奔既度江而祿
山反玄宗在蜀聞之拜監察御史會母喪客洪州南北梗塞
詔命不至有中人過州求取無厭南昌令王遵欲按之謀於
早早曰今何由致天下使而遂欲治之乎因泣下遵厚謝之
漸西節度使顏真卿表為司馬召拜起居舍人固辭曰吾潔
身亂世欲全吾志豈以是受名耶卒贈秘書少監諡曰貞孝
既濟字孟成衛州人居青巖山十餘年遠近歸其仁環山不
敢畋獵采訪使苗晉卿表之詔書十至堅臥不起天寶十載

不樂無役
以是正理
安之人
安之人
開城兄
皆不樂
矣

以左拾遺召未至安祿山表為范陽掌書記使太守鄉遵
致謁山中濟不得已而起祿山下拜約禮濟察祿山有反謀
不可諫因謁歸至衛州密置羊血若陟血狀昇歸舊盧祿山
反使客召德封刀召之曰即不起斷其頭見我濟色不動使
客持刀還濟引頸待之希德嗟歎止刀以實病告慶緒強
與之會唐平王平東都濟詣軍門上謁肅宗館之三司署
使汴賊官羅平之平太子舍人來與辟為襄陽參謀濟立誓
於是昭王嗣李與死屏居七年卒贈秘書少監元稹移書於
史館脩撰薛應曰天下大亂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
而春春本朝甘心白刃難矣哉若甄生一布衣耳延頸受刃

史籍 卷之一百九十七

七

守死不回不以不顯而廢忠不以不誅而從亂在古與今
有一焉乎遂以行葬聞
陽城字元宗北平人世為官族城好學家貧不能得書乃求
為史隸集賢院竊書讀之晝夜不出戶六年無所不通及進
士第去隱中條山與弟晤城易衣而出年長不肯娶謂弟曰
吾與若孤惻相和既娶則問外姓情愛益疎我不忍也弟感
之亦終身不娶城謙恭簡素遇人長幼如一遠近慕其行來
學者接踵闕里有爭訟不詣官而詣城決之有盜其樹者城
遇之退而自匿嘗絕糧造奴求光奴以光易酒醉臥於路城
怪其遲與弟迎之奴未醒乃負以歸及覺謝罪城曰寒而飲

何罪焉。殊夫客死遠方，城與弟行千里，負其柩歸葬，殊殊使城居其子四十餘，癡不知人事。城常負以出入，歲餘，肩榆爲滿，論不報，有奴都兒化其德，方介自立，或哀其饑，與之食，不受。山東節度府聞城義，發使遺五百緡，戒使者勿資返城，曰：「辭使者委而去，城置之未嘗發。」里人鄭叔欲葬親，資於人，無所得。城舉義與之，假既葬，曰：「蒙君子之施，願爲奴以償德。」城曰：「吾子非也，能同我爲學乎？」假泣謝，城教以書，假學書不。城更從遠，使顯其業，不成如初。假慙，縊而死。城驚哭，自責爲服，細麻瘵之。陝西觀察使李泌數加禮餉，欲辟致之，城不起。乃薦諸朝，徵爲著作佐郎，賜緡魚，城封還詔書，自稱老

史補 卷之九十七

主

焉。居位八年，人不能窺其際，及裴延齡誣陸贄等，帝怒甚，無敢言者。城曰：「吾爲諫官，不可使人主無罪殺大臣，乃與拾遺王仲舒守延英閣，上疏極論延齡罪惡，申直贄等，帝大怒，令抵城罪，順宗爲皇太子，開救得免。帝欲相延齡，城曰：「延齡若相，吾當哭於廷，取白麻壞之。」帝聞之，乃不相。延齡左遷，城國子司業。城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還養者二十輩。簡孝秀者升堂，不率教者罷之。躬講經籍，生徒皆有法度。有薛約者，狂而直，以言事謫連州，城引約飲食，步至都門外，與別。帝怒，出爲道州刺史。太學諸生何遜等二百人，頓首闕下，請留城爲吏，遂抑不得上。既行，諸生泣涕立碑，城至道州，治民如治家，宜罰罰之，宜賞賞之，不以簿書介意。月俸取足則已，以其餘日炊米二斛，魚一大器，置饌約道上，人共食之。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獨無所進。帝使求之，城奏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僞。」自是遂罷。州人感之，以陽名其子。前刺史坐罪下獄，吏有幸於刺史者，拾其不法事告城，欲自脫。城榜教之，賦稅不時，觀察使數詣城，州當上考功第，城白署曰：「撫字心勞，追科政拙。」上下觀察，府遣通判符賦至州，怪城不迎，以問吏。吏曰：「刺史以有罪自囚於獄，判官驚，馳入謁城曰：『使君何罪？我奉命來問安否。』」判官留數日，城夜寢，館外以待，命判官遽辭去。

史補 卷之九十七

主

府復遣官來案舉其人重城義不欲行強之乃中道逃去卒年七十贈左散騎常侍蕃和州人朱泚反諸生將從亂蕃正色叱之故六館之士無受汚者居太學二十年有死喪無歸者當身爲治喪元宗狂狷人也

司空圖字表聖虞鄉人王凝爲絳州刺史圖以文調之大爲凝所賞凝知貢舉擢圖上第凝爲宣州觀察使辟圖從事御史府奏以圖爲監察圖感凝知己不忍離幕府滿百日不赴闕爲臺司所劾以本官分司久之拜禮部員外郎知制誥圖見唐政多僻中官用事知天下必亂棄官歸中條山僖宗大鳳翔拜中書舍人以疾解官昭宗在華拜兵部侍郎以足疾

史集

卷之一百九十七

重

辭及還洛陽柳瑒詔圖入朝圖陽墮笏意趣荒老瑒乃聽還昭宗播遷圖徒步各問復辭還山所居王官谷有先人田遂隱不出作字名曰休休爲文以見志曰休美也既休而美具故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老而聾三宜休又少也墮長也率老也迂三皆非濟時用則宜休自目爲耐辱居士豫爲家信遇勝日引客坐壚中賦詩酌酒或難之圖曰君何不廣耶生死一致吾寧暫游此中哉出則布衣鳩杖以女家人驚臺自隨歲時村社圖必往盡醉而歸王重榮雅重之數饋遺弗受河中節度使請圖撰碑贈絹數千匹圖置之市門任人所取一日而盡時寇盜充斥獨不入王官谷河中士人依而避

難獲全者甚衆召爲禮部尚書不起哀帝弑圖聞之不食而卒年七十二

孝友

唐受命二百八十八年以孝悌聞於朝廷者萬年王世貴等一百九十三人皆得書於史官時陳藏器著本草拾遺謂人肉治痼疾自是民間父母疾多割股肉以進韓愈論之曰父母疾烹藥餌以是爲孝未聞毀支體者也苟不傷義則聖賢先衆而爲之若不幸因而致死則毀傷絕滅之罪有歸矣安可旌其門以表異之雖然草野閭巷非有學術禮義之資能忘身以事其親亦足稱者故京兆張阿九等三十人亦名在

史集

卷之一百九十七

重

國史有張進昭者母患疽刺左手踵而終及殯進昭截左腕以續之此過於孝者也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有事太山臨幸之間其本末公藝書忍字以對天子賜以縑帛此能友者也

李知本元氏人事親篤孝與弟夏津令知隱友愛子姪百餘人食川僮僕無間也大業末盜賊過里不入相戒曰無犯義門往依者五百餘家皆獲免

張志寬安邑人爲里正忽詣縣稱母疾求急令問其狀對曰母有疾志寬輒病是以知之令謂其妄馳驗如言乃慰遣之母終高祖遣使者就弔拜員外散騎常侍

劉君良饒陽人四世同居隋末荒饑妻勸其異居因易置庭
樹為難令國且鳴家人怪之妻曰天下飢禽鳥不相容況人
耶君良乃與兄弟別處後知其計因去其妻曰爾破吾家召
兄弟流涕告以故復同居時天下亂鄉人依之築堡號義成
堡

鄭清耀馬都尉萬鈞之子母代國長公主疾篤潁曜刺血
為書焚請諸神丐以身代神許二字獨不化翌日主愈尚臨
晉長公主歷太僕卿

沈季詮豫章人貞觀中侍母渡江遇暴風母溺死季詮號呼
投江中少選持母臂浮出水上都督謝叔方祭而葬之

史事 卷之一百九十七

王博武許州人會昌中侍母之廣州風暴母溺死博武自投
於水嶺南節度使盧貞使人緝其尸俱獲殯葬之謂為刻石
李源東京留守慳之子也慳死安祿山之難源時八歲被俘
為奴史朝義敗故吏贖歸其宗代宗授河南府參軍以父死
非命不仕不娶絕酒葷慳傳賢為惠林佛祠源依祠以居日
一食祠殿其先寢也每過必趨自堂基為終制時僕臥堤中
長慶初年八十矣御史中丞李德裕薦源曰天寶之亂士年
伏節而慳正色就死為臣節之光源天性至孝絕心祿仕五
十餘年抱此真節樂於清世臣竊為陛下惜之穆宗下詔曰
義忠所以勸臣節旌孝所以教人倫其以源守陳謨大夫

使者持詔書袍笏就賜源頓首受詔附使者表謝稱年老臥
疾不堪趨拜尋卒

殷亮陳郡人父寅病且死以母老不忍決及卒亮斷指斷髮
置棺中自誓事祖母如父在後祖父病亮侍疾不脫衣者數
年有白燕巢其櫺終杭州刺史

王君操即墨人隋末父為鄉人李君則所殺至貞觀時君操
殺父歸趙告刺史曰父死凶手歷二十年不克報乃今刺憤
願歸死有司州上狀帝貸其死高宗時絳州人趙師舉父為
人所殺師舉手殺讎人詣官自陳帝原之永徽初同官人同
歸智壽父為族人所害智壽與弟智爽候請塗擊殺之相率

史事 卷之一百九十七

歸有司爭為首弟以始謀論死隋制曰讎已報死不恨智爽
自投於地詆智爽爽見者傷之武后時下邳人徐元慶父爽
為縣尉趙師舉所殺元慶變姓名為縣家係久之師舉為齊
史舍學下元慶手殺之自囚詣官后欲赦死左拾遺陳子昂
議曰先王立禮以教孝明罰以齊政枕干讎敵人子義也誅
罪禁亂先王法也無義不可訓人亂法不可齊眾聖人脩禮
治內飭法防外使守法者不以禮廢刑居禮者不以法傷義
然後暴亂銷仁孝興天下所以治也元慶報父讎東身歸罪
雖古烈士何以加然殺人者死盡一之制也今以元慶為是
是廢刑也述元慶所以能動天下以其忘生而全義也若釋

惟其死相
與子厚
也

共子厚

罪以生之反躬其義非殺身成仁之節臣謂宜誅之而旌其
剛編之於令承為國典時魁其言後禮部員外郎柳宗元駁
之曰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
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治者殺無赦其
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不得並也誅其可旌茲謂濫刑
甚矣旌其可誅茲謂併刑壞禮甚矣以是為典可乎夫聖人之
制窮禮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若元慶之
父不當於罪師報以私怨奮其氣勢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
刑官不知問上下蒙目顧號不聞而元慶能處心積慮以衝
讎人之冒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而又何誅

史集 卷之一百九十七

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報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
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憐乎雖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
是倖免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禮之
所謂讎者蓋其冤抑沈痛無所控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
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亦殺之不讓曲直肆其暴戾而已春秋
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
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則合於禮矣請下臣議附於
令有所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玄宗時解人張秀父審察
為揚州都督有陳纂仁者誣其冒職叙私役兵玄宗詔監察
御史楊萬頃仰按纂仁復告審察與總管董堂禮謀反堂禮

堂禮以兵
使審察
於死
奔江南不

與子厚
同

不勝怒殺纂仁以兵圍萬頃使露章雲審素罪兵吏斬堂
禮萬頃遂常審素反斬之秀與兄理尚幼徙嶺南久之逃還
時年十三秀十一遇萬頃於魏王池理所其馬萬頃不及
圖為秀所殺兄弟奔江南吏捕以聞中書令張九齡等稱其
辜宜貸死侍中裴耀卿等言不可帝謂九齡曰孝子義不顧
命殺之可成其志故之則虧律凡為子孰不顧孝轉相讎殺
遂無已時帝用耀卿議殺之秀曰下見先人又何恨人莫不
聞之意宗時南州人余常安父為里人謝全所殺常安殺謝
全刺史元錫奏輕比刑部尚書李鄴執不可卒抵死富平人
梁悅父為秦果所殺悅殺梁諸縣請罪詔曰在禮父讎不同

史集 卷之一百九十七

天而法殺人者死禮法王教大端也二說異焉下尚書省議
職方員外郎韓愈曰子復父讎見於春秋於禮記周官又見
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
其條非闕文也蓋以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許復讎則人
將倚法顧殺無以禁止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
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
於律者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以議也周
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者宜也明殺人而
不得其宜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
於下之辭也周官曰凡執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

儲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若孤辟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宣定其制曰：有復父讎者，事發上其車，尚書省集議以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有詔以悅申冤請罪，減死流循州。穆宗世，京兆人康買得年十四，父憲責錢於雲陽張蔭，蔭拉憲幾死，買得舉錮擊其首三，日蔭死，則部侍郎孫革言買得救父難，不為暴度，不解而擊，不為凶先王制刑，必先父子之親，春秋原心定罪，周書諸罰有權買得宜賜矜宥，有詔減死。

史記卷一百九十七

史記

史記卷一百九十八

唐書二十九

列傳

隱逸

王績字無功，龍門人，性簡放，不喜拜揖，兄通聚徒河汾間，傲古作六經，又為中說以擬論語，知績誕縱，不娶以家事，鄉族慶弔不與也。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仲長子光亦隱者也，無妻子，結廬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績愛其真，徙與相近，子光嘗未嘗交語，與對酌歡甚，績有奴婢數人，種黍釀酒，養兒雁時，藥草自供，以周易老莊置牀頭，他書罕讀也。欲見兄弟，輒度河，還家，游北山東阜，著書自號東臯子，乘牛經酒肆，留或數日，高祖武德初，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耶？答曰：良醪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稱斗酒學士。貞觀初，以疾罷，太樂署史焦革家善釀，績求為丞，吏部以非流不許，績固請，乃除之。革死，妻送酒不絕，歲餘又死，績曰：天不使我酣美酒耶！棄官去，自是太樂丞為清職，績追述革酒法為經，又采杜康儀狄以來善酒者為譜，李淳風曰：君酒家南董也。所居有盤石，立杜康祠，祭之，尊為師，以革配。若醉鄉記，以大劉伶酒德頌，其飲至五斗不亂，人有酒過者，無貴賤輒往，若五斗先生傳，刺史崔喜請與相見。

史記卷一百九十八

答曰：奈何坐召嚴君平杜之松為刺史，請續講禮。答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談精柏葉醪醪也。豫知死日，自志其墓文中。予講道於白牛溪，弟子捧書北面環堂成列，講罷，薛收歎曰：不及伏義氏乎？何詞之多也？俄有負苓者，皤皤然委擔而息曰：吾子何歎？收曰：收聞之師，易者道之蘊也，伏義畫卦而文王繫之，不逮省文矣，以為文王病也，吾是以歎。負苓者曰：文王為病，伏義氏病甚者也。昔者伏義氏之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營營乎而費盡也？自伏義氏洩道之密，漏神之幾，分張太和，磔裂元氣，使天下之智者詭道逆出，曰：我善言象，而識物情，陰

陽相磨遠近相取，作為剛柔之說，以駭人心。於是知者不知，而大朴散矣。則伏義氏始非亂者，安得舍之而嗟文王負其冬而行。

朱氏推成都人，結廬山中，夏則簾，冬緝木葉以自蔽，贈遺無所受。嘗議橋道，上見者曰：此居士居也。以米茗易之，置其處取歸，去後不與人接，其為居用草葉細環結促密，人爭易之，高士廉為長吏，請見與之語，瞪視不答。

孫思邈京兆人，善言老莊，周洛州總管獨孤信異之，曰：聖童也。願器大難為用耳。及長，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以國子博士召，不拜。謂人曰：後五十年，有聖人出，吾且助之。太宗初，召

照那有
法不候
神命也

伊太子
得之亦
必不

詣京師，年已老，而視聽聰明。帝歎曰：是有道者，欲官之，不受。顯慶中，復召見，拜諫議大夫，固辭，稱疾還山。思邈於陰陽推步醫藥無不善，蓋說虛照都等師事之。照都問養生之要，答曰：天有盈虧，人有安危，不慎不能濟也。故養生必先自慎。士不慎則簡仁義，農不慎則墮稼穡，工不慎則慢規矩，商不慎則虧貨殖，子不慎則忘孝，父不慎則廢慈。臣不慎則動不立，君不慎則罔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身，其次畏物，其次畏人，畏於身者，不制於人，畏於此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憂於大，慎於近者，不憂於遠。知此則人事畢矣。魏徵等脩齊梁周隋等史，屢咨所遺，永淳初卒，年百餘歲。盧齊

少時，思邈謂之曰：後五十年，位方伯，吾孫為屬吏，願自愛。思邈孫薄尚末生，及薄為蕭丞，而齊卿為徐州刺史。

田游庭，原人，補太學生，罷歸，遊太白山，母及妻皆有方外志，與其棲遯山水間，愛夷陵青溪，止廬其側，徵赴京師，行及友，辭疾入山，居許由祠旁，自號許由，東鄰頻召不出。高宗幸高山，遣中書侍郎薛元超就問其母，賜藥物絮帛，帝親至其門，游巖野，服山丹，儀止謹樸，帝令左右扶止，問曰：先生比佳否？答曰：臣所謂泉石音育煙霞痼疾者，帝曰：朕得先生，何異漢後四皓乎？薛元超贊帝曰：漢欲廢嫡立庶，故四人者出，立如陛下親臨巖穴耶？帝悅，敕游巖來，傳赴都，拜崇文館學

上帝營奉天宮游嚴舊宅直官左詔勿毀之帝自書榜其門曰隱士田游嚴宅進太子洗馬放還山發衣耕食不交當世惟與韓法昭來之間為方外交云

孟誥汝州人遷鳳閣舍人他日至劉禪之家見賜金曰此藥金也燒之有五色氣試之果驗嘗語人曰養性者善言不可離口善藥不可離手卒年九十三

武攸緒祖長子也恬澹寡欲好周易壯老少變姓名賣卜長安市得錢輒委去武后革命封安平王同辭願隱居后疑其詐許之以視其所為攸緒蕭蕭下如素遁者盤桓龍門少室間冬戴茅廬夏居石室所賜金銀瑠璃野服王公所遺鹿裘

史緯 卷之十百九十八

四

李隆慶枯槁尾皆不御市田頴陽使家奴雜作晚年肌肉銷骨瞳有紫光晝能見星中宗初封樂國公遣國子司業杜慎盈齋書以安車召拜太子賓客苦祈還山安樂公主出降又遣通事舍人李遵以東書迎之將至帝敕有司即兩儀殿設位行問道禮詔見日野服葛巾不名不拜攸緒至更冠帶仗人通事舍人贊就位攸緒趨就常班再拜帝愕然禮不及行視貴來謁寒溫外默無所言乃復聽還及諸章誅武氏連禍惟攸緒不及睿宗恐其不自安下詔慰諭拜太子賓客不就肅王重福之亂攸緒以誣被逮中書令姚崇奏攸緒在武后時未嘗輒出今州縣通還人士驚歎願賜歸焉山舊居詔可

開元十一年卒

司馬承禎字子微溫縣人也廬天台不出睿宗命其兄承禕召之既至問其術對曰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夫心日所知見每損之尚不能已況可以增智慮哉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對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澹合氣於漠與物自然無所私焉而天下治帝嗟歎曰廣成子之言也錫寶琴霞錦辭歸山卒年八十九諡貞一先生

賀知章字季真越州人與陸象先善象先曰吾一日不見季真則鄙吝生矣為太子賓客自號四明狂客善草隸好事者其筆研從之知章無所拒然紙後數字世傳以為寶天寶初

史緯 卷之十百九十八

五

病夢游帝居數日乃寤請為道士還鄉里詔許之以宅為千秋觀求周宮湖數頃為放生池詔賜鏡湖剡川一曲及行玄宗賜詩皇太子百官餞送擢其子留子為會稽郡司馬使緋魚使侍養卒年八十六肅宗立贈禮部尚書

張志和字子同金華人擢明經授左金吾衛參軍親既喪不復仕居江湖間自稱煙波釣叟每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縣令使浚渠執畚無件色嘗欲以大布置裘嫂躬為績織及成衣之雖暑不解肅宗賜奴婢各一志和配為夫婦號漁童樵青陸羽問孰為往來者曰太虛為室明月為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也何有往來顏真卿為湖州刺史志和來

謁真卿見其舟敝請更之志和曰善可浮家泛宅往來荅書
問矣善圖山水酒酣或擊鼓吹笛揮筆輒成李德裕稱志和
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比云

崔烈賊同人年老無子以田宅財產分給奴婢為業約過其
舍則給酒食夫婦偕隱南山贈詠為娛文宗時詔以起居郎
召辭疾不至

陸龜蒙字魯望姑蘇人舉進士一不第遂棄去居松江甫里
性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歲取茶白別品第好事者常致慧山
泉以資之時乘舟齋束書茶竈筆牀釣具隨意往來號江湖
散人或謂天隨子甫里先生以高士召不至陸氏門有巨石

史補 卷之一百九十八

六

遠祖緒吳鬱林太守罷歸無幾舟輒不可越海取石以鎮之
人稱其廉號鬱林石云不載

循吏

唐陳承隋亂避居州刺史縣令太宗嘗曰朕思天下事中
夜不安枕承惟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錄姓名於屏風寢興
對之得治否狀輒疏之下方以擬廢置又詔內外官五品以
上舉任縣令者於是官得其人間遣使者循行天下勸舉不
職部督刺史受命日對便殿賜衣物遺之玄宗開元時已辭
仍品側門候進止所以光寵守臣以責其功復詔三省侍郎
缺擇嘗任刺史者郎官缺擇嘗任縣令者當時名臣言長民

之官不可輕授亟易是以刺史縣令雖不能皆善而所得常
十五焉

韋仁壽萬年人隋大業末為蜀郡司法書佐斷獄平允得罪
者皆以韋君所論死無恨高祖擢為都督長史檢校南寧州
都督寄治越嵩詔歲一按行慰勞仁壽將兵五百人循西洱
河周地數千里置七州十五縣酋豪來賓授以牧宰威令簡
嚴人人安悅將還酋長泣曰天子藉公鎮撫奈何欲去我仁
壽以城池未立為解諸酋即相率築城起廨既具仁壽乃告
以實曰吾奉詔第撫循庸敢擅留夷夏父老悲啼祖行遣子
弟隨貢方物天子大悅仁壽請徙治南寧州未行卒

史補

卷之一百九十八

七

陳君賓陳鄱陽王伯山子也貞觀初為鄧州刺史承喪亂後
百姓流亡君賓加意安撫不月皆還明年四方水潦獨君
賓所治有年諸備充美蒲虞二州民就食其境太宗下詔勞
之曰關內六州年穀不登今移民戶就食聞刺史與百姓
朕此懷務相安養及還有出麻糧布帛贈遺行者此知水旱
常數更相拯贍禮讓興行海內之人皆為兄弟變澆薄之風
朕亦何憂已命有司錄刺史以下功最百姓養飢民者戶免
今年調物轉少府少監

張允濟北海人仕隋為武陽令元武縣民以牸牛依婦家華
十餘積復索之而婦家不與民訴之縣縣不能決乃詣允濟

允濟曰若自有令吾何與焉民泣訴其枉允濟令左右縛民
蒙其首過婦家云捕得盜牛者命盡出民家牛質所從來婦
家不知遽曰此皆家牛我無豫左右卽撤蒙曰可以牛還婦
婦家叩頭服罪有縣人夜發遺袍道中行十餘里乃覺其人
曰吾縣未嘗拾遺可還取之竟得袍舉政尤異遷高陽郡丞
貞觀初擢幽州刺史卒

李嗣客衛水人仕隋爲門下錄事煬帝在江都以四方日亂
謀徙都丹陽召羣臣議左右皆希意嗣客曰吳會卑濕腰膝
不足奉萬乘給三軍且踰越險阻非社稷之福貞觀初爲
巴二州刺史治尚清平民呼爲慈父

史籍 卷之九十九

九

李素立高邑人武德初羅監察御史民犯法不及死高祖將
殺之素立諫曰三尺法者天下所共陛下大業經始奈何欲
先棄之下帝嘉納命授七品清要官有司擬雍州司戶參軍
帝曰要而不清復擬秘書郎帝曰清而不要乃授侍御史承
徵初爲涪州刺史卒孫至遠內史李昭德薦之拜天官侍郎
知選事或勸其往謝荅曰公以公用我奈何欲謝以私卒不
請昭德不悅由爲壁州刺史卒

薛大鼎汾陰人高祖兵興大鼎謁見說帝絕龍門軍永豐倉
就食傳檄遠近據天府示豪傑爲拊背扼喉計帝奇之爲涪
州刺史時薛德本在瀛州賈敦頤爲冀州皆有治名河北稱

錯脚刺史子克構有器識爲戶部郎中族弟紹將尚太平公
主問於克構克構曰室有做婦善士憂之夫惟淑德可配君
子得無患幸矣紹卒坐誅

賈敦實曹州人爲懷州刺史有美迹病篤子孫迎醫敦實不
見之曰老必有死未聞良醫能治之也卒年九十

田歸道長安人明經及第擢右衛郎將突厥默啜請和武后
詔將軍閻知微持節冊爲可汗默啜又遣使來知微過諸道
卽與緋袍銀帶因表使者到請備禮延賜歸道諫曰虜背舊
積年今悔過入朝解辦削衽宜待天旨而知微擅賜之朝廷
將何以加請候初服須天子命小國使者不足備禮延之

史籍 卷之九十九

九

可默啜至單于都護府詔歸道攝司賓卿往勞默啜請六胡
州及都護府地不得怨望執歸道將害之歸道色不撓爲陳
禍福會詔許默啜結婚乃以禮遣歸道具陳默啜不臣狀
請備邊已而果反還左金吾將軍押千騎宿衛玄武門相
範等謀誅歸道不豫謀泄範索騎士歸道不應事平後
欲誅之中宗壯其守拜太僕少卿卒

裴懷古壽春人遷監察御史姚崇發反命懷古懷輯之申明
誅賞諸夷降附運定南方恆州浮屠爲其徒誣告祝祖不道
武后命懷古按誅之懷古申析其枉不聽懷古曰陛下法與
天下共之豈使臣殺無辜以希盛名哉使其人有不臣狀臣

何故寬之。后意解得不誅。聞知徵使突厥。懷古監其軍。歟。懷古欲官懷古。懷古不屈。歟。將殺之。懷古曰。守忠而死。孰與毀節以生。請就死。乃囚之。懷古亡歸。遷祠部員外郎。姚弋荂會叩闕下。願得懷古鎮安遠夷。拜姚州都督。以疾辭。始安賊歐陽倩攻沒州縣。以懷古為桂州都督。未踰嶺。先以書諭禍福。賊現降。自陳為吏。侵暴不得已而反。懷古輕騎赴之。或以為不可。懷古曰。忠信可通神明。況人耶。身自撫諭。倩等悉降。還并州。大都督長史卒。

韋景遠。字景之。梓也。為肥鄉令。有惠政。徙貴鄉。有母子訟者。景遠曰。今少不夫。常自痛爾。幸有親而忘孝耶。教之不孚。令

史錄

卷之九十九

十

之罪也。因鳴咽流涕。授之孝經。使習大義。於是母子感悟。請自新。遂為孝子。遷趙州刺史。道出肥鄉。民爭奉酒食迎犒。其中有小兒。景遠曰。兒曹未生。吾已去邑。何故來迎。對曰。昔年為我言。學廬館舍皆公所治。意公為古人。今幸親見。所以來也。景遠為留終日。還房州刺史卒。

袁滋。秦州人。性寬易。與之接者。謂可見肺腑。家人不見其喜。忽為華州刺史。政清簡。流民至者。給地居之。名其里曰義合。專以慈惠為本。民愛向之。召為左金吾衛大將軍。以楊於陵代之。滋行。耆老遮道不得去。於陵使諭之曰。吾不敢易袁公。政人言涕泣羅拜。乃得去。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卒。

韋丹。萬年人。為諫議大夫。劉闢反。議者欲釋不誅。丹言。文宗時。法廢人慢。當濟以威。今不誅闢。則威令所及。唯兩京耳。會闢圍梓州。宣宗以丹代李康為劔南東川節度使。丹至漢中。言康方盡力拒守。不可易。改晉慈恩觀觀察使。丹言所治三州。非要害地。不足為國家費。不如屬之河東。帝從之。徙為江南西道觀察使。民不知為瓦屋茅茨竹椽。久燥而焚。丹教為陶瓦。置管以舍軍。築隄扞江。長十二里。凡為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萬二千頃。有吏主倉十年。亡三千斛。籍其家。得文記。乃權吏所取。丹召責之曰。若等恃權。取於倉。罪在不赦。與期一月還之。皆頓首謝。無敢後者。卒於官。宣宗問宰相元和時。

史錄

卷之九十九

十

治民孰第一。周鼎對曰。臣常守江西。韋丹有大功德。被八州。效四十年。老幼思之不忘。詔觀察使紀于臬上。升功狀。命刻之於碑。因問鼎曰。丹有子否。鼎以出對。帝曰。與好官。校侍御史。盧鈞節度太原。裴宙為副。回鶻入塞。劉毅吏民鈞欲得信。重吏視。宙親往。自定襄。雁門五原。還武州。塞直雲中。踰句注。徧見所家。腹諭之。視亭障。守卒習其原。約吏卒不得擅侵。諸戎於是三部六蕃。皆服。遷永州刺史。州災。賑。宙省刺史常供錢。得九十萬餘。市糧賑貸之。嶺南俗不知法。多觸罪。宙書制。律。并種植為生之宜。戶給之用。負嶺。轉餉艱險。每歲凶人。輒飢死。宙始築常平倉。以待之。罷冗役九百餘人。縣置吏。

已就事相
之此

督賦市俾民自輸十家相保賦常先期民無牛以耕由爲量
社月會錢若干探名得者先以市牛久之牛遂足用齊江西
觀察使加同平章事卒由在嶺南以從女妻小校劉謙實諫
止之由曰吾子孫後當依之謙爲封州刺史生子即劉襲也
崔戎博陵人爲華州刺史吏以故事置錢萬緡爲刺史私用
戎不動及徙兗海沂密觀察使將去召吏曰可取所置錢享
軍無重煩激以沽名也民擁留於道不得行乃休傳舍民抱
持取其轉泣請諸使請曰天子勿戎還戎恐違朝旨衆曰留
公而天子怒不遇斬吾二三老人則公不去矣戎夜單騎亡
去民追不及乃止至兗州殺姦吏十餘華民大悅卒官

史錄 卷之一百九十九 主

盧弘宣吏不言何人爲義武節度使詔賜其軍粟三十萬斛
時飛狐弘宣計挽費不能滿直勅吏守之明年春大旱教民
隨力往取時幽魏饑甚獨易定自如至秋悉收所貸軍食以
饒以太子少傅致仕卒

何易子未詳何所人爲益昌令刺史崔朴常乘春與賓屬沈
舟出縣界索民挽舟易于身引纜朴驚問之易于曰方春百
姓耕且饑惟令不事可任其勞朴愧與賓客疾驅去詔下所
在惟茶易于曰益昌地瘠民貧不征茶尚不能活矧重以厚
斂乎取詔焚之觀察素賢之不菲也召高年坐問以政之得
失縣獄三年無囚遷羅江令導侍不過三人其廉約蓋天性

云

儒學

高祖始受命詔有司立周公孔子廟於國學四時祭之求其
後議加博士國學置生七十二員取三品以上子弟爲之太
學百四十員取五品以上四門學百三十員取七品以上郡
縣三品上郡學置生六十員中下以十爲差上縣學置生四
十員中下亦以十爲差又詔宗室功臣子弟就祿書外省別
爲小學太宗留意經術卽王府開文學館禮聘賢才以杜如
晦房玄齡于志寧蘇世長薛收褚亮姚思廉陸德明孔穎達
李玄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顏相時許敬宗薛元敬蓋文

史錄 卷之一百九十八 主

達蘇勛爲學士七年收卒以劉孝孫補之命開立本圖象諸
亮爲之贊題各半爵里號十入學士在選中者爲天下所向
慕謂之登瀛洲既卽位於殿左置弘文館引內學士番宿更
休聽朝之暇討論經籍訪問政事日昃夜分未嘗少怠貞觀
六年詔罷周公祠以孔子爲先聖顏淵爲先師召天下耆德
以爲學官臨觀釋菜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以束帛生能
通一經者得署吏廣學舍千二百區益生員并置書算二學
大抵諸生員至三千二百自玄武屯營飛騎皆就博士授經
能通一經者聽入貢限四方俊秀扶策負笈並集京師文治
蔚然所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等國並遣子弟入學鼓篋登

堂者凡八千餘人曳廣廈踞方履間閭秩秩雖三代之盛不
是過也帝又錄正五經修缺頒天下示學者與諸儒爲章句
義疏詔前代通儒梁皇偏周沈重陳周弘正隋劉炫等子孫
並加引擢於是文學之盛首稱貞觀高宗武后時諸王駙馬
皆得領祭酒初祭酒孔穎達發五經題與諸生酬問至是惟
判祥瑤案三牒謂罷玄宗詔羣臣及府郡舉通經士而諸無
量馬懷素等侍講禁中天子尊禮待以不臣置集賢院部分
典講乾元設博學宏書至六萬餘卷經籍大備稱開元爲祿
山之禍兩京所藏萬爲灰燼章甫之徒變爲左社自楊綰鄭
餘處以大儒輔政議優學科先經誼黜進士後文學然亦弗

史綱 卷之九十八

古

克也夫以武創業以文守成百世不易之道也欲舉天下一
之於仁義莫若儒儒得其其乃稱厥名儒乘其時乃成厥功
賢相名臣是已其專誦習傳授無它大事業者則次爲儒學

徐贛字文遠齊司空孝嗣五世孫時者儒虎重講授太學受
業常千人文遠從之質問不數日辭去或問其故贛曰先生
所說紙上語耳若與境彼所未見留此何益重問其語召與
反復研辯嗟歎其能實感楊玄感李密王世充皆從受學贛
說經偏舉先儒異論分明是非乃山已意以折衷聽者忘倦
越王侗署國子祭酒時洛陽饑贛自出城樵拾爲李密所得

好後弟

密使贛南向坐備弟子禮拜之贛謝曰前日以先王之道授
將軍今將軍擁兵百萬威振四海猶能屈體老夫此盛德也
安敢不盡將軍若欲爲伊霍繼絕扶傾吾雖老猶能盡力如
爲莽卓乘危迫險則僕老矣無能爲也密頓首曰幸得備位
上公思竭力以嗣國恥然後入見天子請罪於有司唯先生
教之贛曰將軍名臣子累世盡節前陷玄感逃復未遠今若
終之以忠誠天下之人所望於將軍者也密頓首曰敝聞命
俄而世充專制密又問之贛曰世充性殘而意偏必速於亂
將軍非破之不可以入朝密曰嘗謂先生儒者不學軍旅至
籌大計乃明略過人密敗復入東都世充供給異等而贛見

史綱 卷之九十九

主

輒先拜或問君保見李密而下世充何耶答曰李密有敬長
者之心世充無容故人之義相時而動故也世充舒號以爲
國子博士贛子士會奔長安世充怒絕其粟贛饑餓死者數
矣身出樵採爲驛士信所獲送京師除國子博士高祖幸國
學觀釋其贛歸春秋論難鋒生隨方占對帝異之封東莞男
卒

孔穎達字仲達衛水人隋大業初舉明經高第授河內郡博
士煬帝召天下儒臣集東都詔國子秘書學士與其議論頗
達爲冠年最少老師宿儒恥出其下遭客刺之穎達匿楊玄
感家得免貞觀初封曲阜男轉給事中帝問孔子以能問於

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對曰此聖人教人謙耳非特匹夫人君亦然故易稱蒙以養正明夷以莅衆若據尊極之位倚聰明恃才以肆則上下不通自古滅亡莫不由此帝稱善除國子司業兼太子右庶子太子稍不法預達事不已乳夫人曰太子既長不宜數面折之預達曰蒙國厚恩雖死不恨致仕卒陪葬昭陵預達與琅邪顏師古等受詔撰五經正義雖包貫詳博然不能無冗雜博士馮嘉運駁正其失至相議詠永徽二年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考正之書始流布預達志志子惠三世爲司業時人美之武曰安國之傳預達之正義其有功於書信矣敢問傳義果

史纂

卷之一百九十八

七

盡得聖人之意乎曰二子之於書所得固多其失亦有之如安國以四岳爲四人以傳說版築爲胥靡之類而預達之陋不專在於解說之間在於引證緯之書以亂經也漢哀平之間迂闊怪妄引聖經以折其誕可也而反援以證經則是以經爲不足信而以緯緯爲可信也七緯者易緯書緯詩緯禮緯樂緯孝經緯春秋緯也歐陽詢字信本臨湘人貌駸駸善書人傳其尺牘以爲法高麗遣人求之帝數曰彼觀其書固謂形貌魁梧耶詢嘗見索靖所書碑觀之去數步復返布席坐其下至宿三日乃去其酷嗜類此歷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卒年八十五子通

爲中書舍人居母喪詔奪哀每入朝徒跣及門夜直藉葉以寢非公事不語還家輒號慟天授初轉司禮卿判納言事鳳閣舍人張嘉福請以武承嗣爲太子通與岑長倩固執忤諸武意及長倩坐大逆死來俊臣構通同謀通被慘毒無異詞俊臣代署誅之神龍初復官轉通書亞於詢父子齊名號大小歐陽通曉自矜重以狸毛爲筆覆以兔毫管皆象犀非是未嘗書

史纂

卷之一百九十八

七

朱子齊吳人授國子助教太宗貞觀初高麗百濟同伐新羅連年兵不解新羅告急帝假子李敏駙常侍持節諭旨平三國之賊三國上書謝罪初子齊行帝戒之曰海夷重學卿爲講大道勿入其幣還當以中書舍人處卿子李頓首受命至其國爲講春秋納其美女帝責其違旨而愛其才以敏官直國子學轉弘文館學士始武德時太廟止四室高祖崩將禪主於廟子齊請依古爲七廟若親盡則以王業所基爲太祖虛太祖室以侯選遷乃處之於是建親廟六稱弘農府君高祖神主爲六室及帝崩殷部尚書許敬宗議弘農府君廟應毀按立成說毀廟主當恭奉去四海常所宗室矣衆而瘞之非神理所極禮去祧有壇有墀唐宗廟共殿異室以右爲首若奉遷主納右夾室新之禘之未絕也有詔如敬宗議帝嘗問起居注朕欲見之以知得失若何子齊曰陛下所舉無過

事雖見無嫌然以此開後世史官之禍史官全身畏死則愆愆千載尚有聞乎池陽令崔文康坐事樸陽尉魏禮臣勅治之獄成御史言其枉禮臣訴御史阿黨乞下有司雜言如不實請死及報禮臣不實詔如請子奢曰在律上書不實有定罪今抵以死非定律且天下聞上書抵死欲自言者皆懼而不敢進矣詔可子奢為人樂易能劇談以經誼緣飾每侍宴帝令論難羣臣恩賜甚渥卒官

張士衡瀘州人擢朝散大夫崇賢館學士太子承乾以士衡齊人也問高氏何以亡士衡曰高阿那瓌之外駱提婆之後韓鳳之虐高氏是信是使忠良外誅骨肉內離刑喪黎元周

史籍 卷之一百九十八

大

師臨邛人莫虧用此所以亡復問事佛當福其應若何對曰事佛在清靜仁慈如貪婪驕虐雖傾財事之無損於禍為君仁為臣忠為子孝則福祚有承反是則殃禍至矣時太子多過失士衡以是規之然不能用也太子廢罷歸卒

賈大隱永平人為太常博士垂拱中博士周綜請武氏廟為

為禮議死

七室唐廟為五下北諸侯大隱言秦漢母后稱制未有反古越禮者綜相國廟數怙大義不可以訓武后不獲已偽聽之

時皆服大隱守正不諂從有大臣體終禮部侍郎

張後稍見山人高祖鎮太原以經授秦王封新野公擢散騎侍郎太宗即位進燕王諮議從王入朝召見初帝在太原嘗

問隋運將終得天下者何姓後肩曰公家德業天下繫心若順天而動自河以北指焉可定然後長驅關右帝業成矣至是自陳所言帝曰是言未始忘之賜宴月也帝從容曰君之弟子何如後肩曰昔孔子門人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既贊一人乃王天下臣之功過於先聖遠矣帝大笑令羣臣以春秋圖難曰朕昔受經義於君今尚記之後肩頓首謝曰陛下生知之聖臣叨天功為己力帝大悅除陞州刺史乞骸骨帝見其無方問欲何官後肩陳謝不敢帝曰朕從卿受經卿從朕求官何所嫌後肩頓首願得國子祭酒授之遷散騎常侍承徵中致仕加金紫光祿大夫朝朔望卒年八十三贈禮

史籍 卷之一百九十八

九

部尚書諡曰忠昭昭陵

蓋文達信都人刺史賈抗集諸生講論者儒劉焯劉軌思孔穎達悉至文達依經辯論皆諸儒所未及一坐歎服抗奇之問安所從學焯曰若人岐嶷出自天然以多問寡則焯為之師抗曰永生於水而寒於水其謂此耶拜崇賢館學士卒宗人文懿亦以儒學稱時號二蓋

答從政樂昌人事李寶臣歷定州刺史寶臣妻其姊妹也寶臣卒子惟岳知節度與田悅謀拒天子命從政曰主上神斷欲致太平爾父與燕有切骨恨天子命燕帥致討報怨復仇必盡力而後已前日爾父誅大將百餘子弟存者常不平乘

危相覆。誰則不能。昔魏有洛相之圖。仰天垂泣。不知所出。先帝寬厚。幸獲赦貸。不然田氏尚有種乎。今世兒輩。孰與承嗣。爾自幼養。不出戶庭。便欲旅拒。亡無日矣。今圖久安計。莫若令尚兄。惟誠攝。爾後。爾連入宿衛。庶福祿可任。不納。從政。疾不出。惟岳疑其怨望。日伺之。從政仰藥死。曰。吾不恨死。恨棄置宗也。後惟岳果被王武俊所殺。

敬播。河東人。為著作郎。從太宗伐高麗。帝名所戰山為駐蹕。播謂人曰。乘輿不復東矣。山所以名。蓋天意也。後果然。遷太子司議郎。有司言謀反。大逆。惟父子坐死。不及兄弟。請更議。播曰。兄弟雖孔懷之重。然比於父子。則輕。故生有異室。死有

史紀

卷之十百九十八

羊

別宗。今高宗重海本。陰惟連子孫。而不及昆季。烏得榮隔其陰。而罪均其罰。詔從播議。出為安州長史卒。

徐齊聃。字特道。湖州人。為西臺舍人。咸亨初。詔突厥酋長子。事得事東宮。齊聃上書諫。以為臣表醢棄之。而使在左右。非敬慎威儀。以近有德之。長孫無忌。以讒死。家廟毀頓。齊聃言。今則忠孝公廟崇飾。踰制。公陛下外祖。後嗣有罪。毀及先廟。恐非所以示海內也。帝怒。詔復獻公廟。以先忌孫延主其祀。子堅字元同。為萬年主簿。天授三年。上言。書有五聽。令有三覆。慮失情也。比犯大逆。詔使者勘當。得實。輒決人命。至重。萬一不實。欲訴無由。以就赤族。豈不痛哉。此不足檢臣

下之姦亂。適長使者之威福耳。臣請如今覆奏。則死者無恨矣。古者罰不逮嗣。故卻芮亂國。而缺升諸朝。嵇康蒙戮。而紹死於難。則於它親。不復致疑。今選部廣責逆人親屬。至無服者。尚數十條。詔書與逆同堂。親不任京畿。總麻親。不得侍衛。臣請詔書外。一切不禁。以申曠蕩之恩。遷黃門侍郎。監察御史李知古。擊姚州蠻降之。請築城輪賦。堅言蠻夷羈縻以屬。不宜與中國同法。恐勞師遠伐。益不償損。不聽。詔知古發劔南兵築城堡。列州縣。知古因欲誅其豪酋。蠻懼殺知古。相率潰叛。姚嵩不遁者數年。太平公主用事。武攸暨屢遣請堅。堅不往。堅妻弟義妹堅固辭機密。轉太子詹事。曰。吾非求高。逃

史紀

卷之十百九十八

主

禍耳。義敗。出為絳州刺史。玄宗以為集賢院學士。副張說。帝大醺。集賢慢舍。在百司上。說令揭大榜。以誇其寵。堅見。遽命撤之。曰。君子烏取多尚人。卒年七十餘。諡曰文。

王紹宗。江都人。嗜學。工草隸。徐敬業起兵。使人致幣。紹宗稱疾篤。復令唐之奇強之。紹宗不肯赴。敬業怒。將殺之。之奇曰。彼人望也。殺之沮士心。由是獲免。事平。擢秘書少監。嘗與人書曰。鄙夫書無工者。特由水墨之積習耳。嘗精心率意。虛神靜思。以取之。吳中陸大夫。嘗以余比虞君。以不臨寫故也。聞虞被中畫腹。與余正同。虞君世南也。虞榮。范陽人。為給事中。章后疾節愍太子。鳳中宗以衛府封

初給東宮。梁駁奏：太子七旬主歲時服用，宜取於百司。周禮諸用財器，歲終則會。惟王及太子不會，今乃與諸王等夷，非憲章古昔也。詔可。武崇訓死，詔墓視陵制。梁曰：凡王公主墓，無稱陵者。惟永泰公主，事出特制，非後人可援為比。崇訓坐兆，請視諸王。詔曰：安樂公主與永泰不異，崇訓於主當同穴。為陵不疑。梁固爭曰：陵之為稱，本施尊極。崇訓親不及雍王，雍王墓不稱陵。崇訓緣主而得假是名，故詔可。主大怒，出梁陳州刺史遷秘書少監卒。

尹知章，襄城人，為國子博士。性和厚，人不見有喜愠。未嘗問產業，其子欲廣市糴米為歲中計。知章曰：如而計，則貧人何

卷之百九十八

主

且吾尚應奪民利耶。卒官。門人孫季良等頌其德，刻

墓所。門外。

張齊賢，陝州人，為太常奉禮郎。中宗即位，因武后東都廟，改為唐廟，議滿七室，以涼武昭王為始祖。齊賢言：禮天子七廟，尊始封君曰太祖，百代不遷。始祖無聞焉。殷自玄王至湯，周后稷至武王，皆由太祖後，合食有序。景皇帝始封唐，實為太祖。以世數近，故尚在昭穆。今乃上引武昭王為始祖，異乎殷周之本。禹稷也，禹稷與祚，景皇帝是也。武昭王不世傳，後嗣失守。景皇帝始封唐，子孫是承。若近捨唐，遠引涼，景皇帝失位，神弗臨享也。且魏不祖曹參，晉不祖司馬，宋不祖楚元王。

史籍

卷之百九十八

主

夫卒。

柳沖，虞鄉人，父楚賢。大業中，為河北縣長。高祖兵興，堯君素據郡固守。楚賢說之曰：隋之亡，天下共知。唐公名在圖錄，勳以誠信，豪傑景赴。天所贊也。君子見幾而作，侯終日耶。君素不從。楚賢間行歸唐，授侍御史。沖景龍中，為左散騎常侍。初，太宗命諸儒撰氏族誌，甄差羣姓。其後門貴，與梓不常。沖請改修其書。帝詔魏元忠、張錫、蕭至忠、岑義、崔從、徐堅、劉憲、吳兢及沖，取德功時望國籍之家，等而大之。夷蕃酋長，襲冠帶者，析著別品。會元忠等繼歿，未及成。先天時，復詔沖及堅、兢、魏知古、陸象先、劉子玄等討綴書成，號姓系錄。沖歷昭文館

學士致仕後柳芳著論曰氏族者古史官所記也昔周小史定繫世辨昭穆故古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諸侯卿大夫名號繼統左丘明傳春秋亦官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胖之士命之氏諸侯以字為氏以諡為族昔堯賜伯禹姓曰姒氏曰有夏伯尼姓曰姜氏曰有呂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後世或氏於國則齊魯秦吳氏於諡則文武成宣氏於官則司馬司徒氏於爵則王孫公孫氏於字則孟孫叔孫氏於居則東門北郭氏於志則三鳥五鹿氏於事則巫乙匠陶於是受姓命氏粲然衆矣秦既滅學公侯子孫失其本系漢興司馬遷父子乃約世本修史記因周禮明世

史纂卷之一百九十八

諸

家乃知姓氏之所由出虞夏商周歷古大彭豷章齊桓晉文皆同祖也更王述嗣多者千祀少者數十代先王之封既絕後嗣家其福猶為國家漢高帝與徒步有天下命官以賢認爵以功晉曰非劉氏而王無功而侯者天下共誅之王公之胄才則用之不才則棄之不辨士與庶族於是始尚官矣然猶徒山東豪傑以資京師齊諸田楚屈景皆右姓也其後進拔豪英論而錄之蓋七相五公之所由興也魏氏立九品置中正為世官卑寒士權歸右姓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為之以定門胄分別士庶品藻人物晉宋因之有司選舉以稽諸籍而考其真偽故官有世胄譜有世

官賈氏王氏譜學出焉由是有譜局今史職皆具過江則為僑姓王謝袁蕭為大東南則為吳姓朱張顧陸為大山東則為郡姓王崔盧李鄭氏為大關中亦號郡姓韋裴柳薛楊杜首之代北則為虜姓元氏長孫宇文于陸源寶首之虜姓者魏孝文帝遷洛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並號河南洛陽人郡姓者以中國士人差第閭閻為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梁有令僕者曰華族尚書領護而上者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為乙姓散騎常侍大中大夫者為丙姓吏部正員郎為丁姓凡得入者謂之四姓又詔代人諸冒初無族姓其後陸奚丁下吏部勿充假官得親四姓北齊因仍舉秀才

史纂卷之一百九十八

主

用上海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選江左定氏族凡郡上姓第一則為右姓太相以郡四姓為右姓齊許屠吳陶類例凡甲門為右姓周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為右姓隋開皇氏族以上品茂姓則為右姓唐貞觀氏族志凡第一等則為右姓路氏善姓略以盛門為右姓柳沖姓族系錄凡四海望族則為右姓不通歷代之說不可與言譜也今流俗獨以崔盧李鄭為門姓加太原王氏諸五姓蓋不經也夫文之弊至於尚官官之弊至於尚姓姓之弊至於尚詩詩承其弊不知其所以弊方反古道罷鄉舉解地著尊執事之吏於是乎士無鄉里里無衣冠人無廉恥士族亂而庶人附矣故善言譜者繫之地

望而不惑。質之姓氏而無疑。綴之婚姻而有別。山東之人質。故尚婚媾。其信可與也。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其智可與也。關中之人。雄故尚冠冕。其達可與也。代北之人。武故尚貴戚。其盛可與也。及其弊。則尚婚媾者。先外族。後本宗。尚人物者。進應舉。退嫡長。尚冠冕者。略伉儷。慕榮華。尚貴戚者。徇勢利。亡禮教。四者俱敝。則失其所尚矣。人無所守。則士族削。士族削。則國從而衰。管仲曰。爲國之道。利出一孔者王。二孔者強。三孔者弱。四孔者亡。故冠婚者。人道大倫。周漢之官人。齊其政。一其門。使下知禁。此出一孔也。故王。魏晉官人。尊中正。立九品。鄉有異政。家有競心。此出二孔也。故強。江左代北。諸姓

作姓氏英賢一百篇。又著百家譜。廣兩王所記。執傳其孫冠。冠讓梁國親王太子序親簿四篇。王氏之學。本於賈氏。唐興。言譜者。以路敬淳爲宗。柳沖韋述次之。李守素亦明姓氏。時謂肉譜者。後有李公淹。蕭穎士。殷寅。孔至。爲世所稱。初漢有邳氏官譜。應劭有氏族一篇。王符潛夫論。亦有姓氏一篇。宋何承天有姓苑二篇。譜學大抵具此。魏太和時。詔諸郡中正。各列本上姓族次第。爲舉選格。名曰方司格。人到於今。稱之。孔至。山陰人。爲著作郎。撰百家類例。以張說等爲近世新族。川去之書成。以示草述。述曰。可傳。說子埒。方有寵。怒曰。天下族姓。何與若事。而妄紛紛耶。至懼。欲更增損。述曰。止。丈夫喬筆成一家書。奈何因人動搖。有死不可改。至乃止。褚無量。字弘度。杭州人。家滿臨平湖。有龍出。人皆禋視。無量尚幼。讀書若不聞衆異之。除國子司業。中宗將南郊。時祝飲。明郭山俾。建言皇后爲亞獻。無量與太常博士唐紹。將飲緒言郊祀國大事。其折衷莫如周禮。周禮冬至祭天。圓丘不以地配。惟始祖爲主。亦不以地配。故后不得與。太宗伯。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尊微。是后不助祭也。又內宰職。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贊祭天。無裸。知此。乃宗廟祭耳。巾車內司服。掌后六服與五路。無后祭天。之服與路。后不祭天。明甚。左僕射韋巨源。佐欽明。故無量議格。以母老解官。玄宗爲太

子拜國子司業兼侍讀撰翼善記以進厚被禮答及即位兼國子祭酒封舒國公母喪廬墓鹿觸所植松柏無量號泣曰山林不乏忍犯吾塋樹耶自是羣鹿馴擾不復觸犯無量遂終身不食鹿肉喪除復故官以年老隨仗聽徐行爲設腰褱許乘入殿中開元五年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壞姚崇言廟有堅故殿不宜罷行無量言祖廟見變宜罷巡行帝不從無量又言昔虞舜之狩秩山川徧羣神漢孝景祠黃帝橋山孝武祠拜九疑高祖過魏祭信陵君墓過趙封樂毅後孝章祠桓譚家廟陛下所過名山大川帝王賢臣在祀典者並詔致祭自古必興滅繼絕崇德報功故存人之國大於救人之災立

史錄

卷之一百九十八

太

人之後重於封人之墓願到東都收敘唐初功臣世絕者帝納其言詔無量祠堯平陽宋城祠舜蒲坂蘇頌祠禹安邑求武德以來勲臣苗裔紹續其封內府舊書自高宗時藏宮中中乙錯亂無量請繕錄補次以廣秘籍詔於東都乾元殿東廊部位整比無量爲之使因表開各尉盧僊江陽尉袁去奢曹參軍王擇從武陟尉徐楚璧分部釐定衛尉設次光祿給食又詔秘書省司經局昭文崇文二館更相檢讎采天下遺書以益閣文不數年四庫完治帝詔羣臣觀書帝西還從書麗正殿更以修書學士爲麗正殿直學士預朝會詔無量就麗正纂續前功皇太子及四王未就學無量以孝經論語

五通獻帝帝曰朕知之矣乃遷都常寧郭謙光等爲太子諸王侍讀七年太子入學詔無量升坐講勸百官觀禮卒年七十五帝聞悼痛詔宰相曰無量朕師今者永逝宜用優典贈禮部尚書諡曰文

元滌字行冲魏常山王素還之後博學通典故有人破古冢得銅器似琵琶身正圍人莫能辨行冲曰此阮咸所作器也命以木爲之加以絃其聲清正樂家遂謂之阮咸遷太子賓客弘文館學士魏光乘請用魏徵類禮列於經帝命行冲與諸儒集義作疏將立之學右丞相張說言戴勝所錄向已千載與經並立不可罷魏孫炎始因舊書槌類相比有如鈔綴

史錄

卷之一百九十八

无

諸儒共非之至微更加整次乃爲訓注與經並列不可帝然之行冲意諸儒問已因著論自辯曰改易章句是有五難漢孔安國注古文尚書族兄咸與書曰相如常忿俗儒淫詞冒義欲撥亂反正而未能也浮學守株衆非非正自古而然恐此道未信而獨智爲罪一也昔孔季產專古學有孔扶者與俗浮沉每誡產曰今朝廷率章句內學君獨修古義古義非章句內學危身之道也二也劉歆好左氏欲建學官哀帝納之諸儒遷延不肯置對歆移書請議諸博士皆忿恨與勝時爲光祿大夫見歆議乃乞骸骨司空師丹因大發怒詆歆改亂前志非毀先帝所立歆懼出爲五原太守以君實之學公

仲之博猶追同門朋黨之議卒今子駿負謗三也王肅規鄭
玄數千百條馬昭學鄭詆劾肅短詔遣博士張融按經問詰
推處是非而肅酬對疲於歲時四也王粲曰世稱伊雒以東
淮漢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闕鄭氏道備粲竊嗟
怪因求所學得尚書注退思其意意皆盡矣所疑猶未諭焉
王邵曰魏晉浮華古道湮替歷載三百士大夫恥爲章句惟
草野士專經自許不能博究擇從其善徒欲父與成兄子慎
寧道孔孟誤謬言鄭服非然則鄭服之外皆讎矣五也道之
行廢自有其時何必遠近名之嫌耶致仕卒年七十七贈禮
部尚書諡曰獻

陳貞節頴川人遷太常博士與博士蘇獻上言睿宗於中宗
弟也按質節曰兄弟不相爲後世殷鑒庶不序陽甲而上繼
先君漢光武不嗣孝成而上承元帝陽甲孝成出爲別廟夫
有天下者事七廟兄弟共世昭穆位同若毀二廟是容兄弟
而上毀祖考天子不得事七世矣請以中宗爲別廟大祫則
不合食太祖奉睿宗纔高宗則禪獻永序詔可乃奉中宗別廟
升睿宗爲第七室五年太廟壞舍神主於太極殿天子素服
避正寢三日不朝伊闕男子孫平子上書曰乃正月太廟毀
此跡二帝之驗也春秋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
烝嘗禘於廟今皆違之魯文公二年躋僖公於閔上後太室

史記卷一百九十八
春秋書其災說曰僖雖聞兄晉爲之臣臣居君上是謂失
禮故太室壞夫兄臣於弟猶不可躋弟晉臣兄乃可躋乎莊
公薨閔立二年而禘春秋非之况大行夏崩而太廟冬禘不
亦亟乎太室尊所若曰魯自是墮周公之祀太室今壞意者
其將墮先帝之祀乎陛下未祭中宗先祭廢宗昔躋兄弟上
今弟先兄祭昔太室壞今太廟毀與春秋正同不可不察夫
君不可下長不可降且臣繼君猶子繼父故禹不先無周不
先不啻今中宗別祠不得列於世廟可謂薄矣晉太康時宣
帝廟地陷梁折又三年太廟殿陷及泉更營之梁又折天之
所譴非必朽且壞也晉不承天故及於亂臣謂宜還中宗還
廟何必違禮下同魯晉哉帝異其言詔有司議貞節典獻質
之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父昭子穆兄弟不與
焉殷自成湯至帝乙十二君其父子世六易乾繫度曰殷之
帝乙六世王則兄弟不爲世矣殷人六廟親廟四并湯而六
殷兄弟四君若以爲世方上殷四室乃無祖廟是必不然古
者山禰極祖雖迭毀迭遷而三昭三穆未嘗闕也禮太宗無
子則立支子爲人後者爲之子無兄弟相爲後者故捨至親
取遠屬父子曰繼兄弟曰及兄弟不相入廟尚矣殷十二君
唯三祖三宗明兄弟自爲別廟漢世祖列七廟惠帝不與而
子孫曰衍晉景帝亦文帝兄景紀世不列於廟惠帝稱景帝

為從祖。今謂晉武帝越崇其父而廟毀國亡。何漢出惠帝而
享世長久乎。禮兄弟相繼不得稱嗣子。明廢宗不父中宗必
上繼高宗。今偶室於廟則為二穆。於禮可乎。禮所不可而使
天子旁紹伯考。棄已親正統哉。中宗別建園寢百世不毀。尚
何議哉。平子猥引倍公逆祀為比。殊不知中宗升新寢聖其
方。神廟則未嘗一日居上也。帝語宰相召平子與博士詳論
博士護前言。合軋平子平子援經辨難分明。獻等不能屈。蘇
頌有博士故平子坐貶。諸儒以平子孤挺見抑於禮官不平
帝亦知其直。然卒不復中宗於廟。明年帝將大享明堂貞節
言乾元殿。先帝所以聽政也。武后改之以為明堂。夫二京上

史籍

卷之一百九十八

主

都四方是則天子聽政乃居便坐。無以尊示天下。願以明堂
復為乾元殿。詔所司詳議。刑部尚書王志愔等謂明堂壞異
不法。天災之餘不容大享。請因舊還為乾元殿。正且至日天
子御以朝會。若大享復舊同丘制。日可貞節卒於官。
施敬本丹陽人為四門助教。玄宗將封禪。詔有司講求典禮。
舊制盟手洗爵皆侍中主之。詔祀天神太祝主之。敬本上言。
曰。周制大宗伯鬱人下士二掌裸事。漢無鬱人。用近臣。漢世
侍中微其藉。儒閣儒皆幸臣為之後漢。郎閣自侍中遷步兵
校尉。秩千石。其職省起居執虎子。蓋憂臣也。今侍中宰相非
賤職也。古者二君相見。卿為上。頃况天人之際哉。周太祝下

大夫。漢太祝令秩六百石。今太祝乃下士。以下士接天。以侍
臣奉天子。輕重不倫。非禮也。帝詔中書令張說與敬本熟議。
請侍中太祝視禮輕重。以他官攝領。從之。敬本遷秘書郎。卒。
盧版。永范。陽人。歷右補闕。言古者父在為母。非徹靈而心喪。
武后始請同父三年。非是。請如禮便。又以舅甥嫂叔服皆未
安。詔有官議。刑部郎中田再思曰。會禮之家。比於聚訟。循古
不必足。而行今未必非。父在為母三年。高宗實行之。著令已
久。何必乖先帝之旨。閨人之情。愛一母。服於其親。使與伯
叔。母姑姊妹同嫂叔舅。甥服。太宗實制之。閱百年無異論。不
可改。履永復言。上元中。父在為母三年。后雖請未用也。逮垂

史籍

卷之一百九十八

主

撰始行之。至有祖父在而子孫沒。行服再葬。不可謂宜。禮婦
道無尊故曰家無二尊。父在為母。服非統一尊也。今不正其
失。恐後世有婦奪夫之禍。不可不察。書爾未下。履永復言。父
在為母。立几筵者一。葬心喪者再。葬父必三年而後娶。以達
子之志。夫聖人豈蔑情於所生。固有意於天下。昔武后陰儲
篡謀。預自光崇。升赫。齊抗。斬裴。俄而乘陵唐室。以啓覆隋。幸
和僅得反。正韋氏復出。醜殺天子。幾亡宗社。故臣將以正夫
婦之綱。非特母子間也。今議者謂降母服。與伯叔母姑姊妹
等。大齊斬已有升降。則歲月不容異。此迂生鄙儒。未習先王
之旨。安足議禮哉。聖人之於禮。必建中制。使賢不肖足成文

理而後釋。彼伯叔姑姊，烏有筵杖之制。三年心喪乎。左散騎常侍元行沖曰：古者緣情制服。子天父，妻天夫，斬衰三年者，盡心立極也。妻喪杖非，遠嫌明尊也。為嫡子斬衰三年，尊祖重嫡也。孝莫大於嚴父，故父在為母免官。齊而朴，心喪三年，情中而親殺也。自先舜周公孔子所同，而今捨尊嚴之重，虧嚴父之義，謂之禮可乎？嫂叔不服，以遠嫌也。請據古為適，帝弗報。時言喪服各以所見，交口紛騰。七年乃下詔：服紀一用古制。自是人間父在為母服，或朴而禪，而釋心喪三年，或齊衰三年，履米以官卒。

趙冬臘，定州人。歷左拾遺。神龍初，上書曰：古律條曰：千餘隋

史籍

卷之一百九十八

書

時姦臣侮法，著律口律無正條者，出罪舉重以明輕，入罪舉輕以明重。一辭而廢條，日數百，自是輕重沿愛憎，被罰者不知其然。夫法易知，則下難犯，而後棄遠，義難悉，則吏乘便，而刑罰多謂宜用定科條，直書其事，其比附量情，舉輕明重，及不應為之類，皆勿用。使愚夫愚婦相率而違罪，犯者雖貴必坐，律明則人信法，一則主尊矣。當時稱是以國子祭酒卒。盧備，范陽人。中宗時，歷左補闕，默啜入寇，敗沙陀忠義，詔百官陳破賊策。備上疏，以為治內可以及外，賞罰明則士盡節，鳴沙之役，主將先遁，中軍猶死戰，正法紀功，則勳慙可立。若將帥不足當大任，宜因古法，募人徙邊，免行役，大盧伍擇邊

不祭祭
供米始
不之

州刺史。寇乘積粟，燔燬以備。中宗善其言，竟不施行。韋彤，京兆人。德宗時，為太常博士。初，天寶中，詔尚食、朔望進食太廟。天子使中人侍祠，有司不與也。貞元十二年，帝始詔朔望食，宗正太常合供，彤與博士裴堪議曰：禮宗廟朔望不祭，園寢則有之。夫牲牢蓬豆，所以交神明，全孝敬也。珍羞美饌，所以燕賓客，示慈惠也。是則薦與宴，聖人判為二物，不可亂也。且祭不欲數，亦不欲疏，感時致享，以制中也。今園寢月二祭，不為疏，廟歲五享，不為數，有司奉承，得盡其恭。若又加盛饌於朔望，是失禮之中，有司不得盡其恭也。故王者稽古，弗敢以孝思之極而濫禮，弗敢以有品之多而廢味。願罷天

史籍

卷之一百九十八

書

資所增奉，固寢以珍，奉宗廟以禮，兩得所宜。帝曰：是禮先帝裁定，朕不可遽更之。朔望食遂不廢。陳京，陳宜都王叔明裔孫，擢左補闕。德宗以盧杞為饒州刺史，京與趙需等劾杞奸邪，不可復用。帝不聽。京等固爭，帝大怒，左右辟易，諫言稍引却。京正色曰：需等毋逃，遂當以死。諸杞逆廢，遷太常博士，以議給祿，合旨賜緋衣銀魚，遷給事中。卒。無子。初，帝討李希烈，財用屈，京與戶部郎趙贊請稅民屋架，贊賈人賈用，後憲宗問宰相李吉甫，德宗播遷，果漢久乃克復，誰賈召亂為我言之。吉甫曰：德宗始即位，躬行慈儉，崔祐甫輔政，四方望治，祐甫毀宰相非其人，表佞營私，謂河北

叛臣可以力服。先帝感焉。而陳京趙贊。為帝稅屋架。貨買經。內怨外忿。身及大亂。賴天之靈。敗不至亡。帝恨之曰。京與贊。其賊臣也。

暢常河東人。登進士第。貞元初。為太常博士。昭德皇后崩。中外服除。皇太子諸王。將服三年。詔太常議。當與博士張薦柳冕李吉甫曰。子為母齊衰三年。蓋通喪也。太子為皇后服。古無文。晉元皇后崩。亦疑太子服。杜預議。古天子三年喪。既葬除服。魏亦以既葬為節。皇太子與國為體。若不變除。則東宮臣僕。亦以衰麻出入殿省。太子遂以卒哭除服。貞觀十年六月。文德皇后崩。太子喪服之節。國史不書。至明年正月。以晉

史補 卷之九十八

妻

王為升州都督。既命官。當已除矣。今皇太子宜如魏晉制。既葬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除。心喪三年。宰相劉蕡齊賡問當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齊飽也。太子以喪服侍膳。至葬可乎。今羣臣齊衰三十日公除。宜以為服限。乃請如宋齊皇后。為其父母服三十日除。入謁。則服墨慘。還宮衰麻。右補闕穆質上疏曰。三年之喪。自古天子達於庶人。漢文帝以宗廟社稷之重。自貶。乃以日易月。後世所不能革。太子人臣也。不得如人君之制。母喪宜無降。惟晉既葬公除。議者詭辭。以如時主不足師法。今有司之議。虧化敗俗。夫政以德為本。德以孝為大。後世記禮之失。自今而始。願不重哉。父在為母。母存古禮。

宣統大有
四庫

也。國朝服之三年。則太重。惟行古為得禮焉。德宗遣內侍馬欽敘謂質曰。太子有撫軍監國。問安侍膳之事。有司以三十日除。既葬釋服。以墨衰終。是何疑耶。質復奏曰。太子於陛下。子道也。臣道也。君臣以義則撫軍監國有權。父子問安侍膳。固無服衰之嫌。古未有服衰而廢問安視膳者。舒王等服三年。將不得問安視膳耶。太子舒王皆臣子也。不宜甚異。且

皇后天下之母。其父母士庶也。以天下之母為士庶降服可也。太子臣子也。以臣子為母降服可乎。公除非古也。入公門變服。今非喪以下。慘制是也。太子晨昏侍。非公除比。墨衰奪情。事緣金革。今不監國撫軍。何抑奪耶。子之於父母。禮異而

史補 卷之九十八

妻

情均。太子未君之日。長報母之日少。忍使貽議天下。後世議乃謂宰臣與有司更議。當等曰。禮有公門脫齊衰。開元禮。皇后父母服十三月。從朝旨。則十二日而除。皇太子外祖父母服五月。從朝旨。則五日而除。恐喪服人侍。傷至尊之意。非特以金革奪也。太子公除。以墨慘奉朝。歸宮衰麻。酌變為制可也。宰相乃令太常卿鄭叔則草奏。既葬卒哭。十一月小祥。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內謁。即墨服。復詔問質。質以為難。不能如古禮。猶愈於魏晉。詔如叔則議。及重晉代叔則為太常卿。帝曰。皇太子服非由諫官。初非朕意。暢常等請循魏晉故事。是也。當以果州刺史卒。

此言而不
能者類此

林藎前田人西川節度使章阜辟為推官劉闢反藎遣許切諫闢怒將殺之藎大呼曰危邦不居死其宜矣闢重其直陰戒刑人抽刀劒摩其頸以脅服之藎叱曰死即死我項豈奴孫石耶闢知不可服捨之及闢敗藎名重京師李吉甫李絳武元衡為相藎貽書以國家有西土猶右臂也今臂不附體北鄰南郊西極沂隴不數百里即為外域渾原鳳翔邠寧三鎮皆右臂大藩擁旄鉞者數十人惟李抱玉請復河湟命將不得其人宜拔行伍之才良者使守秦隴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未有權臣擅制樂曲自立喪紀也今以王錡田季安為司徒官不擇人虛從史子卑讓罪大而刑輕虞

史籍 卷之九十八

舅之所生是皆夫人也生而正禮沒不可貶時川舒謫嫡繼於古有殊制於今無異等祔配之典安得不同郭士之寢祭二妻祔廟不可獨異使子孫榮享不逮也或曰春秋魯惠公元妃孟子卒宋武公生仲子歸於魯生桓公而惠公薨立宮而奉之不合於惠公而別宮者何曰追父志也然則其北奈何曰晉南呂府君廟有荀薛兩氏景帝廟有夏侯羊兩氏唐家府宗室則昭成肅明二后故太師顏真卿祖宗有殷柳兩氏二夫人祔祔故事皆然諸儒從之

許康佐舉進士第家貧母老求為知院官人護其不擇祿及母歿辟命不答乃知其為親屬還侍御史為翰林侍講學士

文宗讀春秋至閼秋吳子餘祭問閼何人耶康佐以中官方強不敢對帝笑而罷後觀書建祿殿召李訓問之對曰古閼字小宦人也君不近刑人為軀死之道孔子書之以為戒帝曰朕遇刑人多矣可不慮哉訓曰列聖知而不能遠避而不

能去陛下念之宗廟廟也於是內謀肅除康佐知帝旨因辭疾罷後為禮部尚書卒

史籍 卷之九十八

史緯卷一百九十九

唐書三十

列傳

文藝



唐有天下文章三變太宗時文章猶沿江左餘風故王楊爲之伯玄宗時文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大曆間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等和之軼漢而接秦唐文之盛此其極也

袁承序長安人漢司徒滂至承序十二世其間位司徒司空者四世淑顯察皆死宋難昂著節齊梁時爲海內右姓高宗爲晉王太宗選僚屬問梁陳名臣子弟誰可者岑文本曰昔

史籍

卷之一百九十九

陳亡百司奔散袁憲朝服立復主傍曰刀不避王世充篡隋羣臣奉表勸進憲子給事中承家稱疾不肯署今其少子承序風操清亮無愧先烈詔拜晉王友加弘文館學士卒從弟利貞高宗時爲周王侍讀及王立爲太子百官上禮帝欲大會羣臣命婦召宴宣政殿設九部伎散樂利貞言前殿路門非命婦宴會倡優進御之所請徙命婦別殿九部伎從左右門人罷散樂不進帝納之賜物百段擢祠部員外郎卒從孫誼爲蘇州刺史司馬張沛嘗自誼曰州得一長史隴西李賢天下甲門也誼曰大門戶者歷世名節爲天下所高老夫是也山東人尚婚嫁求利祿耳至見危授命則無人焉何足尚

耶沛大慙

崔信明益都人爲秦川令蹇元自負揚州錄事參軍榮陽鄭世翼亦驚俗遇信明江中謂曰聞公詩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聚篇世翼覽未終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引舟去

受才如此

張昌齡南宮人貞觀末翠微宮成獻顯嗣下召見試息兵詔少選成文帝大悅戒之曰昔禰衡潘岳矜已傲物不得其死卿才不減二人宜鑒於古副朕所求勅於通事舍人裏供奉豫北門修撰卒

杜審言字必簡襄陽人性矜誕爲吉州司戶參軍司馬周季重司戶部若訥備其罪將殺之季重等酒酣審言子并年十

史籍

卷之一百九十九

三襲刀刺季重於座左右殺并季重將死曰審言有孝子吾不知若訥誤我審言免官次子開閔子甫字子美家杜陵少貧客吳越齊趙間李邕奇其才先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第開長安天寶十三年玄宗朝獻太清宮齋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權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道臣相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文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

史錄

卷之一百九十九

三

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沈鬱頓挫隨時放給揚雄枚卓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會祿山亂天子入蜀甫避亂三川肅宗立自鄜州號服奔行在為賊所得亡走鳳翔上謁拜左拾遺與房琯為布衣交琯敗於陳濤斜以客董延蘭故罷相甫言琯罪小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雜問宰相張鎰曰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帝乃解甫謝且稱琯宰相子少自樹立有大臣體觀其深念主愛義形於色然資性簡略延蘭託琯門下貧病昏老依倚為非琯愛惜人情遂至玷汙臣歎其功名未就志氣挫辱願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涉近言敬違忤聖心耳從還京師出為華州泰軍時關輔饑饉甫稟

既而甫
投之文士
無用至此

史錄

卷之一百九十九

四

殘音廢觀沾溉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善陳時事切律精深至千言不費世號詩史韓愈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信夫。王勃字子安龍門人沛王聞其名召著修撰諸王屬雜勃戲為文檄英王雞高宗怒曰是且交構貶虢州參軍官奴曹達抵罪匿勃所懼事洩殺之事覺當誅會赦除名父雍州參軍福時坐勃故左遷交趾令勃往省度海溺水卒年二十九初道出豫章九月九日都督閻伯興大宴滕王閣命其婿作序以夸客因出紙筆屬詩客莫敢當至勃受之不辭伯興怒起遣吏伺其文輒報一再報語益奇伯興矍然曰天才也請遂成文極歎而罷勃為文初不屬思先磨墨數升酣飲引彼覆而臥及寤援筆成篇不易一字時人謂之腹稿勃以人子不可不習長安曹元有秘方勃從之得盡得其要勃嘗謂唐應徵漢不可承隋玄宗時崔昌採勃舊說上五行應運曆請唐承漢廢隋為問右相李林甫贊之集公卿議伯興時為起居舍人與集賢院學士衛包上表曰都堂集議之夕四星聚於尾天意昭然矣於是玄宗詔以唐承漢繼隋以前帝王廢介鄭二公尊周漢為二王後以商為三恪京城起周武王漢高祖廟授昌太子贊善大夫楊國忠為右相自稱隋宗議復以魏為三恪周隋為二王後鄭介二公復舊封貶崔昌為雷

尉勃兄勛弟助皆第進士勛長壽中爲鳳閣舍人壽春等五
王出閣有司具儀忘載冊文宰相失色勛召五吏執筆分占
之其辭粲然人人嗟服加弘文館學士兼知天官侍郎勛善
對思祖用爲其州刺史謀反勛與兄潭州刺史勛弟監察御
史助皆坐誅神龍初詔復官初勛勛勃皆著才名杜易簡稱
爲三珠樹其後助勛勃又以文顯福時嘗說之韓思彥曰武
子有焉癖君有與兒癖王家癖何多耶福時使助出其文思
彥曰生子若是可夸也勃與楊炯應照鄰緊賓王以文章齊
名天下側爲四傑炯華陰人爲益川令嘗曰吾妮在廬前恥
居王後照鄰范陽人喪父號啼手足變廢照鄰以當高宗時

史雜

卷之一百九十九

五

尚吏已獨儒武后尚書已獨黃老后封嵩山屢聘賢士已病
廢若五悲以自悼病久與製屬訣自沈於頽水賓王義烏人
爲道王府屬嘗使自言所能賓王不答裴行儉爲洮州總管
表掌書記不應調長安主簿武后時數上書言事下除臨海
丞鞅鞅不得志棄官去徐敬業作亂署賓王爲府屬爲敬業
作討武氏檄其畧曰僞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實寒微昔
充太宗下陳嘗已更衣入侍洎乎脫飾穢亂春宮密隱先帝
之私陰圖後庭之宴踐元后於螢翟陪吾君於聚麀殺姊屠
兄弑君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包藏禍心窺竊
神器君之愛子幽之別宮賊之宗盟委之重任一抔之土未

乾六尺之孤何在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
讀之但嘻笑至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翌然曰誰爲
之或以賓王對后曰有才如此而使之落不偶宰相之過
也敬業敗賓王亡命不知所之中宗時詔求其文得數百篇
崔融與張說評勃等曰勃文章宏放非常人所及炯照鄰可
以余之說曰不然益川文如縣河酌之不竭優於廬而不減
王忠居後信然妮在前謙也益川文安得此子
安詩更不逮此
元萬頃後魏之裔武后時與胡楚賓等召入禁中撰列女傳
等書朝廷疑議皆密使泰處以分宰相權時號北門學士楚
賓秋浦人屬文必酒中下筆高宗以金銀括斟酒飲之文成

史雜

卷之一百九十九

六

報賞賜流飲無留財費盡復出賜以爲常性重慎未嘗語禁
中事人及其醉問之然觀不答兼崇賢直學士卒萬頃孫正
權明經高第授監門衛兵曹泰軍史思明陷河洛正與其弟
昇父詢情匿山中思明懸購之甚急正謂其弟曰賊識吾名
知難免矣我義不受汙有死而已賊既得正兄弟誘以高位
岡拒之皆遇害父聞仰藥死詔錄仗節十一姓以正爲冠贈
秘書少監子義方福建觀察使
李適萬年人擢修文館學士嘗夢與人論大衍數及寤曰吾
詩盡此乎勅其子曰霸陵原西望京師吾樂之可植松千株
爲墓樹時往臥石榻上置所讀九經要句及素琴於前人稱

其述中宗景龍二年以李嶠等四人為修文館大學士適等
八人為學士薛稷等十二人為直學士象四時八節十二月
凡天子宴會游豫惟宰相及學士得從春幸梨園並渭水祇
除則賜細柳園辟燭宴蒲萄園賜朱櫻秋登慈恩浮屠獻
菊花百篇冬幸新豐歷白鹿觀上驪山賜浴湯池給香粉
南澤從行給用驢馬品官黃衣各一帝有所感賦詩學士皆
屬和當時人所欽慕然皆御製佻倖忘君臣禮法惟以文華
取幸云

宋之問字延清汾州人為尚方監丞武后游洛南龍門詔從
臣賦詩左史東方虯詩先成后賜錦袍俄之問獻詩后覽之

史集 卷之九十九

七

嗟賞更奪袍以賜時張易之兄弟寵昵之問為易之奉溺器
及敗貶龍州逃歸洛陽匿張仲之家會武三思用事仲之與
王同曖謀殺三思之問知之今兄子雲上急變遷考功員外
郎唐宗立流嶺南賜死之問與沈佺期齊名時號沈宋語曰
蘇李居前沈宋比肩謂蘇武李陵也之問父令文富文辭工
書有力絕人世稱三絕都下有牛善觸人莫敢要令文直往
拔取角折其頸殺之之問以文章起弟之憐以驍勇聞之惡
精草謀世謂得父一絕之悌長八尺開元中歷劔南節度使
坐事流朱富會橫陷驪州授總管擊之募壯士八人被重甲
大呼賊曰勳者即死賊七百人皆伏不敢動遂平之之惡

為連州參軍刺史聞其善歌使教侍婢之惡日執笏立簾外
吟唱自如

開朝隱壘城人遷給事中武后有疾今往禱少室山朝隱沐
洛伏身蛆蟻為蟻請代后疾還奏會后疾愈大見褒賜其佞
謂如此先天中貶通州別駕卒

李邕字泰和江都人父善崇賢館直學士淹貫古今而不能
屬文人號為書龍為文選注敷析淵洽坐事流姚州後還居
津鄭問講授諸生傳其業號文選學始善注文選釋事而忘
意書成以示邕邕默然意欲有所更善曰試為我補益之邕
附事見義善以其注不可易故兩書並行邕見李嶠言讀書

史集 卷之九十九

八

未偏顧一見秘書嶠曰屬閣萬卷豈時日能習耶邕固請乃
假直秘書本義辭去嶠試問與義辭辯如響嶠曰子且名
家邕為左拾遺御史中丞宋璟劾張昌宗反狀武后不應邕
立階下大言曰學所陳社稷大計陛下當聽后乃可邕笑
出或曰萬一作百禍且不測邕曰不如是名亦不傳中宗立
邕善思以方伎幸擢秘書監邕諫曰善思為詭惑說妖祥陸
下不知疑見聖使誠以善思術可致長生耶則夷貊氏且因
之長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致神仙耶秦皇漢武且因
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致佛法耶梁武帝且因之
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自古堯舜稱聖者臣觀其所行

皆在人事、敦睦九族、平章百姓、不問以鬼神道治天下、惟陛下
下省察、不納五王誅、坐善張柬之、貶富州參軍事、玄宗卽位、
遷御史中丞、出爲陳州刺史、帝封泰山還、邑謁帝汴州、詔獄
詔賦帝悅、邑素與張說相惡、會仇人告邑受賕枉法、下獄當
死、許昌男子孔璋上書曰、伏見陳州刺史邑、剛毅忠烈、難不
苟免、作者折二張之角、挫韋氏之鋒、身受謫屈、而奸謀沮解、
是邑有功於國也、今開坐賊下吏、死在旦夕、臣生無益於世、
不若殺身以明賢、請以六尺之軀、膏鉄劍以代邑死、臣與邑
生平不款曲、臣知有邑、邑不知有臣、夫知賢而舉仁也、任人
之忠義也、獲二善以死、臣又何求、伏惟陛下寬邑之死、使率

史籍

卷之一百九十九

九

手書、貨人蠶種、以爲枉法、市羅供奉、指爲姦賊、於時賊使守
捉嚴固、號天訴地、誰肯爲聞、投身荒裔、永無還期、妾願邑得
充一卒、効力王事、背塗朔野、庶成夙心、不省邑後從楊思勗
討嶺南賊有功、徙澄州司馬、遷括州刺史、復坐誣天子、識其
名、詔勿劾、邑早有名、重義好善、久斥外、不與士大夫接、會上
計入朝、人問傳其昔日環異、及至阡陌聚觀、後生風望、進謁
門巷、填隘、中人臨問、索所爲文章、以說媚、不得、出爲北海
太守、天寶中、左驍衛參軍柳勣、有罪下獄、邑嘗遺勣馬、吉溫
使引邑、將以休咎相語、陰賂遺宰相李林甫、素忌邑、詔刑部
員外郎祁順之、監察御史羅希與、就郡杖殺、時年七十、代宗
時、贈秘書監、邑雖不顯、而文章名天下、長於碑頌、人奉金帛
請其文、而後鉅萬計、性豪放、不治細行、盧藏用謂邑如干將
莫邪、雖與爭鋒、但終處缺折、卒如其言、杜甫以邑負謗死、作
八哀詩、讀省傷之、
邑向字子回、涇州人、開元十年、爲集賢院校書、帝歲遣使采
擇天下美女、內之後宮、號花鳥使、向奏美人賦、以諷帝善之、
權左拾遺、從帝東巡、帝引頡利發及蕃夷酋長入仗、內賜弓
矢射禽、向言、賜賜不鳴、未爲瑞鳥、射虎雖伏、弗曰仁獸、兄突
厥安忍殘賊、不預君父、陛下震以威烈、來以文德、其勢不得
不近、故稽顙稱臣、奔命遣使、陛下引列從官、陪侍封禪、使飛

不知止也

邑不克
於死解山

史籍

卷之一百九十九

十

於前同獲禽之樂。萬一判柯說動。何羅窮發。遂嚴譴。目清
星。縱醺單于。諸宮庭。何以塞責。帝因詔籍夷山使。遷主客郎
中。向少喪母。父爰客。遠方不還。及長。將葬母。不知父在。亡招
魂合諸墓。後有傳父猶在者。訪索累年不獲。他日自朝還。道
見一老人。問之。果父也。下馬抱父足號慟。行人為流涕。帝聞
咨歎。官爰朝散大夫。賜錦綵。給內教坊樂工。以娛懌之。辛贈
東平太守。向以李善文選注為繁。與呂延濟劉良張說李周
翰更為訓解。時號五臣注。遷工部侍郎。卒。

李白字太白。興聖皇帝裔。孫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命之。
既長。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頌為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曰。

史集 卷之九十九

士

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喜縱橫。為任俠。輕財好
施。客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遊。徂來山日沈。
欲號竹溪六逸。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
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才也。言於玄
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為調羹。詔供
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於市。帝坐沈香亭子。意有所感。欲得
白為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頰面。稍解。援筆成文。婉
麗精切。帝愛其才。數宴見。帝嘗賜酒。白醉。使高力士脫鞵。力
上素貴恥之。摘其詩以激揚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止。白自
知不為親近所容。益放不自修。與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璿。

李白
字太白

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為酒中八仙。懇求還山。帝賜金放
還。白浮游四方。嘗乘月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
坐舟中。旁若無人。安祿山反。轉側宿松匡廬間。永王璘辟為
僚佐。璘起兵。逃還彭澤。璘敗。當誅。初白遊并州。見郭子儀奇
之。子儀嘗犯法。白救免之。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詔長流夜
郎。會赦。還尋陽。復坐事下獄。時宋若思將吳兵三千赴河南。
道尋陽。釋其囚。辟為參謀。未幾辭職。李陽冰為當塗令。白依
之。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年六十餘。白晚好黃老。渡
牛渚磯。至姑孰。倪謝家青山。欲終焉。及卒。葬東麓。元和末。宣
歙觀察使范傳正祭其冢。禁樵採。訪白後裔。惟二孫女。嫁為

史集 卷之九十九

士

民妻。進止有風範。泣曰。先祖志在青山。其葬東麓。非本意。傳
正為改葬。立碑。復其大家舊役。傳正作李白墓志云。白嘗欲
一鳴驚人。一飛冲天。彼漸陸還喬。皆不能也。及其請退。乃歎
曰。下鈞之勢。一發不中。則當摧挫折牙。而求息機。安能效。碌
碌者。蘇而復上哉。用是脫屣軒冕。釋羈輶鎖。大放性情。於字
畫。欲以耗壯心。而遺餘年。任華送李白序曰。彼碌碌者。徒見
三河之遊倦。百鎰之金盡。乃議子於得失虧成之間。曾不知
才全者。無虧成。志全者。無得失。進與退。於太白乎。何有。文宗
以白歌詩。裴旻劍舞。張旭草書。為三絕。旭吳人。嗜酒大醉。呼
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髮滿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為神。不可復

得也。世呼張顗為常熟尉。有老人陳騰求刊宿昔。又來。旭怒其煩。老人曰。親公筆奇妙。欲以藏家耳。旭因問所藏。盡出其父書。旭視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旭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而得筆法。又聞鼓吹。而得筆意。觀倡公孫氏舞。劍器得其神。後人論書。歐虞褚陸。皆有異論。至旭。無非短者。崔邈顏真卿。皆懷素傳其法。懷素性錢氏。疎放不拘。每飲酒。以養性。草書以暢志。酒酣興發。過寺壁里。牆衣裳器皿。靡不書之。貧無紙。嘗於故里種芭蕉萬餘株。以供揮酒。書未足。乃漆一盤。又漆一方板。久之。盤板皆穿。懷素伯祖思融。禪師。學歐陽詢書。故鄉中呼為大錢師。小錢師焉。懷素嘗曰。學無師授。如

史籍
卷之九十九

主

不出戶而出。乃師金吾長曹龜。龜形授其筆法。中夕形謂懷素曰。草書右勢多矣。惟太宗以威之。書如陵冬枯樹。寒寂勁硬。不置枝葉。張長史亦謂形曰。孤蓬自振。驚沙坐飛。余師之。故得奇怪。凡草聖盡於此。懷素不復對。乃連叫數十聲曰。得之矣。經歲餘辭去。形曰。萬里之別。無以為贈。吾有一寶。割以相與。人傳形有右軍懸溪小王羲之勢。三帖懷素疑以此見。與及臨路。形乃曰。草書堅牢。似古釵脚。勉旃。至晚歲。顏太師以懷素為同學。鄒兵曹弟子。問曰。夫草書於師授之外。須自得之。張長史觀孤蓬驚沙之外。見公孫大娘劍器舞。始得低昂迴翔之狀。未知鄒兵曹有之乎。懷素對曰。似古釵脚。為草

或以此為
虎之象
耳

書堅牽之極。真卿微笑。經歲月不言。懷素辭去。真卿曰。師堅學古釵脚。何如屋漏痕。懷素抱顏公脚。唱賊賊久之。真卿問曰。師亦有自得乎。對曰。夏雲多奇峰。夏雲因風變化。初無常勢。又遇壁析之路。一自然。顏公曰。噫。草聖之淵妙。代不絕人。可謂聞所未聞之旨矣。裴旻嘗與幽州都督孫佺北伐。為奚所困。旻解刀立馬上。矢四集。皆迎刃而斷。奚大驚。引去。後以龍華軍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休山下。有老父曰。此彪也。稍北有真虎。使將軍遇之。且敗。旻不信。怒馬趨之。有虎出叢薄。中小而猛。據地大吼。人馬辟易。弓矢皆墮。自是不復射。李贊曰。是亦摧挫忌機者也。

史籍
卷之一百九十九

十四

王維字摩詰。與弟縉齊名。開元初。擢右拾遺。遷給事中。安祿山反。維為賊得。以藥下利。陽瘖。祿山素知其才。迎至洛陽。迫為給事中。祿山大宴凝碧池。悉召梨園諸工合樂。維聞之。賦詩悲悼。聞於行在。賊平。下獄。縉請削官贖維罪。肅宗亦憐之。下除太子中允。遷尚書右丞。時縉為蜀州刺史。維言已有五短。縉有五長。臣在省戶。縉在遠方。願上所任。官放歸田里。使縉得還京師。上乃召縉為左散騎常侍。上元初。疾甚。作書別弟及親故。停筆而卒。年六十一。維工草隸。善畫。作山水。平遠人以為天機。所刊學者不能及也。寧薛諸王以師友待之。客有以按樂圖示之者。無題識。維曰。此霓裳第三疊初拍也。客

朱信引工按曲果然別墅在輞川有華子岡歌湖竹里館柳浪茱萸洲辛夷塢與裴迪遊其中賦詩為樂喪妻不娶孤居三十年母亡乃表輞川第為寺終葬其西焉代宗語信曰朕嘗於諸王座間雜樂章今傳幾何信哀集數百篇上之維畫不下哭道元時開立本善畫為人以畫師名已維乃為詩云夙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人亦不以畫師稱之

丘為嘉興人少繼母孝嘗有靈芝生堂下官太子右庶子致仕時年八十餘而母無恙給俸祿之半及居憂觀察使韓滉言致仕官給祿所以惠養老臣不可在喪為異惟罷春秋羊酒初還鄉縣令謁之為候門駭折里行至庭既出乃敢坐經

史緯 卷之一百九十九

縣署降馬而趨辛年九十六

鄭虔榮陽人玄宗愛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為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虔善圖山水好書嘗無紙時慈恩寺貯杏葉數屋遂往日取葉肄書歲久殆遍嘗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絕遷著作郎有鄭相如者自滄州來師事虔虔未之禮問何所業相如曰孔子稱繼周者百世可知僕亦能知之虔駭然相如曰開元盡三十年當改元改元盡十五年天下亂賊臣僭位公當汗偽官願守節可以免虔又問君云何答曰相如官衢州三年死是年及進士第調信安尉既三年虔調吏部則相如死矣安祿山反授虔水部

北通鑑綱目之始也

郎中賊平與張通王維因宜陽里三人皆善畫惟聞使繪畫壁虔等新解於間得免死貶台州參軍事時號鄭廣文杜市嘗贈以詩曰十名四十年坐客寒無怨

蕭穎士字茂挺蘭陵人為集賢校理宰相李林甫欲見之穎士居喪不詣林甫約至故人舍使邀穎士穎士前往哭門內以待林甫不得已前弔而去怒其不下已調廣陵參軍事穎士作櫻桃詩曰雖先寢而獲薦非和羹之正味以譏林甫嘗謂仲尼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法而司馬遷作本紀書表世家列傳敘事依違失褒貶體乃起漢元年訖隋義寧編年依春秋義類為書百篇在魏書高貴公崩曰司馬昭弒帝於南

史緯 卷之一百九十九

闕在梁書陳受禪曰陳霸先反林甫死調河南府參軍事倭國遣使入朝自陳國人願得蕭夫子為師中書舍人張漸等言不可而止安祿山寵恣穎士陰語柳弁曰胡人負寵而驕亂不久矣東京其先陷乎託疾游太室山祿山反穎士往見河南採訪使郭納言禦守計納不用款曰肉食者以兒戲嬰劇賊難矣歲日常清陳兵東京往觀之不宿而還因藏書於其領間身走山南節度使源洵辟掌書記賊別將攻南陽洵懼欲退保江陵領士曰官兵守清關財用待江淮而足餉道必由漢沙則襄陽全之咽喉一日不守則大事去矣且列郡數十人望百萬則兵援寇社稷之功也賊方事嗜陝公何遽

此乃天才
人才則不

史緯

卷之二百九十九

七

賴土地欲取天下笑乎。洎乃止。沛李穎士乃客金陵。時唐王
為淮南節度使。留蜀不至。副使李承式玩兵不振。穎士與宰
相崔回書言。今兵食所資在東南。楚越重山。復江自中原。
援則盜先起。宜時遣使以鎮撫。江淮俄而劉展反。賊圍雍丘。
承式遣兵往救。大宴賓客。陳女樂。穎士曰。天子暴露。豈臣下
盡歡時耶。夫投兵不測。乃使觀聽華麗。一旦思歸。誰致其死。
哉。弗納。授揚州參軍。至官。信宿而去。客死。汝南逆旅。年五十。
二。穎士樂聞人善。推引後進。皇甫冉等皆為名士。兄事元德。
秀。而友顏真卿。與李華齊名。世號蕭李。嘗與李華陸探游洛
龍門。詣路旁碑。穎士即誦華再閱。據三乃能盡記。或謂三人

才高下此其分也。有奴事穎士十年。苦被督楚。或勸其去。曰。
非不能去。愛其才耳。門人諡曰文元先生。
李翰。字長吉。鄭王裔也。七歲能詩。每日日出。騎瘦馬。從小奚
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及暮歸。足成之。非大醉。中喪
之。翰嘗私邀入內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牀下。維以實告。帝
喜。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命之出。浩然再拜。帝問其詩。浩然

死亦不能建愈之。贊云。
浩然。襄陽人。隱鹿門山。年四十。游京師。張九齡王維雅善
之。維嘗私邀入內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牀下。維以實告。帝
喜。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命之出。浩然再拜。帝問其詩。浩然

可

美

史緯

卷之二百九十九

六

誦詩。至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不求仕。朕未嘗棄卿。奈何。
遂我。因放還。採訪使韓朝宗約浩然至京師。欲薦諸朝會。故
人至。廟飲。款其或曰。君與韓公有期。浩然曰。業已飲。還恤其
他。張九齡為荊州。辟置於府。開元末。卒。王維過穎川。畫浩然
像於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鄭誠。謂賢者名不可
斥。更署曰。孟亭。崔頴與浩然同時。李邕聞其名。虛舍逸之。穎
士。獻十五條。王昌詩。世。口小兒無禮。不與接而去。然則
歐陽詹。字行周。晉江人。開地肥行。有山泉禽魚。雖能通文
吏事。不肯北宦。常哀為觀察使。始擇秀民能文辭者。與為
賓主。均禮游。觀集必預。詹嘗見哀。哀奇之。勸之應舉。哀泛

舟飲饌。詹舉進士。與韓愈李觀李緯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
聯第。皆天下選。時解龍虎榜。問人第進士。自始詹事父母
孝。與朋友信。其文章深切。明辨與韓愈友善。詹為國子監助
教。率其徒伏闕下。舉愈為博士。卒年四十餘。崔羣哭之。慟愈
為哀。辭自書以遺羣。徐駒舉進士。不中。詹數稱之。及高第。為
福建觀察使。語及詹。必流涕。

李賀。字長吉。鄭王裔也。七歲能詩。每日日出。騎瘦馬。從小奚
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及暮歸。足成之。非大醉。中喪
日。率如此。過亦不甚省。母使婢按囊中。見所書。多曰。是兒要
嘔。出心肝乃已耳。每讀著。常為朋友所取去。賀詩尚奇。詭絕

去翰墨畦徑。當時無能效者。樂府數十篇。雲韶諸工皆合之。終管為協律郎。卒年二十七。

吳武陵。信州人。擢進士第。淮西吳少陽聞其才。遣客鄭平以書遺之。武陵不答。及少陽子元濟叛。武陵遣以書曰。足下反天子人。亦反足下。嬰兒橫之命。不若奉大君之法。明矣。若輩。士馬土地。歸之有司。上必容納。以倡四海。為國者。誰而後。而舍不以小惡掩大善。寵榮可保。骨肉可全。何獨不為哉。三州至狹也。萬國至廣也。夫一壯士。不能當十夫者。以左右前後皆其敵也。矧以一卒。欲當百人哉。昏迷不返。諸侯之師。集城下。環壘填塹。將枝攜賊。士卒崩離。禍發肘腋。身死宗

史籍

卷之十百九十九

元

滅何其痛哉。元濟不納。裴度東討。韓愈為司馬。武陵勸愈為度謀。請中官當所不快者為監軍。歸素所快者於內。以自為地。元濟未破。數月。武陵告愈曰。黃白氣出西北。西北王師所在。氣黃白。喜象也。天見其祥。宜修事。應之。長慶初。寶易直以戶部侍郎判度支。表武陵主鹽北邊。易直表置和羅貯備使。擇郎中為之。武陵曰。今緣邊沃壤。尚為茂草。父母妻子不相活。前在朔方。皆先取商人。而後求牒還。都受錢。脫有寇薄城。不三旬。便當餓死。何所取財。而云和羅哉。天下不治。病在權。不歸有司也。鹽鐵度支。一戶部郎事。今三分其務。吏至萬員。財賦日蹙。西北邊院官。以御史員外郎為之。始若可信。今加

置使以主其務。是御史員外久於事。皆不可信也。再更旬月。又將以郎中為不可信。即更時歲。明公之為。亦不足信矣。上下相阻。一國交疑。誰為可信者。况一使之建。胥徒走卒。殆百輩。將責騰呼。數千里為之不寧。誠欲邊圉完實。獨蒙浮民。徒罪人耕屯沃土。何必加使。增吏也。易直不納。為太學博士。禮部侍郎崔師。試進士。東都公卿咸祖道。武陵最後至。謂師曰。君方為天子求奇材。收獻所益。因出袖中書讀之。乃杜牧阿房宮賦。辭既奇拔。而武陵音吐鴻暢。坐客大驚。武陵曰。牧方試有司。請以第一人處之。師謝已得其人。至第五。郎未封。武陵勃然曰。不爾。宜以賦見還。師曰。如教。牧果異等。柳宗元請

史籍

卷之十百九十九

元

永州刺史。武陵坐事流永州。宗元數與遊。及北還。裴度厚遇之。武陵謂度曰。西原蠻未平。柳州與賊大牙。宜用武人。以代宗元。使得優游江湖。又遣工部侍郎孟簡書曰。古稱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雷激電射。天怒也。然不能終朝。聖人在上。安有卑世而怒人臣耶。且程到二韓。皆已拭拔。處大州。刺治。獨子厚與僕。為伍。誠恐為務露所嬰。則柳氏無後矣。度未及用。而宗元死。

薛廷珪。河東人。進士及第。為中書舍人。遷尚書左丞。朱全忠據四鎮。廷珪以官告。使至汴。客諷其拜。廷珪佯不曉曰。吾何德。敢受。令公拜乎。及見。卒不加禮。此真文學也。亦可人。薛義。

吳道元字道子陽翟人學書於張顛不成因工畫為瑕丘尉
明皇召入供奉道元畫大率師法張僧繇或者謂為後身焉
善有六法世稱顧愷之能備愷之畫鄰女以棘刺其心使之
呻吟道子畫驢於僧房一夕聞有踏籍破進之聲僧繇畫龍
點睛則聞雷破壁飛去道子畫龍鱗甲飛動每天雨則煙霧
生須冠於前張絕於後而道子乃兼有之變態縱橫與造物
相上下愷之僧繇疑不能及也開元中將軍裴旻居母喪請
道子畫鬼神於天宮寺資母冥福道子使旻屏去縗服用軍
裝纏結馳馬舞劍激昂頓挫雄傑奇偉觀者數千百人無不
駭悚而道子解衣盤礴因用其氣以壯畫思落筆風生為天
史錄 卷之一百九十九 圭

方技
李淳風岐州人通羣書明曆算貞觀初與傅仁均議曆法多
所折衷授將仕郎直太史局上言曰今靈臺候儀是魏代遺
範觀其制度疎漏實多漢孝武時落下閭造渾天儀事多疎
闕故賈逵張衡各有營緯陸績王蕃遞加修補或綴附經星
機應漏水或孤張規郭不依日行推驗七曜並循赤道今驗
冬至極南夏至極北而赤道常定於中全無南北之異以測
七曜豈得其真黃道渾儀之闕至今千餘載矣太宗令造之
至七年造成其制以銅為之表裏三重下據準基狀如十字
末樹鼉足以張四表焉第一儀名六合儀有天經雙規渾緯
史錄 卷之一百九十九 圭
規金常規相結於四極之外備二十八宿十二辰經緯
三百六十五度第二名三辰儀圓徑八尺有游璣規道月遊
天宿矩度七曜所行並備於此轉於六合之內第三名四遊
儀玄樞為軸以連結五橫遊簡而貫約規矩又玄樞北樹北
辰南據地軸傍轉於內又玉繩在玄樞之間而南北以
觀天之辰宿下以識器之料度時稱其妙擢太史令淳風言
經術郊祀社稷王肅以郊丘為一鄭玄析而二之曰國丘
曰郊非聖人意今制令固守玄說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
配上帝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春秋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故
郊后稷以孟春祭天也以爲感帝尤屬不稽請四郊迎氣

祀五帝郊明堂。罷六天說。止祀昊天。方丘既祭地。又祭神州北郊。皆不載於經。請止一祠。詔可。預讀晉隋二書。其天文律曆五行志。皆淳風所作也。太宗得秘藏云。唐三世之後。有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密召淳風訪其事。淳風對曰。臣據象推算。其兆已成。其人生陛下宮中。從今三十年。當有天下。誅殺唐子孫殆盡。帝曰。我求而殺之。奈何。對曰。天之所命。不可去也。王者不死。惡濫及無辜。且更三十年。必當衰老。老則仁慈。雖受終易姓。或不能絕唐。今若殺之。仰當復生。少壯矣。帝乃止。封呂樂男。龍朔三年。授秘書郎。中時。戊寅曆法漸差。淳風增損劉焯皇極曆。撰麟德曆。奏之。時稱其精密。復為太史令。卒。

史籍

卷之十百九十九

七

僧一行。少聰敏。博覽經史。尤精曆象陰陽五行之學。時道士尹崇家多墳籍。一行詣崇。借揚雄太玄經讀之。數日還其書。崇曰。此書意旨稍深。吾子試更研求。何遽見還。一行曰。已究其義矣。因出所撰大衍玄圖及義訣一卷。以示崇。崇大驚曰。此後生顏子也。出家為僧。隱於嵩山。玄宗興起之時。麟德曆經推步漸疎。較一行所前代諸家律法。改撰新曆。一行撰開元大衍曆。經十五年。卒。年四十五。初。一行求訪師資。以窮大衍至天竺國清涼山。見一院。古松十數。門有流水。一行立於門屏間。聞院僧於庭布算。謂其徒曰。今日有弟子自遠方來。求吾算法。已合。問門僧除一算。曰。門前水却西流。弟子至矣。視

之。門前水却西流。一行承言而入。稽首請教。盡授其術。道上那和璞謂其情曰。漢落下閣造曆云。後八百歲差一日。當有聖人正之。今年期畢矣。一行造大衍。始正其差。謬一行其聖人乎。

甄權扶溝人。以母病。與弟立言。究方書。遂為高醫。仕隋為秘書省正字。稱疾免。魯州刺史庾秋嶽風痺不能挽弓。權使發矢。擣期立。鍼其肩隅一進。遂能射。貞觀中年百歲。太宗就見之。訪其術。權朝散大夫。賜几杖衣服。卒。年一百三歲。立言為太常丞。杜淹苦流腫。帝遣視之。立言曰。後十日午漏上死。果如其言。有道人。心腹適煩。立言診之。曰。腹有蟲。誤食髮而然。

史籍

卷之十百九十九

七

令餌雄黃一劑。少還吐一蛇。無目。燒之。有臭氣。時以醫顯者。義興許胤宗。仕陳為新蔡王參軍。王太后病。風不能言。醫家術窮。胤宗曰。餌液不可進。乃以黃耆防風煮湯。數十斛置牀下熏之。是夕語。權義興太守。武德初。進散騎侍郎。或勸其著書。貽後世。曰。醫特意耳。思慮精則得之。脈之候幽而難明。吾意所解。口不能宣也。古之上醫。要在視脈。病乃可識。病與藥值。唯用一物。攻之氣純。而愈速。今之人。不善為脈。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譬棧不知鬼。廣布原野。冀一人獲之。術亦疏矣。藥偶得他味。相奪弗能專力。此難愈之驗也。脈之妙處。不可傳。虛苦方劑終無益於世。此所以不著書也。卒。年七

元稹
白居易
云係家

上餘洛陽張文仲武后時為尚藥奉御特進蘇良門方朝疾作仆廷中文仲診之曰憂憤而成若脅痛者始不可救頃告脅痛又曰及心則殆俄心痛而死文仲論風與氣尤精曰風狀百二十四氣狀八十治不以時則死及之唯頭風與上氣足氣藥可常御病風之人春秋末月可使洞利乃不困劇自餘類發則治以時消息乃若四時輕重街凡十八種

袁天綱成都人與杜淹王珪韋挺游謂淹曰公前臺學堂全且博將以文章顯謂珪法令成天地相臨不十年官五品謂挺面如虎當為武官然三君久皆得譴吾且見之淹為天策學士珪太子中允挺為左衛率武德中俱以事流揚州見賈

史籍 卷之十百九十九

魏曰君伏犀賈玉枕輔前完起十年且顯立山蓋開耶然赤脉干體方語而浮亦入大宅公為將必多殺顯自戚執果為益州行臺僕射坐事見召天綱曰毋憂右輔澤而動不久必還果還為都督太宗召見曰古有君平今爾何如對曰彼不達時臣固勝之武后母楊氏見之天綱曰夫人法生貴子乃見其二子元慶元爽曰官三品保家子也見韓國夫人曰此女貴而不利夫后最幼姆抱以見給以男天綱視其步與目然曰龍體鳳頸極貴相也若為女當作天子張行成馬周見曰馬君伏犀貫腦背若有負貴相也近古君臣相遇未有及君者然而澤赤而耳無根後骨不隆壽不長也張脫

得官位終宰相高士廉曰君終作何官曰僕及四月數盡矣除火山令至期果卒子客卿傳其術高宗置一鼠於隱令衛家射皆曰鼠客卿曰雖實鼠然入則一出則四發之鼠生三子皆度江入舟而還左右請故曰舟中鼻下氣皆鼠不可以濟俄有跛男子趨舟客卿曰貴人在吾可以濟跛男子乃妻師德也時長社人張懷瓘技與天綱埒魏元忠尚少往見懷瓘問之懷瓘不答元忠怒曰窮通有命何預君耶拂衣去懷瓘起曰君之相在怒時位必卿相耶中裴珪妻趙氏見之懷瓘曰夫人目修緩法曰不視淫又曰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且得罪俄坐姦沒入掖廷裴光廷當國懷瓘以紙大署

史籍 卷之十百九十九

台字授之光廷曰吾既台司矣尚何事此後三日貶台州刺史又有金梁鳳者裴冕為河西謂後梁鳳言不半歲兵起君當以御史中丞除宰相又言一日向維一日向野一日向朝此時公當國冕以其妖言絕之俄而祿山反冕以御史中丞召因問三日如何曰維日即滅野日不能久朔方日愈明肅宗即位冕為宰相應於帝拜都水使者謂呂諲曰君且輔政須大怖乃得誣榜驛史史突入射譚兩矢幾中走而免明年知政事李揆盧允微服謁之梁鳳曰李閣歲而相盧不遇耶官擢入相擢允吏部郎中王遠知揚州人父景遷陳揚州刺史母遷寢夢鳳集其身因

諫諍帝
不宜遠京
國亦不假
知不省何
命告高祖
可也

有振浮屠寶誌謂曇選曰生子當爲世方士遠知少警敏通書傳事問弘景傳其術爲道士陳後主聞其名召入重陽殿辯論超請隋煬帝爲晉王鎮揚州使人邀見少選髮白俄復思帝懼遣之後召見臨朔宮帝事以師禮問神仙事詔作玉清玄壇以處之及幸揚州遠知諫帝不宜遠京國不省高祖位尚微遠知密以天命告之武德中秦王與房玄齡微服過之遠知未識迎語曰中有聖人非秦王乎玄齡告以實遠知曰方爲太平天子願自愛太宗立欲官之苦辭詔潤州爲觀於蒨山以居之遠知謂弟子潘師正曰吾少也有累不得上天今畧少室伯吾將行矣沐浴加冠帶若寢者遂卒或言書

史綱
卷之二十九十九

蓋百二十六歲云謂子紹業曰爾年七十見女君武后時召見如其年師正貝州人少喪母以孝聞居道遠谷高宗幸東都召見問所須對曰茂松清泉臣所須也既不乏矣帝尊禮之卒年九十八諡體立先生有劉道合者與師正同居嵩山帝將封太山雨不止帝命道合禱祝旋霽令馳傳先行太山祈祇得賞賜輒散貧乏咸亨中爲帝作丹劑成而帝後營宮遷道合墓開其棺見遺骸若蟬蛻帝恨之曰爲我合丹而自服去其餘丹無它異

葉法善括蒼人世爲道士傳陰陽占繇符架之術能厭劾怪鬼帝召詣京師欲授以官不拜帝召方士治金丹法善言丹

不可遽就徒費財用由是百餘人皆罷嘗在東都爲壇以祭有數十人自奔火中衆大驚救而免法善笑曰此爲魅所馮吾以法攝之耳問之果有鬼病唐宗之立法善有力焉先天中拜鴻臚卿封越國公居景隆觀開元八年卒或言生隋大業丙子蓋百十歲云

明崇儼假師人以奇技自名高宗召見擢冀王府文學帝爲宮室使宮人奏樂其中召崇儼問何祥耶爲我止之崇儼書桃木爲二符挿室上樂即止上以問官人對曰向者見二怪能故怖而止盛夏帝思雪頃之崇儼取以進云往陰山取之四月帝憶瓜崇儼索百錢須臾以瓜獻曰得之緱氏老人圃

史綱
卷之二十九十九

中帝召老人問之曰埋一瓜失之土中得下錢爲武后作厭勝又言章懷太子不德不可爲嗣儼鳳中爲盜所殺該殺嚴譔字善思朝邑人父廷通儒術曉圖讖善思傳父業武后時授監察御史酷吏構大獄以善思爲詳審使平活八百餘人原千餘姓長壽中按囚司刑寺罷不實者百餘人來俊臣等疾之遂以罪謫交趾五歲得還時李淳風死候家皆不效詔善思以著作佐郎兼太史令長安中熒惑入月鎮犯天關善思曰法當亂臣伏罪而有下謀上之象歲餘張柬之等起兵誅二張遷給事中后崩將合葬乾陵善思言尊者先葬卑者不得入今啓乾陵是以卑動尊術家所忌冀營乾陵國有

大難易姓遷國二十餘年今又營之難且復生合葬非古也
况事有不安豈足循據漢世皇后別起陵墓魏晉始合葬今
若更擇吉地附近乾陵取從葬之義使神有知無所不逞若
其無知合亦何益山川精氣上為列星葬得其所則神安而
後嗣昌失其宜則神危而後嗣損願割私愛使社稷長久中
宗不納神龍中遷禮部侍郎求為汝州刺史嘗語姚崇曰韋
氏禍且塗地相王所居有華蓋紫氣必位九五公善護之及
睿宗立崇以開拜右散騎常侍開元十六年卒子向為鳳翔
尹三世皆年八十五云

史籍

卷之十百九十九

元

杜生許州人善易占有問亡奴者謂曰自北行逢使者懸弓
其鞭若不可則以情告其人果值使者如生語使者異而與
之乃折道傍更代鞭見亡奴伏其下獲之宅日又有亡奴者
生令持錢五百伺於道見使者進鵲可市其一必得奴俄而
使者至其人以情告使者以一與之忽飛集灌莽上往取之
得亡奴眾以為神時有浮屠泓貴州人嘗與燕公張說市宅
戒以無穿東北王隅宅日見說曰宅氣索然云何與說共視
隅有三坎丈餘泓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皆不終說罷
將半之泓曰客土無氣與地脈不連譬身瘡疳補它肉無益
也後如其言

張果臨鄉里世繫以自神隱中條山往來汾晉間世傳數百

生時乃有
仙中耶

史籍

卷之十百九十九

元

歲人武后遣使召之暴死後人見之恒山中開元中嵩山
濟以開玄宗令通事舍人裴晤往迎果輒氣絕久之乃蘇晤
不敢逼帝更遣中書舍人徐嶠齋聖書禮請乃至肩輿入宮
帝問治道神仙事語秘不傳果善息氣能累日不食數御美
酒自云生堯丙子歲位侍中其貌如六七十歲人時有邢和
璞善知人壽夭帥夜光善視鬼帝令和璞推果生死惘然莫
知其端帝召果坐密室使夜光視之不見果所在帝謂高力
士曰吾聞飲菹無苦者奇士也命飲之果三進頽然曰非佳
酒也乃就寢頃之起視齒齠縮頽左右取鐵如意擊墮之更
出藥傳其斷良久齒生粲然帝益神果欲以王真公主降之
未言也果忽謂秘書少監王迴質曰諺謂娶婦得公主平地
生公府可畏也俄有使至傳詔曰王真公主欲降先生果笑
固辭還山賜號通玄先生至恒山未幾卒或言尸解又有羅
思遠能自隱帝學之不肖盡其術常餘衣帶帝厚賜以金帛
卒不能得帝怒囊以被壓殺之數日有中使者自蜀還逢思
遠駕而西笑曰上為戲何虐也
差撫宋州人自言通神仙不死術隱居不出開元末太常卿
韋縉祭名山還白撫數百歲召至言服常春藤使白髮還壯
則長生可致縉生太湖者良帝遣使至太湖多取以賜中朝
老臣因詔天下使自求之宰相裴耀卿奉觴上千萬歲壽帝

悅御花華樓宴羣臣出藤百匱獨賜之權撫銀青光祿大夫
撫又言終南山有旱藕餌之延年狀類葛粉帝作湯餅賜大
臣右驍衛將軍甘守誠能品藥石曰常春者千歲高也旱藕
杜家也方家久不用撫易名以神之民間以難濟酒飲者多
暴死乃止撫慚懼請求藥平山遂亡去

桑道茂善太乙遁甲術官軍圍安慶結繫州勢危甚道茂
在圍中語人曰三月壬申西師潰至期允節度兵皆敗後待
詔翰林建中初言國家不出三年有厄運奉天有王氣宜高
垣堞焉王者居德宗素驗其術詔京兆尹嚴郢發衆數千城
之時盛夏趣功人莫知其故及朱泚反帝幸奉天賴以濟李

史籍

卷之十百九十九

三

展爲右金吾大將軍道茂齋一緣見展再拜曰我命在公手
能見赦否展大驚不信其言道茂懷中出一書具姓名署其
左曰爲賊道茂固請展判展笑曰欲我何語道茂曰第言準
狀赦之又以獵易展衫請題其袷他口以爲信展從之道茂
再拜而去及展收長安道茂與逆徒縛旗下將就刑道茂出
衫及書展爲奏原其死是時潘鎮擅地道茂曰年號元和寇
盜竊滅矣至憲宗乃驗道茂居有二相其茂曰人居而木春
者去之木盛則上衰上衰則人病乃以鐵數十鈞埋其下曰
後有發其地者死大和中溫造居之發藏鐵而造死

列女

王蘭英獨孤師仁之伯母也師仁父武都謀歸唐王世充殺
之師仁始三歲免死禁錮蘭英請鬻錯保養師仁許之時喪
亂饑饉蘭英啖上飲水游丐道路以食師仁後詐爲出樵採
竊師仁歸京師高祖嘉其義封永壽鄉君

楊三安妻李氏高陵人舅姑亡三安又死子孤貧李氏晝耕
夜績凡三年葬舅姑及夫兄弟凡七喪遠近嗟涕太宗賜帛
三百段遣州縣存問免其徭役

敬氏字象子河東人嫁樊氏生子會仁而夫死家以其少欲
嫁之潛約婚於里人至期陽爲母病使歸視及至知見給乃
外爲不知者伺隙遁去家人追及半道以死白矢乃罷會仁

史籍

卷之十百九十九

三

未冠而卒時敬氏之母亦亡既葬謂所親曰母死子亡何用
生爲不食而死

衛無忌絳州人父爲鄉人衛長則所殺無忌甫六歲無兄弟
母改嫁遠長志報父仇會無忌從父延客長則在坐無忌抵
以斃殺之詣吏稱父竟已報請就刑巡察使褚遂良以聞太
宗免其罪給驛徙雍州賜田宅州縣以禮嫁之

鄭義宗妻盧氏范陽人夜有盜劫其家人皆匿竄惟姑不能
去盧氏曰刃立姑側馬賊棒捶幾死賊去人問何爲不懼答
曰人所以異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也今鄰里急難尚相赴况
姑而可棄耶萬一不幸有死而已姑曰歲寒然後知松柏後

招今於婦兒之

夏侯碎金滑州人嫁劉寂生二女父長雲喪明碎金求長歸侍疾五年父亡被髮徒跣負土作冢廬其左寒不絛日一食者三年詔賜粟帛表異門閭後其女居母喪亦如之

于敏直妻張氏儉之女也儉病篤號泣幾死儉死一恸而卒高宗嘉其孝詔以狀局史官

賈孝女鄆城人父為族人玄基所殺弟弼仁尚幼孝女不肯嫁弟撫育之及壯仁長伺玄基殺之取其心祭父墓詔縣官狀有司論死孝女詣闕請代弟死高宗并免之徙洛陽

樊彥琛妻魏氏揚州人彥琛病魏氏曰君病篤矣妾不忍君獨死願從君彥琛曰死生常道也奉養諸孤使成立從死非吾願也彥琛卒徐敬業陷揚州軍中聞其知音令鼓筆魏氏曰夫亡不死而彈筆乎引刀斷其指軍伍欲強妻之以刃擬其頸曰不從者死魏氏厲聲曰狗盜乃欲辱人死吾志也遂見害

李俞母不知何人俞為監察御史得粟米量之而疑問於史曰御史米不繁也又問車廚幾何曰御史不償也母怒勸歸餘米償其庸因切責俞俞乃自言狀諸御史聞之有慙色

顏氏殷成已之母也叔吏部郎中敬仲為酷吏所陷顏氏率二妹割耳訴冤敬仲得減死及成已生而缺左耳官晉州長

史自人之子不自毀耳

李氏年十七嫁為鄭康妻未踰年康死常布衣蔬食夜忽夢男子求為妻不許後數數夢之李氏醒其夢自意顏色未衰截髮麻衣垢面座席自是不復夢旌表門閭名所居曰節婦里

符鳳妻某氏字玉英容貌殊美鳳徙儋州為縣賊所殺賊眾欲妻之玉英曰一婦人不足事眾男子請推一長者賊方推擇玉英更衣立於丹前罵曰受賊辱不如死遂自沈於海高敞妻秦氏儋為趙州刺史默吸攻州陷之敞仰藥不死被執默吸示以寶帶錦袍曰降我賜爾官不降且死敞視秦氏

史自人之子不自毀耳

秦氏曰君受國恩當以死報賊官安足榮遂瞑目不語默吸皆殺之

饒敏字理興樂平人父勸漁於江遇風濤覆舟屍不出歲年十四哭水上不食三日死俄大震電水蟲多死勸屍浮出鄉人葬勸及敏於鄰水之陸勸陟使鄭叔則表旌其閭初宗元為立碑

寶伯女仲女奉天人永泰中為賊所掠行臨大谷伯女曰我不受汙於賊自投死賊方駭仲女亦躍下而死詔旌其門閭盧南妻李氏咸紀人父瀾為斬令梁宋兵與瀾論降則賊數千人刺史曹昇襲賊敗之賊疑瀾賣已執瀾及其弟渤兄弟

爭相代李氏亦請代父賊皆殺之又王泛妻裴氏賊欲汗之罵曰吾衣冠子意愛生受辱耶賊支解之宣慰使李季卿以狀聞詔贈李氏孝昌縣君裴氏河東縣君兩勳並贈官高妹妹父彥昭事李納納拒命質其妻子使守濮陽彥昭挈城歸國納居其家時女七歲納欲免之女曰母兄見背何賴而生問父所在西嚮哭再拜就死德宗驚歎詔諡曰愍楊氏李侃妻也侃為項城令李希烈襲陳州分兵畧諸縣侃以城小賊眾欲逃去楊氏曰寇至當守力不足則死之可也侃曰吾兵少財乏若何楊氏曰縣若不守倉庫府庫非國家有也請重賞募死士侃召吏民論以死守不可失身從賊眾泣許諾乃令曰以瓦石擊賊者賞千錢以刀矢殺賊者萬錢楊氏自變以享眾使人謂賊曰項城父老義不下賊得吾城不足為威宜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大笑侃中流矢還家楊氏責之曰君不在人誰能固死於外猶愈於牀也侃遽登城賊將中矢死遂引去詔遷侃太平令契丹寇平州鄭保英為刺史賊且陷保英妻奚氏率家僮女丁乘城賊退詔封誠節夫人賊破飛狐縣今古玄應妻高氏固守虜引去詔封徇忠縣君史思明之叛衛州女子侯氏滑州女子唐氏青州女子王氏相與歃血赴行營計賊滑濮節度使許叔冀皆補果毅都尉

史緯

卷之一百九十九

妻

賈直言妻董氏直言貶嶺南以妻少與之訣曰生死不可期汝年少可亟嫁無相須也董氏不答引繩束髮封以帛使直言署之曰非君手不解直言貶二十年乃還署帛宛然及沐浴墮無餘李妙法博野人適他州聞父亡欲奔喪其子不能去割一乳以行既至父已葬號踊請開父墓視之宗族不許女持刀刺心乃為開墓女見棺剪髮拭去塵土結廬墓左手植松柏及母亡廬墓終身謝小娥豫章人為段居貞妻居貞與小娥父行賈江湖為盜所殺小娥聞之自投江流救之獲免轉側丐食至上元夢父告之曰殺我者車中猴東門草夫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也以問內外親皆莫能曉隴西李公佐曰車中猴東門草申蘭也禾中走一日夫申春也可以足求之小娥泣謝諸申乃大盜小娥說服為男子物色之歲餘得蘭於江州春於獨樹浦蘭與春從兄弟也小娥託贖蘭家以謹信自効為蘭所信任包直肯安之小娥見所劫服用故在出入二年伺其便它日蘭大集羣盜置酒至人散蘭獨與春醉臥堂中小娥拔佩刀斬蘭首春驚起小娥大呼捕賊鄉人擒春得賊千萬賊黨十人小娥悉疏其名上之官皆抵死小娥還豫章人爭聘之不許視與事佛終身

史緯

卷之一百九十九

妻

蕭氏韋雍妻也雍在幽州幕府朱克融叛雍被劫蕭氏泣隨之左右格之不退雍臨死蕭氏呼曰我義不苟生願今日死君前行刑者斷其臂至夕死詔贈兩陵縣君

程氏衡方厚妻也方厚為邑州錄事參軍招討使董昌齡治無狀方厚數爭之昌齡怒將執付吏方厚臥棺中昌齡伸蓋棺方厚死程氏不哭昌齡厚遺其喪程氏徒行至闕下叩右銀臺門自刎陳冤下御史鞠治得實昌齡伏辜文宗封程氏武昌縣君賜一子官

崔氏李延節妻也延節為郟城尉王仙芝破縣被執賊見崔氏美將妻之罵曰我士人妻也死亡有命奈何受賊汙賊怒

史籍

卷之十百九十九

妻

刻其心食之
封紉字景文殷保晦妻也能文章工草隸黃巢入長安悅其才色欲妻之紉罵曰我公卿子守正而死猶生也終不辱逆賊手遂遇害及保晦歸左右曰夫人死矣保晦號慟而絕
賈氏河南人朝邑令畢某妻也同州軍亂逐節度使畢匪望仙里不知所舍乃仇家也夜半盜入梓其首將殺之賈氏蔽屏持賊賊斫之終不解畢得脫走賈氏震死而愈
盧氏李拯妻美姿客能屬文拯為翰林學士陷於襄王熈熈敗拯死盧氏伏尸哭王行瑜兵迫之不從斷其臂死
趙氏山陽人父盜鹽當死女詣曰訴曰迫饑而盜救死耳情

有可原如不見原則請俱死有司義之許滅父死女曰身今為官所賜願依佛法以報載耳自誓卒不嫁

周勉妻某氏與勉行賈廣陵會畢師鐸亂人相食妻曰今勢不兩全舅姑在堂君可急歸願見賣以濟君行勉不忍妻固與諸肆得數千錢勉將出城門過屠肆見妻首已在柙矣
不嫁

朱延壽妻王氏延壽事行密為壽州刺史惡行密不臣與寧國節度田頌謀歸唐事泄行密詐召延壽欲以揚州與之延壽將行王氏曰人得揚州成宿志上報朝廷非獨一家也願遣使相報及延壽往而使不至王氏曰事敗矣部家僕授兵

史籍

卷之十百九十九

妻

器方謀拒守而行密兵至王氏盡出家財施眾人發火焚衙
外戚
李呼天曰我誓不為婦人辱遂赴火死

凡外戚成敗視乎主德主賢則共其榮主否則受其禍太宗檢貴作賈賈賜故戚里無敗家高宗二宗柄移嬖妻產亂朝廷武皇族屬同汗鉄鉞玄宗初年法行親近內外修勸天寶以後委政國忠遂喪天下楊氏之誅雖類無遺蓋數十年之寵不償一日之慘寧不哀哉代德而降既無厚寵而亦無大數受恩濫者得禍酷取名少者蒙責輕理所固然若長孫无忌武平一吳淑輩弗錄內寵者見別傳云

子孫戲

獨孤懷恩元貞皇后之弟隋文帝獻皇后之姪也高祖受禪
 擢工部尚書帝嘗與戲曰姑姊子悉有天下次當及爾耶懷
 恩內喜以為天命虞州刺史章義節擊老君素於蒲州不克
 帝遣懷恩代將無功詔書切責懷恩怨望居常吟曰我家果
 獨女子富貴也因謀亂時劉武周與宋金剛略蒲州帝發關
 中軍屬秦王屯柏壁懷恩與麾下元君寶謀欲引王行本軍
 與武周連和取永豐倉絕秦王餉道長驅三輔會君素死行
 本將其兵部蓋已定夏候人呂崇茂殺縣令應武周帝救懷
 恩與永安王李基內史侍郎唐儉攻夏縣為金剛所掩皆沒
 君寶與開府劉讓戲懷恩曰不早舉大事以及斯辱唐儉聞
 之及懷恩逃歸帝命率師攻蒲州君寶曰王者不死果然會
 武周遣劉讓還求罷兵儉附讓曰懷恩奸狀時行本舉蒲州
 降懷恩入城帝幸之方濟河而讓至具得反狀帝召之懷恩
 不知也單舟以來遂縛之窮索黨與縊死於獄
 武上獲則天皇岳父也世殖貨高交結高祖領屯汾晉皆宿
 其家因被顧接及開守太原引為司鏡參軍高祖募兵既集
 以劉弘基長孫順德統之嗣留守王威高君雅私謂士護曰
 弘基等皆三衛逃卒罪當死奈何授之兵吾且効繫之士護
 曰此唐公客若爾必有大嫌故威等未發司兵參軍田德平
 欲勸威効募人狀士護曰計捕兵悉隸唐公威君雅無與徒

史緯 卷之十 百九十九

武宣先置
武宣先置
武宣先置

寄坐耳何能為德平乃止從平京師為工部尚書封應國公
 荊州都督卒高宗贈士護太原王武后革命追冊為帝先天
 中詔削偽號謫為太原王士護娶相里氏生于元慶元興又
 娶楊氏生三女長女妻賀蘭氏次即后李女妻郭氏不顯后
 立元慶已官宗正少卿元興少府少監楊氏以二子事已有
 尚使后上疏出之於外以示退讓元慶斥龍州死元興流振
 州乾封時元慶始州刺史惟良蒲州刺史懷恩與高牧集
 泰山山下后姊韓國夫人有女在官中帝愛幸之后導帝幸其
 母所惟良懷恩上食后真薛焉女食之暴死后歸罪二人誅
 之元興緣坐死家屬投嶺外后以韓國男賀蘭敏之為士護
 後賜姓武敏之詔秀白喜悉於楊氏挾所愛僞橫多過失楊
 氏卒后出珍幣建佛廬敏之乾匿自用司衛少卿楊思儉女
 選為太子妃告婚期矣敏之聞其美強通焉太平公主往來
 外家宮人從者敏之悉逼亂之后怒流雷州自經死乃還元
 興之子承嗣奉士護後承嗣既還襲周國公遷禮部尚書同
 中書門下三品為文昌左相性輕忍左司郎中喬知之婢竊
 婢美且善歌奪取之知之作綠珠篇以諷竊婢得詩抱恨面
 死承嗣怒使酷吏殺之后擅政中宗幽逐承嗣自謂傳位及
 已諷后革命去唐家子孫誅大臣不附者議追王先世立宗
 廟悉王諸武論鳳閣人張嘉福使人上書請立已為皇太子

史緯 卷之十 百九十九

以觀后意，后問岑長倩，格輔元，皆執不可，承嗣怨長倩等誅殺之，及后決意還太子，承嗣與三思俱免，承嗣憤快而死，子延基襲爵，與妻永泰郡主私語，張易之兄弟事，語聞，后怒，令自殺，元慶子三思太后時，擢春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三思性傾諛，善迎合上意，故后信任之，為解懷義御馬，言張昌宗為王子晉後身，引公卿歌咏，視然不恥，后春秋高，厭居宮中，三思欲因此市權，建三陽宮於嵩山，與慶宮於萬山，工役鉅萬萬，百姓愁歎，請太后臨幸，已與二張扈侍，私竊威福，其子崇訓尚公主，中宗居東宮，欲寵耀之，令具親迎禮，宰相李嶠蘇味道及沈佺期宋之問諸名士，造作文辭，慢褻相矜，中宗即位，擢崇訓駙馬都尉，兼左衛將軍，三思進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司，初，恒步範等誅二張，薛季昶勸并誅三思，不從，三思潛入宮中，反易國政，彥範等失柄，詔羣臣復舊太后法，竄殺五王，構害良善，三思既私章后，又與上官昭容亂，忌節愍太子謀廢之，太子懼，發羽林軍圍三思第，并崇訓斬之，帝為舉哀，廢朝五日，公主以太子首祭三思柩，府宗立，父子皆斬，仁也，則人舉刀，仁軌承以臂墮地，乃殺之。

楊國忠，本名釗，貴妃從兄也，少嗜飲博，無行檢，不為姻族所齒，年三十，從軍蜀中，資用困乏，富豪解于仲通，頗資給之，從父玄琬死，蜀州國忠護視其家，因與妹通，所謂號國夫人者也，京其資至成都，携蒲一日輒盡，乃亡去，章仇兼瓊節度劍南，宰相李林甫忌之，兼瓊聞楊氏新有寵，思有以結納之，使仲通之長安，仲通以國忠見，兼瓊表為推官，使部者貢長安，將行，謂曰：「卿有一日糧，君至可取之。」國忠至，乃得蜀貨百萬大喜，至京師，見羣妹，咸致贈遺，時號國新寡，國忠復私焉，諸妹言國忠善撈蒲，玄宗引見，擢開府判官，兼瓊入為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用其力也，國忠入供奉，主蒲博，計算鉤畫，分殊不誤，帝悅之，遷監察御史，李林甫與章堅欲危太子，以國忠博鷺可用倚之，國忠乃深文峭法，誣讎被誅者百餘族，林甫深阻國忠，國忠乘以為奸，肆意無所憚，號國居中用事，帝所好惡，國忠必探知，帝以為能，擢兼度支員外郎，不半年，兼十五使，林甫始惡之，天寶七載，擢給事中，兼御史中丞，專制度支，三妹封國夫人，兄鉅，擢鴻臚卿，與國忠皆列榮戟，第舍華僭，彌跨都邑，時海內豐穰，州縣粟帛鉅萬，國忠言：「古者二十七年耕，餘九年之食，今天下太平，請所在出滯積，變輕重，齎內宮京師，又悉天下義倉及丁租地課，易布帛以充天子禁藏。」明年，帝詔百官觀庫物，積如山，賜羣臣有差，錫國忠紫

衣金魚知太府卿事權傾中外吉溫爲國忠謀奪林甫政國忠攝御史大夫王鉞誅之窮劾支黨引林甫交私狀帝始疏林甫南詔賈子閣羅鳳亡去帝欲討之國忠薦鮮于仲通爲蜀郡長史率兵六萬討之戰於瀘川衆軍沒仲通挺身免國忠匿其敗更敘戰功因自請兼領劍南詔拜劍南節度度支營田使兼山南西道採訪處置使開募府拜御史大夫兼領吏部國忠以雲南無功恐爲林甫所掩撫欲自解於帝乃使麾下請已到屯外示愛邊賈杜言路林甫果奏遣之及辭泣訴爲林甫中傷貴妃亦爲之言帝益厚國忠而薄林甫國忠就道帝遣驛追還林甫病困國忠入見林下林甫曰死矣公

史籍

卷之十百九十九

聖

入相以後事累公林甫死遂拜右相兼吏部尚書而節度採訪等使判度支不解也國忠已得志即窮極林甫奸事碎其家帝以爲功封魏國公號國居宣陽坊國忠在其南自臺禁還趣就國第即官御史白事者相隨而至居同第出驛騎相調笑施施然不以爲恥先是擬選有司已定注則過門下侍中給事中接閱有不可黜之國忠召左相陳希烈同坐給事中在旁既對注曰已過門下矣希烈不敢爲異帝常以歲十月幸華清宮至春乃還諸湯沐館在宮東周垣相連皇帝臨幸必編五家賞賚不貲國忠由御史至宰相凡領四十餘使而度支吏部事最夥第署一字猶不能盡故吏得操輕重

賈賈無所忌始林甫給帝天下無事請漏下出休許之文書填湊坐家裁決既成敕吏持案詣左相陳希烈聯署左相者惟謹至國忠時韋見素代希烈循以爲常京師大雨敗稼帝憂之國忠擇善禾以進曰雨不爲災扶風太守房瑋上言屬邑水災國忠怒遣御史按之後無敢以水旱聞國忠雖當國常領劍南召募使遣戍瀘南凡募法願往者則籍之國忠歲遣御史巡行無以應乃召貧弱者密縛置室中衣絮衣械而送屯亡者以送史代之人人思亂遣劍南副使李宓率兵千餘萬擊閣羅鳳敗死西洱河國忠反爲捷書上聞自再興師傾中國驍卒二十萬隻輪不反人銜怨毒無敢言者

史籍

卷之十百九十九

聖

安祿山方有寵又總重兵國忠忌之屢於上前言其必反祿山以帝遇之厚欲候帝晏駕方圖叛逆國忠數激怒上使必反以取信無京兆尹李岷聞祿山賜第捕其客李超安僞李方來王岷殺之祿山遂反以誅國忠爲名帝欲自將而東使皇太子監國國忠恐帝禪位太子與諸女弟謀曰太子監國各屬詠矣因聚泣入訴於貴妃妃以死邀帝事遂寢哥舒翰守潼關接兵拒險國忠疑其欲反從中督戰翰不得已出關遂大敗潼關不守監祭御史高適請率百官子弟及募豪傑拒守可上萬人衆議不同帝召宰相詰事國忠請幸蜀帝然之明晨帝出延秋門國忠與韋見素高力士及皇太子諸王

數百人護帝進次馬嵬將士飢不勝憤怨龍武大將軍陳玄禮懼亂謂諸將曰今天下崩離萬乘震動皆由國忠所致欲誅之以謝天下如何衆曰念之久矣因禽國忠斬之爭噉其肉泉首以徇四子及妻裴柔俱見殺柔故蜀倡也是日貴妃自縊韓國號國二夫人亦爲亂兵所殺是時祿山雖據河洛其兵鋒東止於梁宋南不過許鄆李光弼郭子儀統河朔勁卒收復恒定若朔函固守兵不妄動則兇逆之勢不討自擒乃致乘輿播遷朝廷陷沒國忠之罪可勝誅哉李贄曰玄宗親平韋氏身見女禍日夕憂危而旋自蹈之玄宗之罪可勝誅哉

史籍

卷之一百九十五

聖

史律卷二百

唐書三十一

列傳

宦者

唐制內侍省官有五局一日掖廷主官嬪簿最二日宮闈扈門闕三日奚官治宮中疾病死喪四日內僕主供帳燈燭五日內府主中藏出納局有令有丞皆宦者爲之太宗時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爲之長不任以事唯門閤守禦廷內掃除而已武后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黃衣乃二千員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朱紫者尚少玄宗承平財用富足志大事者不惜爵位開元天寶中宮嬪至四萬宦官黃衣三千員衣朱紫千餘人其稱旨者輒拜三品將軍列戟於門其在殿頭供奉委任貴重持節傳命光焰赫奕所至郡縣奔走獻遺修功德市禽鳥皆爲之使監軍持權節度返出其下於是甲舍名園上腴之田爲中人所名者半京畿矣肅代庸弱倚爲扞衛故輔國加尚父元振號驃騎朝恩稱軍容然猶未得常主兵也德宗懲艾朱泚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自是威柄下遷政在宦人銳士劍客皆養以爲子巨鎮疆藩爭出於門下小人之情險薄無賴又日夕侍天子狎則無威習則不疑故昏君蔽於所昵英

李自虎
韓世非
上
可憐
可憐
可憐

主禍生所忽。玄宗以遷祖。意欲以杖預。文宗以憂憤崩。至耶
宗而天下亡矣。禍始開元。極於天祐。凶逆參會。黨類殲滅。王
室從而潰喪。譬猶灼火攻蠹。蠹盡木焚。詎不哀哉。故取中葉
以來。官人著之篇。

高力士。本姓馮。益會孫也。聖曆初。嶺南討擊使。上二閣兒。曰
金剛。曰力士。武后以力士強悟。教給事左右。坐累逐出。中人
高延福。養為子。魯武三思復入禁中。為官開承。玄宗在藩。力
士傾心歸附。及平韋氏。權知內侍省事。四方奏請。皆令先省
後進。小事則專決。雖洗沐未嘗出。帝曰。力士在我。寢乃安。時
宇文融。李林甫。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李祿。山。高仙芝。等

史記

卷一百

二

雖以才寵進。然皆厚結力士。以相扶助。魯事勢雖其親昵。
若不可故。不肯為之。肅宗在東宮。見事之諸王公主。皆呼
為翁帝。或不名而呼將軍。力士胸有七黑子。河間呂玄晤女。
有國色。力士娶之。玄晤自刀筆吏。擢少卿。玄晤妻死。中外屬
將送葬。自第至墓。車徒相望。不絕。李林甫知帝憚幸東都。而
京師清不給。乃以賦果助。清及用和。經法。國用稍充。帝謂力
士曰。我不出長安。凡十年。海內無事。朕將以天下事付林甫。
若何。對曰。天子順動。古制也。若種人有常。則人不告勞。今賦
果充。清臣恐國無旬月。蓄和。種不止。則私藏。且天下柄。不
可假人。威權既振。孰敢議者。帝不悅。力士頓首自陳。心狂易

語謬。當死。由是還內宅。不復與事。加驃騎大將軍。帝幸對。力
士扈從。封齊國公。肅宗即位。靈武。帝喜曰。吾兒應天。順人。改
元。至德。不忘本也。尚何憂。力士曰。兩京失守。生人流亡。河南
湖北。皆為戰場。天下痛心。而陛下以為何憂。臣不敢開命。從
上皇還京。上皇徙西內。力士為李輔國所譖。長流巫州。巫州
地多瘠而不食。力士因感而詠曰。兩京斤賣。五谿無人採。
夷夏雖不同。氣味終不改。寶應元年。赦還。見二帝遺詔。北向
哭。歐血而死。年七十九。初。太子瑛廢。武惠妃方寵。李林甫等
皆屬壽王。帝以肅宗長。欲立之。而未決。居常忽忽不食。力士
曰。大家不食。豈膳羞不具耶。帝曰。爾我家老奴。揣我意何為。

史記

卷一百

三

力士曰。豈以嗣君未定耶。推長而立。孰敢爭者。帝曰。爾言是
也。諸位遂定。天寶中。邊將爭立功。以邀賞。帝嘗曰。朕春秋高
矣。朝廷細務。付宰相。善吏不冀付諸將軍。不逸乎。力士曰。臣
聞至閭門。見奉事者。言雲南數喪師。又北兵悍且強。臣恐禍
成。不可禁遏。其指蓋謂祿山。帝曰。卿勿言。朕將圖之。十三年
秋。大雨。帝以問力士。力士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法令不行。
陰陽失度。天下事庸可復安乎。帝不答。明年而祿山反。
李輔國以閹奴事高力士。後侍東宮。與陳玄禮等誅楊國忠。
勸太子趙朔。方以國興。復太子即位。擢元帥府司馬。帝還京。
師。拜殿中監。封成國公。專禁兵。權在掌握。帝為娶元。擢女

通宗廟
人志以通
又為功可

亦是

史籍

卷二百

四

為妻輔國常止銀臺門決事稱制敕未始聞上也詔書下輔
國署已乃施行李觀輔政上言其非乃詔敕不由中書出者
必審覆輔國不悅輔國素微賤雖暴貴力士等猶輕之輔國
欲立功自顯時太上皇居興慶宮帝自復道來問起居太上
皇亦問至大明宮宮有長慶樓南俯大道上皇每登樓觀覽
父老過者皆拜舞輔國言於帝曰太上皇居近市交通外人
力士等將不利陛下願徙太上皇入禁中帝曰聖皇仁慈豈
容有此對曰皇上固無此其如羣小何陛下為天下主當為
社稷大計且興慶垣墉淺露非至尊所宜大內深嚴奉迎居
之與彼何異上不聽輔國令六軍將士號哭叩頭請迎上皇
居西內帝不應輔國懼會帝屬疾詐稱皇帝請太上皇按行
宮中太上皇至肅武門忽射生官遮道太上皇馬驚墜堅輔
國以甲騎數十馳奏曰陛下以興慶宮洩陋奉迎乘輿還宮
中力士厲聲曰五十年太平天子輔國欲何為者叱使下馬
輔國驚失聲乃斬一從者以徇力士前曰太上皇問將士各
好在否可各納刀呼萬歲將士皆納刀再拜力士復曰輔國
可御太上皇馬以行輔國乃與力士共執轡御還西內居甘
露殿侍衛數十皆庭老不堪太上皇執力士手曰微將軍朕
且為死鬼矣左右皆流涕自是快快不豫至棄天下云輔國
以功遷兵部尚書視事南省既得志求為宰相帝寢疾太子

史籍

卷二百

五

監國張皇后召太子曰輔國元振等久與禁兵制敕皆從之
由今主上獨斷恐作亂當誅之太子泣曰二人皆陛下勳舊
不請而誅不可太子出后更召越王係謀之元振知之以告
輔國輔國伏兵凌宵門殺越王係因弒后代宗立輔國等以
有定策功僉殿慰至謂帝曰大家第坐宮中外事聽老奴處
決帝翌然欲窮陰而俾其握兵因尊為尚父事無大小皆關
自輔國早臣出入先詣之輔國乃自安程元振欲奪之權請
以左武衛大將軍彭體盈代為閑廐營田五坊使以右武衛
大將軍藥子昂代判元帥司馬賜輔國大第於外輔國始懼
求乞解官詔封博陸王司空尚父朝朔望輔國欲入中書作
謝表聞者不納自輔國徙太上皇天下疾之帝積不能平遣
人夜刺殺之何不也
程元振三原人少以官人直內侍省張皇后謀立越王元振
見太子發其姦與李輔國討難立太子是為代宗元振還驛
騎大將軍郭國公盡總禁兵不踰歲權震天下在輔國之右
軍中呼為十郎宰相裴冕與元振忤元振發小吏賊私貶冕
施州來瑒在襄陽元振請託不從及為相元振請瑒言詞不
順流播州賜死同華節度使李懷讓被構自殺惡李光弼敗
謀孽之方帥由是懷心后德初吐蕃黨項內侵詔集天下兵
無一應者瑒至便橋帝倉皇出居陝京師陷賊剽府庫焚問

巷太常博士柳伉上疏曰夫戎以數萬衆犯關度隴歷秦渭掠郊涇不血刃而入京師謀臣不奮一言武士不力一戰提卒叫呼劫官闕焚陵寢此將帥叛陛下也自朝義之滅陛下以爲智力所能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廷無一犯顏諫諍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紛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者此四方叛陛下也內外離叛皆恨陛下逮賢良任宦豎離間將相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以神策兵付大臣制尊號下詔引咎李德勳行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請赤臣族以謝亂闕帝乃下

詔胡元振官爵放歸故里帝還京元振衣婦人衣私入京師令司農陳景佺家欲圖不軌御史劾按長流潯州行至江陵死

魚朝恩瀘州人知內侍省事至德初九節度圍賊相州以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使自朝恩始實應劭朝恩以神策兵屯陝代宗避吐蕃東幸衛兵離散朝恩恣軍奉迎於華陰六師乃振帝德之更號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專領神策軍郭子儀有定天下功朝恩嫉之乘相州敗醜爲誅毀肅宗雖不納其語猶罷子儀兵閉京師代宗立朝恩與元振一口加毀子儀憂甚俄而吐蕃陷京師幸川子儀王室再

安朝恩內漸勸帝徙洛陽欲遠戎狄百僚在廷朝恩從十餘人持兵出曰虜數犯畿甸今欲幸洛陽云何宰相未對有近臣折之曰勅使反耶今屯兵足以捍寇何遽有天子棄宗廟爲朝恩色沮子儀亦言不可乃止朝恩引輕浮子處門下講五經大義謂才兼文武永泰中詔判國子監封鄭國公朝恩始詣學詔宰相常參官六軍將軍悉集京兆設食內牧坊出音樂俳倡侑宴大臣子弟朱紫雜然爲附學生列廡次從神策兵數百京兆尹率錢勞從者一費數十萬詔會羣臣計事朝恩怙貴每折跪坐人欲出其上元載爲相雖強辯亦拱默聽之唯禮部郎中相里造往返不屈朝恩謀易執政會百官於都堂言宰相和元氣輒早生今水旱不時饋運困竭天子臥不安席宰相宜退避賢路坐皆失色獨造進坐從之曰陰陽不和五穀踴貴皆軍容事宰相無與焉且軍卒而不解故天降之災今京師無事六軍自足而又屯兵十萬饋糧所以不繼也百司無所食皆軍容爲之宰相行文書而已何所歸罪耶朝恩謀未上日南衙明黨且害我會釋菜百官咸在朝恩執易升坐三殿有覆餗象以侵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載銜之朝恩又使人查察子儀先家神策都虞侯劉希暹諷朝恩置獄北軍陰縱惡少年橫捕富人付吏考訊皆誣服死錄貨產入之軍時號入地生

每朝廷裁決朝恩或不預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乎朝恩
養子令徽尚幼爲內給使服緣與同列爭忿歸白朝恩朝恩
見帝曰臣之子位下願得金紫在班列上帝未答有司已奉
紫服於前令徽稱謂帝笑曰小兒輩服大稱帝以故不悅元
載用崔昭爲京兆尹厚以財結其黨皇甫溫周浩自是朝恩
隱謀悉爲帝知朝恩頗知帝意潛謀不軌帝倚載除之懼不
克載曰陛下第專屬臣必濟朝恩入殿嘗從武士百人自衛
皓統之而溫握兵屯陝載乃以鳳翔尹李抱玉節度山南西
道徙溫節度鳳翔以自助郭子儀密言朝恩結周智光爲外
應久領內兵不早圖變且大載謂溫京師約皓共誅朝恩謀

史籍 卷二百

定以開帝口害圖之勿反受禍會寒食宴禁中既罷朝恩將
還營有詔謂議事朝恩素肥乘小車入宮省帝聞車聲危坐
以待之朝恩至帝責其異圖朝恩尚傲慢強辯皓與左右禽
而殺之賜劉希暹死朝恩死宦人不復典兵帝以禁衛盡
委白志貞志貞多納富人金補軍止收其簿最而身不在軍
及淫師亂帝召進衛無一人至者唯宦官竇文場霍仙鳴等
及親王左右從至奉天帝迷志貞以左右軍付文場主之帝
自山南還忌宿將難制廢天威將軍入左右神策諸文場自
鳴分總是時竇文場權振朝廷諸方節度大將多出其軍臺官
要官走門下求援引者足相踞久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各

二員詔文場爲左神策護軍中尉仙鳴爲右焦希聖爲左神
策中護軍張尚進爲右中尉護軍自文場等始仙鳴病帝賜
十馬令諸祠祈解竟死文場致仕卒

吐突承璀閹人也憲宗立擢左神策護軍中尉王承宗叛承
璀揣帝銳征討因請行帝以爲可任詔承璀爲招討處置使
將左右神策及河中河南浙西宣歙兵諫官李鄴段平仲等
對延英謂古無中人爲大帥恐貽四方笑乃更爲招討宣尉
使承璀踰年無功遣人說承宗上書待罪有詔班師還爲中
尉平仲劾承璀輕謀費財損國威不斬無以謝天下帝不從
已罷爲軍器莊宅使太子通事舍人李涉投匭言承璀克狀

史籍 卷二百

凡幾知區事聞其嗣不受李絳論其罪乃出承璀監淮南軍
帝後欲還承璀罷絳宰相復召爲左神策中尉惠昭太子薨
承璀請立禮王不從帝崩穆宗銜前議殺之時諸道歲進閹
兒閹者最多後皆任事當時謂閹爲中官區數杜宣猷爲觀
察使每歲時遣吏致祭中官先塋時號敕使墓戶宣猷卒用
羣宦力使宣猷親祭使有恩自
馬存亮河中人爲左神策中尉敬宗時染署工張韶與卜者
蘇玄明善玄明謂韶曰我嘗爲子卜子當御殿食我與焉吾
聞上晝夜獵出入無度可圖也韶每輪染材入宮衛士不可
禁乃陰結諸工百餘人匿兵車中若輪材者入右銀臺門約

宗初聞中
如無一人
任事者
如選耶

昏夜爲變，有詰問者，詔殺之。出兵大呼，時帝擊毬清思殿，大驚，遽幸左軍，存亮出迎，捧帝足泣，負而入，賊斬關入清思殿，升御坐，取乘輿，膳，并立明偶食，且曰：「如占立明驚門止此乎？」詔惡之，悉以寶器賜其徒，攻弓箭庫，使士拒之，存亮遣左神策大將軍康藝全、右神策大將軍康志睦率騎兵討賊，射部及玄明皆死。時內外不知上所在，遲明盡捕亂黨，左右軍清官車駕還，存亮一時功最高，乃推委權勢，求監淮南軍，大和中致仕。封岐國公，卒。存亮始事德宗，更六朝，資性畏慎，其去禁衛衆皆感泣。唐世中人以忠謹稱者，存亮西門季玄嚴、遵美三人而已。遵美父季實爲掖廷局博士，大中時有宮人謀弒宣宗，季實直成寧門下，聞變入射殺之，遁美歷左軍容使，嘗歎曰：「北司供奉官以勝衫給事，今執笏過矣，求致仕，隱青城山，年八十餘卒。」

史籍 卷二百

劉克明史亡所求，敬宗善擊毬，神策錄事闕元皓新遂良等以毬工得見，便殿或問里惡少年，帝與爲戲，樂夜宿殿中，帝嘗問角觝，有碎首斷臂之戲，歡甚，厚賜之。帝所親幸，既皆不逞，又小過必責辱，自是怨望。帝夜中自捕狐狸爲樂，謂之打夜狐，中人許遂振魚志弘侍從不及，皆制秩，帝獵夜還，與克明、田務澄、石定寬、蘇佐明等二十八人群飲，既酣，帝更衣，獨忽滅，克明、佐明定寬弒帝於更衣室，矯詔召翰林學士路隋

作詔書，令絳王領軍國，明日絳王卽位，樞密使王守澄、魏從簡與宰相裴度共迎江王，發左右神策兵討之，克明投井死，出其尸戮之，務澄等皆斬以徇。

仇士良，循州人，爲內給事，出監鳳翔軍，次敷水驛，與御史元稹爭舍上廳，擊傷稹，中丞王播奏御史中使以先後至得正寢，請如舊章，帝斥稹官，文宗與李訓欲殺王守澄，以士良素與守澄有隙，擢士良爲左神策中尉，已而訓謀悉誅中官，士良知之，與右神策中尉魚弘志挾帝還宮，執相臣王涯、舒元與等，士良脅令自陳反狀以示於朝，因縱兵捕殺，無輕重皆死，公卿半空，加特進右驍衛大將軍，弘志右衛上將軍，李石

史籍 卷二百

輔政，稜稜有風岸，士良使賊刺石於親仁里，馬逸而免，石懼辭位去，澤潞劉從諫本與訓約誅鄭注及訓死，憤士良得志，上書言王涯等八人皆宿儒大臣，大戮所加已不可追，而名曰逆賊，含憤九泉，今宦人根黨蔓延在內，臣欲面陳，恐橫遭戮害，謹修封疆，繕甲兵，爲陛下腹心，如姦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書聞，士良沮懼，進從諫檢校司徒，從諫復言，臣所陳繫國大體，可聽，則宜洗宥涯等罪，不可聽，則賞不宜妄出，安有死寬不中而生者？荷祿累上書，暴指士良等罪，帝自甘露之變，鬱鬱不樂，兩軍毬獵宴會絕矣，開成四年，帝苦風痺，少閒坐，思政殷，召直學士周墀問曰：「據閣所况，朕如何主？墀再拜

曰陛下堯舜主也帝曰所以問者謂與周報漢獻孰愈耳婢
惶恐帝曰報獻受制疆臣今朕受制家奴由此觀之不及遠
矣因泣下婢亦伏地流涕後不復朝至大漸云始樞密使劉
弘逸薛季昶宰相李珣楊嗣復以帝有疾不親朝謀奉太子
監國士良與魚弘志矯詔立穎王為皇太弟而太子還為陳
王武宗立士良封楚國公弘志韓國公珣嗣復罷去弘逸李
德裕得君士良宣言宰相作教書戒禁軍機擢鄒敦以搖兩軍
曰可爭之德裕以白帝帝命使者諭神策軍曰教令自朕意
宰相何豫爾何敢若是士不敢動士良不自安以疾辭罷為

史纂 卷二百

主

內侍監請老士良之去也中人送還第士良曰諸君善事天
子能聽老夫語乎天子不可令開暇開暇必觀書接見儒臣
納諫諍藏玩好省游幸吾屬恩俸薄矣莫若植財貨盛鷹馬
日以毡獵聲色盡蕩上心使不知息則必斥經術聞外事而
後權柄在我以故士良擅專二十餘年殺二王一妃四宰相
竟保首領以死云始士良弘志憤文宗與李訓共謀誅已屢
欲廢帝懼由為翰林直學士夜未半有中使召入至秘殿
見士良等坐堂上謂慎由曰上不豫已久自即位政令多荒
聞皇太后有制更立嗣君學士當作詔慎由驚曰上高明之
德在天下安可輕讓慎由親族中表千人何敢與覆宗事士

良等默然久乃啟後戶引至小殿帝在焉士良等歷階而上
數帝過失帝俯首既而士良指帝曰不為學士不得更坐此
乃送慎由出戒曰毋泄禍及爾宗慎由不敢告人將沒以告
其子胤故胤惡中官終討除之

楊復光閩人也黃巢之亂復光為忠武監軍節度使周岌受
賊命夜宴召復光左右曰彼既附賊必不利公不如毋行復
光固往酒中語時事復光泣曰丈夫所感特恩與義耳公起
匹夫封侯授節乃捐十八葉天子北面臣賊何殊恩義至此
耶岌流涕曰吾力不足欲陽合而陰離之今當如君教因持
杯酒曰有如酒復光即遣子守亮斬賊使於傳舍秦宗權據

史纂 卷二百

主

蔡州叛復光以忠武軍三千入見之宗權即遣部將王淑將
兵萬人從復光定荆襄師次鄧州淑遲遲復光斬之并其軍
以鹿晏弘王建等為將進攻南陽賊將朱溫逆戰大敗之遂
敗鄧州會母喪班師起為天下兵馬都監總諸兵與東面招
討使王重榮并力定關中朱溫守同州復光遣使諭之溫以
所部降方賊之禍重榮憂不知所出復光曰李克用與我世
共患難其為人奮不顧身若論以上意彼宜必來重榮曰重
白王罕以諸使至太原克用兵遂出京師平封弘農公卒
田令孜蜀人也本陳氏僖宗在時始為王時與令孜同臥起
至是以政事委之呼為父帝荒蕩無檢發左藏齊天諸庫金

此自出京
者非天子
意也

史錄

卷二百

七

帝賜伎子歌兒日巨萬國用耗盡令孜勸帝籍京師兩市舊
旅華商賈貨舉遂內庫使者監樞坊茶園有來訴者皆杖死
令孜販鬻官爵假賜緋紫不以聞百度廢弛所在盜起拾遺
侯昌蒙不勝憤言闔尹用權亂天下賜死黃巢陷東都令孜
奉帝西幸步出金光門至咸陽以羽林白馬載帝晝夜馳舍
駱谷時陳敬瑄節度西川令孜兄也故請帝幸蜀至成都封
晉國公帝見蜀阨阻拂鬱日與嬪侍博飲時時換袂北望清
然流涕令孜伺閒開釋因盛稱鄭畋王鐸陳敬瑄等方并力
賊不足虞初陳都募陳許兵三千服黃帽名黃頭軍以捍營
帝至大勞將士尾從者而不及黃頭軍軍士皆怨令孜令孜
置酒會諸將以黃金博行酒因賜之黃頭將郭琪不肯受曰
軍客能患均衆士誠大願也令孜怒飲以酖酒琪覺之馳歸
殺一婢吮血得解因夜燒營剽城邑帝聞變與令孜保東城
某臣不得見左拾遺孟昭圖請對不召上疏曰君與臣一體
相成安則同寧危則同難昔日西幸不告南司故宰相御史
宗兆尹悉碎於賊唯兩軍中尉以恩乘輿得全今百官之在
者率皆重險出百死一生者也昨者黃頭亂火照前殿陛下
唯與令孜閉城自守不召宰相不謀羣臣欲入不得求對不
許且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陛下四海九
州之天下非北司之天子北司豈悉忠於南司廷臣豈無用

史錄

卷二百

七

於勅使文宗時宮中災左右廼使不到皆被顯責安有天子
播遷而宰相無所據羣司百官棄若路人已事誠不可諫來
者冀可追也疏入令孜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參軍使人沈
於墓顧津及琪敗走令孜益自肆禁制天子不得有所主斷
帝語左右輒流涕令孜別募神策新軍以千人爲都凡五十
四都分左右爲十軍以養子王建等統之養子匡祐宣慰河
中與王重榮有隙還勸令孜圖之令孜白以兩鹽池歸鹽鐵
使重榮不奉詔表令孜十罪令孜白將討重榮率郭舉朱玫
等兵凡三萬壁沙苑重榮與太原李克用上書請誅令孜玫
大戰於沙苑王師敗走還邠州與重榮合克用過京師令
孜焚坊市劫帝夜放開遠門出奔王建以義勇四軍尾帝夜
渡牢水次陳倉令孜請帝幸興元帝不從令孜以兵入寢殿
逼帝夜出羣臣無知者宰相蕭遘等皆不及從孜勸興元節
度使石君滂焚開道白引兵追行在兵及中營左右被殺掠
者不可勝計次大散關道險阻帝幾危者數矣孜長驅驛帝
帝以開道殺走他道困甚枕王建膝假寐覺而飯僅能至興
元孜重榮表誅令孜安慰羣臣詔以令孜爲劍南監軍使而
不夫攻奉義王熈卽僞位孜敗帝乃還京師始帝入蜀諸王
徒步以從帝王至斜谷不能進令孜驅使前王謝以足痛令
孜怒扶王強之行及帝病中外屬壽王令孜自署劍南監軍

使聞拱宸奉命軍自衛馳入成都表解官求醫藥詔長流儋州令夜依敬壇不行王卽位是爲昭宗出王建爲壁州刺史建自署防禦使因畧定利州蜀黎雅等州詔置永平軍拜建節度使令夜謀與建連衡元朝廷曰吾子也以書召建建將至復卻之建怒進圍成都令夜登城謝建曰老夫久相厚何見困答曰父子恩何敢忘顧父自絕朝廷苟改圖則父子如初令夜曰吾欲而計事建許之令夜夜負印節投建明日建入成都因令夜知右神策統軍宋文通爲諸軍所疾令夜欲殺文通召見嘉之養以爲子卽李茂貞也故上書雪其罪詔以令夜爲湖南監軍後與教瑄俱爲王建所殺

史

卷一百

七

楊復恭復光從兄也僖宗出居興元爲樞密使制置經畧多更其手車駕還馬左神策中尉六軍十二衛觀軍容使封魏國公帝崩定策立昭宗賜鐵券願專朝政帝曰朕不德爲爾援立當減省侈靡示天下我見故事尚衣上御服日一襲太常新曲日一解今可禁止復恭頓首稱善帝因問游幸費對曰間懿宗以來每行幸無慮用錢十萬金帛五車十部樂工五百畫輪香車百乘諸衛士三千凡曲江溫湯若畋獵日大行從官中苑中曰小行從帝詔一槩減半宰相韋昭度張洎杜讓能爲帝言大中故事抑宦官不假借帝亦厭復恭橫恣惠安太后弟王瓌求節度使帝問復恭對曰韋祿傾覆三思

危唐陛下誠愛瑛任以他職可也不宜假節外藩帝乃止瑛怒甚至禁中見復恭詬詈之遂居中任事復恭白爲黔南節度使道興元復恭兄子守亮爲節度覆瓿舟於江親屬賓客皆死以舟敗聞帝深銜之復恭以諸子爲刺史號外宅郎君又養子六百人監諸道軍天下威勢舉歸其門養子胡守立武勇冠軍爲天威軍使帝欲斥復恭懼其爲亂乃好謂復恭曰卿家胡子安在吾欲令衛殿內復恭以守立見帝賜姓李名順節使掌六軍管鑰光寵甚既勢均遂與復恭相軋復恭常肩輿抵太極殿帝方與宰相論叛臣孔緯曰陛下左右有將反者因指復恭復恭曰臣何敢反緯曰復恭陛下家奴而

史

卷一百

七

尉與至前殿廣樹不逞皆姓楊非反耶復恭曰欲收士心輔天子帝曰誠欲輔朕胡不假李姓乎復恭無以對緯出守江陵復恭使人劫之貨財皆盡緯免復恭子守貞爲龍劍節度使守忠洋州節度使皆自擅貢賦上書譏議朝政大順二年罷復恭兵出爲鳳翔監軍不行可致仕許之遷上將軍賜几杖使名還復恭殺之於道復恭居昭化坊第第近玉山營子守信爲軍使數有候出入或告其謀亂詔順節與神策軍使李守節率衛兵攻復恭治殺使者罪帝御延真樓復恭守信率兵拒戰會日暮出奔興元順節已逐復恭橫暴益甚出入以兵從兩軍中尉劉景宣西門重遷白其有異謀有詔召

順節、順節以甲士三百人從至銀臺門，門者呵止之。景宣引順節坐殿廡，部將嗣光審斬之。從者大譟，剽承寧里，盡夕乃止。於是鳳翔李茂貞、邠州王行瑜等，劾守亮納叛臣，請出兵討罪。官尹惜其類不可，帝亦以茂貞得山南必難制，詔解之。茂貞遂擅與行瑜討之，自號興元節度使，治宰相書，慢悖不臣。帝乃下詔令茂貞討之，破其城，復恭守亮守信奔關中。茂貞請以子繼密為副，後帝不得已從之。自是茂貞始強。大復恭等將北奔太原，為韓建所獲，斬復恭守信，檻車送守亮京師。最首長安市茂貞上復恭與守亮書曰：「承天門者，隋家舊業也。我隋家子孫，兒但積粟訓兵，何進奉為？吾拔荆榛立天

子，既得位，乃廢定策國老，奈負心門生，何其不臣類！此假子彥博奔太原，李克用為申雪，詔復官爵。劉季述本出微單，擢樞密使，李茂貞跋扈不軌，宰相杜讓能與內樞密使李周諱、神策中尉西門重遂謀誅之，乃以單王戒不為京西招討使討之。茂貞引兵迎戰，王師潰，遂逼臨皇。是讓能等罪，京師震恐。帝坐安福門，新周諱重遂以謝茂貞，以駱全曜劉景宣代。中尉乾寧二年，茂貞與王行瑜韓建以兵入朝，李克用率師討茂貞，次渭北，同州節度使王行實奔京師，謂景宣曰：「沙陀十萬至矣，請奉天子出幸，避其鋒。」景宣全曜與鳳翔將關圭、齊帝符岐行實縱火剽東市，帝登

承天門，矢著樓閣。帝暮出莎城，士民從者數十萬，至谷口，人賜死十二。三夜為軍士所剽掠，哭聲震野。克用兵近，帝徙駐石門。茂貞恐殺全曜景宣等自解，天子還京師。以季述王仲先為左右中尉，帝嘗酒，怒責左右不常。季述等自危，先是王子病，醫工車讓謝筠入侍疾，久不出。季述等白帝宮中不可妄，八帝不納，詔著藉由是疑帝與有謀，乃外約朱全忠為兄弟，與汴邸官程巖謀廢帝，會全忠遣李振上計京師。巖謂振曰：「主上嚴急，內外惴恐，左軍中尉欲廢昏立明，若何？」振曰：「百歲奴事三歲主，常也。廢君不祥，非吾敢聞。」季述太沮，帝在儼中，醉殺侍女三人。明日午漏上，門不啟，季述見宰相崔胤曰：「官中殆不測，與仲先率衛士千人毀關入，謀所立未決，是夜官監竊取太子以入。」季述等因燭皇后，令曰：「車讓謝筠勸上殺人，禍塞災咎，大不道，兩軍知之，可立皇太子以主社稷。」黎明，陳兵廷中，謂宰相曰：「上所為如此，非社稷主，今當以皇太子見羣臣，即召百官署奏。」季述衛皇太子入恩政殿，遇者輒殺。帝方坐乞巧樓，見兵入，驚墮於牀，將走。季述仲先持帝坐，以所持杖盡地責帝曰：「某日某事，爾不從我罪一也。至數十未止，皇后出，偏拜曰：『護大家勿使怖，若有罪惟軍容議。』」季述出百官奏曰：「陛下倦於勤，願奉太子監國。」陛下自順東宮，帝曰：「昨與而等飲甚樂，何至是？」后曰：「陛下如軍容議，官監

拒帝出思政殿后倡言曰軍容一心輔持請上養疾帝亦曰
 朕久疾令太子監國眾皆呼萬歲后以傳國寶授季述與帝
 同登左右十餘人由於少陽院季述液金以完鑄令李師虔
 以兵守太子即位於武德殿帝號太上皇太赦天下改東宮
 為問安宮季述等誅戮以立威蓋由尸十輩凡有麗於帝悉
 榜殺之殺帝弟睦王師虔亦察左右出入搜索天子動靜輒
 自手進帝衣其服夜浣食自寶進方奏公主嬪御無衣食恐
 帝作詔書筆紙皆不與亂告難於朱全忠更以兵除君側全
 忠封亂書與季述曰彼翻覆宜圖之季述以貢亂亂曰茲人
 偽書從古有之季述因與盟亂謝全忠曰左軍與亂盟不相
 史籍 卷一百

主

唐之亂
此乃也

季述至樓前亂取京兆尹鄭元規集萬人持大挺帝詰季述
 萬挺皆進季述死挺下遂尸之兩軍支堂死者數十人季述
 等夷三族以德昭檢校太保靜海軍節度使從實檢校司徒
 容管節度使並同平章事賜氏李曰繼昭曰彥弼承誨檢校
 司徒容管節度使竭內庫珍寶賜之當時號三使相人臣無
 比初宰相奏帝平可否樞密使立待得與聞及出或矯上
 旨教改易提權至是詔如大中故事對延黃山中尉先降樞
 密使候旨殿內宰相奏事已畢案前受事云
 韓全晦張彥弘皆不知所從來全晦為樞密使劉季述誅崔
 胤陸展見武德殿亂曰自中人與兵王宦愈亂臣請主神策
 史籍 卷一百

主

多露全晦等與李彥弼繼筠交通謀亂令狐煥請召亂及全晦等宴內殿和解之韓僎謂不如顯斥一二柄臣許餘人自新邪謀必息不然皆自疑禍且速雖和解之內熾益肆帝乃止時全忠并河中亂為急詔令入朝全忠悉師討全晦帝欲其與茂貞同功令亂歸二鎮書示帝意全忠取同州兵凡七萬咸震聞中全晦等泣奏曰全忠且至欲脅陛下幸闕東將謀殺位臣不忠且高祖天下移他姓願至鳳翔合義兵討之帝未許時在乞巧樓全晦急即焚樓帝降樓乃決西幸帝未即駕彥弼等逼促帝與后相視泣宮人私逃出都民崩涕時天復元年十一月壬子也全晦等遂焚宮城崔胤率百官迎

史書 卷二百

全忠於渭橋入長安一昔而西茂貞以帝入鳳翔從臣繞三四人全忠擊破李繼昭於武功禽斬六千級全晦懼請救於李克用克用遣全忠書勸曉崔胤洗海內誘全忠不答進圍鳳翔帝遣中人詔全忠班師全忠聽命引兵攻邠州李繼徽降全忠屯三原胤至泣謝全忠曰宜豎謀擁帝入蜀全忠率精甲五萬與茂貞戰於鳳翔岐兵敗死者萬餘茂貞乃嬰城自夏訖冬兵連不解勝敗畧相當援兵十餘壁數為全忠攻襲不得進城中困全忠取鄜坊成隴等州劫鈔以佐軍餉進攻東城焚橋塞戰李繼龍出降茂貞懼謀誅中官以紓難遣全忠書曰禍亂之生全晦首之變與余卒故迎天子至此

頗似李能
非此時

帝全忠奸
惡處

全忠開岐
破年八已
常無定法

公志輔社稷請奉乘輿還宮全忠偽許之單薄城大譁城中皆無聞意帝召茂貞全晦彥弼等議和中官沮罷之他日帝召茂貞等曰十六宅諸王日餓死者十二三公主夫人間日食今糧將竭奈何皆不對有衛士遮全晦罵曰今餓死者十萬徒以軍容數人耳李繼昭出降外兵詣守者劫天子賊守者亦詣外兵曰今天子賊諸鎮見崔胤微皆狐疑不出師唯青州節度使王師範取兗州李克用攻晉州以為後全忠懼因急遣崔胤歸全忠以紓禍三年正月茂貞請遣使諭全忠軍詔崔胤往又命宮人寵顏見全忠諭密旨乃以蔣玄暉入衛帝召韓僎見東橫門執手涕泗曰今先去四大惡餘以次

史書 卷二百

誅矣於是全晦意弘易簡敬容皆賜死繼筠彥弼皆伏誅是夜誅內諸司使崔處延等二十二人詔蔣玄暉學士薛貽矩以首送全忠曰是不肯使乘輿東者皆斬之矣以姚洎為岐汴通和使全忠詔茂貞書曰臣者乘輿嘗不已日稟王旨然乎茂貞懼復誅小使李繼榮等十人於是開學門帝遣寵顏賜御箱寶器使罷兵又殺中官七十人全忠復誅黨與百餘人天子入全忠軍全忠素服待罪有詔使朝服見全忠伏地泣曰老臣位將相物上無狀使陛下及此臣之罪也帝亦嗚咽命韓僎起之解王帶以賜召之食帝意衛兵或有能殺全忠者因復係解日全忠為繫之全忠跪結髮汗出浹背而左

而幸起投
之者亦非
思矣

張后尚焉
補國所封
官官稱述
久矣

右無動者是夜帝三召之全忠辭不見令朱友倫以兵衛帝
帝還京師亂全忠誅第五可範等八百餘人於內侍省曹
軍弱數十人備宮中灑掃詔諸道監軍所在賜死罷監軍院
視國初故事以三十人為員衣黃衣不得養子兩軍內外八
鎮兵悉屬六軍自是宣傳詔命皆以宮人君側雖清而全忠
勢遂張帝卒死唐室以亡其禍本於全忠彥弘云按唐自
肅宗張后之後永嘗有正位長秋者史所載皇后皆追贈其
太后則皆所生子為帝而奉上尊號者也憲宗以郭子儀孫
女為妃既為今族又有淑德可以正位矣乃以其宗強恐既
立之後後宮不得進遂終身為妃自後人主皆不立后文宗

史籍

卷二百

五

肅宗既有太子仇士良等廢之而立武宗武宗崩既有皇子諸
宦官廢之而立宣宗宣宗崩遣命立廢王王宗實等廢之而
立懿宗懿宗當時中人專權今古所無然亦因椒房虛位官間
無主所謂皇子者皆無寵無威之人故上官彌留之際宰相
既隔在外庭中人遂得以肆行無忌顯達詔旨私立所厚而
莫可禁也

肅吏

宋元禮胡人也徐敬業兵興武后患之欲因大獄去異已者
元禮揣旨即上書言急變召對擢為推使即洛陽牧院為制
獄凡訊囚或以椽關手足而縛之謂之鳳皇曬翅或以豹絆

其腰引枷向前謂之驢駒拔枷或使跪捧枷累甃其上謂之
仙人獻果或使立高木之上引枷尾向後謂之玉女登梯或
倒懸以石繩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鐵籠繫其首加以楔至
腦裂隨出而死者每枷一人窮根柢輒相牽聯至數百人猶
未能訖后數引見賞賜以張其權故論殺最多來俊臣繼之
天下謂之來索後以苛猛受賊見劫后欲厭眾望收下吏不
服吏曰取公貨能來元禮服罪死獄中

來俊臣萬年人客和州為奸盜下獄獄中上變刺史東平王
衛按訊無狀杖之一百武后時續以罪誅俊臣自陳前上琅
邪王冲反狀為續所抑擢侍御史按獄稱旨后陰縱其慘以

史籍

卷二百

五

者制翠臣前後夷千餘族生平有讎介嫌皆入於死拜御史
中丞俊臣引侯思止王弘義等聚不逞數百人造飛語誣讒
公卿上急變賜賜千軍同時輒發契驗不差牒右署口請付
來俊臣或思止等推實必得時號為羅織后於麗景門置獄
勅俊臣等按事百無一實弘義謂之倒竟門言入者倒皆盡
也俊臣與其屬朱南山等作羅織經一篇咸有首末按以從
事俊臣拘囚不問輕重皆注醢於鼻掘地為牢或寢以溺溺
或絕其糧至屬衣絮以食大抵非死終不得出每赦令下必
先殺重囚乃宣詔作大枷各為號一定百脈二喘不得三突
地吼四著即臣五失魂膽六實同反七反是實八死猪愁九

求即死。十求破家。以鐵爲冒頭。被枷者宛轉地上。少選而絕。凡囚至。先布械於前。示之。莫不震懼。多自誅服。俊臣猶恐囚或不承。乃奏因一問而服者。同首法。得減死。俊臣專以誅夷大臣爲功。誣告狄仁傑。任令驛李游道。袁智弘。崔神基。盧獻等下獄。先是宰相樂思晦。爲俊臣所害。有子九歲。上變。得召見。言俊臣凶慘。罔上不道。陛下試取反狀。不實者付之。彼必希旨。誣以爲實。臣之死家亡。本不求生。但惜陛下下法。爲俊臣所弄耳。后意寤。由是仁傑六族皆免。又按大將軍張虔勗。內侍范雲。僞處勗於大理。徐有功。俊臣怒。使衛士亂斫之。雲誦言會事先帝求免。俊臣命截其舌。與虔勗同時死。俊臣納賈人金。爲御史紀懷忠所劾。下獄當死。免爲民。復授殿中丞。坐賊貶同州參軍事。暴縱自如。奪同僚妻。進司僕少卿。賜奴婢十人。以官戶無姿色。聞吐蕃酋阿史那斛瑟羅有婢。舍歌舞令其黨告以謀反。而求其婢。請蕃長割耳。勢面訟寃。乃止。禁連耀有異謀。吉項以白俊臣。俊臣殺數十族。欲擅其功。并中項以法。項見后自直。乃免。俊臣誣殺司刑史樊徽。其子訴闕下。有司無敢治。乃自刎腹。秋官侍郎劉知祥見之流涕。俊臣奏與同惡。知祥自訴年老而涕。吏論以終。詔免死流漢州。上已俊臣與其黨集龍門。通籍紳名於石。抵中者則告之。因抵李昭德不中昭德聞之。謀劾其罪未發。臣簡妻王慶託女

自取死
以爲其妻
之爲也

也有色。俊臣矯詔娶之。會妻族衛遂忠與俊臣善。詣之。問者不肯通。遂忠直入。慢罵。俊臣命縛而毆之。妻憐見辱。自投簡。有妾美。俊臣復求之。簡懼而歸之。俊臣知羣臣不敢斥已。遂有異圖。欲告處陵王及諸皇嗣。與南北衛謀反。因得驛志。遂忠發其謀。俊臣奔倚撫諸武。太平公主。張昌宗等過。皆后不發。至是共證其罪。詔斬於西市。年四十七。人皆相慶曰。今得背將狀服矣。爭隨其肉。須臾而盡。以馬踐其骨。家屬籍沒。方俊臣用事。託天官得選者二百餘員。及敗自首。后責之。對曰。臣亂陛下法。身受戮。俊臣宗必復后赦其罪。周興亦萬年人。遷秋官侍郎。嬰夾制獄。文懷嶠刺誣殺數千人。武后稱制。興上疏請去。唐宗正屬籍左史江融有美名。興誣融與徐微。素同謀。斬於市。融臨刑。叱興曰。吾無罪而死。不救汝。遂斬融。尸僞而行。州者說之三仆三作。天授中人告興與丘神勣謀反。詔來俊臣鞠狀。興未知被告。方對俊臣。食俊臣曰。因多不服。奈何。興曰。耳內之大。幾幾成。因之。何事不承。俊臣曰。嘗命取鹿。且燬火。謂興曰。有詔按。若請嘗之。興駭汗叩頭服罪。諸流繫表在道。爲人所殺。神勣爲左金吾衛將軍。后使害童懷太子於巴州。張卿王冲起兵。拜神勣大總管討之。州人殺王冲。迎神勣。盡殺之。凡千餘族。拜大將軍。侯思止。禮泉人。爲高元禮家奴。恒州刺史裴貞好。皆史吏積

慈教思止告貞與舒王元名謀反付周典鞠訊皆夷宗并思止游擊將軍元禮教之曰上如問君不識字宜對解身不識字而能爾邪陛下用人安事識字后果問思止以對后大悅還侍御史元禮又教之曰上以君無宅必賜所溪邊人第宜辭曰臣疾逆臣不願居其宅既而果賜之以所教對后益喜恩賞優渥思止本人奴言語便下嘗按魏元忠曰孟承白司馬不爾受孟青洛陽有白司馬坂將軍有孟青棒元忠不承思止更之元忠曰我如乘驢而墜足挂盤爲所曳思止怒復曳之曰拒制使邪欲抵殊死元忠罵曰侯思止欲得我頭當錮殺之無抑我承反汝作御史當曉理義而曰白司馬孟青

史集 卷二百

元

是何語思止驚起謝曰幸蒙公教引元忠就坐思止出言既而詭人效之以爲笑侍御史管獻可欽明之思止怒以問后責獻可曰我川之何故請之獻可具奏語后大笑來使臣棄故妻過娶太原王慶詭女思止亦請娶趙郡李自把女事下宰相李昭德曰俊臣往劫慶詭女已辱因此奴復爾耶

王弘義衛水人以飛變擅侍御史與來俊臣競爲慘刻暑月繫囚爲狹室積薪施籠其上囚熱欲死自誣乃舍他獄始暇時求傍舍瓜不與乃擅斷言園有白兔懸集衆捕逐哇歌無遺內史李昭德曰昔聞蒼鷹傲吏今見白兔御史來俊臣

貶弘義流瓊州楊詔追還事覺侍御史胡元禮按之弘義曰與公氣類持我何急元禮曰我爲御史子乃四耳何氣類爲杖殺之

郭弘霸舒城人爲寧陵丞自請往討徐敬業督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武后大悅授監察御史時號四其御史御史大夫魏元忠有疾僚屬省候弘霸獨後入憂見顏色請視便溺崇怡嘗之喜賀曰甘者病不寒今味苦當即愈元忠惡其言基語於朝嘗按芳州刺史李思微不勝楚毒死後見思微爲劇命家人祿所思微忽從數十騎至曰汝枉陷我今來取汝弘霸援刀自刺其腹死時大旱而雨洛陽橋久壞至是

史集 卷二百

元

始戎后問羣臣外有佳事耶司勳郎中張元一曰比有三慶旱而雨洛陽橋成弘霸死

姚紹之武康人遷監察御史武三思不執王同皎張仲之等謀殺之事覺詔紹之與左臺大夫李承嘉按治承嘉欲原其罪執宰相李嶠等同訊能改長禍無所問因呼曰宰相附三思情附承嘉耳紹之悍然不顧命力士曳囚築其口反接送獄中仲之問言三思反狀紹之怒擊折其臂仲之大呼曰丹死當訴爾於天卒誣以謀反皆論族奉使過汴州廷辱參軍魏傳弓及傳弓爲御史紹之坐贓詔傳弓按之得贓五百萬法當死妻后女弟救請減死貶瓊山尉逃還萬年尉捕獲

折其足

周利貞其系調錢塘尉時禁捕魚利貞忽饋佳魚於刺史刺史不受利貞曰此關魚公何疑問其故曰適見魚者將禽之舍魚而逃關得之刺史大笑神龍初擢御史武三思亂禁中五王謀誅之私語崔湜湜以告三思五王貶湜勸三思殺之以絕人望三思問誰可使湜以利貞對利貞湜內兄也利貞馳檄外矯殺敬暉桓彥範棄怨已還拜御史中丞遷廣州都督顯事制割夷獠苦其殘虐起為寇詔監察御史李全交按問得贓狀貶涪州刺史開元初詔利貞等酷吏終身不齒尋授夷州刺史黃門侍郎張廷珪奏曰陛下英斷聖明四

史律

卷二百

辛

海心服所謂英斷珍內逆正朝廷是也所謂聖明辨忠邪信賞罰是也利貞崔武舊黨阻殺桓敬自陛下登宸極布新政奪其班級還之遐荒義士猶以謂輕為望今錫以朱紱委以藩維是黜奸不必行也遂寢未幾復授黔州都督庭珪又表還制書曰利貞險薄小人附會三思傾危朝廷殺害功臣人神憤惋痛毒至今東都搜掩其家得金銀錦繡冒違制令當加重貶且久據朝廷提給便佞見忠於君者猶仇讐然使之入朝則亂國撫俗則傷人今乃擢典要藩何往日罰之而今日賞之玄宗乃止及廷珪罷起為辰州長史與魏州長史敬讓皆奏事京師讓之子也以父冤越次而奏曰周利貞希

利貞不起
亦不至死
此天遣之
妙也

奸臣意枉殺先臣驪惟陛下正罰以謝天下左臺侍御史翟璋勅讓不待監引請行法玄宗曰拆父之枉不可不矜朝廷之儀不可不肅奪俸三月貶利貞邕州長史賜死

王旭珪之孫也遷侍御史製獄械名驢駒振獄嶺子縣等又龜髮以石脅服之時監察御史李嵩李全交皆嚴酷京師號三豹嵩為赤全交為白旭為黑閭里相詛曰若違教值三豹宋王憲官屬犯希虬其兄為劍南令坐賊旭奉使臨訊見其妻美過亂之因殺其夫納贓數百萬希虬使奴為備事旭旭不知愛任之奴疏旭請求積數千希虬訴於王王以聞詔劾治貶龍川尉死

史律

卷二百

壬

吉溫項從子也為新豐丞太子文學薛稷得倖引溫入見玄宗口之曰是不良罷之御史趙溫到河南府有所訊詰溫并治河南尹蕭吳李林甫皆吳得免吳為京兆尹而溫調萬年尉人為之懼溫不辭高力士間出就第吳每私謁溫乃先往與力士語及吳至力士指溫曰吾故人也他日溫到府謝曰前者因法今而後請一心事公吳大悅林甫與李適之有隙適之領兵部林甫劾其銓史偽選六十餘人帝命京兆與御史雜治情不得吳使溫佐訊溫分囚於廷左右取二重囚訊於後舍楚毒不勝諸史惶懼及引前不訊皆服日中獄成適之遂得罪林甫以為能溫曰若遇知已南山白額虎不足縛

也林甫陰構大獄除不附已者引溫居門下與錢璽羅希與
 主治詔獄希與亦文凌酷虐林甫引之自御史臺主簿遷殿
 中侍御二人隨林甫所欲凌凌獄煉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
 羅網吉網林甫惡楊慎矜飛書言慎矜私藏圖讖委溫以獄
 溫馳至東都捕逮楊氏親屬賓客皆誣服慎矜以左證具欲
 自誣而議不得御史盧鉉索其家換獄以入慎矜兄弟皆賜
 死株連數十族溫每先成奏乃引囚震以烈威隨問輒承無
 敢違者懷楚未收而獄具矣擢戶部郎中兼侍御史楊國忠
 安祿山方尊寵高力士居中用事溫媚附之凡事祿山皆密
 謂之曰李右相雖厚待公然不肯引其政我見遇久亦不願
 史記 卷二百 三

淺賦之臣
如此每之
亦當

祿山反求溫子方十歲授河南參軍
 崔器漢州人肅宗入京師為三司使器令王官陷賊者入含
 元殿中露首跣足撫膺頓首請罪令刀使環之以示尾從羣
 臣器議陳希烈達奚珣等數百人皆抵死李峴執奏乃以六
 等定罪後肅華自賊中來言王官為安慶緒張脅聞宣詔釋
 希烈等皆相顧愧悔及聞崔器議刑聚心復搖帝曰朕為崔
 器所誤疾亟叩頭若謝罪狀曰達奚尹殺我
 敬羽寶鼎人肅宗初擢監察御史每議囚仆之於地以門壯
 報腹掘地實棘席蒙其上潮坎訊鞠囚不服則擠之於坎人
 多濫死岐王珍謀反詔羽勒之羽悉召支黨環以榜具囚復
 史記 卷二百 三

佈一昔獄成珍賜死左衛將軍賈如汾等九人皆斬太子洗
 馬趙飛熊等六人斃杖下楊國忠輔政授賈胡康謙為安南
 都護更誣其通史朝養羽勒之謙須長三尺一夜脫藍膝那
 皆碎人視之以為鬼乃殺之寶應初貶道州刺史有詔殺之
 後服而逃後乾臨死袖中出牒數番歎曰吾不及推矣後制
 史不宜殺之以無性之世



杜牧曰：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鉄鉞鈍，含弘混，煦育逆孽，始爲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歷算周思，以爲宿謀，方且嵬岸，抑揚，自以爲廣大，繁昌，莫已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俟塞頓，蝕蝕而後爲之計乎？且天下幾州，列郡幾所，自河以北，蟠城，數百，所奔爲寇，同吾人之顛，賴天時之不利，則將與其朋伍，駭亂吾民於掌服之上，今者及吾之壯，不聞擒取，乃偷處恬，

逸以爲後世子孫憂，此復何也？議者曰：僭強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爲衝策，高位美爵充飽其勝，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秦擾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何必疾戰吾民，然後爲快也？愚曰：大曆貞元之間，適以此爲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大則朝廷貸之以法，故於是潤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爲奢僭，天子置而不問，有司恬而不呵，王侯通商，越祿受之，觀聘不來，凡杖扶之，適息，適猶皇子嬪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強，僭擬益甚，侈心益昌，上田名器，分割殆盡，而賊大貪心，未及畔岸，藩名越號，盟，訓相，是兵四聚，以飽其志，趙魏燕齊，同日而起，梁蔡吳蜀，

躡而和之，其餘混傾軋，欲相牧者，往往而是，逆遭存武，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鉏，小者惠來，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鞭笞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所有，欲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橫支，幾不能相運掉也。凡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爲經，將見爲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魏博傳五世，至田弘正入朝，十年復亂，更四姓，傳十世，有州七，成德更二姓，傳五世，至王承元入朝，明年王庭湊反，傳六世，有州四，盧龍更三姓，傳五世，至劉總入朝，六月朱克融反，傳十二世，有州九，淄青傳五世而滅，有州十二，滄景傳三世，至程權入朝，十六年而李全畧有之，至其子同捷而滅，有州四，宣武傳四世而滅，有州四，彰義傳三世而滅，有州三，澤潞傳三世而滅，有州五，述其由來，事有因藉地之輕重，視謀之臧否，今取以爲藩鎮傳。

田承嗣，盧龍人，隸安祿山麾下，祿山反，爲賊前驅，陷河洛，嘗大雪，祿山按行，至其營，靜若無人，已而環甲列卒，閱所籍，不缺一人，祿山異其能，使守潁川，郭子儀平東都，承嗣以郡陞，俄而復叛，史思明亂，承嗣爲賊導，及朝義敗，承嗣執其妻子，降於僕固懷恩，懷恩功高，恐賊平則任不重，因請以承嗣等分帥河北，承嗣及州刺史，遷貝博滄瀛等州節度使，承嗣

計戶口重賦斂厲兵繕甲使老弱耕壯者在軍不數年有衆十萬澤強力者萬人號牙兵自署官吏圖版稅入皆私有之求兼宰相代宗加同平章事封鴈門王寵其軍曰天雄以子華尚永樂公主冀結其心而承嗣愈凶詭不遜大曆八年相衛節度薛嵩死弟夢求假節牙將裴志清逐之夢歸承嗣帝以李承昭爲相州刺史未至承嗣使人說吏士反陽言救相州實襲取之帝遣使者諭罷兵承嗣不奉詔遣盧子期取洛州楊光朝取衛州殺刺史薛雄悉四州兵財以歸擅置守宰誑諸將詣使者勞而請承嗣爲帥帝貶承嗣永州刺史詔河東薛兼訓成德李寶臣幽州朱滔昭義李承昭淄青李正己

史籍

卷二百一

三

淮西李忠臣永平李勉汴宋田神玉等兵六萬犄角進若承嗣不承命聽在所討執其將霍榮國以磁降李正己拔德州李忠臣攻衛築偃月壘於河上承嗣遣裴志清攻冀州志清附於寶臣承嗣圍之爲寶臣所敗承嗣計窮遣和光朝奉表請入朝而使從子悅與盧子期攻磁州兼訓寶臣等遣兵救之戰於臨水賊大敗斬九千級虜子期及將士二千三百人馬千匹器甲二十萬乘勝攻田悅斬首五百悅率餘兵夜走寶臣攻洛州以子期示城下降之復徇瀛州瀛州降獻子期京師斬之天子遣中人勞軍中人侵寶臣寶臣怒與承嗣和反攻朱滔止已復爲之請乃許承嗣入朝十一年帝遣諷議

大夫杜亞持節至魏受其降計闔門還京師赦魏傳與更始承嗣不至其秋復畧滑州敗李勉兵明年承嗣上書請罪詔復官仍承嗣益具傳魏衛相磁洛七州而未嘗入朝天子會國威中奪窮而復縱故承嗣得肆奸無忌十四年承嗣將死顧諸子弱乃命悅知節度事令諸子佐之帝因以悅爲節度使悅開館宇禮天下士外示恭順陰濟其奸帝晚年尤寬弛悅所奏請無不從德宗立不假借方鎮黜陟使洪經綸至河北問悅養士七萬下符龍四萬歸田畝悅大集將士激之日而等籍軍中久仰粟昂養父母妻子今罷去何恃而生衆大哭悅悉出家貲給之各令還部自此魏人德之及劉晏死藩

史籍

卷二百一

四

帥益懼又傳言帝且東封泰山李正己懼率兵萬人屯曹州遣人說悅同叛悅因與梁崇義等連和阻兵建中二年鎮州李惟岳淄青李納求襲節度不許悅爲請不答遂合謀同叛會詔汰浮圖悅詐其軍曰有詔問軍之老疾疲弱者由是舉軍咨怨幽州朱滔奉詔討惟岳悅遣孟希祐以兵五千助惟岳別將康情攻邢州楊朝光攻臨洛守將張任拒之詔河東馬延河陽李元昭義李承昭救任兵次狗明二山間未進任以紙爲風爲高百餘丈過悅營上悅使善射者射之不能及延兵譟迎之得書言三日不解臨洛且陷延乃自壺關鼓而東破殺朝光悅問計於舊將曹俊俊曰兵法十則攻今公以

逆千順勢不敵也。宜屯兵萬人於郛口，以遏西師。則舉河北二十四州，唯公所命。今攻臨洛，糧竭師老，不見其可愛。將尾擊等短之，俊策不用。悅與李納合兵三萬，陣於洹水。燧與神策將李晟夾攻之，悅大敗，死傷二萬，與騎數十夜奔還魏。其將李長春拒不納，而諸帥不時進。明日，悅得入，殺長春，立軍門流涕曰：「悅藉伯父餘業，與君等同休戚，以圖青恒冀子弟，不得承襲，故為之請。既弗見報，乃至用兵，使士民塗炭。悅緣母老在未忍自殺，今敗亡至此，不能圖全。願公等斬悅首以取富貴，無庸俱死。」乃自殺於地。衆抱持之曰：「今士馬雖少，尚此一戰，事脫不濟，死生以之。」悅乃收淚與衆士斷髮立誓約。

史集

卷一百一

五

為兄弟，幸富家財及府庫所有，大行賜與。李再春以博州降，從兄昂以洛州降。悅殺昂等，家召用曹俊，俊為整軍元壘，以振士氣。羣心復堅，未幾王武俊殺惟岳，而漢州降朱滔。詔授武俊恒州刺史，以康日知為漢趙觀察使。武俊恨實薄，滔怨不得漢州。悅知二將可間，乃使王侑說滔曰：「司徒奉詔討賊，振東鹿下，漢州惟岳勢促，故王大夫能得逆首，有詔破惟岳，即得其地。今乃以漢州與康日知，是朝廷不信於公也。且上威武英斷，將誅豪傑，掃除河朔功臣劉晏等皆誅戮，殺梁崇義屠其口三百。今日破魏則取燕趙，如秦嶺下駒耳。夫魏博全則燕趙安，且合從連衡，救災卹患，不朽之業也。尚書願上。」

貝州以廣湯沐，使侑奉簿最司徒朝至魏，則夕入貝。惟敦計之，滔心素欲得貝，大喜，使侑還告師期。先是詔武俊出恒冀粟三十萬賜滔，以資騎五百助燧軍。武俊恐悅破，將起師北伐，不肯歸粟。滔因使王邕說武俊曰：「天子以君善戰，天下無前故分散粟馬以弱君軍。今若舉魏博，則王師北向，漳滏勢危，誠能連營南施，解悅於倒懸，大夫之利也。粟不出，害馬不離庭，又排危之義，聲滿天下。大夫親斷逆首，血襪衣袖，日知不出趙城，何功於國而坐兼二州？河北將士以不得漢州為大夫耻。武俊既欲得漢，亦即喜，使使報滔，滔率兵二萬屯卑晉。武俊以兵萬五千會之，悅特救使康愔督兵與王師戰。」

史集

卷一百一

六

御河上大敗其夏。滔武俊兵至，燧等營魏河西，武俊滔悅壁河東，兩軍相持。自秋迄冬，悅德朱滔臣事之，滔不敢當。乃各召王悅，偕稱魏王。滔冀王武俊趙王，會朱泚亂，帝出奉天，燧還太原，與元元年滔欲南渡河，助武俊。王邕見悅曰：「頃大王在重圍，孤與趙刻日赴王難，以全魏貝。今秦帝已據關中，孤以若騎十萬與回紇趨東都，相應接，王能濟河合勢，以取大梁，孤得西收鞏陝，與秦兵會，天下可定也。則王與趙王永無南慮，為唇齒之國，肆連計之時，悅聞天子已赦罪，復官爵，心不欲行，重違絕滔。遂辭有倫，報滔如約。滔大喜，復使人申約。悅猶豫，許士則曰：『冀王勇決權累，一世之雄也。殺懷仙屠』」

公帝此也

希彩詐兄使如京師而奪之權彼心腹渠可量哉今大王親不加此能不加懷仙希彩而感恩不已拘孿匹夫之義彼思得魏博北聯幽薊南入梁鄆而與泚合其勢然也大王出且見禽不如僞許出遣州縣具牛酒至則以事自解不可顧恩取禍也悅然之武俊亦使田秀說悅曰聞大王欲從汴度河為泚倚角非也方泚未盜京師時汴為列國尚自尊大如得東都與泚連禍兵多勢張將返制於陛下矣今日天子復官赦罪既為王臣乃欲捨天子而北面泚耶願大王閉壘不出武俊須昭義軍至為王破之悅以情告武俊而遣會穆謬報汴汴自河間悉師而南次清河悅不至進屯永濟使王

史記

卷二百一

七

郭晉之悅曰始欲從王今舉軍持悅曰魏比困侵掠供餽竭一旦去城邑朝出夕變將何所歸不然悅豈敢背約今遣孟希祐以兵五千助王消怒罵曰逆虜前日求救許我貝州我不取辱我為天子我與同為王今約我遠來而不出是不可忍乃囚其使遂圍貝州取武城拔清平殺數百人俘男女貲財而去詔拜悅尚書右僕射給事中孔巢父持節宣勞悅阻兵四年士皆苦之巢父至莫不忻然悅與巢父張飲門衛皆徹至夜分從弟緒與族人謀曰僕射起兵幾赤吾族以金帛厚天下而不至見弟將殺之遂與左右踰垣入悅方醉寢緒手刃悅并殺其母妻比明以悅命召許士則等計事至

領有衆士之風

而殺之悅常使劉忠信直寢門緒呼曰忠信刺僕射衆執之忠信曰無之首已衆緒承嗣第六子悅使緒主牙軍緒多過失悅答之悅性儉高緒服用苦不足常怨望故作難悅既死衆推緒為嗣後歸罪扈衛斬以徇因巢父請命詔拜緒節度使貞元元年以嘉誠公主降緒拜駙馬都尉加同平章事暴疾死子季安母微賤公主命為已子緒死時年十五軍中推為嗣後授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中尉吐突承璀以神策兵討王承宗季安曰王師不踰河二十五年今越魏伐趙趙誠虜魏亦虜矣奈何或請以五千騎除君憂季安悅時幽州劉濟將譚忠使魏聞其謀入見季安曰往年王師取蜀取吳是宰

史記

卷二百一

八

相之謀也今使趙不使者臣宿將而付中臣不起天下甲而出神策兵此上自為謀以誘服臣下若師未臨趙而先敗於魏是上之謀不及下必耻既耻且怒必任謀臣仗猛將再舉涉河擊前之敗必不越魏誅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後魏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計將安出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悉甲伐趙而陰遣趙書曰魏若伐趙為賣友魏若與趙為叛君賣友叛君魏不忍受執事能弛守備遣一城俾魏得藉手以獻天子使魏北得以為友西得以為臣不世之利也趙若從君魏安矣季安然之遣大將軍兵會王師伐承宗取堂陽以報加太子太保賈佐丘緒會事其父緒與

侯賊爭權，季安生瘞之，其虐悖如此。季安死，妻元氏召諸將立其子懷諫，幼不事，事失於私，奴蔣士則數易置諸將軍中，怒立田興為副，後與殺士則等，遂懷諫於京師，授左監門衛將軍。田氏自承嗣，至懷諫五世，凡四十九年。

史憲誠，其先奚也。田布死，軍亂，憲誠為中軍兵馬使，言河朔舊事以搖其衆，衆因通還府總軍務，時朱克融王廷湊盜幽鎮，穆宗未有以制，乃授以節度使，憲誠外托王命，而陰結幽鎮以自固。李介亂，憲誠私與交通，助請旋節，而具冊黎陽，示將帥師者，天子遣司門郎中章文恪宣慰魏博，憲誠見使者，倨傲及聞斬介，乃更恭謹，謂文恪曰：「我奚人如狗，唯知識主。」

史籍

卷一百一

九

雖口加誓，不忍離，其論猶類此。一日，憲誠子士曹參軍孝章跪諫曰：「竊惟大河之北，地雄兵精，而天下賢士心侮之曰：『河朔間視猶夷狄何也？』蓋有土者多乘兵機際會，非以義取，今吾家父侯母封，化為貴門，君恩至矣，非折節，獨行彰信於朝廷，無以弭讖者之譏。寤明君之意，節著於外，福延於家，乘時蹈機，不可旋踵，言訖泣下。」憲誠頗然之。憲誠與李全畧為婚，家全畧子同捷反，文宗詔憲誠出兵從王師討之。憲誠遣刀志治率師二萬攻德州，王廷湊援同捷，誘志治以叛，詔義武李勣討之。志治奔薊，湊治景平，憲誠不自安，請納地，詔徙河中，以李德代之。憲誠將以族行，懼魏軍所之，弟憲忠教憲誠

請分相衛以弱魏，使李聽引軍假道清河，聲言圖志，治欲倚聽以去魏，及聽次清河，魏人驚，憲忠曰：「彼假道取賊，吾輩無負朝廷，何懼焉？」聽將入魏，魏人盡甲而出，聽按軍館陶不進，衆謂憲誠賈已殺之，推何進滔為帥，憲誠起凡七年死。

何進滔，靈武人，世為軍校，憲誠死，軍中傳諺曰：「得何公事之軍安矣。」進滔曰：「公等既迫我，當聽吾令。」衆唯唯。進滔曰：「孰殺前帥者，疏出之。」凡斬九十餘人，釋脅從者，素服臨哭，將吏皆入叩，詔授節度使。居魏十餘年，民安之。開成五年，卒，子重順襲，卒，子全皞，年少好殺，衆叛殺全皞，推韓君雄總軍事，自進滔至全皞，凡三世四十二年。

史籍

卷一百一

十

韓君雄，魏州人，懿宗授副大使，卒，子簡襲，授節度使，進同平章事，封魏郡王，帝在蜀，天下亂，簡恃彊，完欲拓地，觀望非常，時諸葛爽為黃巢守河陽，簡攻之，爽走，簡戍河陽，北畧邢洛，東攻鄆，鄆將朱宣拒守，久不下，爽乘其隙復取河陽，簡還攻之，爽迎擊於新鄉，簡大敗，樂彥禎以其軍先還，簡奔歸，疽發背死。彥禎代之，再世凡十二年。

樂彥禎，魏州人，詔授節度使，彥禎見王室衰微，驕肆不法，大興其衆，城魏周八十里，一月而畢，人怨其殘暴，子從訓，性凶，恃功殺王鐸，盡取其妻侍，財聚亡命五百人，號子將軍，中惡之，從訓懼，出奔魏，軍殺彥禎，推大將趙文珣總留後，從訓

至言不可
信亦時有
信者所以
能遠人

求救於朱全忠全忠師大內黃從訓自相州以軍三萬傳城文珩不敢出家殺之更推羅弘信為帥弘信出戰破從訓斬之彥禎起凡七年

羅弘信魏州人為裨將主馬牧有巫告之曰白頭老人使謝君君當有是地文珩死家曰執願主吾軍者弘信曰神命我矣弘信狀貌奇怪面色青黑眾異之立為副後昭宗文德元年拜節度使朱全忠將攻李克用乞釋於弘信弘信不與由是有隙全忠攻魏魏兵五戰五敗弘信懼請盟乃止全忠攻兗鄆克用遣李存信救朱宜假道於魏全忠遣使語弘信曰若人兵還必滅魏弘信發兵擊存信全忠避葛從周助之擒

史記
卷一百一

卷一百一

士

克用子落落遂於弘信殺之全忠恐弘信有二心卑辭厚幣以兄事弘信魏使者至梁全忠北面拜而受幣謂使者曰六兄於我有倍年之長吾何敢不敬弘信大喜以為厚已故推心焉全忠攻燕趙取兗鄆終有河北者魏不為之患也弘信之先長沙人故封長沙郡王卒于紹威立紹威好學工書聚書數萬卷開館以延四方之士紹威新立南州劉仁恭以兵六十萬攻魏屠其城紹威求救於梁大敗燕軍於內黃明年全忠遣葛從周會魏兵取德州敗燕軍於老鸛院紹威德其助已魏將自田承嗣始有牙軍至紹威時已二百年父子世襲制黨盤結成久益驕前帥史憲誠樂彥禎等皆牙軍所立

史記

卷一百一

士

怒輒逐殺之時語曰長安天子魏府牙軍言其勢強也紹威精悍明敏通吏事然其家世由牙將所立天祐二年魏州地陷紹威懼有變已而牙枝李公佐作亂不克奔滄州紹威乃遣使告梁乞兵欲盡誅牙軍全忠遣李思安將兵合魏軍攻滄州求公佐紹威悉發魏兵以從獨牙軍在紹威子廷規娶全忠女會卒全忠遣馬嗣勳以軍千人為緣輿入魏實兵器於輿中聲言助葬以兵繼其從紹威潛遣人入庫斷弦解甲夜將奴兵數百會嗣勳擊牙軍軍趨庫取兵不可戰紹威盡殺之凡八千族間巷為空嗣勳亦中瘡死魏兵攻滄州者聞之皆反分入澄博諸州魏境大亂全忠悉平之牙軍既死魏兵悉叛紹威勢孤全忠欲奪其地紹威始大悔全忠復攻滄州兵宿長蘆紹威饋給梁兵自滄至魏五百里起亭候供帳梁兵數十萬皆取足紹威以此重困昭宗東遷洛陽詔諸鎮繕理京師紹威營太廟成進封郡王全忠圍滄州劉守光會晉破梁滄州全忠自長蘆歸過魏疾作臥府中紹威懼全忠襲已乃入見曰今四方稱兵為梁患者以府在故也唐家天下命已去不如早取之全忠大喜乃急歸全忠篡位將都洛陽紹威取良材為五鳳樓朝元殿浮河而上立之京師全忠數日蕭何守關中為漢起未央宮豈若紹威越千里而為此若神化然功過蕭何遠矣賜以寶帝名馬燕王劉守光因其父

仁恭與其弟守文有隙紹威馳書勸守光降梁全忠聞之笑曰吾嘗攻燕不能下今紹威折簡乃勝用兵十萬全忠每有大事多遣使者問之紹威亦馳簡入白使者相遇道中其事往往相合紹威自以魏久不用兵願伐木安陽淇門為給自河入洛歲漕穀百萬石以供京師全忠益以為忠利未成而紹威病表言魏故大鎮多外兵願得重臣臨之請以骸骨就第全忠命其子周翰監府事語使者曰亟行語而主為我殯飯如有不諱當世世貴爾子孫今使周翰監府事尚冀卿復愈耳拜太師兼中書令卒年三十四贈尚書令周翰襲父位乾化二年為楊師厚所逐徙宜義軍節度使卒江東羅隱工

史集

卷一百一

三

為詩紹威厚幣之通譜系因名已所為詩為倫江東集云白玄信至周翰三世凡二十五年

鎮冀

李寶臣范陽奚也初名張忠志為盧龍府果毅嘗規虜陰山有六騎追之寶臣射之盡殪祿山反使寶臣將驍騎十八人劫太原尹楊光翹挾以出追兵萬餘不敢逼為恒州刺史九節度圍相州忠志歸命於朝史思明渡河忠志復叛思明死忠志不肯事朝義罕恒趙漢定易五州以獻朝義罕召其軍曰成德拜節度使賜姓名兼以冀州隸之馬五千步卒五萬財用豐衍益招來亡命雄冠山東與薛嵩田承嗣李正己梁

崇義相繼嫁為表裏寶臣後與承嗣交惡與正己表承嗣可討狀代宗欲其相圖詔寶臣朱滔與太原兵攻其北正己與滑毫江淮兵攻其南寶臣與正己會於東潁寶臣厚賜軍士而正己儉嗇軍怨望正己懼有變引去唯滔寶臣攻滄州歷年未下天子遣中人馬希備勞寶臣寶臣贈之百練使者抵諸地寶臣愧甚諸將已休獨王武俊佩刀立祀下進曰趙兵有功尚爾使平賊天子尺詔召置京師一匹夫耳寶臣曰然則奈何對曰養魏以為齊上策也寶臣曰趙魏有費若何而可對曰勢同患均轉寇讐為父子款唾問耳朱滔屯滄州請禽送魏可以取信寶臣然之未發承嗣知寶臣少長范陽心

史集

卷一百一

四

常欲得之乃勒石瘞之境教望氣者云有玉氣寶臣掘得之文曰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用作伴入幽燕二帝謂寶臣與正己也使客說寶臣曰公與朱滔共攻滄州仰有功利歸天子公何所賴誠能赦承嗣罪請奉滄州入諸趙并取范陽以報公以騎前驅承嗣以步卒從此萬全勢也寶臣喜得滄州又見語與議會遂陰交承嗣而圖滔寶臣謂滔使曰吾聞朱公親若神願繪而觀之滔固以與寶臣寶臣致開射堂大會諸將熟視曰信神人也密選精卒二千夜馳三百里劫滔戒曰取彼親如射堂者時二軍不相虞忽聞變滔大駭戰於瓦橋滔大敗衣他服得脫禽類滔者以歸承嗣知毀成使人謝寶

臣曰河內方有警未暇從公石議吾戲為耳寶臣慚而還進
隴西王德宗立洋司空寶臣晚節尤猜忌自顧子惟岳暗弱
恐下不服殺大將辛忠義等二十餘人衆心携貳寶臣既有
異志招引妖人妖人言當有玉印自天而下海內不戰而定
寶臣大悅厚資金帛自知其詐懼誅謂寶臣曰公飲甘露液
可與天神接實謂其中寶臣飲之病瘳三日死子惟岳詠妖
人軍中推為前後求養父位帝不許以張弁忠代之田悅為
諸不聽遂與悅李正己謀拒命府屬邵真曰大夫違朝命愚
竊憂之今觀近日與國不可違絕請厚遣其使徐更圖之齊
遠而交疎誠其使者送京師且請致討上嘉大夫忠所請宜
許惟岳使真作奏將吏不可遂止天子詔朱滔與李忠合兵
討惟岳惟岳與滔戰於東鹿惟岳敗漢州被圍明年惟岳使
王武俊率兵爭東鹿田悅遣孟祐助之武俊以精兵陷陣朱
滔盡帛為役犯使壯士蒙以謀趨惟岳軍馬駭軍亂遂大敗
漢州日急悅亦嬰城惟岳懼召邵真議真請遣使詣河東馬
延令其弟惟簡入朝斬大將謝罪以兵屬鄭說身朝京師孟
祐知其謀以告悅悅使兄是來讓曰敵邑暴兵本為君索命
節豈為叛逆耶雖見破於馬延當感激士大夫棄城拒守以
為後圖今君信邵真說開欲歸罪於悅以自瀆蕩何負而然
可遣孟祐還軍無遣王師禽若能誅真以徇請事君如初惟

張公李忠也

岳不能決畢華曰魏雖被圍兵衆糧多未可卒下齊兵勒地
廣祿帶山河所阻東秦險固之國與相持維足以抗天下夫
背義不祥輕慮生禍且孟祐驍將王武俊善戰前日逐滔滔
僅免今合兩將破滔必矣惟岳見圍未解畏祐還乃斬真以
謝悅明日復戰大敗而康日知舉趙州聽命惟岳益困乃以
兵五千付衛常寧騎八百付王武俊使攻日知武俊素為惟
岳所忌及師行武俊謂常寧曰大夫信謬吾朝不圖夕將以
身託定州張公安能持頸就刀乎是行勝與否吾不復入恒
矣常寧曰君不開詔書乎斬大夫首以其官界之觀大夫勢
終為消滅若倒戈還府事實易圖有不如不提張公可歸也二
將既有異志惟岳使謝還至武俊壁議事武俊使為內應至
期啟城門武俊入庭中無亢者武俊傳令曰大夫叛命今取
之敢拒者族士不敢動武俊使裨校任越索惟岳出籍之傳
首京師武俊表邵真忠節贈戶部尚書擢其子呂冀州長史
惟岳叛弟惟簡以家僮百餘奉母鄭氏奔京師帝初於客省
及出奉天惟簡將赴鄭謀其母母曰爾父立功河朔位宰相
身未嘗至京師爾兄死於人手爾入朝未識天子今立忠時
也爾能死王事吾無恨矣乃斬關出遁更七戰得及行在帝
厚撫之帝徙山南惟簡以三十騎從夜失道馳至盤屋西聞
中人語問天子所在密語曰上在此帝見之流涕執其手曰

爾有母乃能從朕耶對曰臣誓以死比明北方有塵起帝憂
惟簡登高望之曰渾瑊兵也瑊至遂趨興元惟簡前導及帝
還封武安王國形凌煙閣憲宗時為鳳翔節度使市耕牛佃
具給農歲增舉數十萬畝卒贈尚書右僕射

王武俊本契丹人隸李寶臣為裨將惟岳拒命或言武俊有
他志武俊知之出入導從纔一二人未嘗接賓客惟岳雖忌
之然見其貶損又惜其善鬪未忍殺康口知以趙州降惟岳
使武俊伐之武俊引兵還使人謂惟岳曰大夫與齊魏同惡
今魏兵已敗齊為趙州所限幽州兵近在定三軍且救死聞
有詔召大夫宜亟自歸惟岳惶遽遂殺德宗權為恒冀觀察

史事 卷二百一

七

使初惟岳將楊政義以定降楊榮國以漢降帝以定賜張孝
忠以口知為漢趙觀察使武俊怨不得節度而失趙定朱滔
怨失漢州二人相結武俊納使者遂滔遂叛時馬延李抱真
討田悅武俊滔救之帝詔李懷光督神策兵助討賊氣銳甚
縱兵入涪壁殺千餘人悅軍屢北懷光緩轡觀之武俊乘其
怠以二千人擒突滔軍繼馳之王師亂相蹈藉死河為不流
武俊夜決河至王莽寨斷絕餉路延計窮而與滔媾家乃遣
使謝滔滔曰老夫不自量與諸君遇王大夫善戰天下無前
吾固宜敗幸公圖之使老夫得還河東請將亦罷兵吾為言
天子以河北地付公滔亦忌武俊乃謂武俊曰王師既敗馬

涪州武俊
之也

公卑約如此不宜迫人以險武俊曰堯等皆國名臣連兵十
萬一戰而北貽羞國家何面目見天子耶彼行不五十里必
反拒我滔固請乃許之堯至魏縣堅壁自固師復振滔漸謝
武俊滔悅相王武俊國號趙建中四年李抱真使客賈林
詐降武俊見之林曰吾來傳詔非降也武俊色動林曰聞大
夫登壇建國撫膺謂左右曰我本忠義天子不省故至是諸
軍數表大夫至誠故上使僕至此誠能與昭義同心曠然改
圖上不失君臣之義下可為子孫計武俊曰僕虜人也猶知
無百姓天子固不務殺人今山東連兵戰骨禁原野雖勝尚
誰與居僕不憚歸國天子若能以恩盪刷之我首倡歸命有

史事

卷二百一

八

不從者奉辭伐之河北可定也會帝出奉天抱真將還澤路
悅說武俊滔襲之林曰夫退軍輜重在前銳師在後人心齊
一不可圖也况戰勝得地利歸於魏不幸喪師趙受其災今
滔趙乃故地胡不取之武俊遂引而北林復激之曰燕魏幽
陰王室屬則須公之援則欲肆并吞且河北有趙魏燕滔
乃稱冀心圖冀州使滔制山東大夫當臣事之否則見攻不
知大夫計安在武俊投袂曰二百年天子猶不能事之安能
臣豎子耶乃與抱真馬延盟興元元年赦天下武俊去偽號
詔國子祭酒並宣慰拜恒冀漢趙節度兼盧龍節度使琅
邪郡王時未治與回紇圍貝州將絕白馬津南趨洛李懷光

據河中李希烈陷汴南畧江淮李納叛唯李晟軍滑上人心
憊恐及田緒殺悅林復說武俊曰滔素欲得魏博今悅死魏
人氣衰公不救魏且下滔張存忠將北而事之三道連衡濟
以回紇長驅而南則河朔舉入滔矣今李忠未附公與昭義
合兵破滔聲振關中不朽之業也武俊喜遣人與抱真相聞
自將屯南宮抱真屯經城武俊往會抱真約為兄弟遂東屯
貝州滔欲迎戰武俊戒士曰軍未合毋妄動遣趙琳伏以待
滔使馬實列陣李少成引回紇翼之曰中兵接武俊使步兵
夾戰自以騎當回紇武俊稍却回紇馬怒突而過未及返武
俊急擊琳兵出回紇中斷遂奔滔欲引還軍言不能止大潰

史籍

卷二百一

七

滔遁歸幽州山東經抱真食少歸潞武俊亦還詔復滔官爵
武俊上還盧龍節度武俊善射嘗與賓客獵一日射雉兎九
十五觀者駭伏卒贈太師子士真襲位卒河北三鎮自置副
大使以嫡長處之軍中推承宗爵後憲宗久不報承宗數上
疏自言時到濟田季安俱病帝議更建節度翰林學士李絳
曰鎮州世相繼人所狎習且燕魏清勢同必合方江淮水
潦財力困弊宜詔承宗嗣領季安濟雖病徐國所宜定亂有
時不可速也帝欲析鎮州分建節度使使承宗輪賦如李師
道絳曰假令承宗奉詔諸道以割地同怨是官爵虛出而無
當也不如令使者自以意諭之帝乃詔京兆尹裴武慰撫承

宗奉詔恭其請上德棣二州乃以承宗領節度而以德州刺
史薛昌朝為保信軍節度使統德棣昌朝與承宗故姻家帝
欲離其親故命之詔未至承宗劫昌朝囚之詔更用棣州刺
史田渙為二州團練使令承宗歸昌朝承宗拒命帝怒遣中
人吐突承璀將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兵討之承
師出無功會吳少誠死李絳奏蔡無四隣援攻討勢易不如
赦承宗專事淮西帝不聽太常卿權德輿曰神策兵市井屠
販不更戰陣恐畏勞憚遠漬為盜賊恒冀騎壯兵多攻之必
引時月丙戎乘間禁衛不可頓虛山東亦癰也京師心腹也
宜湊念之且師出半年費緡錢五百萬方夏盛暑水潦疾疫

史籍

卷二百一

三

誠慮有潰敗之虞山東諸侯皆以子自副人心不遠誰肯為
陛下盡力盧從史倚冠為援欺承璀邀寵利宜召行營名將
授以澤潞而徙從史他鎮破其奸圖然後赦承宗眾情必服
帝不許五年河東軍拔其一屯張茂昭破之木刀溝承璀轉
盧從史進京師劉濟按安平承宗懼上書謝罪言往年納地
迫三軍不得專為盧從史賈以求利願請吏入賦得自新時
師久無功倘不屬而涵背盧龍數表請赦乃詔以故地畀之
罷諸道兵承宗見兵罷歸自謂計得無顧憚七年車庫火器
甲殆盡承宗殺守吏百餘人內不自安及吳元濟反朝議誅
討承宗與李師道上書請有之使尹少卿見宰相為蔡游說

武元衡叱之。承宗怒，遣人焚漕院錢三十萬緡，粟數萬斛，皆燼。張晏等元衡京師大索賊不得，承宗嘗疏元衡過咎，而中至是帝出表示羣臣，咸請舉其罪討之。承宗所遣盜處處竊發，斷建陵門，執燔獻陵寢宮，伏甲欲攻洛陽不克。承宗數出兵掠鄰境，天子爲盱眙田弘正上言，承宗宜誅，帝使率師討之。承宗肆剽，滄景易定間十一年，詔河東義武盧龍橫海魏博昭義六節度進討，兵數十萬，環地數千里，以分其勢。屯營既遠，軍令不一，士皆觀望。承宗不能睦族，其叔士則等奔京師，裴度請以士則爲邢州刺史，以領趙人。明年元濟平，承宗大恐，使二子知感知信至魏博，因田弘正求入侍，且歸德棣

史

卷一百一

主

二州弘正道詣闕下，請命會帝使尚書右丞崔從賜詔書許自新。承宗素服待罪，詔復官爵，以鄭權爲橫海節度使，統德棣滄景等州。李師道平，承宗奉法益謹，表所領州錄事參軍縣令主簿，皆請王官。十五年卒，軍中推其弟承元爲副，後承元不敢世於鎮，詔用爲義成軍節度使。

王廷湊回紇阿思布之族，會祖哥之孽果害關王武俊，養爲子，故冒姓王，世爲裨將。廷湊驍勇沈鷲，少言喜讀兵家書。王承宗時爲兵馬使，田弘正至鎮州，詔以度支緡錢百萬勞軍，不時發廷湊募其精選以怒衆，由是害弘正，自稱副後，脅監軍表請師，又取冀州，殺刺史王進，及穆宗怒，以弘正子布爲

魏博節度使，率軍進討，敕橫海昭義諸軍并力。大將軍王位等謀執廷湊不克，死者三千餘人。會朱克融以幽州亂，合從拒王師，詔議攻討先後，劍南節度使王涯以爲范陽亂非宿謀可先事鎮州，鎮有魏博之怨，濟以晉陽滄德犄角而進，夫用兵若鬬，然先扼其喉，今瀛莫易定，實賊咽喉，宜屯重兵，俾不得相開，此制勝之策也。帝乃詔義武節度使陳楚督諸軍三道攻之。滄海烏重胤最宿將，當一面，裴度以河東節度兼幽鎮招撫使屯承天軍，重胤知時未可勝，按兵不前。帝惑於浮說，以漢真行營節度使杜叔良代之。叔良見帝大言曰：賊不足破也。叔良本附會中人，爲靈武節度使，坐不職罷，復賂

史

卷一百一

主

費近帥滄景廷湊，知其怯，故先犯之，戰於博野，叔良大敗，僅以身免。貶歸州刺史。時諸道兵仰度支者十五萬，有司置南北供軍院，院近賊境，懷道險棘，廷湊奪轉運車六百乘，軍食愈困，所須衣帛米半道諸軍強取之，有司弗能制。其縣師漢入者不得衣食，又監軍宦人悉取精銳，自隨疲弱者，備行陣，戰輒潰。二賊衆不過萬餘，王師統制不一，訖無功。宰相不知兵，爲異議所搖，裁減乖戾，賊聞浚州急，明年魏牙將史憲誠叛，田布衆潰於南宮，帝不得已乃赦廷湊，授節度使。會牛元翼出奔，廷湊遂取浚州，詔兵部侍郎韓愈慰其軍，廷湊與克融惡，說漢田布爲輔車勢，滄州李全畧死，子同提求葉文宗

不許更授充海節度使同捷逆命以珍幣子女厚結廷議及
幽魏徐兗兵討同捷廷奏攻魏北鄙以牽制之傾以鹽穀因
辟道使者不遺帝怒討之易定柳公濟戰於新樂斬首三千
級昭義劉從諫戰於臨城收之引漳水灌洹冀公濟再戰於
行唐克之會同捷平廷奏懼表上景州而弓高樂陵長河三
縣不下復上書謝帝方厭兵赦之遷所上州廷奏性凶悖肆
毒甘亂不臣不仁雖夷狄不若也太和八年死軍中以其子
元達請命帝聽覽節度元達識禮法歲時貢獻如職帝悅詔
尚絳王悟女壽安公主元達遣人納聘闕下進千盤食良馬
絳澤產具奴婢時稱有其禮劉稹叛武宗詔元達為北面招

下剽奪景崇殺之中和三年卒于銘立年十歲是時李克用
有太原李匡威據幽州王處存據中山赫連鐸據大同孟方
立據邢臺四面豪傑並起而交爭銘介於其間承祖父百年
之業士馬強而富積富為唐累世藩臣故銘年雖少藉其世
家以取重四方諸鎮廢立承繼有請於唐者皆因銘以聞晉
兵出山東破孟遷取邢洛磁三州乃大舉擊趙下臨城銘求
援於李匡威晉軍解去明年克用會王處存攻銘銘未嘗臨
軍遣團練使段亮等以兵屬匡威而己匡威大敗晉軍初匡
威活其弟匡侍之婦匡侍因其救銘誘其軍潰而自立匡威
乃以符印歸其弟將奔於京師行至漢州銘德匡威救已邀
之館於梅子園以父事之匡威客李正抱與匡威失國無聊
相與登城西高閣顧覽山川泫然而泣謀劫銘以匡威代之
匡威因詐為忌日銘詣館慰之入坐甲士自幕後出持鎗袖
曰與我州可不死銘曰吾國賴公而存無以報厚德今日之
事誠所甘心因叩頭以從與匡威匡威素少銘以謂無能為
因與銘方書詣府將代其位行過親事營軍士閉門大謀會
天而震電暴風拔木屋瓦皆飛屠者墨書和望見銘從缺垣
中躍出拔鎗於馬首之而走亂軍擊殺匡威正抱燕人皆死
銘以禮葬匡威匡侍雖憾其兄而陽以大義責銘銘既失燕
援晉軍急攻下山銘遂與晉和朱全忠下晉邢洛磁三州為

書招銘使絕音而歸梁銘依違不決全忠破李嗣昭獲其輜重得銘與嗣昭書多道梁事全忠怒移兵伐趙焚南關銘懼謂其屬曰事急矣奈何判官周式辯士也與全忠有舊因請入梁軍全忠望見式罵曰吾嘗以書招銘不來今吾至此而爾爲說客晚矣且晉吾仇也而銘附之吾知李嗣昭在城中可使之出乃以銘與嗣昭書示式式曰梁欲取一鎮州而止乎欲成霸業於天下也霸者責人以義而不私王公與晉和者息人鋒鏑間耳况再奉天子詔和解能無一番紙陸北路乎昔曹公破袁紹得魏將吏與紹書悉焚之此英雄之事也今梁知兵舉無名假嗣昭以爲辭王氏救亡不假而借嗣昭乎全忠再起牽式衣曰吾言戲耳延式上坐計與銘和銘以子昭祚爲質全忠以女妻之判官張澤曰失火之家不可待遠救今定州密邇與太原親宜使梁圖之銘告全忠全忠乃取定州王即奔太原全忠篡位封銘趙王銘祖母喪諸鎮皆弔梁使者見晉使者皆在館還言趙王有二志時魏傳羅威卒梁欲盡取河北以王景仁爲招討使伐趙銘懼乞兵於晉晉人敗景仁於栢鄉梁遂失鎮定而莊宗由此益強銘德晉甚會莊宗於承天軍奉觴爲壽莊宗以銘父友尊禮之酒酣爲銘歌拔佩刀斷衣而盟許以女妻銘子昭誨銘爲人仁而不武未嘗收兵先佐兵來攻常藉鄰兵爲救時諸鎮俱敝

於戰爭而趙獨安樂都人士女褒衣博帶務夸侈爲嬉遊銘驕於富貴好左道鍊丹藥求長生與道士王若納游西山登王母祠使婦女雜錦繡牽持而上每出逾月忘歸宦者石希蒙與銘同臥起銘任以政天祐十八年銘遊西山將還府希蒙止之宦者李弘規曰今晉王身自暴露親矢石而大王竭軍國之用爲游畋之資開城空宮逾月不還使一夫閉門不納從者大王欲何歸乎銘懼促駕希蒙固止之弘規怒遣親事軍將蘇漢衡率兵露刃於帳前曰軍士勞矣願從王歸國弘規繼進曰惑王者希蒙也請殺之以謝軍士銘不答弘規呼甲士斬希蒙首擲於銘前銘懼遽歸使昭祚與大將張文禮族弘規漢衡收其偏將下獄窮究反狀親軍皆懼文禮誘以爲亂夜半親軍千餘人踰垣而入銘方與道士焚香受籙軍士斬銘因縱火焚其宮室遂滅王氏之族昭誨時年十歲軍士有德銘者藏之火中斃其髮被以僧衣遇湖南人李震匿之於茶籠中載往湖南依南嶽爲浮圖易名崇隱唐明宗時銘故將符習爲宣武軍節度使昭誨歸習習表於朝召見拜司農少卿周顯德中爲少府監文禮爲人狡獪銘惑愛之以爲子號王德明銘已死文禮自爲雷後莊宗初納之後知其通於梁也遣符習與閻寶擊之文禮家鬼夜哭河水變爲血游魚皆死文禮懼病疽卒子處瑾秘喪拒守擊敗習等以

李嗣昭代之嗣昭中流矢卒以李存進代之存進復戰歿乃以符存審為招討使破之執文禮妻子趙人醢之磔文禮尸於市初廷奏奉使至河陽醉寢於路有過之者曰非常人也從者以告廷奏馳及之問其故曰吾見君之鼻息左若龍右若虎子孫當王百年君家有樹覆及堂君興矣及害弘正而樹適覆寢自廷奏訖銘凡百年論曰朱滔王武俊南面稱王地聯變固及此偕天子滔將應之其勢危矣賈林以一言覺寤武俊舉兵相軋折幽薊之鋒此失其黨不出孤城終底覆夷以林之功而賞不及德宗昏亦甚哉

盧龍

史籍

卷二百一

李

李惟仙，柳城胡也。史朝義以為幽州節度使，朝義敗走并州，惟仙不納，朝義自縊死。惟仙斬其首以獻，僕固懷恩懷恩表懷仙為幽州節度使，大曆三年，麾下朱希彩、朱泚、泚弟共斬懷仙，族其家。希彩自稱雷後代宗，以希彩領節度。七年，其下李璣因眾怨殺之，其推朱泚為雷後，泚有傳。朱滔，泚弟也，謀奪泚兵，說泚曰：「天下諸侯未有朝者，兄先至，可以得大子意，子孫安矣。」泚入朝，後知其謀，遂乞雷京師，以滔知雷後，滔殺大將李璣等二十餘人，威振軍中。李惟岳拒命，滔與成德張孝忠破之，取漢州，領節度。賜德棣二州，以康日知為漢趙二州團練使，詔滔還鎮，滔失漢州，不平，時馬燧

置田悅，悅窮，說滔與王武俊同叛，滔姑子劉怱為涿州刺史，諫曰：「公位司徒太尉，恩遇極矣，今昌平有太尉卿司徒里，不仿之業也，豈能以忠順自將，事無不濟，比者忘上樂戰，不顧成敗，知安史革，今復何有？願公圖之。」滔不從，連兵救悅，滔三令其軍眾不應，滔殺數十人，引兵救悅，次東鹿，軍大譟曰：「天子令司徒北還，而南救魏，寧有詔耶？」滔走，匿傳舍，裨將蔡雄好謂軍士曰：「天子約取成德，所在州縣，賜有功者，夫拔漢州者燕也，不領常苦無緣，冀得漢州，以佐調率，今領不得，又天子以帛賜有功士，乃馬燧掠去，故引而南，非自為也。」軍中曰：「雖然，但南行還詔書，莫如還。」滔回大漢州，誅首變者二百

史籍

卷二百一

李

人乃率兵南屯晉寧，與武俊合，滔破懷光軍，悅德滔欲尊而臣之，滔讓武俊，武俊不敢當，乃共議曰：「古者列國連衡以抗秦，今三國在此，李大夫在郛，請如七國，並建號，擇日定約，不如盟者共伐之。」滔以祿山思明皆起燕，俄滅惡其名，以冀其所部，因號武俊為趙悅，號魏納號齊，建中三年冬十月，為增魏西祀天，各偕為王，滔為盟主，稱孤，悅納武俊稱寡人，先是魏西上忽高三尺，魏人韋稔悅，以為益土之兆，及滔等增趙，正在其地，泚僭位，遣人召滔，使趨洛陽，滔移檄諸道，曰：「今發突騎四十萬，走洛陽，與皇帝會，上陽宮使王卽說悅，連和俱西，欲借稱帝，乘輿法從皆其初，回紇以女妻奚王，奚

亂殺王女逃歸道平盧滔以錦繡張道請為婚女許之遣使修塔禮於回紇回紇報以名馬重寶及僧相王與武俊等納四金鎗於回紇曰四國願聽命於可汗謹上金鎗啟閉出納唯所命至是乞師焉回紇以騎從滔兵五萬車千乘騎二萬士私屬萬餘虜兵三千馬橐它倍之過武俊境武俊勞之牛酒芻米皆具田悅不出儲峙於野以待滔至貝州悅刺史邢曹俊上謁滔即歸城守滔次永濟武俊遣客問滔曰悅有憾於公須公南欲以兵斷公歸路宜小備之滔怒入永濟執悅更殺之使回紇大掠南及澶衛係執無遺悅聞城自保滔北還聞悅死遂圍貝州武俊李抱真合擊之滔大敗奔德州京邑及病政事委於怵貞元元年死

劉怵貞元元年死劉怵字平人滑州人承嗣表知府事和裕得眾心李寶臣劫滑於瓦橋滔走寶臣乘勝襲滑州怵設方畧勒兵完守寶臣引還及滔敗歸怵終不束人嘉其忠於所事滔死軍中推怵總軍事詔為節度副大使于濟游學京師登進士第歷冀州刺史怵病詔濟假州事怵卒嗣節度奚侵邊濟擊走之追至青都山斬首三萬級王承宗叛濟會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必命我伐之趙將傳我奈何智將諱忠將激濟伐承宗大言

曰天子必不使我伐趙趙亦必不備燕濟怒繫之使視趙果不設備而詔書令濟無出師濟釋忠謝而問故忠曰昭義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為趙豈曰燕倚趙自固雖甚怨必不殘趙故不足虞也趙既不備燕從史則告天子曰燕趙宿怨也今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此天子所以不使君伐趙也濟曰計將安出曰今天子討承宗而燕無一卒濟易水者正使潞人責恩於趙市忠於上是君有忠誼之心而染私趙之名卒不見德於趙徒負惡聲於天下也濟乃以兵七萬先諸軍斬首數千級拔饒陽進攻安平不拔濟命子總先登日中拔其城會赦承宗濟之出以長子副大使統攝兩務總為都知兵馬使濟病總與左右謀殺濟使人詐從京師來曰朝廷以公逗遛詔副大使代節度明日復使人曰詔節至太原矣又使人走呼曰過代矣衆軍驚憤且怒誅大將與總厚善者數十人亟追總自朝至日及不食湯索藥總使吏者以實寘毒濟飲而死從至涿州總矯濟命殺之乃發喪總領軍政朝廷不知其奸詔嗣節度承宗拒命總出師取武強持兩端私其饋遺及吳元濟李師道平承宗受死田弘正入鎮州總失黨援大恐又數見父兄為祟供浮屠數百人晝夜祈禱總悲祠場則暫安或居臥內輒驚不能寐晚益憂悸請剔髮衣浮屠服欲祓除之諱忠說總曰天

神武文
見信臣
前朝司

史籍

卷一百

主

地之教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離。六十年矣。教窮必合。往朱泚希烈自立。趙冀齊魏稱王。天子數討。諸鎮迎兵。可謂危矣。然卒於無事。元和以來。劉闢李絳田季安盧從史齊元之強。或首懸都市。或身為逐客。皆君所自見。今兵廢廢北來。起人已獻德棣十二城。助魏破齊。唯燕無一口勞。後日得無事乎。竊為君憂之。總因上疏。願奉朝請。且別所治為三。以幽深營為一府。請張弘靖治之。瀛莫為一府。盧士攻治之。平薊為一府。薛平治之。盡籍宿將薦諸朝。穆宗功冲。宰相崔植杜元穎無遠謀。欲寵弘靖重其權。全付以總地。唯分瀛莫置觀察使。年總校司徒天平節度使。賜浮屠服。號大覺。榜其第為佛刹。使者以節印來。時總已髡。視。讓節印。遂衣浮屠服。總行軍中。世懷其惠。撫留不得進。總殺首謀者數人。夜間遁去。至定州而死。諸鎮中加員外郎

音世市耳
五賦耶

史籍

卷一百

主

定州節度使陳楚破其兵二萬。會鎮州反。殺田弘正。議者謂二賊均逆。而克融全弘靖不害。可誅趙教燕朝廷度幽薊未可取。長慶元年。以克融為盧龍節度使。明年。陷弓高。攻下博。與王廷湊開淡州。裴度移檄責讓。克融乃還。表獻馬萬匹。半十萬。請其直以資軍。敬宗賜邊屯時服。克融以帛縊。惡因詔使上言。陛下東幸。願率匠丁五千助營宮室。迎乘輿。且請帛三十萬。備一歲費。帝怒。用裴度策。以屈其謀。俄亂殺克融。次子廷嗣領所後。大將李載義焚了代之族其家。李載義唐宗室也。未延嗣死。敬宗以弟義為盧龍節度使。初張弘靖之囚。妻于面不遺。載義護送京師。李同捷據滄景。遣梁封。載義請討賊自效。文宗嘉之。遣同平章事。賜白玉帶。大和四年。為兵馬使。楊志誠所逐奔易州。上言。自破滄州賊。屢請切不見許。今願將妻子入見。帝令使者抵太原慰迎。賜袍笏。裝器。以其恭順。且嘗有功。冊拜太保。為河東節度使。同體使者戍入朝。所過暴興。吏不敢問。但嚴兵自守。大會李暢入朝。道河東。橫須索。傷郵人。載義召暢語曰。可汗以舅甥故。使將軍朝貢。詎不容將軍暴橫。天子厚饗。敵以禮客。吏有不謹。皆論死。若將軍所部不戢。攘欲自如。我必殺犯者。將軍其少戒。因悉罷防兵。以兩卒護。因暢憚之。訖無犯者。開成二年。卒。志誠既逐載義。文宗以志誠為檢校工部尚書。節度副大使。

踰年進吏部郎更白宰相曰軍中不識朝廷儀唯知尚書改僕射爲進秩今一府願首以待天子命如復爲尚書恐舉軍慙使者不得出矣不從中人魏贊義至軍中怒囚之志誠遣部將王文穎入謝讓還所命帝復賜之文穎不肯受輒去帝乃授檢校尚書右僕射八年志誠爲其下所逐推部將史元忠總留後初志誠密製天子袞冕服川併擬乘輿元忠暴於朝詔斥嶺南至商州誅之以元忠爲節度副大使偏將陳行泰殺之行泰邀節制未報張絳殺行泰求帥軍武宗用張仲武代之

張仲武范陽人爲雄武軍使行泰殺元忠宰相李德裕以河

史籍

卷一百一

七

朔諸帥皆報之太速故軍得以安若少須之下且有變帝從之行泰果爲絳所殺復誘其軍以請亦置未報時同鵠爲點要斯所破可汗走天德寨上仲武遣吳仲舒入朝請以本軍擊回鵠德裕因問北方事仲舒曰行泰絳皆游客人心不附仲武舊將張光朝子通書習戎事性忠義願歸款朝廷舊矣德裕曰即以爲帥軍得無復亂乎曰武仲得士心若受朝命必有逐絳者德裕曰帝曰行泰等遺節不可許仲武求自効用之有名乃擢爲兵馬副使詔下絳果爲軍中所逐進仲武副大使回鵠那頡頏擁部落七千帳遁漁陽仲武遣將游奉賓率銳兵破之獲馬牛橐它旅燾不可勝計遣吏獻捷始回

鵠以酋長監奚契丹督歲貢因誚刺中國仲武使裨將石公緒厚結二部執謀者八百餘人殺之由是不敢犯塞烏介失勢往依康居回鵠遂衰名王貴種相繼降者幾千人仲武表請立石以紀聖功帝詔德裕爲銘立碑盧龍以告後世大中初卒子直方襲節度副大使好馳獵舉動多不法畏下變起乃託出獵奔京師授羽林統軍後居東都七歲愈甚飛鳥皆識之見必羣噪鄭畋輔政言仲武會昌時功第一今直方百口不能自存每賜燕以衣敝惡辭不赴陛下錄功念舊宜少優假詔進左金吾衛大將軍爲黃巢所殺

張允仲范陽人爲都知兵馬使直方出奔衆立爲嗣後詔從

史籍

卷一百一

七

之進節度使性勤儉其下安之屢勸以徐州反允仲遣弟允臯領兵討賊上米五十萬斛鹽二萬斛佐用度下詔嘉美咸通十二年疾甚請上節印就醫藥許之以子簡會爲副大使卒年八十八允仲既卒平州刺史張公素以兵來會衆軍士素服其威望簡會知不可制遂入朝軍中推公素主領事詔以爲節度使公素性暴厲辟子多白燕人號白驢相公爲李茂勳所襲奔京師李茂勳回鵠阿布思之裔以邊功賜姓名誣納勝軍使陳貢謀反殺之舉兵襲公素公素迎戰敗走茂勳入府衆推主州務詔拜節度使以病致仕表子可舉領節後進節度使中

和末太原李克用始與大興定州王處存相結可舉恐為已患結吐渾都督赫連鐸鎮州王鎔言易定本燕趙屬得其地參行之遣司馬韓玄紹擊沙陀殺其將朱耶盡忠斬首七千級收牛馬器糧數萬又戰於雄武軍殺獲萬人遂圍易州鐸破沙陀於蔚州鎔攻無極處存求援克用自將赴之鎔引去克用追破之九門可舉遣大將李全忠率眾六萬圍易州久不下別將劉仁恭穴地以入得其城既勝而驕處存以兵三千蒙羊皮夜布之野伏精騎他道全忠軍望為羣羊爭趨之處存伏騎發大敗之復取易州全忠遁還盡失芻糧仗鎧懼得罪乃袞除眾反攻幽州可舉登樓自燔死

史事

卷一百一

壹

李全忠范陽人為懷州司馬有產生其室一尺三節以問別為張建建曰蘆茅類生於澤今生於室公茅土兆也三節者其三世乎拜節度使于匡威嗣李克用伐王鎔鎔來求救匡威自將救之將行置酒大會其弟匡僞妻張氏有國色匡威酒酣通之匡僞怒匡威軍出匡僞據城自為衛後授為節度使劉仁恭出奔太原克用以為將下武媽二州敗匡僞於居庸關匡僞奔京師次景城滄州節度使盧彥威殺之其妻方乳不能去仁恭獲之納於克用為嬖夫人始匡威見匡僞曰兄失弟得皆吾宗無所恨然其材恐不足以守果亡而幽州歸克用以仁恭為帥

淵青

李正己高麗人青州侯希逸薦為折衝都尉從討史朝義時同紀特功驕橫諸軍莫敢抗正己欲以氣折之與大酉角逐眾士觀者如堵約曰後者批之既逐而先正己批其頰同紀矢激流離眾軍哄然笑謗酋大慙自是沮憚不敢為暴希逸以正己得眾心忌之因事解其驍軍中不平遂逐希逸詔以正己為節度使有淵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與田承嗣薛嵩李寶臣梁崇義輔車相依嵩死李靈耀反諸道攻之正己復取曹濮徐兗鄆五州最號疆大市勛海名馬賦縣均約政令嚴酷所在不敢偶語威振隣境加同平章事以司徒封

史事

卷一百一

壹

饒陽王請附屬許之因徙治鄆以子納及腹心將守諸州建中初聞城汴州乃約田悅梁崇義李惟岳叛屯濟陰出師徐州以扼江淮天子於是改選道徽天下兵為守備河南驍然會發疽死納秘喪不發以兵會田悅於濮陽馬延擊悅納使衛俊救之為延所破德宗詔諸軍合討其從父侑以徐州歸大將李士貞以德州李長卿以懷州降納悉兵攻侑帝令宣武劉玄佐督諸軍進援大破其兵納還濮陽玄佐進圍之殘其郭納登陴見玄佐泣遣判官房悅與子弟質京師因玄佐謝罪中人宋鳳朝以納窮乃來歸不可赦帝城房說等於禁中納於是與田悅李希烈朱滔王武俊連和自稱齊王置

百官與元初帝下詔罪已納復歸命賜錢券同年章事封隴
西王希烈圖陳州神會諸軍破之進司徒卒軍中請嗣詔以
子師古爲節度使棧州有蛤蟆鹽池歲產鹽數十萬斛後德
棧入王武俊納乃築壘德州南跨海以守蛤蟆謂之三漢至
師古時武俊率兵取三漢師古使趙鐸拒戰德宗遣使者諭
武俊罷兵師古亦募三漢城貞元末進同平章事司徒元和
初卒師古異母弟曰師道師古曰師道不更民間疾苦當令
知衣食所從乃署師道知密州師古病召親近高沐李公度
曰我不諱欲以誰嗣二人未對師古曰豈以人情屬師道邪
彼不習兵以詐自尚應覆吾宗公等審計之及卒沐等立之

史記卷一百一
唐書卷一百一

以請於朝制書久不下師道謀襲兵守境沐國止之更上書
奉兩稅守鹽法請吏憲宗方征劉闢未遑東討乃命建王審
領節度大使以師道爲副大使帝討蔡興諸道兵而不及郾
師道遂卒二千抵壽春陽言爲王師助實欲援蔡也或爲師
道計曰河陰江淮委輸河南帝都請燒河陰倉庫聚壯士劫
官闕朝廷方救心腹之疾此解蔡一奇也師道遂遣李楚河
陰滑院錢三十萬緡米數萬斛倉百餘區又有說師道曰上
討蔡謀出武元衡刺殺之後宰相必懼請罷兵是不用師
蔡圖解矣乃使人殺元衡傷裴度師道置邸東都多買田伊
關陸渾間浮屠間諱大蔡士邸中將襲東都同黨發其謀聞

守呂元膺以兵掩其即賊突出轉畧畿部入山中官兵襲擊
盡殺之固靜年八十餘嘗爲史思明將驍悍絕倫既被執力
士推其脛不能折固靜罵曰豎子乃稱健兒乎因自推其足
折之歎曰敗吾事不得見洛城流血窮治其徒得害武元衡
者師道欲知元濟虛實使劉晏平往淮西元濟與宴飲結歡
晏平歸言元濟恭師數萬而晏然居內與妻妾戲博必敗之
道師道怒殺之及聞李光顏拔凌雲柵始大懼遣使歸順帝
重分兵命給事中柳公綽慰撫之蔡平遣比部員外郎張宿
諷令割地質子宿謂之曰公爲宗姓以尊卑論之上乃叔父
行宜不屈一也以十二州事三百餘州天子宜不屈二也以

好和尚
史記卷一百一
唐書卷一百一

五十年傳爵臣二百年天子宜不屈三也今反狀已暴上猶
許自新宜遣子入宿衛割地以贖罪師道乃納三州遣子弘
方人侍宿既還師道改悔召諸將議諸將皆請戰大將崔承
度曰公平素不以腹心待諸將今有急乃委以兵此輩皆嗜
利朝廷以一糲十餅誘之去矣師道不悅帝以其不誠遣左
散騎常侍李遜喻旨師道嚴兵以見遜讓之曰前有請納地
宿衛而今中變何也願得要言報天子師道許之然不能自
失奴隸婢媼爭言先司徒土地奈何一旦割之今不獻三州
不過戰耳即不勝割地未晚師道上書以軍不協爲解帝怒
制其官詔諸軍進討武寧節度使李愿破其衆斬二千級獲

牛馬四千界地至巫陰。橫海節度使鄭權戰福城斬五百級。武寧將李祐戰魚臺敗之。宣武節度使韓弘拔考城。淮南節度使李夷簡命將趙海州下沐陽。胸山進戍東海。魏博節度使田弘正自楊劉濟河拒鄭四十里而營。殺三萬衆。會三千人。陳許節度使李光顏攻濮陽。取斗門。弘正又戰東阿。破其衆五萬。師道每聞敗報。悸成疾。及李祐取金鄉。左右莫敢白。遣大將劉悟當魏博軍。怒其遲遲。悟懼引兵反攻城。師道與弘方匿潤間。禽之。師道請見。悟不許。復請送京師。悟曰。司空何面目見天子。師道猶俯仰祈哀。弘方曰。不若速死。乃并斬之。傳首京師。經田弘正營。弘正召師道故將夏侯澄驗之。澄

史集

卷一百一

七九

紙其目號絕乃錄

宣武

劉玄佐滑州人。本名治。爲縣捕盜。犯法。管掠幾死。乃亡命從永平軍。德宗建中初。充宋毫穎節度使。李納叛。李佑以徐州歸朝。納攻之。詔玄佐援佑。大破納兵。斬首萬餘級。東南懷。乃通李希烈。攻陳州。玄佐救陳。希烈走。進取汴州。詔加汴宋節度使。賜名玄佐。母賢婦人也。常月織紵一端。示不忘本。教勅玄佐盡臣節。見縣令走廷中。白事。戒玄佐曰。長吏見汝。甚吾思而父吏於縣時。亦當爾。而據按當之。安乎。故玄佐待下有禮。汴州相國寺。或傳佛汗流。玄佐親往。大施金帛。

止此矣

七所

於是將吏商賈奔走輸金錢。惟恐後。十日玄佐勅止。籍所入得巨萬。因以贍軍。其權譎類此。假子樂士朝貢。巨萬私玄佐。嬖妾懼事覺。酖玄佐死。帝欲以陝虢觀察使吳濟爲帥。以問監軍孟介。盧瑗介瑗以爲便。乃拜濟爲節度使。至汜水。玄佐柩將還。衆請具禮。瑗不許。衆怒。甲而謀。以搥瑗。玄佐子士軍推爲嗣。後帝召宰相議。實參曰。汴人懷李納以邀命。若不許。勢且合。遂以士寧嗣。節度玄佐養子士幹與樂士朝來京。師士幹以士朝酖玄佐殺之。帝惡其端。賜死。士寧暴惡。殺人於杯酒間。彊烝父諸妾。過吏民妻女。亂之。或藏而觀。每敗。輒數日乃還。其下厭苦之。大將李萬榮寬厚得衆心。士寧忌

史集

卷一百一

七九

之。奪其兵。使攝州事。士寧敗城南。未還。萬榮入府。召親兵告曰。天子有詔。召大夫。俾我代節度。人賜錢三萬。士皆拜。於是開諸門。使告士寧曰。詔書召大夫。宜速去。不然。且傳首以獻。士寧知衆不與。乃出奔。次中牟。亡者已半。至東都。惟僮僕數十人從之。至京師。詔就第。禁出入。拜萬榮兵馬兩使。進節度使。及病。以兵屬鄧惟恭。署其子邕爲司馬。萬榮死。惟恭執邕。送京師。詔以董晉代之。

彰義

吳少誠幽州人。爲李希烈前鋒將。希烈死。少誠推陳仙奇主後務。旋殺之。衆乃推少誠。德宗因授申蔡光等州節度。留後

白希烈以來中蔡人劫於背叛及耆老既沒少壯習於聞見以爲當然地少馬乘驟以戰號驟于軍尤悍銳甲皆畫雷公星文以厭勝詛冒王師貞元五年進節度使陳許曲環卒少誠攻臨穎上官流遣兵三千救之悉爲所俘遂圍許州德宗怒詔十六道兵進討師雖衆無統帥官人爲監軍進退互爲異見戰於小潁河諸道師潰帝詔韓全義爲淮蔡招討處置使與賊將吳少陽戰於廣利城復敗退營五穀爲賊所乘諸道兵大潰全義及監軍賈英秀夜遁保潁水全義斬潁將夏侯仲宣滑將時昂河陽將權文度河中將郭泚欲以振師不能也少誠引兵去全義之敗少誠得諸公書數百番始衆曰

史

卷一百一

聖

朝廷公卿託全義破蔡日掠將士妻女爲婢媵以激怒其衆而移書於賈英秀求昭雪帝召大臣議宰相賈耽曰五撥軍退而少誠不追有自新意劍南韋臯上言宜擇重臣爲統帥因薦渾瑊瑊若重頤元老則臣請以銳士萬人順流趨荆楚可以剪除元惡不然因其請罪特加原洗罷兩河諸軍亦其次也使少誠禍盈惡稔變生帳下又當以官爵與之則一小誠死一少誠生亦何賴焉帝遂赦少誠元和四年死吳少陽代之少陽滄州人少誠養以爲弟署右職少陽見少誠猜忍請爲外捍署中州刺史少誠納巫家奴單于熊兒矯召少陽總軍事遂殺少誠子元慶自稱爾後憲宗以少陽領爾後

進節度使少陽不立縣役籍隨日賦歛於人地多原澤益蓄馬劫商賈招亡命以實其軍不敢入朝屢獻馬以自解九年死子元濟匿不發喪以病聞僞表請元濟主兵少誠嫡重質勇悍善將兵元濟倚之重質請以精騎三千由間道取揚州東約李師道以舟師襲潤州遣奇兵掩商鄆進守襄陽以指東南則荆衡黔巫傳一矢可定五嶺非朝廷所有又請輕兵五百自魯嶺三日襲東郡則天下騷動元濟不能用或言其屬蘇兆楊元卿侯惟清有異志元濟益兆而囚惟清時元卿奏事長安見宰相李吉甫具言淮西事請蔡使在道者隨所在繫之元濟不得命乃悉兵四出焚舞陽寇襄城剽掠許

史

卷一百一

聖

汝間關東大授詔爲重胤兼汝州刺史戍襄城李光顏爲忠武節度使總兵臨屯屢殺爲申光蔡等州招撫使以中人崔渾峻監其軍趣諸道進討殺爲賊所敗退保唐州賊遂拔霍丘元濟無方畧不能有所指授諸將董重質李祐李憲等以便宜人自爲戰裴度輔政賊始懼光顏大破賊於時曲復與重胤合擊賊於小潁河敗之詔以韓弘兼都統以高霞寓爲唐鄆節度使霞寓戰朗山斬首千餘殺賊僞奔霞寓追之伏發大敗退保新興元濟以霞寓不足虞併兵以備陳壽州刺史李文通夜出九女原屠保壁三十所降者萬餘光顏敗鄆城兵一萬攻雲雲柵拔之帝以諸軍無大功詔內常侍梁

守謙督戰中約東馬賞罰賈再以李愬代之元濟食盡士卒食菱芡魚鱉皆竭至茹草根民多流亡元濟不復禁帝倚置郾城吳房於行營以緩新附愬破屯棚十餘所執賊將丁士良吳秀琳與光顏破賊於郾城獲馬千匹甲三萬愬又襲被圍山元濟衆數敗乃奉表請入朝帝許以不死元濟欲行重賞不可因不果降愬畧與橋得守將李祐不殺引與計議始謀襲蔡詔裴度爲彰義節度兼申光蔡四面招撫使度至大勞將士皆感激請戰光顏每戰冠軍元濟悉衆拒時曲祐爲愬謀曰蔡之守者市人疲卒耳勁兵皆在外若直搗縣縣賊成禽矣愬然之以精騎夜襲蔡入之成者不知也賊恃

史

卷一百一

聖

重質兵在河曲不虞師之至及愬攻內城元濟始驚發甲乘城以待重質重質已降愬李進誠取賊庫兵攻之燒其門民相率抱薪增火門壞執元濟送長安申光戍兵三萬皆降帝御興安門受俘羣臣稱賀以元濟獻廟社徇於市斬之年二十五度遷以馬總爲節度使析嚴州隸陳許始度之出韓愈爲司馬帝美度功命愈爲平西淮碑其文曰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百年敬戒不怠全付所履四海九州固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府休養生息至於玄宗受報收功極燄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恩適去根莠不壽相臣將

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於郊廟羣臣震懼奔走率職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平易定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於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於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它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爲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况一二

史

卷一百一

聖

臣同不爲無助曰光顏汝爲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鄆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愬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鄆延寧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錫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徐泗五軍之行於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鄆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帥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不同汝進相子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饑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綬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

擇自從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日御史予
因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顏祖武
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
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
遇降萬二千恩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
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吉戰益急顏祖武合戰益
用命元濟盡并其眾洎曲以備十月壬申恩用所得賊將自
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
以獻盡得其婦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
西平大黎齊功師還之日因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
千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
弘加侍中恩為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祖皆加司空公武以
散騎常侍帥鄭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
度朝京師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
副總為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
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唐承天命遂臣萬
方號居近土饕餮以往往在玄宗崇極而圯河北悍驕河南
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
織不裳輸之以車為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岳待百隸怠官
事亡其舊帝時繼位酌瞻古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

獨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為弱提兵
叫譟欲事故帝始命討之遂進奸隣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
戰未利內驚京師皇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為不問與神為謀
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救顏祖恩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
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兵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
蠢蠢既將凌雲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鄢城來降自夏及秋復
屯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慰士飽而歌
馬勝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
入道無甯者領領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侯帝有
恩言相度來宜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
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饑蔡人告寒賜以糴布
始時蔡人蔡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
幾今肝而起左食右粥為之擇人以收餘恩選吏賜牛教而
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善前之為蔡人有言天
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為不順
往者其吮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疆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
長而父而兄奔走借來同我太平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
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大小並疑不
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
遂開明堂坐以治之愈以淮蔡之平由度能承天子意故諸

唐人有詩
曰李愬
元帥
文公曰

將用命卒會元濟多歸度功而愬以入蔡功居第一愬妻唐安公主女也出入禁中訴愬文不實帝重遣武臣意謂斷其文更命翰林學士段文昌為之帝以董重質教元濟為亂欲誅之而李愬許以不死特免之後至劍南西州節度使李祐至渝德景節度使是歲申蔡州始輸貢物戶部以其久不至元日請陳於廷云

澤潞

劉悟事李師古歷牙門右職師道以軍用屈率賈人錢助軍命悟督之悟獨寬假人多賴之師道被討使將兵屯曹州軍令一而信士卒樂為用軍中刀斗不鳴田弘正兵屯陽穀悟

史

卷一百一

七

從營潭趙城中飛語謂悟當為帥師道疑而召之悟辭曰今與魏相持如角力然勢已交先退者負悟還魏薄城下矣師道遣使來責戰密使其副張逆斬悟使者與還屏語悟疑之遂以情告悟斬使者召諸將曰魏傳兵逼出則敗不出則死今天子所誅司空而已吾屬後驅迫就死地孰若還軍取鄆轉危亡為富貴乎眾皆唯唯悟下今日入鄆人賞錢十萬尋復私怨財蓄忿取之唯完軍格違者斬因遣報弘正使進兵潭趙悟夜半薄西門黎明夜而入殺師道詔拜悟兼成節度使穆宗立徙昭義軍兼幽鎮招討使詔悟會王師圍臨城悟觀望城久不拔監軍劉承階與都將張問謀縛悟以問代節

三州指那
漢陽非澤
潞共五州

度事悟以兵圍監軍將殺之其屬賈直言責之曰李師道有知故使公為此軍中將復有如公者矣悟遽搗兵退而四承階帝重違其心貶承階悟自是專肆上書言不恭有罪亡命者多歸之寶曆初卒初師道使悟出屯署悟于從諫門下別奏從諫與師道奴日戲博交通具知其陰事疏於悟故悟得立功悟卒從諫知昭後朝議謂上黨內鎮與河朔異不可許左僕射李絳曰從諫威惠未著若詔附近大將領節度馳入軍乘其未備使軍情有屬謀自屈矣有如拒命三州勢難獨存可亡也李逢吉王守澄納其賂數為請敬宗乃詔從諫主昭事進節度使昭義自悟時治邢州而人思上黨從諫遷治

史

卷一百一

七

上黨節度
長治長子
劉承

潞州悟苛擾從諫寬厚故下附之六年請入朝文宗待遇加等還藩進同平章事從諫見事權不一而公卿多託以私遂心輕朝廷李訓約從諫誅鄭注及甘露事宰相皆夷族從諫三上書請王涯等罪議切中人欲清君側仇士良言從諫有異志從諫遂與朝廷猜復徙治長子歲權馬征商人然鹽貨銅錢賈人子獻口馬金帛署牙將使行賈州縣所在貪暴賁子貨錢故下怨怒從諫有馬高九尺獻之帝帝不納疑士良所沮怒殺其馬士良懼方濕從諫憂懼得病卒從諫誣大將李萬江謀叛夷三族者三百餘家姬妾有微過輒殺之人皆知其將亡從父從素為右驍衛將軍其子權從諫以為嗣

病革，令主軍事，以大將王協、郭誼等佐之。從諫死，諸將詣監軍崔士康邀說，請如河朔故事，士康不敢拒，乃至喪次扶出，與為裹紵，巾曰：「母更欲殺勅使，諸將哄然笑，遂出見三軍，帝不許，復遣使三輩皆杖死。」詔從素作書救，獲護喪還東都。穆不孝，詔李德裕言，穆所恃者河朔耳，若遣大臣諭旨出山東，兵破之，必矣。詔諸軍進討，河陽王茂元屯萬善，河東劉沔壁榆社，總博何弘敬侵平恩，成德王元逵次臨洛，河中陳夷行畧冀氏，茂元別將營天井關，為賊將薛茂卿所破。詔忠武王宰以本軍入懷澤，陳許士剽勇，賊素憚畏，而茂卿負戰勝，冀厚賞，或言其敗王師，朝廷且怒，節益不至，穆遂不行賞。茂卿

史

卷一百一

聖

怒奔澤州，歸王宰，左右七管皆潰，宰連拔陵州，李石代劉沔領河東，穆移書乞降，石以聞，帝詔取言罷兵者戮於境上，令石答書許，穆面縛，穆不出太原，將楊弁逐李石，與穆連和，穆曰：「我求承襲，使叛卒若與之是與反者，械其使送京師，使康長佗敗楊弁，生禽之。」帝亦不赦，穆家奴李士貴等與王協用事有功，不賞，下無鬪志，府中財貨山積，而協請稅商人，使劉溪等驗實，并齊民亦開貨產，十取其二百，百姓皆怨，從諫妻弟裴同守邢州，有兵五百，號夜飛將，多豪姓子，其家輸貨不時為溪所囚，問以為言，溪大怒，問遂殺溪降，王釗守洛州，悉庫物資士卒，送款魏博軍，磁州將高玉、堯山將魏元談皆

降，棋大懼，郭誼王協謀圍棋，誘棋至北第，置酒酣，斬棋并張谷甄戈等，兩首獻京師，帝御與安門受之，棋死，誼悉收其賞，建大廐，日望旌節，宰相李德裕言，穆庸下，亂由誼始，及軍虜，乃圖穆邀榮，不誅，無以懲奸臣，詔石雄率兵入，雄至，路得誼及王協等送京師，伏誅，杖殺崔士康，詔從諫且死，乃署穆

不必

軍事，宜剖棺暴尸，發視面如生，一目尚開，三斬之，誼兗州人，尼炭為牙將，樂隆山秀峻曰：「我死必葬此，望氣者言其地當三世為都頭異姓，河北人至貴，利也，然變過二丈不利，誼穿至三丈，得石蛇，并三卵，工破之，皆流血，至是誼與炭三子同誅，張谷納郎郭李氏女為侍人，號新聲，當從諫潛圖不軌，新

史

卷一百一

幸

聲謂谷曰：「天子以從諫為節度，非有戰野攻城之功，直以其父挈淵青還天子，去就間未能奪其嗣耳，自有澤潞，未聞以一機一蹄為天子壽，章武時，諸鎮皆雄才傑器，尚不能固天子恩，况從諫握自兒女手中，以不道得，亦宜以不道終，君當舉族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顯血汚他人手。」言訖，悲涕各既，不決，又恐言泄，乃縊之，甄戈願任俠，坐上座，自稱刑卿，從諫與定州成將有隙，命戈取之，戈稱過客，上謁，留飯三日，乘間斬其首，他日又使取仇人，乃引不逞十餘輩劫之，從諫不悅，號偽刑卿，從諫妻裴氏年十五，從諫求婚，大光起，赴下，家人異之，因許婚，封燕國夫人，竟厚有謀，每勸從諫入朝為

所禁能為
谷謀而
不能自為
不可欺

止此事不
為厚

自是正話

子孫計從諫為妾韋氏請得封夫人裴氏據詔不與他日從
諫會裴氏黨復請出詔裴氏曰潘青李師古四世阻命不聞
側室封者君承朝廷姑息宜痛貶削求洗濯乃自誇大欲以
婢為夫人族不日滅耳從諫慙而止至是帝以裴氏弟問立
功欲貸其死韋氏言李王降裴氏會大將妻號哭曰為我語
若夫勿忘先公恩願以母子為託諸婦皆泣故澤潞久不下
於是賜死武鄉唐漢賓以稷拒命固諫舉族見害詔贈漢賓
本縣令初河北諸將死皆先遣使弔祭次冊贈次近臣宣慰
度軍便宜乃與節其不許者使出乃用兵大抵不半歲不能
定故叛將逆子得為之憐稷不意即見討及王茂元錄詔示
稷舉族號恟欲自歸而恩儒不決卒至於亡自悟至稷三世
凡二十六年李王事從諫為大將及稷阻命軍中忌其才王
懼乞為游奕出屯遂降德裕言討賊半年始有降者當賞以
勸餘帝擢忻州刺史王請取榆社東徑武安入討賊使兵不
得救潞州不聽楊弁遣人誘王不斬之以兵扼走集德裕曰
度支物積代州今王塞其路賊破矣終鄆坊節度使

史事

卷二百一

主

史緯卷二百二

唐書三十三

列傳

突厥

夷狄為中國患尚矣唐與蠻夷更盛衰嘗與中國亢衡者有
四突厥吐蕃回鶻雲南是也方其時羣臣獻議盈廷或雖或
置班然可睹也劉昫以為嚴尤辯而未詳班固詳而未盡推
其至當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漢無策焉何以言之荒服之外
聲教所不逮其叛不為之勞師其降不為之釋備嚴守禦防
走集使其為寇不能也為臣不得也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周

史事

卷二百二

之道也故曰周得上策易稱王侯設險以守其國築長城修
障塞所以設險也趙簡子起長城備胡燕秦亦築長城限中
外蓋理城澤城全國派人歸咎焉後魏築長城議者以為人
治一步方千里役三十萬人不旬朔而獲久逸故曰秦得中
策漢以宗女嫁匈奴高祖知魯元不能止張敖之逆謀謂能
息匈奴之叛非也且曰頓手弑其親而冀其不與外祖爭疆
豈不惑哉然則知和親非久安計而為之者以天下初定紆
歲月之禍耳武帝時中國父安胡寇益希疏而絕之此其時
也方更廢耗車夏運兵積年故嚴尤以為下策漢至昭宣武
上練習斥候精明匈奴收迹遠徙猶襲秦春之過舉傾府藏

給西北歲二億七十萬。皇家淑女嬪於宮，應掖庭良人降於沙漠。夫貢子女，方物臣僕之職也。詩曰：「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荒服稱其來，不言往也。公及吳盟，諱而不書，奈何以天子之尊與匈奴為兄弟？帝女之號與胡虜相匹配，蒸母報子，從其汚俗。夫中國異於蠻夷者，以其有父子夫婦之別也。嬪嫔之妾，毀節異類，垢辱甚矣。漢之君臣莫之耻也。逮及魏晉，寇狄近居塞川，資奉踰百人之百，千口之長，賜金印紫綬，食王侯之俸，牧馬之童，牽羊之隸，齎毳毼邀利者，相錯於路。未和所出，絲枲所生，散於數萬里之外。胡夷歲騷華夏，口虜方其強也，竭人力以征之，及其服也，養之如初。病則受養，強

大官之珍，服以文綺羅統，供之則增求，絕之則招怨。是飽豺狼以食肉，而縱其搏噬也。華人步卒利險阻，虜人騎兵利平地，堅守要害，無與追奔競逐，求則杜險，使不得進，去則閉關，使不得還，衝以長戟，臨以強弩，非求勝也，譬諸蟲豸，虺蜴何禮讓之接哉？故曰：班固詳而未盡者此也。杜祐謂秦以區區關中滅六國，國今萬方之財皆貢京師，而外有犬戎陷城數百，內有方鎮戍兵三紀，豈制置異術？古今殊時乎？周制步百為一旅，旅百給一夫，商鞅佐秦以為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為一畝，百畝給一夫，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夥，誘三晉之人力耕於內，使秦人應敵於外，非農與戰不得入官。大率百人以五十人為農，五十人習戰，故兵強國富。其後仕宦途多，末業日滋，今大率百人幾十人為農，餘皆習他技。又秦漢鄭渠，溉田四萬頃，白渠溉田四千五百頃，永徽中兩渠灌浸不過萬頃，大曆初減至六千畝，厥後一斛歲少四五百萬斛，地利耗，人力散，然求富彊不可得也。漢時長安北七百里，即匈奴之地，侵掠未嘗覺患，計其秦國之衆不過漢一大郡，見錯請傳障塞，故北邊又安。今潼關之西，隴山之東，鄜坊之南，終南之北，十餘州之地已數十萬家，吐蕃綿力薄材，食鮮糲拙，不及中國遠甚，誠能復兩渠之饒，勸農夫，趣耕獲擇險要，繕城壘，屯田蓄力，河隴可復，豈唯自守而已？至佑孫牧

亦曰天下無事時大臣偷處榮逸戰士離落兵甲鈍敝車馬
剝弱天下盜發則疾驅以戰是謂宿敗之師此不蒐練之過
其敗一也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
其餘贏執兵者常少喫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囊已虛此不
資實之過其敗二也戰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
賞或一日再賜或一月累封凱還未歇書品已崇爵命極矣
田舍廣矣金帛溢矣子孫官矣肯外死於我哉此厚賞之過
其敗三也多喪兵士亡失大都不過削其數階置之散地刑
戮刀鋸曾不相及歲月未更已立於壇坫之上此輕罰之過
其敗四也大將將兵柄不得專恩臣內使互相指揮或曰爲

史

卷一百一

四

僂月或曰爲魚麗三軍萬夫旋轉兩陣僂駭之間虜騎乘之
此不專任之過其敗五也元和時團兵數十萬以誅秦天下
乾耗四歲然後能取之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益子若孫悉
來走命未幾而燕趙亂與師命將五敗益其能加威於外虜
哉二杜之論如此廣德建中間吐蕃再飲馬崕江常以兩詔
爲前鋒操倍等之戰且戰且進蜀兵折亦遺鐵不能殺一戎
會戎多疫死自度不能爾乃引去蜀人語曰西戎尚可南蠻
殘我至草草擊青谿道以和羣蠻使遺蜀人貢擇子弟習書
算於成都業成而去習知山川要害文宗時大人成都自越
僞以北八百里民高爲空敗卒貧民因緣掠殺官不能禁自

是羣蠻常有屠蜀之心蜀民苦於重征者欲放之以幸非常
歲發戍卒不習山川之險殺步一舍已呵然流汗爲將者刻
薄自入給帛則以疏易良賦粟則以沙參粒故邊卒怨望而
巴蜀憂危孫樵謂宜詔嚴道沱黎越爲三州度要害募卒以
守且兵籍於州則易役卒出於邊則習險相地分屯春耕夏
鋤以資衣食秋冬嚴壁以備寇鈔歲遣廉吏稽視屯卒則官
省餽運吏少侵牟此其策之可施行者故著之於篇凡突厥
吐蕃回鶻以盛衰先後爲次北狄東夷西域又次之述川兵
之輕重也終之以南蠻記唐所由亡云

史

卷一百一

五

繁衍至吐門達彌大更曩可汗猶單于也妻曰可敦其地三
重海海南抵大漠其別部與兵者曰設于弟曰特勒大臣曰
其護可汗建廷都斤山隋末始畢可汗立隋妻以義成公主
華人多往依之契丹室韋吐谷渾高昌皆役屬之賈建德薛
舉劉武周梁師都李軌王世充等悉臣事之控弦百萬戎狄
之強古未有也高祖起太原遣司馬劉文静往聘與連和始
畢使特勒康鞘利送馬二千兵五百來會帝平京師恃功橫
驕武德元年怛咄祿特勒來朝帝宴太極殿爲奏九部樂引
升御坐是歲始單于帳自破帝問內史令蕭瑀瑀曰魏文帝
幸許城門無故壞是年文帝崩豈其類耶二年始畢自將度

河與劉武周合將侵太原會病死帝為發哀長樂門詔羣臣
即館弔其使遣使者持段物三萬賻之弟處羅立遣使來告
又潛通王世充洛州總管李襲舉斬其使取牛羊萬餘處羅
復妻義成公主迎蕭后及祚王暕之子正道於寶建德所立
為隋王奉隋後隋人沒者隸之有宋萬人居於定襄秦王討
武周處羅遣弟步利以騎二千會并州多掠婦女而去明年
謀取并州置楊正道卜之不吉左右皆諫之處羅曰我先人
失國賴隋以存今忘之不祥卜之不吉意者神無知乎我自
決之會天雨血三日國中如夜俄疽發死弟頡利立薛舉陷
平涼與連和帝患之遣光祿卿宇文歆賂頡利使與舉絕會

史

卷二百二

本

隋五原太守張長遜以所部五城附虜歆請還五原地頡利
從之且發兵會秦王軍處羅子郁射以所部入處河內以靈
州為塞頡利又妻義成義成楊諧女也其弟舍經亦依突厥
與王世充使者王文素共說頡利曰啟民兄弟爭國頡利得
復位今天子非隋後宜立正道以報隋德頡利然之故每歲
入寇倚父兄餘資兵銳馬多驕氣驕然視中國為不足與書
辭悖效多須求帝方經畧天下故屈禮之賄資不貲四年頡
利率萬騎與苑君璋合寇鴈門定襄王太恩擊卻之頡利執
使者漢陽公琰太常卿鄭元璠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帝
亦因其使與相當頡利寇代州敗永安王孝基畧河東犯原

州入延州塞明年還環等請和以魚膠為贄云固二國之好
也帝厚賜其使特勒熱寒等還之大恩上言突厥饑馬邑可
圖詔殿中少監獨孤及其擊之晨後期大恩屯新城頡利自
將數萬騎與劉黑闥合圍之大恩沒士死者數千人進擊所
州為李高遷所破頡利復率五萬騎入鴈門圍并州鈔汾陽
掠男女五千轉寇原靈間詔太子建成出幽州道秦王出蒲
州道擊之李子和以兵趨雲中掩可汗後段德操出夏州伺
其歸襲邑王神符戰汾東斬虜五百首獲馬二千汾州刺史
蕭顗獻俘五千虜陷大震關縱兵掠弘州總管宇文歆拒之
頡利聞秦王至引出塞王師還七年君璋與虜入原朔忻并

史

卷二百二

七

剿掠騷然八月頡利與突利兵悉起自原州連營而南所在
震恐秦王齊王拒之關中霖潦饑饉道絕軍次幽州可汗萬騎
奄至陣五龍坂以數百騎挑戰舉軍失色秦王馳百騎掠陣
太言曰國家於突厥無負何為凌入我秦王也故自來與可
汗決我幾百騎耳虜殺傷無益也頡利笑不答又馳騎語突
利曰汝往與我盟急難相助今何無香火情亦能一夫乎突
利不對王將絕水前頡利見兵少又聞與突利語頗疑之遣
使者來曰王母苦我不欲戰將與王議事耳於是引却秦王
縱反間突利遂不戰頡利不能強之乃使特勒思摩請和帝
許之突利自託於王為兄弟帝見思摩引升御榻思摩頓首

辭帝曰我見若翁頡利也突厥既歲盜邊羣臣說帝遷都秦
王曰夷狄自古爲邊患未聞中國爲遷都也帝乃止頡利已
和遂解還遣使來請互市帝許之八年頡利攻靈朔代州都
怪前募戰敗初帝待突厥用敵國禮至是怒曰往吾以天下
未定屈於虜以紓邊今卒收約朕將滅之命有司易書爲詔
勝圍并州轉授潞沁張瓌戰於大谷敗績鄆州都督張德政
死之遂攻廣武爲任城王道宗所破九年圍涼州進犯涇原
李靖與戰於靈州虜引去復寇西會州往來隴渭間平道將
軍柴紹破之於秦州斬一特勒三大將虜千級大抵虜得志
則深入召則請和不恥也七月頡利自將十萬騎襲武功京

史雜

卷一百一十五

八

師戒嚴攻高陵尉遲敬德與戰於涇陽獲烏沒曷斬首千餘
級頡利遣謀臣執失思力入朝以覘我因大言二可汗兵百
萬今至矣太宗曰我與可汗面約和好爾則背之且義師之
初爾父子身從我遺賜玉帛不可勝計何妄以兵入我都畿
自夸盛強耶今當先戮爾思力懼叩頭請命蕭瑀封德彝請
帝禮遣之帝不許繫於門下省帝與侍中高士廉中書令房
玄齡將軍周範等馳六騎出玄武門幸渭上與可汗隔水語
責其負約羣酋見帝皆驚下馬拜俄而衆軍至旗幟鮮明部
隊整肅虜大駭帝麾軍而陣蕭瑀以帝輕敵叩馬諫帝曰我
思熟矣非爾所知也大突厥掃地入寇以我新有內難不能

太宗已受
元川未改

聞我若圍城彼且大掠故我獨出示無所畏又盛兵使知必
戰以破其謀彼入既淺懼不能返以戰則克以和則固制賊
之命在此舉矣頡利果請和許之翌日刑白馬與頡利盟便
橋上突厥引還蕭瑀曰頡利此來諸將多請戰陛下不聽何
也帝曰可汗在水西酋帥皆來謁我我醉而縛之其勢甚易
我拔李靖潛師南州大軍躡其後靖邀諸前取之反覆掌耳
然我新即位一與虜校殺傷必多彼敗未及亡懼而修德與
我爲怨禍未有艾也今嘆以玉帛虜志必驕驕則亡之端也
貞觀元年薛延陀諸部叛頡利使突利討之不勝走頡利怒
囚之突利由是怨望明年突利爲頡利所攻求救帝曰朕與

史雜

卷一百一十五

九

頡利盟又與突利有昆弟約不可不救奈何杜如晦曰夷狄
無信我雖如約彼常背之今亂而擊之侮亡之道也乃詔將
軍周範屯太原經畧之頡利亦擁兵窺邊或請築古長城發
民乘塞帝曰突厥盛衰而霜五日俱出三月並明赤氣滿野
彼見災異而不務德不畏天也遷徙無常六畜多死不用地
也俗死則焚今葬起墓殺鬼神也兄弟不和內相殘殺不睦
親也有是四者國將亡矣當爲公等哀之安在築郭塞乎頡
利得華人趙得言委信之斥遠宗族不用典師入邊下不堪
命哀欲許重諸部愈貳明年屬部薛延陀自稱可汗以使來
詔兵部尚書李靖舉虜於馬邑頡利走九侯斤以衆降拔野

見其勇之

子結事
注死

古使甘同羅諸部渠長皆來朝。詔并州都督李世勣出河漢道李靖出定襄道左武衛大將軍宋和出金河道靈州大都督任城王道宗出大同道幽州都督衛孝節出恒安道營州都督薛萬淑出暢武道凡六總管師十餘萬皆受靖節度以討之道宗戰靈州俘人畜萬計突利及郁射薩奈帥所部來奔提書日至帝宮謂羣臣曰往國家初定太上皇以百姓故奉突厥而臣之朕常痛心疾首思刷恥於天下今諸將所向報克遂有成功天所命也四年正月靖進屯惡陽嶺夜襲頡利頡利驚退屯磧口大酋康蘇密等以隋舊后楊正道降或言中國人密通書於后中書舍人楊文曜請勅治帝曰天

史錄卷一百一

十

下未一人心或當思帝今反側既安何足治耶頡利走保鐵山兵猶數萬令執失思力來陽言謝罪請內屬帝詔鴻臚卿唐儉等持節慰撫靖知儉在虜所處必安乃襲擊之盡獲其衆頡利騎千里馬獨奔沙鉢羅副總管張寶相禽之沙鉢羅以衆降國遂亡唐之斥境至大漠矣頡利至京師告俘太廟帝御順天樓陳使衛士民縱觀更執可汗至帝執其罪還其家屬館於太僕果食之思結以四萬衆降可汗弟欲谷奔高昌既而亦來降伊吾城長舉七城以獻以其地爲西伊州詔曰突厥往者病瘼長城之南禁骨如丘有司其以脯酒爲瘼瘼之又以隋亂華民多沒於虜遣使者賈金帛贖男女八

萬口還爲平民頡利不室處常設宮廬廷中鬱鬱不自聊與家人悲泣下狀貌靡瘠帝兄而憐之以獲州貢山多麋鹿有射獵之娛拜爲刺史辭不往乃授右衛大將軍賜美田宅頡利子登羅支有至性帝賜諸婦品供羅支妻與焉其母後至不得給羅支夫婦不敢當帝問欽曰仁孝之性詎限華夷故命賜其母八年頡利死贈歸義王諡曰荒詔國人焚之從其禮火尸起家潮東其臣吐谷渾邪哀慟自殺贈中郎將命葬頡利家旁詔中書侍郎岑文本記其事於碑蘇尼失亦以死殉尼失收民可汗弟也頡利之亡其下或走薛延陀或入西域來降者尚十餘萬詔議所宜咸言突厥擾中國久今天

史錄卷一百一

十

夷之非慕義自歸請悉籍降俘內充豫閑處使習耕耨自爲之廬可化爲齊民是中國有加戶而漠北遂空也中書令溫彥博請如漢置降匈奴五原塞全其部以爲耕牧秘書監魏徵言突厥世爲中國仇彼鳥獸心非我族類弱則伏強則叛其天性也今其來降不即誅滅當遣還河北奈何以河南居之且降者十萬若令十年孳息而近在秦甸心腹疾也彥博曰天子於四夷若天地養萬物覆載全安之今突厥破滅餘種歸命不如哀憐而棄之非天地蒙覆之義有阻夷狄之嫌臣謂處以河南蓋死而生之亡而存之彼將世世懷德何叛爲徵曰聖時胡落分處近鄰及晉平吳郭欽江統勸武帝

宋

逃出之帝不能川劉石之亂卒傾中夏陛下欲引突厥居河南所謂養虎遺患者也彥博曰昔光武置南單于卒無背叛彼割殘之餘以窮歸我我援護之處之內地訓以禮法教以耕織又選酋長入宿衛何患之有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杜楚客禮部侍郎李百藥等皆言不如使處河北樹首長俾統部落視地多少令不相臣國小權分不得亢衡中國長養遠御之道也帝主彥博語卒度朔方地自幽州屬靈州建順祐化長四州爲都督府割頡利故地左置定襄右置雲中二都督府統之擢酋豪爲將軍郎將者五百人以突利爲順州都督令率其下就部突利初爲泥步設得隋淮南公主以爲

史

卷二百二

上

妻頡利以突利爲可汗主契丹韓獬都樹牙南直幽州東方之衆皆屬焉突利欲取無法其下不附故薛延陀等皆內屬頡利造擊之突利大敗頡利囚之久乃赦出突利誓自結於太宗及頡利敗徵兵於突利突利不從因相攻突利請入朝及至禮見良厚輒賫以賜之拜右衛大將軍封北平王及爲都督太宗收口而祖啟民破亡隋則復之而父始畢棄德不報反爲隋敵爾今歸我我監前弊故不立爾爲可汗授爾都督毋相侵掠長爲北藩突利頓首聽命入朝死道中帝爲舉哀子賀邏鶻嗣帝幸九成宮突利弟結社率以郎將宿衛陰結種人謀反助賀邏鶻謂其黨曰我聞晉王夜得辟仗出我

乘間突進可犯行在是夕大風王不出結社率恐謀洩即射中營謀而殺人衛士擊之走殺厥人取馬欲度刑微遲會斬之赦賀邏鶻投嶺外羣臣更言處突厥中國非是帝亦患之乃立阿史那思摩爲可汗賜姓李樹牙河北悉徙突厥還故地思摩初與頡利俱禽太宗授化州都督封懷化王統頡利故部居河南至是徙居河北思摩畏薛延陀不敢出塞帝詔司農卿郭嗣本持節賜延陀書言中國禮義未始滅人國以頡利殘暴伐而取之非貪其地與人也故處降部於河南薦草美泉便其畜牧衆曰蕃蕃今復以思摩爲可汗還其故疆延陀受命在前長於突厥衆積以北薛延陀主之其南突厥

史

卷二百二

上

休之各守而境無相侵犯有負約者我以兵誅之思摩乃行帝爲置酒謂思摩曰人情時一草一木見其慈廬猶以爲喜况我養爾部人息爾馬羊不減昔時以爾父母墳墓在河北今復爾舊延故賜宴以慰行思摩泣下奉觴上萬歲壽且言破亡之餘陛下使存骨齊鄉願子孫世世唐以報厚德詔趙郡王孝恭鴻臚卿劉善就思摩部築壇場河上授冊賜鼓蘇又詔阿史那忠爲左賢王阿史那泥泥爲右賢王相之薛延陀聞突厥之北度磧勒兵以待及使者至乃謝曰天子詔所相侵誅奉詔然突厥好亂禍覆其未亡時殺中國人如麻陛下滅其國不收種落爲奴婢以實唐人乃養之如子而結

不說得是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列傳第五十五

社率竟反其不可信明甚後若有亂請為陛下誅之十五年
思摩帥衆十餘萬馬九萬匹度河牙於故定襄城其地南大
河北白道畜牧廣衍龍荒之最壤故突厥爭利之思摩遣使
謝曰蒙恩立為落長實望世世為國一犬守吠天子北門有
如薛延陀侵逼願入保長城詔許之居三年下多撈得思摩
囚人朝願留宿衛拜右武衛將軍從伐遼中流矢帝為吮血
其領厚如此卒贈兵部尚書陪葬昭陵那泥執蘇尼失子也
始歸國妻以宗女及從思摩出塞思摩中國見使者必流涕
求入侍許之思摩既不能國殘衆稍稍南度河分處勝夏二
州帝伐遼或言突厥處河南邇京師諸帝無東帝曰失為君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

者豈有借賦哉湯武化桀紂之民無不遷善隋氏無道舉天
下皆叛非止夷狄也朕聞突厥之亡內河南以振勝之彼不
近走薛延陀而遠歸我懷我漢矣朕策五十年中國無突厥
患思摩衆既南車鼻遂蓋有其地

車鼻阿史那族也世為小可汗頡利敗諸部謀立車鼻會薛
延陀稱可汗攻之車鼻率所部竄於金山其地三垂斗絕唯
一面可容車騎壤土夷博勝兵三萬自稱乙注車鼻可汗西
葛邏祿北結骨皆統之時時出掠薛延陀人畜延陀後衰車
鼻勢益張貞觀二十一年遣子沙鉢羅獻方物請身入朝帝
遣雲麾將軍安調遷右屯衛郎將韓華往迎之至則車鼻偃

然無入朝意華謀與葛邏祿劫車鼻車鼻覺之華與車鼻子
陟茲闕死調遷被殺帝怒遣右驍衛郎將高侃發回紇僕骨
兵擊之其酋長多降侃攻阿息山車鼻部落不肯戰車鼻携
愛妾從數百騎走追至金山獲之獻京師時高宗即位責之
曰而罪當死然朕見先帝所獲酋長必有之今原而死乃釋
縛賦俘社廟及昭陵拜左武衛將軍處其衆營督單山詔建
狼山都督府統之以其子羯漫陀為新黎州都督於是突厥
盡為附庸臣矣始置單于都護府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
蘇農等二十四州瀚海都護府領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掌
賀國等八州即擢領首為都督刺史麟德初改燕然都護為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

瀚海領回紇徙瀚海都護府於古雲中城號雲中都護府
以北海州悉讓瀚海其南諸雲中雲中本義成公主所居頡
利滅李靖徙突厥廢城數百帳居之以阿史德為之長衆稍
盛請以諸王為可汗遷統之帝曰今可汗古單于也乃改雲
中府為單于大都護府以殷王旭輪為都護帝封禪都護為
遷祿叱利等三十餘人皆從至泰山下已封詔勅名於封禪
碑凡三十年北方無戎馬警調露初單于府大酋溫傳奉獻
二部反立阿史那泥孰為可汗二十四州酋長皆叛應之
以單于都護府長史蕭嗣業左領軍衛將軍苑大智討之恃
勝不設備會雨雪士凍寒反為虜襲大敗殺畧萬餘人大智

等收餘卒，行且戰，乃免。嗣業流桂州，更拜裴行儉為定襄道大總管，率太僕少卿李思文等討之。兵三十萬，明年行儉戰於黑山大破之，其下斬泥孰酋以降。會溫傳奉職酋長以還，永隆中，溫傳部又迎頡利族子伏念於夏州，度河立為可汗。諸部響應，寇原慶二州，復詔行儉為大總管，以右武衛將軍曹懷舜副之。謀者給言伏念溫傳係黑沙，機甚，可輕騎取也。懷舜信之，輕兵倍道至黑沙，不見虜，引還。至長城，遇溫傳與戰，所殺相當，行儉屯陁口，遣兵擊伏念敗之。伏念走，與懷舜遇，懷舜戰敗奔雲中，士卒死者不可勝算。懷舜與伏念盟，乃還。伏念酈輜重妻子於金牙山，以輕騎襲懷舜，行儉遣部將從取之。伏念無所歸，乃北走保細沙，行儉縱兵躡之。伏念不設備，惶駭不能戰，遂執溫傳以降。行儉送京師，斬東市。伏念既敗，族人骨咄祿、彌聚亡散，保總材山。徙黑沙城有衆五千，蓋九姓畜馬，稍強大，自立為可汗，以弟默啜為設，咄悉訶為葉護。時阿史德元珍為單于府長史，王本立所囚，骨咄祿來寇。元珍請諭之以贖罪，至即降。骨咄祿引兵攻并州，殺鳳州刺史王德茂，分掠定州。北平刺史霍王元軌擊卻之，又攻媽州。圍單于都護府，殺司馬張行師，攻蔚州，殺刺史李思儉。執豐州都督崔知微，諸務挺為單于道安撫大使，傳邊。時聖祖拱間，連寇朔代，掠吏士陽曲道，總管淳于處平戰於忻州。

史籍

卷一百一

七

死者五千人，更以草待價為燕然道大總管討之。明年入昌平，右鷹揚衛大將軍黑齒常之擊却之，復入朔州。常之與戰於黃花堆，敗之，追奔四十里，邏過磧，右監門衛中郎將裴寶壁募募出塞二千里，唐無備，龜茲之將至，亡卒以告。裴壁出死戰，寶壁大敗逃還，率軍沒。武后怒，誅之。而元珍為突騎施所殺。天授初，骨咄祿死，默啜自立為可汗，攻靈州，殺界士民。武后以薛懷義為朔方道大總管，李昭德為長史，蘇味道為司馬，率朔方道總管契苾明、馬門道總管王孝傑十八將軍兵出塞，推車萬步騎擊之，不見虜而還。詔孝傑為朔方道總管，備邊。契丹李盡忠反，默啜請擊，賦自效。詔授左衛大將軍，拜遷善可汗。默啜引兵擊契丹，會盡忠死，襲李萬榮妻子，輜重契丹購者，后冊默啜為大單于，未及命，攻靈勝二州，為屯將所敗。復遣使者謝，請為后子，且言有女願女諸王，求粟萬斛，農器三千具，鐵數萬斤，及六州降戶。初，突厥內屬者分處豐勝靈夏朔代間，謂之河南六州降人，后不設防，默啜為慢言，執使者司賓卿田歸道納言姚璘，請與之，乃歸粟器降人數千帳。由是突厥建強，命淮南王武延秀娶其女為妃。詔問知微攝香官尚書，與司賓卿楊震莊持節護送。然默啜恨曰：「我以女嫁唐天子，子今乃后家子乎？」且我世附唐，今聞其子孫獨一二人，在我當立之，乃四延秀等妄說知微為可汗，自

史籍

卷一百一

七

將十萬騎南向擊靜難平狄清夷等軍靜難軍使慕容則
降入闕娑檀后詔武重規為天兵中道大總管沙陀忠義為
西道總管張仁亶為東道總管兵凡三十萬擊之開敬客為
後軍總管兵十五萬默啜破蕭州飛狐屠定州殺刺史孫彥
高楚盧舍那聚為空后怒下詔購斬默啜者王之虜圍趙州
長史唐波若應之殺刺史高祖進攻相州詔沙陀忠義為河
北道前軍總管李多祚為後軍總管福富順為奇兵總管擊
之時中宗還自房陵為皇太子拜大元帥以狄仁傑為副宋
玄爽為長史霍獻可為司馬吉項為監軍使未行默啜聞之
取趙定所掠男女八九萬悉脫之出五回道去所過人畜金
帛子女盡剽有之諸將願望不敢戰獨仁傑以兵追之不及
默啜負勝輕中國有驕志兵與頡利時等繼廣萬里諸
蕃悉聽命歲入邊戍兵不得休乃以魏元忠為天兵軍大總
管妻師德副之以備虜默啜剽龍右牧馬萬匹去復益邊詔
相王為天兵道大元帥與元忠擊之兵未出默啜去明年寇
鹽夏掠羊馬十萬遂圍并州以薛季昶為山東防禦大使節
度治瀛幽易恒定虜檀平州軍以張仁亶統清夷障塞兵與
李景衡角虜入代忻殺署長安三年遣使者莫質達干請進
女女皇太子子后許之默啜遣大酋移力貪汗獻馬千匹謝
許婚厚禮其使中宗即位寇鳴沙靈武軍大總管沙吒忠

默啜連女
不娶
乃以
其女
嫁之

義與戰不勝死者數萬人遂入原會取牧馬帝詔絕婚斷
默啜者王之默啜殺行人鴻臚卿賊恩言詔張仁亶為朔方
道大總管屯邊明年築三受降於河外鄭絕寇路唐宗立又
請和親詔以宋王成器女為金山公主下嫁會左羽林大將
軍孫佺與奚戰為奚所執獻諸默啜默啜殺之玄宗立絕和
親默啜遣子楊我支入宿衛國求婚以蜀王女南和縣主妻
之下書諭慰明年使子同俄火拔攻北廷都薛郭虔瓘擊之
新同俄虜奔解火拔不敢歸携妻子來奔默啜年老昏暴部
落怨畔十姓嚙陸等降葛邏祿及大漠陰山玄池都督朱斯
等皆率眾內附詔處其眾於金山以薛訥節度赤水建康河
源等軍屯涼州郭虔瓘節度和戎大武并州等軍屯并州撫
新附檢校恭默啜屢擊葛邏祿等詔在所部護德管折角應
援虜勢衰則其婦高文簡與賊跌諸部合萬餘帳相繼款邊
詔內之河南拜文簡遼西郡王默啜討九姓戰碩北九姓潰
思結等部來降帝悉官之拜薛訥朔方道大總管備邊詔金
山大漠陰山玄池都督共圖取默啜班賁格賜物諭之默啜
討九姓拔野古戰於獨樂河拔野古大敗默啜歸不為備道
出大林中拔野古殘眾突山擊默啜斬之送入蕃使都靈佺
傳首京師骨咄祿之子開立其兄默轉連為可汗盡殺默啜
用事臣惟微欲谷以女妻為默轉連可敦獨免屠歸後唐

祿自爲可汗。部種多叛。默棘連乃召微欲谷與謀。時年七十餘。爲衆所尊。跌跌諸部自河曲歸之。初。單于副都護張知運盡欲降戶兵器。戎人怨怒。及姜晦爲巡邊使。諸戎遮訴。今禁弓矢。無以射獵爲生。晦還之。降虜遂攻知運舍。之將送突厥。朔方總管薛訥追之。家釋知運去。默棘連既得降胡。欲入寇。微欲谷曰。天子英武。人和歲豐。未有間。且我兵新集。未可動也。默棘連又欲城所都。起佛老廟。微欲谷曰。突厥衆不敵唐。百分之一。所能與抗者。隨水草射獵。居處無常。疆則進取。弱則遁伏。唐兵雖多。無所用也。若城而居。戰一敗。必爲彼食。且佛老教人仁弱。非用武術也。默棘連乃遣使請和。帝不許。

注。會大業。裂府士手不能張弓。由是大敗。突厥遂大振。盡有然。哀餘衆。明年。固乞和。請父事天子。詔許之。連歲遣使。獻方物。求婚。是時。天子東巡。泰山。中書令張說。謀益屯以備之。兵部郎中裴光廷曰。封禪以告成功。若復調發。不可謂成功。說曰。突厥雖請和。難以信結。且其可汗仁而愛人。下爲之用。弟閼善。戰敗。微欲谷老而智。李靖世勳流也。虜知我舉國東巡。有如乘間。何以禦之。光廷請召其大臣入衛。乃遣鴻臚卿袁振往諭意。默棘連置酒。與可敦。閼微欲谷坐帳中。謂振曰。吐蕃犬出也。唐與爲婚。奚契丹我奴役也。亦尚主。獨突厥前後請不許。云何。振曰。可汗天子也。子而婚。可乎。默棘連曰。不然。二蕃皆賜姓而得尚主。云何不可。且公主亦非帝女。我不敢有所擇。但屬請不得爲諸國笑。振許爲請。默棘連遣大臣阿史德入獻。遂從封禪。有詔。四夷諸酋皆入仕。佩弓矢。會免起。帝馬前。帝一發。斃之。阿史德。本免頓首賀曰。陛下神武超絕。若天上。則臣不知人間無有也。詔問饑欲食乎。對曰。仰觀。矢之威。使十日不食。猶爲飽也。因令仗內馳射。忌封。厚宴賜。遣之。然帝不許和。親自是比年。遣大臣入朝。吐蕃遣書約連和。鈔邊。默棘連不從。封上其書。天子嘉之。詔朔方西受降城。許互市。歲賜帛數十萬。十九年。關死。使金吾將軍張去逸奉詔吊祭。帝爲刻辭於碑。仍立廟像。四垣。圖戰陣狀。詔高手。

工六人往，繪寫猶肖其國，以爲未嘗有默棘連見之必悲泣。默棘連請婚，既勤帝許之，遣哥解栗必來謝，請婚期。俄爲梅錄賢所毒，殺梅錄賢，乃卒。帝爲發哀，詔宗正卿李佺弔祭其子伊然。立八年卒，弟登利立。遣使伊難知朝正月，獻方物曰：禮天可汗如禮天，今新歲獻月，願以萬壽獻天子。登利幼，其母婆訶預政，與小臣忒斯達干亂，諸部不協。登利從父分掌東西兵，號左右設，登利與母誘所西設奪其兵，左設判關攻登利，殺之。骨咄葉護殺判關，自立爲可汗。天寶初，其大部回紇葛邏祿拔悉密並起攻骨咄殺之，尊拔悉密之長爲可汗。回紇葛邏祿爲左右葉護國人奉判關子米施爲可汗，帝使

史書

卷一百一

主

使者諭令內附，米施不聽，拔悉密三部共攻之，殺米施，傳首京師。其弟白若立，突厥大亂，詔朔方節度使王忠嗣以兵抵薩河內山，擊左阿波達干，十一部破之。其右未下，而回紇裴羅定其國，殺白若，傳首婆訶，可敦率衆自歸。天子御花萼樓宴群臣，賦詩美其事，封爲賓國夫人，歲給粉直二十萬。突厥國於後魏大統時，至是滅，後或朝貢，皆舊部九姓云。其地盡入回紇，其分國於西者曰西突厥。

西突厥達頭可汗始與東突厥分爲孫故地，與敝民可汗戚以兵相加，隋助敝民達頭敗，奔吐谷渾，及其孫射匿可汗建延龜茲北之三彌山，玉門以西諸國多役屬之。東突厥曷薩

那可汗從煬帝征高麗，宇文化及之亂，遁歸高祖，射匿使使來以曷薩那有世憾，請殺之高祖不許。群臣曰：存一人失一國，不可。秦王曰：人來歸我，殺之不祥。帝竟密縱使者戕之，約與并力討東突厥。射匿死，弟統葉護立，并鐵勒，下波斯，屬賓控弦數十萬，徙延於石國北之千泉，遂霸西域諸國。悉授以頡利發，命吐屯監統以督賦入，遣使來求婚。帝問群臣曰：西突厥去我遠，緩急不可杖，可與婚乎？封德彝曰：計今之便，莫若遠交而近攻。請許婚以震北狄，待我既定而後圖之。帝乃許婚，詔高平王遣立使其國，統葉護喜，遣真珠統與道立還獻萬釘寶鈿金帶馬五千匹，以藉約會。東突厥犯邊，西道梗

史書

卷一百一

主

滋頡利遣謂統葉護曰：若迎唐公主，必假我道，我且留之，統葉護以故未克，昏自負其疆，不以恩結下衆，多叛去，其諸父莫賀咄殺之，自立爲可汗。統葉護子啞力亦立爲可汗，分王其國。鞏固不解，莫賀咄爲其衆所殺，啞力亦爲其下所逐，走康居。死，國人立泥孰爲可汗，其父莫賀設武德時來朝，太宗與之盟，約爲昆弟。泥孰既立，遣使詣關，不敢當。可汗號帝，詔鴻臚少卿劉善因持節冊爲咄陸可汗，賜鼓纛段綵巨萬，泥孰遣使謝。太上皇宴使者兩儀殿，謂長孫无忌曰：今蠻夷率服於古，何如？无忌上千萬歲壽。太上皇喜，以酒屬帝，帝頓首謝。亦奉觴上太上皇壽。泥孰死，弟啞利失立，爲可汗，而西部

立欲谷為可汗與唃唃利失交戰殺傷不可勝計乃約河以西
受令於欲谷其東唃唃利失主之自是西突厥又分為二欲谷
建廷鐵昌山西謂之北廷駁馬結骨諸國悉附之攻唃唃利失
唃唃利失奔拔汗那而死國人立畢賀咄為可汗太宗詔左領
軍將軍張大師持節冊命賜鼓纛建廷雖合水北謂之南廷
總茲部善且未吐火羅焉耆石史何穆康國皆屬之欲谷與
畢賀咄數交戰會二可汗使者來帝赦以敦睦令各罷兵欲
谷不聽攻畢賀咄殺之并其國入寇伊州安西都護郭孝恪
擊敗之欲谷以處月處蜜兵圍天山不克孝恪追北拔處月
城斬千餘級降處蜜部而歸其下舉兵襲欲谷國大亂欲谷

史錄

卷一百一

七

保白水胡城弩失畢遣使者至闕下請所立帝遣通事舍人
溫無隱持詔與國大臣擇突厥子孫賢者授之乃立乙毗射
匿為可汗射匿改館使者悉還之使弩失畢將兵攻白水胡
城欲谷勒兵山戰弩失畢敗走欲谷乘勝招徠舊部人曰
殺千人存一人我猶不從也欲谷自知眾怨乃走吐火羅射
匿遣使者貢方物且請昏帝令割龜茲于闐疏勒朱俱波惹
嶺五國為聘禮不從初欲谷以賀魯為業護居多邏斯川射
匿迫逐賀魯賀魯舉所部內屬帝優撫之會討龜茲請為鄉
導詔授晃丘道總管遣子唃運入宿衛拜中郎將道還唃運
勸賀魯引而西取欲谷故地建牙於千泉自稱為可汗統咄

情強已死
等失畢已
走此其部
落皆有名

陸弩失畢十姓兵數十萬遂寇延州殺掠數千人去
詔梁建方樊苾何力為弓月道總管高德逸薩孤吳仁為副
發府兵三萬合回紇騎五萬擊之駱弘義上言安中關以信
御夷狄以權理有變通賀魯係一城方寒積雪謂唐兵必不
來宜乘此一舉滅之遂延及春且生變縱不牽連諸國必遠
迹遁去且兵本誅賀魯其處月處蜜等各欲自免若雷不進
彼與賀魯合矣今雖嚴冬兵苦寒凍然不可久留使賊得堅
室附諸寬處月處蜜等罪專誅賀魯除禍務本不可先治枝
葉也願發射脾處月處蜜樊苾等兵齋一月食急趨之太軍
往憑洛水上為之助此驅戎狄攻豺狼也戎人藉唐兵為羽

史錄

卷一百一

七

賀胡騎出前唐兵驍後賀魯必亡矣上然之詔弘義建方
經畧之處月朱邪孤注引兵附賊據半山建方攻之眾潰追
五百里斬孤注等九千級虜其帥六十復遣程知節為蔥山
道大總管率諸將進討知節擊歌邏祿處月斬千級收馬萬
計副將周智度擊處木昆城拔之斬賊三萬前軍蘇定方擊
賀魯別帳於鷹娑川斬首虜獲馬甚眾賊棄鎧仗彌野曠處
初權定方伊麗道大總管率燕然都護任雅相副都護蕭嗣
業窮討詔阿史那彌射阿史那步真為流沙道安撫大使分
出金山道城獨祿等萬餘帳迎降定方以精騎至曳咥河西
擊處木昆破之賀魯舉十姓兵十萬騎來拒定方以萬人當

之虜見兵少以騎繞唐軍定方今步卒據原積薪外注自以騎陣於北賀魯先擊原上軍三犯軍不動定方縱騎乘之虜大潰追奔數十里俘斬三萬人殺其大酋都搭達下等二百人五弩失畢皆降五咄陸間賀魯敗趙南道降定方命嗣業趙邪羅斯川追虜任雅相提兵踵後會大雪軍中諸須霽定方曰今雪凍風冽虜謂我不能師當掩其不虞緩則遁矣省日兼功上策也於是晝夜進至雙河與彌射步真會軍飽氣張距賀魯牙二百里陣而行抵金牙山賀魯眾適獵定方破其牙俘數萬人使鼓譟器械賀魯走度伊麗水處月處密諸部皆下定方追至碎葉水盡奪其衆賀魯至石國蘇嚙城馬

史錄

卷一百一十

手

疫從名饒霜實入城市馬城主伊涅達干迎之既入拘送石國會彌射嗣業兵至取之悉散諸部兵開道置驛收露藿問人疾苦賀魯所掠悉還之西域平賀魯謂嗣業曰我亡虜也先帝厚我我則背之今天降怒罰尚何道開漢法殺人於都市我願就死昭陵謝罪於先帝賀魯既至帝將獻昭陵許敬宗曰古者軍凱還則飲至於廟今陛下奉園寢與宗廟等於足獻昭陵教不誅裂其地爲州縣以處諸部置崑陵濛池二都護府以統之其所屬諸國皆置州西盡波斯隸安西都護府以阿史那彌射爲興昔亡可汗崑陵都護領五咄陸部阿史那步軍爲繼往絕可汗濛池都護領五弩失畢部各賜帛

十萬以光祿卿盧承慶持冊命之龍朔二年彌射步真從興海道總督蘇海政討龜茲步真誣彌射謀反海政誅之步真亦病死詔以阿史那都支爲甸延都督安輯其衆都支自號十姓可汗冠安西詔吏部侍郎裴行儉冊送波斯王子道出十姓部支不疑上謁遂禽之長安中以阿史那獻襲與昔亡可汗續西節度使獻收碎葉以西帳落三萬內屬聖書嘉慰爲邏祿內屬然受侵掠之突騎施幸邊際將取四鎮焉邏祿與獻擊之帝詔邊帥與相經畧宰相宋璟蘇頌曰突騎施叛焉邏祿攻之此夷狄自相殘大者傷小者滅乃我之利不必參以兵事乃止獻以突騎施彌恨不能制歸長安卒詔以步

史錄

卷一百一十

手

真魯孫斯爲十姓可汗冊其妻李氏爲交河公主遣兵護送斯至但南城爲賀莫嚙所殺交河公主與其子忠孝亡歸投左領軍衛將軍西突厥遂亡突騎施西突厥別部也自賀魯滅謀解瑟羅部長烏質勒能撫下諸胡順附乃置二十都督兵各七千盡并解瑟羅地以碎葉川爲大牙弓月城爲小牙遣子遮弩來朝神龍中封懷德王烏質勒能死子婆葛襲爵詔阿史那俄道持節冊命賜官人四使烏質使者入謝中宗爲御前殿列萬騎羽林二仗引見勞賜婆葛惡大將閼婁忠節爲其罪請內之京師忠節以千金略宰相宗楚客願無入朝請導吐蕃擊婆葛楚客以御史

中丞嘉賓持節經制嘉賓與忠節書疏往來皆葛邏得之
遂殺嘉賓使弟遮弩率兵寇邊安西都護牛師獎戰於火燒
城師獎敗死表索楚客頭以徇大都護郭元振言葛邏狀直
宜見赦詔許之西土遂定安西與遮弩分治其部遮弩恨衆
少叛歸默啜請爲鄉導攻安西葛邏弩自以兵二萬擊
安西會之默啜歸語遮弩曰汝兄弟不相協安能盡心事我
乎皆殺之突騎施別種車鼻施噉蘇祿哀拾餘衆自爲可汗
蘇祿善撫循其下部種至二十萬復維西域開元五年來朝
以武衛中郎將王惠持節拜蘇祿順國公賜錦袍劍帶爲金
方道經畧大使蘇祿詭稱交通吐蕃天子羈縻之進忠順可
汗帝以阿史那懷道女爲交河公主妻之吐蕃突厥二國皆
以女妻之蘇祿立三國女並爲可敦遣人寫馬於安西致公
主致於都護杜暹暹曰阿史那女敢宣教耶咎其使不報蘇
祿怒結吐蕃舉兵掠四鎮暹入輔政趙頤貞代爲都護蘇祿
聞暹爲宰相乃引去遣葉支阿布思來朝玄宗嘗之會東突
厥使者亦來與爭長口突騎施國小且突厥臣不宜居上蘇
祿使者曰宴乃爲我不可下遂設東西帳而蘇祿使者西席
乃克宴蘇祿晚年病風不事事時大首領莫賀達干都摩支
二部方盛其種人謂安西爲黃姓蘇祿部爲黑姓更相猜
讎莫賀達干都摩支夜攻蘇祿殺之部摩支立蘇祿子吐火

仙爲可汗居碎葉城引黑姓可汗共攻達干帝使碯西節度
使蓋嘉運和撫之達干與嘉運率石王莫賀咄等擊吐火仙
禽之疏勒鎮守使夫蒙靈訢斬黑姓可汗收交河公主而還
西方諸國皆降嘉運俘吐火仙獻大廟天子赦以爲左金吾
衛大將軍以阿史那懷道子昕爲十姓可汗領突騎施所部
達干怒曰平蘇祿我功也今立斯謂何誘諸蕃叛詔嘉運撫
諭乃降遂命統其衆後數年復以昕爲可汗遣兵護送昕至
但蘭城爲賀賀咄所殺莫賀咄自爲可汗安西節度使夫蒙
靈訢斬之天寶元年突騎施部以黑姓伊里底密施骨咄祿
毗伽爲可汗數通貢黑姓部立登里伊羅密施爲可汗亦賜
史冊
吐蕃
吐蕃本西羌屬居析支水西祖曰鶻提勃悉野德武多智稍
并諸羌其俗謂鶻雄曰贊丈夫曰善故號君長曰贊普贊普
妻曰木蜜地直京師西八千里距鄯善五百里勝兵數十萬
贊普居跋布川或遷麥川有城郭廬舍而不處聯羣以居號
拂廬人多老婦至百餘歲凝麴爲酒實美醖并食之手捧酒
漿以飲無文字結繩齒木爲約其刑雖小罪必抉目或剗鼻
以皮爲鞭挾之從喜怒無常算貴壯賤老母拜子子傲父重

兵死以累世戰沒者爲甲門敗者垂狐尾以示辱不得列於人其舉兵以七寸金箭爲契百里一驛有急兵驛人應前加銀鶴甚急飭益多其畜牧逐水草無常所鎧冑精良衣之周身發兩目勁弓利刃不能傷師無餽糧以鹵獲爲資其兵法嚴每戰前隊盡死後隊乃進其君臣五六人爲友曰共命君死皆自殺以殉贊普與其臣歲一小盟用羊犬猴爲牲三歲一大盟用人馬牛驢爲牲使巫告神曰淪盟者有如牲其後查日弄贊慷慨才雄西域諸國共臣之太宗貞觀八年始遣使者來朝帝遣行人馮德遐往聘弄贊聞突厥吐谷渾並得尚公主乃遣使齎帛求昏帝不許使者還妄語曰天子遇我

史籍

卷二百一

幸

厚得公主會吐谷渾王入朝遂不許殆有以開我乎弄贊怒率羊同共擊吐谷渾吐谷渾走青海之陰盡收其貨畜又攻黨項白蘭悉破之勒兵二十萬入寇松州命使者貢金甲且言迎公主謂左右曰公主不至我且深入都督韓威爲所敗屬羌皆叛以應之詔侯君集爲大總管出當彌道執失思力山白蘭遁牛進達出洞水道劉蘭出洮河道並爲總管率步騎五萬進討進達自松州夜襲其營斬首千級初弄贊入寇其大臣請返國不聽自殺者八人至是弄贊始懼引去遣使者來謝罪因請昏計之弄贊獻黃金五千兩他寶稱是以爲聘十五年妻以宗女文成公主詔江夏王道宗持節護送

築館於河源弄贊親迎見道宗執壻禮恭甚見中國服飾之美殊自愧自以其先未有昏帝女者乃爲公主築城以夸後世遂立宮室以居吐蕃以精塗面公主惡之弄贊下令國中禁之自後世國屬統緒爲華風遣子弟入國學習詩書帝代遣使使祿東贊上書曰陛下平定四方日月所照並臣治之高麗恃遠弗率於禮天子自將度遠曠城陷陳指日凱旋雖鴈飛於天無是之速也臣謹冶黃金爲鴈以獻其高八尺中實酒三斛高宗卽位擢驛馬都尉弄贊獻金琲十五種以薦昭陵進封寶王賜予優渥請蠶種酒人與礪磴諸工詔許之永徽初死遣使者弔祠無子其孫悉弄立幼不能治事祿東

史籍

卷二百二

幸

贊相其國顯慶三年獻金盃金頗羅等復請昏會吐谷渾內附祿東贊率兵擊破之慕容諾祿弘化公主引殘落走涼州詔左武候大將軍蘇定方爲定集大使以定其亂吐蕃請與吐谷渾平憾求赤水地牧馬不許太宗時東贊入朝應對合旨擢右衛大將軍以琅邪公主外孫妻之東贊言先臣會爲臣聘婦不敢求詔且贊普未謁公主陪臣敢辭帝欲懷以恩幸妻之至是死有子曰欽陵曰贊婆曰悉多子曰勃論兄弟並當國每歲入寇咸亨元年殘黠摩十八州取龜茲撥換城於是安西四鎮並廢詔薛仁貴爲邏婆道大總管率師十萬討之至大非川爲欽陵所敗遂滅吐谷渾盡有其地吐

生以中
略人項

史律
卷一百一
三

史籍
卷一百一
三

唐兵分十姓地。武后詔通泉尉郭元振往使。道與欽陵遇。元振曰。祿東贊事朝廷。每好無窮。今自絕。每歲授邊。父通之子。絕之。幸乎。父事之子。叛之。忠乎。欽陵曰。然。使天子許和。得罷。二國成。十姓突厥。四鎮各建君長。俾其國自守。若何。元振曰。唐以十姓四鎮撫西土。為列國王道。非有它。且諸部久為唐編民矣。欽陵曰。使者意。我規諸部。為唐邊患耶。我若合土。則賦。彼青海。澤川近矣。今舍不爭。何哉。突厥諸部。請之。而吐蕃獨在。者。徒以吾兄弟。小心能相保耳。十姓侯斤。距我。我一頓騎。上勝。突不決。旬而至。是以為憂也。烏海黃河。間

史

卷一百一

唐

源阻。與唐必不能入。恐彼為吐蕃患。故我欲得之。非關諸部也。甘涼拒。積石道二千里。我若出張掖玉門。使大國春不耕。秋不獲。不五六年。可斷其右臂。今棄不為。亦無虞於我矣。使者固請。元振力言不可。乃止。欽陵諸弟。皆領方面兵。為邊患幾三十年。欽陵專國久。兄弟有才畧。眾憚之。器弩悉弄。既長。漸不平。乃與大臣論。嚴等聞之。欽陵提兵在外。贊普託言出獵。勸兵執其親黨三千餘人殺之。遣人召欽陵贊婆。欽陵不至。贊普自討之。欽陵兵潰。自殺。贊婆以所部及兒子莽布支等。款塞詣遣。羽林飛騎迎勞。擢贊婆輔國大將軍。歸德王。莽布支左羽林大將軍。安國公。皆賜鐵券。贊婆領步兵戍

字體。唐。宗。景。龍。三。年。吐。蕃。遣。使。者。納。貢。祖。母。可。敦。遣。宗。俄。請。昏。帝。以。雍。王。守。禮。女。為。金。城。公。主。妻。之。帝。念。主。幼。賜。錦。綉。數。萬。雜。伎。諸。工。悉。從。給。龜。茲。樂。詔。左。衛。大。將。軍。楊。矩。持。

史

卷一百一

唐

河源病死。詔遣魏元忠為隴右諸軍大總管。率大使唐休璟討吐蕃。斬首二千級。贊普自將攻悉州。都督陳大慈四戰皆克。乃獻黃金良馬求昏。虜南屬帳叛。贊普討之。死於軍。國人立棄隸。踰贊為贊普。始七歲。使者來告喪。且求盟。未報。會監察御史李知古請討。姚州蠻以制吐蕃。將導贊殺知古。進攻蜀漢。詔唐九微為姚州道討擊使。擊之。虜以鐵鉏為梁。於漢澤二水。以通西洱。蠻築城戍之。九微毀梁夷城。建鐵柱於旗池。以勳功。中宗景龍三年。吐蕃遣使者納貢。祖母可敦遣宗俄請昏。帝以雍王守禮女為金城公主妻之。帝念主幼。賜錦綉數萬。雜伎諸工悉從。給龜茲樂。詔左衛大將軍楊矩持節護送。帝幸始平。帳飲引羣臣。及虜使者宴。酒所帝悲涕。獻為改。始平縣為金城。郭曰。鳳池里曰。槍別公主至。吐蕃自築城以居。拜矩鄯州都督。吐蕃厚餉矩。表請河西九曲為公主湯沐。詔與之地。九曲水甘草良宜畜牧。近與唐接。自是虜益雄張。玄宗開元二年。其相全達延上書宰相。請載盟文。定境於河源。帝令姚崇報書。而全達延將兵十萬寇臨洮。入蘭渭。掠監馬。楊矩自殺。詔薛訥為隴右防禦使。與王駿等并力攻擊。帝怒。下詔自將討之。會駿等戰於武階。斬首萬七千。獲馬羊二十萬。虜復戰。駿子軍使海賓戰死。駿不顧。急擊之。虜大敗。相桃藉死。洮水為不流。帝乃罷行。宰相言吐蕃本以河

境以公主故，乃倚河築城，距積石一百里。今既負約，請毀之。復守河如舊，詔可。遣左驍衛將軍尉遲瓌使吐蕃，慰安公主。公主上書求修好，因奉寶璽及柁以獻。帝禮其使，厚賜贊普。自是茂實貢不犯邊。十年，攻小勃律國，其王沒謹忙詣書北庭，使張孝嵩、口勃律、唐之西門，失之。則西方諸國皆入吐蕃。孝嵩遣疏勒副使張思禮以步騎四千晝夜馳，與吐蕃相擊之。吐蕃死者數萬，多獲鎧仗馬羊，復九城故地。十二年，詔右節度使王君奭攻吐蕃破之，悉諸邏攻甘州。張鄉聚君奭遇其銳不戰，會大雪，吐蕃寒凍，乃趨西道以歸。君奭豫出塞燒野草，皆盡，悉諸邏無所牧，馬死過半。君奭率秦州都

史

卷一百一十二

李

許張景順約，將窮蹙，出青海西，水合，師乘而度，時虜已踰大非山，雷憐重疲弱，潰海行。君奭縱兵俘之以旋，中書令張說以吐蕃出入數十年，勝負畧相當，甘涼河部之人調發甚固，難聽其和。帝方寵君奭，不聽。悉諸邏陷瓜州，說刺史田元誠，聞寇安西，副都護趙頌貞擊却之。會君奭為回紇所殺，帝以肅焉為河西節度使，張守珪為瓜州刺史，肅從反間殺悉諸邏。部州都督張志亮破大莫門城，焚索它橋，隴右節度使杜賓客以強弩四千射虜，破之，卻連城下，斬副將一，獲首級五千。虜遁而北。明年，又破虜大回軍，信安王諱出師，西拔石堡城，置振武軍，帝以書賜將軍裴冕曰：敢有撓戰功者，軍

士自陳，將吏皆斬，逗留者舉隊如軍法，能禽其王者授大將。軍於是士益奮，吐蕃令其骨委書塞下，請盟。忠王友皇甫惟明言：今河西隴右貴耗力窮，陛下幸詔金城公主，許贊普約以紓邊患，息民之上策也。帝從之。詔惟明及中人張元方往聘，以書賜公主，惟明見贊普，言天子意，贊普大喜，使名悉臘隨使者入朝，奉表言：甥乃舅之顯親也，娶為李知古等交構，遂成大釁，甥以文成金城公主之故，敢失禮乎？特以冲幼，枉為邊將，謹言如蒙澄亮，萬死不恨。千萬歲不敢先負盟，且獻惟實使者至，帝御前殿，列羽林仗內之，名悉臘署通華文，既宴，與語，賜紫服金魚名悉臘愛服，辭魚曰：國無是不敢當。帝

史

卷一百一十二

李

遣御史大夫崔琳報聘，吐蕃請交馬於赤嶺，互市於甘松嶺，宰相裴光庭曰：甘松中國阻，不可許，乃以赤嶺為界，表以大碑刻約其上，又請王經賜之，詔工部尚書李嶠往聘，賜物萬計。吐蕃遣使納貢，并以幣器徧遺執政，寶器數百具，制治饒味，詔置提契門示羣臣。後吐蕃西擊勃律，勃律告急，帝諭令罷兵，不聽。卒破其國，崔希逸為河西節度使，時驪呼皆立屯，守提希逸謂虜將乞力徐曰：兩國約好，請皆罷守，備以便人，乞力徐曰：脫掩吾不備，奈何？希逸乃刑白犬而盟，悉撤障壁，虜畜牧被野。明年，僕史孫誨奏事，言虜無備可取，帝遣內監趙思琮往按狀，小人欲微幸，因共矯詔，令希逸發兵襲吐蕃。

中國失
以青
大未必
為中
難過耳

以五千
兵
以五千
兵
以五千
兵

青海上新獲不貨乞力徐遁走吐蕃遂不朝二十六年大入
河西希逸破之鄯州都督杜希望拔新城更號威戎軍希逸
自顧失信怏怏恨與惠琮俱見犬崇病死誨亦以它事誅
肅吳代希逸為河西節度與隴右節度杜希望劍南節度王
昱分道經畧碎赤嶺碑希望奪河橋並河築鹽泉城號鎮西
軍破吐蕃兵三萬昱攻安戎城築二小壘左右之吐蕃悉銳
來救昱大敗上卒死者數萬昱貶死明年吐蕃攻白草安人
軍不勝引去吳遣將追尾大破之益州節度章仇兼瓊誘吐
蕃安戎城主為內應導官軍入盡殺虜戎以監察御史許遠
守之吐蕃聞安戎絕水泉會石裂泉湧虜驚引去詔改安戎
史釋 卷一百一十一 羌

唐持節齋冊弔祠還而安祿山亂哥舒翰悉河隴兵東守潼
關諸將各以所鎮兵討難邊候空虛故吐蕃得乘隙暴掠至
德初陷嵩州威武等城入屯石堡取廓爾岷等州及河源而
以來請和帝雖審其請姑務紓患詔宰相郭子儀與盟實應
元年陷臨洮取秦成渭等州明年破西山合水城明年入大
震關取蘭河都洮等州伊州刺史袁光延固守不降及梗竭
于殺妻子自焚死於是隴右地亡進圍潭州入之降刺史高
車破邈州入奉天吐蕃以吐谷渾党項兵二十萬東畧武功
代宗幸陝高車導虜入長安立廣武王承宏為帝光祿卿殷
仲卿率騎度渭或給虜曰郭令公軍至矣吐蕃大震會少將
王甫與惡少年伐鼓譟苑中虜驚夜引去于儀入長安天子
還京高車奔至潼關被殺吐蕃屯原會成渭間南入松維保
等州及雲山新龍城劍南嚴武破吐蕃南鄙兵七萬拔當狗
城會僕固懷恩反遣其將范志誠合吐蕃吐谷渾兵攻邈州
白孝德城守進至奉天子儀按軍不戰郭晞以銳士夜擣其
營斬首數千級奪馬五百禽四將吐蕃引去嚴武拔鹽州取
其衆入萬虜陷涼州永泰二年懷恩導吐蕃回紇党項等衆
二十萬至醴泉京師戒嚴朔方兵馬使渾瑊進屯奉天子儀
屯涇陽天子自率六軍屯於苑吐蕃過奉天日進以單馬馳
之騎士二百繼進左右擊刺射皆應弦斃虜大驚辟易日進

拔虜將躍出衆軍望而謀日進與騎士還明日虜薄城日進發機石勁弩虜多死乃收軍入壁日進夜斫其營斬千餘級生禽五百凡七日破賊萬人斬首五千獲馬棄它器械甚衆虜徙營九變之陰合懷恩死虜與回紇爭長回紇怒詣于儀請擊吐蕃自斃于儀使白元光合兵攻吐蕃於靈臺西大破之大脣間吐蕃寇靈州州兵破之上首級五百三年虜引衆十萬復攻靈州畧鄯州馬璘白元光再破其衆劍南亦破虜萬人八年虜六萬騎侵靈州馬璘以兵掩之射豹皮將死軍中哭遁去郭子儀又破其衆十萬明年西川節度崔寧破吐蕃氏蠻黨項等兵斬首萬級禽酋領千人牛羊戈甲甚衆寧攻宜漢城破之又破西山及叩南寇斬首八千級十三年虜合南詔衆二十萬攻茂州遂侵黎雅天子發兵馳拒虜大奔破初虜使數至而不遣所俘虜口悉部送江南德宗即位傾歲與虜兩其亡獲相償欲以德綏懷之遣太常少卿韋倫持節歸其俘五百厚給衣帑切敕邊吏護亭障無輒侵虜地吐蕃感愧贊普乞立贊曰我有三恨不知天子喪不及弔一也山陵不及聘二也不知舅即位而發兵攻靈州三也即發使者隨倫入朝帝復遣倫還蜀俘倫再至虜懼甚授館作樂遣論欽明恩等從獻方物明年殿中少監崔漢衡往使贊普復曰我與唐舅甥國詔書乃用臣禮卑我請雲州西盡賀蘭山

爲吐蕃境邀漢衡奏天子漢衡遣判官常魯與論悉諾邏入朝道贊普詣帝乃以獻爲進賜爲寄以前宰相楊炎不通故事爲解并約地界於賀蘭漢衡等與結贊盟於清水宰相李忠臣等與臣頗贊盟京之右郊朱泚之亂吐蕃請助討賊渾城川論莽羅兵破泚將韓旻於武亭川初與虜約得長安以渾靈四州界之會大疫虜引去及泚平責先約束地天子第賜莽羅帛萬匹虜以爲怨貞元二年虜犯渭隴邠寧游騎至好時詔左監門將軍康成使虜軍尚結贊亦令論乞陀來請盟以翔李晟遣部將王必以銳兵三千薄其中軍虜驚潰走結贊僅免虜使鳳翔晨擊邠之轉攻鹽夏陷之詔駱元光經畧鹽夏元光潰寨而屯馬延跨河相犄角結贊懼請盟欲以鹽夏還唐請悉遣宰相元帥會盟并言靈鹽節度杜希全渾原節度李觀外蕃所信請主盟帝以希全守靈州有分地觀既徙官乃以渾城爲盟會使約五月盟於清水使先效二州以驗信結贊辭清水非吉地請會原州之土梨樹從之賊率師二萬待期左神策將馬有鄰言土梨樹林蒼巖阻兵易詭伏不如平涼夷漫坦直且近涇州緩急可保乃定盟平涼城約結贊主客均以兵三千至壇外以游軍交還將盟結贊伏精騎二萬於壇西縱邏騎出人賊軍賊將梁奉貞亦束馬入虜軍圍陰執之而賊不知也賊等從客就幄更衣虜忽三伐

破陳而進，城不知所出，戈帳後得馬，不銜而馳，虜追之，矢如雨，幸而不傷，至元光營，乃免，得將幸榮兵數百，據北阜與虜戰，矢盡，乃降，判官韓會監軍，宋鳳朝死之，漢衛及判官鄭叔矩、路泌等六十人皆被執，士死者五百，生獲千餘人，初結贊將劫杜希全，李觀以銳兵直趨京師，不克，又欲禽城等，乘虛入寇，既引去，至原州，坐帳中，見漢衛等，慢言，漢城戰武功，我力也，計裂地償我，而自食其言，吾作金枷，必得城，以見贊，普乃今失之，徒致公等無益也，當使人歸報，虜成盟，夏涉春大疫，皆思歸，結贊以騎三千迎之，焚二州而去，結贊遂渡河，等至境上，遣使者奉表來，李觀曰：有詔不內吐蕃使者，受漢衛

史記

卷一百一

七

等放其使，結贊以老渾泉、刺濟勝、華亭、畢男、食萬人以界，老渾泉將出塞，令東向辭國，衆傷，罷投，聖谷者千數，夏連雲堡守將張明建降於虜，虜分捕山間亡人及牛羊，淫靡邪州之民，涉盡矣，四年五月，虜三萬騎，夏連雲堡，虜則係義數萬，初吐蕃寇邊，長春夏疾疫，嘗以盛秋，至是多得唐俘，虜給田產，質其孥，故盛夏人過，五年，韋舉以劍南兵，戰臺登，殺虜將乞城，遮遮盡得，肅州地，北廷沙陀別都拔吐蕃，因陷北廷都護府，安西道絕，獨西州人尚爲唐守，自虜殘盟州，邊塞無以障，邈而靈武單露，廊坊使迫，寇日以騷，數人爲邊患，帝復城之，詔朔方、河中、晉絳、邠寧、副元帥，渾瑊合諸鎮兵三萬，陳城

城

下以胡堅、張昌爲盟州行營節度使，築之役夫六千人，閱二旬，訖功，而虜兵不出，以兼御史大夫乾于遂戍之，當是時，韋舉功最高，破堡壁五十餘所，敗其南道元帥，沒親乞悉，范又與南詔破之於神川，俘賊三萬，是歲，尚結贊死，明年，贊普死，其子足之，前立，韋舉取新城，十四年，拔末恭，顯二城，十七年，虜陷麟州，殺刺史郭鋒，虜將徐舍人陰縱所俘道人，延素夜逸，謂之曰：我乃英公裔孫也，武后時，先祖起兵，不克，子孫奔播絕域，今三世矣，我雖握兵，心未嘗忘歸，願不能自拔耳，日者，按邊求資糧，至麟州，守者無備，遂入之，知郭使君，熟臣家，欲安全之，不幸死於亂，兵語方已，會飛鳥使至，召其軍還，遂

史記

卷一百一

七

引去，飛鳥使傳時也，韋舉既數折虜兵，龍官馬定德遂降，因定昆明諸蠻，舉國維州，沒能乞悉，范引兵十萬來援，舉率南詔兵，薄險設伏以待，使千人嘗敵乞悉，范見兵寡，悉衆來追，伏兵四合，急擊，遂禽之，二十年，贊普死，遣工部侍郎張薦，弔其弟嗣立，使使者入朝，永貞元年，遣論乞獲，勃藏，歸金帛，馬牛助，崇慶，憲宗初，遣使者修好，還其俘吐蕃，亦遣總勃藏，末後比年，來朝，五年，以祠部郎中徐復往使，并賜鉢，開布書，鉢開，布虜浮屠，豫國事者也，自是朝貢歲入，又款隴州塞，丐互市，詔可，十二年，贊普死，可黎可足立，遣右衛將軍烏重元，弔祭吐蕃，使論矩立，藏宋朝，旋寇宥州，靈州兵擊之，斬首二

千級平涼鎮遏使郝玼又破虜兵二萬夏州節度使田悅破其衆三千劍南兵拔峨和栖錫城吐蕃節度論二摩總兵十五萬圍鹽州爲飛梯鶴車攻城刺史李文悅拒之夜壞其營出戰積三旬不能拔朔方將史敬奉以騎兵繞出虜背大破之解圍去沙州刺史周鼎爲唐固守皆普使尚綺心兒攻之鼎議焚城郭引衆東奔衆不可鼎遣都知兵馬使國朝領壯士行視水草入謁辭行與鼎親吏周沙奴飲射朝射死沙奴執鼎而縶之自領州事城守八年出綾一端募麥一斗應者甚衆朝喜曰民有食可以死守也又二歲糧械皆竭登城而諄曰苟毋使寇境請以城降將心兒許諾於是出降自攻

史

卷一百一十五

唐

城至是凡十一年贊普毒殺閼朝州人皆胡服每歲時祀父祖衣中國之服號哭而獻之長慶元年遣使者尚綺力陀思來朝且乞盟詔許之以大理卿劉元鼎爲會盟使命宰相及吐蕃使者論訥羅盟京師西郊明年請定疆候元鼎與論訥羅就盟其國元鼎贈成紀武川抵河廣武梁故時城郭未墜蘭州地多稅稻桃李榆柳客戶皆唐人見使者應蓋夾道而觀至龍支城耆老千人拜且泣問天子安否言先人從軍沒於此子孫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來言已鳴咽問之豐州人也遇石堡城虜名鐵刀城崖壁峭壁鳥道回屈右行數十里土石皆赤虜曰赤嶺信安王祿張守節所定

封石皆仆獨虜所立石猶存赤嶺距長安二千里而遙蓋隴右故地也曰悶坦盧川直遷安川之南百里藏河所流也河之西南地如砥原野秀沃夾河多檉柳山多栢坡皆丘墓旁作屋頽塗之繪白虎皆虜貴人有戰功者生衣其皮死以旌勇殉死者瘞其旁度悉結羅嶺鑿石通車逆金城公主道也至渠谷就館藏河之北川贊普之夏牙也周以槍繫率十步值長梨百根中樹大幟爲三門相距皆百步甲士持門巫視烏冠虎帶擊鼓凡入者搜索乃進中有高臺環以寶楯贊普坐帳中以黃金飾蛟螭虎豹身披素褐結朝霞佩金鐃劍鉢挈通立於右宰相別臺下唐使者至給事中論悉答熟來

史

卷一百一十六

唐

議盟大享於牙右飯舉酒行與華制畧等樂奏秦王破陣曲又奏涼州胡渭錄要雜曲百伎皆中國人使者與虜大臣十餘對位酋長百餘坐壇下上設巨榻鉢挈通升告盟一人自旁譯授於下飲血盟畢重以浮屠爲誓引鬱金水以飲與使者交慶乃降元鼎還虜元帥尚捨藏館客大夏川集東方節度諸將自餘置盟策臺上徧曉之且戒各保境毋相暴犯策署焚秦七年尚論藏語元鼎曰回鶻小國我嘗討之距城三日幾破會國有喪乃還非我敵也唐何所畏乃厚之元鼎曰回鶻有功且如約未始妄取尺寸地是以厚之論藏然元鼎論渾水至龍泉谷西北望殺胡川哥舒翰故壁多在渾水

出蒙古抵龍泉與河合河之上流由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其南三百里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國所謂崑崙者也虜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流澄緩下稍合衆流色赤行益遠它水并注則濁故世舉謂西戎地曰河湟河源東北直莫賀延磧尾始五百里磧廣五十里北自沙州西南入吐谷渾浸狹故號引尼隱測其地蓋劍南之西元鼎所經見大畧如此虜遣論悉諾息等入謝天子命左衛大將軍令狐通等答之比歲使者獻金盃銀冶犀鹿犛牛寶曆至太和再遣使告來朝五年維州守將悉怛謀舉城降劍南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受之

州南抵江陽峽山西北望隴山其一面崖其三濱江虜號無憂城爲西南要扞會牛僧孺當國議還悉怛謀歸其城吐蕃夷誅無遺種以怖諸戎自是比五年虜使來必報所貢有玉帶金鳳猶犛犛牛尾霞氍毹羊裘它寶皆立幾三十年病不事事委任大臣故不能抗中國邊候晏然死以弟達磨嗣達磨嗜酒好畋獵喜內凶復少恩政益亂開成四年遣太子詹事李景儒往使吐蕃以論集熱來朝獻玉器羊馬國中地震裂水泉湧岷山崩洩水逆流鼠食豚人饑疫死者相枕藉都廓間夜聞鼓鼙聲人相驚會昌二年贊普死論贊熱等來告命將作監李璟弔祭無子以妃緝氏兄子乞離胡爲嗣始三

族妃共治其國大相結都那見乞離胡不肯拜曰贊普支屬尚多何至立緝氏子耶裴而去用事者殺之落門川討擊使尙恐熱擊都州節度使高婢婢不勝保渭州奉表歸唐求冊爲贊普宣宗詔太僕卿陸耽持節慰勞命涇原靈武等兵迎援悉熱既至詔尙書左丞李景讓問所欲悉熱僞夸自大求河渭節度使不許遣過咸陽橋歎曰我舉大事覲得濟此河與唐分境於是復趨落門川收散卒將寇邊會久雨糧絕奔邠州於是鳳翔節度李兆復清水收秦州涇原康季榮復原州取石門等六關得人畜數萬靈武李欽取安樂州邠寧張欽緒復蒲關山南西道鄭涯得扶州河隴高年千餘見於關

下天子爲御延喜樓賜冠帶解辦易服詔三州七關地險衍者聽民墾墾貨五歲賦溫池委度支權其鹽以贖邊四道兵能營田者給牛種戍者倍其資糧再歲一代商賈往來於邊者關鎮毋何阻兵欲壘田與民同初太宗平薛仁果得隴上地虜李軌得涼州破吐谷渾高昌開四鎮玄宗收黃河磧石定秀等軍中國無斥候警者幾四十年輪臺伊吾屯田禾菽彌望開遠門揭候署曰西極道九千九百里示戍人不及萬里也乾元後隴右劍南西山三川七關軍鎮監牧三百所皆失之憲宗常覽天下圖見河湟舊封赫然思經營之未暇也至是羣臣奏王者建功立業必有以光表於世今不勤一卒

血一亦而河湟自歸諸上天子其號帝曰憲宗誓念復河湟
案未就而殂落今當述祖宗之烈其議上順憲二廟設號顯
揚後世又曰朕且息民其山外諸州須後經營之明年沙州
首領張義潮奉瓜沙伊肅甘等十一州地圖以獻始義潮陰
結豪傑歸唐一日率眾振甲譟州門漢人皆助之虜守者驚
走遂擄州事繕甲兵耕且戰悉復餘州今部校十輩皆操挺
納表其中東北走天德城防禦使李丕以聞帝嘉其忠命使
者齎詔收慰號歸義軍以義潮為節度使後河渭州虜將尚
延心以圖破亡及渾末部萬帳降拜延心武衛將軍河渭等
州都游奕使咸通二年義潮奏涼州東歸七年北廷回鶻僕
固俊擊取西州收諸部與恐熱大戰斬之傳首京師八年義
潮人朝為右神武統軍賜第及田命族子淮漢守歸義十三
年卒沙州以長史曹義金領州務授節度使後中原多故甘
州為回鶻所并歸義諸城多沒於渾末亦曰嗚末吐蕃奴部
也虜法出師發家室以奴從半居散居耕牧及恐熱亂無所
歸數千人相煽合以盟末自號居甘肅瓜沙河渭岷廓疊宕
間其近蕃牙者最勇而馬尤良云

史籍

卷二百二

唐

史籍卷二百三

唐書三十四

列傳

回鶻

回鶻其先匈奴也或曰救勒訛為鐵勒其部落曰袁紇薛延
陀契苾羽都播竹利於多覽葛僕骨拔野古同羅渾思結斛
薛奚結阿跌白霫凡十有五種皆散處磧北袁紇隋曰袁紇
其人驍強無酋長逐水草轉徙舍騎射喜盜鈔臣於突厥突
厥資其財力以雄北荒大業中突厥處羅可汗攻脇鐵勒衰
賁其財又恐其怨集眾數百悉陀之袁紇與僕骨同羅拔

史籍

卷二百三

一

野古叛去自為侯斤稱回乾姓藥羅葛氏居安陵水上距京
師七千里衆十萬推時健侯斤為君長子曰菩薩材勇有謀
戰必身先所向輒摧破下皆畏附時健死部人立菩薩其母
烏羅渾性嚴明能決平部事由是寢盛與薛延陀共攻突厥
北邊頗利遣欲谷設領騎十萬討之菩薩身將五千騎破之
馬鼠山迨北至天山大呼其部人聲震北方建牙獨樂水上
貞觀三年來朝獻方物突厥亡惟回鶻最為雄強菩薩死其
酋吐迷度與諸部攻薛延陀破之并有其地遂南踰賀蘭山
河為境遣使告款太宗為幸湮陽受其功鐵勒諸部來言
延陀不事大國以自取亡今各有分地願歸命天子請置唐



心結重出
結不載

官詔張飲高會引見渠長以居官官之凡數千人明年復入朝乃以同乾部為游海多覽焉部為燕然僕骨部為金微拔野古部為幽陵同羅部為龜林思結部為盧山皆號都督府以渾為卑蘭州斛薛為高蘭州阿跌為雞田州契苾羽為榆溪州奚結為雞鹿州思結為瑞林州白鶻為真顏州其西北結骨部為堅昆府北骨利幹為玄闕州東北俱羅勃為燭龍州皆以酋領為都督刺史長史司馬即故單于臺置燕然都護府統之以李素立為燕然都護其都督刺史給主金魚符黃金為文天子方招寵遠夷作絳黃瑞錦文袍寶刀珍器賜之帝坐秘殿陳十部樂殿前設高珎置朱提瓶潛流注酒自

史籍

卷一百三

二

左閣通玷趾入之瓶轉受百斛鎔蓋同乾數千人飲畢尚不能半又詔文武五品官以上祖飲尚書省中渠領共言生荒隨地歸身聖化天賜官爵與為百姓依唐若父母然請於同乾突厥部治大涂號參天道世為唐臣乃諸曠南置郵六十人所具馬湏肉待使客歲納貂皮為賦拜吐迷度為懷化大將軍游海都督然私自號可汗署官吏一似突厥帝更詔同乾它部為祁連州白霄它部為居延州吐迷度兄子烏乾悉吐迷度之妻遂殺之而歸車鼻可汗烏乾車鼻塔也燕然副都護元禮臣遣人給烏乾許奏為都督烏乾往謝因斬以狗帝恐諸部攜成命兵部尚書崔敦禮持節臨撫贈吐迷度左

衛大將軍時祭甚厚擢其子婆閭左驍衛大將軍襲父所領阿史那賀魯寇北廷婆閭以騎五萬助契苾何力破賀魯還右衛大將軍婆閭死子比栗嗣比栗死子獨解支嗣武后時突厥默啜方強取鐵勒故地回鶻與契苾思結渾度積徙并涼間獨解支死子伏帝創立助唐殺默啜伏帝伺死子承宗立涼州都督王君奐誣其罪流死涼州其族子瀚海司馬護輪殺君奐梗絕安西諸國朝貢道後奔突厥死子骨力裴羅立天寶初助拔悉密擊走突厥烏蘇可汗又襲破拔悉密斬頡跌伊施可汗遣使上狀自稱可汗天子以為奉義王南居突厥故地徙牙烏德隄山昆河之間南距西域千七百里西

史籍

卷一百三

三

城漢高闕寨也悉有九姓之地復破拔悉密葛邏祿總十一姓並置都督號十一部落每戰以二客部為先鋒詔拜懷仁可汗明年裴羅攻殺突厥白斛可汗遣頡囉達干來上功拜裴羅左驍衛大將軍斥地東極室韋西至金山南控大漠盡得古匈奴地裴羅死子磨延啜立號葛勒可汗剽悍善用兵廣遣使者入朝肅宗即位遣使來請助討祿山帝詔燉煌郡王承家與約而今僕固懷恩送王因召其兵可汗以可敦妹為女妻承家遣果領來請和親帝封為毗伽公主可汗自將與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會呼延谷帝駐彭原使者葛羅支來見恥其所在下帝引升殿慰而遣之可汗遣太子葉護將

四千騎來帝冊毗伽公主為王妃。罷承宗正卿。可汗封承
宗為葉護。令與葉護共將帝命。廣平王見葉護約為昆弟。葉
護大喜。利扶風子儀餽飲三日。既行。日賜牛二十羊二百。米
四十斛。香積之戰。陳於邊上。賊伏騎於左。將襲我。僕固懷恩
麾回紇馳之。盡殺其伏出賊背。與李嗣業夾擊之。賊大敗。進
收長安。懷恩率回紇繞都而南。壁遼東。進大陝西。戰新店。于
儀傾軍逐北。亂而卻。回紇望見。踰西嶺。曳旗趨出。賊反。如
傾驚潰。追奔數十里。人馬相騰。死者不可勝計。收器仗如
丘。安慶緒棄東京。北度河。奸人導回紇大掠東都三日。葉護
還京師。帝坐前殿。召葉護升階。席首領於下。宴勞之。各賜錦

史籍

卷一百一十三

四

繡綉器。遣葉護司空。爵忠義王。歲給絹二萬匹。使至朔方軍。
受賜。乾元元年。回紇使者多彥阿波與大食酋開之等俱朝。
爭長。有司使翼門並進。回紇請昏。帝許之。以幼女寧國公主
下嫁。冊唐延。吸為毗伽可汗。詔漢中王瑒為冊使。帝餞公
主。送至咸陽。數慰勉之。主泣曰。國方多事。死不恨。瑒至虜。可
汗胡帽。頗袍坐帳中。儀衛先嚴。引瑒立帳外。問曰。上天可汗。
何賜瑒曰。從昆弟也。時中人雷靈俊立瑒上。可汗問為誰。瑒
曰。中人也。可汗曰。中人奴爾。願立郎上乎。靈俊趨下。瑒入不
拜。可汗曰。見國君。禮無不拜。瑒曰。天子顧可汗有功。以愛女
結好。比中國與夷狄昏。皆宗室子。今寧國乃帝之女。有德容。

唐書
卷一百一十三

萬里來降。可汗天子。塔禮當再拜。受詔。反責親王。不拜。耶可
汗怒。乃起奉詔。拜受冊。尊主為可敦。瑒所齎賜物。可汗盡與
其牙下酋領。瑒還。獻馬五百匹。貂裘白氍毹等。使王子骨噶率
騎三千助討賊。帝命僕固懷恩領之。又遣大首領蓋將軍與
三女子謝昏。并告破堅昆功。明年。骨噶與九節度合兵戰相
州。王師潰。骨噶奔京師。帝厚賜遣還。可汗死。國人欲以公主
嗣公主曰。中國人塔死。朝夕臨喪三年。禮也。回紇萬里結昏。
本慕中國。殉葬非禮也。乃止。後以無子。得還葉護太子前死
次子牟羽。可汗立其妻僕固懷恩女也。使大臣俱錄入朝。并
問公主起居。代宗即位。以史朝義未滅。遣中人劉清潭往結

史籍

卷一百一十三

五

好。且發其兵。未至。朝義使人詐回紇曰。唐再喪君國。亂請回
紇入收府庫。其富不貲。可汗遂引兵南。寶應元年八月也。清
潭至其帳。可汗曰。人言唐已亡。安得有使耶。清潭言。先帝雖
棄天下。廣平王即天子位。仁聖英武。類先帝。昔與葉護收二
京。破安慶緒。與可汗素厚。且唐歲給綉袍。回紇豈忘之耶。時
回紇已踰三城。見州縣榛蕪。亭障無備。有輕唐心。乃遣使收
單于府兵根數。以語凌清潭。清潭審奏。回紇兵十萬向塞。朝
廷震驚。遣殿中監藥子昂迎勞。遇於太原。密識其兵。裁四二
老弱萬餘馬。四萬與可敦偕來。帝令懷恩與之會。回紇因遣
使上書請助。天子討賊。欲入蒲關。徑沙苑而東。子昂說之曰。

自冠亂來，州縣空殘，供億無所資。且賊在東京，若入井陘，以取衛懷，收賊帑藏，乃鼓而南上策也。不聽。子昂請趨太行道，南據河陽，扼賊咽喉，又不聽。曰：「然則食太原粟，次陝州，與澤潞河南兵合，回紇從之。」詔以雍王為天下兵馬元帥，以子昂與魏珪為左右廂兵馬使，韋少華為元帥判官，東會回紇，敕元帥為先鋒，與諸軍會陝州。王見可汗，可汗責王不蹈舞，子昂曰：「王嫡皇孫，二宮在殯，禮不可以舞蹈。」回紇曰：「可汗為唐天子弟，於王叔父也，客有不舞，蹈乎？」子昂言：「元帥唐太子也，將君中國，而可蹈舞，見可汗哉？」回紇令子昂出，而榜韋少華魏珪一夕死。王還營，軍士以王見辱，將攻回紇。王以賊未滅，止之。於是懷恩與虜左設為先驅，朝義使人反間之。左設執以獻，與賊戰於橫水，破之。進收東都，僕固瑒率回紇兵與朝義再戰，蹀血二十里。朝義死，河北悉平。可汗出太原去，初回紇至東京，放兵擄奪，人多登聖善白馬二祠，浮屠避之。回紇怒焚浮屠，殺萬餘人。至夜，所舍先門，帝贈少華左散騎常侍，瑒揚州大都督，賜一子六品官。冊可汗曰：「毗伽可汗。」可敦曰：「允見可敦，自可汗至，宰相共賜寶封十萬戶，以左設為雄朔王，右設為寧朔王，胡祿都督金河王，拔覽將軍靜漠王，十都督皆國公。永泰初，懷恩反，誘回紇吐蕃入寇，俄而懷恩死。二虜爭長，回紇首領潛見郭子儀，請擊吐蕃，自敎會大雪，吐蕃

閉管撤備，遂縱擊之，斬首五萬級，生禽萬人，獲馬、橐牛、羊、收所俘唐戶五千，僕固名臣降。胡祿都督等二百人來朝，賜與不可計。名臣懷恩兄子，銳將也。大曆三年，允親可敦，帝遣右散騎常侍蕭昕持節弔祠，以懷恩幼女為榮徽公主，遣工部侍郎李涵持節冊拜可敦，賜綵綵二萬疋。時回紇留京師者，掠女子於市，縱騎犯含光門，皇城皆闔，每長安令馬有司不敢詰，每納一馬，取直四十緡，歲以數萬求售，殺人橫道。京兆尹黎幹捕之，詔勿劾，刺人東市，縛送萬年獄，劫取去。德宗立，使中人告喪，且修好。時九姓胡勸可汗入寇，可汗見使者，不為禮，宰相頓莫賀曰：「唐大國，無負於我，前日我入太原，取羊馬數萬，比及國亡，耗略盡。今奉國還，有知不捷，將安歸？」那可汗不聽，頓莫賀怒殺之。屠其左右及九姓胡二千人，自立為可汗，使長史連平從使者入朝。詔京兆尹黎幹持節冊為可汗，始回紇至中國，常參以九姓胡，往往爾京師，至千人，貨產甚厚，酋長突董等還國，囊裝繼道，多以柔盛女子，爾振武三月，供擬不貨，及聞頓莫賀立，殺九姓胡人多亡去矣。董察視嚴急，厚胡請軍使張允展斬之，允展上言：「回紇之強，九胡助之，今其國亂，方相屠，不以此時乘之，復歸人與幣，是資盜糧也。」乃使裨校賜不禮之突董，怒鞭之，允展勒兵盡殺回紇，收橐牛馬數千，綉錦十萬，令曰：「突董辱大將，謀取振武，

已誅之矣。帝召先晟還，以彭令方代之。牧源休俟命太原，明年乃行。因歸突董等喪，突董可汗諸父也。源休至，可汗命大臣出迎，其大相頡干伽斯踞坐，責休殺突董事。休言彼白與張先晟鬪死，非天子命。休等幾死者數，留五旬。可汗卒不見使人，謂休曰：「國人皆欲殺爾，我獨不然。」突董等已亡，今又殺爾，猶以血濯血，徒益汗耳。今以水濯血，不亦善乎？為我言有司所負馬直一百八十萬，可速償我。遣康赤心等隨休來朝，帝賜以金綸。後三年，使使者獻方物，請和親。帝不許，宰相李泌極言和親之便，上乃許。咸安公主下嫁，詔使者合關達干見公主於麟德殿，使中謁者齋公主畫圖賜可汗。明年，可汗遣宰相跌跌并其妹骨咄祿毗伽公主，率大臣之妻五十人納聘。且逆主跌跌至振武，為室韋所鈔，戰死。其下七百人入朝。帝御延喜門見使者，可汗上書甚恭，言昔為兄弟，今墜半子也。陛下若患西戎，子請以兵除之。又請易回紇曰：「回鶻言捷驚猶鶻然。」帝饗回鶻公主，命賢妃為主，比歸，凡再宴。設公主官局，視王府。以滕王湛然為昏禮使，右僕射關播護送。冊拜可汗為天親毗伽可汗，公主為李順可敦。貞元五年，可汗死，子多邏斯立。以鴻臚卿郭鋒持節冊為可汗，是歲，可汗為少可敦葉公主所毒死。少可敦固懷恩之孫，懷恩子為回鶻葉護，故葉公主云可汗中曾立，其大臣共殺篡者，以

可汗幼子呵噶嗣，宰相頡干迦斯攻吐蕃，開變而還。可汗出勞，以帝所賜器幣餉迦斯，拜且泣曰：「今幸得繼絕，皆仰食於父也。」迦斯相持哭，遂臣事之。以器幣悉給將士，其國遂安。遣達北特勒來告，詔鴻臚少卿庾錕冊阿噶為可汗。十一年，可汗死，無子，國人立其相骨咄祿為可汗。遣使來告，詔秘書監張薦持節冊為可汗。骨咄祿本跌跌氏，盡取可汗子孫內之朝廷。永貞元年，可汗死，詔冊所嗣俱錄為可汗。元和初，遣摩尼來朝。摩尼，可汗常與共國者也。摩尼歲往來西市，商賈與裴家為好。三年，來告咸安公主喪，主歷四可汗，居回鶻凡二十一歲。可汗死，憲宗使宗正少卿李弁誠冊所嗣為休義可汗。休義遣伊羅珠詣昏，未報，以三千騎至鴨鵝泉，振武節度使以兵屯黑山，備虜。程部尚書李絳言：「回鶻盛強，北邊空虛，其憂有五。北伏食冒，惟利是視，比人馬求直，野處不至，豈厭給帛利哉？殆欲風高馬肥而肆侵軼，一可憂也。屯士不足，斥候不明，戈甲不備，城池不固，修天德則回鶻必疑，虛西城則積道無倚，二可憂也。夫城保要害，攻守險易，當謀之邊將，今乃規河塞之外，設廟堂之上，虜猝犯塞，應援艱阻，三可憂也。自通好以來，山川形勝，兵戍虛實，虜悉知之，調發在旬，朔外係壘在旦夕，內北王師至，則虜已歸，寇若久留，役費轉廣，四可憂也。北狄西戎素相攻伐，故邊境無虞，回鶻若與吐蕃

不許其
汗見之
汗見之
汗見之

史

卷一百一十

十

結約解仇數道並進何以遇之五可愛也今淮西吳少陽垂死可乘其變臣請宜聽請婚使守蕃禮其利有三和親則烽燧不驚城堞可治盛兵以畜力積粟以固軍一也既無北顧憂可南事淮右中令於垂盡之危三也北虜恃我威則西戎怨愈凌夷狄相攻寇掠止息三也今捨三利取五憂甚非計也或曰降主費多臣謂不然我常三分天下賦以一事邊今東南大縣賦歲二十萬緡以一縣賦為婚資非損小益大乎今惜婚費不與假如王師北征非兵三萬騎五千不足用也一歲輒罷其饋餉供養豈止一縣賦哉帝不聽穆宗立同德又使合達干來求婚許之俄而河汗死冊所嗣為崇德可汗可汗遣伊難珠等以葉護公主來迎女部渠二千人納馬二萬乘宅千夷使之家從來未嘗有也許五百人至長安餘置太原詔以太和公主下降主憲宗女也帝為主建府以左金吾太將軍胡証持節護送太府卿李說為昏禮使冊拜主為可敦天子御通化門饒主羣臣班辭於道公主出塞距同德牙百里可汗欲先與主私見胡証不可虜人曰昔咸安公主行之証曰天子詔我送公主授可汗當以禮見不可私也乃止於是可汗升樓坐可敦升曲輿九相分負右旋於庭者九降輿升樓輿可汗聯坐羣臣以次謁可敦亦建牙以二相出入帳中証等歸可敦大宴悲啼眷慕裴度伐幽鎮同德使渠

史

卷一百一十

十

將李義節以兵三千佐天子平河北護者憐前忠不納可汗死冊其弟曷薩為可汗太和六年可汗為其下所殺冊從子胡為可汗開成四年其相掘羅勿引沙陀攻可汗可汗自殺國人立曷薩為可汗未及命渠長句錄莫質與燕曼斯合騎十萬攻同德城殺可汗誅掘羅勿焚其牙其相曷薩與屍特勒十五部奔葛邏祿殘衆入吐蕃可汗牙部十三姓奉烏介為可汗南保錡子山黠戛斯已破回鶻得太和公主自以李有陵後與唐同宗遣使者達干奉主來歸烏介怒追擊達干殺之劫主南度磧進攻天德城振武節度使劉訥拒卻之宰相李德裕言同德葬有功今饑且亂可汗無歸宜遣使請安之帝遣兵部郎中李拭行邊其相赤心與王子嚙沒斯特勒那頡頏將其部欲自歸而公主遣使者來言烏介已立因請命大臣頡頏干伽思等表假振武居公主可汗帝詔右金吾衛大將軍王會持節慰撫其衆輸糧二萬斛不許借振武詔使者潛藉其行須變明年同德奉主至漠南入雲朔剽橫水殺掠其衆轉側天德振武間盜畜牧諸諸道兵合討嚙沒斯殺赤心那頡頏收衆七千帳南闢幽州節度使張仲武破之那頡頏走烏介執而殺之烏介兵殲號十萬駐牙門門山嚙沒斯卑三部二千騎詣振武降詔賜姓名李思忠封懷化郡王以天德為歸義軍拜歸義軍使賜牙旗豹尾刀器諸物給其

尉冠帶詔宰相德裕。宋秦漢以來，典殊俗有忠效者，凡三十人，為異域歸忠傳。寵賜之。思忠請附族太原，率昆弟為天子捍邊。帝命處其家雲朔間。烏介怒，不假天德城，進略大同川。轉攻雲州，詔發諸鎮兵屯太原，以劉沔為南面招撫使，張仲武東面招撫使。思忠西南面招撫使，沔營鴈門，又詔銀州刺史何清廟、蔚州刺史契必通，以蕃渾兵出振武，合攻回鶻。思忠深入，論降沔，沔分沙陀兵益思忠，屯休大柵，與回鶻戰，敗之。沔與天德副使石雄料勁騎，及沙陀契必等，雜虜夜出雲州，經馬邑，抵安衆，塞達虜與戰，破之。烏介方薄振武，雄馳入夜穴壁出戰，烏介驚引去。雄追至殺胡山，烏介被剄走。雄遇公

來京師，帝冊為懷建可汗。懿宗時，大酋僕固俊擊吐蕃，斬論尚熱，盡取西州輪臺等城，使達干米懷王來獻俘，因請命，詔許之。其後王室亂，史亡其傳。

薛延陀先與薛種雜居，後滅延陀部，有之。其酋長曰夷男，率部帳七萬，附頡利可汗。後突厥衰，夷男反攻頡利，諸姓共推為主。夷男不敢當，大宗方圖頡利，遣遊擊將軍喬師望問道。喬師望書鼓譟，冊拜夷男為可汗。夷男受命，遣使貢方物，乃樹牙營督軍山，直京師西北六千里，地大衆附，回紇諸部莫不伏屬。其弟統入朝，帝以寶刀寶鞭賜夷男曰：「下有大過者，以吾鞭鞭之。」頡利可汗滅，邊塞空荒，夷男率其部稍東，保都尉健山，獨運水之陰，遠京師，纔三千餘里。東室韋、西金山、南突厥、北瀚海，蓋古匈奴地也。勝兵二十萬，以二子大度、突利失分將之。號南、北部。帝恐後強大為患，欲使內相爭，乃拜其二子為小可汗。貞觀十五年，帝以李思摩為可汗，度河建牙於漠南。夷男惡之，帝幸洛陽，將封泰山，夷男曰：「天子封泰山，萬國悉會行在，邊障空虛，思摩可取也。」乃使大度設勒兵三萬，一兵四馬，南絕漠，擊思摩。思摩走朔州，詔營州都督張儉統所部與奚霫契丹出其東。朔州道總管李勣、衆六萬騎三千，出朔州。營州道總管李大亮、衆四萬騎五千，出軍武慶州。道總管張士貴、衆萬七千，出雲中。涼州道總管李懷舉、經

略之帝救諸將曰延陀度漠馬已疲夫用兵者見利疾進不利亟去今虜不急擊思序又不速還勢必敗卿等勿與戰須其歸可擊也既而延陀使者來求與突厥平帝曰我約漠以北延陀制之漠以南突厥專之有相掠者誅不赦延陀父事我而首違詔非亂耶不報大度設次長城思摩南走大度設度不可得乃遣人乘長城罵之會勦兵至連率衆走勦選敢死士與突騎徑臘河遇白道尾之大度設知不能脫渡諾真水陣以待先是延陀擊沙鉢羅以徒戰勝至是却騎不用以五人爲伍其一饒馬其四前隔今日勝則騎而逐負者死沒其家以償戰士及戰突厥兵敗延陀逐北勦救之延陀縱射

史籍

卷一百一十五

十

馬多死勦乃以步士百人爲隊擣其虛虜潰部將薛萬徹率勁騎先收斂馬者故延陀不能去斬首數千級獲馬萬五千大度設亡去萬徹追弗及殘卒奔漠北會雪甚衆死者十八延陀能以術騎神致雪真困勦師及是反自以敝云帝還延陀使戒之曰歸語可汗爾自負其強以突厥爲弱厚誅斂之又取首領以爲質我爲天下主何嘗賦發於爾耶後有利害當謹思之延陀遣使謝罪又遣其叔沙鉢羅獻馬三千因請帝曰延陀本一俟斤耳不許明年使突利失益獻馬牛羊紫宅因請帝謂大臣曰延陀偏袒朕有二策選士十萬擊之使無遺種百年計也絕昏留使無勞邊人三十年計也二

此得是

者孰利房玄齡曰今大亂遺氓喪傷未完戰雖勝亦危道也不如和親帝乃許以新興公主下嫁召突利失大享羣臣侍陳寶器奏慶舍破陣盛樂及十部伎突利失頓首上千萬歲壽詔夷男親迎帝將幸臨州以成昏夷男大喜詔其下曰我鐵勒諸部人耳上以我爲可汗以公主女我乘輿爲我幸邊誰與我榮乃搜賦羊馬爲貨用或說夷男曰可汗與唐皆一國主奈何往朝有如見留尚可悔耶夷男曰吾聞唐天子有德四方共臣之精令留我殯北亦須有主舍我而求它非計也下乃不敢言帝詔有司受所獻延陀無府庫調斂於下不玉集又度碩水草乏馬羊多死納貢後期帝亦止行議者曰

史籍

卷一百一十五

十

今禮不具而與昏恐後有輕中國心乃下詔絕昏或曰既許之信不可失帝曰昔匈奴屬中國不能抗故飾子女嫁單于今北狄弱我能制之而延陀新立倚我以服衆彼同羅僕骨力足制延陀而不發懼我也我又妻之彼既中國婿名重而援聖諸國將歸之戎狄野心能自立則叛矣今絕昏使諸姓聞之將爭擊延陀其亡可待也李思摩果侵掠之延陀遣突利失寇定襄詔李勣逐出塞乃遣使請率師助伐高麗以刺帝意帝謂使者曰歸語汝可汗我東征能寇邊者可即來夷男沮縮遣使謝罪帝嘉答之會病死帝祭於行始延陀請以應子曳斤爲突利失可汗統朔方嫡子拔灼爲肆紫

原不勝詳

護可汗統西方白道之役，曳莽實爲之謀，國人多怨，及曳莽會莽還，拔灼襲殺之，自立爲可汗。時王師猶在遼，因寇邊，帝遣江夏王道宗屯朔州，代州都督薛萬徹屯勝州，左武候大將軍薩孤吳仁屯靈州，乃退。拔灼性卞急，多殺父時貴臣，任所親昵，國人不安。阿波設與唐使者遇於靺鞨東，鄒小戰，不利。國人曰：「唐兵至矣！」請部遂潰。可汗以十餘騎遁去，爲回紇所殺。餘衆五六萬奔西城，立夷男昆弟子咄摩支爲可汗。遣使者上言，願保懣督軍山，帝命李勣慰安之。詔勣曰：「延陀降，則撫之；叛則擊之。」勣至，咄摩支欲拒戰，外好言乞降，勣知之，縱兵擊斬五千餘級，係老弱三萬，遂滅其國。咄摩支遁去，聞使者蕭嗣業在同乾身詣嗣業，丐降入朝，拜右武衛將軍。初，延陀將滅有二人丐食於其部者，延入帳中，其妻觀之，人身而狼首，其夫不覺也。已食去，妻語部人共追之，至懣督軍山，見二人曰：「我神也，薛延陀且滅，追者懼而走，至是果敗於此。」山下帝以延陀滅，欲并薛，突必等降之，因幸靈州，遣道宗率阿史那社余等分討之。鐵勒十一部皆歸命，請更內屬。道宗等徑破擊延陀餘衆，斬首千餘級，逐北二百里。萬徹抵北道，諭降回紇諸酋，共言：「世世以奴事天，至尊爲可汗，死不恨。」帝分其地爲州縣。北荒遂平，告功太廟，賜民三日酺。至永徽時，延陀部亡散者悉還，高宗爲置嶠彈州以處之。

骨利幹處瀚海北，產良馬，首似橐駝，筋骸壯大，日中馳數百里，其地北距海，去京師最遠。又北度海，則晝長夜短，日入烹羊腓及熟，東方已明。蓋近日出處也。旣入朝，詔以其地爲玄闕州，其大酋侯斤獻馬，帝取其異者號十驥，曰騰霜白，破雪，驄，疑露，驄，赤，驄，決波，驄，飛霞，驄，發霜，赤，流金，驄，翔麟，紫，奔，虹，赤，厚，禮，其使，龍朔中，以玄闕州爲余吾州，隸瀚海都督府。點受斯古堅昆，因李陵苗裔也。地當伊吾之西，焉耆北，白山之旁，後詭爲結骨，亦曰紇花斯云。未始與中國通。貞觀二十二年，開鐵勒等入臣，其酋長侯利發來朝，太宗勞享之，謂羣臣曰：「往謂結骨突厥，自謂功多，今侯利發在席，更覺過之。」侯利發酒酣，奏願得持笏，帝以其地爲堅昆府，拜侯利發爲左屯衛大將軍，都督謀燕然都護。高宗立，再來朝，景龍中，獻方物，中宗引使者勞之曰：「而國與我同宗，非它蕃比，屬以酒使，有類首。」玄宗世，四朝獻乾元中，爲回紇所破，自是不能通中國。後狄詭說爲點受斯，蓋回紇呼之。若曰黃赤面云，常與大食相依，仗大食有重錦二十囊，它乃勝裁爲二十匹，每三歲一餉。點受斯而回鶻官其君長，阿熱爲頭斤，回鶻稍衰，阿熱自稱可汗，回鶻伐之不勝。李嗣二十二年，回鶻將句錄莫賀畢，阿熱破殺回鶻可汗，焚其牙及公主所處，悉收其寶貨，并得太和公主，遂徙牙牢山之南。阿熱以公主唐貴女，遣使者徭。

送公主還朝回鵠鳥介可汗邀取之并殺使者會昌中阿熱遣注吾合素上書言狀行三歲至京師武宗大悅班渤海使者上以其處窮遠能修職貢命太僕卿趙蕃持節慰其國詔阿熱等宗正屬籍時鳥介可汗餘衆託黑車子阿熱願乘秋馬肥擊取之表天子請師帝令給事中劉濞爲巡邊使以右軍馬常侍李試使慰受斯冊君長爲可汗未行而武宗崩官宗正位字和誠曰回鵠盛時有冊號今幸衰亡又加慰受爾後且生患乃止大中元年卒詔鴻臚卿李業持節冊慰受斯爲可汗建咸通間三來朝然卒不能取回鵠云

北狄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一

大

契丹本東胡便至元魏自號曰契丹其君大賀氏名摩會貞觀三年末降突厥頡利可汗不欲外夷與唐合請以柔師都乃契丹太宗曰契丹突厥不同類今已降我尚可索耶師都唐編民益我州部依附突厥我將舍之不可以易降者帝伐高麗還過營州蓋召其酋長差賜綰綵大酋曲據來歸以其部爲立州并爲州史讓營州都督府屬哥舉部內屬置松漠都督府以爲都督賜姓李屬哥死其孫枯莫離爲彈汗州刺史封歸順王盡忠爲松漠都督族人萬榮爲歸誠州刺史時營州都督趙文翹殺侵侮之盡忠等怒萬榮本以侍子入朝知中國險易舉兵殺文翹振營州反盡忠自號無上可汗以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一

尤

師德爲清邊道大總管將兵二十萬討之萬榮銳甚鼓而南曠源州神兵道總管楊玄基率義軍掩其後大敗之獲何阿小降諸將收器械如積萬榮走獲隊復合與奚搏突四面攻之萬榮大潰東馳張九節爲三伏伺之萬榮輕騎走潞河擒其卧床下家奴斬其首降攸宜凱還后赦天下改元爲神功契丹不能立遂附突厥開元二年盡忠從弟失活率部落來歸玄宗賜丹書綬券復置松漠府以失活爲都督所統入詔告置其酋馬州史以楊元嗣女爲承樂公主妻失活明年死其弟安國嗣與公主來朝宴資遣還靜析軍副使可突于悍勇自榮安國欲殺之可突于反攻安國安國奔營州都督

萬榮爲將統兵四略所向輒下不決旬衆數萬攻崇州執討擊副使許欽寶武后詔鷹揚將軍曹仁師金吾大將軍張玄素右武衛大將軍李多祚司農少卿陳仁節等二十八將擊之戰於西硤石王師敗績玄遇仁節爲虜所禽后以武攸宜爲清邊道大總管擊契丹募天下人奴有勇者畀其主直發以擊虜萬榮夜襲檀州副總管張九節募死士數百薄戰萬榮敗走俄而盡忠死萬榮收其兵勢復振使別將駱務整何阿小入冀州殺刺史陸寶積掠數千人武后詔夏官尚書王季傑羽林衛將軍蘇宏暉率兵十七萬討契丹戰於東硤石師敗季昭死之萬榮居幽州命武懿宗爲神兵道大總管要

許欽濟與坡岡共攻可突于敗績坡岡死欽濟退入榆關可
突于奉安固從弟鬱于為君遣使者謝罪詔拜鬱于為松漠
郡王而故可突于鬱于來朝以宗室女為燕郡公主妻之鬱
于死弟吐于嗣與可突于有隙不能定其下攜公主來奔可
突于卒盡忠弟邵固統眾詔許襲王天子封神邵固從行在
以宗室山女陳氏為東華公主妻之可突于來朝宰相李元
注不慮之快使而去張說曰彼獸心者唯利是向且方柄國
下所附也今不設以禮後子來矣可突于殺邵固立屈烈為
王皆突厥共降突厥公主走平盧軍詔范陽節度趙含章擊
之遣中書舍人裴寬大募壯士以信安王禕為河北道副元
帥與含章出塞討虜大破之可突于走奚衆降明年可突于
寇遼州長史薛楚玉副總管郭英傑吳克勤率萬騎及奚
擊之戰於都山下可突于以突厥兵來奚持兩端兵敗英傑
克勤死之帝擢張守珪為幽州長史經略之守珪奔將可突
于陽請臣而北倚突厥其衙官李過折與可突于有隙守珪
遣客王梅說之守珪聞可突于過折夜斬之屈烈降守珪使
過折統其部拜松漠都督可突于支黨殺之天寶四載契丹
大酋李懷秀降拜松漠都督以宗室山女獨孤氏為靜安公
主妻之懷秀殺公主叛去范陽節度使安祿山討破之更封
其酋楷洛為恭仁王松漠都督祿山表討契丹以悅帝意

史綱

卷一百一十五

王

幽州雲中平盧河東兵十餘萬以奚為鄉導大戰潢水南祿
山敗自是侵掠不解至德後番鎮擅地障戍斥候益謹不生
事於邊奚契丹亦鮮入寇寶應大曆間數朝獻天子以其附
回鶻不復賜官爵會昌二年回鶻破契丹西屈戍內附拜雲
麾將軍幽州節度使張仲武奏易回鶻所與印賜唐印曰奉
國契丹之印咸通中死族人欽德嗣先啓時天下盜興北疆
多故乃鈔奚室韋諸小部種皆役服之入寇幽薊劉仁恭踰
摘星山討之歲燎塞下草使不得牧畜馬多死契丹乃乞盟
獻良馬求牧地仁恭許之復入寇劉守光戍平州契丹以萬
騎入守光偽與和帳飲於野伏發禽其大將旱胡頗納馬五
史綱 卷一百一十五 王
下以噴不許復輸車馬賂求之乃與盟十年不敢近邊其八部
大人法常三歲一代時耶律阿保機建鼓旌為一部不肯代
自號為上臣服諸部大賀氏遂亡
渤海本靺鞨末部姓大氏萬歲通天中契丹李盡忠殺管
州都督趙超又舍利乞仲象與靺鞨酋乞四比羽及高麗
餘臣東逐保太白山阻壓要河自謂武后封乞四比羽為許
國公乞乞仲象為震國公赦其罪比羽不受命后詔王幹衛
大將軍李楷固擊斬之時仲象已死子詳榮引殘衆遁去
同慶天門嶺追之詳榮因高麗靺鞨兵拒楷固楷固敗還
榮并比羽之衆自號震國王交通突厥盡得度餘沃壤

海北諸國中宗使侍御史張行及格慰昨榮遣子入侍唐
宗立并訪海郡王忽汗州都督始去其勒勒海畔榮死
子武德立黑水靺鞨使者入朝帝以其地建黑水州置長史
以自以我地也遣弟門使發兵擊黑水門使省贊京師謂武德
曰黑水高麗而茂擊之是背唐也唐大同兵萬倍我與之產
矣今我眾比高麗三之一王將背之不可武德不從門使固
諫武德怒將殺之門使聞道自歸武德誦誅之詔處之安西
乃復曰門使歸來歸我誼不可殺已殺之惡地遣鴻臚少卿
李道達諭旨從者漏言武藝上書言陛下不當以妄示天下
帝遣門使發幽州兵擊之使太僕金恩蘭使新羅督兵攻其
南會大寒雪士多凍死乃還武藝募客入東都制門使於道
門使格鬪得不死河南尹捕刺客殺之武藝死子欽茂立有
詔嗣王說帝世欽茂朝獻二十九大曆中獻舞女十一人欽
茂死子孫貢獻不絕數遣諸生詣京師太學習識古今制度
至為海東盛國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以肅慎故地為
上京曰龍井府其南為中京曰顯德府積石故地為東京曰鴨
龍原府沃沮故地為南京曰南海府高麗故地為西京曰鴨

海府扶餘故地為扶餘府挹婁故地為定理府率賓故地為
率賓府挹婁故地為東平府鐵利故地為鐵利府越喜故地
為懷遠府又曰長嶺府郭頭府安邊府安元府其俗所貴者
曰太白山之冕南海之昆布柵城之鼓扶餘之鹿部頂之家
率賓之馬顯州之布沃州之綿龍州之紬位城之鐵蓋城之
稻滿沱湖之鯽九都之李樂游之梨幽州節度府與相聘問
云

東夷

高麗本扶餘別種其君居平壤城漢樂浪郡也有水色若鴨
綠號鴨綠水平壤在鴨綠東南以巨艦濟人恃以為險其州
史籍

高麗六十城置傳陞一北都督餘城置處間近友比刺史分
五部內部即漢桂婁部也北部即絕奴部也東部即奄奴部
也南部即灌奴部也西部即消奴部也人喜學至窮家小戶
亦相矜勉循例備禮屋號局堂子弟未婚者曹處誦經習射
隋末其王高元死弟建武嗣武德初遣使入朝高祖下書修
好約高麗人在中國者護送中國人在高麗者遣還建武悉
搜亡命歸有司且傷人遣使者拜為高麗王命道士為講老
子建武大悅率國人共聽之明年新羅百濟上書言建武閉
道使不得朝且數侵之詔散騎侍郎朱子奢持節諭和建武
謝罪請與一國平大宋高顯利建武遣使者賀并上封城圖

帝詔長孫師臨遼隋士戰衛毀高麗所立京觀建武懼乃集
長城千里東北首扶餘西南屬之海久之遣太子桓繼入朝
獻方物帝厚賜資遣使告陳大德持節答勞且覲覲大德入
其國厚餉官守悉得其纖曲見華人流客者為道親戚存亡
人人垂涕大總言高昌滅建武有加禮焉帝曰高麗地止四
百里我發卒數萬攻遼東建武必救之我以舟師自東萊航海
超平壤固易然天下市平不欲勞人耳有蓋蘇文者姓泉氏
自云生水中以惑眾嗣父為東郡大人殘凶不道諸大臣與
建武議誅之蓋蘇文召諸部云大閱兵列餼具請大臣臨視
盡殺之馳入宮殺建武立建武弟之子藏為王自為莫離支

史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專固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視使貴人伏地踐以升出入陳兵
長呼行人畏竄至投坑谷或勸帝討之帝不欲因喪伐罪乃
拜藏為高麗王帝曰蓋蘇文殺君攘國朕取之甚易但不欲
勞人耳長孫无忌請賜書安慰之哀其亡撫其存彼當聽命
會新羅上書言高麗百濟聯和將見伐謹歸命天子帝召使
者曰我以偏兵率契丹鞅鞞入遼東而國可紓患一策也我
以絳袍丹幟數千賜而國建以陣三國謂我師至必走二策
也有濟侍海不修戎器我以舟師數萬襲之而國故為所侮
我以宗室王而國待安則自守之三策也汝計孰取使者不
能對乃遣司農承相里玄獎以璽書讓高麗使止勿攻使去

至蓋蘇文已取新羅二城玄獎諭旨答曰往隋見侵新羅乘
勢奪我地五百里今非盡反地兵不止玄獎曰往事烏足論
耶遼東故中國郡縣天子且不取高麗焉得違詔不從玄獎
還奏帝將伐之新羅復請援乃下吳船四百艘輸糧詔營州
都督張儉發幽營兵及契丹奚鞅鞞出討會遼水溢師還莫
離支懼遣使告內金帝不納使者又請遣官入宿衛帝怒曰
而等委質高武而不使節死義乃為逆子謀不可赦悉下之
獄帝欲自將討之召耆老告之曰遼東故中國地而莫離支
賊殺其上朕將自行經略之故與雙老約子若孫從我行
我能附師之毋庸憂也羣臣皆請帝毋行帝曰吾知之矣去

史

卷一百一十五

七

本而就末拾高以取下釋近而之遠三者不祥伐高麗是也
然蓋蘇文弑君以逞一國之人延頸待殺讓者顧未亮耳於
是北輪粟管州東輪粟古大人城帝幸洛陽以張亮為平壤
道大總管常河左難當副之帥江吳京洛募兵凡四萬吳艘
五百泛海趨平壤以李勣為遼東道大總管江夏王道宗副
之率騎士六萬趨遼東詔曰朕所過毋飾營頓毋豐飲食水
可涉者勿作橋梁行在非近州縣不得令學生耆老迎謁且
朕必勝有五以我大擊彼小以我順討彼逆以我安乘彼亂
以我逸敵彼勞以我悅當彼怨渠愛不克邪發契丹奚新羅
百濟諸君長兵悉會十九年二月帝自洛陽次定州謂左右

曰今天下大定，唯遼東未賓。後嗣因士馬盛強，謀臣導以征討。兵革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遺。後世憂也。帝坐城門，過兵人，撫慰疾病者，親視之。敕州縣治療士大悅。帝身屬繫，結兩股於鞍，四月，勅濟遼水高麗皆城守。帝大饗士，帳於幽州之南。詔長孫无忌、韓師乃引而東，勅攻蓋牟城，拔之，得戶二萬，糧十萬石，以其地爲蓋州。程名振攻沙卑城，夜入其西城，虜其口三千，游兵鴨綠上，勅遂圍遼東城。帝次遼澤，詔瘞隋戰士，露骸高麗，發騎四萬救遼東。道宗率張君又逆戰，君又却。道宗以騎馳之，虜兵辟易，奪其輜，散卒乘馬以望。見高麗陣，驚急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誅君又以徇。帝度遼水，徹橋梁，以堅士心。晉馬首山身至城下，見士塹塹分負之，重者馬上持之。羣臣震懼，爭決塊以進。城有朱蒙祠，祠有鎗甲利矛，妄言前燕將天所降。至言朱蒙悅，城必完。城中飾美女爲神妻，以悅之。會南風急，軍士縱火焚西南城，死者萬餘。士卒登城，虜衆皆以拒。舉長矛，春之，城遂潰。獲勝兵萬戶，四萬糧，五十萬石，以其地爲遼州。初，帝約下遼東，舉烽是日，傳烽入塞，進攻白崖城。城負山，瀆水險甚。帝屯西北，虜酋孫伐音馬降，而衆心不一。帝怒，許以虜口界。士衆而賜伐音，唐帳使建於堞，帳舉城人謂唐兵登矣。乃降。李勣曰：士奮而先食，虜獲也，不可許降。以孤士心。帝曰：將軍言是也。然縱兵殺掠，朕不忍。

可以贖物賞之，獲男女萬兵二千，以其地爲嚴州。拜伐音爲刺史，莫離支以兵戍蓋牟，而質其家。戍兵爲勣所俘，請自効。帝曰：而爲我戰，而家盡毀矣。用一人夷一家，不可。稟而縱之。次安市，高麗北部高延壽、南部高惠真引兵及韓、鵠衆十五萬來援。帝曰：彼若勒兵連安市而壁，據高山，取城中粟食之，縱韓、鵠略吾馬牛，攻之不可下。此上策也。拔城夜去，中策也。與吾爭鋒，則禽矣。大對盧爲延壽計曰：吾聞中國亂，豪傑並奮，秦王神武敵無堅，戰無前，遂定天下。南面而帝，北狄西戎，固不臣服。今歸地而來，謀臣猛將皆在其鋒，不可校。莫若頓兵曠日，陰遣奇兵絕其饗道，不旬月根盡，欲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取也。延壽不從，引兵距安西四十里。而屯。帝曰：虜墮吾策中矣。命阿史那社爾以突厥千騎嘗之。虜以韓、鵠銳兵居前，社爾兵稍北。延壽曰：唐易與耳。進一舍，倚麓而屯。帝夜召諸將，使李勣率步騎萬五千，陣西嶺，當賊長孫无忌精兵萬人出虜背。帝以騎四千偃幟出北山上，令諸軍曰：聞鼓聲而縱。張蓋於平川，日明日中，納降虜於此。旦日，虜視勣軍少，即戰。帝望无忌軍塵上，命鼓角作，兵幟四合。虜惶惑，將分兵禦之。衆驚，勣以步衆擊敗之，无忌棄其後。帝自山馳下，虜大亂，斬首二萬級。延壽收餘衆，負山自固，无忌勣合圍之。微川梁斷，歸路帝按轡觀虜營，壘曰：高麗傾國來一麾而破，天

狩我也。下馬再拜，謝況於天。延壽勢窮，舉眾降，入轅門，膝行稽首，請命。帝簡苗長二千五百人，悉官之，許內徙。餘眾三萬，縱還之。誅誅蜀三千餘人，獲馬牛十萬，明充甲萬領，高麗震駭。后黃銀二城自拔去，數百里無烟。因號所幸山為駐蹕山。同破陣狀勒石紀功，拜延壽鴻臚卿，惠貞司農卿，候騎獲覘人帝解其縛，自言不食三日，命伺之，賜以僞遺之曰：「歸語莫離支，若須軍中進退，可遣人至吾所，帝每營不作壘，壘，謹斥候而已。士運糧者，雖單騎，虜不敢鈔。」帝與勛議所攻，帝曰：「安市地險而眾悍，擊不能下，建安恃險，粟多而士少，若出其不意，攻之必拔。」建安得則安，市在吾掌中。」勛曰：「今積糧遼東，而西擊建安，賊將梗我歸路，不如先攻安市。」帝遂攻之，未能下。延壽惠貞曰：「烏骨城傳聞已老，朝攻夕下，烏骨拔則平壤舉矣。」基臣亦以張亮軍在沙城，召之一，昔可至。若取烏骨，度鴨渌迫其腹心，計之舍者，无忌曰：「天子行師，不徵幸安，市大眾在吾後，不如先破之，乃驅而南，萬全勢也。」乃攻安市，城中見帝旌麾，輒棄陣，帝怒，勸請破日，男子盡誅，虜聞之，故死戰。帝聞城中雞豕聲，曰：「圍久，甍無烟，今雞豕鳴，必殺以饗士。」虜且夜出，詔嚴兵，丙夜虜數百人繼而下，悉禽之。道宗以樹枝雜土積之，距圍成，迫城不數丈，果穀都尉傅伏愛守之，自高而排其城，虜且頌伏愛私去所部，虜兵自額城山掠而壅斷。

之積火，列府固守，帝怒，斬伏愛，敕諸將擊之，三日不克，詔班師，拔遼蓋二州之人以歸，至渤澥水，阻淖八十里，車騎不通，長孫无忌等率萬人斬樵築道，聯車為梁，帝負薪助役，雪甚，詔編燎以待濟，十月，兵畢度，始行，士十萬，逮還死者僅千餘，詔集戰骸葬於柳城，祭以太牢，帝臨哭，從臣皆流涕，帝入瀋，渝關，皇太子迎道左，初，帝與太子別，御褐袍，曰：「俟見爾，乃更袍。」歷二時，弗易，至穿穴，及是，太子進絮衣，乃御，遼降口萬四千，常度為奴婢，將分賞，士詔有司以布帛贖之，原為民，明年，作藏遣使者上方物謝罪，獻二美人，帝不受，又明年三月，詔牛進達為青丘道大總管，自萊州度海，李勣為遼東道大總管，由新城道以進，次南蘇，虜兵戰不勝，焚其郭，七月，進達取石城，攻積利城，斬級數千，乃還，藏遣子高任武謝罪，二十二年，詔薛萬徹為青丘道大總管，自海道入，部將古神感與虜戰於曷山，敗之，虜夜襲我舟，伏兵破之，萬徹度鴨渌，拒泊灼城四十里，而舍，大酋所夫孫拒戰，萬徹擊斬之，遂圍城，破其援兵三萬而還，帝謂長孫无忌曰：「高麗困吾師之入，戶亡耗田歲不收，明年以三十萬眾，公為大總管，一舉可滅也。」帝決取虜，詔萊州刺史儲糧械於三山浦，越州都督治大艦以待，會帝崩，乃罷藏遣使者奉慰，永徽五年，藏以餘騎兵攻契丹，戰於新城，為契丹所破，契丹遣使來告捷，六年，新羅訴高麗。

蘇軾其城三十六。惟天子哀救。詔晉州都督程名振。左衛中郎將蘇定方率師討之。至新城。敗高麗兵。焚外郭。引還。顯慶五年。天子已平百濟。以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右武衛大將軍蘇定方。左驍衛將軍劉伯英。率諸將出沮江遼東平壤。道討之。龍朔元年。大募兵。天子欲自行。蔚州刺史李君球上言。高麗小醜。何至傾中國事之。高麗既滅。必發兵以守。少發則威不振。多發則人不安。是天下疲於轉戍。臣謂征之不如勿征。滅之不如勿滅。武后亦苦遼帝。乃止。八月。定方破虜兵於沮江。遂圍平壤。虜卒泰壁蛇水。蓋蘇文攻之。舉軍沒。定方解而歸。乾封元年。蘇遣子男福從天子封泰山還。而蓋蘇文死。子男生代為莫離支。與弟男建男產相怨。男生據內城。遣子獻誠入朝求救。蘇文弟淨上亦請割地降。詔契苾何力為遼東道安撫大使。虜同舍高保為總管。薛仁貴李謹行為後軍。九月。同舍破高麗兵。男生率眾來會。詔李勣為遼東道大總管。與契苾何力并力。獨孤卿雲由鴨綠道。郭待封由積利道。河仁順由卑利道。金待問由海各道。並為總管。受勣節度。轉燕趙。食於遼東。明年。勣次新城。合諸將謀曰。新城賊西歸。不先圖。餘城未易下。遂營西南山臨城。城人縛戍酋出降。勣拔城十有六郭。待封以舟師趨平壤。三年。勣拔扶餘城。餘三十城皆納款。同舍守新城男建將兵。虜之仁貴憤擊大

破之。斬首五萬級。拔南蘇木底。巖三城。與勣會。侍御史賈言忠計事還。帝問軍事。對曰。必克。昔先帝問罪。所以不得志者。所未有。發也。諺云。軍無媒。中道回。今男生兄弟。閭狠。為我鄉導。虜之情。傷我。盡知之。將勇士力。臣故曰。必克。且高麗祕記曰。不及九百年。當有八十大將滅之。高麗白。漢有國。今九百年。勣年八十矣。虜鴻饑。人相掠賣。地震裂。狼狐入城。人心危駭。是行不再舉矣。男建以兵五萬襲扶餘。勣破之。薩賀水上。斬首五千級。俘口三萬。器械牛馬稱之。進拔大行城。契苾何力會勣軍於鴨綠。拔虜夷城。悉師圍平壤。九月。蘇遣男產率首領樹素。幡降。勣以禮見。而男建猶固守。出戰數北。大將

新羅高麗
世仇今反
仇之亦后
仇之亦后

所謂得其
人不可臣

設府治遼東州破叛兵於安市俘新羅援兵二千李謹行破
之於營盧河俘敵萬計平壤殘民相率奔新羅凡四年乃平
始謹行留妻劉氏守伐奴城虜攻之劉氏勒兵守賊引去帝
嘉之封燕郡夫人儀鳳二年授藏遼東都督封朝鮮郡王還
遼東以安餘民編僑內州者皆遣之徙安東都護府於新城
藏與棘鞬謀反召還流印州死舊城往往入新羅遣人散奔
突厥棘鞬垂拱中以藏孫寶元為朝鮮王使統舊部不行明
年以藏子德武為安東都督後稍自為國至元和末遣使者
獻樂工云

百濟扶餘別種也武德四年王扶餘璋遣使朝貢高祖冊為
史緯 卷一百三

百濟王與新羅世仇數相侵伐太宗賜璽書曰新羅朕蕃臣
王之鄰國聞數相侵暴朕已詔新羅申和王宜忘前怨誠朕
本懷璋奉表謝然兵亦不止十五年璋死使者素服奉表曰
君外臣百濟王扶餘璋卒帝為舉哀立武門贈亮祿大夫贈
賜甚厚命祠部郎中卿文表冊其子義慈為王義慈事親孝
與兄弟友時號海東會子明年與高麗連衡伐新羅取四十
餘城又謀取棠項城絕貢道新羅告急帝遣司農丞相里玄
獎齎書諭解之義慈聞帝討高麗乃開取新羅七城久之又
奪十餘城因不朝貢高宗立乃遣使者來帝詔義慈曰海東
三國開基皆矣地固大牙比者侵伐無寧歲新羅大城皆為

君子必不
如此

王并歸窮於朕王歸地昔齊桓一諸侯尚存亡國況朕萬
方主可不卹其危耶王所兼城宜還之新羅所俘亦昇還王
不如歸者朕將發契丹諸國度遼進討王可思之無後悔永
徽六年新羅復訪百濟高麗棘鞬取北境三十城顯慶五年
詔薛定方為神丘道大總管率劉伯英馮士貴龐奉泰等發
新羅兵討之自成山濟海百濟守熊津口定方縱擊虜大敗
王師承潮以進趨真都城一舍止屯虜率眾來拒復破之斬
首萬餘級拔其城義慈挾太子隆走北鄙定方圍之次子泰
自立為王率眾守隆子文思曰王太子固在叔乃自王若唐
兵解去置我父子何地與左右縋出民皆從之泰不能止定

史緯 卷一百三

方今軍士起謀立儲泰開門降定方執義慈隆及小王酋長
五十八人送京師平其國五部三十七郡二百城戶七十六
萬乃斬置熊津馬韓東明金連德安五都督府擢酋長治之
命郎將利仁願守百濟城王文度為熊津都督定方以所俘
見詔釋不誅義慈病死贈衛尉卿許舊臣赴臨授隆司稼卿
文度卒以利仁軌代之璋從子福信與浮屠道深據周留城
反迎故王子扶餘豐於倭立為王西部皆應引兵開仁願仁
軌發新羅兵往救道深立二壁於熊津江仁軌與新羅兵夾
擊之賊奔入壁爭架墮溺者萬人新羅兵還道深保任牟城
使告仁軌曰聞唐與新羅約破百濟無老幼皆殺之界以國

我與受死不若戰仁軌遣使齋書答之道琛倨甚館使者於外曰使人官小我國大將禮不當見遣還仁軌以衆少乃休軍養威合新羅圖之福信殺道琛并其兵豐不能制龍朔二年仁軌破之熊津拔支羅城夜薄真吼比明入之斬首八百級新羅徇道乃開仁軌請濟師詔孫仁師爲熊津道總管發齊兵七千往福信謀殺豐豐斬之與高麗倭連和仁願仁師與新羅王金法敏率步騎劉仁軌率舟師自熊津江陷進趨周留城豐屯白江口四遇皆克焚四百艘豐走不知所往仁王子扶餘忠勝率殘衆及倭人請命諸城皆復仁願勒兵還留仁軌守帝以扶餘隆爲熊津都督俾歸國平新羅故憾招

棘綽共伐取其三十城春秋遣使者來請救帝命蘇定方討之以春秋爲囑夷道總管逮平百濟春秋死子法敏嗣以其國爲雞林州大都督府授法敏都督咸亨五年納高麗叛衆略百濟地帝怒詔削官爵以其弟右驍衛大將軍仁問爲新羅王詔劉仁軌爲雞林道大總管發兵討之上元二年仁軌破其衆於七重城以棘綽兵浮海略南境斬獲甚衆李謹行屯買省城三戰虜皆北法敏遣使入朝謝罪仁問乃還法敏辭王詔復官爵然多取百濟地遂抵高麗南境矣置尚良康熊全武漢朔溟九州州有都督統郡十或二十郡有大守縣有小守法敏死子政明嗣遣使者來朝丐唐禮武后賜吉凶禮政明死子興亮嗣開元中遣使朝貢并獻二女帝曰女皆王姑姊妹別親離國朕不忍留厚賜還之又遣子弟入太學渤海棘綽入登州興亮擊走之進寧海軍大使死子承慶嗣命鴻臚少卿邢瑋弔祭詔瑋曰新羅號君子國知詩書以卿儒儒故持節往宜演經館使知大國之盛又以國人善棋詔率府兵曹參軍楊季鷹爲副其國高爽皆出其下承慶數傳後國大亂有張保皇鄭年皆善戰年能沒海履其地五十里不噓保皇勇健不及年而齒長常不相下皆自其國來爲武寧軍小將後保皇歸新羅見其王曰徧中國以新羅人爲奴婢願得鎮清海使賊不得掠人西去王使保皇守之自太和

後海上無鬪新羅人者年客澠水饑寒一日謂成主馮元規曰我欲東歸乞食於張保皇元規曰若與保皇素不相能奈何取死其手年曰饑寒死不如兵死快況死故鄉耶年至謁保皇保皇大喜痛飲未卒聞大臣殺其王國亂無主保皇以兵五千人與年持年而泣曰非子不能平禍難年至其國誅反者立王王召保皇為相以年代尊清海

上

卷一百三

美

史紀卷二百四

唐書三十五

列傳

西域

高昌都交河城漢車師前王廷也其田地城戌已校尉所治也王麹伯雅隋時嘗妻以威屬宇文氏女號華容公主武德中伯雅死子文泰立遣使來告高祖命使者臨弔太宗即位獻玄孤妻凡諸國施為皆以聞貞觀四年文泰來朝禮賜甚厚宇文氏求預宗爵詔賜姓李更封常樂公主久之文泰與西突厥通凡西域朝貢道其國咸見過掠伊吾嘗臣西突厥至是屬內文泰與葉護共擊之帝讓其反覆召大臣阿史那矩計事文泰不遣使長史麹雍謝罪隋末華民多奔突厥及頡利敗逃入高昌有詔護送文泰謂之又與西突厥破焉耆三城虜其人焉耆王訴於朝帝遣虞部郎中李道裕問狀復遣使謝帝責之曰汝主朝貢不入無藩臣禮擅置官隄百條今歲首萬國君長悉來而主不至日我使人往文泰曰應飛於天雉竄於焉耆遊於堂鼠安於穴各得其所豈不快耶西域使人入貢而上拘留之又告薛延陀曰既為可汗與唐天子等何事拜其使明年朕當發兵虜而主歸謂而君自臣薛延陀可汗請為軍向導遣民部尚書唐儉至延陀堅約至

日三萬亦
歲矣乃欲
與唐抗衡
思非

復下檄書不文秦禍禍促使入朝文秦稱疾不至乃拜侯君
集為交河道大總管薛萬均副之契苾何力為蔥山道副大
總管率突厥契苾騎數萬討之文秦謂左右曰曩吾入朝見
秦隴北城邑蕭條非隋時比今伐我兵多則運糧不逮若下
三萬我能制之唐兵度磧疲鈍我以逸待勞附收其散耳及
聞王師至磧石發悸死子智盛立君集急攻田地城明日破
之虜七千餘人夜遁其都智盛以書遺君集曰先王得罪于
天子咎深譴責臣等命智盛嗣位未幾公其見赦君集曰
若能悔禍當面縛軍門智盛不答軍進填陁引衛車飛石如
雨城中大震智盛令大將麴士義居守身與麴德俊誘軍門

史籍 卷二百四

請改事天子君集諭使降降未屈薛萬均勃然曰當先取城
小兒何與語麾而進智盛流汗伏地曰唯公命乃降君集分
兵略定凡三州五縣二十二城戶八千口三萬馬四千先是
國人滿曰高昌兵如霜雪唐家兵如日月日月照霜雪霜雪
自殄滅文秦捕諸所發不能得捷書聞天子大悅宴羣臣班
賜策功披其地州縣之號西州特進魏徵諫曰陛下即位高
昌故先朝謁後以掠南胡邊貢獻故天誅加焉今文秦已死
罪止矣撫其人立其子伐罪弔民理也乃利其地屯守常千
人也土數年易辦裝資離親戚不十年隴右且空陛下終
不得財粟尺帛助中國費所費有用事無用也不納置安

西都護府歲調千兵謫罪人以戍黃門侍郎褚遂良諫曰古
者先凶夏後夷狄務廣德化不爭荒遐今高昌誅滅威動四
夷然自王師始征河西供役飛輿輶馬十室九墮五年未可
復今又歲遣屯戍行役萬里去者資裝使自營辦資費交傾
機杼道路死亡尚所不計罪人重者犯罪輕者情業無益於
行所遺多有亡命官司捕逮株蔓相率有如張掖酒泉靡靡
不樂豈能得高昌一乘一卒及事乎必發隴右河西耳然則
河西我之心腹高昌他人手足也何必耗中華事無川昔陛
下平頡利吐谷渾皆為立君蓋罪而誅之伏而立之蠻夷所
以畏威慕德也今宜擇高昌可立者立之今首領率還本土

史籍 卷二百四

長為藩翰使中國外夷各得其所不聽初文秦厚餉西突厥
欲谷約有急為表裏使葉護屯浮圖城及君集至懼不敢發
遂來降以其地為廷州焉者請歸高昌所奪三城許之君集
勒石紀功凱旋俘智盛君臣獻觀德殿行飲至禮隔三日徙
高昌豪傑於中國智盛拜左武衛將軍金城郡公弟智湛右
武衛中郎將天山郡公麴氏傳國九世百三十四年而亡智
湛驍德中為西州刺史卒
吐谷渾有城郭不居隨水草以帳為室以肉為糧有青海周
八九百里中有山須臾合游牝馬其上明年生駒號龍種嘗
生驃駒日行千里故世稱青海駒隋時其王慕容伏允寇邊

煬帝命觀王雄破其衆伏允以數十騎亡去仙頭王率男女
十餘萬降置郡縣以長子順布衛隋亂伏允復其故地高祖
受命順自江都還長安時李軌據涼州帝令伏允擊李軌自
勅當還順還伏允引兵與軌戰帝遣順歸太宗時伏允遣使
召入朝未還冠部州帝遣使讓伏允且召之伏允以疾爲解
而爲子求婚帝意帝召子親迎亦稱疾不至又據岷州都
督李道彥擊走之執名王二斬首七百級復遣使者來朝俄
寇涼州時伏允老其相天柱王用事執行人鴻臚丞趙德楷
帝數遣使曉救終不遣貞觀九年詔李靖爲西海道大總管
侯君集積石道任城王道宗都舍道李道彥赤水道李大亮
且木道高既生鹽澤道並爲總管率突厥契苾兵擊之四月
道宗破伏允於庫山俘斬四百伏允燒野草入積以疲唐兵
靖馬多饑乃分二軍靖與大亮薛萬均以一軍趨北出其右
君集道宗以一軍趨南出其左君集道宗戰於烏海獲名王
靖大亮破天柱部落於赤海伏允走萬均督銳騎追亡數百
里又破之士乏水刺馬飲血君集道宗行塞荒二千里盛夏
降霜之水草上飲冰馬鬣雪闊乃次星宿州達柏海上積石
山觀河源兩軍會於大非山破邏真谷順之脅隋伏允立其
弟爲太子順常執執欲以功自結天子斬天柱王舉國降伏
允引千餘騎遁積中衆稍亡伏允窮無聊自經死國人立順

爲君稱臣內附帝恐未能定其國遣大亮率兵鎮援順久入
質國人不附爲其下所殺立其子諾曷鉢年幼大臣爭權帝
詔侯君集經紀之請頒曆及子弟入侍詔封爲河源王遣灌
陽王道明持節冊命賜鼓纛諾曷鉢身入謝遂請昏獻馬牛
羊數萬比年入朝乃以宗室女爲弘化公主妻之詔道明持
節送公主其相宣王謀襲公主劫諾曷鉢奔吐蕃諾曷鉢引
輕騎走都城果毅都尉席君買率兵與都城王斬宣王兄弟
國大擾帝詔民部尚書唐儉中書舍人馬周持節撫慰高宗
立拜諾曷鉢爲駙馬都尉諾曷鉢獻名馬曰國之最良者帝
曰良馬人之所愛詔還其馬公主表請入朝遣左驍衛將軍
薛千匡濟迎之與諾曷鉢至京師帝以宗室女金城縣主姜
其長子蘇度摸末主與次子闊盧摸末來朝復請昏帝以宗
室女金明縣主姜之既而與吐蕃相攻並來請師天子兩不
許大臣素知貴引吐蕃倚其虛破之黃河上諾曷鉢與公主
引數千帳走涼州吐蕃逐有其地諾曷鉢請內徙更封青海
王帝欲徙其部於涼州之南山羣臣議不同帝乃以薛仁貴
爲邏安道大總管總兵五萬討吐蕃納諾曷鉢於故廷王師
敗於大非川舉吐谷渾地皆陷乃徙浩亶水南諾曷鉢以部
州地侯又徙靈州帝爲置安樂州卽拜刺史欲其安樂云諾
曷鉢死子忠元子宣超立吐谷渾餘部請涼甘肅瓜沙

等州降。宰相張錫及右武衛大將軍唐休璟議徙其人於秦隴。豐靈間令不得畔去。涼州都督郭元振以爲吐谷渾近秦隴。則與盜牧雜處。置豐靈又還然嗟。假在諸華亦不能遠移其性也。前日王孝傑自河源軍徙就爾乙句貴置靈川。旣而反叛入牧坊劫羣馬。剽掠州縣。是則遷中土無益之明驗也。往素知貴叛但失吐谷渾數十部耳。於我無損。豈與句貴之亂比耶。今降虜非強服之也。皆突矢刃棄吐蕃而來。宜循其情爲之制。當甘肅瓜沙降者卽其所置之因所投而居。則情易安分。數州以處。則勢自弱。順其情分其勢不擾於人。可謂能卽序者也。歲遣鎮遏使者與宜超撫護之。無令相侵奪。生

史籍

卷一百四

六

業固矣。有如叛去無損中國。詔可。宣超死。子曠時立。曠時死。子兆立。吐蕃復取安樂州。其殘部徙朔方。貞元十四年。以慕容復爲青海王。襲可汗號。復死。停屍吐谷渾。自晉永嘉時有國。至龍朔三年吐蕃取其地。凡三百五十年。及此封嗣絕矣。焉耆常役屬西突厥。太宗貞觀六年其王龍突騎支始遣使來朝。自隋亂磧路閉。西域朝貢皆道高昌。突騎支請開大磧道。以便行人。帝許之。高昌怒大掠其邊。十二年處月處蜜與高昌攻陷其五城。掠千五百人。焚廬舍。侯君集討高昌。遣使與相聞。突騎支喜。引兵佐唐。高昌破。歸所俘及城。突騎支遣使告入湖。西突厥娶突騎支女。遂相約爲輔車勢。不朝貢安

西都護郭孝恪請討之。會王弟栗婆準等來降。命孝恪爲總管。率兵出銀山道。以栗婆準等爲鄉導。焉耆所都周三十里。四面大山。海水緣其外。恃不爲虞。孝恪倍道絕水。夜傳堞。遲明。謀而登。國人授賊斬千餘級。執突騎支。以栗婆準攝國事。囚突騎支及妻子。送洛陽。有詔赦罪。西突厥以兵救焉耆。而孝恪還三日矣。西突厥因栗婆準更使吐屯攝王遣使以告。帝曰。焉耆我所下。爾乃王之耶。吐屯辭王焉耆復立栗婆準。其從兄阿那支自立。執栗婆準獻於龜茲王。殺之。阿史那社爾討龜茲。阿那支救之。爲社爾所擒。斬以徇。立突騎支弟婆伽利爲王。以其地爲焉耆都督府。婆伽利死。國人請還前王

史籍

卷一百四

七

突騎支。高宗許之。突騎支歸國死。龍嬾突立。死。焉吐拂延立。開元七年。安西節度湯嘉惠表以焉耆備四鎮。詔焉耆龜茲疏勒于闐。征西域賈。各食其征。由北道者輪臺征之。龜茲居伊邏廬城。貞觀四年獻馬。太宗賜璽書撫慰。後臣西突厥。郭孝恪伐焉耆。龜茲遣兵與焉耆影援。自是不朝貢。王死。弟訶黎布失畢立。二十一年兩遣使朝貢。帝怒其佐焉耆。議討之。會月食。詔曰。月陰精用刑兆也。昂星胡分數且終。乃以阿史那社爾爲崑山道大總管。契苾何力副之。率安西都護郭孝恪等發鐵勒十三部兵十萬討之。社爾分五軍掠其北。焉耆王阿那支來救。爲社爾所執。龜茲大恐。酋長皆棄

唐臣同樂
之臣如郭
李格手
碎樂上作
馬者

城走，社尔大積石去王城三百里，遣伊州刺史韓威以千騎居前，右驍衛將軍曹繼叔次之，至多福，與王遇，其將獨獵頭，率兵五萬合戰，威傷其王見威兵少，麾而進，威與繼叔合還，戰大破之，追奔八十里，王嬰城，社尔將圍之，王引突騎西走，城遂拔，李恪居守，沙州刺史蘇海政長史薛萬備以精騎窮，城六百里，王休撥換城，社尔圍之，閏月，執王及獨獵頭，其相那利夜逃，以西突厥，并國人萬餘來，義，李恪死之，倉部郎中崔義起與韓威曹繼叔募兵，戰城中，斬首三千級，那利敗，立亡散，復戰，繼叔棄之，斬八千級，那利走，執之，社尔凡破五大城，降小城七百餘，西域震懼，西突厥歸軍，餽馬，社尔立王弟

史綱

卷一百四

人

召至京師，因那利逃，王還，獨獵頭拒不內，降西突厥，王不許，進以愛死，詔左屯衛大將軍楊胃發兵禽獨獵頭，窮誅部黨，以其地為龜茲都督府，更立訶黎布失畢之子素積為王，授都督，徙安西都護府於其國，以故安西為西州都護府，西域平，帝遣使者分行諸國，風俗物產，詔許敬宗撰西域圖志，儀鳳時，吐蕃攻馬首等四鎮，皆沒，長壽元年，武威道總管王序，傑破吐蕃，復四鎮地，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以兵三萬鎮守，沙磧荒絕，民供資糧甚苦，議者請棄之，武后不聽，開元十八年，其王李承節，遣弟李義來朝，于闐有玉，河國人視月亮盛處，必得美玉，初無玉，可諸鄰國，不肯與之，乃使人求婚，及將迎婦，告之曰：國無帛，可持蠶為衣，女乃置蠶帽絮中，閨守不敢驗，自是始有蠶女，刻石立約，無殺蠶蛹，及蠶出，盡以為種，蠶乃多於本國，王姓尉遲氏，本臣突厥，阿史那社尔平龜茲，長史薛萬備謂社尔曰：今破龜茲，西域震恐，願假輕騎，轄于闐王獻京師，萬備至于闐，陳唐威靈，勸入見天子，其王伏開信，隨使者來朝，會高宗立，賜袍帶，布帛六千段，第一區，置數月，遣之，請以子弟宿衛，上元初，身率子弟西領七十人來朝，擊吐蕃有功，帝以其地為昆沙都督府，析十州，授伏開信都督，死，子瓊立，四傳至尉遲勝，有傳，德宗遣內給事朱如玉求玉於于闐，得圭一，珂佩五，枕一

史綱

卷一百四

九

帑貲三百四十奄三十劍十杆三瑟瑟百斤及他寶等及
還詐言假道回紇爲所奪事泄流恩州死

天竺居蔥嶺南分東西南北中五天竺南天竺湖海北天竺
拒雪山東天竺與扶南林邑接西天竺際海中天竺在四天
竺之會都城曰茶鐸和羅城濱迦毗梨河有別城數百皆置
長別國數十置王其畜有稍割牛黑色角細長四尺許十日
一割不然困且死人飲其血壽五百歲牛壽如之中天竺王
姓乞利哩氏世有其國不築殺土游熱稻歲四熟禾之長者
沒蒙它人富樂無簿籍耕王地者乃輸稅以賦足摩踵爲致
禮王大臣皆服錦綉爲螺髻於頂餘髮剪使卷男子穿耳垂
史籍 卷二百四

瑞或懸金耳緩者爲上類徒跣衣重白婦人項飾金銀珠纓
落死者燔骸取灰建寧塔或委野中及水餌烏獸魚鼈無差
紀書貝多葉以紀事尚浮屠法不殺生飲酒國中處處指曰
佛故跡也信盟誓傳禁咒能致龍起雲止武德中王尸羅逸
多討四天竺皆臣之唐浮屠玄奘至其國尸羅逸多召見曰
而國有聖人出試爲我言其爲人玄奘言太宗神武平禍釋
四夷寶服狀王喜曰我當東面朝之貞觀十五年遣使者上
書帝令雲騎尉梁懷璋持節慰撫尸羅逸多問國人自古亦
有摩訶震旦使者至吾國乎皆曰無有乃出迎膜拜受詔書
載之而遣使者隨入朝詔衛尉丞李義表報之大臣郊迎傾

何不取此
中如活五
百歲亦好

也縱觀道上焚香尸羅逸多率羣臣東面受詔書復獻火
珠鬱金香提樹二十二年遣率府長史王玄策使其國以蔣
師仁爲副未至尸羅逸多死國亂其臣阿羅那順自立發兵
拒玄策時從騎纔數十戰不勝皆沒遂剽諸國貢物玄策奔
吐蕃徵召鄰國兵吐蕃以兵千人泥婆羅以騎七千來玄策
部分進戰拔其城斬首三千級溺水死者萬人阿羅那順委
國走師仁禽之餘衆奉王妻子阻陀陀衛江師仁擊之大潰
獲其妃王子虜男女萬二千人雜畜三萬降城邑五百八十
所東天竺王尸鳩摩送牛馬三萬餽軍及弓刀寶纓絡迦沒
路因獻異物并上地圖請老子象玄策獻俘闕下帝曰夫人

史籍 卷二百四

平日玩聲色口鼻耽吳味此敗德之原也婆羅那順不劫吾
使者寧至俘虜耶羅玄策朝散大夫得方士那羅迦婆娑麻
自言壽二百歲有不死術帝改館使治丹命兵部尚書崔敦
祿護視使者馳天下求怪藥異石走婆羅門諸國求呷茶法
水水出石臼中有石人守之水有七種色或熱或冷能銷草
木金鐵人手入輒爛以藥它欄欄轉注瓶中有樹名咀賴羅
葉如梨生窟山崖腹前有巨寇守穴不可到欲取葉者以方
鐵矢射枝枝落爲羣鳥銜去則又射乃得之其說謬類此後
術不驗有詔聽還不能歸死長安高宗時東天竺人盧迦逸
多亦以術進拜懷化大將軍乾封三年五天竺皆來朝開元

時中天竺遣使者三至南天竺一至獻五色能言鳥北天竺一來朝

小勃律與大勃律接開元中吐蕃奪其九城其王遣使沒謹怛求救北廷節度張季嵩遣疏勒副使張思禮率銳兵四千倍道往與沒謹怛大破吐蕃殺其衆數萬復九城詔冊爲小勃律王死及蘇失利之立吐蕃誘之妻以女西北二十餘國皆臣吐蕃貢獻不入天寶六載詔副都護高仙芝伐之仙芝遣將軍席元慶馳下騎見蘇失利之請假道趨大勃律仙芝謂元慶曰城中大酋皆吐蕃心腹吾兵到必走山可出詔書慰之賜以綰帛因縛之以待我元慶至蘇失利之挾妻走乃縛其酋領仙芝斬之斷安夷橋吐蕃至救之不及蘇失利之遂降於是拂蘇大食七十二國咸震恐歸附執小勃律王及妻歸京師詔以其國置歸仁軍募千人鎮之以懲失利之爲右威衛將軍

南蠻

南詔本哀牢夷語王爲詔渠帥有六自號六詔曰蒙越析浪等遙賤施浪蒙舍兵埒不能相君蜀諸葛亮討定之蒙舍詔在諸部南故稱南詔居永昌姚州之間鐵橋之南都羊其呼城其人壯者皆爲戰卒跳而走險馳突若神前傷者養治後傷者斬其王蒙氏父子以名相屬開元末皮邏閣逐河

史籍

卷一百四

七

史籍

卷一百四

七

蠻取大河城又取大釐城天子賜皮邏閣名歸義是時五詔復歸義獨蠻乃厚以利啖劔南節度使王昱求合六詔爲一制可歸義已并羣蠻遂破吐蕃天子冊爲雲南王徙治大和城其栢東城有諸葛亮石刻其文曰碑仰什蠻爲漢奴夷畏營常以不指搭天寶初遣孫鳳迎異入宿衛拜鴻臚卿歸義死子閣羅鳳立玄宗詔特進何履充以兵定南詔境敗安寧城及五鹽井復立馬援銅柱而還鮮于仲通領建南節度使下急少方略南詔常與妻子謁都督過雲南太守張虔陀私之多所求索閣羅鳳不應虔陀表其罪由是忿怨攻虔陀殺之取姚州及小夷州凡三十二仲通自將分二道次曲州靖州閣羅鳳遣使者謝罪願還所虜得自新如不聽則歸命吐蕃恐雲南非唐有仲通因使者進薄白崖城大敗引還閣羅鳳築京觀遂臣吐蕃吐蕃以爲弟給金印號東帝閣羅鳳立碑國門明不得已而叛嘗曰我上世奉中國累受封賞後嗣容歸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洗吾罪也楊國忠以劔南節度當國調兵十萬使侍御史李宓討之敗於大和城死者十八會安祿山反閣羅鳳遂取鶴州會同軍據清溪關閣羅鳳死子鳳迦異前死孫異牟尋立悉衆二十萬入寇與吐蕃併力一起茂州一起扶文一起繁雅令曰爲我取蜀爲東府德宗發禁衛及兩州軍以援東川與山南兵合大敗異牟尋斬首

六千緡禽獲甚衆，虜顛什厓整且十萬，異牟尋懼，徙直畔城。吐蕃悉奪其險，歲索兵助防，賦斂煩重，異牟尋苦之。故西蓋令鄭回爲問，羅尋所虜重其儒者，俾教子弟，後以爲清平官。猶宰相也。回說之曰：中國有禮義，少求貢，非若吐蕃貪刻無臣也。今棄之復歸唐，無遠戍之勞，利莫大焉。異牟尋然之。因謀內附，而未敢發。會節度使韋皋撫諸蠻，有恩惠，諸蠻告以異牟尋意。皋遣謀者稍渡之，於吐蕃吐蕃疑之，因責質子。異牟尋愈怨，乃決策遣使者三人異道同趨成都，遺皋帛書言願竭誠自新，歸款天子，請加戍劍南、西山、涇源等州。安西鎮守揚兵四臨，令回鶻諸國所在侵掠，使吐蕃勢分力散。此西

史籍

卷二百四

古

南閩不煩天兵，可以立功。時貞元四年也。皋遂使者於京師，德宗賜以詔書，命皋遣謀往覲。皋令其屬崔佐時至羊苴咩城，時吐蕃使者在城中，南詔戒佐時衣犂柯使者服，以入。佐時曰：我乃唐使者，安得從小夷服？異牟尋夜迎之，設位陳饗。佐時宣天子意，異牟尋流涕再拜受命，使其子尋閣勸與佐時盟於點蒼山，藏書四一藏神祠石室，一洗西洱水，一置祖廟，一以進天子。乃般吐蕃使者，刻金契以獻。遣曹長段南羅隨佐時入朝。吐蕃與回鶻戰敗，調南詔兵萬人，異牟尋欲襲吐蕃陽示寡弱，請以兵五千人，計之乃自將數萬晝夜行，大破吐蕃於神川，溺死以萬計，俘其五王，遂斷鐵橋，追弟濠

羅林入獻地圖，方物詔復號南詔。帝冊異牟尋爲南詔王，以祠部郎中表滋持節領使賜黃金印，文曰貞元冊南詔印。滋至太和城，異牟尋遣兄蒙細羅勿以良馬六十迎之。金縷玉珂，兵振鐸夾路，陳異牟尋金甲以千人衛。大象十二引於前，騎軍徒軍以次列。詰旦授冊，異牟尋率官屬北面立，冊使南向讀詔。冊相者引異牟尋跪授冊印，稽首再拜，又授賜服備物。異牟尋大會其下，享使者，出銀平脫馬頭盤，謂滋曰：此天寶時先君以鴻臚少卿宿衛，皇帝所賜也。有歌女二人，皆垂白，示滋曰：此先君歸國時，皇帝賜龜茲樂二列，今喪亡略盡。唯二人故在，滋還遣清平官尹輔商等謝天子，獻鐸鞘、浪劍。

史籍

卷二百四

古

鬱刃生金等物，鐸鞘狀如殘刃，有孔傍連山麗水，所擊無不洞夷。人月以血祭之。鬱刃鐸時以毒藥并治，取迎躍如星者，凡十年乃成。淬以馬血，傷人卽死。浪劍浪人所鑄，王所佩者。傳七世矣。異牟尋攻吐蕃復取昆明城，異牟尋請以大臣子弟質於皋。皋辭固請乃舍。成都就學，且言昆明嶺州與吐蕃接，不先加兵爲虜所脅，反爲我患。吐蕃果謀襲南詔，問衆治道。異牟尋與皋相聞，皋命部將武免率弩士三千赴之。吐蕃顯城將楊萬波降，徙其人於宿川。皋將扶忠義，又取未攻城國師馬定德率種落出降。西貢監軍野多輪煎亦詣忠義降。吐蕃攻雲南至鐵橋，南詔盡其水，人多死，乃還。吐蕃以聖戰

數北乃屯三藏水城悉賊悉攝吐蕃險要也蠻酋潛導南詔與臯部將杜毗羅夜絕溫破虜屯斬五百級虜保鹿危山毗羅伏以待又戰虜大奔大酋皆降獲甲首二萬虜大調集攻鹽州破麟州臯督諸將分道出與南詔會涇原軍獵其北劍南兵攻其東鳳翔軍當其西蜀南詔漢入克城七焚堡百五十虜酋皆殺獲甲仗十五萬聞昆明州不能克乃班師帝遣中人尹借勞異牟尋元和三年異牟尋死子尋閣勸立自稱驪信夷語君也死子勸龍晟立活肆不道上下怨疾為弄棟節度王嵯巖所殺立其弟勸利死子豐祐立豐祐勇敢善用其下慕中國不肯連父名時西川節度使杜元穎治無狀節候廢弛大和三年嵯巖掩取成都三州陷之入成都止西郭十日市肆不擾將還乃掠子女工技數萬引而南至大度河謂華人曰此吾南境爾去國當哭衆號慟赴水死者十三年上表請罪大中時李琢為安南經略使貪暴以計鹽易一牛夷人不堪結南詔將段酋還陷安南都護府然朝貢猶歲至宣宗崩肅亦死酋龍立僭稱皇帝白號大禮因陷播州安南都護李鄂屯武州為蠻所攻棄州走以王克代之咸通二年攻邕管經略使李弘源不能拒奔蠻州以胡懷王代之七結洞蠻叛都護王寬不能制以秦襲代之發諸道兵二萬屯守南詔不敢出蔡京經制嶺南忌襲功欲沮壞之言

史籍

卷一百四

七

唐末蔡京

唐末南先
貽吳李師
屯武州此
城陷必武
州城而史
不明言

南方無虞武夫偉功多聚兵耗饒運請徵戍兵襲請置五千兵累表不報乃極陳南詔久伺邊隙有十必敗之狀朝廷存庸不省也京請析廣州為嶺南東道邕州為西道以襲象藤巖為隸州拜京西道節度使京福後貪虐作炮轟剽斷法為軍中所逐貶死以鄭愚代之南詔略安南蔡襲請救詔發湖州壯兵五千屯邕州嶺南韋宙蔡南詔必襲邕管請先防近者諸鄭愚分兵禦之襲累請濟師乃以山南東道兵千人赴之未至城陷襲聞宗死者七十人荆南兵至與南詔苦戰斬二千級蠻遂屠州城詔以高駢為安南都護南詔逼邕州鄭愚自陳非將帥才願更擇人乃以康承訓代之大興諸道兵五萬往復置行都護府於海門銅山東兵萬人戍之以張齒為經略南詔還不敢進五年南詔掠揚州西川節度蕭邛敗之明年復來攻刺史喻士珍貪婪掠東夷口以易金蠻怒開門降南詔盡殺戍卒宰相楊收議罷行都護悉以兵授高駢駢選士五千度江敗林邑兵於邕州駢至交州戰數勝斬其將張誼李滂龍以衆萬人降賊出兵戰敗還交城衆乘之踰壕入斬帥南還獲首三萬級安南平初酋龍遣清平官董成等詣成都節度使李福將廷見之成曰皇帝奉天命改正朔請以敝國禮見福不許譯五返議不決福怒命武士杖之械繫於館劉潼代福節度表縱還之詔召成等至京師見別殿

史籍

卷一百四

七

厚賜遣還明年首龍遣使楊酋慶等來謝李師望言成都經總蠻事曠日路遠請析印蜀嘉眉黎雅七州爲定邊軍建節度制機事近且速詔師望爲節度使治邛州邛距成都才五舍焉州去邛乃千里緩急首尾不相副師望哀積無厭私賄以百萬計欲激蠻怒幸有功乃殺酋慶等失戍士心衆怒將殺師望會召還以資滂代之滂尤不法誅責苛刻蠻役未與而定邊已用首龍怨殺其使十年入寇以軍綴青溪關引衆伐木開道出沐源闕嘉州滂遣兵往戰一軍盡沒首龍侵焉州攻青溪關屯將杜再榮絕大度河充諸屯退保北涯蠻詐服漢衣濟江襲犍爲破之薄嘉州刺史楊恣夾江而軍士攢射蠻不得進乃陰自上游濟竹擊王師恣走嘉州陷滂自勒兵戰首龍使者十輩請和滂信之語未畢蠻桴爭岸謀而進滂將自殺武寧將苗全緒止之殊死戰蠻稍却滂奔還蠻陷黎州遂擊邛州滂棄州壁導江首龍進攻成都次符州西川節度使盧耽援兵未集飛請天子降大使通好以紓患慈宗馳遣太僕卿支祥爲和蠻使蠻本無謀不能乘機奮鼓行疾驅但蚍結蠅營貪鹵掠小利處處留屯故老幼得扶攜入成都間里皆滿家所占地不得過一畝雨則戴盆盞自庇城中井竭共飲摩訶池有爭梓溺死者或盛沙取滴飲之死不能具棺卽坎瘞之都將李自牟與賊通說耽城下蒔葦稻

欲潛水以頽城蠻攻城自牟守陣樹麾以自表麾所指蠻輒攻之爲其下所覺耽殺自牟以徇蠻以鵝車攻城未至城中以巨索大鈎鉤其車投炬焚之蠻卒盡死耽遣李璿張察率突將戰城下俘斬二千級蠻爲蓮籠如車垂下設枕木推而前匿其內以穴墉楊恣注以鉄液蓮籠皆然時傳言教師至城中鼓譟開門爭出迎軍搏戰不解日入判官程克裕以北門兵二千乘之蠻乃走復圍成都夜穿西北隅黎明乃覺投火於墉蠻皆死穴中帝遣東川節度使顏慶復爲應接使兵次新都博野將會元裕敗蠻兵斬二千級賊騎數萬晨壓官軍以勢大將宋威以忠武軍戰斬首五千獲馬四百蠻聞風翔山南軍且來乃趨沱江爲伏兵所擊王師奪昇僊梁蠻大敗夜燒亭傳乘火所向射王師威疏軍行嚮矢所發最射之首龍夜徹營南奔至雙流江無梁計窮將赴水死或止之曰可僞和以紓急如不許死未晚也乃來請和三日梁成既濟斷梁接隊緩驅慶復見成都不破以已功輕乃按軍縱寇人入切齒成都舊無墮墜乃潛墮廣三丈作戰棚於陣列左右屯營營別五區區卒五十持皂莢夾壕三年合抱又爲大旗連弩自是南詔憚之十四年復寇蜀恒舟大度河以濟刺史黃景復擊却之乃循河而南夜從上流渡兵夾攻景復還黎州蠻追之爲景復所敗蠻還攻大度河仆旗息鼓請曰南

我而不
何也

詔欲上書天子白事戍兵信之不戰橋成而濟茶州陷遂攻雅州擊定邊軍軍潰成都大震南詔至新津回寇黔中經略使秦匡謀奔荆南僖宗乾符元年劫略雅州破黎州入邛崃關掠成都三月乃去詔高駢領西川節度使駢聞騎五千逐蠻至大度河奪蠻馬執酋長五十斬之收邛崃關復黎州南詔遁還駢責景復大度河之敗斬以徇戍望星清溪等關南詔懼遣使者詣駢結好駢斬其使初安南經略判官杜驥為蠻所俘其妻宗室女也酋龍使奉書乞和駢答曰我且將百萬眾至龍尾城問爾罪酋龍大震自南詔叛天子數遣使至其境酋龍不肯拜駢以其俗尚浮屠法遣浮屠景仙攝使

史緯 卷一百四

主

往酋龍與其下迎拜乃定盟而還遣清平官酋望趙宗政送臂子三十人入朝乞盟請為兄弟或舅甥詔拜景仙鴻臚卿驢結吐蕃尚延心等為問策馬湖沐源川大度河三城列屯拒險糾壯卒為平夷軍南詔氣奪酋龍悉發疽死偽諡景莊皇帝子法嗣冠西川駢請與和親右諫議大夫柳紹更部侍郎崔潛言遠蠻畔遠乃因浮屠誘致又議和親垂笑後世駢職上將謀乖謬不可從遂貶使者再入朝議和親會駢徙荆南邕州節度使辛諫遣幕府徐雲虔攝使者往謁到舍聞府見騎數十曳長矛擁絳衣少年朱綸約髮與客伽陀首掠慶曰此驢信也問天子起居下馬揖客引就帷四女子奏樂飲

至夜乃罷遂使者還駢勸齋等沮讒西川節度使崔安潛言蠻不識禮義安可以賤隸尚貴主失國家大體臣請募義征子發山東銳兵五千戍諸州比五年蠻可平也帝復手詔問安潛和親事答曰雲南姚州譬一縣耳中國何資於彼而遣重使加厚禮彼且謂朝廷畏怯脫有他請陛下何以待之天宗近屬不可下降小夷臣比移書不言舅甥黜其僭也如蠻使不復至當遣謀人伺其隙可以得志南詔知蜀強乃襲安南昭之都護會裴奔色府及陳敬瑄為西川節度使中和親謀時盧攜輔政厚駢勸帝許之乃以宗室女為安化公主許婚以事王龜年為使大理司直徐雲虔副之及還具言法誠

史緯 卷一百四

主

欲以為敬瑄功進司宗法遣宰相趙隆眉楊奇混段義宗迎公上高駢自揚州上言三人者南詔心腹也為殺之蠻可圖也隆眉等死蠻益衰中和元年復遣使者來迎主獻珍怪帝以方治公主車服為解後二年又遣布變陽奇肱來迎會黃東平帝東還乃歸其使法死偽諡文武皇帝子舜化立建元中遣使款黎州修好昭宗不答後中國亂不復通先是時傍爨川羅識二族通號八詔時傍一族矣河陵在南海中上元間因人推女子為王號悉莫威令整肅道不拾遺大食什間之肅余一囊置其郊行者避之如是三年太子過以足躪金悉莫怒將斬之羣臣固請悉莫曰汝罪

實本於足乃斬趾以徇大食聞而畏之不敢加兵

兩蠻蠻西蠻謂之白蠻東蠻謂之烏蠻永徽初大勃弄楊承
鎮冠麻州高宗以趙孝祖為郎州道總管討之其酋禿磨蒲
與大鬼主都干以衆塞苦口孝祖大破之夷人尚鬼謂主祭
者為鬼主每歲戶出牛羊就其家祭之送鬼迎鬼必有兵因
以復仇云孝祖遂北斬禿磨蒲及鬼主十餘級會大雪寒凍
諍死者略盡孝祖言小勃弄大勃弄常誘弄棟叛請遂西討
詔可孝祖軍入夷人皆走險小勃弄酋長奴盛屯白旗城率
萬騎戰敗斬之進至大勃弄楊承顛嬰城守孝祖麾軍進就
承顛餘屯大者數萬小者數千皆破降之西南夷遂定烏蠻

史錄

卷一百四

三

婦人衣黑繪其長曳地白蠻婦人衣白繪長不過膝貞元中
以直寧街為大鬼主吐蕃數侵之兩林都大鬼主直那時遣
軍卑書乞兵攻吐蕃卑遣將劉朝彩出銅山道吳鳴鶴出清
溪關道鄧英俊出定蕃柵道進逼臺登城吐蕃退壁西貢川
城高為管直那時分兵大破吐蕃青海臘城二軍於北谷殺
其兵馬使仇龍官四十五人鎧仗一萬牛馬稱是進拔於蔥
柵青海兵馬使乞藏進遮亦戰死遮遮尚結贊子也其下節
度百餘人行哭使一人立尸左一人問之曰瘡痛乎曰然即
傳藥曰食乎曰然即進膳曰衣乎曰然即命妻又問歸乎曰
然以馬載尸而去詔封直那時為順政王直寧街為懷化王

史錄

卷一百四

三

奏衙私附吐蕃斷南詔使路卑遣焉州總管蘇危以兵三百
召麥衙至琵琶川聲其罪斬之披其族為六部西藥之南有
東謝蠻居黔州西謝氏世為酋長自以姓高女不可以嫁人
故其族不育女貞觀三年其酋元深入朝中書侍郎顏師古
言昔周武王時遠國人朝太史次為主會篇今蠻夷入朝如
元深冠服不同可為王會圖詔可元和中辰澈蠻酋張伯
靖嫉本道督敏苛刻聚衆叛侵播豐二州黔中經略使崔能
荆南節度使嚴綬湖南觀察使柳公綽討之三歲不能定伯
靖上表請隸荆南乃降崔能恨之請調荆南湖南桂管軍約
西原十洞兵皆出可以成功宰相李吉甫曰伯靖挾怨而叛
壓以大兵而招之可不戰自定乃命能兵毋出獨詔嚴綬招
伯靖伯靖率家屬詣江陵降授右威衛翊府中郎將松外蠻
數十百部大者五六百戶小者二三百凡數十姓趙湯李董
為貴族皆擅山川不能相君長有城郭文字貞觀中焉州都
督劉伯英上疏松外諸蠻率羣附亟叛請擊之西洱河天竺
道可通也太宗以右武侯將軍梁建方發蜀十二州兵進討
酋帥雙舍拒戰敗走殺獲十餘萬羣蠻震駭走保山谷建方
餘降七十餘部戶十萬九千署首領蒙和為縣令餘衆感悅
西洱河蠻帥楊盛隆遂降乃於茂州西南築安戎城絕吐蕃
通蠻之道後生羌為吐蕃鄉導攻陷之西洱河諸蠻皆臣吐

恭開元中首領入朝授刺史黎邛二州之西有三王蠻蓋作
都夷白馬氏之遺種楊劉郝三姓世為長襲封王謂之三王
歲粟節度府帛三千匹以謂南詔南詔亦密路之現成都虛
實節度使至酋長欲上謁必請於都押衙都押衙不令者輒
諷其叛常倚之以為重故姑息之又有奉國直卿十一部落
春秋受賞於楊州然挾吐蕃為輕重又有黑齒金齒銀齒三
種以漆及鏤金銀飾齒寢食則去之有纏腳種刻蹠為文有
雕題種身面涅黛有穿鼻種以金環徑尺貫其鼻下垂過頤
君長以絲係環人率乃行有長繫種額前為長髻下過臍君
是則二女在前共舉其髻乃行有飛頭獠頭欲飛周項有痕

史籍

卷一百四

七

如樓婁子共守之及夜如病頭忽亡比旦乃還嘉州松山縣
凌麓川生獠首領甫枳兄弟誘生蠻為亂劉居人西川節度
使韋皋斬之招其首領勇子等出降或請增備東邊界以守
皋曰無戎而城害所生也獠亦不擾境貞元七年以羅峰二
州為都督府羅在安南限重海峯統屬慶州與蜀蠻蠻接
西原蠻居廣客之南邕桂之西有黃氏居黃檀洞至德初首
領黃乾曜真崇鬱與陸州武陽朱蘭阿蠻皆叛推武承慶掌
徵簡為帥合眾二十萬縣地數千里署置官吏攻桂管十八
州所至焚燬舍掠士女更四歲不能平乾元初遣中使慰曉
諸首領賜詔書赦其罪遂是西原環古等州首領方子驤甘

令卿等五百餘人請出兵討承斐等賊中二百戰斬乾曜崇
懿等七人承斐等面縛詣桂州降貞元十年黃洞首領黃少
卿攻圍邕管經略使孫公器請發嶺南兵討之德宗不許命
中人招諭不從陷欽橫潯貴四州少卿子昌鴻趨粵前使陷
十三州賊勢益張乃以楊旻為容管招討經略使引師掩擊
一日六七戰皆破之侵地悉復元和二年少卿等請款拜歸
順州刺史弟少高為有州刺史未幾復叛陷賓蠻二州屠殺
州桂管觀察使裴行立請發兵盡誅叛者兵出更二歲妄奏
斬獲二萬邕容兩道殺傷疾疫死者十八當時莫不咎之長
慶初以嚴公素為經略使上表請討黃氏兵部侍郎韓愈言

史籍

卷一百四

七

黃賊皆洞獠無城郭依山傍險尋常各治生業急則屯聚相
保比緣邕管經略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緩懷威復不能隔
制使欺虜縛以致怨恨蠻夷之性易動難安劫州縣掠平人
或聚或散終不能為事自行立楊旻建征討生事邀功邕容
兩管日以凋敝殺傷疾疫十室九空百姓怨嗟如出一口人
神共疾二將難死今嚴公素亦非撫御之才復尋往謬誠恐
嶺南未有寧息之時昨合邕容兩管為一道邕州與賊逼近
止限一江容州則甚懸隔若經略使置在邕州兵鎮所處物
力必完一則不敢輕犯一則易為控制其容州但置刺史實
為至便又比者所發南討之兵皆不諳山川不服水土遠鄉

羈旅疾疫殺傷續添瘡痍每發倍難若於邑容側近召募添置千人以行營糧賜充給費不增而兵便習守則有威攻則有利嶺南人稀地廣賊之所處更爲荒僻假使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爲有益客貨羈縻比之禽獸來則捍禦去則不追其於事勢未有虧損願因收元大慶普赦其罪遣郎官御史宣諭必望風降伏謹呼聽命仍選有材用威信者委以經略處理得宜永無侵叛之事不納黃賊攻邕州陷左江鎮攻欽州陷千金鎮邕州刺史崔結擊破之明年黃昌瓚請降敬宗納之黃氏儼氏據州十八稍不得意輒侵掠節度使不能制大和中經略使董昌齡遣子蘭討平明穴夷其種

史錄

卷二百四

唐

憲諸蠻畏服十八州歲輸貢稅道路清平其後儂洞最強結南詔爲助懿宗與南詔約和二洞數構敗之邑管節度辛諱以從事徐雲虔使南詔結和齋美貨賤之貝州首領金澄金勃黃洞首領黃伯舍伯舍伏兵漢水候其半濟擊殺金澄金勃遁免欲與兵殺仇辛諱遣人持牛酒音樂解和并遺其母衣服母賢者也諱金勃曰節度使持物與際無非結好也汝前日兵敗漢水士卒略盡不自悔復欲動衆兵忿者必敗吾當囚爲老官婢矣金勃感悟遂罷兵

史錄卷二百五

唐書三十六

列傳

姦臣

許敬宗善心子也每屬文貞觀中除著作郎敬宗喜謂所親曰仕宦不爲著作無以成立門戶及駐驛山破賊帝命草詔馬前愛其藻警由是專掌詔令高宗卽位遷禮部尚書敬宗以女嫁蠻酋馮盎子多私所聘爲有司所劾貶鄧州刺史復爲弘文館學士帝將立武昭儀大臣切諫敬宗獨宣言曰田舍子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

史錄

卷二百五

十

可何哉帝意遂決王后廢敬宗請削后家官爵廢太子忠而立代王遂廢太子賓客進中書令乃陰連后謀逐韓瑗來濟稍遂良殺長孫无忌上官儀朝廷側目威寵炎赫帝東封大瀋陽問賓客曰此謂帝丘何也德玄未及對敬宗曰臣知之帝額頰居此地以王天下其後夏后相因之爲寒浞所滅昆吾氏因之而爲夏伯昆吾既衰湯滅之至春秋時衛成公白地丘徙居之左氏辨相尊于字以舊地也由顓頊所居故曰帝丘帝曰吾所居于濟深今濟與深斷不相屬何也對曰夏禹導洧水東流爲濟入于河今白深至溫而入河水自此泝地過河而南出爲濮又泝而至曹濮散出於地合而東

子其體
身之末焉
其體之末
其體之末
其體之末
其體之末
其體之末
其體之末
其體之末
其體之末

汶水自南入之所為沃壤，榮東出于陶丘北，又東會于汶是也。古者五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職，則能辨味與色，潛而出合而更分，皆能識之。帝曰：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存四清何哉？對曰：潰之言獨也，不因條水獨能赴海者也。且天有五星運而為四時，地有五獄流而為四清，人有五事用而為四肢五陽數也。四陰數也，有奇偶陰陽焉。陽者亮曜陰者晦昧，故辰隱而難見，潛潛流屢絕，狀雖微細獨而尊也。帝曰：舍敬宗退而自矜曰：大臣不可無學，向者德立不能對吾恥之，德去間之曰：人各有能不強所不知，吾所能也。虞世基與舍心皆為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常曰：昔吾見世基死世

史籍

卷一百五

二

子其仇耳，彥伯慙而止。李義山饒陽人，貞觀中對策中第，劉洎馬周薦之，為太子舍人，與司諫郎來濟俱以文翰顯。時得來李為高宗立，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為長孫无忌所惡，斥壁州司馬。詔未下，義山問計於舍人王德儉，德儉許敬宗甥，而有智目，武昭儀方有寵，上欲立為后，畏宰相議而未發，君能請立為后，轉禍為福，在此時也。義山即代德儉直夜叩闕上表，請廢后立昭儀，帝大悅，賜球一斗，停司馬詔書。武后立，義府與敬宗德儉相濟為姦，義府免來泰，與人言嬉怡微笑，而陰賊禍忌若於心，凡忤意者皆中傷之，時號笑中刀。又以柔而害物，號曰人

史籍

卷一百五

三

運部
有冬
原籍
入林
甫之

軍馬行領白其賊，詔司刑太常伯劉祥道與三司雜訊李勣。監按有狀，詔除名，流焉州，死。子津，流振州，洽洋及塔柳元貞並流延州，伺野相質，以爲誅四凶云。

傳游藝，衛州人，遷左補闕，武后稱制，上言當革姓以明受命，后從。周給事中，開元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后乃勸唐稱周，廢唐宗廟，自稱皇帝，賜姓武氏，游藝探后旨，誅殺宗室，請發人道使萬國後等，天下被其酷，游藝起自邪佞，一歲中賜袍白青及紫人號四時仕宦，嘗登湛露殿，以語所親，有告其謀反者，下獄自殺，歲終而敗。

李林甫唐宗室也，爲吏部侍郎，時武惠妃有寵，子壽王尤愛之。

史綱 卷二百五

林甫因中人白妃，願護壽王爲萬歲計，妃德之，侍中裴亮庭夏武氏，三思女也，私通林甫，而高力士未敢發，而帝因蕭嵩言用韓休，方其品，武氏語林甫使爲休請，休爲相，德林甫，既與嵩有隙，薦林甫有宰相才，妃助之，拜同中書門下三品，皇太子郭王亮上被謂帝欲廢之，張九齡切諫，帝不悅，林甫曰：「天子家事，外人何與？」帝在東都，欲還長安，裴耀卿言農人場圃未畢，可須冬乃還，林甫曰：「二都本帝王東西宮，車駕往還，何必待時？」假令妨農，敝所過租賦可也，帝大悅，即駕而西，九齡守正持重，林甫以便佞得大任，每嫉九齡陰害之，帝欲進

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實封，九齡適林甫固爭，林甫許之，及進見，九齡極論不可，而林甫嘿然退，以告仙客，仙客見帝泣辭，帝滋欲封仙客，九齡持不可，林甫言：「天子用人，何不可者？」帝由是益疏九齡，是日，耀卿九齡林甫三相就位，二相齟齬，折趨而入，林甫在中，軒轅無少讓，喜津津出，斜宇間，觀者竊言：「一

昭，兩免，俄詔書出，耀卿九齡俱罷，林甫嘻笑曰：「尚左右承旨，仙客入相，林甫進中書令，帝卒用其言，殺三子，天下冤之，云：『將立太子，林甫數稱道壽王，而帝意自屬忠王，太子定，林甫恐及禍，乃陽善韋堅，堅太子妃兄也，使任要職，將覆其家，以搖東宮，及構堅獄，而太子絕妃自明，林甫計蹇，太

史綱 卷二百五

子杜良，姊父有郊，與婿柳勣不相，勣輕險，欲附林甫，乃上有所惡也，太子出良姊爲庶人，得無事，林甫使濟陽別駕魏林誣河西節度使王忠嗣，言我幼養官中，與忠王相愛，欲擁兵佐太子，帝斥忠嗣，林甫曰：「太子宜知謀，帝曰：『吾兒在內，安得與外人相聞？』此妄耳。」林甫一日從容曰：「立儲君，必先賢德，非有大勳勞於宗社，則莫若元子，帝曰：『慶王往年田獵，面爲豹傷，其林甫曰：『破面不愈於破國乎？』帝曰：『朕徐思之。』然太子以謹孝聞，內外無異言，故飛語終不得入，時帝春秋高，急於聽斷，重授對大臣，及得林甫，任之不疑，林甫善養君，欲自是帝

漢居燕適，流劍刑席，林甫餉道左右，至輿夫御婢，無不款洽。故帝動靜，具得之，性陰賊，忍誅殺，不見喜怒，柔令若可親，而崖岸深阻。張九齡、李適之皆遭貶逐，殺楊慎矜、張瓊等，緣坐貶百人，以王錡、吉溫、羅希奭、爲爪牙，數與大獄，衣冠累息。適之子雲，嘗爲其召賓客，衆畏林甫，無一人往者。林甫有堂如假月，號月堂，每欲排擠大臣，則居之，思所中傷者，若喜而出，即其家呼之，子岫爲將作監，常從游後園，見輦重者，跪泣曰：「大人居位久，根株滿前，一旦禍至，欲比若人得乎？」林甫不樂，口勢已然，可奈何？帝詔天下士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選，林甫恐士對詔斥已，言士皆草茅，不知禁忌，徒以狂言亂聖聽，請

史籍

卷一百五

七

委尚書省試問，竟無一中者。林甫因賀上，以爲野無遺才，咸謂太寺趙奉璋、錄林甫惡，二十條將言之。林甫諷御史捕繫奉璋，劾以妖言抵死。唐與宰相多，元功盛德，不務權威，出入騎從簡寡，士庶不甚引避。林甫自見結怨者衆，恐刺客竊發，出入廣騶騎，先驅百步，傳呼呵衛，金吾爲清道，公卿辟易趨走，所居中闢複壁，絡版甃石，一夕再徙，家人莫知也。或帝不朝，司要官悉走其門，左相陳希烈雖坐府中，無一人入謁者。卒贈太尉，林甫居相位十九年，固寵市權，蔽欺天子，諫官無敢正言，補闕杜璉上書言政事，斥爲下邳令，因動其餘，日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不暇，尚何所論？君不見立仗馬乎？終

日無聲，而既三品，勃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絕。貞觀以來，蕃將如阿史那社尒、契苾何力，皆以忠力奮然，猶不爲上將，皆大臣總制之，而大臣薛訥、郭元振、張嘉貞、王峻、張說、蕭嵩等，自節度使入相，天子、林甫欲杜之以久已，權說帝曰：「以陛下雄才，國家富彊，而夷狄未滅者，由文吏爲將，俾矢石不肯身先也，不如用蕃將，彼生而雄傑，養馬上，長行陣，若陛下感而用之，夷狄不足圖也。」帝因以安思順、安祿山、高仙芝、哥舒翰等，專爲大將，祿山專三道勁兵，十四年不徙，卒稱兵，蕩覆天下。林甫爲之也。楊國忠代相，素銜林甫，諷祿山暴其短，祿山使阿布思降將告林甫，與思約爲

史籍

卷一百五

七

父子有異謀，事下有司，其壻楊齊宣懼，妄言林甫厭視，帝怒，詔奪林甫官爵，斬棺，別取贈含珠玉金紫，以庶人禮葬之。諸子從嶺南黔中，籍其家，帝幸蜀，給事中裴士淹以博辨見幸，旌與論人物，肅宗在鳳翔，每拜將相，輒啓問，及房琯爲將，帝曰：「此非破賊才。」若姚崇在，賊不足滅也。因及宋璟曰：「責直以取名耳。」至林甫曰：「妬賢嫉能，世無其比。」士淹曰：「陛下誠知之，何任之久耶？」帝默然。肅宗之弟也，有口才，鬼貌，盛色，容體甚陋，不恥惡衣，非食八咸謂有祖文鳳，師爲澧州刺史，號有官承三下爲民患，杞奉之，德宗命徙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赤子，臣請食之。」帝

曰守號而愛宅州宰相材也詔以豕賜貧民召爲御史中丞
論奏合帝意踰年遷大夫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炎與杞
相攻炎劾杞才下杞語之炎斥海外死杞惡顏真卿會李希
烈反令真卿宣慰其軍卒爲希烈所害故宰相李揆有雅望
杞畏其復用遣爲吐蕃會盟使遂卒於行是時兵屯河南財
用日急度支條軍所仰給月費錢百餘萬緡杞以戶部侍郎
趙貞判度支建言商賈儲錢千萬聽自業過千萬者貸其施
以濟軍軍能取償於官長安爲閉肆焚術大窮於是行間架
除陌之稅間架錢者其屋二架爲間上稅間二千中千下五
百吏執籌入第室計之隱二架者抵罪告者以錢五萬畀之

史籍

卷一百五

九

除陌錢者公私貿易舊法千錢算二十加至五十主僧注所
售其自相市爲私籍則自言隱千錢者沒入二萬告者以萬
錢畀之由是主僧得以爲姦及涇師亂呼於市曰不稅商人
僦質矣不稅間架除陌矣其倡首造作以召怨階亂杞實爲
之帝狩奉天杞從上卒迫走出寧武節度杜希全合四鎮兵
萬人入援上召將相議所從入之道關播澤城曰漢谷險狹
恐爲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營於城東北雞子堆與城中
犄角以分賊勢杞恐希全入見乃曰漢谷道近賊若邀之則
城中出兵相戢倘出乾陵恐驚陵寢賊曰自賊圍城斬乾陵
松栢以夜掘其驚多矣今城中危急救兵至者唯四鎮耳

若營據要地泚可破也杞曰陛下行師豈北逆賊若令四鎮
兵過是自驚陵寢不可上從杞議兵自漢谷進果爲賊所邀
四鎮兵潰退保邠州泚聞其輜重於城下從官相親失色賊
勢遂張及李懷光自河北平賊泚杞懼其入朝有所陳奏謂
帝曰懷光乘破賊之威可一舉而定京師若許其朝餽賜
運賊得哀集殘兵爲完守計國之實難帝詔懷光進屯便橋
懷光自以千里赴難有大功爲奸臣沮間不得一見天子內
懷快快遂反恭杞罪惡衆議譴涕歸罪於杞帝不得已貶杞
新州司馬然心念之乃因興元赦令徙吉州長史杞喜曰上
必復用我矣貞元元年遷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不肯草詔

史籍

卷一百五

九

帝語宰相曰授杞小州可乎李勉曰陛下與大州亦無難如
四方之謗何改澄州別駕死尚父郭子儀病百官造省不屏
姬侍及杞至則屏去隱凡而侍家人問其故子儀曰彼外
內險左右見之必笑後得權吾族無類矣子元輔兵部侍郎
端介靜正能結其祖故歷顯劇不以杞之惡爲累云
崔胤慎山子也崔昭緯薦之拜同平章事王珙兄弟爭河中
以胤爲節度使不得赴復入輔政昭緯誅胤爲武安節度使
時王室不競南北司各樹黨外結藩鎮內相凌脅胤素厚朱
全忠委心結之全忠言胤有功不宜處外還入相昭宗至自
華州務安反側而胤陰爲全忠地俾擅兵四討帝惡之罷爲

人觀此
入非無恨

六人

婦見亦
呢矣

此等少
千四百人

史籍

卷一百五

清海節度使胤不飲外除令全忠勳宰相王搏交敕使其危
國家罪當誅胤召還守司空平章事而賜搏死誅中尉宋道
弼景務修懷震天下胤至是四拜宰相世謂胤四入劉季述
幽帝東內奉德王監國神策軍大將孫德昭常忿胤廢辱
天子胤令判官石綬說之曰季述廢天子天下皆憤悅今
討反者特季述它人劫於威耳君素忠勇誅此賊復天子以
取功名在反手間耳若不早計將有先之者德昭許之胤遇
帝為誓季述誅胤復輔政帝德之延見不名以字呼之胤遇
無比天復元年全忠取河中進逼同華中尉韓全誨以胤與
全忠善自罷政事挾帝幸鳳翔胤召全忠以兵迎天子及茂

貞殺全誨等與全忠和帝急召之累詔有司朱札三皆辭
疾帝出鳳翔幸全忠軍乃迎謁於道復拜同平章事進司徒
兼判六軍諸衛事胤請罷左右神策軍使及諸道監軍於是
中外百官悉誅天子傳導諸命祇用官人帝在鳳翔以盧充
辟蘇險為相胤皆逐殺之分斥從幸近臣陸晏等三十餘人
唯裴君胤立可制而備政動靜一決於胤全忠利釋王幼
冲使胤請以皇子為元帥全忠副之帝曰漢王長可也胤不
從是時天子孤危威令盡去胤揣全忠將篡等恐已且及
禍欲握兵自固謂全忠曰京師迫近不可無備須募軍以
守今左右龍武羽林神策無見兵請單置四步將將二五

一壽七百
七忠臣

此等少
不足言

史籍

卷一百五

十人一騎將將百人使各休遞侍以京兆尹鄧元規為六軍
諸衛副使募卒於市全忠知其意陽相然許胤乃毀浮屠取
銅鐵為兵仗全忠陰令汴人應募以其子友倫入宿衛會堅
馬死全忠疑胤陰殺之大怒時傳胤將挾帝幸荆襄而全忠
謀脅衆與都洛陽其與議密表胤專權胤因請誅之罷為
子少傳全忠令子友諒以兵圍其第汴上皆突出遂殺胤市
人爭投瓦石其尸年五十一元規亦死死十日全忠背帝
遷洛發長安居人悉東徹屋木自渭循河下老幼啼號不絕
大罵曰國賊胤導全忠賣社稷使我至此先是全忠雖執
河南顧胤國相持未敢決移唐神及胤間內隙與相結得酷
其禍取朝權以成殲大終亡天下胤亦身屠宗滅云慎出晚
無子遇與僧以術求嗣乃生胤字緇郎及為相其季父安潛
嘆曰吾父兄刻苦以立門戶終為緇郎壞之
柳崇公綽族孫也擢翰林學士崔胤死拜同平章事起布衣
不四歲至宰相近世所未有天祐二年長星出太微文昌閣
占者曰君臣皆不利宜多殺以塞天變蔣玄暉張延範與梁
謀殺大臣有宿望者璩手疏所惡獨孤損等三十餘人皆誅
死天下冤之全忠急於九錫宜徽北院使王殷言梁玄暉有
賊心故禮不至玄暉懼自往辨解全忠怒罵曰爾與柳璨輩
沮此其不曰九錫作天子不得耶梁懼會梁帝曰人望

帥矣陛下宜許讓以授終。璩請自行拜。璩司空為封禮使。即日進道。全忠竟流璩崖州殺之。璩臨死自罵曰。負國賊。璩死。宜矣。

時玄瑄不得其系。事未全忠為腹心。昭宗東遷。駐陝州。度全忠必發命衛官高瑛持帛詣賜王建。告以全忠將遷洛陽。將盡去我左右。皆宜與茂貞克用行密同盟。傳檄襄魏幽鎮。各以軍迎我。還京師。又詔全忠。后方娠。須十月乃東。全忠知帝有謀。遣寇彥卿趣迫。天子不得已。遂行。抵穀水。全忠盡殺左右黃門內閣小兒。以玄瑄為樞密使。與張延範率汴兵為衛。初全忠入邠州。亂節度使楊崇本之妻崇本怒。遣使者會克

史籍

卷一百五

主

用茂貞南告趙匡胤。建同舉兵。問劫遷狀。全忠大懼。乃謀弑帝。以絕人望。令李振論玄瑄與張延範來友恭氏叔琮。夜邀牙官史太等百人叩宮門。言有急奏。請見帝。門開。至椒蘭院。夫人裴貞一啓關殺之。趨至殿下。玄瑄曰。上安在。昭儀李漸榮曰。院使毋傷大家。寧殺我。劒士入帝單衣環柱走。太追弑之。漸榮以身蔽帝。亦死。復從后后求哀。玄瑄以全忠所弑者帝也。乃釋后。玄瑄矯遺詔。言帝夜與宮人博。為貞一漸榮所弑。宗人首全忠自河中入朝。李振曰。晉文帝殺高貴鄉公歸罪成濟。今宜誅友恭等。解天下謗。全忠入西內。臨對嗣天子言。武逆皆友恭等罪。因泣下。請討罪人。於是斬友恭叔

琮收玄瑄車裂都門外。廷範輟於河南市。

反臣

僕固懷恩。鐵勒部人。世襲都督。懷恩舍職。圖曉。議戎情。部分諸將。安祿山反。從朔方節度使郭子儀討賊。雲中破之。會薛忠義於馬邑。進會李光弼。戰於常山。史思明走。肅宗即位。與子儀赴靈武。時同羅部落叛。附祿山。子儀率懷恩迎擊之。懷恩子瑒戰敗。降虜。已而自投歸。懷恩叱斬之。將士股栗。皆殊死戰。遂破其衆。至德二載。從子儀下馮翊。河東。襄陽。關破之。肅宗安守忠苦戰。王師敗績。懷恩至渭水。無舟。抱馬鬣以進。帝詔廣平王為元帥。使懷恩統回紇兵。從王戰於香積寺北。

史籍

卷一百五

主

賊以一軍伏營左。懷恩馳掩之。賊斬無遺。賊氣沮。既合戰。懷恩以回紇夾攻。戰酣。脫甲援矛。直趨賊陣。殺十餘人。衆驚。廢會李嗣業。摩關賊遂大敗。日暮。懷恩見王曰。賊必棄城走。願假壯騎二百。縛安守忠。李歸仁。致麾下。王曰。將軍戰疲。且休矣。對曰。守忠歸仁。天下驍賊。驟勝而敗。此天與我也。奈何縱之。使復得衆。必為我患。王不從。固請。通夕四五反。遲明。謀者至。守忠等果遁去。從王破賊於新店。克復兩京。有殊功。封豐國公。從郭子儀破安太清。下懷衛二州。攻相州。戰慈恩岡。常為先鋒。勇冠軍中。乾元二年。拜朔方節度使。封太寧王。懷恩為人。雖重寡言。應對舒緩。然剛決犯上。居偏裨。意有不合。雖

主將必折詰之其麾下皆蕃漢勁卒恃功多不法于儀竟能優容之先弼代子儀持法嚴少假貸懷恩于場亦舍閭將兵每深入號猛將安太清降其妻有邑場致幕下先弼命還之場不聽以卒環守先弼馳騎趨之射殺七人奪妻還太清懷恩怒曰公乃為賊殺官卒耶及先弼與史思明戰於祁山懷恩不用令以授王師帝思其前功召為工部尚書代宗立拜朔方節度以嗣子儀初肅宗以寧國公主下嫁毗伽闕可汗可汗又為子請婚上以懷恩女妻之及子立號為登里可汗而懷恩女為可敦寶應元年帝召兵於回紇而登里可汗為史朝義所誘引眾十萬入塞關中大震帝遣懷恩及其母

史籍 卷一百五

與可汗會太原可汗遂請和助討朝義於是羅王為元帥拜懷恩同平章事為之副與回紇左設為先鋒諸節度皆以兵會表裏攻擊之朝義敗走懷恩進取東都河陽使場及高輔成將萬騎逐北朝義走平州自經死懷恩遷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令河北副元帥朔方節度使初帝有詔但誅朝義其它一切赦之故薛嵩張忠志李懷仙田承嗣見懷恩願効力行伍懷恩自見功高且賊平則勢輕乃請裂河北分大鎮以授之滑結其心以為助故嵩等幸據以為患云回紇歸國時懷恩護之道出太原節度辛雲京恐回紇襲之以懷恩與回紇親聞不出驛軍懷恩大怒表上其狀雲京結監軍駱奉先

懷恩之失也

於懷恩反狀詔兩解之懷恩快快上書曰臣世本夷人小兒上皇聖策祿山思明繼逆先帝委臣以兵營雪國讐攻城野戰身先士卒兄弟死於陣子姓沒於軍九族之內十不一在其存者創痕滿身陛下龍潛時親總師旅臣事麾下悉忠之惡故臣於汴隴任臣以朔方前日回紇入塞京輔震驚陛下詔臣至太原勞問許臣一切處置因得與可汗計議收復東都掃蕩燕薊及臣護送回紇雲京閉城不出番夷怨怒彌縫百端乃得返國雲京畏臣劾奏構為飛謗陛下不垂明察使忠直之臣陷讒邪之黨臣所為拊心泣血者也然臣之罪有六無所逃死往者同羅背逆騷動河曲兵連不解臣不顧老

史籍 卷一百五

母從先帝於行在募兵討賊同羅奔殄是臣不忠於國罪一也斬子玢以令士眾捨天性之愛是臣不忠於國罪二也二女遠嫁為國和親合從殄賊是臣不忠於國罪三也又與子瑒瑒履行陣志寧邦家是臣不忠於國罪四也河北新附諸鎮皆握強兵臣撫綏之反側時定是臣不忠於國罪五也協和回紇賊定中原二陵復土使陛下仁孝兩全是臣不忠於國罪六也言詞忿傲帝不以為嫌詔宰相裴遵慶慰諭之遵慶至懷恩抱其足泣且訴遵慶勸之入朝懷恩許諾副將范志誠以為為隙已成奈何入不測之淵而不見來瑒李先弼乎懷恩乃止欲使其子入宿衛志誠復止之懷恩使場攻雲京

雲京收進攻檢大初頗真卿請奉詔召懷恩至是帝使往辭曰臣請行彼一時也今無及矣帝曰然則奈何曰今言懷恩反者獨雲京略奉先魚朝恩耳自餘盛言其枉懷恩將士皆謂子儀舊部曲陛下若以子儀代之必相率而歸從之子儀至河中偏將焦卿白玉等新賜首獻閣下懷恩以告其母曰我戚汝勿反今衆變禍且及我奈何提刀逐之曰吾爲國殺此賊懷恩走出與部曲三百北渡河走靈武詔羣其母歸京師厚恤之以詩終帝拜懷恩太保兼中書令大寧郡王懷恩不受遂誘吐蕃十萬人塞進掠涇邠祭來瑱墓渡涇水永泰元年懷恩誘合諸蕃號二十萬人寇京師震駭詔子儀

史籍

卷二百五

七

屯涇陽懷恩至鳴沙病甚還至寧武死始懷恩立功門內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及拒命士不弛甲凡三年帝隱忍數下詔未嘗言其反及死爲之惘然曰懷恩不反爲左右所誤耳其從子名臣以千騎降大曆四年冊懷恩幼女爲崇徽公主嫁回紇云

李懷光汾海人本姓茹賜姓李勇鷲敢誅殺節度使郭子儀委懷光紀綱軍事軍中畏之及子儀罷以所部兵分諸將懷光爲寧慶晉絳慈隰節度使懷光引衆城長武據原首臨涇水以扼吐蕃空道自是吐蕃不敢南侵帝待奉天懷光率所部奔命時方雨淖懷光奮厲軍士倍道而進自蒲津絕河敗

元可恨

此軍於醴泉將抵奉天先遣裨將張韶以輜藏表隨賊攻城叩壘呼曰我朔方使也縋而上比登身被數十矢時帝被圍急聞之喜甚勅持韶號令城上人心乃安懷光破賊於魯店泚解圍去加副元帥中書令懷光爲人疏而復誦言宰相謀議率刺度支賦斂煩重京兆尹刻剝軍食天下之亂皆由此輩吾見上必請誅之盧杞聞之說帝曰懷光兵威已振逆賊破膽可一舉平京師今入朝必宴勞流連賊得從容完備卒難圖也帝乃勅懷光屯便橋督諸軍進討懷光自以徑千里赴難爲義臣臣隔遠恨去屯咸陽暴杞等罪帝爲貶杞又勅

史籍

卷二百五

七

不出與元元年詔加太尉賜鐵券懷光怒曰凡疑人臣反則賜券懷光不反今賜懷光券是使之反也抵之於地懷光遣趙升營謀於奉天升鸞告渾瑊曰懷光遣達奚承俊焚乾陵使我爲內應以脅乘輿瑊以告請帝幸梁州懷光遣孟延寶率輕騎趨南山追帝廷寶故緩不進百官得入駱谷還宮追帝不及懷光怒罷其兵其下稍貳懷光乃如河中京師平命給事中孔東父召之爲懷光帳下所害帝乃遣渾瑊與河東馬燧鎮國駱元光郭寧韓游瓌郝坊唐朝臣會兵進討聞河中貞元元年部將牛名俊斬懷光傳首以獻帝念其功赦其妻王氏許一子嗣懷光無子詔賜懷光外孫燕承緒姓李授

左衛率曹參軍繼懷先後仍賜錢百萬置墓田以備祭享
云此帝之厚也

李忠臣幽州人初曰董泰以功賜姓名為汴州刺史加同平章事性貪活大將李希烈因衆怒逐之忠臣奔京師授同平章事奉朝請忠臣不通書而能應對常侍張涉以職得罪德宗怒將殺之涉故侍讀東官忠臣曰陛下貴為天子乃不能容一先生乎帝意解免涉歸田里湖南觀察使辛京果殺涉曲有司按京果罪當死忠臣曰京果當死久矣帝問其故對曰京果諸父兄弟一門俱戰死獨京果至今日尚存故臣以為久當死帝惻然傷之乃左遷京果帝常謂卿耳大

史籍

卷二百五

太

真貴兆也對曰臣聞噤耳大龍耳小帝言既失兵機快朱泚反偽署司空此攻奉天以忠臣居守泚敗斬之此其功也高琳太原人歷果綿遂懷四州刺史嘗謂參軍任紹業曰子紹業一州能効刺史乎紹業條其過失示之誓曰能知吾失御史材也琳素舍張涉涉薦琳任宰相拜同平章事天下駭之在位八旬罷為工部尚書從幸奉天帝進梁州次益州琳謠言馬疲不進帝給以乘輿馬辭病甚帝賜所餽藥曰勉為良嗣與卿別矣琳視鬚髮含佛廬泚遣騎取之署吏部尚書令卿家源休衣以朝服食以肉琳既受職士有訴受官不當者琳曰子謂此選當乎及平京師李晟憫其老表貴死帝曰

是琳故宰相失節背義不可赦臨刑嘆曰我以七月七日生以此日死豈非命耶

高駢勃海人祖崇文南平郡王駢善射為朱叔明司馬有二賜並飛驒一發貫之衆大驚號落鵬侍御咸通中帝將復安南拜駢為節度使過江約監軍李維周繼進維周擁衆壁海門駢久停州大破南詔蠻維周忌之惡捷書不報幼駢玩諛不進更命左武衛將軍王晏權代之俄而駢拔安南斬蠻帥段西遷降附諸洞二萬計晏權方挾維周發海門檄駢北歸駢遣王惠贊奏事傳首遷首惠贊問道至京師天子覽書御立政殿羣臣皆賀大赦天下以都護府為靜海軍授駢節度

史籍

卷二百五

尤

兼諸道招討使安南江多巨石駢募工剋治由是漕舟安濟儲餉畢給又開青石道或言馬援所不能治既鑿之有震碎其石乃得通因名道曰天威傳宗立加同平章事南詔寇萬州掠成都使駢劍南西川節度駢至劍門下令開城縱民出入左右言寇在近不可駢曰吾在安南破賊二十萬南詔聞我至高敢動耶時蠻攻雅州聞駢至而解去駢移檄南詔蠻酋大懼遂贊于入朝駢減突將衣粟戰士怨望會駢出也突將亂乘門以入駢匿於園衆求駢不得監軍慰解之乃定駢徐出開府庫以金帛賞士密籍所給姓名夜遣牙將繫殺之夷其家及尸於江有一婦方乳將就刑呼曰安有節度使奪

精老賊
知無計賊

志天

史籍 卷二百五

子

戰士食而活刑以逞國家法令何在。我死當訴於天。使此賊
閭門如今日。成都土惡城歲壞。駢易以磚甃。堞完新築之
得大畜。因名大玄城。進檢校司徒封燕國公。王仙芝之敗。殘
黨過江。授駢鎮海節度使。駢遣張濬梁繼分兵窮討。賊走嶺
表。降其驍將畢師鐸等。加諸道都統。鹽鐵轉運使。勅駢料官
軍義營。歸其老弱傷夷。裁制軍食。刺史以下。小罪輒罰。大罪
以聞。賊更推黃巢為帥。陷廣州。駢請遣濬以兵五千屯柳。扼
賊西路。王重任以兵八千並海進援。衛潮自將萬人由大庾
攻廣州。刺南王鐸兵三萬壁桂水。以邑管兵五千壁瑞州。則
賊無遁類。帝從之。而駢卒不行。徙淮南節度副大使。駢繕完

不
與
人
高
驍

史籍 卷二百五

主

境。乘據滁和。去廣陵纔數百里。駢未援陳許。巢逼揚州。家十
五萬。駢將曹全戡戰不利。壁泗州。以待援。駢兵終不出。賊北
趨河洛。天子遣使者促駢討賊。冠蓋相望。俄而兩京陷。天子
猶冀駢立功。進檢校太尉。東面都統。京西京北神策軍諸道
兵馬使。久之。帝知駢無出兵意。乃以王鐸代為都統。崔安潛
副之。章昭度領諸道鹽鐵轉運使。加駢侍中。封渤海王。駢失
兵。倚利權。攘袂大誦。上書不遜。詆鐸乃敗軍將。而安潛狼貪
有如。德敗。詔千古之悔。又引更始割席子嬰軼道事。帝怒。下
詔切責。時王室不絕如帶。駢都統三年。無尺寸功。幸國頗滿
陰圖割據。一旦失勢。威望頓盡。故肆為醜悖。脅邀天子。冀復
故權。又請帝幸江淮。會賊平。駢失氣。悵部下多叛去。鬱鬱
無聊。乃為意求仙。以軍車屬用之。用之。都陽人以役鬼術署
幕府。稍補右職。廣樹朋黨。刺知駢動息。日為誕妄。以動駢。駢
狂人諸將。殷張守一為長。年方殷至。用之給駢曰。上帝處公
機事。曠廢使神人來備羽翼。當以職縻之。明日殷以褐衣見
駢。詐無窮。駢大驚。號諸將。將軍有大買。居第華壯。殷求之不
得。謂駢曰。城中有妖。當築壇禳却之。因指買人居。駢即日驅
徒殷人居之。駢造迎仙等樓。皆高八十尺。飾以金珠。璫玉。侍
女衣羽衣。新學度曲。以饒鈞天。蕭弄其上。祈與仙接。用之自
謂與仙真通。對駢叱咤風雨。望空拜揖。左右或竊議。輒殺之。

肅勝納助於用之求鹽城監駢不許用之曰仙人言鹽城有寶劍須真人取之唯勝可往駢乃從之數月勝獻劍匕首用之曰此北帝所佩也得之者兵不敢犯駢實祕之常持以坐起爲禽鵠庭中設機關觸之則飛動駢衣羽衣乘之作仙去狀用之懼有撓其奸者曰仙人當下但患學者真氣虧沮耳駢乘人間事絕姜勝將吏不得見客至先遣薰濯請方士祓除謂之解穢少選卽謝去自是內外無有言者唯梁贊履爲駢言駢不聽繼解所領兵用之活刑重賦人人思亂乃擢廢吏百餘號察子令居衢巷間凡私間隱語莫不知道路籍口詠所惡者數百族募卒二萬爲左右鎮邪軍置官屬如駢

謀請駢齋於用之第盛之給爲昇天不克蔡賊孫儒聲言涉淮駢命畢師鐸率騎五百戍高郵師鐸善騎射用之厚啖以利欲其諸附師鐸不從用之欲除之請罷其兵師鐸母謂師鐸曰汝可去無顧室家師鐸未決而駢子怒用之專恣遣人謂師鐸曰用之使高郵將張神劍圍君若其備之師鐸大驚神劍未知方椎牛釀酒將召師鐸師鐸與鄭漢璋帥兵數千至詰神劍神劍辭不知師鐸稍侵之神劍瞋目曰大夫何左計用之一妖人耳前授嶺南節不肯行志圖淮海令君一旦不在彼得志吾能北而事之耶二君尚何疑漢璋喜取酒割臂血盟推師鐸爲大丞相移檄州縣以誅用之爲名得兵三千將發神劍中悔乃曰公兵雖精然城堅旬日不下則糧乏衆心搖矣神劍請督糧道爲公聲援師鐸曰民廩尚多何患查儲城中攜貳何川聲援君意不行孰能相強漢璋恐神劍不爲已下勸許之兵傳城下用之自督戰令曰斬一級賞金一餅士頗用命師鐸退舍求救於宜州秦彥約事平迎以代駢駢聞亂大驚召用之問狀用之曰師鐸衆思歸隨已處置不爾煩玄女一符耳駢曰吾覺爾之誕多矣善自爲之勿使吾爲周寶也寶爲其下所逐故云用之怒不對駢曰今當遣大將齎吾書諭之使罷兵用之以其黨許散奉書往師鐸意駢令宿將勞軍得陳用之罪及數至大怒曰梁繼韓問安在

何用若來斬之射書城內用之焚之以甲士入謁驍馬匪內
寢久乃出叱曰奴將反邪命左右驅出用之至南門曰吾不
復入矣遂試於驍師鐸發民廬舍治攻具用之大索壯丁擁
脅乘城數易區處餽餉皆相失飢死者相枕藉驍使師鐸子
齋師鐸母書出諭師鐸遺子還曰不敢負恩朝斬內人夕還
屯願以妻子爲質驍恐用之殺之收其家置署中秦彥遣秦
利率兵助師鐸攻益急守陴者焚柵以應之師鐸兵入用之
拒於三橋殺傷相當驍從子傑率牙兵將旄用之以界師鐸
用之懼奔楊行密驍召梁繼授以兵使保子城師鐸縱火大
掠既入驍以賓禮見之署爲節度副使驍愛將中及說驍曰
逆人兵少弛願奉公夜出發諸鎮兵討賊公若不決及不得
侍公矣驍不能用及逃去師鐸誅用之支黨數十人使孫約
迎秦彥彥徐州人本名立以盜聚獄妻人呼曰秦彥從我去
窮而械破困亡命更名彥聚徒殺下邳令入黃巢黨中巢敗
降驍授和州刺史立欲觀察使竇滂病彥襲而代之師鐸之
迎彥或謂之曰足下向誅妖人故下樂從今軍府已安宜還
政高公足下身典兵權在掌握四鄰聞之不夫大義諸將未
敢謀也若令彥爲帥兵非足下有也且秦劉封府庫勢已相
疑足下如德彥宜以金玉子女報之勿聽度江假足下能下
彥楊行密朝聞必夕至矣師鐸以告漢璋漢璋然之師鐸乃

出驍四秦劉燒貢奉樓取珍寶驍自乾符以來貢賦不入貴
貨山積私置郊祀元會供帳什器輝極工巧至是剽略殆盡
師鐸使驍東第驍出金遣守者師鐸知之加兵督護復囚署
中子弟皆幽之彥入揚州稱節度使以師鐸爲司馬居用之
第不得在牙中師鐸失志快快楊行密率兵與神劍連和柵
距相接彥登城望之色沮樵蘇道絕驍師鐸以勁卒三千出
戰大敗斬驍士溺死者十八彥使師鐸率兵三萬陣城下行
密委輜重於壁以蔽兵守之伏精卒其旁兵接行密僞北師
鐸軍奔其壁爭取輜重伏兵謀而出行密乘之橫尸十里師
鐸奔還不敢復出戰矣驍久囚拘供億窮乏徹開柵爲薪煮
革帶以食驍謂幕府盧亮曰予今及此神道何望耶涕下不
已師鐸既敗處驍內應有女巫謂師鐸曰揚州吳有大人死
可以厭彥曰高公是也命陳實率衆殺之實至驍罵曰爾輩
何至是衆辟易中有人奮擊驍曳之庭下殺驍曰公負天子
恩陷人塗炭罪多矣尚何云即斬之行密軍緝素大臨行密
以城尚堅誠解去用之晨伏兵西墻伺守者休代引而登殺
數十人於門以招外兵守軍亦厭若皆委兵潰師鐸秦彥奔
東驍兵爭出相賊皆死墜堽幾滿居民瘦瘠奄奄外兵反斤
餘糧救之彥師鐸將度江會秦宗權使孫儒引兵三萬渡揚
州彥等與之合還攻行密僞居高郵張神劍降行密

此說甚是

之初用之謂行密曰。廩下有瘞金五千斤。事平願備一日之費。行密掘地無金。但得銅人三尺。身極枯釘其口。刻駢名於背。蓋用以蠱厥也。行密貪用之罪。斬於三橋。妻子皆死。僞攻城未下。慮彥師鐸有異謀。并其兵。彥黨唐宏告僞曰。彥師鐸密遣人求救於汴。僞召彥師鐸。漢璋會軍中。壯士禽之。責彥等反駢罪。師鐸大言曰。丈夫成則王。敗則虜。君何多責爲。僞趣斬之。漢璋僞督擊殺數人乃死。文德元年。僞謀知行密糧乏。自高郵襲之。行密還廬州。僞遂據揚州。揚州雄富冠天下。自師鐸行密孫儒迭相攻擊。焚市落。剽人民。兵饑相仍。其地遂空。

史籍

卷一百五

宋

王行瑜邠州人。事邠寧節度使朱玫。田令孜遣攻討王重榮。攻敗。縱軍還掠長安。僖宗幸鳳翔。攻反。與重榮連和。請誅令孜。宰相蕭道密召攻迎帝。攻趨鳳翔。令孜劫乘輿走陳倉。遂至興元。攻迫不及。劫襄王煊奉爲帝。攻白晝大丞相。以行瑜爲天平節度使。及行瑜敗於大唐峰。懼見殺。聞購能得攻者。以邠寧節度使畀之。行瑜謂其下曰。吾屬敗歸必死。今斬攻。與北軍迎天子。取富貴可乎。衆曰諾。即勒兵倍道趨長安。攻方據几。著事兵入。攻叱行瑜曰。公擅歸反耶。行瑜厲聲曰。我非反者。將得君首爲邠寧節度耳。攻遽起。左右斬之。送燒京師。時盛寒。餓尸相藉。帝擢行瑜邠寧節度使。景福元年。與李

茂貞韓建破楊守亮於山南。憑兵跋扈。求爲尚書令。宰相韋昭度執不可。但加號尚父。行瑜怨望。會河中王重榮卒。行瑜建茂貞請以王珙嗣。上不從。行瑜等以兵至闕下。欲廢天子。不克。殺宰相李昭度。李磎。太原李克用率兵問罪。行瑜屯梁。因克用與戰。破之。執其母。行瑜歸邠州。克用圍之。行瑜登城哭。語克用曰。昨殺大臣。脅天子。岐人也。今公討亂。當問茂貞。行瑜願束身聽命。天子克用曰。尚父何自卑。吾受命討二賊。公其一也。如歸國。即從中決。老夫敢專之耶。行瑜奔慶州。中道爲麾下所斬。傳首京師。帝御延喜門。納之時。乾寧二年也。

史籍

卷一百五

宋

陳敬瑄。田令孜兄也。令孜爲護軍中尉。敬瑄爲西川節度使。黃巢亂。僖宗幸奉天。敬瑄夜召監軍梁處厚。號勸奉表迎帝。繕治行宮。令孜亦請西幸。敬瑄以兵三千護乘輿。帝次綿州。敬瑄謁於道。進酒。帝三舉觴。進同平章事。兼中書令。封穎川王。賜鐵券。恕十死。巢平。車駕東旋。敬瑄供億豐盛。進檢校太師。及令孜得罪。敬瑄坐流瑞州。以宰相韋昭度代領節度。會帝崩。昭宗立。敬瑄拒詔。使百姓遮道訴已功。且言鐵券恕死。詔使馳還。令孜勸敬瑄募軍爲自守計。時王建盜據閬州。令孜召之。建次綿州。復發兵拒之。濃建攻諸州。以限朝廷。或曰。建鳴視狼狽。唯利是圖。奈何用之。不聽。建引兵入鹿頭關。敬

瑄不納，建破漢州，成都拒守，建至城下，遂謝令改曰父召我及門而拒我，尚誰容耶？斷髮再拜曰：今作賊矣，遂攻成都，殘掠州縣，建請討瑄，贖罪，詔立永平軍，授建節度使，以昭度為行營招討，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副之，顧彥朗為司馬。敬瑄戰於益，大敗，建昭度傳城而壘，大順元年，建擊降諸州，敬瑄戰於浣花，不勝，會大疫，死，人相藉，明年，詔還敬瑄官，降召昭度，還諭建罷兵，建不奉詔，帝更以建為西川招討制置使，建知敬瑄可禽，欲遂有蜀地，乃脅昭度授以待節，昭度始出劍門，建絕棧道，急擊敬瑄，分親騎為十團，所當輒披靡，建謂軍士曰：成都號花錦城，玉帛子女，諸見可自取，謂驍將韓武等曰：城破，吾與公等，逃為節度使，一日，其下聞之，戰愈力，圍三歲，城中糧盡，敬瑄自將出，犀浦列二營，邀建，建偽遁，敬瑄遇伏，大敗，諸將或死或降，凡五十戰，敬瑄皆北，乃上表以病丐還京師，令致素服，至建軍，建人自西門以張勅為斬，砍使建殉於軍，日與漢等累年死，圖今日如志，若有犯法者，吾能全之，如為勅所斬，吾不能救也，軍中肅然，因敬瑄令，改建自稱，留後，表於朝，詔以建為西川節度使，建徙敬瑄於新津，累表請誅之，不報，景福二年，建令左右告敬瑄令，改養死士約楊晟等反，敬瑄白知不免，常寶藥於帶，至是視帶，藥已亡矣，建斬敬瑄，繼令，夜，遂盡有兩川，黔中地。

逆臣

安祿山，柳城胡也，母為覡，生祿山，有充昭寧廬，野獸盡鳴，望氣者言其祥，范陽節度使張仁愿遣搜廬，帳欲殺之，匿而免，及長，伎忍多智，善測人情，通六蕃語，張守珪節度幽州，祿山盜羊，見獲，守珪將殺之，呼曰：公不欲滅奚契丹耶？何為殺祿山？守珪壯其語，釋之，祿山乞為養子，擢幽州節度副使，御史中丞張利貞採訪河北，祿山乞為養子，擢幽州節度副使，御史利貞入朝，盛言祿山才能，授營州都督，使者往來，陰以賂中之一口，稱譽，玄宗以為才，天寶元年，以平盧為節度，祿山為使，兼押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略使，又代裴寬為范陽節度。

河北採訪使三年入朝，奏對稱古進驃騎大將軍，祿山奏曰：臣生蕃戎，寵榮過甚，無異才堪委托，願以身為陛下死，天子以為誠，憐之，皇太子入，帝令見之，祿山不拜曰：臣不識皇太子，何官也？帝曰：太子者，吾百歲後將付以此位者也，祿山作驚謝曰：臣愚知陛下不知太子，罪當萬死，乃拜，時楊貴妃專寵，祿山請為貴妃兒，每拜必先妃而後帝，帝怪之，祿山曰：蕃人先母而後父，帝大悅，及還，詔中書門下尚書三省長官御史中丞俱饒鴻臚亭祿山，爾麾下劉駱各居京師，伺朝廷隙，六載進御，史大夫宰相李林甫貴甚，羣臣無敢鈞禮，祿山恃恩入謁，林甫欲誦窮之，使與王鉷偕，鉷亦位大夫，見林甫趨。

史綱卷一百五

主

拜卑約祿山惕然不覺自罄折林甫與語揣其意迎折之祿山大駭每見林甫雖甚寒必流汗林甫乃稍厚之引至中書殺以已袍祿山大德之呼爲十郎駱谷每奏事還祿山必先問十郎何如有好言輒喜若謂大夫好檢校則反手據牀曰我且死祿山晚在肥腹垂及膝奮兩肩若挽索者始能行作胡旋舞於帝前乃疾如風帝視其腹曰胡腹中何有而大若是答曰唯赤心耳每入朝半道必易馬不爾馬輒仆馬必能負五石馳者乃勝載帝爲祿山起第京師命中人督役戒曰善爲部署祿山眼孔大毋令笑我服御華僭乘輿不能過帝登勤政樓於帳坐之左張金雞大障前置特榻詔祿山坐太子曰自古帳坐非人臣所得陛下寵祿山太過帝曰胡有異相我欲服之時太平久人志戰帝春秋高嬖艷錡固李林甫楊國忠更持權綱紀大亂祿山計天下可取逆謀日熾於范陽北築雄武城峙兵積穀養同羅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人爲假子敎家奴善弓矢者數百畜單于護真大馬三萬牛羊五萬引張通儒李廷堅等署幕府以高尚典書記嚴莊掌簿最阿史那承慶安太清安守忠等皆拔行伍署大將遣賈胡行諸道歲輸財百萬月進牛橐駝鷹狗奇禽異物以蠱帝心自以無功而貴見天子盛寵邊乃給契丹諸酋大置酒既酣悉斬其首先後數千人獻闕下帝不之察賜鐵券封柳城

史綱卷一百五

主

公進東平王九載兼河北道採訪處置使人朝楊國忠兄弟姊妹迎之新豐給王食至溫泉將校皆賜浴帝幸望春宮以待獻俘八千詔賜永穆公主池觀爲游燕地祿山徒新第請墨勅召宰相安帝命宰相皆赴又求兼河東遂拜河東節度使既兼制三道意益侈十一載率河東兵討契丹祿山中流矢走平盧既不得志上言欲悉兵討契丹朔方節度使阿布思九姓首領也多權略祿山忌其才欲襲取之表請自助布思懼叛入漠北祿山遂班師布思爲回紇所掠奔焉邏祿祿山厚募焉邏祿執布思獻之京師祿山得布思之衆兵益雄皇太子及宰相屢言祿山欲反帝不信時國忠嫌隙已深乞追還朝以驗其狀祿山得其謀馳入謁帝意遂安十三載末胡見於華清宮祿山泣曰臣蕃人不識文字陛下擢以不次國忠必欲殺臣以甘心帝慰解之拜尚書左僕射詔還鎮又請爲開府配右驍衛等使其軍中位將軍者五百人中郎將二千人祿山還帝御望春亭以餞解御服賜之祿山不自安疾驅去至洪門輒解而流而下萬夫挽絙助之日行三百里既總開牧因擇良馬內范陽又奪張文儼馬牧反狀明白人有告祿山反者帝必縛與之十四年祿山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韋元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復有此請其反明矣他日二人見上曰臣有一策可以坐銷祿山反

諫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諸閣以賈循召知誨楊光超分領范陽平盧河東節度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草詔而不發更遣中使輔瑒琳以珍果賜祿山欲潛察其變瑒琳受賂還言祿山無反心上謂國忠等曰朕推心待之休無異志卿等勿憂也瑒琳等洩帝託它事殺之自是始疑祿山帝以室女宋義郡王嫁祿山長子慶宗子詔祿山觀禮祿山辭疾獻馬三千匹鳴鶴之車三百乘三千匹欲襲京師河南尹達奚珣請毋納驕兵詔可帝賜書曰為卿別治一湯池可會十月朕得卿華清宮使至祿山踞牀曰天子安穩否使者還言狀而十一月祿山反計言奉密詔令將兵討楊國忠勝勝郡

史錄 卷一百五

聖

縣兵二十萬日行六十里反書聞帝在華清宮中外失色車駕還京師斬慶宗及宋義郡王賊遣高遵以射生騎二十馳入太原殺其尹楊光範祿山謀逆十餘年凡蕃夷降者皆接以恩有不服者有制之所虜獲給湯沐衣服皆釋俘囚為戰士故其下樂輸死所戰無前高遵最有謀勸祿山取李光弼為左司馬不納既而悔之乃曰史思明可以當之祿山未反遣請聲言進生口直取洛陽何千年請令高秀巖以兵三萬出振武下朔方誘諸蕃取鹽夏李歸仁張通儒以兵二萬道雲中取太原率將士萬五千入蒲關以勸關中請祿山自將兵五萬濟河陽取洛陽使蔡希德賈循以兵二萬絕海取瀕

其神大驚

所以搖江淮則天下無復事矣祿山弗能用時兵暴起州縣中使皆穿朽桮折不可用史棄城走或自殺不則就禽禁衛皆市井徒既授甲不能張弓弩乃發左藏帑帑大募兵以封常清為范陽平盧節度使以榮王為元帥高仙芝副之賊投軍於河以長繩維舟集槎以結水一夜而合遂濟河下陳雷榮陽收封常清取東都常清奔陝殺雷守李澄河南尹達奚珣降賊高仙芝遣使問常清賊衆甲什潼關帝山太守顏某卿殺賊將李欽湊貪高遵何千年於是趙郡鉅鹿唐平清河河間景城皆為因守賊據東京見官關奪雄意欲僭號故久不西諸道兵因得稍集尹子奇屯陳留欲東略會濟南守

史錄 卷一百五

聖

李隨真源令張巡相繼起兵子奇至襄邑而還明年正月祿山僭稱雄武皇帝因號燕昭常山殺顏果卿李光弼出上門賊將安思義以真定降史思明李立節圍懷陽郭子儀引兵與安思義合敗思明於九門李立節死光弼復敗思明於嘉山收郡上三河南諸部皆嚴兵守潼關不開祿山懼欲還范陽田乾真自潼關來勸祿山曰自古興王皆有勝負乃成大業無一舉而得者今四方兵雖多非我敵也有如事不成再據數萬衆尚可橫行天下祿山喜遣孫李哲安神威西攻長安會帝殺高仙芝子舒翰代守潼關為崔乾祐所虜上走蜀至咸陽望賢宮日向中猶未食民獻糲飯雜麥豆皇孫輩爭以

手相食之。父老郭說諫曰：「祿山包藏禍心，非一日有告者。陛下往往謀之，使得逞其奸逆，致陛下播越。」臣猶記宋瑋為相，發遣直言，天下賴以安寧。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為諱，閉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遠，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曰：「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命軍士散詣村落求食，夜將半，乃至全城，百姓皆走，驛館無烟，相與枕藉而寢。貴戚無復宿衛，大馬鬼乃賜國忠及貴妃死，賊不謂天子逃去，留兵圍守。日乃西，泝隴以東，皆沒於賊。祿山以張通儒守東京，田乾真為京兆尹，使安守忠屯苑中，祿山未至。長安士人皆逃入山谷，宮女行哭散匿，將相第宅寶貨不遺，皆不遑爭取之。累日不能盡，又割左藏大盈庫百司幣藏而焚其餘。祿山至大索三日，民間財貨盡掠之。府縣株根率連，旬刻苟急，祿山怨慶宗死，殺帝近屬，霍國長公主諸王妃妾子孫姻壻百餘人，以祭慶宗。羣臣從天子者，誅滅其族，肆為殘虐，人心不附。諸大將欲有吞決，皆囚廢莊以見，御下少恩，腹心親故皆為仇敵。郡縣相與殺守將迎王師，肅宗即位，肅武都畿豪傑多殺賊吏自歸。時賊將口縱聲色財利，故車駕入蜀，無進驛之患。肅宗北行，亦無西顧之憂。降豎李猪兒幼事祿山，謹其使為關人，祿山腹大垂膝，每易衣，左右共舉

之猪兒為結帶，雖華清賜浴，亦許自隨。及老念肥，日復育，又得痼疾，性下躁，左右給侍，無罪輒死。猪兒數被捶責，嚴莊亦遭笞辱。二人深怨之。祿山嬖段夫人，愛其子慶恩，欲立之。慶緒懼不得立，莊私語慶緒曰：「君聞大義，滅親手，自古固有不得已而為者。慶緒唯唯，又語猪兒曰：「汝罪可數乎？不舉大事，死無日矣。」遂與定謀。至德二載正月朔，祿山朝羣臣，創甚旋罷。是夜，莊慶緒持兵扃門，猪兒入帳中，以大刀斫其腹。祿山首捫佩刀不得，振幄柱呼曰：「是家賊！」俄賜潰死。年五十餘，包以殯埋。林下偽詔立慶緒為皇太子，又矯稱祿山傳位慶緒，偽尊為太上皇。慶緒既襲偽位，即縱樂飲酒，委政於莊。兄事之以張通儒安守忠屯長安。史思明領范陽，牛廷珣屯安陽，張志忠戍井陘。尹子奇殺張巡，次曲沃。肅宗命廣平王率師東討，守忠敗走。王師入長安，嚴莊將兵十萬，與通儒合，鉦鼓震百餘里。回紇傍南山設伏，按軍北掩以待。莊次新店，以騎挑戰，六遇輒北。王師逐之入賊壘，賊張兩翼攻之。王師亂，李嗣業馳前殊死鬪，回紇自南山擊其背，賊驚亂。王師合攻之，賊大敗，追奔五十餘里，尸滿阡壑。莊逃還，與守忠通，修收殘軍，屯鄜州。王入洛陽，陳留人殺尹子奇以降。莊妻薛氏舍獲嘉，給言永安王女，詣洛求見，曰：「莊欲降，願得一信。」王與子儀謀，莊若降，餘黨可誦而下。乃賜莊鐵券，莊降，乘驛至京師。

肅宗釋其死，授司農卿。阿史那承慶以衆三萬奔恒道，慶緒殘卒纔千餘，會蔡希德自上黨，田承嗣自潁川，武令珣自南陽，各以衆來，賊復振。以相州爲成安府，慶緒治觀榭，昭泚、懷勝爲水嬉，長夜飲，通儒等爭權，不能相一。乾元元年秋九月，帝詔郭子儀、李九節度兵二十萬討慶緒，慶緒敗走，獲其弟慶和，斬於京師。賊嬰城自固，求救於史思明。王師決水灌鄴，城中糧盡，馬日而食，欲降不得。思明引衆趨鄴，慶緒遣使奉書，以皇帝璽綬讓思明，思明約慶緒爲兄弟，還其書。上師與思明戰，不利。九節度奔還，思明進屯鄴南，慶緒召諸將謀拒思明，諸將曰：「今日安得背史王？」通儒請往謝思明，思明見

史籍

卷二百五

素

通儒流涕，厚禮遣還。三日，慶緒不出，思明請慶緒歃血盟，不得已，以五百騎詣思明軍。思明環甲以待，慶緒至，再拜伏地，謝曰：「臣不克負荷，棄兩節，陷重圍中，不意大王以太上皇故，舉師速來，臣之罪唯王圖之。」思明叱之曰：「而爲人子，殺父自立，乃大逆也。」召爲先王討賊，顧左右奉出斬之。慶緒數日，周萬忠、萬忠曰：「慶緒曾爲君矣，宜賜死。」乃并四弟縊之，改葬祿山。以王禮祿山父子，僭位凡三年而滅。
史思明突厥種也，姿貌瘦削，爲什復骨，斜目，鼻竇須髮，疎健皮，與祿山共鄉里。先祿山一日生，故長相善，通六蕃語，爲互市，即負官錢，無以償，將走矣，未至，爲邏騎所獲，欲殺之。

以思明之
僭號而幸
之亦奇

思明給曰：「我天子使也，不可殺，請以我見王，功自汝得之。」還至王所，思明見王，不拜，曰：「天子使見小國君，不拜禮也。」王怒，然疑其真使者，館待以禮，遣還。令百人從入朝，奚將有瑣高者，名聞中國，思明欲禽之，以贖罪，謂王曰：「從我者雖多，然無足見天下者，唯高材可。」與朝見王，說命高將帳下三百與之俱。至平盧，思明遣人謂戍主曰：「奚兵數百，外解入朝，內實爲寇，請備之。」戍將迎，獨伏兵殺其衆，因高以獻。節度使張守珪奇其功，與祿山俱爲捉生將。天寶初，知平盧軍事，入奏帝，賜坐，與語奇之。問其年，曰：「四十矣。」帝撫其背曰：「汝貴在晚，勉之。」從祿山討吳丹，祿山敗，殺其下左賢哥，解以自解。思明逃

史籍

卷二百五

素

山中，再閱旬，哀散卒七百，追見祿山於平盧，祿山喜，握其手，曰：「計而死矣，今故在，吾何憂？」思明語親密曰：「吾聞進退在時，向使早出，隨哥解地下矣。」思明少賤，大豪辛氏有女，方求壻，窺見思明，欲嫁之，父毋不可。女固請，乃歸思明。思明曰：「自我得婦，官不休生，男子多殆，且貴乎？」祿山反，使思明略定河北，頗果卿拒戰，祿山遣思明攻常山，執果卿，攻平原，頗真卿棄郡去。思明兵所觸，縱其下，惟劉潞、魯人妻女，以是士最奮。是時河北悉入破，主人皆產孺地，壯者齋負老幼，則殺之，殺人以爲戲。祿山署思明范陽節度使，祿山死，慶緒襲位，賜姓安，名國榮，母楊川王。祿山陷南京，常以紫衣戴禁府珍寶貯范

陽思明見其富盛欲取之已而慶緒敗走相州殘士三萬北歸思明擊而降之慶緒知其欲使阿思那承慶安守忠李立節諸思明議事共圖之判官耿仁智請問曰公貴且賢無待下爲之謀然請一言而死思明曰爲我言之仁智曰方蘇山強請敢不服大夫事之因無罪今天子聰明勇智有少康宜臣風公誠發使輸誠此轉禍爲福之秋也思明曰善承慶等以五千騎來思明介以待前謂之曰公等至衆不勝喜然邊人素憚使者兵威不自安請釋甲以入從之思明置酒延承慶等遂禽之因承慶斬守忠立帥以殉放其兵還思明使牙將金如意以十三郡兵八萬請命於朝諸封思明爲歸義王

史籍

卷一百五

表

河北節度使思明外順命內實通賊蓋募兵帝知之以書事烏知義乃擢知義子承恩爲河北節度副大使與中人李思敬謀撫且圖之承恩至范陽夜過諸將陰告以謀諸將遂告思明思明未有以驗及承恩思敬辭還思明謂館之置人牆壁間承恩了人見因謂承恩夜半語其子其人以白思明乃遣承恩探衣囊得賜阿史那承慶鐵券及李光弼牒與他書故紙賊大詭曰我何負於爾乃至是邪思明召官吏西窮哭曰臣赤心不負國何至殺臣因榜殺承恩父子及支黨二百餘人因思敬以聞又聞三司議陳希烈等死思明曰希烈等皆大臣上皇棄而西既復位皆殺之況我本從祿山反乎

諸將勸之反思明使耿仁智上疏請斬希烈不然且攻太原仁智易其疏左右以白思明思明命斬之既欲貸其死召責之曰而事我三十年今日乃負我耶仁智厲聲曰人固有死大夫約邪詭再圖反叛我生不如死思明怒遂殺之九節度開安慶緒於相州思明救之既敗王師遂殺慶緒并其衆爾長子朝義守相州自引還乾元二年四月思明自稱應天皇帝國號大燕妻辛氏爲皇后以朝義爲懷王畱次子朝清守幽州兵四出寇河南身出濮陽圍汴州下之乘勝鼓行遂陷洛陽破汝鄭滑三州圍李光弼於河陽不能拔使安太清取懷州光弼攻之太清降上元二年思明敗光弼於北邱王師

史籍

卷一百五

表

乘河陽懷州京師震恐蓋兵屯陝州思明使朝義爲先鋒身自宜陽繼進朝義攻陝州敗退壁承寧思明大怒召朝義并駱悅許季常將誅而釋之罵曰朝義怯不能成我事欲追朝清自剗勅朝義築三角城令終日而畢未畢而思明至士疲少息思明怒曰汝違我令耶據鞍至耶乃去曰朝下陝夕斬是賊朝義懼思明始傳舍令所愛曹將軍擊刀斗呵衛駱悅等說朝義曰悅等與王死無日可召曹將軍同計大事朝義不應悅曰王誠不忍吾等且歸唐不得事王矣朝義許之季常以言勸曹將軍曹將軍不敢拒思明好優人寢食常在側而性殘忍使人恨之是夜思明驚據牀叱咤優人問故曰我

夢巨鹿度水鹿死而水乾云何俄起如廁優人相謂曰胡命其盡乎少選悅以兵入問思明所在優人共指厠思明聞亂踰牆至厠下乘馬將走周子俊射其臂墜思明問難所起曰懷王也思明曰旦日失言宜有此然殺我太早使我不待至長安大呼曰懷王囚我可也無取殺父名復罵曹將軍曰胡誤我左右反接縛之悅還報朝義曰損聖人否悅曰無有至柳泉傳舍從縊殺思明以斃裴尸棠它負還東京朝義思明庶長子也既卽偽位陰令向貢阿史那王圖朝清朝清喜曰獵我虎似思明潘酒過之養帳下三千人皆剽賊輕死貢給之曰聞上欲以王爲太子車駕在遠王宜趨侍清朝謂然趣

史

卷二百五

平

帳下山治裝貢與高久仁高如震率壯士入清朝振甲登樓貢等陣樓下清朝射殺數人阿史那王軍僞北清朝清下被執與母辛氏俱死張通儒戰死貢攝軍事王襲殺之自爲長史治殺朝清罪梟久仁殉於軍如震懼擁兵拒守王敗走朝義使人招而殺之斬如震於幽州以李懷仙爲幽州節度使時諸將皆祿山舊臣與思明放行輩耻爲朝義屈召兵不至朝義欲還幽州代宗命雍王以河東朔方回紇兵十餘萬討賊帝召諸將問計右金吾大將軍長孫全緒曰賊若出城破之必矣若閉城堅守未可取也且回紇短於攻城若休士張勢以緩賊使李光弼取陳雷抱玉據河北先斷其手足縱間賊

中使督從者相疑滅亡可待帝曰善王師次洛陽馳兵下懷州朝義以師十萬距橫水戰大敗俘虜六萬委牛馬器甲不可計朝義燒明堂奔汴州僞節度張獻誠不納北趣幽州監軍魚朝恩不能戰軍與回紇縱掠自東都及鄭汝間井無煙方刻寒人皆連紙爲裳袴賊走下博僕固瑒追及之朝義復敗至淳水無舟諸將勸降朝義不從曰承嗣請環車爲營內女子車中以輜重次之伏兵以待既戰而却王師逐之爭貨貨伏發賊引兵還戰王師却數十里朝義遂走莫州瑒追圍之聞四句賊八戰八敗朝義聞精兵欲決死承嗣謂不如將號銳還幽州與懷仙悉兵還戰聲勢外張勝可萬全臣請堅

史

卷二百五

平

守朝義然之以騎五千夜出握承嗣手曰闔門百口老母稚子今付公矣承嗣頓首流涕既行承嗣集諸將曰吾與公等下河北百五十餘城發人家墓焚人室廬掠人玉帛壯者死鋒刃弱者填溝壑公門華胄爲我廝隸齊姜宋子爲我埽除今事至此吾等安所歸命自古禍福不常能改往修今是轉危卽安矣旦日出降公等謂何衆咸曰善及旦使人號城上曰朝義走矣胡不追賊瑒未信承嗣將朝義母及妻子詣瑒瑒於是率輕兵追之朝義至范陽懷仙部將李抱忠閉門不納曰既受天子命一年之中止降且叛二三號甚焉朝義告懷抱忠憤於野飯已軍士稍稍散去朝義流涕罵承嗣曰

老奴誤我，東走廣陽，不受謀奔兩蕃。懷仙招之，至幽州，殺死懷仙，斬其首，傳長安。思明父子惜號，凡四年滅。

李希烈遣西人初從李忠臣，戰河北有功。忠臣貪殘好色，悉以軍政委其副使張惠先。惠先挾勢橫，希烈因衆心怨怒，遂殺惠先而逐忠臣。代宗以希烈爲淮西節度使，詔滑毫節度使李勉兼領汴州。希烈帥所部兵三萬，徙鎮許州。德宗立，加同平章事。李納叛，德宗命希烈討之。希烈擁兵不進，遣李荏約納爲唇齒。陰謀取汴州，又密與朱滔王武俊田悅連和。滔等間希烈軍勢盛，遣使者勸希烈稱帝。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五賊株連半天下。建中四年，希烈陷汝州，執別駕李元平。

史籍

卷二百五

五

東都大震，帝遣左龍武大將軍哥舒曜討之。曜復汝州，八月，希烈將兵三萬圍哥舒曜於襄城。詔李勉及神策將劉德信將兵救之。勉奏希烈精兵皆在襄城，許州空虛，若襲許則襄城自解。遣將唐漢臣及德信趣許，未至數十里，上遣中使責其違詔。二將狼狽而返。希烈伏兵邀之，敗於颍河，殺傷大半。漢臣奔大梁，德信奔汝州。希烈遊兵剽掠至伊闕，汴軍由是不振。襄城益危，上方發涇原諸道兵救襄城，涇原兵仍挾朱泚爲亂。上西走奉天，襄城遂陷。曜奔東都，希烈性慘酷，臨陣殺人血流滿前而飲食自若，以故人畏之爲盡死力。乘勝進攻李勉，泚民連土木築壘道以攻城，怒其遲，并人填壘，謂之

濕薪遂陷汴州。江淮路絕，朝貢皆自荆襄，運武關。希烈僭稱帝，位國號楚，進攻襄邑，守將高翼死之。汴滑副都統劉洽率軍十餘萬戰於白瑜，不利。洽還宋州，賊驟勝，徑薄寧陵，舟乘接踵而進。亘七十里，洽將高彥昭劉昌城守。劉昌請退以驕賊，自宋州出備銳，其不意可以成功。彥昭曰：我爲守將，得失在主人。今士卒疲削者須供養，如棄城去，則傷者死，內逃者死，外吾衆盡矣。士皆泣拜曰：公在是，誰敢去。昌慙彥昭殺牛犒軍，士殊死戰，斬首三千級，請援於洽。洽選兵八百赴之，上爭出，希烈大敗，斬首萬計，追北至襄邑，收賊貨糧而還。希烈遣崔崇暉率兵襲陳州，洽復破之。禽崇暉，俘衆三萬，進拔

史籍

卷二百五

五

汴州。希烈近歸蔡州，賊將孫海擊鄭州，降希烈。遣杜文朝寇襄州，樊澤破之。獲及朝而曹王阜、張建封、曲環、李澄四略其地，兵勢日盛。始希烈入汴，聞參軍竇良女美，強取之。女謂其父曰：無賊我能滅賊。希烈與之謀，女稱大將陳仙奇，忠勇可用。仙奇妻亦賣姓與女，歡洽。希烈病，竇氏乘間謂仙奇妻曰：賊雖強，終必敗。奈何？其妻以告仙奇。仙奇悟，使婦殺之。希烈已死，其子不發喪，欲悉誅諸將而自立。有獻含桃者，竇氏請分遺諸將，以蠟丸書鑑果中，出仙奇率兵入斬之。兩希烈并妻子七首獻天子。尸希烈於市，帝拜仙奇淮西節度使。朱泚昌平人，與弟滔爲李懷仙部將，時好施，凡戰所得必

分麾下士以結其心。未希彩爲節度使。委信之大曆七年。希彩爲其下所殺。衆未有屬。泚外屯。而治主牙兵。潛使數十人。大呼軍門曰。帥非朱公莫可。衆愕眙。因推泚知。泚後拜盧龍節度使。封懷寧王。泚遣治將兵西防狄。代宗悅。居三年。求入朝。自幽州首爲逆。懷仙以來。雖外臣。頃然不朝。謁而泚倡諸鎮身入。南詔起第以待。既至。見於內殿。賜予甚厚。泚之來。治攝後務。稍稍落泚爪牙。泚知爲治所賣。乃請詣京師。帝授治太尉。治合田悅。坂陰遣人與泚相聞。馬燧獲其書。帝召泚示之。泚惶懼。請死。帝勉之曰。千里不同謀。卿何謝焉。乃以張鑑節度鳳翔。召泚還京師。不朝。請中人監第。李希烈聞哥舒曜於襄城。詔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督鎮兵五千救之。過闕下。京兆尹供軍糧。衆不肯食。草諺曰。吾等棄父母妻子而死。敵乃食此。庸能身蹈白刃耶。今瓊林大盈庫寶貨如山。何不取之。乃反旗鼓。劫令言西行。帝遣使責撫。慰賊殺使者。薄丹鳳門。六軍無主。帝出苑北門。扈衛幾數十。皆士前導。皇太子。上皇。妃。唐安公主。及中人百餘騎從。右龍武軍使令狐建以數百人殿。夜至咸陽。飯數匕而去。盧杞關柵皆踰垣。乘輿劉從一陸贄等追及咸陽。帝思桑道茂之言。遂起奉天。泚城以數十騎自夾城入北內。募兵欲擊賊。聞乘輿出。遂赴奉

史籍

卷二百五

聖

天。令言突入含光殿。掠宜春苑。入諸宮。嚴兵自係。而未有所屬。恐不能久。以泚昔在涇原有恩。且失寵日久。乃相與謀曰。太尉方因綱。若迎之事。可濟。使人迎泚。泚爲讓不許。而曹使者飲。以觀衆心。是夜。令言率兵百騎往見泚。泚遂擁徒衆向闕下。舍前殿。總六軍。僭即帝位。國號大秦。以治爲冀王。號皇太弟。泚自將兵。偪奉天。渾瑊禦之。泚大敗。死者萬計。會杜希全敗於漢谷。賊勢遂張。劉德信敗賊於東渭橋。逼郿城。賊守將李忠臣請救。泚乃急攻奉天。驅民填壘。雲集。令壯士居上。將將。瑊使侯仲莊穴地道。梁陷。縱火燒之。衆亂。城中兵出。皇太子督戰。賊大敗。猶負其衆。以百弩射城中。不及

史籍

卷二百五

聖

欲至咸陽。應諸將討賊。懷充上書不遜。帝乃詔載休顏守奉天。上持梁州。懷充與泚連和。泚兄事懷充。約平關中為鄰國。故懷充并傷惠元。李建徽軍。泚知懷充反狀。明白賜詔待以臣禮。皆其兵人。備懷充。見欺引兵東保河中。渾瑊破賊將韓文於武亭川。斬首萬級。李晟率駱元充尚可孤擊賊。薄充奈門。敗賊將張廷芝。賊棄門保白華。復戰大敗之。遂入姚令言與晟遇。十戰皆北。晟至白華。張充晟密約降。勸泚出奔。泚引殘軍西走。充晟衛出之。因詣晟降。泚至涇州。田希鑒軍之。泚曰。子之節吾所授。奈何拒我。焚其門。希鑒擲火中。曰。歸汝節。泚舉軍哭北走彭原。泚將梁廷芬。朱惟孝。夜射泚墜窖。中斬之。傳首以獻。令言等皆吳滅。初源休為京兆尹。使回紇還。盧杞畏其辯。奏為充祿卿。休怨望。故導泚僭號。調兵食。署百官。事皆咨之。其逆甚於泚。脅辱大臣。多殺宗室。與姚令言爭比。蕭何乃收圖籍貯府庫。以勅何人笑之。號為火迫鄧侯。李晟表原張充晟死。駱元充怒。拂衣去。晟乃殺之。晟欲誅田希鑒。會吐蕃寇涇州。希鑒請救。晟行邊。希鑒迎謁。其妻晟兄女也。置酒宴。晟酒罷。晟謂希鑒曰。吾欲置酒以別。可同諸將過飲。希鑒等詣管。酒未行。晟曰。諸君宜自通姓名爵里。諸將以次言。無罪者坐。有罪者令引出斬之。希鑒坐晟下。未知當死。晟顧曰。田氏不得無罪。左右執希鑒。晟數之曰。天子蒙塵。

史

卷二百五

史

乃殺節度使。受賊節。今日復望生乎。遂縊死。黃巢寬旬人世。嘗盛富於背。善擊劍射。喜養亡命。咸通末歲。僭盜興。王仙芝亂長垣。有衆三千。殘曹濮三州。先時諺言曰。金色蝦蟆爭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及仙芝盜起。時議畏之。巢亂。與巢從八人募衆數千。以應仙芝。轉寇河南十五州。衆遂數萬。帝拜宋威為諸道招討使。以會元裕副之。仙芝略沂州。威敗之城下。仙芝亡去。威奏賊巢死。縱麾下兵還青州。巢臣皆賀。三日。州縣奏賊故在。時兵始休。有詔復遣土皆忿怒。賊趣郛城。不十日破八縣。迫近東都。帝愛之。督諸道兵檢邊。仙芝破汝州。東都大震。關東州縣皆城守。賊放兵四略。所過焚剽。生人幾盡。官軍擊破之。賊遺賫布帛。士爭取之。以故不追。賊轉入中允。殘隨州。據安州。分兵圍盧壽等州。威與元裕謀曰。昔龐助滅康承訓。即得罪。吾屬雖成功。其免禍乎。不如誦賊。使賊為天子。我不失作功臣。帝更命崔安潛為都統。以李琢代威。張白勉代元裕。賊出入新黃間。斬州刺史裴源為賊。求官約罷兵。仙芝與巢等詣渥飲。詔拜仙芝左神策軍押衙。遣中人慰撫。仙芝喜。巢恨賞不及已。詢曰。君降衛得官五千。衆且奈何。仙芝傷首。仙芝因不受命。劫州兵。分向君長入陳蔡。巢北掠齊魯。入鄆州。殺節度使薛崇進。陷沂州。復與仙芝合。陷宋州。白勉救之。斬賊二千級。仙芝解而南。

史

卷二百五

史

虔漢攻荆南陷之進破明岳州觀察使崔瑋却之乃向
浙西寇宜潤仙芝雷洪州趣別部入河南帝詔崔安潛歸忠
武復起威元裕為招討以楊復先監其軍復先遣吳彥宏資
詔諭賊仙芝遣尚長君來降欲請闕請罪遣威書求節度威
許之而上言與君長戰禽之復先言君長實降詔侍御史即
訊不能明卒斬君長仙芝怒攻洪州威自將往救敗仙芝於
黃梅殺賊五萬賊斬仙芝傳首京師時崔閣亳州君長弟讓
率眾推仙芝子號衡天大將軍署官屬舉河南山南民十
萬餘轉掠淮南帝以威殺君長非是詔還青州以元裕為招
討使張自勉副之果破考城取濮州元裕屯荆襄未至更拜

欲許之盧攜不可果又丐廣州節度使右僕射于琮言南海
有市舶利不可拜果率府率果見詔大詬急攻廣州執李迢
自號義軍都統露表言將入關詆宦豎亂朝指貴臣與中人
賂遺交構及銓貢失才刺史殖貨縣令犯賊等事皆當時極
弊宰相王鐸請自行拜鐸荆南節度使南面招討都統率諸
道兵進討鐸屯江陵李係為副使屯潭州兩屯烽驛相望會
賊中大疫衆死十四道引北還廣明元年果自桂州編大柁
沿湘下衡永破潭州李係走朗州兵十餘萬殲焉殺尚蔽江
進逼江陵號五十萬鐸禿髮襄陽官軍乘亂縱掠會雨雪死者
徧滿塞果據荆南山南東道節度劉巨容壁荆門伏兵於林
使沙陀以五百騎釘漢溝壑賊陣縱之而遁賊以為怯明
日賊乘以戰馬誘沙陀詰呼之輒奔還賊追之伏發大敗之
果度江東走或勸巨容窮追巨國衆多負人危難不吝賞事
平則得罪因止不追故果得復整其衆攻鄂州入之轉掠江
西再入饒信杭州攻臨安還殘宜歙等十五州破殺將張
濟陷睦婺二州取宣州濟采石侵揚州高駢接兵不出詔諸
道兵屯潞水防賊北走徐州將時溥兵出許州許師薛能館
之城下許人相驚謂徐衆欲襲之都將周茂毅薛能自稱留
後溥乃引歸囚其帥支詳充溥齊克讓懼其下叛引軍還克
州屯兵皆散衆聞之悉衆度淮稱率土大將軍所過不復剽

掠唯取丁壯益兵進攻汝州遂陷東都留守劉允章率百官迎賊衆入勞問百姓問里晏然天子幼冲聞之驚懼哭泣田令孜請自將而東衛兵皆長安富人世籍兩軍盛服怒馬以誇權豪初不知戰聞料選哭泣於家雇販區病坊以備行陣皆不能持兵使左軍騎將張承範以強弩三千爲先鋒防關承範辭曰祿山率兵五萬陷東都今賊衆六十萬過祿山遠甚恐不足守帝不聽賊進取陝虢十二月果攻關大譁川谷皆震時士饑甚承範諭軍士曰諸君勉報國救且至士感泣拒戰矢盡飛石以擊始關左有大谷禁人行號禁谷令孜屯關而忘谷之可入尚讓引衆趨谷承範惶遽使右軍將王師會以勁弩八百邀之比至賊已入王師遂潰承範羸服逃歸見帝帝方朝傳言賊至百官皆奔令孜以神策兵五百奉帝趨咸陽唯福穆潭壽四王與妃御一二從中人西門巨範統右軍以擊賊自東都抵京師千里相屬金吾大將軍張直方與草臣迎賊潮上集乘黃金輿入自春明門登太極殿宮女數千迎拜解黃王集喜曰殆天意歟賊初入京見窮民抵金帛與之市數日遂大掠縛居人索財物富家皆斃而驅爭亂人妻女焚廬舍宗室侯王屠戮無遺類集舍舍元殿僭偽位號大齊大赦建元金統自陳符命取廣明字判其文曰唐去丑口而著黃明黃帝代唐云集竊本盜賊召以爲王官無有

至者大索里間殺豆盧瑑崔沆劉鄩裴諒趙濠李溥李湯等百餘人將作監鄭綦郎官鄧係果家自縊時帝在成都果使朱溫攻鄧州陷之遣林言尚讓冠鳳翔爲鄧敗所破改傳檄召天下兵詔涇原節度程宗楚爲諸軍副都統朔方節度唐弘夫爲司馬鄆將朱玫詐降賊殺賊將王玫引軍入於王師弘夫屯渭北河中王重榮屯沙苑易定王處存大渭橋鄆延李存昌壁武功弘夫拔咸陽渡渭水破尚讓軍乘勝入京師崇竊山至石井宗楚入自延秋門鄆涇軍爭入京師競掠貨財子女果伏野次覘之見其弛備率賊掩鄆涇軍都人以爲王師出迎之賊至軍士皆重負不能走是以大敗弘夫被殺果復入京師怒民迎王師縱擊殺八萬餘人謂之洗城天子更以王鐸爲諸道都統崔安潛副之王鐸使鴈門節度李克用破賊於渭南會館安潛罷克用獨引軍屯沙苑破賊兵營于乾坑合河中易定忠武等兵擊果果衆十萬與王師大戰於梁川破賊收俘斬數萬僞尸三十里克用夜襲京師焚積聚果戰數不利軍食竭下不用命陰爲遁計發兵五萬搃藍田道四月克用遣部將楊守忠等擊賊渭橋三戰皆捷諸節度兵從之入自充泰門克用身決戰呼聲動天地賊崩潰果夜奔衆猶十五萬出藍田入商山委輜重珍貴於道諸軍爭取之不復追故賊得整軍去果已東使孟楷攻蔡州節度秦

宗權降楷攻陳州敗死果自圖之略鄧許孟洛東入徐兗數
十州人大饑倚死牆墜賊俘以食者日數千人乃列巨礮糜
皮骨并吹之陳州刺史趙擊乞兵於諸道宣武朱全忠與周
茂時溥帥師救陳四年季克用率山西兵濟河而東屯汝州
與諸軍破尚讓於太康斬數萬級讓以所部降又敗果弟黃
郛於西華果大懼解而去克用追果果兵半度克用擊之賊
多溺死果引殘眾走封丘克用追敗之果涉汴北引夜大雨
克用急擊果於河朔果度河攻汴州全忠拒守克用救之果
夜走昨城入宛旬奔兗州克用追至曹獲其子并男女牛馬
乘輿器服等克用單晝夜馳糧盡不能及乃還果家僅千人

史籍 卷一百五

五

走保太山六月時溥將陳景瑜追戰於狼虎谷果計是謂其
甥林言曰我欲討國奸臣沈濯朝廷事成不退亦誤矣若取
吾首獻天子可得富貴言不忍果乃自刎不殊言因斬之并
殺其兄弟妻子將首詣溥太原軍殺言與果首獻於行在詔
以首獻於廟果從子浩來七千為盜江湖間自號蕩蕩軍天
復初陷瀏陽殺略甚衆湘陰羅家鄧進思率壯士伏山中擊
殺之

蔡宗權上蔡人為許州牙將黃巢度淮許州軍亂殺節度使
薛能宗權因逐刺史據蔡州以叛周岌代能領節度授以州
有兵萬人宗權遣將從諸軍收賊於汝州楊復充言之於朝

召其軍曰奉國以宗權為節度使果走出關宗權與連和送
回陳州寇掠梁宋間果死宗權囑聚敗兵遣弟宗言寇荆南
蔡詣攻襄州陷之破東都圍陝西使秦彥冠淮肥秦賢略江
南宗簡寇岳鄂所至屠老稚焚廬舍自關中薄青齊南抵荆
鄆北亘衡滑千里無烟唯趙擊保陳朱全忠依汴僅自完而
已兵出不轉糧指鄉聚口啖其人可飽吾衆官軍追躡獲鹽
尸數十車信宗假全忠都統以討賊秦賢略宋曹全忠遺書
約和賢遣張調請分地自汴以南歸之蔡全忠許之賢引兵
濟汴肆燔劫全忠大怒斬調進與賢戰殺獲甚衆宗權攻許
破節度使鹿晏弘進拔鄭州攻河橋遂據河陽放兵侵汴全

史籍 卷一百五

五

忠戰不利求救於兗鄆朱瑾朱宣救之全忠出兵合擊大敗
之宗權過鄭焚郭舍驅民入淮西全忠遂有鄭許河陽東都
合諸鎮兵會於上蔡宗權壁止蔡全忠破之遂圍蔡州宗權
為愛將申盡所囚折一足以待命盡中悔全忠殺之謂宗權
曰公若戮力勤王烏有今日乎宗權曰英雄不兩立天亡僕
以資公也全忠欲大其事請獻俘於朝朝議以時溥破黃巢
獻賊而已宗權不足俘左拾遺徐彥樞請所在斬決全忠使
判官韋震入奏昭宗御延喜樓受俘京兆尹叟以粗練狗兩
市宗權呼曰宗權豈反者耶觀者大笑與妻趙氏俱斬獨柳

董昌臨安人爲石鏡鎮將中和三年刺史路審中臨州昌率兵拒之自領州事鎮海節度周寶不能制因表爲刺史進義勝軍節度使時天下貢輸不入獨昌賦外獻常三倍朝廷賴其入拜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昌驕侈酷暴立生祠刻香木爲軀內金玉爲肺腑袞冕而坐妾媵列侍倡伎鼓吹於前兵士護門祀屬州爲土馬獻祠下牲牢祈請或妄言土馬嘶且汗皆受賞昌自言有饗者我必醉客有言嘗遊吳隱之祠止一偶人昌怒曰我非吳隱之比支解於祠前管入至千百小過輒夷族有五千餘姓當族昌曰能奉於我貸而死皆曰諾昌厚養之號感恩都刻其臂爲誓臨民訟不視獄但擲散子不勝者死用人亦取勝者封隴西郡王昌嘆曰朝廷負我吾奉金帛不貴何惜越王不吾與吾當自取之下苦其虐勸爲帝以悅之昌大喜曰時至矣我當應天順人其屬吳繇盧勤與妖人應智坐韓媼贊之山陰老人獻謠曰欲知天子名日從日上生昌喜賜百緡客倪德儒曰成通末越中祕記言有羅平鳥主越人禍福中和時吳越有大鳥四目三足其鳴曰羅平天冊民間禱祠之今大王署名文與鳥類因出圖以示昌昌大喜乾寧二年卽僞位國號羅平建元曰天冊自稱聖人下書屬州曰以某日權卽位然昌荷天子恩死不敢負國節度副使黃弼山陰令張遜謀皆殺之鎮海節度使錢鏐以書

讓昌曰王開府領節度終身富貴而不能守閉城作天子滅親族亦何賴耶唐王改國昌不聽鏐攻之昌懼獻錢二百萬緡獨軍執應智韓媼送於鏐且待罪鏐乃還而表於朝言昌罪不可赦昭宗削昌官爵授鏐浙東道招討使鏐討之傳城而壘昌復執盧勤等送鏐軍求解而求救於淮南楊行密行密遣臺濠兩州田頌攻杭州以救昌鏐將顧全武數敗昌軍昌將多降遂圍越州昌去僞號曰越人勸我作天子固無益今復爲節度使全武四面攻未克會臺濠取蘇州鏐召全武還全武曰賊根本在越州今失一州而緩賊不可攻益急昌從子真得士心昌信護養之衆始怨又滅兵糧欲觴外軍度云

史緯目錄

卷二百六五代史一本紀

梁太祖

末帝

唐莊宗

明宗

愍帝

廢帝

晉高祖

出帝

漢高祖

隱帝

周太祖

世宗

恭帝

卷二百七五代史二列傳

史籍

五代史目錄

梁太祖母皇后王氏太祖皇后張氏碩王兒

全昱

存教

友格

友文

友珪

友孜

梁太祖太祖太妃皇后曹氏

莊宗皇后劉氏

克讓

克修

克恭

克寧

存美等

繼安等

唐明宗淑妃王氏

從壽等

從溫

唐廢帝重華

劉延皓

晉高祖皇后李氏

安太妃安彥威

出帝皇后馮氏

萬友等

漢高祖皇后李氏

樂賢

信

梁太祖德妃董氏

周世宗柴守禮

世宗皇后符氏

宜哥等

陳敬翔

朱珍

葛從周

寇彥卿

劉鄩

牛存節

王重師

史籍

五代史目錄

梁師厚

謝彥章

卷二百八五代史三列傳

唐郭崇韜

安重海

周德威

符存審

史建瑭

王建及

元行欽

安金全

西方鄩

符習

烏震

孔謙

張延朗

李穀

李仁矩

劉延朗

康思立	康義誠	蘇彥弼	豆盧革	盧程	任圖	趙鳳	李襲吉	張惡	蕭希甫	劉贊	卷二百九五代史四列傳		昭柔維翰	景延廣	歐陽遂吉	史弘肇	楊邠	王章	史事 王全忠貞目錄		劉鋒	李業	郭允明	周王朴	恩載	殷王彥章	裴約	劉仁贍	甄張源德	夏魯奇	姚洪	王思同	張敬達	沈斌	王清	孫晟	仁鄭建	張勳明	石昂	程福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李自倫	賈六張文蔚	楊涉	張策	趙光達	薛貽矩	薛衡	卷二百十五五代史五列傳		譚李嗣昭	嗣本	存孝	存進	郭敬新磨	景進	史彥愛	郭從謙	郭張永業	張居翰	史事 王全忠貞目錄		韓王處直	劉守光	李茂貞	韓建	溫霜	盧光稠	鍾傳	趙匡凝	朱宣	卷二百十一五代史六列傳		王師範	李罕之	孟方立	趙舉	馮行襲	氏叔琮	李彥威	李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孔循	孫德昭
劉知俊	賀德倫
康延孝	張全義
朱友謙	袁象先
段凝	周知裕
陸思鐸	霍彥威
彥知溫	王晏珪
安重霸	王守恩
康福	郭延魯
裴從備	張筠
李周	
卷二百十二五代史七列傳	
劉處讓	張希崇
皇甫遇	盧文進
李金全	王弘贊
劉審交	高行周
白再榮	馮輝
皇甫暉	唐景思
王進	王峻
范延光	安重榮

安從進	楊光遠
杜重威	李守貞
張彥澤	趙思綰
慕容彥超	
卷二百十三五代史八列傳	
馮道	李琪
李愚	盧導
劉昫	盧文紀
馬胤孫	劉岳
馬竊	崔稅
李俤	和凝
呂琦	何澤
史珪	龍敏
張允	段希堯
裴嶧	王仁裕
王延	馬重績
卷二百十四五代史九考	
司天	職方
卷二百十五五代史十世家	
吳閼闔	王居業
南唐	

前蜀 黃荃

後蜀 李昊

卷二百十六五代史十一世家

南漢

楚 周行逢

吳越 孫承祐

閩 劉從蒨
陳洪進

南平

東漢

十國世家年譜

卷二百七五代史十二附錄

契丹

吐渾

党項

吐蕃

回鶻

于闐

史

宋王侯列傳

七

史緯卷二百六

五代史一

梁本紀

宋廬陵歐陽修撰
清晉江陳九思校



太祖皇帝姓朱氏。楊山人。其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生三子。曰全昱。存溫。誠卒。三子貧。與其母傭食蕭縣劉崇家。全昱無他材。能然為人長者。存溫勇有力。溫尤兇悍。唐僖宗乾符四年。黃巢起。曹濮存溫入賊中。存戰死。巢陷京師。以溫為同州防禦使。河陽諸葛爽率輕兵入之。溫偃旗設伏。以待爽。謂賊遁。解甲就舍。伏發。爽悉棄鎧馬奔。時天子在蜀。諸鎮會兵討賊。溫數為河中王重榮所敗。請兵於巢中尉孟楷。押而不通。溫客謝贖。說溫曰。黃家起於草莽。幸唐衰亂。投其隙而取之。非有功德興王之業也。豈足與共成大事哉。今天子在蜀。諸鎮之兵日集。共謀興復。是唐德未厭於人也。且將軍力戰於外。而庸人制之於內。此章邯所以背秦而歸楚也。溫以為然。乃殺其監軍嚴實。因王重榮以降。都統王鐸承制。拜溫左金吾衛大將軍。河中招討副使。天子賜溫名全忠。中和三年。拜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諸鎮兵被巢復京。師巢出藍田。關陷。蔡州節度使秦宗權附於巢。遂圍陳州。徐州時溥為兵。

此不情

史

宋二

馬郁統會諸鎮兵以救陳陳州刺史趙犖乞兵於全忠全忠自將救之薄雖為都統而不親兵全忠率諸鎮兵擊敗果於黃郛等犖德全忠因附屬焉全忠與河東李克用追敗果於郛城果走中平又敗之果走封丘又大敗之果挺身走至秦山狼虎谷為追兵所殺天子以全忠為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沛郡侯光啓二年進爵吳興郡王秦宗權稱帝陷陝洛遣其將秦賢盧勣張旺攻汴賢軍板橋駐軍北郊瑋軍萬勝環汴為三十六柵王以兵少不敢出遣朱珍募兵於東方而求救於兗鄆珍得兵萬人馬數百匹以歸乃擊板橋拔其四柵又擊萬勝瑋敗投水死宗權聞瑋等敗自將

史

宋二

取其曹州濮州僖宗崩昭宗龍紀元年淮西牙將申勣執秦宗權將檻送京師別將郭曙殺勣篡宗權來獻王獻俘於京師初黃巢敗走李克用追之至於宛朐不及而旋過汴王邀克用置酒夜以兵攻之克用踰城而免訟其事於京師天子知曲在汴和解之張勣私與汴交請伐河東唐大臣皆以為不可濟挾汴請益堅天子不得已許之以潞為太原行營都統王為招討使王不親兵以兵三千屬潞天子以王兼宣義軍節度使王假道於魏以攻河東且責其軍須所以怒魏為兵端也魏人辭以非兵所當出及糧乏於是攻魏張勣大敗於陰地二年王及魏人戰於南黃木敗之羅弘信來送款景

福元年王攻徐州二年克徐州殺時溥遣使克鄆乾寧二年王敗朱宣於鉅野兗鄆求救於河東李克用發兵救之假道於魏魏人擊之克用大舉攻魏羅弘信來求援遣焉從周執魏三年戰於洹水擒克用子落落殺之鳳翔李茂貞犯京師天子出居於華州王請以兵赴難天子優詔止之又請還都洛陽不許四年克鄆州遂攻兗州朱瑋奔於淮南光化元年天子以王兼天平軍節度使遣焉從周攻晉取邢洛陽三州三年唐宦者劉季述作亂天子幽於東宮天復元年正月遣駕孫德昭誅季述天子復立封王為梁王王太果珠骨氏拔琮出太行取澤潞焉從周會鎮定之兵圍太原不克而還天

唐之區也
於厥也

子以王兼河中尹護國軍節度使自劉季述等誅宰相崔胤
外與梁交欲假兵盡誅宦者而鳳翔李茂貞郿寧王行瑜
等皆遣子弟以兵宿衛天子宦者韓全誨等恃以為助天子
與胤計事宦者屬耳頗聞之乃選美女內之宮中令伺察其
實果得胤請誅宦者之奏全誨等大懼謀圖胤以求全胤知
謀泄矯制召梁兵入誅宦者王以兵七萬至於河中取同州
遂攻華州韓建出降全誨等聞梁兵且至即引岐郿宿衛兵
討天子奔於鳳翔王上書言胤所以召之之意天子怒胤
相詔梁兵還鎮王引兵去攻郿州節度使楊崇本降二年王
軍於河中晉攻晉絳王遣朱友寧擊敗晉軍於蒲縣取汾慈

史錄
卷一百六

臨遂問太原王克而還友寧及李茂貞戰於武功大敗之遂
圍鳳翔郿坊李周葵以兵救鳳翔王遣孔勣襲郿州周葵降
時鳳翔圍久城中食盡天子凍餓三年茂貞殺韓全誨等盡
其首送梁軍約山天子以解甲天子出幸梁軍遣使者往梁
州召崔胤胤託疾不至王使人戲胤曰吾未識天子體其意
是子來為我辨之天子還至與平胤率百官奉迎王為太子
執事且泣且行見者咸以為忠天子至自鳳翔素服哭於太
廟殺宦者七百餘人天子以禪王禪為兵馬元帥王為副元
帥王留子友倫為護駕指揮使引兵東歸友倫擊虜虜賜死
王以崔胤殺之遣朱友謙殺胤其與友倫擊虜者皆殺之天

祐元年王如河中遣寇彥卿如京師請遷都洛陽并徙長安
居人以東天子至陝州王朝於行在先如東都時軍衛皆散
凶其從以東者小黃門數十人打毬供奉內國小兒等二百
餘人行至澁水王令許昭遠告其謀亂悉殺之然後以聞由
是天子左右皆梁人矣四月天子至東都晉王李克用岐王
李茂貞楚王趙匡胤蜀王王建吳王楊行密聞梁遷天子洛
陽皆欲舉兵來討王大懼六月郿州楊崇本附於岐王以兵
如河中聲言攻梁本遣朱友恭友恭氏叔琮蔣玄暉等就昭宗王
至京師殺朱友恭氏叔琮二年遣蔣玄暉殺德王祐等九王
於九曲池及司空裴贊等百餘人王欲代唐使人諭諸鎮危

史錄
卷一百六

匡凝以為不可遣楊師厚攻之取其唐鄆復鄆均房七州
王軍于漢北師厚被褒州匡凝奔於淮南天子卜祀天於南
郊王怒以為將玄暉欲祈天以延唐天子懼歿卜郊十一月
天子封王為魏王相國總百揆以宣武等二十一軍為魏王
備九錫王怒不受十二月天子以王為天下兵馬元帥王益
怒遣人告樞密使蔣玄暉與何太后私通殺玄暉而焚之遂
執太后又殺宰相柳璨車裂太常卿張延範以徇天子下詔
停郊開平元年春正月宰相張文蔚率百官勸進夏四月更
名晃甲子皇帝即位大赦改元國號梁封唐主為濟陰王升
汴州為開封府建為東都以唐東都為西都廢京兆府為雍

東家之西
即內家之

州五月以唐相張文蔚楊涉御史大夫薛昭矩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改樞密院為崇政院敕翔為使二年春正月己亥就
濟陰王二月契丹遣使者來三月封鴻臚卿李絳介國公為
二王後五月潞州行營都虞候康懷英及晉人戰於夾城敗
績立唐三廟六月以劉知俊為招討使伐岐殺金吾衛上將
軍王師範滅其族冬十二月以介國公為三恪鄰國公萊國
公為二王後三年春正月如西都燃燈以祈福享於太廟有
事於南郊大赦羣臣上尊號二月延州高萬興叛於岐來降
三月劉知俊克丹延鄜坊四州夏五月殺佑國軍節度使王
重師六月劉知俊執佑國軍節度使劉捍叛附於岐如陝州
以冀王朱友謙為行營招討使劉知俊奔於岐秋七月至自
陝州冬十一月告謝於南郊遣鎮國軍節度使康懷英伐岐
克寧慶衍三州懷英及劉知俊戰於升平敗績四年二月以
楊師厚為招討使伐岐十一月以王景仁為招討使伐岐
化二年春正月王景仁及晉人戰於栢鄉敗績赦就罪以下
求危言正諫夏五月大赦改元幸河南尹張宗奭第十一月
回鶻吐蕃遣使者來二年春二月如魏州以張宗奭留守西
都次白馬殺左散騎常侍孫陽右諫議大夫張衍兵部郎中
張儁三月屠裘溫夏四月至自魏州如西都六月疾革鄧王
友珪反戊寅帝崩年六十一嗚呼天下之惡樂久矣自後唐

以來皆以為偽也至于論次五代獨不偽樂讓者或譏乎失
春秋之旨以謂樂負大惡當加誅絕而反進之是獎篡也非
春秋之志也余應之曰是春秋之志爾魯桓公弑隱公而自
立宣公弑子赤而自立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衛公孫剌
逐其君而自立聖人于春秋皆不絕其為君予不偽樂用春
秋之法也然則春秋亦獎篡乎曰惟不絕四者之為君於此
見春秋之意也聖人之于春秋用意深故勸戒切為言信故
善惡明夫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其實常為君矣
善其為君其實善也書其篡各傳其實使後世信之則四君
之罪不可得而掩爾既不得掩其惡人知惡名之不可逃則
為惡者庶乎其息矣是謂用意深而為言信也能知春秋此
意然後知予不偽樂之旨也
末帝友貞太祖第三子也初封均王乾化二年六月太祖遇
弒友珪自立殺博主友文以弑帝之罪歸之以王為東京衛
守開封尹明年友珪改元曰鳳曆二月賜馬都尉趙徽至東
都王私與之謀遣馬慎之魏州見楊師厚討事師厚遣王
舜賢至洛陽告左龍虎統軍袁象先使討賊時懷州龍驤屯
兵叛方捕索之王偽為友珪詔書發左右龍驤在東都者皆
還洛陽因激怒之曰天子以懷州屯兵叛追汝等欲盡坑之
諸將皆泣王曰先皇帝經營王業三十餘年今日為友珪

所執汝等安所逃死乎。因出太祖畫像示諸將泣曰汝能越洛陽擒逆賊則轉禍為福矣。軍士皆呼萬歲請王為王遣人趨象先夷實象先以禁兵討賊友珪死象先遣趙巖持傳國寶至東都請王入洛陽王報曰汴州太祖所以興王業也北拒并汾東至淮海國家藩鎮多在東方命將出師利乎便近是月即位於東都復稱乾化三年復博王友文官爵三月更名鎰夏五月楊師厚取滄州冬十二月晉人取幽州貞明元年三月以賀德倫為天雄軍節度使分其相澶衛州為驅德軍以張坊為節度使天雄軍亂賀德倫叛附於晉晉王李存勗入魏州遂取德州冬十月唐王友政反伏誅更名瑱二年三月鎮南軍節度使劉鄩及晉人戰於故元城敗績晉人取衛州秋七月晉人取相州安國軍節度使閻寶叛附於晉九月晉人取滄州晉人克貝州守將張源德死之三年冬十二月以賀瑒為招討使晉人取楊劉四年冬十二月賀瑒殺其將謝彥章孟審澄侯溫祿瑒及晉人戰於胡柳敗績秦軍軍節度使張守進叛附於晉以劉鄩為兗州安撫制置討之五年春正月晉軍于德勝冬十月劉鄩克兗州張守進伏誅十二月晉人取濮陽六年夏四月河中節度使朱友諒叛魏同州殺節度使程全暉附於晉龍德元年三月陳州刺史惠王友能反赦其罪降封房陵侯以戴思遠為招討使冬十月

史記

卷二百六

九

史記

卷二百六

九

思遠及晉人戰於戚城敗績二年春正月思遠襲魏州取成安秋八月滑州兵馬留後段凝攻衛州執其刺史李存偁三年春三月晉潞州刺史李繼韜來附夏晉李存勗稱帝國號唐閏四月唐人取鄆州五月以王彥章為招討使先鋒將唐延孝叛降於唐冬十月王彥章及唐入戰於中都敗績死之唐入取曹州盜竊傳國寶奔於唐戊寅唐師入汴帝登建國樓謂控鶴指揮使皇甫麟曰晉吾世讐也不可俟彼力竭卿可盡我命無使落讐人之手麟與帝相持慟哭因進刃帝殂年三十六麟亦自剄梁唐莊宗命張全義葬末帝尸藏其首於太社晉天福三年詔太社所藏罪人首級許親屬收葬乃出末帝首遣右衛將軍安崇阮葬之

唐本紀

莊宗皇帝其先號朱邪唐德宗時有朱邪蓋忠者居於北庭之金滿州貞元中吐蕃陷北庭徙蓋忠於甘州後回鶻攻吐蕃取涼州吐蕃疑蓋忠持兩端謀徙沙陀於河外蓋忠謂其子執宜曰我世為唐臣不幸陷虜今若走蕭關自歸不愈於絕種乎元和三年悉眾三萬落蒲烏德隄山而東吐蕃追之行且戰旁洮水走石門部眾累盡蓋忠死之執宜集餘眾戰二千七百獲畜橐它千計救靈州塞節度使范希朝以聞詔處其部鹽州希朝以執宜為陰山府兵馬使沙陀素驍勇

希朝欲給以捍虜爲市牛羊廣畜牧以休養之其殘部自鳳翔與元太原道歸者皆還之希朝徙鎮太原詔沙陀從之希朝乃料其勁騎號沙陀軍而處餘衆於定襄之神武川天子伐鎮州執宜以軍七百爲前鋒王承宗衆數萬與執宜遇執宜率軍橫貫賊陣李光顏等乘之斬首萬級擢蔚州刺史九年伐吳元濟執宜隸李光顏破蔡人拔凌雲柵授檢校刑部尚書太和中柳公綽領河東奏執宜禦北邊授代北行營招撫使執宜死子赤心仍爲代北軍使懿宗咸通十年神策大將軍康承訓討麗助于徐州赤心以沙陀軍從助平拜單于大都護振武軍節度使賜姓名李國昌預屬籍沙陀素強國

史

卷一百六

十

昌恃功橫恣懿宗患之十三年徙大同軍防禦使國昌稱疾不受國昌子克用善騎射能仰中雙鳧爲雲州守捉使時魏文楚爲代北水陸發運雲州防禦使歲饑文楚廢削用度其下皆怨邊校程懷信王行審等謀曰達時多難丈夫當投懷立功以公儒者難成大事沙陀雄勁李振武父子勇冠三軍吾若推之代北可定共取富貴若何咸曰善乃夜見克用克用遂率兵入雲州殺文楚自稱留後唐以盧簡方爲振武節度使會幽并兵討之簡方至鳳州單潰由是沙陀侵掠代北爲邊患僖宗即位以故太原節度使李業遇沙陀有恩乃以其子均爲靈武節度宣慰沙陀使以招輯之拜克用大同軍

防禦使久之國昌出擊黨項吐蕃赫連鐔裝破振武克用自雲州往迎國昌雲州人亦閉關拒之國昌父子無所歸因掠蔚州間國昌入保蔚州克用還據新城僖宗拜鐔大同軍使以李鈞爲招討使討沙陀沙陀破遮虜軍又被哥嵐軍唐兵數敗沙陀益熾北據蔚州南侵忻代至於太谷廣明元年招討使李琢會幽州李可舉雲州赫連鐔擊沙陀克用與可舉相拒于雄武軍其叔父友金以蔚州降於琢克用遽還可舉追至藥兒嶺大敗之琢又敗之于蔚州沙陀大潰克用父子入達靼克用少驍勇軍中號曰李鴟兒其一目眇及其貴也又號爲眼龍威名蓋於代北克用在達靼鬱鬱不得志又

史

卷一百六

十

懼達靼國已因時時從羣豪射獵或挂針于木武立馬鞭百步射之輒中羣豪皆服以爲神因言今黃巢爲中原患一目天子赦我願與公等南向定天下唐能終老沙磧哉達靼知克用不留乃止黃巢陷京師中和元年代北起軍使陳景思發沙陀降者與吐渾安慶等萬人赴京師行至絳州沙陀軍亂大掠而還景思念沙陀非克用不可將乃召克用于達靼承制以爲代州刺史行營節度使率番漢萬人過太原求發軍錢節度使鄭從讜與之錢千緡米千石克用怒縱兵大掠而還二年景思克用以步騎萬七千赴京師三年正月至河中進屯乾院巢當驚曰鴟兒軍至矣二月敗巢弟黃鄆於石

隄谷又敗尚讓於良田城橫屍三十里時諸鎮兵皆會長安大戰渭橋賊敗走入城克用乘勝追之自光泰門先入賊望春宮昇陽殿巢敗南走出藍田關京師平克用功第一拜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東節度使以國昌爲雁門節度使十月國昌卒克用遣其弟克修攻昭義孟方立取澤潞二州泰宗權攻陳州克用救之假道河陽諸將莫不許乃自河中渡河敗尚讓于太康又敗黃郛于西華巢且走且戰至中牟臨河未渡克用追及之賊衆驚潰又敗之于封丘巢脫身走克用追之一日夜馳二百里至於宛朐不及而還過汴州駐軍北郊朱全忠饗克用於上源驛夜酒罷克用醉臥伏

史

卷一百一十

七

王璠遇之稱帝屯於鳳凰宗念獨克用可以破攻而不能使也當破黃巢時兵馬都監楊復恭與克用善乃遣諫議大夫劉崇望以詔書示克用且道復恭意使進兵討致克用陽諾而不行大順元年克用破昭義孟遷取邢洛磁三州遣安金俊攻赫連鐸于雲州幽州李匡威救鐸戰于蔚州金俊大敗匡威鐸全忠皆請因其敗伐之昭宗以克用破黃巢功高下其事臺省議者多言不可伐宰相張洎謂沙陀前逼僖宗幸興元罪當誅楊復恭極諫以爲不可昭宗然之詔諭全忠等全忠賂潞使持其議昭宗不得已削克用官爵以潞爲太原兵馬都統伐之潞及克用戰於陰地三戰三敗潞歸克用大掠晉絳至於河中赤地千里上表自訴其辭優侮天子優詔答之二年復拜克用河東節度使隴西郡王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四月攻赫連鐸於雲州鐸走吐渾八月大蒐於太原掠懷孟至於邢州遂攻王鐸于鎮州克用擣常山以西十餘騎渡漳沱規敵遇大雨平地水濱數尺鎮人追之克用陷林中騎其馬曰吾世有太原者馬不嘶馬偶不嘶以免李匡威救鐸克用退軍邢州景福元年李存孝以邢州叛求援于王鐸克用出兵井陘以書招鐸而急攻平山鐸懼與克用通和獻帛五十萬疋出兵助攻邢州執存孝殺之克用攻幽州李匡僞棄城走追至景城見殺以劉仁恭爲留後二年

史

卷一百一十

七

河中王重盈卒其諸子珙珙立克用請立珙鳳翔李茂貞
鄆寧王行瑜華州韓建請立珙昭宗許克用立珙茂貞等怒
犯京師開克用起兵乃罷去克用至河中同州王行約奔於
京師陽言曰沙陀十萬至矣謀奉天子幸鄆州茂貞假子闕
圭亦謀劫幸鳳翔京師大亂昭宗出居于石門遣延王承丕
兄事克用告急克用進軍渭橋昭宗還京師克用擊破鄆州
王行瑜見殺克用還軍渭北請擊茂貞昭宗慰勞之使與茂
貞解盟以紓難克用私于使者曰亂本不除憂未艾也封克
用晉王武勸克用入朝克用未決都押衙蓋寓曰天子還自
石門寢未安席若晉兵渡渭人情豈復能安勤王而已何必

史錄卷一百六

朝哉克用笑曰爾猶不信我况天下乎乃收軍而還三年昭
宗復以張勣為相克用曰此朱全忠之謀也乃上表曰若
下朝以游為用則臣將往闕庭游命連止朱全忠攻克用
克用遣李存信假道魏州以救朱宣存信屯華縣軍士侵掠
羅弘信攻之存信敗走克用自將擊魏戰于泃水具子落
洛四年劉仁恭叛晉克用擊仁恭戰于安塞大敗光化元年
朱全忠遣將從周攻下邢洛德三州李罕之據潞州叛附於
朱全忠三年汴人攻鎮定皆絕晉附於全忠天復元年
梁攻下晉絳河中執王珂以歸晉失三與國乃聘郭以求和
梁王以為晉弱可取因大舉擊晉氏叔宗入天井張文敬入

新口為從周入土門王處直入飛狐侯言入陰地叔琮敗澤
潞趙州守將張鄆汾州守將李瑋皆降梁晉人大懼晉天大
雨梁兵多疾因解去晉復取汾州誅李瑋六月周德威取
慈州二年進攻晉絳大敗于蒲縣梁軍乘勝破汾慈三州
遂圍太原克用大懼謀出奔雲州未決梁軍大度解去周德
威復取汾慈三州四年梁劫天子遷都于洛陽改元曰天
祐詔正太原克用泣曰乘與不復西矣遣使者奔關行在
克用聞天子遷都者梁也天祐非唐號仍稱天復五年李茂
貞遣使告梁本遣使者來約無義克用頗怒不允與茂貞
乃合兵討阿保機于雲中約為兄弟明年大舉會都宗威而

史錄卷一百六

止六年梁攻燕滄州燕王劉仁恭乞師克用恨其反覆欲不
許于存勗諫曰此吾復振之勝也今天下之勢歸梁者十七
八猶如趙魏中山莫不聽命自河以北無為梁患者全忠所
憚惟我與仁恭耳燕晉合勢可以敵梁夫為天下者不顧小
怨且彼嘗負我而我急其難彼必德而懷我此不可失之機
也克用乃出兵破潞州梁圍解七年梁兵十萬攻潞州圍以
夾城周德威救之軍于亂柳是歲唐僖王建楊渥請克用自
王一方須臾平訪唐宗室立之克用答曰自王非吾志也冬
克用有疾明年正月克用卒年五十三子存勗立葬克用於
雁門嗚呼世久而失其傳者多矣李氏之先出于西突厥本

王爲尚書令始建行臺十二年梁魏州軍亂賀德倫以魏博二州來附王入魏州兼領魏博節度使取德州七月取洺州劉鄩軍于洺水王率百騎覘其營遇鄩伏兵圍之數重夾圍而出晉軍與鄩對壘于莘晉軍數挑戰鄩閉壁不出十三年正月王留李存審于莘聲言西歸鄩聞晉兵去引兵擊魏王至貝州返擊鄩大敗之追至故元城又敗之鄩走黎陽三月攻梁衛州刺史米昭降克德州殺刺史靳昭四月克洛州八月開邢州節度使閻寶降梁張筠來相州戴思遠棄滄州遁貝州人殺梁守將張源德降契丹寇蔚州執振武節度使李嗣本十四年冬梁謝彥章軍于楊劉十二月攻楊劉王自負

史籍

卷一百六

太

多以堙壑遂破之十五年正月梁晉相拒于楊劉彥章決河水以隔晉軍王渡水擊彥章破其四寨八月大閱于魏合鎮定兵十萬馬萬匹軍于麻家渡謝彥章軍于行臺十二月戰于胡柳晉軍大敗周德威死之諸將欲退保臨濮閻寶曰夫決勝料勢決戰料情情勢旣得斷在不疑今梁兵窘蹙倖勝而驕其勢可破此不可失之時也王謝曰微公幾敗吾事果軍暮休于土山晉整軍復戰大敗之進軍德勝爲夾寨十六年多敗梁軍于河南十八年正月趙將張文禮執其君銘文禮來請命以爲鎮州兵馬留後三月河中節度使朱友謙等請王卽皇帝位王三辭友謙等固請王曰予當思之八月遣

閻寶攻張文禮於鎮州文禮死其子處瑾閉城拒守九月義武軍節度使王處直叛附於契丹其子都幽處直來附十二月契丹寇涿州十九年正月敗契丹于新城追奔至幽州三月閻寶敗于鎮州以李宗昭代之四月嗣昭戰死以李存進代之九月存進戰死十月李存審克鎮州李繼韜以潞州叛附於梁同光元年夏四月巳巳卽皇帝位大赦改元國號唐以豆盧革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郭崇韜爲樞密使以魏州爲東京太原爲西京鎮州爲北都閏月追尊曾祖考爲皇帝妣爲皇后立廟于太原與唐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爲七廟李嗣源取鄆州秋八月梁人克澤州守將裴約死之九月李嗣

史籍

卷一百六

太

源及王彥章戰于建坊敗之冬十月如鄆州襲梁已那滅梁敬翔自殺殺李振趙巖張漢傑朱珪滅其族德音降死罪囚流以下原之十二月李繼韜伏誅二年春正月河南尹張全義及諸鎮進殷駁物求唐宦者七廟神主至自太原附於太廟廟獻于太微宮享于太廟二月有事于南郊大赦羣臣上尊號幸李嗣源第立劉氏爲皇后三月賜從平汴州功臣以李塗爲檢視唐諸陵使潞州將楊立反夏五月以教坊使陳俊爲景州刺史內閣接使儲德源爲憲州刺史李嗣源克潞州楊立伏誅封回紇王仁美爲英義可汗秋七月如雷山齊天神九月置水于城門以饗焚恐幸郭崇韜第十二月及

皇后幸張全義第三年春正月如東京毀即位壇爲鞠塲與
拘于新塲三月寒食望祭于西郊改東京爲鄴都以洛京爲
東都夏四月及皇后幸郭崇韜朱漢寶第五月皇太妃薨莊
宗崩母也廢朝五日六月以李紆爲昭宗少帝改卜國陵使
括馬秋七月皇太后崩八月殺河南縣令羅賢九月以魏王
繼岌爲西川都統郭崇韜爲招討使伐蜀十一月蜀王衍降
殺衍滅其族四年春正月魏王繼岌殺郭崇韜及其三千子于
蜀契丹使來殺其弟穆王存父及河中節度使李繼麟滅其
族二月鄴都軍將趙在禮反于貝州陷鄴都遣成德軍節度
使李嗣源討趙在禮李嗣源反帝如汴州次榮澤能壞指揮
使姚彥溫以前鋒軍叛降嗣源嗣源入汴州帝乃還從馬直
指揮使郭從謙反夏四月丁亥朔帝崩年四十三伶人笑帝
屍明宗入洛得其骨殖葬之新安縣
明宗皇帝世本夷狄無姓氏父電爲雁門部將生還信烈以
騎射事太祖爲人恭謹質厚寡言太祖養以爲子賜名嗣源
將騎五百號橫衝都梁攻克鄆朱宣朱瑾來乞師太祖遣李
存信將兵三萬救之存信留莘縣不進使嗣源別以兵三千
擊梁兵梁兵解去存信爲羅弘信所襲敗走嗣源殷而還李
嗣昭攻梁邢洛遇葛從周兵嗣昭敗走梁兵追之嗣昭從周
道至謂嗣昭曰爲公一戰乃憑高爲陣左右指畫兵望之

莫測嗣源大呼曰我取葛從周士卒可無動乃馳騎出入查
擊嗣昭繼進梁兵解去由是李橫衝名震四方梁晉相拒于
柏鄉梁龍驤軍以赤白馬爲兩陣旗幟鎧仗皆如馬色晉兵
望之皆懼莊宗舉鍾酌酒以飲嗣源曰卿見梁家赤白馬懼
乎嗣源笑曰有其表爾當歸吾廐也莊宗大喜曰卿當以氣
吞之嗣源飲畢奮馳馳騎犯白馬陣擒二裨將遂敗梁兵拜
代州刺史莊宗攻劉守光嗣源別出飛狐定山後取武州備
三州莊宗平魏州嗣源徇下磁相拜相州刺史耶德軍節度
使契丹攻幽州莊宗遣嗣源擊走之同光元年梁唐相拒于
河上李繼勣以鄆州降梁莊宗有憂色召嗣源問曰繼勣以
上黨降梁梁方急攻澤州吾出不意攻鄆州以斷梁右臂吾
乎嗣源曰夾河之兵久矣苟非出奇則大計不決臣請獨當
之乃以步騎五千涉濟至鄆州鄆人無備遂破之即拜天平
軍節度使梁軍攻破德勝南柵莊宗退保楊劉王彥章急攻
鄆州莊宗救之嗣源爲前鋒擊敗梁軍追至中都擒彥章彥
章雖敗段凝悉將梁兵屯河上莊宗未知所倚諸將多言乘
勝以取齊齊嗣源曰彥章之敗疑猶未知及其間之遲疑定
計亦須三日縱料吾所向亟發救兵必渡黎陽數萬之衆舟
楫非一日具也此去汴州不數百里前無險阻方陣而行信
宿可至汴州已破段凝豈足慮哉郭崇韜亦勸莊宗入汴莊

宗遣嗣源以千騎先至汴州，攻封丘門，王瓚開門降。莊宗至，見嗣源大喜，手攬其臂，以頭觸之，曰：「天下與爾共之。」拜中書令。二年，莊宗祀天南郊，賜以鐵券。三年，徙鎮成德。十二月，朝于洛陽。天成元年，郭崇韜、朱友諒皆以譏死。嗣源以名位高，見忌，趙在禮反于魏。大臣請遣嗣源討賊，莊宗不許。羣臣屢請，莊宗不得已遣之。三月，嗣源至魏，屯御河南，在禮登樓謝罪。嗣源軍變，入于魏，與在禮合，遂以其兵南，遣石敬瑭將三百騎為先鋒。嗣源過鉅鹿，掠小坊馬三千匹，以益軍。入汴州，四月，莊宗崩，遂入洛陽，監國。朝羣臣于典聖宮，以安重誨為樞密使，殺元行欽及沮庸使孔謙。丙午，使奠于西宮，即位于

史

卷二百六

王

突厥神。秋七月，隨州刺史西方鄴取夔忠萬州，殺豆盧革。冬十月，如汴州，宣武軍節度使朱守殷反，馬步軍都指揮使馬彥超死之。守殷自殺，殺太子少保致仕任圜。傳簡于霍彥威。十二月，回鶻吐蕃遣使者來，追尊祖考為皇帝，妣為皇后，立廟于應州。三年春正月，契丹陷平州。三月，御札求直言。夏四月，義武軍節度使王都反，以王晏球為招討使。五月，契丹將禿儼援王都，封回鶻王仁裕為順化可汗。秋七月，殺齊州防禦使曹延隱。八月，盧龍軍節度使趙德鈞殺契丹首領惕隱，赫連慶州防禦使賈延琬反，遣靜難軍節度使李穀討之。突厥使來。十二月，敬周克慶州，賈延琬伏誅。辛酉，義誠第四

史

卷二百六

王

冬十月，董璋陷閬州，殺節度使李仁矩，指揮使姚洪死之。孟知祥反，十一月，契丹東丹王突欲來奔，十二月，遣安重誨討董璋。二年二月，幸安元信第，夏四月，董璋陷遂州，武信軍節度使夏魯奇死之，以早救流罪以下囚，閏五月，殺太子太師致仕安重誨及其妻子。秋九月，放五坊鷹隼，冬十二月，除鐵禁，初稅農具錢。三年六月，封王建為高麗國王，孟知祥殺董璋，陷東川，韃靼首領頡頏以其族來附。冬十月，幸石敬瑭第，四年春三月，追冊晉國夫人夏氏為皇后。秋七月，回鶻都督李末獻白鵲，命放之。八月，大赦。冬十月，幸士和亭，得疾。十一月，秦王從榮以兵入興聖宮，不克，伏誅。侍衛親軍都指揮使

康義誠殺三司使孫岳，戊戌，帝崩，年六十七。廢帝清泰元年，非洛陽縣椒陵，嗚呼！自古治世少而亂世多，三代之王有天下數百年，其可稱者數君而已。況于五代耶？予聞長老言，明宗雖出夷狄，而為人純質，寬仁愛人，於五代之君有足稱焉。嘗夜焚香仰天而祝曰：「臣本蕃人，豈足治天下？世亂久矣，願天早生聖人，滅罷宮人，伶官廢內藏庫，四方所上物悉歸之，有司廣設賑，有司理之，請加升騰，則然歎曰：「天以火戒我，豈宜增以侈耶？歲旱，已而雪，露坐庭中，命武德司毋掃雪，曰：「此天所以賜我也。數問宰相馮道等民間疾苦，道等言：「穀帛賤，民無疾疫，則欣然曰：「吾何以堪之？當與公等作好事，以報上天，更有犯職輒寘之死，曰：「此民之福也。褒廉史孫岳等，以風示天下，其愛人恤物亦有意于治矣。自即位時，春秋已高，不趨聲色，不樂遊畋，在位十年，於五代之君最為長世。兵革罷息，年屢豐登，生民賴以休息，然夷狄性果，仁而不明，屢以非辜誅殺臣下，至於父子之間，不能慮患為防，而變起倉卒，卒陷從榮，以大惡帝亦飲恨而終。時大理少卿康澄上疏曰：「為國家者，有不足懼者五：漢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懼；天象變見，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竭，不足懼；水旱蟲蝗，不足懼也。賢士藏匿，漢可畏；四民失業，漢可畏；上下相猜，漢可畏；廉恥道消，漢可畏；毀譽亂真，漢可畏。直言不聞，漢

僖康氏應順元年春正月壬申朔視朝于廣壽殿大赦改元
用樂朱弘昭馮贊獻錢助作山陵閏月冊皇太后及太妃王
氏北京留守石敬瑭獻銀絹助作山陵二月視作山陵鳳翔
節度使潞王從珂反以王思同為都部署討之思同兵潰嚴
衛指揮使尹暉羽林指揮使楊思權以其軍降於從珂三月
殺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朱弘實以康義誠為鳳翔都招
討使王思同為副西京副留守劉遂雍降于從珂思同死之
京城巡檢使安從進叛殺馮贊朱弘昭自殺從進傳二首於
從珂上如衛州

史

卷一百六

宋

帝鎮州人本姓王氏世微賤母魏氏少寡明宗過平山掠
得之魏氏有子阿三十餘歲明宗養以為子名曰從珂及長
狀貌雄偉曉勇善戰信寡言明宗甚愛之晉梁戰于河上
從珂屢立戰功莊宗曰阿三不徒與我同年其戰亦類我同
光二年為衛州刺史戍石門明宗討趙在禮自衛反兵而南
從珂率戍兵追及明宗明宗兵少得從珂兵軍聲大振明宗
立拜從珂河中節度使封潞王時明宗春秋已高王于諸子
次最長安重海患之矯詔河中裨將楊彥溫圖之王問馬于
黃龍莊彥溫閉門拒之王止于虞卿以問明宗召王還京師
居之清化里第重誨以從珂失守數請行軍法明宗不聽重
誨死乃起為鳳翔節度使王子重吉為控鶴指揮使典禁兵

史

卷一百六

宋

愍帝即位朱弘昭馮贊用事出重吉為亳州團練使又徙王
為北京留守不降制書而宣授以李從瑋代之初安重誨罷
河中以從瑋代而重誨見殺故王益自疑遂反愍帝遣王思
同會諸鎮兵討之思同敗走清泰元年三月王次長安西京
副留守劉遂雍降次華州執樂彥稠次靈寶河中安彥威陝
州康思立降次陝州康義誠來降殺宣徽使孟漢瓊愍帝出
居於衛州夏四月入京師馮道率百官迎王于蔣橋王辭不
見入哭于西宮見羣臣道拜王答拜入居於至德宮以太后
令降天子為鄂王命王監國乙亥即位諸鎮至刺史皆進錢
帛助賞軍不足三司使王致請率民財以助用使僕射盧質
與政共議配率貧富不均獄訟并起所得不滿十萬乃命質
等借民屋課民大吝怨戾寅弑鄂王慈州刺史宋令詢死之
大赦改元殺康義誠樂彥稠六月幸范延光索自通第秋七
月以盧文紀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立劉氏為皇后許御署官
遷二年春二月追尊魯國太夫人魏氏為皇太后六月羣臣
獻添都馬三年春三月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反夏五月以張
敬達為太原都招討使楊光遠副之先鋒指揮使安審信振
武戍將安重榮降於敬瑭天雄軍捧聖都虞侯張令昭廷節
度使劉延皓以令昭權知軍事六月以范延光為天雄軍招
討使秋七月克魏州張令昭伏誅彰聖指揮使張萬進降於

石敬瑭九月張敬達及契丹戰于太原敗績契丹圍敬達于晉安如河陽冬十月括馬籍民爲兵十一月以趙德鈞爲行營都統契丹立晉閏月楊光遠殺張敬達以其軍降契丹契丹及晉人至潞州上至自河陽辛巳帝自焚殂石敬瑭命葬其殯骨于敬陵域中嗚呼君臣之際可謂難哉重海區區獨見路王之禍而謀之不臧至於殞身赤族及愍帝竟篡於潞王使明宗有知其愧於重海矣哀哉

晉本紀

高祖皇帝其父泉振鷄本山西夷從朱邪歸唐居陰山晉王李克用起于雲朔泉振鷄以善騎射從晉王征伐有功官至

史籍

卷二百六

宋

洛州刺史泉振鷄生敬瑭姓石氏不知得姓之始也敬瑭沈厚寡言明宗愛之妻以女永寧公主常謀帳下號左射軍梁將劉鄩攻清平莊宗馳救之兵未及陣爲鄩所掩敬瑭以十餘騎橫梁馳擊取莊宗以旋莊宗拊其背手唱以酥酥吏狄所重由是名動軍中莊宗戰于胡柳前鋒周德威死敬瑭從明宗擊敗梁兵明宗戰胡盧爲梁兵所敗敬瑭脫明宗于危趙在禮之亂明宗討之兵變明宗欲自歸天子明已不反敬瑭曰豈有軍變於外上將獨無事者乎猶豫者兵家之大忌不如速行願得騎兵三百攻汴州汴天下之要害也得之可以成事明宗與之駟騎三百遂入汴莊宗自洛後至不得

入兵潰西還明宗遣敬瑭趣汜水收其散卒莊宗遇弒明宗立拜敬瑭保義軍節度使在陝以廉問時諸鎮多不奉法鄧州陶延壽亳州李鄴以贓汚論死明宗下詔書褒廉吏風天下以敬瑭爲首天成三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駙馬都尉兼六軍諸衛副使契丹吐渾突厥皆入寇時秦王從榮統六軍敬瑭不欲爲其副乃請行及制出不落副使敬瑭辭明宗問大臣誰可行者范延光趙延壽以敬瑭爲請拜河東節度使落六軍副使乃行明年明宗崩愍帝卽位加中書今來朝京師路王從珂反愍帝出奔遇敬瑭于道敬瑭殺帝從者百餘人南帝于衛州而去廢帝卽位以楊彥詢爲節度副使以備

史籍

卷二百六

宋

敬瑭天福元年徙鎮天平敬瑭謂其屬曰先帝授吾太原使老焉今無故而遷是疑吾反也太原地險而果多吾欲內徵諸鎮外求援于契丹可乎桑維翰劉知遠以爲然以問彥詢彥詢不敢正言乃曰太原之力能與唐敵否公其計之高祖反意已決彥詢不敢復言左右以彥詢異議欲殺之高祖止之曰副使我自保之乃表言廢帝不當立請立許王從金廢帝命張敬達討之敬瑭求援于契丹耶律德光入自雁門與唐兵戰敬達大敗敬瑭夜出北門見德光約爲父子十一月丁酉卽位國號晉以南漢高祖順流莫蔚朔雲應新鳩偶武襄州入於契丹大赦改元以桑維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

肅密使趙德鈞及其子延壽來降契丹。契丹鑿之，大河陽節度使
其從簡降。殺張延朗，劉延朗十二月追降。唐帝為庶人，以馮
道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年春正月，安遠軍節度使盧文進
叛，降於契丹。大雄軍節度使范延光殺齊州防禦使祕璣。二月
契丹使皇太子解里來，夏四月，赦囚，賜民租賦。宣武軍節度
使楊光遠進助國錢，追尊祖考為皇帝。姚為皇后。六月，范延
光反，以楊元遠為魏州都部署討之。東都巡檢使張從賓反，
殺留守判官李遐，遣護聖都指揮使杜重威討之。從賓陷河
陽，殺皇子重义，陷河南，殺皇子重信。秋七月，從賓陷汜水關，
殺巡檢使宋延浩。杜重威克汜水關，張從賓投河死。楊光遠

賜王仁美為奉化可汗。八月，河東博平九月封李從益為鄆
國公，以奉唐後。冬十二月，立唐高祖太宗莊宗明宗愍帝廟
于西京。吐蕃罷延族來附。五年春正月，德音除民公私債。五
月，安遠軍節度使李金全叛，附於唐。李昇將李承祐入安州。
安遠軍節度使馬全節及承祐戰敗之。克安州，殺承祐。秋入
月，西京留守楊光遠殺太子太師范延光。六年春正月，封唐
叔虞為興安王。臺駘為昌寧公。二月，停買宴錢。三月，除民四
年以前稅。八月，如鄆都。九月，河決中都，入于杏河。冬十月，河
決滑濮鄆澶州。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反，以高行周為軍
前都部署討之。成德軍節度使安重榮反，以杜重威為招討
使討之。七年春正月，克鎮州。安重榮伏誅。三月，遣歸德軍節
度使安彥威塞決河于滑州。夏五月，尊皇太妃劉氏為皇太
后。六月乙丑，帝崩。年五十二。
出帝重貴，高祖兄子也。父敬儒為唐莊宗騎將，早卒。高祖以
重貴為子。高祖六子，五皆早死，而重貴幼，故重貴得立。重貴
少而謹厚，善騎射。高祖使博士王震教以禮記，久之不能讀。
大義謂震曰：「此非我家事也。」高祖為契丹所立，謀以一子留
守太原，契丹使盡出諸子，擇之，指重貴曰：「此服大者可也。」拜
北京留守。知河東節度事。封鄭王。改封齊王。天福七年六月
乙丑，高祖崩，即位于柩前。使左驍衛將軍石德超以御馬二

撲祭相州之西山自鄴都如京師使李仁廌使契丹秋七月
皇祖母劉氏崩輟視朝三日大赦八月高行周克襄州安從
進自焚死天平軍節度使景延廣義成軍節度使李守貞彭
德軍節度使郭謹進錢果助作山陵十一月華高祖於顯陵
安葬謁靈車所過民租之半十二月北京留守劉知遠進百
頭宮廬入年春二月寒食望祭顯陵于南莊焚御衣紙錢蝗
夏四月供奉官張福率威順軍捕蝗于陳州秦宰軍節度使
安審信捕蝗于中都追封皇伯敬儒爲宋王以旱蝗大赦六
月祭蝗于畢門供奉官帥奉國軍捕蝗于京畿括借民粟殺
蠲粟者秋七月冊皇太后八月募民捕蝗易以粟檢民膏苗

杜威即
威避名

入於汶濟秋七月大赦改元十二月楊承勳因其父光遠以
降殺楊光遠二年春正月契丹陷秦州馬全節及契丹戰於
榆林南軍皆潰以張從恩留守東都高行周爲御營使北征
契丹去二月大閱于咸城閱馬于鐵丘三月契丹陷祁州刺
史沈斌死之馬全節克秦州杜威克蒲城杜威及契丹戰於
陽城敗之追奔至衛村又敗之夏四月勞旋于咸城至自瀘
州大賞軍功六月幸杜威第八月括馬九月幸李守貞第三
年夏六月孫方諫以狼山叛附於契丹契丹寇邊以李守貞
爲都部署大饑羣盜起秋七月大雨水河決楊劉九月河決
澶滑懷州馬軍排陣使張彥澤及契丹戰于新興敗之河決
臨黃冬十月河決衛州河決原武以杜威爲都招討使李守
貞爲兵馬都監十一月承靜軍節度使梁漢璋及契丹戰於
瀛州敗績契丹寇鎮定十二月杜威軍于中渡奉國都指揮
使王清及契丹戰于滑汜敗績死之杜威李守貞張彥澤以
其軍叛降契丹張彥澤犯京師殺開封尹系維翰契丹滅晉
嗚呼余書封子重貴爲鄭王又書追封皇伯敬儒爲宋王豈
無意哉禮兄弟之子猶子也重貴書子可矣敬儒出帝父也
稱曰皇伯者何哉出帝立不以正而絕其所生也蓋出帝于
高祖得爲子而不得爲後何者高祖自有子也方高祖疾瘳
抱其子重貴寢於馮道懷中而託之出帝宜得立耶晉之大

臣既廢命而立之謂出帝為高祖子則得立為敬儒子則不得立於是漢諱其所生而絕之以欺天下為真高祖子也禮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期使高祖無子出帝得為後嗣立以正不待絕其所生也故余書曰追封皇伯敬儒為宋王者以見其立不以正滅絕天性臣其父而爵之以欺天下也

漢本紀

高祖皇帝姓劉氏名知遠其先沙陀部人居于太原知遠嚴重寡言與晉高祖俱事明宗為偏將明宗及梁人戰于德勝晉高祖馬甲斷梁兵幾及知遠以所乘馬授之復取高祖馬殿而還高祖德之高祖留守北京以知遠為押衙潞王從珂

史書

卷一百六

七

反愍帝出奔高祖朝京師遇愍帝于衛州傳舍知遠遣勇士石敢袖鐵槌侍高祖以虞變高祖與愍帝議事未夾左右欲兵之知遠擁高祖入室敢與左右格鬪死知遠率兵盡殺愍帝左右兩帝而去廢帝與高祖有隙高祖將舉兵知遠與桑維翰贊成之高祖即位太原以知遠為侍衛親軍都虞候契丹耶律德光送高祖至潞州臨決指知遠曰此都軍其操刺無大故勿棄之天福二年領忠武軍節度使徙領歸德以杜重威代之知遠恥與重威同列杜門不出高祖怒欲罷之宰相趙鼎以為不可高祖遣端明殿學士和凝就第宣諭知遠乃受命五年徙鄆都留守朝於京師高祖幸其第六年拜

史書

卷一百六

七

河東節度使北京留守七年高祖崩知遠從高祖起太原有佐命功出帝立與契丹絕盟用兵北方恐知遠有異志每優尊之拜中書令封北平王加守太尉然未嘗出兵契丹遣偉王攸雁門王敗之千秀谷八月殺吐渾白承福等族取其資鉅萬良馬數千四年契丹犯京師出帝北遷王遣牙將王峻奉表契丹耶律德光呼之為兒賜以木枋一如中國凡杜非優大臣不可得峻持枋歸虜人望之皆避道峻至言契丹必不能有中國乃議建國二月河東行軍司馬張彥威等上殿勸進幸未即位稱天福十二年磁州賊首梁暉取相州來歸武節都指揮使史弘肇取代州殺其刺史王暉晉州將樂可倚殺守將駱從明來歸陝州留後趙驪潞州留後王守恩來歸三月鐫河東雜稅丹州指揮使高彥詢以其州來歸契丹暉以其將蕭翰守汴州夏四月以楊邠為樞密使郭威權樞密副使契丹陷相州殺梁暉立李氏為皇后以蘇逢吉蘇禹珣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史弘肇取潞州奉國指揮使武行德以河陽來歸史弘肇取澤州契丹耶律德光卒于榮城其眾入鎮州五月以劉崇為北京留守上如東京蕭翰以鄆國公李從益知南朝軍國事翰遷歸契丹次終州刺史李從明來歸六月殺李從益及其母子京師改國號漢赦罪人蠲民稅秋閏七月禁造契丹服器天雄軍

節度使杜重威反以高行周爲鄴都部署討之追尊祖考爲皇帝妣爲皇后以漢高皇帝爲高祖光武皇帝爲世祖皆不祧八月謚聖指揮使白再榮逐契丹以鎮州來歸安國軍節度使薛懷讓殺契丹將劉鐸入於邢州九月北征冬十月次韋城救河北十一月杜重威降至自鄴都乾祐元年春正月大赦改元更名爲丁丑帝崩葬府陵在魏縣隱帝承祐高祖第二子也高祖卽位拜右衛上將軍魏王承訓長而賢高祖愛之方屬以爲嗣承訓薨高祖不豫悲哀疾劇乃以承祐屬諸將相宰相蘇逢吉曰皇子承祐未封王南面封之未及封而高祖崩秘不發喪殺杜重威乾祐元年二

史

卷二百六

美

月辛巳封承祐周王是日卽位于柩前鳳翔巡檢使王景崇及蜀人戰于大散關敗之三月護國軍節度使李守貞反陷潼關夏四月陝州兵馬都監王王克潼關承典軍將趙思綰叛附於李守貞客省使王峻帥師屯關西河決原武五月河決滑州旱蝗秋七月彰德軍節度使王繼弘殺判官張易鵬鶴食蝗災丹鄆州刺史王彥徽來奔殺成德軍副使張鵬王景崇反附於李守貞八月郭威討李守貞十一月殺太子太傅李繼誠其族十二月彰武軍節度使高允權殺太子太師致仕劉景康二年春正月赦囚錮紐配租夏五月趙思綰降郭威殺之秋七月克河中李守貞自焚死八月郭從義殺前

承興巡檢使喬守溫冬十月契丹陷內丘郭威伐契丹契丹遜三年春正月都部署趙暉克鳳翔王景崇自焚死三月寒食望祭于南御園夏四月郭威以樞密使爲天雄軍節度使六月河決原武秋八月魏祖來附冬十一月殺樞密使楊邠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史弘肇三司使王章皆滅其族郭威反黃成軍節度使宋延渥叛附於威威犯封丘秦軍軍節度使慕容彥超軍于七里店上勞軍于北郊慕容彥超及郭威戰敗績開封尹侯益叛降郭威郭允明反乙酉帝崩年二十蘇達古自殺漢臣周廣順元年葬之陽翟縣嗚呼人君卽位稱元年常事爾古不以爲重也孔子未修春秋其前固已如此

史

卷二百六

美

夫記事先後遠近以歲月一二數之乃理之自然也其謂一爲元亦未嘗有法蓋古人語爾後世曲學之士謂孔子書元年爲春秋大法遂以改元爲重事自漢以後又各年以建元稱號遂多不勝紀也五代亂世其不合于理者多矣至年號乖錯則不可以不明梁太祖以乾化二年遇赦明年末帝誅友珪黜鳳曆之號復稱乾化三年此爲有說至漢高祖黜晉出帝開運四年復稱天福十二年何哉方出帝時漢高祖嘗下視晉晉亦陽優禮之幸未見其隙及契丹滅晉漢末嘗有赴難之意出帝已北遷方陽以兵迫之至土門而還及其卽位而藉開運之號幸禍以爲利無復君臣之義可勝歎哉

高祖御覽自可收元為何向天蓋
如日不忍忘晉祖真阿無與失也

周本紀

太祖皇帝姓郭氏邢州人父簡事晉為順州刺史劉仁恭破
順州見殺于威少孤無依寄食潞州人常思家潞州留後李
從勣募軍威年十八以勇力應募負氣好使酒繼勣特奇之
有屠者以勇服市人威醉遊於市呼屠者使割肉割不如法
叱之屠者披其腹曰汝勇者能殺我乎威即取刀刺殺之一
市皆驚威自如也為吏所執繼勣惜其勇陰縱之使已復
召置麾下為侍衛軍吏漢高祖為侍衛親軍都虞候尤親愛
之高祖所臨鎮常以威從及即位拜威樞密副使乾祐元年

史記

卷一百六

表

正月高祖疾大漸以隱帝託威及史弘肇等隱帝即位拜威
樞密使河中李守貞承與趙思綰鳳翔王景崇相次反隱帝
遣白文珂郭從義常思分討之皆無功隱帝謂威曰吾欲煩
公可乎威曰臣不敢請亦不敢辭乃拜威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使督諸將威居軍中延見賓客宴衣博帶及臨陣行營
中使後與士卒無異上所賜手悉以分士卒將士皆樂從
至河中威據城東思綰城南文珂據其西圍五縣十二萬人
築連壘以護三柵諸將以守貞窮寇破在旦夕不宜勞人威
不聽守貞數出兵擊壞連壘威輒補之久之城中兵食俱盡
威曰可矣治攻具為期日四而攻之破其城守貞自焚死思

威之市恩
如此

此使皆也
威之市恩
如此

史記

卷一百六

表

崇殺威及宣徽使王峻于魏弘義反以詔書示殷殷弒孟業
遣人告威及使者至樞密院史弘仁蒲教威倒用留守叩更
為詔書命威誅諸將校以激之將校皆怒十一月威率兵渡
河隱帝遣開封尹侯益率兵拒威又遣內養營脫威為威
所得威附奏請釋李業等送軍中業等言威反狀已白乃誅
威家屬威至滑州義成軍節度使宋延渾降威及秦軍軍節
度使慕容彥超戰于劉子陵彥超敗走郭允明反弒隱帝于
趙州威入京師縱火大掠率百官朝太后請立嗣君太后下
令文武百僚議擇賢明以承大統威率百官請立秦軍軍節
度使晉為副遣太師馮道迎晉于徐州請太后臨朝聽政以

王峻為樞密使，范質為副使。十二月，王峻遣郭崇以騎兵邀質于宋州，殺之。其將輩延美、楊溫為質守徐州。咸次臯門。漢宰相竇貞固、蘇禹珪來勸進。太后制以威監國。廣順元年春正月丁卯，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國號周。上漢太后尊號曰昭聖皇太后，以馮道為中書令。漢劉崇自立于太原。二月，寒食，宰祭于蒲池。三月，武寧軍節度使王克超克徐州。夏五月，追尊祖考為皇帝，妣為皇后。六月，以范質、李穀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秋七月，幸王峻第。冬十月，漢人攻晉州，命王峻及建雄軍節度使王彥超拒之。十二月，慕容彥超反。二年二月，府州防禦使折德展克倚嵐軍。夏五月，東征，命李穀留守東都，克

史紀 卷一百六

年

祖愛之，遂以為子。乾祐三年冬，周兵起，魏犯京師，留榮守魏。太祖立拜鎮寧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榮素為樞密使，王峻所忌。廣順三年春正月，來朝，不得留，峻誅。榮歸，開封尹、封晉王。顯德元年春正月，太祖有疾，以王判四外兵馬事。太祖崩，秘不發喪。丙申，發喪，即位于柩前。二月，漢人攻潞州。三月，大赦，以鄭仁海留守東京，如潞州。次澤州，聞兵于北郊，及劉晏戰于高原，敗之。追及高平，又敗之。至潞州，待衛馬軍都指揮使樊愛能、步軍都指揮使何徽伏誅。以符彥卿為河東行營都部署。夏四月，漢汾州防禦使董希顏遣州刺史張漢超降，取嵐、憲二州。立符氏為皇后，取石沁二州。開太原，忻州監軍李勣殺刺史趙舉降。五月，漢代州守將鄭處謙降。契丹救漢，符彥卿及契丹戰于邢口，敗績。先鋒都指揮使史彥超死之。六月，班師。次新鄭，拜嵩陵。至自太原。冬十月，殺左羽林大將軍孟漢瓊。二年春二月，御札求直言。夏五月，命宣徽南院使向訓伐賜，毀佛寺，禁父母無侍養而為僧尼及私自度者。閏月，向訓克泰州。冬十月，取成階二州。十一月，以李穀為淮南道都部署，伐唐克鳳州。三年春正月，增築京城，以向訓留守東京。南征，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及唐人戰于正陽，敗之。二月，幸下蔡，浮橋，克滁州。李景來求成，不答。景使其臣鍾謨來求，表取揚、泰二州。三月，取光舒常三

史紀 卷一百六

年

州夏五月，至自淮南，大宴廣德殿。御史中丞邊歸謫命責門扶山之歸，黨而顧曰：「陛下何不夾殺趙守微，守微本村民，因獻策擢拾遺，有妻復娶，言事指斥，坐配流放歸，故歸黨以爲言。」翌日歸謫伏閣請罪，詔釋罪，于閣門賜三爵以愧之。秋七月，皇后崩。十一月，廢諸祠不在祀典者。殺李景使臣孫晟。四年春二月，以王朴留守東京，南征三月，克壽州。夏四月，至自壽州，放降卒八百歸於賜，追冊夫人劉氏爲皇后。五月，殺密州防禦使侯希進。冬十月，以王朴留守東京，南征十二月，克泗州。守將范再遇、濠州團練使郭延謂降。五年春正月，取海州。取靜海軍，克楚州。守將張彥卿、鄭昭業死之。二月，取雄

史記卷一百七

七

州如瓜州如泰州如揚州幸迎駕克淮南十有四州以爲界三月李景來賀宴夏四月，附五室神至于新廟，至自淮南。六月，放降卒四千六百於唐。秋七月，頒均田圖。冬十月，括民租。十一月，作通禮正樂。十二月，罷州縣課戶，俸戶六年三月，回鶻來獻玉，却之以宣徽南院使吳延祚留守東京。北征夏四月，取乾寧軍，取益津關，以爲霸州。取瓦橋關，以爲雄州。五月，取瀛州，至自雄州。六月，立皇后符氏。癸巳，帝崩。年二十九。葬慶陵。在廣

恭帝宗訓世宗第四子也。世宗卽位，大臣請封皇子爲王，世宗謙抑久之。及北取三關，遇疾還京師，始封宗訓爲王。時年

七歲。顯德六年六月，世宗崩。甲午，卽位于柩前。七年春正月，甲辰，遷位於宋。嗚呼！五代本紀備矣。君臣之際，可勝道哉。果之友珪反，唐戡克寧，殺存父從璩，則父子骨肉之恩，幾何其不絕矣。太妃薨而輟朝，立劉氏馮氏爲皇后，則夫婦之倫，幾何其不亂矣。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居喪改元而用樂，殺馬延任，則禮樂刑政，幾何其不壞矣。至于賽雷山，傳箭而撲馬，則中國幾何其不夷狄矣。可謂亂世也。歟！而世宗區區五六年間，取秦隴，平淮右，復三關，威武之聲，震懾夷夏。延儒學文章之士，考制度，修通禮，定正樂，議刑統，其制作之法，皆可施於後世。卽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時中國

史記卷一百七

七

乏錢，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爲妄，而以利人爲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于世，猶欲割截，况此銅像，豈有所惜哉？」羣臣皆不敢言。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歎曰：「此政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詔領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規爲志。意夫豈小哉！其伐南唐，開宰相李穀以計策，後克淮南，出設就使學士陶穀爲贊，盛以錦囊，置之坐側，明達英果，議論偉然。虛心聽納，用人不疑，可謂賢主矣。其北取三關，兵不血刃，史家贊其輕社稷之重，而伴勝于倉卒，殊不知其校靈弱，量彼我，而因述律氏之贊，乘不可失之機，非明于料敵制勝者，孰能至

此哉誠非文士之所及也

史籍卷二百六終

史籍

卷二百六

七

史籍卷二百七

五代史二

列傳

梁家人

嗚呼梁之惡極矣。自其起盜賊。至於亾唐。其遺毒流於天下。天下豪傑四面並起。孰不欲戮刃於其胸。然卒不能少挫其鋒。其故於天下。可謂虎狼之彊矣。及其敗也。困於一二女子之婦。禍生父子之間。至於洞胸流腸。剖若羊豕。乃知女色之能敗人矣。自古女禍。大者亾天下。其次亾家。其次亾身。苟免矣。猶及其子孫。然原其本末。鮮不起于忽微。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家人之初九曰。閑有家。悔亾。其言至矣。可不戒哉。梁之家事。詩所謂不可道者也。至于唐晉以後。親疎適庶亂矣。作家人傳。

史籍

卷二百七

梁太祖母王氏。單父人。生三子。長曰全昱。次曰存。其次太祖。后少寡。攜其三子。備食蕭縣人劉崇家。太祖壯而無賴。縣中厭苦之。崇數加笞責。獨崇母憐之。時時自為棉沐。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也。宜善遇之。黃巢起。太祖與存俱亾為盜。巢攻廣州。存戰死。居數歲。太祖背巢降唐。反以被巢逐。巢宜武。巢人以卓馬迎后于崇家。使者至門。后惶恐走避。曰。朱三落巢。無行作賊死矣。何以至此耶。使者具道太祖所以。然后驚焉。

泣下與樂母俱載以歸封晉國太夫人太祖置酒太夫人前舉觴為壽歡甚太祖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為節度使無忝於先人矣后惻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美特然行義未必如先人也太祖請其故后曰朱二與汝俱從黃巢獨死蠻嶺其孤在午溝汝今富貴獨不念之乎太祖涕泣謝罪因召存諸子太祖剛暴殺戮后每誡之大順二年秋后疾卜者曰宜還故鄉乃歸卒于午溝太祖即位追尊皇考為文穆皇帝后曰文惠皇后

太祖皇后張氏陽山人太祖徵時所聘生末帝后賢明精悍動有禮法雖太祖剛暴亦畏之太祖每以外事訪之后言多中太祖暴怒殺戮后常救護多賴以全活太祖嘗出兵行至中途后意以為不然馳使召之如期而至太祖被朱瑾納其妻以歸后迎太祖於封丘太祖告之后遂見瑾妻瑾妻再拜后亦拜悽然泣下曰亮卿與何空同姓之國昆仲之間以小故興干戈使吾奴至此若不幸汴州失守妾亦如此矣言已又泣太祖為之感動乃送瑾妻為尼后常給其衣食天福元年卒太祖即位追冊為賢妃末帝立諡曰元貞皇太后附于宣陵后已死太祖始為荒淫卒以及禍云深公莊宗入宮謀故妃妾皆號泣迎拜賀王妃石氏獨否莊宗聞其有色召之石氏慢罵莊宗殺之

史集 卷一百七 二

全昱太祖長兄太祖與仲兄存為盜全昱獨與其母寄食劉崇家太祖已貴乃與其母歸宣武領領南西道節度使封廣王以太師致仕太祖將受禪有司備禮前殿全昱視之顧太祖曰朱三兩作得否太祖宮中與諸王飲博全昱酒酣取殿子擊盆而進之呼太祖曰朱三兩陽山一百姓遭逢天子用爾為西鎮節度使於汝何負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吾見汝將赤其族矣太祖不悅而罷全昱不樂在京師常居陽山故里長子友諒封衛王為宣武節度使進瑞麥一莖三穗太祖怒曰宋州大水何用此為罷歸京師太祖臥病全昱來視疾與太祖相持慟哭太祖使友諒與全昱東歸貞明二年全昱徙友諒嗣封廣王弟友能封惠王為宋滑二州留後陳州刺史所至不法奸人多依倚之陳俗好淫祠左道其學佛者自立一法號曰上乘晝伏夜聚男女雜亂妖人母乙聚眾稱天子建置官屬友能縱之乙等攻剗州縣末帝發兵擊之自唐王友友謀反代誅末帝疎斥宗室宗室皆反友能遂反犯京師兵敗還走陳州降末帝赦之降為房陵侯弟友海封邵王為陝州節度使欲為亂末帝召還京師與友諒友能皆被幽囚莊宗入汴俱見殺

史集 卷一百七 三

使太祖東歸，留友倫宿衛。伺察昭宗，友倫擊鞠墜馬死。太祖大怒，以為宰相崔暉殺之，以兵至河中，請誅暉等。昭宗未從，乃遣友諒至京師，以兵圍開化坊，殺暉及京兆尹鄭元規。皇城使王建勳飛龍使陳班開門，使王建勳客省使王建父前左僕射張滂，太祖即位，追封友倫密王。

友裕，太祖庶長子，幼善騎射，以寬厚得士卒心。太祖與晉國黃郭于西華，郭卒，荷薪登城，拜馬。晉王使胡騎連射，不能中。太祖顧友裕一發中之，軍中譁呼。晉王喜，遺友裕良弓百矢。景福元年冬，友裕取濮州，遂圍時溥于徐州。鄆州朱瑾救溥，友裕敗瑾于石佛山，瑾走都虞侯朱友恭，護友裕以為瑾可。

史記卷一百一十七

七

追而不追，太祖大怒，奪其兵屬。師古以友裕下吏使者，致書于友裕，友裕惶恐不知所為，與數騎入山中。久之，匿于廣王所。張皇后使人教友裕脫身自歸。友裕屢馳入見太祖，拜伏庭中，涕泣請死。太祖怒其使左右持出斬之，后不及脫，走庭中，持友裕泣曰：汝來身歸，豈非自明，不反乎？太祖意解，乃免。權知許州，許州近蔡，苦于大寇，居民發被友裕招撫，流散增戶三萬餘。崔洪奔淮南，友裕定蔡州，市不易肆，運忠武軍節度使。太祖攻鄆州，友裕被靈臺下隴州，楊崇本以鄆州降，未幾病卒，追封郡王。

博王友文，本姓康，幼美風姿，好學，善談論。太祖養以為子，太

祖領四鎮，以友文為度支制置使。太祖用兵四方，友文征賦以供軍費。太祖即位，以故所領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四鎮征

賦置建昌宮總之，以友文為使。太祖幸西都，友文留守東京。庶人友珪者，太祖畧地宋毫間，與逆旅婦人野合而生也。辨黠多智，母王友文多材藝。太祖愛之，年又長，太祖即位，嬖溺未立，心屬友文。太祖自張皇后崩，無繼室，諸子在鎮，皆邀其婦入侍。友文妻王氏有寵，尤寵之。太祖病久，王氏與友珪妻

史記卷一百一十七

七

友珪者，必有後命。友珪大懼，其妻張氏曰：官家以傳國，使知東都召友文，君今禍至矣。夫婦相對而泣。左友珪曰：事急計生，何不早自為圖？友珪乃微服入左龍，見統軍韓勛，勛計事，勸夜以牙兵五百隨友珪，離控鶴衛，士而人三鼓，斬關入萬春門，至寢中，侍疾者皆走。太祖惶駭，起呼曰：我疑此賊久矣，恨不早殺之。逆賊忍殺父乎？友珪親更馮延謨以劍犯太祖，太祖旋柱而走。劍擊柱者三，太祖驚仆於基，廷謨中之，洞其腹，腸胃皆流。友珪以裙褥裹之，瘞之寢中，秘喪四日，乃出府庫大香，羣臣及諸軍，遣受旨丁昭補，詔馳至東都殺友文，又下詔曰：朕艱難創業，贈三十年託

好忠孝

于入上忽焉六載中外協力期于小康豈意友文陰畜異圖
將行大逆昨二日夜甲士突入大內賴郭王友珪忠孝領兵
勦獲保全朕躬然疾恙震驚彌至危殆友珪克平克逆厥功
偉倫宜委權主軍國然後發喪乾化二年六月既望友珪子
繼前即位并韓勅忠武軍節度使以末帝為汴州留後河中
朱友諒為中書令友諒不受命懷州龍驤軍三千劫其將劉
重霸據懷州解討賊三年正月友珪祀于南郊改元曰鳳
曆太祖外孫袁象先與駙馬都尉趙巖等謀奉末帝討賊二
月象先以禁兵入宮友珪與妻張氏趣北垣樓下將踰城以
走不果使馮廷諤殺其妻及已廷諤亦自殺末帝即位復友

史錄

卷一百一十七

六

文官降廢友珪為庶人

康王友孜目重瞳子常自負以當為天子貞明元年末帝德
妃薨將葬友孜使刺客夜入寢中末帝方寐夢人害已既寤
聞榻上寶劍鎗然有聲躍起抽劍曰將有變耶乃索廢中得
刺客手殺之遂誅友孜明日謂趙巖張儀餘曰幾與卿輩不
相見由此遂疎弱宗室而信任趙張以至於敗云

唐太祖家人

太祖正室劉氏代北人其次妃曹氏太原人太祖封晉王劉
氏封秦國夫人太祖起兵常從征伐為人明敏多智畧常教
其侍妾騎射以佐太祖太祖東追黃巢還軍過梁館于封禪

傳告者何

寺梁王邀太祖入城置酒夜半以兵攻之左右有脫歸者以
難告夫人斬告者陰召大將謀保軍以還趕明太祖還軍與
夫人相嚮慟哭欲舉兵擊梁夫人曰公本為討賊今梁事
未暴而遽反兵相攻天下不知曲直所在請飲軍還鎮自訴
於朝太祖從之太祖擊劉仁恭敗歸梁遣氏叔琮康懷英連
歲攻晉陷太原晉兵屢敗太祖憂窮大將李存信勸太祖以
入北邊收兵以圖再舉太祖以語夫人夫人問誰為此謀者
曰存信也夫人罵曰存信代北牧羊兒耳安足與計成敗耶
公嘗笑王行瑜棄鄆州走幸為人擒今乃自為此乎昔公以
奔魏朝幾不能自脫賴天下多故乃得南歸今屢敗之兵死

史錄

卷一百一十七

七

此唐反梁
唐失國至此

亡相繼一失其守誰能從公北邊其可至乎太祖乃止夫人
無子性不如忌嘗為太祖言曹氏當生貴子宜善待之而曹
氏亦謙退相得甚歡曹氏封晉國夫人後生子是謂莊宗由
是專記太祖性暴怒多殺人左右無敢言者曹氏從容諫喻
往往見聽及莊宗立事母曹氏尤謹與梁戰河上十餘年常
馳歸省母歲至三四人稱其孝莊宗即位冊尊曹氏為皇太
后而以嫡母劉氏為皇太妃太妃往謝太后太后有慚色太
妃曰願吾兒享國無窮使吾獲沒於地以從先君足矣莊宗
滅梁入洛同光三年五月使人迎太后居長壽宮而太妃獨
留晉陽太妃與太后甚相愛其送太后於洛也涕泣而別

莊宗
之面
劉氏

而恩慕遂不起太后聞之欲馳至晉陽視疾及其幸也天
往葬之莊宗泣諫羣臣皆留乃止太后自太妃卒感哀不飲
食七月亦崩諡曰貞簡葬于坤陵太妃無諡葬魏城

人有二種愛其不相得莊宗二妃既幸相愛乃不能永其
歡致怨恨而終致其母而不知所以尊信不可以不學

莊宗皇后劉氏成安人莊宗正室曰韓氏其次伊氏其次后
也后父劉叟黃鬚善醫卜號劉山人后生五六歲晉王攻魏
掠成安裨將袁建尊得后納之晉宮曹太后教以吹笙歌舞
既并其有色莊宗見而悅之莊宗為晉王太后幸其宮置酒
為壽自起歌舞太后歡甚命劉氏吹笙佐酒酒罷留劉氏以

史事 卷一百七

賜莊宗先時莊宗攻梁軍于夾城得符道昭妻侯氏寵尊諸
宮宮中謂之夾寨夫人莊宗出兵四方常以侯氏從軍後劉
氏生于繼愛寵益尊莊宗戰河上十餘年獨以劉氏從劉氏
多智善迎意承旨其佐頗御奏得進見其父聞劉氏已貴
親宮上謁莊宗召袁建尊問之建尊曰臣得劉氏於成安北
塢時有黃嬪夫人獲之乃出劉叟示建尊建尊曰是也劉氏
方與諸夫人爭寵以門望相高大怒曰妾去郡時君可記
妾父不幸死于亂兵妾時環尸痛哭而去此田舍翁安得至
此因命召劉叟于宮門莊宗即位欲立劉氏為皇后而韓夫
人正室也伊夫人位次在劉氏上以故難其事而未嘗宰相

莊宗
之面
劉氏

豆盧革樞密使郭崇韜希旨言劉氏當立莊宗大悅同光二
年四月帝御文明殿遣使冊劉氏為皇后皇后受冊乘重冊
車由神鼓吹見於太廟韓夫人等皆不平乃封韓氏為淑妃
伊氏為德妃莊宗自威震志氣驕怠宦官伶人亂政后用事
于中自以出于賤微賡次得立以為佛力性好聚飲分遣人
為商賈至于市肆之間薪芻菓茹皆稱中宮所費四方貢獻
必分為二一以上天子一以入中宮宮中貨賄山積惟郭佛
書僧賂僧尼莊宗由此亦佞佛有于闐胡僧來莊宗幸皇后
及諸子迎拜之僧遊五臺山遣中使供頓所至傾動城邑又
有僧誠惠自言能降龍嘗遇鎮州王鐸不為之禮誠惠曰吾

史事 卷一百七

有壽龍五百嘗遣一龍持片石常山之入普照靈應會明聖
澤沱大水壞鎮州關城人皆以為神莊宗及后率諸王諸妃
拜之誠惠安坐不起士無貴賤皆拜之獨郭崇韜不拜時皇
太后及皇后交通藩鎮太后稱詔令皇后稱教命兩宮使皆
旁午于道許州節度使溫韜以后侯佛請以私第為佛寺為
后薦福莊宗數幸郭崇韜元行欽等第常與后俱後幸張全
義第酒酣命后拜全義為養父全義日進姬妾出入宮中伺
道不絕莊宗有愛妾甚有色而生子后患之莊宗燕居宮中
元行欽侍側莊宗問曰爾喪婦何不復娶吾助爾聘后指
姬曰帝憐行欽何不賜之莊宗不得已作諾之后遂行欽拜

謝行欽再拜起。愛軍月與已出宮矣。莊宗不樂。解疾不食者累日。同光三年秋大水。兩河之民流徙道路。京師賦調不充。乃預借明年租稅。百姓愁苦。號泣于路。莊宗方與后荒于畋遊。十二月。畋于白沙。后率皇子後宮畢從。歷伊闕宿龍潭。數日。乃還。時大雪。軍士寒凍。金槍衛兵萬騎所至。責民供給。壞什器。徹廬舍而焚之。縣吏畏恐。以廩山谷明年三月客星犯天庫。有星流于天棓。占者言。帝前當有急兵。宜散積聚以禳之。宰相請出庫物以給軍。莊宗許之。后不肯。曰。吾夫婦得天。下。雖因武功。亦有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宰相于延英固請。后于屏間耳屬之。因取莊簪及皇幼子肅喜置帝前。曰。請

史籍

卷二百七

十

侯所貢給賜已盡。宮中所有惟此耳。請需以給軍。宰相惶恐而退。及趙在禮作亂。出兵討。魏始出物以資軍。軍士負而歸。曰。吾妻子已餓死。得此何為。莊宗欲入汴州。從駕兵二萬五千。及至萬勝。不得進。還軍士逃失大半。至壘子谷。道路阻狹。莊宗見從官執兵仗者。以好言勞之。曰。趙魏王平蜀。得金銀五十萬。當悉給爾等。對曰。陛下與之太晚。得者亦不感。恩。莊宗泣下。因顧內庫使張容哥。索袍帶以賜之。容哥曰。盡矣。軍士叱容哥曰。我君若於此。皆由爾輩。因抽刀逐之。左右救之。而免。容哥曰。皇后惜物。不以給軍。乃歸罪於我。遂投水而死。郭從謙反。莊宗中流矢傷甚。臥絳霄殿廊下。渴飲得飲。

后今宦者遷謫不自省。觀莊宗崩。后與李存勗等焚嘉慶殿。擁百騎出師于門。后以素縋金銀寶帶繫馬上。欲于太原遁。寺為尼。在道與存勗邂逅。至太原。削髮為尼。明宗立。遣人賜后死。晉天福五年。追諡曰敬皇后。自唐末喪亂。后妃之制不備。至莊宗時。後宮之數尤多。莊宗遇弒。後宮皆散走。宋守殷入宮。遷得三十餘人。就國夫人夏氏。以嘗幸于莊宗。守殷不敢留。明宗立。悉放莊宗宮人還家。獨夏氏無所歸。河陽節度使夏魯奇同姓也。因以歸之。後嫁突厥李贊華。贊華性酷毒。別妾微過。常加封灼。夏氏懼。乃削髮為尼。以卒。韓淑妃伊德妃居太原。晉初為契丹所虜。

史籍

卷二百七

十

唐自朱邪得姓而為李氏。得國而為晉。得天下而為唐。其始出于夷狄。而終以亂亡。故其世次不可詳。其可見者。曰太祖四弟八子五孫三世而絕。四弟曰克讓。克修。克恭。克寧。克讓拜金吾衛將軍。留京師。李氏自憲宗時。以部族歸唐。唐處之河西。營造一子宿衛京師。賜第于親仁坊。後太祖起兵雲中。唐發兵討太祖。遣王處存圍親仁坊。捕克讓。克讓與其僕何相溫石的歷等十餘騎。彎弓躍馬。突圍而出。處存以千餘人追至滑橋。克讓等射殺百餘人。追兵乃止。克讓奔于雁門。太祖復歸唐。克讓還宿衛京師。黃巢犯長安。克讓守潼關。為賊所敗。奔于南山佛寺。為寺僧所殺。以克讓之勇。而寺僧殺之。

不謹位下

克修昭義軍節度使太祖擊孟方立還軍過路克修性儉高
供饋甚薄太祖怒而笞之克修慚憤發疾卒于嗣弼涿州刺
史天祐十一年契丹破涿州沒於虜嗣肱新州刺史同光三
年卒

克恭代克修為昭義軍節度使克修為人簡儉潞人安其政
而克恭橫暴多不法潞人皆怨克恭遷後院勳兵五百人獻
於太祖行至銅鞮其將馮霸以其徒叛太祖遣李元審討之
戰于沁水元審大敗奔入潞州牙將安居受殺克恭及元審
太祖使人召霸居受懼而出奔至長子為野人所殺霸不受
召入潞州自稱留後以附于梁

史籍

卷二百七

主

克寧為人仁孝事太祖小心不懈太祖鎮太原以為番漢都
知兵馬使檢校太保振武軍節度使軍中之事皆決之太祖
病召莊宗居張承業與克寧曰以亞子累公等太祖崩莊宗
謂克寧曰兒年孤稚未通庶政雖有先王之命恐不足以當
大事叔父德俱高敢以軍府煩季父以待兒之有立克寧
曰吾兄之命誰敢易之因北面再拜稱賀莊宗乃即晉王位
初太祖起于雲朔號勇之士多養以為子與英豪戰事卒就
霸業諸養子之功為多故寵愛之衣服禮秩如嫡諸養子應
下皆有精兵恃功自恣太祖常優假之及新王立年少或託
疾不朝或見而不拜養子存顯存實說克寧曰兄兄弟及古

之道也以叔拜侄理當安乎人生富貴當自取之克寧曰吾
家三世父慈子孝先王之業既有所歸吾復何求克寧妻孟
氏素剛悍存顯等遣其妻說之孟氏數遇克寧克寧仁而無
所憾于其言都虞候李存質得罪于克寧克寧殺之又求兼
大同軍節度使於是幸臣史敬鎔告克寧與存顯謀執王及
太后以降梁莊宗召張承業等告之曰季父所為如此奈何
承業與克寧有隙請誅之乃伏兵於府置酒大會克寧至執
而殺之

史籍

卷二百七

主

同母存義歷建雄保大二軍節度使娶郭崇韜女時潞州妖
人楊千郎自言有墨子術能使鬼神化丹砂水銀莊宗神
之拜尚書郎其妻出入宮禁承恩寵或因之以求官爵存義
存渥等朋淫于其家及崇韜被族莊宗遣宦官陰察外議宦
官欲盡誅崇韜親黨以絕後患乃譖存義過千郎家酒酣淫
臂號泣為婦翁稱冤言甚怨望莊宗大怒以兵圍其第盡殺
之并誅千郎李嗣源叛莊宗幸汜水以存顯為北京留守存
渥河中節度使宜麻未訖郭從謙反攻興教門存渥從莊宗
拒賊莊宗中流矢崩存渥與劉皇后奔于太原至風谷為都
下所殺存顯亦奔太原比至虜下皆散走存顯乃剪髮求僧

云謁符彥超曰願為山僧冀公庇護為彥超軍所殺存紀存確郭從謙反匿於民家明宗詔諸王出奔所在送赴關物故者收瘞以聞存紀等所匿民家以告安重誨重誨謀之霍彥威彥威曰宜密為之所以安人情乃即民家殺之餘不知其所終

莊宗五子長曰繼岌其次繼潼繼嵩繼蟾繼堯同光三年封繼岌魏王是歲伐蜀以繼岌為都統郭崇韜為都招討使工部尚書任圜參軍事九月將兵六萬自鳳翔入大散關軍無十日之糧所至州鎮皆迎降遂食其粟至興州蜀將程奉璉以五百騎降因令修開道以過軍王衍將兵萬人屯利州分

史籍

卷一百七

五

其牛逆戰於三泉為先鋒康延孝所敗衍懼斷吉柘江浮橋奔歸成都唐軍自文州開道入十月繼岌至綿州衍上殿請降至成都昇仙橋王衍素衣牽羊草索繫首肉袒銜壁與觀羣臣哀泣徒跣降繼岌親取壁崇韜解縛焚觀自出師至降衍凡七十五日兵不血刃自古用兵之易未有如此繼岌雖為都統而軍政號令一出崇韜監軍宦官李從真與諸高品等素惡崇韜及破蜀蜀之貴臣大將爭以資貨投崇韜崇韜父子而魏王所得匹馬束帛而已崇韜日夾軍事將吏賓客趨走盈庭而都統府唯大將晨謁牙門間然從真等不勝其賄王宗弼車蜀人請繼岌留崇韜鎮蜀從真等言崇韜有異

志繼岌謂崇韜曰陛下倚侍中期一天下而制四夷必不棄元老於西戎之地留蜀事非予敢知也莊宗聞崇韜欲留蜀不悅遣宦者向延嗣趨繼岌班師延嗣至崇韜不出迎及見延嗣慢延嗣怒從真等告延嗣崇韜有異志恐危魏王延嗣具言之劉皇后涕泣請保全繼岌莊宗遣宦官馬彥珪往視崇韜去就是時兩川新定而知祥未至所在盜賊叢聚山林崇韜方遣任圜等分出招崇故師未即還彥珪將行見到皇后曰臣聞延嗣言蜀中事勢已不可為禍機之往問不容變安能三千里往復稟命乎劉皇后以彥珪語告莊宗莊宗曰傳言未審豈可使爾皇后不得請因自為敕與繼岌使殺

史籍

卷一百七

五

崇韜明年正月崇韜留任圜守蜀以待知祥班師有口會友庄至山皇后教示繼岌繼岌曰今大軍將發既無靈瑞豈可作此事從真等泣曰今有密敕王苟不行使宗韜知之吾屬無顏矣繼岌曰上無詔書徒以皇后手教安能殺招討使從真等力爭繼岌不得已從之詰旦從真召崇韜繼岌登樓以視之崇韜入升階繼岌從者李環搥碎其首繼岌殺崇韜人情不安堂書記李崧入見曰王何為作此危事誠不能容崇韜全洛誅之何晚今遣軍五十里不見咫尺之詔而殺大臣劫掠人情是召亂也繼岌曰吾亦悔之奈何崧乃召書吏登殿上夜作詔書倒用都統印明日告諭諸軍人心乃定繼

於遂班師二月軍至泥溪先鋒康延孝叛據漢州繼發遣任
同討平之四月至興平開明宗已入京師繼發欲退保鳳翔
至武功從張勸繼發馳趨京師以救難行至渭河西都留守
張勸斷浮橋繼發不得渡乃循河而東至渭南左右皆潰從
弟繼發曰大事已去福不可再王宜白圖繼發徘徊泣下
謂李景曰吾道盡途窮子當殺我環延問久之謂繼發乳母
曰王若無路求生當路而以俟繼發面榻而臥環繼發之任
尉從後至繼發于華州繼發少病聞無子同車征蜀之兵
至京師明宗撫慰之問繼發何在圖具言繼發死狀繼發繼
帝繼發繼發皆効故不封同光三年詔皆授光祿大夫檢校

史籍

卷一百七

七

司徒當莊宗遇弒時太祖子孫在者十有一人明宗立其門
人見殺餘不知所終太祖之後遂絕

明宗家人

淑妃王氏鄆州餅家子也有美色號花兒羞少賈梁將劉鄩
為侍兒鄩幸王氏無所歸時明宗夏夫人卒方求別室有言
王氏于安重海者重海以生明宗納之王氏得鄩金甚多道
明宗左右及諸子婦人人皆為稱與明宗益愛之夫人曹氏
為人簡貴常避事由是王氏專寵明宗即位議立皇后曹氏
謂王氏曰我素多病而性不耐煩妹當代我王氏曰后帝匹
也至尊之位誰敢干之乃立曹氏為皇后王氏為淑妃妃事

本

皇后世諱每帝晨起盥漱服御皆妃執事及朝罷帝與皇后
食妃侍食畢乃退未嘗少懈皇后益愛之宮中之事皆主于
妃明宗病妃與宦者孟漢瓊出納左右遂與外事殺安重海
秦王從榮妃有謀焉劉鄩諸子以妃故皆封拜官爵慈帝即
位尊皇后為皇太后妃為皇太妃初明宗後宮生子從益命
妃母之封許王乳母司衣王氏見明宗已老而秦王握兵心
欲自託乃曰兒恩秦王時從益年四歲數教從益言求見秦
王明宗遣乳母將兒往來秦府遂與從榮私通從榮使王氏
伺察宮中動靜從榮死王氏云秦王以兵入官衛天子乃以
反見誅出怨言慈帝大怒賜王氏死事連太妃慈帝不悅欲

史籍

卷一百七

七

小兒指點

還之別宮以太后素善妃恐傷其意而止然待之甚嚴廢帝
立置酒妃院妃舉酒曰願辭皇帝為比丘尼帝驚問故妃曰
小兒處偶得命若大人不容身死之日何面目見先帝因泣
下廢帝為之凄然待之頗厚不數日妃京師廢帝聚族將自
焚妃謂太后曰何不少避以俟姑夫太后曰我家至此何忍
獨生妹自勉之太后與帝俱焚死而妃與許王從益及其妹
匿于鞠院以免晉高祖立妃請為尼不可乃遷于至德宮晉
遷都汴以妃子母俱東置于宮中高祖皇后事妃如母天福
四年九月詔以鄩國三千戶封唐許王從益為鄩國公以奉
唐祀服色旌旗一依舊制立高祖太宗莊宗明宗慈帝五

皆以花兒
著之各處
斬之與

從厚即歷
從益見
一從從傳

以至德宮為廂使從益康時主祠出帝即位妃母子還洛陽
契丹犯京師趙延壽所尚明宗公主已死耶律德光為延壽
娶從益妹永安公主公主不知其母為誰養于妃妃至京
師主婚禮德光見明宗舊像焚香再拜顧妃曰明宗與我約
為兄弟爾吾嫂也已而斬之今日乃吾婦也拜從益為彰
信軍節度使從益辭不之官與妃俱還洛陽德光北歸留蕭
翰守汴州漢高祖起太原翰欲北去乃使召從益委以中國
從益子母逃於徽陵城中使者逼之以東遂以從益權知南
朝軍國事從益御崇光殿翰率契丹諸將拜殿上晉羣臣拜
殿下羣臣入謁太妃妃曰吾家子母孤弱為翰所迫此豈福

史書

卷一百七

太

耶禍行至矣乃以王松趙上交為左右丞相李式覆光都為
樞密使燕將劉祚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翰留契丹兵千人
屬祚而去漢高祖擁兵而南從益遣人召高行周武行德等
拒高祖皆不至王松謀以燕兵閉城自守妃曰吾家亡國之
餘安能與人爭天下乃遣人上書迎漢高祖高祖聞其言召
行周等道郭從義入京師殺妃母子妃臨死呼曰吾家母子
何罪何不留吾兒使每歲來食持一孟飯漢明宗墳上聞者
悲之從益死時年十七從益不買死見今對非昔謂命
明宗十四日從審從榮從厚從益從審驍勇善戰而謀退趙
防從莊宗戰有功為金槍指揮使明宗軍變于魏莊宗謂從

書曰爾父於國有大功忠孝之心朕自明信今為亂軍所逼
爾宜往宣朕意毋使自疑從審馳至魏州為元行欽所執將
從之從審呼曰我父為亂軍所逼公等不亮其心我亦不願
至魏詣歸衛天子行欽釋之莊宗憐其言賜名從璟以為已
子從莊宗如汴州將士多道凶獨從璟不去左右勸其逃禍
從璟不聽莊宗聞明宗已渡黎陽復遣從璟通問行欽以為
不可遂殺之明宗即位贈太保嗚呼無父何生無君何以為
生而世曰忠孝不兩全夫豈然哉君父人倫之大本忠孝臣
子之大節豈不相為用而反相害乎抑私與義而已耳益私
則兩害義則兩得其父以兵攻其君為其子者從父乎從君

史書

卷一百七

九

乎曰從其義可也從璟之于莊宗知所從而得其死矣哀哉
從榮天成元年拜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長興
元年拜河南尹兼判六軍諸衛事從璟死從榮大最長又握
兵柄為人輕侮招文學之士賦詩飲酒浮薄之徒日進諛佞
以暗其心將相大臣皆患之明宗頗聞其失從榮嘗侍側明
宗問曰爾軍政之餘習何事對曰有暇讀書與諸儒講論經
義明宗曰經有古臣父子之道然須須儒端士乃可親之吾
見先帝好作歌詩甚無謂也汝將家子文章非素習必不能
工傳于人口徒取笑也吾老矣於經義雖不能曉然尚喜聞
之其餘不足學也進封秦王故事諸王受封不朝廟有司欲

史律

卷一百七

辛

重其禮乃建議曰古者因時嘗而發爵祿示不敢專今受大
 計而不告廟非敬順之道也於是從榮朝服乘輅車具鹵簿
 至朝堂受冊出朝于太廟京師榮之三年加兼中書令有司
 之言故事親王班宰相下今秦王位高而班下不稱于是與
 宰相分直而居右四年加尚書令從榮不遵禮法好驅羣小
 其官趙遠諫曰王位尊榮當隆令德以慰民望乃忍為此獨
 不見其世子辰太子之事乎從榮怒出之太僕少卿何澤上
 書請立從榮為皇太子時明宗已病得澤書不悅顧左右曰
 羣臣欲立太子吾當養老於河東及召大臣議立太子事大
 臣皆莫敢可否從榮人見曰臣聞奸人言欲立臣為太子臣
 實不願也明宗曰此羣臣之欲爾從榮出見范延光趙延壽
 等曰諸公議立吾為太子是欲奪吾兵柄而兩之東宮耳延
 光等乃加從榮天下兵馬大元帥有司言元帥或統諸道或
 專一面自前世無天下大元帥之名其體無所考按請自節
 度使以下凡領兵職者皆其崇從以軍禮處參其兼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者初見亦如之其後許如客禮凡元帥府諸將皆
 行天下皆用情文升班在宰相上從榮大宴元帥府諸將皆
 有宴給控鶴杯里嚴衛指揮使人馬一匹絹十疋諸將指揮
 使人絹十疋都頭已下七疋至三疋又請嚴衛捧聖千人為
 牙兵每入朝以數百騎先後張弓夾矢馳走道上見者震懼

殿上之行
非房中也

史律

卷一百七

辛

從榮命寮屬及四方遊士試作征淮檄陳已平一天下之意
 言事者請為諸王擇師傅以加訓導宰相難其事乃請從榮
 自擇從榮請翰林學士崔悅刑部侍郎任贊為判官明宗曰
 學上代子言不可也從榮出而志曰任以元帥而不得請屬
 宰非吾所論也將相大臣見從榮權位益隆而輕脫如此皆
 知其禍莫敢言者惟延光延壽陰有避禍意敏見明宗涕泣
 求解恒密十一月彗明宗幸士和亭得傳疾從榮與恒密
 使朱弘昭為贊入問起居于廣壽殿帝不能知人王淑妃告
 曰從榮在此又曰弘昭等在此皆不應從榮等去命遷於雍
 和殿宮中皆哭至夜半後帝驟然自興于榻問殿上守漏宮
 女曰夜漏幾何對曰四更矣帝唾肉如肺者數片溺凝液斗
 餘守漏者曰大家省事乎曰吾不知也有頃六宮皆至曰大
 家還魂矣因進粥一器至旦疾少愈而從榮稱疾不朝從榮
 忌宋王之善則慨然有不足之色其入問疾見帝已不知人
 既去而問宮中哭聲以為帝已崩矣乃謀以兵入宮使押衙
 馬處鈞告弘昭勸以牙兵入宿衛問何所可以居者弘昭曰
 宮中皆王所可居王自擇之私謂處鈞曰聖上萬福王宜竭
 力忠孝不可草草處鈞以告從榮從榮復遣處鈞語弘昭曰
 爾輩不念家族乎弘昭贊及宣徽使孟漢瓊等入告王淑妃

謀拒從榮弘昭召侍衛指揮使康義誠謀于竹林之下義誠有子在泰王府未央謂弘昭曰僕為將校惟公所使爾弘昭大懼明日從榮遣馬處鈞告為贊曰吾今日入居興聖宮又告義誠義誠許諾贊馳入內見義誠弘昭漢瓊等在中與殿閣議事贊責義誠曰主上所以育養吾徒者為今日爾今安危之機間不容髮奈何以子故懷顧望使秦王得入至此主上安所歸吾輩復有種乎漢瓊曰賤命不足惜吾自率兵拒之即入見曰從榮反兵已攻端門宮人相顧號泣明宗問弘昭等曰實有之乎對曰有之明宗以手拍天泣下良久曰義誠自處置毋令震動京師將王子重吉在側明宗曰吾與汝父起微賤取天下數救我於危者從榮出何氣力而作此惡事爾等以兵守諸門重吉即以控鶴兵守宮門從榮方自河南府擁兵千人以出從榮僚屬其聚正直之士多見惡其尤所惡者劉贊王居敏其尤昵者劉防高輩從榮出與陟輦並行耳語行至天津橋南指日景謂輩曰明日此時誅王居敏矣陳兵橋北據胡牀而坐使人召康義誠而端門已閉即左掖門亦閉于門隙中見捧聖指揮使朱弘實率騎兵來馳告從榮從榮驚懼索鐵厭心自闕弓矢皇城使安從益率騎兵三百衝陣從榮兵射之從益稍却弘實騎兵五百自左掖門出渡河後軍來者甚眾從榮乃走歸河南府兵皆潰從榮夫

史籍

卷一百七

七

重美已看
破矣

妻匿牀下從益殺之并其二子明宗聞從榮死悲咽幾墮于榻絕而蘇者再馮道率百僚入見明宗曰吾家事若此慚見羣臣君臣相顧泣下沾襟後六日而明宗崩從溫明宗侄也封堯王晉高祖立為忠武軍節度使作天子器服賓客諫之不聽其妻關氏大呼于牙門曰從溫欲反造天子服器從溫大恐悉毀之出帝時太后常曰吾惟一兄豈可繩之以法從溫由此益驕嘗誣親吏薛仁嗣等為盜悉沒其家貲數千萬仁嗣等詣門自訴事下有司從溫具服出帝釋之不問開運二年卒

廢帝家人

史籍

卷一百七

七

重美廢帝次子也封雍王幼而明敏石敬瑭反廢帝欲北征重美謂宜持重固請毋行廢帝心憚敬瑭初不欲往以重美言為然而劉延皓等迫之不已廢帝遂如河陽留重美守京師居民出城逃匿門者禁止之重美曰國家多難不能與民為主而欲集其避禍可乎命任之出及晉兵將至劉皇后積薪將焚宮室重美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坐但重勞民力取怨身後耳后乃止廢帝自焚后與重美俱死

劉延皓應州人劉皇后弟也為天雄軍節度使不恤軍士擢聖都虞候張令昭逐延皓延皓走相州令昭開城遣副使邊仁嗣請已為節度使時石敬瑭反方用兵廢帝乃以令昭權

知天雄軍事而遣范延光討之令昭敗走追斬之屯駐兵三千餘人皆死有司請斬延昭廢帝以後故削其官爵而已嗚呼家人之道不可以不正也五代之際君臣父子皆失其序唐一號而三姓周一號而二姓唐太祖莊宗爲一家明宗廢帝爲一家廢帝爲一家周太祖爲一家世宗爲一家同其號而別其家者何哉號可同家不可以不別所以辨嫌明微也梁博王友文之不則何哉若禍本也梁太祖之禍自友文始存之所以戒也

晉家人

高祖皇后李氏唐明宗女也初封永寧公主清泰二年封魏

史補 卷一百七

晉

國長公主廢帝常疑高祖必反三年公主自太原入朝千春節歸留之不得廢帝醉語公主曰爾歸何速欲與石郎反耶既醒左右告之廢帝大悔公主歸以語高祖高祖益不自安高祖即位公主當爲皇后有司言皇太妃請上尊號寶冊太妃高祖生母劉氏也高祖以宗廟未立謙抑未遑高祖已病乃詔尊太妃爲皇太后未奉冊而高祖崩故后亦無冊命出帝天福八年冊尊爲皇太后太后爲人強敏高祖廢帝之出帝立爲皇后用事太后數訓誡之出帝不從卒及於敗國運三年耶律德光已降晉兵遣張彥澤犯京師以晉道太后道已降晉兵且曰吾有魏頭妮子竊璽以奔於晉今在否

此處未實
晉道太后

晉戰陽城時以奚中一乘在否又問契丹昔爲晉養者及見延廣系維翰等所在太后與帝問彥澤至欲自焚嬖臣薛超止之及得德光書乃滅火山上苑中帝召當直士范質草降表稱孫男臣重貴與太后妻馮氏於郊野面縛俟罪又爲太后長嗣晉室皇太后新婦李氏妾奉表請罪德光報曰可無憂管取一喫飯處四年正月丁亥朔德光入京師帝與太后肩輿至郊外德光不見館于封禪寺遣其將崔延勳以兵半之時雨雪寒凍苦饑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常于此飯僧數萬今日豈不相憫耶僧辭以虜意難測不敢獻食帝陰祈守者乃稍得食德光降帝爲光祿大夫檢校太尉封晉義侯

史補 卷一百七

晉

遣於黃龍府德光使人謂太后曰吾聞重貴不從母教以至於此可求自便勿與俱行太后答曰重貴事妾甚謹所失者違先君之志絕兩國之歡幸衆大惠全生保家母不隨子欲何所歸于是太后與馮皇后皇弟重胤皇子延昭延寶等舉族從帝而北以宮女五十宦者三十東西班五十醫官一控鶴官四御厨七茶酒司三儀衛司三十六軍士二十人從衛以騎兵三百所經州縣皆散晉將吏有所供饋不得通路旁父老爭持半酒爲獻衛兵擁隔不使見帝皆涕泣而去自由州行十餘日過平州山榆關行砂磧中餓不得食遣宮女從官採木實野蔬而食又行七八日至錦州虜人迫帝與太后拜

阿保機請像帝不勝其辱泣呼曰薛超誤我不令我死又行
五六日過海北州至東丹王薨遣延照拜之又行十餘日渡
遼水至渤海國鐵州又行七八日過南海府遂至黃龍府是
歲六月癸卯母徙帝太后於懷密州州去黃龍府西北一
千五百里行過遼陽二百里而國母爲永康王所囚永康王
遣帝太后還止遼陽稍供給之明年四月永康王至遼陽帝
白衣紗帽與太后皇后詣帳中上謁永康王止帝以常服見
帝伏地而泣自陳過咎永康王使人扶起之與坐飲酒奏樂
永康王帳下伶人從官望見故主皆泣下悲不自勝以衣服
褰解爲道五月永康王上陞取帝從行宦者十五人東西班

史錄

卷一百七

美

十五人及皇子延煦而去永康王妻兄禪奴愛帝小女求之
帝辭以尚幼永康王馳一騎取之以賜禪奴陞地尤高涼房
人常以五月上陞避暑八月下陞至八月永康王下陞太后
馳至朔州見永康王求賜漢兒城側地種牧以爲生永康王
以太后從行十餘日遣與延煦俱還遼陽明年漢乾祐二年
也二月徙帝太后於建州自遼陽東南行千二百里至建州
節度使趙延輝避正寢以館之去建州數十里外得地五十
餘頃帝遣從行者耕而食之明年三月太后寢疾無醫藥御
天而泣南望戰手馬杜重威李守貞曰使死者無知則已若
其自知不赦附于地下八月疾亟謂帝曰我死焚其骨送范

陽佛寺無使我爲腐地鬼也遂卒帝與皇后宮人宦者東西
班皆被髮徒跣扶昇其柩焚其骨穿地而葬焉周顯德中有
中國人自契丹歸者言見帝與皇后諸子皆無恙後不知
其所終

安太妃代北人爲敬儒妻生出帝出帝立尊爲皇太妃妃老
而失明從山帝北遷徙建州卒于道中臨卒謂帝曰當焚我
爲灰南向燬之庶幾遺魂得返中國也既卒砂磧中無草木
乃毀奚車而焚之載其燼骨至建州太后亦卒遂并葬之北
京留守安彥威太妃同宗出帝以舅事之彥威未嘗以爲言
及卒太妃臨哭人始知其同宗也當時稱其慎重

史錄

卷一百七

老

出帝皇后馮氏定州人高祖弟重胤妻也重胤早卒后寡居
有色出帝悅之高祖崩梓宮在殯山帝納之以爲后以六官
仗衛太常鼓吹命后至西御莊見于高祖影殿羣臣皆賀帝
謂馮道等曰皇太后之命與卿等不任大慶羣臣出帝與皇
后酣飲歌舞過梓宮前醮而告曰皇太后之命與先帝不任
大慶左右皆失笑帝亦絕倒謂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女婿何
似后與左右皆大笑后既立專寵用男子李彥弼爲皇后宮
都押衙其兄王執政內外用事晉遂以亂殺丹犯京師暴帝
之惡於天下曰納叔母於中宮亂人倫之大與后隨帝北遷
哀帝之辱數求奔樂欲與帝俱飲以死而樂不可得後不知

其所終弟玉知制誥中書舍人王不知書與殷鵬同為舍人
制常使鵬代作遷樞密使同平章事由帝宣旨鵬皇后用
事軍國大務皆決于玉四方賄賂積資鉅萬玉用中書舍人
殷鵬為工部侍郎宰相桑維翰以價資望淺不可王不悅遂
罷鵬命與弟造張彥澤入京師兵士爭入王家其費一夕而
盡明日見彥澤猶誦笑自言願持晉玉璽獻契丹以報恩契
丹不許從出帝北行契丹以為太子太保卒晉氏始出夷
狄終為夷狄所滅故其宗室本末不能究見其可見者曰高
祖二叔一兄六弟七子二孫而有畧有詳非惟禍亂多故失
其事實抑亦無足稱焉能存其可見者云孝平皇帝生孝元
帝萬友萬詮孝元生高祖萬友生敬威敬威萬詮生敬暉其
敬備敬德敬殷重胤皆不知其於高祖為親疎也高祖孝元
第二子也敬備為兄疑其長子也於高祖屬長而親然則官
反最後於諸弟而高祖世獨不得追封此又可疑也敬威唐
廢帝時為彰聖都指揮使聞高祖起兵謂人曰生必有死人
孰能免吾兄舉大事吾不可取辱遂自殺敬德為沂州馬步
軍指揮使以高祖反誅天福三年贈敬威敬德并敬殷皆為
太傅而不及敬備七年追封敬威廣王敬德福王敬殷通王
敬備始贈太傅而不得封由帝天福八年加贈三皇叔皆為
太師皇伯敬備始追封宋王加贈太師敬賢保義節度使加

史籍

卷一百一十七

七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敬暉贈太師追封韓王重胤高祖弟高
祖愛之養以為子故名下諸諸子高祖起太原重英為右衛
將軍重胤為皇城副使居京師聞高祖舉事隱民家井中稍
得誅之并族民家天福二年高祖為二子發哀并重進皆贈
太保追封重英魏王重胤鄭王重進襲王重信李皇后所出
并河陽節度使行善政重義不知所出并東都留守范延光
反詔張從省發河陽兵討之從省亦反重信重義俱見殺高
祖欲贈三公大臣引故事卓子無為三公者高祖曰二兄為
善彼禍吾哀之甚自我而已豈有例耶乃贈重信太師追封
沂王重義太傅追封壽王重胤親類高祖高祖臥疾宰相馮
道入見重胤尚幼高祖呼出使拜道命宦者抱寶道懷中高
祖雖不言左右皆知其以重胤託道也高祖崩大臣以家國
多事欲立長君景延廣議立重胤是為山帝重胤遂不得立
出帝以重胤為檢校太保開封尹契丹滅晉重胤從出帝北
遷後不知其所終高祖少子曰馮六未名而卒後追封陳王
賜名重胤舊以重胤為幼子者非也延廣延寶高祖諸孫也
出帝以為子拜延廣鎮寧軍節度使是時諸鎮爭為聚飲趙
在禮所積鉅萬為諸侯王之最出帝利其貲以延照要在禮
女在禮獻絹三千疋前後所獻不可勝數開運三年遣宗正
卿石光寶以聘幣山首五甲床迎于其第出帝寢在禮為

史籍

卷一百一十七

七

殷賜與甚厚。君臣翊極。著儀。在禮謂人曰。吾此一婦。其賣于萬十一月。德延。延寶。鄧州刺史。樊丹。滅晉。出帝。延寶。延寶。降表。玉璽。金印。歸樊丹。樊丹得璽。以製作。與前史所傳者異。命延寶。還求其璽。出帝曰。項玉從珂。自焚于洛陽。玉璽不知所在。先帝受命。命玉工製此璽。在位羣臣皆知之。乃已。延寶等從帝北還。不知其所終。嗚呼。古之不幸。無子。而以同宗之子為後者。聖人許之。若之禮經。而不諱。後世問問。鄙俚之人。則諱之。不勝其欺偽也。故荀勗竊取嬰孩。襁褓。諱其父母。以為我生之子。曰。不如此。不能得其一心於我也。而為其子者。亦自諱其所生。絕父子之親。以為叔伯父。亂人

史

卷二

七

鬼親疎之序。凡有知之物。未有不愛其父母者。使是子也。還真。絕其天性。獸禽獸之不若也。使其不忍。而外陽絕之。是大偽也。夫問鄙俚之人。其慮事亦已淺矣。然而荀勗欺偽。不可以為法。惟聖人則不然。以謂繼絕。天下之公行也。人子未有不由父母而生者也。故為人後者。必有所生之父。何必諱哉。為人後者。所承重。故其服斬而不絕。其所生之親者。以天性不可絕也。思屈于義。故降服期。服外物也。可以降而父厚之名。不可改。自三代以來。有天下國家者。莫不用之。而晉氏不用也。出帝義不當立。又習見問鄙俚之所為。故于彼儒絕其父道。臣而爵之。五代干戈。變亂之世也。禮樂崩壞。三

綱五常之道。掃地盡矣。晉氏起于夷狄。以篡逆得天下。高祖以耶律德光為父。出帝以德光為祖。而稱孫於其所生父。則臣而名之。是豈可以人理責哉。即叔姪義

漢家人

高祖皇后李氏。晉陽人。其父農家。高祖為軍卒。牧馬晉陽。夜入其家。劫取之。生隱帝。高祖起兵太原。賞軍士。帑藏不充。欲欲于民。后諫曰。方今起事。號為義兵。民未知惠。而先奪其財。殆非救民之意也。今後宮所有。請悉出之。雖不甚足。士亦不以為怨也。高祖改容謝之。高祖即位。立為皇后。高祖崩。隱帝冊尊為皇太后。帝年少。小人郭允明。李業等用事。后數責之。

史

卷二

七

帝曰。國家之事。非太后所宜言也。太常卿張昭上疏請親近師傅。延問正人。帝不省。帝與允明等謀誅楊邠。史弘肇等。議已定。入白太后。太后曰。此大事也。當與宰相議之。李業從旁對曰。先皇帝平生言朝廷大事。勿問書生。太后固以為不可。帝拂衣而去。曰。何必謀于閹門。邠等死。郭威起兵。橋京師。慕容彥超敗于劉子陂。帝欲自出臨兵。太后止之曰。郭威本吾家人。非危疑何肯至此。今若按兵無動。以詔諭威。威必有說。君臣之際。庶幾尚全。帝不從而出。遂及于難。威入京師。舉事皆稱太后詔。議立湘陰公。贊為天子。贊未至。威請太后臨朝。威出征。樊丹。軍士擁之以還。威請事太后為母。太后詔曰。侍

中功烈崇高，德聲昭著，剪除禍亂，安定邦家，匪敢有歸，曆數攸屬，所以軍民推戴，傳兆同歡，老身未終殘年，屬此嘉難，惟以衰朽，託於始終，載省來，履以母，見待感念，深愧，積流于是，遷於太平宮，上尊號曰昭聖皇太后，顯德元年，崩，弟洪義為鎮寧軍節度使，隱帝誅楊郭史弘肇等，遣供奉官孟業實密詔，令洪義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王殷于澶州，獲聖都指揮使郭崇殺郭威于鄆，洪義素怯懦，遲延不敢發，引素見殷殷鎧之，送密詔于威，威起兵，隱帝詔洪義扼河橋，威兵至洪義遂降，洪室之公由洪義也。

高祖二第三子，弟曰崇，曰信，子曰承訓，曰隱帝，曰承勳，崇子

史書 卷一百七

曰贊，高祖愛之，以為己子，拜徐州節度使，承訓早卒，遣封魏王，承勳為開封尹，周太祖敗漢兵于北郊，隱帝還，弒周祖入京師，謂漢大臣必相推戴，及見宰相馮道等，殊無意，周祖不得已，下拜，道受拜如平時，徐勞之曰：「公行良苦，周祖意色大沮，以漢大臣未有推立已意，難自立，乃曰：『太后擇立漢嗣，太后詰曰：『河東節度使崇，許州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徐州節度使贊，開封尹承勳，皆高祖之子，文武百辟，其擇嗣君以承大統，周太祖與王峻入見太后，言開封尹承勳，高祖皇帝之子，宜立，太后以承勳久病，不任為嗣，太祖與事臣，請見承勳，視起居，太后命以佩楊昇承勳出見，事臣奉詔視之，信也。』

贊何不
所書乎

乃共奏曰：「徐州節度使贊，高祖愛之，以為己子，宜立為嗣，遣太師馮道迎贊，道揣周太祖意不在贊，謂太祖曰：「公此舉由夏平，太祖指天為誓，道謂人曰：「吾平生不為謬語，人今謬語矣，道見贊，傳太后意召之，贊行至宋州，太祖自澶州為兵士擁趨京師，王峻慮贊生變，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以騎七百衛贊，崇至宋州，贊登樓問崇所以來之意，崇曰：「澶州軍變，懼未察之，遣崇護衛，非有他也，贊召崇，崇不敢進，馮道出與崇詰崇，乃登樓見贊，其言軍情有屬，天命已定，贊執崇手泣已，而奪贊部下兵，太祖召道先歸，留其副趙上交奉贊入朝，道將還，贊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是以不疑道，

史書 卷一百七

論之下
有度其等

然贊客將賈正等，數目道欲殺之，贊曰：「事豈出于公耶，道已去，郭崇由贊而殺賈正，及判官董商，都虞侯劉福孔，目官夏昭度等，周祖監國，太后下詔曰：「比者，樞密使郭威志安宗社，議立長君，以徐州節度使贊，高祖近親，立為漢嗣，乃自藩鎮召赴京師，雖詔命已行，而軍情不附，天道在北，人情靡東，適當改卜之初，俾膺分土之命，贊可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上柱國，封湘陰公，贊以幽死，初贊赴召，以都押衙章庭美教練使楊溫守徐州，庭美等聞贊不得立，乃閉城拒命，太祖拜王彥超徐州節度使，下詔諭庭美等，許以刺史，并詔贊，論之，廣順元年，彥超克徐州，庭美等見殺，承勳以疾卒，追封

不從
史記
卷之七

陳王鳴呼予既悲贊之事又嘉庭美溫之所為贊於漢非續
長周氏特假贊以伺間耳當是之時天下皆知贊之必不立
也庭美溫區區為贊守孤城固知事無所成其可重者死爾
然予考實錄二人之死狀不明當王彥超之攻徐州也周遣
人招庭美等予得其詔書四皆言庭美等已送款於周後懼
罪而復叛然不見庭美等狀狀是否皆不可知也夫史之闕
文不可不慎其疑以傳疑則信者信矣予嘉二人之忠而舊
史不著其何以死使不得列於死節之士惜哉

庭美等既見
可無漢求矣

蔡王信高祖從弟也為興捷軍都指揮使領許州高祖寢疾
史記 卷之七

楊邠等受顧命不欲信在京師遣就鎮信涕泣而去信贖貨
好殺軍士有犯法者召其妻子對之剗髮支解使食其肉血
流盈前信命樂飲酒自如也楊邠等死信大喜謂佐曰吾
嘗謂天無眼使我三年勞績於此主上孤立幾落賊手諸公
可勸我一杯矣已而聞難作信憂懼不能食王峻遣馬錡以
兵巡檢許州信自殺周太祖即位追封蔡王

周太祖家人

德妃董氏東齊人幼穎悟聞樂聲知其律呂年七歲鎮州亂
為潞州牙將所得真諸褚中以歸潞將妻生女輒不育得妃
憐之養以為子妃兄瑀求之莫知所在潞將遇瑀欣然歸之

時年十三稱以嫁里人劉進超進超仕晉為內職歿于虜中
妃嫁后太祖聞其有賢行聘之建國中冊為德妃廣順三年

卒瑀官太子左贊善大夫初帝舉兵于魏漢以兵圍帝第張
貴妃與諸子青哥意哥侄守筠奉超定哥皆被誅太祖即位
詔故第二子青哥贈太尉賜名侗第三子意哥司空賜名信
守筠守筠左領軍衛將軍奉超左監門衛將軍定哥左千牛
衛將軍賜名遜世宗顯德四年詔曰禮以緣情恩以悼往矧
在友于之列尤鍾惻愴之情故皇弟侗信景運初啓天年不
登俾予終鮮實惻於懷侗可贈太傅追封鄭王信司徒祀王
又詔曰故皇從弟守筠奉超遜等項因世故不享遐齡每念
史記 卷之七

非幸難忘有勸守筠可贈左衛大將軍奉超右衛大將軍遜
右武衛大將軍

周世宗家人

柴守禮邢州人父弟柴氏為周太祖皇后無子養守禮之子
以為子是為世宗守禮檢校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世宗即
位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致仕居洛陽終世宗之世未
嘗至京師而左右亦莫敢言弟以元舅禮之守禮頗恣橫嘗
殺人于市有司以聞世宗不同是時王溥王彥超等同將將
相皆有父在洛陽與守禮朝夕往來惟意所為洛陽人畏避
之號十阿父守禮官太傅卒嗚呼父子之恩至矣孟子言舜

守貞等
必因衛者
何不言

爲天子，幹腹殺人，則棄天下，竊負而逃，以謂天下可無舜，不可無至公。舜可棄天下，不可刑其父，此立言之宗也。天子主宗廟社稷之重，百官之衛，朝廷之嚴，其不得竊而逃，則如之何？子請周史見守禮殺人，世宗寢而不問，屈天下之法，以申父子之情，蓋知權也。君子之於事，擇其輕重而處之耳。失刑輕不孝重也，刑者所以禁人爲非，孝者所以教人爲善，其意一也。刑一人未能使天下無殺人，與殺其父滅天性而絕人道，孰爲重？權其輕重，則天下雖不可棄而父亦不可刑也。然則爲舜與世宗者，宜如何？無使特畀守禮至於殺人，則可謂孝矣。然有不得如其意，則擇其輕重而處之焉。世宗可謂知權矣。

史籍 卷一百一十七

妻

世宗皇后符氏，其祖存審，父彥卿，家世將相。后明果有大志，初適李守貞子崇訓，守貞爲河中節度使，挾異志，有術者善聽人聲，知吉凶，守貞出其家人使聽之，聞后聲，驚曰：「此天下母也。」守貞益自負，曰：「吾婦猶爲天下母，吾取天下，復何疑哉？」於是決反，漢遣周太祖討之，逾年城破，崇訓自殺，其家人次及后，后走匿，以帷幔自蔽，崇訓遽求，后不得，遂自殺。漢兵入其家，后僂然坐堂上，顧軍士曰：「郭公與吾王父有舊，汝輩無得犯我。」軍士不敢迫。太祖聞之，謂一女子能使亂兵不敢犯，奇而慰之，以歸彥卿，后拜太祖爲父，其母以后脫死兵刃。

之間以爲天幸，使削髮爲尼，后不肯曰：「死生有命，何必毀髮？」世宗性英銳，聞后如此，益奇之，會劉夫人卒，遂納以爲繼室，及即位，冊爲皇后。世宗多暴怒，而後常追悔，每怒左右，后必從容伺顏色，徐爲解說，世宗意亦隨解。世宗征淮，后以帝不宜親行，固止之。世宗不聽，師久無功，后以憂成疾，而崩。諡曰宣懿，葬于懿陵。後立皇后符氏，后妹也。宋初遷西宮，號周太后。

史籍 卷一百一十七

妻

世宗七子，長曰宜哥，次二皆未名，次曰恭帝，次曰熙讓，熙讓熙海，宜哥與其二皆爲漢誅。太祖即位，詔賜皇孫名，誼贈左驍衛大將軍，誠左武衛大將軍，誠左屯衛大將軍，顯德三年四月，先封太祖諸子，乃詔曰：「父子之道，聖賢不怠，再思慮難之端，愈動悲傷之抱，故皇子誼誠等，載惟往事，有足傷懷，宜加一字之封，仍贈三台之秩，誼可贈太尉，追封越王，誠太傅，吳王，誠太保，韓王，而皇子在者，皆不封。六年，北復三關，遇疾還京師。六月，皇子宗訓封梁王，熙讓封燕國公，後十日，世宗崩，梁王即位，是爲恭帝。其年八月，熙讓封曹王，熙謹封紀王，熙謙封衛王，宋乾德二年，熙謹卒，熙謙熙謙不知其所終，嗚呼！至公天下之所共也，其是非曲直之際，雖父愛其子，亦有所不得私焉。當周太祖舉兵于魏，漢遣劉誅誅其家族在。

此自周祖
不可及處

京師者後太祖入立遣人責銖銖辭不屈太祖雖深恨之然
以銖辭直終不及其家也及追封子孫之被殺者其言漢自
隱痛而已未嘗有非漢之語焉蓋知其曲在已也故畧存其
辭以見周之有愧于其心矣

梁臣

嗚呼孟子謂春秋無義戰予亦謂五代無全臣無者非無一
人蓋僅有之耳余得死節之士三人焉其仕不及於二代者
各以其國繫之作梁唐晉漢周臣傳其餘仕非一代不可以
國繫之者作雜傳夫八千雜誠君子之所羞而一代之臣未
必皆可貴也覽者詳其善惡焉

史籍

宋

古法冠帶
可用附

宋祖用殿
倉卒謀脫

敬翔同州人舉進士不中同里人王發為汴州觀察支使往
依焉久之發無所薦引翔益窮為人作殿刺傳之軍中太祖
素不知書翔所作皆俚俗語太祖愛之謂發曰聞君有故人
可與俱來翔見太祖太祖曰聞子讀春秋春秋所記何等事
翔曰諸侯戰爭之事耳太祖曰其用兵之法可以為吾用乎
翔曰兵者應變出奇以取勝春秋古法不可用於今太祖喜
備以軍職非其所好乃以為館驛運官太祖與蔡人戰汴郊
翔為太祖謀畫多中太祖欣然以為得翔之曉動靜輒以聞
之太祖奉昭宗自岐還長安昭宗召翔與李振升延喜樓
之拜翔太府卿太祖嘗侍殿上昭宗意衛兵有能擒之者乃

書之昭宗
亦疑矣

太祖不進
昭宗曰無
殺翔之理
翔人何位

作為鞋結解顧太祖太祖號而結之而左右無敢動者太祖
流汗浹背由此稀復進見昭宗還洛陽宴崇獻殿酒半起使
人召太祖入內殿將有所託太祖懼不進昭宗曰卿不來可
使敬翔來太祖遽應翔出翔佯醉去太祖破趙匡胤取荆襄
遂攻淮南翔切諫謂新勝之兵宜持重以養威太祖不聽攻
壽州不克多所亡太祖悲恨歸而殺唐大臣幾盡以翔為
可任梁之篡弒翔謀為多唐樞密院用宦者太祖以為崇政
院以翔為使運金幣殿大學士翔漢沉有大器從太祖用兵
三十餘年細大之務必關之盡心勤勞晝夜不寐自言惟馬
上乃得休息太祖崩難近有所不可翔未嘗顯言微聞其
意

史籍

宋

端太祖悟多為之改易太祖破徐州得時博覽姬劉氏故尚
儀妻也愛幸之後以妻翔翔已貴劉氏猶侍太祖出入臥內
如平時翔頗嫌之劉氏謂翔曰尚儀貴家宰相時博覽之妻
臣以卿門第猶為辱我請從此訣矣翔以太祖故辭而止之
劉氏車服僛僛別置典講交結藩鎮權貴往往附之寵信言
事不下於翔當時貴家多效之太祖崩友珪立以翔先帝謀
臣懼其圖已不欲翔居內職乃以李振代為崇政使拜翔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翔以友珪畏已稱疾未嘗省事末帝即位
趙巖等用事離間舊臣翔鬱鬱不得志其後梁盡失河北與
晉相拒於楊劉翔進曰故時河朔半在以先帝之武御驍虎

之臣猶不得志于晉。今晉日益強。梁日益削。陛下處漢宮之中。所與計事者。皆親戚近習之私。而望成事乎。臣聞晉攻楊劉李亞于負薪渡水。為士卒先。陛下委蛇守文。以儒雅自喜。而遺賀瓌為將。豈足當彼之餘鋒哉。臣雖愚矣。受國恩深。苦其乏材。願得自效。嚴等以期為怨言。遂不用。及王彥章敗于中都。末帝懼。召段凝於河上。時梁精兵悉在凝軍。凝有異志。願望不來。末帝遽召翔曰。朕居常忽卿言。今急矣。勿以為慰。卿其教我。翔曰。臣事先帝三十餘年。今雖為相。實朱氏老奴。卿事陛下如郡君。以臣之心。敢有不盡。臣欲為陛下謀。則小人間之。陛下初用段凝。臣已爭之。今凝不來。敵勢已迫。事無可為。臣請先死。不忍見宗廟之亾。君臣相向慟哭。莊宗入汴。詔赦梁臣。李振喜。邀翔人見。將旦。左右報曰。崇政李公入朝矣。翔歎曰。李振謬為丈夫矣。復何面目入梁。建國門乎。自經而卒。

朱珍。豐人也。少與龐師古等。從梁太祖為盜。及為將。善治軍。選士。太祖鎮宣武。珍創立軍制。選將練兵。甚有法。太祖得新募兵及降卒。皆以屬珍。梁敗黃巢。破秦宗權。東并兗鄆。珍勇冠諸將。義成軍亂。遂安師儒。師儒奔梁。太祖遣珍。以兵趨滑州。道遇大雪。珍趣兵疾馳。一夕而至。亂軍以方雪。不意梁兵來。不為備。遂下其城。秦宗權遣盧瑋等攻梁。太祖令珍募兵。

于滔。青。備將張仁遇。白珍曰。軍中有犯令者。請先斬。而後白。珍曰。偏將乃欲專殺耶。命斬之。軍中感悅。珍募兵萬餘。以歸。太祖大喜曰。賊未知珍來。方息兵。養勇。度吾兵少。謂吾不遇。堅守而已。宜出其不意。以擊之。遂破瑋等。宗權由此敗。珍從太祖攻朱宣。取曹州。執其刺史丘弘禮。又取濮州。刺史朱裕奔鄆州。珍攻鄆州。去鄆二十里立營。遣精兵挑之。鄆人不。出朱裕詐降。約開門為內應。珍信之。夜率兵叩門。裕登陴。開門。內梁兵入。棄城垂門。發。鄆人從城上礮石以投之。梁兵皆死。珍僅以身免。魏博軍亂。因梁彥貞。太祖遣珍救魏。珍被殺。陽殺魏軍二千。威振河朔。梁攻徐州。珍下豐縣。與李唐賓進。

唐賓。唐賓。陝州人。梁攻掠四方。唐賓常與珍俱。與珍威名等。而驍勇過之。珍戰每小却。唐賓佐之。乃大勝。後與珍不睦。珍迎其家置軍中。唐賓以珍有異志。夜走白之。珍單騎馳及。交訴太祖前。太祖和解之。珍回屯。問太祖將至。戒軍中治館。廐以待唐賓。部將嚴郊治廐失期。軍吏督之。郊訴於唐賓。唐賓以訴珍。珍怒。投劍而起。唐賓拂衣就珍。珍斬之。遣使者告唐賓反。使者晨至。敬翔恐太祖暴怒不可測。乃匿使者于夜。而見之。謂雖有所發。必須明旦。與少緩其事。而圖之。既多。乃引使者入見。太祖大怒。然已夜。不能有所發。期因從容。為太祖畫明日。伴收唐賓妻子。下獄。囚。勞軍。珍迎。賜太祖命。武士。

後營必待
命安
不敗

史書

卷一百七

星

統之諸將叩頭救珍。太祖舉胡床謂之曰：方珍、殷、唐、賈、蔣、劉、不救之耶？遂殺之。朱珍、李唐、賈已死，太祖命龐師古、霍存、分將其兵。師古攻徐州破之，斬時溥。太祖表為徐州留後。梁兵攻鄆州，師古微木為橋，夜以中軍先濟。師古走見殺。師古自微時，事太祖甚謹，未嘗離左右，及為將出兵，必受方畧以行。軍中非太祖命，不敢妄動。太祖遣師古攻揚行密，師古營于清口，地勢卑下，或請就高為柵。師古以非太祖命，不可。淮人決水浸之，譟者告曰：淮人決河上流，水至矣。師古以為搖動士卒，斬之。俄而水至，兵不能戰，遂見殺。師古、曹州人，嗚呼兵之勝敗，豈易言哉！梁兵彊於天下，而吳人號為輕弱。然師古再舉擊吳，輒敗以死。其後太祖自將攻壽春，亦敗。自高駢死，唐以梁兼統淮南，遂與孫楊力爭。凡三十年間，三舉而三敗，以至弱勝至彊，此不可以常理得也。兵法固有以寡而敗衆，以弱而勝彊者，顧吳豈足以知之之亦適會其機而已。故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可不慎哉！

葛從周、鄆城人，從太祖攻蔡州。太祖臨馬，從周以騎讓太祖，與敵步鬪，身被數傷，傷將張延壽從旁擊之，從周得與太祖俱去。太祖盡黜諸將，用從周廷壽為大將。太祖攻朱瑾于兗州，未下，留從周圍之。瑾閉壁不出，從周詐言救兵至，陽避之。瑾謂從周已去，乃出兵脩外壕，從周夜半潛還，掩擊之，殺千餘人。晉攻魏，魏人求救，太祖遣侯言救魏，言禁壘于泗水，不出戰。太祖怒，遣從周代之。從周至，軍閉壘，不出，擊三關門以得晉人攻之。從周以精兵自關門出，敗晉兵，擒其子落落，斬之。從周攻兗州，走朱瑾。太祖表從周為留後。太祖遣從周界地山東、下洛州，斬其刺史邢善益，下邢州，走其刺史馬師素。下德州，殺其刺史史豪，奉酒五日而下三州。太祖表從周兼邢州，留後劉仁恭攻魏，羅紹威求救于梁，從周救之。既入魏州，燕兵攻館陶門，從周以五百騎出戰，曰：大敵在前，何可返顧？使閉城門，士殊死戰，破其八柵。燕兵走，追至臨清，擒之。鄆河溺死者甚衆。太祖遣從周攻劉守文于滄州，使蔣暉監軍，守文

史書

卷一百七

星

父仁恭以燕兵救之，暉語諸將曰：今燕兵來，不可迎戰，宜縱其入城，聚食倉廩，待因而後取之。從周曰：勝敗之機在吾心，卿豈足以知之？乃勒兵逆戰于老鵬堤，仁恭大敗，斬首三萬餘級。梁兵攻鳳翔，青州王師範遣劉鄩襲兗州，從周家馬為鄩所得。太祖還自鳳翔，遣從周攻鄩降之。太祖即位，拜左金吾衛上將軍，未嘗立拜，昭義軍節度使封陳留郡王卒。

寇彥卿，開封人，羅紹威將誅牙軍，太祖遣彥卿之魏，悉誅之。彥卿善伺太祖意，動作皆如言。太祖曰：敬翔寇彥卿乃天為我生之，賜以所乘馬一丈，烏太祖固鳳翔，以彥卿為都排陣使。彥卿乘烏馳突陣前，太祖目之曰：真神將也。太祖與崔胤

謀遣都洛陽昭宗不許奔於鳳翔太祖以兵圍之郭宗既出太祖駐河中遣彥卿奉表迺請遷都彥卿悉舉長安居人以東拆屋爲椽浮渭而下道路號哭仰天大罵曰國賊崔胤朱溫使我至此昭宗顧瞻陵廟待得不忍去謂左右曰乾干山頭東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相與泣下沾襟行至華州遣人告太祖以皇后有娠願留華州待冬而行太祖大怒顧彥卿曰汝往趣官家來不可一日留也彥卿馳至華州即日迫昭宗上道太祖卽位拜彥卿河陽軍節度使太祖遇弒彥卿設太祖畫像事之如生對賓客語涕泗交下未帝立徙鎮咸勝

史

卷一百一十七

七

劉鄩安丘人棣州刺史張蟾叛青州節度王師範遣指揮使盧洪討蟾洪亦叛師範僞爲好辭召洪洪至命鄩斬之坐上因使鄩攻張蟾破之師範表鄩登州刺史梁太祖以舊從周爲兗州節度使從周將兵在外鄩使人鬻油城中視虛實出入之所得羅城下水資可入鄩遂以步兵五百從水資入襲破之從從周家屬外第親拜其母撫之甚厚太祖遣朱友寧攻師範從周攻鄩鄩以版輿置從周母城上母呼從周曰劉將軍待我甚厚汝可案之從周爲之殺攻鄩悉遣婦人及老疾者出之獨與少壯同幸苦分衣食堅守以待外援久之外援不至人心頗離副使王彥溫踰城而奔守陴者多逃鄩

人陽語彥溫曰副使勿多以人出非吾所遣者勿以行又下令城中曰吾遣副使者得否者族之城中皆感奔者乃止梁兵聞之果疑彥溫詐降斬之城下由是城守益堅師範兵敗從周以禍福諭鄩鄩曰俟吾主降卽以城還梁師範降梁鄩乃降從周爲齋裝送鄩歸梁鄩曰降將蒙恩不誅幸矣敢乘馬而衣裘乎乃素服乘驢歸梁太祖賜之冠帶飲之以酒鄩辭以量小太祖曰取兗州量何大乎以爲元從都押衙時太祖領四鎮將吏皆功臣舊人鄩一旦以降將居其上諸將見鄩皆用軍禮鄩居之自如太祖益奇之太祖卽位遷左龍虎統軍劉知俊叛太祖遣鄩討之知俊走鳳翔太祖以長

史

卷一百一十七

七

安爲承平軍拜鄩節度使楊師厚卒分相親爲兩鎮未帝恐魏兵亂遣鄩也于魏縣魏兵果亂劫質德倫降晉莊宗入魏鄩以太原可襲乃結軍爲人執旗幟以驢負之往來城上潛軍出黃澤關襲太原晉兵望梁舉旗幟往來不知其去也鄩至樂平遇雨不克進還趙臨清爭魏積粟周德威已先至鄩屯于華縣梁道及河以饋軍未帝責鄩曰關外之事全付將軍河朔諸州一旦淪沒今倉儲已竭飛輓不充將軍與國同心宜思良畫鄩報曰晉兵甚銳未可舉宜待之未帝復遣問鄩必勝之策鄩曰臣無奇術請人給米十斛米盡卽敵破矣未帝大怒謂鄩曰將軍蓄米將舉饑乎將破敵乎遣使者

予里襲人
本是危事
鄩以孤軍
謀不先定
其友所子

監督其軍。郭謂諸將曰：「主上流居禁中，與白面兒謀，必敗人。事今敵盛，未可輕動。」諸君以爲何如？諸將曰：「上有命，國當戰。」郭乃悉召諸將，坐之軍門，人以河水一杯飲之。諸將莫測，或飲或辭。郭曰：「一杯之難，猶若此，泊河流可盡乎？諸將皆失。」郭以勁兵壓郭營，郭不出，而未帝數促郭使戰。莊宗與諸將謀曰：「劉郭學六韜，喜以機變用兵，本欲示弱以襲我。今見迫必戰，乃聲言歸太原，命符存審守魏而潛兵貝州。郭果報未帝曰：『晉王西歸，魏無備可擊。』乃以兵萬人攻魏。莊宗自貝州趨擊之。郭忽見晉軍，驚曰：『晉王在此耶？』兵却追至故元城。莊宗與符存審爲兩方陣夾之。郭爲員陣以禦晉人，兵再

常得英雄事之，乃率其徒歸梁。太祖爲人木，張忠謹、太祖愛之，賜名存節，拜毫、宿二州刺史。朱瑾召吳兵攻徐宿，存節曰：「淮兵必不先攻宿，宿州溝壘素固，可以禦敵。」乃夜趨徐州，傳城下瑾兵方至，望見驚曰：「梁兵已來，何其速也。」不攻而去。太祖授存節軍機，悉合太祖卽位，拜右千牛衛上將軍，從康懷英攻潯州，歸至天井關，問晉兵攻潯州，存節謂諸將曰：「吾行雖不受命，然潯州要害，不可失也。」舉策而先士卒隨之。比至潯州，州人已焚外城，將降晉，聞存節至，乃稍定。存節入城助守，晉人穴地道攻之，存節選勇士亦穴地以應之，戰于隧中，敵不得入。晉人解去，同州劉知俊叛，奔鳳翔，遷存節匡國軍節度使，友珪立朱友謙叛，西連鳳翔，存節東西受敵，同州地敵無井，友謙與岐兵合圍，欲以渴疲之。存節拜禱，鑿井入十水，皆其可食。友謙不能下，未帝卽位，徒鎮天平，梁晉相距於河上，存節病瘠，治軍督士未嘗言病，將卒語其子知業曰：「忠孝吾子也不及其佗，贈太師。」

王重師，許州人。太祖攻濮州，已被濮人積草焚之，梁兵不得入。時重師方病，余審隊帳中，諸將請之，重師遽起，取軍中毯毯沃以水，蒙之火上，率精卒以短兵突人，諸將隨之，遂取濮州。重師身被九箭，軍士負之還營。太祖驚曰：「奈何使我得濮州而失重師乎？」使醫理之，逾月乃愈。遷佑國軍節度使，甚有

威惠重師與劉捍有隙捍謂之命重師遣其將張君毅西攻
郛以而不先請君毅兵失利太祖怒遣劉捍代重師重師不
却太祖怒已捍至重師不出迎見之禮又倨捍馳白太祖言
重師有異志賜死

傷師厚穎州人事梁太祖以功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劉知俊
叛陷長安劉鄩牛存節攻之久不克師厚以奇兵傍南山入
其西門遂克之徙鎮宜義晉軍攻燕燕王劉守光求援于梁
師厚從太祖擊趙以率晉進圍蓆縣晉史建瑭以輕兵夜擊
梁軍梁軍敗太祖還東都師厚留屯魏州太祖遇弑友珪自
立師厚乘間殺魏牙將潘晏等廷節度使羅周翰友珪因以

史籍

卷一百七

梁

師厚為天雄軍節度使自太祖與晉戰河北師厚常為招討
使悉領梁之勁兵故時魏倚牙兵其帥得以偏強羅紹威時
牙兵盡死魏勢孤始為梁所制師厚復置銀槍勁軍友珪
欲圖之召師厚計事其吏田溫等勸師厚勿行師厚曰今不
行必見疑吾知鄂王為人雖往無如我何也乃以勁兵二萬
朝京師留其兵城外以十餘人自從入見友珪友珪懼賜與
鉅萬而還末帝謀討友珪問于趙徽徽曰此事成敗在招討
楊公爾得其一言論禁軍事可立辦末帝遣馬慎交陰見師
厚布腹心師厚謂其下曰方鄂王弑逆時吾不能討今君臣
之分已定無故改圖人謂我何其下曰友珪弑父與君乃天

下之惡均王仗大義以討賊其事易成若一朝破賊公將何
以自處師厚悟乃遣其將王舜賢至洛陽見袁象先計事使
朱漢賓以兵屯滑州相應末帝與象先殺友珪及即位封師
厚鄴王詔書不名事無巨細皆以諮之然心益忌之已而師
厚發卒末帝受質於宮中分相魏為兩鎮魏軍亂以魏博
降晉梁失河北自此始

史籍

卷一百七

梁

而益辦遷匡國軍節度使貞明四年晉攻河北賀瓖為招討
使彥章為排陣使屯於行臺彥章為將好禮儒士雖居軍中
常儒服臨敵御眾肅然有威嚴左右馳驟疾若風雨名重敵
中晉人望其行陣齊整相謂曰謝彥章必在此也瓖心忌之
彥章與瓖行視營地瓖指一地語彥章曰此地岡阜隆起其
中坦然營柙之所也已而晉兵柙之瓖疑彥章通晉彥章與
馬步都虞候朱珪有隙瓖欲速戰彥章請持重以老敵珪誣
彥章反瓖厚士使珪伏甲殺之審澄溫裕皆見害莊宗喜曰
將帥不和梁必無日矣令軍中歸其老疾于鄴以輕兵襲濮
州瓖追之戰于胡柳陂瓖軍已勝晉軍再戰瓖大敗晉取濮

五代史三

列傳

唐臣

郭崇韜，雁門人。莊宗爲晉王，崇韜爲中門使，甚見親信。晉兵圍張文禮於鎮州，久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契丹至新樂，晉人恐欲解圍去。崇韜曰：「契丹之來，非救文禮，特王都以利誘之耳。今晉新破梁軍，宜乘已振之勢，不可自退怯。」莊宗然之，遂敗契丹。莊宗卽位，拜崇韜樞密使。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保楊劉。彥章圍之，莊宗問計於崇韜。崇韜曰：「彥章圍我於此，其意在取鄆州耳。臣願得兵數千，築壘于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爲名彥章必來爭，旣分其兵，乃可圍也。」然板築之功難於卒就，陛下宜挑戰使彥章不得東，十日壘成矣。」莊宗遣崇韜將數千人夜行，所過驅掠，居人毀屋伐木，渡河築壘於博州東。晝夜督役，果六日而壘成。彥章引兵攻壘，不克，還趣楊劉。莊宗迎擊，大破之。唐自失德勝，梁兵日掠，遭相黎陽衛州而李繼勣以澤潞降梁。契丹復犯幽涿，諸將皆曰：「鄆州隔河難守，不若棄鄆與梁，而西取衛州。」梁陽以柯爲界，與梁約，罷兵毋相攻，以爲後圖。莊宗不悅，退臥帳中，召崇韜問計。崇韜曰：「陛下興兵仗義，將士疲戰，爭生民苦轉餉者十餘



年矣。今大號已建，自河以北，人皆引首以望成功。今得一野，川不能守而棄之，雖欲指河為界，誰為陛下守耶？願陛下分兵守魏，而自鄆州疾驅，持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大喜，因問司天司天言歲不利崇，崇曰：「古者命將，堅固門而出，成算已決，區區常談何足信也。」莊宗即曰：「下令軍中，歸其家屬於魏，夜渡楊劉，從鄆州入襲汴州，八日而滅梁。」莊宗賜崇緡鐵券，拜侍中，崇緡永營居職，徒以謀議功居佐命第一。位兼將相，以天下為己任，遇事無所迴避，宦官伶人用事者，其不便之，崇緡頗懼，語其故人子弟曰：「吾佐天子取天下，今大功已就，而羣小交與，吾欲避之，歸守鎮陽可乎？」故人子

史籍

卷一百八

上

弟曰：「俚語曰：騎虎者勢不得下。今公權位已隆，而下多怨嫉，一失其勢，何能自安？」崇緡曰：「然則奈何？」曰：「今中宮未立，而劉氏有配，可請立劉氏為皇后，而多建天下利害，以便民，然後乞身。天子以公有大功而無過，必不聽公去，外有避權之名，內有中宮之助，又為天下所悅，雖有讒間，其可動乎？」崇緡以為然，乃上書請立劉氏為皇后。莊宗遂立之。崇緡素廉，自入洛，始受四方賂遺，故人子弟或以為言。崇緡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少此耶？」今藩鎮諸侯多聚舊將，皆主上斬祛射鈞之人也。若一切拒之，能無反側？明年天子有事南郊，崇緡悉獻其所藏以佐賞給。崇緡表陳請依唐舊制，還樞密使於

內臣優詔，不允。崇緡面請曰：「臣從陛下軍，朝城定，計破梁，陛下撫臣背曰：『與卿一鎮。』今天下一家，俊賢並進，臣愚矣。願乞身。」莊宗曰：「朝城之言，許卿一鎮，不許卿去，欲捨朕安之？」崇緡因建天下利害二十五事，施行之。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莊宗思得高樓避暑，遣宮苑使王允平營之。左右曰：「郭崇緡指頭不伸，常為租庸惜財用，陛下雖欲有作，其可得乎？」莊宗乃使人問崇緡曰：「昔吾與梁對壘于河上，雖祁寒盛暑，披甲跨馬，不以為勞。今居深宮，蔭廣廈，反不勝其熱，何也？」崇緡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為心，今以一身為意，艱難逸豫，為慮不同。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可使繁暑坐變清涼。」

史籍

卷一百八

上

矣。莊宗不悅，終遣允平起樓。崇緡切諫，左右因譖之曰：「崇緡之第，無異皇居，安知陛下之熱？由是讒間愈入。河南縣令羅貫為崇緡所知，貫不受權豪請託，宦官伶人皆切齒。張全義舊為河南尹，縣令多出其門，全義所養畜之，及貫為令，縣民恃全義為不法者，皆按誅之。全義大怒，使劉皇后白之。左右日夜言貫失會，皇太后葬坤陵，莊宗幸作所，而道路泥塗，橋梁不修。莊宗問誰主者，宦官曰：『屬河南。』因召貫曰：『臣初不奉詔，請諸主者。』莊宗曰：『爾之所部，復問何人？』貫獻獄吏拷掠，體無全膚。明日傳詔殺之。崇緡諫曰：『貫罪無他，獨是不法，不當死。』莊宗怒曰：『太后靈駕將發，天子車與往來，橋道不

莊宗
四年

漢書之

修卿言無罪是朋黨也崇輅曰賈雖有罪當具獄行法于有司陛下以萬乘之尊怒一縣令使天下之人言陛下用法不公臣等之過也莊宗曰賈公所受任公裁決起入宮崇輅隨之莊宗自園殿門崇輅不得入賈卒見殺明年征蜀議擇大將時明宗當行崇輅恐以說見危思立功為自安之計乃曰莫升為患北邊非總管不可禦魏王繼岌國之儲副大功未立親王為元帥唐故事也莊宗曰小子豈任大事卿為我謀其副崇輅未及言莊宗曰我得之矣無以易卿也乃以繼岌為都統崇輅為招討使軍政皆決崇輅唐軍入蜀所遇迎降王衍弟宗弼送款於崇輅崇輅以節度使許之宗弼還行

史籍

四

子五人皆死籍沒其家明宗即位詔許歸葬以太原故它賜其孫當崇輅用事時宰相豆盧革等傾附之崇輅父諱弘革因任事奏改弘文館為崇文館以為子儀之後崇輅遂以為然其代野也過子儀墓下馬號泣而去問者以為笑崇輅盡忠國家有大器已被蜀遣使者以唐威德風諭南詔諸蠻欲殺來之不幸被讒以死惜夫

重海傳本
叔齊下
出從

史籍

五

助獨行所見禍釀生焉至於臣主俱傷幾滅其族斯可太息者也重海嘗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悞衝前導重海怒仰臺門斬延而後奏時親從兵馬使安虔走馬衝宰相前導決杖而已重海已斬延乃請降杖處分明宗不得已從之御史諫官無敢言者雄武節度華溫琪來朝願留闕下以為左驍衛上將軍踰年明宗謂重海曰溫琪舊人宜與一重鎮重海意不欲對以無員闕佐日明宗又及之重海曰可代者惟樞密使耳明宗曰可重海不能答溫琪聞之懼稱疾不出者累月乃以為鎮國軍節度宰相任同判三司以職事與重海爭不能得因辭疾居于德州朱守殷以汴州叛重海誣圖與守殷

通謀矯詔殺之明宗不能諱也重誨恐天下議已取三司獄
次二百餘萬請放之與悅人以止諍明宗不得已為下詔獨
除之其成禍自由多此類也時四方奏事皆先白重誨然後
聞河南縣獻嘉禾一莖五穗重誨視之曰偽也咎其人而遣
之夏州李仁福進白鷹重誨却之入白曰陛下詔天下毋得
獻鷹鵠仁福進詔獻鷹鵠已却之矣重誨出明宗陰遣人取
進戒左右無使重誨知宿州進白兔重誨曰兔陰且狡雖白
何為却而不白明宗為人雖寬厚然夷狄之性果于殺戮馬
牧軍使田令方牧馬瘠而多驚當死重誨諫曰使天下間以
馬故殺軍使是貴奇而賤人令方因得戒死明宗遣同鶴侯

止之及政還反謂於重誨曰昭遇見錐舞暗稱臣以朝廷事
私告錐昭遇坐死下制削奪錐官爵于是錢氏遂絕於唐
王從珂為河中節度使重誨以從珂非明宗子後必為國家
患欲陰圖之從珂問馬黃龍莊牙內指揮使楊彥溫閉城拒
之從珂遣人謂彥溫曰我遇汝厚何苦而反耶郭曰彥溫非
叛也得經宿院宜請公趨歸朝廷耳從珂馳騎上變明宗欲
究其所以遣殿直都知范溫以金幣裝衣金鞍勒馬賜彥溫
并絳州刺史以誘致之重誨固請用兵明宗不得已遣侍衛
指揮使桑彥稠率兵討之滅之曰為我生致彥溫吾將自訊
其事彥稠破河中希重誨自斬彥溫以滅口重誨率羣臣解
賀明宗大怒曰朕家事不丁卿等不合致賀從珂居情化里
第重誨數諷宰相言從珂失守宜得罪焉道等因請行法明
宗怒曰吾兄為奸人所中事未辨明公等不欲容吾兄人聞
耶趙鳳言春秋責歸之義所以屬為臣者明宗曰皆非公等
意也道鳳惶恐而退居數日道等又以為請明宗顧左右而
言他重誨乃自論列明宗曰公欲如何處置我即從公重誨
曰此父子之際非臣所宜言惟陛下裁之明宗曰我為小校
時衣食不足此兒為我擔石反拾馬糞以相活今貴為天子
獨不能庇之耶使其杜門私第亦何與公事重誨乃不復就
言孟知祥與西川董璋鎮東川二人有異志重誨每事裁抑

務欲制其奸心凡兩川守將更代必用已所親信以精兵從之二人以為圖已益不自安復遣李嚴為西川監軍知群大怒韓嚴又分間州為保寧軍以李仁矩為節度使以制璋璋攻殺仁矩二人遂反成蜀精兵積三萬人皆陷重海建議欲伐吳而明宗難之後戶部尚書李鐸得吳譚者言徐知誥欲舉吳國稱藩願得安公一言以為信鐸引譚者見重海重海大喜以所服玉帶其直千緡使道知誥為信初不以聞其後逾年知誥之間不至始奏貶鐸行軍司馬捧聖都軍使李行德十將張儉告變言樞密承旨李虔徽語其客邊彥溫云重海私募士卒繕治甲器欲伐吳明宗以問重海重海請究其

史事 卷一百八

事明宗頗疑之大臣左右皆為之辨乃少解廷詰彥溫等具服其詐於是君臣相顧泣下彥溫行德儉皆族誅重海因未解職明宗慰之曰事已辨無措之胸中重海論請不已明宗怒曰放卿去朕不患無人遣武德使孟漢瓊至中書使為道等議代重海者馮道曰諸軍荷情安公使得罷去是紆其禍也趙賦以為大臣不可輕動乃以范延光為樞密使而重海居職如故重海反遣石敬瑭討之川路險阻糧運甚艱每費一石而致一斗自關以西民苦輸送往往以聚山林為盜賊明宗謂重海曰事勢如此吾當自行重海曰此臣之責也乃請行關西之人聞重海來已恐動而重海日馳數百里

老新明

此亦非想

近營駭督趣糧運日夜不絕斃路道路者不可勝數重海過鳳翔節度使朱弘昭延之寢室見其妻子奉事甚謹重海酒酣為弘昭言昨被譏構幾不自全賴人主明聖得保家族因感泣下重海去弘昭馳騎上言重海怨望恐生事不可令至蜀而孟漢瓊自行營還言西人震駭之狀因述重海過惡重海至三泉被召還過鳳翔弘昭拒而不納重海懼馳趨京師未至拜河中節度使重海已罷希旨者爭求其過宦者安希倫坐為重海陰伺宮中動息棄市重海益懼因上章告老授太子太師致仕以李從璋為河中節度使遣藥彥稠率兵如河中虞變重海子崇緒崇贊宿衛京師聞制下奔其父重

史事 卷一百八

海驚曰渠安得來已而曰此非渠意為人所愚耳吾以死報國餘復何言乃械送二子於京師詔下陝州獄明宗遣程光業至河中視重海去就戒曰有異志則與從璋圖之又遣宦者使于重海使者見重海號泣不已重海問故使者曰人言公有異志朝廷遣藥彥稠率兵至矣重海曰吾死未塞責乃勞朝廷與師以重明主之憂光業至從璋率兵圍重海第入拜于庭重海下答拜從璋以繩擊其首重海妻張氏走抱之呼曰今公死未脫何遽如此又擊其首夫妻皆死檢其家資不過數千緡而已明宗下詔以其絕錢鏐致正知群重璋反及議代吳為罪并殺崇緒崇贊其餘子孫獲免重海得罪知

元二使明之使之死

其必死歎曰我固當死但不能與國家除去路王此其恨也嗚呼官失其職久矣予讀梁宣底見敬翔李振為崇政院使凡承上之旨宣之宰相而奉行之宰相有非其見時而事官上決者與被旨而有所復請者則具記事而入因崇政使以開得旨復宣而出之梁之崇政使乃唐樞密之職蓋出納之任也唐常以宦者為之至梁戒其禍始更用士人其備顧問參謀議于中則有之未始專行事于外也至崇緒重譚復唐樞密之名然樞密伴於宰相矣後世因之遂分為二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樞密樞密既重宰相自此失其職也

周德威馬邑人勇而多智能望塵以知敵數狀貌雄偉笑不

史籍 卷一百八

改容人見之察如也事晉王為內衙指揮使小字陽五梁晉之際陽五之勇聞天下梁軍圍太原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為刺史有號將陳章號陳野又常乘白馬披朱甲出入陣中求周陽五欲生致之晉王戒德威曰陳野又欲得汝以求刺史宜善備之德威笑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作耶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常伴走以避之兩軍皆陣德威微服雜卒伍中陳章挑戰兵始交德威部下見白馬朱甲者退走章奮前急追之德威伺章已過揮鐵鉞擊之中章墜馬遂生擒之梁攻燕晉遣德威為燕攻梁取潞州梁軍接燕攻路附以來城李嗣昭閉城拒守德威與梁軍相持于外

踰年嗣昭與德威有隙晉王病革語莊宗曰梁軍圍路而德威與嗣昭有隙吾甚愛之莊宗新立殺其叔父克寧國中未定晉之重兵悉屬德威晉人皆恐莊宗使人以喪及克寧之難告德威且召之德威聞命即日還軍太原留其兵城外徒步而入伏梓官前慟哭幾絕晉人乃安遂從莊宗擊梁軍破夾城與嗣昭歆好如初拜振武軍節度使天祐七年梁遣王景仁擊趙王鎔乞師于晉晉遣德威屯趙州梁軍至相鄉趙人告急莊宗自將至晉皇德威進距相鄉五里營于野河北晉兵少而景仁所將皆梁精兵人馬鎧甲飾以組繡金銀光彩耀目晉軍望之色動德威勉其眾曰此汴宋傭販兒徒僞

史籍 卷一百八

其外耳其中不足懼也一甲值數十千適足為吾資無能憂而愛之當勉以取之私告莊宗曰梁兵甚銳未可與爭宜少退以待之莊宗曰吾提孤軍出千里利在速戰今不急擊之使敵知吾之衆寡吾事敗矣德威曰趙人能城守而不能野戰吾之取勝利在騎兵平川曠野騎兵之所長今吾軍于河上迫賊營門非用長之地也莊宗不悅退臥帳中諸將不敢入見德威謂監軍張承業曰老兵不連戰者非怯也吾兵少而臨賊營門所持者一水關耳使梁得舟楫渡河吾無類矣不如退軍鄆邑誘敵出營後而勞之河勝也承業人言曰德威老將知兵願無忽其言莊宗遽起曰吾方思之已而獲梁

汴宋即梁

游兵問景仁何為日治舟數百將以為浮梁莊宗笑謂德威曰果如公所料乃追軍部邑德威晨遣三百騎叩梁營挑戰自以勁兵三千繼之景仁怒悉軍以出與德威轉鬪數十里至于鄆南兩軍皆陣梁分其軍為二汴宋軍居西魏滑軍居東橫亘數里莊宗策馬登高望而喜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却其喜之勝地使人告德威曰吾當為公先公可繼進德威曰梁軍輕出而遠來與吾轉戰必不服齋糧緩縱其能齋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俱餒因其將退而擊之勝諸將以為然至未申時梁軍東偏塵起德威鼓噪而進麾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又揮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陣動不可復整皆走遂

史錄 卷一百八

主

大敗自鄆追至栢鄉橫屍數十里景仁僅而免自梁與晉爭凡數十戰未嘗大敗如此劉守光僭號于燕晉遣德威擊之德威取涿州遂圍守光于幽州守光閉城距守德威盡下燕州縣獨幽州不下圍之踰年破之拜盧龍軍節度使德威雖為大將常身與士卒馳騁于矢石之間初守光驍將單廷珪望見德威曰此周陽五也挺槍馳騁追之德威佯走度廷珪重及側身少却廷珪馬方馳不可止縱其少過奮機擊之廷珪墜馬遂見擒莊宗勇而好戰德威務持重以挫人之鋒其用兵常伺敵之隙以取勝十五年德威將燕兵三萬人從莊宗趨汴州宿胡柳陂黎明候騎報曰梁兵至矣莊宗問嚴于

德威德威曰此汴州信宿而近梁人家國繫此一舉吾以

漢人之兵當其必死之戰可以計勝雖與力爭也今吾軍先至此糧糈具而營柵完是謂以逸待勞之師王宜按軍無動臣請以騎兵擾之使其營柵不得成無焚不暇給門其勢而乘之可以勝也莊宗曰吾軍河上終日俟敵今見敵不擊復何為乎謂李存審曰公以輜重先吾為公殿遂督軍而出德威謂其子曰吾不知死所矣前遇梁軍而陣王軍居中鎮定

梁軍左德威軍居右而輜重大右之西兵已接莊宗率軍馳

入梁陣梁軍小敗犯晉輜重輜重見梁朱旗皆驚走入德威軍德威軍亂梁軍乘之德威父子戰死莊宗與諸將相持而

史錄 卷一百八

主

主

哭曰吾不聽老將之言使其父子至此莊宗即位贈太師明宗加贈太尉配享莊宗廟晉高祖追封燕王符存審正人嘗犯法當死臨刑指旁墳垣顧主者曰顧就死於此與吾墳垣土覆屍主者哀而許之為徙垣下會主將飲酒顧其愛妓思得善歌者佐酒妓言有符存審常為妾歌甚善主將馳騎召存審以徙垣下故未加刑召至使歌而悅之得不死後歸晉為義兒軍使賜姓李氏名存審累功為橫海軍節度使契丹圍幽州時晉與梁相持河上兵少欲勿救存審以為當救曰願假臣騎兵五千足矣乃遣存審救之擊走契丹從戰胡柳陂晉兵敗亡周德威存審與其子彥圖力戰敗梁

軍于土山，遂取德勝。築河南北為兩城，晉人謂之夾寨。梁朱友諒以河中同州降晉，梁遣劉鄩攻同州。友諒求救，遣存審與李嗣昭救之。河中兵少而弱，梁人素易之，不虞晉軍之至也。存審選精騎二百，雜河中兵，出擊鄩營，陽敗而走。鄩兵追之，晉軍反擊，獲騎五十。梁人知為晉軍，皆大驚。河中糧少，晉軍屯朝邑，諸將欲速戰。存審曰：「使梁軍知吾利于速戰，將來謂而營斷我餉道，以持久困我，進退不可敗之道也。不若緩師示弱，伺隙出奇，可以取勝。」乃按軍不動，居旬日，望氣者言有黑氣狀如鬬雞，存審曰：「可以一戰矣。」進軍擊鄩，大敗之。鄩閉壁不復出。存審曰：「鄩兵已敗，不如逸之。」乃休士卒，遣裨將

史籍

卷一百八

五

王建及牧馬千沙苑，鄩以晉軍解，乃夜逐去。存審追擊于渭河，又大敗之。張文禮弑趙王王鎔，晉遣閻寶、李嗣昭、史建瑭攻之，皆戰死。最後遣存審破之，存審為將，有機畧，大小百餘戰，未嘗敗。嗣與周德威齊名，契丹攻遼，虜以存審為盧龍軍節度使，莊宗滅梁，入洛，存審自以潯為大將，不得與。破梁之功，怏怏疾甚。請朝京師，時郭崇勳權位已重，然其名望素出存審下，不樂其來。加已上，因沮其事。存審妻郭氏泣訴于崇勳曰：「吾夫子國有功，而與公鄉里之舊，奈何忍令病死窮野？」崇勳愈怒。存審瘞累上，輒不許。存審伏枕歎曰：「老夫事二主四十年，今日天下一家，東夷西戎，至於公國之將，射鈞新舊，

之人皆得親見天子，奉觴為壽，而獨予棄死於此，豈非命哉？」崇勳知存審病已亟，乃請許其來朝，卒于南川，臨終戒其子曰：「吾少提一劍去鄉里，四十年間取將相，然履鋒冒刃，出生入死，而得至此，固出其所中矢鏃百餘示之曰：『爾其勉哉！』子彥超為北京巡檢，郭從謙殺莊宗，明宗入洛陽，未王存霸奔太原，留守張憲欲納之，彥超不從，存霸遂見殺。明宗以為安遠軍節度使，彥超主藏奴王希全盜其資，彥超責之，奴懼，夜扣門言有急，彥超出，被殺。弟彥僊為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天成元年，彥僊兵三千戍瓦橋關，控鶴指揮使張諫為亂，殺權知州高遜，迨彥僊為帥，彥僊陽許之曰：「欲吾為帥，當止焚掠。」乃陰與拱衛指揮使龐起、伏甲於衙內，明日諫等皆集，伏兵發，誅諫等，殺四百餘人。即日歷州事，與推官韋儼、明宗下詔，褒其忠畧，晉高祖立，以彥僊為義成軍節度使。范延光反，白奉進屯滑州，兵士犯法，奉進捕得五人，其三人義成兵也，并斬之。彥僊怒，明日奉進從數騎過彥僊，謝不先告而殺，彥僊曰：「軍士各有部分，義成兵奉安公所當戮，何無主客之禮也？」奉進怒曰：「犯法當誅，安有彼此？且僕已自謝過，而公怒不。」息欲與延光同反，耶拂末而起，彥僊麾下大譟追奉進殺之。彥僊不之止也。屯駐軍將馬鴻，擒彥僊送之京師，言彥僊應延光反，至赤岡，高祖使人殺之。彥僊與晉初無讐隙，以一旦

史籍

卷一百八

五

之必聽其軍殺奉進以反見誅非其罪也去卿女為周世宗后封秦王追封存審魏王

史建瑆雁門人晉梁相距于潞州建瑆為晉兵先鋒梁兵數為所敗相戒避史先鋒梁遣王景仁攻趙晉軍救趙戰于柏鄉梁分其兵為二汴宋軍居左魏滑軍居右周德威擊其左建瑆擊其右大敗之天祐九年晉攻燕梁太祖自將救之攻趙圍懷柔縣晉精兵皆北攻燕獨符存審與建瑆以三千騎屯趙州梁軍已被索張存審扼下博橋建瑆分其麾下五百騎為五隊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而自將其一約各取梁驛牧者十人會下博至暮擒梁兵數十皆殺之各留其一人營中相告曰晉軍且大至因縱使逸去明日建瑆率百騎為梁旗幟雜驛牧者暮叩梁橋殺守門卒縱火大呼斬數十百人而梁驛牧者所出各遇晉兵有所亡失其竄而不殺者皆言晉軍且至梁太祖夜拔營去徙縣兵追擊之梁軍棄輜重鎧甲不可勝計梁太祖病由是增劇晉軍得并力以收燕者二人之力也十八年晉討張文禮於鎮州建瑆攻其城門中流矢卒子匡翰尚書高祖女魯國長公主匡翰沈毅有謀接下以禮與部曲語未嘗不名歷義成軍龍度使所至兵民稱之史氏世為將而匡翰好讀書與學者議論終日不倦從事關微嗜酒嘗醉罵匡翰曰近聞張彥澤殺

史建瑆

未

此謂我軍人別出者以十人之數

張式未見史匡翰斬關徹天下談者未有偶爾匡翰引滿自罰而慰勉之人皆服其量

王建及許州人仕晉為匡衡指揮使梁晉相距鄆河上鎮定兵扼河橋梁兵急擊之莊宗望見鎮定兵將敗顧建及曰橋為梁擊則吾軍危矣建及選二百人馳擊梁兵梁兵敗去晉攻楊劉建及負葭葦壘壘先登拔之後戰胡柳晉軍敗梁兵登土山而陣莊宗呼其軍曰今日之戰得山者勝因馳騎犯之建及以銀槍軍繼進梁兵下走陣山西晉兵遂得土山諸將言潰兵未集不可戰晉曰彼陣山上吾在其下尚能擊之況以高擊下不可失也建及白莊宗曰請登高望臣破敵

史建瑆

史建瑆

七

呼其衆曰今日所失輜重皆在山西盡往取之即馳犯梁軍梁兵大敗晉軍于得勝河上為南北城梁將質瓊攻其南城以竹竿結戰艦于河晉兵不得渡南城危甚莊宗積金帛于軍門募能破梁戰艦者至于吐火禁呪莫不皆用建及重鎧執前呼曰梁晉一水間耳何用巧為吾今破之矣以大甕積薪自上流縱火焚梁戰艦建及以二舩載甲士隨之斧其竹索梁兵皆走晉軍乃得渡救南城瓊解去建及將銀槍效節軍以家貲散士卒監軍韋令圖言建及得士心不可令與牙兵出為代州刺史快快而卒元行欽幽州人為劉守光裨將明宗掠地山北與行欽凡八

戰明宗七射中行欽行欽拔矢而戰亦射明宗中股後兵敗乃降明宗撫其背飲以酒曰壯士也養以為子從明宗戰數立功莊宗還駐將自衛同行欽號勇以為散員都部署賜姓名曰李紹榮莊宗好戰而輕敵與梁戰于潘張軍敗莊宗與三四騎馳去梁兵數百追及攢射圍之行欽望見單騎奮劍斷其二矛斬首一級梁兵解去莊宗還營持行欽泣曰富貴與卿共之山是龍絕諸將拜武軍節度使莊宗宴羣臣于內殿酒酣樂作道平生戰陣事以為笑樂而行欽不在因顧左右曰紹榮安在所司奏曰奉敕宴使相紹榮散官不能與也莊宗不悅遂罷會明日拜行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此

史籍 卷一百八 大

內殿但宴武臣趙在禮反于魏莊宗方選大將軍之劉皇后曰此小事可起紹榮指揮乃以行欽為招撫使將二千人討之行欽軍都南門以詔書招在禮在禮送羊酒獨軍登城謂行欽曰將士經年遠離父母不取勅旨奔歸上貽聖憂追悔何及若公善為之辭尚能改過自新行欽曰天子以汝等有功故德音赦宥在禮再拜以詔書示諸將皇甫暉等謂書毀之軍士大譁行欽以聞莊宗大怒敕行欽破城之日無遺種乃益召諸鎮兵屬行欽行欽屯檀州分諸鎮兵為五道數民車輪門扉屋椽為棧渡長慶河攻冠氏門不克時那浩諸州相繼叛莊宗欲自將攻鄭澤臣周諫乃遣明宗討之明宗至

魏軍城西行欽軍城南而閉宗軍與入城與在禮合行欽退屯衛州以明宗反聞莊宗遣明宗張子金槍指揮使從環馳詔明宗計事至衛州明宗兵已南行欽從環將殺之從環請還京師許之明宗至魏縣行欽率兵還從莊宗幸汴州至榮澤聞明宗已渡黎陽莊宗復遣從環通問於明宗行欽以為不可因殺之明宗入汴州莊宗至萬勝鎮不得進與行欽在道旁上堊置酒相顧泣下有野人獻雉問其臺名野人曰愁臺也莊宗益不悅因罷酒其酒置野犬莊宗謂行欽等曰卿輩從朕久尚為忠無不同之今茲危感而默然無言坐視成敗我至榮澤欲單騎渡河自求總管可各陳利害今日俾我至此卿等自爾何如行欽泣曰臣本小人蒙陛下撫養位至將相不能報國以致危難雖死不能塞責因與諸將百餘人解臂斷髮誓以死報君臣相持痛哭莊宗還洛陽數日復幸汜水郭從謙反莊宗崩行欽出奔至平陸為野人所執號州刺史石澤折其兩足檻送京師明宗見之罵曰我兒何負于爾行欽瞑目罵曰先皇帝何負于爾斬於洛陽市市人為之流涕嗚呼死之所以可貴者以其義不苟生爾故曰主存與存主亡與亡者社稷之臣也方明宗兵變于魏諸將未知去就行欽獨以反聞又殺其子從環至於斷髮自誓其誠節有足嘉矣及莊宗之崩不能自決反奔逃以

史籍 卷一百八 大

從環之反 行欽不問 殺死何 足惜

求生終於被執而見殺其言雖不屈而死非其志也烏足貴哉

安全全代北人驍果工騎射能擒生踏伏數用兵有功官至刺史以疾居於太原莊宗與梁相距河上太原無備梁將王植來襲監軍張承業大恐率諸司工匠登城扞禦外攻甚急安全頓起謂承業曰太原晉之根本一日不守則大事去矣老夫雖病尚能為國破賊承業喜授以甲兵安全披甲跨馬率子弟及故將吏百餘人夜出北門擊檀子罕馬城中檀軍敗退安全不為莊宗所喜竟不錄其功明宗與安全有舊及即位拜振武軍節度使卒

史緯 卷二百八

李

西方鄴滿城人同光中為曹州刺史以州兵屯汴州明宗自魏反南渡河莊宗東幸汴州汴州節度使孔循懷二志使北門迎明宗西門迎莊宗供帳委積如一日先至者人之鄴責循曰主上破梁待公以不殺之恩奈何欲納總管負國家乎循不答鄴度不可爭石敬瑭妻明宗女也時在汴鄴欲殺之以堅人心循藏之於家鄴無知之何明宗至汴鄴將麾下五百騎西迎莊宗于汜水泣下嗚咽莊宗亦感歎使以兵為先鋒莊宗至汴不得入還洛陽遇執明宗入洛鄴請死于馬前明宗嘉歎久之荆南高季興叛明宗以東川董璋為招討使拜鄴夔州刺史副璋出三峡璋未嘗出兵鄴獨取忠萬峽三

州乃以夔州為寧江軍拜鄴節度使又取歸州數敗季興之兵鄴武人所為多不中法度判官譚善達諫之鄴怒遣人告善達受金下獄善達辭益厲遂死于獄中鄴病見善達為祟卒

符習趙州人事趙王王鎔為軍校晉救趙破梁軍趙遣習將兵從晉軍于德勝張文禮弑王鎔上書莊宗求習歸趙莊宗遣之習號泣曰臣世家趙受趙王恩王嘗以一劍與臣使自效今聞王死欲以劍自裁念卒無益請擊趙破賊為王報讐莊宗壯之乃遣閻寶史建瑆助習討文禮以習為鎮州留後習攻文禮不克莊宗用佗將破之拜習成德軍節度使習辭

史緯

卷二百八

李

不敢受乃以相衛二州為義寧軍以習為節度使習辭曰魏博六州霸王之府也不宜分割以示弱願授臣河內一鎮得自取之乃拜習天平軍節度東南面招討使習亦未嘗攻取後鎮平盧趙在禮作亂遣習以鎮兵討賊習未至而明宗兵變習不敢進明宗遣人招之習見明宗于胙縣以明宗舉兵不順去就未決霍彥威給習曰主上所欲殺者十人公居其四復何疑乎習意乃決監軍楊希望以習歸明宗圍其家將殺之指揮使王公儼給希望曰內侍盡忠朝廷誅反者宜分兵守城以虞外變希望乃分兵守城公儼遂殺希望習家出是獲免公儼宣言青人患習之嚴急不願其復來自求為節

度使明宗以房知溫代習拜公儼登州刺史公儼不承命知溫爲斬之習徙鎮宣武安重誨不悅之言其厚歛以太子太師致仕明宗以其子令謙爲趙州刺史以奉養之習以無罪失職縱觀劇飲以自娛歲餘卒令謙有善政卒於州州人號泣送喪者數千人第紫少好學事晉官禮部侍郎

烏震信都人少事趙王王鎔以裨校隸符習軍習從莊宗於河上而鎔爲張文禮所執震從習討文禮其家在趙文禮號震母及妻子十餘人以招震震不顧文禮皆斷其手足割而不殊縱至習軍軍中皆不忍視震一慟而止憤激自勵身先士卒晉軍破鎮州拜刺史爲政廉平遷寧國軍節度使成盧

史籍

卷一百八

七

臺成兵龍距等作亂震見殺嗚呼若烏震者可謂忠乎不顧其親又因而刊之若烏震者可謂大不孝矣尚何有於忠哉孔謙魏州人莊宗以爲度支使謙勤敏而傾巧善事人莊宗及左右皆悅之自少爲吏工書算知金穀聚斂之事晉與梁相距河上十餘年大小百餘戰謙調發供饋未嘗缺乏所以成莊宗之業者謙之力爲多然民亦不勝其苦也莊宗卽位謙自謂當爲租庸使而郭崇勳用魏博觀察判官張憲爲使以謙爲副謙快快莊宗滅梁謙謂崇勳曰鄴北都也宜得重人鎮之非張憲不可崇勳因以憲留守北都而以宰相豆盧革判租庸謙益失望乃陰求革過失革嘗以手書假租庸錢

十萬謙以示崇勳而微泄其事使革聞之革懼求解職以謙崇勳崇勳亦不肯當莊宗問誰可者崇勳曰孔謙雖長于金殺而物議不可居大任不若復用張憲乃召憲謙謂革曰租庸錢殺悉在日前委一小吏可辦郭都天下之重不可輕以

任人革以語崇勳崇勳罷憲不召以與唐尹王正言爲租庸使謙益憤求解職莊宗怒欲寘之法伶官景進救之乃止已而正言病風不任事景進數以爲言乃以謙爲租庸使謙無佗能直以聚斂爲事莊宗卽位推恩天下除百姓田租放諸場務欠負謙違詔督理故事觀察使所治屬州事不得專達上所賦調亦下觀察使行之謙直以租庸帖調發諸州不關

史籍

卷一百八

七

觀察觀察使交章論理謂制敕不下支郡刺史不專奏事唐制也租庸直帖沿僞梁之弊不可爲法今唐運中興順運舊制詔從其請而謙不奉詔卒行直帖又諸賦百官俸錢省節度觀察判官推官等員數及郭塞天下山各徑路禁止行人以收商旅征算更制括田竿尺盡率州使公廨錢天下怨苦之明宗立下詔暴謙罪斬於洛陽市籍沒其家遂罷租庸使分鹽鐵度支戶部爲三司

張延明開封人明宗長興元年拜三司使唐制戶部度支以本司郎中侍郎判其事而有鹽鐵轉運使其後用兵以國計爲重遂以宰相領其職乾符以後天下喪亂國用愈空始置

租庸使，用兵隨時調餉，兵罷則止。梁興以租庸使領天下錢穀，廢戶部度支鹽鐵之官。莊宗滅梁，因而不改。明宗立，誅和唐使孔謙，廢使職，以大臣一人判戶部度支鹽鐵，號曰判三司。延明請置三司使，事下中書。中書用唐故事，拜延明工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使，兼判戶部度支事。詔以延明充三司使，班在宣徽使下。三司置使自此始。天下錢穀，延明無所建明。明宗嘗遊幸，召延明共食，延明不至。附使者報曰：「三司事忙，聞者笑之。」廢帝以爲吏部尚書兼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晉高祖有異志，財寶在太原者，延明悉調取之。高祖漢以爲恨，晉兵起，廢帝欲親征，而心畏高祖，遲疑不決。延明勸

東錄 卷二百八

書

帝行，延明籍諸道民爲丁，又括馬。丁馬未至，晉高祖入京師，殺之。
李嚴，幽州人，事莊宗爲客省使，明敏而辨。同光三年，使蜀，爲王衍陳唐興復功德之盛，蜀人皆竦動。衍樞密使宋光嗣召嚴置酒，從容問中國事。嚴曰：「前年天子建大號于鄴宮，自鄴趨汴，不旬日定天下。梁之降兵猶三十萬，東漸于海，西極甘涼北，躡南陵，南踰閬嶺，四方萬里，莫不臣妾。淮南楊氏承累世之盛，鳳翔李公恃先朝之舊，皆遣子入侍，猶首稱藩。至於荆湖吳越，修貢賦，效珍奇，願自比于列郡者，無虛月。天子方懷之以德，而震之以威，天下之勢當定于一也。」光嗣曰：「荆湖

吳越，非吾所知。若鳳翔，則蜀之姻親也。其人反覆不可信。又聞樊丹日益強盛，大國其可無慮乎？」嚴曰：「樊丹之強，孰與僞梁？光嗣曰：「此梁差劣耳。」嚴曰：「唐滅梁如拉朽，況其不及乎？唐兵布天下，發一鎮之衆，可以滅虜，然而天生四夷，不在九州之內。自古王者存而不論，不欲窮兵黷武也。蜀人聞其應對愈奇之時，蜀君臣庸暗，恃險自安，窮極奢侈，嚴自蜀還，具言可取之狀。嚴之入蜀，莊宗今以名馬市珍奇，充後宮，而蜀法嚴禁，以奇貨出劍門，其非奇物而出者，名曰入草，物嚴無所得而還。莊宗大怒曰：「物歸中國，謂之入草，王衍其能免爲入草人乎？」于是決計伐蜀。冬，魏王繼岌西伐，以嚴爲招討使，與

東錄

卷二百八

書

康延孝以兵五千先行，所過州縣皆迎降。延孝至漢州，王衍曰：「得李嚴來，即降。」衆以伐蜀之謀自嚴始，衍怨嚴，不宜往。嚴聞之，喜，即馳入益州，衍見嚴，以母妻爲託，即以蜀降。嚴還，明宗以爲泗州防禦使。孟知祥僞置于蜀，安重誨殺之。思有以制知祥者，嚴求爲西川兵馬都監，將行，其母曰：「汝前啓破蜀之謀，今行，其以死報蜀人矣。」嚴不聽。初，嚴與知祥國事莊宗，知祥爲中門使，嚴常有過，莊宗命斬之。知祥戒行刑者少緩，入白莊宗曰：「嚴小過，不宜以喜怒殺人，恐失士大夫心。」莊宗命知祥監答嚴二十而釋之。知祥雖與嚴有舊恩，而惡其來蜀，人聞嚴來，亦皆惡之。嚴至，知祥置酒，從容問嚴曰：

朝廷以公來耶公意自欲來耶疑曰君命也知祥發怒曰天下藩鎮皆無監軍安得爾得來此乃孺子笑惑朝廷爾即擒斬之知祥由此遂反

李仁矩不知其世家明宗即位以為客省使明宗郊天東西川常進助禮錢使仁矩趣之仁矩恃恩驕恣見藩鎮不以禮東川節度使董璋置酒召仁矩仁矩辭醉不往於傳舍與倡妓飲璋怒率衙兵露刃之傳舍仁矩惶恐不獲而執走達中璋責之曰西川能斬李嚴我獨不能斬爾耶顧左右牽出新之仁矩泣拜謝罪乃止明日璋置酒召仁矩厚謝之仁矩還言璋必反安重海乃分東川之閬州為保寧軍以仁矩為節

東錄

卷一百八

宋

度使遣姚洪將兵戍之璋以書至京師告其子光業曰朝廷制我支部分建節髦又以兵戍之是將殺我也若唐復遣一騎入斜谷吾勢必反與汝自此訣矣光業私以書示樞密承旨李處微使白重海重海不肯仁矩至鎮伺璋動靜以聞璋益懼重海復益兵戍閬州光業亟言以為不可重海不聽兵未至璋叛攻閬州仁矩召將校問策皆曰璋有二心久矣賊鋒方銳宜堅壁以挫之拒守旬日大軍必至賊當自退仁矩日勵備安能當我精銳之師即出戰兵未交而重仁矩被擒見殺

劉延朗虞城人廢帝起于鳳翔與共事者五人節度判官韓

昭獻字善記李專美牙將宋審虔客將房嵩而延朗為孔目官初審虔使宋弘昭馬贊遣孟漢瓊至魏召慈帝入立留漢瓊知後事明年漢瓊請入朝弘昭贊議徒成德范延光代

漢瓊北京留守石敬瑭代延光廢帝時為潞王在鳳翔徙代敬瑭三人皆唐大臣以漢瓊故輕易其地又不降制第遣使者監其上道廢帝疑惑召昭胤等計議昭胤等勸帝反由是事無大小皆此五人謀之而嵩喜鬼神巫祝之說行替者張濛自言事太白山神神魏羅浩也其言吉凶多中嵩信之嘗引濛見帝問其辭濛曰此非人臣也嵩使張濛問神神傳語曰三朱併一珠驢馬沒人驢歲月甲寅午中興戊巳土嵩

史書

卷一百八

宋

不曉其義以問濛濛曰神言如此我能傳之不能解也帝以濛為神異遣官帝將舉事而兵少又乏食甚懼使問濛濛傳神語曰王當有天下可無憂于是決反使專美作檄書言宋弘昭馬贊幸明宗病殺秦王而立愍帝帝年少小人用事離間骨肉將圖罪于朝遣使者馳告諸鎮皆不應獨隴州防禦使相里金遣其判官薛文選計事帝得文選大喜延朗朝率城中民財以給軍王恩同率諸鎮兵圍鳳翔廢帝懼又遣詰問神神曰王兵少東兵來所以迎王也巳而東兵果降帝入京師即位之日受冊明宗柩前冊曰維應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帝頓首曰張濛神言豈不驗哉嵩益見親信

此第三卷也

史籍 卷一百八

宋

帝以巫祝用事，帝以昭胤為樞密使，延明為副使，專美為直學士，審度為侍衛都指揮使，而薛文遇為樞密院直學士，審度將兵，專美文遇主謀議，昭胤延明掌機密，初帝與高祖俱事明宗，而心不相悅，帝既立，高祖不得已來朝，欲求歸，而難言之，乃陽為羸疾，炙灼蒲身，冀帝憐而遣之，延明言敬瑄可留京師，昭胤專美曰：「敬瑄與趙延壽皆尚公主，不可獨留，乃復授高祖河東而遣之。」時契丹數寇北邊，以高祖為大同振武威塞彰國軍番漢馬步軍都總管，屯于忻州也。兵變，擁高祖呼萬歲，高祖斬三十餘人，而定帝益疑之高祖，既握強兵，獨獲供億，遠近勞敝，帝與延明等日夕謀議，專美

文遇迭宿中興殿，召見訪問，常至夜分而罷，時高祖弟重胤為皇城副使，公主母曹太后居中，伺帝言動以報高祖，高祖益危懼，帝遣使者勞軍，陽為羸疾，不自堪，求解總管以換帝心，帝母魏太后墓在太原，有司議立寢宮，高祖言：「陵與民家墓相雜，不可立宮，帝以高祖欲毀民墓為國取怨，由此發怒，罷高祖總管，徙鎮鄆州。」延明等言不可，司天趙延義亦言：「天象失度，宜安靜以弭災，其事遂止。」後月餘，文遇獨直帝夜召之，語從敬瑄事，文遇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國家之事，斷在陛下，且敬瑄亦反，不從亦反，遲速爾不如先事圖之。」帝大喜曰：「術者言朕今年當得一賢佐以定天下，卿其是。」

忽語何用

史籍 卷一百八

宋

耶，今文遇書除目，夜半下學士院草制，明日宣稱文武兩班皆失色，敬瑄遂反。上書言帝非明宗子，許王從金當立，帝得書大怒，手填之，召學士馬胤孫為詔曰：「宜以惡語詆之。」延明等請帝親征，帝憂懼，惡言敬瑄事，每曰：「爾等無言，石郎令我心膽墮地，心不欲行。」延明等屢進之，乃行至懷州，帝夜召李谷問計，文遇繼至，帝見之色變，谷顯其足，文遇乃出，帝曰：「我見文遇肉顫，欲抽刀刺之。」崧曰：「文遇小人，致誤大事，刺之益醜。」乃已。契丹立敬瑄為天子，以兵南帝，性惑，不知所之，遣番皮至白司馬岐路戰，地密皮曰：「何地不可戰，雖有其地，何人肯立于此？不如還也。」帝遂還，自焚，延明專利，諸將皆得州者，不以功大為先後，納賂多者得善州，少及無賂者得惡州，或久而不得，人人皆怨，焉不能爭，但飽食高枕而已。每延明議事，則垂頭聽，不省及晉兵入，延明單騎走南山，通其家指而歎曰：「吾積錢三十萬于此，不知何人取之。」為追兵所殺，晉高祖聞焉，不與延明事，復以為將，專美為大理卿，昭胤審度文遇皆不知其所終，嗚呼！禍福成敗之理，可不戒哉！張深神言驗矣，然焉知其不為禍覽者可以深思焉。廢帝之起，所與圖議者此五六人而已，考其事勢，雖有知者為之謀，未必能不敗，況此五六人者哉！故并述以附延明傳，見其始終之隆云。

若罷延明
當敬瑄
不至若此
之述也

康思立山陰諸部人歷保義軍節度使潞王從珂反于鳳翔
愍帝遣王思同討之思立有捧聖羽林兵千五百人以羽林
千人屬思同思同至鳳翔軍叛從珂思立欲誅羽林家屬
未及而從珂兵至思立乃以捧聖兵城守從珂兵傳其城呼
曰西兵七萬策新天子爾五百人其能拒耶從珂死耳捧
聖兵聞之皆解甲思立遂開門迎從珂廢帝即位以思立初
無降意罷為右神武統軍

庚義誠代北人莊宗時為夷騎指揮使從明宗討趙在禮至
銀而軍變義誠陳莊宗過失勸明宗南顧明宗即位為親軍
都指揮使秦王從榮素驕為河南尹典六軍拜大元帥唐諸
史緯

大臣皆懼禍及獨義誠心結之遺其子事秦王三司使孫岳
嘗為馮贊言從榮必敗之狀義誠聞而不悅明宗病從榮謀
以兵入宮大臣朱弘昭馮贊等以為不可義誠持兩端從榮
舉兵至天津橋弘昭等以反白明宗涕泣召義誠使處置義
誠不出兵馬軍指揮使朱弘實以兵擊從榮從榮敗走見殺
義誠始引兵入河南府召孫岳檢閱從榮家貲岳至義誠乘
亂殺之明宗不能詰義誠以從榮故與弘實有隙愍帝即位
弘實以誅從榮功自負義誠益不平潞王從珂反于鳳翔王
思同率諸鎮兵圍之與元張虔鈞兵叛降從珂思同走諸鎮
兵皆憤愍帝大怒謂朱弘昭等曰諸公以大計見逼不能獨

運朕新即位天下事皆出諸公一旦至此何方轉禍為吉事
見未有失節今當率左右往迎吾兄還以位若不見容死其
所也弘昭等惶恐不能對義誠前曰西師驚潰主將怯耳今
京師兵尚多臣請盡將以西扼關而守招集士散以為後圖
愍帝以為然幸左藏庫親給將士人絹二十疋錢五千時明
宗山陵未畢帑藏空虛軍士負物揚言曰到鳳翔更請一分
朱弘實見軍士無鬪志而義誠盡將以西疑其有二心謂義
誠曰今西師小剽而無一騎東者人心可知不如以見兵守
京師以自固彼驕勝特得皮劍一軍耳諸鎮之兵在後其敢
得來耶義誠怒曰如此言弘實反矣弘實曰公謂誰欲反耶

其聲厲聞於內愍帝召兩人訊之兩人爭于前帝斬弘實以
義誠為招討使悉將禁兵以西義誠至新安降於從珂清泰
元年斬于興教門外夷其族嗚呼五代為國典以兵而其
軍制復世無足稱焉惟侍衛親軍之號今猶因之然原其始
微矣及其至也可謂盛哉當唐之末方鎮之兵多矣凡一軍
有指揮使一人而合一州之軍有馬步軍都指揮使一人蓋
其卒伍之長也自梁以宣武軍建國因其舊制有在京馬步
軍都指揮使按天子有六軍諸衛六軍有統軍諸衛有將軍
又以大臣宗室一人判六軍諸衛事此朝廷大將天子國兵
之舊制也侍衛親軍者天子自將之私兵也推其名號可知

天下事本
必自前

矣天子自爲將則都指揮使乃卒伍之都長耳然自漢周以來其職益重漢有侍衛司獄凡朝廷大事皆央侍衛欲時弘筆爲都指揮使與宰相樞密使並執國政而弘筆尤專任以至於此然是時方鎮各有兵天子親軍不過京師之兵而已今方鎮名存而實亡六軍諸衛又益以廢朝廷無大將之職舉天下內外之兵皆屬侍衛司則爲都指揮使者其權豈不益重哉親軍之號始于明宗其後又有殿前都指揮使亦親軍也不知其更置之始今天下之兵皆分屬此兩司矣

史記

卷一百一十八

七

得彥溫母殺將臥之彥綱布重海自殺彥溫以滅口明宗大怒然不之罪也遷靜難軍節度使彥綱等族遷殺阿魯使若明宗遣彥綱擊之阿魯等以東山谷彥綱入白魚谷獲其大首領連香等盡誅其族遣人上提明宗謂使者曰吾族黨項非有所利也凡軍中所獲悉與士卒分之毋以進奉爲名彥綱以黨項所掠同賜進奉玉兩兩及遺秦王金裝胡鞍等來獻明宗曰吾已語使者矣不可失信悉以賜彥綱王從珂反彥綱爲招討副使王恩同兵潰彥綱東走爲路王所得殺之晉高祖立贈侍中

豆盧革爲平人豆盧爲世名族唐末天下亂革避地之中山

爲王處直掌書記莊宗在魏議建唐而故唐公卿之族遭亂喪亡且盡以革名家子召爲行臺左丞相莊宗即位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革雖唐名族而素不學問除拜官吏多失其序每爲尚書郎蕭希甫所駁革患之乃薦韋說爲相說唐末爲殿中侍御史事梁爲禮部侍郎革以說能知前朝事故引以佐已而說亦無學術徒以流品自高時莊宗內畏劉皇后外惑宦官伶人郭崇韜雖盡忠于國而亦無學術革說然然無所爲唯諾崇韜而已唐梁之際吏部文書不完因緣以爲姦利至有私留諸勳亂易昭穆季父母舅反拜佐甥者崇韜請論以法唐新滅梁朝廷紀綱未立議者以爲宜革以漸

史記

卷一百一十八

七

而崇韜疾惡太甚果于必行說革心知其未可而不能有所建言選人吳延皓改忤叔告身事發延皓及選更尹致坐死尚書左丞判吏部銓崔沂等皆貶說革詣閤門待罪由是一以折法從事以僞置駁放斃路驛族號哭道路者不可勝數是歲大水四方地震流民殍死者數萬人軍士妻子皆林稻以食莊宗以貴三司使孔謙謙不知所爲樞密吏段凝曰臣嘗見前朝故事國有大故則天子以朱書玉札問宰相水旱宰相職也莊宗乃命學士草詔手自書之以問革說革不能對乃曰陛下威德著於四海今破蜀所得珍寶億萬可以給軍水旱天之常道不足憂也革爲相遭天下多故方服丹

砂鍊氣以求長生，嘔血數日幾死。二人各以其子為拾遺父。子曰：吾人以為非華，乃以說子濤為弘文館學士，說以華子昇為集賢院學士。莊宗崩，華為山陵使。莊宗已崩，華以故事當山陵，數日未得命，故人賓客趣使入朝，樞密使安重誨諫之曰：山陵使名尚在不俟改命，遽履新朝，以我武人可欺耶？諫官希旨，誣華縱用客殺人，說坐與鄰人爭井，華貶辰州刺史。說淑州刺史，宰相鄭珣任同三上章請留，不報。華復坐請休，自入說坐賣官，責授華貴州司戶參軍。說與州司戶參軍已而竄華陵州，說合州，說與高季興相知，為相時常以書幣相問遺。唐師代蜀，季興請以兵入三峽，莊宗許之，使季興

史籍

卷一百一

唐

自取夔忠萬歸峽等州，而季興無功。唐用化將取五州，明宗即位，季興數請五州，以謂先帝所許，朝廷不得已與之。及華說再貶，因以其事歸罪之，詔二州刺史監賜自盡。昇誘皆坐其父廢，華說無故得相，無故取死，所謂無妄之禍也。

盧程不知何人也。唐昭宗時舉進士，唐亡避亂燕趙，變服為道士，遊諸侯間。豆盧革為王處直判官，盧汝弼為河東節度副使，二人皆唐時名族，與程門第相等，因共薦之，以為河東節度推官。莊宗嘗召程草文書，程辭不能，莊宗還軍置酒，時堂書記王斌卒，莊宗謂監軍張承業曰：吾以厄酒醉一書記，于坐因舉厄屬巡官馮道，程位在道上，以嘗辭不能，故不用。

而遷程支使，程大恨曰：用人不以門閥，而先田舍兒耶？莊宗即位，議拜宰相，時盧勗蘇循已死，大帥度判官盧質當拜，而質不樂任事，乃言豆盧革與程皆故唐時名族，可以為相。莊宗以程同平章事，時朝廷新造，百度未備，程革拜命之日，肩輿導從，喧呼道中。莊宗聞其聲，以問左右，左右曰：宰相轎子入門，莊宗登樓視之而笑。程奉皇太后冊，自魏至太原，上下山險，所至州縣，驅役丁夫，官吏迎拜，程坐肩輿，自若。少忤其意，輒加笞辱，有假驢夫于程者，程帖與唐府給之，府吏啓無例，程怒，命笞之。少尹任閼，莊宗姊僭也，詰程言其不可，程載華陽中衣，陽擊據几，觀圖焉。曰：爾何益？豈恃婦家力耶？宰相

史籍

卷一百一

唐

取給州縣，何為不可？閼不對而去。夜馳至博州，見莊宗，莊宗大怒，謂郭崇韜曰：朕僕相此廢物，取辱于九卿，趣令自盡。崇韜亦欲殺程，賴盧質力解之，乃罷為右庶子。從莊宗入洛，于路墜馬卒。

任閼三原人，為人明敏，見者愛其容止，及聞其論議，縱橫益悚動。李嗣昭節度昭義，辟閼觀察支使，張文禮弒王鎔，莊宗遣閼討之。嗣昭戰死，閼代將其軍，號令嚴肅，文禮子處球閉城堅守，不可下。閼以禍福諭鎮人，鎮人信之，閼至城下，處球登城呼曰：城中兵食俱盡，然久抗主師，若泥首自降，不能塞其幸，公見哀，指其生路。閼曰：以子先人固難容，其

不及嗣子可從輕。其如拒守經年。傷吾大將。及至困竭。方布款誠。以此計之子亦難免。然拒而見傷。局若伏而俟命。處球流涕曰。公言是也。乃遣人送狀乞降。人皆稱固不欺。既而佗將攻破鎮州。處球見殺。鎮之吏民以膏乞降。免其家族。莊宗以鎮州為北京。拜國工部尚書兼其定尹。知留守事。為政有惠愛。明年郭崇韜兼領成德軍節度使。改開行軍司馬。知其定府事。崇韜與閻素相善。因以鎮州託之。而閻多所違異。推官張彭傾險貪黷。閻信任之。為其所賣。崇韜領鎮。彭為閻謀。隱具公辭錢。莊宗退放趙王宮人。有許氏者尤美。彭賂守者。匿之事。覺。彭懼。以所隱公錢。傳書獻崇韜。崇韜淡德之。彭得

史籍 卷一百一十八

免死。由是與閻有隙。閻司馬。崇韜與魏王繼岌伐蜀。閻攻已。于後乃辟閻奉軍事。蜀滅。表閻監兩節度使。閻惡繼岌殺崇韜。以閻代將其軍。康延孝反。繼岌遣閻將三千人。會董璋。孟知祥。擊敗延孝于漢州。魏王至渭南。自殺。閻悉將其軍以東。明宗嘉其功。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判三司。明宗新誅孔謙。同選辟才俊。抑絕僥倖。公私給足。天下便之。章說豆盧革罷相。圖與安重誨鄰。珏孔循議相。同意屬李琪。而循珏不欲琪為相。謂重誨曰。李琪非無文藝。但不廉耳。宰相須端方有器度者。大常卿崔協可也。佗日明宗問誰可相者。重誨以協對。同爭曰。重誨未請朝廷人物。為人所賣。天下皆以

出。陽不識文字。而虛有儀表。號為沒字碑。臣不知書。陛下誤用。操一人取笑足矣。相位有幾。豈容更益笑端。明宗曰。宰相重位。卿等更自詳審。吾在藩時。識易州刺史韋肅。世言肅多策子。且待我甚厚。置之此位。可乎。肅或未可。則馮書記先為房官。稱為長者。可也。馮書記道也。議未決。重誨等退休于中。顯慶廊下孔循不揖拂衣而去。行且昂曰。天下事一則任同。二則任同。同乃何人。同謂重誨曰。李琪才藝可兼時輩百人。而譏夫巧沮忌害其能。若舍琪相協。如棄蘇合之丸。而取琥珀之轉也。重誨大笑。然終以循言為信。居月餘。協與馮道皆相。協在位數年。人多嗤其所為。同與重誨交惡。自協始。故

史籍 卷一百一十八

時使者出四方。皆自戶部給券。重誨奏請自內出。圖以故事爭之。不能得。與重誨辦于帝前。同神色俱厲。明宗罷朝。後宮嬪御迎前。同曰。與重誨論事者誰。明宗曰。宰相也。宮人曰。妾在長安。見宰相奉事。未嘗如此。蓋輕大家耳。明宗由是不悅。重誨嘗過同。同出妓善歌。而有色。重誨求之。同不與。由是益相惡。同乞罷職。遂罷為太子少保。致仕。居于磁州。汴州朱守殷反。重誨誦同與守殷通謀。矯詔殺之。同受命怡然。聚族酣飲而死。明宗知而不問。帝即位。贈太師。趙鳳。幽州人。莊宗即位。拜翰林學士。莊宗及劉皇后幸河南。升張全義第。命皇后拜全義為父。明日命學士為皇后作歲

上全義以父事之。鳳上書極言其不可。全義養子郭繼孫犯法死。宦官伶人歛其貲財。固請籍沒。鳳又言於法。不寔籍沒。刑人利財。不可以示天下。皆不納。明宗武君不通文字。四方貢奏。使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知書。孔循教重誨求儒者置之左右。於是置端明殿學士以鴻道及鳳為之。鳳剛強好直言。任同為重誨所殺。誣以謀反。鳳號哭呼重誨曰。任圖天下義士。豈肯謀反。公殺之。何以示天下。重誨慚不能對。衛士周玄豹用法多中。莊宗信重之。明宗為內衙指揮使。重誨欲試玄豹。使佯人與明宗易服坐。明宗于下。召玄豹相之。玄豹曰。內衙貴將也。此不足當之。乃指明宗曰。此是也。密語明宗責不可言。明宗即位。思玄豹以為神。將召之。鳳曰。好惡上所慎也。今陛下神其術而召之。傾國之人皆將奔走吉凶之說。轉相惑亂。為患不細。明宗遂不召。朱守殷反。明宗幸汴州。守殷已諒。又詔李鄴時從駕詣軍。方使家至汴。不欲北行。軍中洶洶而定。州王都曰。天子幸汴。殊守殷。又幸鄴。將圖已。疑不自安。宰相率百官詣闕。請罷李鄴。明宗不聽。羣臣不復敢言。鳳手疏責安重誨。言其切直。重誨以白。遂罷。幸有僧建齋。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鳳言。世傳佛牙水火不能傷。佛其真偽。因以斧斫之。應手而碎。時宮中施物已數千。見牙乃止。天成四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翰林學士于時自

宗時。與鳳同官。訂直敢言。自以材名在鳳上。而不遷。因抵嘗鳳鳳之會。嶠與鄴家爭水。實安重誨不悅。鳳即左遷。嶠秘書少監。嶠被酒往見鳳。鳳知其必不遷。辭以沐髮。嶠詎直吏。謂于嶠者直。廬而去。省吏白。嶠溺于客次。且詬鳳。鳳以聞。明宗謂嶠官流武州。又流振武。天下冤之。邊彥溫等告重誨謀反。明宗廷詰。具伏其詐。斬之。後鳳奏事中。與殿。啓曰。臣聞。時人有誣重誨者。明宗曰。此開事。朕已處置之。卿可無問也。鳳曰。臣所聞之事。繫國家利害。陛下不可以為閑。因指殿屋曰。此殿所以尊嚴宏壯者。棟梁柱石之所扶持也。若折其一。棟。去其一柱。則傾危矣。大臣國之棟梁柱石也。重誨起微賤。歷級危致。陛下為中興主。安可使奸人動搖之。明宗改容謝之曰。卿言是也。遂族彥溫。家及重誨得罪。羣臣無敢言者。獨鳳數言重誨盡忠。明宗以鳳朋黨。罷為安國軍節度使。鳳在鎮。所得俸祿。悉以分將校賓客。廢帝立。召為太子太保。疾篤。自筮。投書而歎曰。吾家世無五十者。又肯窮。幾吾今壽過其數。而富貴復何求哉。清泰二年卒。

李穀。吉洛陽人。為晉王。掌書記。晉王與梁交兵累年。後欲與梁通和。使穀為書。諭梁。辭甚辨麗。梁太祖使人讀之。至于毒手。老拳。相交於暮夜。金戈鐵馬。噪于明時。歎曰。李公偉處一問。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傳虎以翼也。謂從事教翔曰。善。

爲我若之及期所答書辭不工而製吉之書多傳於世遇諫議大夫爲人恬淡以文辭自娛天祐三年卒

張憲晉陽人爲東都副留守莊宗幸東都定州王都來朝初莊宗以鞠場爲卽位壇至是命憲毀壇爲鞠場與都擊鞠憲言卽位壇王者所以興也漢鄭南魏紫陽壇至今皆在不可毀乃別治官西爲鞠場未成莊宗怒命亟毀壇以爲場憲退而歎曰此不祥之兆也明宗伐契丹取魏鎮使以給軍有細鐘五百憲給之莊宗至魏知之大怒責憲馳取之左右圖謀乃止又問憲庫錢幾何憲上庫簿有錢三萬緡莊宗益怒謂嬖伶史彥瓊曰我與羣臣飲博須錢十餘萬而憲以故紙給

史彥瓊

卷一百八

我我未渡河時庫錢常百萬緡今復何在彥瓊爲憲解之乃已郭崇韜伐蜀薦憲可任宰相而宦官伶人不欲憲在朝廷樞密承旨段徊曰宰相在天子面前事有非是尚可改作一方之任苟非其人爲患不細憲材誠可用不如任以一方乃以爲太原尹北京留守趙在禮作亂憲家在魏州在禮善待其家遣人以書招憲憲斬其使不發其書而面上之莊宗遇執明宗入京師太原猶未知宋王存勗奔於太原左右告憲曰今魏兵南歸天下事未可知存勗之來無詔書而所乘馬腹鞬必藏寶券以宜拘之以待憲曰吾本書生無尺寸之功主上遇我甚厚與宋王俱死豈可懷二心以幸變乎從憲要

宋史
張憲傳

昭遠說憲奉表明宗勸進憲涕泣拒之已而存勗爲趙檢符彥超所殺憲出奔亦見殺嗚呼予于死節之士得三人而失三人焉鞏廷美楊溫之死予已哀之至於張憲之事尤爲之痛惜也予于舊史考憲事實而存勗彥超與憲傳所書始末不同莫得而考正蓋變故倉卒之時傳者失之兩要其大節亦可概見也憲之志可謂忠矣當其不顧家絕在禮而斬其使涕泣以拒昭遠之說其志甚明至欲與存勗俱死及存勗被殺反棄太原而出奔不知其心果欲何爲也舊史書憲坐棄城賜死予以爲未必然予之于憲固欲成其美要之憲夫其官守而其死不明故不得列于死節也

史彥瓊

卷一百八

前希市宋州人爲人機辯多矯激少舉進士爲梁開封尹妻象先室書記象先爲青州節度使以希甫爲延官希甫不樂乃棄其母妻娶姓名氏之鎮州謁趙王王錄錄以希甫爲參軍又不樂居歲餘氏之易州削髮爲僧居百丈山莊宗建國于魏置百官求天下隱逸之士幽州李紹宏薦希甫莊宗欲以知制誥會詔定內宴儀問希甫樞密使使得坐否希甫以爲不可樞密使張居翰怒謂希甫曰老夫歷事二朝天子見內宴數百子未田舍兒安知宮禁事希甫不能對宦官用事者皆切齒宰相豆盧革等希甫官皆排斥之以爲爲部郎中希甫尤失志莊宗滅梁遣希甫宣慰齊齊希甫始知其母已死

說計是

而妻袁氏亦改嫁矣希甫乃發哀制服人有引李陵書以議之曰老母終堂去妻去室時傳以為笑明宗即位拜諫議大夫時復置醴所以希甫為使希甫言自兵亂相乘王綱大壞天時復置醴所以希甫為使希甫言自兵亂相乘王綱大壞之徒何可勝紀醴雨一出投訴必多至於功臣貴戚有不得絕之以法者請自天成元年四月二十八日昧裏已前大辟已下皆赦除之然後出醴函以示衆從之初明宗欲用希甫亶盧革革說頗沮難之其後革說為安重海所惡希甫希旨誣奏革縱田客殺人說與鄰人爭井并有寶貨有司惟効井中惟破釜而已革說卒貶死明宗賜希甫帛百疋拜左散騎

史籍卷一百八

聖

常侍希甫性福而踪進明宗將有事于南郊羣臣習儀于殿庭宰相馮道趙鳳河南尹秦王從榮樞密使安重誨侯班于月華門外希甫與兩省入道等坐廊下不起既出希甫召朝堂驅使官責問宰相樞密見兩省官何得不起因大詬詈託疾還第月餘希甫遣人夜叩宮門上變言河堤牙將李筠告本軍謀反詰旦追問無狀斬筠軍士詣安重誨求希甫啖之貶鳳州司戶參軍卒

時為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守官以法權豪不可干以私時秦王從榮握兵而驕多過失言事者請置師傳以輔道之大臣不敢決其事請王自擇秦王請贊即拜為秦王傳贊泣曰勸至矣秦王所請王府元帥官屬十餘人類多浮薄傾險之徒日獻諛語贊從容諷諫秦王嘗令賓客于坐中作文贊自以師傳恥與羣小比伍有不悅之色秦王惡之戒左右贊來不通贊亦不往月一至府而已退則杜門不交人事秦王敗死大臣議王屬官當坐者馮道曰元帥判官任贊與秦王非素好唐事王居敏及劉贊皆以正直為王所惡河南府判官司徒詡病告家居皆宜不與共謀諸議和軍高輩與王最厚

史籍卷一百八

聖

法當死其餘可次第原減朱弘昭口諸公有所不知使秦王得入光政門待贊等當如何吾徒復有家族耶今秦王夫婦男女皆死贊等止其一身幸矣道等難之馮贊亦以為不可贊等十七人乃得免死長流初贊問秦王敗即白天賜以侯人有告贊奪官而已贊曰豈有天子家嗣見殺而貴倖僅奪官耶不死幸矣已而長流鳳州清泰二年詔歸田里道病卒

史籍卷二百八終

史緯卷二百九

五代史四

列傳

晉臣

維翰字國僑，河南人，狀貌醜怪，身短而面長，常臨鑑自奇，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以公輔自期。」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為桑喪，同音人勸其可從化，遂求仕。維翰著日出，伏桑賦以見志，鑄鐵視以示人，曰：「視敵則改而化，仕卒以進。」上及弟晉高祖辟為掌書記，高祖有異謀，維翰與劉知遠贊成之，因使維翰為書求援於契丹。邪律德光已許諾而趙德

史緯卷二百九

鈞亦以重賂啖德光，求助已以簪唐。高祖懼事不果，遣維翰往見德光，為陳利害。德光意乃次，卒滅唐而與晉。維翰之力也。高祖即位，拜維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出為秦寧節度使。吐渾白承福為契丹所迫，附鎮州，安重榮以歸晉。重榮請與契丹絕好，用吐渾以攻之。維翰疏言：「契丹未可與爭，高祖召維翰使者至臥內謂之曰：『北面之事，方撓吾臂中，得此疏，吾意決矣。』」由帝即位，拜侍中，景延廣用事，與契丹絕盟。維翰使人說帝曰：「制契丹而安天下，非用維翰不可。」乃出延廣於河南，拜維翰中書令，樞密使，封魏國公。數日之間，百度寔理，維翰權勢既盛，四方賂遺歲積鉅萬，內客省使李彥

素好漢

史緯卷二百九

見者無不屈服。彥澤以驍悍自矜，每往候之，雖冬月未嘗不流江及彥澤入京師，左右勸維翰避禍。維翰曰：「吾為大臣，國家至此，安所逃死？」邪安坐府中，不動。彥澤以兵入府，問維翰何在。維翰厲聲曰：「吾晉大臣，自當死國，安得無禮邪？」彥澤不敢仰視，退而謂人曰：「吾不知桑維翰何如人，今日見之，猶使人畏懼如此，吾不可再見之。」乃以帝命召維翰，維翰行過李崧立馬而語。軍吏前白維翰請赴侍衛司獄。維翰知不免，謂崧曰：「相公當國，使維翰獨死耶？崧慙不能對。彥澤使人繼殺之，盡掠其貨財而告德光曰：『維翰自縊。』德光曰：『我本無心殺之，何必自盡？』德光至京師，使人以尸還其家。」

景延廣陝西人父建善射嘗教延廣曰射不入鐵不如不發由是延廣以挽強見稱朱守殷以汴州反延廣爲軍校當其時高祖情其才陰縱之後爲客將高祖卽位遷馬步軍都指揮使由帝之立延廣有力頗伐其功帝初卽位大臣議告契丹奉表稱臣延廣請致書稱孫大臣皆知其不可而不從契丹怒以責晉延廣謂使者喬瑩曰先皇帝北朝所立今天子中國自冊可以爲孫而不可爲臣晉有橫磨大劍十萬口勢要戰則來他日不禁孫子取笑天下豈知其言必起兩國之爭懼無以取信請載于紙以備遺忘延廣敕吏具載以授瑩瑩藏其書衣領中以歸其以告契丹契丹益怒天福八年

史緯

卷之三十九

三

出帝置酒延廣第延廣進器服鞍馬茶牀椅榻皆覆金銀飾以龍鳳帛五千匹綿一千四百兩馬二十二匹玉鞍衣襲犀王金帶等請賜從官自皇弟重胤下至伴食刺史從者各有差帝亦賜延廣及其母妻從事押衙孔目官等稱是時天下旱蝗民餓死者十數萬而君臣窮極奢侈以相誇尚如此明年契丹入寇延廣從帝北征爲御營使相拒澶魏之間先鋒石公弼遇虜於戚城高行周符彥卿兵少不能救馳騎促延廣益兵延廣按兵不動三將被圍數重帝自御軍救之三將得由泣訴於帝延廣方握親兵恃功恣橫帝不能制也契丹呼晉人曰景延廣喚我來何不速戰延廣閉壁不敢出契丹

去帝還京師出延廣爲河南尹留守西京延廣鬱鬱不得志見晉日制度不能支契丹乃爲長夜之飲大治第宅園池妓樂惟意所爲帝亦追悔遣供奉官張暉奉表稱臣以求和德光報曰使桑維翰景延廣來而割鎮定與我乃可和晉知其不可乃止契丹至中渡延廣屯河陽聞杜重威降乃還德光至相州遣騎兵數千雜晉軍渡河趨洛以取延廣戒曰延廣南奔吳西走蜀必追而取之而延廣顧戀其家未能引決虜騎奄至與從事閻丕馳見德光於封丘并不見鎖延廣曰丕臣從事也以職相隨何罪而見鎖丕乃得釋德光責延廣曰南北失睦皆因爾也召喬瑩質其前言延廣不服瑩從衣領

史緯

卷之三十九

四

中出所藏書延廣乃服因以十事實延廣每服一事授一牙籌至八籌延廣以而伏地不能仰視遂叱而鎖之將送之北至陳橋夜止民家扼吭而死延廣見執遼人欲剽掠其家牙職咎居間保護之得免居潤仕宋至檢校太尉嗚呼自古禍福成敗之理未有如晉氏之明驗也始以契丹而興終爲契丹所滅方其以逆抗順孤城被圍外無救援徒將一介之命持片舌之辨能使契丹空國興師出危解難遂成晉業當是之時維翰之力爲多及綴結兵連敗約起爭則察自延廣夫晉氏之事維翰成之延廣壞之二人用心則異而受禍則同其故何哉恭本末不顧而與夷狄共事常見其禍未見其福

也可不戒哉

漢臣

書曰使如
中書舍人
之類

蘇洋吉長安人漢高祖鎮河東達吉父悅為從事達吉常代
悅作奏記悅言之高祖高祖召見達吉精神爽秀以為節度
判官高祖性剛嚴賓佐稀得請見達吉獨入終日侍立高祖
書閣中兩使文簿盈積莫敢通達吉輒內之懷中伺高祖頗
色而進之高祖多以為可甚愛之為人貪詐無行喜殺戮高
祖生日遣達吉疏理獄囚以所福謂之靜獄達吉人獄中閱
囚無輕重曲直悉殺之報曰獄靜矣高祖即位拜達吉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時方草創朝廷大事皆出達吉達吉素不學

新制而殺
之能不以
怒理

史粹卷之二百九

五

問每事裁決出其意見故漢世尤無法度德政不施民無有
所稱焉達吉與蘇禹珪在中書所行多違舊制市權鬻官謗
議譴諱高祖方倚信二人故莫敢有告者鳳翔李承吉朝京
師達吉以承吉故秦王從驥子家世王侯富有奇貨許以一
州求其先世玉帶承吉辭以無有達吉乃使人市玉帶直數
千緡責承吉償之客省使王筠自晉末使楚至是還達吉意
筠得楚王重賂遣人求之許以一州筠以囊裝之半獻之而
皆不得州皆相李崧從契丹以北高祖入京師以崧弟賜達
吉崧別有川宅在西京達吉遂皆取之崧子弟出怨言崧自
北還以宅奉獻達吉達吉不悅誘人告崧謀因高祖山陵為

史粹卷之二百九

太

亂遂族崧家時天下多盜達吉自草詔書下州縣凡盜所居
本家及郡保皆族誅或謂達吉曰為盜族誅已非王法况郡
保乎達吉不得已但免族而已鄆州捕賊使者張令榮盡殺
平陰縣十七村民數百人衛州刺史葉仁魯聞部有盜自帥
兵捕之村民十數共逐盜入于山中盜皆散走仁魯從後至
見民捕盜者以為賊悉擒之斷其脚筋暴之山麓宛轉號呼
累日而死達吉以仁魯為能由是天下殺人滋濫達吉益為
豪侈以中書堂食不可食命家厨進羞日極珍美繼母死不
服喪妻卒諷百官及州鎮輸綾絹為喪服未葬除禁中為官
有庶兄自外來未白達吉而入達吉怒託以他事告高祖杖
殺之隱帝立達吉會飲王章第使酒史弘肇怒甚達吉謀出
鎮以避之既而中輟人問其故達吉曰荷捨此而去史公一
處分吾輩粉矣隱帝少年弘肇等威制人主帝與左右李業
等患之達吉每以言激之業等殺弘肇以達吉權知樞密院
方草麻聞周太祖起兵乃止達吉夜宿金祥殿東閣謂司天
王處訥曰昨夕未眠見李崧在側生人接死者無吉事也周
太祖至北郊官軍敗達吉宿七里夜與同舍酣飲索刀將自
殺為左右所止明日與隱帝走趙村自殺
史弘肇榮澤人為人驍勇走及奔馬漢高祖建號於太原拜
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弘肇為將嚴毅寡言麾下少件意立

三府軍官
也

殺之軍中股懷行兵所至秋毫無犯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
指揮使領歸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大漸興
楊邪蘇達吉等同受顧命隱帝立河中李守貞鳳翔王景崇
永興趙思綰反三鎮用兵京師流言相驚恐弘肇出兵警察
罪無大小皆死時太白晝見有仰觀者輒腰斬于市有醉人
作軍卒軍卒誣其說言立斬之凡抵罪者吏以白弘肇弘肇
示以三指吏即腰斬之為斷舌決口斷筋折足之刑李穀坐
奴告變族誅於是僮奴斷養之輩往往脅制其主燕人何福
進有玉枕直錢十四萬遣僮賈之淮南以鬻茶僮隱其錢福
進告之僮誣告福進以玉枕遺吳人弘肇捕福進棄市帳下

史籍 卷之二百九

七

分取其妻子而籍其家財弘肇領歸德其副使月率私錢十
緡以獻穎州趙場官趙溫與軍將陳拯爭官務訟之三司三
司以溫為直拯訴之弘肇弘肇以穎已屬州而溫不先白還
殺之連坐者數十人周太祖平李守貞推功羣臣弘肇拜中
書令太后有故人子求補軍職弘肇怒斬之帝始聽樂賜教
坊使等玉帶錦袍往謝弘肇弘肇怒曰健兒為國征行未有
賜爾何功乃當此乎悉取所賜還官弘肇與蘇達吉楊邪
有以皆會飲實貞固第弘肇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
鎗若毛錐子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無毛錐子軍賦何從
集乎弘肇默然他日會飲章第酒酣為手勢令弘肇不能為

奏進

客省使閻晉卿坐次弘肇屢敬之蘇達吉戲曰有姓閻人何
憂閻內弘肇妻閻氏酒家倡以為譏已大怒詎達吉達吉不
校弘肇欲殺之達吉走出弘肇起索劍追之楊邪曰蘇公幸
相公若殺之致天子何地乎弘肇馳馬去邪送至第而還由
是將相如水火隱帝遣王峻置酒公子亭和解之是時李業
郭允明等用事不喜洗政而隱帝春秋漸長為大臣所制數
有忿言業等乘間譖之言弘肇威震人主不除必為亂隱帝
然之夜間作坊銀甲聲以為兵至達旦不寐與業等密謀乾
祐三年十月弘肇楊邪王章等人朝坐廣政殿東廡甲士數
十人自內出擒弘肇邪章斬之族其家弘肇已死帝坐崇元

史籍 卷之二百九

八

殿召羣臣告以弘肇等謀反羣臣莫敢對又召諸軍校見於
萬歲殿帝曰弘肇等專權使汝曹常憂橫死今日吾得為汝
王矣軍校皆拜周太祖卽位追封鄭王
楊邪冠氏人漢高祖卽位升樞密使與蘇達吉等相排忌隱
帝立達吉諷李壽上疏罷邪樞密使邪泣訴李太后前太后
怒罷壽相加邪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時達吉為珪以私賄
除吏多謀及是事無大小必先示邪邪以為可乃入白漢堯
達吉所為凡門陰出身諸司補吏者一切罷之邪雖長於吏
事而不知大體謂為國家者邪廢實甲兵完而已禮樂文物
皆虛器也務為苛細凡前資官不得調天下行旅給過所為

史綱卷之二百九

九

後得行人情大擾不可行而止。邠常與王章論事。帝前帝曰。事行之後。勿使有言也。邠遽曰。陛下但禁禁有臣在。聞者為之戰慄。太后弟李業求為宣徽使。帝與太后以問邠。邠以為不可。帝欲立所愛耿夫人為后。及夫人死。將以后禮葬之。邠皆以為不可。由是隱帝大怒。左右乘間搆之。與史弘肇同日見殺。周太祖即位。追封弘農王。

王章。南樂人。高祖即位。拜三司使。隱帝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漢方新造。承契丹之後。京師空匱。而三叛繼作。用兵開。兩章供饋軍旅。未嘗乏絕。然征利制下。民甚苦之。往時民租一石。輸二升為雀鼠耗。章增至二斗。絳錢出入皆以八十為估。章意猶不滿。往往復增之。民有犯鹽禁酒麴者皆抵死。吏緣為姦。民不堪命。與史弘肇同見殺。

劉銖。陝州人。高祖鎮太原。以為左都押衙。銖慘酷好殺戮。高祖以為勇斷類已。特信用之。高祖即位。拜平盧節度使。用法刻深。民有過者。問其年幾何。曰若干。隨其數杖之。謂之隨年杖。每杖一人。用兩杖齊下。謂之合歡杖。增民租。畝錢三十。以為公用。民不堪命。隱帝以銖貪暴。召之恐不至。時郭淮攻南唐。還駐青州。隱帝乃遣符彥卿代銖。銖見禁兵在。不敢有異。

史綱卷之二百九

十

志乃受代還京師。惟知開封府。周太祖兵犯京師。隱帝命銖誅太祖與王峻家屬。太祖入京師。銖兄執太祖使人責之曰。與公共事先帝。豈無故人之情。吾家屠滅。雖有君命加之。豈一何忍也。今公亦有妻子。獨不念之乎。銖曰。吾為國誅叛臣。豈知其佗。太祖方欲收人心。與羣臣謀曰。吾欲奏太后貸其家屬。何如。羣臣皆以為善。乃止殺銖。赦其妻子。

李業。高祖皇后之弟也。后昆弟七人。業最幼。故尤憐之。高祖時為武德使。隱帝即位。業益用事。無顧憚。時天下旱蝗。黃河決溢。京師大風。拔木壞城門。宮中數見怪物。投瓦石。撼門扉。隱帝召司天趙延久問禳除之法。延久曰。臣職天象。日時察其變動。以考順逆吉凶而已。禳除之事。非臣所知也。然臣所聞。始山魃也。皇太后乃召尼。誦佛書以禳之。一尼如廁。既還悲泣。不知人者數日。及醒。訊之。莫知其然而帝方與業及郭允明等狎昵。為慶語相請戲。放紙為子。宮中太后數以災異戒帝。帝不省。時宣徽使闕業欲得之。太后遣人徵。闕大臣楊邵史弘肇皆以為為不可。業由此謀殺邵等。邵等已死。遣供奉官並業殺郭威于魏州。威舉兵反。隱帝遣左神武統軍袁嘯率兵拒威于澶淵。兵未出。威已至滑州。隱帝大懼。謂大臣曰。昨太草草。業請出府庫以資軍。宰相蘇禹珪以為不可。業拜禹珪於帝前曰。相公為官家。勿惜府庫。乃詔賜京師兵及魏

兵從威南者錢人十千督其家作書以告北兵之來者漢兵敗業取內庫金寶奔其兄保義軍節度使洪信洪信不納業走至絳州爲人所殺

郭允明高祖廝養也少爲高祖所愛隱帝尤狎之允明益驕橫使荆南車服導從如節度使人步測其城池高下若爲攻取之計者荆人恐厚賂以遣之遷飛龍使與李業殺楊邠等暴尸市中允明手殺邠等家屬於朝堂王章瑒張貽肅血流逆注隱帝敗于北郊還至封丘門不得入走趙村允明弑帝于民舍乃自殺

周臣

史綱

卷之二百九

七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舉進士爲校書郎依漢樞密使楊邠朴以漢興日淺隱帝年少任用小人而邠與將相交惡知其必亂乃去邠東歸後邠與章弘舉見殺三家之客多及而朴獨免周世宗爲開封尹朴爲推官世宗卽位遷比部郎中獻平邊策曰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之由知所以平之之術當失之時君暗政亂兵驕民困近者恣於內遠者叛於外小不制而至于僭大不制而至于濫天下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其亂而竊號幽并乘其閒而據地平之之術在乎反唐晉之失而已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人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

史綱

卷之二百九

七

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稅輕役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庫實需用備可以卽戎而後用之彼方之人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強財足民安將和而必取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爲間諜知彼山川者願爲先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之功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衆之強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用大舉但以輕兵撓之彼人怯弱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民困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利則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撓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平也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焉則雖廣皆爲內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唐卷而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唯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須以彊兵攻無難九之地不足以爲慮慮可爲後圖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羣下知法諸將用命一稔之後可以平邊矣遷樞密使學士世宗親敗劉晏於高平歸而益治兵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數召大臣同治道選文學之士徐台符等二十人使作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平邊策朴在選中當時文士皆不欲上急於用武惟翰林學士陶穀實備御史

五代之君
莫賢於世
宗五代之
王朴而皆
不為天食
也
明在宋

史綱

卷之二十一

主

中丞楊昭儉與朴言用兵之策世宗雅已知朴及見其策益以爲奇引與議天下事無不合意顯德三年征淮以朴爲東京副留守遷樞密使四年再征淮以朴留守京師世宗外事征伐內修法度朴明敏多材智非獨當世之務至於陰陽律曆之法莫不通焉顯德二年詔朴校定大曆乃設通經統三法以歲統離交朔望周變率策之數步日月五星爲欽天曆六年詔朴考正雅樂朴以十二律管五吹難得其真乃依京房爲律准以九尺之絃十三依管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爲均樂成而和朴性剛果見信於世宗凡其所爲當時無敢難者然人亦莫能加也朴之留守廣新城通道路壯偉宏闊今京師之制多其所規爲朴所作樂至今用之不變其陳用兵之畧非特一時之策云淮南宜最先取并州必死之寇可爲後圖其後宋興平定四方惟并獨後服皆如朴言六年世宗遣朴行視汴口作斗門遷過故相李穀第疾作仆于坐上昇歸而卒年五十四世宗臨其喪以玉鉞叩地大慟數日贈侍中嗚呼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蓋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譬之奕然知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者臨基注目終日勞心使善奕者視之爲易置其處則勝矣勝者所用敗者之基也與國所用亡國之臣也王朴之材誠可謂能矣不遇世宗何

史綱

卷之二十一

南

所施哉世宗外事征伐內修制度所用者五代之士也豈愚於管淡而智於周哉惟知所用爾夫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於上以暴其短置賢智於下而沒其材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國蹈危亡治國之君能置賢知於近而置愚不肖於遠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國享安榮治亂之相去雖遠而所以致之者無多亦反其所置而已嗚呼自古治君少而亂君多士之不遇者可勝道哉
趙載北燕人舉進士第拜校書郎嘗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寺壁世宗聞之遣小黃門就錄之覽而稱善拜知制誥遷翰林學士賜緡而載已病居百餘日力疾入謝世宗憐之賜告還第遣太醫視疾旋卒年三十六載以文才知名一時樞密使王朴尤重之薦於宰相李穀久而不用朴謂穀曰尼載有文才而公不用何也穀曰非不知其才然載命邪薄恐不能勝朴曰公爲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何言命邪議者以穀能知人而朴能薦士世宗英果樂延天下奇才尤禮文士載與張昭賈徽陶穀等俱被進用設文辭最劣徒以進諛取合人主事無大小必稱美頌贊其辭大抵類俳優昭徽論議果然不爲穀之諫也
死節
王彥章鄆州人少爲軍卒事梁太祖爲先鋒馬軍使末帝即

位遷澶州刺史。彥章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他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鎗。梁晉爭天下，爲勁敵。彥章心常輕晉王，謂人曰：「亞次，關鷄小兒耳。何足懼哉！」梁分魏相六州爲兩鎮，懼魏軍不從，遣彥章將五百騎屯金波亭以虞變。魏軍果亂，夜攻彥章。彥章南走魏人，降晉。晉軍破澶州，虜彥章妻子，歸之太原，賜以第宅，供給甚備。遣使者招彥章，彥章斬其使以自絕。晉人畏彥章，在梁必欲招致之，待其妻子愈厚。自梁失魏博，與晉夾河而軍，彥章常爲先鋒。時晉已盡有河北，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爲兩城，號夾寨。而梁末帝昏亂，小人趙巖、張漢傑等用事，大臣

史籍

卷之二百九

主

宿將多被譏間。彥章不見用，龍德三年，晉取鄆州，梁人大恐，宰相敬翔顧事急，以繩內靴中，入見末帝泣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爲不肖，所謀無不用。今疆敵未滅，陛下棄忠臣，臣臣身不用，不如死。」乃引繩將自經。末帝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彥章不可。」末帝乃召彥章爲招討使，以段凝爲副。末帝問破敵之期，彥章曰：「三日。」左右皆笑。彥章受命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載治者具，精炭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伴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趨德勝，將兵舉鐵鎗燒斷之，以巨斧斬浮橋。斷，彥章引兵急擊南賊，遂破之。正三日耳。時莊宗在魏。

以朱守殷守夾寨，聞彥章爲招討使，驚曰：「彥章驍勇，吾嘗避其鋒，非守殷敵也。」彥章兵少，利於速戰，必急攻南城，馳騎救之，行二十里，得夾寨報曰：「彥章兵已至此，至而南城破矣。」莊宗敕北城爲柵，下楊劉與彥章俱浮于河，各行一岸，每舟柵相及，輒戰一日數十接。彥章至楊劉，攻之幾下。晉人築壘博州東岸，彥章攻之不克，還擊楊劉，戰敗，段凝有異志，與趙巖、張漢傑交通，彥章憤梁日削，嫉巖等所爲，謂人曰：「俟吾破賊，各爲提書以問巖等，匪彥章書而上，凝書使者至，軍獨賜勞，凝而不及彥章，軍士皆失色。」及楊劉之敗，凝言彥章使酒輕敵，以至於敗。趙巖等從中毀之，遂罷彥章，以凝爲招討使。彥章馳至京師，入見，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迹。巖等諷有司勅彥章不恭，勒還第。唐兵攻兗州，末帝召彥章，使守捉東路。時梁之勁兵皆屬段凝，京師祇有保駕五百騎，新募不可用，以屬彥章，使張漢傑監之。彥章至遷坊，戰敗，退保中都，又敗，與其牙兵百餘騎死戰。唐將夏魯奇素識彥章，聞其聲，曰：「王鐵鎗也。」舉前刺之。彥章傷重，墜馬被擒。莊宗見之，曰：「爾常以爲予待我今日服乎？」又曰：「爾善用兵，何不守兗州而守中都？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曰：「大事已去，非人力可爲。」莊宗賜藥以封創，愛其驍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彥章。彥章謝曰：「臣

史籍

卷之二百九

主

藥以封創，愛其驍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彥章。彥章謝曰：「臣

受梁厚恩。非死不能報。且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力窮見執。雖生。亦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莊宗復遣明宗諭之。彥章病創臥不能起。仰顧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邀倖烈乎。我豈苟活者。遂見殺。年六十一。彥章武人。不知書。常為俚語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於忠義。蓋天性也。晉高祖時。贈太師。裴約。潞州牙將也。李嗣昭為昭義軍節度使。約以裨將守澤州。嗣昭卒。其子繼翰叛晉。以澤潞降梁。約召州人泣諭曰。吾事故使二十餘年。見其分財饗士。欲報梁仇。今郎君違背君親。吾寧死于此。不能歸梁也。衆皆感泣。梁遣董璋圍之。約與州人拒守。求援於莊宗。時莊宗方與梁人戰河上。曰。吾與繼翰何薄。於裴約何厚。而約乃能盡節邪。謂符存審曰。一州易得。裴約難得。澤州既不可守。爾為我取約來。存審以五千騎馳至澤州。而梁兵已破澤州。約見殺。

劉仁贍。彭城人。周師征淮。遣李穀攻壽春。李景達將劉彥貞拒之。以仁贍為清淮軍節度使。鎮壽州。李穀退守正陽橋。彥貞見周兵。却急追之。仁贍以為不可。彥貞不聽。仁贍獨按兵城守。彥貞果敗。世宗圍壽州。以方舟載糧。自泥河中流舉其城。又東巨竹數十萬竿。上施版屋。號為竹龍。載甲士以攻之。自正月至于四月。不能下。屬大暑。霖雨彌旬。周營水漬數尺。兵多死。淮泥暴漲。破舟竹龍皆飄南岸。為景兵所焚。世宗東

史集卷之二十一

七

早元一日
夏好

趙彥梁。畱李重進。張永德攻壽州。景達齊王景達列營紫金山下。為夾道以屬城中。重進與永德不協。仁贍屢請出戰。景達不許。憤惋成疾。明年正月。世宗復至淮上。破紫金山。毀其夾道。大敗李景兵。廣陵馬延魯。光州張紹。舒州周祚。泰州方訥。泗州范再遇等。或走或降。李景亦震懼。奉表稱臣。願割土地輸貢賦。而仁贍獨堅守不可下。世宗遣使召孫晟等至城下。諭之。仁贍子崇諫。謀與諸將出降。仁贍命衍之。監軍使周廷構哭救。不能得。士卒皆感泣。願以死守。三月。仁贍病甚。已不知人。副使孫羽詐為仁贍書。以城降。世宗命昇仁贍至。嘆嗟久之。賜以玉帶御馬。使入城養疾。即日下制書曰。劉

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爾為多。拜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仁贍不能受命。而卒。年五十八。世宗遣使弔祭。追封彭城郡王。以其子崇諫為懷州刺史。賜莊宅各一區。壽州故治壽春。世宗徙治下蔡。而復名其軍曰忠正。曰吾以旌仁贍之節也。李景亦贈仁贍太師。嗚呼。天下惡梁久矣。然士不幸而生其時者。不為之臣可也。其食人之祿。必死人之事。如彥章者。可謂得其死矣。仁贍既殺其子。豈有垂死而變節者乎。周世宗實錄載仁贍降書。蓋其副使孫羽所為。考世宗制書。乃知仁贍非降者也。自古忠臣義士之難得也。五代之亂。人者或出于軍卒。或

出于偽國之臣。可勝嘆哉。蓋欲買利與中國無以事聞

死事

嗚呼甚哉。自開平訖于顯德。終始五十二年。而天下五代士之不幸生其時。欲全其節而不一者。固鮮矣。於此之時。貴士以死與去。則天下無士矣。而習俗遂以苟生不去為當然。至于儒者以仁義忠信為學。享人之祿。任人之國。不顧其存立。恬然以苟生為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為榮者。可勝數哉。故吾於死事之臣。有取焉。君子之於人也。樂成其美。而不求備。况死者人之所難乎。吾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人而已。其初無卓然之節。而終究人之事者。得十有五人焉。作死事傳。其

史籍

卷之二百九

七

戰沒者。不得與也。宋令詢李超。張彥卿。鄭昭業。史彥超。馬彥超。見本紀。翟進宗。見楊光遠傳。

張源德。晉人也。少事晉。無所稱。從李罕之以潞州降。為樂州刺史。末帝分魏相等六州為兩鎮。魏軍不從。遣劉鄩屯于魏。以虞變。魏軍果叛。以魏博降晉。源德為鄆守。貝州將欲擊之。晉王曰。貝城小而堅。攻之難。卒下。源德雖恃鄆之兵。然與滄州相首尾。今德州居其中。而無備。不即先取之。則治貝之勢分。乃可圖也。遂先襲德州。然後攻源德。源德堅守不下。晉軍壅而圍之。已而劉鄩大敗于元城。晉軍破洛州。衛州刺史來昭。鄆州節度使閻寶。皆以城降。磁州刺史新貽相。

州張筠。滄州戴思遠。皆棄城走。時晉已下全燕。鎮定皆附。玉晉自河以北。山以東。四面千里。六鎮數十州之地。皆歸晉。獨貝一州。圍之踰年。不可下。貝人聞晉盡有河北。城中食且盡。勸源德出降。源德不從。遂見殺。源德已死。貝人謀曰。晉圍吾久。吾窮而後降。懼不免也。乃告于晉曰。吾欲被甲執兵而降。得赦而後釋之。如何。晉人許之。貝人三千出降。已釋甲。晉兵圍而盡殺之。何如與源

夏魯奇。青州人。初事梁。後奔于晉。從周德威攻劉守光於幽州。守光將軍廷珪。元行欽。以驍勇自負。魯奇每與二將鬪。輒不能解。兩軍皆釋兵而觀之。梁將劉鄩軍于洹水。莊宗以百

史籍

卷之二百九

十

騎視敵。遇鄩伏兵。圍之數重。魯奇力戰。手殺百餘人。身被二十餘創。與莊宗夾圍而出。從戰中都。擒王彥章。莊宗賜絹千疋。拜河陽節度使。為政有惠愛。徒鎮忠武。河陽之人遮路不得行。父老。請京師乞。雷明宗遣中使諭之。乃得去。復徙武信。東川董璋反。攻遂州。魯奇拒之。救兵不至。城中食盡。魯奇自刎。死年四十九。

姚洪。梁之小校也。嘗事梁將董璋。後與璋歸唐。授指揮使。戍開州。董璋反。遣人以書招洪。洪得書。輒投厨中。璋被圍。州執洪。璋曰。爾為健兒。我遇汝厚。奈何負我邪。洪罵曰。老賊。爾嘗為李七郎奴。掃馬糞。得一鞭殘羹。感恩不已。今天子用爾為

節度使何苦反邪。吾能爲國家死，不能從人奴以生。雖怒然，鑊於前，令壯士封其肉食之。洪大罵至死。明宗聞之，泣下，官其二子。

王思同，幽州人。事劉仁恭爲指揮使，仁恭爲其子守光所囚。思同奔晉，還鄭州防禦使。明宗時，爲雄武軍節度使，吐蕃數爲寇，而泰州無亭障。思同列四十餘柵以禦之。來朝，明宗問邊事，思同指畫山川，陳其利害。思同去，明宗顧左右曰：「人言思同不管事，能若是邪？」以爲京兆尹。西京圍守，路王從珂反，于鳳翔，馳檄四鄰。言姦臣幸先帝疾病，賊殺秦王而立幼嗣，侵弱宗室，動搖藩方。陳已所以與兵討亂之狀，遣伶奴安士

史補

卷之二百九

主

十以五絃，謁思同，欲因其懼以通意。時諸鎮皆懷嚮背，所得路王書檄，雖以上聞而不絕其使。獨思同執十十等送京師。愍帝嘉其忠，以思同爲都部署，會諸鎮兵圍鳳翔，破東西兩城，從珂守其堅，外兵傷死者衆。從珂登城呼外兵而泣曰：「吾從先帝二十年，大小數百戰，甲不解體，金滿身，士卒固嘗從我矣。先帝新棄天下，朝廷信用姦人，離間骨肉，我有何罪而見伐乎？」因慟哭。士卒皆憐之，與元張虔釗攻城。西晉賊甚急，士卒苦之，反兵攻虔釗，虔釗走。羽林指揮使楊思權呼曰：「路王吾主也，引軍自西門入降。」思同未知，猶督戰。嚴衛指揮使尹暉庵其衆曰：「城西軍入城受賞矣，何用戰邪？」士卒解甲。

藥仗呼聲聞數里，遂入城降。諸鎮之兵皆潰，思同挺身走至長安，副留守劉遂雍閉門不納，乃走潼關。從珂追獲思同，責之曰：「罪可逃乎？」思同曰：「從王而生，何以見先帝於地下？」從珂颯而殺之。漢高祖卽位，贈侍中。

張敬達，代州人。少事唐莊宗，爲鳳翔軍使。清泰二年，契丹犯邊，廢帝以石敬瑭兼大同等軍都總管，屯于忻州，屯兵遼敬瑭呼萬歲。敬瑭斬三十餘人，乃定廢帝疑敬瑭有異志，乃授敬達副總管，以分其兵。明年，從敬瑭鎮天平，以敬達爲大同彰國振武威塞軍都部署。敬瑭遂反，廢帝以敬達爲招討使，敬達圍太原，爲長城連柵，將成，輒爲風雨所壞。敬瑭求救于

史補

卷之二百九

主

契丹九月，耶律德光自鴈門入，旌旗相屬五十餘里。德光遣人告敬瑭曰：「吾欲今日破敵，可乎？」敬瑭報曰：「大兵遠來，不必速也。使者未復命，而兵已交。」敬達陣於西山，契丹以羸騎三千，木鞍皮轡，人馬皆不甲，趨唐軍。唐爭馳之，契丹兵走，追至汾曲，伏發，斷唐軍爲二。其在北者，萬餘人皆死。敬達收軍，攜晉安，契丹圍之。廢帝遣趙延壽范延光救之。延壽屯團柏谷，延光屯遼州，相去皆百餘里。契丹兵圍敬達，長百餘里，潤五十里。敬達軍中望之，但見穹廬連屬如圍阜，四面亘以毛索，掛鈴爲警。縱火往來，敬達軍有夜出者，輒爲契丹所得。由是閉壁不敢復出。延壽等有二心，無救敬達意。敬達猶有兵。

五萬人馬萬匹久之食盡削木飾糞以飼馬馬死者食之已而馬盡副招討使楊光遠勸敬達降敬達不聽光遠促之不已敬達曰諸公相迫至此何不殺我而降光遠即斬敬達降耶律德光間敬達死哀其忠遣人收葬之

沈斌下邳人事梁及唐為魏州刺史晉開運元年為邾州刺史契丹犯塞至于榆林還過邾州斌以契丹深入歸兵羸乏可擊以州兵邀之戰敗契丹急攻之趙延壽招斌降斌罵曰公父子誤計陷于腥膻忍以大羊之衆殘賊父母之邦斌能為國死爾不能效公所為也城陷自殺

王清曲周人初事唐後事晉為奉國都虞候開運二年從杜

史籍 卷之二百九

五

重威戰于陽城為步軍之最重威軍中渡橋南虜軍其北而以精騎攻西山出晉軍後南擊樂城斷晉餉道清謂重威曰晉軍危矣今守死于此營孤食盡將若之何此去鎮州五里清請為先鋒奔橋開路公率諸軍繼進入鎮州可以守也重威許之與宋彥筠俱前清與彥筠戰敗之奪其橋而重威有二志不肯進彥筠亦退走清曰吾獨死于此矣力戰而死年五十三漢高祖立贈太傅

孫晟密州人少為道士居廬山唐詩人賈島像晨夕事之諸道士惡其異驅出之乃儒服謁唐莊宗于鎮州莊宗以為著佐侍郎朱守殷鎮汴州辟為判官守殷敗晟棄妻子亡命

此後有知

安中而以晟守殷反為像購之不得族其家晟奔吳時手昇其母氏方招四方之士喜晟文辭晟口吃遇人不能道寒賄及中定議歸鋒生聽者忘倦昇愛之引與計議多合意與馬廷己為相廷己為人常曰金靴玉面而盛狗屎可乎晟事昇父子二十餘年官至司空益富駭每食不設几案使樂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就肉啖盤時貴多功之周世宗初世宗遣牙將王知朗奉書求和世宗不答又遣學士韓愈李德明奉表稱臣不答乃遣樞密尚書王崇質副晟奉表願割瀋州遼州楚光海六州之地晟責自為世宗已取瀋揚遼瀋諸州欲盡取淮南乃止遣使者不道而攻壽州益急議

史籍 卷之二百九

五

等見世宗英武非景敵而師甚盛壽春且危乃曰願陛下寬臣五日容還取景表盡獻江北諸州世宗許之遣供奉官安弘道押德明崇質南還而謀與晟見留德明等既還景不肯割地世宗亦以昇兩班師留李重進張永德分攻廬壽已而周兵敗盡失所得諸州景勢復振重進與永德有隙永德上書言重進反世宗不聽景知二將相疑以蠟丸書遣重進勸其反晟初奉使語崇質曰吾行必不免然吾終不負永陵一抔土永陵昇墓也世宗之還晟與鍾謨隨至京師師于都亭驛待之甚厚每朝令使班東省官後召見必飲以醇酒及周兵敗世宗憂之召晟問江南事晟不對世宗怒未有以餐食

進以景嶺尤書來上多斥周過由是發怒曰晨來使言景
景吾神武願北而稱臣保無二心安得此指斥之言乎命虞
候韓通收展下獄及其從者二百餘人皆殺之晨臨死世宗
遣近臣問之晨終不對神色怡然正其衣冠南望而拜曰臣
惟以死報國爾乃就刑晨既死鍾謨貶耀州司馬世宗怒解
惟晨忠憤殺之拜鍾謨衛尉少卿景已割江北遣謨還景聞
景死歸魯國公

行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
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紳之士食其祿居其位充然無

史籍 卷之二百九

圭

復廉耻之色者皆是也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當時
可道者何少也雖曰于戈興學校廢故禮義衰風俗壞至於
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求之傳記而邦國崩離文字
殘缺僅得四五人而已食人之祿俯首而包羞執若無愧於
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
夫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何
必自明至死而不言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贊以孝義自修於
家而風行於鄉里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鄭遨字雲叟滑州人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見天下已亂有
拂衣遠去之意欲携其妻子與俱隱其妻子不從遨乃入少

室山為道士其妻數以書勸遨還家輒投之於火後聞其妻
卒一慟而止遨與李振善振事梁貴顯欲祿遨遨不顧後振
得罪南竄遨徒步千里往視之聞者益高其行遨開華山有
五鼠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為藥能去三尸欲求之因徙居華
陰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世目為三高士遊種田隱之
賣藥以自給道殷有釣魚術釣而不餌又能化石為金道嘗
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節度使劉遂凝數以寶貨遺之邀不
受唐明宗以左拾遺晉高祖以諫議大夫召之皆不起賜號
逍遙先生卒年七十四遨好飲酒奕棋時時為詩章落人間
人間珍重之寫以縑素相贈遺或圖寫其形版于屋壁其述

史籍 卷之二百九

圭

雖遠而名愈彰與石門荷蓀之徒異矣與遨同時有張薦明
者燕人也少以儒學遊河朔後去為道士通老子莊周之說
晉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為言
得其極者尸居稚席之間可以治天地也高祖大其言延入
內殿講道德經拜以為師薦明開宮中奏時鼓曰陛下聞鼓
乎其聲一而已五音十二律鼓其一焉然和之者鼓也夫一
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矣高祖善之賜號玄通
先生後不知其所終
石昂臨淄人家有書千卷四方之士多就昂學問食其門下
者或累歲未嘗有怠色節度使符習高其行以為臨淄令習

可考矣

入朝監軍楊彥朗知前後事昂以公事上謁贊者以彥朗諱
有更其姓曰右昂資朗曰內侍奈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
也彥朗大怒拂衣起昂趨出解官還家語其子曰吾本不欲
仕亂世果為刑人所辱子孫其以我為戒昂父不喜佛說父
死昂於柩前誦尚書曰此吾先人之所欲聞也晉高祖詔天
下求孝悌之士戶部尚書王權等上昂行義徵至京師召見
便殿以昂為宗正少卿出帝即位晉政日壞昂上疏極諫不
聽病疾東歸以壽終

程福贊不知其世家晉出帝時為奉國右廂都指揮使契丹
入寇出帝北征軍士夜縱火焚營欲為亂福贊身自救火亂

史籍 卷之二百九

主

者不得發福贊以為契丹且至而天子在軍京師虛空不宜
動搖人聽因匿不以聞軍將李服位次福贊下利其去而代
之因誣福贊與亂者同謀所以不奏出帝下福贊獄福贊不
自辨兄殺

李自倫涇州人天福四年尚書戶部奏涇州司功參軍李自
倫六世同居奉敕准格按格孝義旌表必先加按驗得本州
審到鄉老程言等稱自倫高祖訓訓生聚聚生則則生忠忠
生自倫自倫生光厚六世同居不妄教以所居飛鳧鄉為率
義鄉匡聖里為仁和里准式旌表門閭

唐六臣 六臣舊為罪惡昭然久之
唐六臣 唐六臣舊為罪惡昭然久之

甚哉白馬之禍可謂流涕者也然士之生死豈一身之事哉
初天祐三年梁王欲以嬖吏張延範為太常卿宰相裴樞謂
太常卿常以清流為之延範乃客將不可梁王大怒曰吾常
以裴樞純厚不陷浮薄今亦為此邪四月彗出西北掃文昌
軒轅天市宰相柳璨希梁王旨歸其譴於大臣於是左僕射
裴樞獨孤損右僕射崔遠守太保趙崇共部侍郎王贊工部
尚書王溥吏部尚書陸戾皆以無罪貶同日賜死于白馬驛
凡縉紳之士與唐而不與梁者皆誣以朋黨坐貶死者數百
人朝廷為之一空明年三月唐哀帝遜位于梁遣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張文蔚為冊禮使禮部尚書蘇循為副同中書門

史籍 卷之二百九

主

下平章事楊涉為押傳國寶使翰林學士張策為副御史大
夫薛貽矩為押金寶使尚書左丞趙光遠為副文蔚等奉冊
寶乘輅車導以金吾仗衛太常尚簿朝梁王于金殿殿梁王
裴冕南面臣文蔚臣循奉冊升殿進讀已臣涉臣策奉傳國
寶臣貽矩臣光遠奉金寶以次升進讀已降率文武百官北
面舞蹈再拜賀夫太常卿與社稷執重使樞不死尚情一卿
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未必能存唐然必不亡唐而
獨存也嗚呼唐之亡也賢人君子既與之共盡其在者皆庸
懦不肖傾險猾趨利賣國之徒也不然安能蒙恥忍辱於
梁庭如此哉作唐六臣傳

張文蔚河間人昭宗遷洛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柳璨殺裴
徽等獲引朝士輒加誅殺精神皆不自保文蔚力講解之朝
士多賴以全活梁太祖立仍以文蔚為相聚初制度皆文蔚
所裁定文蔚居家亦孝悌開平二年卒

楊涉收之孫也哀帝即位拜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涉唐名
家世守禮法性謹厚不幸遭唐之亂拜相之日與家人相對
泣下謂其子凝式曰世道方極吾嬰網羅不能去禍且及子
矣唐亡事梁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位三年無所施為罷
為左僕射卒凝式有文詞善筆札歷事梁唐晉漢周官太子
太保致仕

史籍 卷之二十九

張策煥人華州韓建辟判官建遣策聘于太祖太祖見而
喜曰張夫子至爾以為掌書記薦之于朝拜翰林學士太祖
即位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致仕卒

趙光逢父隱唐左僕射光逢以文行知名方直溫潤時人謂
之玉界尺昭宗時為太常卿唐亡事梁拜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致仕唐天成中即其家拜太保封齊國公卒

薛貽矩閬中人仕唐為兵部侍郎貽矩自結於梁太祖太祖
言之於朝拜吏部尚書天祐三年太祖自長蘆還軍哀帝遣
貽矩勞之貽矩以臣禮見太祖揖之升階貽矩曰殿下功德
及人三靈改卜皇帝方行舜禹之事臣安敢當乃稱臣拜舞

太祖側身以避之貽矩還遠起哀帝遷位太祖即位拜貽矩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司空卒

蘇循不知何人也巧佞阿諛惟利是趨事唐為禮部尚書梁
太祖執昭宗立哀帝唐之舊臣皆憤惋切齒或去不仕而循
傳會以希進用梁兵攻揚行密大敗太祖躁怒急于禪代欲
遷九錫羣臣莫敢當其議循倡言梁王功德天命所歸宜
即受禪明年梁太祖即位循為冊禮副使循子楷舉進士及
第昭宗遣學士陸戾覆落之楷慙恨昭宗執後楷為起居郎
與柳璨張延範等相結謂延範曰夫諡以易名所貴者信也
前諡先帝曰昭名實不稱公為太常卿予史官也不可以不

史籍 卷之二十九

言乃上疏駁議延範嘗求太常卿不得亦怨唐因下楷疏廷
範廷範議曰臣聞執事堅固之謂恭亂而不損之謂靈武而
不遂之謂莊在國逢難之謂閔因事有功之謂襄請改諡昭
宗曰恭靈莊閔皇帝廟號襄宗梁太祖即位大宴玄德殿舉
酒屬羣臣自陳德薄不足以當天命皆請公推戴之力唐之
舊臣無不能對獨循與薛貽矩盛稱梁王功德循父子自以
附會梁室且夕引首希進用倣翔惡之謂太祖曰梁室新造
宜得端士以厚風俗循父子無行不可立於新朝首勸歸田
里循依朱友諒於河中友諒叛梁降晉晉王將即位求唐故
臣以備百官之闕友諒遣循至魏州時梁未滅晉諸將相不

欲晉王卽帝位。晉王之意雖銳。將相未有贊成其議者。故晉王久未決。循至魏州。望聽事卽拜。謂之拜殿。及入謁。稱臣。無謂呼萬歲。晉王大悅。明日。錄事日筆三十管。晉王益喜。以循爲中書副使。會病卒。莊宗卽位。贈左僕射。循爲尚書員外郎。明宗立。大臣欲理其駁議之罪。以愛死。嗚呼。始爲朋黨之說者。誰歟。其平作備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于世。又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爲。如此。未嘗不爲之流涕也。夫以國予人。而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爲也。漢唐之末。衆朝皆小人也。其君子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之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君子。而存其餘者。皆小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主之朝。而去其輔翼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人主之國。而界之權奸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爲君子者。常寡。過小人欲加之罪。不能遍及也。惟指以爲朋黨。始可充類而盡去之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其宦同學。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善人之類也。故欲空人主之朝。而去其輔翼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焉矣。夫善與善相從此自然之理也。故

史綱

卷之二百九

三

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見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譽。人主之耳。不得聞善言矣。見善不敢薦引。人主之目。不得見善行矣。君子日遠。而小人日進。人主恨恨然。誰與圖治安之計哉。故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厥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不敢爲。惟盡其國而去之。然後得肆志于無所不爲。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奪人主之國。而界之權奸。由是國無君子。盡其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其是之謂與。可不戒哉。

史綱

卷之二百九

三

史緯卷二百十

五代史五

列傳

義兒

嗚呼世道衰人倫壞而親疎之理反其常干戈起於骨肉異類合爲父子開平顯德五十年間天下五代而實八姓其三出於丐養蓋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將相因時之隙以利合而相資唐起代北其所與俱雄傑魁武之士往往養以爲兒號義兒軍其有天下多用以成功業及其亡也亦由焉太祖養子多矣其可紀者五人曰嗣源是爲明宗曰嗣昭

史緯

卷二百十

嗣本存孝存進作義兒傳

李嗣昭本姓韓氏汾州民家子也太祖出獵見林中舊壘有氣甚異之召居人問焉言家適生兒太祖遣以金帛而取之命其弟克榮養以爲子嗣昭短小而膽勇過人嗜酒太祖嘗戒之遂終身不欲爲內衛指揮使光化元年澤州李罕之襲澤州以降梁梁遣丁會應之嗣昭與會戰斬首三千級遂取澤州二年攻梁潞州克之三年取梁洺州梁太祖自將攻之遣舊從周設伏於青山口嗣昭聞梁太祖自來棄城走遇伏兵大敗天復元年晉汾州刺史李勣叛降梁嗣昭拔汾州斬勣遂取慈州降其刺史唐禮又取隰州降其刺史張瑛時梁

兵圍鳳翔嗣昭乘間攻晉絳絳梁將進攻蒲縣梁朱友寧氏叔琮以兵十萬迎擊之嗣昭敗走梁兵遂圍太原慈隰汾州復入于梁太祖大恐李存信勸太祖奔于契丹嗣昭力爭以爲不可乃止嗣昭出奇兵擊梁軍時鎮定皆絕晉而附梁晉兵既去嗣昭復取汾慈隰攻梁潞州降丁會以嗣昭爲昭義軍節度使梁遣李思安將兵十萬攻潞築夾城以圍之梁太祖遣人招嗣昭嗣昭斬之閉城拒守踰年莊宗始攻破夾城嗣昭完緝兵民甚有恩意梁晉戰胡柳晉軍敗周德威死莊宗懼欲收兵還臨濮嗣昭曰梁軍得勝吾若收軍使彼休息

史緯

卷二百十

二

整而復出何以當之宜以精騎撓之因其勞乏可以勝也莊宗然之時梁軍趨無石山莊宗遣嗣昭轉擊山北自以銀槍軍趨而呼曰今日之戰得山者勝晉軍登山梁軍下陣於山西晉軍從上急擊大敗之嗣昭權知幽州數月以李紹宏代之嗣昭將去幽州人號哭閉關遮留嗣昭夜遁去十九年從莊宗擊契丹於望都契丹圍莊宗數十重嗣昭率三百騎決圍取莊宗以山晉遣閻寶攻張文禮於鎮州寶爲鎮人所敗以嗣昭代之鎮兵山掠九門嗣昭以奇兵擊之鎮軍且盡餘三人匿城垣中嗣昭馳馬射之反爲賊射中嗣昭顧腹中矢盡拔矢於膺射殺一人還營而卒子繼儻長而懦其弟繼

義傳四
可手

緒因之而自立。莊宗方與梁兵相持河上，因以為留後。魏珣教繼緒反，繼緒未決。莊宗以事召監軍張居翰，珣以莊宗召居翰問繼緒事，且見誅繼緒乃遣其弟繼遠入梁，梁末帝拜繼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莊宗滅梁，繼緒將走契丹，會赦至乃已。隨其母朝京師，繼遠曰：「兄為臣子，以反為名，復何面以見天子？」且潞城堅而介廉質，不如開城坐食，以延歲月。愈於往而就戮也。繼緒不聽。繼緒母楊氏善畜財，居積行販，貨至百萬。嗣昭為梁所困，軍用乏絕，楊氏之積蓋有助焉。至是，齋銀數十萬兩至京師，厚賂宦官伶人，皆言繼緒初無惡意，為奸人所誤耳。復賂劉皇后，后為言嗣昭功臣，宜蒙恩貸。莊宗乃釋繼緒，數召從獵，寵倖無間。而李存渾切齒詆責之，繼緒懷不自安。賂宦官伶人求歸鎮，莊宗不許。繼緒使繼遠起變於軍中，冀遣已往安緝之事。繼斬于天津橋，并誅其二子。遣人斬繼遠，以繼倚知州事。已而召繼倚還京師，繼倚悉取繼緒姪妾珍玩，其弟繼遠曰：「次兄父子誅死，大兄不仁，利其貨財，誅其妻妾，非人所為也。」引數百騎至戟門，使人殺繼倚副使李繼嗣募市人千餘攻繼遠，繼遠走城外自死。嗣昭七子繼能、明宗時，皆殺其母主裁婢，婢家告變，言繼能反，與其弟繼襲伏誅。繼忠獲免家于晉陽，楊氏所積餘貨猶鉅萬。晉高祖自太原起兵，召契丹為援，契丹求賂高祖，高祖于繼忠

史

宋一百一

三

時梁未定
嗣昭與唐
以從今

以取足。高祖甚德之，以為沂、棣、單三州刺史。卒，楊氏平生積產，嗣昭父子三人賴之。昭前嗣本，本姓張氏，屬門人為振武節度使，契丹攻蔚州，嗣本戰歿。存孝，飛狐人，本姓安，太祖掠地代北得之，賜姓名以為子。晉歲出山東與孟方立爭，邢洛磁存孝未嘗不在兵，方立死，晉取三州，存孝功為多。潞州軍亂殺李克恭，以歸唐，梁王遣李讓攻李罕之于澤州，存孝救之。梁軍呼罕之曰：「公侍太原，以為命今上，燕已歸唐，梁王圍太原，沙陀將無穴以自處，公復誰恃而不降乎？」存孝以精騎五百繞梁柵而呼曰：「我沙陀之未穴者，待爾肉以食軍，可令肥者出。」梁驍將鄧季筠引軍出戰，存孝舞稍槍之，李讓敗走。存孝還攻潞州，唐以孫揆為潞州節度，揆備者以梁卒三千為衛，裏衣大益，難節先驅。存孝以三百騎伏長子西崖谷，何揆軍過，橫擊斷之，擒揆以歸。梁遣葛從周守潞州，以待揆，聞揆見執棄去，晉復取潞州。太祖以康君立為潞州留後，存孝為汾州刺史。存孝不食晉數日，存孝後臂善射，身被重鎗，素弓坐稍，手舞鐵槌，出入陣中，以兩騎自從，戰勝易騎，上下如飛。大順二年，從邢州留後晉軍連歲攻趙，存孝為先鋒，下臨城元氏，趙王求救於幽州李匡威，晉軍引去。存孝與存信有隙，存信謂之曰：「存孝有

史

宋一百一

四

三心避趙不擊存孝不白安乃附梁以歸唐請會兵伐晉唐
命趙王王鎔援之明年趙與幽州有隙求和於晉以兵三萬
助晉擊存孝存孝嬰城自守太祖自將兵掘堦以圍之存孝
出兵衝擊堦不得成表奉韜使人說存孝曰公所畏者晉王
閼王侯堦成且留兵去諸將非公敵也雖堦何為存孝以為
然縱兵成堦堦成深溝高壘不可近城中食盡存孝登城呼
曰兒蒙王恩位至將相豈欲捨父子而附仇讐乃存信構陷
之耳願見王一言而死太祖遣劉夫人入城慰諭之引與俱
來存孝泥首請罪曰兒於晉有功而無過所以至此由存信
為之耳太祖叱曰爾為書檄罪我百端亦存信為之邪縛至

史籍

卷一百一十

五

太原車裂之以徇太祖惜其材恨然恨諸將之不能容也為
之不視事者十餘日康君立素與存信相善每左右存信以
傾之後太祖語及存孝流涕不已君立以為不然太祖怒殺
之
存進振武人本姓孫拜振武軍節度使時晉軍德勝為南北
塞乘舟來往頗以為勞而河北無竹石存進以韋竿維大艦
為浮梁莊宗大喜解衣以賜之晉討張文禮於鎮州李嗣昭
戰歿以存進為招討使軍于東垣渡東垣土惡築壘不能就
存進伐木為柵晉軍晨出芻牧張文禮以兵千餘逼存進柵
存進出戰殺之殆盡因殺于陣追贈太尉于漢詔為洋州節

度使潞王從珂反漢詔與張虔釗會軍討之唐軍皆降從珂
獨漢詔與虔釗不降奔蜀為武信節度使卒

伶官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
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
矢賜莊宗曰梁吾仇也燕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皆
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
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
請其矢盛之錦囊負以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
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成功其意氣

史籍

卷一百一十

本

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
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于
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哀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書曰
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
故方其盛也舉天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
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
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莊宗知音能度曲好俳優至今汾晉之俗往往能歌其聲謂
之御製者是也其小字亞子或謂之亞次又自為優名曰李
天下自其為王至于為天子常身與俳優雜戲于庭伶人由

宮中
之
人
也

此用事遂至于亡。皇后劉氏素微，其父劉嬰，賣藥善卜，號劉山人。劉氏性悍，方與諸姬爭寵，常自耻其家世，特諱其事。莊宗乃為劉妻衣服，自負著裝，使使其子，繼發提被帽而隨之。其隊內曰：劉山人來省女。劉氏大怒，笞繼發而逐之。以此為笑。樂其職于胡柳也。要伶周匝為梁人所待，後滅梁入汴，周匝謁于馬前，莊宗喜甚，賜以金帛，勞其良苦。周匝曰：身陷仇人而得不死者，教坊使陳俊內閣裁接使儲德源之力也。願乞一州以報此兩人。莊宗許之。郭崇勳諫曰：陛下所與其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行，而先以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心，不可。因關其命。伶人屢以為請。

史籍 卷一百一

七

莊宗謂崇勳曰：吾已許之矣。忽見此二人，公言雖正，為我屈意行之。卒以俊為景州刺史，德源為德州刺史。莊宗好畋獵，輒于中牟踐民田。中牟縣令當馬切諫，莊宗怒叱縣令去，命殺之。伶人敬新磨率諸伶走追縣令，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為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邪？奈何縱民稼穡以供稅賦？何不饒汝縣民而空此地？以備天子之馳騁。汝罪當死，諸伶共倡和之。莊宗大笑，縣令得免。莊宗嘗與羣優戲于庭，四顧而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新磨遽前以手批其頰，莊宗失色。左右皆恐，草伶詰新磨曰：汝奈何批天子頰？新磨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復誰呼邪？左右皆笑。莊宗大喜，賜與甚厚。新磨嘗

史籍 卷一百一

八

奏事殿中，殿中多惡犬，新磨去犬起逐之。新磨倚柱而呼曰：陛下毋縱兒女嚙人。莊宗家世夷狄，諱狗，大怒，笞以注矢，將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為一體，殺之不祥。莊宗驚問其故，對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天下皆謂陛下同光帝，同制也。若殺敬新磨，則同無光矣。莊宗大笑，乃釋之。諸伶得新磨善俳而不聞其化過惡，其敗政亂國者，景進、史彥瓊、郭門高三人為最。是時諸伶人出入宮掖，弄弄籍紳羣臣，憤莫敢出氣，或反相附託以希恩倖。四方藩鎮賂支行，而景進最用事。莊宗遣進出訪民間事，無大小皆以聞。每奏事殿中，左右屏退，軍機國政皆與參決。三司使孔謙見事之呼為八哥。莊宗初入洛，居唐故宮室，嬪御未備，閹宦希音言宮中夜見鬼物，相驚恐。莊宗問所以禳之者，因曰：故唐時後宮萬人，今空宮多怪，當實以人乃息。莊宗欣然，及幸郭道進等採美女千人以充後宮。進等緣以為姦，軍士妻女因而逃逸者數千人。莊宗還洛，進等以女千人以從，道路相屬，男女無別。魏王繼岌被黜，劉皇后聽宦者譏言，遣繼岌殺郭崇勳。崇勳素嫉伶人，常裁抑之。伶人皆樂其死，皇弟存義崇勳之將也，進讒於莊宗曰：存義將為婦翁報仇，且反，殺之。朱友諒以河中降，音伶人皆求賂於友諒，友諒不能給，進讒友諒曰：崇勳誅友諒不自安，必反，宜并誅之。於是族友諒，天下寃

崇禎元年
莊宗皇帝
天順元年

之進官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史彥瓊為武德使
居鄆都觀博六州之政決于彥瓊自留守王正言而下皆僂
首承事之時郭崇韜以無罪見殺于蜀天下未知其死也第
見京師殺其諸子因相傳崇韜殺魏王繼岌而自上於蜀以
族其家鄆人方疑惑已而朱友諒又見殺友諒子建徽為
澶州刺史詔彥瓊殺之彥瓊秘其事夜半馳出城鄆人見彥
瓊無故夜馳出因驚傳曰劉皇后怒崇韜殺繼岌弑帝而自
立急召彥瓊計事鄆都大恐貝州人來鄆者傳此語以歸皇
甫暉聞之因劫趙在禮作亂賊至館陶鄆都巡檢使孫鐸見
彥瓊求兵禦賊彥瓊不與曰待賊至而給兵豈晚邪已而賊

史

卷一百一十

九

至彥瓊以兵登北門開城呼噪大恐單騎走歸京師在禮遂
入于鄆郭門高名從謙雖以優進而嘗有軍功為從馬直指
彈使從馬直親軍也從謙拜崇韜為叔父皇弟存義以從謙
為養子崇韜死存義兄囚諸將會軍中酒酣從謙憤然流涕
稱此二人之冤從馬直軍士王溫宿衛禁中謀亂被誅莊宗
咸從謙曰汝黨存義崇韜負我又教王溫反復欲何為乎從
謙恐退而激其軍士曰格爾之貨食肉而飲酒無為後日計
也軍士聞其故從謙曰上以王溫故俟破鄆盡坑爾曹軍士
皆欲為亂李嗣源兵反營京師莊宗幸汴州而嗣源先入莊
宗至萬勝而還軍士離散尚有一萬餘人居數日莊宗東幸

宦者

汜水謀扼關以拒嗣源四月丁亥朔朝羣臣於中興殿宰相
對三刻罷莊宗入食內殿從駕黃甲馬軍陣於宣仁門步軍
陣於五鳳門以俟從謙率營軍攻興教門莊宗聞亂率諸王
衛士擊之亂兵縱火焚門緣城而入莊宗擊殺數百入亂
兵從樓上射帝帝傷重歸于絳霄殿廊下皇后諸王左右皆
奔走至午帝崩五坊人善友聚樂器而焚之嗣源入洛得其
骨葬新安之雍陵以從謙為景州刺史已而殺之傳曰君以
此始必以此終莊宗好伶而弑於門高焚以樂器可不戒哉

史

卷一百一十

十

晉王喜其為人昭宗為李茂貞所迫將出奔太原遣承業使
晉道意因以為河東監軍及崔胤誅宦官在外者悉詔所在
殺之晉王重承業不忍殺晉王病革以莊宗屬承業曰以亞
子累公莊宗兄事承業甚親重之莊宗與梁戰河上十餘年
軍國之事皆委承業承業盡心不懈積金粟收市兵馬勸
課農桑以成莊宗之業自太后及諸公子在晉陽者承業一
切以法繩之權貴飲手莊宗歲時自魏歸省須錢蒲博賞賜
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子繼
岌為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寶帶幣馬以贈莊宗指錢積謂
承業曰和哥乏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為和哥繼岌小字

也。承業謝曰：國家之錢，非臣所得私也。莊宗語侵承業，承業怒曰：臣老敝使，豈爲子孫計耶？惜此庫錢，欲佐王成霸業爾。王若欲用，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初來，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王顧託之命，誓雪國家之讐，今日爲王惜庫物而死，死不愧於先王矣。太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性孝，聞太后召甚懼，乃酌卮酒謝承業曰：吾以杯酒之失，得罪太后，願公飲此爲吾分過。承業不肯飲。莊宗入，太后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公已笞之矣。明日，太后與莊宗過承業第，慰勞之。天祐十八年，莊宗已許諸將即皇帝位，承業方臥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至魏，見莊宗曰：大

史緯

卷一百一

十一

張佑翰，唐掖庭令張從政之養子。昭宗時，爲范陽監軍，與節度使劉仁恭相善。天復中，大誅宦者，仁恭匿之以免。梁兵攻仁恭，仁恭遣居翰從晉王攻梁潞州，以牽其兵。晉取潞州，以居翰爲昭義監軍。莊宗即位，與郭崇韜並爲樞密使，魏王破蜀王，衍朝京師，至泰州，而明宗軍變，莊宗東征，處行有變，遣人詔魏王殺之。詔書已印畫，居翰發視之，言誅衍一行，居翰以殺降不祥，乃以詔傳柱，楷去行字，改爲一家。時蜀降人與衍俱東者千餘人，皆獲免。莊宗遇弒，居翰見明宗，求歸田里，卒。嗚呼！自古宦者亂人之國，漢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害已深而覺之，欲與外臣之疎遠，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拂人主以爲賢。唐昭宗之事，是已。昭宗信卿宦者，由是有東宮之幽，旣出，與崔胤圖之，胤力不足，乃召兵於梁，梁兵且至，宦者挾天子走岐，梁兵圍之三年，昭宗旣出，而唐亡矣。梁王悉誅唐宦者第五可範等七百餘人，其在外者，詔天下捕殺之，而宦者多爲諸鎮所藏。是時方鎮僭擬，悉以宦官給事，而吳越最多。及莊宗立，詔天下訪求故唐時宦者，悉送京師，得數百人，宦者遂復用事。以至於亡，此何異駕覆車而履其故轍也？悲夫！莊宗滅梁時，承業已死，居翰雖爲樞密使，而不用事，宣徽使馬紹宏頗見信用，明宗自鎮州入覲，奉朝請於京師，莊宗疑其有異志，陰

史緯

卷一百一

十一

使崇禎帝
於此
自我

遣紹宏伺其動靜紹宏反以情告明宗明宗之反天下皆知
禍起于魏孰知其啓明宗之二心者自紹宏始也郭崇禎破
蜀莊宗信宦者而疑之崇禎之死莊宗不知皆宦者爲之也
當時唐之精兵在蜀使崇禎不死明宗入洛豈無西顧之患
其能晏然取唐而代之邪明宗立又詔天下悉捕宦者而殺
之宦者亡京山谷多削髮爲浮屠其在太原者七十餘人悉
殺之於都亭驛明宗晚多病王淑妃專政宦者孟漢瓊用事
秦王入視明宗疾已華既出而聞哭聲以謂帝崩矣謀以兵
入宮者懼不得立也大臣朱弘昭等方圖其事議未決漢瓊
遽入見明宗言秦王反卽以兵誅之陷秦王太惡明宗以此

史籍

卷一百一

七

雜傳

王處直京兆人父宗善殖財貨富擬王侯爲唐金吾大將軍
子處存處直處存拜義武軍節度使黃巢陷長安處存感憤
流涕率鎮兵討賊巢敗第功勤王倡義處存爲第一處存卒
鎮軍推其子部爲留後拜節度使處直爲都知兵馬使光化
三年梁攻定州部遣處直率兵拒之爲梁兵所敗敗兵返入
城逐部部奔于晉推處直爲留後梁兵圍之處直請事梁出
絹十萬匹犒軍梁太祖表處直爲節度使及卽位封北平王
梁兵攻王鎔鎔求救于晉處直亦遣人至晉願絕梁以自効

史籍

卷一百一

七

晉兵救鎔處直以兵五千從破梁軍於栢鄉其後晉與梁戰
河上十餘年處直未嘗不以兵從處直好巫其客李應之妖
妄人也處直有疾應之以左道治之疾愈處直以爲神使衣
道士服爲行軍司馬事無大小咸取決焉應之於陞邑關得
小兒劉雲郎養以爲子而處直未有子乃以雲郎與處直曰
此子生而有異處直養以爲子更名曰都甚愛之應之由此
益橫乃籍管內丁壯別立新軍自將之治大第四面開門皆
用左道處直將吏知其必爲患而莫敢諫幽州李匡儔假道
中山如京師處直伏甲城外以備不虞匡儔已去甲士入城
圍應之第執而殺之因詣處直請殺都處直不與明日第功
行賞陰疏甲士姓名因事誅之凡二十年無一人免者都爲
人狡佞有計謀處直以爲節度副使張文禮執王鎔莊宗討
文禮處直與左右謀曰鎮定之敵也鎮亡定不獨存遣人請
莊宗毋發兵莊宗以所獲文禮與梁瓌書示處直曰文禮負
我師不可止處直孽子都與部奔晉晉王以女妻之爲新州
防禦使處直見莊宗必討文禮懼許以都爲嗣使北招契丹
入塞以牽晉兵都大喜以厚賂誘契丹阿保機舉國人寇都
既不悅而定人不欲契丹之來小吏和昭訓因勸都舉事都
執處直囚之自爲留後凡王氏子孫及處直將校殺戮殆盡
明年正月朔旦都拜處直於西宅處直奮起握其臂而呼曰

逆賊吾何負爾然左右無兵欲審其鼻都掣袖而走處直遂見殺莊宗敗契丹于沙河過定州與都相得歡甚為子繼岌娶都女以都為節度使同光二年莊宗幸都來朝賜與鉅萬所請無不從明宗立惡都為人安重誨每以法繩之都始有異志和昭訓曰天子新立四方未附其勢易離可為自安之計朱守殷反於汴州都遂遣人以蠟書招青徐岐洛梓五鎮約舉兵五鎮不應明宗遣王晏球討之都與王都招契丹為援契丹遣秃飯將萬騎救都都遣杜弘壽以二千人迎契丹為晏球所敗被執晏球曰吾常使人招汝何故不降弘壽曰受恩中山兩世矣不敢有二心遂殺之隔刑神也自若

史集卷一百一

晏球與都及契丹戰大敗之都閉城不復出初莊宗軍中開得一男子愛之養於宮中以為子名李繼陶明宗即位以乞假伺伺惡而逐之都使人求得之曰此莊宗太子也故以天子之服使巡城上以示晏球軍軍士識者曰繼陶也共誦之都兵心藉契丹兵守城呼秃飯為僞王屈身事之都伺察嚴密諸將有欲出降者殺之以故堅守經年天成四年城破都與家屬自焚死處存有孫延胤晉高祖立拜彰德軍節度使初處直為都所囚幼子威北走契丹契丹謂高祖曰吾欲使威繼其先人爵土如何高祖曰中國之法自將校為刺史升開防禦而至節度使請送威歸中國漸進之契丹怒曰

為天子豈有漸乎高祖遽從延胤鎮義武曰此王氏之後也劉守光濱州人其父仁恭事幽州李可舉能穴地為道以攻城軍中號劉窟頭可舉死子匡威惡其為人使居軍中徙為景城令瀛州軍亂殺刺史仁恭募縣中得千人討平之匡威喜使為將戍蔚州戍兵過期不得代思歸出怨言匡威為弟匡儔所逐仁恭聞亂擁兵攻幽州至居庸關戰敗奔晉晉以為壽陽鎮將仁恭多詐善事人事晉王愛將蓋寓尤謹每對寓涕泣言居燕無罪以讒見逐因道燕虛實陳可取之計晉王信而愛之乾寧元年晉破匡儔以仁恭為幽州留後使燕留得監其軍為之請命于唐拜盧龍軍節度使晉攻羅弘信徵兵於仁恭仁恭不與晉王以書責之仁恭大怒執晉使者殺燕留得等晉王自將討之戰于安塞晉王大敗仁恭遣子守文襲滄州逐節度使盧彥威遂取滄景德三州為子請命于唐昭宗未從仁恭怒語唐使者曰為我語天子旌節吾自有但要長安本色爾何求而不得也昭宗以守文為橫海軍節度使仁恭父子率兩鎮兵十萬號三十萬以擊魏屠貝州羅紹威求救于梁梁遣李思安救之大敗守文於內黃斬首五萬仁恭走梁軍追擊之橫尸數百里梁自是連歲攻之破其瀛莫二州仁恭懼復附晉天祐三年梁攻滄州仁恭悉發境內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十已下皆黥其面文曰定霸

史集卷一百一

都得二十萬人兵糧自具屯于瓦橋梁軍圍之漢德高壁仁恭被圍百餘日城中食盡人相食析骨而爨或先墮土而食死者過半仁恭乞師于晉使者百輩晉王乃出兵攻潞州以牽梁潞州破梁軍解去仁恭幸世多故驕淫無忌築官于大安山窮極奢侈選美女充其中與道士鍊丹藥冀不死令燕人川壘土為錢悉斂銅錢鑿山而藏之殺工匠以滅口禁南方茶自種茶以邀利號茶山曰大恩仁恭愛妾羅氏其子守光悉之仁恭怒笞而逐之梁遣李思安攻仁恭守光率兵擊走思安自稱盧龍節度使遣李可喜攻大安山執仁恭而幽之其兄守文聞父囚率兵討之為守光所敗乞兵于契丹得四萬人戰于鵝蘇守光兵敗守文陽為不忍呼於陣曰母殺吾弟守光將元行欽羅馬擒守文殺之守文將孫鶴呂充立其子延祚以拒守光守光圍之百餘日城中食盡米斛直錢三萬人相殺而食或食墜土馬相食其驥尾充等號饑民為宰殺務日殺以餉軍延祚力窮乃降守光益驕為鐵籠鐵刷有過者坐之籠中外燎以火剝其皮膚以死燕人逃禍于他境守光身衣赭黃謂其將吏曰我衣此南面以帝天下可乎孫鶴以為不可梁攻趙趙王王緒求救於守光孫鶴曰趙燕罪而梁伐之諸侯救趙之兵先至者霸臣恐燕軍未出而晉已先破梁矣此不可失之時也守光曰趙王與我盟而背之

史

卷一百一

七

今急乃來歸兩虎方闕可待之吾當為下莊子也遂不出兵晉王果救趙大敗梁兵於相鄉進掠邢洛至于黎陽守光聞晉王空國深入乃治兵戒嚴遣人勸鎮定曰燕有精兵三十萬鎮定二鎮以從晉誰當主此盟者晉人患之曰昔夫差爭黃池之會而越入吳項羽貪伐齊之利而漢敗楚今吾越于燕以俄人而強燕在其後此腹心之患也乃班師守光以為諸鎮畏其強諷諸鎮推尊己於是晉王率天德宋瑤振武周德威昭義李嗣昭義武王處直成德王鐸等以墨制冊尊守光為尚書令尚父守光又遣人告梁請授己河北兵馬都統以討鎮定河東梁拜守光河北採訪使有司白守光尚父愛冊用唐冊太尉禮儀守光曰何不郊天改元有司曰郊天天子之禮也尚父雖尊乃人臣耳守光怒曰我為尚父誰當帝者乎今天下四分五裂大者稱帝小者稱王我以二千里之燕獨不能帝一方乎械梁晉使者下獄置斧鑕于庭令曰敢陳者死孫鶴進曰守文之敗臣蒙王不殺之恩今日之事不敢不諫守光怒令軍士制而啖之鶴呼曰不出百日兵至矣守光遂以梁乾化元年自號大燕皇帝改元曰應天晉遣太原少尹李承勳賀冊尚父至燕而守光已僭號有司迫承勳冊臣承勳不屈守光殺之晉遣周德威會鎮定之兵以攻燕洹深武順諸州皆迎降守光被圍經年累戰皆敗遣客將王

史

卷一百一

太

遵化致書於德威曰：予得罪于晉，今其病矣。公善為我辭焉。德威曰：大燕皇帝尚未郊，天何遽至此？予受命討賊，不知其佗。守光益窮，乃獻絹千匹、銀千兩、錦百段，遣其將周遵業詣德威曰：吾王以情告公，富貴成敗人之常理，錄功赦過，霸者之事也。守光去歲妄自尊崇，本不能為朱溫下耳。意大國星師經年，卒以寬之。德威不許。守光登城呼德威曰：公三晉賢士，獨不急人之危乎？遣人以所乘馬易德威馬。因曰：侯晉王至，則降。晉王乃自臨軍。守光登城見晉王，晉王問將如何。守光曰：今日刎上肉耳。惟王所命也。王欲許之，嬖將李喜勸其毋降。守光因請俟他日。是夕小喜降于晉軍。明日，晉軍攻破其城。執仁恭及其家口三百口，守光與其妻李氏、祝氏、子繼珣等南走滄州，遂失道，至燕樂界中，數日不得食。遣祝氏乞食于田家，田家怪而詰之。祝氏以實告，乃被拘送幽州。晉王方大饗軍，客將引守光見晉王。戲之曰：主人何遽客之？遽邪？守光叩頭請死。命械守光，并其父仁恭、軍還趙。趙王王箴命晉王置酒，酒酣請口順見仁恭父子。晉王命破械出之，引置下坐。飲食自若，皆無慙色。晉王至太原，仁恭父子曳以組練，獻于太廟。守光將死，泣曰：臣死無恨，然教臣不降者，李小喜也。罪人不死，臣將訴于地下。晉王召小喜至，小喜腹自曰：因父獄兄，蒸其骨肉，亦小喜教爾耶？晉王命斬小喜，守

史緯

卷二百十

七

先知不免，呼曰：王將成霸業，何不教臣使自效？其二婦從旁罵曰：事已至此，生復何為？願先死。乃俱殺之。晉王命李存勖執仁恭至鴈門，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李茂貞、博野人本姓宋，名文通，為軍校。朱玫反，僖宗出居興元，攻遣王行瑜、攻大散關，茂貞敗之。玫死，茂貞拜武定軍節度使，賜以姓名。扈諱東歸，鳳翔節度使李昌符與天威都頭楊守立相攻，昌符敗走。僖宗遣茂貞追擊昌符，殺之。拜茂貞以翔龍右節度使封隴西郡王，樞密使楊復恭得罪，奔於興元，與元節度使楊守亮復恭養子也。茂貞言復恭父子罪當誅，自請為山南招討使。昭宗以宦者故難之，未許。茂貞擅發兵，破興元，復恭父子見殺。茂貞表其子繼密，權知興元軍府事。昭宗徙茂貞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以宰相徐彥若鎮鳳翔。茂貞不奉詔，上表自論。有曰：但慮軍情忽變，戎馬難驅，徒令旬服生靈，因茲受敵。未審乘輿播越，自此何之？昭宗忿其不遜，以同宰相杜讓能、讓能口茂貞地大兵彊，唐力未可以致討。鳳翔又近京師，禍變猝至，雖欲誅晁錯以謝諸侯，恐無益也。昭宗怒曰：吾不能坐受凌辱，乃責讓能治兵，以軍王嗣周為招討使，令下京師市人，皆知其不可。聚承天門，遮宰相請無舉兵，爭投瓦石擊宰相。宰相下與走，亡其印。人情大恐，昭宗意益堅。軍王率扈為軍五十四都，戰于盤屋，敗潰。茂貞遂

史緯

卷二百十

七

開莊宗之難。乃西歸。明宗立。開重厚。拒從。人誅之。從。言重厚守鳳翔。軍民無擾。願貸其過。雖不許。人以此多之。從。鎮宣武。從。願有田千頃。竹千畝。在鳳翔。懼侵民利。未嘗省。理。鳳翔人愛之。廢帝起鳳翔。將行。鳳翔人叩馬乞從。廢帝立。復以從。為鳳翔節度使卒。

韓建。許州人。為軍校。從楊復光攻黃巢於長安。巢破。建西迎。僖宗於蜀。僖宗還長安。以建為華州刺史。華州數經大兵。戶口流散。建少賤。得農事。乃披荆棘。督民耕植。出入閭里。問其疾苦。建初不知書。使人題衣服。帶。曰。狀。之名。於其上。以視之。久乃漸通文字。見玉篇。曰。吾以類求之。何所不得也。因

史緯

卷一百一

書

通音韻。祭偶。暇則課學。書史時。為鎮。皆武夫。獨建撫輯兵民。荆南成汭。冒姓郭。亦善撫輯。號為北韓。南郭。河中王重盈死。諸子珂。珙。爭立。晉人助珂。建與王行瑜。李茂貞。助珙。昭宗許。晉人建等大怒。以三鎮兵犯京師。昭宗引見責之。行瑜。茂貞。惶恐。戰汗。不能語。獨建前自陳述。遂殺宰相韋昭慶。李瑑等。謀廢昭宗。會晉兵且至。建等懼。乃還與晉和。乾寧三年。李茂貞。復犯京師。昭宗將奔太原。次渭北。建追及於富平。泣曰。藩臣。偏。強。非止茂貞。若。恰。近。畿。而。巡。檢。家。乘。與。渡。河。不。可。復。矣。昭宗亦泣。遂幸華州。時天子孤弱。獨有殿後軍及定州三都將李筠等兵千餘人為衛。以諸王將之。建得昭宗幸其鎮。遂

中華大書
影印本

好德政

欲制之。請罷諸王將兵。散去殿後諸軍。不報。昭宗登齊雲樓。顧望京師。思歸。作詞以寄意。其卒章曰。野煙生。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儀。歸。故宮。酒酣。與從臣悲歌。泣下。建與諸王皆屬和。而心甚不悅。遣人告諸王。謀殺建。劫天子幸他鎮。昭宗召建辨之。建稱疾不出。乃遣諸王詣建辨之。建不見。請送諸王十六宅。昭宗難之。建率兵圍行宮。請誅李筠。昭宗大懼。斬筠。悉散殿後及三都衛兵。由諸王於十六宅。昭宗悔幸華州。遣延王戒丕使晉。謀之。戒丕還。建與中尉劉季述。誣諸王謀反。以兵圍十六宅。諸王皆見殺。昭宗為建立德政碑。以慰安之。建已殺諸王。乃率兩宮起樓閣。欲邀莊宗遊幸。因

史緯

卷一百一

書

以廢之。而立德王裕。其父叔豐謂建曰。汝陳許間一田夫耳。遭時之亂。蒙天子厚恩。至此。欲以兩州百里之地。行大事。覆族之禍。吾不忍見。不如先死。因泣下。歎。李茂貞。梁太祖皆欲發兵迎天子。建懼乃止。光化元年。昭宗還長安。自為建画像。封賴川王。賜以鐵券。建辭王爵。乃封許國公。梁太祖以兵都長安。遣張存敬攻同州。建判官司馬。鄴以城降。太祖使鄴召之。建出降。太祖責建背已建曰。判官李巨川之謀也。太祖殺巨川。以建從行。昭宗東遷。建從至洛陽。昭宗舉酒屬太祖。與建曰。遷都之後。同步小康。社稷安危。繫卿兩人。大何皇后舉薦建。建獻太祖足。太祖陽醉去。建出謂太祖曰。天子與宮人

乾陵
於陵
變

有數耳

史籍

卷一百

七

服諸幕下有兵仗聲恐不利於公也太祖漢德之表述平盧
軍節度使太祖即位拜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祖性剛
暴臣下莫敢諫諍惟建時有言太祖每優容之出鎮許州軍
亂見殺亂臣如建時
溫韜華原人少為盜後事李茂貞為耀州刺史梁末帝時韜
叛茂貞降梁梁以韜為靜勝軍節度使唐諸陵在其境內者
悉發掘之取其所藏金寶而昭陵最固韜從疑道下見宮室
制度闕麗不異人間中為正寢東西廂列石牀牀上石函中
有衣匣藏前世圖書鍾王筆跡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遂傳人
間惟乾陵風雨不可發晉王趙原韜懼求徙代鎮遂徙忠
武莊宗滅梁韜自許來朝拜令京進納賂劉皇后后為言
之莊宗待韜甚厚郭崇韜曰此劫陵賊罪不可赦莊宗曰已
宥之矣不可失信遽遣還鎮明宗入洛流於德州賜死嗚呼
厚葬之弊自秦漢以來事多美主為之雖直諫之臣善說之
士極陳禍福不能聞其惑豈非未然而禍不足以動其心歟
所聞溫韜之事可以少戒也獨周太祖能鑒厚葬之禍其將
終也為書遺世宗使以九棺殮衣而飲將葬開棺示人既葬
刻石以告後世毋作下宮毋置守陵妾其意丁寧切至然實
錄不謂其葬之薄厚也又使葬其平生所服衾冕通天冠終
綈袍各二其一于京師其一于澶州又葬其劍甲各二其一

史籍

卷二百一

七

于河中其一千大名者莫能原其旨也韓琦之志
盧光弼諱全播皆自康人也光弼狀貌雄偉無他才能全播
少敢有議畧而全播獨重光弼為人唐末羣盜起全播謂光
弼曰天下洶洶此真吾輩之時無徒守貧賤為也乃相與聚
眾為盜眾推全播為主全播曰諸君如欲成功當得良帥盧
公堂真君等主也眾謀諸之全播怒投劍斬木曰不從吾
令者如此木眾乃立光弼為帥因攻王潮取其虔詔二州光
弼遣弟光睦攻潮州光睦好勇輕進全播度必敗乃設伏以
待光睦果敗走潮人追之全播邀擊大敗之遂取潮州劉岩
以兵數萬攻虔州光弼懼全播告知劉岩易與爾乃選精
兵萬人伏山谷中陽治戰地于山告岩戰期以老弱五千
出戰偽北岩追之伏發岩大敗九劉第戰功全播悉推諸將
光弼益賢之眾初江南嶺表悉為吳與南漢分據光弼獨請
命于京師願通道路輸貢賦太祖為置百勝軍以光弼為防
禦使開平五年光弼病以符印屬全播全播不受光弼卒全
播立其子延昌延昌好遊獵為其將聚求所殺求心忌全播
全播稱疾不出求乃自立請命于眾拜求防禦使求病死
其將李彥圖自立全播遂稱疾為杜門不出彥圖使人覘其
動靜全播為篤疾狀以彥圖死州人相率詣全播請之全
播乃起遣使請命于眾拜防禦使全播治虔州七年有善政

陽隆道劉信破虔州以全播歸廣慶卒年八十五

以五代通鑑主戰傳之略全舊

軍傳高安人為小校黃巢攻掠江淮所在盜起豫州縣傳以州兵擊賊破之遂逐觀察使自稱留後唐以洪州為鎮南軍拜傳節度使時危全諷韓師德等分據撫吉諸州傳以兵攻之皆擒命獨全諷不下乃率兵圍之夜中城內火起諸將請急攻之傳曰吾聞君子不迫人之危乃掃地祭天禱城再拜祝曰全諷不降非民之罪願天止火全諷聞之明日遂聽命傳居江西三十餘年拜太保中許今封南平王傳卒子匡時自稱留後養子延規與匡時爭乙兵于楊渚渚遣秦裴攻

史籍 卷二百一十 匡時匡時敗被執江西遂入

趙匡時蔡州人父德諱事秦宗樞為中州刺史梁太祖攻蔡州宗樞敗德諱以山南東道七州降梁太祖表為河陽保義義昌三節度行軍司馬會其兵以攻蔡州破之德諱卒匡時自立雷彥恭據荆南匡時遣弟匡明逐彥恭太祖表匡時荆襄節度使以匡明為荆南留後時唐衰藩鎮不復貢獻獨匡疑兄弟貢賦不絕昭宗嘗欲都襄陽依匡疑以自全及太祖執昭宗將代唐恐匡疑兄弟不從遣使告之匡疑對使者流涕曰受唐恩深不敢有他志全忠怒出兵攻之匡疑弟匡明大破汴軍於鄆州因勸匡疑與王建連和及成汴敗匡疑取

江陵表匡明為荆南留後全忠以其兵分可圖使楊師厚攻匡疑自將繼之匡疑以兵二萬溯江戰大敗乃焚州單舸夜奔楊行密匡疑至廣陵行密戲之曰君在荆鎮輕車重馬歲輸于梁今敗乃歸我乎匡疑曰僕世為唐臣歲時職貢非輸賊也今以不從賊之故力屈歸公惟公生死之耳行密厚遇之行密死楊渚相不禮之渚方宴食青梅匡疑曰勿多食發小兒熱諸將以為楊渚遷匡疑于海陵後為徐溫所殺楊師厚攻荆南匡明亦謀奔行密于承規曰昔諸葛亮兄弟分仕二國若適揚州是自取疑也匡明乃趨成都王建待以賓禮授武信軍節度使卒

史籍 卷二百一十 朱宣宋州人為軍校諱曹全

朱宣宋州人為軍校諱曹全後唐僖宗拜宣天平軍節度指揮使全屢死軍中推宣為主後唐僖宗拜宣天平軍節度使梁太祖鎮宣武以兄事宣太祖新就鎮兵力尚少為秦宗權所困乞兵于宣宣與從弟璉以兗郛之兵救汴大破蔡兵太祖已取滑州欲并吞諸鎮宣璉既還乃馳檄兗郛言宣璉誘軍卒以東發兵攻之遂為敵國苦戰曹漢聞時梁東攻徐州西有蔡賊北敵強晉宣璉兄弟自相首尾然卒為梁所滅乾寧四年宣敗走中都為葛從周所執斬之

留後僖宗拜瑾泰寧軍節度使瑾與宣破秦宗權於汴州梁太祖責其誘軍卒以歸遣朱珍攻瑾取曹州又攻濮州而太祖自攻鄆瑾兄弟往來相救凡十餘年大小數十戰屢相勝敗太祖得瑾兄瓊及宣將賀瓊將至城下告瑾曰朱宣敗矣瓊等已降不如早自歸瑾偽曰諾遣牙將持書幣詣軍門請降太祖大喜至延壽門與瑾交語瑾曰願得瓊來送符印太祖信之遣客將劉捍送瓊往瑾伏壯士橋下單騎迎瓊揮手語捍曰請瓊獨來瓊前壯士擒之遂閉城責瓊先降斬之擲其首城外太祖度不可下乃召兵圍之瑾嬰城自守與葛從周戰城下兵屢敗宣亦敗於中乃乞兵於晉晉遣李承嗣

史緯

卷一百一十

七

以騎兵五千救之太祖已破宣遇突瑊城中食盡與承嗣掠食豐沛間梁兵奄至瑾將以英以城降瑾率麾下兵走沂州刺史尹處質不納又走海川梁兵急追之乃奔于淮南楊行密聞瑾求大喜解玉帶贈之表瑾武軍軍節度使梁遣龐師古攻淮南行密遣瑾大破梁兵於清口斬師古行密死渥隆演繼立皆年少徐溫與其子知訓專政畏瑾欲除之瑾不自安嘗遣愛妾候知訓家知訓強通之妾歸自訴瑾益不平屢勸隆演誅徐氏以去國患隆演不能為知訓出瑾為靜淮軍節度使瑾將行召知訓夜飲明日知訓過瑾謝瑾延之升堂見其妻陶氏知訓方拜瑾以笏擊路之伏兵自戶突出

殺之瑾以二惡馬繫庭中知訓入釋馬使相踉蹌故外人莫同其變瑾携其首馳見隆演曰今日為吳除患矣隆演曰此事非吾敢知速起入內瑾忿擲其首提劍而出府門已闔因踰垣折其足瑾顧路窮大呼曰吾為吳國除害以一身死之復何恨遂自刎徐知誥在潤州聞亂起廣陵族瑾妻陶氏臨刑而泣其妾曰何為泣乎今行見公矣陶氏收淚欣然就葬聞者哀之瑾名重吳人畏之其死也尸之廣陵北門路人私瘞之時多病瘵取瑾墓土以水服之病輒愈更益新土漸成高墳徐溫惡之發其尸置於雷公塘後溫病夢瑾挽弓射之溫懼掘其骨葬塘側立廟王瑾嘗病疽醫者視之色

史緯

卷一百一十

七

懼瑾曰但理之吾非以病死者也

史籍卷二百十一

五代史六

列傳

雜傳



王師範青州人父敬武爲平盧軍牙將無樣人洪霸節爲盜齊棣間師度安師儒遣敬武擊破之敬武反兵逐師儒自稱留後都統王鐸承制拜敬武師度使敬武卒師範立尚幼其棣州刺史張蟾叛昭宗拜崔安潛爲平盧節度使師範不受代蟾迎安潛入棣州師範遣其將盧洪攻蟾洪反襲青州師範陽爲好辭遣人迎語洪曰吾幼未能任事賴諸君共持之

史籍

卷二百十一

若顧先人使不絕其祀君之惠也不然願賜死於先墓洪以師範無能爲不爲備師範使其僕劉鄩設伏明日洪來師範出迎入坐鄩斬之盡殺其兵急攻棣州破張蟾安潛奔歸京師昭宗拜師範節度使師範好儒學聚書至萬卷性孝謹于法無所私舅薛殺入其家訴之師範厚賂謝之訴者不置師範曰法非我所取亂乃攝擄罪母恚師範立堂下日三四至不得見三年拜省戶外以青州父母之邦每縣令至具威儀入謁令固辭師範遣吏挾坐拜廷中或言不可荅曰吾敬先世且示子孫不忘本也梁太祖聞昭宗於鳳翔宦官韓全諱矯詔召諸鎮兵以擊梁詔至青州師範泣曰諸鎮所以藩扞

天子今天子危辱吾雖力不足當成敗以之遣劉鄩與其弟師魯分攻兗密諸州令張居厚以壯士二百爲與夫伏兵與中西馳梁軍稱青州使者聘梁欲劫殺太祖居厚至華州州將妻敬思疑其有異破與視之居厚劫殺敬思攻城不克見流劉鄩取兗州師範遣兵入河南徐鄆諸州皆起兵攻梁梁太祖自鳳翔東還遣朱友寧攻師範楊行密使王茂章以兵二萬合師範攻密州破之以張訓爲刺史還青州去城十五里而屯友寧攻博昌城陷屠之遂圍登州茂章不救以驕之城破友寧負勝攻別屯茂章度汴軍怠與師範合擊友寧於石樓斬其首全忠恕悉軍二十萬倍道至茂章閉營伺軍解

史籍

卷二百十一

二

毀壁出關還與諸將飲訖復戰全忠望見歎曰吾有將如是天下不足平也退屯臨淄茂章飲軍而南使李虔裕以五百人爲後拒茂章解衣臥虔裕諱曰追至矣茂章曰吾與敵決死虔裕固諫茂章乃去已而追至虔裕一軍皆覆全忠見虔裕欲釋之瞋目大罵而死張訓召諸將謀曰汴人至師少何以待之衆請焚之而去訓不聽乃封府藏下縣門密引兵去汴軍見府庫完備之不追全忠復遣楊師厚攻師範屯於臨胸師範以兵迫之師厚閉壘不出遣人宣言曰梁兵糧絕當還軍師範以爲然遣師魯悉兵攻之師厚不戰師魯兵退師厚追擊大敗之遂傳其城而梁別將劉重霸下棣州師範乃

降素服乘輿詣太祖請罪。太祖待以客禮。表師範河陽節度使。太祖即位。授右金吾衛上將軍。居於洛陽。太祖心欲誅之。未有所發。太祖謂子封王。宴於宮中。友寧妻泣曰。陛下化家為國。諸子皆得封。妾夫得以戰死。奈何。人猶在朝廷。太祖奮然執手曰。吾幾為此賊。隨人就洛陽族誅之。使者至。先掘坑於外。乃入告之。師範設席。與其族飲。謂使者曰。死人之所不免。况有罪乎。然恐少長失序。下愧先人。酒半。命以次起。就戮於坑所。聞者哀之。同光三年。贈太尉。茂章後歸梁。為招討使。卒。師範茂章同殺友寧師範族誅茂章死幸也

李罕之。項城人。力兼數人。少讀書。不成。去為僧。以其無賴。所

往皆不容。乃乞食酸漿市。市中人皆不與。罕之擲鉢於地。裂其衣去。為盜。黃巢起。曹漢罕之往依之。巢北渡江。罕之自歸於高駢。駢表為光州刺史。秦宗權攻光州。罕之不能守。走項城。收其餘眾。依諸葛真於河陽。真降唐。拜東面招討使。以攻宗權。與表罕之河南尹。東都留守。秦宗權遣孫儒攻河南。罕之西走。經池。儒燒官園。擄掠而去。諸葛真死。其將劉經立表。子仲方。仲方年少。事皆任經。經慮罕之難制。攻之。罕之返擊。走經。追至汜水。經遁。張言拒之。言與罕之合攻河陽。為經所敗。退保懷州。孫儒陷洛陽。仲方奔於梁。梁兵擊走儒。罕之舉取河陽。言取河南。皆附於梁。罕之與言皆與相與交。言

為盟。誓同休戚。罕之性奇暴。失士心。而言善治軍旅。教民積聚。罕之用兵。言常供給其乏。罕之求取無已。言不能輸。罕之咎其軍吏。言怒。罕之攻晉絳。言夜襲河陽。罕之奔晉。晉表罕之澤州刺史。使李存孝助罕之攻言。言求救于梁。罕之敗歸。日鈔偵。孟圓。費人為食。居民屯聚。摩雲山。罕之攻破之。立柵其上。號曰李摩雲。時晉御地山東。倚罕之為扞蔽。李茂貞犯京師。克用至渭北。僖宗以克用為都統。表罕之為副。破王行瑜。加檢校太尉。罕之自以有功於晉。謂克用愛將。蓋寓曰。自吾脫身河陽。賴晉容我。未有以報之。今行老矣。苦王見憐。與一小鎮。使休兵養疾。幸也。寓言之。克用克用不對。佗日。諸鎮

擇守將。不及罕之。罕之益快快。寓以告克用。克用曰。吾於罕之。豈惜一鎮。然庸勳之性。飽則颺矣。光化元年。潞州薛志勳卒。罕之入潞州。使人啓晉王曰。志勳已死。新帥未立。所以然者。備佗盜耳。克用大怒。遣李嗣昭攻之。襲澤州。拘罕之。家屬送太原。罕之攻沁州。執晉守將馬廐等。送於梁。以乞兵。梁太祖遣丁會襲之。會入潞州。以罕之為河陽節度使。宋至。罕之子。願與莊宗甚。罕之背晉歸梁。晉王欲殺願。莊宗與之駿馬。使逃去。梁太祖得願。大喜。使與友倫將兵衛昭宗。末帝誅友圭。願與其謀。拜澶州刺史。事唐。歷右領軍衛上將軍。卒。孟方立。邢州人。唐廣明中。潞州節度使高鄩攻諸葛真於河

陽遣方立將兵出天井關為先鋒。郭為其將劉廣所逐。廣為亂軍所殺。方立聞亂。引兵入據潞州。唐因為昭義軍節度使。昭義節制澤潞邢洛磁五州。治于潞州。方立以潞州山川高險。而人俗勁悍。自劉稹以來。常逐其帥而已。邢人也。因徙其軍於邢州。潞人怨之。因以澤潞二州歸於晉。晉數遣李存孝出兵以攻山東三州之人。俘掠殆盡。無復耕桑者。累年方立以孤城自守。求救于梁。梁方東事充鄴。不能救。方立復乞兵于王鎔。鎔許之。方立遣其將吳忠信攻晉澤州。而鎔以佗故不能出兵。忠信大敗。晉兵乘勝攻之。方立將石元佐為晉將安金俊所得。金俊厚遇之。間以攻邢之策。元佐曰。方立善守。而邢州城堅。攻之徒傷士卒。宜攻磁州。方立來救。可以敗也。金俊以為然。軍于涂水。方立果帥兵來救。為金俊所敗。馳入邢州。閉壁不復出。城中食且盡。方立夜出巡城。號令守者。守者皆不應。方立知不可為。乃飲醖而卒。其弟逌為留後。求救于梁。梁太祖遣王虔裕將騎兵三百助逌守。逌執虔裕降。晉晉徙逌族于太原。以為澤潞節度使。天復元年。梁遣氏叔琮攻晉。出天井關。逌降。為梁鄉道。攻太原不克。叔琮軍還。以逌歸于梁。梁太祖惡其反覆。殺之。

趙犖。青州人。幼與華兒戲。部分行伍。指顧如將帥。諸大兒皆聽其節度。其父叔文見之。驚曰。大吾門者此兒也。為忠武軍。

都虞候王仙芝將犯東都。華舉敗之。仙芝乃南去。已而黃巢起。所在州縣往往陷賊。陳州豪傑詣忠武軍求華為刺史。以自保。忠武軍表華陳州刺史。巢酋長安華語將吏曰。巢終必敗。敗必東走吾州。當其衝。乃治城池為守。備還民六十里內。皆入城中。遷其子弟。第置以兵甲。以其弟昶為將。巢敗東走。遣孟楷據項城。昶破擒之。巢大怒。會秦宗榘以蔡州附巢。巢勢甚盛。悉其衆圍華。置春磨。磨人肉以為食。陳人大恐。華語其下曰。吾家三世陳將。必能保此。爾曹男子當於死中求生。建功立業。必不因此時。陳人皆踴躍。巢城北三里為八仙營。起宮闕。置百官。聚糧餉。欲以久敵之。其兵號二十萬。陳州舊有巨弩數百。皆廢壞。後生弩工不能用。朔創意。理之。弩矢激五百步。人馬皆洞。以故巢不敢近。以先擊近賊。夜縱死士取柩。以入。圍三百日。華食將盡。乃乞兵于梁。梁太祖會李克用救陳。華敗。巢將黃鄩于西華舉解去。梁太祖入陳州。壁兄弟迎謁甚恭。華陰賊太祖必成大事。降心屈迹。為自託之計。以舉獲已。因為太祖立生祠。朝夕拜謁。以其子華勳。太祖女長樂公主。秦宗榘亂。淮西陷二十餘州。而陳去秦最。近。華兄弟力拒之。卒不能下。後巢宗榘皆死。唐昭宗以陳州為忠武軍。拜華節度使。華已病。乃以位與其弟昶。數月卒。昶休兵課農。事梁尤謹。梁兵攻戰四方。昶饋餉供億。未嘗少懈。

祖卒，羽代立，羽求鄧艾故迹，決襄王陵，既民田，兄弟居陳二十餘年，陳人賴之。羽卒，陳人爲之罷市。犇子巖、梁駙馬都尉友珪弒太祖，末帝爲東都留守，巖如東都，末帝與之飲，以誠款告之。巖爲末帝謀，遣人約楊師厚起事，巖與袁象先以禁兵誅友珪，取傳國寶授末帝，末帝立爲戶部尚書、租庸使，與張茂傑居中用事。巖自以有功於梁，又尚公主，開唐駙馬杜宗位至將相，自奉豐盛，耻其不及，乃占天下良田大宅，亥刻向族，其門如市。租庸之物，半入其私，一飲食必費萬錢。先時魏州牙兵驕橫，羅紹威盡誅之，太祖崩，楊師厚逐羅氏，據魏州，復置牙兵二千人，末帝患之。師厚死，巖與判官邵贊議曰：

「曰：下邳漢矣。末帝大懼，復會相顧而泣，乃遣東都，遣不果。鎮州張文禮殺王銳，使人告梁曰：『臣已北召契丹，願梁以兵萬人出德棣州，則晉兵德矣。』敬翔以爲然，巖與漢傑以爲不可，乃止。其間王彥章用段凝，皆巖所爲也。莊宗兵將至汴，末帝惶惑，不知所爲，登建國樓，召問羣臣。或曰：『晉以孤軍遠來，勢難持久，雖使入汴，不能守也。宜幸洛陽保險，以召天下兵。』勝負未可知也。巖曰：『勢已如此，一下樓，何人可保？』末帝卒死於樓上。末帝性庸愚，以漢傑歸家，而巖嘗也，親信之大臣，老將皆切齒。末帝不悟，以至於此。當最用事時，許州溫籍尤曲事巖，巖謂左右曰：『吾待輔厚，今以急投之，必不幸。』吾爲利，乃投籍，籍斬其首以獻。莊宗滅梁，段凝棄書，盡誅其家屬，乃族滅之。嗚呼！禍福之理，豈可一哉？老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後之談禍福者，皆以其言爲至論，夫爲善而受福，焉得禍？爲惡而受禍，焉得福？惟君子之履非禍者，未必不爲福。小人之求非福者，未嘗不及福。此自然之理也。肇自以先見之明，廣結果太祖及其子孫，享其祿利，以爲得所託矣。安知其族卒與梁俱滅也？肇之求福於梁，蓋老氏之所謂禍，非君子之所求也。可不戒哉？」禍福固無常而肇

爲行襲均州人。唐末，山南盜孫喜以衆千人襲均州，刺史呂畢不能禦，行襲爲州校，陰遣勇士伏江南，獨樂小舟迎喜，曰：

州人間公至，皆欲歸順。然公兵多，民懼虜掠，以此驚擾，請留兵江北，獨以心腹數人從行。願為前導，以慰安州民事，可立定。喜以為然，乃留其兵江北，獨與行。襲渡江，喜方受軍吏迎，詢行襲擊，喜仆地斬之。伏兵盡殺從者，餘兵在江北，聞喜死，皆潰。遂逐呂舉，據均州。山南節度使劉巨容表行襲均州刺史，時僖宗在蜀，貢獻皆道山南，盜賊據長山，邀劫之行。襲被禁，賊以兵鎮谷口，逼秦蜀道。由此知名。李茂貞于龍孫守金州，行襲逐而據之。昭宗以金州為戎，昭軍拜行襲節度使。樂太祖聞昭宗於岐，中尉韓全誨遣中官郊文晏等召兵江，淮以拒太祖。行襲附樂，盡殺文晏等，行襲嚴酷少恩，而所至

唐威試其
之威天理
豈有不義

統軍太祖遣叔琮與李彥威弒昭宗，已而殺之。李彥威，許州人，梁太祖養以為子，曰朱友恭。昭宗遷洛，拜右龍虎統軍。昭宗在洛，為梁所迫，晉助傳檄，徵天下舉兵誅梁。太祖恐昭宗奔他鎮，以兵如河中，遣敬翔至洛，使彥威與叔琮等行。弒逆八月壬辰，彥威叔琮以龍武兵宿禁中，夜二鼓叩宮門奏事。夫人裴正一開門，驚曰：「奏事安得！」以兵入，龍武牙官史太殺之。趨叔蘭殿，問昭宗所在。昭宗方睡，起走。太持劍逐之。昭宗單衣旋柱而走。太劍及之。昭宗崩。計至河，中太祖陽驚投地號哭，罵曰：「奴輩負我，俾我被惡名於後世！」太祖至洛，還其姓名，與叔琮流嶺南，使張延範殺之。彥威臨刑大呼曰：「責我以滅口，其知天理何謂！」延範曰：「公行及矣，遂見殺。」莊宗時，得唐內人景姪，言當彥威等弒昭宗時，諸王宗屬數百人皆遇害，同為一坑，瘞於龍興寺北，請合為一冢收葬之。詔以漢王為首葬，以一品禮云。

李振抱其孫也，拜台州刺史。盜起，不果行。過梁，以策干太祖。太祖表振節度副使，兼奏事長安。宦官劉季述謀廢昭宗，遣其姪希正見振，曰：「主上嚴急，誅殺不辜，中尉懼及禍，將行廢立，請協力以定中外如何。」振毅然曰：「梁王方使大義尊天子，君等無為此不祥也。」振還，季述廢昭宗，幽之東宮，號太上皇。立皇太子裕為天子，詐為太上皇詔告太祖。太祖未知所為。

梁乃以賈
問振待友恭等宜如何振曰昔司馬氏殺魏君而誅成濟不

殺

新乃其孫
矣

史籍 卷一百一十一

士

振曰夫豎刁伊戾之亂所以爲朝者資也今閭宦作亂天子
危屏此正仗義立功之時太祖悟乃因季述使者遣振詣京
師見崔鳳謀出昭宗昭宗返正太祖執振手曰卿謀得之矣
王師範以青州降遣振往代之師範疑懼振曰何不問漢張
繡手繡與曹公爲敵然不歸袁紹而歸曹公者知其志大不
以私讐殺人也今梁王方欲成大事豈以舊怨害忠臣乎師
範乃歸梁昭宗遷洛振往來京師朝臣皆側目振視之若無
人小拂其怒譴誦隨之振一至京師朝廷必有貶降時人目
爲鳴梁太祖遣振與朱友恭氏叔琮謀弑昭宗昭宗崩太祖
問振待友恭等宜如何振曰昔司馬氏殺魏君而誅成濟不

梁人固以
振爲奇才

孔循不知何人也少孤流落汴州富人李讓開得之養以爲
子梁太祖鎮宣武以李讓爲養子循冒姓朱氏諸王乳母有
愛之者養循爲子其夫姓趙名殷衡循又冒姓趙昭宗東遷
洛陽太祖盡去天子左右以梁人代之殷衡爲宣徽使循爲

史籍 卷一百一十一

主

副使循與蔣玄暉張廷範等同弑昭宗後循與玄暉有隙
帝將有事于南郊循與王殷譏之曰玄暉私侍何太后與廷
範等奉天子郊天冀延唐祚且待諸侯助祭以謀興復太祖
大怒哀帝遣裴迥勞軍太祖見迥怒甚迥還哀帝不敢郊封
太祖魏王備九錫太祖不受玄暉與宰相柳璨馳至梁自解
璨曰自古王者之興必有封國唐所以不即遜位者當先建
國備九錫然後禪也太祖曰我不由九錫作天子可乎璨懼
馳去太祖遣循與王殷弑何太后因殺璨及玄暉廷範等以
循爲樞密副使事梁爲租庸使始改姓名孔循唐莊宗時知
汴州明宗自魏而南莊宗東出汜水循持兩端遣迎明宗於
北門迎莊宗於西門供帳牲餼其禮如一曰先至者人之明
宗先至遂納之明宗即位拜樞密使明宗幸汴州循留守東
都民有犯趙者循族其家循爲人梁侯險猾安重誨尤親信
之所言無不聽用明宗欲以皇子娶重誨女重誨以問循循
曰公爲樞密之臣不宜與皇子婚重誨乃止而循陰白明宗
求以女妻皇子明宗以宋王從厚娶循女重誨始惡其爲人
出爲忠武軍節度使卒

孫德昭五原人父惟最有材畧黃巢陷長安惟最率義兵千
人攻巢于咸陽與平州將益以兵二千賊破拜右金吾衛大
將軍朱玫亂京師僖宗幸興元惟最率兵擊賊遷鄆州節度

使留京師宿衛。鄆州將吏詣闕請惟最之鎮。京師民數萬。與神策軍遮留不得行。改判神策軍。號尾駕都。時京師數亂。百姓賴之。德昭以父任。為神策軍指揮使。劉季述廢昭宗。幽之東宮。宰相崔胤謀反正。陰求義士可共事者。德昭與孫承誦。黃從質。應鳳。書衣襟為盟。天復元年正月朔。未旦。季述將朝。德昭伏甲士道旁斬之。承誦等分殺餘黨。昭宗聞外。遣譚大。恐德昭馳至扣門曰。季述誅矣。請陛下反正。何皇后曰。可進。逆首德昭。謝其首入。昭宗乃信之。德昭破鎖出。昭宗御丹鳳。樓反正。賜姓李。與承誦從實皆拜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國形凌烟閣。留京師。號三使相。恩寵無比。時崔胤欲誅宦

史記

卷一百一十一

主

官外交梁以為恃。而宦官亦以李茂貞為扞蔽。梁岐交。十月。韓全海劫昭宗幸鳳翔。承誦從實。而德昭率兵衛胤保。東街。梁太祖德其附已。以龍鳳劍關羅紗遺之。表為同州留。後京師民請留。遂留為制置使。梁兵圍鳳翔。德昭以兵八千。屬太祖。太祖益善之。使先之洛陽。賜甲第一區。太祖即位。以為左衛大將軍。末帝時卒。承誦從實與宦者俱見殺。劉知俊。沛人也。少事時溥。溥與梁相攻。知俊率麾下二千人。降梁。太祖以為左開道指揮使。知俊姿貌雄傑。能披甲上馬。輪劍入陣。勇出諸將。嘗是時。劉開道名重軍中。表為匡國軍。節度使。邠州楊崇本攻雍州。時太祖方攻滄州。知俊不俟命。

與康懷英等擊崇本。斬賊二萬。獲馬三千匹。執其偏裨百人。延州高萬興叛。崇本降梁。太祖遣知俊會萬興攻下丹延鄜。坊四州。封大彭郡王。知俊功益高。太祖性猜忌。屢殺諸將。知俊不自安。太祖遣知俊攻邠州。知俊以軍食不給。未行。太祖幸河中。使宣徽使王殷召知俊。其弟知浣為親軍指揮使。遣人告知俊以不宜來。知俊遂叛。臣於李茂貞。攻雍華。執劉捍。太祖使人謂知俊曰。朕待卿至矣。何相負耶。知俊報曰。王重。師不負陛下。而族滅。臣非背德。乃畏死爾。太祖復使語曰。朕知卿以此自疑。吾誅重師。乃劉捍誤我。致卿至此。今捍已死。何不自歸。知俊不報。以兵斷潼關。太祖遣劉鄩攻之。知俊奔

史記

卷一百一十一

主

茂貞。茂貞地狹。無以處之。使西攻靈武。太祖遣康懷英攻邠。寧以牽之。知俊大敗懷英於昇平。茂貞以知俊為涇州節度。使使攻興元。取興鳳。關西。諸將忌其功。譏之。茂貞奪其軍。知俊乃奔蜀。王建以為武信軍節度使。使反攻茂貞。取秦鳳。階成四州。建待知俊甚厚。然亦忌其材。嘗謂其子曰。吾老且死。知俊非爾輩所能制。不如早圖之。建左右亦嫉其能。知俊色黑。其生歲在丑。建誅子以宗為名。乃構為謠言曰。黑牛出。圍櫻纒斷。建益惡之。遂見殺。天下雖大。無難制。乃分相。潼關三州。建昭德軍。以張筠為節度使。魏博貝

三州仍爲天雄軍以德倫爲節度使遣劉鄩以兵六萬渡河
聲言攻鎮定王彥章以騎兵五百入魏州屯金波亭以虞變
分魏牙兵之半入昭德德倫促牙兵上道親戚相訣哭聲盈
塗劾節度使張彥謂其衆曰朝廷以我軍府莊盛設法殘破
之我六州舊爲藩府未嘗遣出一旦離親戚去鄉里生不如
死乃相與夜攻金波亭彥章走魏兵攻牙城殺五百餘人統
德倫寢之樓上縱兵大掠末帝遣供奉官扈異馳至魏諭張
彥許以刺史彥謂異曰爲我報皇帝三軍不負朝廷朝廷負
三軍劉鄩無名所以亂耳但以六州還魏而詔劉鄩反兵皇
帝可以高枕異還言彥狂厭不足長宜促鄩擊之末帝使人

史

卷一百一十一

五

論彥以制置已定不可易使者三返彥怒召司空頤曰爲我
作奏若再依違則渡河虜之耳末帝優詔答之言王鎔死鎮
人請降遣鄩定鎮州非有佗也若魏不便之即召鄩還戒彥
勿生事彥通德倫奏請合魏博以德倫帝招討而召鄩還末
帝不許復以詔書諭之彥裂詔書抵于地曰愚主聽人穿鼻
難與共事乃迎德倫降晉德倫惶恐曰惟將軍命遣牙將曹
延隱奉書莊宗莊宗入魏德倫以彥逼已陰訴於莊宗莊宗
斬之徙德倫爲大同軍節度使至太原王檀攻太原德倫麾
下多奔檀監軍張承業懼德倫爲變殺之

康延孝代北人爲太原軍卒有罪以命於梁段凝軍于河上

以延孝爲先鋒指揮使延孝見末帝任用羣小知其必亡乃
以百騎奔唐見莊宗于朝城莊宗解御衣金帶以賜之拜博
州刺史兼招討指揮使莊宗屏人問梁事延孝言末帝懦弱
暗趙岐婦家張漢傑用事段凝姦邪以入金爲大帥宿將皆
出其下王彥章驍將也遣漢傑監其軍而制之小人進任忠
臣勇士皆見疎斥必亡之勢也莊宗復問答曰臣聞其議期
以仲冬大舉董璋以陝虢澤潞之衆出石會以攻太原霍彥
威以關西汝洛之兵掠邢洛以趨鎮定王彥章以京師禁衛
擊鄩州段凝以河上之軍當陛下莊宗初聞延孝言梁必亡
其喜及聞其將大舉懼曰吾將何以禦之延孝曰梁兵雖衆

史

卷一百一十一

六

分則無餘請待其既分以鐵騎五千自鄆趨汴出其不意情
其空虛不旬日天下定矣莊宗甚壯之後董璋等雖不出兵
而梁兵悉屬段凝于河上汴京無備莊宗用延孝策自鄆入
汴凡八日而滅梁賜姓名曰李紹瑛還保義軍節度使同光
三年征蜀以延孝爲先鋒排陣斬所使破鳳州取固鎮降興
州與王衍戰于三泉衍敗走斷吉柏江浮橋延孝造舟以渡
進取綿州衍斷綿江浮橋延孝謂招撫使李嚴曰吾遣軍千
里入人之國利在速戰乘衍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
後將迎降不暇若修繕橋梁必留數日使衍得閉關爲備則
勝負未可知也因與嚴乘馬浮江軍士隨之濟者千餘人遂

入鹿頭關下漢州居三日後軍始至衍果以蜀降延孝屯漢州以俟魏王繼發蜀平延孝功為多左廂馬步軍都指揮使董璋位在延孝下特見重於郭崇嘏崇嘏有軍事獨與璋計議而不問延孝延孝大怒責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僕趨相從反僂首郭公之門吾為都將獨不能以軍法斬公耶璋訴於崇嘏崇嘏表璋為東川節度使延孝愈怒曰吾冒白刃犯險阻以定兩川璋有何功而得旄節入見崇嘏言其不可崇嘏曰紹璞反耶敢違吾節度延孝懼而退明年崇嘏死延孝謂璋曰公復僂首何門耶璋求哀以免繼發班師命延孝以後軍殿至武連聞朱友謙無罪見殺友謙子公德在遂州

史綱

卷一百一十一

七

莊宗詔繼發誅之繼發不遵延孝而遵董璋延孝已自疑及過軍璋又不滿延孝大怒謂其下曰南平梁西取蜀其謀蓋出於郭公而攻城破敵者我也今郭公已死我豈得存且友謙與我俱背梁以歸唐友謙之禍次及我矣延孝部下多友謙舊將聞友謙死皆泣訴于軍門曰朱公無罪二百口被殺舊將皆從誅我等死必矣延孝遂擁其衆自劍州返入蜀自稱西川節度使馳檄蜀人數日之間衆至五萬繼發遣任圜以七千騎追之及于漢州會孟知祥至夾攻之延孝戰敗被擒載以檻車置酒軍中引檻車至坐上知祥酌大卮飲之謂曰公自梁朝脫身歸命遂擁節旄有平蜀之功何患不富

貴而入此檻車耶延孝曰郭公佐命之臣功在第一兵不血刃而取兩川一旦無罪閹門受戮顧如延孝何以保首領以此不敢歸朝耳延孝至鳳翔莊宗殺之

張全義臨漢人少以田家子役于縣縣令數困辱之因入黃巢賊中巢陷長安以全義為吏部尚書水運使巢敗事河陽諸葛爽爽死事其子仲方仲方為孫儒所逐全義據洛陽李罕之據河陽皆附於梁二人相得甚歡罕之性貪暴以寇鈔為事全義勤儉御軍有法督民耕殖罕之常乏食仰資全義全義不能厭其求二人間有隙罕之出兵攻晉絳全義襲取河陽罕之奔晉晉遣兵助罕之圍全義全義乞兵于梁梁

史綱

卷一百一十一

太

遣丁會等救之會謀曰罕之料吾兵少而來遠不敢渡九鼎且不虞吾之速至也出其不意兵家勝策也乃渡九鼎擊敗罕之於泇水晉軍解去梁以丁會守河陽全義為河南尹河南遭兵馬之後城邑殘破戶不滿百全義披荊棘耕殖躬載酒食勞民賦稅之間築南北二城以居之數年人物完盛梁太祖崩唐昭宗東遷繕理宮闈府庫皆全義之力也全義初名言昭宗賜名全義唐亡全義請改名太祖賜名宗與太祖猜忌晚年尤甚全義奉事益謹卒以自免梁與晉戰河北兵數敗全義蒐卒乘以補其缺太祖兵敗蒲縣道病還洛李全義會節閹避畧全義婦女皆迫淫之其子繼祥慙憤

梁齊私門
屠滅其家
足矣錄試
大罪而掩
可也

欲制刃太祖全義止之曰吾為李罕之所困啖木屑以為食
惟有一馬欲殺以餉軍死在朝夕而梁兵出之得至今日此
恩不可忘也繼祚乃止嘗有間全義於太祖者太祖召之其
意不測全義妻儲氏有口辯入見厲聲曰宗與種田叟爾守
河南三十年開荒墾土措拾財賦助陛下創業今年齒已衰
朽而陛下疑之何也太祖笑曰我無惡心姬勿多言累拜中
書令食邑萬三千戶兼領忠武陝虢鄆滑河陽節度使判六
軍諸衛事天下兵馬副元帥封魏王初全義為李罕之所敗
其弟全武為晉兵所得晉王給以田宅待之甚厚全義陰遣
人通問於太原及梁太祖入汴全義自洛來朝泥首待罪

史

卷二百十一

九

莊宗勢之日卿家弟能幸復相見全義俯伏感涕年老有足
疾遣人掖扶而登宴餽盡歡命皇子繼岌皇弟存紀等兄事
之全義請去梁所賜名復其故名厚賜劉皇后以自託初梁
末帝幸洛陽將祀天於南郊而不果其儀仗法物猶在全義
請幸洛陽曰南郊儀物已具莊宗大悅加太師尚書令明年
十一月莊宗幸洛陽南郊而禮物不具因改用來年二月不
以前誥責全義待之愈厚數幸其第命皇后拜全義為父莊
宗欲掘梁太祖墓斫棺戮尸全義謂梁雖讐敵屠滅其家足
以恨怨割棺之戮非王者以大度示天下也莊宗從之鏹去
桑闕而已全義監軍得李德裕平泉醴酒石德裕孫延古託

全義求之監軍忿然曰自黃巢亂後洛陽闕宅無復能守豈
獨平泉一石哉全義嘗在巢中以爲議已大怒奏殺監軍
時人寬之其聽訟以先訴者爲直民苦之趙在禮反於魏元
行欽討賊無功時郭崇韜朱友謙皆見殺明宗自鎮州來朝
處之私第莊宗疑之不遣欲自將討之大臣皆諫而言明宗
可將莊宗不許最後全義力言之莊宗乃從明宗至魏而反
全義以憂卒繼祚官上將軍晉高祖時與張從賓反於河陽
當族誅崇維翰之父嘗事全義有恩乞全活之乃止誅繼祚
及其妻子

史

卷二百十一

三

朱友謙許州人初名簡以卒謀澠池鎮有罪上去爲盜石潑
三荆間商旅行路皆苦之後爲陝州軍校節度使王珙爲人
嚴酷與其弟珂爭河中戰敗牙將李璠與友謙共殺珙附于
梁梁太祖表璠代珙友謙復攻之璠逃去梁太祖表友謙代
璠太祖攻李茂貞往來過陝友謙奉事尤謹請曰僕本無功
而富貴至此元帥之力也且幸同姓願更名以齒諸子太祖
憐之更名友謙錄以爲子太祖即位徙鎮河中還中書令封
冀王太祖遇弒友珪立加侍中友謙雖受命而心不平友珪
召友謙入親友謙不行乃附於晉友珪遣康懷英等擊友謙
晉王救之遇於解縣大敗之梁兵解去友謙會晉王于猗氏
醉寢晉王帳中晉王視之謂左右曰冀王貴人俱其臂短耳

末帝即位，友謙復臣于梁而不絕晉也。貞明六年，友謙逐同州節度使程全暉，求兼鎮。末帝不得已許之。制命未至，友謙叛，始絕梁而附晉。末帝遣劉鄩討之，鄩為李存審所敗。晉封友謙西平王。莊宗入洛，友謙來朝，賜姓名曰李繼麟，賜子鉅萬，加守太師，尚書令，賜鐵券，恕死罪。以其子令德為遂州節度使，令錫忠武軍節度使，諸子及將校為刺史者十餘人。恩寵之盛，無與為比。時宦官伶人用事，求賂于友謙，友謙不能給。用事者皆怒，唐兵伐蜀，友謙聞其精兵，命其子令德將以從軍。及郭崇韜見殺，伶人景進言唐兵初出，時友謙以為討已，閱兵自備。又言友謙與崇韜通謀，崇韜反于蜀，以友謙為內應。友謙見崇韜死，謀與存又為之報讐。莊宗初不信，伶人宦官日夜以為言。友謙聞之大恐，將入朝，以自明。將吏勸其毋行。友謙曰：「郭公有大功於國，而以讒死，我不自明，誰為我言者？」乃單車入朝。景進使人告友謙反，莊宗遣朱守殷夜以兵圍其館，殺之，復其姓名，詔魏王繼岌殺令德於遂州。王恩同殺令錫於許州。夏魯奇族其家屬於河中，魯奇至友謙妻張氏，出鐵券示魯奇曰：「此皇帝所賜也，不知為何言？」魯奇不能答。乃率其屬二百餘口見魯奇曰：「朱氏宗族當死，願無道及平人，別其婢僕百人，以其族百口就刑。」友謙部將史武等七人皆族誅，天下冤之。

史錄

卷一百一十

主

袁象先，宋州人。父敬初，尚梁太祖妹萬安長公主。太祖即位，以象先為馬步軍都指揮使。友珪弑太祖自立，末帝留守東都，以大事謀于趙巖、嚴日，但得楊令公一言諭禁軍，則事可立成。末帝遣人之魏州，以謀告楊師厚。師厚遣裨將王舜賢至洛陽與象先謀。象先許諾，時龍驤將軍劉重遇戍懷州，作亂。友珪遣霍彥威敗之于邠陵，餘兵奔散，捕之甚急。末帝召龍驤軍在東京者告之曰：「上以重遇故，欲盡召龍驤軍至洛而誅之，偽為友珪詔書示之。龍驤軍恐懼，因告之曰：友珪就父與君天下之賊也，爾能趨洛陽擒之，可轉禍為福也。」軍士踴躍曰：「王言是也。」即擁末帝為主，向京師。象先聞之，引禁軍入宮，殺友珪。末帝即位，拜宣武軍節度使。在宋州十餘年，誅飲其民積貨千萬。莊宗滅梁，象先來朝，釐其資數十萬，賂劉皇后及將相伶官宦者。由是內外稱其為人。莊宗待之甚厚，賜姓名李紹安，改宣武軍為歸德軍，曰為卿設也。遣還鎮。卒，象先二子，正辭、刺史。曠周世宗時，為橫海軍節度使。象先財產數十萬，邸舍四千間，其卒不以分曠，而悉與正辭。唐廢帝時，正辭獻錢五萬緡，領衛州刺史。晉高祖立，復獻五萬緡，求為真刺史。拜雄州刺史。州在吐蕃界中，正辭不欲行，復獻錢數萬乃得免。不勝其念，以衣帶自經，家人救之而止。出帝時，又獻錢三萬緡，銀萬兩，出帝欲與一內郡，旋卒。正辭積錢盈

史錄

卷一百一十

主

疑梁國
非臣侯
非野手

室中嘗有聲如牛人以爲妖勸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物
之有聲求其同類爾益以錢必止聞者笑之

段疑開封人事梁太祖爲軍巡使以其妹內太祖妹有色爲
美人疑檢巧善說迎人意又以妹故太祖漸親信之爲鄆州
刺史使監兵於河上李振承請罷之太祖曰疑未有罪振曰
待其有罪社稷凶矣太祖終不罷也莊宗下魏博與梁相距
河上梁以王彥章爲招討使疑爲副末帝昏亂小人趙巖張
漢傑用事疑依附爲彥章爲招討使三日用奇計破唐德
勝南城疑與彥章各上其功巖等從中匿彥章功狀悉歸其
功於疑疑因納金巖等求代彥章末帝以疑爲招討使軍于

王村唐下鄆州疑自醢東決河東注鄆以隔絕唐軍號復駕

水莊宗自鄆趨汴汴兵悉屬疑京師無備遣張漢倫馳騎召
疑于河上漢倫中道墜馬傷不能進梁遂以疑率精兵五萬
降唐莊宗賜以錦袍御馬明日疑奏故梁彥章趙巖張漢傑
等十餘人侮弄權柄殘害生靈請皆族之疑出入唐朝無愧
色見唐將相皆倖若倡優因伶人景進納賂劉皇后以求恩
寵莊宗甚親愛之賜姓名曰李紹欽以爲秦寧軍節度使居
月餘用庫錢數十萬有司請責其償莊宗釋之郭崇韜固以
爲不可莊宗怒曰朕爲卿所制卿不自白由卒釋之疑謂事李
紹宏趙在禮反紹宏請以疑招討疑所請偏裨皆其故黨莊

宗疑之乃止明宗即位流遼州賜死

周知裕字好問幽州人爲劉仁恭騎將仁恭爲其子守光所
囚知裕去事守光兄守文守光又攻殺守文乃與張萬進立
守文子延祚守光殺延祚以其子繼威代之知裕與萬進殺
繼威俱奔於梁梁太祖得知裕喜甚爲置歸化軍以知裕爲
指揮使凡與晉戰所獲及背晉歸梁之兵皆以隸知裕梁晉
相距十餘年權堅陷陣歸化一軍爲最莊宗入汴知裕軍河
上聞梁兵欲自殺賣客止之乃降莊宗待之尤隆諸將嫉其
寵因獵射之知裕走以免莊宗殺射者以知裕爲房州刺史
明宗時爲安州留後安州近淮俗惡病人父母有疾置之佗

室以竹竿繫飲食委之至死不近知裕教以父子之道由是

其俗稍革召爲右神武統軍卒
陸思鐸澶州人事梁爲拱辰左廂都指揮使梁晉相距河上
思鐸鏖其姓名於箭箬以射晉軍矢中莊宗馬鞍莊宗拔矢
見思鐸姓名奇之其後滅梁思鐸謁見莊宗由矢以示之思
鐸伏地請死莊宗慰而起之拜龍虎右廂都指揮使晉高祖
時爲陳州刺史卒思鐸在陳有善政臨終戒其子曰陳人愛
我我死則非焉遂葬于陳州
霍彥威幽州人少遭兵亂梁將霍存掠得之養以爲子從存
征戰中矢眇其一目事梁爲鄆軍節度使李茂貞遣劉知俊

攻邠州，彥威固守踰年，每獲知俊兵，必縱還之。知俊德之後，不復攻。徙陝州，莊宗滅梁，彥威來朝。莊宗置酒，故梁崇元殿，彥威與梁將段凝、袁象先等皆在。莊宗酒酣，舉酒屬明宗，指彥威等曰：「此皆前日之勍敵，今侍吾飲，卿之功也。」彥威等惶恐伏地請死。莊宗勞之曰：「吾勸總管飲，卿無畏也。」賜姓名曰李紹真，徙鎮武寧。趙在禮反，彥威別討趙太於邢州，破之。還以兵屬明宗，討在禮。從馬直軍吏張破敗，率眾縱火焚營，譁呼。明宗叱之曰：「自吾為帥十餘年，何負爾輩？」今城破在旦夕，乃立功名取富貴之時，爾輩天子親軍，返效賊耶？」軍士曰：「城中戍卒思歸而不得耳。」天子不垂原有，且聞破魏之後，欲盡坑魏博諸軍，某等初無叛心，而欲死耳。今宜與城中合勢，擊退諸鎮之兵，請天子帝河南，令公帝河北，明帝涕泣諭之。亂兵環立而呼曰：「今公不帝河北，則他人有之。」我輩狼虎，豈識尊卑？彥威與安重誨勸明宗許之。明宗入城，與在禮合，在外之兵皆潰去。獨彥威所將五千人營西北隅，不動。居二日，明宗復出，與彥威之魏縣謀欲還鎮州。彥威重誨勸明宗以兵南向，莊宗崩，明宗入洛。彥威率羣臣勸進，內外機事皆決于彥威。彥威與段凝溫籍有隙，擅捕下獄，將殺之。重誨曰：「疑籍之惡，天下所知，然主上方平內難，以恩信示人，豈公報讐之時？」彥威乃止。明宗即位，賜凝籍死。彥威徙鎮平盧，朱守殷

反伏誅。彥威遣使者馳騎獻兩箭為賀。明宗賜兩箭以報之。夷狄之法，起兵令眾以傳箭為號，令非下得施於上也。其不知禮如此。登州淳于晏舉明經及第，遭世亂，依彥威。彥威嘗戰敗，脫身走，麾下逃散，獨晏徒步以一劍從之。伏莽棘間，以危彥威，高其義，所歷方鎮常辟以自從。家事無大小皆決於晏。彥威以故少過失，當時諸鎮皆稱晏以勵實屬。天成三年，彥威卒，明宗方微聞之，涕泣還宮，終其月不舉樂。贈太師，房知溫取丘人隸魏州為指揮使，莊宗取魏博，賜姓李氏，名紹英，以為澶州刺史。成瓦橋關，明宗自魏反，兵南向，知溫逃赴之，拜奉寧軍節度使，遷招討使，屯盧臺。明宗遣烏震代知溫，效節軍將龍旺等殺震，效節軍即魏州軍。趙在禮之亂，此軍為之也。明宗立，在禮鎮天雄軍，以魏軍素驕，懼禍求解去。明宗以皇子從榮代在禮，遣魏效節九指揮北戍盧臺。軍發之日，不給兵甲，惟以長竿繫旗幟，表隊伍。軍士頗自疑。明宗遣烏震代知溫，知溫意甚不樂。盧臺戍軍夾水東西為兩寨，魏軍在東寨，震與知溫會飲。效節軍亂，謀於門外。知溫即乘馬而出，亂軍擊殺震，執壽留知溫。知溫給曰：「騎兵皆在西寨，今獨步軍恐無能為也。」知溫即驅馬登舟，渡河入西寨，以騎軍盡殺亂軍。明宗誅其家屬于魏州。凡九指揮三千餘家，數萬口，驅至漳水上殺之。漳水為之變色。魏之騎兵於是而盡。

明宗知變自知溫起釋而不問歷鎮武寧天平平盧初明宗為招討使而知溫為副使廢帝以裨將事知溫甚謹後因杯酒失意及廢帝起兵鳳翔廢帝出奔知溫有窺覷之意謂其司馬李中曰吾有錢數屋養兵數千因時建義功必有成中請依表而西以覲之冲至京師廢帝已即位冲奉表稱賀冲還勸知溫入朝廢帝待之甚厚及還鎮封東平王知溫在鎮厚飲其民積貲鉅萬治第青州南城以聲妓出入游嬉不恤政事天福元年卒于家臨獻其父錢三萬緡絹布三萬疋金百兩銀千兩茶千五百斤絲十萬兩拜沂州刺史

王晏球洛陽人少遇亂汴州富人杜氏得之養以為子梁太祖鎮宣武選富家子之材武者置之帳下就屬子都晏球側

儻有大節為屬子都指揮使未帝即位遷龍驤四軍都指揮使帝遣提生將李霸將千人戍楊劉霸夜作亂自水門入縱火大譟以長竿縛布沃油燒建國門晏球聞亂不俟命率龍驤五百騎擊之之登樓見而呼之晏球曰請陛下嚴守宮城而責臣破賊運明盡殺之梁晉軍河上以晏球為馬步軍都指揮使莊宗入汴晏球以兵追之聞未帝已崩乃降莊宗賜姓名曰李紹度拜齊州防禦使戍瓦橋關明宗兵發遣人招晏球晏球從至洛陽拜歸德軍節度使定州王都反以晏球為招討使與宣徽南院使張延朗討之都遣人招契丹契

丹遣禿餒將萬騎救都晏球聞禿餒兵且來留張延朗屯新樂自逆於望都而契丹從佗道入與都擊延朗延朗大敗收餘兵與晏球趨曲陽都乘勝追之晏球至水次方坐胡牀指揮都眾掩至晏球與左右十餘人射之都眾稍却而後軍亦至晏球立高岡曉令諸將皆用短兵回顧者斬禿餒攻其左高行珪攻其右中軍騎士抱馬項墮入都軍都大敗自曲陽至定州橫尸棄甲六十餘里都與禿餒入城不敢復出契丹又遣楊隱以七千騎益都晏球擊之於唐河追至滿城斬首二千級獲馬千匹契丹自中因多故竊於北方中國之兵常契丹者未嘗少得志自晏球敗禿餒走楊隱其餘眾奔潰

投村落村落之人所在擊殺之無復遺類楊隱與數騎走至幽州趙德鈞擒送京師明宗下詔責契丹契丹數遣使至中國求歸楊隱等辭甚卑遜輒斬其使以絕之於是時中國之威幾於大震晏球攻定州久不克明宗數遣人促其破賊晏球以為未可急攻其偏將朱弘昭張虔釗以晏球為怯乃進兵果敗殺傷三千餘人由是諸將不敢復言晏球休士卒食定州之民悉以俵祿具牛酒日與諸將高會久之城中食盡都出其民萬餘人與禿餒謀決開以走不果其將馬讓能以賊降都自焚死晏球為將有幾畧善撫士卒其擊禿餒既因敗以為功諸將欲乘勝取都晏球返獨不動卒以持久敵之

此自後思之報也

自天成三年四月都反明年二月始克之軍中未嘗戮一人拜天平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卒

安重霸雲州人事晉王得罪奔蜀重霸殺諸多智善事人王衍立少年宦者王承休川軍重霸與相結勸承休求鎮秦州衍以承休為節度使重霸為副使重霸多取秦州花木獻衍請衍東遊唐兵伐蜀承休大恐以問重霸重霸曰劍門天下之險雖有精兵不能過也然公受國恩聞難不可不赴願與公俱西承休信之整軍將發秦人送之帳飲城外酒罷承休上道重霸立承休馬前辭曰秦隴不可失願留為公守承休業已上道無如之何唐軍破蜀重霸以秦成階三州降明宗

史籍

卷二百一十一

光

以為閬州團練使廢帝時鎮大同罷歸卒

王守恩榆社人父建立晉高祖時封韓王家子潞守恩以舊為衛將軍請急歸潞而契丹滅晉耶義節度使張從恩與守恩姻家以守恩權守潞州而從恩入見契丹守恩割其家貲以潞州降漢漢高祖以為西京留守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周太祖為樞密使將白文珂等西平三叛還過洛陽守恩以使相自處肩輿出迎太祖怒即以頭子命文珂代守恩為副守守恩方坐於客館以俟見吏報新留守視事於府矣守恩不知所為遂罷去奉朝請于京師隱帝殺史弘肇等召羣臣上殿恩諭之羣臣恐懼無敢言者獨守恩前對曰陛下始雖

校馬善遊通以資定何益

史籍

卷二百一十一

平

覺矣聞者皆縮頸顯德中為左金吾衛上將軍卒嗚呼道德仁義所以為治而法制網紀所以維持之也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至蕩然無復網紀而後大亂從之文珂守恩皆位兼將相漢大臣也而周太祖以一樞密使頭子易置之如更戊卒是時太祖與漢未有間隙之端而其所為如此何哉蓋習為常事故發于喜怒願指之間而文珂不敢違守恩不得拒太祖既處之不疑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上下安然不以為怪豈非法制網紀壞亂已久相習而至於此歟是以善治天下者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也可不戒哉

康福蔚州人事晉王為偏將莊宗曰吾家以羊馬為生福狀貌類胡人而豐厚宜羊馬乃令福牧馬於相州為小馬坊使通年馬大蕃滋明宗自魏過相州福以馬二千匹歸命明宗軍勢由是益盛明宗立拜飛龍使福善諸戎語明宗常召入便殿訪以外事福輒為蕃語以對樞密使安重誨惡之戒福曰無妄奏事當斬汝福懼求外任靈武韓洙死重誨以靈武漢入夷境軍帥多遇害乃拜福河西軍節度使福入見明宗涕泣言為重誨所擠明宗令重誨為福更佗鎮重誨曰禍無功效而建節旌其敢有所擇耶明宗怒謂福曰吾嘗遣兵覆汝可無憂令將軍牛知柔以兵衛福行至方渠羌夷出邀福福擊走之至青岡峽遇雪福登山望見川谷中烟火吐蕃數

千帳居峽中，不覺福之至。福分其兵為三道，襲之吐蕃，棄車帳而走，追殺殆盡，獲其王璫綾錦羊馬甚衆，威聲大振。福居靈武三歲，歲常豐稔，有馬千駟，蕃夷畏服。言者謂福有異志，重誨言福必負朝廷。明宗遣人謂福曰：「我何少汝而欲負我？」福言：「受國恩深，有死無二。」乞還朝，不許。福章再上，即隨而至。徙鎮彰義，晉高祖時，徙鎮河中，卒。福世本夷狄，而夷狄貴沙陀，而賤奚，福常有疾，寮佐入問，見其錦衾，或曰：「錦衾爛兮，福間之。」怒曰：「我沙陀種也，安得謂我為奚？」問者笑之。

郭延魯，沁州人，父饒，事晉以軍功為沁州刺史，有惠政。州人思之，延魯以馬步軍都指揮使遷復州刺史，歎曰：「吾先君為

史

卷二百一十一

七

沁州民到于今思之。吾今幸為刺史，其敢忘先君之志，以廉平自勵，秩滿州人乞留，不許。遷道舉號，徙單州刺史，卒。官時刺史皆以軍功拜，言事者謂方民力困敝之時，不宜以刺史任武夫，恃功驕縱為害不細。而延魯父子以善政特聞焉。其從簡陳州人，世本屠羊，從簡事晉為軍校，莊宗與梁對陣，梁軍有執大旗出入陣間者，莊宗望見之，歎曰：「彼猛士，誰能為我取之？」從簡請往，莊宗惜之，從簡潛率數騎馳入梁軍，奪其旗而還。軍中皆歡噪，莊宗大悅，賜與甚厚。嘗中流矢，鏃入髀骨，命工取之，工欲擊其骨，人皆以為不可，從簡命擊之，工遂疑不下，從簡叱使亟擊，見者皆不勝其毒，從簡言笑自若。

為人剛暴難制，莊宗每優容之。明宗立，遷蔡州防禦使，嘗戒之曰：「富貴可惜，汝不能守也。先帝能貧爾，吾恐不能從簡不。」明宗亦不之責。廢帝舉兵于鳳翔，從簡與諸鎮兵圍之，兵資從簡東走，被執。廢帝責其不降，從簡曰：「事主不敗，二心廢帝釋之，拜棣州團練使。晉高祖起兵太原，廢帝將親征，召為招討副使，從至河陽。廢帝還洛陽，從簡降晉，歷鎮忠武武寧。從簡好食人肉，所至潛捕民間小兒以食。許州富人有主帶欲之而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二卒踰垣入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歎息因告之，使速以帶獻，踰垣而去。不知所之。」以馬等傳下

史

卷二百一十一

七

張筠，海州人，世以貨為商賈，事梁拜宣徽使，末帝分汴泗衛三州為昭德軍，以筠為節度使。由是魏博軍叛，梁以筠事唐為京兆尹，從魏王繼岌伐蜀，蜀平，筠鎮興元。筠嘗有疾，不見將吏，副使符彥琳入問疾，筠辭不見。彥琳疑筠已死，請出牌印，筠怒收彥琳下獄，以反聞。明宗知彥琳無反狀，釋之，徙筠為西京留守，戒守者不內。筠至長安，不得入，乃朝京師，以為左統衛上將軍，筠弟終，守京兆尹，魏王繼岌班師至興平，而明宗自魏起，京師大亂，終拒繼岌，繼岌自殺，初為代康懷英為永平節度使，懷英死，筠掠其家資，又於唐故宮掘地多得金寶，偏將侯莫陳威與溫韜，唐諸陵分得寶

晉綽以事殺威而取之。魏王繼發死，錢悉取其行囊。王衍至秦州，莊宗遣向延嗣殺之。延嗣盡得衍珍寶，明宗卽位，遣人誅宦者，延嗣以命蜀之珍寶，錢又取之。兄弟皆貧，萬爲人好，施予以其富，故所至不爲聚歛。民賴以安，而錢嘗酒食，郿晉出帝時，以將軍市馬於回鶻，坐馬不中式，有司理其直，鬱鬱而卒。綽居洛陽，擡其費以酒色，聲妓自娛，十餘年而卒。人謂之地仙，嗚呼！魏王繼發班師，錢何爲拒之不使之東？平世百所使而爲之乎？然明宗於符彥超，濫以爲德，而待錢無所厚，此其可疑也。或好亂之臣，望風而響應乎？使錢不斷浮橋而繼發得以兵東，明宗未必能自立也。繼發之死，由錢之拒其所繫者豈小哉。

史緯

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李周內丘人，爲捕賊將，以勇聞。梁晉兵爭山東，蔡盜充斥，行者必以兵衛。盧岳徙家太原，舍逆旅，傍徨不敢進。周憐而送之，至西山，有盜從林中射岳中其馬。周大呼曰：「吾在此，孰敢爾？」盜聞其聲，曰：「此李周也。」遂散去。周送岳至太原，岳謂之曰：「吾少學星曆，且工相人，子方顯隆準，眉目疎敞，身長七尺，其將相也。吾占天象，吾必有天下，子宜聞事晉，以圖富貴。」周以母老辭歸。及晉王樹兵青山口，周思岳言，乃歸晉。晉王以周爲匡霸指揮使，守楊劉，周勇而善守，能與士卒同甘苦。梁人破得勝，東擊楊劉，以巨艦絕河，斷晉餉援。周遣人馳見莊

宗求救，請日行百里以赴。莊宗笑曰：「周爲我守，何憂？」日行六十里，且行且獵。曰：「周非梁將，可敵也。」比至，周已絕糧三日。莊宗以巨棧積薪沃油，順流縱火焚梁艦。梁兵解去，歷武信軍節度使，所至多善政。晉出帝時，爲開封尹卒。

史緯

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史緯卷二百十二

五代史七

列傳

雜傳

劉處讓涪州人爲秦寧張萬進牙將萬進叛梁附晉梁遣劉
鄩討之萬進遣處讓求救于晉晉王方與梁相距未能出兵
處讓乃於軍門截耳號訴曰萬進所以見圖者以附晉故也
奈何不顧其急苟不出兵願請死晉王壯之曰義士也爲之
發兵未渡河而萬進爲梁所敗處讓因留事晉莊宗卽位爲
左驍衛大將軍晉高祖立歷宜散南院使范延光反高祖命
史緯

史緯卷二百十二

楊光遠爲招討使以處讓兼其軍事延光平唐制樞密使以
宦者爲之自梁用敬翔李振至莊宗始用武臣而樞密將相
高祖時以宰相兼樞密李振兼樞密使處讓與宦者心不平
光遠討范延光有所求請高祖頗被抑之處讓言此非上意
乃維翰等嫉公耳及兵罷光遠見高祖訴維翰等沮已高祖
不得已罷維翰等以處讓爲樞密使處讓在職多不稱旨及
丁母憂高祖遣樞密使處讓起復爲右金吾衛上將軍李
震希崇蜀人也通左氏春秋爲劉守光備將皮平州樊丹陷
平州得希崇知其儒者也以爲盧龍行軍司馬明宗時盧文
進自平州以歸唐契丹以希崇代文進爲平州節度使遣其

希崇乃從
如此

親將以三百騎隨之廣將喜其爲人監稱忠希崇因與麾下
謀南歸皆言兵多糧不得脫希崇曰虜兵守我者三百騎而
殺其將兵必散走平州去虜帳千餘里待彼聞變而召兵吾
等在漢界矣衆曰善明日虜將謁希崇希崇飲之以酒殺之
兵皆潰去希崇率其麾下得生口二萬南歸明宗嘉之拜
武節度使靈州地接戎狄餽道常苦抄掠希崇乃開屯田教
士耕種省轉饋而軍足食明宗下詔褒美希崇撫養士卒招
輯輿落回鶻瓜沙皆遣使入貢居四城上書求還內地徙鎮
鄯軍晉高祖立復拜靈武節度使希崇歎曰吾當老死邊徼
豈非命邪希崇事母孝朝夕上食必侍立左右微悞乃退不
史緯

史緯卷二百十二

喜聲色好讀書願知星曆天福三年月掩畢口大星希崇歎
曰畢口大星邊將也我其當之乎明年卒
皇甫遇其定人事唐爲武勝軍節度使苛暴誅飲資佐多解
官逃去以避其禍仕晉爲馬軍都指揮使開運二年契丹寇
西山遣先鋒趙延壽圍鎮州杜重威不敢出戰延壽攻破樂
城等九縣南至邢州時廢除出帝與近臣飲酒過量得疾不
能出征乃遣行營都監張從恩會馬全節安審琦及遇等襲
之從恩陣漳河南遣遇與慕容彥超率數千騎前視虜過渡
河逢虜數萬轉戰十餘里爲虜所困遇馬中箭而踣得其僕
杜知敏馬乘之以戰知敏爲虜所擒遇謂彥超曰知敏義士

不可失之。即與彥超馳入虜中。之而還。虜兵與遇。戰自午至未。解而復合。益出生兵。勢甚盛。遇謂彥超曰。今日之勢。戰與走。爾戰。尚或生走。則死也。諸將怪遇視虜無報。皆謂已陷矣。已而馳騎報遇。被圍。安審琦渡河赴之。詣軍從而北。虜望見救兵來。解去。遇與審琦等收兵而南。契丹亦北去。時契丹兵深入。人馬俱乏。其還也。諸將不能追。虜因得解去。三年。以杜重威為都招討使。遇為右廂都指揮使。屯於中渡。重威陰送款。契丹伏兵幕中。召諸將列坐。告以降虜。諸將愕然。不能對。重威出降表。遇等僞首以大書名。說虜兵解甲出降。契丹遂遣與張彥澤先入京師。遇至平棘。絕吭而死。嗚呼。晉亡而

數萬歸唐。明宗以為安遠軍節度使。晉高祖立。與契丹約為父子。文進不自安。殺其司馬馮知兆。副使杜重貴送款於李昇。昇遣兵迎之。文進在鎮。有善政。兵民愛之。其將行也。從數騎至營中。別將士告以避契丹之意。將士皆涕泣。乃南奔。昇以文進為宣潤節度使。文進身長七尺。狀貌偉然。其弟契丹也。數引契丹攻掠幽薊之間。虜其人民。教契丹以中國工作。契丹由此益強。為唐患者十餘年。及其南奔。屈身晦迹。務為恭謹。接文士。常若不足。其所談論。朝廷儀制臺閣故事而已。未嘗言兵。為左衛上將軍卒。

李金全其先吐渾人。天成中。為彰武軍節度使。務為貪暴。罷歸。獻馬數十匹。居數日。又以獻。明宗曰。卿患馬多耶。何進獻之數也。卿在澤州。無乃以馬為事乎。金全慚。久之。為右衛上將軍。晉高祖時。安州屯防指揮使王暉殺節度使周瑒。高祖遣金全將騎兵千人以往。下詔曰。暉降。以為唐州刺史。又信簡諭安州。不幾一人。日成金全曰。無失吾信。金全未至。襄州安從進意暉必走江南。以精兵遮其要路。暉聞金全來。果南走。為從進所殺。暉殺瑒時。大掠城中三日。金全利其貨物。因誅其將武克和等。殺之。克和呼曰。王暉首亂。猶賜之信誓。以為刺史。我等何罪。反見殺耶。若朝廷之命。何以示信。苟將軍違詔殺降。亦必不免也。高祖不能詰。即以金全為安遠軍節

度使都押衙胡漢榮用事所為不法高祖選廉吏賈仁沼代
之而召漢榮漢榮教金全雷已不遣其客龐令圖諫曰仁沼
昔事王晏球晏球攻王都於中山都遣善射者射晏球中兜
牟仁沼從後引弓射善射者一發而斃晏球求其人欲厚賞
之仁沼終不言都敗晏球遣仁沼獻捷京師賜與甚厚悉分
故人親戚之貧者此天下之忠臣廉士也為人如此豈有為
人謀而不善者乎宜納仁沼而遣漢榮漢榮使人夜殺令圖
仁沼高祖以馬全節代金全仁沼子欲詣京師訴冤漢榮懼
說金全曰天子以全節代公是召公討賊也金全遂叛送款
于李昇高祖遣全節討之昇將李承裕人安州昇以金全為

史緯 卷二百十二

五

天威統軍漢隱帝時李守貞反河中乞兵於昇昇使金全出
沐陽金全以謂達不相及乃止後不知其所終
王弘贊不知何人為衛州刺史詔王從珂反推兵至陝愍帝
以百餘騎出奔未至衛州遇晉高祖驕呵前導愍帝遣左右
叱之對曰成德軍節度使石敬瑭也愍帝下馬慟哭謂敬瑭
曰勝王反康義誠等皆叛我無所恃長公主教我逆爾于路
高祖曰衛州刺史王弘贊爾將也請就國之即馳騎前見弘
贊曰主上危迫何以圖全弘贊曰天子出居自古有之然將
相軍衛從乎曰無也弘贊歎曰所謂大厦將顛非一木所支
今萬乘之主以百騎出奔將相軍衛無從者人心去就可知

敬瑭者忠
臣也

高祖是

矣雖欲興復其可得乎即與高祖上謁於驛舍高祖具以弘
贊語自愍帝弓箭庫使沙守榮奔弘進前曰主上明宗愛子
公愛塔也公於此時不能報國而以大臣衛士為辭公欲助
賊反耶抽佩刀刺高祖高祖親將陳脾杆之守榮與驍戰死
弘進自刎高祖盡殺帝從兵歸當於驛而去弘贊奉帝居
于州屏弘贊令酒家獻酒愍帝見之大驚遽殞于地久而蘇
弘贊曰此酒家也獻酒以慰無親愍帝受之由是日獻一爵
弘贊子為殿直廢帝立遣密旨賜至弘贊因使酒家獻之
愍帝飲而不疑遂崩弘贊事晉為光祿卿奉
劉審交文安人仕唐為慈州刺史晉高祖即位分戶部度支

史緯

卷二百十二

本

隨錢為三使度餘三司益煩弊乃復合為一拜審交三司使
議者請檢天下民田宜得益租審交曰租有定額而天下此
年無閒田不必檢也遂止民賴以不擾契丹犯京師蕭翰
而去翰召許王從益守京師漢高祖起義太原從益召高行
周以拒高祖行周不至從益母王淑妃與羣臣謀迎高祖成
謂燕兵在京師者猶數千可以城守議未決審交進曰臣燕
人也嘗為燕謀然事勢不可為也太妃語是從益乃遣人迎
高祖高祖至罷審交不用隱帝時為汝州防禦使有善政卒
于州州人聚哭柩前上禮乞開葬近郊使民得歲時祠祭詔
有明大臣起祠立碑

高行周，馮州人。父思繼，見弟三人，以武勇雄於北邊，為幽州李匡威戍將。匡威為其弟匡儔所篡，晉王將討之，謀曰：「高思繼兄弟在孔嶺關，有兵三千，此後患也，不如遣人招之。」思繼為吾川，則事無不成矣。乃遣人招思繼兄弟，燕俗重氣義，思繼等聞晉為匡威報讐，欣然從之。為晉兵前鋒，匡儔聞思繼兄弟歸晉，乃棄城走。克用以劉仁恭守幽州，以思繼為中軍都指揮使。兄某為先鋒都指揮使，弟某為後軍都指揮使。兄弟分掌燕兵，克用臨訣謂仁恭曰：「思繼兄弟勢傾一方，為燕患者必高氏也，宜善防之。」幽晉兵千人為仁恭衛，晉兵多犯法，思繼等誅之，克用以責仁恭。仁恭以高氏為言，由是晉誅

初，兵無所得，乃潰去。行珪追殺之，因誣延策同反，并殺其子。天下冤之。行珪卒于鎮，行周初隸明宗為裨將，趙德鈞謂明宗曰：「此子貌厚而小心，他日必大貴，可善待之。」梁晉軍河上，明宗東築鄆州，行周將前軍，行遇雨，軍中欲止不進，行周曰：「此天贊我也。」鄂人持雨不備，出其不意，取之必矣。即夜馳涉，遂取之。莊宗滅梁，遷絳州刺史。明宗立，遷振武軍節度使。晉高祖時，徙鎮歸德。契丹滅晉，留蕭翰守汴，翰棄去，召唐許王從善入汴，而漢高祖起太原，從善遣人召行周將以拒漢。行周數日，哀世難輔，見賊手不行，漢高祖入京師，徙行周鎮天平，封臨清王。周太祖立，封齊王卒。

太祖入京師軍士悉取其財而殺之

馮驥魏州人董璋反東川驥從晉高祖討璋軍至劍門兵守不得入驥從它道出其左殺蜀守兵始盡拜魏州刺史天福中范延光反于魏州驥入於魏為延光守已而出降拜重武軍節度使重武自明宗已後市馬罷聚招來部族給賜軍士歲用度支錢六千萬自關以西轉輸供給民不堪役流亡甚衆晉嗣王壽之聞氏羌剽掠道路商旅行必以兵驥至推以恩信部族懷惠止息侵奪廣屯田以省轉餉治倉庫亭館千餘間皆出俸錢民不加賦管内大治晉高祖下詔書褒美堂頃拓我產超最為大族諸族嚮背以為去就驥至彥超來謁中書

卷一百一十二

九

路驥論之獨所殺一族求戰與戰敗之諸族遂不敢動驥至重武撫綏邊部十餘年恩信大著封陳留王廣順三年卒皇市驥衛州人為魏軍卒戍瓦橋關歲滿當代歸爾也貝州時莊宗失政天下離心驥驍勇無賴夜博軍中不勝乃與其徒謀為亂劫部將楊仁晟曰唐能破梁而得天下者以得魏而盡有河北之兵也魏軍甲不去體馬不解鞍者十餘年天下已定天子不念魏軍久戍之勞去家咫尺不得相見今將士思歸不可遏公當與我俱行不幸天子怒吾軍則坐據一州足以起事仁晟曰是何計之過也今英主在上天下一家精甲銳兵數百十萬公等各有家屬何故出此不祥之言軍史

卷一百一十二

十

士知不可強遂斬之推一小校為主不從又斬之乃攜二首以詣驥將趙在禮在禮從之夜焚貝州入於魏在禮以驥為馬步軍都指揮使驥擁甲士數百騎大掠城中至一民家問其姓曰姓國驥曰吾當破國盡殺之又至一家問其姓曰姓萬驥曰吾殺萬家足矣又盡殺之及明宗入魏與在禮合謀莊宗之禍自驥始明宗即位拜陳州刺史晉天福中以衛將軍居京師在禮罷鎮來朝驥往候之曰公起甘陵卒成大事遂擁節旄然事由我發也公今富貴能卹我乎不然禍起坐中在禮懼遁出器械數千與之仍為驥置酒驥飲畢不謝而去久之為密州刺史契丹犯關驥率州人奔下江南李景以

為奉化軍節度使鎮江州周師征淮景以驛為應援使屯清
流園為周師所敗并其部監姚鳳皆被擒世宗召見驛金瘡
被重哀之賜以金帶鞍馬數日卒拜鳳左屯衛上將軍

唐景思泰州人漢高祖時為汾淮巡檢漢法詔而史弘肇用
景思以告許綬人景思家奴嘗有所求不如意告弘肇言景
思私蓄兵甲與李景交通弘肇遣吏將騎往收景思奴謂吏
曰景思勇者也得則殺之不然將失之吏至景思迎前以兩
手抱吏呼冤請詣獄自理吏引奴與景思駭景思曰我家在
此請索之有錢十千為受外賂有甲一屬為私蓄兵吏索之
雖一索而軍籍糧簿而已吏問而竟之王知權亦景思僕也

史籍 卷一百一十二

在京師聞景思被害乃見弘肇顧下伏明景思不反弘肇義
之送至獄中勞以酒食景思械就道顏毫之人隨至京師具
劄之弘肇鞠其奴具伏斬奴而釋景思周師伐淮南以景思
為濠州行判史戰傷卒

王進良鄉人為人勇悍走及奔馬少聚徒為盜符彥超招置
麾下彥超鎮安遠軍遣進馳奏京師明宗怪其來速詰其足
力以建寧衛指揮漢高祖鎮河東以進從每有急遣進馳至
京師進返不過五六日由是親愛之從周太祖起魏應彰德
京師度使卒贈大師嗚呼予述舊史至王進之事未嘗不廢
書而歎曰其哉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與俱勇夫悍卒

各裂土地封侯王何異豺狼之牧斯人也雖其附託遭遇出
於一時之幸然猶必橫身抵敵非有百夫之勇則必一日之
勞至如進者徒以疾足善走而求旋師何其甚歟夫名器之
用臨時為重輕世治則君子居之而重世亂則小人得之而
輕五代為國長者不過十餘年短者五六年或四三年天下
之人視易君代主如更戍長無異其下者乎如王進輩亦
何足道哉易之否泰君子小人常相上下視在上者如進等
則其時賢人君子之在下者可勝道哉

王峻安陽人少以善歌事梁節度使張筠祖庸使趙嚴過筠
家筠命峻歌佐酒嚴見而悅之時嚴方用事筠因以趙嚴樂
史籍 卷一百一十二

王峻誅峻流落民間久之事三司使張延朗晉高祖滅唐殺
延朗悉以貨產賜漢高祖峻因事漢累遷宣徽北院使周太
祖鎮天維峻為監軍應帝殺大臣弘肇等又遣人殺周太
祖及峻峻與太祖舉兵犯京師太祖監國拜峻樞密使太祖
遣趙道運湘陰公贊至宋州而蔡王信在許州峻遣部崇馬
輝率兵之二州以伺變遂幽贊而殺信太祖立拜峻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劉晏攻晉州以峻為都部署峻至陝
州留不進太祖遣趙守素諭峻欲親征峻謂守素曰晉州城
堅不可下而劉晏兵銳亦未可當臣所以留此者非快也蓋
有待而陛下新即位門方藩鎮未有威德以加之豈宜輕舉

兗州慕容彦超反迹已露若陛下出汜水則彥超入京師不
事何以待之守素馳還具道峻言太祖已下詔西征聞之遂
正峻軍出絳州前鋒報過棠院峻喜曰棠院晉絳之險也更
不分兵扼之使吾過此可知其必敗也是間周兵至解去諸
將欲追之峻猶豫不決明日遣騎追不及而還峻與太祖
起于魏自謂佐命之功以天下爲已任凡所論請事無大小
期於必得前不如意言色不遜太祖每優容之峻年長太祖
二歲太祖呼爲兄或稱其字峻益驕橫郭仁海李重進等皆
太祖改前將太祖初卽位謙抑未進用峻心忌之未解樞
密以候上意太祖慰勞之峻發書詣鎮求保薦諸鎮上峻書

史籍

卷一百一十二

主

太祖大駭峻連章求解遂不視事太祖遣近臣召之曰卿若
不出吾當自往候卿峻曰車駕若來是致臣於不測也峻尚
未出樞密直學士陳同與峻相善太祖遣同召峻同還奏曰
峻意少解請陛下聲言嚴駕若將幸之則峻必出矣太祖便
從之峻聞太祖且來乃馳入謁峻於樞密院起視事極其
華信請太祖臨幸賜予甚厚後太祖於內閣起一小殿峻曰
宮室已多何用此爲太祖曰樞密院屋不少卿亦何必自作
峻慚不能對峻爲樞密使兼宰相求兼領平盧又借左藏庫
綾萬疋太祖皆勉從之又請用顏衍陳同代李穀范質爲相
太祖曰進退宰相豈可舍李當徐思之峻論請不已語漸不

進日亭午太祖未食峻爭不去時寒食假太祖曰俟假開當
爲卿行峻乃退太祖遂不能忍明日御便殿召百官入太祖
見宰相泣曰峻凌朕不能忍遂囚之貶商州司馬卒峻已黜
太祖以峻監修國史意其所書不實因取日曆讀之史官奏
禁中事非外所知懼以漏落得罪請命近臣錄禁中事付史
館乃命樞密直學士就樞密院錄送史館

范延光臨漳人唐明宗時爲宣徽南院使明宗幸汴州節度
使朱守殷以爲圖已開城反延光曰守殷反迹始見若緩之
使得爲計則城堅而難近乘人之無備者莫若急攻請騎兵
五百馳至城下以神速破之乃疾馳自暮至夜半行二百里

史籍

卷一百一十二

南

戰于城下遂明明宗亦至汴兵望見天子乘輿乃開門延光
先入守殷巷戰殺傷甚衆守殷死與趙延壽並爲樞密使明
宗問延光馬數幾何對曰騎軍三萬五千明宗撫髯歎曰吾
居兵間四十年自太祖時馬不過七千莊宗取河北與梁戰
河上馬幾萬匹今有馬三萬五千匹而不能一天下吾老矣
馬多何益延光曰臣嘗計一馬之費可養步卒五人三萬匹
馬十五萬兵之食也明宗曰肥馬而瘠人此吾所愧也夏州
李仁福卒其子襲超自立明宗遣安從進代之襲超不受代
攻之不克隰州刺史劉遵凝馳驛獻策言絳銀二州之人皆
有內附之意請除二刺史以招降之延光曰王師問罪本在

袁超夏州若破綏銀豈足道哉若不破夏州袁雖得不能守也遂疑又請自馳入說袁超出降延光曰萬一失之遂疑不足惜所惜者朝廷大體也時王叔妃用事遂疑兄弟劉鄩之子所言無不聽大臣以妃故不敢爭獨延光沮止之明宗有疾不能視朝京師之人詢與議藏嵐山谷有司不能禁或勸延光以嚴法制之延光曰制動當以靜宜少待之已而明宗疾少間京師遂定時秦王握兵驕甚羣臣多屬意於潞王延光與延壽懼禍及求罷去明宗再三留之二人辭益堅繼之以泣明宗不得已乃罷之而用朱弘昭馮贊為樞密使延光出鎮成德已而秦王見誅明宗崩潞王反弒愍帝唐室大亂弘昭贊皆死廢帝復召延光為樞密使天雄軍亂逐節度使劉延壽遣延光討平之以為天雄軍節度使延光嘗夢大蛇白麟入其腹半人而掣去之以問術士張生張生贊曰蛇龍類也龍入腹中王者之兆也張生自延光徵時言其必貴延光素神之以為然由是畜異志晉高祖起太原廢帝遣延光以兵二萬屯遼州與趙延壽犄角延壽降延光獨不降高祖即位延光賀表又後至其女為廢帝子重美妃以此懷反側高祖封延光臨清王以慰其心初成德節度董溫其為契丹所虜衙內指揮使秘憂悉殺其家取其貲財鉅萬計晉高祖以憂為齊州防禦使道出于魏延光伏兵境上伺獲至

殺之悉取其貲以成卒誤殺間延光雖不自安而反意未決會得暴疾牙將孫銳陰召澶州刺史馮暉入城迫之天福二年延光反遣孫銳馮暉以兵二萬拒黎陽掠滑衛高祖聞延光用銳等以反笑曰吾雖不武嘗從明宗取天下攻堅破強多矣如延光已非我敵况銳等兒戲邪乃幸汴州遣招討使楊光遠攻之銳輕脫無謀以媚女十餘自隨張蓋操扇酣歌飲食自若軍士苦熱皆不為用光遠誘銳等渡河半濟而擊之兵多溺死銳輒走入魏閉壁不敢出延光遣牙將王知新歸表自歸高祖不見延光又附楊光遠表請降不報延光遂堅守晉以箭書二百射城中悉赦魏人謀能斬延光者魏城陷之逾年不克師老糧盡宗正丞石昂上書請赦延光願入說而降之高祖亦悔三年使謁者入魏赦延光謂之曰許卿不死矣若降而殺之何以享國延光謀於副使李式式曰上上教信明義許之不死則不死矣延光乃降封東平郡王天平軍節度使賜鐵券居數月來朝自慚請老以太子太師致仕居京師歲時宴見高祖待之與羣臣無間然心不欲使在京師遣宣徽使劉處讓載酒夜過延光因曰適契丹使至北河皇帝問魏博叛臣何在恐晉不能制當鎮以來免為中國患延光泣下不知所為處讓曰當請至洛陽以避契丹使延光曰陽光遠留守河南吾之舊也吾有田宅在河陽可

以往乎處讓曰可也乃挈其帑歸河陽輜重盈路光遠利其
 賁因奏延光反覆姦臣若不圖之非北走胡則南走越請拘
 之洛陽高祖未決光遠兼鎮河陽其子承勳知州事言之使
 自裁延光曰天子賜我鐵券許不死何得如此乃驅至浮橋
 推墮水死盡取其賁以延光自投水聞高祖不問高之輟朝
 贈太師詔許歸葬已葬墓自崩破其棺梲頭顱皆碎初祕璽
 殺董溫其取其賁延光又殺璽而取之終以賁爲光遠所殺
 而光遠亦不能免也延光反時以邢州人李彥珣爲步軍都
 監使之守城楊光遠取其母至城下以招之彥珣自射殺之
 及延光降高祖以彥珣爲房州刺史大臣言彥珣殺母當誅
 高祖以赦之已行不可失信後坐職誅
 安重榮朔州人善騎射爲長武巡邊指揮使晉高祖起太原
 使張顓陰招重榮其母兄以爲不可謀殺顓以止之重榮曰
 吾當爲母卜之乃立一箭百步而射之曰石公爲天子則中
 一發輒中又立一箭而射之曰吾爲節度使則中一發又中
 其母兄乃許之重榮以巡邊千騎入太原高祖卽位拜重榮
 成德軍節度使重榮雖武夫而曉吏事其下不能欺有夫婦
 訟其子不孝者重榮拔劍授其父使殺之其父泣曰不忍也
 其母從傍詬罵奪其劍而逐之問之乃繼母也重榮叱出從
 後射殺之重榮起于軍卒暴富貴見唐廢帝晉高祖自藩侯

得因晉謂人曰天子軍有種邪兵強馬壯者爲之則雖貧具
 志未育以祭也高祖與契丹約爲父子契丹驕甚高祖之
 愈謹重榮憤然謂謂中國以尊夷狄固已敵之民充無厭之
 欲此萬世恥也數以此非高祖契丹使者往來過鎮州重榮
 箕踞慢罵不爲之禮或執殺之吐渾白氏後屬契丹苦其暴
 虐重榮誘之入塞契丹數遣使責高祖高祖對使者鞠躬俯
 首受責爲好詞以自解而姑息重榮不能詰遣供奉官張澄
 以兵二千搜索并鎮忻代山谷中吐渾悉驅出塞吐渾去而
 復來重榮卒納之招集亡命謀民種粟食馬萬匹日益驕橫
 殺指揮使賈章誣之以反章女尚幼欲舍之女曰吾家三十
 口皆死於兵存者特吾與父爾今父死吾何忍獨生遂殺之
 鎮人高買女之烈而知重榮之必敗也重榮僭僭以金貨不
 足貴刻王爲魚佩之娶二妻高祖並加封爵契丹使者搜剽
 過鎮重榮執之以輕騎掠幽州南境之民處之博野乃上表
 曰臣昨據燕吐渾白承福等領本族三萬餘帳自應州來奔
 又據生吐渾潭契苾雨突厥三部南北將沙陀安慶九府等
 各領其族牛羊車帳甲馬七八路來奔具言契丹殘虐掠取
 生口半焉自二月已後號令諸蕃無固強壯辦具軍裝期以
 上伏南向諸蕃部誠恐上天不祐敗滅家族願先自歸其諸
 部勝兵衆可十萬又據汾河窟嶺山前後遠近諸族首領

遣人送契丹所授告身職牒與契丹歸款皆說危告訴願治
其甲以報怨又據朔州節度副使趙崇殺節度使劉山以城
來降竊以諸蕃不招呼而自至朔州不攻伐而自歸雖係人
情盡由天意又念簡藩諸將本自勲勞久居富貴發身虜塞
酷虐不勝企足朝廷恩歸可諒荷開傳報必盡創其表數
千言又為書遣朝廷大臣四方藩鎮以契丹可取為言高祖
詔報重榮曰前世與虜和親皆所以為天下計今吾以天下
臣之兩以一鎮抗之大小不等母自辱焉重榮謂晉無如我
何反意遂決重榮雖以契丹為言反陰遣人與幽州節度使
劉勣相結契丹亦利晉多事秋而獻之以虜中國彼不知怒

史記卷一百一十二

九

於重榮重榮將反其母以為不可重榮曰請為母卜之指掌
下旗竿龍口仰射之曰吾有天下則中之一發而中其母乃
許饒陽令劉綬獻水鳥五色重榮曰鳳也書之後渾使人為
大鐵瓶以獻誑其民曰卿有神指人視死饒陽郡君出則
以為前驅鎮州城門鐵胡人無故頭自落重榮小字鐵胡其
惡之然不悟也安從進反於襄陽重榮亦舉兵反鎮州早雖
重榮聚饑民數萬壁以營鄆聲言入魏行至宗城被家提高
祖遣杜重威逆之兵接其將趙彥之與重榮有隙卷旗以各
晉軍鎧甲鞍轡皆裝以銀晉軍不知來降爭殺而分之重榮
聞彥之降大懼遂退兵皆潰是冬大寒潰兵見殺及凍死無

遣重榮與十餘騎奔還重威兵至城下重榮裨將白城東水
張門引官軍入殺二萬餘人重榮與吐渾數百騎守牙城重
威擒斬之高祖命漆其首送於契丹改威德軍為順德鎮州
日恒州云

安從進振武人愍帝時為侍衛馬軍都指揮路王反于鳳翔
從進殺樞密使馮贊送款於從珂清泰中鎮山南東道晉高
祖即位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取天下不順常姑息藩
鎮而藩鎮之臣心慕高祖所為謂舉可成事故在位七年而
反者六起從進最後反然皆不免也自范延光反從進裔異
志恃江為險招集亡命益置兵馬南方貢輸道出襄陽者輒

史記卷一百一十二

十

留之遞遞商旅皆照以克軍與安重榮陰相結託高祖患之
謀從進使人謂曰東平王建方所還鄉里已徙上黨朕慮
晉州以待卿卿誠樂行朕即降制從進報曰移青州在漢南
晉州起任高祖亦優容之其子弘超為京苑副使從進請賜
告還不還王令謙潘知祥從進牙將也事從進最久知其必
敗切諫之從進使弘超與令謙遊南山酒酣推墮崖死安重
榮反高祖幸鄆鄭王重貴留守京師宰相和凝曰陛下幸鄆
從進若反奈何高祖曰卿將何以待之凝曰先人者所以奪
人也願為空名宣勅十數通長鄭王有急則命將以往從進
聞高祖北遂殺知祥以反鄭王即以宣勅授李建崇討之從

進攻鄧州不克，遇建崇大駭，以為神速，遂大敗，以數十騎奔還襄陽。高祖遣高行周圍之，逾年糧盡，從進自焚死，執其子弘受及其將佐四十三人送京師，斬之，贈令謙忠州刺史，知麟州刺史。

楊光遠，沙陀人，為唐莊宗騎將，與契丹戰，折其一臂。光遠病，禿折臂不通文字，然辯智長於吏事。明宗時為媽囉真易四州刺史，以治稱。唐兵破王都于中山，得契丹大將蕭剌等，契丹遣使者通和，求蕭剌等。明宗與大臣議欲歸之，光遠曰：「蕭剌等北狄之善戰者，彼失之如去手足，且居此久，知中國事，歸之非吾利。」明宗遂不遣，拜振武軍節度使，晉高祖起太原。

史籍

卷二百十二

主

廢帝以光遠為招討副使，為契丹所敗，退守晉安寨。契丹圍之數月，食盡，殺馬而食，馬盡，殺招討使張敬達，出降。耶律德光見之，新日汝輩大是惡漢，兒光遠不知其言已，辭不敢。德光曰：「不用鹽酪，食一萬匹戰馬，豈非惡漢兒邪？」光遠慚伏。德光曰：「懼否？」曰：「甚懼。」曰：「懼，皇帝將入蕃，德光曰：「吾國無土地，官將以處汝，汝等勉事晉，晉高祖以光遠為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光遠進見，件為他憾之色，如有所恨者，高祖使人問之，對曰：「臣於富貴無不足也，惟不及張生，鐵死得其所，常以為愧。」高祖以為忠，頗親信之。范廷光反，以為都招討使，光遠握重兵，所為恣橫，高祖每優容之，以長子承祚尚長。

史籍

卷二百十二

主

安公主，太子承信等皆起拜官，恩寵無比，樞密使桑維翰惡之，數以為言。光遠自魏來朝，屢言維翰阻權，高祖出維翰於相州，而徙光遠西京留守，奪其兵職。光遠大怨，陰以寶貨奉契丹，訴已為晉疎斥，所養部曲，撓法犯禁，河洛之間，甚於寇盜。從鎮平盧，封東平王。光遠請其子以行，拜承祚單州刺史，承勳萊州防禦使，父子俱東。車騎連屬數十里，山帝即位，拜太師，封壽王，時晉馬少，括馬以佐軍，景延廣請取光遠所借官馬三百匹，光遠怒曰：「此馬先帝賜我，安得復取？」是疑我反也，遂謀為亂，出帝遣使者賜玉帶御馬以慰安之。光遠益驕，遂反，潯州刺史翟進宗不屈殺之，光遠召契丹入寇，陷貝州。博州刺史周儒飯應之時，出帝與契丹相距，直觀之間，邠州觀察判官竇儀曰：「今不以重兵守博州，渡使儒得引契丹過河，與光遠合，則河南危矣。」出帝乃遣李守貞皇甫遇以兵萬人沿河而下，儒果引契丹自馬家渡濟河，方築壘，守貞等急擊之，契丹大敗，遂與光遠隔絕。德光聞兵敗，與晉決戰，敗，城亦敗。契丹北去，出帝遣守貞東討，光遠嬰城自守。自夏至冬，城中人相食，幾盡。光遠北望契丹，稱首呼曰：「皇帝誤光遠耶！」其子承勳等勸光遠降，光遠曰：「我在代北時，誓以紙錢祭天地，長之輒沒，人言我當作天子，宜且待時，母輕議也。」承勳乃殺判官丘濤，親將杜延壽等，劫光遠幽之，遣人奉表待。

罪承信承祚、諸闕自歸、光遠亦上章請死、出帝以其二子爲侍行將軍、賜光遠詔書、許以不死、羣臣以爲不可、乃勸李守貞、使宜處置、守貞遣客省副使何延祚、殺之、延祚至其第、光遠方問馬于廐、延祚使都將謂之曰、天使在門、欲歸報天子、未有以籍手、光遠曰、何謂也、曰、須得大王頭爾、光遠罵曰、我有何罪、昔我以晉安寨降契丹、使爾家爲天子、我亦望以富貴終身、而反負心、若此、遂見殺、以病卒、聞德光滅晉、責承勳、劫父爵而食之、以承信爲平盧節度使、漢高祖贈光遠尚書、令封齊王、命中書舍人張正撰碑文、賜承信、使立碑于青州、天大雷、電擊折之、光遠病禿、而妻又跛、足人曰、自古豈有禿

史籍

卷二百一十二

重

唐天子跋脚皇后、邪相傳以爲笑、其召夷狄、爲天下首禍、卒滅晉氏、瘞瘕中國三十餘年、皆光遠爲之也、承信入宋、爲河中節度使、割備爲政、其卒也、漢民表乞祠之、杜重威、朔州人、其妻石氏、晉高祖之女弟、高祖即位、封爲公主、拜重威潞州節度使、遷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安重榮反、重威逆戰於宗城、重榮爲假月陣、重威擊之不動、欲少却、以伺之、爾將王重胤曰、兩兵方交、先退者敗、乃分兵爲三、重威以左右隊擊其兩翼、戰酣、重胤以精兵擊其中軍、重榮將趙彥之、率左軍大敗、走還鎮州、重威攻破之、拜成德軍節度使、重威悉取府庫及重榮家貨、高祖知而不問、出帝與契丹絕

好、契丹連歲入寇、重威閉城自守、屬州城邑多被屠戮、胡墾人民千萬、過其城下、重威未嘗出救、重威居鎮州、重飲其民、戶口彫弊、又罷契丹之至、乃乞還京師、未報、亟上道、朝廷莫能止、拜鄆都留守、開運三年、契丹高牟翰詐以瀛州降、以重威爲招討使、重威至瀛州、牟翰棄城去、重威退屯武強、契丹寇鎮定、重威趨中渡、橋與虜夾潞、汴河而軍、偏將宋彥筠王清渡水、力戰而重威按軍不動、彥筠敗、清戰死、轉運使李穀請以三脚木爲橋、募敢死士過河、擊賊、諸將以爲然、獨重威不許、契丹遣騎兵夜並西山擊樂城、斷重威軍後、重威已有異志、而糧道隔絕、乃遣人詣契丹請降、契丹大悅、許以爲帝

史籍

卷二百一十二

重

重威信之、乃伏甲士召諸將、告以降虜、諸將愕然、聽命、重威出降表、使諸將書名、乃令軍士陣于橋外、軍士喜躍、以爲決戰、重威告以糧盡、出降、軍士解甲大哭、聲震原野、契丹賜重威緒袍、使衣以示諸軍、拜重威太傅、契丹犯京師、重威屯陳橋、士卒饑凍、不勝其苦、重威出入道中、市人隨而詬之、重威流首不敢仰、顧、契丹據京師、率城中錢帛以賞軍、將相皆不免、重威當率萬緡、乃訴於契丹曰、臣以晉軍十萬先降、乃獨不免、率乎、契丹笑而免之、遣還鄆都、明年、契丹北歸、重威以妻石氏、詣虜帳中爲別、漢高祖立、拜重威歸德軍節度使、重威不受命、遣高行周攻之、不克、高祖自將攻之、遣給事中陳

同以詔書召之。重威不聽命。閉之百餘日。漢兵數敗。初。契丹留燕兵五百人在京師。或告其將反。高祖誅之。繁臺其亡者。奔于都。燕將張璠將兵二千在都。聞燕兵見殺。勸重威同。高祖已殺燕兵。悔之。數遣人招璠。璠曰。繁臺之誅。燕兵何罪。重威食盡。將變而食民多逾城出降。重威乃遣判官王敏請降。高祖許之。重威素服出見。拜檢校太師。誅璠及重威將吏。以重威歸京師。高祖病。顧大臣曰。善防重威。高祖崩。大臣誅之。及其三子。尸於市。市人誦之。支裂蹈踐。斯須而盡。李守貞。河陽人。出帝即位。楊光遠反。召契丹入寇。守貞為侍衛親軍。都虞候。從出帝幸澶州。麻客渡馬家口。柵於河東。守貞破之。光遠降。其故吏宋顏。悉取光遠寶貨名姬善馬。獻之守貞。守貞德之。陰置顏麾下。時出師破賊。必有德音。赦其餘類。系維翰。緩其制書。捕者告顏。匿守貞所。詔取顏殺之。守貞大怒。與維翰有隙。賊平。行賞。守貞給以說茶。軍中大怒。以帛裹之。為人首。泉於木間曰。守貞首也。以功拜同平章事。賜以光遠舊第。守貞取旁第。民舍大治之。為京師之甲。出帝臨幸。燕錫優渥。契丹入寇。出帝幸澶州。杜重威鎮魏州。大臣言其怨望。守貞往來過魏。重威以戈甲金帛奉之。出帝謂守貞曰。卿以家財散士卒。可謂忠於國矣。守貞曰。皆重威與臣者。因請與重威俱北。於是。以重威為招討使。守貞為都監。晉兵素

勝。而守貞重威。皆無節制。行營所至。居民黎罔一空。草木皆盡。其始發軍也。有賜資。曰掛甲錢。及班師。又加賞勞。曰卸甲錢。出入之費。不下三十萬。公私重困。契丹寇鎮定。守貞重威軍于中渡。遂俱降契丹。契丹以守貞為司徒。契丹犯京師。拜守貞天平軍節度使。漢高祖即位。守貞來朝。拜河中節度使。高祖崩。杜重威死。守貞不自安。謂漢室新造。隱帝初立。天下易圖。門下僧總倫以方術干守貞。言有非常之相。守貞乃決計。遣思紹反于京兆。遣人以赭黃衣遣守貞。守貞大喜。以為大人皆應。遂發兵西據潼關。招誘草寇。所在竊發。漢遣白文珂常思擊之。已而王景崇又以鳳翔反。景崇與思紹推守貞為秦王。守貞遣人問以蠟丸書。遣吳蜀契丹使出兵以牽漢。文珂等久無功。隱帝乃遣樞密使郭威。率禁兵討之。威名請先擊思紹。景崇威未知所向。至華州。節度使扈彥珂威曰。三叛連衡。推守貞為主。宜先擊守貞。守貞敗。則思紹景崇可傳聲而破矣。若捨近圖遠。使守貞出兵于後。思紹景崇拒戰于前。腹背受敵。非計之得也。威以為然。遂先擊守貞。威初出兵。過河陽。時馮道罷相家居。威見道問策。道曰。若知博乎。威少好蒲博。以為道議之。然怒道曰。凡博者。錢多則多勝。錢少則多敗。非其不善博。所以敗者。勢也。今合諸將之兵以攻一城。較其多少。勝敗可知。威悟。謀以遲久困之。乃與諸

將分爲三柵，柵其城三面而闕其南，發五縣丁夫，築長城以連三柵，守貞出兵爭之，兵常敗。逾年，城中兵少食盡，殺人而食，咸曰可矣。乃期日督兵四面急攻，破之。初，守貞問總倫濟否，總倫曰：「王富有天下，然分野方災，俟殺人垂盡，則事濟矣。」守貞以爲然，嘗會將吏大飲。守貞指畫虎圖曰：「吾有天命者，中其掌引弓一發，中之將吏拜賀。」守貞益自負，及城破，守貞與妻子自焚死。

張彥澤，突厥人，驍悍殘忍，目睛黃而夜有光，顧視如猛獸。與晉高祖連姻，拜彰義軍節度使，常怒其子數笞之。子逃至齊州，州送京師。高祖以歸彥澤，彥澤命掌書記張式上章請殺

史籍

卷一百一十二

七

之式止彥澤，不肯爲重。彥澤怒，引弓射之，式走而免。式爲彥澤所厚，左右嫉之，因迫之曰：「不速去，當及禍。」式乃出奔。彥澤遣行軍使李興追之，戒曰：「式不來，當取其頭來。」式至邠州，節度使李周留式，馳騎以聞。詔留式，商州彥澤遣司馬鄭元昭詣闕論請，期必得式。且曰：「若不得張式，患在不測。」高祖不得已，與之。彥澤得式，剖心決口，斷手足而斬之。高祖遣王周代彥澤，以爲右武衛大將軍。周奏彥澤所爲不法二十六條，并述涇人殘敝之狀。式父鐸詣闕訴冤，諫議大夫鄭受益刑部郎中李濤疏論彥澤枉殺之罪，不省。濤切諫，高祖曰：「彥澤功臣，吾嘗許以不死，濤厲聲曰：『彥澤罪若可容，延光鐵券何在？』」

高祖怒，起去。濤隨入諫，高祖乃召式父鐸弟守貞子希範皆授以官。獨涇州民稅役一年下詔罪已，彥澤止降爵而已。出帝時，契丹與晉戰河北，彥澤數立戰功，拜彰義軍節度使，與契丹戰陽城，爲虜所圍，軍中無水。又天大風，契丹順風奮擊，諸將請待風回乃戰。藥元福曰：「軍中饑渴已甚，若待風回，吾屬爲虜矣。」敵人以我不能逆風而戰，所謂出其不意。彥澤卽拔拒馬力戰，契丹奔北，追至衛村，又大敗之。契丹遁去，開運三年，杜重威爲招討使，彥澤爲馬軍都排陣使，敗契丹于秦州，斬首二千級。重威攻瀛州不克，退及武彊，聞契丹空國入寇，惶惑不知所之。而彥澤適至，言虜可破之狀，乃與重威西

史籍

卷一百一十二

七

趨鎮州。彥澤爲前鋒，至中渡橋，已爲虜所據。彥澤力戰爭橋，燒其半，虜小却，乃夾河而寨。十二月，重威降契丹，彥澤亦降。耶律德光犯關，遣彥澤與傅住兒以二千騎先入京師。彥澤倍道疾驅，至河，銜枚夜渡，五鼓自封丘門新關而入。宮中火發，出帝以劍擁後宮十餘人將赴火，爲小吏薛超所持。彥澤傳德光與皇太后書，乃滅火。大內都點檢康福全登樓祝賊，彥澤呼而下之。諸門皆散，彥澤頓兵明德樓前，遣傅住兒入傳契丹主宣語，帝脫黃袍素服再拜受命，使人召彥澤。彥澤曰：「臣無面目見陛下。」復使召之，彥澤笑而不答。明日，遷帝於開封府，帝與太后皇后肩輿，官嬪宦者十餘人皆步從。彥澤

遣控鶴指揮使李筠以兵監守內外不聽帝與太后所上德
光表章皆先示彥澤乃敢遣帝使取內庫帛數段主者曰此
非帝有也不與又使求酒於李崧崧曰酒非敢惜慮陛下憂
躁候之有不測之虞所以不進帝姑烏氏公主私賂守門者
得入與帝訣歸第自經死李濟見彥澤投死彥澤笑而釋之
彥澤自以有功於契丹晝夜酣飲出入騎從常數百人迫遷
出帝輩內庫輸之私第縱軍士大掠京師遇者獲罪人彥澤
醉不能問睨目視之出三手指軍士即驅出斷其腰領皇于
延照母夫人丁氏有色彥澤求於太后太后未與即刎取之
與閤門使高勳有隙乘醉入其家殺數人而去德光至京師

問彥澤功掠怒鎖之高勳訴於德光德光以其狀示百官及
都人問彥澤當誅否百官皆請不赦都人爭投狀疏其惡乃
命高勳監斬之彥澤所殺士大夫子孫皆哭晉以杖扑之彥
澤行至北市斷腕出鎖然後用刑勳剖其心祭死者市人爭
破其胸挾其髓得肉而食之

趙思綰魏州人爲永興趙贊牙將漢高祖建號贊召蜀兵爲
援未至入朝京師留思綰於永興高祖遣王景崇至永興迎
回蜀陰以西事屬之景崇至贊已入朝而所召蜀兵據子午
谷景崇使思綰率兵擊走之然以非已兵懼其有二心欲黥
其面以自隨而難言之乃微風其首思綰請先黥以率衆景

打聽未見
復昇

崇遂與俱西高祖遣使者召思綰時鳳翔侯益入朝思綰從
益東歸謂其下常彥卿曰趙公已入人手吾屬至并死矣奈
何彥卿曰事至而變勿預言也益至永興副使安友規出迎
飲于郊亭思綰兵館于城東思綰前日將士家屬皆居城中
願入城華家屬益信之思綰與部下入城有州校坐於城門
思綰率其佩劍斬之并斬門者十餘人遂閉門劫庫兵以叛
高祖遣郭從義討之經年莫能下王景崇亦據鳳翔叛與思
綰送款於李守貞隱帝遣郭威督諸將兵攻守貞等圍守數
月思綰城中食盡殺人而食每犒宴殺人數百虜宰一如宰
豕思綰取其膽以酒吞之語其下曰食膽至千則勇無敵矣

思綰計窮募人爲地道將走蜀判官程讓能曰公於國家無
嫌但懼死而爲此爾今用兵三方勞敝經年誠能翻然效順
率先自歸以功補過庶幾有生若坐守窮城待死而已思綰
然之遣教練使劉珪詣從義乞降而遣其將劉筠奉表朝廷
詔拜思綰鎮國軍留後思綰遲留不行蜀陰遣人招思綰思
綰將奔討從義知之因入城趣之上道思綰來謁擒之思綰
問珪曰日用何刑曰立釘思綰厲聲曰爲吾告郭公吾死未
足塞責然釘磔醢刑幸少假之父子俱斬於市
客彥超吐谷渾人漢高祖同產弟也嘗冒姓閭氏彥超黑
色胡髯號閭昆崙唐晉之間歷磁單隸漢四州刺史坐受賕

當死漢高祖論救得滅死流房州漢祖起太原彥超逃歸拜
與軍節度使杜重威反于魏高祖以高行周爲都部署討
之以彥超爲副彥超與行周謀議不協行周用兵持重彥超
欲速戰行周不許行周女嫁重威子彥超揚言行周以女故
惜賊不攻行周大怒高祖聞二人不相得懼有他變由是親
征彥超數凌辱行周行周見宰相弟泣自訴高祖遣人慰勞
行周召彥超責之遣詣行周謝過時重威守堅諸將皆知未
可圖彥超言可攻高祖自督士卒急攻死傷萬餘人及重
威出降高祖以行周爲天雄軍節度使徙彥超鎮秦寧隱帝
殺史弘肇等遣人之魏殺周太祖懼事不果召諸將入衛京
師使者至充彥超方食釋匕箸而就道周兵犯京師開封尹
侯益謂隱帝曰北兵家屬皆在京師宜閉門以挫其銳遣其
妻子登陣以招北兵可使解甲彥超曰益老矣此儒夫之計
也隱帝遣彥超副益將兵于北郊周兵至益降於周彥超力
戰于七里隱帝出勞軍太后使人告彥超善衛帝彥超大言
曰北兵何能爲當於陣上喝使歸營謂隱帝曰官家宮中無
事明日可出觀臣破賊明日隱帝復出勞軍彥超戰敗奔充
州隱帝遇弒于北郊周太祖立彥超不自安數有貢獻太祖
報以玉帶賜詔書安慰之呼彥超爲弟而不名又遣翰林學
士魚崇諒往慰之彥超益疑懼劉昫自立于太原出兵攻晉

降太祖遣王峻拒之彥超亦謀反遣押衙鄭麟求入朝太祖
知其詐手詔許之彥超復稱管內多盜而止又作高行周書
以進皆斥指太祖過失若欲共反者太祖驗其印文偽以書
示行周彥超使人南結李昇昇出兵攻洛陽高祖所敗而劉
晏攻晉絳不克解去太祖遣侍衛步軍指揮使曹英討之彥
超閉城自守彥超將反判官崔周度諫曰魯詩書之國也自
前古以來未有能霸者以禮義得之可以長世公一代豪傑
之用時而動可保富貴以終身李河中安襄陽杜鎮州近歲
之龜鑑也彥超大怒未有以害之已而見圍大括民資犒軍
前陝州司馬閻弘魯懼其鞭扑悉家貲以獻彥超以爲未盡
乃令周度監括弘魯家周度謂弘魯曰公命之死生繫財之
多少願無隱也弘魯遣家僮與周度廝掘搜索無所得彥超
遣鄭麟持刃迫之弘魯惶恐拜其妻妾妻妾皆言無所隱周
度入白彥超彥超不信下弘魯及周度於獄皆殺弘魯夫婦
而斬周度鎮星犯角亢兗州當焉彥超率將吏步山西門三
十里致祭於開元寺塑像以事之日率一至使民家立黃幡
以表之彥超多智詐好聚斂嘗置庫質錢有奸民爲偽銀以
質主吏久之乃覺彥超教主吏夜穴庫垣盡徙其物於他所
而以盜告彥超勝于市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已而得質偽
銀者置之法使教人爲之以鐵爲質而包以銀號鐵胎銀

其被圍也。勉城守者曰：吾有銀數千錠，當悉以賜汝軍士。祖
謂曰：此鐵胎爾何所用哉？明年太祖親征，城破，彥超夫婦投
井死。其子繼勳出奔，被擒，遂滅其族。詔贈聞弘魯左驍衛大
將軍，崔周度秘書監。

史緯卷二百十二終

東緯 卷二百十二

量

史緯卷二百十三

五代史八

列傳

雜傳

馮道，景城人。事劉守光為泰軍，守光敗，事宦者張承業。承業
監河東軍，薦之晉王，為掌書記。莊宗即位，拜翰林學士。道為
人，能自刻苦，當晉與梁夾河而軍，道居軍中，為一茅菴，不設
牀席，間一束芻而已。與僕厮同器飲食，諸將掠得美女，以遺
道，道不能却，與之別室，訪其主而還之。居父喪，解職，遇歲饑，
悉出所有以周鄉里，而退耕于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
者，道夜潛往為之耕，服除，復為翰林學士。至汴州，明宗自魏
擁兵犯京師，莊宗遇弒，明宗即位，雅知道，拜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天成長興之間，歲屢豐熟，中國無事，道戒明宗曰：臣為
河東掌書記時，奉使中山，過井陘之險，懼馬蹶失，不敢怠於
街，及至平地，謂為無事，反致傷跌。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
居安者，患生於所忽，不可不慎也。明宗曰：天下雖豐，百姓濟
否，道曰：穀貴，饑饉，農穀賤，傷農，因誦晉夷中田家詩一首。明宗
顧左右錄之，帝以自誦。水運軍將於臨河縣得玉杯，有文曰：
傳國寶，萬歲杯。明宗甚愛之，以示道。道曰：此前世有形之寶，
爾王者固有無形之寶也。明宗曰：何哉？道曰：仁義者，帝王之

寶也。故曰大賁曰位。守位曰仁。明宗嘉納之。唐制史部分爲三銓。尚書一人。曰尚書銓。侍郎二人。曰中銓。東銓。每歲集以孟冬。至季春而選盡。道建言。天下未一。選人歲幾數百。而吏部三銓分注。雖曰故事。徒繁而無益。始詔三銓合爲一。尚書侍郎共行選事。道相明宗十餘年。明宗崩。相愍帝。潞王反於鳳翔。愍帝出奔。道率百官迎潞王。是爲廢帝。遂相之。晉滅唐。道又事晉。晉高祖拜道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司徒。封魯國公。高祖崩。道相出帝。加太尉。契丹滅晉。道朝耶律德光於京師。德光責道事晉無狀。道不能對。又曰。何以來朝。曰。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德光謂之曰。爾是何等老子。曰。無才無德。癡頑史纂卷一百一十三

能緩太祖之謀。而不以漢之亡責道也。道親喪君亡國。未嘗屑意。當是時。天下大亂。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於倒懸。道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已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勳。官爵。以爲榮。自謂孝於家。忠於國。爲子爲弟。爲臣。爲長。爲父。有子有孫。時開一卷。時飲一杯。食味別醇。被色老而獲安老。而自樂。樂何長也。其自述如此。卒年七十三。諡曰文懿。追封瀛王。時人稱嘆。以謂與孔子同壽云。子吉仕晉爲司勳。郎中。累階金紫。周顯德中。遷太常少卿。吉好學。善屬文。工草隸。性滑稽。無操行。宰相欲用。吉掌制誥。以佻薄而止。善琵琶。教坊供奉。名手莫能及。道戒令勿習。吉好之不能改。道欲辱之。因宴宴令吉奏琵琶爲壽。賜以束帛。吉置手肩左抱琵琶。按膝再拜如伶官狀。了無作色。衆人皆大笑。及爲少卿。不得意。以括酒自娛。每朝士宴集。雖不召。常自至。酒酣。彈琵琶。彈罷賦詩。詩成起舞。時人愛其俊逸。謂之三絕。建隆四年。卒。傳曰。禮義廢。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子之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治人之大節。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爲。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無所不至。況大臣乎。予讀馮道長樂老叙。其自述以爲榮。可謂無廉恥者矣。其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佞儒者以學古自名。享人之祿。任人之國。使忠義

之節，獨出於武夫戰卒，豈儒者果無其人哉？予嘗得五代時小說一篇，載王凝妻李氏事，以婦人猶能如此，則知世間常有其人而不得見也。凝家青齊，為魏州司戶參軍，卒，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率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大慟曰：「我為婦人，不能死節，而使手為人執耶？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引斧自斷其臂。」路人環聚而觀之，或為之嘆息，或為之泣下。開封尹白其事于朝，官為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咎其主人。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聞李氏之風，豈少知愧哉？

史錄

卷一百一十三

四

李琪，燉煌人，兄珽，唐末舉進士，為監察御史，丁艱，貧不能葬，乞食以葬。僦臥廬中，服除，還拜御史，刺南成汭，辟掌書記。吳兵圍杜洪，梁太祖遣汭救洪，汭以大舟載兵數萬，珽曰：「今一舟容甲士千人，糧倍之，緩急不可動，若為敵人所虜，則武陵武安必為後患，不若以勁兵屯巴陵，不與戰，吳兵糧盡，則圍解矣。」汭不聽，果敗死。趙匡凝鎮襄陽，又辟掌書記，太祖破匡凝，得珽，喜曰：「此真書記也。」太祖即位，除知制誥，珽度太祖不欲先川故吏，固辭不拜，出知曹州。州素劇難理，前刺史皆坐事廢，珽至，以治開，遷崇政院直學士，歲饑，盜起，宋曹尤甚，太祖復遣珽治之，珽至，索賊得大枝，張彥珂、珽甥李郊及牙兵

百餘人，悉誅之，拜左諫議大夫。太祖幸河北，至內黃，顧珽曰：「何謂內黃？」珽曰：「河南有外黃，下黃，故此名內黃。」太祖曰：「外黃下黃何在？」珽曰：「秦有外黃都尉，在今雍丘，下黃為北齊所廢，在今陳留。」太祖悅。友珪立，除右散騎常侍，袁象先討賊，珽為亂兵所殺。琪舉進士，為殿中侍御史，與兄珽皆以文章知名，唐亡，事梁太祖，為翰林學士，所下書詔，皆琪所為。末帝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瑄同為宰相，瑄畏慎周密，琪偶儻，負氣多所異同，琪結趙巖、張漢傑為助，以故瑄言多沮，瑄倚據其過，琪所私吏，當得試官，琪改試為守，為瑄所發，末帝大怒，欲逐之，巖等救解，乃罷為太子少保。唐莊宗滅梁，以為

史錄

卷一百一十三

五

吏部尚書，莊宗崩，明宗入洛陽，群臣勸進，有司具儀，用都前仰位故事。霍彥威等請改國號，明宗曰：「何謂改號？」對曰：「莊宗受唐錫姓，為宗屬，繼昭宗以立，號國曰唐，今唐天命已絕，宜改號以自新。」明宗下其事群臣，群臣依違不決，琪議曰：「殿下宗室之賢，立功三世，今典兵向闕，以赴難為名，而欲更易統號，使先帝便為路人，則梓官孰然？何所倚賴？」明宗以為然，乃發喪成服，而後即位，以琪為御史中丞，自唐末喪亂，朝廷之禮壞，天子未嘗視朝，而入閣之制亦廢，常奉之官，日至正衙，者傳聞不坐，即退，獨大臣奏事，日一見便殿，而侍從內諸司，日再朝而已。明宗即位，詔群臣五日一隨宰相入見內殿，朝

之起居。琪以謂非唐故事。請罷五日起居。而復朔望入閣。明宗曰。五日起居。所以接見群臣。不可罷。朔望入閣。可復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群臣曰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臨前殿。而御便殿。見群臣曰入閣。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閣。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則自正衙喚仗。由閣門而入。百官候朝于衙者。隨以入見。謂之入閣。衙臨朝也。其禮尊閣。宴見也。其事殺。自乾符以後。因亂禮闕。天子不能日見群臣。而見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閣有仗。遂以入閣爲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閣。其後亦廢。至是而復。然有司不能講正其事。凡群臣五日一入見中

史綱

卷二百十三

大

興殿。便殿也。此入閣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閣。琪皆不能正也。琪言入閣有待制。次對官論事而起居一見而退。欲有言者無由自陳。非接見群臣之意也。明宗乃詔起居口有言事者。許出行自陳。時樞密使安重誨專權用事。重誨前驕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誤衝之。重誨即臺門斬延而後奏。琪畏重誨。不敢彈糾。又懼諫官論列。乃託宰相任圜。先白重誨。然後糾之。猶依違不敢正言其事。豆盧革罷任國議。以琪爲相。而孔循鄭珣沮之。乃遷尚書右僕射。琪重然諾。喜稱人善。少以文章知名。以此自負。既貴。刻牙版爲金字曰前鄉貢進士李琪。常置之坐側。爲人少

持重。不知進退。故數爲當時所沮。以太子少傅致仕卒。

李愚無祿人。梁末帝時拜崇政院直學士。衛王友諒末帝兄也。大臣李振等皆拜之。獨愚長揖。末帝責愚曰。衛王朕拜之。卿獨揖可乎。愚曰。陛下以家人禮見之。則拜宜也。臣於王無所私。豈宜妄有所屈。唐莊宗疾梁愚。朝京師。唐公卿素聞愚學古重之。拜翰林學士。魏王繼岌伐蜀。辟愚判官。蜀道阻險。議者謂宜緩師待變。而進招討使郭崇韜以決於愚。愚曰。王衍荒怠亂政。國人厭之。乘其倉卒。擊其無備。不可緩也。崇韜以爲然。遂滅蜀。初軍行至資鵠。招討判官陳乂稱疾請留。愚厲聲曰。陳乂見利則進。知難則止。今大軍涉險。人心易搖。可

史綱

卷二百十三

七

斬之以徇。由是軍中無敢言留者。明宗卽位。遷兵部侍郎承旨。明宗祀天南郊。愚爲宰相。馮道草加恩制。道辭其辭。左遷太常卿。任圜罷相。拜愚同平章事。愚不治第宅。借延賓館以居。嘗有疾。明宗遣宦官視之。見其敗衾敝席。四壁蕭然。歸以爲言。明宗嗟嘆。命以供帳物賜之。洛王反。愚帝夜出奔。明日愚與馮道至端門。聞帝已出。而朱弘昭馮質皆死。愚欲至中書候太后進止。道曰。洛王已張榜招安。今卽至矣。何暇俟太后旨邪。乃相與出迎。廢帝立。馮道出鎮同州。以劉昫爲相。昫性褊急。而愚素剛介。動輒違戾。遂相誼詬。乃俱罷。以愚守左僕射。初。愚帝有意於治。數召學士問以時事。以愚爲迂未嘗

安用彼相

有所問廢帝亦謂愚等無所事齊曰宰相曰此粥飯僧爾以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也清泰二年卒

盧崇范陽人唐明宗時拜中書舍人潞王犯京師愍帝出奔衛州宰相馮道李愚集百官于天宮寺將出迎潞王使馮道勸進其可已乎導曰今天子蒙塵于外遽以大位勸人可乎且上與潞王皆太后子也不如率百官詣宮門取太后進止

語未終有報曰潞王至矣遂檢使安從進僅百官班迎百官紛然而去潞王止于正陽門外道復促導草履導對如初李愚曰吾輩罪人盧舍人言是也導終不草履後事晉為吏部

史錄 卷一百十三 人

待郎卒

劉昫涿州人明宗長興三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廢帝入問三司使王玫幣庫之數幾何政言數百萬及貢以實軍而無十一廢帝大怒罷攻命昫兼判三司昫性察而嫉三司盡弊乃勾計文簿覈其虛實發租積負悉蠲除之往時吏幸積年之資因把持州縣求賄賂及昫一切蠲除民間歡然而吏皆怨馮道與昫姻家同為相道罷李愚代之愚剛介素惡道為人凡事有稽失者必指以誚昫曰此公親家翁所為也昫亦性褊遂相詆訐相府吏惡兩人剛直因揚言其事廢帝並罷之以昫為右僕射三司諸吏皆歡呼相賀昫為僕射入

朝御史臺吏引立中丞御史下昫隨吏以故事自宰相至臺省皆不能知時馮道為司空自隋唐以來三公無職事不特置道問有司班次亦皆不知由是不入朝堂俟臺官兩省入而後入宰相出則隨而出至昫為僕射自以由宰相罷與道同隨道出入有司不能彈正議者竊笑之晉開運中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判三司罷為太保卒

盧文紀河中人唐明宗時為御史中丞初上事百官臺參吏白諸道進奏官賀文紀問當如何吏曰朝廷在長安時進奏官見大夫中丞如胥吏自唐哀天子微弱諸侯強盛貢奉不至朝廷姑息方鎮借假邸吏大夫中丞上事進奏官至客次

史錄 卷一百十三 人

通名券以茶酒而不相見相傳以為故事文紀曰吾不敢累舊制進奏官不得已入見文紀據牀端笏臺吏通名贊拜既出志怒訴於樞密使安重誨重誨曰吾不知故事可上訴於朝昫相率詣閣門以狀訴明宗問宰相趙鳳進奏吏比外何官鳳曰州縣發遣知後之流也明宗怒曰乃吏卒爾安得慢吾法官皆杖而遣之文紀請復中外官校考法將相天子自書之詔雖施行而官卒不考還工部尚書文紀素與宰相龔協有隙協除于鄴為工部郎中文紀以龔與其父嗣業同音大怒郡赴省參文紀不見之因請假龔未使未行文紀即出視事龔忿因醉自經死文紀貶石州司馬遷太常卿使蜀過

意傳不通
如此
竟無足異

臥翔時廢帝為鳳翔節度使文紀形貌魁偉語音現然廢帝奇之及即位欲擇宰相悉書清望官姓名內琉璃瓶中夜焚香祝天以勤拔之首得文紀欣然相之時天下多事廢帝數以責文紀文紀請罷五日起居復唐故事開延英與侍從容參議天下事廢帝曰五日起居明宗所以見群臣也不可罷使設論事可以從容何必延英因詔宰相有事不時詣閣門請對晉高祖起太原廢帝北征過拜後陵休休舍顧文紀曰吾自鳳翔識卿不以常人相待自卿為相常云可致太平今日使吾至此卿宜如何文紀惶恐謝罪廢帝至河陽文紀勸帝扼橋自守不聽晉高祖正罷為吏部尚書致仕卒

史籍

卷一百一十三

十

馬胤孫南河人舉進士為唐潞王河中觀察支使露王罷居于京師胤孫從而不去廢帝立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胤孫不通世務事多壅塞劉昫為僕射右散騎常侍孔昭序言常侍班當在僕射前胤孫令御史臺檢例臺言故事無所據胤孫卽判狀施行劉昫大怒崔居儉曰孔昭序解語是朝廷無人也僕射師長百寮中丞大夫就班情敬常侍在六卿之下况僕射乎胤孫臨事多不能決時號為三不問謂不開口論議不開印行事不開門廷士大夫也晉兵起太原廢帝幸河陽胤孫自洛來見人皆異其有所建說胤孫獻綾三百匹而已晉高祖立罷歸胤孫學韓愈為文多斥浮屠氏之說及罷

却應如此

歸乃反學佛撰法喜集佛國記行于世時人謂之曰佞佛是不徹乃來佞佛或戲胤孫曰公素慕韓愈為人今反佞佛是佞佞公邪公佞佛邪胤孫曰豈知非佞佞我也相傳以為笑周廣順中卒胤孫卒後降詔其家婢時人譏之曰生不能言死而後語云

劉岳洛陽人唐明宗時為吏部侍郎故事文武官告身皆給朱膠紙軸錢于吏部然後給其品高者則賜之貧者不能輸錢往往但得粉牒而無告身五代之亂因以為常官卑者無復給告身中書但錄其制辭編為勅甲岳言制辭或任以材能或褒其功行或申之調誠今受官者既不給告身皆不知

史籍

卷一百一十三

十

受命之所以然失呼命綸綍之義請一切賜之由是百官皆賜告身宰相馮道世本田家然貌質野朝士皆笑其陋道早朝兵部侍郎任贊與岳在其後道行數反顧贊同岳道反顧何岳曰遺下兔圖冊爾兔圖冊者鄉校俚儒牧田夫牧子之所誦也故岳以誦道道聞之大怒從岳秘書監還太常卿初岳休處採唐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為書儀兩卷明宗見其有起復其昏之制歎曰儒者所以隆孝悌而敦風俗使無金革之事起復可乎婚吉禮也用於死者可乎乃詔岳還通知古今之士其期定之岳與太常博士段順田敏等增損其書事多鄙俚皆當時之人女子傳習所見

然猶時有禮之遺制其後亡失愈不可究其本末婚禮親迎有女坐婿轎合巹之類紕繆甚多岳卒官嗚呼五代之亂不暇於禮久矣明宗武君出於夷狄不通文字乃能有意使民知禮岳等皆當時儒者卒無所發明但因餘廢舊儀增損而已後世士庶吉凶皆取岳書以為法而十又轉失其三四也可勝歎哉

馬竊不知其世家事案為太常少卿以知禮稱唐莊宗時判太常卿明宗入立繼唐太祖莊宗而不立親廟竊言漢諸侯王入繼統者必別立親廟漢光武立四親廟于南陽請如漢故事立廟以申孝享明宗下其議宰相鄭珏等議引漢靈帝

為北言靈帝尊其祖解讀亭侯淑為李元皇父其為李仁皇

請下有司定蓋四代祖考為皇置園陵如漢故事事下太常結言漢桓帝尊祖為孝穆皇父為孝崇皇有皇而無帝惟吳孫皓尊其父和為文皇帝不可以為法右僕射李琪等請尊祖廟為皇帝會高為皇宰相鄭珏議與竊同明宗詔曰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沿樂惟皇與帝異世殊猶愛自康泰已來朕就朕居九五之位為億兆之尊奈何繼二名於躬躬情一字於先世命宰臣集百官於中書各陳所見李琪等合群議奏曰禮非天降而本人情可止可行有損有益今議者引古以漢為嫌漢之所制夫復何依開元時專卑陶為德明皇

立廟應州
法光武立
有南陽意

帝諱武昭王為興聖皇帝皆立廟京師此唐故事也臣請四代祖考皆加帝如詔旨立廟京師詔可其加帝而立廟應州竊言緣麻喪紀所以別親疎辨嫌疑禮叔嫂無服推而遠之也唐太宗時有司議為兄之妻服小功五月今有司給假為大功九月非是廢帝下其議太常博士段穎議嫂服給假以大功令文也令與禮異者非一而喪服之不同五禮統身皆服小功令皆大功妻父母婿外甥皆服總令皆小功禮令之不同如此右贊善大夫趙威又議儀禮五服或以名加或因尊制推恩引義各有所當據禮為兄之子妻服大功今為兄之子母服小功是輕重失其倫也以名則兄子之妻疎因

母則兄之妻非卑嫂服大功其來已久今國之典不可滅也

司封郎中曹琛請以禮令之違者定議詔集百官議左僕射劉昫等議令於喪服無正文而嫂服給大功假爾凡喪服皆以開元禮為定下太常具五服制度附于令令有五服自稱始也起兵部侍郎盧文紀作相以其迂偏鄙之改國子祭酒卒年八十

崔祐深州人少好學為居滑臺不遊里巷者十餘年人罕識其尚果貞明三年舉進士甲科性至孝居喪哀毀骨高祖時為學士承旨嘗草制為宰相桑維翰所改祐以唐故事學士草制有所改者當罷職乃引經爭之維翰不樂祐不能任事

今律例之
首有喪服
此因本於

樂工多伶人及無老

樂工多伶人及無老

史籍

卷一百一十一

七

維衛乃令祝知貢舉進士孔英為當時所惡祝既受命往見維翰維翰曰孔英來矣祝不論其意謂維翰以孔英屬之乃置英及第物議大以為非罷學士後為太常卿高祖諒復文武二舞詳定朝會禮及樂章自唐末之亂禮樂制度亡失已久祝與御史中丞賈貞國刑部侍郎呂琦禮部侍郎張允章定之冬至高祖朝祭元殿延設宮縣二舞在北登高在上王公上子天子來爵奏立同三舉登歌奏支同舉食支舞舞昭德武舞舞成功之曲禮畢高祖大悅賜祝金帛群臣左右觀者皆嗟嘆之然禮樂廢久制作簡經又繼以趙武部範安法曲參亂雅音其樂工舞郎多教坊伶人百工商賈避役之人

又無老師良工教習明年正月復奏于廷登歌發聲悲難煩思如蓬露虞頌之音舞者行列進退皆不應節聞者悲憤其年高祖崩祝改太子賓客卒開運二年太常少卿陶穀奏廢二舞明年契丹滅晉耶律德光入京師太常請備法駕奉迎樂工教習由諸鼓吹都人聞者為之流涕焉

李澤京兆人天咸中為翰林學士散騎常侍張文寶知貢舉所放進士中書有留落者乃請下學士院作詩賦為貢舉格學士皆憂微幸使擇為之擇笑曰子舉進士登科豈偶然耳後生可畏來者未可量假令子復就禮部試未必不第第安能與英俊為准格聞者多其知微選刑部尚書平

今皆是矣

史籍

卷一百一十二

五

和凝鄆州人梁義成軍節度使賈環辟為從事環與唐莊宗戰于胡柳環敗脫身走獨凝隨之環反顧見凝處之使去凝曰丈夫當為知己死爾一騎追環幾及凝叱之不止引弓射殺之環因得免歸謂其子曰和生志義之士後必當貴妻之以女天成中拜翰林學士知貢舉時進士多浮薄喜譁諱主司患之每放榜則閉省門園之以棘凝微棘開門士皆肅然所服皆一時之秀晉天福五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漢高祖時拜太子太傅封魯國公顯德二年卒凝好飾車服為文章以多為富百餘卷自鑲板以行于世識者非之唐故事知貢舉者所放進士以已及第時名次為重凝及第五後知貢舉凝范質為第五貢闕中謂之傳衣鉢後質位宰相封魯國公官太子太傅皆與凝同當時以為榮

呂琦南州人父克橫海軍判官節度使劉守文與其弟守光相攻守文敗死吏民立其子延祚以克為謀主延祚為守光所敗克見役族其家琦年十五將就刑克故客趙玉給監者曰此吾弟也監者信之縱琦去玉與琦俱走琦不能行玉負之而逃及長美風儀重節榮游學汾晉之間唐莊宗以為代州推官莊帝立拜端明殿學士晉高祖有二志廢帝患之時與李崧俱備顧問琦言太原必引契丹為助不如先事制之明宗時王都反定州契丹遣兵候爾刺等助都為王長環

印成難部
却是當時
對症

所收，危倭見殺，蘭刺等送京師，後契丹遣使求蘭刺等，明宗
斬其使者，不報。東丹王又亡入中國，契丹由此數求和，琦因
言方今之勢，不如與契丹通和，如漢故事，歲給金帛，妻之以
女，使領諸大鎮，額外無所引援，可弭其亂心。三司使張延朗
欣然曰：「苟能紓國患，歲費縣官十數萬緡，貴臣取足可也。」
帝喜，他日以問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大以為非，因誦戎
皇社稷依明主，安危託婦人之詩，以誚琦等。廢帝大怒，急召
琦等問和戎計如何。琦等見帝色怒，亟曰：「臣等為國計，非為
私計也。」帝曰：「卿等佐朕，欲致太平，乃若是邪？」朕一女尚幼，欲
棄之夷狄，金帛所以養士，反輸以資虜，可乎？然惶恐謝拜，無
策。琦足力乏，不能拜，先止。帝曰：「呂琦腰項背以人主視我邪？」
琦曰：「臣素病癰，拜多面乏，容臣少息。」喻定奏曰：「陛下以臣言
非罪之可也，屢拜何益？」帝意解，曰：「勿拜。」賜卮酒而遣之。其議
遂寢。後晉高祖果引契丹為助，遂以亡唐。琦事晉為兵部侍郎，卒。
趙王為職方員外郎，琦事之如父云。
何澤，廣州人，舉進士為洛陽令。莊宗好畋獵，數踐民田，澤乃
伏草間，伺莊宗至，當馬諫曰：「陛下未能一天下，休兵息民，而
暴飲以給軍食，今田將熟，奈何恣畋游，害稼穡，使民何以出
租賦？吏何以督耕獲？」陛下不聽臣言，願賜死於馬前。」使後世
知陛下之過。莊宗大笑，為之止獵。拜舍部郎中，明宗時，數上

史籍

卷一百一十五

七

書言事，明宗欲幸邠，大臣屢言不聽。澤伏闕切諫，明宗嘉之。
拜史館脩撰，澤外雖直言，而內實邪佞，嘗於內殿起居，班退
獨留，以笏叩額北望而呼曰：「明主明主，聞者晒之，五代之際，
民苦於兵，往往割股薦墓，以規免賦役，戶部歲給獨符，不可
勝數。課州縣出紙，號為獨紙，澤言於明宗，廢之。澤與宰相趙
鳳有舊，求為給諫，鳳薄其為人，以為太常少卿，勅未出，澤知
之，稱新官上章自訴，鳳言澤未拜命而稱新官，請坐以法，乃
以太僕少卿致仕。時年已七十，尚希仕進，逆婢詣匿上章，請
立秦王為皇太子，明宗不悅。晉高祖立為太常少卿，卒。
史珪，常山人，安重誨為樞密使，薦珪直學士，直學士職雖清，
而承領文書，奉掌庶務，與判官無異，重誨素不知書，倚珪以
倚，頗問諸許珪升殿侍立，樞密直學士升殿自珪始。重誨死，
珪罷歸，閉門絕人事。晉高祖立，拜吏部侍郎，卒。
龍敏，永清人，莊宗即位，拜司門員外郎，敏父盛式，年七十餘，
其祖父年九十餘，皆在朝，敏求為典唐尹事，祖父以年聞，拜
吏部侍郎，晉高祖起太原，乞兵契丹，廢帝出師懷州，時趙德
鈞有異志，張敬達屯於晉安，勢甚危急，廢帝問計於從臣，敏
曰：「晉所恃者契丹也，東丹王失國之君，今在京師，若以兵逐
之，自幽州入西樓，契丹有內顧之憂，何暇助晉？」晉失契丹大
事去矣。又曰：「臣燕人也，素知德鈞為將，守城堅壁而已，使其

史籍

卷一百一十三

七

惠侯以爲
金代德約

當大敵，奮不顧身，非所能也。况有異志乎？今同駕前之馬，猶有五千，願得千匹，健兵千人，與耶萬金，自平遠汾山，肩房中趨官，若且戰且行，若得半達，則事濟矣。廢帝不能用，入晉爲太常卿，使于吳越，他使者見吳越王皆下拜，敏獨揖之，乾祐初卒。

張允，鎮州人。唐廢帝皇子重美爲河南尹，掌六軍，以允剛介爲判官，遷左散騎常侍。晉高祖卽位，屢赦天下，允爲駁教，論以缺曰：管子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久之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久之不勝其福。吳漢疾篤，帝問所欲言，漢曰：惟願陛下無赦，爾蓋行赦不以爲恩，不行赦不以爲無恩，則有

史記卷一百十三

大

罪故也。近世水旱則降德音，而有過，開罪于前，出焉，吳感天心，以救災，非也。假使一人相訟，一有罪而一無罪，若有罪者見，按則無罪者，斯冤此乃救災之道，非救災之術也。至使小人過天災，皆相勸以爲惡，曰：國將赦矣，如此是救災之術也。至使小人也，凡天之降災，所以警戒人主，作善降福，作惡降殃，惟德是配，正刑也。凡天之降災，所以警戒人主，作善降福，作惡降殃，惟德是配，正刑也。高祖時，高祖方好臣下正言，覽之大悅，事漢爲吏部侍郎，以兵入京師，允置千佛殿，承序，臣而卒，年六十五。

此處難說
大略

也。州軍士擁高祖呼萬歲，高祖惶恐，不知所爲，布衣青新其亂，乃止。高祖與賓佐謀舉兵，希亮以爲不可。高祖雖不聽，然重其爲人，不之責也。高祖卽位，希亮比諸將吏，恩澤最薄。隋遺諫議大夫使吳越，時江淮不通，凡使吳越者皆泛海，希亮過海遭大風，左右恐懼，希亮曰：吾平生不欺汝等，待吾可無恐也。已而風止，出帝時，遷禮部尚書卒。

裴諱，河東人。唐光化中，舉進士，爲補闕，事梁爲翰林學士，事後唐爲禮部侍郎，拜兵部尚書，致仕。晉高祖起爲工部尚書，復以老告，拜右僕射，致仕。卒，年八十五。諱以文學在朝廷久，宰相馬胤孫奏維翰首舉禮部所放進士也。後胤孫知舉，放

史記卷一百十三

九

榜引新進士詣維翰，維翰喜，作詩曰：門生門下見門生，世以爲榮。維翰作相嘗過維翰，維翰不迎，或問之，維翰曰：我見公於中書，庶寮也。桑公見我於私第，門生也。何送迎之有人，以爲當王仁裕，天水人，仕晉爲諫議大夫，仁裕性曉音律，晉高祖初定雅樂，宴群臣於承福殿，奏黃鍾仁裕聞之曰：音不純，肅而無和聲，當有學者起於禁中。已而兩軍校尉昇龍門外，昇聞于內人以爲神，少喜爲詩，嘗夢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願見江中沙石，皆爲策簡之文，由是文思益進，集平生所作詩萬餘首，號曰江集。漢高祖時爲戶部尚書，知貢舉，門生王溥至宰相，顯德三年卒。

午正不可
為時始雨
水乃可為
氣首字

丁卯鄆州人。中書舍人。權知貢舉。吏部尚書盧文紀與故
相崔協有隙。時協子頌舉進士。文紀謂延曰。吾嘗譽子于朝。
貢舉選士。當求實効。毋以虛名取人。昔有越人善酒。生子方
醉。其母浮之水上。人怪而問之。答曰。其父善酒。子必能之。若
是可乎。延退而笑曰。盧公之言。為崔協也。恨其父。遂及其子。
邪。延頗甲科。人皆稱其公。遷刑部尚書。致仕卒。
馬重績。其先北狄人。居于太原。重績少學數術。明太一五紀。
八象三統。大曆唐莊宗每用兵。必問之。重績言無不中。拜大
理司直。晉高祖立。遷司天監。重績言曆象王者所以正一氣。
之元。宣萬邦之命。而古今所紀。考審多差。宣明氣朔正。而星
史總 卷一百十三 三
度不驗。崇玄五星得。而歲差一日。以宣明之氣朔合崇玄之
五星二曆相參。然後符合。自前世諸曆皆起天正十一月為
歲首。用太古甲子為上元。積歲愈多。差漏愈甚。臣輒合二曆。
創為新法。以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為上元。雨水正月中氣為
氣首。詔司天監趙仁琦等考覆得。夫仁琦等言明年庚子正
月朔用重續曆考之。皆合無舛。乃下詔班行之。號調元曆。行
之數歲。輒差。遂不用。重續又言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為
一百刻。八刻六十分。刻之二十為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為正。
此自古所用也。今失其傳。以午正為時始。下侵未四刻十分。
而為午。自是晝夜皆暗。皆失其正。請依古改正。從之。

趙延義。泰州人。仕蜀。為司天監。蜀亡。仕唐。為星官。周太祖入
京師。問延義。漢祚短促。天數邪。延義言王者撫天下。當以仁
恩德澤。而漢法深酷。刑罰枉濫。此其所以亡也。時太祖方圖
燕遼。吉劉銖第欲誅其族。聞延義言。悚然。止罪其身。事周。為
太府卿判司天監。卒。
史總 卷一百十三 三

史緯卷二百十四

五代史九

考

司天

司天掌日月星辰之象。周天一歲四時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行於十日十二辰。以爲曆而謹察其變。以爲占者。非常之兆也。以驗吉凶。以求天意。以覺人事。其術藏於有司。曆者有常之數也。以推寒暑。以先天道。以勉人事。其法信於天下。衡有時而用法不可一日而差。差之毫釐。則亂天人之序。乖百言之時。蓋有國之所重也。然自堯命羲和。見於書中。星間餘

史緯卷二百十四

曆存其大法。而三代中間。千有餘歲。遺文曠廢。六經無所逮。蓋子曰。天之高。星辰之遠。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亦未嘗言其法。至於後世。其學一出於陰陽之家。其事則重。其學則末。夫天人之際。遠哉微矣。而使一藝之士。布算積分。上求數千萬歲之曆。必得甲子朔旦。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會于子。謂之上元。以爲曆始。自漢而後。其說始詳。見於世。是果唐虞三代之法歟。皆不可得而考矣。自是以來。曆家之術。雖多不同。而未始不本於此。五代之初。因唐之故。用崇玄曆。至晉高祖時。司天監馬重績始更造新曆。不復推古上元。甲子冬至七曜之會。而起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爲上元。用正

歷代天合
理曆法
可也

史緯卷二百十四

月雨水爲氣首。初唐建中時。術者曹士蒨始變古法。以顯慶五年上元雨水爲歲首。號符天曆。世謂之小曆。祇行於民間。而重績乃用以爲法。遂施于朝廷。賜號調元曆。行之五年。經差不可用。復用崇玄曆。周廣順中國子博士王處誨私撰明玄曆。民間又有萬分曆。而蜀有永昌曆。正象曆。南唐有齊政曆。調元曆。法既非古。明玄又止藏其家。萬分止行於民間。而永昌正象齊政曆。皆止用於其國。今亦亡不復見。世宗卽位。外伐僭叛。內脩法度。端明殿學士王朴通於曆數。乃諱朴撰定朴奉曰。臣聞聖人之作曆在乎知天之變。人情之動則可以言知之。天道之動則當以數知之。數之爲用。聖人以之觀天道焉。歲月日時由斯而成。陰陽寒暑由斯而節。四方之政由斯而行。夫爲國家者。履端立極。必體其元。布政考績。必因其成。禮勅樂舉。必正其朔。三農百工。必用其時。五刑九伐。必順其氣。是以聖人受命治曆明時。故五紀有常度。庶徵有常。應自唐之季。垂曆百載。失天紀日曆數。汨陳陛下。寅畏上天。賑舉聖典。臣雖非能者。敢不奉詔。乃包萬象以爲法。齊七政以立元。測圭衡以候氣。審臍臍以定朔。明九道以步月。校經緯以推星。考黃道之斜正。辨天勢之昇降。而交蝕詳焉。夫立大之道。曰陰與陽。陰陽各有數。合則化成矣。陽之策三十六。陰之策二十四。奇偶相命。兩陽三陰。同得七十二。陰陽之數

合七十二者化成之數也。化成則謂之五行之數。五行之得非數。過之者謂之氣盈。不及者謂之朔虛。至於應變分用。無所不通。故以七十二為經法。經者。常用之法也。百者。數之節也。隨法進退。不失舊位。故謂之通法。以通法進經法。得七千二百。謂之統法。自元入經。先用此法。統曆之諸法也。以通法進統法。得七十二萬。氣朔之下。收分必盡。謂之全率。以通法進全率。得七千二百萬。謂之大率。而元紀生焉。元者。歲月日時皆甲子。日月五星合在子。當盈縮先後之中。所謂七政齊矣。古者植圭於陽城。以其近洛也。蓋尚慊其中。乃在洛之東偏。開元十二年。遣使之天下。候影南距林邑。北距橫野。中得浚儀之岳。堂應南北。弦居地之中。有周建國。定都於汴。樹圭置箭。測岳。臺各漏。以為中數。晷漏正。則日之所至。氣之所應。得之矣。日月皆有盈縮。日盈月縮。則後中而朔。月盈日縮。則先中而朔。自古臆胸之法。率皆平行之數。入曆既有兩次。而又衰積不倫。皇極舊術。則迂迴而難用。降及諸曆。則疎遠而多失。今以月離臆胸。隨曆校定。日離臆胸。臨用加減。所得者。人離定日也。一日之中。分為九限。每限損益衰積有倫。臆胸之法。可謂審矣。赤道者。天之絃帶也。其勢圓而平。紀宿度之常數。臨黃道者。日軌也。其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去極二十四度。當與赤道近。則其勢斜。當與赤道遠。則其勢直。當斜

則日行宜遲。當直。則日行宜速。故二分前後加其度。二至前後減其度。九道者。月軌也。其半在黃道內。半在黃道外。去極遠六度。出黃道。謂之正交。入黃道。謂之中交。若正交在秋分之宿。中交在春分之宿。則比黃道益斜。若正交在春分之宿。中交在秋分之宿。則比黃道反直。若正交中交。在二至之宿。則其勢差斜。故較去二至二分遠近。以考斜正。乃得加減之數。自古雖有九道之說。蓋亦知而未詳。徒有祖述之文。而無推步之用。今以黃道一周。分為八節。一節之中。分為九道。盡七十二道。而使日月無所隱其斜正之勢焉。九道之法。可謂明矣。星之行也。近日而疾。遠日而遲。去日極遠。勢盡而留。自古諸曆。分段失實。隆降無準。今日行分尚多。次日便留。自留而退。惟用平行。仍以入段行度。為入曆之數。皆非本理。遂至乖戾。今校逐日行分積。以為變段。然後自疾而漸遲。勢盡而留。日留而行。亦積數而後多。別立諸段。變曆以推變差。俾諸段變差。際會相合。星之遲疾。可得而知之矣。自古相傳。皆謂去交十五度以下。則日月有蝕。殊不知日月之相掩。與闇虛之所射。其理有異。今以日月經度之大小。移去交之遠近。以黃道之斜正。天勢之昇降。度仰視旁視之分數。則交虧得其實矣。臣考前世。無食神首尾之文。近自司天卜視小術。不能舉其大體。遂為等接之法。蓋從假用。以求徑捷。於是乎交有

逆行之數，後學者不能詳知，因言曆有九曜，以爲注曆之常式。今並削而去之，謹以步日、步月、步星、步發，欽爲四篇，合爲曆經一卷。曆十一卷，草三卷，顯德三年七改，細行曆一卷，以爲次。天曆，昔在帝堯，欽若昊天，陛下考曆象日月星辰，唐堯之道也。世宗詔司天監用之，以明年正月朔旦爲始。朴所撰次天曆經四篇，舊史亡其步發欽一篇，而在者三篇，簡略不完。朴曆世既罕傳，予嘗問於著作佐郎劉義叟，義叟爲予求得其經，然後朴之曆大備。義叟好學，通書史，長於星曆，嘗謂予曰：前世造曆者，其法不同而多差，至唐一行始以天地之中數作大衍曆，最爲精密。後世舍治曆者，皆用其法，惟寫

分擬數而已。至朴自爲一家之法，總日躔差爲盈縮二曆，分月躔爲遲疾二百四十八限，考衰殺之漸，以審臑胸，而朔望正矣。校赤道九限，更其率數，以步黃道，使日躔有常度，分黃道八節，辨其內外，以揆九道，使月行如循環，而二曜協矣。觀天勢之升降，察軌道之斜正，以制食差，而交會審矣。測岳臺之中，得二至之日，夜而執漏實矣。推星行之逆順，伏陽使舒，垂有漸，而五緯齊矣。然不能宏濶簡易，而徑急是取，至其所長，雖聖人出，不能廢也。義叟之言如此。

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備，予述本紀，書人而不書天，其文雖異，其意一也。自唐虞三代以來，莫不稱天以舉事，孔子刪詩

言不去也。蓋聖人不絕天於人，亦不以天參人。絕天於人，則天道廢，以天參人，則人事惑。故常存而不究也。春秋雖書日食星變之類，孔子未嘗道其所以然者，故其弟子之徒莫得而解也。天道不可知，則修人事而已。人事者，天意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未有人心悅於下而天意怒於上者。未有人理逆於下而天道順於上者。然則王者當天下子生民，布德行政，以順人心，是之謂奉天。至於三辰五星，不能無盈縮差忒之變，而占之有中，有不中，有司之官也。本紀所述人君行事詳矣，其興亡治亂，可得而見。至於三辰五星

職方

嗚呼！自三代以上，莫不分土而治也。後世始郡縣天下，而自秦漢以來，爲國孰與三代長短及其末也，未始不分。至或無地以自存焉，蓋得其要則雖萬國而治，失其所守則雖一國不能不亂。豈非皆本於道德哉？唐之盛時，雖名天下爲十道，而其勢不分。既其衰也，置軍節度，號爲方鎮，鎮之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驕則逐帥，帥驕則叛，上土地爲其

世有干戈起而相侵天下之勢自茲而分唐自中世多故矣其起衰救難常倚鎮兵扶持而侵凌亂亡亦終以此豈非利害之理然歟自僖昭以來日益割裂梁初天下別爲十一南有吳浙荆湖閩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爲梁莊宗初起并代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取梁魏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同光破蜀已而復失惟得秦鳳階成四州而管平二州陷于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爲唐石氏獻十有六州于契丹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九州以爲晉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復入于蜀陳帝時增置之州一合一百六州以爲漢郭氏代漢十州入于劉旻世宗取秦鳳階成瀛漢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而唐者三合一百一十八州以爲周宋興因之此中國之大略也其餘外屬者強弱相并不常其得失至於周末閩已先亡而在者七國自江以下二十一州爲南唐自劔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爲蜀自河南北十州爲齊自浙東西十三州爲吳越自嶺南北四十七州爲南漢自太原以北十州爲東漢而荆歸峽三州爲南平合中國所有二百六十八州而軍不在焉唐之封疆遠矣前史備載羈縻寄治虛名之州五代亂世文字不完又時有遺音或陷于夷狄不可考究其詳其可見者具之如譜

史籍

卷一百十四

七

汴州唐曰宣武軍梁以爲開封府建東都後唐滅梁復爲宣武軍晉升爲東京漢周因之洛陽梁唐晉漢周常以爲都唐爲東都梁爲西都後唐爲洛京晉爲西京漢周因之
 雍州唐上郡昭宗遷洛廢爲佑國軍梁改曰永平軍唐滅梁復爲京晉廢爲晉昌軍漢改曰永興周因之
 州以宣武爲京都也

史籍

卷一百十四



楊行密公泥人長大力能舉百斤日走三百里唐乾符中江淮盜起行密爲盜見獲刺史鄭榮奇其狀貌曰而且富貴何爲作賊縱之後應募成朔方歲滿戍還軍吏復使出戍行密將行過軍吏舍軍吏賜爲好言問行密何所欲行密奮然曰惟少公頭爾卽斬其首攜之而出因率戍兵爲亂自號都知兵馬使遂據廬州淮南節度使因表爲廬州刺史高駢爲

單師鐸所攻行密率兵赴之至天長城已陷師鐸因驛召宣州秦彥入揚州行密屯于蜀岡師鐸率衆數萬出戰行密陽敗棄營走師鐸兵爭入營收軍實行密反兵擊之師鐸大敗單騎走入城遂殺高駢行密竊素向城哭三日攻其四門未及師鐸奔于東塘行密遂入揚州時城中空虛民相食夫婦父子相率就屠者賈之封割如羊豕行密不能守欲出走會秦宗衡掠地淮南彥及師鐸與宗衡合行密聞城不敢出宗衡爲偏將孫儒所殺儒攻高郵破之行密懼其害彥與日吾以新集之衆守空城諸將多驍萬人非能力制而心服之也今備兵方盛所攻必克此諸將持兩端擇賢背之時也彥

陵鎮使高駢之舊將必不爲吾用不如殺之以并其衆行密因犒軍擒霸殺之得其兵數千孫儒復殺彥及師鐸并其兵以攻行密行密欲走海陵駢曰海陵難守廬州吾舊治也城廩完實可爲後圖行密乃走廬州久之問駢曰吾欲西取洪州可乎駢曰鍾傳新得江西勢未可圖趙錙爲秦彥守宣州今彥死錙失所恃其人非公敵可取也行密乃引兵攻錙戰于楊山大敗之進圍宣州錙棄城走追殺之遂入宣州昭宗拜行密宣州觀察使行密遣田頌等攻浙西取蘇常潤州二年取滁和州景福元年取楚州孫儒入廣陵亦不能守乃焚其城殺老疾以餉軍驅其衆渡江號五十萬以攻行密行

密賊敗欲走銅官其將戴友規劉威曰儒焚倉廩以來兵多而氣統若避而走足就擒也彼資糧既盡必不能久當閉城堅柵以不戰疲之行密絕其糧道儒兵飢又大疫行密悉兵擊之儒敗被擒將就刑仰顧見威曰聞公爲此策以敗我使我有將如公者其可敗邪儒書引鑑撫首曰此頭不久當入京師至是傳首闕下行密復入揚州凡七年定八州勞未休息其民遂安行密議出鹽茗界輸錢帛幕府高彥曰殘破之餘不可以加歛且幣藏何患不足若悉我所有易四鄰所無財用有餘矣行密納之蔡侍以廬州叛附朱全忠行密遣李神福攻僞僞堅壁不出其黨張顒城降僞自殺行密以

顯赫表積軍，積請戮之。行審更置干親軍，田頌攻歙州。歙州刺史裴樞有美政，民爲之拒戰。樞食盡欲降，遣行審書請還京師。行審以魯邵代樞。州人不肯下，請陶雅代之。雅於樞將最寬厚，以禮歸樞于朝。唐拜行審淮南節度使。乾寧二年，昇州刺史馮弘鐸來附。行審分遣田頌等攻掠，自淮以南江以東，諸州皆下之。進攻蘇州，擒其刺史成及。行審聞其室唯圖書藥劑，將辟爲司馬。成及引刀欲自刺。行審乃厚禮而歸之。兖州朱瑾奔于行審。行審兵皆江淮人，輕弱得瑾勁騎，兵益振。梁太祖遣葛從周、龐師古攻壽州。行審敗梁兵於清口，殺師古。從周走，追至泚河大敗之。五年，錢修攻蘇州，取之。天復元年，遣李神福攻越，戰于臨安，大敗之，擒其將領全武。二年，馮弘鐸叛，襲宣州及田頌，戰于揚山。弘鐸敗，將入海。行審自至東塘邀之，使人謂弘鐸曰：「吾府雖少，猶足容君。何苦自棄于海？」弘鐸感泣。行審從十餘騎入其軍，執弘鐸手慰之，與俱歸。表爲節度副使。以李神福代弘鐸爲昇州刺史。唐昭宗三年，以李神福爲鄆岳招討使，攻杜洪。荆南成汭救洪，爲巨艦，堂皇悉備。神福望汭軍曰：「戰艦雖盛，首尾斷絕，可取也。」敗之于君山。梁兵攻青州，王師範來求救。遣王茂章救之，大敗梁兵，殺朱友車。太祖大怒，自將擊茂章。兵號二十萬，復爲茂

章所敗。田頌安仁義，朱廷壽從行，審起微賤，皆猛悍難制。行審欲除之。天福二年，許再思叛錢鏐，召頌攻杭州。垂克，行審納鏐賂，命頌解兵。頌恨之，遂反。襲昇州，執李神福妻子。行審遣神福討頌。頌遣神福書以妻子招之。神福曰：「吾以一卒從吳王起事，今爲大將，忍背德顧妻子乎？」斬其使。軍士皆感奮。頌執其子承明以招之。神福叱左右射之，遂敗。頌兵于吉陽磯，行審別遣臺濠擊頌。頌敗死。安仁義聞頌叛亦反。行審遣王茂章圍仁義於潤州。行審欲招降之。仁義猶豫未決。茂章乘其怠，穴地道而入，執而斬之。廷壽行審夫人朱氏之弟。頌及仁義叛，行審疑之，乃陽爲日疾，每接廷壽使者，必錯亂其所見以示之。書行，故觸柱而仆。朱夫人扶之，良久乃蘇。泣曰：「吾業成而喪其目，是天廢我也。吾兒子皆不足任事，得廷壽付之，吾無恨矣。」夫人喜，急召廷壽。廷壽至，行審迎之，張門刺殺之。出朱氏還其家。天祐二年，遣劉存政、鄆州成勳、杜洪、淮兵漢入，仰承與以濟。若以奇兵取之，可不費而潰。洪以精兵合汴人圍壽。遣宋興存遣前壽援之。汴降卒曰：「洪軍雖可取，汴軍不可當也。」壽曰：「殺強則弱者捷矣。」乃自擊汴軍敗之。禽三百人，徇城下。洪軍氣沮，或勸存擊援兵，則城自下。存曰：「擊之賊入，則城固矣。若縱其遁，城可取也。」俄而汴軍走，城陷。執洪斬之。自孫儒亂後，府庫空竭，行審約已省費，不三年，國

以富強，皆登城見王茂章營第曰：「天下未定，而茂章居寢營，然果肯爲我忘身乎？」茂章遽毀之。方帝困鳳翔，以爲行密可立，全忠再遣使督兵行密至宿州，糧盡乃還。全忠有帝東還，行密慙憤得病，全忠知天子倚行密重，乃弑帝以絕人望。行密聞之，發喪不視事，病遂篤。十一月，行密卒，年五十四。遺令爲布爲衣，桐木爲棺，夜葬山谷，人不知所在。諡曰武忠子溫立，及溥僭號，追尊爲太祖。溫行密長子也，行密病，出溥爲宣州觀察使，右衛指揮使徐溫謂溥曰：「今王有疾，而出嫡嗣，必有公臣之謀，若他日召子，非溫使者，慎無應命。」溫泣謝而去。行密病甚，命判官周隱作符召溫，隱慮溫幼弱不任事，勸行

爲東院馬軍，以自衛。溫與左衛都指揮使張顥皆行密舊將，惡璠等侵其權。四年正月，溫視事，璠等侍側，溫顧璠牙兵入搜捕，遇下斬之。溫不能止，而心憤。五年五月，溫顥遣盜入殿中殺溫，溫謂群盜若能反殺溫，顥以爲刺史，群盜皆諾。惟史詳不從，執溫縊殺之。年二十三。弟隆演立，隆演行密第二子也。初，溫顥弑溫，約分其地，以臣於梁。及溫死，顥欲自立，溫忠之問其客，客可求，可求曰：「顥雖剛愎，而闇於成事，此易爲也。」明日，顥列劔戟府中，召諸將議事，大將朱瑾而下皆去，衛從然後入。顥問諸將誰當立者，諸將莫對。顥三問，可求前曰：「四更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恐爲之太速，今外有劉威、陶雅、李簡、李遇皆先王舊人也，公欲自立，未知此輩能降心以事公否？不若輔立幼主，漸之歲時，待其歸心，然後可也。」顥不能對，可求因趨出，書敕內袖中率諸將入賀，及出敕宜之，乃溫母史氏教言。楊氏創業艱難，嗣王不幸，隆演以次當立，告諸將以無負楊氏而善事之辭，旨激切，聞者感動，顥氣沮，隆演乃立。顥由此與溫有隙。諷隆演出溫潤州，可求謂溫曰：「今捨衛兵而出外郡，禍立至矣。」因說顥曰：「公與徐溫同受顧託，義者謂公奪其衛兵，將殺之於外，信乎？」顥曰：「無之。」然事已行，安可止乎？可求曰：「甚易也。」明日，從顥與諸將造溫，可求賜資，溫曰：「古人不忘一飯之恩，况公三世楊氏之將，今幼嗣新立，多事

之時乃求居外以苟安乎。溫陽謝曰：公等見留，不願去也。由是不行。行軍副使李承嗣與張顥善，見可求附溫，收顥使客刺之。客夜刺可求，不中。明日，可求詣溫，謀先殺顥。陰遣鍾章、遼壯士就衙堂斬顥，以弑溫之罪歸之。溫由是專政。隆演備位而已。撫州危，全諷袁州彭彥章、吉州彭玕、信州危仔倡皆叛。隆演問可求誰可用者，可求薦周本。時本攻蘇州，敗歸，不肯出，可求強起之。本曰：蘇州之敗，非怯也，乃上將權輕而下將令備。若必見任，願無用偏裨。乃請兵七千，戰于象牙潭，敗之。全諷彥章奔于楚，仔倡奔于錢塘。初，全諷欲舉兵，王茂章歸梁，道過全諷，謂曰：聞公欲舉事，願見公兵以知濟否。全諷與茂章親之。茂章曰：我素事吳，吳兵三等，如公此來，可當其下將，非益兵十萬不可。全諷卒敗。八年，徐溫領昇州刺史治舟師于金陵。宣州李遇自行寄時為大將，憤溫用事，曰：徐溫何人，吾猶未識，而驟至於此。溫遣榮再用，以兵赴王壇代遇。遇不受命，再用圖之。隆演使客將何楚趨遇，遇自歸。楚說遇曰：公欲反，可殺楚以示衆。若本無心，何不聽楚以出。遇隨楚出，溫殺之。九年，溫為行軍司馬，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攻楚，取岳州。十年，越人攻常州，溫敗之于無錫。梁遣王茂章攻壽春，溫敗之于霍丘。封溫齊國公，兩浙都招討使，鎮潤州。聞其子知訓為行軍副使乘政而大事過

史紀 卷二百十五 七

當日有
救之

遂決之。十三年，宿衛將李球、馬謀挾隆演登樓攻知訓，陣于門橋。知訓戰却，朱瑾適自外來，以一騎前視其陣，曰：此不足為也。因返顧一麾，外兵爭進，遂斬球。謀十四年，徐溫徙治金陵。隆演幼懦，知訓凌侮之，嘗飲酒樓上，知訓為參軍，隆演易衣坐，髻為蒼髻，知訓使酒罵坐，語侵隆演。隆演涕泣，知訓舍之。左右扶隆演起去，知訓殺酒吏而罷。吳人皆仄目，知訓與朱瑾有隙，瑾殺之，而自刎。徐知誥在潤州，聞亂，率兵入殺。唐宣諭使李儼遂舉攻，米志誠聞瑾殺知訓，被甲率兵至天興門，聞瑾死乃還。徐溫疑志誠助瑾，欲殺之，嚴可求懼不克，使人偽從潤州來告捷，諸將入賀，擒志誠斬之。劉信克虔州。十六年，溫率將吏請隆演即天子位，不許。溫率王勣、賈勳、孫隆演即吳王位，設百官，如天子之制。改天祐十六年為武義元年。大赦境內，拜溫大丞相，都督中外事，封東海郡王。以徐知誥為左僕射，參知政事，嚴可求謂溫曰：二郎非徐氏子，而推賢下士，人望所歸，若不去之，恐為後患。溫不聽。及知誥乘政出，可求於楚州，可求懼，詣金陵見溫，謀曰：唐亡於今十二年，而吳猶不改天祐，可謂不負唐矣。吳征伐四方，常以復興為辭，今聞河上之戰，梁兵屢勦，若李氏復興，其能屈節乎。宜於此時建國，以自立。溫然之，因問可求不違，謀遂成。隆演懼，二年，隆演卒，隆演少年嗣位，權在徐氏，心常快快，因鸞飲，神

史紀 卷二百十五 八

復進食遂至病卒年二十四弟溥立溥行密第四子也歷漢
 卒弟濠次當立而徐氏秉政不欲立長君乃立溥改昇州為
 金陵府拜徐溫金陵尹明年改元順義祀天於南郊御天興
 樓大赦拜徐溫太師嚴可求右僕射三年唐莊宗滅吳遣
 司農卿盧瑋使于唐嚴可求密條數事授之以行瑋見于格
 陽莊宗問之瑋次第以對皆如所授五年唐遣陳讓大夫薛
 昭文使福州假道江西劉信謂昭文曰亞次聞有信否昭文
 曰天子新立未熟公名也信曰漢有韓信吳有劉信君還語
 亞次當來較射於淮上乃兩大厄望牙旗鏡首百步謂昭文
 曰一發而中願以此厄為壽否則以自罰言訖而箭已穿矣
 六年莊宗崩詔報朝七日七年大丞相徐溫率文武上表勸
 溥即皇帝位溥未許而溫病卒十一月溥御文明殿即帝位
 改元曰乾貞大赦追尊行密武皇帝溫景皇帝隆演宣皇帝
 以徐知誥為太尉徐知詢金陵尹溫諸子皆封王二年荆南
 高季興來附封季興秦王季興敗楚師于白田獲其將更來
 獻三年徐知詢來朝知誥誣其有反狀留之不遣以徐知詢
 為金陵尹溥加尊號大赦改元太和二年冊其子璠為太子
 以徐知誥為金陵尹以知誥子景通為司徒五年建都於金
 陵金陵火罷建都府臨川王濠為歷陽公知誥遣親信王宏
 以兵守之以其子景遷為太保七年改元天祥知誥遷位太

簡天下兵馬大元帥封齊王三年知誥建齊國立宗廟社稷
 置左右丞相已下以金陵為西都廣陵為東都冬十月溥遣
 江夏王璠奉冊禪位於齊王十二月溥卒于丹陽年三十八
 昇元六年李昇遷其子孫於海陵號永寧官嚴兵守之絕不
 通人久而男女自為匹偶吳人哀憐之顯德三年世宗征淮
 南下詔撫安楊氏子孫李景遣人滅其族嗚呼盜亦有道信
 哉行密之書稱行密為人寬仁雅信能得士心其將蔡儔叛
 於廬州毀行密墳墓及儔敗諸將請毀其墓以報之行密嘆
 曰儔為惡已誅枯骨何罪吾豈復為之邪嘗使從者張洪負
 劍侍洪拔劍擊行密不中洪死復用洪所害陳紹員劍不疑
 嘗罵其將劉信信忿奔孫儒行密戒左右勿追曰信豈負我
 者邪醉而去醒必復來明日果來行密起於盜賊其下皆驍
 武雄暴而樂為之用者以此也故二世四主垂五十年及歷
 立政在徐溫時天下築紂相尋而徐氏父子裴四三主然後
 取之豈其恩威有在人者歟行密以唐景福元年再入壽州
 至晉天福二年為李昇所篡凡四十六年
 田頌合泥人與楊行密同里約為兄弟行密據廬州頌謀為
 多沙陀叛將安仁義奔淮南行密大喜賜以騎兵兩人名冠
 軍中行密表仁義為潤州刺史頌率國軍節度使頌至揚州
 謝行密左右求賂不已而欲更亦有所求頌怒曰更以我將

下獄邪。頽求池欲爲蜀州。行密不許。頽將還。指府門曰。吾不復入此矣。因移書行密曰。侯王守土。以奉天子。譬百川然。猶不朝於海。雖狂奔瀝漫。潤可立待。不若順流無窮也。東南無大。大刀布金玉。積如山阜。願公上天子常賦。頽請單騎以覲。行密答曰。貢賦必由汴而達。適足以資敵耳。於是頽絕行密。大募兵。造其佐杜荀鶴至汴。通好。行密以康僞在頽所。授廬州刺史以問之。頽怒。族其家。頽與安仁義攻昇州。行密使李神福討頽。敗頽兵。頽將王壇以舟師躡神福。後至吉陽磯。神福反舟順流急擊。大破之。頽自將來戰。神福曰。賊棄城而求。此天亡也。乃堅壁不出。請行密以兵塞頽走路。仁義攻常州。

兵擊之。壇走。濠爲狹營小舍。若才容一二十人。頽輒之。不復召兵。戰於黃池。矢石始交。濠遁。頽逐北。遇伏。大敗。壇歸行密。頽簡死士數百。號爪牙都。率之薄戰。濠殊死鬪。頽軍敗。爲亂兵所殺。其下猶戰。示以頽首。乃潰。傳首至淮南。行密整之行。密使王茂章穴地取潤州。安仁義保城樓。兵不敢登。召李德誠曰。汝可以委命。乃抵弓矢受縛。斬揚州市。濠合泥人行密表爲宣州觀察使。

王居巖。當塗人。仕唐。爲號衛長史。遭亂。棄官歸。居青山。楊行密據淮南。使人以兵迫起之。居巖散遣其家人。以一身歸行密。授湖州別駕。不造一日。行密大會。失居巖。亟使人掩其家。無一人在者。有人遊嵩山。山有石室。旁人或云。有道人王居巖住此。訪之。已去。莫知其所終。

徐溫。胸山人。少販鹽爲盜。行密起合。配隸帳下。行密所與。事劉威。陶雅之徒。號三十六英雄。獨溫未嘗有戰功。行密欲殺之。廷壽等溫用其客。嚴可求謀。教行密陽爲目疾。事威。溫右衛指揮使。始預謀議。及行密病。將皆戰守在外。而溫居帳下。遂預立溫之功。及殺溫。與張顥有隙。使鍾章殺之。章許諾。遲壯士三十人。椎牛享之。刺血爲盟。溫疑章不果。夜半使人陽謂章曰。溫有老母。懼事不成。不如且止。章曰。謀已定。寧可已乎。明日。鍾章殺顥。溫盡殺紀祥等。歸殺溫之罪於顥人。

白羅母史氏史氏驚泣曰吾兒年幼禍亂若此得保百口以歸合況公之惠也隆演立溫專政還昇州刺史治舟師於金陵大將李遇怒溫用事出變言溫使柴再用族之行審舊將皆自疑溫偽下之恭謹如見行審諸將乃安八年溫還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溫攻越神將曹瑒奔于越溫遣人語瑒曰吾用汝為將汝事有求吾不能給是吾過也赦瑒妻下厚遇之秋越人來攻溫瑒于無錫瑒臨陣奔歸遠敗越兵封溫齊國公鎮潤州以昇潤宣常池黃六州為齊國溫城昇州建大都督府徙治之以其子知訓輔隆演於廣陵而大事溫遙史之知訓為朱瑾所殺溫養子知誥自潤州入遷

因作弔以食餓者隆演即吳王位拜溫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封東海郡王隆演卒溫越次立其弟溥卒年六十六遷封齊王李昇僭號號溫為義祖

南唐

李昇徐州人父榮唐末之亂不知其所終昇少孤流寓泗州間楊行密得之奇其狀貌養以為子而楊氏諸子不能容行密以乞徐溫乃冒姓徐名知無及壯身長七尺廣額隆準拜昇州刺史時江淮初定州縣吏多武夫務賦歛昇獨好學接禮儒者為政寬仁以勸儉自厲民稱舉之徐溫鎮潤州聞昇有善政往視之見其府庫充實城壁修整乃徙治之而遷昇潤州刺史昇求宣州溫不與徐知訓為朱瑾所殺溫居金陵未及間昇居潤州近廣陵先聞即日以州兵渡江定亂遂得政昇事溫甚謹溫嘗罵其諸子不如昇諸子疾之知訓尤甚嘗召昇飲酒伏劍士欲害之行酒吏刀彥能覺之酒至昇以手爪拍之昇悟起走得免昇自潤州入覲知訓與飲於山光寺又欲害之徐知諫以其謀告昇昇起遷去知訓以劍授刀彥能使追殺之及於中塗而還給以不及後昇貨以彥能為撫州節度使知訓凌楊氏而侮諸將故見殺及昇秉政欲收人心乃寬刑法推恩信起延賓亭以待四方之士引宋齊丘駱知祥王令謀等為謀客士觀旅於吳者皆齒用之民間

有婚喪匪乏者，開給之，盛暑未嘗張蓋操扇，左右進盃，却之，曰：「衆暴露，我何用此？」以故溫雖遠乘大政，而吳人多歸昇。武義元年，拜左僕射，參知政事，溫行軍司馬徐玠、致勸溫以已子代昇，溫遣子知詢入廣陵，謀代昇，乘政會溫，玠反爲昇謀，誣知詢以罪，留之不遣。楊溥僧號，拜昇太尉，中書令，太和三年，出鎮金陵，如溫之制，留其子昇通爲司徒，同平章事，以王令謀、宋齊丘同平章事四年，封昇東海郡王，昇照鑑見白鬚，傾其吏周宗嘆曰：「功業已就，而吾老矣，奈何？」宗知其意，馳見宋齊丘，謀禪代齊丘以爲未可，請斬宗，昇黜宗爲池州刺史，吳臨江王楊濛怨徐氏捨已而立溥，昇廢濛爲歷陽公。

史籍

卷一百一十五

七

以兵守之，濛殺守者奔廬州，節度周本欲納濛，其子許止之本曰：「此吾主家郎君也，何忍拒之？」自出迎濛，許開門，進本不得出，縛濛至金陵，見殺。五年，昇封齊王，開楚諸國，皆遣使勸進。天祚三年，諷溥傳位於已，國號齊，改元昇元，昇專溥曰：「讓皇帝，追尊徐溫爲忠武皇帝，封子景爲吳王，周本與諸將至金陵，勸進歸而嘆曰：『吾老矣，豈能事二姓乎？憤而死。』」二年，遷楊溥於潤州丹陽宮，以馬思讓爲丹陽宮使，以嚴兵守之。徐氏諸王請昇復姓，昇復姓李氏，改名昇，自言唐憲宗子，建王恪生，超超生志爲徐州判司，志生榮，昇建王四世孫，改國號曰唐，立唐高祖太宗廟，追尊高曾祖考爲皇帝，奉徐溫

史籍

卷一百一十五

七

爲義祖，以張居詠、李建勳、張延翰、同平章事，講武於銅橋步，騎八萬，楊溥卒於丹陽宮，溥子璉爲太子時，昇以女妻之，反昇篡國，封其女永興公主，女聞人呼公主，必泣，辭人皆憐之，璉爲康化軍節度使卒，三年，昇郊祀上帝於圓丘，群臣請上尊號，昇曰：「尊號非古也，不許。」州縣言民李悛五代同居者七家，皆表門閭，復其緇役，四年，晉安州節度使李金全叛，遣欸於昇，昇遣鄂州屯管使李承裕迎之，承裕與晉將馬全節戰，敗死，都監杜光鄰及其兵五百人被執，送于京師，高祖遣還昇致書高祖，復遣光鄰等，請以敗軍行法，高祖復遣還昇以甲士拒之，乃止。六年，吳越大火焚其宮室府庫，甲兵皆盡，群臣請乘其敝攻之，昇不許，遣使弔問，厚賜之，錢氏自吳時素爲敵國，昇見天下亂久，常厭用兵，先與錢氏約和，遂通好，不絕昇客馬延已，好論兵，大言嘗謂昇曰：「田舍翁安能成大？」昇志在守吳舊地，無復經營之畧，吳人亦賴以休息。七年，昇卒，年五十六，議者以昇繼昭宗之後，廟號合稱宗，韓熙載以爲古者帝王已失之，已得之，謂之反正，非我失之，自我復之，謂之中興，中興之君，廟號稱祖，昇與既隆之業，當號烈祖，從之。子景立，景初名景通，昇長子也，改元保大，封弟景遷爲齊王，諸道兵馬元帥，中書令，景建爲燕王，副元帥，置於昇極前，約兄弟世世繼立，封其子與南昌王，江都尹，以馬延已掌

後史立子
多此一照

夢錫爲翰林學士，馮延魯爲中書舍人，陳覺爲樞密使，魏奉
直文徽爲副使，夢錫專掌密命，延巳等皆以邪佞用事。吳人
謂之五鬼。夢錫屢言五人不可用，景不納。初，宋齊丘爲昇
陽氏最有力，及成事，陽入九華山，昇陽招之，乃出。以病罷
相，爲洪州節度使。景立，復召爲相，俄罷爲浙西節度使。齊丘
不得意，復歸九華山。陽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青陽一縣。
二年，閩人朱文進弒其君王延義自立，廷義弟延政亦自立。
於建州，國號殷，連兵累年。閩大亂，景遣查文徽發兵攻建州。
延政遣人給福州曰：「唐兵助我討賊矣。」福州信之，殺文進，以
降。延政遣從子繼昌守福州。文徽軍屯建寧，福州將李仁達
殺繼昌，自稱留後。泉州將留從効亦殺其刺史黃紹顥，皆送
款於文徽。四年，文徽克建汀漳泉四州。景分延平劍浦富沙
三縣置劍州，遷王延政之族于金陵。以延政爲使州軍節度
使。仁達爲福州節度使，從効爲清源軍節度使。景欲罷兵，查
文徽言：「仁達等餘孽猶在，當乘勝盡取之。」陳覺言：「不可用尺
兵。」致仁達等景以覺爲宣諭使，召仁達朝金陵。仁達不從，覺
慙，遷至建州。矯命發汀建信撫四州兵攻仁達，魏奉安撫漳
泉，聞覺起兵，發兵會之。景大怒，馮延巳等言：「兵衆行不可止，
乃以王崇文爲招討使，王建封爲副使，益兵會討。」馮延魯
奉陳覺爲監軍使，仁達送款於吳越。吳越以兵應之，覺等爭

功進退不相應。延魯與吳越兵戰，大敗而走。諸軍皆潰，景怒。
遣使者鎖覺延魯至金陵，時延巳爲相，齊丘爲太傅，解之。乃
流覺新州，延魯舒州。韓熙載請誅覺等，齊丘貶熙載和州司
馬，時契丹陷京師，中國無主，而景方拔兵東南，不暇北顧，御
史中丞江文蔚劾馮延巳魏岑亂政，與覺等同罪而不見貶。
熙載怒，貶文蔚江州司士，黎軍而罷延巳爲少傅，岑爲太子
洗馬。五年，以景遂爲太弟，景遂爲元帥，封齊王。南昌王冀爲
副元帥，封燕王。契丹遣使來聘，以兵部尚書賈渾報聘。漢隱
帝少，中國衰，江淮以北群盜多，迭款於景。景遣皇甫暉出海
泗諸州招納之。八年，福州詐言吳越戍兵亂，遣人請建州師
度使查文徽，文徽與劍州刺史陳誨趨應之。福州以兵出迎，
誨曰：「閩人多詐，難信，宜駐江岸。」徐圖之。文徽曰：「久則生變，乘
其未定，亟取之。」留誨屯江口。文徽進西門，伏兵發，被擒。誨與
越人戰，大敗之，獲其將馬先進。景遂先進還越，越亦歸文徽。
楚馬希範欲其主希廣而自立，楚人囚希範，立其弟希崇。附
于景。楚國大亂。九年，景遣信州刺史邊鎬攻楚，破潭州，遷馬
氏之族于金陵。以希崇爲洪州節度使，希崇舒州節度使，以
邊鎬爲湖南節度使。十年，分洪州置筠州，廣州劉晟乘楚之
亂，取桂管，景遣將軍張勣出兵爭之不克。楚地新定，馮延巳
重欲之。楚人遂叛，劉言攻邊鎬，鎬逃歸。十一年，金陵大火，喻

月十二年大飢民多疫死十三年周以李穀爲都部署攻壽州時宋齊丘爲洪州節度使景召齊丘還金陵以劉彥貞爲神武統軍劉仁贍爲清淮軍節度使以拒周師李穀曰吾無求之其使淮兵斷正陽浮橋則背腹受敵乃焚芻糧退屯正陽時世宗親征行至圍鎮聞穀退軍曰吾軍却唐兵必追之穀字重進急趨正陽曰唐兵至宜急擊之劉彥貞聞穀退軍果以爲怯急追之比及正陽而重進先至軍未及食而戰彥貞遂敗世宗營于汜水之陽徙浮橋于下蔡景遣林仁肇爭之不得周師取滁州景懼遣牙將王知朗稱唐皇帝奉書願効貢賦陳兄事之禮世宗不答景東都副留守馮延魯光

州刺史張紹舒州周祚泰州方誦皆棄城走延魯創髮爲僧爲周兵所獲斬州裨將李福殺其刺史王承僞降周景益懼改名瑑以避周廟諱遣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獻犒軍牛五百頭酒二千石金銀羅綺數千請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以求罷兵世宗不報下揚泰州景遣人懷蠟九書契丹求救爲邊將所執光州刺史張承翰降周上問年景遣司空孫晟禮部尚書王崇質奉表辭益卑服世宗猶不容鍾謨孫晟等皆留行在謨等請歸取景表盡獻江北地世宗乃許之遣崇質德明還賜景書曰自有唐失御天步方艱六紀于茲瓜分隅峙自爲聲教各擅蒸黎交結四夷

憑凌上國華風不競否運所鍾凡百有心孰不興憤朕璽一百州之富庶握三十萬之兵甲農戰交修士卒樂用苟不能恢復內地申畫邊疆便議班旋真同戲劇至於削去尊稱願輸臣節古也雖然今則不論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備堅事大之心必不迫人於險德明等還盛稱世宗英武景不悅宋齊丘陳覺等言割地無益德明賣國以圖利景斬德明遣元帥齊王景達與陳覺率兵趣壽春景達將朱元等復舒斬秦三丘曰擊之怨淡不如縱之以爲德誠諸將閉壁毋得尋戰周師皆集於壽州世宗屯于渦口欲再幸揚州宰相范質以師老泣諫乃班師以李重進攻廬壽向訓守揚州訓請棄揚州併力以攻壽春十五年景達遣朱元屯紫金山築甬道以餉壽州世宗復南征徙下蔡浮橋于渦口第二城以夾淮破紫金諸寨景達雖爲元帥兵事皆決於陳覺覺與朱元有隙以元客將難信景達楊守忠代元元怒降周諸軍皆潰景達奔還金陵劉仁贍病且死其副使孫羽以壽州降于周世宗班師景遣人焚揚州驅其民而去冬十月世宗復南征圍濠州濠州刺史郭廷謂告于周曰臣不能守一州以抗王師然願請命于唐而後降世宗爲之緩攻廷謂遣人請命于景景許之乃降又取泗州周師步騎數萬水陸齊進軍士作檀柁之

改元周師攻楚州守將張彥卿鄭昭業城守甚堅攻四十日不可破世宗親督兵以洞屋穴城而焚之城壞彥卿昭業戰死周兵怒殺戮殆盡復取海泰揚州世宗至白沙臨大江景知不能支而耻於自屈乃遣陳覺奉表請傳國與其世子而聽命初周師南征無水戰之具已而屢破景兵獲水戰卒乃造戰艦數百艘使降卒教之水戰命王瓌將以下淮景水軍屢敗長淮之舟皆為周師所得又造齊雲船數百艘世宗至楚州北神堰齊雲舟大不能過乃開老鵠河以通之遂至大江景自恃水戰以周兵非敵且未能至江及覺奉使見舟師列于江次甚盛以為自天而下乃請曰臣願還國取景表盡獻江北諸州如約世宗許之賜景書稱皇帝恭問江南國主勞其良苦而已時楊泰餘和壽涿泗楚光海等州已為周得景遂獻舒斬黃晝江以為界五月景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奉周正朔時顯德五年也初孫晟使于周留不遣世宗問江南虛實不對世宗怒殺之周已罷兵景贈劉仁磨太師追封展魯國公世宗遣鍾謨馮延魯歸國景復遣謨等朝京師手自書表稱天地父母之恩不可復請降詔書同藩鎮使謨面陳願傳位世子世宗遣謨等還國優詔以勞安之景以謨為禮部侍郎延魯戶部侍郎景為太子時延魯等出入東宮禮部

私仇公憤

世宗此段是於婦人之心不忍

尚書常參議屢言於昇云延魯等不可使近太子及景立延魯等用事夢錫每讎議之景既稱臣有語周為大朝者夢錫笑曰君等欲致君堯舜今日自為小朝邪鍾謨歸周李德明由宋齊丘陳覺兄殺欲報之未有以發覺與宰相嚴續有隙覺使周還言世宗以江南不即聽命皆嚴續之謀勸景誅續以謝罪景疑之謨請使于周驗其事景遣謨入朝謝罪言不即制地者非續之謀願赦之世宗駭然曰續能為此謀是忠其主也朕豈殺忠臣乎謨還言覺姦詐景怒殺之宋齊丘坐覺黨與賜死以太弟景逵為洪州節度使燕王冀為太子景因於用兵鍾謨請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承通泉貨謨得罪而大錢廢韓熙載又鑄鐵錢以一當二太子冀卒次子從嘉封吳王居東宮鍾謨言從嘉輕肆請立紀國公從善景怒從謨國子司業立從嘉為太子世宗使人謂景曰吾與江南大義已定恐後世不能相容可及吾世修城濠治要害為子孫計景因營繕諸城宋太祖受命遣使以書諭景歸降將周處等三十四人景遣其子蔣國公從益來朝貢太祖厚賜之景之初裝位也屬中原多故盧文達李金全之徒皆奔命于景跨據江淮二十餘州擅魚鹽之利卽山鑄錢物富盛有觀中土之意自世宗平淮甸浸以衰弱及太祖平揚州日景戰艦於南池景懼其臣杜杲問遣來歸彭澤令薛良亦挺身

來奔獻平南策景開之益懼太祖斬著配其廬州景乃安終以國境賦弱不遑寧居謀遷於豫章群臣皆不欲惟樞密使唐鑑贊之乃升洪州爲南昌建南都建隆二年詔太子從嘉監國景遷于南都而洪州追監官府營扉皆不能容群臣日夕思歸景悔怒唐鑑懼發疾死六月景卒年四十六從嘉嗣立以喪歸金陵遣使入朝願復景帝號太祖許之廟號元宗煨初名從嘉景第六子也爲人仁孝善屬文工書畫豐碩駉齒一日重瞳子自太子冀已下五子皆早卒煨以次立爲太子景遷南都煨監國景卒煨嗣立於金陵大赦遣中書侍郎馮延魯修貢于宋建隆二年太祖以江南荊饒特弛商人

斥諸妓車車上道煨喜復其位諸妓復還煨曰吾無如之何矣是歲熙載卒煨嘆曰吾終不得熙載爲相也贈平章事熙載北海人與李穀相善明宗時熙載南奔吳穀送至正陽酒酣熙載曰江左用吾爲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國用吾爲相取江南如探囊中物爾及周師南征命穀爲將以取淮南而熙載不能有所爲也顯德中熙載來朝及歸景問中國大臣熙載曰趙點檢頗視非常不可測也開寶四年煨遣其弟韓王從善朝京師遂留不遣煨手疏求從善還國太祖不許煨每以國楚爲憂日與臣下酣宴愁思悲歎五年煨下令貶損制度下書稱敕改唐國主爲江南國主中書門下省爲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爲司會府諸王爲國公以尊朝廷煨驕侈好聲色又喜浮圖高談不恤政事內史舍人潘佑上書極諫煨收下獄佑自縊死六年賜米麥十萬斛賑江南飢民七年遣其弟從益來貢太祖遣使召煨赴闕煨稱疾不行王師南征煨遣徐鉉奉表求殺師不答王師造浮橋於采石渡江其臣張洎曰載籍以來長江無爲梁之事煨曰吾亦以爲兒戲耳煨委兵柄於皇甫繼勳委機事於陳喬張洎以徐元橋等爲傳詔每軍書告急多不時通八年王師傳城下煨猶不知一日警城見列柵於外旌旗遍野始大懼命收繼勳軍士皆制之煨召朱令賢於上江令連巨筏載甲士數萬人順流

敬瑄患之，以問令孜。令孜曰：「王八吾兒也，以一介召之，可置麾下，使人招建，建聞令孜召已大喜。」東川顧彥朗與建有舊，建謂彥朗曰：「十軍阿父，召我至成都，欲求一鎮，以其家託彥朗。」彥朗遣精兵二千，馳之成都，至鹿頭關，敬瑄悔，使人止之。建大怒，擊破鹿頭關，取漢州。彥朗出兵助建，軍于學射。敬瑄遣句惟立逆建，建擊敗之，遂攻彭州。敬瑄遣梓州刺史山行章將兵五萬屯新繁，建又擊敗之，虜獲萬餘人，橫尸四十里。敬瑄發兵七萬益行章，與建相持百餘日。昭宗遣李珣為兩州宣慰使，詔彥朗等罷兵。彥朗請以大臣鎮蜀，因為建求旌節，詔以宰相韋昭度為西川節度使，分印蜀黎雅為兩平軍。

史補

卷一百一十五

唐

王建節度使敬瑄不受代，昭宗命昭度將建等討之。久之，不克。建謂昭度曰：「公以數萬之衆，困兩川之人，師久無功，今唐室多故，兵接都畿，公當歸相天子，靜中原以固根本。此蠻夷之國，不足以累公。」昭度未決，建遣軍士擒昭度親吏於軍門，脅食之。建入白曰：「軍士飢，須此為食。」爾昭度大恐，即留待節。與建而東，昭度已去，建以兵扼劔閣。兩川由是阻絕。山行章屯廣都，建擊敗之。行章以梓州降，建引兵攻成都。資簡戎茂嘉印諸州皆殺刺史降建，建攻城都急，令孜登城呼建曰：「老夫與公相厚，何嫌而至此？」建曰：「軍容父子之恩，心何可忘？然討不受代者，天子命也。」令孜夜入建軍，以節度觀察牌印授。

建明日，敬瑄開門出降，建將入城，以張勣為都虞候，軍士剽略，勣殺百人而後止。建遷敬瑄于雅州，以令孜為監軍。既而皆殺之。大順二年，唐以建為成都尹、劔南西川節度使。東川顧彥朗卒，其弟彥驥立。唐遣宦者宗道弼賜彥驥旌節，梓州刺史常厚執道弼以攻梓州。建遣李簡討厚，自彥朗死，建圖并東川，及李簡討厚，戒之曰：「兵已破厚，彥驥必出犒師，即與俱來，無煩吾再舉也。」簡擊厚敗之，厚出道弼，彥驥已得旌節，辭疾不出犒軍。建遣王宗濬攻之，彥驥敗，進圍梓州。昭宗詔建罷兵三年，黔南節度使王肇以其地降建。乾寧四年，宗濬復攻東川，別遣王宗侃取渝瀘二州。建自將攻東川，昭宗遣

史補

卷一百一十五

宋

誅議大夫李洵詔建罷兵，建不奉詔，乃以荆王為鳳翔節度使，徙李茂貞代建為西川節度使。茂貞拒命，乃復建官爵，建攻梓州，彥驥將顧彥理領城已危，謂將吏曰：「事公當生死以之。」指所佩劔曰：「有叛者，齒此劔。」及城將破，彥驥召將吏飲酒，遂與之俱死。建並有兩川之地，以王宗濬為東川留後，鳳翔李茂貞數侵建，天復元年，宦官韓全誨等劫天子幸鳳翔，兵圍之。茂貞拒守，經年，求與梁和，建遣人聘茂貞許出兵為援，勸其堅壁勿和。遣王宗濬將兵五萬，聲言迎駕而攻興元，執節度使李繼業，武定節度使拓拔思敬以其地降建。於是并有山南西道，荆南成汭死，襄州趙匡凝遣弟匡明襲據之。

建乘其間攻下蕤施忠萬四州三年唐封建蜀王四年唐遷都洛陽改元天祐建仍稱天復六年取歸州於是并有三峽七年梁滅唐遣使者論建建拒不納馳檄四方會兵討梁四方聞其非誠皆不應鳳凰見萬歲縣黃龍見嘉陽江諸州皆言建稱秋九月建即帝位以王宗信為中書令華莊判中書門下事唐襲為樞密使張格為翰林學士蜀險而富人士多依勢以避亂建有智術善待士其所用皆唐名臣世族莊見崇之孫格濟之子也建常曰吾為神策軍將時宿衛禁中見天子夜召學士出入無間恩禮親厚有如寮友非將相可比也故待格等恩禮尤異武成元年正月祀天南郊大赦改元

泥宗侃敗績退保西縣為茂貞所圍建自將擊之岐兵擊去初田令孜為監軍盜唐傳國璽入于蜀而埋之尚食使獻季治令孜故第得之以獻梁遣光祿卿盧珉來聘推建為兄其年文曰大梁入蜀之印張格曰唐故事奉使四夷其印文曰大唐入某國之印今梁以兄事陛下奈何卑我如夷狄建怒欲殺梁使者格曰此梁有司之過爾不可以絕兩國之情已而梁太祖崩建遣將作監李絳弔之刻其印文曰大梁入某之印皇子宗懿假嘆齒多材藝能射錢中孔年十七為皇太子刊六軍創天武神機營開承和府置官屬建號唐梁宗懿屢譴于朝建懼其交惡出為興元節度使已而罷歸宗懿延疏其過失建不悅七夕宗懿召諸王大臣置酒集王宗翰臨密使潘峭翰林學士毛文錫不至宗懿怒曰集王不來峭與文錫教之耳明日宗懿白峭文錫離間諸王建將罪之宗懿出而襲入建以問之襲曰太子謀作亂欲召諸王以兵制之然後舉事爾建疑之襲請召屯營軍入衛宗懿聞襲召兵以為誅己乃與伶人安悉香軍將喻全殊率天武兵自衛遣人擒峭及文錫由之召大將徐德常率兵與襲戰神武門賊中流矢死建遣王宗賀討之宗懿兵潰匿驪龍池池中明日出丐食為衛兵所殺建立幼子宗衍為太子四年後黔南節度使王宗訓五年是壽昌殿於龍興宮畫建像於壁起

卷七十五
唐紀五十五

扶天開畫諸功臣像遣王宗備攻岐取秦鳳階成四州至于大散關通正元年遣王宗翰率兵十二萬山大散關攻岐取岐州起文思殿購群書以實之以毛文錫為文思殿大學士大赦改元又改明年元曰天漢國號漢天漢元年改明年元曰先天復國號蜀建曉多內寵賢妃徐氏與妹淑妃有寵專事用事交結宦者唐文展等干與外政建年老昏老文展判六軍事無大小皆決之建疾文展以兵入宿衛蘇繼去故將大臣間疾皆不得見久之宗弼等排闥入言文展欲為變乃殺之先天元年六月建疾亟以宦者宋光嗣為樞密使判六軍建卒年七十二廟號高祖太子立改名衍建十一子衍最

史補卷七十五

年

幼以母寵立為皇太子開天策府置官屬衍方剛大口無所忌勝顧目見耳能為浮說之詞宗弼死建以幽王案將廢建已信王宗保於諸子最賢欲於兩人擇立之而徐廣克等建老昏老妃與宦者唐文展教相士言衍相最貴又觀李相張洎成之衍由是得為太子衍立尊其母徐氏為皇太后后妹淑妃為皇太妃太后太妃以教令賈官自刺史以下皆一官闕必數人並爭而入錢多者得之通都大邑起邸店以資民利衍年少荒淫委政於光嗣等以韓瑛請在迎顯在顯嚴旭等為卿客起宜華苑苑有重光太清延昌會真之殿皆和迎仙之宮降真蓬萊丹霞之亭飛鸞之閣瑤歌之門又作

唐高祖亦
高祖亦
唐高祖亦
唐高祖亦

怡神亭與卿客婦人日夜酣飲其中嘗以九日宴宜華苑遣王宗壽以社稷為言發詞流涕韓昭等曰嘉王酒悲爾諸卿客共嘲之坐上諠然衍不復省對人富而喜遊王氏晚年俗競為小帽僅覆其頂倪首即墮謂之危鵬帽衍好戴大帽每微服出遊民間以大帽識之因令國中皆戴大帽又好裹尖巾其狀如錐後宮皆戴金蓮花冠衣道士服酒酣免冠其妻崔然更施朱粉號醉粧國人皆效之與太后太妃游青城山宮人衣服皆畫雲霞望之飄然若仙衍自作甘州曲述其仙狀上下山谷衍自歌使官人和之明年改元乾德正月祀天南郊大赦加尊號二年北巡至于西縣旌旗戈甲連亘百餘

史補卷七十五

年

里其還也自開州浮江而上龍舟畫舸照耀江水所在供饌人不堪命五年起上清宮聖王太子香像尊以為聖祖至道王宸皇帝聖述及衍像侍立於左右又於正殿聖王元皇帝及唐諸帝備法駕而朝之六年以宦者王承休為秦州節度使承休妻嚴氏有絕色衍通之唐莊宗滅梁遣李嚴聘焉衍與朝上清宮蜀都士庶簾帷珠翠夾道不絕嚴見人物富盛而衍驕淫歸還獻策伐蜀明年衍改元曰咸康衍以嚴氏故幸秦州群臣切諫衍不聽行至梓潼大風發屋拔木太史曰此介很風也當有敗軍殺將衍不省至蘇谷而唐龍王繼復伐蜀之師入境衍懼遁唐師所至州縣皆迎降衍聞王宗

守縣谷道王宗勳等率兵以拒唐師宗勳等至三泉望風退走衍詔宗勳誅宗勳等宗勳反與宗勳等合謀遂欲於唐師衍逼至成都百官及後宮迎謁七里亭衍雜官人作回鶻隊以入明日御文明殿與群臣相對涕泣宗勳自縣谷馳歸登大玄門收成都尹韓昭宦者宋光嗣等殺之函首送于繼岌衍上表乞降宗勳遷衍于天啓宮魏王繼岌至成都衍君臣而縛與觀出降于七里亭莊宗召衍入洛賜衍詔曰固當列上而封必不薄人于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衍捧詔忻然就道率其宗族及宰相諸將數千人以東同光四年行至秦州驛莊宗用伶人景進計遣宦者向延嗣誅其族衍母徐氏臨刑呼曰吾兒以國迎降反以爲戮信義俱棄吾知其禍不旋踵矣衍妾劉氏發髮如雲有美色行刑者將免之劉氏曰家國喪亡義不受辱遂死宗勳本姓魏建錄爲養子建攻傾軋宗勳嘗以建語泄之彥驤建待之如初建病且卒以宗勳守太師兼中書令判六軍輔政衍降宗勳以蜀珍寶奉魏王求爲西川節度使魏王曰此我家物也何用獻爲郭崇韜所殺宗勳許州人建以同姓錄之爲子好學恬退喜道家之術以煉丹養氣自娛爲太子太保衍淫亂宗勳切諫之後爲武信軍節度使唐師伐蜀所在迎降獨宗勳不降魏王以書招之宗勳不答聞衍衍登大憐徙衍東遷至岐陽路守者得

入見衍衍泣下需襟曰早從王言豈有今日衍死宗勳以入熊耳山天成二年山詣京師上書求衍宗族壘之明宗嘉其忠以爲保義軍司馬封衍順正公許以諸侯禮壘宗勳得王氏十八喪壘之長安南三趙村嗚呼自秦漢以來學者多言祥瑞雖好辯之士不能祛其惑也予讀蜀書至於龜龍麟鳳之類世所謂王者之嘉瑞莫不畢出於其國異哉然考王氏之興亡可以知之矣或以爲王氏不足以當之則視其時天下之治亂可以知之矣夫破人之惑者難與爭於篤信之時待其有所疑然後從而攻之可也麟鳳龜龍王者之瑞而出於五代之際又皆萃于蜀此雖好爲祥瑞之說者亦可疑也因其疑而攻之庶幾惑者有以思焉建以唐大順二年入成都爲西川節度使至後唐同光三年蜀滅凡三十五年黃筌成都人以工書早得名年十七事後主爲侍詔衍書詔筌於內殿觀吳道元書鍾馗謂筌曰道元書鍾馗以右手第二指扶鬼之目不若以拂指爲有力令筌改進筌不用道元之本別以拂指改進衍怪其不如旨筌曰道元之所書者眼目意思俱在第二指今臣所書眼色意思俱在拂指衍喜筌花竹師勝昌祐鳥雀師刁光山水師李昇鶴師薛稷龍師孫遇然其筆意豪騰脫去格律過諸公爲多嘗書野雉於八卦殿有五方使呈席於殿下殿見雄雉特數四蘇軾云古今畫

水多作平遠細皺其善者不過能為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為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耳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盡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得其筆法知微欲於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晝夜如風須臾而成作輪鴻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黃筌父子畫花妙在賦色用筆極細殆不見墨迹但以輕色染成謂之寫生江南徐熙以墨筆畫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氣神湧出別有生意筌惡其軋己言其粗俗不入格罷之熙之王乃勸筌格更不用墨筆直以彩色畫謂之溪骨圖筌不復致取或遂得術院品然其氣韻皆不及熙遠甚

後蜀

孟知祥邠州人晉王以其弟克讓女妻之為左教練使莊宗以知祥為太原尹魏王繼岌伐蜀郭崇勳為招討使崇勳臨訣白曰即臣等平蜀陛下擇帥以守西川無如孟知祥者唐兵破蜀莊宗以知祥為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祥馳至京師莊宗戒有司盛供帳多出內府珍奇諸物以宴勞之酒酣語及平昔以為笑樂欬曰繼岌乳吳爾乃能為吾平定兩川吾徒老矣孺子可喜然益令人悲爾吾憶先帝棄世時疆土

史律

卷一百一十五

孟

史律

卷一百一十五

孟

侵削僅保一隅豈知今日奄有天下九州四海奇珍異產充初府庫因指以示知祥曰吾聞蜀土之富無異於此以卿親賢故以相付知祥至成都崇勳已死繼岌引軍東歸先鋒康延孝反破漢州知祥會任圜擊破延孝降其兵明宗入立知祥訓練兵甲陰有王蜀之志置義勝義銳等軍七萬餘人命李仁罕趙延隱等將之初魏王班師知祥率成都富人及王氏故臣得錢六百萬緡以犒軍其餘者猶二百萬任圜自蜀入相兼判三司素知蜀所餘錢知祥加侍中命太僕卿趙季良齎官告賜之因為三川制置使制置征賦且督犒軍餘錢送京師知祥怒不奉詔而與季良有舊遂匿之安重誨疑知祥有異志思有以制之初知祥鎮蜀莊宗以宦者焦彦寶為監軍明宗立誅宦者罷諸道監軍重誨復以客省使李嚴為監軍詔知祥誅彥寶嚴前使王衍歸而獻策伐蜀蜀人惡之知祥亦怒曰諸道皆廢監軍獨吾軍置之是嚴欲以局再為功也諸將吏請止嚴無入知祥曰吾有以待之嚴至境上遣人持書候知祥知祥盛兵待之嚴嚴懼而不來嚴聞之自若嚴至成都知祥置酒嚴出詔示知祥令誅彥寶知祥不聽責嚴曰今諸方鎮已罷監軍公何得來此顧客將王彥休晚嚴下斬之知祥迎家屬至鳳翔鳳翔節度使季從嚴聞知祥殺李嚴以為知祥反遂討之明宗既不能詰猶欲以恩信懷

之乃遣客省使李仁矩慰諭知祥送瓊華公主及其子超等歸之知祥請趙季良爲節度副使事無大小皆與參決三年唐徙季良爲果州團練使以何瑋爲節度副使知祥奏留季良明宗不得已從之瑋至縣谷不敢進知祥奏瑋爲行軍司馬唐師伐荆南詔知祥以兵下峽知祥遣毛重威率兵三千屯夔州已而高季興死其子從誨請命知祥請罷兵不許知祥使重威以兵鼓譟而歸唐幼重威知祥奏請無勅唐以知祥必反時明宗將有事于南郊遣李仁矩責知祥助禮錢一百萬緡知祥知唐欲困已不得已獻五十萬安重誨既疑知祥川所親信分守兩川諸州每除守將以精兵爲牙隊多者

史籍

卷一百一十五

七

二三千少者五百人以夏魯奇爲武信軍節度使分東川之開州爲保寧軍以李仁矩爲節度使武度移爲綿州刺史仁矩與東川董璋有隙度移重誨表兄也璋與知祥皆懼自璋鎮東川未嘗與知祥通問至是璋遣人求婚以自結趙季良謂宜合從以拒唐知祥許之於是連表請罷唐所遣節度副使明宗優詔慰諭之知祥與璋俱有異志而安重誨以璋盡忠於國欲倚璋以圖知祥四年董璋先反破閬州擒李仁矩殺之知祥亦反明宗封瓊華公主爲福慶長公主有司言前世公主受封皆未出降無遣使就藩冊命之儀詔有司草具新儀遣秘書監劉岳爲冊使岳至鳳翔而知祥反明宗以石

敬瑭爲招討使夏魯奇爲副知祥遣李仁罕趙廷隱會璋攻遂州又遣張武取渝州唐師攻劔門殺璋兵三千人遂入劔門璋告急知祥大駭遣廷隱分兵以東已而聞唐軍止劔州不進喜曰使唐軍急趨東川則遂州解圍而兩川搖矣今不進吾知易與爾十二月敬瑭及廷隱戰于劔門唐師大敗張武取渝州又取黔州二年李仁罕克遂州夏魯奇死之知祥遣人馳魯奇首示敬瑭軍敬瑭乃班師利州李彥珣棄城走李仁罕攻夔州刺史安崇阮棄城走時唐軍深入餉道艱阻自潼關以西民苦轉饋每費一石不能致一斗所在嗟怨敬瑭軍旣旋守將皆棄城走明宗憂之以責安重誨重誨懼自

史籍

卷一百一十五

七

請行而重誨得罪死明宗謂致知祥等反由重誨失策重誨已死遣西川進奏官蘇愿西歸招諭知祥具言知祥家屬無恙知祥聞重誨誅死而唐厚待其家屬乃遣璋欲同謝罪璋曰孟公家屬皆存而我子孫見殺我何謝焉知祥三遣使往璋不聽復遣觀察判官李昊說璋璋益疑知祥實已以語侵昊昊勸知祥攻之璋築破漢州知祥自將擊之陣鷄距橋知祥以錦袍衣璋降卒使持書招璋璋曰事已至此不可悔也唐軍以戰兵始交璋偏將張守進來降知祥乘之璋大敗走過金雁橋麾其子光嗣使降以保家族光嗣哭曰豈有背父以求生者乎率俱就死因與璋俱走璋至梓州見殺光嗣自

終死。知祥遂有東川。卒不遣使謝唐。樞密使范延光曰：知祥雖破璋，必借朝廷之勢，以爲兩川之重。然非屈意招之，彼亦不能自歸也。明宗曰：知祥吾故人，本因間諜，致此危疑。撫吾故人，何屈意之有？李克寧妻，知祥妹也。莊宗殺克寧，孟氏歸于知祥。其子瓌留事唐。明宗遣瓌歸省其母，賜知祥詔書，招恩之。知祥兼據兩川，以趙季良爲武泰軍節度使，李仁罕武信軍節度使，趙延隱保寧軍節度使，張業寧江軍節度使，李存昭武軍節度使。季良等請知祥稱王，以墨制行事。議未決，而瓌至。知祥見瓌，倨慢。瓌還，知祥表請除趙季良等爲五鎮節度使。刺史以下得自除授。又請封蜀王，且言福慶公主已卒。明宗爲發

史綱卷一百一十五

唐

宣道劉政恩爲宣諭使，知祥始遣其將朱溫來朝。四年，制以知祥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行成都尹，劍南東西兩川節度使，遣工部尚書盧文紀冊封知祥爲蜀王。趙季良等五人皆拜節度使。唐兵在蜀者數萬人，知祥請送其家屬。明宗不許。十一月，明宗崩。明年，知祥卽帝位，國號蜀，改元明德。以趙季良同平章事。王處回爲樞密使，潞王舉兵於鳳翔，愍帝遣王思同討之。思同兵潰，山南西道節度使張虔釗、武定軍節度使孫漢韶皆以其地附蜀。六月，知祥病，以其子昶爲皇太子。知祥卒，廟號高祖。昶知祥第三子也。母李氏，本莊宗嬪御。知祥卒，王處回夜過趙季良，泣涕不已。季良正色曰：今疆侯握兵，

竟何時變？當速立嗣君，以絕非望。泣無益也。處回與季良立昶而後發喪。昶立，仍稱明德。至五年，始改元曰廣政。昶好打毬走馬，及房中之術，多採良家子以充後宮。樞密副使韓保貞切諫，昶卽日出之，賜保貞金，有上書言臺省官當擇清純。昶嘆曰：何不言擇其人而任之？左右請詰上書者，昶曰：唐太宗卽位，孫伏伽上書厚賞之，以爲言者。奈何勸我拒諫耶？昶年少，不親政事，將相大臣皆知祥故人。知祥優縱之，至是益驕蹇，多踰法度，奪人田宅，發人墳墓。李仁罕、張業尤甚。昶族仁罕時，李舉來朝，杖而入見，稱疾不拜。聞仁罕死，遽釋杖而拜。業、仁罕甥也。仁罕被誅，業方掌禁兵，昶懼其反，乃用以

史綱卷一百一十五

唐

爲相，兼判度支，業置獄于家，酷法厚斂，蜀人大怨。昶殺張業，趙季良卒。王處回趙延隱致仕，故將舊臣殆盡。昶始親政事，於朝堂置匱，以通下情。契丹滅晉，漢高祖起于太原，中國多故，雄武軍節度使何建以秦成階三州來附。昶遣孫漢韶攻下鳳州，悉有王衍故地。漢將趙思綰據永興，王景崇據鳳翔，反皆送款于昶。昶遣張虔釗等應思綰，昶相母昭裔諫以爲不可。昶欲闢關中，遣安思謙益兵以東，而漢誅思綰，景崇、虔釗等罷歸。思謙恥無功，多殺士卒以威衆。昶殺之。十二年，置吏部三銓，禮部貢舉十三年一行郊祀禮，加尊號。十八年，周世宗伐蜀，攻秦州。時韓繼勳爲節度使，昶嘆曰：繼勳豈足以當

周兵耶。客省使趙季札請行。乃以季札爲監軍使。季札至。陽間周兵至。遽馳還奏事。昶召問之。季札惶懼。不能道一言。昶怒殺之。遣高彥儔出堂倉以拒周師。彥儔敗走。於是秦威階鳳入于周。昶懼。遣使者聘南唐。東漢以張形勢。二十年。世宗以蜀俘歸之。昶亦歸周。將胡立于京師。因寫書于世宗。稱大蜀皇帝。且言家世。那臺欲收鄉里之分。世宗怒其無禮。不答。二十一年。周兵伐南唐。取淮南十四州。諸國皆懼。荆南高保融以書招昶使歸周。昶以前嘗致書。世宗不答。乃止。晉漢之際。中國多故。昶據一方。務爲奢侈。溺器以七寶裝之。王昭遠韓保正等用事。昭遠成都人。年十三。事東郭禪師。智諶爲

史籍

卷一百十五

聖

文一作
文作教
題太宗諱

泊傳弔伐之。聶音實動輔車之喜色。尋於褒漢添駐師徒。只得靈旗之濟河。便遣前鋒而出境。太祖有西伐意而未發。及覽書。喜曰。吾用師有名矣。太祖遣王全斌出鳳州。劉光乂出歸州。分路討之。昶遣王昭遠拒戰。昭遠好兵。書以方略自許。兵始發。昶遣李昊餞之。昭遠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比諸葛亮。酒酣。謂昊曰。吾是行。何止克敵。當領此三萬。雖面惡少兒。取中原如反掌爾。昶又遣皇太子玄詰率精兵數萬守劍門。玄詰策愛姬及伶人數十以從。蜀人皆竊笑。旌旗用文繡。以錦綢其杠。是日微雨不施。雨止。旆之旌幟數千。皆倒繫杠上。見者異之。全斌至三泉。遇昭遠擊敗之。昭遠焚吉栢江浮橋。退守劍門。全斌軍頭向船得蜀降卒。言秦蘇小路出劍門。南清驛店與大路合。全斌遣偏將史延德出來蘇北擊劍門。夾攻之。昭遠敗見擒。玄詰聞昭遠敗。遂歸。劉光乂攻夔州。高彥儔戰敗。閉城拒守。判官羅濟勸其降。彥儔曰。吾昔不能守秦川。今又降敵。何面目見蜀人乎。乃自焚死。蜀兵奔潰。計於左右。石棚謂東兵遠來。勢不能久。宜聚兵堅守以敵之。昶嘆曰。吾父以溫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一旦臨敵。不能爲吾東向放一箭。雖欲堅壁。誰與吾守耶。乃命李昊草表以降。時乾德三年正月也。自興師至昶降。凡六十六日。昶表言中外骨肉二百餘人。有親年幾七十。願終甘旨。賜免朕離。未幾劉

史籍

卷一百十五

聖

神康叔實故事以請又遣勞費上表言陛下至仁廣覆大德
好生顧臣假息於數年所望全軀於此口今蒙元戎慰恤
蓋撫安若非天地之垂慈立見軍民之受賜臣自念過咎
切憂疑謹遣親弟詣闕奉表待罪以聞太祖詔曰惟爾益都
僻處一隅應思倍竊之愆輒肆覲覲之志潛結并寇自啓衆
端爰命偏師往申弔伐屢馳驍騎嚴戒兵鋒而卿能率官屬
而請命拜表疏以祈恩託以慈親保其宗祀悉封府庫以待
王師將自求於多福當盡滌其前非朕不食言爾無他慮
乃舉族與官屬由峽江而下至江陵太祖遣皇城使實思
迎勞之起與母至襄漢復遣使資詔賜茶藥詔書不名呼親

史籍 卷一百一十五

母爲國母視將至命太宗勞於近郊親素服待罪闕下太祖
御崇元殿備禮見之賜視襲衣玉帶黃金鞍勒馬金器千兩
銀器萬兩錦綺千端稍萬匹又賜視母及其宗人官屬有差
宴於大明殿先是詔有司於右掖門外臨泮水起大第五百
間以待視供帳悉備至是賜之又爲其宗屬各營居地授視
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秦國公徐官除拜有差
七日而卒年四十七追封楚王其母李氏隨視至京師太祖
命府典入宮謂之曰母舍自愛無戚戚懷鄉土異日當送母
歸李氏曰妾家本太原倘得歸老以鄉妾之願也時晉陽未
平太祖大喜曰侯平對鈞印如母所願視之死也李氏不哭

是成事也
小兒男也
是成事也

以酒爵地曰汝不能死社稷苟生以取羞吾所以忍死者以
汝在也今何用生爲因不食而卒太祖聞而傷之賻贈如等
令鴻臚卿范昂備護喪事與視俱葬洛陽發甲士千人護送
玄詰太平興國四年封滕國公初蜀將李廷珪從玄詰出師
所經州縣盡焚其儲蓄及全斌入成都都監王仁瞻案詰詰
所在軍須廷珪懼以告康延澤延澤曰仁瞻志在聲色苟得
其所欲則置而不問矣廷珪數儉約不畜妓樂乃求於烟廠
得女妓四人復假貸金帛直數百萬以遺仁瞻由是獲免知
祥自同光二年入蜀至宋乾德三年因滅凡四十一年
李吳初事王衍爲翰林學士衍之亡也吳章降表至是又章

史籍 卷一百一十五

爲蜀人夜署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當時傳以爲笑吳自言
唐相神之後前後仕蜀五十年位兼將相秉利權資貨歲入
鉅萬奢侈尤甚後堂妓妾曳羅綺數百人與江南李景通好
遣其馬趙季札至江南得季紳入相制書還以歸吳吳結綵
樓置其中盡召成都聲妓吳朝服前迎歸第大會賓客宴飲
所費無算以帛二千匹謝季札蜀平拜工部尚書卒有歐陽
邠華陽人仕起拜平章事歸宋爲翰林學士雅善長笛太祖
嘗召於偏殿令奏數曲御史中丞劉溫叟諫曰樂署之職不
可作伶人之事太祖曰朕聞孟視君臣溺於聲樂邠至宰相
尚習此技所以召邠欲驗言者之信否也自是不復召

史緯卷二百十六

五代史十一

世家

南漢

宋史安仁
仕唐為海
州刺史

劉隱上蔡人祖安仁商賈南海因家焉父謙為廣州牙將黃巢破廣州轉略湖湘間廣州表謙封州刺史賈江鎮退使樂梧桂以西歲餘有兵萬人戰艦百餘艘謙三子曰隱台晟謙卒廣州表隱代謙嗣薛王知柔拜廣州節度使行至湖南廣州將盧瑯單犯作亂知柔不敢進隱攻殺瑯祀迎知柔知柔辟隱行軍司馬徐彥若代知柔表隱節度副使彥若卒軍中

史緯

卷二百十六

推隱為節度使天祐二年拜隱節度使梁開平二年兼安南都護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隱父子起封州遭世多故有功于嶺南遂行南海隱好賢士時天下亂中朝人士以嶺外僻遠可以辟地多游焉唐臣請死者之子孫及仕宦遭亂不得還者皆客嶺表王定保倪曙劉清李衡周傑楊洞潛趙光胤之徒隱皆辟置幕府待以賓客定保客管巡官昭太學博士清崇望之子衡德裕之孫右補闕傑可襄少卿魯星屠洞潛邑管巡官狄清客南海隱師事之後以為節度副使乾化元年進封隱南海王是歲卒年三十八弟襲立襲初名襲謙庶子也其母以氏生襲於外舍襲妻韋氏妬聞之怒拔劍而出令

持至將殺之及見而悸初輒墮地韋氏曰此非常兒也乃殺之襲妻為已子襲身長七尺垂手過膝隱卒襲代立宋帝封襲南海王唐末南海最後亂僖宗以後大臣出鎮皆餘南海至隱始自立時曲頰據交州劉士政據桂州葉廣略邕州龐巨昭據容州盧光稠據虔州弟光睦據潮州子延昌據韶州劉昌魯據高州劉潛據郴州及江東七十餘寨皆不能討隱攻韶州襲曰韶州所恃者光稠擊之虔人必應則首尾受敵此不宜徑攻而可以計取隱不聽果敗歸因以兵事付襲悉平諸寨遂殺潛昌魯攻敗盧氏取潮韶西與馬殷爭容桂殷取桂州虜士政襲取容州逐巨昭又取邕州隱襲受

史緯

卷二百十六

梁封隱崇正朔而已貞明三年襲即帝位國號越改元乾亨追尊安仁文皇帝謙聖武皇帝隱襄皇帝立三廟置百官以楊洞潛李衡倪曙趙光胤為相光胤自以唐甲族恥事僞國常怏怏思歸襲乃習光胤手書遣使間道至洛陽召其家屬及至光胤為喜為盡心焉襲性嗜酷為支解剗剔之刑每殺人不勝其喜不覺梁陌垂涎呀呷人以為其舛戾也好者後聚珍寶為玉堂珠殿二年祀天南郊大赦改國號漢襲初欲借號恐王定保不從遂定保使荆南及還使倪曙勞之告以建國定保曰建國當有制度吾入南門清海軍額猶在四方其不取笑乎襲笑曰吾備之久矣而不思此宜其戰也三年

景祐是時思湖等以止外議，晟大怒，使使者夜召洪泉。洪泉知不免，沐浴詣佛前，祝曰：「洪泉誤念，來生王宮，今見殺矣。」後世當生民家，以免屠害。與家人泣別赴召。至則殺之。遣洪昌，封帝陵於海曲，使盜刺殺之。洪昌最賢，巢所欲立者。晟尤忌之。鎮王洪澤居邕州，有舍政，鳳凰見，晟怒，使人亂殺之。三年，殺其弟洪雅，斬陳道序，劉思湖等，夷其族。以右僕射王翻為廣州刺史，使人殺之於路。五年，晟弟洪弼洪道，洪益洪濟，洪福洪建，洪暉洪照，同日見殺。六年，遣知制誥鍾允章聘楚，求婚，不許。時馬希廣新立，希範起兵武陵，湖南大亂。允章言是，可攻之狀。晟遣巨象指揮使吳珣攻賀州，克之。楚人來救，珣鑿大阱於城下，覆箔於上，以土傳之。楚兵過城，悉陷阱中，死者數千。楚人走，珣攻桂連，宜嚴梧蒙六州，克之。掠全州而還。九年，遣內侍潘崇微攻郴州，李景兵亦至，崇微大敗景兵於宜章，遂取郴州。晟益得志，遣巨艦指揮使暨彥贊入海，掠商人金帛，作離宮游獵。有大明昌華，甘泉，玩華，秀華，玉清，太微，南宮，官凡數百，不可悉紀。宦者林延遇，官人盧璣，仙內外專恣，晟不復省。嘗夜飲大醉，以瓜置伶人尚玉樓項，砍瓜以試劍，并斷其首。明日，復召玉樓侍飲，左右曰：「已死。」璣嘆息之。十二年，交州吳昌濬遣使稱臣，求飾鏡，昌濬權子也。晟遣給事中李璣以旌飾招之，璣至白州，昌濬使人止之，璣不果。

行，晟殺其弟洪邁。十三年，殺其弟洪政，巢之諸子盡矣。顯德三年，世宗平江北，晟惶恐，遣使脩貢於京師，為楚人所隔，使者不得行。晟憂形於色，自言知星十五年，月食牛女，占之，嘆曰：「吾當之矣。」因為長夜之飲。十六年，卜葬域於城北，晟親臨視之。是秋卒，年三十九。子銀立，銀初名繼興，晟長子也。封衛王。晟卒，嗣立，改元曰大寶。晟性剛忌，不任臣下，而獨任嬖倖。至銀尤愚，謂群臣皆有室，顧子孫，惟宦者可任。委政於宦者龔澄，樞密陳延壽等，其羣臣有欲用者，皆問之。然後用。銀每詳覽可否，皆才人盧璣仙指之。日與官婢波斯女淫戲，後官不出省事，延壽引女巫樊胡子，自言玉皇降其身。銀於內殿設帳帳，陳寶月，胡子冠建遊冠，衣紫霞裙，坐帳中，宣稱：「呼銀為太子皇帝，國事皆決於胡子。」璣仙還樞等，附之。胡子為銀言澄樞等，皆上天使來輔太子，有罪不可問。尚書左丞鍾允章，浚城宦官，數請誅之。宦官皆仄目。二年，銀祀天南郊。前三日，允章與禮官登壇四顧，指麾宦者許彥真望見之，曰：「此謀反耳。」拔劍升壇，允章叱之，彥真走。告允章反，銀下允章獄。遣禮部尚書薛用玉治之。允章與用玉有舊，泣曰：「吾無罪而死，二子皆幼，不知父冤，俟其長，公可告之。」彥真聞之，罵曰：「反賊，欲使而子報讐邪？」白銀族誅之。陳延壽謂銀曰：「先帝所以得傳陛下者，由盡殺群弟也。勸銀誅諸王，銀以為然，殺其

大見

史緯 卷一百十六

七

帝佳王琬與銀宮中婦人皆具冠帶領外事中官七千餘人有內三師三公女官亦有師傅令僕之號日百官為門外人皆臣小過及士人釋道有才略者皆下獄室令得出入官閣律處黃糾剔刀山劍樹之刑或令罪人闔虎抵象賦歛煩重州民入城者人輸一錢瓊州米斗稅四五錢置婦川都令入海五百尺珠所居官殿以珠玦瑁飾之作諸淫巧日費萬金宮城左右離宮數十銀游幸常旬月以豪民為課戶供宴餚之費太祖聞其奢酷曰吾當救此一方民銀將卻延引言於銀曰漢乘唐亂居此五十年幸中國有故干戈不反日益驕怠至兵士不識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矣亂久而治自然之勢也今聞真主已出必將盡有海內其勢非平一天下不能已宜修兵為備不然遣使以通好銀情然不以為慮惡延珣言直演假之四年芝菌生宮中野獸觸寢門苑中羊吐珠井旁石自立行百餘步而仆樊桐子以為符瑞諷羣臣入賀五年銀以宦者李托養女為貴妃專寵托為內太師居中專政許彥真既殺鍾允章惡與澄樞居已上謀殺之澄假使人告彥真反族誅之七年王師南伐克郴州銀大將暨彥贊與刺史陸允闢皆戰死餘眾退休韶州銀始思延珣言遣延珣以舟兵出浣口抗王師王師退舍延珣就上卒修戰備嶺人倚為長城有謬者投無名書言延珣反銀

馬漢反

史緯 卷一百十六

遣使者賜死士卒排軍門見使者訴延珣無反狀使者不省延珣既死眾為立祠於浣口九年太祖令李煜遣使諭銀使相臣銀因其使與慎儀驛書答煜言不遜煜上其書太祖命潘美尹崇訓討之銀舊將多以譏構誅死宗室蕭波始盡掌兵者唯官人數輩自嚴以來耽於遊宴城壁壞墜多飾為官給袍沼樓櫓毀折兵器腐敗內外震恐乃遣龔澄樞往賀州郭崇岳往桂州李托往韶州畫守禦之策美圍賀州澄樞遣歸銀遣伍彥柔領兵赴賀美以奇兵伏南岸彥柔夜至縱舟岸側遲明集眾登岸踞胡牀指麾伏兵發眾大亂擒彥柔斬之城陷銀令部統潘崇微將兵五萬屯賀江美次昭州刺史田行開遁去城遂陷桂州刺史李承進亦棄城奔連州陷美攻韶州銀使李承渥以兵數萬陣連葉山下銀教眾為陣每眾數十數人執兵仗戰則置陣前以壯軍威至是承渥用之美布勁弩射象象奔蹏乘象者皆墜反踐承渥軍連大敗韶州陷銀喜曰韶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不復南也其思如此開寶四年正月破英雄二州銀將潘崇微降師次瀧頭銀遣使請和求緩師瀧頭山水險惡美疑有伏兵乃挾銀使連渡二月師過馬逕屯雙女山去廣城十里銀遣僕射蕭漢皋表降准行銀懼復整兵拒命美等進師銀遣其弟祥王保與率文武詣美軍降不納龔澄樞李托等謀曰北師

江陵馬市
不咸自漢
領諸下凡
建事耳

之來利吾國寶貨而焚為空城師不能駐當自還也乃盡焚其府庫官殿銀以海船十餘悉載珍寶續御將入海臣官樂範竊其舟來歸美乘風縱火城破擒銀及錢證極等宗憲武九十七人同席於龍德宮都送閣下新開官五百餘人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四十戶十七萬銀至江陵邸吏龐師進迎馬銀問學士黃德昭曰師進何人德昭曰本國人也銀曰何為在此曰先王歲貢大朝于此造車饋運輜重乃令師進至邸銀歎曰我在位十四年未嘗聞此言今日方知祖宗山河及朝貢道里也因泣下至京舍于主津園太祖建泰知政事呂餘慶問銀翻覆及焚府庫之罪銀歸罪于龐德昭李托德

史籍
卷一百一十六

九

崇舉等謂日有司以帛餘銀及其官屬太廟太祖太祖初明德門遣刑部尚書盧多遜宣詔責銀銀對曰臣年十六僭偽位澄樞等皆先臣舊人每事臣不得專在國時臣是臣下澄樞是國主遂伏地待罪太祖命大理卿高繼中引澄樞托崇舉斬于千秋門下釋銀罪賜襲衣冠帶尋殺勳焉後驗校太保右千牛衛大將軍封恩赦侯初契丹召司天監周傑楚國祥幾何遇復之應傑曰二卦皆土為應土之數五上下各五將五百五十年乎及銀之敗果五十五年太平興國初進衛國公五年卒年二十九追封南越王銀嘗以妹結義勳為戲龍之狀極其精妙以獻太祖官臣皆賦伏太祖曰銀好

工巧習以成性儲能發於治國豈至滅亡哉銀在國時好置醢以誅臣下嘗從幸講武池太祖賜銀卮酒銀疑有毒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死陛下幸赦之使得見太平為大梁布衣臣願足矣乞延旦夕之命以全生成之恩臣未敢飲此酒太祖笑曰寧有此耶命取銀酒自飲之別酌以賜銀大漸頓首謝太宗將討晉陽宴羣臣銀自言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竊之主今日盡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為諸國降王長太宗大笑賞賜甚厚真宗嘗語宰相曰諸偽王子孫率多窮迫蓋僭偽之後不知稼穡艱難所致也召銀子賜之自唐天祐二年遷為廣州節度使至宋開寶四年國滅凡六十七年

史籍

卷一百一十六

十

楚

馬殷鄧陵人為孫儒裨將儒攻楊行密於宣州道殷與劉建峯掠食旁縣儒敗死眾推建峯為帥殷為先鋒攻豫章略虔吉有眾數萬入湖南次澧陵潭州刺史鄧處誨營邵州兵虔龍回聞建峯至開降其虔將蔣勛張其旗幟直趨潭州守者以為開兵虔還開門內之遂殺處誨建峯自稱南楚後僭宗授建峯湖南節度使殷為馬步軍都指揮使建峯庸人不能帥其下常與部曲飲酒離呼軍卒陳賸妻有邑建峯私之賸殺殺建峯諸將殺劉勳推司馬張佑為帥佑將入府樂馬殷招

傷信辭信卧病語諸將曰吾非汝主也馬公英勇可共立之
殷時攻邵州信遣八迎之殷至信乘肩輿入府殷拜謁於庭
中信召殷上率將吏下北面再拜以位與之時乾寧三年也
唐拜殷潭州刺史殷遣其將秦彥暉李瓊等攻連邵郴衡道
永六州皆下之遂破桂州虜劉士政四年拜殷武安軍節度
使初孫儒敗於宣州殷弟寶為楊行密所執行密收儒餘兵
為黑雲都以寶為指揮使寶攻戰數有功為人質重未嘗自
矜行密愛之問寶誰家子寶曰馬殷弟也行密大驚曰汝兄
貴矣吾今歸汝可乎寶不對他日又問之寶謝曰臣孫儒敗
卒也幸公待以不死非殺身不足報湖南隣境朝夕聞殷動
靜足矣不願去也行密嘆曰昔吾愛子之貌今吾得子之心
矣勉為吾合二國之權通商貿易有無以相資亦所以報我
也乃厚禮遣寶歸殷大喜表寶節度副使梁太祖即位殷遣
使修貢太祖封殷楚王楊行密袁州刺史呂師周來奔師周
勇健通緯候殷問師周至大喜曰吾方南圖嶺表得此人足
矣以為馬步軍都指揮使率兵攻嶺南取昭賀梧州鬱林等
州朗州雷彥恭召吳人攻平江殷遣秦彥暉攻之彥恭奔吳
於是澧州向瓌辰州宋郭淑州昌師益等率溪洞諸蠻皆附
于殷殷升朗州為永順軍表張信節度使殷請依唐太宗故
事開天冊府置官屬太祖拜殷天冊大將軍殷以弟寶為左

相作為右相廖光圖等十八人為學士唐莊宗滅梁殷遣子
希範修貢京師上舉所授都統印莊宗問洞庭廣狹希範對
曰草駕南巡纔堪飲馬爾莊宗嘉之莊宗平蜀殷大懼表求
致仕莊宗下璽書慰勞之明宗即位遣使修貢初殷兵力尚
眾與楊行密成汭劉勳等為敵國問策於其將高郁郁曰成
汭地狹兵寡不足為吾患劉勳志在五管而已楊行密孫儒
之徒雖以萬全交之不能得其懼心夫尊王仗順霸者之業
也不宜內奉朝廷以求封爵而外誇隣敵退修兵農蓄力誅
討勳業成矣於是殷始修貢京師然歲貢不過所產茶茗而
已而自京師至襄唐郢復等州置郵務以賣茶其利十倍都
又教殷鑄鉛鐵錢以十當銅錢一又令民造茶以通商旅而
收其算歲入萬計由是地大力完數邀封爵天咸二年諸建
行臺明宗封殷楚國王有司言無封國王禮請如三公用竹
冊遣尚書右丞李序持節以竹冊封之殷以潭州為長沙府
建國水制置官屬文武皆進位立會祖考三廟于長沙荆南
高季昌聞高郁教殷以計策而楚以彊使謀者行問於殷殷
不聽殷子希聲用事謀者語希聲曰季昌聞楚用高郁大喜
以為內焉氏者必郁也希聲素惡以為然奪郁兵職郁怒曰
吾事君王久矣亟營西山將老焉犬子漸大能咤人矣希聲
聞之矯殺令殺郁殷老不復省事不知郁死是日大霧四塞

歷任之語左右曰吾昔從孫儒備每殺不辜天必大霧豈獄有冤死乎明日吏以狀白殷殷拊膺大哭曰吾荒老如此乃殺無辜顧左右曰吾亦不久人世矣明年殷卒長興元年也年十九詔曰馬殷官爵俱高無以為贈賜諡武穆次子希聲希範開梁太祖好食鷄黍之日烹五十鷄以供膳蓋殷日不食不入流食雞肉穀器禮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不食何代無賢邪長興三年希聲卒追封衡陽王弟希範立希範殷第四子也殷子十餘人嫡子希振長而賢其次希範與希範同日生希聲母袁夫人有美色希聲以母寵得立希振果官為道士希聲卒希範立封楚王希範性奢侈學

史籍

卷一百一十六

辛

上廖光圖等皆浮薄之徒依博譁呼獨拓拔常沈厚長者數上言言事光圖等惡之溪州刺史彭士然率錦獎諸蠻攻溪州希範遣劉勅擊之士然大敗勅攻溪州士然卒諸蠻酋降溪州西接牂牁兩林南通桂林象郡希範立銅柱為表命學士李象銘之南寧州會長莫彥殊率本郡十八州都雲酋長并懷昌率昆明等十二部并柯張萬濬率夷播等七州皆附於希範希範作會宴開嘉宴堂其費鉅萬加賦於國中拓拔常切諫希範又作九龍殿以八龍繞柱已身為一龍希範牙將丁思觀廷諫曰先王起卒伍以攻戰而得此州符朝廷以制隣敵傳國三世有地數千里養兵十萬今天子囚於夷狄

有恩恩就
謂下四無
人

中國無主真霸者立功之時誠能悉國中之兵出制蠻以趨京師倡義於天下此桓文之業也奈何耗國用窮土木為兒女子之樂乎希範不能用思觀瞋目視希範曰孺子終不可欲也扼喉而死開運四年希範卒年四十九弟希廣立希廣希範同母弟也希範惡拓拔常諫諍常入謁希範戒問者曰吾不欲見此人勿內也及卧病始思常言以為忠召之託以希廣希範卒常勸希廣以位奉其兄期州節度使希廣希廣不從希廣自期州來奔喪希廣將劉彥瑫曰武陵之來其意不啻宜出兵迎之以備非常使解甲釋兵而後入張少敵曰王能與之則已不然宜早除之希廣泣曰吾兄也焉忍殺之

史籍

卷一百一十六

辛

分國而治可也乃以兵迎希廣於硤石止之於碧湘宮厚賂以遣之希廣憤然而去遣使詣京師求封爵請置邸稱藩漢隱帝不許希廣怒遂欲於李景舉兵攻長沙希廣遣劉彥瑫劉彥瑫敗希廣於僕射洲希廣誘溪洞諸蠻寇益陽希廣遣崔洪璉以步卒屯湘鄉過諸蠻劉彥瑫以舟兵趨武陵敗於滑洲希廣攻岳州刺史王贊堅城不戰希廣呼贊曰君何異心乎贊曰君王兄弟不相容而責將吏異心乎願君王入長沙不傷同氣臣其敢不盡心希廣引兵去下湘鄉至長沙屯水西劉彥瑫許可璉屯水東彭師高望水西軍白希廣曰武陵兵弱難以誣其勢易破請令彥瑫可璉摩山前

其三十自巴溪渡江，趨高麗後，夜擊之，可瑛陰送款於希範，沮其議。明日，師高詣可瑛計事，瞋目叱之曰：「視汝反文，在而豈欲投賊乎？」拂衣而出。急白希廣，請殺之。希廣不聽。希範攻長樂門，牙將吳宏、楊源戰于門中。希範少餽，而可瑛奔歸希範，宏、源兵潰。希廣率妻子匿于慈堂，擒之。希範見之，惻然曰：「此鈍夫也，豈能為惡徒為左右所惑爾？」顧其下曰：「吾欲活之，如何？」其下不對。遂縊殺之。希範自立，明年，漢隱帝崩，京師大亂。希範臣於李景，景封希範楚王。希範以軍政任其弟希崇，希崇與舊將徐威等謀作亂。希範置酒端陽門，希崇辭以疾，威等縱惡馬十餘匹，使壯士執轡隨之，突入府中，劫庫兵，縛希範，迎希崇立之。希崇遣彭師誥因希範於衡山師，為奉希範為衡山王。臣於李景，希崇懼，亦請命於景。景遣邊鎬入楚，盡遷馬氏之族于金陵。時周廣順元年也。景封希範楚王，居洪州。希崇領舒州節度使，居揚州。顯德三年，世宗下揚州，詔撫安馬氏子孫。已而揚州復入于景，希崇率其兄弟十七人歸京師，拜右羽林統軍。馬氏將亂，童謠云：「馬去不用鞭，敵牙過今年。」及邊鎬俘馬氏，鎬為劉言所逐，而言亦被害。言號敵牙，自唐乾寧二年，殷入湖南，至周廣順元年，凡五十七年。

周行逢，武陵人。顯德元年，權知潭州軍府事。岳州刺史潘叔

圖敘都統王進遠，遣客將李簡迎行逢於潭州。行逢遂入武陵，行逢性勇敢，果於殺戮。麾下將吏，恃功驕慢，行逢以法繩之。大將十餘人謀為亂，行逢伏甲宴諸將，酒半，擒斬之一境。畏服。民過無大小，皆死。夫人嚴氏諫曰：「人有善惡，安得一集殺之乎？」行逢曰：「此外事，婦人何知？」嚴氏因曰：「佃戶以公貴，頌命佃戶送租入城，行逢往就見之，曰：『吾貴矣，夫人何自苦耶？』嚴氏曰：『公思作戶長時，手入租後，時常苦鞭朴，今雖貴，安得忘忘境，而開事乎？』行逢矚視之，以群妾擁升肩輿。嚴氏曰：『公用法太嚴，失人心，所以不欲留者，恐一旦禍起，田野間易」

進死，爾行逢為少損。建隆三年，行逢病，召其將吏以子保權局之曰：「吾起境，為團兵，同時十人，惟衡州刺史張文表獨存，其志常快快。吾死，文表必叛，當以楊師璠討之。如其不克，則自歸於朝廷。」行逢卒，子保權立。文表怒曰：「行逢與我起微賤，立功名，吾今安能北而事小兒乎？」遂叛，攻潭州。保權乞師於宋，而命楊師璠討文表。泣告以先人之言，師璠亦泣。顧其軍曰：「汝見耶君乎？幸幼而賢，若此，軍士皆思自效。」師璠至平津，文表出戰，大敗之。執文表，太祖遣慕容延釗討文表。兵入朗州，保權朝于京師。宋史稱行逢在鎮，盡心為治，辟署官屬，必取廉介之士。有女壻求補吏，不許，給以米，報曰：「吏所以

五代史記
行武
卷之六
行武
卷之六

五代史記
行武
卷之六
行武
卷之六

治民也。汝才不能任職，豈敢私以祿耶？姑歸，舉田以自活。其
至正多此類，條教簡約，民皆悅之。行達妻潘氏，貌醜，性狠，行
達得志，妻不為屈，躬率奴僕耕織，以自給，不入府署。行達卒，
子休達年十一，其母屬張文表，張文表高祖中以開太祖遣中使
召休達，命其至襄陽，文表已為休達所殺，休達牙校張從
官，王師襲取，相與拒守，延到令開門，使丁德裕安撫之，
休達下不得入，延到進兵，休達出軍於澧州南，未及交鋒，望
風而遁，介還朗州，焚唐舍廩庫，驅略居人，奔竄山谷。王師長
驅而南，從從官斬之，其將汪端却休達并家屬亡匿山洞。王
師追之，獲之，斬之。休達，字子平，保權至，上章待罪，優詔釋之。賜
衣金帶鞍馬銀器錢帛，授右千牛衛上將軍，賜第京城。詔朗
州增築行達之墓，休達還知并州。雍熙二年卒，行達堂書記
李觀象，杜州人，行達性殘忍，觀象懼及禍，潛苦自勵，帳幃寢
衣悉以紙為之，行達臨終，託以後事，及張文表難作，王師壓
境，觀象謂休達曰：「我所恃者，北有荆浩，以為唇齒，今高氏拱
手聽命，則州勢不獨全，吳若幅巾歸朝，不失富貴，休達不能
用，及湖湘平，太祖問觀象，嘗為保權畫謀，以為左補闕，又有
節度判官徐仲雅，性滑稽，恃才倨傲，行達多署溪洞蠻酋為
司寇，太保一日謂仲雅曰：「吾嘗有湖湘，兵強俗阜，四隣其懼。」

史記 卷之六

七

我乎。仲雅曰：「公部內司空，滿川太保，徧地執敢，不懼行達不
悅。」

吳越

錢鏐，字具美，臨安人。臨安里有大木，鏐與群兒戲其下，坐
大石，指麾群兒為隊伍，號令有法，群兒憚之，及壯，無賴，以販
鹽為盜，縣錄事鉉起諸子，竊從之游，豫章有舍衛者，望牛斗
間有王氣，牛斗錢塘分也，因遊錢塘，占之，乃在臨安，復之臨
安，以相法陰求其人，起與衛者舍，衛者曰：「占君縣有貴人，求
之不得，視君之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起為置酒，悉召縣中賢
豪，陰令衛者視之，皆不足當，後衛者過起家，鏐適從外來，見
起反走，衛者見之大驚，曰：「此真貴人也。」起笑曰：「此吾弟舍錄
生，衛者召鏐至，熟視之，頰起曰：「君之貴因此人也。」乃謂鏐曰：
「子骨法非常，願自愛，因與起訣曰：「吾求其人者，非有所欲也，
直欲質吾術爾。」明日遂去，起始令其子與鏐遊，時貸其窮
乏，石鑑鎮將董昌表鏐為偏將軍，黃巢掠浙東，至臨安，鏐曰：「今
鎮兵少而賊多，難以力禦，宜出奇兵邀之。」乃與勁卒二十人，
伏山谷中，巢先鋒度險，皆單騎，鏐伏弩射殺其將，巢兵亂，鏐
與勁卒蹂之，斬首數百級，鏐曰：「此可一用爾。」若大眾至，何可
當也。」乃引兵趨八百里，告道旁壘曰：「後有問者，告曰：「臨安兵
屯八百里矣。」巢聚至，問壘語，不知是地名，曰：「勸兵少，猶不可。」

史記 卷之六

八

況八百里乎。急引兵過都統高駢。聞而壯之。召董昌與鏐至廣陵。久之。駢無討賊意。昌等辭還。駢表昌杭州刺史。昌固請歸兵爲八都。以鏐爲都指揮使。中和二年。越州觀察使劉漢宏與昌有隙。遣弟漢有屯兵西陵。鏐率兵渡江。竊敵軍號。是日營。漢有走。漢宏自將攻昌。鏐與漢宏遇。大敗之。漢宏易服持胎刀以避。追者及之。漢宏曰。我宰夫也。舉刀示之。乃免。昌遣中使焦居璠爲杭越通和使。詔昌及漢宏罷兵。皆不奉詔。漢宏以舟兵屯望海。鏐出不平水。遣都將成及夜率奇兵攻之。曹娥隸。遂破越州。漢宏走台州。台州執漢宏。送於鏐。鏐之鏐奏昌代漢宏。而自居杭州。光啓三年。拜鏐杭州刺史。昌

漢宏全武攻溫斬之。昌兄子真。驍勇善戰。全武攻之。逾年不克。真與神將刺羽有隙。羽請之。昌殺真。其乃敗。全武旣昌歸杭州。行至西小江。昌謂其左右曰。吾與錢公俱起鄉里。吾嘗爲大將。今何顏復見之乎。左右泣下。昌瞋目大呼。投水死。昭宗以成勝軍爲鎮東軍。拜鏐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中書令。賜鐵券。鏐治錢塘。號越州爲東府。光化元年。加居衣錦營爲衣錦城。石鑑山曰衣錦山。鏐游衣錦城。宴故老。山洪皆覆以錦。號所戲大木曰衣錦將軍。天福二年。封鏐越王。鏐巡衣錦城。右都指揮使徐綰。左都指揮使許再思。叛。焚

傳謀害，遂受之。太祖嘗問進奏吏曰：錢鏐平生有所好乎？吏曰：好玉帶、名馬。太祖笑曰：真英雄也。以玉帶一匣、打毬御馬十疋賜之。開平三年，楊渥遣周本圍蘇州，鏐遣其弟鋹救之。渥立爲水欄環城，以銅鈴繫網，沈水中，斷滑行者。水軍卒司馬福多智而舍水行，乃先以巨竹觸網，淮人聞鈴聲，遂舉網，福乃入城中，其出也亦然。取其軍號，內外夾攻，淮人以為神。本敗走。乾化元年，鏐弟鏐居湖州，擅殺戍將潘長，懼罪奔淮。南友珪立，尊鏐尚父，末帝即位，加鏐天下兵馬都元帥，賜隆演取虔州，鏐由海路入貢京師。唐莊宗入洛，鏐遣使貢獻，求玉冊，莊宗下其議，群臣以爲非天子不得用玉冊，莊宗卒賜

史籍

卷一百一十六

主

鏐玉冊，金印，鏐自稱吳越國王，名所居曰宮殿，府曰朝，官屬皆稱臣。起玉冊金券詔書三樓於衣錦軍海中，諸國皆封拜。其君長明宗即位，安重海用事，鏐攻書辭，屢重海大怒，時供奉官烏昭遇韓攻使吳越，既還，攻誣昭遇，稱臣拜歸，重海奏劾，鏐上言：元帥尚父以太師致仕，元璣遣人問道自陳，重海又明宗復鏐官爵，長興三年，鏐卒，年八十一。諡曰武肅。子元璣少爲質於田頔，頔叛於吳，楊行密會越兵攻之，頔每戰敗，即欲殺元璣，頔母常護之。後頔將戰，語左右曰：今日不勝，必斬錢郎。是日，頔戰死，元璣得歸，鏐卧病，召諸大將告之曰：吾子皆愚懦，不足任後事，吾死，公等自擇之。諸將泣曰：元璣從

王征伐，最有功，諸子莫及，請立之。鏐召元璣曰：諸將許爾矣。鏐卒，元璣襲封吳越國王，性奢侈，好治宮室。天福六年，杭州大火，焚其宮室，迨盡。元璣避之火，輒隨發。元璣大懼，因病狂，是歲卒，年五十五。諡曰文穆。子佐立，時年十三，諸將皆少佐，佐優容之，諸將稍不法，佐黜章德，安於明州。李文慶於睦州，殺內都監杜昭達，統軍使闕瑋，國中皆恐。福州李仁達附李景，已而叛之，景攻仁達，仁達求救於佐，佐召諸將計事，諸將皆不欲行，佐奮然曰：吾爲元帥，命將發兵，敢有異議者斬。遣統軍使張筠、趙承奉率兵三萬，水陸赴之。遣將警軍，號令齊整，大敗景兵，俘虜萬計，取福州而還。諸將皆服。開運四年，奉

史籍

卷一百一十六

主

年二十，諡曰忠獻。弟侖立，初元璣質於宣州，以胡進思戴暉等自隨。元璣立，用爲大將，佐年少，進思以舊將自待，佐尊禮之。及侖立，頗卑侮之，進思不能平，侖大閱於碧波亭，方第貴，進思諫以賞太厚，侖怒，擲筆曰：鴛鴦軍士，吾豈私之？進思懼，歲除，書工獻鍾馗擊鬼圖，侖題詩圖上，進思讀詩，知侖將殺己，是夕，擁衛兵廢侖，囚於義和院，迎侖弟俣立之。江南遣查文徽攻福州，俣擒之。周世宗征淮南，詔俣攻常宣二州，以索李景，俣治兵以待。景聞周師將大舉，遣使諭境上戒嚴，候吏不加，以爲周已克諸州，遣使安撫矣，亟言於俣，請舉兵以應，俣相國吳程，遣調兵以出，相國元德昭以王師必未渡淮，與

其於當時不能得程攻常州爲景所敗裨將邵可遷力戰
其時首不顧程僅以身免周師渡淮假盡括丁民益兵使
其時以假舟四艘水軍萬七千人至通州會期錢氏自
其時有假舟行密據江淮吳越貢賦朝廷遣使皆由登萊
其時之曰朕此行決平江北卿等還當陸來也五年王師
其時之曰就等果陸還世宗平淮南賜假兵甲旗幟橐駝
其時錢氏兼有兩浙幾百年此諸國號爲怯弱而俗淫侈鏐
其時其民以事奢俗下至雞豚魚卵必家至而日取每管一
人責其負則諸案吏各持簿列於廷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
量爲管數已則以次唱而管之少者數十多者至管百餘人
不堪其苦又常剽掠嶺南商賈寶貨宋興荆楚諸國相次歸
命假勢益孤傾其國以事貢獻太祖討江南道內客省使丁
德裕齋詔以假爲東面招撫制置使李煜貽書於假曰今日
無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而勲王亦大梁一布衣
耳假以書來上率兵拔常州太祖諭進奏使任知果曰元帥
有大功侯平江南可暫來與朕相見以慰延想之意即當遣
還不久留也朕執圭幣以事上帝豈食言乎江南平假與其
妻孫氏子惟濬來朝太祖遣皇子德昭至睢陽迎勞假將至
車駕幸禮賢宅按視供帳之具假至見於崇德殿即日賜宴

其時其第假貢獻極其隆重報賜亦優賜劍履上殿書詔
不名以假妻孫氏爲吳越國王妃數命假與惟濬宴射苑中
其時宴射苑中假太宗泰王侍坐酒酣太祖令假與太宗泰王叙昆
弟之禮似伏地叩頭泣謝太祖幸西京零祀假懇請恩從不
其時惟濬侍祠令假歸闕太祖後於講武殿賜錦衣玉帶玉
勒馬珥珥謂假曰南方漸暑卿可早發假涕泣言願三
歲一朝太祖曰川陸迂遠當俟詔旨來覲也假將發賜導從
儀衛自禮賢宅陳列至迎春苑自假之至逮於歸國太祖賜
金器萬兩白金器數萬兩白金十餘萬兩綿綺綾羅絢絹四
十餘萬疋馬數百匹他物不可勝計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假
未朝貢獻報賜一如開寶召假及惟濬宴後苑泛舟池中手
酌酒以賜假會陳洪進納土假上言願以所管十三州上獻
詔以淮南節度管内封假爲淮海國王以禮賢宅賜之七月
中元京城張燈令有司於假宅前設燈山陳聲樂以寵之令
兩浙發假總麻以上親及管内官吏悉歸朝凡舟一千四十
四艘所過以兵護送四年宴苑中假時微疾被酒命以銀裝
肩輿送歸因以賜之從征太原假每晨趨行闕人未有至者
常假寐以待旦太宗知之謂假曰卿已中年宜避風冷自今
人謁不須太早也徹御前大燭以賜之令先赴前頓車駕幸
大名府詔假乘肩輿即路被病賜告太宗賜假文棋棋局水

請假于諭旨曰朕機務之餘頗會爾意卿在假可用此道日八年上言曰臣以蕞爾之軀蒙被恩寵賦祿百萬兼職數四元任之任實本於兵權國王之號蓋屏於帝室尚書總百揆之重中書掌八柄之繁維師冠於上台開府當於極品臣之身理同克負荷名器之間固有涯分徒速罪戾以取顛隳伏望聖旨特從省罷不許表三上乃罷天下兵馬大元帥餘如故從耳部王食邑九萬七千戶食實封一萬六千九百戶會朝廷遣使賜生辰器幣與使者宴飲至暮有大星墜正寢前光燭一庭是夕卒年六十封秦國王諡忠懿冊文有長沙既往空存甲令之勳征虜云亡但見雲臺之像之語假任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四十年舍始令終窮極富貴福履之盛近代無此性儉素自奉尤薄常服大帛之衣情懷簡得皆用紫纈食不重味好吟咏自編其詩數百首為正本集事大恭謹每遣使修貢必羅列於庭焚香再拜崇信釋氏前後造寺數百以愛子為僧舍草書太宗一日遣使謂曰聞卿舍草聖可寫一二紙進來假以所書上之詔書褒美因賜玉硯金匣一紅條象牙管筆龍鳳墨兩牋盈丈紙皆百數賜久病黃門並海陵酒造其第出藥數丸謂假曰此頗能療疾願王服之假即餌焉既去家人皆惶駭假曰此醉耳又何疑哉太宗聞之大驚捕海陵獄決以流海島侬為朝進思所廢德慈州進思

除之假泣曰汝若殺吾兄吾當退避賢路進思慚而退假恐進思害侬遣親將薛溫守衛戒之曰廢王苟有非常汝當以死扞之溫至有二卒夜持刀踰垣入停闔戶拒之呼聲達於外溫領徒入禽二卒殺之乃進思所遣也進思憂懼疽發背死侬居越州二十餘年卒謬自唐乾寧二年為鎮海鎮東軍節度使至宋太平興國三年國除凡八十四年假子惟濟知絳州民有條桑者盜奪之不能得乃自創其臂誣桑主久繫不能辨惟濟賜盜食盜以左手舉匕勸惟濟曰以右手創人者上重下輕今汝創特下重川左手傷右臂非爾自為之邪遂服知成德軍有告被人用偽作白金質錢以去者惟濟曰第聲言被盜示以重購彼當來責餘者即得之矣已而果然知定州有婦人待前妻子不仁燒銅錢灼其臂惟濟取婦人所生兒置雪中械婦人往視兒死其慘毒如此每決重囚或斷手足探肝膽以威眾觀者色動而惟濟自若侬子惟治鎮國軍節度太宗召見賜白金萬兩惟治舍草聖書曰心能御手手能御筆則法在其中矣太宗以假兒姪多工草書命偏貶視之曰諸錢皆放浙僧亞樓之迹故筆力軟弱獨惟治為工耳假弟儼判和州善飲酒百斤不醉居外郎嘗言無敵或言一軍校送可倫擬儼聞其狀曰飲益多手益恭儼曰此亦變常非善飲也

孫承祐錢塘人假納其姊為妃承祐惡藉親寵恣為奢侈每
一宴殺物命千數常膳亦數十品所居室中焚龍腦日數兩
從車駕北征以橐駝負大斛貯水養魚自隨至幽州南日已
肝西京雷守石守信與其子駙馬都尉休吉及近臣十數人
尚未朝食適遇承祐即延幕舍中膾魚具食窮極水陸眾皆
異之

閩

王審知固始人兄潮為縣史唐末群盜起壽州人王緒攻陷
同始開潮兄弟材勇召置軍中蔡州秦宗權以緒為兗州刺
史召其兵會擊黃巢緒遲雷不行宗權攻之緒南奔所至

史

卷一百一十六

唐

略自南康入臨江陷漳浦有眾數萬緒初以糧少故兼通
約軍中曰以老幼從者新潮與弟審邦審知奉母以行緒切
責潮曰吾聞軍行有法無不法之輩對曰人皆有母豈獨有
無母之人緒怒欲斬其母三子同辭曰事母猶事將軍也殺
其母焉用其子緒乃赦之緒性雄猜部將有才能者多因事
殺之潮懼軍次南安潮說其前鋒將曰吾屬棄墳墓妻子而
為盜者為緒所脇爾豈其本心哉今緒猜忌將吏材能者必
死吾屬不自休朝夕况欲圖成事哉前鋒將與潮相持而泣
乃選壯士伏草竹間伺緒至擒而囚之緒自殺前鋒將曰生
我者潮也乃推潮為主潮苦讓不克乃除地掃榻祝曰拜而

史

卷一百一十六

唐

登三陽者我以為主至審知劍躍於地眾以為神皆拜之審
知讓潮而自為副時泉州刺史廖彥若貪暴泉人苦之潮
自至泉軍行整肅者老相率遮道雨之潮引兵圍彥若克之
彥若二年福建觀察使陳巖表潮泉州刺史景福元年巖卒
其子范暉自稱雷後潮遣審知攻暉久不克士卒傷死甚眾
審知請班師潮不許又請潮自臨軍潮令曰兵盡益兵將盡
益將兵將俱盡吾當自往審知懼督士卒攻破之暉見殺唐
以潮為福建觀察使潮以審知為副使審知狀貌雄偉常乘
白馬車中號白馬三郎乾寧四年潮卒審知代立唐以福州
為威武軍拜審知節度使封琅琊王梁加審知中書令封閩
王升福州為大都督府時楊行密據有江淮審知歲遣使汎
海自登萊朝貢于梁審知為人儉約好禮下士王淡唐相溥
之子楊沂唐相涉弟徐寅唐知名進士皆依審知仕官建學
四門以教閩士之秀者招來蠻夷商賈海上有黃特波游
惡一夕風雨雷電震開以為港閩人以為審知德政所致號
甘棠港同光三年卒年六十四諡曰忠懿子延翰立延翰審
知長子也同光四年拜延翰節度使莊宗遇弒中國多故延
翰取史記問越王無諸傳示其將吏曰閩古王國也吾今不
王欲何待乎於是軍府將吏上書勸進延翰建國稱王猶慕
唐正朔延翰長大美哲如玉審知喪未葬撤几筵多選良家

以爲同也
如也

子爲妾其妻崔氏隨而淫妬酌諸妾於別室繫以大械刻木
爲人于擊其頰以鐵錐刺之一歲中死者八十四人崔氏病
其累妾爲累而死審知養子建州刺史延稟本姓周氏與延
齡不叶延齡立以弟延鈞爲泉州刺史延鈞怒二人謀作亂
十二月延稟延鈞以兵入執延齡殺之延鈞立更名鑄鑄審
知次子也延稟與鑄謀殺延齡延稟先至執延齡殺之明日
延稟臨訣謂鑄曰善繼先志毋煩老兄復來鑄銜之長與二
年延稟率兵擊鑄攻其西門使其子繼雄攻其南門鑄遣王
仁達拒之仁達伏甲舟中僞立白幟請降繼雄登舟伏兵發

史籍

卷一百一十六

走

刺殺之泉其首西門延稟兵見之皆遁去延稟見號鑄前之
曰果煩老兄復來遂殺之延稟子繼昇守建州聞賊奔錢塘
唐封鑄閩王鑄上書言楚王馬殷吳越王錢鏐皆爲尚書令
請授臣尚書令唐不報鑄遂絕朝貢鑄好鬼神道家之說道
上陳守元以左道見信建寶皇宮以居之守元謂鑄曰寶皇
命王少避其位後當爲六十年天子鑄欣然遜位命其子繼
鵬權主府事既而復位遣守元問寶皇六十年後將安歸守
元傳寶皇語曰六十年後當爲大羅仙人鑄卽帝位受冊於
寶皇以黃龍見改元龍啓國號閩追謚審知爲昭武皇帝立
五府置百官以福州爲長樂府闕地狹國用不足以薛文傑

史籍

卷一百一十六

走

乃曰計使文傑察民間陰事致富人以罪而沒其貨閩人皆
怨又爲妖巫徐彥彥曰陛下左右多姦臣不質諸鬼神將爲
臣使彥視鬼於官中文傑與樞密使吳英有隙英病在告
文傑謂英曰上以公居近密而屢以疾告將罷公英曰奈何
文傑教英曰卽上遣人問公疾當言頭痛而已無他苦也英
以爲然明日諷鑄使巫視英病巫言見英爲崇廟王所訊曰
汝何敢謀反以金鎚擊其首鑄以語文傑文傑曰未可信也
宜問其疾如何鑄遣人問之英曰頭痛鑄以爲然下英獄命
文傑劾之英誣伏見殺軍士聞英死皆怒吳人攻建州鑄遣
王延宗救之兵士在道不肯進曰得文傑乃進繼鵬聞吳之
以紆難乃以輜車送文傑軍中文傑善數術自占云過三日
可無患遂者疾馳二日而至軍士傑之于市閩人嚮食立盡
遣使者赦之已不及初文傑造輜車以古制疎濶乃以鐵
芒內劔動輒觸之文傑首被其毒王仁達殺延稟有功典親
兵鑄忌之問仁達曰趙高指鹿爲馬以愚二世果有之邪仁
達曰奉二世愚故高指鹿爲馬非高能愚二世也今陛下聰
明朝廷官不滿百起居動靜陛下皆知之敢有作威福者族
滅之而已鑄慙賜金帛慰安之退而謂人曰仁達智略在吾
世猶可用不可爲後世患卒誣以罪殺之鑄妻早死繼室金
氏賢而不見答審知婢金鳳姓陳氏鑄嬖之立以爲后鑄有

吏歸守明號歸郎，歸後得風疾，陳氏與歸郎共，百工院使李可殷因歸郎以通陳氏，歸作九龍錦帳，國人歌曰：誰謂九龍帳，惟此一歸郎。歸婢春燕有怨，歸鵬燕之，歸病，繼鵬因陳氏求春燕，歸快快與之，次子繼鵬怒，謀殺繼鵬，繼鵬與皇城使李俊同之，十月，歸娶車于大酺殿，坐中昏然，言見延果來，僕以歸死在旦夕，遂殺李可殷，明日晨朝，歸無恙，問做殺可殷者，繼鵬而出，與繼鵬率衛士入，歸問鼓噪聲，走匿九龍帳中，衛士判之不殊，官人不忍其苦為絕之，繼鵬及陳氏歸，歸嘗見殺，繼鵬歸長子也，更名視，改元通文，以李俊削六軍，李俊事做有秋君之罪，心常自疑，多養死士以爲備，視患之，因大享軍伏甲擒做殺之，梟其首于市，做部曲燒啓聖門，奪做首奔于錢塘，晉天福二年，視遣使朝貢京師，高祖遣散騎常侍盧損冊封視閩王子繼恭臨海郡王，損至閩，視稱疾不見，令繼恭主之，遣中書舍人劉乙勞損于館，乙衣冠偉然，驚視甚盛，化日損遇乙于塗，布衣芒屨而已，損使人訪之曰：鳳閣舍人何偏下之甚也，乙規以手掩面而走，視聞之怒，稍侵辱損，及損還，視無所答，其子繼恭遣鄭元弼隨損至京師，貢方物，致書晉大臣，述視意，求以敵國禮相往來，高祖怒其不遵兵部員外郎李知損請，籍沒其物而禁錮使者，於是下元弼於獄，獄具引見，元弼俯伏曰：視夷新之君，不知禮義，陛下

方示大信以來，遠人臣將命無狀，願伏斧鑕以贖罪。高祖乃赦元弼歸，視好至，拜道士譚紫霄爲正一先生，陳守元爲天師，妖人休與以巫見幸，事無大小，輒以寶皇語命之，而後行，守元教視起三清臺三楹，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及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像，日焚龍腦薰陸諸香數斤，作樂于臺下，其夜常不輟，云可求大還丹，三年，虹見宮中，休與傳神言，此室將爲亂之兆也，乃命觀率壯士殺審知子延武廷望，及其子五人，後與事敗被殺，而視愈惑亂，立春鸞爲皇后，遣擊人陳亮以空名堂牒寶官，視弟繼嚴判六軍諸衛事，視疑而罷之，代以季弟繼鏞募勇士爲宸衛都，以自衛，賞給獨厚於他軍，控鶴都將連重遇，拱辰都將朱文進怒，激其軍，衛者言宮中有吳，視徙南宮避災，而宮中大，更疑重遇軍士發火，擊上陳鄴，以使倭爲視所親信，視以語之，鄴反以告重遇，重遇懼夜率衛士縱火焚南宮，視挾愛姬子弟斬關而出，宿于野次，重遇迎延義立之，延義令其子繼業率兵襲視殺之，及其妻子，延義審知少子也，既立，更名曠，遣使朝貢于晉，改元永隆，時大鐵錢以一當十，曠自視世，偏強難制，視相王俊每抑折之，曠憚，不敢有所發，新羅聘問以寶劍，視以示俊曰：此將何爲，俊曰：不忠不孝者斬之，曠色變，至是新羅復獻劍，曠思俊前言，時使已死，命發塚戮其尸，俊面如生，血流被體，泉

史籍 卷一百十六

劉史余延英矯職命掠取良家子職召下吏延英進買實
錢十萬職曰皇后土貢何在延英又獻皇后錢十萬乃得免
職對女朝士不賀者答之御史中丞劉贊坐不料衆將加管
職大夫鄭元弼切諫職曰卿何如魏鄭公乃敢強諫元弼
曰陛下似唐太宗臣亦不愧魏徵職喜乃釋贊職弟富沙王
延政爲建州節度使數舉兵攻職職由此惡宗室多以事誅
之諫議大夫黃峻昇觀極諫職怒貶峻漳州司戶參軍使書
郎陳光遇上書疏職過惡五十餘事職命衛士鞭之百不死
以繩係頸掛于木久之乃絕國計使陳匡範增算商之法職
曰匡範人中寶也已而歲人不登其數乃借於民以足之匡
範以憂死後職知之剖棺斷尸棄之水中職淫虐殘其甥李
仁遇因以爲相爲牛飲群臣侍飲不勝有私棄酒者輒殺之
諸子繼棄棄酒并殺其贊者連重遇懼爲國人所討與朱文
進連姻以自固職疑之以訪重遇等重遇等流涕自辨職妻
李氏悍而醜酒賢妃尚氏有寵李氏妬之欲圖職而立其子
亞澄使人謂重遇等曰上心不平於二公奈何重遇等懼六
年三月職出遊醉歸重遇等遣壯士拉殺之延政審知子也
職爲淫虐延政數胎書諫之職怒遣杜建崇監其軍延政逐
之職舉兵攻延政爲延政所敗延政乃建國稱殷改元天德
明年連重遇殺職集群臣曰昔昭武皇帝親冒矢石遂啓有

史籍 卷一百十六

國乃其子孫淫虐不道今天厭王氏百姓與能當求有德以
當此土群臣莫敢議乃拔朱文進升殿率百官北而而臣之
文進以重遇判六軍諸衛事王氏子弟在福州者皆殺之以
當其願守泉州程贊守漳州許文舉守汀州等皆同連元年
泉州軍將雷從効詐其州人曰富沙王取福州矣與州人殺
雷從連王繼勳爲刺史漳州亦殺贊連王繼成爲刺史皆王
氏諸子也文舉以汀州降于延政延政有建劍汀三州重遇
亦殺文進傳首建州以自歸福州將林仁翰又殺重遇謀
殺延政部福州南唐李景開闢亂發兵攻之延政遣從子繼
昌守福州福州將李仁達謂其徒曰唐兵攻建州富沙王不
能自休其能有此土也乃殺繼昌欲自立懼衆不附以爲峰
寺僧卓儼明示衆曰此非常人也彼以窺見率諸將更北而
而臣之已而殺儼明白立遂款于李景景以仁達爲威武軍
節度使景破建州遷延政之族於金陵封鄱陽王雷從効聞
延政降唐僖王繼勳遣金陵李景以泉州爲清源軍以從効
爲節度使景已破延政召李仁達入朝仁達不從遂降吳越
雷從効亦逃景守兵據泉州二州景稍封從効晉江王從効
臣于景其後事具國史晉開運三年丙午南唐保太四年也
是歲李景兵破建州王氏滅據王潮以唐景福元年入福州
拜觀察使實五十五年而後人紀錄者乃用騎馬來騎馬主

宋史以... 之說以為據遂以光啓二年歲在丙午拜潮泉州刺史為始
年... 歲復在丙午而歲為六十一一年諱矣
... 承春人幼孤事母兄以孝梯聞晉天福末朱文進殺
... 王延義據其位以其黨黃紹顯為泉州刺史程贊為
... 州刺史許文旗為汀州刺史審知子延政稱帝於建州時從
... 幼為泉州指揮使與其黨王忠順董思安蘇光海陳...
... 忠義手開建州士卒謀盡力擊福州使其功先成王氏復位
... 我輩何面目見之耶於是忠順思安置酒從劫家棄敢死士
... 得陳洪進等五十二人夜持白旗踰城而入劫庫兵擒紹顯
... 附於王氏

史... 卷一百十六
之說以為據遂以光啓二年歲在丙午拜潮泉州刺史為始
年... 歲復在丙午而歲為六十一一年諱矣
... 承春人幼孤事母兄以孝梯聞晉天福末朱文進殺
... 王延義據其位以其黨黃紹顯為泉州刺史程贊為
... 州刺史許文旗為汀州刺史審知子延政稱帝於建州時從
... 幼為泉州指揮使與其黨王忠順董思安蘇光海陳...
... 忠義手開建州士卒謀盡力擊福州使其功先成王氏復位
... 我輩何面目見之耶於是忠順思安置酒從劫家棄敢死士
... 得陳洪進等五十二人夜持白旗踰城而入劫庫兵擒紹顯
... 附於王氏

所之立廷政從子繼勳為刺史從効忠順思安自署為統帥
洪進等為指揮使繼勳送紹顯首於建州奉廷政為上文進
率眾攻泉州為從効所敗廷政送狀於江南李景景因福州
兩浙錢氏發兵來援景克汀建而歸福州入於錢氏從効以
兵切繼勳送江南自領漳泉二州畱後李景即泉州為清源
軍投從効漳泉節度使關中五州自此分矣景投從効同平
章事中書令封晉江王從効出自寒微知人疾苦以助餉養
民為務常衣布素置公服於側出則友之每言我素貧賤不
可忘本民其愛之部內安治王氏有二女嫁為鄰人妻從効
本之其謹周世宗征淮南李景以兵十萬保紫金山從効

也

於景言領兵老師形勢非便既而果敗江北盡入於周從効
遣衙將葉仲賢為商人以帛書表置革帶中自鄂送款內附
又遣別駕黃禹錫問道奉表以解身通犀帶龍腦香為貢世
宗嘉納之從効乞置邸京師世宗以從効素附江南慮其非
信不許宋初從効上表稱藩會李景遷洪州從効懼景討已
遣從子紹興齋齋幣獻景又遣使假道吳越入貢太祖命使
厚賜之從効無子以兄從順之子紹興紹鑑為子從効寢疾
時從順守漳州紹興在金陵紹鑑向幼衙校張漢思陳洪進
劫從効遺東平漢思自稱留後洪進為副使時建隆三年也
從効疽發背卒年五十七從効從弟仁諱淳化中為泗州長

史... 卷一百十六
史有清節官散奉薄雖瘡痍不克未嘗妄干人太宗聞之召
赴闕特遷揚州觀察使
陳洪進仙遊人補副兵馬使從需從効殺黃紹顯洪進逃紹
顯首於建州至尤溪遇賊數千人洪進給之曰福州泉州已
為義師所據持紹顯首示之曰我送此於建州迎爾君歸國
爾輩復為何人戊守子賊遂散洪進至建州廷政以為行軍
部校連直遇殺宋文進傳首建州福人又殺重遇洪進遂歸
泉州晉開運三年李景陷建州廷政入江南從効劫王繼
勳降江南景以從効為清源軍節度洪進為統軍使與副使
張漢思同領兵權累立戰功從効平少子紹鑑與閩務洪進

誣紹鑑將越人以叛，使送江南，推漢思爲首，後自爲副使。漢思諱諱，年老不能治軍務，事皆決於洪進。漢思諸子患其專欲圖之，明年夏，漢思大享將吏，伏甲於內，將害洪進。酒數行，地忽大震，棟宇將傾，坐立者不自持。同謀者以告洪進，遂去衆驚散。漢思常嚴兵爲備，洪進子文顯、文顯皆爲指揮使，欲擊漢思，洪進不許。一日，洪進袖大鎧從二子，常服安步入府中，直兵數百人皆叱去之。漢思方處內齋，洪進鎖其門，使人謂漢思曰：「郡中軍吏請洪進知軍務，衆情不可違，當以印見授。」漢思惶懼不知所爲，印於門間出，印與之。洪進召將校吏士告之曰：「漢思昏老，不能爲政，授吾印，請吾泄郡事，將更。」

史籍 卷一百一十六

皆賀，遷漢思於別墅，遣使請命於李煜。煜以洪進爲清源軍節度，泉州等州觀察使。時宋太祖平澤潞，下揚州，取荆湖，洪進大懼，遣衛將魏仁濟問道來表，言張漢思老耄，不能御衆，請臣領州事。恭聽朝旨，太祖遣通事舍人王班齎詔撫諭。又與李煜詔曰：「泉州陳洪進遣使來表，聽命於朝，聞泉州音常附麗，然變詐多端，屢移主帥，朕以書執大同，許其附款，蓋矜其遠俗便安，不必以彼此爲意。煜言洪進多詐，首鼠兩端，誠不足聽。太祖又詔諭之，煜乃聽命。乾德二年，改清源軍爲平海軍，授洪進泉州觀察使，檢校太傅，以文顯爲副使，文顯爲漳州刺史。洪進每歲以修貢朝廷厚，欽於民，第民賞令。」

入錢以爲協律奉禮郎，竭其丁役，及江南平，吳越王來朝，洪進不自安，遣文顯入朝貢。太祖下詔召之，遂入覲。至南鄆州，問太祖崩歸鎮發哀，太宗卽位，加檢校太師。明年來朝，遣翰林使程德玄至宿州迎勞，賜錢千萬，白金萬兩，絹萬匹，禮遇優渥。以文顯爲閩隸使，文顯文項爲刺史。洪進上表曰：「臣聞峻極者山，受汗壤而不辭，無私者日，在覆盆而必照，願惟遐僻，尚隔聲明，願歸益地之圖，輒露由衷之請。臣所領兩郡僻在一隅，自浙右未歸，金陵偏霸，臣以崎嶇千里之地，疲散萬餘之兵，望雲執日以雖勤，畏首畏尾之不暇，遂從間道，遠貢赤誠，願傾事大之心，庶齒附庸之末。太祖皇帝賜之軍額，授。」

史籍 卷一百一十六

以節旄，俾專遼於一方，復延賞於三世。祖父荷漏泉之澤，子弟享列土之榮，聚戟在門，龜綽盈室，雖冠列藩之寵，未修肆覲之儀。臣江表底平，先皇厭世，會嬰大馬之病，向阻雲龍之庭。皇帝陛下欽嗣丕基，誕敷景命，臣遠辭海嶠，入覲天墀，獲親咫尺之顏，登被便蕃之澤，六飛遊幸，每奉屬車之塵，三殿宴酬，屢挹大樽之味，淡旬之內，雨露駢臻，至於童男，亦荷殊獎，恩榮若此，報効何階，言益戀於君軒，心遂忘於坎井，願以所管漳泉兩郡獻於有司，使區區負海之邦，遂爲內地，出雲生商之類，得見太平，伏望聖慈，授臣別鎮，臣男文顯等，早膺朝獎，皆奉郡符，牙校資條，久經驅策，谷希玄造，精濡鴻私，太。」

宗伯洪進之子洪進為武寧軍節度同平章事。開京師。奉
賜金萬兩。今市宅。雍熙元年。封岐
國公。洪進年老。富貴且極。求致仕。優詔免其朝請。卒年七十
有八。洪進在泉州日。有蒼鵠翔集齋前。引吭向洪進
目。力去人皆異之。有相者言洪進一門受祿。當至萬石。時洪
進與三子皆領州郡。而大顯之子始生。洪進欲應其言。乃以
為子名文項。與父並行。文項後為舒州刺史。

受祿何分於子孫而以
為子其失其不學也

南平

史綱

卷一百十六

唐

高季興。硤石人。少為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果太祖鎮宣武。讓
以入貨養為子。易姓名曰朱友讓。太祖見季興奇之。令友讓
畜以爲子。因冒姓朱氏。為毅勇指揮使。梁兵攻鳳翔。李茂貞
堅壁不出。太祖欲收軍還河中。季興進曰。天下豪傑。莫此衆
者。茂貞今敗。人已破。破在旦夕。茂貞閉壁。欲以老我師。此
可誘而致之也。太祖乃令季興募勇敢士。得騎士馬甚多。季興
引見太祖。景曰。此行無還理。願錄其後嗣。太祖制然止之。景
固請行。以數騎馳叩城門曰。梁兵將東。前鋒去矣。使人以為
然。開門出。追梁兵。梁兵隨景以進。殺九千餘人。景死之。茂貞
與梁和。昭宗出。昭景官。益曰。忠壯季興。由是知名。開平元年。

史綱

卷一百十六

唐

拜荆南節度使。復姓高氏。荆南節度十州。唐末。為諸道所侵。
季興所治。江陵一城而已。兵火之後。井邑剝零。季興招輯。按
撫人士。歸之以倪。可福。鮑唐為將帥。梁震司空。蓋為賓客。太
祖崩。季興見梁日以衰弱。乃謀阻兵自固。治城隍。設機柵。未
嘗討季興。渤海王。賜以袞冕劍佩。唐莊宗入洛。下詔慰諭。季
興司空。董勸季興入朝。梁震曰。梁唐世為仇敵。大王果棄故
臣。握兵居市鎮。以身入朝。行為虜爾。季興不聽。遂朝于洛
陽。莊宗果欲留之。郭崇韜諫曰。唐新滅梁。得天下。方以大信
示人。今四方諸侯入貢。不過遣子弟將吏而季興以身應職。
為諸侯率。宜加恩禮。以勵勸來者。而反康之。絕四方內向之
意。不可。莊宗乃厚禮而遣之。莊宗嘗問季興曰。吾欲征吳蜀。
何者為先。季興曰。宜先蜀。臣請以本道兵先進。莊宗大悅。以
手柑其背。季興因命工緝其手迹於衣。季興已去。莊宗心悔。
密詔襄州劉訓圍之。季興至襄州。心動。夜斬關而出。已去而
詔書至。季興歸。謂梁震曰。不聽于言。幾不免。因曰。比有二失。
來朝。一失放還。一失主上召戰。以取河南。而對功臣誇手抄。
春秋。又曰。我於手柑上得天下。其自矜伐如此。且荒于遊畋。
政事多廢。吾可無慮矣。同光三年。封南平王。魏王繼岌攻蜀。
得金帛四十餘萬。自峽而下。會莊宗難作。季興殺使者韓瑒。
等。悉邀雷蜀物。初唐兵伐蜀。季興請以本道兵自取。棄忠萬。

歸峽等州乃以季興爲峽路招討使季興未出兵而獨破胡宗立季興請襄忠等州爲屬郡大臣以季興請自取之而兵不出不宜與之季興屢請不得已與之唐除刺史季興拒而不納明宗以劉訓爲招討使攻之不克而別將西方鄭克襄忠萬三州季興遂以荆歸峽三州臣于吳吳冊季興秦王天成三年卒年七十一長子從誨立吳以從誨爲荆南節度使從誨以父自絕于唐懼見討遣使者聘于楚楚王馬殷爲之請命于唐從誨亦遣押衙劉知謙奉表自歸進賄罪銀三千兩明宗納之重興元年拜從誨節度使追封季興楚王諡曰武信應順元年封從誨南平王從誨多權詐晉高祖遣翰林學士陶穀爲從誨生辰國信使從誨宴穀望沙樓大陳歌舞千樓下謂穀曰吳獨不賓久矣願修武備習水戰以待師期穀還具道其語高祖大喜賜以甲馬百匹襄州安從進反結從誨爲援從誨外爲拒絕陰與之通晉師討從進從誨遣將李端率舟師助晉從進誅從誨求郢州爲屬郡高祖不許契丹滅晉漢高祖起太原從誨遣人問道來表勸進且言漢得天下願乞郢州爲屬高祖陽許之高祖入汴從誨遣使朝貢因求郢州高祖不與從誨怒發兵攻郢州爲刺史尹寶所敗漢遣國子祭酒田敏使楚假道荆南從誨問敏中國貴且言契丹之後兵食皆殫欲以請徵敏言杜重威悉以晉戈屬

降虜虜置之鎮州未嘗以北而晉兵皆漢有也從誨不悅敏以五經遣從誨從誨謝曰子之所議不過孝經十八章爾敏曰至德要道於此足矣因誦諸侯章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從誨以爲識已以大卮罰敏荆南兵弱地狹吳既稱帝南漢閩楚猶奉梁正朔歲時貢獻皆假道荆南季興從誨常遣使者掠取其物諸道以書責前或發兵加討乃復還之而無愧其後南漢與閩蜀皆稱帝從誨利其賜予所習稱臣俗語謂奪攘苟得無愧恥者爲賴子猶言無賴也故諸國目爲高賴子從誨求郢州不得遂自絕於漢建年復朝貢乾祐元年卒年五十八諡曰文獻子保融立保融從誨第三子也周封南平王世宗征淮保融遣指揮使魏彥率兵三千出夏口以應王師又遣客將劉扶奉饗南唐勸其內附李景稱臣世宗得保融所與饗大喜賜絹百匹荆南自後唐以來數歲一貢家師而中閉兩絕及世宗時無歲不貢矣保融以器械金帛皆土地常產不足以効誠節乃遣其弟保紳來朝世宗益嘉之初季興之鎮梁以卒五千爲牙兵衣食皆給於梁至明宗時歲給以鹽萬三千石後不復給世宗手准命泰州給之保融性迂緩無材能事無大小皆委其弟保勛宋興保融懼一戕三入貢建隆元年卒年四十一諡曰貞懿弟保勛立保勛重誨第十子也三年有疾謂其將梁延

保祐不勝
王若宋未
封也

嗣曰我疾遂不起兄弟孰可付者延嗣曰公不念先王乎先
王寢疾以軍府付公今其子繼冲長矣保勗曰吾不忘也遂
以繼冲判內外兵馬保勗卒年三十九繼冲立繼冲保勗子
也拜節度使湖南周行逢卒子保權立其將張文表作亂保
權乞師太祖命慕容延釗討之延釗假道荆南繼冲大將李
景威請嚴兵以待之判官孫充憲叱之曰汝峽江一民爾安
識成敗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况聖宋受命
真主既出王師豈易當邪勸繼冲封府庫以待繼冲以為然
景威出而嘆曰大事去矣何用生為因扼吭而死延釗軍
繼冲出迎于郊前鋒遽入其城繼冲亟歸見旌旗甲馬布滿

史集

卷一百一十

聖

衛巷大懼即詣延釗納降印太祖優詔復命繼冲為節度使
乾德元年有事于南郊繼冲上書願陪祠具文告三廟率將
吏宗族朝于京師拜武寧軍節度使充憲黃州刺史繼冲鎮
徐州幾十年委政僚佐部內亦治開寶六年卒季興自果
平元年鎮荆南至宋乾德元年國除凡五十七年宋史稱保
勗體貌臃腫淫逸無度日召娼妓集府署擇士卒壯健者令
恣淫虐保勗與諸妾生釐共觀以為娛樂又好營造臺榭窮
極土木之工軍民咸怨從事孫充憲切諫不聽保勗少時從
海最鍾愛之或盛怒見之必釋然而笑荆人目為萬事休及
保勗卒我數月宋失國亦預兆也宋與保勗建弟保寅入觀

太祖召對便殿遣還保寅語保勗曰真主出世天將混一
字兄宜首率諸國奉土歸朝無為他人取富貴保勗不聽
王師討武陵道出荆渚保寅奉牛酒犒軍太祖嘉之驛召赴
闕賜第一區知懷州州本隸河陽時趙普為帥與保寅有隙
事多抑制保寅心不能平疏請罷支郡之制諸從之歷光祿
卿卒年六十八保寅在懷州蘇易簡王欽若始入學在同州
錢若水為從事在光化軍張士遜其邑人也保寅一見皆獎
拔許以遠大議者多其知人子輔政輔之輔堯輔國並進士
及第

東漢

史集

卷一百一十六

聖

劉旻漢高祖弟也初名崇美號稱曰重瞳子高祖即位以為
太原尹北京留守隱帝立加中書令帝少政在大臣周太祖
為樞密使與旻素有隙太祖討三叛立大功旻不自安謂判
官鄭珙曰主上幼弱政在權臣而吾與郭公不叶事將奈何
珙曰漢政將亂矣晉陽兵雄天下而地形險固十州征賦足
以自給公為宗室老不以此時為計後必為人所制旻曰是
吾意也乃罷上供征賦收桑保籍丁民以益兵三年周太祖
起魏隱帝遇弒旻謀舉兵周太祖之入也漢大臣不即推尊
之故未敢即立乃白太后立旻子贊為嗣遣宰相馮道迎贊
于徐州人皆知太祖非實意旻獨喜曰吾兒為帝矣乃罷兵

遣使至京師。周太祖少賤。縣其頸上為飛雀。世謂之郭雀兒。太祖見是使者。具道所以立養之意。自指其頸以示使者曰。自古豈有雕青天子。幸公無以我為疑。是益喜。太原少尹李贇曰。郭威舉兵犯順。勢不能為漢臣。必不為劉氏立後。因勸以兵下太行。控孟津。以俟變。應養贊得立。贇立乃罷兵可也。是人馬曰。腐儒欲離間我父子。命斬之。贇臨刑嘆曰。吾為愚人畫計。死誠宜矣。然吾妻不可獨存。願與之俱死。是并殺其妻于市。已而周太祖代漢。是遣牙將李晉奉書周太祖求贇而贇已死。是慟哭為李贇立祠。歲時祀之。是遂即帝位。周廣順元年也。以判官鄭珣趙華為宰相。遣李晉使契丹。契丹

遣李德。遣移令鈞拒元徽于太平。元徽敗之。遂圍洛州。世宗與是幸周有大喪。而天子新立。不能出兵。欲自將以擊其。意宰相馮道等言不可。世宗意甚銳。顯德元年三月。親征于高平。李重進白重贊將左。樊愛能何徽將右。向訓史彥居軍中。張永德以禁兵衛蹕。是亦列為三陣。張元徽居東。楊衮居西偏。是居其中。表望周師。謂是曰。勅敵也。未可輕。是奮聲曰。時不可失。無妄言。衮怒而去。是號令東偏先進。上得中叩馬諫曰。南風甚急。非北軍之利。宜少待之。是怒曰。老膽大。毋妄沮吾軍。即麾元徽擊周右軍。兵始交。愛能徽退。是騎軍亂。步卒數千棄甲降。元徽呼萬歲。聲振川谷。世宗大。賊躬督戰士。皆奮命爭先。而風勢愈盛。是自處赤幟。收軍軍不可遏。是遂敗。日暮。是收餘兵萬人阻澗而止。時劉詞將周後軍未至。而世宗銳於速戰。戰已勝。詞軍繼至。因乘勝追擊之。是復大敗。輜重器甲棄輿服御皆為周師所獲。是獨乘契丹黃驢。間道馳去。夜失路。以村民為鄉導。得化道以歸。元徽發於陣。楊衮按兵不戰。故全軍而返。是歸為黃驢治。歸以金銀食三品料。號自在將軍。世宗休軍洛州。大宴將士。新敗將樊愛能何徽等七十餘人。軍威大振。進攻太原。遣符彥卿史彥超北控忻口。以斷契丹援路。太原城方四十里。周師去城三百步。圍之匝。自四月至六月。攻之不克。而彥卿為

契丹所敗，彥超戰歿。世宗遣班師，初周師圍城，曼達王得中，乞援於契丹。契丹發數萬騎助曼達，得中先還至代州。代州將桑珪殺防禦使鄭處謙以城降，并送得中于周。世宗問得中：「虜助兵多少？」得中言：「無之。」已而契丹敗彥超，得中見殺。曼達以憂得疾，卒。年六十。次子承鈞立，遣人奉表契丹，自稱男，遣使答詔。呼承鈞為兄，許其嗣位。初曼達謂張元徽等曰：「吾以前祖之業，贊之克義，不為郭威屈。期與公等勉力以復家國之制。至於稱帝一方，事豈獲已？願我是何天子？爾是何節度使？故其借號仍稱乾祐，不改元，不立宗廟。四時之祭，用家人禮。」承鈞立，始赦境內，改元曰天會，立七廟。契丹以兵助承鈞，承鈞攻上黨，無所得，而還。明年，世宗北伐契丹，下三關。契丹使來告急，承鈞將發兵，而世宗班師。宋興招義節度使李筠叛，執監軍周光遜，送于太原，乞兵為援。承鈞自將赴之。群臣儉於汾水，僕射趙奉曰：「李筠舉事輕易，陛下不圖成敗，空國與師，臣實憂之。」承鈞至太平驛，筠見承鈞，儀衛不備，悔之，自言受周氏恩，不忍背德。承鈞與周世仇，不悅，遣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益不平，與贊相忤。承鈞遣宰相衛融和解之，已而筠敗死。衛融被執至京師，太祖釋之，融曰：「大快非其主，臣四十口受劉氏恩，不忍負之。」陛下縱不殺臣，臣亦不為陛下用。終當問道走河東耳。太祖怒，命以鐵撻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大

史籍

卷一百十六

聖

呼曰：「臣得死所矣。」太祖曰：「此忠臣也。」釋之，命以良藥傳其瘞。遣融致書於承鈞，約以融易周光遜，承鈞不報。融遂詣京師，授大府卿。承鈞謂趙華曰：「不聽公言，幾至於敗，由此重儒者，非州人郭無為方類烏喙，好學多聞，美談辯，嘗為道士，居武當山，周太祖討李守貞，無為詣軍門上謁，言當世之務，太祖奇之，或謂太祖曰：『公為大臣，握重兵，居外而重縱橫之士，非防微慮遠之道也。』太祖辭之，無為去，隱抱腹山，樞密使段常為其材，承鈞遂以為相，宿衛殿直王隱等謀作亂，伏誅。詞連段常，承鈞遂殺之。自是世凡舉事，必稟契丹，而承鈞多略，契丹遣使者責承鈞曰：『爾有三罪：改元一也，援李筠二也，殺段常三也。』承鈞惶恐，謝罪曰：『父為子隱，願赦罪。』使者至契丹，輒見留，承鈞奉之愈謹，而契丹待承鈞益薄。承鈞自李筠敗，又失契丹之援，無復南侵之意，地狹產薄，歲輸契丹，困用日創五臺山僧繼順，故燕王劉守光之子，為人多智，善商財利，自是世頗賴之。繼順能講華嚴經，四方供施多積，畜以佐國用。五臺當契丹界上，繼順常得其馬以獻，歲率數百匹，又於栢谷置銀冶，募民鑿山取礦，烹銀，仰以足用，即其地建寶興軍，承鈞拜繼順為鴻臚卿。至太師中書令，卒，追封定王。太祖嘗因謀者謂承鈞曰：『君家與周為世仇，宜其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為困此一方民？若有志於中國，宜下太行，以

史籍

卷一百十六

契

常不以告三也。承鈞惶恐，謝罪曰：『父為子隱，願赦罪。』使者至契丹，輒見留，承鈞奉之愈謹，而契丹待承鈞益薄。承鈞自李筠敗，又失契丹之援，無復南侵之意，地狹產薄，歲輸契丹，困用日創五臺山僧繼順，故燕王劉守光之子，為人多智，善商財利，自是世頗賴之。繼順能講華嚴經，四方供施多積，畜以佐國用。五臺當契丹界上，繼順常得其馬以獻，歲率數百匹，又於栢谷置銀冶，募民鑿山取礦，烹銀，仰以足用，即其地建寶興軍，承鈞拜繼順為鴻臚卿。至太師中書令，卒，追封定王。太祖嘗因謀者謂承鈞曰：『君家與周為世仇，宜其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為困此一方民？若有志於中國，宜下太行，以

承鈞遺謀者復命曰河東土地兵甲不足當中國之
十一承鈞家世本非叛族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
承鈞家其言謂謀者曰爲我語承鈞開爾一路以爲生故終
其世不加兵承鈞立十三年病卒養子繼恩立繼恩本姓薛
氏父鈞是以女妻之生繼恩劍無刃能漢高祖衣食之而無
所用其妻常居中罕得見劍每快快因醉拔佩刀刺之不死
劍自裁曼女後適何氏生子繼元何氏及曼女皆卒承鈞無
子曼命養二甥爲子承鈞嘗謂郭無爲曰繼恩純孝然非濟
世之才恐不能了我家事無爲不對承鈞病困勤政問召無
爲執手以後事付之承鈞卒繼恩告哀於契丹而後立繼恩

單節度使無爲奉詔色動而非人皆欲堅守無爲仰天哭
拔佩刀欲自殺繼元執其手延之上坐無爲曰奈何以孤城
拒百萬之王師欲搖動非人而非人守意益堅宦者衛德貴
言無爲有異志繼元繼殺之太祖命引汾水浸其城承自城
門入而有積草飄出塞之繼元恃契丹爲援揚言旦夕契丹
至四月何繼業敗契丹於陽曲北太祖命以所獲首級置甲
示城下城中山是喪氣和嵐州趙文度來降閏五月南坡爲
汾水所陷水注城中太祖幸長隄觀之登望樓者見繼元殺
其相郭無爲城中紛擾俄而城兵出將焚攻具外擊之斬首
萬餘級夜半傳呼繼元降太祖欲開壁門趙延曰受降如受
敵正可中夜輕出太祖使伺之果謀者也博士李光贊曰陸
下應天順人體元御極戰無不勝謀無不滅四方恃險之邦
竊帝王之號者昔日與中國爲隣今日與陛下爲臣蓋爾晉
陽豈須親討得之未必爲多失之未足爲辱今時屬炎蒸
當暑山嶺河津泛濫道路阻艱軍運倍難恐勢虞虞太祖
命宰相趙普撫諭諸將欲班師禁軍校趙翰等叩頭願盡死
力乘城急擊太祖曰汝曹我所訓練備肘腋同休戚我寧不
取太原豈忍驅汝曹蹈必死之地乎士皆感泣進班師王師
已去繼元決城下水注之臺驛驛水已落而城多摧圯契丹
使者韓知禧嘆曰若宋師知并城傾圯則漢人無類矣太平

興國四年，議伐河東，宰相薛居正曰：太祖破契丹於雁門關，盡驅其民，分布河洛之間，雖巢穴尚存，而危困已甚，得之不足，以開土舍之不足，以為患，願陛下熟慮之。太宗曰：先皇破契丹，徙其人而空其地者，正為今日事也。朕計決矣。遂遣潘美等率諸將分兵圍汾沁嵐諸州，車駕親征，命郭進扼石口，關斷契丹援路。契丹至，進擊敗之。繼元外援不至，饒道又絕，潘美等兵數十萬，長圍四合，自春徂夏，晝夜不息，城中大懼。太宗至，親督衛士急攻，人百其勇，城無完堞。太宗慮城陷殺傷者衆，手詔諭繼元降，守陣者不受。繼元不能知，太宗躬擐甲，宵夜至長連城，督將攻之。括茲之士數萬，列陣於前，驛甲交射，矢集城上如蜚毛，每給矢數百萬，頃之咸盡。捕得城中人云：繼元以十錢購一矢，凡聚百餘萬。太宗笑曰：此為我畜也。五月，馬軍都指揮使郭萬超輸城降。繼元帳下親信漸以去，城中危急。太宗自草詔諭之曰：越王吳王，獻地歸朝，或授以大藩，或列於上將，臣僚子弟，皆享官封。繼元但連降，必保其始，安危兩途，爾宜自擇。至是，詔入并人，猶欲堅守，其樞密副使馬峰老疾居于家，昇入見繼元，流涕以興亡諭之。是夕，繼元遣客省使李勣奉表請降。遂明繼元率官屬，縞衣紗帽待罪，詔釋之。賜襲衣玉帶，金銀鞍勒馬，文武官各賜衣金銀帶，器幣鞍勒馬有差，召升殿。繼元叩頭言：臣聞車駕親征，

史綱

卷一百十六

聖

此自太宗
仁厚之誠
不意有此
造化

即願東身歸罪，蓋亡命者懼死，逼臣不得降耳。詔授繼元檢校太師，右衛上將軍，封彭城縣公，命中使康仁寶護繼元及親屬赴京，所過饋食，賜甲第一區。歲時優加饋餼。淳化二年，繼元疾，遣中使護醫診視，及卒，遣奏以具于三楮為託。太宗哀之，追封彭城郡王，時三楮六歲，賜名守節，授西京作坊副使。太宗謂近臣曰：司馬昭以劉禪恩蜀之對，嚴之云：何乃似卻正之言，此不仁之甚也。亡國之君，皆暗儒所致，苟有遠識，豈至滅亡，此可懲，何反戲侮乎？劉繼元朕所虜獲，待之若賓客，猶恐不慰其意，爾守節官至右衛將軍，吳自廣順元年建號至宋太平興國四年，城凡二十八年。

宋史世家序曰：唐自安史之亂，藩鎮專制，百有餘年，浸成割據，及巢賊蹂躪，郡邑丘墟，降泰五季，豪傑發牛，掘界封疆，自制位號，各挾智力，以爭長雄。天厭禍亂，授宋大柄，太祖命將出師，十餘年間，南收荆楚，西取巴蜀，劉鋹既俘，李氏納款，至于太宗，吳越請吏，漳泉來歸，薄伐太原，遂平北漢，而海內矣。王偁東都事略：用東漢隗囂公孫述例，置孟昶劉鋹等於列傳，舊史因之，今倣歐陽脩五代史，列之世家，凡諸國治亂之原，天下離合之勢，有足繫者，悉著于篇，其子孫諸臣事業，有可考者，各疏本國之下，作列國世家，則今俱見五代史。

十四世家年譜

史綱

卷一百十六

聖

嗚呼。自後世各年以建元。及僭竊交興。而稱號紛雜。不可以不別也。五代十國。稱帝改元者七。吳越荆楚。常行中國年號。然予聞於故老。謂吳越亦嘗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頗疑吳越自諱之。及旁采閩楚南漢諸國之書。與吳越往來者。皆無稱帝之事。獨得其封落星石為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則知其嘗改元矣。辛卯。長興二年。乃鑒之末年也。然不見其終始。故不得而備列。十國皆非中國有也。其稱帝改元。與不足較其得失。故並列之。作十國年譜。

東書 卷二百十六
而十國固非中國有也。然猶命以封爵。而本紀不書之。何也。曰。封爵之不書。所以見其非中國有也。外之也。問者曰。外而不書。東漢之立。何以書。曰。吾於東漢。常異其辭於九國也。春秋固亂世而立治法。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世亂則疑難之事多。正疑處難。敢不慎邪。周漢之事。可謂難矣。或謂劉吳嘗致書于周。求其子質。不得而後自立。然則吳之志。不以亡漢為讐。而以失子為讐也。曰。漢嘗詔立質為嗣。則質為漢之君。不獨為吳子也。吳之義。當不屈于周。此所以異乎九國也。終吳之世。猶稱乾祐。至承鈞立。然後改元。則吳之志。豈不可哀也哉。

史緯卷二百十七

五代史十二

附錄

四夷

吳丹自後魏以來。各見中國。與庫莫奚同類。而異種。其居曰。秦羅。倘沒里。沒里者。河也。是謂黃水之南。黃龍之北。得鮮卑之故地。故又以為鮮卑之遺種。其地北接室韋。東接高麗。西界奚國。而南至營州。其部族之大者。曰大賀氏。後分為八部。部長號大人。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統八部。或其國有災疾。而畜牧衰。則八部聚議。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為

史緯 卷二百十七

約如此。不敢爭。某部大人遙筆立。時劉仁恭據幽州。數出兵攻之。每歲秋霜落。則燒其野草。馬多餓死。乃以良馬賂仁恭。求市牧地。請聽盟約。八部之人。以遙聲不任事。選於其眾。以阿保機代之。阿保機多智勇。劉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入吳丹。阿保機乘間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縣置城。以居之。漢人效阿保機。曰。中國之王。無代立者。由是阿保機以威制諸部。不肯代。諸部以其久不代。共責前之。阿保機不得已。傳其旗鼓。而謂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漢人多矣。吾欲自為一部。治漢城可乎。諸部許之。漢城在炭山東南。灤河上有鹽鐵之利。乃後魏滑鹽縣也。其地可植五穀。阿保機率漢

人耕種治城郭邑屋市如州制度漢人安之不復思歸
阿保機知衆可用用其妻述律氏策使人告諸都太人曰吾
有鹽池諸部所食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鹽主人可乎當
來犒我諸部以爲然其以牛酒會鹽池阿保機設伏待之酒
酣伏發盡殺諸部太人遂立不復代梁將纂唐晉王李克用
使人聘于契丹阿保機以兵三十萬會克用於雲州置酒
酣握手約爲兄弟克用贈以金帛甚厚期共舉兵擊梁阿保
機遣晉馬千匹既歸背約遣使者袍笏梅老聘梁梁遣太府
卿高顯報聘阿保機遣使者解里隨頃以良馬貂裘朝霞錦
聘梁奉表稱臣求封冊梁遣司農卿渾特以詔書報勞別以

史籍

卷二百十七

二

記事賜之約其舉兵城晉然後封冊爲舅舅之國使以子弟
三百騎入衛京師克用聞之大恨臨卒以一箭屬莊宗期冀
契丹渾特至契丹阿保機不能如約梁亦未嘗封冊莊宗天
祐十三年阿保機攻晉蔚州執振武節度使李嗣本時莊宗
方與梁爭天下遣李存矩發山北兵禦之存矩至和溝關兵
叛擁偏將盧文進擊殺存矩亡入契丹契丹破新州以文進
部將劉殷守之莊宗遣周德威擊殷文進引契丹數十萬大
至德威引軍去契丹追敗之德威走南州契丹圍之虜騎過
滿山谷所得漢人以長繩連頸繫之於木漢人夜自解逃去
文進救契丹爲火車地道起上山以攻城城中鎗銅鐵汁揮

契丹即成

述律氏馬
上趙女
以契丹爲中
山王節

之中者輒爾拒守百餘日莊宗遣李嗣源救之契丹解去契
丹此佗夷狄尤頑傲父母死以不哭爲勇載其尸置漢山大
木上三歲往取其骨焚之而哭曰夏時向陽金冬時向陰
食使我射獵猪鹿多得其風俗與奚靺鞨頗同阿保機并服
旁諸小國而多用漢人漢人教之以隸書之半增損之作文
字數千以代刻木之約又制婚嫁置官號僭號天皇王以所
居黃帳地名爲姓曰世里世里譯者謂之邪律各年曰天贊
以所居爲上京起樓觀西樓於其東千里起東樓北三百里
起北樓南木葉山起南樓往來射獵四樓之間契丹好鬼而
貴日每月朔旦東向拜日其大朝會以東向爲尊四樓門屋

史籍

卷二百十七

三

皆東向莊宗討張文禮圍鎮州定州王處直懼遣其子都統
契丹入塞以牽晉兵郁謂阿保機曰臣父處直使布恩欽曰
故趙王王鎔王趙六世鎮州金城湯池玉帛山積燕姬趙女
羅綺盈廷張文禮得之而爲晉所攻殺死不暇皆爾以待皇
帝阿保機大喜其妻述律氏不肯曰我有罕馬之富四樓足
以娛樂今舍此而遠赴人之急我聞晉兵震天下職有勝敗
後悔何追阿保機躍然曰張文禮有金玉百萬爾待我皇后
可共取之於是空國入寇而處直爲其子都所廢阿保機攻
幽州不克攻涿州陷之聞都廢處直自立遂攻中山都告急
於莊宗莊宗自將鐵騎五千遇契丹前鋒於新城晉兵自桑

赫顯出人馬戈甲光明燭日虜騎愕然却却晉軍乘之虜散
 走沙河冰薄皆陷沒阿保機退保望都天大雪人馬饑寒多
 死阿保機顧盧文進以手指天曰天未使我至此乃引兵去
 非宗雖其後見其宿處環結在地方隅整然雖去而不亂噫
 曰虜法令嚴如此契丹雖無所得而歸然自此有窺中國之
 志患女真渤海在其後欲擊渤海懼中國乘其虛乃遣使聘
 唐以通好莊宗崩明宗遣供奉官姚坤告哀於契丹坤至西
 樞阿保機方東攻渤海至慎州見之阿保機錦袍大帶垂後
 與其妻對坐穹廬中延坤入謁阿保機問曰聞汝河南北有
 兩天子信乎坤曰天子以魏州軍亂命總管將兵討之而變
 起洛陽凶問至總管赴難京師為眾所推已副人望阿保機
 仰天大哭曰晉王與我約為兄弟河南天子即吾兒也昨聞
 中國亂欲以甲馬往助我兒而渤海未除志願不遂我兒既
 沒理當取我商量新天子安得自立坤曰新天子將兵二十
 年位至大總管所領精兵三十萬天時人事其可違乎其子
 突欲在側曰使者無多言踐田奪牛豈不為過坤曰應天順
 人豈此匹夫之事至如天皇王得國而不代豈強取之邪阿
 保機慰坤曰理當如是又曰吾聞此兒有宮婢二千人樂官
 千人故驚走狗嗜酒好色任用不肖不惜人民此甚所以敗
 也我自聞其禍即舉家斷酒解放鷹犬罷散樂官我亦有諸

吾能漢語然絕口不道於部人懼其勃漢而怯弱也因謂坤
 曰爾當先歸吾以甲馬三萬會新天子幽鎮之間求為盟約
 此非由州則不復侵汝矣阿保機攻渤海取扶餘城以為東
 丹國以長子人皇王突欲為東丹王阿保機病死速律氏護
 其喪歸西樓立其次子耀屈之坤從至西樓而還耀屈之更
 名德光燕阿保機木葉山謚曰大聖皇帝德光立改元曰天
 顯遣使以名馬聘唐求碑石為阿保機刻銘明宗厚禮之定
 州王都反唐遣王晏球討之都求援於契丹德光遣亮僉
 列等以騎五千救都為晏球所敗德光又遣惕隱赫連以騎
 七千益亮僉晏球又敗之赫連走幽州為趙德鈞所執晏球
 破定州擒亮僉刺延京師明宗斬亮僉等六百餘人而赦
 赫連還其壯健者五千餘人為契丹直初阿保機死長子東
 丹王突欲當立其母速律氏尤愛德光立之長興元年突欲
 自扶餘泛海奔唐明宗賜姓名曰李贊華以為義成軍節度
 使契丹為王晏球所敗喪其萬騎又失赫連諸名將而速律
 氏思念突欲由是卑辭厚幣數遣使聘中國求歸赫連則利
 等唐輒斬其使而不報當時中國之威幾振拒幽州北七
 百里有榆關開東臨海北有兔耳嶺舟山皆斗絕過海東
 北有路狹僅通車其旁地可耕植唐時置東西狄石祿等米

此等雖久
其意之
故皆以此

碑長楊黃花紫蒙白狼等成以扼契丹成兵自耕食惟衣
產洽南州皆有田宅養子孫以堅守為已利自唐末南蠻劉
贊成兵廢散契丹因得陷平營而幽薊之人歲苦寇抄自涿
州至幽州百里人跡斷絕轉餉以兵護送契丹常伏兵於壁
海學奪之趙德鈞鎮幽州於鹽溝置良鄉縣又於幽州東五
十里築城皆成以兵及明宗破赫連等又於其東置三河縣
幽薊之人始得耕牧而餉餉可通德充西徙橫畧見撥刺泊
出寇雲朔之間明宗患之以石敬瑭鎮守河東總大同彰國
振武威塞等軍禦之應順清泰之間調發餉餉遠近勞敝德
充事母甚謹常侍立其側國事必告而後行石敬瑭反唐遣
史緯 卷一百一十七
策遠討之敬瑭求救於德充德充自其母曰吾慶石郎召
我而使者果至豈非天邪母召胡丕問吉凶丕言吉乃許是
歲九月契丹出雁門車騎連亘數十里將至太原遣人謂敬
瑭曰吾為爾今日破敵可乎敬瑭報曰皇帝赴難要在成功
不在速大兵遠來而唐軍甚盛願少待之使者未報而兵已
交敬瑭大敗敬瑭夜出北門見德光約為父子問曰大兵遠
來戰而勝者何也德充曰吾謂唐兵能守雁門而扼諸險要
則事未可知今長驅深入而無阻吾知大事必濟且吾兵多
難久宜以速破之此其所以勝也敬瑭退保晉安塞德充聞
之唐遣趙德鈞廷壽救敬瑭而德鈞父子按兵閭相各不救

德充謂敬瑭曰吾三千里赴義理當微顧乃策璽晉城南立
牧塘為皇帝自解衣冠被之冊曰咨爾子晉王予見爾猶子
爾視予猶父已而楊光遠殺張敬達降晉晉高祖自太原入
洛陽德光送至潞州趙德鈞廷壽出降德光謂高祖曰大事
已成吾命大相溫從爾渡河吾亦爾此俟爾入洛而後北歸
訣執手噓噓脫白貂裘以衣高祖遺以良馬二千匹戰馬千
二百匹戒曰子子孫孫無相忘時天顯九年也高祖已入洛
德光乃北歸趙德鈞幽州人事劉守光為軍校莊宗伐燕得
之賜姓名曰李紹斌其子延壽本姓劉氏常山人其父為舊
令劉守文破蓟縣德鈞得其母种氏因以為子延壽妾質妍
史緯 卷一百一十七
柔稍涉書史明宗以與平公主妻之德鈞鎮幽州十餘年以
延壽故尤見信任延壽為樞密使晉高祖起太原廢帝遣延
壽將兵討之而德鈞亦請以鎮兵討賊廢帝察其有異志使
白飛狐山擊晉後而德鈞南出吳兒會延壽於西唐廢帝以
德鈞為都統延壽為招討使德鈞為延壽求鎮州節度使廢
帝怒曰德鈞父子握強兵求大鎮苟能敗契丹而破太原雖
代子亦可若亂寇要君誠恐臣主俱敗因遣使者趣德鈞等
進軍德鈞陰遣人聘德光求立以為帝德光指宮中巨石
謂使者曰吾已許石耶矣石爛可改也德鈞父子降德光於
潞州德光遣之而去德光母述律氏見之曰汝求為天子何

那德鈞不能對，悉以田宅獻之。述律氏問何在，曰在幽州。述律氏曰：幽州屬我矣，何獻之？為德鈞死。德光以延壽為幽州節度使，封燕王。契丹後唐時，攻陷營平二州，至立晉，又得馬門以北。幽州節度管内合一十六州，乃以幽州為燕京，改元會同，更其國號大遼，置百官，皆依中國。秦用中國之人，晉高祖未表稱臣，茂輸絹三十萬匹，其餘寶玉珍異，下至飲食諸物，使者相屬於道。德光約高祖不稱臣，更表為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德光遣中書令韓頰奉冊，高祖為英武明義皇帝。高祖遣趙瑩馮道以太常函簿奉冊。德光及其母尊號高祖，册出帝即位。德光怒其不先告，而又不稱臣，而稱孫，遣使者

史綱 卷一百一十七

人

責晉景延廣對契丹使者語不遜。德光益怒。青州楊光遠反，招契丹，開運元年，德光領國南寇，分其眾為三，西出馬門，攻并代，劉知遠擊敗之。東陷博州，以應光遠。德光與延壽南破貝州，德光屯元城，兵至黎陽，晉出帝親征，德光與晉相拒于河。帝遣李守貞東馳馬家渡，擊敗契丹。德光聞兵敗，引眾擊晉，戰于戚城，德光臨陣望見晉軍旗幟，光明士馬嚴整，有懼色，謂其左右曰：楊光遠言晉家兵馬半已餓死，何其盛也。兵既交，殺傷相半，陣間斷箭遺鏃布厚寸餘，日暮，德光引去，分其兵為二：一出滄州，一出濮州，以歸。二年，德光復領國入寇，圍鎮州，分兵下鼓城等縣，杜重威守鎮州，閉壁不敢出。契丹

南掠邢洛磁，至于安陽千里之內，焚剽殆盡。契丹見大桑木，怒而焚之。時帝病不能出征，遣張從恩、安審琦、皇甫遇禦之。遇前渡漳水，與契丹戰敗，審琦救之。契丹見救兵至，引去。出帝疾少間，下詔親征，軍于澶州。遣杜重威北伐，契丹歸至古北，聞晉軍至，復引而南，及重威戰于陽城，契丹大敗。德光騎索駿而走，至幽州，其首領大將各答數百，時天下旱蝗，晉人苦兵，乃遣供奉官張瑄聘契丹，奉表稱臣，以修好。德光語不遜，然契丹亦厭兵。德光母述律氏嘗謂晉人曰：南朝漢兒爭得一向卧邪？自古開漢來和蕃，不開蕃去和漢，若漢兒實有回心，我亦何惜通好？晉亦不復遣使，而數以書招趙延壽。延

史綱 卷一百一十七

九

壽見晉景常有窺中國之意，德光許延壽，祇晉而立之。延壽得晉書，偽為好辭以報，言身陷虜思歸，約晉發兵為應。德光將高平翰詐以瀛州降晉，晉君臣皆喜。三年，遣杜重威、張彥澤出兵為延壽應，兵趨瀛州。高平翰空城而去，重威遣張彥澤追平翰。漢瑋戰死，重威退屯武強。德光聞晉出兵，乃入寇鎮州。重威西屯中渡，與德光夾水而軍。德光分兵竄西山，出晉軍後，破樂城縣，俘獲晉人，判其面，文曰：奉敕不殺，縱之南歸。重威等被圍糧絕，遂舉軍降。德光喜，謂趙延壽曰：所得漢兒皆與爾，因以龍鳳緒袍賜之。使衣以撫晉軍，亦以緒袍賜重威。遣傳仕兒監張彥澤將騎二千先入京師。晉出帝與太后為

昨奏自陳過客，德光遣解里以手詔賜帝曰：孫兒勿憂，管取一喫飯處。德光將至京師，有司請以法駕奉迎。德光曰：吾躬振甲冑以定中原，法駕何為？出帝與太后出郊奉迎。德光辭不見，曰：豈有兩天子相見於道路邪？四年正月丁亥朔，晉文武百官班于都城北，望帝拜辭，素服紗帽以待。德光被甲衣貂裘，帽立馬于高崗，百官俯伏待罪。德光入自封丘門，登城樓，遣通事宣諭衆曰：我亦人也，可無懼。我本無心至此，濊兵引我來爾。遂入晉宮，嬪妓迎謁皆不顧，夕出宿于赤岡，封出帝自義候遷于黃龍府。癸巳入居晉宮，以契丹守諸門，門廡殿庭皆磔大掛皮以爲厭勝。德光朝服視朝于廣政殿，明日破中國冠服，百官常參起居如晉儀，而遣奏章講胡馬奚中羅剎階陛。晉人僂首不敢仰視。二月朔，金吾六軍殿中省仗，太常樂舞陳于廷。德光冠通天冠，服絳紗袍，執大珪以視朝。大赦，改晉國爲大遼國，開運四年爲會同十年。德光嘗許趙延壽，城晉立以爲帝，故契丹擊晉，延壽常爲先鋒，虜掠所得悉以奉德光及其母述律氏。德光已滅晉，無立延壽意，延壽不敢自言，因李崧求爲皇太子。德光曰：吾於燕王無所愛惜，但皇太子是天子之子，燕王豈得爲之？乃命與之遷扶輪。翰林學士張礪進擬延壽中京留守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德光索筆，金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止以爲

中京留守大丞相而樞密使燕王如故，以礪與晉相和凝爲宰相。礪，明宗時翰林學士，廢帝遣礪督趙延壽進軍，延壽爲德光所鋸，并錫遷于契丹。德光重其文學，仍以爲翰林學士。礪避至境上，爲追者所得。德光責通事高唐英曰：吾成爾輩，得此人，致其過去，過在爾也。唐英一百待礪如故。三月，德光御崇元殿，百官入閣。德光大悅，顧其左右曰：漢家儀物，其盛如此，我得於此殿坐，豈非真天子邪？其母述律氏遣人書及阿保機明殷書賜德光，明殷若中國陵寢之制，國君坐則於幕側起屋，謂之明殿，置官屬職司，歲時奉表起居如事生，置明殷學士一人掌答書詔，每國有大慶弔，學士以先君之命爲書以賜國君。其書曰：報見皇帝云。德光已滅晉，遣其部族酋豪及通事爲諸州鎮刺史，節度使，括借天下錢帛以賞軍。胡兵人馬不給糧草，日遣數千騎分出四野，劫掠人民，號爲打草殺，東西二三千之閒，民被其毒，遠近怨聲。漢高祖起太原，所在州鎮多殺契丹守將，歸漢。德光大懼，又時已歲，乃以蕭翰爲宣武節度使，翰契丹大族，號阿鉢，無姓。其母姊嫁德光，契丹呼翰爲國舅，及將爲節度使，李崧爲製，其書曰：蕭翰，翰守汴，德光北歸，以晉內諸司伎術官女諸軍將數千人從，自黎陽渡河，行至湯陰，登愁死岡，謂宣徽使高唐英曰：我在上國，以打閒食肉爲樂，自入中國，心常不快，若

得復吾本土，死亦無恨。勳退謂人曰：虜將死矣，相州梁驪殺契丹守將，開城距守，德光攻破之。城中男子無少長皆屠之，婦女悉繫以北，漢以王繼弘鎮相州，得餽饌十數萬枚，為大軍之德。光至臨洛，見井邑荒殘，謂晉人曰：致中國至此，皆此輩之罪。首又顧張勳曰：爾亦有罪焉。德光至藥城，得疾卒于後胡村。契丹破其腹，去其腸胃，實以鹽鼓而北。晉人為之，帝紀為永康王。兀欲立號阿保機為太祖，德光為太宗。兀欲東丹王突欲子也。突欲奔唐，兀欲不從，封永康王。德光威晉，兀欲從入汴，德光死于藥城。兀欲與趙延壽諸大將入鎮州，自稱權知軍國事，遣人求鎮州管鑰於兀欲。兀欲不與。

史記

卷一百一十七

七

延壽左右曰：契丹大人聚謀詢，必有變，宜備之。今中國之兵猶有萬人，可以擊虜。延壽猶豫不決。兀欲之妻延壽以為妹，五月朔，兀欲召延壽及張礪、李崧、馮道等置酒，酒數行，兀欲謂延壽曰：妹自上國來，欲一見兄，延壽欣然，與兀欲俱入食頃，兀欲出笑謂礪等曰：燕王謀反，劉之矣，諸君可無慮也。又曰：先帝在汴州，許我知南朝軍國事，燕王安得自擅邪？礪等罷，兀欲召延壽延詰之。延壽不能對，乃遣人監之，而籍其家貨。兀欲宣德光遺制曰：永康王，大聖皇帝之嫡孫，人皇王之長子，可於中京即皇帝位。中京，鎮州也。遣使者告哀於諸鎮。蕭翰聞德光死，棄汴州而北，至鎮州。兀欲已去，翰圍張礪。

宅，執礪責之曰：汝救先帝，勿用胡人為節度使，何也？礪對不，相翰集之，是夕礪卒。兀欲為人偽備，工書好士，德光嘗賜絹數千匹。兀欲散之一日而盡。兀欲立，遣人報其祖母，述律氏，述律氏怒曰：我兒不晉取天下，其子在我側者，當立。人皇王背我歸中國，其子豈得立邪？率兵逆兀欲，將廢之。兀欲謂其將監守鎮州，晉諸將相隨德光者，皆遣之而去。與述律氏相距于石橋。述律氏所將兵多亡歸兀欲。兀欲乃幽述律氏於祖廟，命其保機墓所也。述律氏多智而忍，阿保機死，悉召大將妻謂曰：我今為寡婦矣，汝等豈宜有夫？乃殺大將百餘人。曰：可往從先帝于地下。大將趙思溫，本中國人，以材勇

史記

卷一百一十七

七

為阿保機所配。述律氏以事怒之，使送木葉山殺之。思溫不肯行，述律氏曰：爾先帝親信，安得不往見之？思溫曰：親莫如后，后何不行？述律氏曰：我本欲從先帝于地下，以子幼，國中多故，未能也。可斷吾臂以送之。左右切諫，乃斷其腕而釋思溫。不殺。初，德光擊晉，述律氏謂之曰：吾國用漢人為主，可乎？德光曰：不可也。述律氏曰：然則汝得中國，不能自後，必有禍。德光死，載其尸歸。述律氏不哭，撫其尸曰：待我國中人，有如故。然後葬汝。述律氏由死于木葉山。兀欲更名阮，號天授皇帝。改元曰天祿。葬德光於木葉山。遣人至鎮州召馮道和凝等會葬。使者至鎮州，鎮州軍亂，大將白再榮，逐麻答據定州。

唐客德光從弟，德光滅晉，以爲邢州節度使。兀欲立，命守鎮州。麻客臨唐，多略中國人，剝面抉目，拔髮斷腕而殺之，出入常以鉗繫提割之具自隨，寢處前後，掛人肝脛手足，鎮定之人，不勝其毒。麻客已去，馮道等乃南歸漢。乾祐元年，兀欲攻邢州，陷內丘，契丹入寇，常以馬嘶爲候。兀欲之來也，馬不嘶，馮道才戰，夜有光，又月蝕，虜衆懼，以爲凶，雖破內丘，而人馬傷死者大半。五年，兀欲會諸部酋長復謀入寇，諸部大人皆不欲，兀欲強之。燕王述軌與太寧王啞里僧殺兀欲於大神堂，契丹擊殺述軌，啞里僧迎立德光子齊王述律，改元應曆。號天順皇帝，後更名璟，述律有疾，不能近婦人，左右給事多

史錄 卷一百一十七

以宦者，好飲酒，不恤國事。每酣飲，自夜至旦，晝則常睡。國人謂之睡王。初，兀欲遣使聘漢，使者至，而周太祖立，太祖遣將軍朱憲報聘，述律立，遂不復南寇。顯德六年，世宗北伐，以田景威爲滏口關部署，李洪信爲合流口部署，王晏爲益津關部署，韓通爲陸路都部署，世宗自乾寧軍御龍舟樓船戰，首尾數十里，至益津關，降其守將，而河路漸狹，舟不能進，乃捨舟陸行，九橋於口，開瀛州，守將皆降，方進攻幽州。世宗遇疾，乃置雄州於瓦橋關，甯州於益津關，而還。周師下，三關瀛鄆，兵不血刃，述律謂其國人曰：「此本漢地，今以還漢，又何惜耶？」述律後以爵爲庖者所殺，初蕭翰北歸，掌書記胡

嶠隨入契丹，伶妻始爭，告諭謀反，翰見殺，嶠無所依，居虜中七年。周廣順三年，亡歸中國，略能道其所見。云：自幽州西北入居庸關，明日又西北入石門關，間路崖狹，一夫可以當百，此中固控扼契丹之險也。又三日，至可汗州，南望五臺山，其峰最高者，東臺也。又三日，至新武州，西北行五十里有雞鳴山，云唐太宗北伐，聞雞鳴于此，因以名山。明日入永定關，此唐故關也。又四日至歸化州，又三日，登天嶺，嶺東西連亘，自北下，四顧冥然，黃雲白草，不可窮極。契丹謂嶠曰：「此辭新臺也，可一南望爲永訣。」同行者皆慟哭，絕而復蘇。又行三四十里，至黑輪林，時七月，寒如凌冬，又明日入斜谷，谷長五十

史錄 卷一百一十七

里，高崖深谷，仰不見日，其寒尤甚，已出谷，得平地，氣稍溫，契丹苦寒，則就溫于此，水泉清冷，草軟如非，可藉以寢，而多異花，記其二種：一曰早金，大如掌，金色燦人；一曰青臺，如中國金燈，而色青可愛。又二日至儀坤州，渡虜香河，自由州至此，無里城，又二日至赤崖，翰與兀欲相及，遂與述律氏戰于沙河，述律氏兵敗而北，兀欲追至獨樹渡，因述律氏于撲馬山，又行三日，遂至上京，所謂西樓也，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錢而用布，有綫綿諸工作，宦者翰林，伎術教坊角紙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國人，而并汾幽朔之人尤多，自上京東去四十里，至真珠寨，始食菜，明日東行，地勢漸高，四望平地，松林鬱然。

數十里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糞壅欄而種，大如中國冬瓜而味甘。又東行至裏麻，始有柳水草豐美，有息雞草，本甚大，馬食不過十木而飽。自裏麻入大山，行十餘日而出，過一大林，長二三里，皆榛莪，枝葉有芒刺如箭利，其地無草，兀欲卓帳于此，會諸部入，蔡德光自此西南行，日六十里，行七日，至大山門，兩高山相去一里，有長松豐草，珍禽野卉，屋室碑石，曰陵所也。兀欲入尋諸部大人，指其祭器者得入，入而門闔，明日問門曰：「誰？」禮畢，問其歸，不肯言，嚮所口見，因逮律，蔡德光等事，與中國所記差異已而，翰得罪被錄，嚮與部曲東之福州，福州翰所治也。嚮

史籍 卷一百一十七

未

等東行過一山，名十三山，云西南至南州二千里，又東行數日，過衛州，有居人三千餘家，乃契丹所虜衛州人，築城而居之。嚮至福州，契丹多僂之，故其邑號云契丹東至于海，有鐵甸族，野居皮帳，其人剛勇，地少草木，冰鹹濁，色如血，置之久而後可飲。又東去其營，射冬牛鹿，野狗，其人無定居，行則以牛負物，雨則張革為屋，作鹿鳴，呼鹿而射之，生食其肉，能腹摩為酒，醉則縛之而睡，醒而後解，不然則殺人。又東南游海，又東遼國皆與契丹略同，其南海曲有魚鹽之利，又南奚好殺錢，又南至輪關矣。西南至儒州，皆故漢地，西則突厥國，統西北至契丹律，其人長大魁頭，身長以紫莖盛髮，地苦寒。

水出大魚，契丹所仰食，有黑白黃三色貂鼠皮，北方諸國皆仰給之，其人最勇，隣國不敢侵，又其西轄憂，又其北單于突厥，又北黑車丁，善作車帳，其人羣義，地貧無所產，云契丹之先，常役回紇，後背之，乘黑車子，始學作車帳，又此牛蹄突厥，人身半足，其地尤寒，水曰胡盧河，夏秋水厚二尺，春冬水微，鹿器銷米，乃得飲，東北至轆劫子，其人鬚首，披布為衣，不鞍而騎，大弓長箭，尤善射，遇人輒殺而生食其肉，契丹等國皆畏之。契丹五騎遇一轆劫子，皆散走，其國三面皆室韋，一日室韋，二日黃頭室韋，三日厥室韋，其地多銅鐵金銀，其人工巧，諸器皆精，好善織毛錦，地尤寒，馬溺至地成冰堆，又北

史籍 卷一百一十七

未

匈奴人身狗首，長毛不衣，手搏猛獸，語為大噪，其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為狗，女為人，自相婚嫁，穴居食生，而妻女人食云，嘗有中國人至其國，其妻僂之，使逆歸，與以箭十餘隻，教每走十餘里，遺一箭，狗夫追之，見其家物，必啗而歸，則不能追矣。又曰：契丹嘗選百里馬二十四匹，遣十人，齎乾鈔北行，窮其所見，其人自黑車子，歷牛蹄國以北，行一年，經四十三城，居人多以木皮為屋，其語言無譯者，不知其國地山川部族名號，其地氣遇平地則溫和，山林則寒冽，至三十三城，得一人，能錢句語，其言頗可解，云地名額利烏于邪，自此以北，龍蛇窟，魑魅群行，不可往矣，其人乃還，此北荒之極也。契丹

契丹人言及此北

老而不死
是爲賊

曰夷狄之人豈能勝中國晉所以敗者主暗而臣不忠因其道其國事曰子歸以語漢人使漢人努力事其主無爲夷狄所虜吾國非人境也嚼歸錄以爲昭勞記云

吐渾木號吐谷渾或曰乞伏乾歸之苗裔居於青海之上唐至德中爲吐蕃所攻部族分散其內附者唐處之河西其大者慕容招拔赫連等族懿宗時赫連鐸拜大同軍節度使爲晉王所破莊宗時有白承福者依中山北石門爲節度使爲晉王所破莊宗時以承福爲都督賜姓名爲李紹魯晉高祖立割馬門以北入于契丹於是吐渾爲契丹役屬苦其苛虐安重榮鎮成德有異志陰遣人招吐渾入塞承福等自五

史緯

卷一百一十七

本

臺山入處中國契丹大怒遣使者責誚高祖高祖恐懼遣供奉官張澄率兵搜索折代等州山谷中驅出之然晉亦苦契丹患得吐渾爲緩急之用陰遣劉知遠鎮太原慰撫之出帝與契丹絕盟拜承福大同軍節度使契丹與晉相距承福以兵從出帝禦虜是歲大熟吐渾多疾死乃遣承福歸太原劉知遠使之承福謀出塞知遠殺承福及其大姓獲羊馬貨財鉅萬計其餘衆以別部王義宗主之吐渾遂微不復見

黨項西羌之遺種其國在黃祈折支之地東至松州西接葉護南界春桑北隣吐渾有地三千餘里無城邑而有室屋以毛茹覆之其人喜盜竊而多壽至百五六十歲唐明宗時詔

沿邊置場市馬諸夷皆入市中國而同犛覓項馬最多明宗招懷遠人馬來所售常過直往來館給每至京師明宗御殿見之勞以酒食既醉連袂歌呼道其土風以爲樂去又厚養之歲耗百萬計唐大臣以爲言乃詔就邊場售馬給直止其犛覓而覓項利其所得來不可止其在重慶之間者數犯邊爲盜同犛朝貢中國道其地輒邀劫之執其人賣之佗族以易牛馬明宗遣靈武康福邠州藥彥稠出兵討之福等擊敗阿坦及其大首領連吞等族殺數千人獲牛羊鉅萬計及所劫外同寶玉等悉以賜軍士由是覓項之患稍息周廣順三年慶州刺史郭彥欽貪其羊馬誣野雞族犯邊太祖遣寧州

史緯

卷一百一十七

九

判史張建武討之建武擊野雞族殺數百人喜玉折思殺牛三族聞建武擊破野雞族以牛酒犒軍軍士利其物劫掠之三族誘建武軍至包山度險共擊之軍投崖谷死傷甚衆太祖怒罪建武遣良吏爲慶州刺史以招撫之吐蕃國地君世見於唐史當唐之盛時河西隴右三十三州涼州最大土沃物繁其地宜馬唐置入監牧馬三十萬匹以安西都護府轄糜西域三十六國軍鎮監務三百餘城以中國兵戍戍而涼州置使節度之安樂山亂肅宗起靈武悉召河西兵赴難吐蕃乘虛攻陷河西隴右華人百萬皆陷于虜文宗遣使至西域見甘涼瓜沙等州城邑如故陷虜之人

見唐使者夾道迎呼涕泣曰皇帝猶念陷蕃人民否其人皆天寶時陷虜者子孫語言稍變而衣服不改至五代時吐蕃微弱回鶻党項諸邊夷分侵其地而不恤其人民值中國衰亂不能撫有惟甘涼瓜沙四州常自通於中國甘州爲回鶻牙而涼瓜沙三州將吏猶稱唐官敕來請命梁太祖以靈武節度使兼領河西節度觀察甘肅威等州然雖有其名而涼州自立守將唐長興四年涼州西後孫超遣大將拓拔承謙及耆老楊通信等至京師求旌節明宗問孫超世家承謙曰吐蕃陷涼州張掖人張義朝募兵擊吐蕃唐以義朝爲節度使發鄯州兵二千五百人戍之唐亡天下亂涼州以東爲

史綱

卷一百一十七

突厥党項所隔鄯州兵遂不得返今涼州漢人皆戍人子孫也明宗拜孫超節度使清泰元年畱後李文謙來請命後數年涼州人逐文謙靈武馮暉遣牙將吳繼勳代文謙爲畱後天福八年晉高祖遣涇州押牙陳延輝齎詔書安撫涼州涼州人畱延輝以爲刺史周廣順二年畱後折適嘉施來請命時畱延輝使王唆用事唆故人中師厚起盜賊爲兗州牙將敕去遣官日候唆出拜馬前訴以饑寒唆因言涼州漢人夷狄中國未嘗命吏請募供奉官能往者月餘無應募者乃拜師厚河西節度使涼州夷夏雜處師厚小人不能撫有至世宗時師厚畱其子而逃歸涼州遂絕於中國而吐蕃不見於

梁世唐天成三年回鶻王仁倫來朝吐蕃亦遣使附以來明宗御端明殿見其使者問其牙帳所居曰西去涇州二千里明宗賜以虎皮披之以拜委身宛轉落其袍袖亂髮如蓬明宗及左右皆大笑漢隱帝時復來朝後遂不至

回鶻爲唐患尤甚唐嘗以女妻之故以中國爲舅其國本安陵水上後爲黠戛斯所侵徙天德振武之間又爲石雄張仲武所破其餘衆西徙役屬吐蕃吐蕃陷河西隴右以回鶻散處之當五代之際有居甘州西州者甘州回鶻猶呼中國爲舅中國答以詔書亦呼爲甥梁乾化元年遣都督周易言來而史不見其君長名號梁拜周易言官爵遣左監門衛上將軍

史綱

卷一百一十七

楊沼押領還蕃唐莊宗時王仁美遣使者來貢玉馬自稱惟知可汗莊宗遣司農卿鄭緒冊仁美爲英義可汗其可汗常棲居於號天公主其國相見可汗則去帽披髮而入以爲禮婦人總髮爲髻高五六寸以紅絹囊之既嫁則加穗帽以象號耕種長興四年來獻白鶻一聯明宗命放之常以馬市中其所得寶玉皆爲縣官民爲市者罪之周太祖時除其禁民得與回鶻爲市玉價由此倍賤顯德中來獻玉世宗却之丁巳晉天福三年國王李聖天遣使者馬繼榮來貢紅鹽盤金冠牛尾玉盤等晉遣張匡鄒假鴻臚卿高居嘏爲判官冊聖天爲大寶于闐國王十二月匡鄒等自靈州行二歲至于

至七年冬乃還。居海頗記其往復所見。云自靈州過黃河，行三十里，始涉沙入党項界，曰細腰沙，神樹沙，至三公沙，宿乃支都督帳行四里餘里，至黑堡沙，沙尤廣，遂登沙嶺，沙嶺，党項牙也，其西曰捺崖天子，渡白亭河，至涼州，西行五百里，至甘州，甘州，回鶻牙也，其南，山行百餘里，渡小月支之故地，也有別族，號鹿角山沙陀，云朱耶氏之遺族也，自甘州西，始涉，而無水，載水以行，甘州人牧晉使者，作馬蹄木蓋，木蓋，回鶻馬蹄亦擊四窠而綴之，駝蹄則包以羆皮，乃可行，西北五百里，至肅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門關，又西百里，出玉門關，經吐蕃界，吐蕃男子，冠中國帽，婦人辨髮，戴瑟瑟珠，珠之好者，一珠易一良馬，西至瓜州沙州，二州多中國人，開晉使者來，其判史曹元淡郊迎，問天子起居，瓜州南十里鳴沙山，冬夏殷殷，有聲如雷，禹貢流沙也，又東南十里三危山，三苗之所窟也，西渡都鄉河，曰陽關，沙州西曰仲雲，其牙帳，居胡麻嶺，小月支之遺種也，勇而好戰，瓜沙之人皆憚之，漢明帝也，困於吾盧，蓋其地也，地無水而常寒，多雪，天煖雪銷，乃得水，回鶻等西行，入仲雲界，至大屯城，仲雲遣宰相都督候晉使者，回鶻等以詔書慰諭，皆東向拜，自仲雲界，西涉摩磧，無水，照地得濕沙，人置之，以止渴，又西渡陷河，伐檉置水中，乃渡，不然則陷，又西至紺州，于闐所置也，在沙州西南，去涼

東緯 卷二百十七

三

月之變或
心諸
既來
又去

師九千五百里，又行二日，至安軍州，遂至于闐，聖天衣冠如中國，其殿皆東向，曰金冊殿，有樓曰七鳳樓，以蒲桃為酒，又有紫酒青酒，不知其所釀，味尤美，其食，梗沃以蜜，粟沃以酪，其衣布帛，有田園花木，俗喜鬼神而好佛，聖天居處，常以紫衣，前後五十人列侍，其年，號同慶二十九年，其國，東南曰銀州，肅州，其南三百里曰玉州，云，張騫窮河源，出于闐，云，山多玉者，此也，河源所出，至于闐，分為三，東曰白玉河，西曰綠玉河，又西曰烏玉河，三河皆有玉而色異，每歲秋水涸，國王撈玉于河，然後國人得撈玉，自靈州渡黃河至于闐，往往見吐蕃族帳，于闐常與吐蕃相攻劫，回鶻等至，聖天頗責之，以邀晉約，及還，聖天遣都督劉再昇，獻玉千斤，及玉印，降魔杵等，漢乾祐元年，又遣使者王知鐸來。

史緯 卷二百十七

三

進宋史表

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臣阿魯圖等言竊惟周公念先業之
艱難七月之詩是作孔子論前王之文獻二代之禮可言故
見趙氏隆替之由足見皇元混一之績欽惟世祖皇帝初由
宗邸親總大軍龍旂出指於離方羽葆歸登於乾御櫛風沐
雨詎辭版履之勞略地攻城咸遵稟授之算揚於而平江漢
卷甲而克襄樊襲行弔伐之師昭受寵綬之寄及夫敵國
於勝國輯謠呼於神京拔宋臣而列政塗載宋史而歸視府
然後告成郊廟錫慶臣民推大賚以惟均示一統之無外
樞庭假武既編載定之勳翰苑摘文每奉纂修之旨事機有
待

宋史表

歲月易遷累朝每切於繼承多務未遑於制作臣阿魯圖等
該惶謹懼頓首頓首欽惟皇帝陛下恢弘至道紹述丕謨在
行前言樂討論于古訓祖功宗德思揚屬于耿亮惟我朝大
啓基圖彼吳會後歸版籍視金源其未遑續石室以具存及
茲累洽之時成此彌文之典命臣阿魯圖左丞相臣別兒怯
不花前右丞相臣脫脫爲都總裁平章政事臣起巖臣玄治
書侍御史臣好文禮部尚書臣沂崇文太監臣崇煥爲總裁
官平章政事臣納麟臣伯顏前中書右丞臣達世貼睦爾左
丞臣守簡參議臣岳柱臣拜住臣陳思謙郎中臣幹樂臣孔
思立工部侍郎臣幹玉倫徒秘書卿臣秦不華太常院臣

上不書姓
陳書進等
領不宜

計諸可綱

太連敘不
成書

杜秉葵翰林直學士臣朱夢因子司業臣王思誠臣汪澤民
集賢待制臣干文傳翰林待制臣張璠臣貢師道宣文閣學
士博士臣李齊翰林修撰臣劉問太醫院都事臣員魯國子
助教臣馮福可太廟署令臣陳祖仁西臺御史臣趙中翰林
應奉臣王儀臣余貞秘書著作佐郎臣譚德翰林編修臣張
翥國子助教臣吳當經筵檢討臣危素編削分局纂輯爲書
起自東都迄于南渡紀載餘三百載始終一再考其失
際淳化之經營景定咸平之潤色慶曆皇祐以忠厚美風化
元豐熙寧以聰明素憲章馴致紹聖粉紆崇寧荒亂治忽
陳於方冊操存實本於宮庭若乃建炎紹興之圖同乾道淳
熙之保又正直用則人存政舉邪佞進則臣辱主憂先車之
朝惟守宗社理度之世日蹙封疆顧乃拘信使以淪盟納叛
臣而侵境由茲權之擅命啓事彙以召兵厥後議國歸朝吉
王航海齊亡而訪王燭乃存秉節之臣楚滅而論魯公瑛特
守禮之國載惟真元之會合屬當泰道之熙明衆言僞亂於
當時大誥昭宣於今日矧先儒性命之說資聖代表章之功
先理致而後文辭崇道德而勵功利書法以之而爲式奏倫
類是而匡扶雖微董狐直筆之可稱庶幾司馬纂簡而理信
主若論其有弊亦惟斷以至公大槩聲容盛而武備衰論其
多而成效少且辭之煩簡以事而文之今古以時舊史之傳

宋史表

史籍

述既多，雜記之蒐羅又廣，於是參是非而去取，權量約以損
增，事嚴敢計於疾徐，日積亦虞於玩愒。自阿魯圖等委司賞
賈，實預提綱，周詢在局之言，靡不究心，乃職第述作之才，有
限而報效之志無窮，僊番清燕之觀，尚助緝熙之益，日若帝
堯曰：若帝舜惟聖心稽古之功，監于有夏，監于有殷，乃臣子
各言之道，謹撰述本紀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
二卷，列傳世家二百五十五卷，隨表應獻以聞，下情無任頓
首汗屏營之至。

史籍

宋史

十一

史籍目錄

卷二百十八 宋史一本紀

太祖

太宗

真宗

卷二百十九 宋史二本紀

仁宗

英宗

神宗

哲宗

徽宗

欽宗

卷二百二十 宋史二本紀

高宗

史籍

宋史目錄

十一

卷二百二十一 宋史四本紀

孝宗

光宗

寧宗

卷二百二十二 宋史五本紀

理宗

度宗

帝昀

端宗

卷二百二十三 宋史六志

天文

五行

律

卷二百二十四宋史七志	厝	地理
卷二百二十五宋史八志	禮	
卷二百二十六宋史九志	禮	
卷二百二十七宋史十志	樂	
卷二百二十八宋史十一志	河渠	
史籍 宋史目錄		
卷二百二十九宋史十二志	河渠	儀衛
輿服		
卷二百三十宋史十三志	選舉	職官
卷二百三十一宋史十四志	食貨	
卷二百三十二宋史十五志	食貨	
卷二百三十三宋史十六志	食貨	

食貨	卷二百三十四宋史十七志	食貨
食貨	卷二百三十五宋史十八志	食貨
食貨	卷二百三十六宋史十九志	食貨
食貨	卷二百三十七宋史二十志	兵
兵	卷二百三十八宋史二十一志	兵
史籍 宋史目錄		
卷二百三十九宋史二十二志	刑法	藝文
卷二百四十宋史二十三表	宰輔	宗室世系
卷二百四十一宋史二十四列傳	皇后宣祖杜太后	太宗李皇后
黃宗郭皇后	李宸妃	劉皇后
仁宗郭皇后	曹皇后	楊淑妃

周貴妃	楊德妃
英宗高皇后	神宗向皇后
哲宗孟皇后	劉皇后
徽宗王皇后	鄧皇后
章賢妃	劉安妃
高宗耶皇后	吳皇后 <small>吳堪</small>
張賢妃	劉婉儀
光宗李皇后	寧宗楊皇后 <small>楊次山</small>
理宗謝皇后	度宗全皇后
楊淑妃	
史籍 宋史目錄 四	
宗泰王延美 <small>永慶等</small>	燕王德昭 <small>祖吉等</small>
秀王了偁 <small>伯圭等</small>	漢王元佐 <small>士蘭</small>
周王元儼	濮王允讓 <small>宗晟等</small>
魯國公宗肅	濟陰王宗景
高密王宗達	雍王顥 <small>益王頤</small>
燕王倜 <small>越王德</small>	蔡王似
信王榛	太子湛
鎮王玠	子松
子砥	子滿
師	希言

希憚	士瞻
士儼	士崎
不忌	善俊
彥俊	彥逾
公荆國公主 <small>李遵勗 端愿</small>	魏國公主
卷二百四十二宋史二十五列傳	
范質 <small>果</small>	王溥
魏仁浦	石守信 <small>保興 元祐</small>
王審琦 <small>克臣 師約</small>	韓重贊
張令鐸	羅彥環
史籍 宋史目錄 五	
王彥昇	孫容延釗
符彥卿 <small>昭奇</small>	王景
王晏	武行德
侯章	折德宏 <small>御勳等</small>
侯益 <small>仁矩 仁寶</small>	趙贊
藥元福	趙鼎 <small>延壽</small>
郭崇	楊廷璋
宋偃	向拱
王彥超	張承德
王全斌 <small>武</small>	高彥覃

卷二百四十三宋史二十六列傳

趙普安易 吳廷祚元美

李崇矩徽昌 李處耘徽和

曹彬諱 潘美字超

郭守文 劉廷讓

袁繼忠 張瓊

曹翰 楊信

黨進 田重進

劉延翰 崔翰

李玘 郭瑒

史籍 宋史目錄 六

卷二百四十四宋史二十七列傳

李萬超 王仁鎬

陳思謨苦拙 焦繼勳字簡

田景咸 李穀

竇貞固 李壽濬

劉溫叟八畢 邊光範

張昭 賈儀字儀

李穆 薛居正惟吉

沈倫繼宗 賈多遜

宋琪 李昉

呂蒙正 張齊賢

卷二百四十五宋史二十八列傳

賈黃中 錢若水

張易簡 郭贊

李至 辛仲甫

溫仲舒 王化基舉元

趙昌言 陳恕號中

魏羽 劉昌言

張洎 李惟清

王顯 陶穀

史籍 宋史目錄 七

扈蒙 王著

楊昭儉 張潛

劇可久 高防

馮瑱 王明

侯陟 楊克讓

李待 杜漢徽

吳虔裕 張勳

李紹 郭延謂延澤

趙延進 楊業延昭

卷二百四十六宋史二十九列傳

荆罕儒	曹光寶	克明
張暉	李延渥	
何繼筠	李漢超	
郭進	董遵誨	
馬仁瑀	盧懷忠	
張延通	史珪	
翟守素	劉福	
安守忠	譚延美	
元達	尹繼倫	
田仁朗	劉謙	
史粹	劉保勳	
孔永恭	樊知古	
臧丙	張觀	
陳從信	王資	
張鑑	姚坦	
宋太初	鄭文寶	
劉綜	卞衮	
許驥	裴莊	
馬全義	雷德驥	節 李先
王超	王繼忠	

王漢忠	魏能	
呼延贊	周仁美	
田紹斌	張思均	
卷二百四十七宋史三十列傳		
呂端	畢士安	仲游
寇準	李沆	
王旦	向敏中	
王欽若	丁謂	
夏竦		
卷二百四十八宋史三十一列傳		
史粹	宋庠	祁
陳亮	馮拯	
劉沆	梁適	
賈昌朝	薛奎	
魯宗道	蔡齊	廷慶
王曙	李紱	
王嗣宗	陳彭年	
趙安仁	范雍	坦
程琳	高若訥	
任布	高瓊	繼勳
孫沔	高瓊	繼勳

范延召	葛懷敏
曹利用	張耒
夏守贊	
卷二百四十九宋史三十二列傳	
狄青	郭達
吳育	宋綬
李若谷	王博文
王巖	程戡
盛度	丁度
張觀	明範
史籍	宋史目錄
王堯臣	孫升
田況	田錫
王禹偁	張詠
蘇軾	尹洙
孫甫	謝絳
葉清臣	楊泰
卷二百五十宋史三十三列傳	
梁顥	楊徽之
呂文仲	王著
潘慎修	杜鎰

查道	孔道輔
鞠詠	段少連
鞠穎	梅摯
司馬池	李及
燕肅	蔣堂
劉幾	馬亮
陳希亮	鄧簡
孫祖德	李垂
張洞	李士衡
李溥	胡則
史籍	宋史目錄
許元	鍾離瑾
孫冲	施昌言
楊偕	
卷二百五十一宋史三十四列傳	
王沿	楊叟
周洪	徐的
陳太素	李虛已
張傳	俞獻卿
陳從易	楊大雅
范瑛	趙質

袁抗	張旨
魚周詢	賈璠
李京 <small>吳鼎臣</small>	呂景初
吳及	范師道
何中立	沈邁
張鼎之	魏琰
張述	胡順之
陳賈 <small>安石</small>	范祥 <small>有</small>
田京	范諷
王濟	楊億
史緯 <small>宋史目錄</small>	劉筠
晁迥 <small>字楚</small>	孫何
謝泌	戚綸
朱台符	喬維岳
張去華 <small>師德</small>	上官正
張雍	楊允恭
盧斌	
胡德權	
卷二百五十二宋史三十五列傳	
李迥 <small>東之等</small>	王曾
張知白	杜衍

晏殊	龐籍
章得象	呂夷簡 <small>公弼</small>
韓琦 <small>忠彥</small>	曾公亮
陳升之	吳充
王圭	富弼 <small>紹度</small>
卷二百五十三宋史三十六列傳	
文彥博	范仲淹 <small>純仁 純禮</small>
韓億 <small>維 稭 宗師</small>	包拯
吳生	趙抃 <small>砥</small>
唐介 <small>叔問 義問</small>	邵亢 <small>必</small>
史緯 <small>宋史目錄</small>	錢惟演 <small>晦等</small>
馮京	王拱辰
張方平	趙槩
張昇	
胡宿 <small>宗愈</small>	
卷二百五十四宋史三十七列傳	
歐陽修 <small>秉</small>	劉敞 <small>攸 奉世</small>
曾鞏	蔡襄
呂洙	余靖
彭思永	陳襄
孫洙	豐稷

呂誨	劉述
鄭俠	何邲
吳中復 <small>擇仁</small>	周孟陽
楊繪	劉庠
朱京	李九則
張元	劉滙
劉平 <small>郭建</small>	桑憊
郭諮	田敏
卷二百五十五宋史三十八列傳	
王安石 <small>安石 啓明 安國</small>	李清臣
史緯	張璪
安諤	黃履
蒲宗孟	王韶 <small>宋</small>
蔡挺	鄧綰 <small>向武</small>
薛向	王廣淵
蔡周 <small>補序辰</small>	許遵
王陶	杜純 <small>裁</small>
盧士宗	沈括
周沆	呂夏卿
李大臨	苗時中
陳舜俞	

張頤	盧革 <small>象</small>
滕元發	
卷二百五十六宋史三十九列傳	
李師中	趙鼎
楊佐	李先
俞克	楊仲元
徐禧 <small>李覆</small>	高永能
蕭注	陶弼
林廣	种世衡 <small>諱道 諱中 諱朴</small>
司馬光 <small>康</small>	呂公著 <small>希哲</small>
史緯	童
范鎮 <small>百孫</small>	
卷二百五十七宋史四十列傳	
蘇軾 <small>邁</small>	蘇轍
卷二百五十八宋史四十一列傳	
呂大忠 <small>大防 大鈞</small>	劉摯
蘇頌	孫固
趙鼎	傅堯俞
梁燾	王巖叟
鄭雍	元絳
許將	鄧潤甫

林希	蔣之奇	馬默	劉安世	卷二百五十九宋史四十二列傳	鄒浩	陳次升	彭汝礪	張庭堅	呂陶	陳師錫	任伯雨	鄒浩	王回	史籍	宋史目錄	龔夫	江公望	吳時	王漢之	朱服	盛陶	孫升	龔鼎臣	韓川	龔執中	沈晦	徐勣	石公弼	黃葆光
陸佃	溫益	李常	王觀		陳瓘	彭汝礪	彭汝礪	張庭堅	呂陶	陳師錫	任伯雨	鄒浩	王回			龔夫	江公望	吳時	王漢之	朱服	盛陶	孫升	龔鼎臣	韓川	龔執中	沈晦	徐勣	石公弼	黃葆光

毛注	洪孝昇	張莊	趙通	卷二百六十宋史四十三列傳	張守約	張南英	何執中	鄒居中	休謫	侯家	庠恪	曹輔	何桌	史籍	宋史目錄	孫傳	陳遇庭	張叔夜	宇文	蕭由	葉祖治	葉慶	董敦述	宋之邵	呂嘉問	楊畏	李南公	劉拯	錢
毛漸	王祖道	張莊	趙通		張守約	張南英	何執中	鄒居中	休謫	侯家	庠恪	曹輔	何桌			孫傳	陳遇庭	張叔夜	宇文	蕭由	葉祖治	葉慶	董敦述	宋之邵	呂嘉問	楊畏	李南公	劉拯	錢

宋昇	蔡居厚
崔鴻	任諤
何灌	李熙靜
王雲	譚世勛
梅執禮	程振
劉三曼	陳禾
卷二百六十一宋史四十四列傳	宗澤
趙鼎	
卷二百六十二宋史四十五列傳	
史釋 宋史目錄	朱勝非
張浚	范宗尹
呂頤浩	呂好問
范致虛	許翰
李光 孟傳	韓世忠 彥直 解元
許景衡	
岳飛 楊再興	
卷二百六十三宋史四十六列傳	
劉鈞	吳玠
吳玠	李綱忠
楊存中	王德

王彥	魏勝
張俊	曲端
卷二百六十四宋史四十七列傳	
劉子羽	呂祉
鄭剛中	徐處仁
王倫	宇文虛中
湯思退	王之望
徐俯	沈與求
翟汝文	朱弁
鄭望之	張郡
史釋 宋史目錄	張九成
洪皓	
卷二百六十五宋史四十八列傳	
胡銓 許新	廖剛
李迥	趙鼎
鄧肅	李綱
張守	常同
陳淵	魏玠
潘良貴	呂本中
陳規	李陵
李朴	王康

王衣	劉珪
胡舜陟	劉一止
卷二百六十六宋史四十九列傳	
胡交修	蔡崇禮
章誼	韓肖胄
陳公輔	張翥
胡松年	曹勛
李植	何鑄
王次翁	勾龍如淵
范如圭	王居正
史緯 宋史目錄	辛
晏敦復	黃龜年
程瑋	張闡
洪擬	趙遠
張燕	曾開
李彌遜	陳俊卿
卷二百六十七宋史五十列傳	
虞允文	陳康伯
梁克家	葛邲
魏杞	周葵
龔夬良	汪應辰

王十朋	吳希
陳良翰	杜莘老
周執羔	王希呂
陳良弼	陳蒙
唐文若	李燾
尤袤 <small>唐仲仁性</small>	袁樞
李椿	劉章
周必大	雷正
趙汝愚 <small>宗憲</small>	彭龜年
黃裳	羅點
史緯 宋史目錄	圭
卷二百六十八宋史五十一列傳	
林大中	胡紘
林栗	謝漢甫
莊夏	王阮
王質	陸游
方信孺	史浩
程松	徐誼
吳玠	項安世
薛叔似	劉甲
劉允祖	余端禮

丘宗	倪思
李紫	鄭致
高登	宋汝爲
王信	
卷二百六十九宋史五十二列傳	
袁煥	游仲鴻
王介	宋德之
楊大全	辛棄疾
陳敏	畢再遇
安丙	楊巨源
史綱 宋史目錄	
李好義	趙方
賈涉	孟宗政
張威	汪若海
孫逢吉	章穎
李宗勉	劉黻
王居安	崔與之
洪咨夔	許奕
陳居仁	劉漢弼
卷二百七十宋史五十三列傳	
杜範	楊簡

張處	吳昌裔
汪綱	陳宏
高定子	高斯得
唐瑄	沈煥
曹彥約	范應鈴
蔣重珍	歐陽守道
孟珙	
卷二百七十一宋史五十四列傳	
杜杲	張惟孝
趙汝談	趙與權
史綱 宋史目錄	
趙必愿	史彌遠
鄭清之	史嵩之
董槐	葉夢鼎
馬廷鸞	傅伯成
葛洪	黃嚳若
袁紹	危稹
程公許	王遂
吳淵	余玠
卷二百七十二宋史五十五列傳	
汪立信	向士璧

王萬	馬允祖
喬行簡	趙范 <small>葵</small>
謝方叔	吳潛
江萬里	陳宜中
文天祥	余天錫
陳磻	王伯大
鄭宋	
卷二百七十三宋史五十六列傳	
楊諫	姚希得
包恢	陳宗禮
史籍 <small>宋史目錄</small>	
家弦翁	李庭芝
林勳	曾三聘
徐僑	陳仲微
李韶	王邁
史彌鞏	陳埴 <small>家</small>
楊大異	洪天錫
徐元杰	孫子秀
李伯玉	劉應龍
潘昉	趙景綽
徐霖	徐宗仁

楊文仲	謝枋得
卷二百七十四宋史五十七列傳	
史陳靖	宋瑞
趙尚寬	韓晉卿
席旦	羅周敦頤
羅頤	程頤
張說 <small>飛</small>	邵雍 <small>伯溫</small>
謝良佐	尹焞
楊時	羅從彥
李侗	朱熹
史籍 <small>宋史目錄</small>	
張枋	黃幹
李燔	
卷二百七十五宋史五十八列傳	
孫興 <small>崇義</small>	邢昺
孔維	王昭素
李覺	辛文悅
胡旦	李之才
石介	孫復
劉義叟	胡瑗
	李觀

王回	周堯卿
喻傳	程大昌
林允朝	楊萬里
呂祖謙	蔡元定
陸九齡	陸九淵
薛季宣	陳傅良
卷二百七十六宋史五十九列傳	
葉適	蔡幼學
楊泰之	范冲
朱震	胡安國
史籍	宋史目錄
陳亮	程迥
劉清之	其德秀
魏了翁	湯漢
李心傳	王應麟
黃震	
卷二百七十七宋史六十列傳	
文何承裕	鄭起
高順	柳開
徐鈺	穆修
石延年	蘇舜欽

尹源	郭忠恕
荀彥臣	蘇洵
文同	黃庭堅
秦觀	張耒
陳師道	劉恕
李格非	李公麟
葉夢得	程俱
張嶠	熊克
卷二百七十八宋史六十一列傳	
陳康伯	馬遂
史籍	宋史目錄
董元亨	趙思旦
蘇軾	秦傳序
李若水	劉幹
傅察	張確
朱昭	孫益
霍安國	李洵
李迅	徐瑗
陳遘	趙不試
趙令廣	唐重
徐敬言	向子韶

楊邦乂	會忘 <small>悟</small>
劉汲	郭永
歐陽珣	李彥仙 <small>邵雲等</small>
趙立 <small>王復</small>	王忠植
唐琦	李振
陳求道	滕茂實
魏行可	闕進
胡斌	范旺
馬俊	楊震仲 <small>史欠秦</small>
李誠之	高稼
史緯	宋史目錄
會友開	夫
卷二百七十九宋史六十二列傳	
陳災 <small>賈子坤等</small>	劉銳
許彪孫	陳隆之
王翊	陳元桂
張順 <small>張貴</small>	邊居誼
李希 <small>尹象</small>	趙卯發
姜才	馬瑩
張世傑	陸秀夫
徐應鑣	張珪

吳革	陳洋
黃友	翟興
王仙	姚興
張玘	胡唐老
高談	謝卓
米立	劉子俊
劉士昭 <small>王士敏</small>	陳東 <small>歐陽澈</small>
馬仲	呂祖儉 <small>祖泰</small>
楊宏中	華岳
鄧若水	僧真寶
史緯	宋史目錄
徐道明	夫
卷二百八十宋史六十三列傳	
義張藏英	呂昇 <small>王翰</small>
沈正	許昨
胡仲堯	陳兢 <small>方稱</small>
董道明 <small>鄧琮</small>	彭乘
顧忻	朱泰
杜誼	朱壽昌
唐鼎 <small>庚</small>	單鼎
侯可	文新

楊慶	陳宗
張伯威	蔡定
卷二百八十一宋史六十四列傳	
隱陳搏許瑗	種放
魏野	林逋
孔叢	何羣
張愈	陳烈
姜潛	連庶
章咎	邵孝甫
宇文之邵	吳瑛
史籍	宋史目錄
松江漁翁	杜生
順昌山人	南安翁
蘇雲卿	胡憲
郭雍	魏掞之
安世通	卓劉庭式
巢谷	徐積
會叔卿	
卷二百八十二宋史六十五列傳	
列朱熹莫奎	張氏
彭母女	郝節娥

朱氏	趙氏
丁氏	項氏
王氏二婦	徐氏
榮氏	何氏
道氏曹氏等	譚氏
張氏	師氏
陳堂前	康節婦
漢陽孀婦	王氏
曾氏	趙氏
陳氏	詹氏女
史籍	宋史目錄
歐陽氏	侯氏
李氏	王貞婦
趙淮妾	趙氏
吳中孀妻	呂仲殊女
林老女	童八婦
韓希孟	梁氏
林氏	毛惜惜
卷二百八十三宋史六十六列傳	
方趙修已	王處訥
馬紹	蘇澄隱

丁少徵	趙自然
賀蘭棲真 <small>宋通止</small>	僧志言
僧懷丙	許希
應時安	錢乙
僧智緣	郭天信
魏漢津	王老志
王仔昔	林靈素
皇甫坦	王克明 <small>開文顯等</small>
莎衣道人	孫守榮
外賀令圖	王繼勳
史釋 宋史目錄	
劉文裕	劉承年
張堯佐	李昭亮
曹佺	夏執中
王繼恩	秦翰
周懷政	衛紹欽
張惟吉	王守規
李志	張茂則
李舜舉	梁從吉
劉惟簡	雷允恭
童貫 <small>方臘</small>	梁師成

李彥	按王黼
朱緬	王繼先
曾觀龍大酉	王抃
卷二百八十四宋史六十七列傳	
姦蔡確	邢恕
呂惠卿	章惇
會布	安惇
蔡京 <small>汴</small>	趙良嗣
郭藥師	黃潛善
汪伯彥	秦檜
史釋 宋史目錄	
萬俟卨	韓侂胄
丁大全	賈似道
卷二百八十五宋史六十八列傳	
張邦昌	劉豫
苗傅 <small>劉正彥</small>	杜充
吳玠	李全
卷二百八十六宋史六十九列傳	
周三韓通	李筠
李重進	
卷二百八十七宋史七十列傳	

國外夏國

卷二百八十八宋史七十一列傳

高麗

交趾

占城

勃泥

注輦

于闐

高昌

回鶻

大食

日本

吐蕃 唃廝囉等

卷二百八十九宋史七十二列傳

蠻 西南溪洞諸蠻

梅山峒

史籍 宋史目錄

撫水州

廣源州

黎洞

環州

瀘州蠻

史籍卷二百十八

宋史一

本紀

元 劉陽 歐陽 清 江陳



太祖皇帝諱匡胤，姓趙氏，涿郡人。周檢校司徒弘殷仲子也。母杜氏，後唐天成二年生於洛陽夾馬營中，赤光滿室，異香經宿不散，及長，容貌雄偉，器度豁如，識者知其非常人。應舉居周太祖帳下，世宗即位，拜殿前都虞候，從征淮南，唐驍將皇甫暉、姚鳳舉、衆號十五萬，塞清流關，擊走之，追至城下，暉

史籍 卷二百十八

五代如唐
明宗人主
之安山
宋太祖

日人各爲其主，願成列以決勝負。太祖笑而許之，暉整陣出，太祖直入刺暉，并姚鳳擒之，還拜殿前都指揮使。又從世宗沿淮東下，拔楚州，世宗北征，爲水陸都督，圍南平，世宗於文壽臺中，得木長三尺，餘題云檢點作天子，時張永德爲殿前都檢點，乃命太祖代之。世宗崩，恭帝即位，拜太祖歸德軍節度，顯德七年春，北漢結契丹入寇，命太祖率師禦之，大陳橋，岸前指揮使苗訓善觀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娑，名久之，指示楚昭輔曰：「此天命也。」五鼓，軍士集，驛門，逕明直，通太祖寢所，曰：「諸將無主，願冊太尉爲皇帝。」太祖未及對，則田與扶出，懸事黃袍已加身矣。衆羅拜呼萬歲，按太祖上馬。

宋史本紀
太祖本紀
太祖本紀
太祖本紀
太祖本紀

宋史本紀
太祖本紀
太祖本紀
太祖本紀
太祖本紀

王符此千
之意

史錄 卷二百十八

二

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為若主也皆下馬曰唯命太祖
曰太后主上吾北而事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
侵陵府庫民家不得侵掠皆應曰諾遂肅隊以入副都指揮
使韓通謀禦之王彥昇殺通於其第太祖進登明德門令甲
士歸營自退居公署將士擁宰相范質等至質等降階列野
文武百僚班定翰林承旨陶穀出周恭帝禪位制書於袖中
太祖就庭北面受拜已升崇元殿服袞冕即皇帝位遷恭帝
於內宮易其號曰鄭王尊太后為周太后建隆元年春正月
乙巳大赦改元定有天下之號曰宋贈韓通中書令以禮
收聖道官告祭天地社稷論勅功以石守信高懷德等為
節度使放南唐將周成等歸國遣使分振諸州命周宗正郭
玘祀周陵廟立太廟二月尊母杜氏為皇太后宿州火遣使
恤災定國運以火德王臣尚赤服川成憂四月寶饗上二舞
十二樂曲名樂章昭義軍節度使李筠叛遣韓德軍節度使
石守信討之五月詔親征以樞密使吳廷祚留守上都皇弟
允義為大內都點檢乙未發京師石守信破筠於澤州六
月拔澤州筠赴火死伐上黨筠子守節以城降赦之免潞州
今年租錄陣沒將校子孫丁夫給復三年秋七月上至自潞
八月戊辰朔御崇元殿行人閣儀立夫人王氏為皇后奉玉

史錄 卷二百十八

二

冊尊高會祖考為皇帝號為皇后淮南節度李重進以揚州
叛遣石守信討之冬十月晉州兵馬鈴轄荆罕儒襲北漢汾
州死之龍捷指揮石進等二十九人坐不救棄市詔親征揚
州以光義為大內都部署吳廷祚權上郡留守發京師十一
月拔揚州重進盡室自焚命諸軍習戰艦於白沙南唐主僊
其其臣杜著薛良來奔帝疾其不忠斬著配良廬州南唐主
遣其子從益來朝十二月上至自揚泉州節度使雷從效稱
藩二年春正月上謂宰臣曰比命使度田多邀功敝民當慎
其進三月內酒坊火酒工死者三十餘人乘大為盜者擒斬
之并殺酒坊使左承規副使田處巖夏四月詔群臣置前代
帝王賢臣陵墓戶南河縣令李璵坐贓杖死供奉官李繼昭
坐盜賣官船棄市詔諸道郵傳以軍卒通六月甲午皇太后
崩己亥群臣請聽政從之以太后喪停時享庚申釋服晉州
神山谷水泛出錢方圓二丈三寸重七千斤以光義為開封
府尹光美與元尹永濟主簿郭願坐贓棄市九月荆南節度
使高保勣遣其弟保寅來朝三年春正月庚申朔以喪不受
朝賀詔百官朝對陳時政利病母忌諱上謂侍臣曰朕欲武
臣盡讀書以通治道何如左右不知所對夏四月贈兄光濟
為邕王弟光貴為夔王追冊夫人賀氏為皇后五月詔均尸
役放赦占者有罪八月蔡河務綱官王訓等四人坐以糠土

雜軍糧，磔於市，用知制誥高錫言，請行賂獲者，許告訐，親
 押降親能告者，賞九月，吐蕃尚波于歸伏羌縣地，冬十月，以
 趙普為樞密使，縣令考課，以戶口增減為黜陟，十二月，衡州
 刺史張文表叛，周鄭王出居房州，乾德元年，春正月，遣山南
 東道節度使慕容延釗率十州兵討張文表，三月，周保權殺
 文表，慕容延釗入荆南，高繼宗請歸朝，得州三縣，十七三月，
 幸金鳳園習射，七發皆中，賜從臣各馬銀器有差，慕容延釗
 平湖南，得州十四，監一縣六十六，夏四月，早，徧耕京城，祠廟
 夕雨，兵部郎中曹匪躬坐不法棄市，詔荆南兵願歸農者聽
 百官三上表請舉樂，八月，靜陽十八，若首領來降，契丹攻齊

史記

卷一百一十八

四

官領贊中，第始置叅知政事，以兵部侍郎薛居正、呂餘慶為
 之六月，以光義為中書令，光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子德昭
 貴州防禦使，趙州蝗，不食稼，冬十一月，命王全斌為西川兵
 馬都部署，崔彥進副之，將步騎三萬出鳳州道，劉光義為西
 川兵馬都部署，曹彬副之，將步騎二萬出歸州道，以伐蜀，十
 二月，劉光義拔夔州，蜀節度高彥休自焚，王全斌下興州，三
 年，春正月，王全斌克劍門，斬首萬餘級，禽蜀樞密使王昭遠，
 進取利州，蜀主孟昶降，得州四十五，縣一百九十八，戶五十
 三萬四千三十九，赦蜀，歸俘獲，除管内通賦免夏稅及凶徵
 物色之半，遣皇城使竇思微迎勞孟昶，王全斌殺蜀降兵二
 萬七千人，三月，詔置義倉，兩川賊群起，先鋒都指揮使高彥
 碑死之，詔所在攻討，夏四月，職方員外郎李岳生，賊棄市，六
 月，以景為中書令，秦國公子弟諸臣錫爵有差，是月，孟昶
 進封為楚王，殿直成德鈞坐賊棄市，太子中舍王治坐受賊
 殺人棄市，四年，夏四月，契丹天德軍節度使于廷超來降，先
 祿少卿郭玘坐賊棄市，詔人臣家不得私養官者，敢有聞童
 男者，不赦，八月，錄囚九月，水虎捷指揮使孫進坐黨呂翰亂
 夷族，五年，春正月，王全斌坐贖貨殺降，責崇義軍節度使曹
 彬等進爵有差，二月，五星聚奎，北漢石盆崇指揮使閻章鴻
 唐崇指揮使樊瑛降，九月，倉部員外郎陳師坐賊棄市，供奉

史記

卷一百一十八

五

武仁海生枉殺人棄市趙普以母憂去位旋起復開寶元年五月賜市唐米麥十萬斛詔荆蜀民祖父父母在者子孫不得別財異居八月命昭化軍節度使李繼勳征北漢九月監察御史楊士達坐鞠獄濫殺棄市李繼勳敗北漢於銅溫河北漢供奉官侯嗣榮弑其主繼恩弟繼元立冬十月吳越王遣其子惟濟來朝十一月癸卯日南至有事南郊改元大赦上惡殺人官吏受賄者不原宰相普等奉玉冊寶上尊號二年春二月命李繼勳為河東都部署兼進副之曹彬為都監何繼筠為石嶺關部署趙贊為汾州路部署伐北漢命韓仲贊為北面都部署郭延義副之以防契丹詔親征以開封

史綱卷二百十八

宋

尹光義為上都留守樞密副使沈義倫為大內都署判官司司事發京師李繼勳敗北漢軍於太原城下駕至城南觀兵築長連城幸汾河作新橋發太原諸縣丁數萬築城下北漢史昭文以憲州降臨汾水謂可以灌城命築長堤夾晉祠水注之遂若城四面殺勳軍於南贊軍於西彬軍於北進軍於東北引汾水灌城遣海州刺史孫方進率兵圍汾州四月幸城東觀築堤何繼筠敗契丹於陽曲斬首數千級俘武州刺史王彥符以獻命陳示所獲首級鎧甲於城下幸城西上生院韓仲贊敗契丹於定州北命水軍戰弩環攻橫州圍隸使王庭義殿前都虞候石漢卿死之北漢趙文度以嵐州降

都虞候趙延翰奏諸軍欲登城以死攻上怒之不允閏月埽北水注城中壬子以太常博士李光贊言班師六月至白太原八月詔川峽諸州察民有父母在而別籍異財者論死九月散指揮都知杜延進等謀反夷其族詔丁夫死太原城下者復其家三年夏四月詔郡國非其土產者勿貢九月命潘美為貴州道都部署尹崇珂副之遣使發十州兵會賀州伐南漢詔西京周泰漢唐諸陵嘗被盜發者有司備法服具棺槨重墓致祭潘美敗南漢兵下富州十月克賀州十一月下昭桂二州右領軍衛將軍石延祚坐監倉與吏為奸贓棄市定州都監田欽祚敗契丹於遂城十二月潘美下連州大敗

史綱卷二百十八

七

南漢兵下韶州四年春正月右千牛衛大將軍桑維翰坐贓棄市潘美取英州雄州二月潘美克廣州俘劉鋹得州六十三縣二百十四戶十七萬二千六百三十三詔廣南買人男女為奴婢者並放免偽政有害於民者除之發廂軍千人脩前代殿寢監察御史閻丘綽卿坐盜用官錢棄市五月御明德門受劉鋹俘釋之斬其柙臣與澄樞李托薛崇奉大宴於大明殿銀頂馬六月遣使祝南游命翰林試南漢官取書判優者授令錄簿尉以季子羅居通為延州主簿封劉鋹為恩赦侯賜銀月奉外錢五萬米麥五十斛冬十月詔偽作黃金者棄市太子洗馬王元吉坐贓棄市十一月南唐遣其弟從善吳越

遣其子惟清來朝貢南唐主煜表乞去國號呼名從之河大
澶州通判姚恕坐不卽上聞棄市蜀班內殿直四十八人通盤
開鼓乞資悉斬之五年春正月前盧縣尉鄧陵許承年七十
有五自言父璵年九十九乞一官以便養召璵厚賜之授永
鄧陵令二月詔沿河十七州各置河隄判官一員三月殿中
侍御史張穆坐贓棄市以霖雨出後宮五十餘人七月右拾
遺張恂坐贓棄市邑客等州僚人作亂八月廣州都監朱憲
大破獠賊於容州冬十月試道流不才者勒歸俗內班董延
踴坐監務盜芻粟杖殺之六年春二月棟州兵馬殿直傅廷
翰謀反伏誅曹州飢漕太倉米二萬石振之三月周鄭王祖

史錄

卷二百十人

人

於房州上素服發哀榷期十日詔曰恭帝命還璽慶陵之側
陵曰順陵覆試進士於講武殿賜宋準及下第徐士康等百
二十七人及第賜宴錢二十萬試朝臣死王事者子陸坦等
賜進士出身詔脩五代史五月殺右拾遺馬適六月間在京
百司吏黜爲農者四百人雷有璘告宰相趙普堂吏胡贊等
不法普黨之贊等並杖籍沒詔參知政事與普分知印押班
奏事秋七月封光義爲晉王兼侍中德昭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詔晉王光義班宰相上冬十月薨周恭帝不視朝行開寶
通禮限度僧法七年春二月太子中含胡德冲坐隱官錢棄
市夏四月遣使檢嶺南民田五月詔市二價者以枉法論五

月河中府飢發粟三萬石振之太子中允李仁友坐不法棄
市八月諭吳越王錢俶伐江南陳州貢芝草一本四十九重
命曹彬爲西南路都部署潘美爲都監曹翰爲先鋒將兵十
萬出荆南以伐江南將行召彬等戒之曰城陷之日慎無殺
戮設若困閹李煜一門不可加害以知制誥李穆爲江南國
信使冬十月幸東水門發戰糧東下彬等將舟師步騎發江
陵水陸並進命吳越王錢俶爲東南招撫制置使曹彬克池
州敗江南軍於銅陵薛居正等上五代史賜器幣有差曹彬
敗江南軍於采石擒馬兵部署楊收等爲浮梁以濟命知樞
州孫全興奔涿州脩好書北漢寇普州守臣武守琦敗之於

史錄

卷二百十人

九

洪洞八年春正月上御長春殿兩宰相曰朕觀爲臣者止多
不能有終豈忠孝薄無以享厚福耶宰相頓首謝曹彬拔昇
州開城契丹遣使克沙骨慎思講和詔嶺南盜賊滿十貫以
上者死五月知桂陽監張侃發南宮隱沒美銀追罪兵部郎
中董樞右贊善大夫孔璘殺之侃遷屯田員外郎宋州觀察
判官崔鉤錄事參軍馬德休並坐贓棄市遣閤門使郝崇信
太常丞呂端使契丹契丹遣左衛大將軍耶律曷魯致御衣
玉帶名馬九月符近郊逐兔馬驟墜地引佩刀刺馬殺之既
而悔之曰吾爲天下主輕事畋獵又何罪馬哉自是不復獵
冬十月詔郡國察民有孝弟力田奇才異行文武可用者遣

江南已平
州郡之
分命備
代之

詣闕十一月江南主遣徐鉉奉表乞緩師不報曹彬克昇州
伴其國主煜江南平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八十戶六十
五萬五千六十赦江南復一歲兵戈所經二歲吳越國王乞
朝觀從之九年春正月御明德門見李煜於殿下不用獻俘
儀封煜為進命侯子弟臣僚班爵有差二月命德昭迎勞吳
越國王錢俶於宋州俶朝於崇德殿賜衣帶鞍馬以禮賢宅
居之宴於長安殿召晉王吳越國王射於苑中幸禮賢宅賜
銀金器及銀絹倍萬劍履上殿詔書不名以皇子德芳為檢
校太保貴州防禦使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沈義倫為大內
都部署右衛大將軍王仁贍權判西司三司兼知開封府事

史綱卷一百一十八

幸南京大舉縣拜陵號使阻絕者久之賜河南府民今年田
租之半平陵戶復一年至洛陽夏四月庚子有事闕丘題御
五鳳樓大赦十惡故殺者不原上愛西京形勢有兩都之意
左右廂都指揮使李懷忠進曰東京有汴渠之清歲致江淮
米數百萬引禁衛數十萬人仰給於此帑藏重兵皆在焉張
本已固一旦遽欲還從臣實未見其利從之上至自洛曹翰
殺江州屠之宋州大風壞城樞官民舍幾五千間晉州獲北
漢亂石憲三州巡檢使王洪武以獻六月步至晉王邸幸京
兆尹光美第泉州節度使陳洪進乞朝覲命帑先代帝王及
五藏四瀆祠廟八月太子中允郭恩齊坐莊棄市遣侍衛馬

宋帝即位
學不問此

軍都指揮使黨進宣徽北院使潘美伐北漢遣使率兵分五
道入太原黨進敗北漢軍於太原城命忻代都監郭進遷山
後諸州民兵馬監押馬繼恩率兵入河東界焚蕩四十餘營
郭進焚壽陽縣伴九千人癸丑夕帝崩年五十奉永昌陵帝
子友諒儉質任自然不事矯飾受禪之初欲察群情向背頗
為微行或謀其輕出上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周世宗見
諸將方面大耳者殺之我終日侍側亦不能害微行如故曰
有天命者任自為之嘗誤夾一事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
汴京新宮成御正殿令洞開諸門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
皆見之錢俶來朝群臣請罷俶而取其地帝遣俶歸國及辭

史綱卷一百一十八

歸賜一黃襖封藏其固謂俶曰可密觀之及啓視皆群臣請
罷俶章疎也俶益感懼王彥昇擅殺韓通雖預佐命終身不
與節義王全斌入蜀貪恣殺降雖有大功即加貶謫宮中諱
籍緣用青布常服之衣淋淫至再魏國長公主稱歸翠羽
之目汝生長富貴當思惜福勿復用也孟景獻寶裝溺器碎
之目以七寶飾此當以何物貯食晚好讀書嘗讀二典歎曰
堯舜之罪四內止從投寬何近代法網之審乎謂宰相曰五
代藩鎮跋扈有任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
當如是耶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奏聞付刑部覆視之乾德
改元論宰相曰年號須前代所未有者三年蜀平宮人入內

五

稱

三

大爲

討制直使郭進爲太原石嶺關都部署以斷燕薊援師二月
上將北征因閱武獵近郊有衛士奪人犒當死帝曰若殺之
後世必謂我重獄而輕人特貸其罪以同平章事沈倫爲東
京留守兼判開封府事宜徽北院使王仁瞻爲大內都部署
帝發京師次涇州三月次鎮州郭進破北漢西龍門砦大破
契丹於開南夏州李繼筠乞率所部助討北漢詔泉州發兵
護送陳洪進親屬赴關夏四月嵐州行營與北漢軍戰破之
蓋縣降帝發鎮州折御卿克奇嵐軍隆州嵐州幸太原城督
將發棧石攻城以牛韋冒木上士卒蒙之而進謂之洞子
上欲幸洞中以勞士卒都署李漢瓊極諫以爲矢石之下非

史紀 卷二百十八

十

萬乘之身所宜輕往乃止五月陷羊馬城騎帥郭萬超來
降手詔賜劉繼元繼元降凡得州十縣四十戶三萬五千二
百二十命劉保助知太原府赦河東命錄死事將校子孫痊
戰士以繼元爲右衛上將軍彭城郡公繼元獻官妓百餘以
賜將校遂劉繼元認麻以上親赴關發太原次鎮州六月以
將伐南薊發京東河北諸州軍儲赴北西行營帝自將伐契
丹次東易州刺史劉宇以城降次涿州判官劉厚德以城降
次幽州城南駐蹕寶寧寺契丹軍城北帝率衆擊走之命節
度使定國宋偓河陽崔彥進彰信劉遇定武孟玄喆四西攻
城以潘美知幽州行府事契丹鐵林廂主李札盧存來降幸

城北將諸將進兵秋七月契丹知順州劉廷素來降知薊州
劉守恩來降帝將諸軍及契丹大破於高梁河敗績遂班師
命流玄喆屯定州崔彥進屯開南帝至自范陽八月令潘美
屯河東三交口武功郡王德昭自殺作太清樓九月華山道
士丁少微獻金丹丹服南芝玄芝鎮州都鈴轄劉廷翰及契
丹戰於遂城西大破之斬首萬三百級獲三將馬萬匹忻州
與契丹戰破之開南破契丹斬首萬餘級五年三月劉徽卒
追封南越王潘美敗契丹於雁門殺其驍馬侍中蕭嘯李獲
都指揮使李重誨秋七月討交州黎桓命蘭州團練使孫全
興山邕州寧州刺史劉澄由廉州致討冬十月大發兵屯關

史紀 卷二百十八

十

南及鎮定州以秦王廷美爲東京留守王仁瞻爲大內都部
署帝伐契丹發京師次長垣縣開南與契丹戰大破之以崔
彥進爲開南都部署駐蹕大名府諸軍及契丹大戰於莫州
敗績二月以劉遇青爲幽州東西路都部署帝至自大名府
交州行營與賊戰大破之六年春三月與元尹德芳變追封
岐王交州炎帝軍士多死詔班師新劉澄孫全興令諸州長
吏五日一慮囚夏四月放女工九月左捨遣田錫上疏極諫
帝嘉獎之以趙普爲司徒十一月監察御史張白坐知蔡州
日假官錢糴糶乘市七年三月以秦王廷美爲西京留守舒
州上玄石有白文曰丙子年出趙號二十一帝北陽縣蝗飛

宋 相上
門宗月

二 次 恩 敗
順

鳥數萬食之盡夏四月西京留守秦王廷美罷歸第復其子
名皇姪五月慮四夏州諸守李繼捧獻銀夏綏府四州潘美
敗契丹於雁門破其壘三十六秦王廷美降封涪陵縣公房
州安置以闕彥進知房州東廊通判軍州事各賜白金三百
兩六月遣使發李繼捧總麻已上親赴闕其弟繼遷奔地斤
澤八月詔川峽諸州官緘緝緝悉罷之十二月豐州與契丹
戰破之獲其天德軍節度使蕭太雁門縣民劉習妻產四男
八年春正月詔州縣長史延問高年耆德三月豐州破契丹
兵降三千餘帳三月殺洛澤洞溢壞官民舍萬餘區溺死者
萬計鞏縣壞殆盡西人寇岩州巡檢使李詢擊走之醴泉縣

史紀 卷二百十八

七

水中草變為稻雍熙元年春正月涪陵縣公廷美薨追封浩
陵王夏五月乾元文明二殿災詔求直言遣使按察兩浙淮
南川廣南嶺諸路冬十月賜華山隱士陳搏號希夷先生夏
州降李繼遷獲其母妻俘千四百餘帳忠州錄事參軍十
二官卒受賊枉法杖殺之十一月以蒲城童子楊億為秘書
省正字罷嶺南探珠場立德妃李氏為皇后二年春二月權
支州諸後黎桓遣使來貢夏州李繼遷誘殺汝州團練使曹
光實夏四月遣使行江南諸州賑饑民及察官吏能否殿前
承旨王著坐監資州兵為奸賊棄市夏州行營破西蕃息利
保沈二族降五十餘族六月河西行營覆及羅鳳等十四族

焚千餘帳廢楚王元佐為庶人州安置群臣請留元佐養
疾京師許之禁邑管殺人祭鬼及僧人置妻以天竺僧天息
災施護法天並為朝請大夫汴河主糧胥吏坐奪漕軍口糧
斬之三年春正月知雄州賀令圖請伐契丹取燕薊故地以
曹彬為幽州道都部署崔彥進副之米信為西北道都部署
杜彥圭副之出雄州田重進為定州都部署出飛狐潘美為
雲應朔等州都部署楊業副之出雁門三月曹彬與契丹戰
固安克其城田重進戰飛狐北破之潘美自西涇入與契丹
兵遇追至寰州執其刺史趙彥辛寰州降曹彬克澤州潘美
圍朔州其節度副使趙希贊以城降田重進戰飛狐北獲其

史紀 卷二百十八

七

招安使大鵬翼曹彬敗契丹於涿州南殺其相賀斯潘美師
至應州其節度副使艾正以城降司門員外郎王延範與秘
書丞陸坦等坐謀不軌棄市田重進攻飛狐其守將呂行德
舉城降進圍靈丘守將穆超以城降夏四月潘美克雲州田
重進戰飛狐北破其寨曹彬米信殺新城東北又破之田重
進再戰飛狐北再破之殺二將進進至蔚州牙校李存璋殺
其大將蕭瑋理統監城使耿紹忠蔚州降五月曹彬大敗於
岐溝關收眾夜渡拒馬河退屯易州知幽州事劉休勳死之
曹彬崔彥進米信歸闕命田重進屯定州潘美還代州徙
米信實與吏民及吐渾部族分置河東京西契丹陷寰州楊

其護送避民過之苦戰力盡為所禽，不屈而死。徒山後降民於河南許汝等州，隋州有大山飛來，自龍帝峽，壅江水逆流，填民田數百里，贈楊業太尉，曹彬等既降，有差，冬十月，以權歸海軍，曹後黎桓為本軍節度使，十二月，定州田重進攻下岐溝關，契丹敗，劉廷讓於君子館，執先鋒賀令圖，高陽關部署楊重進死之，建坊州為保康軍，以劉繼元為節度使，代州副部曹盧漢卿敗契丹於土錄堡，斬獲甚衆，殺監軍舍利二人，詔詣州郡，五月五日，一濬圍固，給飲漿，病者令醫治，小罪即決之，端拱元年，春正月，親耕籍田，還御丹鳳樓，大赦，改元，民年七十以上賜時一級，三月，鄭州團練使侯莫陳利用坐

史籍 卷二百十八

不法賜死，六月，右領軍衛大將軍陳延山謀反，伏誅，八月，錢俶薨，追封泰國王，幸太學，令博士李贊講易，賜帛，鳳皇集廣州，清遠縣解合歡樹，樹下生芝三莖，二年春二月，令河北東西路招置營田，詔錄死事使臣官吏子孫士卒，原給其家，夏四月，以早慮囚，遣使決諸道獄，是夕雨，契丹犯威虜軍，崇儀使尹繼倫擊破之，殺其將皮室，大將于越，遁去，冬十月，以歲旱，羣星見，詔曰：朕以身為犧牲，焚於烈火，亦未足以荅謝天譴，當與卿等審刑政之闕失，稼穡之艱難，惟物安人，以祈玄祐，十二月，大雨雪，詔四方所上表，稱稱皇帝，群臣請復尊號，不許，淳化元年，春正月，改元，內外文武官，加勳階，時已賜錄

以性殺者如許乃得清許二人顧不詳與

未必

宣祖太祖之父廟號見禮志

寡孤獨錢，除遺負，受專號，五月，給致仕官半奉，置詳覆推勘，官京師米賁，遣使開庫，減價分糶，八月，毀左藏庫金銀器皿，崇川峽民父母在出為贅婿，知白州蔣元振，知須城縣，姪益泰以清幹聞，下詔褒諭，賜粟帛，三年春二月，監察御史祖吉生知晉州，日為奸匪棄市，詔犯滿博者斬，三月，以歲蝗旱，禱雨弗應，手詔宰相呂蒙正等，朕將自焚以荅天譴，翌日雨，蝗盡死，五月，左正言謝泌以敢言擢右司諫，賜金紫，錢三十萬，六月，汴水決，沒儀縣，帝親督衛士塞之，李繼遷奉表請降，以為銀州觀察使，賜國姓，改名保吉，遼山崩，十二月丙寅朔，行入閣儀，劉繼元卒，追封彭城郡王，女真表請伐契丹，不許，自

史籍 卷二百十八

是遣屬契丹三年春，以高麗貢貢四十人，並為秘書郎，遣還，詔御史府所斷徒罪以上，獄具，令尚書丞郎兩省給舍一人，慮問以旱，遣使分行諸路決獄，是夕雨，置常平倉，秋七月，太師趙普卒，追封真定王，召終南山隱士种放不至，冬十月，始罷京朝幕職州縣官考課，并校三班殿最，十一月，許王元僖薨，是歲，丹徒縣飢，死者三百戶，四年春正月，庚寅朔，幸太室，幸郭祀天地於闕丘，以宣祖太祖配，大赦，賜京城高年帛百歲者一人，加賜塗金帶，遣中使賜孤老貧窮人千錢，未歲，封黎桓交趾郡王，以江浙淮陝飢，詔分遣近臣巡撫諸道，有可惠民者，得便宜行事，吏罷軟苛刻者，上之，詔令有未便者，附

史

卷一百一十八

李

傳以開青城縣民王小波聚徒爲寇殺彭山縣令齊元振十月
二月西川都巡檢使張玘與王小波戰江原縣死之小波中
流矢死衆推其黨李順爲帥五年春正月李順陷漢州彭州
昭安使討李順詔諸州出粟貸飢民者賜爵二月李順攻劍
州郭崇韜京作坊副使上官正成都監軍供奉官宿翰合擊
大敗之斬賊殆盡五月西川行營破賊十萬衆斬首三萬級
復拔部獲李順其黨張餘復陷嘉戎道渝治忠萬開八州開
州監軍秦傳序死之賊攻夔州峽路大巡檢白繼賢獲月經
檢使解守順大敗其衆於西津口斬首一萬級獲丹千餘艘
其州號捷卒劫庫兵爲亂推都虞候趙成雍爲帥轉運使王
嗣宗率屯軍擊敗之擒成雍磔於市以張詠知益州符便宜
從事峽路行營破賊帥張餘李繼遷使其弟李奉表待罪以蜀
都漸平下詔罪已西川行營指揮使張璠殺其將王文壽以
其遣使招撫其衆斬璠以降前知管州張樞坐降賊棄市至
道元年正月契丹誘党項自振武犯邊永安節度使折御卿
擊破之党項反擊契丹殺其將嘉州送賊帥張餘首餘黨
悉平二月契丹犯雄州知州何承矩擊敗之斬其鐵林大將
閻寶皇后宋氏崩備殯普濟佛舍六月遣使諭李繼遷授以
鄜州節度使繼遷不奉詔八月立壽王恒爲皇太子詔判開

史

卷一百一十八

主

其府人敘文武常奉官子爲父後見任官者賜熱一轉禁西
北諸邊民與內屬戎人昏娶九月李繼遷入寇清遠軍擊走
之冬十月皇太子讓宮僚稱臣許之契丹犯邊折御卿率兵
禦之卒於師斬都軍頭孫贊二年春二月以趙王元份爲杭
州大都督吳王元傑爲揚州大都督徐國公元偓爲洪州都
督匡國公元偁爲鄂州都督夏四月命李繼隆爲環慶等州
都部署范廷召副之討李繼遷五月李繼遷寇靈州六月
定州并巡檢使王惟節戰死九月詔川峽諸州民家藏兵器
者送官匿者斬夏延行營破李繼遷於烏白池十一月許州
盜起巡檢李昌習闕死都巡檢使王正襲擊之獲賊首宋斌
斬於市三年春二月靈州行營破李繼遷帝不豫三月癸巳
追崩於萬歲殿宣詔令皇太子樞前卽位是日崩年五十九
在位二十二年葬永熙陵贊曰帝沈謀英斷慨然有削平天
下之志陳洪進錢似相繼納土取太原伐契丹勦儉白勦號
稱賢君唯不驗年而改元涪陵縣公之貶死武功王之自殺
宋后之不成喪爲可恨焉
真宗皇帝諱恒太宗第三子也幼英偉姿表特異太祖愛之
有於宮中嘗登萬歲殿升御榻坐太祖大奇之撫而問曰天
子好作否對曰由天命耳就學受經一覽成誦初封壽王至
道元年立爲皇太子兼判開封府故事殿廡惟次在宰相上

宮僚稱臣皆推讓弗受見賓客李至李沆必先拜迎遂降階及門開封政務填委帝留心裁決靡不稱便京獄屢空太宗下詔嘉美三年三月祭已太宗崩卽皇帝位於柩前夏四月尊皇后爲皇太后赦天下五月詔求直言放宮人給事歲久者立郭氏爲皇后六月追復延美泰王元佐楚王追冊潘氏爲皇后秋七月詔轉運使更迭赴闕訪以民事訪孔子嫡孫西川廣武卒劉玘逕巡檢使韓景祐掠蜀漢等州招安使上官正討平之九月以孔子四十五世孫延世爲曲阜縣令歲封文宣公冬十月夏人寇靈州合河部部署楊瓊擊走之詔工部侍郎錢若水修太宗實錄追尊母賢妃李氏爲皇太后

史綱

卷二百十八

主

凡政有關失宜相規以道毋惜直言罷有司管轄之不急者詔中外臣直言極諫兩幸國子監召學官崔候佺講尚書大禹謨賜祭酒以下器幣八月御文德殿文武百官入閣群臣上尊號大宴崇德殿始作樂以太師贈濟陽郡王曹彬配饗太祖廟庭司空贈中書令薛居正忠武軍節度使贈中書令潘美右僕射贈侍中石熙載配饗太宗廟庭九月幸安太宗聖容於啓聖院新殿帝拜而勸左右皆掩泣鎮定都部署敗契丹於康良路殺獲甚衆冬十月宜州執溪洞蠻酋三十餘人詣闕詔釋其罪遣還十一月祭太廟祀天地於闕丘以太祖太宗配大赦天下錄功臣子孫之無祿者御朝元殿受尊號冊中外臣悉加恩詔幸河北所次頓舍給用毋泛及州縣以周鑒爲駕前軍都部署石保吉爲行營先鋒都部署李沆爲東京留守十二月駕發京師次陳橋駐蹕涇州冀州敗契丹兵於城南殺千餘人幸浮橋登臨河亭賜涇州父老錦袍茶帛次大名躬御鎧甲於中軍契丹攻威虜軍擊敗之殺其酋帥府州軍入契丹五合州拔黃太尉砦獲其衆獲馬牛萬計召見大名府父老勞賜之三年春正月己卯朔駐蹕大名府契丹犯高陽關都部署康保裔死之貝冀路都部署范廷召追契丹至冀州斬首萬餘級令諸州舉吏民有武藝及材力過人者發大名府益州軍變害鈴轄符昭壽遂知州牛冕

史綱

卷二百十八

主

推都虞候王均爲帥，詔當有終爲盛州觀察使。帥師會李惠討之上，至自大名府。王均開城僞遁，雷有終等入城爲所敗。退保漢州。李惠死之冬十月，有終大敗賊黨，復益州，殺三千餘人。幸元份宮視疾，有終追斬王均於富順監，會其黨六千餘人，廵州破大盧小盧等十族，獲人畜二十萬。詔詳臣盡言無諱。帝參官轉對如故事，未預次對者，聽封事以聞。契丹稅木監使黃頤等率屬內附，開封府奏獄空，詔嘉之。詔河東北緣邊吏民斬寇首一級支錢五千，禽者倍之。獲馬者給帛二十匹。四年春二月，決天下獄，釋逋負官物者二千六百餘人。蜀通貢二百六十餘萬，詔學士兩省御史臺尚書省舉賢良。

史系 卷一百一十人

書

方正直言敢諫。三月，撫水州蠻酋蒙瑛等來納兵器毒藥，誓不復犯邊。風雪，帝謂宰相曰：「靈贖頗甚，卿等思闕政以佐子治。」李沆等乞免官，不許。召終南山隱士种放，辭疾不至。夏四月，詔親老無兼侍者與近任回鶻可汗祿，賁貢玉勒鞍名馬寶器，願以兵助討，遂詔審官院引對京朝官，閱殿最而黜陟之。幸元份宮視疾，遂幸諸王宮，以曹國公元僎爲平海軍節度使。六月癸卯，戒天下冗吏凡一十九萬五千餘人，詔州縣學校及聚徒誦誦之所並賜九經出陣圖示宰相，命督將練士以備北邊。秋七月，以河朔饑，運勞民，詔轉運使減從役存恤。九月，李繼遷陷清遠軍。十月，張斌破契丹於長城口。

十一月，王顯破契丹，殺二萬人，獲統軍鐵林等。益州河外砦主李璣以城降。西夏上念其力屈就擒，特釋其親屬。五年春正月，環慶部署張凝襲諸蕃，焚族帳二百餘，斬首五千級，降九百餘人。三月，李繼遷陷靈州，知州裴濟死之。五月，知榮州褚德臻坐盜取官銀棄市。蜀天下逋負，繼遷以衆二萬攻麟州，知州衙居質率城兵擊走之，殺傷過半。秋七月，詔終南隱士种放對於便殿，授左司諫，直昭文館，賜第宅。冬十月，涇原部署紫內屬蕃族叛者九十一人，請誅之。詔釋其罪。十一月，白州人黃受百餘歲，賜粟帛。十二月，賜京城百歲老人祝，道嘉時一級。六年，以西涼府六合首領潘羅支爲朔方軍節度。

史系 卷一百一十人

書

靈州西面都巡檢使。三月，饒种放還山。四月，李繼遷寇洪德，皆蕃官處香等擊走之。以慶香等領刺史契丹來侵，戰望都縣。副都部署王繼忠陷於敵，發河東廣銳兵赴援。五月，錄望都戰沒將士子孫。六月，詔命官流竄沒嶺南者，給將錢歸壘。豐州九室沒剌知羅珠克等族，以兵濟河擊李繼遷敗之。虜山西首領充通等貢馬，願附大兵擊賊。秋七月，西蕃八部二十王族納質歸附。九月，出內府絹帛市殺實遷。李繼遷攻西涼，知府丁維清沒馬平鄉縣民郭讓妻產四男，景德元年春正月，大赦改元。契丹言聖族拔黃三百餘帳內屬，詔民問天象，物試候禁書，並納所司匿者死。河西蕃部四十五族首。

永天節帝
生辰

領率屬內附。潘羅支集六谷番部合擊李繼遷敗之。繼遷中
流矢死。三月。威虜軍守將破契丹於長城口。斬獲甚衆。已亥。
皇太后崩。羣臣三上表請聽政。不允。李沆等詣宮門。見帝毀
瘠甚。言西北軍事方殷。請聽政。已酉。於崇政殿西廡。褒服。飾
哭。見羣臣。四月。詔三千里外貢承天節者罷之。益都民李仁
美。因是母皆百餘歲。詔賜粟帛。四月。北平告成。虜軍合兵大
破契丹。契丹統軍撻覽率衆攻威虜順安軍。三路都部署擊
敗之。撻覽將獲其輜重。撻覽與契丹主及其母并衆攻定州。
宋兵拒於唐河。高繼祖率兵擊敗契丹。斃萬騎於許州。十
月。高繼祖歷代聖賢陵墓。令清運所經州軍長吏。兼發運事。

史集卷一百一十八

宋

王繼忠上言契丹請和。命閤門祇候曹利用往答之。以雍王
元份爲東京留守。十一月。契丹攻瀋州。知州李延渥率兵敗
之。殺傷十餘萬。官吏進秩賜物有差。契丹過冀州。知府王與
擊走之。車駕北還。司天官日抱珥黃氣充塞。宜不戰而却。駐
蹕章城縣。塞其左右道。詔罷朝。裴邦之曰。臣下苦寒。朕安用
此。王繼忠數馳奏。請帝御幸相。曰。繼忠言契丹請和。雖許
之。然河水已合。且其情多詐。不可不爲之備。契丹兵至澶州。
北犯前軍西陣。其大帥撻覽驅兵出陣。中伏斃死。丙子。帝次
澶州。渡河北。幸北棧。召諸將撫慰。曹利用使契丹還。
十一月。契丹使韓杞來講和。上幸城南臨河亭。賜鑒凌軍餽。

補。幸北棧。又幸李繼隆營。命從官將校飲餽。賜諸軍有差。契
丹使姚東之來獻御衣食物。御南樓觀河。遂宴從官及契丹
使。遣監西京左藏庫李繼昌使契丹。定和。遣使安撫河北流
民。經踪踐者。給復三年。收瘞暴骸。死事官吏。錄其子孫。留守
雍王元份疾。命泰知政事王旦。權東京留守。車駕發澶州。大
寒。賜道傍貧民襦袴。契丹使丁振以書書來。契丹兵出塞上
至白澶州。幸雍王元份宮視疾。二年春正月。放河北諸州歸
北歸農。今有司市耕牛給之。罷諸路行營。合鎮定兩路都部
署爲一。罷北兩都署。鈐轄都監使臣二百九十餘員。有河北
戍兵十之五。緣邊三之一。所在置軍備餽。勿調民飛輓。聽

史集卷一百一十八

宋

緣邊得契丹馬牛。悉縱還之。復番漢口歸業者。給資糧。還太
子中允孫僊使契丹。禁邊民入外境掠奪。八月。雍王元份薨。
丙戌。有司上新定權衡法。群臣三表上尊號。不允。幸興國寺。
觀譯經。命近臣處閣封府。罷因。詔荆湖溪峽民爲蠻人所誘。
而歸者。給還舊產。十一月。丙辰。享太廟。丁巳。祀天地於圓丘。
大赦。以寇準爲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平章事。契丹使來賀
承天節。十二月。置資政殿大學士。以王欽若爲之。對京畿父
老於長春殿。賜帛有差。三年春正月。親釋遺百繫囚。振畿縣
貧民。收瘞遺骸。詔緣邊歸業民給復三年。置常平倉。二月。詔
明德皇后損宮。賜守奉人綿帛。以宋州爲應天府。以王旦爲

工部尚書平章事。詔徵諫臣。悉心獻替。五月朔。日當食。不虧。渭州妙娥族三千餘帳。內附。黎桓死。交趾亂。知廣州凌策請發兵定之。帝以黎桓素修職貢。不欲伐喪。命安撫之。祁驊上邕州至交趾水陸路。及控制宜州山川圖。帝曰。祖宗關土廣。大唯當慎守。不必貪無川地。苦勞兵力。甲子。大宴含光殿。始用樂。八月。閔太常新集雅樂。詔川峽戍兵二年者代之。九月。放西州納賫人。夏州趙德明奉表歸款。冬十月。以德明為定難軍節度。封西平王。四年春正月。以知樞密事陳堯叟為東京留守。車駕發京師。次中牟縣。除道員。釋繫囚。賜父老衣幣。所過如之。次永安鎮。帝素服詣諸陵。二月。幸西京。命吏部尚

史緯 卷一百十八 宋

書張齊賢祭周六廟。詔從官先登在洛者。賜告祭拜。詔西京建太祖神御殿。置國子監武成王廟。幸上清宮。賜酺三日。御五鳳樓。親召父老五百人。賜飲樓下。增封唐李元清良瑛及其子李通墓。詔河南府置後漢高祖廟。車駕發西京。次鄭州。遣使祀中嶽。及周嵩懿二陵。賜隱士楊璞絹帛。三月上至自西京。謁太宗神御殿。趙德明遣使來謝。因貢駝馬。優賜答之。詔天下收瘞遺骸。致祭。獨河南府倉庫吏趙負錫。繼緝帛四十五萬。夏四月。詔嶺南官除赴及時。以避炎瘴。皇后郭氏崩。命亳州增二十戶守孔子墳。閏月。成制龍等三十九州軍戍百物。樂賀等二十七州軍悉罷之。五星聚而伏於觜火。秋

七月。宜州兵亂。軍校陳進殺知州劉永規。劫判官盧成均為首。詔門使曹利用討之。交州來貢。賜黎龍廷九經及佛書。以龍廷為靜海軍節度。交趾郡王賜名至忠。十月。曹利用破賊於象州。擒盧成均。斬陳進。諸路豐稔。淮蔡間麥斗十錢。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有黃帛曳左承天門鵲尾上。有司以聞。上召群臣。拜迎於朝元殿。啓封。號稱天書。大赦改元。群臣加恩。賜京師酺。契丹旱。求市麥種。趙德明饒。請易粟。並許之。詔禁雅羅茂四州瘠地。其官二年一代。三月。兖州諸路父老進士及文武官蠻夷耆壽。僧道請封禪。表凡五上。夏四月。詔以十月有事於泰山。遣官告天地宗廟。祿濟諸祠。以王旦為封

史緯 卷一百十八 宋

禪大禮使。王欽若趙安仁為泰山封禪經度制置使。作昭應宮。詔緣路行宮舊屋。止加塗墍。毋別創置。天書儀衛使副。扶侍使。都監夾侍。凡有大禮。卽命之。詔離京至封禪以前。不舉樂。所經州縣。勿以聲伎來迎。放後宮一百二十人。六月。天書再降於泰山。禮泉北。迎天書於含芳園。雲五色。見黃氣如鳳。駐殿上。群臣表上尊號。詔諸州市上供物。非地土所宜者。罷之。八月。詔東封道路。軍馬毋犯民稼。毋治道役民。黔州磨壘。洛浦嶺首領襲行滿。率族二千三百人內附。以向敏中權東京留守。奉天書告太廟。陳諸州所上芝草。嘉禾瑞木於仗內。置封禪儀於崇德殿。冬十月上。御蔬食。是夕。五星順行同

召草澤李漬劉異、漬以疾辭、授異大理評事、次華州、幸
至觀、紫雲如龍起、歡上、召見隱士鄭隱、李寧、賜茶果、束帛、
次別鄉、隱召見道士李又玄、問以無爲之要、次陝州、召草澤
劉異、時疾不至、次西京、幸呂蒙正第、賜御服金幣、詔其所經
歷、代帝王祠廟、發西京、謁安陵永昌諸陵、不舉樂、幸列子廟、
自月上至自汾陰、五月、廬宿泗等州麥自生、詔州城置孔
子廟、七月、除閭浙荆湖廣南歲丁錢四十五萬、八月、錄唐
書、以忠臣、孝子、義士、節婦、等、孫授官、詔文武官有言、刑政得失、邊防
利害、者、並賜對、冬十月、定江淮鹽酒價、有司慮失歲課、帝曰、
民或課稍失、何傷、五年、夏四月、有司請違法販茶者、

史籍 卷二百十八

許同若者告帝曰、以利敗俗、非國體也、不許修儀、劉氏進封
德妃、八月、淮南旱、城廛河水灌民田、仍寬租限、州縣不能存
恒、故民流亡者罪之、九月、司空致仕張齊賢入對、冬十月、延
恩殿設道場、帝驛九天司命天尊降、大赦天下、閏月、謝太廟
群臣上尊號、建景靈宮太極觀於壽丘、御製配享樂章、并二
舞、文曰、發祥流慶、武曰、降真觀德、十一月、親祀玉皇於朝元
殿、置玉清昭應宮使、以王旦爲之、十二月、作景靈宮、立德妃
劉氏爲皇后、六年春正月、禁內臣出使預民政、置淑儀淑容
順儀順容、淑儀淑容在昭儀上、置司官令、在尚書上、以婕妤
四人爲淑儀、貴人戴氏爲修儀、美人曹氏爲婕妤、詔崇正寺

王欽若丁
帝生
何加

以帝籍爲玉牒、三月、詔沙門島流人罪輕者、徙近地、建安軍
靖王皇聖祖太祖太宗像成、以丁謂爲迎奉使、夏五月、聖像
至、詔所經郡邑、咸繫囚死罪、流以下釋之、升建安軍爲真州、
賜聖像奉安於玉清宮、秋七月、亳州官吏父老、請賜太清宮
八月、詔來春親謁太清宮、以丁謂爲奉祀經度制置使、加號
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太清宮枯樹再生、賜玉清昭應宮
十一月、判亳州丁謂獻芝草三萬七千本、飾以仙人寶食、異
獸之狀、十二月、天書扶持使趙安仁、上奉天書、車輅鼓吹儀
仗、獻天書於朝元殿、進告玉清昭應宮及太廟、幸開寶寺上
清宮、幸太一宮、茂陵樂苑平、七年春正月、歲四、車駕幸天書

史籍 卷二百十八

發京師、次奉元宮、丁謂獻白鹿一芝九萬五千本、王旦上混
元上德皇帝冊寶、朝謁太清宮、天書升格、兩臺修齋、法駕繼
進、佳氣彌望、是夜、月重輪、幸先天觀廣靈洞霄宮、升亳州爲
集慶軍節度、太史言、含靈星見、御均慶樓賜醴三日、建南京
歸德殿、作鴻慶宮、二月、次襄邑縣、皇子來朝、至自亳州、詔天
地壇、非執事輒臨者、斬、祭太廟、恭謝天地、大赦天下、三月、青
州民道高百一十歲、詔存問之、夏四月、河南府獄空、有鳩巢
其戶、生二雛、六月、禁文字斥用黃帝名號故事、封姚氏楊氏
爲淑妃、秋七月、命大臣奉安太祖太宗聖像於鴻慶宮、尊上
玉皇聖號曰太上開天統符御曆含真體道玉皇大帝、十

二月癸丑朔日當食不虧作元符觀天下戶九百五萬五千七百二十九口二千一百九十七萬六千九百六十五人年春正月壬午朔謁玉清昭應宮奉表告玉皇大帝聖號奉安刻玉天書於寶符閣還御崇德殿受賀赦天下置清衛二指揮奉宮觀皇女入道二月泗州周憲百五歲詔賜束帛以楚王元佐爲天策上將軍興元收賜劍履上殿詔書不名放宮人一百八十四人九月鳴騶聚衆數十萬請討平夏人以自効九年八月群臣請受尊號冊寶從之六月京畿京東西河北路蝗蝻繼生彌覆郊野食民田殆盡九月宗哥鳴騶囉寇狀羌若曹瑋擊敗之斬首千餘級青州飛蝗赴海死積海岸百餘里詔民有私廩振貧乏者三千石至八千石第授助教文學上佐之秩十一月以唐裴度孫坦爲鄭州助教承嘉縣民張寶妻產四男大禧元年春正月詣玉清昭應宮薦獻上玉皇大帝寶冊衣服上聖祖寶冊上太廟謚冊享六室謝天地於南郊大赦御天安殿受冊就宰相讀天書於天安殿遂幸玉清昭應宮作欽承寶訓述示群臣命王旦爲兗州太極觀上冊寶使二月置諫官御史各六員每月一員奏事有急務聽非時入對三月免湖州通鹽三百七十萬有奇奉太祖聖客於西京應天院向敏中爲禮儀使除昇州後湖租錢五十餘萬益發後漢高祖陵論如律并勅守土官吏建

內侍王克讓以禮治生知制誥劉筠祭告因詔州縣申前代帝王陵寢禁樵之禁冬十月諭諸州災沴不以聞者論罪十一小大雪帝謂宰相曰雪固豐稔之兆第民力未充慮失播種卿等其務賑勸毋遺地利二年春二月右正言劉暉請自今言事許升殿從之五月西京訛言妖如帽夜紫民甚恐六月訛言帽妖至京師民夜叫謀達曙詔捕嘗爲邪法人耿栗等棄市八月群臣請立皇太子詔立昇王禎爲皇太子大赦天下宗室加恩羣臣賜助一轉作元良歲賜皇太子三年秋七月群臣表上尊號八月大赦天下普度道釋童行冬十一月謁景靈宮興太廟祀天地於闕丘大赦天下御天安殿受

奉安御集十二月亡太子視政詔內臣傳旨須覆奉皇太子
諸事資善堂命張景宗侍問月帝不豫力疾御承明殿賜宰
相手書諭以朝祭備武之意五年春正月帝疾愈出幸啓聖
院二月書明院言天下無所獄以孔子四十七世孫聖佑襲
封文宣公秋七月新作景靈宮萬壽殿九月鳴騶囉降降華
蓋山前阜頭峰越八盤嶺推陷東西五里南北十里潰
陷其築海堤堆阜各高數丈長若隄岸陷居民六社凡數百
戶林木廬舍無存者冬十月依漢唐故事五日一受朝遇慶
會皇太子押班乾興元年二月大赦天下帝不豫增劇禱於
山川神祇戊午帝大漸遺詔皇太子於柩前即位尊皇后為
史籍 卷一百十八 宋 哀
皇太后惟處分軍國淑妃為皇太妃是日帝崩年五十五在
位二十六年贊曰真宗初即位相臣李沆慮其多作為數奏
災異以杜其侈心蓋有所見也及澶淵既盟封禪事作祥瑞
沆天書屢降導迎奉安一國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他
日修遼史而後推求宋史之微意焉宋自太祖幽州之敗惡
言兵矣契丹其主稱天其後稱地一歲祭天不知其幾獵而
手接飛雁鴈自投地皆稱為天賜祭告而誇耀之意者宋之
諸臣因見契丹之習又知其君有厭兵之意遂進神道設教
之言欲假是以動敵人之聽間庶以消其窺覷之志歟然
不知修本以制敵又救危焉其計抑未矣

終

史籍卷二百十九

宋史二

本紀

仁宗皇帝諱祊真宗第六子李宸妃所生章獻皇后無子養
為己子仁季寬裕喜愠不形於色天禧二年冊為皇太子四
年詔五日一開資善堂太子乘笏南向立聽輔臣奏決諸司
事乾興元年二月戊午真宗崩遺詔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
為皇太后惟處分軍國事大赦山陵諸費毋賦於民三月作
受命寶初御崇德殿太后設幄次於承明殿垂簾以見輔臣
六月內侍省押班雷允恭坐擅移皇堂伏誅冬十月薨真宗
史籍 卷二百十九 宋 一
皇帝於永定陵命以天書從葬詔廟樂曰大明之舞鳴騶
立遼求內附初御西閣講筵命侍講孫奭馮元解論語天聖
元年春正月命三司節浮費遂立計置司二月戒諸節齋
道場三月司天監上崇天曆秋七月獨天下通貢同月詔造
院女工及營婦配南北作坊者並釋之二年八月幸國子監
謁孔子遂幸武成王廟十一月朝雲玉清昭應宮置太
廟祀天地於國丘大赦百官上尊號及皇太后尊號立皇后
郭氏三年夏四月詔三館繕書藏太清樓賜隱士林進栗帛
六月環原州屬羌叛環慶都監趙士隆死之四年春正月溫
原兵破康奴族鄜延蕃部首領曹守貴等內附同月破江淮

歲清米五十萬石錄周世宗後宋元亨為三班奉職十二月
發米六十萬斛貸畿內饑帝欲元日先上太后壽乃受朝太
后不可宰相王曾曰陛下以奉母母儀太后以謀全國體
如太后令五年秋七月發丁夫三萬八千辛二萬一千緡錢
五十萬塞滑州决河詔西川廣南在官物故者遣人護送其
家屬還鄉官為給食滑州河平六年夏四月命成三司成調
上供物八月錄唐張九齡後十一月京西穀斗十錢七年二
月貶左僕射曹利用為崇信軍節度副使房州安置自殺閏
月崇京城修造寺觀三月詔契丹僞民所過給米分送唐鄆
等州以開田處之詔百官轉對極言時政圖失在外者實對

史錄 卷二百十九

以開夏四月李公蘊卒其子德政遣人來告以為吏部王
五月御承明殿臣僚請對者十九人日昃乃罷六月玉清昭
應宮災初大中祥符元年詔建宮以藏天書七年宮始成凡
二千六百一十楹至是夜中大雷雨火發至曉而盡詔諸官
罷位十一月詔凡經郊祀錄周世宗子孫一人八年五月賜
許州龍虎山張乾曜號澄素先生秋七月詔近臣宗室親祖
宗御書於龍圖天章閣詔流配人遺死者其妻子給食送還
鄉里九年秋七月契丹使來告其主隆緒殂遣使祭弔及賀
宗真立九月祠西太一宮閏月翰林侍讀學士孫奭請老命
加兗州曲阜太清樓送之十二月詔吏部銓選人父母年八

十以上者注近官明道元年春二月同平章事呂夷簡上三
朝寶訓以真宗順容李氏為廢妃是日妃薨八月授明順
為寧遠大將軍愛州團練使大內火延八殿移御延福宮詔
群臣極言闕失十一月以修大內成恭謝天地於大安殿賜
太廟大赦改元百官進秩優賞諸軍夏王趙德明卒以其子
元昊為定難軍節度使西平王十二月詔獲劫盜者奏裁毋
殺二年春正月詔以上供米百萬斛賑江淮飢民遣使督
視二月皇太后服衰衣俄天冠齊太廟皇太妃亞獻皇后終
獻是日上皇太后尊號聖慈憲皇帝於東都躬耕藉田百官上尊
號三月皇太后崩諡曰莊憲道諡尊皇太妃為皇太后夏四

史錄 卷二百十九

月追尊廢妃李氏為皇太后諡曰莊懿帝始知為妃所生詔
臣僚宗戚命婦毋得進獻祈恩澤及緣親戚攝養者並創修
寺觀帝始親政兼押使倖中外大佐召還宋綬范仲淹五月
詔中外勿輒言皇太后垂簾時事六月錄周世宗及高季興
李煜孟昶劉繼元劉鋹後城天下歲貢物秋七月詔知富平
縣事張龜年增秩再任以其治行風告天下詔以蝗旱去尊
號告天地宗廟仍令中外直言廟政九月臨莊懿太后梓宮
二日冬十月附葬莊獻皇太后莊懿皇太后於永定陵賜周
王祐為皇太子詔增宗室奉追冊美人張氏為皇后修周
廟出宮人二百廢皇后郭氏為淨妃玉京冲妙仙師居長樂

宮御史中丞孔道輔率諫官御史大呼殿門請對。詔宰相告以皇后當廢狀。出道輔及諫官范仲淹仍詔臺諫自今毋相率請對。景祐元年。減江淮漕米二百萬石。夏四月。開封府判官龐籍言。尚美人遣內侍稱教旨。免工人市租。帝杖內侍。仍詔有司。自今宮中傳命。毋得輒受。罷西川織錦上供。援天下無韻寺院。八月。詔淨妃郭氏出居於外。美人向氏入道。楊氏安置別宅。九月。百官請雙日御前殿。如先帝故事。詔可。詔立皇后曹氏。十月。作郊廟景安興安祐安大安之曲。二年春正月。侍講學士楊安國請書無逸篇於通英閣後屏。帝曰。朕不欲背聖人之言。命蔡襄書置左右。帝御通英閣。讀正統覽。歷

史緯

卷一百十九

四

代戶口登耗之數。謂侍臣曰。今天下民籍幾何。知審官院梅詢曰。先帝作此。蓋述前代帝王恭儉有節。則戶口充茂。賦歛無弊。則版圖衰減。炳然在目。作墜後王。自五代之季。生齒凋耗。太祖受命。太宗真宗休養百姓。天下戶口之數。蓋倍於前矣。五月。議南郊升侑上帝。以太祖定禮。二宗迭配。九月。作曉親宅。命中丞杜衍法三司胥吏。冬十一月。廢后郭氏薨。朝奏景靈宮。饗太廟。奉慈廟祀。天地於闕丘。大赦。錄五代及諸國後受尊號加恩百官。三年春正月。追復郭氏為皇后。詔兩制禮官詳定京師士民服用居室之制。三月。詔兩省卿監刺史。閣門以上。致仕給奉。如分司官。長吏歲時勞賜之。夏五月。賜

求館閣逸書。錄繁四。九月。幸睦親宅宴宗室。十一月。皇太后楊氏崩。四年春正月。置赤帝像於宮中新祠。七月。詔河東河北州郡。密嚴邊備。十二月。并代忻州地震。吏民壓死者三萬二千三百六人。傷五千六百人。遣使撫存其民。賜死傷之家錢有差。滑州民籍成被長二丈五尺。寶元元年春二月。復日御前殿。三月。詔天下諸州。月上雨雪狀。十二月。趙元昊反。二年春正月。元昊表請稱帝。改元。夏四月。放宮女二百七十八人。五月。禁皇族及諸命婦冠冠尼等。非時入內。制元昊官爵。除屬籍。以夏竦兼涇原路經畧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范雍兼鄜延路經畧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康定元年春正月。賜國

史緯

卷一百十九

五

子監學田五十頃。元昊寇延州。執鄜延環慶路副都總管劉平石元孫。詔陝西運使明鑄募強壯備邊。出內藏絹錢十萬。賜成邊禁兵之家。命韓琦安撫陝西。括畿內京東西淮南陝西馬。詔樞密院同宰臣議邊事。出內藏絹錢八十萬。陝西市羅軍儲許中外臣庶上封章言事。降范雍知安州。出內庫乘信民馬直。鄜延路兵馬都監黃德和坐棄軍。腰斬。元昊陷塞門。將兵馬監押王繼元死之。秋七月。遣使以計。元昊告契丹。詔范仲淹葛懷敏領兵驅逐塞門等。若審騎出境。九月。元昊寇三川。若都巡檢楊保吉死之。則師子定川堡。戰士死者三千餘人。遂陷乾溝乾河趙福三堡。環慶路馬步軍都總管任

營田二年春二月詔河北強壯刺手背爲義勇軍三月契丹遣蕭英劉六符來求割地夏四月知制誥富弼報使契丹五月詔三館臣僚上封事及請對契丹集兵幽州聲言來侵河北京東皆爲邊備六月出內藏銀絹絹三百萬助邊費秋七月富弼再使契丹九月契丹遣耶律仁起劉六符持誓書來閏月元昊寇定州若涇原路副都總管葛懷敏戰歿諸將死者十四人大掠渭州而去冬十月發定州禁軍二萬二千人屯涇原契丹遣使來報撤兵十一月以秦州處士孫復爲國子監直講三年春正月元昊白名羣脅遣人來納款稱夏國二月賜陝西招討韓琦范仲淹厯籍錢各百萬立四門學夏

有司驛置以聞以其副上轉運司其可行者覓行之五月獨
放天下通旨詔西北二邊有大事二府與兩制以上雜議之
十一月貝州卒王則據城反八年閏月貝州平親從官顏秀
等夜入禁中謀爲變宿衛兵捕殺之礫王則於市知貝州張
得一坐降賊伏誅裴希平三月詔輔臣曰西陲備禦兵冗費
滋稠知所從卿等各以所見條奏又詔翰林學士三司使知
開封府御史中丞曰朕躬闕失左右朋邪中外陰詐州郡暴
虐法令不便於民者朕欲聞之其悉以陳召諭知制誥陳宜
御史凡朝政得失兵農要務邊防備豫將帥能否財賦利害
錢法是非謏人害政奸盜亂俗及防微杜漸之策悉使對於

篇夏四月封曩霄子諒祚爲夏國主秋七月以河北水令州
縣募饑民爲軍罷秋宴詔以江淮漕米轉給河北州軍十二
月冊美人張氏爲貴妃皇祐元年春正月以河北水災罷上
元張燈停作樂詔以緡錢二十萬市穀種分給河北貧民無
爲軍獻芝草凡三百五十本上曰朕以豐年爲瑞賢臣爲實
至於草木魚蟲之異焉足尚哉二年春二月出內庫絹五十
萬下河北陝西河東諸路以備軍賞以大慶殿爲明堂詔明
堂禮成群臣毋上尊號六月出新製明堂樂八曲及自製黃
鐘五音五曲隸於太常山內藏絹百萬市糧軍儲九月閱雅
樂朝祭景雲宮饗太廟大饗天地於明堂以太祖太宗真宗

湖南江西九月廣西鈴轄王正倫討智高於昭州館門驛戰
破智高入昭州以狄青爲宜撫荆湖路提舉廣南經制賊盜
事智高嬰殺將偕於太平場冬十月僂智高入賓州復入邕
州十二月緣唐顏真卿後五年春正月狄青敗智高於邕州
斬首五千餘級智高遁去五月詔輔臣凡有大攻討討後股
六月作集禧觀成詔武臣知州軍須與僚屬奏議公事毋專
決泰州路總管劉煥破蕃部斬首二千餘級八月詔民訴災
傷而司監不受者許州軍以狀聞十二月詔轉運官毋得進
羨餘以曹陳許鄆滑州爲輔郡隸畿內至和元年春正月貴
妃張氏薨禁京城樂一月追冊爲皇后禮溫成二年春二月
封孔子後爲衍聖公夏四月契丹遣使持本國三世書像來
求御容定差衙前法五月詔中書公事並用祖宗故事僂智
高母弟妻子伏誅應天府貢大麥一本七十穗小事一本二
百穗九月契丹使來告其國主宗真祖帝爲發喪成服於內
東門幕次遣使祭弔及賀洪基立嘉祐元年春正月甲寅朔
御大慶殿受朝是日不豫赦天下二月帝疾愈御延和殿夏
四月大雨水注安上門門闕折壞官私廬舍數萬屋諸路江
河決溢河北尤甚六月免畿內京東西河北被水民賦租雨
壞太社太稷壇詔群臣實封言時政闕失秋七月出內藏銀
絹三十萬賑貸河北九月大赦改元二年春三月賜禮部奏

名進士諸科及第出身八百七十七人親試舉人免黜落始
此夏四月南州地大震壞城郭壓死者數萬人五月夏人
使殺管勾韓府軍馬公事郭恩詔舉行磨勘法命孫抃提舉
磨勘轉運使及提點刑獄課績八月置廣惠倉冬十月班祿
令三年春正月鑿永通河夏四月詔守令或貪恣虐昏以施
為寬以苛為察以增賦賦歛為勞以出入刑罰為能而部使
者莫之舉劾自今其各思率職毋捷權倖毋縱有罪以稱朕
意以韓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二月詔三司歲上天下稅
賦之數三歲一會勘應以聞詔明年正月日食其自丁亥選
正殿祇常服四年春正月丙申朔日有食之用牲於社辛丑

史綱 卷二百十九

御正殿復常服以自冬雨雪不止遣官分行京城賜賑窮老
疾錢幾縣委令佐為康濟飢二月罷權茶三月命近臣同
三司減定民間科率夏四月封崇氏後為崇義公給田十頃
奉周室祀五月詔兩制臣僚舊制不許詣執政私第所奉薦
不得用為御史今除其法六月群臣請加尊號不許詔轉運
使司凡降州既開雜者以違制論放宮女二百十四人秋七
月放宮女二百三十六人冬十月朝祭景靈宮大禱於太廟
大赦諸諸路監司察士有學行為鄉里所推者以聞民父母
年八十以上復其一丁五年春正月錄劉繼元後五月置寬
恤民力司六月詔戒上封告訐人罪或言救前事及言事官

幼小過不問政體者遣官分行天下訪寬恤民力事秋七
月歲旦與中朝宴合兵寇邕州都巡檢宋士堯拒戰死之詔
有諸州兵討捕冬十月深州野蠶成繭被於原野十二月補
父老百歲以上者十二人為州助教六年春三月以昭文館
大學士富弼母喪罷弼五月分命官錄三京繫囚秋七月詔
為耳目之官乃聽險峻之人與造飛語中傷善類非忠
良之行也中書門下其中僚百工務敦行實有弗改者細之
七年春正月詔南郊以太祖配為定制二月詔開封府市地
於四郊并給錢瘞民之不能業者彭城鍾離地生過十餘頃
民取以食夏國主諒祚進馬求賜書詔賜九經還其馬五月

史綱 卷二百十九

詔以皇侄宗實為皇子賜名賜奉安真宗御容於壽星觀以
立皇子告天地宗廟諸陵九月朝祭景靈宮奉太廟大饗明
堂奉真宗配大赦加恩百官詔內藏庫三司共出緡錢一百
萬助糴天下常平倉八年春二月帝不豫下德音減天下囚
罪一等徒以下釋之中書樞密奏事於福寧殿之西閣三月
御內東門帷殿優賜諸軍緡錢御延和殿賜進士諸科及第
出身幸未帝崩壽五十四遣制皇子即位皇后為皇太后喪
服以日易月山陵制度務從儉約羣臣昭慶贊曰仁宗恭儉
仁恕出於天性一遇水旱或密禱禁廷或跪立殿下有司請
以玉清舊地為御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園猶以為廣何以是

為燕私常服澣濯惟希食稠多用網施宮中夜因不寐而憊思食燒羊侍臣曰何不降旨取索帝曰此間禁中每有宜索外面遂以為例試恐自此每夜幸殺以備不時供應耳坐失入死罪者終身不還每論輔臣曰朕未嘗置人以死況敢濫用刑辟乎在位日久明於人之情偽尤惡奸人陰事嘗曰言官當務大體非事開朝政自餘小過細故勿須察舉故一時士大夫習為醇厚夏人犯邊禦之出境契丹淪盟增以歲幣四十二年終始如一可謂賢主矣

英宗皇帝諱昀漢安懿王允讓子四歲仁宗養於內豫王生乃歸濮邸帝天性篤孝服御儉素每以朝服見教授曰師也

史紀 卷一百一十九

三

敢弗敬乎賜名宗實為右衛大將軍嘉祐中宰相韓琦等請建儲仁宗曰宗子有賢知可付者卿等其勿憂時帝服濮王喪起知宗正寺帝以終喪辭奏四上乃聽喪終復授前命又解七年立為皇子改今名帝聞詔稱疾辭益堅詔同列大案正事安國公從古等往喻旨即卧內起帝入見清居殿自是日再朝或入侍禁中封岳鹿公八年仁宗崩夏四月壬申朔皇后傳遺詔命帝嗣皇帝位帝欲充陰三年命韓琦攝冢宰宰臣不可乃止尊皇后曰皇太后帝請皇太后同聽政皇太后御小殿垂簾宰臣奏事立高氏為皇后五月以疾未平命宰臣祈禱於天地宗廟社稷及寺觀嶽瀆名山六月契丹遣

蕭福延來祭事秋七月初御紫宸殿見百官九月以皇子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淮陽王契丹遣蕭素來賀即位十二月初御邇英閣召侍臣講讀經史淮陽王項出閣治平元年春正月改元夏四月放宮女百三十五人五月皇太后還政日御前後殿詔皇太后稱聖旨出入儀衛如章獻太后故事其有所須內侍錄旨付有司奏御即行以病愈命宰相謝天地宗廟社稷六月以淮陽郡王項為穎王增宗室教授作睦親殿觀它八月錄周世宗後十一月科陝西戶三丁之一刺以為義勇軍凡十三萬八千四百六十五人各賜錢二千諫官司馬光諫不聽二年夏五月詔宗室封王者子孫襲爵六

史紀 卷一百一十九

三

月錄因詔尚書集三省御史臺議奉漢安懿王典禮旋罷之令有司博求典故務在合經遣官與契丹定疆界詔赦棄與服御放宮女百八十人群臣上尊號不允八月大雨地上涌水壞官私廬舍宮中積水奔激殿侍班屋皆摧沒人畜多溺死官為無主者千五百餘人以雨災責躬乞言學士草詔曰執政大臣其惕思天變帝書其後曰雨災以戒朕不德可更曰協德文修十一月朝饗景靈宮饗太廟有事兩郊大赦上皇太后冊三年春正月契丹改國號為遼溫州火燒民房萬四千間死者五千人皇太后下書門下封漢安懿王宜如前代故事王夫人王氏韓氏任氏皇帝可稱親尊漢王為皇

夫人爲后以坐爲國置守衛吏仰園立廟俾王子孫主祠事
詔如皇太后旨以濮王子宗懿爲濮國公五月謂宰相曰朕
欲與公等日論治道中書常務有定制者付有司行之冬十
月詔兩日一御邇英閣十一月帝不豫十二月立潁王頊爲
皇太子大赦賜文武官子爲父後者勳一轉遣使以違約寇
還責夏國諒祚獻方物謝罪四年春正月群臣上尊號丁巳
帝崩時三十六歲永厚陵帝自居睦親宅孝德著聞宗室有
假金帶而還以銅帶又有犀帶直三十萬殿侍亡之帝俱置
不問其辭皇子之命極爲懇切既就召戒其舍人曰謹守吾
舍上有嫡嗣吾卽歸矣及卽位每命近臣必以官而不名嘗

史錄 卷一百一十九

論

語神宗曰國家舊制士大夫之子有尚帝女者皆升行以隆
舅姑之尊豈可以富貴之故而屈人倫之序方詔有司改革
會崩神宗述而行之

神宗皇帝諱頊英宗長子也天性好學日晏忘食正襟拱手
雖大暑未嘗用扇侍講王陶入侍帝率弟穎拜之英宗不豫
帝引仁宗故事請兩日一御邇英殿閣講讀以安人心十二
月立爲皇太子四年正月丁巳英宗崩卽皇帝位大赦尊皇
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詔東平郡王允弼襲陽郡
王允良朝朔望弟穎封昌王穎樂安郡王群臣進秩有差二
月立向氏爲皇后詔公主下嫁者行兄舅姑禮舊例長公主

凡有表章不稱妾禮院議謂男子婦人凡於所尊稱臣若妻
妾實相對今宗室伯叔皆稱臣公主理宜稱妾況家人之禮
推施於朝廷請自太長公主而下凡上牋表各據國封稱妾
從駙馬都尉王師約之請也西蕃首領搜羅鉢鳩令結誘蕃
部三百餘帳投夏國捕獲之斬以徇昌王穎樂安郡王穎乞
解官行服不許問月夏國主諒祚遣使謝罪詔求直言以孟
夏農勞之時令監司戒飭州縣省事勸民力田民有艱食者
振之夏四月詔內外所上封事令張方平司馬光詳定以聞
錄因六月詔天下官吏有知徭役利病可議寬減者以聞詔
中書樞密細務歸之有司九月祧僖祖附英宗神主於太廟

史錄 卷一百一十九

論

樂曰太英之舞初御邇英閣召侍臣講讀經史以右諫議大
夫崔御史中丞滕甫考諸路監司課績知青潤城神謨復按
州十二月詔求直言二府各舉所知詔以州縣吏並緣爲奸
致獄多瘐死歲終會多寡以制其罪若爲令熙寧元年春正
月甲戌朔日有食之避殿戒膳罷朝賀命宰臣魯公亮等極
言闕失增太學生百人三月夏主諒祚卒英州因雷震一山
梓樹盡枯而爲龍鵬益陽縣雷震山裂出米數十萬斛色黑
如炭夏四月詔翰林學士王安石越次入對五月募飢民種
廂軍六月錄唐魏徵狄仁傑後命司馬光滕甫裁定國用秋
七月賜布衣王安國進士及第群臣表上尊號不許九月封

太祖孫從式安定郡王，咸后妃臣僚薦奏推恩，詔三司裁
定宗室月料給賜，冬十月，給天下紫因衣食薪炭，出奉宸庫
珠什河北買馬，十一月，朝饗太廟，遂齊於郊宮祀天地於園
丘大赦，群臣進秩有差，十二月，賜夏主秉常詔，許以塞門安
遠二將易綏州，二年春二月，奉安英宗神御於景靈宮，二月
王安石創置三司條例，議行新法，四月，群臣再上尊號，不許
官內外上本工五月，宴紫宸殿，初用樂，台州民延贊等九人
言百歲以上並授本州助教，九月，出內庫緡錢百萬，糴河
北常平粟，冬十月，夏人淪盟，郭述詣城綏州，不以易二將，改
名綏德州，命達還將監守，具詔御史請對，許直由閣門上殿

史錄

卷一百一十九

七

三年春正月，錄唐李氏後，詔諸路散賣苗錢，三月，孫覺呂公
著張戢程顥李常極言新法不便，上不聽，賜進士蘇丕號安
退處士，秋七月，夏人犯大順城，知慶州李復圭遣環慶路鈴
轄李信慶州東路都巡檢劉市監押種諤出戰，兵少致敗，復
圭誅信等，遼師制斬信及市，諤死於獄，慶州巡檢姚兪敗夏
人於荔原堡，鈴轄郭慶都監高敏死之，貶李復圭，休靜軍節
度副使十一月，官師行之，士二十一人授布衣王存宜撫司
指揮使，夏人寇大順城，都監燕達擊走之，十二月，立保甲法，
賜布衣陳知彥進士出身，知縣王輔同進士出身，夏人寇鎮
戎軍三川若趙檢趙普伏兵邀擊敗之，行免役法，四年春正

月，神諤發夏兵於囉兀北，大敗之，遂城囉兀，夏人日聚兵為
報，復計王安石請鬻天下廣惠倉田為三路及京東常平倉
本從之，綏州夷賊李光吉叛，巡檢李宗閔戰死，命夔州路轉
運使孫備討平之，神諤領兵入西界，斬獲甚衆，二月，詔治沮
青苗法者，三月，夏人陷撫寧堡，遣使察奉行新法不職者，神
諤坐陷撫寧堡，責授汝州團練使，潭州安置六月，群臣上尊
號，不許，秋七月，詔宗室不得祀祖宗神御，八月，復春秋三傳
明經進士九月，大饗明堂，以英宗配，夏人入貢十月，罷差役
法，使民出錢募役十二月，歸夏俘五年春正月，詔聽降羌歸
國，置運卒察謗議時政者五月，詔宗室袒免親以外許應舉

史錄

卷一百一十九

七

以古唐大首領俞訖珂為西頭供奉官，賜姓名包順，秦鳳路
沿邊安撫王韶復武勝軍，升為熙州，鎮洮軍節度，詔破木征
於鞏令城九月，少華山崩十一月，章惇開梅山，置安化縣六
年春正月，以偕祖為始祖，配感生帝，徙順祖於夾室二月，夏
人寇秦州，都巡檢使劉惟吉敗之，王韶復河州，獲木征妻子
三月，以四月初日當食，避殿減膳，置諸路學官，宰相上表請
復膳，不許，夏四月，甲戌朔，日食不見，御殿復膳，秋七月，詔沿
邊吏殺熟戶，還賞者戮之九月，岷州首領木令征以城降，王
韶入岷州，以復熙州洮岷等州，御紫宸殿受群臣朝賀，解所
服玉帶賜安石十一月，親祀太一宮七年春正月，熊本遣

夷二月知河州景思立與青宜結鬼章戰於踏白城敗死廢遼州三月木征鬼章寇岷州高遵裕遣包順擊走之遼遣林牙蕭麻來言河東疆界命太常少卿劉忱議之遣使報聘於遼以災異永直言夏四月王韶破西蕃於結河川進築珂諾城與蕃兵戰破之斬首七千餘級焚三萬餘帳木征率酋長八十餘人詣軍門降王安石罷詔王韶發木征及其家赴闕遣樞密副使蕭素議疆界於代州境上以木征爲榮州團練使賜姓名趙思秋七月群臣上尊號不許冬十月詔韓琦富弼文彥博曾公亮條代北事宜以聞十一月祀天地於圜丘赦天下十二月省熙河岷三州官百四十一員消井長

軍節度使諱忠勇以其子元爲西頭供奉官閤門祇候二月以郭達爲安南招撫使趙鼎副之詔占城真臘合擊交趾宗哥首領鬼章寇五年谷蕃官劉瑄納支邀擊大破之城茂州六月綿州都監王慶崔昭川劉珪左侍禁張又援戰茂州死之靜州將楊文緒結蕃部謀叛王中正斬之郭達遣鈴轄和斌等督水軍涉海自廣東入諸軍自廣南入冬十月王安石罷十二月郭達敗交趾於富良江獲李乾德僞太子洪真乾德遣人奉表詣軍門降遂班師十年詔諸州歲以十一月給老疾貧乏者粟盡三月乃止赦李乾德罪秋七月群臣上尊號不許河決曹村下壩澶淵絕流南徙東匯於梁山張澤

民詔以順州賜之三年春正月詔審刑院刑部斷讞官失入
名歲具數罰之以光獻皇后弟昭德軍節度使曹佺為司徒
兼中書令封濟陽王夏四月瀘州夷乞弟寇戎州兵官王宜
為戰歿增國子監歲賜錢六千緡詔三伏內五日一御前殿
頒用進士劉堂上制盜十策授蕭縣尉臨胸蓋都石化為趙
七月詔自今遇大禮罷上尊號九月大饗明堂以英宗配
殿人下四年春正月詔試進士加律義三月詔在京官毋舉
皆仇政有服親夏四月御延和殿閱保甲詔罷南郊合祭天
地親祀北郊如南郊儀山陰縣主簿余行之謀反伏誅五月
月台程嬰為成信侯公孫杵臼為忠智侯立廟於絳州六月

史記 卷二百十九

主

夏人囚其主秉常詔陝西河東路討之經制瀘夷韓存寶生
起巡無功伏誅八月熙河經制李憲敗夏人於西市折城獲
酋百三人首領二十餘人又破之於女遮谷斬獲甚衆李憲
復蘭州古城開河北保甲於崇政殿官其侵者三十六人十
一月米脂皆降涇原兵至磨嘴驛與夏統軍梁格鬼等十五級
追奔二十里斬大首領沒囉卧沙監軍使梁格鬼等十五級
酋首領統軍姪訖多理等二十二入入銀州環慶經略使高
遵裕復通遠軍種諤通黑水安定堡路遇夏人與戰破之斬
酋百餘人復韋州種諤入貢州詔諸將存撫降人涇原節制王
中入石州十一月種諤破石堡城斬獲甚衆師還種諤至

夏州索家平兵衆三萬人以無食而潰高遵裕以師還夏人
未追遂潰五年春正月再議西討以李憲為涇原熙河蘭會
安撫制置使李浩副之二月以乞弟平班師封西蕃邈川首
領董望為武威郡王詔杭州歲修吳越王墳廟五月行官制
六月環慶經略司與夏人戰破之斬其統軍兒名妹精兒副
統軍訛勃遇建寧壇祀上帝以太宗配封子儲為延安郡王
帝有疾詔歲以四孟月朝獻景靈宮城永樂九月帝疾愈夏
人三十萬衆寇永樂守將曲珍戰不利裨將寇倬等死之夏
人陷永樂城給事中徐禧內侍李舜舉陝西轉運判官李稷
死之安化蠻寇宜州知州王奇死之贈忠州防禦使冬十月

史記 卷二百十九

主

贈徐禧吏部尚書李舜舉昭化軍節度使李稷工部侍郎十
二月新樂成六年春正月丁丑朔御大慶殿受朝始用新樂
詔修周漢以來陵廟二月夏人數十萬衆攻蘭州鈴轄王文
郁率死士七百餘人擊走之夏四月御選英殿蔡卞進講周
禮五月以時暑趣決開封大理獄夏人寇蘭州右侍禁軍定
死之詔賜資州孝子支濟粟帛夏人寇麟州知州管虎敗之
冬十月夏主秉常遣使上表請復修職貢乞還舊疆封孟子
為鄒國公文彥博以太師致仕幸尚書省七年春正月夏人
寇蘭州李憲擊走之二月文彥博入覲賜宴於瓊林苑帝製
詩以賜之御崇政殿大閱夏四月賜健州童子朱天錫五經

出身五月以孟軻配食文宣王封荀况揚雄韓愈為伯從祀六月夏人寇德順軍巡檢王友死之九月夏人圍定西城黑河將秦貴敗之冬十月使州童子朱天申對於睿恩殿賜五經出身詔分畫交吐界以六縣二關賜之十一月夏人寇清邊營降將白玉李貴死之夏國主乘常遣使來貢十二月端明殿學士司馬光上資治通鑑以光為資政殿學士降詔獎諭詔門下中書外省官同舉言事御史八年春正月帝不豫命輔臣詣景靈宮天地宗廟社稷二月上疾甚遷御福寧殿省樞密院入見請立皇太子及請皇太后權同聽政許之

史綱 卷二百十九

三

八月承禧陵贊曰神宗天性孝友其為太子入事兩宮侍立日雖寒暑不變讀書東宮侍講王閔講論經史事二王拜之其即位也小心謙抑敬畏輔相求直言察民隱恤孤獨養耆老不治宮室不事遊幸厲精圖治將大有為未幾王安石入相安石恃倖自信知祖宗志吞幽朔靈武而數敗兵帝奮然將雪數世之恥未有所當遂以偏見曲學起而棄之青苗保甲均輸市易之法立天下洶洶騷動帝終不悟廢逐元老摺斥諫臣行之不疑卒致祖宗之良法美意變壞幾盡自是邪佞日進禍亂日起可勝惜哉

神宗皇帝諱煦神宗第六子也初封延安郡王元豐七年三

神宗皇帝諱煦神宗第六子也初封延安郡王元豐七年三

川神宗宴群臣於集英殿王侍立天表溫粹進止中度群臣再拜賀八年二月神宗寢疾宰相王珪乞建儲為宗廟社稷計神宗許之三月立為皇太子戊戌神宗崩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稱生母德妃朱氏曰皇太妃賜叔雍王顥曹王顥贊拜不名詔顏子孟子配饗孔子廟庭夏四月薨元豐七年以前通賦詔曰先皇帝臨御十有九年建立政事以澤天下而有司奉行失當幾於頽廢或苟且文具不能布宣實惠其中論中外協心奉令以稱先帝惠安元元之意召呂公著侍讀知單州呂惠卿遣兵入西界破六砮斬首六百餘級復置遼州六月賜楚州孝子徐

史綱

卷二百十九

三

積絹米詔中外臣庶直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冬十月詔均寬民力有司或致廢格者監司御史糾劾之十一月視翼祖神宗於太廟廟樂曰大明之舞十二月開經筵講魯論讀三朝寶訓罷太學保任同罪法詔執政侍臣講讀元祐元年春正月改元黃璽卒以其子阿里骨襲河西軍節度使夏人入貢以司馬光為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詔韓維呂大防孫永范純仁詳定役法以程頤為崇政殿說書詔文彥博班率相上六月置春秋博士以富弼配饗神宗廟庭夏國主乘常卒八月詔常平依舊法罷青苗錢九月司馬光卒朝獻景皇帝人子明堂以神宗配教天下十二月依元豐故事群臣勿

上尊號二年春正月封李乾順爲夏國主詔舉人程試主司
毋得以老莊列子書命題三月太皇太后手詔止就崇政殿
受册夏四月詔早膳爲災避殿減膳責躬思過以圖消復以
四方牒訴上尚書者或寬抑不得直令御史分察之以徐州
布衣陳師道爲亳州司戶參軍秋七月罷諸州數外歲貢八
月以夏國主幼強臣乙迪擅權逆命詔諸路帥臣嚴兵備之
臣西蕃首領心奉欽順銀州團練使溫溪心瓜州團練使夏
人寇三川諸蕃官軍敗之岷州將种誼復洮州執蕃酋青宜
嘉鬼章十一月獻鬼章於崇政殿以罪當死聽招其子及部
屬以自贖十二月元征拜延部族老幼萬人渡河南遣使康

史緯 卷二百十九

書

合之仍論聲延勿失河北地三年春正月罷上元遊幸阿里
骨奉未詰問罪今邊將無出兵仍罷招納二月復青城因
罪一等徒以下釋之工役權放一年饑民量與賑濟廣東兵
馬監軍政坐擅殺無辜伏誅阿里骨來貢復還職加封邑閭
月范鎮鑄律度量鍾鎰以進令禮部太常參定天下上戶部
戶部百一十三萬四千七百三十三丁二千八百五十三
萬二千九百三十四客戶六百一十五萬四千六百五十二
丁六百六十二萬九千八百八十三斷大辟二千九百一十五人
四年春正月以夏人通好詔遣將母生事二月夏人來謝封
册貶左僕射蔡確爲興州別駕安置新州峨嵋縣丞登一百

五十二德十二月減郡縣等路戍兵歸營五年春正月文彥
博致仕宴饒於玉津園詔講讀官御經筵退留二員奏對還
英開七月夏人來議分畫疆界六年以都延路都監李儀達
言出兵與夏人戰死不贈官夏人寇懷遠將閏月嚴飭陝西
河東諸路邊備冬十月令諸官院建小學十一月作元祐觀
天曆七年夏四月立皇后孟氏詔西邊諸將嚴備毋輕出兵
歲時將昨格克軍上十一月帝齋大慶殿朝獻景靈宮饗太
廟祀天地於圓丘赦天下群臣中外加恩八年春二月詔太
宰耶王以下出就外學夏四月夏人來謝罪願以蘭州易秦
門告不許詔南都合祭天地九月太皇太后崩十二月出錢

史緯 卷二百十九

書

累十萬振流民上太皇太后諡曰宣仁聖烈皇后詔聖元年
春正月分西朔群臣詣西上閣門奉慰夏四月以王安石配
祭神宗廟庭詔諸路復元豐免役法同修國史蔡卞請重修
神宗實錄詔在京諸司所受傳宣中批並候覆奏以行命左
僕射章惇提舉修神宗國史修國史曾布請以王安石日錄
載之神宗實錄秋七月以御史黃履周秩陳官張商英言李
司馬光呂公著贈諡詔大臣朋黨司馬光以下各輕重議司
布告天下三年春正月殿前司奏獄空二月出內庫錢帛二
十萬振河北飢十一月范諤自轉運入對言有捕盜功乞賜
章服帝曰捕盜常職也何足言功賜知壽州贈蔡確爲太師

賜諡忠懷三年春正月詔鞠獄非本章所指而蔓求他罪者論如律詔罷合祭天地間歲夏至日躬祭地祇於北郊二月出元豐庫帑錢四百萬於陝西河東羅邊儲罷富弼配饗神宗廟庭三月夏人閉塞門砦封弟佖爲中王佖爲端王幸二王府九月遼川首領阿里骨卒廢皇后孟氏爲玉清妙靜仙師冬十月夏人寇鄯延陷金明砦四年春正月以賂征蒙河軍節度使遼川首領二月追貶呂公著爲建武軍節度副使司馬光爲清遠軍節度副使罷春秋科閏月張天說坐上書詆訕先朝處死三月夏人犯麟州楊光榮獻橋州羅土西上開門使折克行破夏人於長波川斬首二千餘級命官編

史籍

卷二百十九

宋

類司馬光等改廢法度論奏事狀夏四月令講獄置氣樓涼愆設漿飲薦席祖械五日一浣繫囚以時沐浴遇寒給薪炭熙河築金城關五月文彥博卒秋七月鄯延將王恩復府州九月出元豐帑錢四百萬付陝西廣雅封宛儀劉氏爲賢妃宜州民妻一產四男于戶部主戶一千三百六萬八千七百四十一丁三千三百四十四萬四千二百七十四客戶六百三十六萬六千八百二十九丁三百六萬七千三百三十二元符元年春正月咸陽民毀義獻玉印一紐二月詔建五王外第賜名懿親宅築熙河通會關五月戊申朔御大慶殿受天授

史籍

卷二百十九

宋

百正六月改元八月詔三省樞密院進擬在京文武官取旨召封九月漢澤縣野蠻成南繼繼至萬正十一月湮原路會夏國統軍鬼名阿埋等二年春正月出內金帛二百萬備陝西邊儲詔許高麗國王遣士貢夏人遣使謝罪却其使不納三月遼人遣簽書樞密院事蕭德崇來爲夏人請緩師秋七月安撫使王瞻復遼川城西蕃首領欽彪阿成以城降八月章惇進新修敕令式惇讀於帝前其間有元豐所無而用元祐敕令修立者帝曰元祐亦有可取乎惇曰取其善者九月夏人來謝罪立賢妃劉氏爲皇后青唐酋薩援以城降右正言鄒浩論劉氏不當立除名新州羈管以青唐爲都州隴右節度遼川爲湟州宗哥城爲龍支城俱隸隴右十一月詔諸州置教授者依太學三舍法考選生徒升補倚氏縣民妻一產四男于三年春正月帝有疾已卯帝崩年二十五皇太后諭遺制立弟端王卽位於柩前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榮承泰陵贊曰哲宗冲幼踐阼宜仁垂施聽政召用馬呂諸賢罷苛罰復常平登俊良闕言路天下翕然向治元祐之政庶幾仁宗之風既而太后辭世熙豐舊臣集孽復用假托紹述以圖報復黨籍禍興君子盡去而宋事益壞矣

徽宗諱佖神宗第十一子也哲宗崩皇太后垂簾哭謂宰臣曰家國不幸大行皇帝無子天下事須早定左僕射章惇厲

薛曰在禮當立母弟簡王皇太后曰神宗諸子中王長而有疾次則端王當立梓曰以年則中王長以禮則同母弟簡王當立皇太后曰皆神宗子何須如此分別於次端王當立知樞密院曾布曰皇太后聖諭極當尚書左丞蔡卞中書門下侍郎許將曰今依聖旨皇太后曰先帝嘗言端王有福壽且仁孝不同諸王於是惇默然乃召端王入卽皇帝位皇太后同處分軍國事赦天下尊哲宗后爲元符皇后追尊母貴儀陳氏爲皇太妃以中王祔爲太傅贊拜不名二月尊皇太妃朱氏爲聖瑞皇太妃立王氏爲皇后以西蕃王隴拶爲河西軍節度使賜姓名曰趙懷德夏四月令監司分部決獄元

史綱 卷二百十九

史

符二年以前係官通員悉屬之五月罷理官失出之詞詔復廢后孟氏爲元祐皇后追復文彥博司馬光呂公著等官秋七月皇太后還政八月出內庫金帛二百萬權陝西軍儲路以仁宗神宗廟承世不祧十月夏國入貢置春秋博士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皇太后崩遣詔追尊皇太妃陳氏爲皇太后三月遂主洪基祖子延禧立夏四月詔諸路疑獄當奏而不奏者科罪不當奏而輒奏者勿坐著爲令六月封向宗回爲承陽郡王宗良爲永嘉郡王十一月出御製南郊觀祀樂章朝獻景靈宮饗太廟祀天地於圓丘赦天下崇寧元年春正月以蔡確配饗哲宗廟庭奉議郎趙諗謀反伏誅聖瑞皇

太妃薨追尊爲皇太后封孔鯉爲泗水侯孔伋爲沂水侯五月降司馬光爲正議大夫文彥博爲太子太保六月詔六曹尚書有事奏陳許獨日上殿秋七月建長生宮祀熒惑焚元祐法罷春秋博士八月詔天下興學貢士建外學於國南詔司馬光等子弟毋得官京師九月詔中書籍元符臣僚章疏姓名爲止上正中正下三等邪上邪中邪下三等前臣僚議復元祐皇后及謀廢元符皇后者罪籍元祐元符宰相文彥博侍從蘇軾等百二十人御書刻石端禮門元符上書人鍾世美等四十一人爲正等悉加旌擢范柔中等五百餘人爲邪等降責有差冬十月以輔臣蔡京等言罷元祐皇后之號

史綱 卷二百十九

史

復居瑤華宮十二月贈哲宗子鄧王茂爲皇太子諡獻惠詔元祐學術政事並勿施用二年春正月知荆南舒亶平辰沅州徭賦復減徽州改試州爲靖州徽州爲蕪竹縣二月遣官相度湖南北徑地取其材植入供在京營造進元符皇后爲太后宮名崇恩詔毀刊行唐鑑并蘇秦黃文集追毀程頤出身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詔元符末上書進士類多詆訕今州郡遣入新學依太學自訟齋法候及一年能革心自新者許將來應舉其不變者屏之遠方復涇州秋七月詔自今戚里宗屬勿復爲執政官著爲令九月詔宗室不得與元祐奸黨子孫爲婚姻令天下郡皆建崇寧寺監司長吏屬

各立元祐奸黨碑。以元祐學術政事聚徒傳授者。委監司舉察。必罰無赦。十二月。祧宣祖三年春正月。鑄當十大錢。賜蔡京子攸進士出身。特九賜。二月。置滌澤園。詔王珪章惇別爲一籍。如元祐黨。詔自今御後殿。許起居郎舍人侍立。今天下坑冶金銀。盡輸內藏。置文繡院。大內災。夏四月。復鄴州。以爲隴右都護府。復鄆州。五月。改定六曹。以吏戶儀兵刑工爲序。增其員數。以復都廊。加蔡京守司空。封嘉國公。六月。圖熙寧元豐功臣於顯謨閣。以王安石配饗孔子廟。增諸州學。未立者。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者。合爲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朝堂。七月。詔自今大禮不受尊號。群臣毋上表。行

宋緯

卷二百十九

三

方田法。夏人入涇原。圍平夏城。寇鎮戎軍。立九廟。復異祖宣祖。詔取士並緣學校罷發解。及省試法。四年春正月。秦鳳蕃落獻邦藩壁三州。以內侍童貫爲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略安撫制置使。二月。置親衛勳衛翊衛郎中郎等官。以勳戚近臣兄弟子孫有官者試充。詔西邊用兵。能招納羌人者。與新級同賞。閏月。河西節度使趙懷德降。上御端門受之。授懷德感德軍節度使。封安化郡王。三月。復銀州。牂牁夜郎首領以地降。夏人攻塞門砦。夏四月。遼遣蕭良來。爲夏人求還侵地。及退兵。夏人寇順寧砦。郎延副將劉延慶擊破之。復寇湟州。北蕃市城。知州辛叔獻擊走之。五月。除黨人父兄子弟之禁。賜

張繼先號虛靖先生。秋七月。置四輔郡。以穎昌府爲南輔。襄邑縣爲東輔。鄆州爲西輔。澶州爲北輔。詔奪元祐輔臣墳寺。還上書流人。莫九鼎於九成宮。詣宮酌獻。賜新樂名大晟。置府建官。五年春正月。毀元祐黨人碑。復謫者仕籍。太白晝見。赦天下。除黨人一切之禁。罷方田。詔侍從官奏封事。二月。以前後所降御筆手詔。模印成冊。班之中外。三月。詔星變已消。罷求直言。五月。班紀元曆。秋七月。庚寅朔。日當食不虧。詔改明年元。十二月。戊午朔。日當食不虧。群臣稱賀。詔臣僚休日。請對。特御便殿。大觀元年。夏五月。朝散郎吳備承議郎吳俸。生與妖人張懷素謀反伏誅。詔守令以戶口爲殿最。二年春

史緯

卷二百十九

三

正月壬子朔。受八寶於大慶殿。赦天下。文武進位一等。蔡京奏符瑞進太師。三月。班金錄。盡寶道場儀範於天下。夏四月。復洮州。復諸路歲貢供奉物。九月。皇后王氏崩。三年春二月。播州楊文貴納土。以其地置遵義軍。五月。孟瑒獻所畫卦象。謂宋將中微。宜更年號。改官名。變庶事。以厭之。詔竄遠方。六月。詔修樂書。蔡京封楚國公。致仕。仍提舉誓宗寶錄。朝朔望。四年春正月。詔上庶拜僧者。論以大不恭。冬十月。立貴妃鄭氏爲皇后。十二月。出宮女四百八十六人。政和元年。春正月。毀京師淫祠一千三十八區。九月。鄭九中童貫使遼。以李良嗣來。良嗣獻取燕之策。詔賜姓趙。二年夏五月。蔡京落致

仕三日一至都堂議事冬十月得王主於民間受元圭於大慶殿十二月以童貫為太尉出宮女三百八十三人三年春正月追封王安石為舒王子芳為臨川伯配饗文宣王廟二月崇恩太后暴崩以遼女真相持詔河北沿邊防之夏四月作保和殿建玉清和陽宮貴妃劉氏薨追冊為皇后九月詔太聖寺開封府不得奏獄空其推恩支賜並罷詔冬祀大禮及何景靈官並以道士百人執威儀前導冬十一月初獻景靈宮饗太廟祀昊天上帝於闕止大赦天下以天神降詔告在位作天其降臨示現記十二月詔天下訪求道教仙經出宮女二百七十九人四年春正月置道階凡二十六等五月始祭地於方澤以太祖配京畿汝蔡間連山大小石皆變為西嶽十二月詔廣南市舶司歲貢真珠犀角象齒五年春二月立定王恒為皇太子赦天下以童貫領六路邊使事夏四月作保真宮秋八月以秘書省地為明堂六年春正月置道學三月命道士於上清寶籙宮伏七月為盜晏州卜漏沅州黃安俊定邊軍李叱咤伏誅詔兩首於甲庫幸蔡京第九月詣玉清和陽宮上吳天玉皇上帝徽號寶冊赦天下令洞天福地修建宮觀塑造聖像二月出宮女六百人七年春二月以大理國主段和譽為雲南節度使大理國王會道士二千餘人於上清寶籙宮令通真先生林靈素諭以帝君降臨御

諸儒議明
當如聚訟
然而不覺
或謂不覺
帝宗更何
政乎或謂
者唐武宗
未幾而亡
何則於事
然則皆不
下國不存
於安文也

集英殿策高麗進士幸上清寶籙宮命林靈素講道經夏四月帝令道籙院上章冊已為教主道君皇帝如玉清和陽宮上后土皇地祇徽號寶冊以監司州縣共為奸賊令廉訪使各察奏仍許民徑赴尚書省陳訴六月以明堂成進封蔡京為陳魯國公蔡京辭兩國不拜十二月天神降於坤寧殿命戶部侍郎孟揆作萬歲山重和元年春正月受定命寶於大慶殿二月遣武義大夫馬政由海道使女真約夾攻遼以太上混元上德皇帝二月十五日生辰為貞元節詔諸路選清宮一員提舉本路神霄宮以林靈素為通真達靈元妙先生張虛白為通元冲妙先生班御製聖濟經以青華帝君八月九日生辰為元成節手勅兩浙清司以權添酒錢盡給御前工作八月以童貫為太保班御注道德經詔執政非入謝及巧去毋得獨爾奏事詔太學辟雍各置內經道德經莊子列子博士二員以歲當戌月當壬為元命降德音於天下用蔡京言集古今道教事為紀志名道史詔周崇氏封崇義公為國三恪置道官二十六等道職八等十一月出宮女百七十八人黃巖民妻一產四男子宣和元年春正月詔佛改號大覺金仙餘為仙人大士僧為德士易服稱姓寺為宮院為觀女冠為女道士尼為女德金人使李善慶來道趙有開報聘主登州而還詔天下知宮觀道士與監司郡縣官以客禮

相見童貫遣知熙州劉法出師攻統安城夏人伏兵擊之法
敗殺圍叛武軍夏四月童貫以都延環慶兵大破夏人平其
城五月詔德士並許入道學依道士法班御製九星二十
八宿朝元冠服圖大雨水驟高十餘丈犯都城自西北連萬
勝門外馬監居民盡殺前數日城中井皆渾宜和殿後井水
亦不信也詔都水使者決西城寒河堤殺其勢水直日安
上南薰門城守凡半月已而入汴汴渠將溢於是募人決下
流山城北入五丈河下通梁山梁乃平六月詔封莊周為微
妙元通真君列禦寇為致虛觀妙真君仍行冊命配享混元
皇帝夏國遣使納款詔六路罷兵九月幸道德院觀金芝遂

史綱 卷一百一十九

幸紫京第朱勛以花石綱蠲上東南驛動太學生郭肅進詩
諷諫詔放歸田里十二月帝數微行正字曹輔上書極論之
編管郴州二年春正月追封蔡確為汝南郡王罷道學二月
遣趙良嗣使金國復寺院額九月金人遣勃謹來復德士為
僧童童貫第冬十月清溪妖賊方臘反兩浙都監蔡遵顏坦
擊方臘死之十一月以童貫為江淮荆浙宣撫使討方臘方
臘陷建德又陷歙州東南將郭師中戰死陷杭州知州趙震
遣使訪使者趙約罵賊死三年春正月罷蘇杭州造作局及
前綱運木石彩色等場務方臘陷登州又陷衢州守臣彭
方死之二月降詔招撫方臘罷天下三舍及宗學辟雍諸

路提舉學事官方臘陷處州淮南盜宋江等犯淮陽軍又犯
京東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張叔夜招降之夏四月貴妃
劉氏薨清溪令陳光以賊襲葉城伏誅忠州防禦使辛興宗
擒方臘於清溪詔三浙江東被賊州縣給復三年汝州牛生
麒麟追冊貴妃劉氏為皇后金人再遣曷魯來陳遇庭張汝
霖以乞罷御前使喚及歲貢花果為少保王黼所劾並竄貶
秋七月洛陽京畿訛言有黑背如人或如犬夜出掠小兒食
之八月方臘伏誅四年春正月金人破遼中京遼主北走遼
人立燕王淳為帝金人來約夾攻命童貫為河北河東路宣
撫使屯兵於邊以應之且招諭幽燕夏四月童貫至雄州今

史綱 卷一百一十九

都統制神師道辛興宗等分道進兵遼人擊敗前軍統制楊
可世於蒲溝甸可世復戰於白溝敗績興宗敗於范村師道
退保雄州遼人追擊至城下帝聞兵敗懼甚遂詔班師六月
遼燕王淳死蕭幹立其妻蕭氏王黼以耶律淳死復命童貫
蔡攸治兵以劉延慶為都統制九月朔散耶宋昭諫北伐王
黼惡之詔除名廣南編管金人遣獨孤且烏歇來義師期遣
趙良嗣報聘於金遂將郭藥師以泳易二州降冬十月劉延
慶與藥師統兵出雄州耶律淳妻蕭氏上表納款師次涿州
郭藥師與蕭幹戰於城中藥師敗棄馬絕城而出死傷
過千劉延慶自盧溝河焚營夜遁棄軍潰蕭幹追至涿水上

乃還十一月行新盟金人遣李靖來許山前六州十二月郭藥師敗蕭幹於永清縣遣趙良嗣報聘於金金人入燕蕭氏出奔金使來獻捷五年春正月金人遣李靖來議所許六州代租錢遣趙良嗣報聘京西京等州以王安中爲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撫使知燕山府二月金人以議未合斷橋梁焚次舍三月金人再遣寧木剌來遣盧益報聘皆如其約夏四月金人遣楊璞以誓書及燕京涿易檀順景薊州來歸童貫蔡攸入燕燕之職官富氏金帛子女爲金人盡掠而去童貫奏撫定燕城班師金人許歸朔武蔚三州金主阿骨打殂命吳乞買立六月遼人張覺以平州來附八月命尚書左丞王安中作復燕雲碑蕭幹破景州薊州寇掠燕山郭藥師敗之幹爲其下所殺傳首京師十一月幸王黼第觀芝金人取平州張覺走燕山金人索之甚急命王安中殺覺而送其首十月金人遣高居慶來賀正旦六年春正月己卯朔爲金主輟朝減膳首於太社遣連南夫弔祭金國金人來丐糧不與閏月金人遣使來告嗣位六月詔以收復燕雲東京兩河之民因於調度令京西淮浙江湖四川閩廣並納免夫錢期以兩月納足進者從軍法秋七月遣許亢中賀金國嗣位詔係御筆斷罪不許詣尚書省陳訴改正詔宗室后妃戚里宰執之家免夫錢以復燕雲赦天下九月詔有收獲蘇黃之

文者並焚毀犯者以大不恭論都城有賣青果男子孕而生子母不能收易七人始免七年春二月詔京師運米五十萬斛至燕山命工部侍郎孟揆往措置京東轉運副使李孝昌招安群盜張萬仙等五萬餘人詔補官犒賜有差知海州錢伯言招降山東寇賈進等十萬人詔補官有差六月封童貫爲廣陽郡王秋七月熙河路地震有裂數十丈者蘭州尤甚陷數百家倉庫俱沒河東諸郡或震裂金人以擒遼主遣李和來告慶粘罕至雲中詔童貫宣撫有狐升御榻而坐八月金人破汾州知州張克戩死之十一月遣使回庭金國十一月童貫自太原還歸京師中山奏金人幹不粘罕分兩道入攻郭藥師以燕山叛北邊諸郡皆陷金兵陷忻代等州圍太原府太常少卿傅察奉使不屈死之罷浙江諸路花石綱及內外製造局金人犯中山府屠度衆之以皇太子桓爲開封牧下詔罪已令中外直言極諫郡邑率師勒王墓草澤異才有能出奇計及使疆外者罷遣官罷大晟行幸局諸局所管緡錢盡付有司庚申詔內禪皇太子卽位尊帝爲教主道君太上皇帝居於龍德宮在位二十六年靖康元年正月詔亳州太清宮行恭謝禮遂幸鎮江府四月還京師明年二月丁卯金人脅帝北行紹興五年四月甲子崩於五國城年五十四七年九月因問至江南十二年八月梓宮還臨安

十月權撥於承祜陵。附太廟第十一室。論曰。宋之禍。豈特首惡。趙良嗣。厲階然。哲宗之崩。太后欲立徽宗。惇謂其輕佻。不可以君天下。遼天祚之亡。張覺舉平州。來歸。良嗣以爲納之。失信於金。必啓外侮。使一人之計行。宋不立徽宗。不納張覺。則宋至於於是也。以是知事變之來。雖小人亦能知之。而君子有所不能制也。跡徽宗失國之由。非若晉惠之愚。孫皓之暴。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疎斥正士。狎近奸諛。於是蔡京以撥薄巧佞之資。濟其驕奢淫佚之志。溺信虛無。崇備遊觀。怠棄國政。困竭民力。及童貫用事。又作兵動。遂禍連亂。他日國破身辱。遂與懷愍重貴同科。豈得委諸數哉。

史籍 卷二百十九

美

欽宗。諱桓。徽宗長子也。大觀五年。立爲皇太子。謂太廟。謂乘金輅。設鹵簿。如天禧故事。官僚悉調稱臣。皆辭之。宣和七年十二月。金兵分道犯境。徽宗詔皇太子嗣位。自稱道君皇帝。遷太子八禁中。被御服。泣涕固辭。不許。辛酉。即皇帝位。道君皇帝出居龍德宮。立妃朱氏爲皇后。詔非三省樞密院所得旨。有司勿行。幹離不陷信德府。粘罕圍太原。詔京東淮南募兵人衛太學生陳東等上書。數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李彥朱勛罪。謂之六賊。請誅之。上道君皇帝尊號。曰教主道君太上皇帝。皇后曰道君太上皇后。靖康元年。春正月。詔中外臣民實封言得失。金人破相州。游州。威武軍節度使梁方平師

有金輅
用何
何不能

濟河北河東路制置副使河漕弁趙詔親征。道君皇帝東巡。以領樞密院事。蔡攸爲行宮使。尚書左丞宇文粹中。國之詔。自今除授黜陟及恩數等事。並參酌宗祖舊制。罷內外官司局所一百五處。止罷後苑以奉上皇。貶太傅王黼爲榮信軍節度副使。安置永州。賜朔衛大夫李彥死。籍其家。放軍。遣軍節度使朱勛歸田里。帝欲親征。以李綱爲留守。李綱爲副。遣其子如老州。百官多潛遁。宰相欲奉帝出襄鄆。李綱諫止之。以李綱爲親征行營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曹瑋副之。金人渡河。遣使督諸道兵入援。金人犯京師。命駕部員外郎鄭望之。康州防禦使高世則使其軍。詔從官奉文武臣僚堪充

史籍 卷二百十九

美

將帥者。是夜金人攻宣澤門。李綱禦之。斬獲百餘人。至旦始退。金遣吳孝民來議和。命李綱使金軍。金人攻通津。景陽等門。李綱督戰。自卯至酉。斬首數千級。何灌戰死。李綱與金使蕭三寶奴。即律忠。來索金帛數千萬。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并宰相親王爲質。上避正殿。戒常膳。括借金銀。籍僞侵家財。命少宰張邦昌。副康王構使金軍。詔稱金國加大字。金人陷陽武。知縣事蔣興祖死之。統制官馬忠以京西募兵至。擊金人於順天門外。敗之。粘罕軍於河東。平陽府將劉嗣初以城叛。河北河東路制置使仲師道督涇原秦鳳兵入援。以師道爲京畿河北河東宣撫使。統四方勤王兵。盜殺王黼於雍丘。

賜少休梁師成死二月命都統制姚平仲將兵夜襲金人不克奔遼罷李綱以謝金人磨親征行營司金人復求和命駙馬都尉曹晟使金軍又命資政殿大學士宇文虛中使之計制三鎮地太學諸生陳東等及耆民數萬伏闕上書請復用李綱及仲師道且言太宰李邦彥等嫉綱恐其成功提調正學金人之計會邦彥入朝望其罪大馬命吳敏傳宣衆不遇過登聞鼓譟呼動地殿帥王宗濬恐生變奏上勉從之遣南仲使於衆曰已得旨宣綱矣內侍朱拱之宣綱後期衆殺之并殺內侍數十人乃復綱充京城防禦使除元祐黨籍學術之禁詔誅士民殺內侍爲首者禁伏闕上書康王至自金軍金人遣韓裔來告辭送還師京師解嚴詔諭士民自今庶事並遵祖宗舊制凡露國害民之事一切罷罷以金人請和詔官民皆許附金而復歸本朝者各還其鄉國貶太師致仕蔡京分司南京太師廣陽郡王童貫爲左衛上將軍太保領樞密院事蔡攸提舉亳州明道宮先是蔡攸遣人求求略大臣以勤王兵大集拘其使人且結余觀以圖之余觀遠將降金者粘罕怒反攻太原不克分兵趣京師過南北開權威勝軍李植以城降陷隆德府知府張確通判趙伯孫司錄張彥適死之梁方平坐棄河津伏誅三月遣徽猷閣待制宋藻奉表道君皇帝行宮詔金人叛盟漢入其元主和議李邦

彥奉使許地李稅等悉行罷黜詔仲師道姚古仲師中往接三鎮遣李綱迎道君皇帝於南京姚古復隆德府復威勝軍以康王構爲集慶建雄軍節度使命陳東初品官賜同進士出身辭不拜詔自金歸朝官民未發遣者止之夏人取天德雲內武州及河東八節夏四月夏人陷鎮威城攝知城事朱昭矩之迎太上皇帝入都門朝於龍德宮置春秋博士減宰臣俸三之二凡由楊戩王繡朱勳童貫等得賄賞者盡奪之詔自司毋得休服復以詩賦取士禁用莊老及王安石字號詔親權臺諫宰執勿得薦舉追政和以來道官處士先生封贈奏補勅書東兵正將占沆與金人戰於交城縣死之詔舉諸練邊事智勇過人堪充統制將領者五月朝於龍德宮令提舉官日具太上皇帝起居平安以聞詔天下有能以財穀佐軍者推恩有差罷王安石配享孔子廟庭姚古至威勝聞粘罕將至軍潰河東大振河北河東路制置副使仲師中與金人戰於榆次死之六月以道君皇帝還朝御案廢殿受羣臣朝賀太原副總管臣欽制二鎮地李綱不可乃以李綱代仲師道爲宣撫使援太原熙河都統制焦安節不法李綱斬之姚古安置廣州秋七月除元符上書邪等之禁初宋昭上書諫攻遼貶連州詔赴都堂安置蔡京於儋州徙雷州童貫吉陽軍京死於潭州令侍從官改修宜仁皇后諡史道遷蔡

李綱守
都統欽宗
所遺見乃
真之萬里
而日未
神亡國之

御史張澈殺重賈廣西轉運副使李昇之誅趙良嗣並與其子孫於南海解潛與金人戰於南關敗績到輪自遼州引兵與金人戰敗績八月命种師道以宣撫使巡邊召李綱還令從臣具民間疾苦以聞河東察訪使張頤與金人戰於文水縣敗績詔民間疾苦十七事悉除之幹離不攻保州不克遂犯真定都統制張思正襲金人於文水敗之明日復戰師道勝者數萬人思正奔汾州都統制折可求師潰於子夏山成勝隆德汾晉澤絳民渡河南奔州縣皆空金人乘勝攻太原遣閤門宣贊舍人馬謙遠使於金秘書著作佐郎劉岑太常博士李若水分使其軍議和遣徽猷閣待制王雲使金軍許

史綱
卷一百一十九

聖

以三鎮賦稅福州軍亂殺知州事李庭俊九月金人陷太原安撫使張孝純副都總管王襄通判劉士英方安死之賜祭故蔡衛朱勛死李綱罷知揚州賜尹惇為和靖處士建三京及鄧州為都總管府分總四道兵以知大名府趙野為北道都總管知河南府王襄為西道都總管知鄧州張叔夜為南道都總管知應天府胡直孺為東道都總管遣給事中黃鈞由海道使金議和夏人陷西安州冬十月貶李綱為保靜軍節度副使安置建昌軍金人陷真定都幹鞏劉瑋死之金人陷汾州知州張克戰兵馬都監賈壘死之金攻平定軍下真痛詔命河北河東諸路帥臣傳檄所部得便宜行事用禁

兵馬王

京王綱重賈所薦人集從官議制三鎮召种師道還恩以將小朝孫陷麟州知建寧府楊安死之詔太常禮官集議金主尊號命尚書左丞王富副康王使幹離不軍寓辭金人陷平陽府又陷威勝隆德澤州侍御史胡舜陟請援中山不省种師道卒十月夏人陷懷德軍知軍事劉錫通判杜翺世死之其子本至金軍而還集百官議三鎮兼守詔河北河東京畿諸軍令流民得古官舍寺觀以居右諫議大夫范宗尹以首議東地罷金人至河外宣撫副使折彥質領師十二萬拒之師潰西京留守王襄棄城遁命刑部尚書王雲副康王使幹離不軍許制三鎮奉表見車轅兼尊金主為皇叔上尊號金

史綱
卷一百一十九

聖

人渡河折彥質兵盡潰提刑許高兵潰於洛口金人來言欲盡得河北地京師戒嚴遣資政殿學士馮澥及李若水使粘罕軍簽書樞密院事李回以萬騎防河衆潰而歸塞京城門以康王構為安國安武軍節度使幹離不使湯天吉來命耿南仲使幹離不軍最昌使粘罕軍許資河為界康王至磁州州人殺王雲止王勿行王還相州以范致虛為陝西五路宣撫使令督勦王兵入援幹離不軍至城下遣曠書問行出關召兵召康王及河北守將來援多為邏兵所獲金人攻通津門范瑒出兵焚其營南道總管張叔夜將兵勦王至王津關帝幸東壁勞軍問月朔金人攻舊利門統制姚仲友禦之奇

兵作亂殺使臣王宗健新數人乃定京師苦寒用日者言借土牛迎春王襄棄西京去知澤州高世山以城降金燕瑛欲棄河陽為亂兵所殺河東諸郡或降或遁殆盡都民殺東壁統制官辛九宗罷民乘城代以保甲括卒軍至城下時雨雪支作帝被甲登城以御膳賜士卒易火飯以進人皆感激流涕金人攻通津門數百人絕城禦之焚其砲架馬車驛召李綱為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金人陷懷州霍安國林淵及鈐轄張彭年都監趙士許張謹死之金人入青城攻朝陽門帝幸宣化門乘馬行泥淖中民皆感泣張叔夜數戰有功帝如安上門召見拜資政殿學士金人陷拱州殿前副都指揮使王宗邁與金人戰於城下統制官高師旦死之金人攻宣化門姚仲友禦之金人攻南壁殺傷相當詔河北守臣起軍民兵倍道入援金人攻南壁張叔夜范瑊分兵襲之金兵奔還自相蹈藉溺斃死者以千數大雨雪金人陷亳州遣使召諸道兵勤王大家寒士卒執兵有僱仆者帝在禁中徒跣祈晴勤王兵不至城中兵可用者唯衛士三萬十傷五六金人攻城急雨水冰避止殿遣馮海曹輔與宗室仲溫士諱使金軍請和命康王為天下兵馬大元帥連領兵入衛金人來議和要親王出盟攻通津宣化門范瑊以千人出戰獲河水裏獲者五千餘人士氣益挫大風自北起俄雨雪連日夜不止金

史綱

卷一百一十九

金

人使劉晏來起親王宰相出盟妖人郭京用六甲法盡令守禦人下城大啓宣化門出攻金人兵大敗詎言下城作法引餘兵遁去金兵登城眾皆披靡金人焚南薰門姚仲友死於亂兵宦者黃經國赴火死統制官何慶言陳克禮中書舍人高振力戰與其家人皆被害泰元領保甲斬關通京城陷衛士入都亭驛統劉晏殺之奉道君皇帝聖德皇后入居延禧宮命濟王相與何桌為請命使金帥粘相曰自古有南即有北不可相無今所欲割地而已相回以白上且言金帥請與上皇相見帝曰上皇驚憂成疾必欲之出朕當親往辛酉帝如青城十二月壬戌朔帝在青城金將蕭慶人居尚書省

史綱

卷一百一十九

金

傳號慟，乞立趙氏，不允。丁卯，金人邀上皇如青城，以內侍都述所具諸王孫名，盡取入軍中。金人偶上皇，召皇后皇太子入青城，親文殿大學士唐恪仰藥自殺。金人以括金未足，殺戶部尚書梅執禮，侍郎陳知質，刑部侍郎程振，給事中安扶。三月，帝在青城，金人立張昌邦為楚帝，來取宗室，開封府尹徐乘哲，令民結保毋藏匿。金人將上皇北行，夏四月，庚申朔，金人以帝及皇后皇太子北歸。凡法駕南傳，皇后以下車格，南傳冠服禮器法物，大樂教坊樂器，祭器，八寶九鼎，圭璧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景靈宮祭器，大淸樓秘閣三館書，天下州府圖，及官吏內人內侍，技藝工匠倡優，府庫畜積，為之一

史緯

卷一百一十九

宋

空五月庚寅朔，康王即位於南京，紹興三十一年五月，帝崩。問至，附于太廟，一祖八宗，共一百六十七年。論曰：帝在東宮，無有失德，及其踐阼，聲技音樂，皆非所好。靖康初政，能正王儲，宗劬等罪而寬殛之，故金人問帝內禪，將有卷甲北旋之意。惜亂勢已成，不可救藥。君臣相視，不能同力協謀，以濟斯難，端端然講和之不暇，卒致父子淪胥，社稷傾覆，可謂昏懦而不知大義者矣。享國日淺，受禍至深，可哀也夫。

是實大失

史緯卷二百十九

史緯卷二百二十

宋史三

宋史三

史緯

卷之二百二十

宋

本紀：前宋史高紀真如散沙，不可知其時事。宋史金既多，高宗皇帝諱構徽宗第九子也。宣和三年，封康王，讀書日誦千餘言，挽弓至一石五斗。建炎元年春正月，金人犯京師，罪於城西南，遣使邀親王宰臣議和，朝廷遣同知樞密院事李稅使金議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命宰臣授地，親王送大軍。過河，欽宗召帝諭指，帝慷慨請行，命少宰張邦昌為計議使，與帝俱。金帥幹離不留之，軍中旬日，帝意氣開服。二月，都統制姚平仲夜襲金營，不克，金人見責，邦昌恐懼涕泣，帝不為動。幹離不異之，更請肅王肅王至軍中，許割三鎮地，進邦昌為太宰，留贊軍中。帝還，金兵退，復遣給事中王雲使金，以租賦贖三鎮地，又以蠟書結遼降將耶律余覲為金人所得，金帥粘罕復引兵陷太原，幹離不從，真定王雲歸言，金人堅欲得地，不然進兵取汴都。十一月，帝使河北奉哀見王幹，尊金主為伯上尊號，帝至，州守臣宗澤曰：肅王去不返，金兵已迫，復去何益？儲人以雲將挾帝入金殺之，金兵聞京師知相州王伯彥請帝還相州，門下侍郎耿南仲至相，致欽宗命起河北兵入衛，帝募兵勸王欽宗遣閤門祇候秦仔持蠟詔拜帝為河北兵馬大元帥，陳亨伯為元帥，王伯彥宗澤為副。

靖康之禍
臣等謹於
此書

臣等謹於
此書

元帥仔于髮中出詔帝讀之嗚咽兵民感動十二月帝開大元帥府有兵萬人分爲五軍命武顯大夫陳淬統制之開門祇候侯章蒲蠟書至詔帝盡發河北兵命守臣自將帝下令諸郡守率兵入衛履米渡河次大名府宗澤以二千人先至知信德府梁揚祖以三千人繼至張俊苗傅楊沂中田師中皆在麾下兵威稍振會簽書樞密事曹輔齋蠟詔至云金人方議和好可屯兵近甸毋輕動汪伯彥等皆信和議唯宗澤請直趨汴淵進解京城之圍伯彥南仲議移軍東平帝遣澤以萬人屯汴淵揚言帝在軍中自是澤不復預謀議帝遂趨東平建炎元年春正月金人聞帝在汴淵遣甲士及中書舍

史籍 卷之二百二十

人張激來召宗澤命壯士射之激遁伯彥等請帝如濟州二月次濟州時帥府官軍及羣盜來歸者號百萬人分屯濟濮諸州府二帝在金人軍中金人立張邦昌爲楚帝帝聞信慟哭三月韓離不退師徽宗北遷四月粘罕退師欽宗北遷邦昌尊元祐皇后爲宋太后遣吏部尚書謝克家來迎南仲率幕僚勸進帝流涕遜辭伯彥等引天命人心爲請且謂靖康紀元爲十一月立康之兆帝曰當更思之邦昌遣閤門宣贊舍人蔣師愈持書詣帝言從權濟事及將避位之意帝下令諸帥以未得至京已至者毋輒入李綱至湖北遣劉器持書力諭宗澤等以受僞命之人義當諒討然事出權宜未可

輕動澤復書謂邦昌篡亂罪在不赦宜早正天位興復社稷門下侍郎呂好問以蠟書來言帝不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謝克家以大宋受命之寶至濟州帝慟哭跪受濟州父老南軍門請帝卽位於濟會宗澤來言南京乃藝祖興王之地取四方中漕運尤易遂趨應天邦昌請元祐皇后入居禁中以尚書右丞馮澥爲奉迎使皇后遣兄子衛尉少卿孟忠厚持手書遣帝皇后垂簾聽政邦昌權尚書左僕射率百官上表勸進不許皇后手書告中外俾帝嗣統其畧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憂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舊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

史籍 卷之二百二十

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百官再上表又不許馮澥至濟州百官三上表許以權聽國事東道副總管朱勝非至濟州宣撫司統制官韓世忠以兵來會帝發濟州卽延副總管劉光世來會次虞城縣西道都統管王襄來會至應天府張邦昌至伏地慟哭請死帝慰撫之權吏部尚書王時雍等奉乘輿服御至命有司築壇府門之左五月庚寅朔帝登壇受命祔畢慟哭遙謝二帝卽位於府治改元建炎大赦張邦昌等一切不問命西京留守司修奉祖宗陵寢以黃潛善爲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元祐皇后在東京是日徽康遙尊爲元祐太后以張邦昌爲太保

同安郡王以范誦為京城留守，遣母輩賢妃為宣和皇后。遙立夫人邢氏為皇后，以李綱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起赴行在，楊惟忠主管殿前司公事，罷諸盜及民兵之為統制者，簡其士馬隸五軍。命中軍統制馬忠從軍，統制張瑄率兵萬人趣河間府，追襲金人，命統制官薛廣張瑄率兵六千人會河北義兵復磁相，以路允迪為京城撫諭使，耿延禧副之。贈史部侍郎李若水觀文殿學士，謚忠愍，名太學生陳東赴行在，部以靖康大臣主和誤國，責李邦彥、州安置，吳玠、蔡懋、李稅、宇文虛中、鄭望之、李鄴以議割地責廣南諸州安置，金人陷河中府，樞府事都仲連死之，陷襄慶府，知府呂由

史綱

卷之二百二十

四

誠州官趙令佳死之，徽宗至燕山府，以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按京城力戰從徽宗北行，遂命為觀文殿大學士，遣太常少卿周望使金軍，通問二帝六月，李綱入見，粘罕屯雲中，張邦昌、潭州安置，王時雍高州安置，以知懷州霍安國、河東宣撫使劉韜死節，贈安國延康殿學士，給資政殿大學士，命李綱兼御營使，以馬忠為河北經制使，措置民兵，賊李孝忠寇襄陽，守臣黃叔敖棄城遁，宗室叔向以所募勤王兵屯京師，或言為變，命劉光世捕誅之，置沿河沿淮沿江帥府十有九，要郡三十九，次要郡三十八，帥守兼都總管，守臣兼鈐轄都監，統置軍九十六萬七千五百人，別置水軍七十七將，遣舟

十
新
部
昌
子
情
意

馬
援

江淮諸路，以宗澤為東京留守，杜充為北京留守，詔陝西河北京東西路募兵，合十萬人，更番入衛行在，括買官民馬，勸出財助國，欽宗至燕山府，詔奉元祐太后如東南，六宮及衛士家屬從行，朕當獨留中原，與金人決戰，以右諫議大夫宋齊愈當金人謀立異姓，齊張邦昌姓名斬於都市，手詔京師未可往，當巡幸南陽，以觀文殿學士范致虛知鄧州，修城池，繕宮室，輸錢穀以實之，遣官詣京師，奉迎太廟神主赴行在，徵諸道兵，期八月會行在，徽宗自燕山遣閤門宣贊舍人曹助賜帝絹半臂，書其領曰：「便可即興來援父母帝泣以示輔臣，關中賊史斌犯興州，僭稱帝，八月軍校陳通作亂於杭州，

史綱

卷之二百二十

五

執帥臣葉夢得，殺清臣吳玠，元祐太后登京師，命御營使副大閱五軍，更號元祐太后為隆祐太后，召布衣譚定赴行在，命御營統制辛道宗討陳通，用張浚言罷李綱，用黃潛善議，殺上書太學生陳東，布衣陳陽徽遣兵部員外郎江端友等，撫諭閩浙，湖廣江淮京東西諸路，體訪官吏貪廉，軍民利弊，九月，建州軍校張良作亂，執守臣張勤，殺轉運副使毛奎，判官曹仔翼，城自守，范瑄斬李孝忠於復州，金人犯杞水軍，擇日還幸淮甸，命宗澤視師河北，辛道宗兵潰於嘉興，鄧州襄陽陝江淮皆備巡幸，二帝徒居留都，陳通劫提點劉衡，格殺之，執提點刑獄高士瞻，遣徽猷閣待制孟忠厚奉太

而猶不悟

史緯
卷之五十二

太

廟神主赴揚州宗澤表請車駕還闕河北招撫司都統制王彥擊金人破之金人欲犯江浙詔暫駐淮旬捍禦稍定卽還京園募民入貨授官軍賊趙萬入常州執守臣何真僞諸路經制招撫使賜張邦昌死誅王時雍詔有妄議沮巡幸者罪之知而不告者斬王彥及金人戰敗績奔太行山其裨將岳飛引部曲自爲一軍趙萬陷鎮江府守臣趙子崧棄城保瓜洲金人分兵掠兩河州縣冬十月帝登舟幸淮甸太后至揚州張浚論李綱不已出綱知秀州罷帥府要郡次要郡及新軍水軍以王淵爲杭州制置盜賊使次泗州次寶應縣後軍將孫琦作亂遏左正言盧臣中墮水死命劉光世討鎮江叛兵至揚州王淵誘趙萬誅之十一月謫李綱鄂州居住具定軍賊張遇入池州守臣滕祐棄城遁詔難犯死罪有疑及情可憫者撫諭官同提刑司酌情減降遣王倫爲金國通問使軍校杜彥據濟州殺權州事趙野金人陷河間府十二月命從臣充講讀官就內殿講讀王淵入杭州執陳通誅之青州監將王定作亂殺帥臣曾孝序枯罕犯汜水關西京留守孫革引兵南通詔凡刑賞大政並經三省其于請舉劾行下各軍之金人陷同州守臣鄭瓌死之金人陷汝州入西京陷華州被潼關河東經制使王瓌遁入蜀二年春正月帝在揚州金人陷鄧州安撫劉汲死之金人犯東京宗澤擊却之諸

史綱卷之二十一

4

薛寧寺謂祖宗神主永興軍地大震金將姜育圍城彌旬無
援乘地震而入城遂陷前河東經制副使傅亮降經畧使唐
承副總管楊宗閔提舉軍馬陳邁轉運副使桑景詢判官曾
謂提點刑獄郭忠孝主管機宜文字王尙及其子建忠俱死
之東平兵馬鈐轄孔彥舟犯黃州金人陷同州知州鄭驥赴
水死陷均州守臣楊芳明遁去陷房州張遇焚其州殺祕書
修撰孫昭遠遣主客員外郎謝亮詔諭夏國張遇陷鎮江府
守臣錢伯言棄城走金人陷鄭州通判趙伯振死之陷濰州
知州韓浩通判朱庭傑北海縣丞王允功司理蔡軍王麟皆
死之州人朝議大夫周中閫門百口皆死詔流民潰兵爲盜
史籍

卷之二百二十

七

名擇其罪禁諸將引潰兵入蜀置大散關使以審驗之王淵
招降張遇以所部萬人隸韓世忠詔凡后族毋仕侍從官金
人吳玠州陷額昌府殺守臣孫然經制司僚屬王擇仁復承
興軍金人陷秦州經畧使李復降犯熙河經畧使張洎與賊
於新店敗之斬其帥二月金人犯東京宗澤遣統制閻中立
軍之中立戰死金人陷唐州犯滑州宗澤遣張萬善之戰死
遂進封官范世延表請帝還闕河北賊楊進等陷澤州金人
陷秦州執守臣閻孝忠陷淮寧府守臣楊子郤死之遣王觀
充金市前通問使和州防禦使馬擴奔真定五馬山皆聚兵
得皇弟信王榛於民間奉之總制諸將都京畿京東西河北

淮南路置振華軍八萬人三月金人陷中山府詔諸路安撫
使許便宜節制官吏粘罕焚西京去河南統制官翟復西
京宗澤奏以進爲京西北路安撫制置使金人陷鳳翔府守
臣劉清臣棄城去犯涇原經畧使曲端敗之石濠尉李彥仙
卒復陝州夏四月禁州縣責鄰保代輸逃戶稅役宗澤復
晉州翟進襲金人於河南兵敗其子亮死之進率統制韓世
忠都巡檢使丁進戰於文家寺又敗世忠收餘兵南歸金人
入西京尋棄去隴右都護張嚴及金人戰於五星坡敗績死
之金人入洛州孫琦焚隨州入唐州信王榛遣馬擴來奏事
以爲河外兵馬都元帥擴爲元帥府馬步軍都總管五月

月遣劉光世討李成粘罕圍濮州遣韓世忠范瑗分兵東平
開德府拒戰命孟忠厚奉隆祐太后幸杭州楊進叛攻汝洛
命翟進擊之進戰死十一月賁李綱萬安軍安置劉光世及
李成戰於新息縣成敗走金人陷延安府權知府劉選總管
馬忠遁通叛魏彥明死之趙哲被葉濃於建州濃降復謀爲
變張俊擒斬之金人陷濮州執守臣楊粹中陷開德府守臣
王棣死之以魏行可充金軍前通問使詣壽寧寺朝饗祖宗
神主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太祖配大赦金人陷相州
守臣趙不試死之開德州兵馬都監趙叔敗死之犯晉寧軍
守臣徐徽言拒却之知府州折可求以城降金人陷滑州涇
原兵馬都監吳玠棄新史斌濱州賊蓋進陷棣州守臣姜剛
之死之十二月太后至杭州金人犯東平府京西路制置使
權邦彥棄城去犯濟南府守臣劉豫以城降陷大名府提點
刑獄郭永死之轉運判官裴偉降陷慶府陷虢州杜充夾
黃河自汴入淮以阻金兵三年春正月帝在揚州京西路
仲正陷岳州金人陷青州又陷濰州焚城而去陝州都統邵
興及金人戰於潼關敗之復虢州粘罕陷徐州守臣王復及
子倚死之平寇左將軍韓世忠軍潰於涿陽其將張遇死世
忠奔隨城金兵執淮陽守臣李寬殺轉運副使李駿取彭城
開道趨淮甸至泗州二月聽士民從便避兵命劉正彥都兵

從六官如杭州江淮制置使劉光世阻淮拒金人敵未至自
潰金人犯楚州守臣朱琳降金人陷天長軍兵奄至帝被甲
馳幸鎮江府金兵遇楊子橋游騎至瓜洲太常少卿李慶奉
太廟神主行金兵迫之失太祖神主王淵請幸杭州命朱勝
非守鎮江以呂頤浩為江淮制置使劉光世充行在五軍制
置使駐鎮江府控扼江口楊惟忠節制江東軍馬駐江寧府
是夕發鎮江金人入真州帝次常州平寇前將軍范瑄引兵
至青春其部兵殺守臣鄧紹密次平江府金人犯泰州守臣
曾班以城降丁進縱兵剽掠王淵誅之次吳江縣命朱勝非
節制平江府秀州軍馬以劉俊民為閘門祇候齎書使金軍

史綱 卷之二百二十

詔錄用張邦昌親屬命俊民持邦昌親屬貽金人約和書蓋
以行金人陷滄州守臣劉錫棄城走次秀州以陳彥文為於
江制置使次崇德縣駐蹕杭州金人陷晉寧軍守臣徐徽言
死之下詔罪已求直言令有司具舟常潤迎濟軍民家屬省
議物膳羞出官人無職掌者降德音赦雜犯死罪以下囚放
還士大夫被竄斥者惟李綱不赦蓋用黃潛善計罪綱以謝
金人出米十萬斛損直以釋濟東北流寓之人金人焚揚州
用御史中丞張浚言罷黃潛善汪伯彥詔平江鎮江府常湖
杭越州具寓居京朝官姓名以備簡拔分命浙西監司等官
募上豪守千秋垂脚襄陽諸嶺以扼宣常諸州險要金人去

揚州遇高郵軍守臣趙士瑗棄城走潰兵朱進犯泰州守臣
曾班逃呂頤浩遣將陳彥渡江襲金餘兵復揚州韓世忠小
校李在叛據高郵贈陳東歐陽澈承事耶官有服親一人他
其家召馬仲赴行在仲已卒贈直龍圖閣三月以王淵同簽
書樞密院事恩從統制苗傅念王淵得君劉正彥怨招降賞
傅卒未傅正彥勒兵殺王淵及內侍康履等百餘人帝登樓
以傅為御營都統制正彥副都統制傅等迫帝遜位於皇子
魏因公請隆祐太后垂簾同聽政帝移顯寧寺名磨聖宮專
帝為睿聖皇帝大赦改元明受京內侍曾擇等於嶺南追殺
之張俊至平江有兵八千張浚諭以與兵同罪約呂頤浩劉

史綱 卷之二百二十

光世韓世忠來會浚奏請皇帝復位百官始朝磨聖宮傅等
以中軍統制吳玠主營步軍司有司請尊太后為太皇太后
太后不許呂頤浩發江寧劉光世會之於丹陽韓世忠至平
江率兵前發傅等以世忠為定國軍節度使張俊為武寧軍
節度使責張浚郴州安置俊等不受傅等遣苗翊率軍駐臨
平拒勅王兵太后詔磨聖宮帝稱皇太弟天下兵馬大元帥
康王處分兵馬重事皇帝稱皇太姪監國賜傅正彥鐵券呂
頤浩張浚傳檄中外討賊張俊光世率兵發平江浚等復請
建炎皇帝還卽尊位朱勝非召傅正彥至都堂議復辟傅等
遂朝磨聖宮金人陷鄆州水賊邵青入泗州金人陷東京諸

郡以劉豫知東平府節制河南州郡趙立復徐州夏四月戊申朔太后下詔還政皇帝復位尊太后為隆祐皇太后詔防求太祖神主以苗傅為淮西制置使劉正彥副之復年表吳呂頤浩張浚軍次臨平山封拒戰不勝傅正彥引兵夜遁呂頤浩等人見傅犯官陽道統制王德誨擊之斬統制吳湛工部侍郎王世修於市大赦舉行仁宗法度禁內侍交通主兵官及干預朝政苗傅犯衢州帝發杭州留鄭汝衡皇太后命韓世忠劉光世追討傅正彥部二人不敵餘黨並原立于魏岡公勇為皇太子西北賊薛慶據高郵軍五月帝次常州次鎮江府遣蔡張繼陳東基郵其家至江寧府改名建康駐蹕神霄宮起復朝散郎洪皓為金國通問使韓世忠追獲正彥於浦城縣傳走建陽縣土豪詹標執之以獻以張浚知樞密院事星與毅楊進餘黨復推其徒劉可拒官軍六月用司馬員外郎趙鼎言罷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以司馬光配令江浙淮南引塘濶開喉滑以阻金兵皇太后至建康府以久陰下詔罪已一日昧經邦之大畧二日之艱難之遠圖三日無緩人之德四日失取臣之柄仍榜朝堂徧諭天下使知朕悔過之意右司諫袁植請誅黃潛善等詔曰朕方念特責已豈可盡以過失歸臣下罷植知池州移御行宮詔諭中外以追近防秋請太后率宗室奉神主如江表百司庶府非軍旅之

事者並令從行朕與輔臣宿將備禦寇敵應接中原官吏民家屬南去者有司毋禁金人陷磁州秋七月苗傅劉正彥伏誅都統制范瑗自洪州入朝以瑗為御營使司提舉一行軍金人犯山東安撫使劉洪道避往濰州通萊州守將張成軍賊以范瑗敗走無狀收下方型獄分其兵練神武五軍官功瑗還繼宗建立張邦昌賜死獄中子弟流嶺南皇太后命李昉康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尼從太后知洪州楊惟忠將兵萬人以衛山東賊郭仲威陷淮陽軍輔遼掠建水軍殺軍使命杜充兼江淮宣撫使守建康韓世忠為浙西制置使守鎮江劉光世為江東宣撫使守太平池州並受充節制太后至洪州帝發建康還浙西張俊辛企宗率軍扈從次鎮江府賜陳東家金張浚次襄陽招官軍義兵分屯襄鄧府郭知濟南府宮儀及金人戰於密州兵潰俱奔淮南守將李達以州降九月金人治舟師將由海道窺江浙遣韓世忠控守關山福山次平江府金人陷單州興仁府遂陷南京守臣凌唐佐降之以周望為兩浙制置使總兵守平江命劉光世移屯湖州遣張邵充金軍前通問使金人陷沂州賜宿泗州都大提舉使李成軍絹二萬匹成尋叛金帥婁宿犯長界使郭瑛棄城遁冬十月詔曰國家遭金人侵逼無虞

無其朕纂承以來深軫念慮爾父兄在難而吾民未撫不欲使之陷於鋒鏑故包羞忍耻為退避之謀與其逞志而歸猶得休息自南京移淮甸自淮甸移建康而會稽播遷之遠極於海隅卑詞厚禮使介相望以至願去尊稱甘心貶屈請用正朔比於藩臣遣使哀祈無不曲盡假使金石無情亦當少動累年卑屈卒未見從生民嗷嗷何時寧息今諸路之兵聚於江浙之間朕不憚親行據其要害如金人尙容朕為汝兵民之主則朕於事大之禮敢有不恭或必用兵窺我行在傾我宗社塗炭生靈竭取東西金帛子女則朕亦何愛一身不臨行陣以保羣生朕已取十一月二十五日移蹕前去浙西

史綱 卷之二百二十

為迎敵計惟我將士人民念國家涵養之恩悼老幼殘戮之禍與其束手待斃曷若并計合謀同心戮力奮勵而前以存國家詔按察官歲上所發擒賊吏姓名以為殿最帝至杭州復如浙東郭仲威詣周望降李成陷滁州殺守臣向子俊帝至越州金人陷壽春府陷黃州守臣趙令晟死之金人自黃州濟江劉光世引軍通知江州韓杞棄城去金人趨洪州京西賊劉滿陷信陽軍殺守臣趙士負盜入宿州殺通判盛修已十一月金人犯廬州守臣李會以城降詔降維犯死罪釋流以下囚聽李綱自便追復宋齊愈官貴仲正犯荆南兵馬鈐幣果成斬之金帥兀朮犯和州守臣李儼以城降通判唐

京死之兀朮陷無為軍守臣李知幾棄城走太后如虔州江西制置使王子獻棄洪州走金人陷陽江軍守臣吳將之通道孫悟充金軍前致書使金人陷洪州權知州事李積中以城降撫袁二州守臣王仲山王仲疑降淮賊劉忠入舒州殺通判孫知微金人陷真州守臣向子志棄城走太后至吉州金人犯建康府陷溧水縣尉潘振死之金人陷太平州主營步軍司副効自西京奉累朝御容至行在紹奉安於天慶觀杜允道都統制陳淳岳飛及金人戰於馬家渡王瑛以軍先遁淳敗績死之太后次泰和縣獲衛統制杜彥及後軍楊世雄犯承慶縣知縣事趙訓死之金人至泰和縣太后自萬安

史綱 卷之二百二十

陸行如虔州下詔回浙西迎敵金人犯吉州守臣楊國彥城走陷六安軍以郭仲荷為兩浙宣撫副使守越州張俊為浙東制置使從行帝如明州兀朮入建康府守臣陳邦光戶部尚書李義迎拜通判楊邦乂拒之兀朮殺邦乂金人犯建昌軍兵馬監押蔡延世棄却之韓世忠自鎮江之江陰軍江浦官無司潰卒李遠陷鎮江淮西兵馬都監王宗望以濠州降金杜充都將棄仲叛犯襄陽京西制置使程千秋敗走仲應廣襄陽十二月帝至明州江淮宣撫司準備將戚方叛犯鎮江府殺守臣胡唐老金人犯常州守臣周杞趙陳官劉晏棄走之陷廣德軍殺守臣周烈劉光世趨南康軍定議賊將應

兵禁卒張寶憚行謀亂命呂順浩執寶等十七人斬之元木
犯臨安府守臣康允之擊城走錢塘令朱輝死之帝乘機
次走海縣寒雪給行在諸軍錢留范宗尹趙鼎於明州以保
金使帝次日因縣杜彥犯溫州殺通判孟彥卿趙民彥金人
居洪州犯越州安撫使李鄴以城降衛士唐琦袖巨石擊金
帥趙八爲所殺郭仲荀棄軍奔溫州移幸溫合四年春正月
甲辰朔御舟旋海中金人犯明州張俊及守臣劉洪道擊走
之帝次台州章安鎮遣小校自海道如處州問安太后金人
再犯明州張俊引兵去浙東副總管張恩政及劉洪道繼通
詔原兩浙州郡降金官吏金人陷陝州守臣李彥仙死之金

史綱 卷之二十一

七

人陷明州夜大雨震電乘勝破定海以舟師來襲御舟張公
祿擊退之發章安鎮泊溫州港口遣中書舍人李正民詣太
后問安台州守臣晁公爲棄城遁命臣僚條具兵退之後措
置之策駐蹕之所金人攻楚州守臣趙立拒之犯邠州由
曹州總管吳玠拒戰敗之陷同州張浚遣謝亮使夏國其主
訖順已稱制遂還二月鄭瓊率衆降於劉光世金人陷潭州
丁諱入去金人居其城金兵還臨安皮州鄉民首領陳新
率衆數萬圍城叛將胡友亦犯皮州與新戰破之金人自
退其命劉光世帥兵追之金人陷汴京權留守上官樞出
馬廄所殺帝次溫州浙東防遏使傅格卿入越州金人陷

秀州知蔡州程安寓縣城南歸鼎州民鍾相作亂自稱楚王
金游騎至平江周望奔太湖守臣湯東野通金人入平江鍾
相陷澧州殺守臣黃宗權湖北制置使傅勇招降孔彥舟以
爲湖南北提殺使荆南守臣唐德城去金人陷澧州守臣
王淵襲城去張浚自泰州引兵入援三月金人入常州守臣
周杞棄城去遣御營都統制辛全宗迎太后東還金人犯終
南縣經畧使趙恩戰敗死之金人至鎮江府韓世忠屯焦山
守邀擊之御舟發溫州御營前軍將楊勛叛孔彥舟破會鍾
相繼送行在威方陷廣德軍殺權通判王儔夏四月吳玠及
金人戰於邠州彭原店敗績部將楊晟死之帝駐越州下詔

史綱 卷之二十二

七

親征巡幸浙西韓世忠駐揚子江要金人歸路屢敗之兀朮
走建康威方圍宣州韓世忠及兀朮再戰江中金人乘風縱
火世忠敗績兀朮渡江屯六合縣王德破妖賊王宗石於貴
溪縣禽之金兵犯江西者自荊門軍北歸留守司同統制牛
阜潛軍寶豐擊敗之統領赤心隊軍馬劉晏及威方戰於宣
州敗死金人焚建康府執李稅陳邦光而去淮南宣撫司統
制岳飛邀擊於靜安鎮敗之以白金三萬兩賜韓世忠軍金
人陷定遠縣開劾死之巨師古擊威方於宜州敗之方引去
詔中原流寓士人聽所在州郡附試薛慶以高郵軍降升爲
承州以慶爲鎮撫使慶及金人戰敗之命江浙州縣祭戰死

兵民劉超據荆南分兵犯峽州合叛將彭筠犯復州河東北經制使王俊及金人戰於襄城敗之復賴昌府六月詔侍從臺諫諸將集議駐蹕事宜王瓌遣統制林閏襲楊勛於東陽縣敗績勛焚建州城方犯安吉縣滁溪鎮撫使劉位為賊張文孝所殺賊方詣張俊降張俊在泰州將舉兵北伐兀朮聞之引兵趨陝西秋七月劉光世援宣撫使例乞便宜行事不許詔軍興以來諸州得便宜指揮者並罷馮長寧復賴昌府張俊獻黃金萬兩助軍用宣撫司遣統制官呂世存王俊復鄭州州縣多迎降後軍將王闢叛陷歸州鈴轄田祐擊敗之王闢犯房州守臣韋知幾棄城走楊勛迫泉州金人徙二帝

史緯

卷之二百二十

六

於五國城劉光世乞移司平江不許張俊合諸將兵萬餘赴行在禁閭廣淮浙海船商販山東處為金人鄉導建州民范汝為作亂金人立劉豫為帝於北京國號齊張用據漢陽軍沿江措置副使李允文招降之八月李成請降於江州詔納之太后至自虔州薛慶及金人戰於揚州死之郭仲威奔興化縣張俊復永興軍賊雷進焚慈利石門二縣杜湛渡江討孽賊復石首等五縣盜入梅州殺守臣沈同之大掠而去令福建宣撫使陳邁會兵討范汝為知饒州邵興及金人戰被之金人陷承州劉光世遣王德壽以輕兵渡江遇金將韓於召伯埭敗之孔彥舟入潭州宣撫司奏議官王以寧拒之

八

以寧兵敗遁去徽宗皇后鄭氏崩於五國城涇原同統制李彥琦及金人戰於洛河敗之桑仲隅均房二州金人攻楚州趙立死之趙霖復和州李成遣馬進犯興國軍安撫使王彥及桑仲戰於平麗縣敗之王闢詣彥降金人犯揚州統制靳賽迎戰於港河敗之金人陷延安府執呂世存陷保安軍張浚遣都統制劉錫統五路兵與金將裴宿戰於富平敗績浚退保泰州陝西大震荆襄賊趙延壽焚郢州金人陷楚州鎮撫使李彥先來敗兵敗死之冬十月秦檜自金將撻懶軍中歸於連水軍以孔彥舟為鼎澄辰沅靖州鎮撫使岳飛破金人於承州馮長寧以淮寧附劉豫呂願浩復南康軍秦檜入

史緯

卷之二百二十

九

見以為禮部尚書金人陷涇原陷泰州通州守臣呂仲業城去金人犯熙州總管劉惟輔死之范汝為降始令四川民歲輸激賞絹三十三萬匹有奇紹興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帝在試州帥百官遙拜二帝不受朝賀馬進陷江州守臣姚舜明棄城走瑞明殿學士王易簡等二百人皆遇害金人犯秦州吳玠擊敗之犯西寧州守臣俱重迎降詔內外侍從舉可任縣令者犯賊連坐不歷縣令者勿除監司郎官不歷外任者勿除侍從張中孚以原州叛降於金李成黨邵友犯揚州守臣王庭秀棄城去犯臨江軍守臣康倬遣邵王瓌張俊騎角討馬進命孔彥舟呂願浩張俊會兵討李成二月李允文以

馬友權湖南招提公事友大掠漢陽而去過岳州守臣吳錫通友據之三月呂頤浩擊李成於湖口大敗之張俊楊沂中岳飛擊馬進大敗之復追擊之於筠河敗之復筠州男子崔紹祖詐稱越王子安上皇詔為天下兵馬大元帥詔赴行在詔伏誅金人破階州張俊追馬進至江州進遁走馬友降金人追興州張浚退保閬州劉光世復楚州統領杜摩復階州馬友引兵入潭州杜琪棄澧州劉超入據之隆祐皇太后崩上制恭年服權撥越州桑仲陷鄧州守將譚克棄城走河東招提使王俊引兵來援戰死京西賊李忠陷商州守臣楊伯孫棄城走劉光世執郭仲威伏誅郭青圖太平州孔彥舟

門衛大將軍士芭朝饗溫州太廟合祭天地於明堂太祖太宗並配大赦詔四方有建築能還兩宮者賞以王爵以李光文志雖專殺賜死大理獄王德招邵青降之兀朮攻和尙原吳玠及弟璘大敗之兀朮僅以身免范汝為復叛入建州守臣王浚明棄城走升越州為紹興府知承州王林擒張琪樞送行在伏誅錄程願孫易為分寧令范汝為犯邵武軍守臣李必明統制李山率兵拒之泉濱退保光澤縣關師古復秦州劉豫遣將王世冲寇廬州守臣王亨被斬之十一月遣內侍撫問孔彥舟桑仲詔移驛臨安范汝為犯光澤縣李山走信州桑仲請正劉豫惡逆之罪詔幸荆南曹成犯安仁縣執安撫使向子諲前知廬州李惟德以峽州來歸十二月曹成陷道州守臣向子志棄城走桑仲寇復州守臣祖通棄城去知海州薛安靖殺偽都巡檢使王企中以城來歸知龍州范粹統制雷仲復水洛城保信縣弓手許約叛據光州二年春正月帝在紹興府賜楊邦乂謚曰忠襄韓世忠援建州范汝為口焚死餘黨平帝至臨安府二月以李綱為觀文殿學士湖廣宣撫使以工部員外郎滕茂實死節贈龍圖閣直學士初置著作官二員修日曆知襄州董先叛入劉豫金人陷慶陽府執楊可昇三月水賊寇進襲漢陽軍殺守臣趙令翥桑仲如鄂州調兵守將崔明以仲將謀逆殺之淮南管由副使

王貴括開田三萬頃給六軍耕種河南鎮撫使羅興為節將
楊信所殺守臣劉全棄城去曹成陷賀州知壽春府陳卞舉
兵復順昌府尋引歸為偽齊所敗并壽春失之夏四月富春
監男子李勃偽稱徐王召赴行在伏誅謚孫傳曰忠定李綱
置司福州大平州卒陸德輝城叛囚守臣張鉉殺當塗令鍾
大猷劉豫徙居汴京王彥大破並先於馬嶺關復商州閏月
知池州王進討陸德誅之岳飛擊破曹成於賀州詔明堂專
祀吳天上帝以太宗配選宗室子伯瑋育於禁中賜名瑗親
應因自是歲以為常韓世忠招曹成赴行在六月李宏引兵
入潭州執馬友殺之孔彥舟叛降偽齊韓世忠遣統制解元
入潭州執李宏以歸秋七月馬友黨郝通率兵五萬歸宣撫
司詔郡守除罷赴闕皆引對秦檜罷王倫自金還遣潘致堯
為金國通問使附茶藥金幣進兩宮詔墨勅有不當者許三
省樞密院奏稟給事中中書舍人繳駁臺諫劄列有司中書
省十月潘致堯至楚州通判劉晏劫其禮幣奔劉豫守臣蔡
存戰死十一月命李綱討湖寇步諒郝景隆湖南盜賊悉平
十二月偽稱榮德帝姬馬氏伏誅李綱罷江西兵馬副鈐轄
張中彥坐縱暴不法斬於潭州程昌寓討湖賊楊欽敗之殺
三千餘人金人犯商州守將鄧隆退屯上津李橫敗偽齊兵
復汝州金人犯和尚原將士乏食自潰吳玠拔去二年春

正月帝在臨安翟宗入西京禽偽齊留守孟邦雄李橫破桓
順軍偽齊知軍蘭和降李橫復穎昌府詔中外刑官各務仁
平臺憲檢察月其所平反以聞歲中考察殿最金人陷金州
鎮撫使王彥退保西鄉祭大火登萊山皆統制范溫率兵泛
海來歸詔春秋望祭諸陵二月吳玠遇金人於饒風關王彥
自西鄉來會金人分兵攻關闕破玠趣西縣彥奔定州四川
大震金帥撤離昌入興元府經畧使劉子羽走三泉縣吳玠
退屯仙人關金兵至金牛鎮引還興元吳玠劉子羽追擊於
褒斜谷殺獲甚衆三月李橫敗穎昌陷夏四月偽齊知魏州
董震來歸金人去興元偽齊知唐州胡安中來歸偽齊陷魏
州牛皋奔襄陽湖寇楊太自號大聖天王岳飛擊彭友禽斬
之劉忠為部下所殺五月建睦親宅徵河南布衣王忠民至
行在授宣教郎不受潘致堯還言金人欲重臣通使以取信
遂廢出師之議命韓肖胄充金國通問使以方與金議和禁
邊兵犯齊境張浚解使事赴行在置國子監及博士弟子員
法七月詔訪勲臣曹彬等子孫以備錄用宰相呂頤浩等以
乞罷政詔曰與其去位曷若同寅協恭交修不逮思所以
寬厥天心者偽齊寇徐宿二州冬十月詔殘破州縣視戶口
增減立守令考課法偽齊陷鄧州南丹蠻莫公展圖觀州焚
州監殺知監陳烈偽齊兵逼襄陽李橫棄城奔荆南知隨

州李道葉城去偽齊郢州守臣李簡棄城去偽齊將王彥
先引兵至北壽春將渡淮劉光世駐軍建康遣鄭瓊駐無爲
軍爲盧濬聲援賊退十一月韓肖胄使還禁沿淮諸砦兵侵
犯齊境十二月金元帥府遣李永壽王翊來見四年春三月
吳玠與兀朮戰於仙人關大敗之兀朮遁去張浚落職福州
居任詔明堂用皇祐典禮兼祀天皇帝地祇以下諸神吳
玠敗金兵復鳳秦隴州詔特旨處死情法不相當者許大理
寺審關師古叛以洮岷二州降偽齊知壽春府羅興叛降偽
齊五月岳飛復郢州斬偽齊守將趙成棄襄陽走岳飛取
襄陽偽齊收李成餘衆駐新野岳飛與別將王萬英擊大敗

史緯

卷之二百二十

志

之詔三省樞密院凡奉干請壘勅許執奏不行岳飛復隨州
仇偽守王嵩殺之秋七月建昌軍卒修達等作亂殺守臣劉
湯岳飛擊敗李成及金人遂復郢州江西制置使胡世將遣
參謀侯愈引兵入建昌軍執修達等斬之王貴張憲破金齊
兵復唐州及信陽軍襄漢悉平章誼孫近使還入見勅罕致
書約淮南毋得屯兵八月合祭天地於明堂大赦金齊合兵
自淮南分道來犯渡淮楚州守臣樊叔彜棄城去韓世忠自承
州退保鎮江府知樞密院張浚言四川自七月以來霖雨地
震乞製祝文名山大川祈禱上曰霖雨地震乃兵久在蜀謂
發洪醜民怨所致當修德以應之豈在禱乎冬十月宰相趙

鼎請親征以孟庾爲行宮留守以統制王進一軍及中軍五
百人隸之百司不預軍旅之務者聽從便避兵金人犯滁州
闕亳州犯安豐縣以張浚爲資政殿學士韓世忠邀擊金人
於大儀鎮敗之又敗之於天長縣金人攻承州韓世忠擊敗
之命後宮自温州泛海如泉州金人陷濠州守臣寇宏棄城
走帝御舟發臨安劉錫錫沂中以禁兵扈從張浚率兵如建
康帝次平江加贈陳東歐陽澈祕閣修撰官其子孫二人各
賜田十頃追答汪伯彥落觀文殿學士黃潛善更不追復仇
念遣將孫興擊金人於壽春敗之復霍丘安豐二縣吳玠遣
統制楊從儀率兵敗金人於鳳家城金人入光州韓世忠夜

史緯

卷之二百二十

志

劫金營於承州破之金人犯六合縣陷滁州劉光世移軍建
康韓世忠移軍鎮江張浚移軍常州命張浚知樞密院事劉
光世擊金人於滁州敗之光世遣兵夜入南壽春府襲金人
敗之執偽守王靖聽兩淮避兵民耕種所在開田金齊兵逼
隨州岳飛敗走之張浚擊敗金兵於六合金人去滁州五年
春正月帝在平江府金人去濠州戒諸軍戰陳毋殺中原民
允金兵者張浚遣統領楊忠閔王進夾擊金人於淮南敗之
進東統制崔德明襲敗金兵於盱眙鄭玠復光州劉光世韓
世忠入辭命升殿以光世世忠有隙賜酒論釋之金主晟薨
夏之孫立二月命常州布衣陳得一造新曆帝發平江遣

既錄其
在任時
實人等
可也

史

卷之二百二十

宋

權太常少卿張銖奉迎太廟神主於溫州帝至臨安吳璘楊政按泰州執偽守胡宣金帥撤離昌來援政擊敗之偽齊寇唐陽軍守臣舒繼明死之三月訪得周後柴叔夜襲封崇義公太上皇帝崩於五國城五月作書院名資善堂遣何鮮使金通問二帝中書舍人胡寅言國家與金世無通使之義張浚奏使事兵家機權後關地復土終歸於和未可遽絕乃遣行命訪求元祐黨人子孫六月名新曆日統元命建國公璣出就資善堂講讀岳飛攻湖賊水砦楊欽王瑄劉洗陳瑁降楊太赴水死擊夏誠斬之湖湘悉平得戶二萬七千遣歸業偽齊兵寇湖陽縣執唐州守臣高世忠復鎮淮軍禽偽守王俱詔暴章惇蔡卞誅譴宣仁皇后之罪追貶惇鄂化軍節度副使下單州團練副使子孫不許在朝命廣宮學教內外宗子九月詔元符上書邪等范彛中等各官一子徵和靖處士尹焞為崇政殿說書戊寅郊出宮女三十人知衛州裴廌坐調夫築城凍死二千餘人除名高州編管六年春正月詔凡入粟補官者毋授親民理測之職二月韓世忠攻宿遷縣執制呼延通與金人戰敗之禽其將李董牙合李綱入見金齊兵犯遼水軍韓世忠擊敗之偽齊兵陷唐州團練判官息舉臣推官張從之死之劉光世遣副統制王師晟鄭夔襲偽齊兵於劉龍城破之禽其統制華知剛秋七月劉九世

又宋丁

史

卷之二百二十

宋

復齊春府八月詔諭將士將親征岳飛遣統制牛勗破偽齊鎮汝軍禽其守薛亨命權殿前司解潛帥精兵扈從主簿趙軍司邊順守臨安以秦檜為行宮留守權參決尚書樞密院事岳飛及偽齊戰於蔡州克之偽守劉永壽舉城降九月發臨安帝次平江命職事官日一員輪對劉豫聞親征求援於金主宣不許豫自起兵三十萬命子麟趙合妃姪猊出滑口冬十月劉麟寇淮西張浚遣楊沂中禦之沂中至濠州劉九世已棄廬州而南浚遣人督還沂中遣統制王德壽鄭瑁及賊戰敗之賊兵攻壽春府為敗若守臣孫輝敗之劉猊犯定遠縣沂中進戰大敗之於藕塘猊挺身遁麟在順昌聞之拔砦去沂中追至南壽春而還孔彥舟亦解光州而去詔諸軍所俘人民給錢米遣去十二月召秦檜赴行在韓世忠攻淮陽軍及金人戰敗之趙鼎罷右司諫陳公輔乞禁程氏學詔士大夫之學當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七年春正月帝在平江下詔移蹕建康發米萬石濟京東陝西來歸之民禁諸軍互納囚卒西蕃三十八族首領趙鼎忠等來歸以秦檜為樞密使何鮮范寧之至自金始聞上皇及寧德皇后崩帝成服二月百官上表請遵以日易月之制知嚴州胡寅請服喪三年衣墨臨戎帝欲遂終服張浚疏論喪服不可即戎詔外朝從所請官中仍行三年之喪遣王倫使金

迎奉梓宮果州守臣牛文彬進禾登九德園奉一官帝登平
江三月次丹陽命韓世忠扈從岳飛次之次鎮江帝至建康
岳飛乞併統淮西兵以復京議陝右命飛盡護諸軍秦檜阻
之事遂殺岳飛棄軍去乞解官持服不許張浚言岳飛積慮
專在併兵秦檜求去意欲要君詔兵部侍郎張宗元監其軍
五月命李綱捕虔吉諸盜詔禮官舉文宣王武成王樊懿壽
星嶽鎮海濱農桑風雷雨師之祀偽齊陷隨州八月命鄆項
率兵赴行在瓊叛殺中軍統制張景執呂祉以兵四萬人奔
劉豫九月以趙鼎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朝寮
太廟合祭天地於明堂大赦禁諸路進羨餘冬十月詔開經

史

卷之二百二十

天

廷命後省官看詳上書有可承者條上行之勅張浚安置
衣趙鼎言浚母老改承州居住韓世忠引兵渡淮擊金人於
劉公莊敗之李綱罷復漢陽軍張浚棄盱眙引兵還建康十
月金帥撻懶兀朮入汴京執偽齊劉豫廢為蜀王偽齊知
臨汝軍崔虎詣岳飛降十二月王倫使還言金許還梓宮及
皇太后又許還河南諸州八年春正月帝在建康偽齊知
州宋超率兵民來歸蔡州提轄白安時殺金將兀朮執其守
劉永壽來歸詔以方議和好禁沿海州郡遣人過淮招納以
呂頤浩為行營留守岳飛乞增兵不許帝發建康以胡安國
承傳成書進實文閣直學士帝至臨安三月以秦檜為尚

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以李天祚為交趾郡王以故
相韓忠彥配饗徽宗廟庭獨所過州縣民積欠稅賦夏五月
禁民不舉子其不能育者給錢養之六月賜衍聖公孔齊魯
州田五頃奉先聖祠事秋七月命王倫及藍公佐奉迎梓宮
錄司馬光曾孫保補承務郎八月詔日者遣使報聘鄰國期
還梓宮應邊臣遂棄戎備其各嚴飭屬城無怠捍禦趙鼎罷
金使張通古齎誓與王倫偕來樞密副使王庶乞免簽和議
文字求去不許十一月詔金國遣使入境欲朕屈已就和令
行從臺諫詳思條奏從官張翥御史方廷實等皆言不可樞
密院編修胡銓上書諫除名昭州編管十二月金使稱詔諭

史

卷之二百二十

元

江南館職胡理等上書極論不可和以端明殿學士韓肖
為金國奉表報謝使張通古齎誓至行在言先歸河南地徐
議餘事詔金國使來盡割河南陝西故地通好於我許還梓
宮及母兄親族餘無需索令尚書省榜諭帝以方居諒陰難
行吉禮不御殿命秦檜攝冢宰事受誓以進始定都於杭九
年春正月以金國通和大赦河南新復州軍官吏並不易置
獨其民租稅三年徭役五年以王倫同簽樞密院事充奉護
梓宮迎請皇太后交割地界使遣判大宗正事士儼兵部侍郎
張翥詣河南修奉陵寢以尹焞為樞密院待制兼侍讀焞
言不拜金宿州守臣趙榮來歸金主詔諭河南以割地歸我

之意以王倫為東京留守以李綱為湖南路安撫大使張浚為福建路安撫大使命蒐訪隱士三月王倫受地於金得東西南三京壽春宿亳曹單州及陝西京西之地兀術還鄆州偽齊知開封府鄭億年上表待罪召赴行在夏人陷府州夏四月金鄭延路經畧使關師古上表待罪命知延安府金陝西諸路節制使張中孚上表待罪命知永興軍節制陝西諸路軍馬以孟庚為西京留守路允迪南京留守金秦鳳經畧使張中彥上表待罪命知渭州移壽春府治淮北舊城詔新復諸路監司帥臣按劾官吏之殘民者鄭延副將李世輔率兵三千來歸賜名顯忠六月皇后邢氏崩於五國城夏國主

不知金人盟約不
可以久其
陝西諸路
節制使張
中孚上表
待罪命知
永興軍節
制陝西諸
路軍馬以
孟庚為西
京留守路
允迪南京
留守金秦
鳳經畧使
張中彥上
表待罪命
知渭州移
壽春府治
淮北舊城
詔新復諸
路監司帥
臣按劾吏
官之殘民
者鄭延副
將李世輔
率兵三千
來歸賜名
顯忠六月
皇后邢氏
崩於五國
城夏國主

待報者聽隨宜措置命胡世將與夏人議入貢夏人不報夏五月金人叛盟兀術等分四道來攻兀術入東京留守孟庚以城降知興仁府李師雄知淮寧府李正民及河南諸州皆降金人陷拱州守臣王慥死之撤商曷自河中趨永興軍陝西州縣官皆降金人攻南京留守路允迪降金人攻西京留守李利用棄城走知亳州王彥先叛降於金金人陷永興軍趨鳳翔圍耀州郭浩救之金兵解去金人圍順昌府劉琦力戰敗之六月吳玠敗金人援扶風兀術及叛將鄭玘等帥衆十餘萬攻順昌府劉琦帥將士殊死戰大敗之秦檜奉命琦擇利班師琦戰益力順昌圍解兀術還岳飛及金人戰於京西敗之劉光世進軍和州郭浩破金人於醴州復其城詔諸司錢物量留經費外悉發以贖軍撤商曷攻青縣嶺鄭延經畧使王彥敗之撤商曷還屯鳳翔遣司農少卿李若虛詣岳飛軍諭旨班師飛不聽韓世忠率兵至淮陽與金人遇擊敗之金人圍慶陽府權守策萬年固守金人不能下岳飛與金人戰敗之復蔡州圍月張浚敗金人於永城縣金人犯涇州守臣曲汲棄城去經畧使田晟率兵來救金人敗走晟及金人再戰於涇州敗之金人引歸鳳翔王德夜攻金人於宿州破之降其守馬秦永興軍鈴轄傳忠信與金人戰於華陰縣敗之岳飛擊金人敗之復穎昌府又復淮寧府復鄭州李興

復汝州與金人戰於河清縣敗之復伊陽等八縣韓世忠攻海州克之執其守王山張俊及王德兵會於城父縣鄭瓊通去遂復亳州金人救海州王權逆戰敗之復懷仁縣張俊募亳州引軍還壽春秋七月岳飛遣將張憲入西京會李興復永安軍岳飛及兀朮戰於鄆城縣敗之岳飛遣統制楊再興王蘭擊金人於小商橋皆戰死金人攻穎昌岳飛遣將王貴姚政合兵敗之飛以累奉詔班師遂白鄆城還軍潰類昌蔡鄭諸州皆為金有金人圍淮寧府趙秉淵棄城南歸八月以張九成等不主和議黜之金人及鄭瓊合兵駐於千秋湖度韓世忠夜襲破之李成犯西京李興擊却之楊沂中自宿州

史緯

卷之二十一

三

夜襲柳子鎮軍潰遂渡淮歸金人屠宿州九月遣起居舍人李易論韓世忠罷兵時秦檜主和議諸大帥皆還鎮楊政夜襲金人於鳳翔府敗之金人入西京李興棄城走知代州王忠植復石代等十一州冬十月金人犯慶陽府守臣宋萬年以城降犯陝州吳玠率兵迎擊敗之襲洮州統制孔文清擊敗之胡世將命王忠植救慶陽將趙惟清執之降金忠植不屈而死贈奉國軍節度使謚義節十一月宜章洞民騷科叛犯桂陽郴道連賀諸州命郝展發兵討之十一年春正月鳳翔統制楊從儀敗金人於渭南金人攻壽春府守臣孫輝統河雷仲秉城去金人渡淮兀朮陷廬州陷商州守臣鄭隆

岳飛進兵江州二月張俊遣王德渡江屯和州金人退屯昭關邵隆破金人於洪門復南

將城去命楊沂中引兵赴淮西岳飛進兵江州二月張俊遣王德渡江屯和州金人退屯昭關邵隆破金人於洪門復南尚金人來爭和州張俊敗之命韓世忠以兵援淮西趙岳飛自兵新黃統制關師古敗金人於巢縣復之王德田師中擊破金人復含山縣奪昭關劉琦擊敗金人於青谿李顯忠敗金人於舒城楊沂中劉琦大敗兀朮軍於柘皋兀朮親率兵逆戰於店步沂中等又敗之乘勝逐北遂復廬州三月張俊楊沂中劉琦班師金人陷濠州執守臣王進夷其城鈴轄邵青死之張俊遣楊沂中王德入濠州遇金伏兵敗還韓世忠至濠州不利而退金人渡淮北歸韓世忠張俊岳飛入觀八

史緯

卷之二十一

三

月立祥德廟於臨安祀韓鳳罷岳飛鄂州副統制王俊告副邵統張憲謀據襄陽為變張俊收憲屬吏坐監司不按賊吏罪吳玠拔泰州及金人戰於丁劉園敗之楊政克蘭州破曉下諸屯郭浩擊華州入陝州吳玠及金人戰於鄰家灣大敗之遂圍鳳家城邵璘班師楊政郭浩皆引軍還邵隆復虢州郭成討駱科斬之冬十月金人陷泗州楚州楊政及金人戰於寶雞縣敗之禽通檢李董下岳飛張憲大理獄命御史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三畏鞠之遣魏良臣王公亮為金國稟議使金人陷濠州邵隆復陝州十一月兀朮遣壽議使蕭毅邢其瞻與魏良臣偕來始定議和盟誓以何鑄簽書樞密院事

充金國報謝進誓表使命宰執及議贊官告祭天地宗廟社稷與金國和議成立盟誓約以淮水中流畫疆割唐鄆二州界之歲奉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休兵息民各守境土詔川陝宣撫司毋出兵生事招納叛亡兀朮遣何鑄如會寧見金主命周率莫將鄭剛中分遣京西唐鄆陝西地界命州縣三歲一置產業部籍民貲財田宅以定賦役賜岳飛死於獄斬其子雲及張憲於市家屬徙廣南十二年春二月詔諸州修學宮金主許歸梓宮及皇太后遣何鑄還夏四月遣孟忠厚為迎護梓宮禮儀使王次翁為奉迎兩宮禮儀使皇太后偕梓宮發五國城金遣完顏宗賢護送梓宮馬居安護

史緯

卷之二百二十

書

二殿十二月命太學弟子員以三百人為額是歲斷大碑二十四人十三年春正月封韓世忠戚安鄉王閏月立貴妃吳氏為皇后命史館編靖康建炎忠義錄金遣洪皓張邵朱弁歸秋七月詔求遺書知階州田晟將所部三千人赴行在以兵部侍郎司馬朴死節贈兵部尚書賜其家銀絹詔諸州守武提舉學事縣令佐主管學事十一月庚申日南至合祀天地於闕丘太祖太宗並配大赦十四年春三月避金太祖諱名改岷州為西和州川陝宣撫司為四川宣撫司金人來求淮北人之在南者詔願還者聽蘭溪縣水暴至死者萬餘人秋七月金人殺王倫以承道都三州桂陽監及茶陵縣民多不來子承獨其身丁錢絹米麥樂平縣河衝田數百頃田中水聚為一直行高平地數尺里南程氏家井水溢亦高數尺天矯如長虹聲如雷穿墻樓二水闕於杉墩且前且却約十刻乃各復故十五年五月幸秦檜第加檜妻孥孫官封冬十月帝書一德格天之闊賜秦檜就第賜宴十六年春正月贈太學外舍生額至千人親饗先農於東郊行籍田禮執耒耜九推詔告郡縣二月割金州豐陽縣洋州乾祐縣界金人段諸路澤祠建秦檜家廟三月建武學置弟子員百人造秦檜家廟祭器九月命何鑄為金國祈請使請國族冬十月帝觀新作禮器於射殿撞景鐘奏新樂十七年春正月命諸路

史緯

卷之二百二十

書

收試中原流寓士人趙鼎卒于吉陽軍聽歸葬九月歲四川
科率虛額錢歲二百八十五萬緡十八年六月士民皆得
上尊流不許十九年春二月禁湖北溪峒川人祭鬼及造
方犯者保甲同坐九月命繪秦檜像作贊賜之冬浙東江
邵因饑紀典尤甚民仰哺於官者二十八萬六千人不給
死殆半十二月金岐王免殺其主立白立二十年春正月
僧入胡殿前司軍士施全刺之不中磔全於市三月金遣
顏思恭來報即位遣苑弼賀金主即位夏四月信州妖賊黃
曾作亂陷貴溪縣江西兵馬鈐轄李橫討平之冬十月秦檜
有疾命執政赴檜第議事十一月檜始朝命肩輿入宮門二

史錄

卷之二百二十

宋

孫扶掖升殿不开二十一年春二月遣巫伋爲金國祈請使
請歸欽宗皇帝及皇族增加帝號等事秋七月罷榮米稅九
月平役使還所請皆不許十一月進義副尉劉允中坐榜舫
京市二十二年秋七月虔州軍卒齊連殺統制吳進江西阿
波領馬晟據州叛八月遣殿前司統制李耕討之就命耕知
虔州十一月李耕入虔州誅叛兵虔州平二十三年春三月
金主徙都燕京十一月以經筵終軾賜宰執講讀等官宴於
儀書省爲故事二十四年秋七月封秦嘉嘉國公廣西經略
安撫使呂愿中論降諸蠻三十一種得州二十七縣一百三
十五峒四十峒一百七十九及一鎮三十二峒皆爲屬康州

縣二十五年秋七月歲四川稍估稅斛鹽酒等錢歲百六十
餘萬緡蜀州縣積欠二百九十餘萬緡免諸路丁錢一年九
月幸秦檜第問疾檜諷右司員外郎林一飛臺諫徐嘉等請
并檜爲相進封檜建康郡王煒少師並致仕檜死檜黨皆
罷十一月追封檜中王諡忠獻幸檜第臨奠十二月詔曰臺
諫風憲之地比川非其人當於大臣濟其喜怒殊非耳目之
寄朕今親除公正之士以垂前算繼此者宜盡心乃職毋合
黨締交敗亂成法常謹茲戒毋自詭咎上曰比年四方獻瑞
文偉取悅若信州林機奏秦檜父祠堂生芝佞諛尤甚詔郡
國無獻瑞二十六年春三月詔曰講和之策斷自朕志秦檜

史錄

卷之二百二十

宋

但能贊朕而已豈以其存亡而渝定議耶近者無知之輩
倡言以惑衆聽抗章公車妄議邊事朕甚惡之自今有此
言重典秋七月蜀諸路丁絹一年計二十四萬匹行都疫
出柴胡製藥活者甚衆冬十月詔秦檜在位之日無辜被罪
者許自陳釐正十一月命吏部侍郎陳康伯戶部侍郎王傑
稽考國用歲中出納之數裁定六曹寺監有司吏額二十七
萬匹兩川稍估錢二十八萬緡及茶司利息虛額錢歲九十
五萬緡二十八年秋七月親製郊廟樂章十二月興元節
制姚仲籍興元府等五州義士得二萬餘人二十九年

月除州縣積欠錢三百九十七萬緡及中下戶所欠入官錢物夏四月國子司業黃中自金使還言金人將徙居汴京以見通望早飭邊備宰相湯思退等怒命縣令有政績者諸司同為不次升擢以風厲之五月命江湖浙西五漕司增價糴米二百二十萬石赴沿江十郡自荆至常州以備振貸罷成都府路酒務監官七十一員令民承買九月王綸使還言金和好無他湯思退等稱賀皇太后韋氏崩遣周麟之為金國奉表哀謝使十二月諫言北界禁民妄傳起兵帝諭大臣常自治為安邊息民之計三十年春二月金遣大懷忠來弔罕詔立普安郡王璦為皇子更名瑋進封建王恩平郡王璦稱

月臣上表始聽政劉琦乞移軍渡江詔錡屯揚州出宮女百九十人金主亮遣大懷正至盱眙語伴使居廣嗣云將以六月遷汴京令其歸奏放女樂二百餘人聽淮南諸州移治清野淮北民惟唯夫黃璠率眾萬餘來歸秋七月徐嘉至盱眙金主亮以非所指取之人遣還金主亮徙居汴京命其將劉彥昂由唐鄧取襄陽張中彥據秦鳳窺巴蜀蘇衡衡由海道趨兩浙八月忠義人魏勝復海州以姚峯劉氏安預國政廢於家連坐承宣使王繼先福州居住藉其貲九月朝饗太廟宗祀徽宗於明堂以配上帝大赦金人犯黃牛堡守將李彥堅拒却之攻大散關吳玠遣將高松援之博州民李友直聚兵大名自稱河北安撫制置使遣軍師馮毅入朝奏事吳玠遣將彭青至寶雞夜劫金人於橋頭破之金趣使臣書至楚州守臣以聞其辭多悖慢監盱眙軍夏俊復泗州金人犯通化軍守將張超拒却之吳玠復秦州金守將蕭清降吳玠復洮州詔以金人背盟降勅榜招諭中原軍民金蘭州千戶王宏殺其刺史溫敦烏也來降吳玠復隴州金主亮命大都督李通遣浮梁於淮上自將來攻兵號百萬遠近大震冬十月詔將親征魏勝攻沂州敗還海州金人圍之李寶以舟師至東海縣金人解圍去金人自滑口渡淮陷蔣州李顯忠定統制孔福與金人戰於大人州敗之金人犯海州魏勝李

寶擊却之劉錡引兵次淮陰金人將自清河口入淮錡列兵於運河岸以扼之命宣撫制置司傳檄契丹西夏高麗渤海諸國及河北河東陝西京東河南諸路出師共討金人金人立其東京留守葛王褒爲皇帝改元大定王權聞金兵大至自廣州引兵退屯昭關知廣州龔濬葉城走知均州武鉅招納北界杜海等二萬人來歸金將蕭琦陷滁州守臣陸廉棄城走吳拱遣將侯俊復唐州金人圍廬州權州事楊椿率兵守水砦攻海州李寶力戰敗之解圍去攻樊城守將晁貴王進戰死金兵亦退劉琦遣兵渡淮及金人戰死者十七八金主亮大軍至廬州城北五里築土城以居戚方遣將張寶獲

史緯 卷之二百二十 軍

將州劉錡自淮陰引兵歸揚州金主亮入廬州王權自昭關遁金人迫至尉子橋統制姚興戰死權退保和州金州都統制王彥遣統制任天錫復豐陽縣帝聞王權敗名楊存中同室相讎於內殿宰相陳康伯贊帝親征武鉅遣將荀瑛復鄧州任天錫復商洛縣命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虞允文奏謀軍事金人犯真州步軍司統制邵宏淵逆戰於胥浦橋兵敗真州陷金人犯揚州任天錫復商州統其守完顏守能趙搏引兵渡淮以楊存中爲御營宿衛使趙搏復褒信縣王權自和州遁歸屯於東采石金人陷和州劉錡退軍瓜洲鎮陷揚州淮安撫使劉澤棄城奔泰州以李顯忠爲御營先鋒徑

統制屯蕪湖趙搏復新蔡縣吳玠遣統制吳挺及金人戰於治平砦敗之趙搏復平輿縣金人趨瓜洲劉錡遣統領員琦拒之於皂角林大敗之斬其統軍高景山李寶遇金人舟師於膠西大敗之斬完顏鄭家奴等五人劉錡還鎮江府趙搏復蔡州斬其總管楊寓金人攻秦州向起吳挺擊却之詔起江浙福建諸州強丁赴江上諸軍武鉅復廬氏縣任天錫復宋陽縣十一月邵宏淵遣統領崔阜及金人戰於定山敗之任天錫復甌州通州守臣崔邦弼棄城去遣權吏部侍郎汪應辰詣浙東措置海道以張浚判建康府金人犯瓜洲鎮江中軍統制劉汜敗走權都統制李橫遁金騎奄至江上統制

史緯 卷之二百二十 軍

魏俊王方死之葉義問趨建康金游騎至無爲軍守臣韓瑩棄城走淮寧府民陳亨祖執同知完顏耶魯以其城來歸趙搏引兵去蔡州陷池州統制官崔定復入無爲軍金主亮臨江築壘刑馬祭天期翌日南渡虞允文督建康統制官張振王琪等以舟師拒亮於東采石勝之崔定復巢縣任天錫復上津商洛二縣虞允文遣水軍統制盛新以舟師擊金人於楊林河口敗之金主亮焚舟而去王彥遣將楊堅復樂川縣以湯思退爲行宮留守虛恨蠻犯嘉州龍達堡敗官軍殺副將鄭祥金主亮引軍趨淮東虞允文率李捧一軍及戈松如鎮江備敵江州統制李貴忠義首領孟俊復順昌府金州將

那進復華州任天錫復陝州劉錡以疾罷命劉銳權鎮江都
統制成閔自京西如鎮江李寶泛海南歸金人攻陝州任天
錫被走之犯襄陽統制官李騰拒却之復通化軍王彥遣將
楊學寬清及金人戰敗之復長水縣武舉遣鄉兵總轄杜騰
復高州金人陷泰州金人執其主亮於揚州龜山寺金都督
府道人持檄詣鎮江軍中議和十二月趙搏夜襲蔡州入其
賊王彥復福昌縣金人犯漢南之次湖鄆州軍士史俊登其
角獲一將諸軍擊却之楊椿夜攻金人殺其帥高定山復
州王彥遣將闕玘復灤池縣命諸路招討司率兵進討互相
應援右軍統領沙世堅入泰州均州統領符朝復鄆州淮東

史緯 卷之二百二十

里

統制王彥復楚州杜隱入河南府吳拱遣統領牛宏入汝州
帝發臨安建王從行金人渡淮北去次平江淮東統制劉銳
津教入泗州鄆州統制楊欽以舟師追敗金人於洪澤鎮江
金人退去金人顯忠入和州吳璘遣將復水洛城金人被汝
州王彥遣將次鎮江府吳璘遣將拔治平砦曲最新復州軍
鎮江州總檢高顯以壽春府來降金主褒趙燕京三十
年春正月常在鎮江金人犯壽春府忠義將劉泰戰死金
人入發鎮江府至建康府姚興祖金人犯蔡州趙搏力戰
那之權加東平府耿京遣其將賈瑞掌書記辛棄疾來奏事
金主遣高忠建來告嗣位以耿京為天平軍節度使知東平

府二月興州統領惠達復河州金人犯汝州守將王宜逆戰
敗之帝發建康惠達復積石軍克來羌城王宜及金人戰于
汝州敗績金人犯順昌府孟新拒却之至臨安府詔軍士戰
死者祿其家一年傷重而死於營者半之王宣及右軍副將
波靖敗金人於確山縣趙搏葉蔡州姚仲遣副將趙登攻下
鎮戎軍金同知渭州蔡弼來歸王彥遣兵救陝州遇金人於
流州東敗之金兵引去吳璘遣將永安軍承福呂長水
縣間月金人被河州府其城姚仲遣將復原州振淮南歸
正人金人犯鄆州吳璘遣楊從儀攻拔大散關分兵據和尚
原金人走寶雞王剛破金人於海州姚仲攻順德軍敗金人

史緯 卷之二百二十

里

於新店三月成閔遣統制杜彥救淮寧擊敗金人於項城縣
吳璘復德順軍遣將嚴忠取環州命兵部侍郎陳俊卿工部
侍郎許尹經畫兩淮堡砦屯田金人圍淮寧府守臣陳亨祖
死之吳璘自德順軍還河池金人犯鎮戎軍遣洪邁等賀金
主即位書用敵國禮知蘭州王宏拔會州金人陷淮寧府統
領戴規戰死金人攻原州蒙縣民倪震率丁口數千來歸金
人圍海州五月姚仲遣兵救原州許金人仲及金人復戰於
原州敗績鎮江都統制張子蓋赴海州遇金人於石湫堰大
敗之金人解去知順昌軍孟昭率部曲來歸吳璘復熙州詔
日既以不德躬履艱難三十有六年憂勞萬幾肝腎摩怠屬

宋高宗可
此用千日
與金合
后書合

時多故未能雍容釋負退養壽康今邊鄙粗寧可遂如志皇
子瑋號德允成神器有託朕心庶幾可立為皇太子更名昀
所司擇日備禮冊命籍諸州歸正人願為農者給官田復租
十年願為兵者赴軍中六月吳璘次大幽嶺召姚仲至軍前
下河池獄命夔路安撫使李師顏代將其兵丙子詔皇太子
卽皇帝位帝稱太上皇帝退處德壽宮淳熙十四年十月乙
亥帝崩在位三十六年壽八十一贊曰昔夏后氏傳五世而
后羿篡少康復立而祀夏周傳九世而厲王死於彘宣王復
立而繼周漢傳十有一世而新莽竊位光武復立而興漢晉
傳四世有懷愍之禍元帝正位於建鄴唐傳六世有安史之

史釋

卷之二百二十

聖

難肅宗卽位於靈武宋傳九世而徽欽陷於金高宗繼國於
南京六君者史皆稱為中興而有異同焉夏經界浞周歷共
和漢問新室更始晉唐宋則歲月相續者也肅王瑒邪皆出
疏屬少康宣王肅宗高宗則父子相承者也至於克復舊物
則晉元與宋高宗視四君者有餘責焉高宗恭儉仁厚以之
繼繼守文則有餘以之撥亂反正則非其才也況時危勢逼
兵弱財賤而事之難處又有甚于四君者乎君子於此亦有
憫高宗之心而傷其所遭之不幸也然當其初立因四方勤
王之師內相李綱外任宗澤天下之事宜無不可為者顧乃
搖遷窮僻重以苗劉輩盜之亂始戢於汪黃終制於秦檜李

綱趙鼎相繼竄斥岳飛父子竟死於大功垂成之秋一時有
志之士為之扼腕切齒帝方偷安忍恥匿怨忘親卒不免於
後世之誚悲夫主齊本紀諸
論亦正當

史釋
卷之二百二十終

聖

本紀

孝宗皇帝諱昀太祖七世孫也父子傳封秀王元懿太子堯
 高宗謂侍臣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而子孫不得被其澤遭
 時云落朕甚聞之命選帝為皇子自於禁中開資善堂教之
 以徽猷閣詩制並兼翊善起居郎朱震兼講讀命帝見冲
 震月之三十一年金人犯邊高宗親征帝請衛從遂扈蹕如
 金陵高宗久有禪位之意嘗以論帝帝流涕固辭會有邊事
 不果及歸自金陵高宗復以倦勤論宰相中書舍人唐文若

史綱

卷之三百二十一

請先下詔建儲三十二年五月立為皇太子內降御札皇太
 子可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退處德壽宮丙子遣中使召
 帝入禁中諭之帝遂讓不受即趨側門欲還東宮高宗勉諭
 再三於是高宗出御紫宸殿輔臣奏事畢還宮百官接班殿
 前帝拜謁畢復入班殿庭內侍掖帝至御榻前就坐宰相率
 百餘人帝與輔臣升殿稱賀帝愀然曰君父之命惟不克當
 由是太上皇帝駕之德壽宮帝步出殿門冒雨掖輦以行至
 宮上皇座謂丙子令左右扶掖以還顧曰付託得人吾無憾
 矣左右皆呼萬歲翌日朝德壽宮大赦詔宰相率百官月兩
 朝德壽宮以即位告於天地宗廟社稷帝五日一朝德壽宮

中外上房陳時政闕失及民間利害進宰執官二等詔百
 官日一人入對金人居原州秋七月興州統制吳挺復鞏州
 統制諸郡守臣遣劉琪使金告即位復岳飛元官以禮收
 官其孫六人有事於太廟別廟中軍統制趙樽忠義軍統
 制皇甫偁復光州朝獻景靈宮詔後省看詳中外上書有可
 採者以聞罷出路聖節進奉增將士死傷推恩格八月四川
 統制高師中與金人戰於摧沙敗死率羣臣詣德壽宮奉上
 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尊號寶冊班寬恤事十八條吳玠敗金
 人於北山追冊故妃郭氏為皇后九月金人攻德順軍東山
 軍中軍將李玠戰死詔開講日召輔臣觀講金人來索舊禮

史綱

卷之三百二十一

詔宰執侍從臺諫各陳應敵定論以聞詔登聞鼓院毋沮抑
 進狀契丹招討蕭賜巴來奔金人攻德順城吳玠擊走之詔
 兼德順城徙其民於秦州詔侍從臺諫集議當今弊事仍率
 其屬極言無隱廣西賊王宜破藤州守臣廖願棄城去是歲
 諸路諸大將四十一人隆興元年春正月王辰朔羣臣朝於
 文德殿張浚進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誅殿前司後軍謀變
 者吳玠葉德順為金人所邀將士死者數萬計二月用泰知
 政事史浩策以布衣李信甫為工部員外郎齋蠟書問道往
 中原招豪傑之據州郡者許以封王世襲遂泰檜黨人三月
 金右副元帥紇石烈志寧以書取侵地詔求遺逸張浚入見

張浚
好何也

思退為相
自然妥和

史籍

卷之二百二十一

三

議出師渡淮三省樞密院不預聞張浚命邵宏淵帥師次盱眙李顯忠帥師次定遠金人破環州守臣強寬及其弟震死之五月顯忠復靈壁縣宏淵次虹縣金人拒之顯忠復虹縣金知泗州蒲察徙移同知大周仁降張浚渡江視師金右翼軍都統蕭琦降於顯忠顯忠及宏淵敗金人於宿州復宿州戮金兵數千人顯忠復與金人戰於宿州邵宏淵不援顯忠失利金人攻宿州顯忠大敗之統制官張訓通等以二將不協而遁顯忠宏淵軍大潰於符離下詔親征以張浚都督荆襄軍馬六月張浚乞致仕且請通好不許李顯忠罷軍職下詔罪已張浚降授特進邵宏淵降武義大夫秋七月以湯思退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八月金統石烈志寧以書求海泗唐鄆四州地及歲幣遣淮西安撫司幹辦公事盧仲賢齎書至金帥府戒勿許四州差減歲幣命諸將毋遣金人出境冬十月大臣奏金人書言四事帝曰四州地歲幣可與名分歸正人不可從立賢妃夏氏為皇后秋七月盧仲賢自宿州以金都元帥僕散忠義遣三省樞密院符來遣王之望為金國通問使詔侍從臺諫於後省集議講和盧仲賢擅許四州下大理寺以胡昉楊山義為使金通問因信所審議官金帥以昉不許四郡械幣之助不屈金主命歸之二年春二月金僕散忠義復以書來胡昉自宿州還三月詔王之望以幣還

史籍

卷之二百二十一

四

命荆襄川陝帥臣嚴邊備毋先事妄舉盧仲賢械送郴州編管言者論宰執狗欺之弊命書實政事堂六月命虞允文兼唐鄆允文不奉詔秋七月召虞允文命游泗州徵戊張浚卒遣魏杞為金國通問使九月金人犯邊以久雨出內庫白金四十萬兩糴米振貧民王彥帥師濟江軍昭開易國書以付魏杞冬十月魏杞至盱眙金帥以國書未如式弗受欲得商秦地及俘獲人且還歲幣二十萬杞未得進詔輔臣對便殿金人分道渡淮劉資棄楚州遁十一月知楚州魏勝與金人戰死之州陷濠州陷王彥棄昭關遁滁州陷詔魏杞以所齎禮幣犒軍杞弗從命留鎮江候旨湯思退罷禁太學生伏闕太學生張觀等上書請斬湯思退王之望京其黨而用陳康伯胡銓等以濟大計遣國信所大通事王抃持周葵書如金帥府請正皇帝號為叔姪之國易歲貢為歲幣減十萬制商秦地歸被俘人唯叛囚者不與誓目大畧與紹興同以金人犯淮南詔避殿減膳擇日視師以陳康伯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詔侍從兩省官日至都堂議事有開臺諫者聽會議金人犯六合縣步軍司統制崔阜擊却之閏月陳康伯入見詔問曰一朝肩輿至殿門給扶升殿王抃見金二帥得報書以歸以金人且退詔督府擇利擊之王之望執不可罷之望官以王抃為奉使金國通問國信所參議官持陳

康伯報書以行金遣張恭愈來迓使者十二月制曰比遣王
抃遠抵穎濱得其要約尋淵淵盟誓之信做大遼書題之儀
正皇帝之稱為叔侄之國歲幣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
時憐彼此之無辜約叛亡之不遣可使歸正之士咸起寧后
之心重念數州之民罹此一時之難老稚有蕩析之裁丁壯
有係累之苦宜推蕩滌之宥少慰彫殘之情應沿邊被兵州
軍除逃遁官吏不赦外雖犯死罪情輕者減一等餘並放遣
朝獻景靈宮朝饗太廟是歲平江府常熟州饑淮甸流民二
三十萬避亂江南結草舍徧山谷暴露凍餒疫死者半僅有
遺者亦死乾道元年春正月辛亥朔合祀天地於圓丘大赦

改元以紹興府流民多死罷守臣徐嘉及兩縣令淮西守將
孔福頓遇以敵至蕞城福伏誅遇奪官刺面配吉陽軍牢城
三月陳康伯卒以虞允文參知政事夏四月金報問使完顏
人見吳璘人見封新安郡王秋七月輔臣晚對還德殿御
筆後有大屏記注諸道監司郡守姓名因命都堂視此書之
詔立序偕為皇太子七月池州竹生穗實如米饑民采之以
為食句臣曾公為野穀生竹園以獻御史劾曾不以民食草
木為病坐免官八月温州大風海溢漂民廬鹽場寺觀覆
舟溺死二萬餘人江濱荷幣尚七千餘三年春二月為知陳
州陳亨祖立廟於光州賜名愍忠伯母秀王夫人張氏薨成

服於後苑吳璘卒金遣使來取被俘人部俘在民間者還之
在軍及叛亡者不預皇后夏氏崩皇太子薨十一月合祀天
地於圓丘大赦四年春正月籍荆南義勇民兵增給衣甲農
隙日番教二月詔贈果州團練使韓崇岳立廟賜名忠勇宜
州觀察使朱勇立廟賜名忠信趙鼎曰忠簡行乾道新曆
蜀中縣劍漢州石泉軍大饑叩為甚盜延八郡漢州饑民至
九萬餘六月蜀諸路通負召興化軍布衣林象建寧府布衣
陳揆之赴行在冬十月臣僚言天下之事必歷而後知試而
後見為縣令者必為承簿為郡守者必為通判為監司者必
為郡守皆有等差自今執事官吏局務官必任滿方許外任

未歷親民任使未得擬州郡且授通判從之十一月詔陝州
布衣郭雍赴行在賜魏揆之同進士出身為太學錄五年春
正月詔自今詔令未經兩省書讀者毋輒行夏四月詔福建
路貧民生子官給錢米五月帝射弩弦斷傷目不視朝六月
始視朝以陳俊卿為尚書左僕射虞允文為尚書右僕射並
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兼制國用使七月武寧縣龍關於復塘
村大雨雨二龍奔逸床墜大如車輪牧童得之自是連歲有
水災九月詔淮東諸州農隙教閭民丁命饒信二州歲各留
上供米三萬石以備振糴為岳飛立廟於鄂州賜名忠烈六
年春正月遣范成太使金求陵寢地且請更定受書禮八月

虞允文請建太子九月賜蘇軾誥曰文忠范成太至自金許以還奉及歸欽廟梓官而不易受書禮冬十月謚司馬朴日忠潔遣趙雄賀金主生辰別函書請更受書之禮七年春正月虞允文復請建太子帝命允文擬詔以進二月詔立子惇為皇太子太叔賜戶部內藏緡錢二百萬銀九十萬兩增給官兵詔寺觀母免稅役三月趙雄至金金拒其請夏四月詔皇太子領臨安尹五月金人榮欽宗於華原金遣烏林答天錫來賀會慶節天錫要帝降榻問金主起居虞允文請帝還內命知閣門事王抃論天錫以明日見天錫沮退癸亥會慶節金使隨班入見十一月御集英殿策試應賢良方正直

死秋七月青羌奴兒結降十二月金遣完顏璋來賀正旦議受書禮不合太上皇有旨仍舊璋等入見淳熙元年春正月交趾入貢詔賜國名安南封李天祥為國王二月虞允文卒為郭浩立廟於金州三月金遣梁肅來計事夏四月遣張子顏使金報聘六月使禮官討論別建四祖廟正太祖東嚮位二月茶寇賴文政起湖北轉入湖南江西官軍數為所敗五月論宰相以朝政闕失士民得蘇言以辛棄疾為江西提刑節制諸軍討捕茶寇茶寇自湖南寇廣東九月湯邦彥請分揚州荆南襄陽府金州興元府興州為七路每路文臣一人充安撫使以治民武臣一人充都總管以治兵三載觀其成以議誅賞從之辛棄疾誘賴文政殺之茶寇平提點坑冶王楫進羨餘十萬緡詔却之三年春正月以朱熹屢詔不起特命為祕書郎不就八月太上皇詔立貴妃謝氏為皇后十月追封吳玠為清王四年春正月班淳熙曆二月幸太學武淵光聖退御教化殿命國子祭酒林光朝講中庸達幸武學講武成王廟監學進秩一等諸生推恩賜帛有差詔自今宰執朝殿得旨事須覆奏乃行秋七月罷王秀從祀十二月試四川所上義士二人官而遣之五年春正月侍御史謝原然乞戒有司毋以程頤王安石之說取士從之夏四月知紹興府張津進羨餘四十萬緡詔以代民輸和買身丁五月禁

諸路州軍責屬縣進羨餘閏月贈強寇強震官立廟西和州
賜名旌忠秋七月以歲豐命沿江糴米百六十萬石以廣邊
儲八月賜岳飛謚曰武穆六年夏六月廣西妖賊李接破鬱
林州守臣李端卿棄城遁遂開化州命經畧司討捕之端卿
除名梅州編管秋九月合祭天地於明堂大赦廣西妖賊平
十一月帝著論言用人之弊及誅賞之法命宰執示從臣於
都堂七年春正月黎丘五部落犯警作若兵馬都監高晃以
綿遠軍三千人與戰敗走蠻人深入大掠而去申飭番坊擅
刻書籍之禁五部落再犯黎州制置司鈴轄成光延戰敗官
軍死者甚衆提點刑獄權州事折知常棄城逃制置司益兵

史緯

卷之二百二十一

九

遣都大提舉茶馬吳總往平之以早決繫四論輔臣令職事
官以上各實封言事是夕雨九月詔自今常朝毋稱丞相權
寄使名冬十月黎州五部落進馬乞降詔却獻馬許其互市
八年夏四月立宜章臨武縣學以教養明民子弟除淳熙七
年諸路早傷檢放米一百三十七萬石錢二十六萬緡少師
史浩薦薛叔似楊簡陸九淵等十六人詔赴都堂審察五月
大水嚴州漂浸民居萬九千五百四十餘家紹興府漂浸民
居八萬三千餘家田稼盡腐七月賞監司守臣修舉荒政者
十六人以王淮爲右丞相兼樞密使冬行都軍國建康府嚴
麥太平州廣德軍饑徽饒州大饑流淮郡者萬餘人浙東常

在官刊四

平使者朱熹進對論荒政請蠲田賦身下錢詔江浙淮湖北
三十八郡並免之十二月謚劉安世曰忠定下朱熹社倉法
於諸路金造魏貞吉來賀正旦以爭執進書儀帝還內遣王
抃往諭旨次日貞吉奉書入見九年夏四月帝覽陸贄奏議
論講讀官曰今日之政恐有如德宗之弊者卿等條陳來上
無有所隱秋七月以江西常平義倉及椿管米四十萬石付
司預備振糶出南庫錢三十萬緡付浙東提舉朱熹以備
振糶詔發所儲和糴米百四十萬石補淳熙八年振濟之數
於沿江屯駐諸州椿管八月以錢引十萬緡賜蘄州備振糶
十年春正月以夏秋旱避殿減膳令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郎

史緯

卷之二百二十一

十

官僚職各陳朝政闕失兩御殿復膳十一年春三月令利路
三都統吳玠郭鈞彭杲審陳出師進取利害郭玠試策有及
軍民利害者考官哀類以聞出緡錢三十萬犒四川欠戍者
士詔諸州歲買稻種備農民之闕秋七月再減四川酒課六
十八萬餘緡冬十月詔諸以忠義立廟者漕臣繕治之十一
月令峽州歲時存問處士郭雍十二年春正月賜任伯雨謚
曰忠敏十三年春正月大赦免貧民丁身錢一年爲一百一
十餘萬緡內外諸軍犒賜共一百六十萬緡夏四月詔吳玠
結納夏人賜郭雍號曰願正先生遣官就問雍所欲言備錄
奏上謚胡銓曰忠簡八月日月五星聚於軫九月詔偽造會

子經行用者處死十二月大理寺獄空十四年秋七月詔監司條上州縣弊事民問疾苦除紹興府新科下戶本年和市布帛三萬八千匹八月賜度牒一百道米四萬五千石備賑紹興府饑冬十月太上皇不豫詣德壽宮侍疾不視朝率執奏事內殿乙亥太上皇崩遣帝太上皇后改稱皇太后以章璵爲金告哀使翰林學士洪邁言大行皇帝廟號當稱祖詔有司集議詔曰大行太上皇帝奄棄至養朕當衰服三年羣臣自遵易月之令可令有司討論儀制禮官顏師魯言太上皇帝上繼徽宗正統廟應稱宗從之百官上表請帝還內聽政詔俟過小祥勉從所請戊子帝衰經御素輦還內甲午詣德壽宮自是七日皆如之十一月朔詣德壽宮自是朔望皆如之太上皇帝大祥帝以白布巾袍御延和殿及詣德壽宮紆杖如初詔皇太子惇參決庶務皇太子辭不許辛丑詣德壽宮禱祭百官釋服羣臣上表請御殿聽政詔俟過卅臘冬至詣德壽宮詔皇太子參決庶務於議事堂在內寺監在外守令與宰執同除授訖乃奏詔三日一朝德壽宮十二月大理寺獄空十二年春正月丁酉朔詣德壽宮几筵行禮置左右補闕拾遺詔自今御內殿令皇太子侍立二月金遣蒲察克忠來弔祭行禮於德壽殿見帝於東楹之素帳遣京鏐使金報謝二月上太上皇廟號高宗用洪邁議以呂頤浩趙鼎

韓世忠張俊配饗高宗廟庭權擢高宗於會稽永思陵夏四月帝親行奉迎虞主之禮自是七虞八虞九虞卒哭奉辭皆如之卽高宗神主於太廟詔曰朕比下令欲衰經三年羣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詔俟過卅臘勉從所請然稽諸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爲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皇太后有旨車駕一月四詣德壽宮如舊禮五月帝旣用薛叔似言罷王淮詔論叔似等曰卿等官以拾遺補闕爲名今所奏乃類彈擊其非設官命名之意宜思自警壬戌始御後殿以江西提點刑獄朱熹爲兵部郎官熹以疾未就職侍郎林栗劾熹慢命熹乞奉祠太常博士葉適論栗襲王淮鄭丙之說爲道學之日晏廢正人詔熹仍赴江西熹力辭不赴秋七月上高宗廟樂曰大勳舞曰大德九月大饗明堂以太祖太宗配大赦十二月命朱熹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辭不至十六年春正月金主雅琚孫璟立帝諭二府以當內禪命丞相周必大留身呈詔草讀李綱曰忠定二月壬戌下詔傳位皇太子太子卽皇帝位帝素服駕之重華宮上尊號曰壽皇聖帝紹熙五年五月不豫六月戊戌崩在位二十七年壽六十有八贊曰高宗擇太祖之後而立之乃得孝宗之賢卓然爲南渡諸君稱首可謂難矣卽位之初銳意恢復符離邂逅失利重違高宗之命不輕出師又值金世宗

賢明無幾可乘然易表稱書改臣稱姪減去歲幣以定降好
南北之民皆得休息金世宗每戒羣臣積錢穀謹邊備曰吾
恐宋人之和終不可恃蓋亦忌帝之將有為也自古人君起
自外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孝養未有若帝者終喪三年却羣
臣之請而力行之信王疎之入宮也儲位未定者垂二十年
中外頗以為疑帝既立天性友愛臻入朝屢宴內殿賜予無
算呼以官而不名宋之廟號若仁宗之為仁孝宗之為孝可
謂無愧矣

光宗皇帝諱惇孝宗第三子也乾道六年宰相虞允文請
建儲試孝宗曰朕久有此意但恐儲位既正人心易驕不勤

史籍 卷之二十一

七

於學沒有失德朕所以未建者欲其練歷庶務通知古今庶
無後悔耳七年允文復請孝宗曰朕立太子當令親王出鎮
外藩卿宜討論前代典禮二月立帝為皇太子慶王惲為雄
武保寧節度使四月領臨安府尹帝究心民政周知情偽
孝宗崩之淳熙十四年高宗崩大祥畢孝宗手詔皇太子可
令參決庶務以內東門司為議事堂十五年二月帝始赴議
事堂內外除權自館職卿刺史以上乃以聞九月詔每遇朝
殿令皇太子侍立十一月孝宗諭丞相周必大朕比年病倦
欲傳位太子卿可討論典禮十六年正月兩府奏事孝宗諭
以倦勤欲禪位皇太子退就休養因令必大進呈草詔二月

時高宗三
年之春未

孝宗吉服御紫宸殿行內禪禮丞相率百僚稱賀禮畢孝宗
反喪服御後殿帝侍立尋登輦同詣重華宮帝還內上尊號
曰壽聖皇帝皇后曰壽成皇后壽皇詔立帝元妃李氏為皇
后帝率羣臣朝重華宮大赦百官進秩一級優賞諸軍劉公
弘道負詔五日一朝重華宮內外臣僚陳時政關失四方獻
表諸者勿受遺羅點使金告即位詔百官輪封罷給遺補
官夏四月有事於太廟詔丞相以下月一朝重華宮詔季秋
有事於明堂以高宗配大理獄空七月儒林郎倪起等以封
事可未遷官金使溫迪罕肅來賀即位九月詔監司帥守秩
滿刊闕薦所部廉吏一二人紹熙元年春正月帝率羣臣詣

史籍 卷之二十一

七

重華宮二月殿中侍御史劉光祖言道學非程氏私言乞定
是非別邪正從之以留正為左丞相遣川轉運判官王漸得
節制計代輪井戶重額錢十六萬緡詔獎之二年春正月詔
尊高宗為萬世不祧之廟布衣余古上書極陳帝怒詔送筠
州學廬續五月詔侍從經筵輪苑官不時宣對庶廣諮詢以
補治道十一月有事於太廟皇后教皇貴妃黃氏以暴卒聞
合祭天地於園丘以太祖太宗配太風雨不成禮而罷帝既
聞貴妃薨又值此變震懼感疾罷稱賀肆赦不御禮壽聖
帝及壽成皇后來視疾帝自是不視朝十二月帝始封輔臣
於內殿三年春正月乙巳朔帝有疾不視朝三月帝疾稍愈

始御延和殿。夏四月，補童子吳綱官。帝朝重華宮。五月，帝有疾，不視朝。七月，刺沿江盜萬人爲諸州禁軍。瀘州騎射卒張信作亂，殺帥臣張孝芳。軍士下進張昌擊斬之。總領四川財賦楊輔奏，獨東西兩川時零絹錢四十七萬緡，激賞絹六萬六千匹，詔獎之。十一月，日南至，兵部尙書羅點給事中尤袤、中書舍人黃裳上疏，請帝朝重華宮。吏部尙書趙汝愚因對，以請。帝納之。後數日，帝朝重華宮。皇后繼至，都人大悅。依宰臣奏，中官只承役宮禁，不許預聞他事。四年春正月，已巳朔，帝朝重華宮。五月，進士李儔年五十四，調成都司戶參軍，自以祿不及養，乞以官回贖父母。帝嘉其志，詔以本官致仕。父母與初品官封。秋，南嶽祝融峯摧。九月庚午，重明節。百官上壽。侍從兩省，請帝朝重華宮。不聽。甲申，帝將朝重華宮。皇后止帝。中書舍人陳傅良引裾泣諫，不聽。冬十月，工部尙書趙彥逾等上疏，重華宮乞會慶聖節，勿降旨免朝。帝曰：朕自秋涼以來，思與皇帝相見，卿等奏疏已令進御前矣。明日會慶節，帝以疾不果朝。丞相葛邲率百官賀於重華宮。侍從上章，居家待罪，詔不許。太學生汪安仁等二百一十八人上書，請朝重華宮。不報。庚申，帝將朝重華宮，復以疾不果。十一月，帝朝重華宮。都人大悅。五年春正月，癸亥朔，帝御大慶殿。受皇太后朝。遂朝重華宮。大理獄空。夏四月，侍從入對，請

初，重華宮太學生程省說等，以帝未朝，移書大臣，事聞。帝將朝，至期，丞相以下入宮門，以俟。日昃，帝復以疾不果出。侍從館學官上疏，乞罷黜居家待罪職事官，請去待罪者百餘人。詔不許。臺諫交章，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離間兩宮，請罷逐之。五月，侍從入對，未得見。丁卯，壽皇聖帝疾棘，丞相留正等請帝侍疾。正引裾隨帝至福寧殿，久之乃泣而出。丞相以下，以所請不從，求退。帝命皆退。於是丞相以下遂出城待罪。知閤門事韓侂胄請宣押入城，許之。追封史浩爲會稽郡王。起居舍人彭龜年叩頭請奏事，詔令上殿。乃請朝重華宮。嘉王府翊善黃裳講讀官沈有開奏，乞令皇子嘉王詣重華宮問疾。許之。王至重華宮，壽皇爲之感動。六月戊戌，壽皇聖帝崩。遺詔以重華宮錢一百萬緡賜內外軍。丞相留正知樞密事。趙汝愚等聞壽皇大漸見帝於後殿，力請帝朝重華宮。嘉王亦泣以請。不聽。正等聞壽皇崩，率百官聽遺詔於重華宮。遣薛叔似使金告哀。辛丑，丞相率百官拜表，請就喪次成服。壽皇大飲。嘉王復入奏事，詔俟疾愈過宮行禮。丞相以下請皇太后垂簾聽政。太后不許。請代行祭奠禮。許之。仍有旨，皇帝有疾，聽就內中成服。秋七月，太皇太后以皇帝疾不能執喪，命皇子嘉王卽皇帝位於重華宮之素帳。尊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移御泰安宮。慶元六年八月，太上

史不
明言
而位
之曰
上云
辛酉
也

皇帝不豫。辛卯崩。在位五年。年五十有四。贊曰。光宗幼有令聞。御用儒雅。逮其卽位。總權綱。屏嬖幸。薄賦緩刑。初政可觀。而宮闈妬悍。既不能制。驚憂致疾。政治日昏。孝養無聞。可勝嘆哉。

寧宗皇帝諱擴。光宗第二子也。淳熙九年冠。當出閣。兩宮愛之。不欲令居外。乃建第東宮之側。光宗受禪。封嘉王。帝尊師重傅。以沈清臣爲翊善。紹熙五年六月。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出。宰臣請太皇太后垂簾聽政。不許。宰臣留正奏云。皇子嘉王仁孝。風成宜正儲位。以安人心。從之。遂擬旨以進。御批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正懼稱疾乞罷政。遂逃歸。七月辛酉。

史綱 卷之二十一 七

知樞密院事趙汝愚遣韓侂胄因內侍張宗尹以禪位嘉王之意請於太皇太后。不獲。遇提舉重華宮關禮。侂胄使泣請於太皇太后。太后悟。令諭侂胄曰。好爲之。侂胄出告汝愚。命殿帥郭杲夜分兵侍衛。翌日禪祭。汝愚率百官詣大行柩前。太皇太后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曰。皇帝疾不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爲太子。以安人心。乃奉御批云云。以奉太皇太后。曰。既有御筆。卿當奉行。汝愚袖中所擬以進云。皇帝以疾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閑。皇子嘉王。可卽皇帝位。尊帝爲太上皇。皇后爲太上皇后。太皇太后覽畢曰。甚善。汝愚出以旨諭帝。帝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曰。天子當

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今中外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衆扶入素輓。汝愚率同列再拜。帝詣几筵。殿哭盡哀。須臾立仗訖。催百官班。帝被黃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輓立。內侍扶掖就坐。百官起居訖。入哀服。行禪祭禮。汝愚卽喪次。請召還留正。太皇太后命立夫人韓氏爲皇后。大赦百官進秩一級。賞諸軍。詔車駕五日一朝。泰安宮百官月兩朝。以卽位告於天地宗廟社稷。侍御史張叔椿劾留正擅去相位。詔求直言。遣鄭湜使金告禪位。召知潭州朱熹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率羣臣朝。奉安宮詔。經筵官開陳經旨。救正闕失。以趙汝愚爲右丞相。八月。浙東提舉李太性言。自漢文帝以來。皆卽

史綱 卷之二十一 大

位而謁廟。陛下能飛已閱三月。未嘗一至宗廟。行禮乘輿。出過太廟。而不入。探之人情。似爲闕典。乞早擇日恭謁太廟。九月。命趙汝愚朝獻景靈宮。嗣秀王伯圭朝饗太廟。合祭天地於明堂。大赦。以朱熹言。趣後省右詳應詔封事。閏月。以吏部尚書鄭僑等奏。統修宣三祖。正太祖東嚮之位。立僖祖別廟。藏順真宣三祖主。全遣使來弔祭。侍講朱熹以上疏。件轉。侂胄罷。詔行孝宗三年喪制。命禮官條具典禮。以聞。權樞孝宗皇帝於承寧殿。以陳康伯配饗孝宗廟庭。金遣使來賀。卽位上孝宗廟樂。曰。大倫之舞。慶元元年春正月。罷趙汝愚知福州。六月。右正言劉德秀請考校眞僞。以辨邪正。八月。詔內

外諸軍主帥條奏武備邊防之策九月責趙汝愚永州安置
十二月命朱熹為煥章閣待制辭三年春正月趙汝愚卒於
永州二月中嚴獄囚瘐死之罰六月台州黃巖縣大雨水有
山自徙五十餘里其聲如雷草木冢墓皆不動而故址漬為
淵潭十二月寬處士蔡元定於道州三年春正月廣東提舉
茶鹽徐定國遣人捕私鹽於大奚山魯民遂作亂知廣州錢
之望遣兵入山盡殺之太皇太后吳氏崩朝獻景靈宮朝奉
於太廟祀天地於圓丘大赦詔為太皇太后服期四月古田
縣禾食嬰兒四年春正月詔禁偽學五年春正月建玉堂夏
五月統天曆成八月率羣臣詣壽康宮上壽始見太上皇成

史錄

卷之二百二十一

九

禮而還九月加韓侂胄少師封平原王十二月命廣東諸州
建安仁宅惠濟倉庫給士大夫死不能歸者六年六月太上
皇后李氏崩八月辛卯太上皇崩遣李寅仲使金告哀婺州
布衣呂祖泰上書請誅韓侂胄蘇師旦詔杖祖泰配欽州半
城命謝深甫朝獻景靈宮副濮王不亞朝獻太廟合祭天地
於明堂大赦冬常州大風仰哺者六十萬人十一月皇后韓
氏崩十二月擯撤光宗皇帝于永崇陵嘉泰元年春正月以
舊邸配饗先宗廟庭三月臨安大火四日乃滅延燒五萬八
千九十七家百官多僦舟以居夏四月下詔自貢內降錢十
六萬緡米六萬五千餘石振被災死凶之家詔以風俗侈靡

通鑑子思
趙汝愚

災後營造務遵法制內出銷金鋪翠焚之通衢禁民無或
川二年十二月立貴妃楊氏為皇后加韓侂胄太師三年春
正月幸太學謁大成殿御化原堂命國子祭酒李寅仲講書
周官篇遂幸武學謁武成殿監學官進秩一級諸生推恩賜
眉有差詔宰執臺諫子孫毋就試詔刑部歲終比較諸路瘠
死之數以為殿最九月詔南郊加祀感生帝太子庶子星宋
星十一月朝獻於景靈宮朝奉於太廟祀天地於圓丘大赦
全國多難懼朝廷乘其隙沿邊聚糧增戍禁襄陽權場邊藥
之開蓋自此始四年春三月臨安大火迫太廟樞奉神主於
景靈宮詔修太廟避正殿下詔罪已詔百官疏陳時政關失

史錄

卷之二百二十一

十

撫哀州降興府臨江軍大饑殍死者不可勝數有舉家二十
七人同赴水死者夏四月立韓世忠廟於鎮江府五月追封
岳飛為鄂王五月得四圭有邸王一詔藏於太常十一月詔
江淮荆襄諸州值荒歉奏請不及者聽先發原以聞開禧元
年春三月申嚴民間生子棄殺之禁仍令有司月給錢米收
養夏四月武學生華嶽上書言朝廷不宜用兵恐起邊釁侂
胄怒送建寧府編管詔以衛國公驥為皇子進封榮王鎮江
都統戚拱遣忠義人朱裕結弓手李全焚連水縣金人以邊
民侵掠來責淪盟六月詔內外諸將密為行軍之計秋七月
詔韓侂胄平章軍國事立班丞相上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

太皇太后
聖訓
其地

命興元都統司增招戰兵十二月金遣趙之傑來賀正旦入見禮其僭韓侂胄請帝還內詔使人更以正旦朝見二年春正月詔毀錢爲銅者不赦仍籍其家二月奇慈官火太皇太后長姑大內以火災避正殿微舉知處州徐邦憲入見請立太子因肆赦弭兵侍御史徐枋劾罷之下納粟補官之令追奪李檜王爵命禮官改謚四川宣撫副使吳曦遣其客姚淮源獻關外四州於金求封蜀王鎮江都統制陳孝慶復泗州江州統制許進復新息縣光州忠義人孫成復復信縣五月東陽縣大水山千七百三十餘所同夕崩漂溺甚衆陳孝慶復虹縣江州都統王大節攻蔡州不克軍潰下詔伐金以伐

史綱 卷之二十一

三

金告於天地宗廟社稷皇甫斌以兵攻唐州敗績興元都統秦世時出兵至城固縣軍大亂以郭倬主督馬軍行司公事李汝翼會兵攻蜀州敗績備襄兩淮田辛以備戰兵郭倬遣至衛縣金人迫之倬執統制田俊邁以與金人乃免六月建康都統李興攻壽州敗績建康副都統田琳復壽春府命丘密至揚州部署諸將悉三衛江上軍分守江淮要害金人封吳曦爲蜀王八月斬郭倬於鎮江九月金兵攻奪和尚原金人自渭河口渡渭關楚州十一月命主管殿前司公事郭景瑊領兵駐真州以援兩淮金人破襄陽軍犯神馬城江陵副都統魏友諒突圍趨襄陽趙淳焚樊城金人犯蘆州田琳

拒退之以金人犯淮告於天地宗廟社稷避殿戒膳金人去蘆州金人犯舊岷州守將王喜遁去金人圍和州守將周虎拒之金人破信陽軍圍襄陽破隨州太皇太后賜錢一百萬緡犒賞軍士金人犯真州破西和州滁州安豐軍及邊屯皆爲金人所破十二月金人圍德安府守將李師尹拒之金人破成州守臣辛慆之遁去吳曦焚河池縣退屯青野原金人去和州攻六合縣郭倪遣前軍統制郭儀救之遇於胥浦橋大敗倪棄揚州走金人破大散關魏友諒軍潰於花泉走江陵金人犯七方關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拒却之吳曦還興州金人自淮南退師留軍據滁州四川宣撫使程松道三年

史綱 卷之二十一

三

春正月金人破隋州吳曦督權大安軍事楊震仲震仲不屈死之吳曦僭位於興州二月以金師退師正殿復膳金人去襄陽四川宣撫副使司轉運安丙及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合江倉楊巨源等誅吳曦傳首行在獻於廟社果三日四川平賊妻子家屬徒嶺南奪其父挺官還吳璘子孫出蜀存其廟祀玠子孫免連坐三月斬偽四川都轉運使徐景望興州將劉昌國引兵至隋州金人退去李好義復西和州金人去成州程松筠州安置忠義統領張興復鳳州五月太皇太后謝氏崩四川宣撫司參贊軍事楊巨源與金人戰於長壽敗績楊副都統制李好義襲秦州敗還遇害死以林拱辰

新吳答以
檢上印為
社稷功也

史記

卷之二十一

七

為金國通謝使遣富瑋使金告哀安丙殺其參議官楊巨源
秋七月遣王栴持書赴金元帥府十一月詔韓侂胄起兵
端罷平章軍國事禮部侍郎史彌遠以密有命與權主管殿
前司公事夏震誅韓侂胄於玉津園以誅韓侂胄部天下斬
蘇師旦詔奸臣竄跡當首開言路以來忠議中外臣僚各具
所見以聞詔立榮王曠為皇太子大赦十二月金人被隨州
以史彌遠知樞密院事嘉定元年春正月右諫議大夫葉時
等請梟韓侂胄首於兩淮以謝天下不報王栴還自河南持
金人牒求侂胄首三月復奏檜王爵贈諡王栴自軍前還議
以侂胄首首易淮陝使地詔梟侂胄首於兩淮夏四月詔自

史記

卷之二十一

七

隘喉渡江者聚建康殍死日八九十人五月史彌遠起復武
訓郎羅日恩謀反伏誅京湖制置司放諸州新軍及忠義人
歸農秋八月詔皇太子更名詢九月朝獻於景靈宮朝享於
太廟合祭天地於明堂大赦十一月郴州黑風峒寇李元
作亂眾數萬破吉陽諸縣詔荆鄂江池四州軍討之十二月
四川制置司調軍討黎州蠻敗績賜朱熹謚曰文是歲諸路
旱蝗揚楚衡郴吉州南安軍盜起三年春正月下詔招諭羣
盜戒飭監司郡守誅楚州渠賊胡海夏四月李元彌犯南雄
州官軍大敗五月淮東賊平詔寬恤殘破州縣池州副都統
許俊江西副都統劉元鼎知潭州曹彥約與李元彌戰於江
西敗績十二月湖南賊羅世傳縛李元彌降明年四年春
正月詔湖南江西諸州經賊蹂躪者監司守臣攷舉令安集
之實第其能否以聞二月李元彌伏誅羅世傳補官尋復叛
三月沔州將劉世雄謀據仙人原作亂伏誅六月遣余曠質
金主生辰會金國有難不至而還九月羅世傳為其黨所殺
冬十月以金國有難命江淮京湖四川制置司謹邊備五年
秋七月以雷雨毀太廟屋避正殿減膳八月金人執其主允
濟冬十月金遣使來告即位七年春正月四川制置司率諸
將及金人戰於秦州城下敗還秋七月金人來告遷於南京
起居舍人真德秀奏罷金國歲幣夏人以書來四川議夾攻

金人不報八月金人來督歲幣十一月遣諸子述使金賀正
日則部侍郎劉鎰等及太學諸生上章言其不可不報十二
月金遣使來賀正旦八年春正月詔四川立楊巨源廟名曰
褒忠賜張拭謚曰宣九年春正月詔呂祖謙謚曰成二月地
大震馬湖夷界山崩八十里江水不通夏四月秦州人唐進
何進等引衆十萬來歸四川制置使董居誼拒却之五月大
興草木枯槁百泉皆竭臨安斛水百錢江淮杯水數十錢渴
死者甚衆十一月以程彥輝攻鞏州迫四川界命利州副都
統劉昌祖移駐西和州以備之十年夏四月金人犯光州中
渡鎮殺權場官盛允升犯樊城江陵府副都統王守中引兵

史緯

卷之二百二十一

五

拒之閭棗陽光化軍詔江淮制置使李玘京湖制置使趙方
措置調遣聽便宜行事廬州鈐轄王辛敗金人於光山縣殺
其統軍完顏掩徐州光化皆以捷聞趙方請下詔伐金傳檄
詔諭中原官吏軍民六月詔厲將士募京西忠義入進討十
一月詔浙東提舉司發米十萬石振給貧民十二月金鳳翔
副都統軍完顏贊犯四川迫湫地堡破天水軍守臣黃炎孫
適攻白環堡破之迫黃牛堡統制劉雄蔡大散關通蜀石泉
軍饑殆死萬餘人十一年春正月京東路忠義人李金率衆
來歸以全爲京東路總管金人圍皂郊堡犯關茅關興元都
統李貴通二月金人焚大散關而去破皂郊死者五萬人破

史緯

卷之二百二十一

美

洪地堡閭棗陽軍游騎至漢上均州守臣應謙之棗城走楚
州鈐轄宗昭祖焚金人糧舟於大清河京東忠義副都統沈
鐸遣兵助之三月金人焚湫地堡而去利州統制王逸率忠
義人復皂郊金副統軍完顏贊包長壽遁去沔州軍郭雄追
斬贊忠義人十萬攻秦州官軍繼進至赤谷口沔州都統劉
昌祖命退師故散忠義人官軍潰包長壽合長安鳳翔之衆
攻皂郊遂趨西和州鎮江忠義統制彭惟誠敗於泗州劉昌
祖焚西和州與守臣楊克家遁去夏四月劉昌祖焚成州與
守臣羅仲甲遁去階州守臣侯願棄城去金人去西和成州
犯大散關守將王立遁犯黃牛堡興元都統吳政拒退之斬
王立五月詔侍從臺諫兩省官集議平戎禦戎和戎三策十
二年春正月金人犯成州沔州都統張威自西和州退守仙
人原犯棗陽軍又被信陽軍二砦京西諸將引兵拒之犯西
和州守將趙彥呐設伏殲其衆犯安豐軍建康都統許俊却
之焚成州犯河池守將張贊遁去閬安豐軍及光州攻光化
軍破那山縣進逼均州破鳳州守臣雷雲棄城去金人夷其
賊興元都統吳政及金人戰於黃牛堡死之金人乘勝攻武
休關破光山縣閭棗陽軍京湖制置使趙方遣統制扈再興
救之不克進而還破武休關興元都統李貴通還權興元府
事趙希葉城去破興元府攻棗陽軍遣殿前司軍八千人防

捍江而破大安軍守臣李文子義城去破洋州四川制置使董居誼自利州進沔州都統張威遣統制石宣邀擊金人於大安軍大破之獲其將巴土魯安金人去興元府去洋州京湖制置使趙方遣統制尼再興引兵三萬人攻唐鄧二州隨州忠義統制劉世興引兵攻唐州金人去棗陽軍夏人復以昔來四川議夾攻金人利州路安撫丁燦許之三月金人入洋州焚其城而去興元軍士權興作亂犯巴州守臣秦季桓棄城去鄂州統制劉世榮會兵攻唐州權興降興元軍士張福作亂金人聞安豐軍潘濂光三州江淮制置使李珪命池州都統武師道忠義軍統制陳孝忠救之不克進金人自光

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州犯麻城白濠州犯石碛白盱眙犯全椒來安天長六合淮南流民渡江避亂諸城悉閉金人游騎至東采石楊林渡建康大震京東總管李全自楚州忠義總轄季先自漣水軍引兵來援金人引去全追擊敗之於曹家莊獲其將夏四月張福入利州四川制置使聶子述遣殺總領財賦楊九鵬張福掠閬州掠果州薄遂寧府權府事程遇孫葉城遁太學生何處恬等上書言工部尚書胡榘欲和金人請誅之以謝天下張福入遂寧府焚其城四川宣撫司命沔州都統張威引兵捕福福入普州守臣張已之棄城遁六月張福請降張威執之歸於宣撫司丁燦以書約夏國攻金人秋七月張福伏誅

張威捕賊衆一千三百餘人誅之李全引兵至濟州知州王贊以城除十一月封楊次山會稽郡王十二月京東節制司復京東河北二府九州四十縣四川宣撫司遣兵取洮州召諸將議出師招諭中原豪傑金人犯鳳州京湖制置司遣統制尼再興等引兵六萬人分二道出境是歲鹽官縣海失故道潮沙衝平野二十餘里侵縣治鹽場皆圯蜀山渝人海中聚落日時失其平坡四郡田後六年始平十三年春正月屢再興引兵攻鄂州鄂州都統許國攻唐州不克而還金人追之遂攻樊城趙方督諸將拒退之夏四月淮東制置賈誼招諭山東兩河豪傑五月以李全爲左武衛大將軍以季先爲

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漣水軍忠義副都統命先赴樞密院議事未至殺之秋八月皇太子詢薨諡曰景獻安丙遣夏人書定議夾攻金人四川宣撫司命利州統制王仕信引兵赴熙州會夏人傳檄招諭陝西五路官吏軍民復海州盱眙將石珪叛入漣水軍詔以珪爲漣水忠義軍統轄九月夏人引兵圍鞏州來趣師王仕信引兵發宕昌四川宣撫司統制賈俊李實引兵發下城沔州都統張威出天水利州副都統程信出長道興元副都統陳立出大散關興元統制田門出于午谷金州副都統陳昱出上津張威令所部諸將毋得擅進兵賈俊克來遠鎮王仕信克鹽川鎮賈俊進攻定邊城金人來救俊尋破之程信

王仕信引兵與夏人會於鞏州城下，攻城不克。金人犯皂郊，鞏州統制董炤與金兵戰大敗。程信及夏人攻鞏州不克，信引兵趨秦州。夏人自安遠特退師。冬十月，程信以宣撫司命斬仕信於西和州，以張威不進兵，罷其官職。十二月，鎮江副都統程朝宗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寶來獻。十四年春二月，金人陷光州，犯五關，遂圍黃州。分兵破諸縣，犯漢陽軍。李全棄泗州遁還，詔淮東京湖諸路應援淮西，沿江制置司防守。江面三月，鄂州副都統尼再興引兵攻唐州，金人被黃州知州事何大節棄城遁，陷蘄州。知州事李誠之及其家人官屬皆死之。金人退師，尼再興邀擊敗之於天長鎮。金人渡淮而北，李全遣兵追擊敗之。六月，詔以姪福州觀察使貴和為皇子，更名竑，封祁國公，以立皇子。告於天地宗廟社稷，以太祖十世孫與苒為右監門衛大將軍，賜名貴誠。九月，立貴誠為沂王。後冬十月，京東河北節制司復滄州。夏人以書來四川，會兵。十二月，殿前司同正將華岳謀反，殺之。十五年春正月，庚戌朔，御大慶殿，受恭膺天命之寶，立李誠之廟於蘄州。十七年，詔補先聖裔孔元用為通直郎，錄程頤後。六月，蘇椿舉大名府來歸。秋七月，帝不豫。閏八月丁酉，帝崩。在位三十年。壽五十七。葬永茂陵。史彌遠傳遺詔，立侄貴誠為皇子，更名昀。即皇帝位。尊皇后為皇太后，垂簾聽政。封皇子竑為濟陽

郡王，出居湖州。贊曰：宋氏內禪者四，寧宗之禪，獨當事勢之難，能不失禮節焉。斯可謂善處矣。初即位，汝愚為相，召用宿儒，引拔善類，一時之政，燦然可觀。及侂冑用事，內蓄羣奸，毀禁正學，外挑強隣，流毒淮甸，頻歲兵敗，乃函侂冑之首，行成於金。既而彌遠擅權，幸帝老荒，竊弄威福，至於皇儲國統，得立之私，他可知也。神器授受，寧理之視仁美，其名雖

史綱卷二百二十二

宋史五

本紀

十世首
字宗子行

理宗皇帝諱昀燕王德昭之後也父希範追封榮王寧宗弟
沂王薨無嗣以宗室布瑄子貴和為沂王後嘉定十三年景
獻太子薨寧宗以國本未立選太祖十世孫教育如高宗故
事遂立貴和為太子改名玠而以帝嗣沂王授右監門衛大
將軍賜名貴誠帝疑重察言潔修好學每朝參待漏或多笑
語帝獨儼然出入殿庭矩度有常會玠與丞相史彌遠有違
言彌遠嫌玠共失於寧宗屬意於帝而未遂十七年八月寧
宗疾篤彌遠稱詔以貴誠為皇子賜名昀封成國公同月丙
申寧宗崩彌遠使楊谷楊石入白楊皇后稱遺旨以皇子玠
封沂王命子昀嗣皇帝位大赦尊楊皇后曰皇太后同聽政
封玠為沂王賜第湖州詔宮中自服三年喪九月褒表老儒
以禮部侍郎程瑛吏部侍郎朱著中書舍人真德秀等兼講
讀官祀明堂大赦十一月按理四從右正言康深請承順東
朝繼志述事一以孝宗為法而新政之切者曰畏天悅親
學仁民上嘉納焉十二月開經筵詔輔臣觀講寶慶元年春
正月詔舉賢良湖州查潘壬等謀立沂王玠玠聞變匿水竇
中盜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其身守臣謝周鼎率官屬入

史綱

卷之二百二十二

一

史綱

卷之二百二十二

二

賀壬等仍稱李全以精兵二十萬助討史彌遠擅廢立之異
比明視之皆太湖魚人及巡尉兵卒玠遣王元春告於朝而
率州兵捕賊彌遠奏遣殿司將彭任討之查平遣其客秦天
錫託宣醫治玠疾諭旨遇赦死貶為巴陵郡公五月詔內外
文武大小之臣於國政有所見聞封章來上毋或有隱六月
以史彌遠為太師右丞相兼樞密使封魏國公八月詔知袁
州趙簽夫直秘閣福建提點刑獄以旌廉吏張九成贈太師
追封崇國公謚文忠以程頤四世孫源為籍田令二年春正
月贈沈煥陸九齡官煥謚端憲九齡謚文達召布衣李心傳
赴闕夏四月詔以孔子五十二代孫萬春襲封衍聖公三年
春正月詔朕觀朱熹集註發揮聖賢蘊奧有補治道朕屬意
講學緬懷典刑可贈熹太師追封信國公三月工部侍郎朱
在進封秦人主學術之要上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
之不釋手恨不與同時夏四月宣引前丞相謝深甫女孫歸
慈回殿進見五月詔憲司詳覆所部獄案歲月淹延者重寘
於憲六月史彌遠乞歸田里不允八月封謝氏進封夫人十
二月元兵破關外諸隘四川制置鄭損棄三關約定三年同
二月遣卒楊椿夜竊入皇城燒毀甲仗衛士捕得之即磔於
市秋七月寧化縣曾門寡婦晏氏給軍糧禦寇有功全活鄉
民數萬詔封恭人賜冠帔官其子承信郎九月謝氏進封貴

宋史卷之二十一
忠義列傳
忠義列傳

妃李全叛淮東官兵王青力戰死之詔史彌遠氣體向安朕未欲勞以朝請可十日一起都堂治事冊命貴妃謝氏爲皇后出緡錢百五十萬犒諸軍振贍在京細民四年春正月趙范趙葵誅李全於新塘六月詔魏了翁吳德秀並復元官職八月元兵破武休入興元攻仙人關九月臨安火延及太廟上素服祇朝減膳徹樂冬十月太常少卿度正國史院編修官李心傳疏言宗廟之制未合於古茲緣災異宜舉行之詔兩省侍從臺諫具議以聞元兵破蜀口諸郡御前中軍統制張宣戰青野原敗之十一月詔忠義總管田遂力戰而歿贈忠州刺史加封立廟五年春正月新作太廟成二月謁太廟

史

卷之二十一

三

太師左丞相兼樞密使十一月尚書趙范言宣和海上之盟朕初甚堅迄以取禍其事不可不鑑帝嘉納之詔趙葵任責防禦禮部郎中洪咨夔進對言今日急務在進君子退小人如具德秀魏了翁當聚之於朝帝是其言命咨夔爲監察御史帝嘗問州縣貪風祕書郎應備曰貪黷由殉色而起成湯制官刑儆有位者及於巫風淫風者有以也端平元年春正月金主完顏守緒傳位於宗室承麟城破守緒自經承麟爲亂兵所殺史嵩之露布告金主遣郭春按術故壞詣奉先縣汛掃祖宗諸陵還師屯信陽二月詔端平元年以前諸貶寬物故者許歸葬三月以買似道爲籍田令遣太常寺主簿朱

史

卷之二十一

四

王臨年百二歲授迪功郎八月詔河南新復郡縣久廢耨種江淮制司其發米麥百萬石往濟歸附軍民朱揚祖林柘朝以對上怒涕太息京河關陝宜撫使趙范言京河制置使趙葵關陝制置使全子才輕遣偏師復西京趙楷劉子澄參贊失計師退無律致後陣敗覆詔趙葵全子才等削貶有差又言楊義之敗皆由徐敏子范用吉急於赴援致不能支詔罷敏子等冬十月具德秀進大學衍義十二月元道王橫來道鄒仲之李復禮報使二年春正月詔議胡瑗孫明復邵雍歐陽修周敦頤司馬光蘇軾張載程顥程頤等從祀孔子廟庭

史綱

卷之二十二

五

升孔伋十哲詔主管侍衛馬軍孟珙黃州駐劄措置邊防以御前軍淮軍統制程希爲元國通好使二月日當虧不虧同七月詔錄開禧蜀難死事之臣大安知軍楊震仲孫忠孫精下州文學利州路常平幹官劉當可母王氏義不降賊殺江而先贈和義郡夫人當可與升官八月以太師趙汝愚配寧宗廟庭仍開像於昭勳崇德之間追封福王三年春正月元兵攻漢山張順翁大成以兵禦之江陵統制李復明戰歿詔侍從臺諫給舍條具邊防事宜三月襄陽北軍主將王曼李伯淵焚城郭舍庫降元時城中官民兵四萬七千有奇其財粟三十萬軍器二十四庫皆以金銀鹽鈔不與焉南軍主

元人成寧
宋史大統
在元史紀
西中元紀
端平三年

將李虎乘火縱掠一郡爲空制置使趙范坐失撫御致南北軍交爭叛亂詔削官三秩元謀者以檄招曹友聞友聞斬之夏四月詔悔開邊責已以崔與之爲右丞相兼樞密使利州駐劄制置使制曹友聞與元兵大戰於陽平關兵敗死之詔誅殺曹友聞曰張忠官其二子冬十月元兵破固始縣淮西將呂文信杜林率潰兵數萬叛六安霍丘爲羣盜所據元太子淵端兵去成都元兵破文州守臣劉銳通叛趙汝鼎死之十一月元兵圍光州詔史嵩之援光趙葵援合肥復成都府嘉熙元年五月臨安府火燔三萬家二年春二月太宗正丞賈似道奏北使將至地界名稱歲例宜有成說又言勝財之

史綱

卷之二十二

六

道莫急於去賊吏藝祖治賊吏杖殺朝堂孝宗具狀刺面今日行之則財自裕詔近覽李臺奏知蜀漸次收復然創殘之餘撫綏爲急宜施湯宥之澤淮西被兵恩澤亦如之其降德音論朕軫恤之意元再遣王繼來詔嚴州布衣錢時咸忠鄭吳如愚隱居著書選爲祕閣校勘崔與之罷知鎮江府吳潛言宗子趙昀聰聖集具漆豐濠四郡流民十餘萬團結十七營其強壯二萬可籍爲兵近調五百援合肥宜補時腰官又沙土蘆田不下二十餘萬畝可賣之以贍流民佐養兵從之復光州守臣董世臣伏誅司戶柳臣舉配雷州四年夏四月前潼川運判吳中進對言鄭損棄邊郡不守桂如淵啓潰卒爲

亂趙彥呐忌忠勇不救彭大雅險譎變詐殊費圖訪宜進孟
以於夔門夔事力困乏東南能助之則夔足以自立又言張
祥有保全趙彥呐楊恢兩制置之功敵人憚其果毅宜見錄
用上籍之趙人奉國縣閬州簽屬陳承已為賊所傷妻彭氏
罵賊死之趙人賜廟閬州蜀破時儒林郎王章國門死
於兵追贈章為通直郎官一子為文學詔荆鄂都統制張順
以私錢招襄漢潰卒刺忠義虎翼兩軍及援安慶池州有功
特與官兩轉淳祐元年春正月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
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載程頤程顥具見實踐深探
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
裏渾融使大學論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
明於世朕每親五臣論著辟沃良多今觀學有日其令學官
列諸從祀以示崇獎之意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
法人言不足恤為萬世人豈宜從祀孔子廟庭點之對廟
致願為汝南伯張載邵伯程頤河南伯程頤伊陽伯幸太學
問孔子廟御崇化堂命祭酒青齊講禮記大學篇監學官各
進一秩肅生推恩賜帛有差製道統贊賜國子監宣示諸生
十一月淮東提刑余玠以舟師解安豐國二年春正月詔州
縣官有罪諸帥司毋輒加杖責六月以余玠為四川宣諭使
事干機速許同制臣共議指置先行後奏并給金字符黃榜

各十以備招撫冬十月元兵入通州守臣杜霆棄城遁廣南
雄州元兵攻叙州帳前都統楊大全戰歿詔贈武節大夫官
其二子四年春正月帝製訓廉諱刑二銘戒飭中外樞密院
言四川帥臣余玠大小三十六戰有勞効宜第功行賞二月
出封樁庫幣錢十萬命兩淮京湖四川制司收逋額年交兵
遺骸立為義塚夏五月元兵圍壽春府呂文德節制水陸諸
軍敗之圍解詔史嵩之起復右丞相兼樞密使京湖將李福
破中州及西平縣將作監徐元杰論史嵩之不當起復宜許
其舉執政自代不允五年春二月復五河京湖鈐轄王雲等
嬰鎮平縣雲等六人戰死于江力戰節王雲等加贈恤于江
轉一官六月工部侍郎徐元杰暴卒京湖總制兀術用帥衆
戰裕州揚河戰黑山戰大神山皆有功呂文德與元兵戰五
河隘口又戰於濠州元兵還九月京湖制置司言劉整率精
銳以雲梯四面攻鎮平縣城人之巷戰焚倉庫掠糧器甲武
勝等四人死之畧廣陽焚列屯若櫛廬舍二市餘所遺抵靈
山又力戰有功詔整等各與官祀明堂奉太祖太宗率衆並
伯大救冬十一月詔將領關貴統制白傳才率衆復洋州還
遇元兵交戰將士百五十三人皆陣沒關貴白傳才可贈承
節郎官其子六年春正月辛卯朔日有食之秋七月泉州歲
饑民謝應瑞出私鈔四十餘萬糴米以振鄉井全活甚衆詔

補進義校尉元兵回壽春總管孫琦呂文信夏貴戰敗之立
琪卒詔北兵入蜀前四川制置使陳隆之聞家數百口罹害
死不易節其賜徽猷閣待制官其二子賜諡立廟十二月
史嵩之依所乞守金紫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永國公致
仕臺諫論史嵩之無父無君醜聲橫行律以無將之法罪有
餘誅乞削官遠竄七年春二月詔淮安主簿周子錄久俸於
北數遣使許謀報邊事今遂生還可優與升擢八年春二月
呂文德解泗州圍福安縣民羅氏母年過百歲封贈人復其
家趙葵言泗州斷橋將士用命敗元兵其兵多山東人請
史用政等襲膠州以牽制侵淮之師從之先鋒軍統制田信

九

史錄

卷之二百二十一

泗州之戰父子皆死於兵詔贈智潤修武郎子承節郎官
其家一人詔淮東制置司於泗州立廟祀夏阜及張忠田智
潤父子賜額以旌忠節朝奉郎程克已妻王氏沒王事贈安
人九年春正月詔周世宗八世孫蔡彥穎襲封崇義公詔以
官田三百畝給表忠親以旌錢氏仍禁禁林六月詔邊郡各
立義忠廟凡沒於王事忠節顯著者並祠焉守臣春秋致祀
十一年春正月監察御史程元鳳言善善堂宜遷重厚賜賞
之士上納之夏四月漳州民林符三世孝行一門同居福州
陳氏年守志壽逾九旬詔旌其門六月四川余玘進北
馬五百詔求遺書山林之士有著述者許上進詔以故直龍

圖閣校勘所著中興小傳百篇宋十朝綱目并撮要付史館
磨寫追贈助龍圖閣待制詔比覽林光世易範明易推星配
象演義有司以禮津遣赴闕十一月京湖都統高遵復襄樊
詔立功將士三萬二千七百有二人各官一轉以緡錢三百
五十萬犒師鄧清之卒以謝方叔為左丞相吳潛為右丞相
十二年春正月武功大夫王堅復興元太學錄楊懋卿孝行
卓異詔表其門以其事宣付史館元兵攻隨郢安復京西馬
步軍副總管馬榮率將士戰嚴實山再戰銅冶坪三月又戰
子陵大脊山詔榮兵不滿千能禦大難賞官兩轉守三汊口
諸將焚北屯積蓄斷其浮梁夏四月詔襄郢新復州縣耕屯

史錄

卷之二百二十二

為急以緡錢百萬命京闕措置給種與牛五月詔申徽江防
每歲以葦戰艦練舟師動情為賞罰八月詔行會天曆詔襄
樊已復其務措置屯田修渠堰十一月吳潛罷寶祐元年春
正月詔以蔡祖十一世孫榮王與芮之子建安王孜為皇子
改名祺封永嘉王製資善堂記賜皇子元兵渡漢江屯萬州
入西柳關高遵嗣將士扼河關上山大戰至石礮港而還余
玘卒冬十月詔出緡錢二百萬振恤京城軍民二年春元城
利州統制呂達戰歿詔贈官四轉官其二子饒州布衣饒魯
不事科舉一意經學詔補迪功郎饒州教授三月王善使元

不足為其

元留上其
不以為月

宋留部繼
遂以爲南
繼似道之
罪亦以強
弱論非以
曲直論也

留七年來歸六月元兵入廣安軍王堅曹世雄戰敗之利州
王佐堅守孤壘降將南永忠以兵薄城下佐罵之永忠流涕
而退詔佐進官一秩隆慶教授鄭炳孫不從南永忠降先繼
其妻女乃朝服自縊詔贈直祿關仍官其子以賈似道同知
樞密院事閏六月參知政事董槐疏蜀事孔棘願假臣宣撫
置司夔門以通荆蜀上詔荅曰卿請帥蜀足見忠壯然經理
西事當在廟堂宜竭謀猷以副委任元兵圍嘉定府五旬帥
守命與元用夜開關力戰圍解九月祀明堂大赦詔諸西太
一官爲國所祥起居郎牟子才疏諫而止十月斬前利西安
撫王惟忠於都市十二月元兵圍四川苦竹隘隆慶部兵周

史綱

卷之二十一

十一

第見復客約段元鑑解圍事覺不屆而死隆兵力戰圍解馬
拔白鎗戰歿詔四川宣撫司爲立廟安西堡受國五月將士
力戰解之居民以資糧助軍實詔在城人並賞一資復租賦
五年三年春正月震雷巴州告捷起居郎牟子才言元夜張
燈侈靡倡優下賤奇技獻笑婦汗清禁上累聖德今震電示
威臣願聖明覺悟天意可回帝納其言二月兼給事中王登
言國家與元本無深仇而兵連禍結皆原於入洛之師輕啓
兵端二三狂妄如全子才趙楷劉子澄輩輕而無謀遂至雙
輪不返全子才誕妄倖爵今乃授劉子澄側自陳改正乞寢
二人之命以爲喪師誤國之戒從之復廣陵堡李全子璫寢

史綱

卷之二十一

十一

海道賈似道遣兵敗之謝方叔罷權中書舍人陳大方言劉
子澄贊入洛之師北兵方入唐州界子澄已率先遁逃一敗
塗地二十年來爲國家患皆原于此宜投之四裔詔罷子澄
祠祿四年春正月蜀圖奏捷五月羅鬼國遣報恩擒官元兵
也大理國取道西南將大入邊詔以銀萬兩使恩播結羅鬼
爲援六月臺臣丁大全疏詆右丞相董槐以臺縣遣開兵夜
半迫槐出閣物論駭異三學生上言詔以槐提舉洞霄官命
右丞相程元鳳參知政事蔡杭輪日判事軍國重務取旨秋
七月知徐州史俊調舟師與元兵戰凡十三合詔俊官三轉
九月西南將呂告蠻與烏蘇蠻合力爲國禦難監察御史朱

成都舊志
宋史本紀
卷之二十二
年

史

卷之二十二

七

情狀臣淵中傍邊防安豐上戰功冬十月元兵攻通泰州廣
南軍劉雄飛奏橫山之功十一月穎州上戰功東海失守
似道抗章引咎詔以功自贖特與放罪淮東帥臣奏元兵退
十二月元兵渡馬湖入蜀房州上戰功向士璧不俟朝命進
師歸州捐貲百萬以供軍費馬光祖不待奏請招兵萬人捐
銀萬兩以募壯士遂有房州之功開慶元年春正月元兵攻
忠治漸薄夔境蜀帥蒲擇之攻成都元兵破利州隆慶
順慶諸郡間遂廣安守將相繼降造浮梁於涪州之蘭市二
月涪州報元兵退三月毀蘭市浮梁馬光祖奏元兵自烏江
東北詔合州守王堅嬰城固守百戰彌厲節義爲蜀列城之
冠貴典加厚知施州謝昌元自備緡錢百萬米麥千石築郡
城有功詔官一轉達州上呂文德戰功六月呂文德兵入重
慶南平來報戰功降人言元憲宗崩於軍中九月賀似道表
言元兵自黃州渡武口渡江中外震動下詔罪已勉諭諸關
進兵詔大出內府緡錢銀帛給江淮軍實命御史陳寅趣淮
東調兵至萬應援上流合州開解冬十月以賀似道爲右丞
相兼樞密使封茂國公詔避殿賦勝徽樂十一月舟師戰淞
黃洲十一月詔出內帑緡錢五十萬犒內外諸軍賀似道表
大賤有功十二月賀似道言鄂州解圍景定元年春正月高
進守鄂州城凡三月元師北還二月元兵破瑞州臨江軍興

史

卷之二十二

七

國壽昌洪撫全永衡諸郡民皆被兵存者奔竄他所臨江守
臣陳元桂死之元遣偏師自大理由廣南抵衡州向士璧會
劉雄飛逆戰俘民獲遺者甚衆元軍過武寧縣河湖皆權巡
檢張興宗死之賀似道大戰類草坪進至黃州六月夏貴奏
淮安戰功竄丁大全於南康軍詔立忠王禧爲皇太子秋七
月命皇太子昕朝侍立上謂宰執曰北朝來使事體當議賀
似道對曰和出彼謀豈容一切輕徇儻以交隣國之道來當
令入見侍御史何夢然劾丁大全與帝欺君之罪詔黨丁大
全與帝者臺諫嚴察以聞當實於罪以爲同惡相濟之戒時
似道專政臺諫何夢然等承順風指凡爲似道所惡者無賢
否皆斥帝弗悟其奸爲下是詔竄吳潛於潮州呂文德上奏
路戰功二年春正月命皇太子禱拜孔子於太學解封張拭
爲華陽伯呂祖謙開封伯從祀孔子廟庭二月孫虎臣戰鄂
州全師而歸秋七月守蘆州劉整率所部兵北降時以兵退
遣官會計邊費似道忌功欲汗機一時闕臣向士璧趙葵史
岩之杜庶皆責微價信州謝枋得以趙葵檄給錢募民兵
守禦自償萬緡九月元使郝經久留興州帝命錫賚之似道
在鄂值元世祖撤兵歸北即位似道自詭有再造之功諱言
歲幣及講和事故不使經入見冬十月呂文德復蘆州外堡
擬對江壘石爲城以爲持久之計從之三年春正月復蘆州

李璫以連海三城叛元來歸獻山東郡縣授理保信軍武軍節度使齊郡王復其父李全官爵五月夏貴上斬縣戰功六月安南國王日與上表乞世襲冊投安南國王詔臣僚終於貶所許歸葬秋八月李璫兵敗爲元人所殺詔沿邊諸郡嚴邊備九月温州布衣李元老讀書安貧不事科舉年百四歲召見通功郎本府給奉閏九月歸化州岑從毅納土輸賦獻丁壯詔改歸化爲來安州從毅知州事令世襲四年五月奏州布衣何基建寧府布衣徐幾皆得理學之傳詔何基婺州教授徐幾建寧府教授二月元兵攻嘉定城馬林出拒之十二月詔皇太子宮講官詹事以下日輪一員辰入酉出專

史綱

卷之二十二

五

講讀備容問以稱輔導之責夏四月詔管景模妻李罔沒效忠愈堅所得奉入率以撫恤將士賜金帶并緡錢三十萬秋七月知定州府洪濟言順化人楊嗣光奉太宗具宗仁宗英宗神宗像來歸詔還差武臣奉赴行在所建寧府教授謝枋得授文發策十餘問言權奸誤國趙氏必亡左司諫舒有開劾其怨望騰謗大不敬寬與國軍冬十月帝有疾不親朝丁卯帝崩詔皇太子即皇帝位華永穆陵贊曰理宗四十年之間若李宗勉崔與之吳潛之賢皆弗究於用而史彌遠丁大全賈似道等與相始終蔡州之役倚元滅金乃貪地棄盟事幾隨起兵連禍結境土日蹙似道諱言誦和蒙蔽抑塞拘留

聘使自速賊亡蓋帝中年嗜欲既多怠於政事權移奸臣經筵性命之講徒資虛談固無益也雖然宋自嘉定以來正邪賢亂帝黜王安石孔廟從祀升濂洛諸儒表章朱熹集註丕變士習視前朝奸黨之碑爲學之禁豈不大相徑庭也哉廟號曰理其以是夫

度宗皇帝諱昀父榮王與芮理宗弟也帝七歲始言言必合理理宗奇之既歲久無子遂屬意焉寶祐元年詔立爲皇子封忠王景定元年立爲皇太子理宗家教甚嚴難初鳴問安再鳴回宮三鳴往會議所奏決庶務退入講堂講官講經次講史手不釋卷將闕復至榻前起居率以爲常理宗問今日

史綱

卷之二十三

六

講何書答之是則賜坐賜茶否則反覆剖折又不通則繼以怒明日更復講十月丁卯理宗崩受遺詔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謝氏爲皇太后十一月詔求直言先朝舊臣各上言以匡不逮詔躬行三年喪謚濟王竑曰昭肅命有司增修其墳詔撫勞防邊將士命儒臣日侍經筵輔臣觀講大理寺奏大辟三十三人咸淳元年春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二月置籍中書記諫官御史言事歲終以考成獻問月久雨京城城直糶米三萬石自是米價高卽發廩平糶以爲常秋七月初命趙汝愚爲都州相江書院山長主祀先儒周敦頤元元帥阿朮帥軍至廬州及安慶諸路統制范勝統領張林正將

高興副將孟興進戰沒於陣二年二月詔左右史循舊制立侍御坐前夏四月程元岳言帝王致壽之道在於修德後世休邪說以求之往轍可鑒修德之目有三曰清心曰寡欲曰崇儉皆致壽之原上嘉納之授信州布衣徐直方史館編校秋七月禮部侍郎李伯玉言人材貴乎善養不貴速成請罷童子科息奔競以保幼稚良心詔從之八月安南國遣使貢師位獻方物冬十一月利東安撫使張珏調統制史紹監軍王世昌復大梁城三年春正月己丑朔郊大赦立妃全氏爲皇后帝詣太學謁孔子行釋菜禮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配享顏孫師升十哲邵雍司馬光升列從祀雍封新安伯禮部

史籍

卷之二百二十二

七

尙書陳宗禮國子祭酒陳宜中進讀中庸各進一秩太學武學宗學國子學宗正寺官各進一秩諸齋長論及起居學生推恩有差二月復廣安軍詔賈似道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治事都堂三月知房州李鑑戰龍光若有功五月詔曰比命有司按月給百官奉惟官愈早去民愈親仍開過期弗與是吏奉吾命不虔也諸路監司其嚴糾之秋七月都統汪政鄂城拒戰又焚光化城外積聚攻興陽城有功八月邊報緊急詔呂文德等中嚴防遏九月總統譚淵等率兵繇特磨行大理界攻建水州會元知州阿屏以下三百餘人獲馬二百餘焚殺米器甲廬舍十一月知房州李

鑑湖路將夏喜等戰均州武陽垌有功四年春正月都統制唐永堅蠟書報白河口萬山鹿門山元人興築城堡檄知鄂州程貴兩淮都統張世傑申嚴備禦詔曰邇年近臣無謂引去以爲高勉留弗回往往相尙不知其非義也亦由一二大臣營易去以爲衆望相踵至今孟子於齊王不遇故去然猶三宿出書庶幾改之朕於諸賢自謂無負其勿高尙使人疑於負朕夏四月乾會節帝御紫宸殿羣臣稱賀上曰謝方叔託名進香擅進金器諸物且先帝手澤率多包藏至以先帝行事爲己功殊失大臣體詔削四秩左正言黃鑄言今守邊急務非兵農合一不可一日屯田二日民兵川蜀屯田爲先

史籍

卷之二百二十二

大

民兵次之淮襄民兵爲先屯田次之此足食足兵良策也不報秋七月淑妃楊氏親屬百三十四人推恩進秩九月元兵築白河城圍襄樊五年春二月皇后歸寧推恩全清夫以下五十六人各進一秩咸安郡夫人全氏以下三十二人各進一秩有差京湖都統張世傑率馬步舟師援襄樊戰於赤灘圍以江萬里爲左丞相馬廷賢爲右丞相夏四月高郵縣夏世賢七世同居居詔署其門呂文德卒六年春正月行成天曆三月詔曰吏以廉稱自古有之今絕不聞豈不白章顯而壅於上聞歟其令侍從卿監郎官各舉廉吏將顯擢焉夏四月以文天祥兼崇政殿說書六月詔太極圖說西銘易傳序春秋

傳序天下士子宜肄其文買似道託疾辭退數疏十上上留
益堅禮異之曰師相而不名馬廷鸞泊省部臺諫學館諸司
連章請留似道詔襄鄂屯戍將士隆寒可閱賜錢二百萬獨
師七年六月以隆暑給錢二百萬賜襄鄂屯戍將士元會兵
閩襄陽八年春正月詔有虞之世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漢之為吏者長子孫則其遺意也此年吏習踰薄人懷一切
計日待遷事未克究又望而之他吏胥狎玩竊弄官政吾民
矣賴焉繼自今內之郎曹外之守牧更不數易其有治狀昭
著自宜獎異二月前知台州趙子寅歿無所歸特贈直秘閣
給沒官宅一區田三百畝以旌廉吏元兵久圍襄樊援兵阨
險不克進荆襄將帥遣部轄張順張貴將死士三千人自上
流夜半輕舟轉戰比明達襄城收軍失張順九年春正月樊
城破范天順牛富死之二月呂文煥以襄陽府降元四川制
置司官劉整故吏羅鑑自北還上整書索一秩有取江南二
宋其一曰先取全蜀蜀平江南可定其二曰清口堯源河淮
要衝宜城其地屯軍山東以圖進取帝覽奏亟詔淮東制司
往清口擇利城築以備之呂師夔言李庭芝報臣叔父文煥
以襄城降臣聞之限越無地謹以經畧安撫轉運靜江府印
委次官護之席葉俟命客臣歸省偏親誓當趨事赴功毀家
紓難以贖門戶之愆以報君父之造詔不允五月前四川宣

江亦下

撫司恭議官張夢發詣買似道上書陳危急三策曰鎮漢江
口岸曰城荆門軍常陽界之玉泉山曰峽州宜都而下聯重
堡砦以保聚流民且守且耕并圖上城築形勢似道不以上
聞呂文福言文煥為人扶掖以襄陽降非由已心詔與李庭
芝元陳異同其審覈以聞庭芝表向在京湖來歸人吳旺等
備言文煥父子降狀先納筭輸旋獻襄城且陳策攻鄂州請
自為先鋒言人人同制司案辭可徵非敢加誣人罪詔文福
勉力捍禦毋墜家聲汪立信言臣奉命分關延見吏民皆痛
哭流涕言襄樊之禍由范文虎及俞興父子文虎以三衙長
開難怯戰僅從薄罰典奴僕庸材器量福淺務復私譽激成
到整之禍流毒至今其子大忠挾多資為父行賄且自希榮
述今雖寸斬未足以快天下之忿乞重典則人心興起事
功可圖詔大忠循州拘管知叙州郭漢傑言馬湖蠻帥王汝
符虎軍蠻帥王沐丘率蠻兵助官軍民義阻險捍禦有功詔
官金帛冬十月四川制司言知遂州趙章率諸部軍義復洋
州及吳勝堡權徽統轄謝益知洋州統制趙桂楫知巴州俾
任吳勝堡戰守之事知安豐軍陳萬以舟師自城西南大湖口
抵正陽城遇元兵力戰詔旌其勞十年春正月城鄂州漢口
堡三月免鄂縣侵負義倉米七十四萬八千餘石秋七月錄
宋帝崩遣詔太子焞即皇帝位贊曰宋至理宗疆宇日蹙

宗成稱奉
 帝可也

下
史
緯

卷之二百五十五

主

渠州禮義城知州張資自殺元兵至鄂州都統制張世傑力戰禦之遂去由藤湖入漢鄂州副都統趙文義追戰全子湖死之元兵徇沙洋城京湖宣撫司造總管王虎臣援之城破虎臣與守監官王大用被執元兵至新城總制黃順出降都統制邊居義力戰城破赴火死知復州程貴以城降元兵攻陽邏堡夏貴拒守武定軍都統制王達戰死元兵夜乘雪渡青山磯都統程鵬飛出戰被重創歸鄂州都統高邦憲屯馬家渡蔡卅走被執元兵攻陽邏堡夏貴敗都統制劉成以定海水軍戰死元兵沿江大掠歸廬州朱禕孫將兵至鄂州聞兵敗夜奔江陵府權知漢陽軍王儀以城降呂文煥以元兵

宋緯

卷之二十一

圭

也深百萬姓之生靈祈天之佑亟下哀痛之詔庶回危急之機尚賴經文緯武之臣食君之祿不避其難忠肝義膽之士敵王所愾以獻其功有國而後有家胥保而相胥告體上天佑民之意起諸路勤王之師勉策勲名不吝爵賞詔邊備浩繁小民重困貴戚釋道出連阡陌安居暇食有司覈其租稅收之度宗梓宮發引至浙江上竄潮絕江潮失期不至程鵬飛以元兵徇黃州知州陳奕降李庭芝以兵勤王德祐元年春正月元兵入黃州陳奕遣人招蘄州并其子巖於安東州知蘄州管景模降塹度宗于永紹陵都督府叅贊軍事呂師夔請降元兵徇江州知安東州陳巖夜遁邳州降知壽昌

軍胡夢麟自殺。知南康軍葉開降。知德安府來興國降。蔘路安撫張起巖攻開州復之。知安慶府范文虎遣人如江州迎元師。元兵至安慶。范文虎降。通判夏椅仰藥死。知達州鮮汝忠降。二月。元兵至池州。都統張林降。權守趙鼎發自經死。似道使宋京如元軍。請利臣奉歲幣。不許。五郡鎮撫呂文福遣淮兵入衛。孫虎臣與元兵戰於丁家州。敗績。奔魯港。夏貴不戰而去。似道單舸奔揚州。諸軍盡潰。翁應龍以都督府印奔臨安。元兵徇饒州。知州唐震死之。故鄉江萬里赴水死。通判萬道同以城降。沿江制置大使趙潛。知鎮江府洪起畏。知寧國府趙與。可知隆興府吳益。皆棄城遁。知和州王喜降。建康

迎元兵入建康府。鎮江統制石祖忠降。湖北安撫司計議官吳繼明復通城縣。元兵至無錫縣。阮應得出戰。一軍皆沒。應得赴水死。詔發兵戍吳江及獨松嶺銅嶺。詔諭呂文煥陳奕。范文虎使通和息兵。待御史陳過請竄賈似道并治其黨不俟報而去。知滁州王應龍以城降。知常州趙與鑒通州民錢。害以城降。元兵至西海州。安撫丁順降。知東海州居文降。知平江府潛說友。通判胡玉林。鍾以城降。知廣德軍令狐縣以城降。張世傑遣其將闕順進軍廣德。謝洪永進軍平江。李山進軍常州。滁人執王應龍殺之。加呂文福保康軍承宣使。趣入衛。文福至饒州。殺使者降。元左司諫潘文卿。右正言李可

之監鎮司馬夢求自經死。京湖宣撫朱勣孫湖北制置副使高遂以江陵降。京湖北路皆下。張起巖提兵保飛山。總統張敏與元兵戰豐城死之。王煥來。令如文彥博故事。自朝泰起居外並免拜。總制霍祖勝復溧陽縣。知金壇縣李成大率陽春主簿潘大同等復金壇縣。鎮江統制侯岩助元兵來戰。大同等死。旣成大以歸。不屈死。元兵攻真州。知州苗再成率兵大戰於老鵝背。元兵至揚子橋。揚州都撥發官雷大震戰死。常德曲澄皆降。五月。元兵至寧國縣。知縣趙與椿戰死。淮安總制李宗榮知慶遠府仇子真將兵勤王。劉師勇復常州。淮東兵馬鈐轄阮克已將兵勤王。籍呂文煥。孟之縉。陳奕。范文。

史錄

卷之二百二十二

金

虎家詔張世傑張彥阮克已仇子真四道出兵。遣使告天地宗廟社稷。已亥。勢軍吳繼明復蒲圻。通城崇陽三縣。符萬壽以嘉定及三壘九頂紫雲城降。知叙州李演將兵援嘉定。戰羊市江。兵敗被執。王應麟言開慶之禍。始於丁大全。請凡大全之黨在諸籍者皆勿省。從之。詠翁應龍籍其家。知叙州郭漢傑降。知瀘州何應春降。知富順監王宗義降。秋七月。張世傑諸軍戰焦山下。敗。精寧州吏楊義忠率義兵出戰死。路鈐劉用調兵入靖州。知州康玉初之降。元通判張起岩殺玉復靖州。賈似道貶循州。籍其家。王煥候京學生劉九皋等上書言陳宜中擅權黨似道。庇趙潛。使門客子弟交通關節。共誤

國將甚於似道。宜中去。遣使四輩召之。不至。張世傑乞濟師。不報。下劉九皋等臨安獄。罷王煥為醴泉觀使。遣使召宜中還朝。八月。統制毛獻忠將衢州兵入衛。右正言徐直方通總制戴虎破大南砦。元兵駐巴陵縣。吳繼明復平江縣。劉思勇攻呂城破之。以文天祥為浙西江東制置使。兼知平江府。九月。左司諫陳景行請令講官坐講。陪宿直。從之。會稽縣尉郎虎臣部送賈似道之貶所。至漳州殺之。孫虎臣自殺。冬十月。宜中來。以留夢炎為左丞相。宜中為右丞相。並兼樞密使。都督元兵。張建康。阿剌罕將右軍。趣獨樹關。董文炳將左軍入江陰。軍伯顏將中軍入常州。張全尹。玉麻士龍援常州。尹玉

史錄

卷之二百二十二

金

士龍戰死。全遁。李世修以江陰降。十一月。銅關將貝賈胡岩起攻溧水死。元兵破廣德軍。破四安鎮。正將胡明等死之。召文天祥入衛。元兵至隆興府。黃萬石棄撫州遁。轉運判官劉繁以隆興降。元兵破興化縣。知縣胡拱辰自殺。元兵至常州。招降不聽。攻破之。屠其城。如州縣皆通判陳紹都統王安節皆死。劉師勇潰圍奔平江。獨松關告急。趣文天祥入衛。調民兵守餘杭錢塘。獨松關破。馮驥死之。張濡走。降邑望風皆遁。通判平江府鄭時通通判王矩之都統制王邦傑降。元兵趨撫州。都統審佑逆戰於壁邪。兵敗死之。以張世傑為浙西制置副使。兼知平江府。權禮部尚書王應麟遁。黃萬石走建昌。

軍左丞相夢炎通判撫州施至道以城降十二月遣柳岳奉書詣元軍利盜殺使者乞班師修好追封呂文德和義郡王元兵入平江府遣使召夢炎應麟不至張世傑入衛柳岳遣道宗正少卿陸秀夫刑部尚書夏士林兵部侍郎呂師孟使軍前呂文煥趙孟桂通好以柳岳爲工部侍郎洪儒震爲右正言使燕肅請元兵破大洪山知隨州朱端履降樵吏部尚書丁應奎左侍郎徐宗仁通二年春正月元兵圍潭州湖南安撫兼知州李希拒守三月大小數十戰力盡將破市閩門死鄉人知衡州尹穀舉家自焚帥司參議楊選及幕屬陳億孫顏應森等皆死守將吳繼明劉孝忠以城降寶慶降

史緯

卷之二百二十二

毛

通判曾如驥死之陸秀夫等至元軍求稱臣納幣不從還太皇太后命川臣禮嘉興守劉漢傑以城降同簽書樞密院事黃鏞參知政事陳文龍通以文天祥知臨安府命吳堅爲左丞相兼樞密使宜麻慈元殿文班止六人諸關兵盡潰遣監察御史劉昂奉表稱臣上大元皇帝尊號茂奉銀絹二十五萬乞存境土以奉蒸嘗右司諫陳孟虎監察御史孔應得通元兵至瑞州知州姚岩棄城去恭知政事常椿通三學生等死不去符與放釋得出身元兵入安吉州知州趙良淳自經死簽書樞密院夏士林通詔益王是判福州廣王昀判泉州甲申元兵至阜亭山遣監察御史楊應奎上傳國璽降表曰

此時方知
入附不

宋國主臣鳳謹百拜奉表言臣眇然幼冲遭家多難權奸似道背盟誤國至勤師問罪臣非不能遷避以求苟全念天命有歸臣將焉往謹奉太皇太后命削去帝號以兩浙福建江東西湖南二廣兩淮四川見存州郡悉上聖朝爲宗社生靈祈哀請命伏望聖慈垂念不忍臣三百餘年宗社遽至隕絕曲賜保存則趙氏子孫世世有賴不敢弭忘丞相陳宜中通張世傑蘇劉義劉師勇各以所部兵去以文天祥爲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命天祥同吳堅使元軍知建德軍方回知婺州劉怡知處州梁椿知台州楊必大皆降知臨江軍滕岩贈通二月辛丑率百官拜表群職殿詔諭郡縣使降元使者入

史緯

卷之二百二十二

宋

臨安府封府庫收史館禮寺圖書及百司符印告敕罷官府及侍衛軍次日猶遣賈餘慶吳堅謝堂劉昂家鉉翁充祈請使元人軍錢塘江沙上潮三日不至三月丁丑入燕五月至上都入見降封開府儀同三司瀛國公論曰司馬遷論秦趙世系同出伯益夫稷契伯益其子孫皆有天下至於運祚長短亦係其功德之厚薄焉趙宋雖起於用武功成治定之後以仁傳家然仁之弊失於弱神宗欲自強以革其敝用乖其方馴致焚燒建炎而後土宇分裂猶能六主百五十年而後以禮義足以維持君子之志恩惠足以固結黎庶之心其視秦固有間矣

端宗是慈庶兄母淑妃楊氏德佑二年文天祥請以帝及弟
高錕國廣不從元兵迫臨安乃封是為益王判福州呂為廣
王判泉州元兵至高亭山駙馬都尉楊鎮及楊亮節等奉之
入婺州伯顏入臨安遣范文虎將兵趣婺召鎮以王還鎮得
報赴元軍曰我將就死於彼以緩追兵亮節等負王匿山中
七日鎮將張全以兵數十人追及之遂同走温州陸秀夫蘇
繼義繼追及於道遣人召陳宜中於清澳宜中來謁召張世
傑於定海世傑以所部兵來謁于溫之江心寺高宗南奔時
嘗至是有御座在寺中衆相率哭座下奉王為天下兵馬都
元帥呂副之乃發兵除吏以秀王與羣為福建察訪使兼安
撫知西外宗正趙吉甫知南外宗正兼福建提刑先入閩中
撫吏民諭同姓太皇太后遣二宦者以兵八人召王於温州
宜中等沉之江中遂入閩時汀建諸州欲從黃萬石降聞是
將至聞城却使者萬石將士多來歸五月乙未朔宜中等立
帝於福州改元景炎冊母楊淑妃為太后同聽政宜中為左
丞相兼都督李庭芝為右丞相陳文龍劉黻為叅知政事張
世傑為樞密副使陸秀夫為簽書樞密院事命吳浚趙潛傳
卓崔國秀等分道出兵改福州為福安府温州為瑞安府郊
故文天祥自鎮江歸以為右丞相兼知樞密院事遣其將
呂武入江淮招豪傑杜清如温州募兵廣東經界使徐直諫

遣梁雄飛請降於元元假雄飛招討使徇廣州直諫聞是立
更命通判李性道軍將黃俊拒雄飛於石門性道不戰俊戰
敗直諫棄城遁雄飛遂入廣州六月吳浚聚兵於廣昌取南
豐宜黃寧都三縣翟國秀取秀山傅卓至衢信諸縣民多應
之七月進兵南劍州欲取江西吳浚敗於南豐翟國秀引還
傅卓兵敗降元阿里海牙破嚴關八月漳州亂命陳文龍討
之秀王與羣國婺州聞元兵至解歸以王積翁知南劍州備
禦上三郡黃佖知漳州備禦下三郡張世傑遣兵助吳浚與
元將李恒戰于興寧兵敗奔寧都興化石手軍亂九月以陳
文龍知興化軍東莞人熊飛守潮惠二州聞趙潛至以兵應
之攻梁雄飛於廣州雄飛遁熊飛復韶州新會令曾逢龍亦
率兵至廣州李性道迎謁飛執而殺之趙潛入廣州也的述
失會兵於福州呂師夔將兵入梅嶺十月文天祥入江州趙
潛遣曾逢龍與熊飛禦元軍於南雄逢龍戰死熊飛奔韶州
元軍圍之守將劉自立以城降飛率兵巷戰兵敗赴水死十
一月阿剌罕將兵至處州李珪以城降秀王與羣逆戰於瑞
安及其弟與慮子孟備監軍趙由瑒察訪使林溫皆死阿剌
罕至建寧府執守臣趙崇鑑知邵武軍趙時賞知南劍州王
積翁皆棄城去帝入海元軍至福安州知州王剛中以城降
帝舟至泉州招撫蒲壽庚提舉泉州舶司擅蕃舶利三十年

及帝至壽康來謂請駐蹕張世傑以壽康有異志不可或動世傑留壽康則凡海船不令自隨世傑不從縱之歸繼而舟不足乃掠其舟并沒其貨壽康怒殺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者帝移潮州福州降英德守臣凌瀾堅等亦降十二月趙潛葉廣州通吳浚退走瑞金壽康及知泉州田昇子以賊降知興化軍陳文龍嬰城不下通判曹澄孫以城降文龍被執不屈死帝次甲子門至元十四年正月元兵破汀關知循州劉興降吳浚葉瑞金通旋降文天祥走漳州知潮州馬發及通判戚繼祖降復來歸權知梅州錢榮之以城降二月元軍至廣州城人趙若國以城降廣東諸郡皆降三月文天

史

卷之二百二十二

聖

祥取梅州陳文龍從子璫舉兵殺元將林華據興化軍四月文天祥取興國縣張鎮孫葉廣州取之五月張世傑取潮州文天祥自梅州出江西入會昌縣淮民張德興起兵殺大湖縣承王德顯據司空山下黃州壽昌軍遇元將鄭鼎戰於盤口鼎降水死六月天祥取粵都縣七月取吉甯諸縣閩贛州衛山人趙璫撫州人何時皆起兵應之張世傑聞泉州遣將復邵武淮兵在福州者欲殺王積翁以應世傑為積翁所殺元將李恒遣兵援贛州而自將兵入興國八月天祥兵敗引兵就鄒淵於永豐淵兵亦潰天祥復敗於興國元軍破司空山張德興走天祥至空坑兵盡散挺身走循州泉皆被執九

潮州府志

潮州府志

月元將唆都援泉州張世傑歸淺灣塔出將兵入大庾嶺也的迷失將兵取邵武入福州十月唆都破興化軍陳璫死之潮州馬發拒之十月塔出圍廣州張鎮孫以城降元將劉深以舟師攻淺灣帝走秀山陳宜中往占城十二月帝至井澳風壞舟死者十四五帝楚溺遂成疾旬餘兵士稍稍集劉深追至七州洋執命如珪以歸十五年正月元軍克廣州城張世傑遣兵攻雷州不克元軍克浚州執守將王明二月元軍破潮州馬發死之三月文天祥取惠州凌震王道夫取廣州帝欲往占城不果遂駐潮州遣兵取雷州曾淵子自雷州來以為參知政事四月戊辰帝崩於潮州諡曰端宗

史

卷之二百二十二

聖

帝居端宗異母弟初封廣王改封衛王端宗崩庚午泉立王為帝以陸秀夫為左丞相五月改元祥興升廣州為潮龍府潮州為潮龍縣遣張應科出雷州三戰皆敗六月應科戰死知高州李象祖降帝徙居崖山有大屋東南流溪海中小星隨之聲如雷數刻乃已元將張弘範李恒攻崖山七月趙興洛守瓊州阿里海牙遣馬成旺招之與洛率兵拒於白沙口十一月州民執與洛降閏月王道夫凌震葉廣州通元軍入廣州十二月王道夫攻廣州兵敗被執文天祥走海豐被執於五坡嶺凌震兵敗於葵塢元軍破南安縣守將李桂發死之十六年正月張弘範至崖山李恒來會世傑以舟師碇海

史

卷之二百二十三

畫

中基結巨艦千餘艘中爐外抽貫以大索四角起樓棚如城
 堞帝於其中元軍攻之艦堅不動乃以舟載茅沃以膏脂乘
 風縱火焚之艦皆釜沉縛長木以拒火舟火不能發二月朔
 世傑部將陳寶降張達夜襲元軍亡失甚衆李恒乘早潮退
 攻其北世傑殊死戰至午潮上張弘範攻其南宋兵南北受
 敵士皆疲不能戰俄有一舟檣旗仆諸舟檣旗遂仆世傑
 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潰程國秀劉俊等降元軍至
 中軍會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相辨世傑與蘇劉義斷維
 以十餘舟奔港而去陸秀夫趨衛帝舟舟大且相環詰不得
 出乃負帝投海中後官及諸臣從死者尸出於海至十餘萬
 人楊太后聞王死撫膺大慟曰我忍死艱關至此者正爲趙
 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壘之海濱而自溺宋
 亡宋而渡凡一百五十二年論曰宋之事勢已不可支張陸
 諸臣區區奉二帝爲海上之謀至於同溺而死忠於所事可
 悲也夫

史籍卷二百二十三

宋史六

志

天文



史

卷之二百二十三

夫不言而信天之道也天於人君有告戒之道焉示之以象
 而已故自上古以來天文有世掌之官唐虞羲和夏比吾商
 巫咸周史佚之流居是官者專察天象之常變而述天心告
 戒之意進言於其君以致交修之備焉易曰天垂象見吉凶
 聖人則之又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是也然考堯典中星不
 過正人時以典民事夏仲康之世胤征之篇乃季秋月朔辰
 弗集于房然後日食之變昉見於書觀其數義和以假擾天
 紀昏迷天象之罪而討之則知先王克謹天戒所以責成於
 司天之官者豈輕任哉箕子洪範論休咎之徵曰王省惟歲
 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禮記言
 體信達順之效則以天降膏露先之至於周詩屢言天變所
 謂夏大疾威敷于下土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彼月而微此日
 而微輝輝震電不寧不令孔子刪詩而存之以示戒也他日
 約魯史而作春秋日食星變屢書而不爲類聖人以天避戒
 謹後世之旨昭然可觀矣自司馬遷史記而下歷代皆志天
 文雖義和阮遠官乏世掌賴世有專門之學焉其說三家曰

周髀曰：宣夜曰：渾天、宣夜先絕。周髀多差，渾天之學，遭蔡而滅。洛下閎、耿壽昌晚出，始物色得之，故自魏晉以至隋唐，精天文之學者，率榮名世。宋之初興，近臣如楚昭輔、賈黃中，號知天文。太宗之世，召天下伎術，有能明天文者，試隸司天臺，匿不以聞者，死罪。既而張思訓、韓顯符輩，以推步進，其後學士大夫如沈括之議、蘇頌之作，皆底於要眇，靖康之變，測驗之器盡歸金人。高宗南渡，至紹興十三年，始因秘書丞嚴抑之請，命太史局重創渾儀，自是厥後，窺測占候，蓋不廢焉。寧宗慶元四年九月，太史言：月食於晝，草澤上書言食於夜，及驗視如草澤言，乃更造統天曆，命秘書正字馮履參定，以是推之。民間天文之學，蓋有精於太史者，則太宗召試之法，亦豈徒哉？今東都舊史所書天文積，日月薄蝕，五緯變犯，彗孛飛流，虹霓雲氣等事，其時日災祥之應，分野休咎之別，視南渡後史有詳畧焉。蓋東都之日，海內爲一人君，遇變修德，無或他議。南渡土宇分裂，太史所上必謹星野之書，且君臣恐懼之餘，故於天文休咎之應，不容不縷述而申言之，是亦時勢使然，未可言星士日官之術有精簡，敬怠之不同也。今合累朝史臣所錄爲一志，而取歐陽修新唐書五代史爲法，凡徵驗之說，有涉于傳會，咸削而不書，歸于傳信而已矣。曆象以授四時，環衛以齊七政，二者本相因而成，故環衛之

史籍

卷之二百二十三

二

設史謂起於帝昀，或作宓儀，又云瑤瑤玉衡，乃義和舊器，非舜創爲也。漢馬融有云：上天之體，既不可測，測天之事，見於經者，惟有環衛一事。環衛者，卽今之渾儀也。宋王蕃云：渾儀之制，置天平地，平以定天體，爲四游儀，以綴赤道，此謂環也。置望筒橫簫於游儀中，以窺七曜之行，而知其躔離之次，此謂衡也。若六合儀、三辰儀與四游儀，並列爲三重者，唐李淳風所作，而黃道儀者，一行所增也。如張衡祖洛下閎、耿壽昌之法，別爲渾象，實諸密室，以漏水轉之，以合瑤瑤所加星度，則渾象本別爲一器。唐李淳風、梁令瓚祖之，始與渾儀並用。太平興國四年，巴中人張思訓創作以獻，太宗召工造於禁中。踰年而成，詔置於文明殿東鼓樓下，其制起樓高丈餘，樓隱於內，規天矩地，下設地輪，地足又爲橫輪，側輪斜輪，定身開中，開小關，天柱七直，神左搖鈴，右扣鐘，中擊鼓，以定刻數。每一晝夜，周而復始，又以木爲十二神，各直一時，至其時，則自就辰牌，循環而出，隨刻數以定晝夜長短。上有天頂，天牙，天關，天指，天抱，天束，天條，布三百六十五度，爲日月五星，紫微宮，列宿，斗建，黃赤道，以日行度，定寒暑進退，開元道法，轉運以水，至冬凝凍，遲流，寒暑無準，今以水銀代之，遂無差忒。冬至之日，日在黃道表，去北極最遠，爲小寒，晝短夜長，夏至之日，日在赤道裏，去北極最近，爲小暑，晝長夜短，春秋二分

史籍

卷之二百二十三

三

日在兩交春和秋涼晝夜平分寒暑進退皆由於此并著日月象皆取仰視舊法日月晝夜行度皆人所運行新制成於自然尤爲精妙以思訓爲司天渾儀丞銅候儀冬官正韓顯符所造本李淳風僧一行之遺法其制有九一曰雙規二曰游規三曰直規四曰窺管五曰平準六曰黃道七曰赤道八曰訛柱九曰水泉唐李淳風於浚儀縣古岳臺測北極出地高三十四度八分差陽城九度今測定北極高三十五度以爲常平熙寧七年沈括上渾儀議曰五星之行有疾舒日月之交有見匿求其次舍經制之會其法一寓於日冬至之日之端而南者也日行周天而復集於表鏡北三百六十有五

二規爲一
合而爲六

虞書所謂璿璣玉衡鄭康成祖記其法至洛下閎製四儀買達又加黃道其詳皆不存於書其後張衡爲銅儀於密室中以水轉之蓋所謂渾象非古之璿衡也吳孫氏時王蕃陸績皆嘗爲儀及象謂舊以二分爲一度而思星辰稠穢張衡收用四分復重大難運故蕃以三分爲度周丈有九寸五分寸之三而其黃赤道焉績之說以天形如鳥卵小槌而黃赤道短長相害不能應法至劉曜時南陽孔定製銅儀有雙規正距子午以象天有橫規判儀之中以象地有特規斜絡天腹以候赤道南北植幹以法二極其中乃爲游規窺管劉曜太史令晁崇斛蘭皆嘗爲儀其規有六四常定以象地一象赤道其二象二極是孔定所謂雙規者也其制與定法同而皆不言有黃道疑其失傳也唐李淳風爲圓儀三重其外曰六合有天經雙規金渾緯規金常規次曰三辰圓徑八尺轉于六合之內有月游規璿璣規黃道屬焉又次曰四游南北爲天樞中爲游篇可以升降游轉別爲月道傍刻二百四十九交以携月游一行以爲難用而其法亦亡其後率府兵曹梁令瓚更以木爲游儀因淳風之法而稍附新意詔與一行雜校得失改鑄銅儀古今稱其詳確至道中初鑄渾天儀多因晁崇斛蘭之法皇祐中改鑄銅儀用令瓚一行之論而去取交有得失臣今轉古今之說以求數象舊說謂今中國於

地爲東南。當令西北望極星。置天極不當中北。又曰。天常傾西北。極星不得居中。臣謂以中國觀之。天常北倚可也。謂極星偏西。則不然。所謂東西南北者。何從而得之。豈不以日之所出爲東。日之所入爲西乎。臣觀古之候天者。自安南都護府至浚儀太岳臺。纔六千里。而北極之差。凡十五度。稍北不已。庸詎知極星之不直人上也。臣嘗讀黃帝素問。立於午而面子。立於子而面午。至於自卯而望酉。自酉而望卯。皆曰北面。立於卯而面酉。立於酉而面卯。至於自午而望南。自子而望北。則皆曰南面。臣始不論其理。達今思之。乃常以天中爲北也。常以天中爲北。蓋以極星常居天中也。素問允善言天

者。今南北纔五百里。北極輒差一度以上。而東西南北數千里間。日分之時候。日未嘗不出於卯半而入於酉半。則知天極既中。日之所出定爲東。日之所入定爲西。天極則常爲北無疑矣。以衡窺之日分之時。以渾儀抵極星。候日之出沒。則常在卯酉之半。少北。此殆放乎四海而同者。何從而知中國之爲東南也。彼徒見中國東南皆際海。而爲是說也。臣以爲極星之果中。果非中。皆無足論者。彼北極之出地。數千里之間。所差者已如是。又安知其差味幾千萬里之外邪。今直當據建邦之地。人目之所及者。義以爲法。不足爲法者。置而勿議可也。又言渾儀之爲器。其在外者曰體。以立四方。上下

之定位。其次曰象。以法天之運行。常與天隨。其在內環。衡環以察緯。衡以察經。求天地端極。三明匿見者。體爲之用。察黃道降陟。辰刻運徙者。象爲之用。四方上下。無所不屬者。環衡之爲用也。其景表儀曰。步景之法。惟定南北爲難。古法置表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畫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極星不當中天。而候景之法。取晨夕景之最長者。以規之。兩表相去。中折以參驗。最短之景。爲日中。然測景之地。百里之間。地之高下東西。不能無偏。其間有邑屋山林之蔽。而濁氛又繁。其日之明晦風雨。人間煙氣塵沙。變作不常。臣往候景入濁出濁之節。日月不同。不足以考見出沒之實。則晨夕景之短長。未能得其極數。參考舊聞。別立新術。先約定四方。以三表表相去一尺。左右上下。以度量之。令相重如一。自日初出。則量西景。三表相去之度。又量三表之端。景之所至。各別記之。至日欲入。候東景亦如之。長短同。相去之疎密又同。則以東西景端。隨表景現之半折。以求長短之景。五者皆合。則半折最短之景。爲北表。南端爲南。東西景端爲東西。五候一有不合。未足以爲正。既得四方。則惟設一表於南端。自表跌刻以爲分。分積爲寸。寸積爲尺。而景得矣。元祐間。蘇頌更作景上真渾儀。中設渾象。傍設昏曉更籌。激水以運之。三器一從。配合躡度。最爲奇巧。後悉歸於金中興。更謀制作。頌之書

雖在大抵於渾象為詳而尺寸多不載是以難復云宣和六年辛臣王黼言臣崇寧元年邂逅方外之士於京師自云王其姓面出素書一道環衛之制甚詳比嘗請令應奉司造小樣驗之踰二月乃成瑤環其圖如九具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置南北極崑崙山及黃赤二道列二十四氣七十二候六十四卦十干十二支晝夜百刻列二十八宿并內外三垣周天星日月循黃道天行每天左旋一周日右旋一度冬至南出赤道二十四度夏至北入赤道二十四度春秋二分黃赤道交而出卯入酉月行十三度有餘生明於西其形如鉤下環西見半規及望而圓既望西缺下環東見半規及勝

史籍

卷之二十三

人

而隱某星始見某星已中某星將入或左或右或遲或速皆與天象照合無纖毫差玉衡植於屏外持板極斗注水激輪其下為機輪四十有三鈎鑰交錯相持次第運轉不假人力多者日行二千九百二十八齒少者五日行一齒疾徐相連如此而同發於一機其密殆與造化侔焉自餘悉如唐一行之制然一行舊制機關用銅鐵為之運即不能自運今制改以堅木若美玉之類舊制外絡二輪以綴日月而二輪蔽虧星度仰觀躔次不審今制日月皆附黃道如蟻行磴上舊制雖有合望而月體常圓上下弦無辨今以機轉之使圓缺隱見悉合天象舊制止有候刻辰鐘鼓晝夜長短與日月出入

史籍之度皆不能辨今制為司辰齊星運十二時輪所至時刻以手指之又為燭龍承以銅荷時正吐珠振荷循環自運其制皆出一行之外即其器觀之全象天體者瑤環也運行水斗者玉衡也昔人或謂瑤環為渾天儀或謂有環而無衡者為渾天象或謂渾儀望筒為衡皆非也甚者莫知瑤環為何器惟鄭康成以運轉者為環持正者為衡以今制考之其說最近又日之晦朔自昔弗燭厥理獨楊雄云月未望則藏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其通於日乎京房云月有形無光日照之乃光始知月本無光適日以為光本朝沈括用彈况月粉塗其半以象對日之光正側視之始盡圓缺之形今制

史籍

卷之二十三

九

與三者之說若合符節宜命有司置局如樣製相社於明堂或合臺之內榮臺陳之以測上象又別製三器一納御府一置鐘鼓院一備車駕行幸所在仍著為成書以詔萬世詔諸總領內侍梁師成副之極度極星之在紫垣為七曜三垣二十八宿眾星所拱是謂北極為天之正中而自唐以來曆家以儀象考測則中國南北極之正實去極星之北一度有半此蓋中原地勢之度數也中興更造渾儀太史令丁師仁言臨安府地勢向南於北極高下當量行移易局官呂爽言渾天無量行更易之制若用於臨安與天象合移之他往必有差忒遂罷議後十餘年

邵雍編儀則用臨安北極高下爲之以清臺儀校之實去極星四度有奇

占天之法以二十八宿爲綱維分列四方南北去極各九十一度有奇南低而北昂去地各三十有六度一定不易者名之曰赤道以日躔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出入內外極遠者皆二十有四度以其行赤道之中者名之曰黃道凡五緯皆隨日由黃道行惟月之行有九道四時交會歸于黃道而轉變焉故有青黑白赤四者之異名夫赤道終古不移則星舍宜無盈縮矣然自唐一行作大衍曆以儀撰測之得畢昴參鬼四宿分度與古不同皇祐初日官周琮以新儀測候與

史籍

卷之二百二十三

十

唐一行尤異紹聖二年請臺以赤道度數有差復命考正惟牛尾室柳四宿與舊法合其他二十四宿躔度或多或寡蓋天度之不齊古人特紀其大綱後世漸極於精密也若夫黃道橫絡天體列宿躔度自隨歲差而增減中典以來用統元紀元及乾道淳熙開禧統天會元每一曆更一黃道其多寡之異有不可勝載者而步占家亦隨各曆之躔度焉

四時中星見於堯典聖人南面而治天下仰日行而定四時虛鳥火赫之度在天夷隲析因之候在人故書首載之以見授時爲政之大也而後世考驗冬至之日堯時躔虛至於三代則躔於女春秋時在牛至於漢永元已在斗矣大畧六十

集

餘年輒差一度開禧占測已在其宿校之堯時凡退四十餘度自漢太初至今已差一氣有餘而太陽之躔十二次大約中氣前後乃得本月宮次太陽日行一度近歲紀元曆定歲差約退一分四十餘秒蓋太陽日行一度而微遲緩一年周天微差積累分秒而躔度見焉曆家考之萬五千年之後所差半周天寒暑將易位世未有知其說者焉

天道雖遠求合在人今去宋七百餘年而日月薄蝕朔望不爽何至株守若史所云哉

凡月之行歷二十有九日五十三分而與日相會是謂合朔常朔日之交月行黃道而日爲月所掩則日食是爲陰勝陽其變重自古聖人畏之若日月同度於朔月行不入黃道則

史籍

卷之二百二十三

土

雖會而不食月之行在望與日對衝月入於闇虛之內則月爲之食是爲陽勝陰其變輕朱熹謂月食終亦爲災陰若避避則不至相敵而食所謂闇虛蓋日火外明其對必有闇氣大小與日體同此日月交會薄食之大畧也日食修德月食修刑自昔人主遇災而懼側身修行者此也凡合朔初交冬入陰曆夏入陽曆月行赤道冬至夏至後出黃道東立冬立夏後出黃道東南冬至入陽曆夏入陰曆月行白道冬至夏至後出黃道西立冬立夏後出黃道西北春入陽曆秋入陰曆月行赤道春分秋分後出黃道南立春立秋後出黃道西南春入陰曆秋入陽曆月行黑道春分秋分後出黃道北立春

立秋後出黃道東北四序離爲八節至陰陽之所交皆與黃道相會故月行有九道

凡五星歲星色青比參左肩熒惑色赤比心大星鎮星色黃比參右肩太白色白比狼星辰星色黑比奎大星得其常色而應四時則吉變常爲凶五星若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亡德受殃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五星俱見其年必應凡五星與列宿相去方寸爲犯居之不去爲守兩體俱動而直曰觸離復合合復離曰闕當東反西曰退芒角相及同令曰合凡五星東行爲順西行曰逆順則疾逆則遲通而率之終於東行不東不西曰留與日相近而不見曰伏伏與日

史

卷之二百二十三

主

同度曰合凡金水二星行速而不經天自始與日合復行速而先日夕見西方去日稍遠夕時欲近南方則漸遲遲極則留留而近日則逆行而今日在於日後最見東方逆極則留留而後遲遲極去日稍遠旦時欲近南方則速行以近日最伏於東方復與日合度此五星合見遲疾順逆留行之大端也

星小者數寸長者或竟天除舊布新之兆也其體無光傳日而爲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芒光所及則爲災有五色各依五行本精所生字星彗屬偏指曰彗芒氣四出曰彗字者字然非常惡氣之所生也主大亂大兵災甚於彗

施頭星亦彗屬也

觀天地陰陽之體以正位辨方考時定閏莫近乎圭表周官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正日景以求地中而馮相氏春夏致日秋冬致月以辨四時之序漢之造曆必先定東西立晷儀宋何承天始立表候日景十年間知冬至比景初曆常後天三日唐一行造大衍曆用圭表測知舊曆氣節常後天一日宋初測景在浚儀之岳臺司天監圭表乃石晉時天文參謀趙延父所建表既欹傾圭亦墊陷其於天度無所取正皇祐初詔周琮于瀋舒易簡改製之乃考古法立八尺銅表厚二寸博四寸下連石圭一丈三尺以畫冬至景長之數而有雙水

史

卷之二百二十三

主

漢爲平準候之三年知氣節比舊曆後天半日因而成書三卷命曰岳臺景新書論前代測候是非步算之法頗詳既上奏詔翰林學士范鎮爲序以議崇寧間姚舜輔造紀元曆求岳臺景冬至後初限六十二日二十二分蓋立八尺之表俟圭景上正八尺之景去冬至多寡日辰立爲初限用減二至得一百二十日四十二分爲夏至後初限蓋冬至之景長短實與歲差相應而地理遠近古今亦不同焉中興後清臺亦立晷圭如汴京之制統天曆開禧曆皆然臨安之晷景與岳臺異然土圭之法本以致日景求地中而表景不應災祥繫焉占家亦下能知其所以然也

自黃帝觀漏水制器取則周禮挈壺氏主挈壺水以爲漏以
水火守之分以日夜所以視漏刻之盈縮辨昏旦之短長自
秦漢以來或下漏或浮漏或輪漏或權衡制作不一國朝挈
壺之職專司辰刻署置於文德殿門內之東偏設鼓樓鐘樓
於殿庭之左右其制有銅壺水稱渴鳥漏箭時牌契之屬壺
以貯水鳥以引注稱以平其漏箭以識其時牌以告時於壺
契以發鼓於夜常以卯正後一刻爲禁門開鑰之節盈八刻
後以爲晨時每時皆然以至於酉每一時直官進牌奏時正
鐘人引唱擊鼓一十五聲至昏夜鐘人唱放鼓契出發鼓聲
鐘一百聲然後下漏每夜分爲五更更分爲五點更以擊鼓

史籍

卷之二百二十三

十兩

爲節點以擊鐘爲節每更初皆鐘人唱轉點即移水稱以至
五更二點止鼓契出五點擊鐘一百聲鐘人唱擊鼓是謂撥
點至八刻後爲卯時正四時皆然用之既久水有遲疾呈祐
勿品舒易簡于漏周琮更造其法用平水重壺均調水勢使
無遲疾分百刻於晝夜冬至晝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夏至
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春秋二分晝夜合五十刻日未出
前二刻半爲曉日沒後二刻半爲昏減夜五刻以益晝漏謂
之昏旦漏刻皆隨氣增損焉冬至夏至之間晝夜長短凡差
二十刻每差一刻別爲一箭冬至互起其首凡有四十一箭
晝有朝有禺有中有哺有夕夜有甲乙丙丁戊昏旦有星中

每箭各異其數凡黃道升降差二度四十分則隨層增減改
箭每時初行一刻至四刻六分之一爲時正終八刻六分之
二則交次時宋以周顯德七年得天下圖識謂過唐不及漢
一汴二杭三閩四廣又有寒在五更頭之語故官漏有六更
按漢四百二十餘年唐二百八十九年開慶元年宋祥過唐
十一年滿五庚申之數至德佑二年降得三百一十七年而
見六庚申如更漏之數附會

五行吳祥附見各紀其難
以附入者存五行志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盈天地之間無非五行之妙用人
得陰陽五行之氣以爲形形生神知而五性動五性動而萬

史籍

卷之二百二十三

五

事出萬事出而休咎生和氣致祥乖氣致異莫不於五行見
之中府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
必有妖孽見乎著龜動乎四體人之一身動作威儀猶見休
咎人君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禎祥妖孽之致豈無所本乎故
由漢以來作史者皆志五行所以示人君之戒深矣宋周惇
頤太極圖之言五行原於理而究於誠其於洪範五行之學
皆非所取歐陽修唐志於庶徵惟連災眚而休祥闕焉自大
祖即位嘉禾瑞麥甘露醴泉芝草之屬不絕於書諸福畢至
在治世爲宜祥符宣和之代人君方務以符瑞文飾一時而
丁謂蔡京之奸相與傅會爲欺罔其應果安在哉高宗渡南

心知其非故自建炎而後郡縣絕無以符瑞聞者而水旱札
瘥一切各徵皆屢書而無隱於六主百五十年競競自保足
以圖存易震之象曰震來就就恐致福也人君致福之道有
大於恐懼修省者乎昔禹致羣臣於會稽黃龍負舟而執玉
帛者萬國孔甲好鬼神二龍降自天而諸侯相繼畔夏桑
其生於朝雉升鼎耳而雉而大戊武丁復修成湯之政穆王
得白狼白鹿而文武之業衰焉徐偃得朱弓矢朱潘有崔生
鵠二國以霸亦以之亡大槩徵之休咎猶卦之吉凶占者有
德以勝之則凶可爲吉無德以當之則吉反爲凶故德足勝
妖則妖不足慮匪德致瑞則物之反常者皆足爲妖妖不自

史緯 卷之二百二十三 七

作人寶典之說如此則修德而已
休祥不足論矣

敬宗大觀中蔡州麥一莖兩岐至七八岐者九十畝政和初
蔡州表一莖兩岐或三五岐近約十畝遠或連野五年寧海
縣進早禾一稈二米者凡三十石時方修明堂遂協成典禮部
詳拜表賀自是史官多記奇祥異瑞謂麥禾爲常事不書政
和二年新安縣蟪蛄背生芝草自是而後祥瑞日聞玉芝產
禁中殆無虛歲凡殿宇園苑及嬪妃位皆有之外則中書尚
書二省太學亦產紫芝四年建州境內竹生米數十萬石五
年新州進芝草一萬一千六百枝內一枝紫色九幹十二月
汝州進六萬本其間連理雙枝者一千八百八十有司不勝

芝草未竟
詳瑞之然
則非瑞乃
妖也

其紀初猶表賀後以爲常不賀也時朱勝非爲京東提舉學
士行部至密州界見縣令都數自夫人山採芝爾漫山谷皆
芝田也或附木石或出平地有一本數千葉層疊高丈衆色
咸備郡守李文仲採及三十萬本每萬本作一綱入貢文仲
進投本道轉運使政和二年玄圭山晉州獻瑞石綠色方三
尺餘當中有文曰堯天正其字如掌大而端楷類手書者堯
字居右天正綴行於左都堂驗視瑞石三分而半畫愈明又
於堯字之下隱約出一瑞字蓋曰天正堯瑞云或謂晉陽堯
都也方玄圭出乃有此瑞政和後禁苑爲村居野店棄珍禽
異獸鹿鹿野鴉禽鳥實其中至宣和間鮮秋風夜靜禽獸之

史緯 卷之二百二十三 七

音四徹宛若深山大澤陵野之間識者以爲不祥元豐末嘗
有物大如磨夜見寢殿上而神宗崩元符末見而哲宗崩至
大觀間漸書見政和以後大作每聞人語聲則出先若列屋
擺倒之聲其形丈餘髮髯如龜金眼行動有聲黑氣蒙之不
大丁了氣之所及腥血四灑兵刃皆不能施或變人形或爲
魑形自春歷夏晝夜出無時遇冬則罕見多在掖庭官人所
居之地亦膏及內殿後習以爲常洛陽府畿忽有物如人或
踞踞如犬其色正黑不辨面目始夜則掠小兒食之後白晝
入人家爲患所至喧然不安謂之黑漢有力者夜執鎗棒自
衛亦有託以作過者如此二歲乃息已而北征事起卒成金

不立落走
不宜殺

人之禍宣和六年御樓觀燈開封尹設次以彈壓於樓下帝從六宮於其上以觀大府之斷決簾幕深密下無由知衆中忽有人躍出黑色布衣若寺僧重行狀以手畫簾出指斥語聞封府執之帝怒甚令中使傳旨鞠治簾幕亂下又加炮烙畧無一語亦無痛苦之狀斷其足筋復施刀割血肉狼藉帝大不悅爲罷觀竟不知其何人付獄盡之七年都城東門外舊菜夫至宣德門下忽若迷罔釋荷擔向門戟手出悖罵語復曰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來道尚宜速改也邏卒捕之下開封獄一夕方省不知向者所爲於獄中盡之理宗朝宮妃嬪前後掩裙其長寧地名趕上裙極高髻於頂曰不走落

史緯

卷之二十三

太

律

古者帝王之治天下以律曆爲先儒者之通天人至律曆而止曆以數始數自律生故律曆既正寒暑以師歲功以成民事以序庶績以凝萬事根本由茲也焉古人自入小學知樂知數已曉其原後世老師宿儒雖習律曆而律曆之家未必知道各師其師岐而二之雖有巧思豈能究造化之統介極天人之蘊與哉是以審律造曆更易不常率無一定之

史緯

卷之二十三

尤

說治效之千古若亦此之由世亦豈察及是乎宋初承五代之季王朴制律曆作律準以宣其聲太祖以雅樂聲高詔有司考正和峴等以景表銅象暨羊頭犯黍累尺制律而度量僅衡因以取正然累代尺度與望果殊黍有巨細縱橫容積諸儒異議卒無成說崇寧中徽宗任蔡京信方士聲爲律身爲度之說始大整乎古矣顯德欽天曆亦朴所制也宋初用之建隆二年以推用稍疎詔王處誨等造應天曆未幾氣候漸差太平興國四年行乾元曆未幾氣候又差繼作者曰儀天曰崇天曰明天曰奉元曰觀天曰紀元迨靖康丙午百六十餘年而八改曆南渡之後曰統元曰乾道曰淳熙曰會元曰統天曰開禧曰會天曰成天至德祐丙子百五十年復八改曆使其初立法席今天道則千歲日至可坐而致矣必數數更法以求幸合玄象哉雖然天步惟艱古今通患天運日行左右既分不能無忒謂七十九年差一度雖視古差密亦未得其概耳又况黃赤道度有斜正潤狹之殊日月運行有盈縮躡表裏之異湖北極者率以千里差三度有奇其某極是古今測驗止於岳臺而岳臺靈必天地之中餘杭則東南相距二千餘里華夏幅員東西萬里發欽暑刻豈能盡諸又造曆者追求曆元迺越曠古擇不知二帝授時齊政之法單殫於是乎是亦儒者所常討論之大者諺曰星官曆生

之貴可哉。至於儀象推測之具，世亦數改。若沈括之議，蘇頌之制，其詳密精緻，有出於淳風令璣之表者。蓋亦未始乏人也。今其遺法具在，惟奉元會天二法，不存大抵數異術同因，仍增損以追合乾象，俱無以大相過云。

昔黃帝作律呂，以調陰陽之聲，以候天地之氣。堯則欽若曆象，以授人時，以成歲功，用能綜三才之道，極萬物之情，以成其政化者也。至司馬遷班固，叙其指要，著之簡策，自漢至隋，歷代祖述，益加詳悉。暨唐貞觀，迄周顯德，五代隆替，逾三百年，博達之士，頗軫廢墜，而律志皆闕。宋初，混一宮內，能士畢衆，因經王制，悉復古道。漢制有偏數和聲，審度嘉量，權衡之

史籍

卷之二十三

三

日，今亦用次序，以志於篇。曰：備數周禮，保氏教國子以六藝，其六曰九數。謂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朒、旁要，是謂九章。其後又有海島、孫子、五曹、張丘建、夏侯陽、周髀、綴術、緝古等法。歷代傳習，謂之小學。唐貞觀，參軍陳從運著得算經，復有徐仁美作增成，立一法。古者屬於太史，隋氏始置算學博士於國庠，唐增其員，宋四而不改，曰和聲、周禮、典同、章六律、六同之和、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古之聖人，推律以制器，因氣以宣聲，和聲以成音，比音而爲樂，然則律呂之用，其樂之小歟！以其相生損益，數極精微，非聰明博達，罕能詳究。故歷代而下，其法或存或闕。周顯德中，王

朴始因周法，以秬黍稜正尺度，長九寸，虛徑三分，爲黃鐘之管，作律準以宣其聲。宋乾德中，太祖以雅樂聲高，詔有司重加考正，判太常寺和峴上言曰：古聖設法，先立尺寸，作爲律呂，三分損益，上下相生，取合真音，謂之形器，但以尺寸長短，非書可傳，故累秬黍，求爲準的。後代試之，或不附合。西京銅望臬，可校古法，卽今司天臺景表銅臬，下石尺是也。及以朴所定尺比校，短於石尺四分，則聲樂之高，蓋由於此。况景表測於天地，則管律可以準繩，上乃今依古法，以造新尺，并黃鐘九寸之管，命工人按其聲，果下於朴所定管一律，又內出上黨羊頭山秬黍，累尺校律，亦相符合。遂下尚書省，集官詳

史籍

卷之二十三

三

定衆議，悉同。重造十二律管，自此五音和暢。曰：審度，本起於黃鐘之律，以秬黍中者度之，九十黍爲黃鐘之長，而分寸尺丈引之，制生焉。宋旣平定四方，凡新邦，悉頒度量於其境，其僞俗尺度，踰於法制者，去之。由是尺度之制，盡復古焉。曰：嘉量，漢制云：物有多少，受以量。本起於黃鐘之管，容秬黍千二百而合，令升斗斛五量之法，備矣。太祖受禪，詔有司精考古式，作爲嘉量，以頒天下。其後定西蜀平嶺南，復江表，泉浙納土，并汾歸命，凡四方斗斛，不中式者，皆去之。嘉量之器，悉復升平之制焉。曰：權衡，所以手物一民，知輕重也。權有五，曰銖、兩、斤、鈞、石。建隆元年，詔有司按前代舊式，作新權衡，以頒天

亦不
餘調

下禁私造者淳化三年詔曰書云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所以建國經而立民極也國家萬邦咸又九賦是均頒出精於有司繫權衡之定式如聞衆衆之制或差毫釐鈞爲奸害及黎庶宜詳定稱法著爲通規監內藏庫崇儀使劉永廷言太府寺舊銅式自一錢至十斤外府歲受黃金必自造贗計之式自錢始則傷於重遂尋究本末別制法物至景德中承珪重加參定而權衡之制益爲精備其法蓋取漢志子穀巨黍爲則廣十黍以爲寸從其大黍之尺自黃鍾之管而生也等一兩者其衡合衆分尺一尺四寸重一錢半鍾重六錢每重四錢以淳化錢較定實重二錢四黍者二千四百得十

史籍 卷之二十三

五

十六兩
十七兩
手

大稱懸以絲繩既置其物則邦立以視不可得而抑按錢銅式頒於四方先是守藏吏受天下歲貢金帛而太府權衡失準得因爲奸故諸道主者坐逋負破產甚衆又守藏吏代校計爭訟至是新制既定奸弊無所措中外以爲便道體爲一天地之元萬物之祖也散而爲氣則有陰有陽動而爲數則有奇有偶凝而爲形則有剛有柔發而爲聲則有清有濁其著見而爲器則有律有呂凡禮樂刑政權衡度量皆出於是自周衰樂壞而律呂候氣之法不傳西漢劉歆揚雄之徒僅存其說京房作準以代律呂非準始於南事終於去滅然聲細而難分世不能用歷晉及隋唐律法微隱宋史止載律呂大數不復其詳今擬仁宗論律及諸儒言鍾律者記於篇以補續舊學之闕仁宗嘗言律呂具聲本虛陽之氣可以感格天地因聲定律庶幾爲得以尺定聲則季陽甚矣臨翰林學士丁度等詳定太府寺并鄆縣信院還胡瑗所制尺度等言漢志元始中召天下通知鍾律者百餘人使劉歆典領之時去周方二百餘年古之律度當有考者以歆之博貫藝文曉達曆算有所制作宜不凡近其審度之法云一黍之廣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先備銅解經籍多引以爲義歷世祖襲著之定法然而度有豐儉地有曉肥就令一歲之中一境之內取以校驗亦復不齊是蓋天之生物理難均一古之立

史籍 卷之二十三

五

法存其大槩。爾故前代制尺，非特累黍必求古雅之器，以釋枝焉。晉泰始十年，荀勗等校定尺度，以銅鐘律是爲晉之前尺。勗等以古物姑洗玉律等七品，勗之當時以勗尺，按枝古器與本銘尺寸無差。前史稱其用靈精，隋志所載，諸代尺度，十有五等，以晉之前尺爲本。竊惟夏商周漢，享年永久，聖賢制作，可取則焉。而隋時銷毀金石，典正之物，罕復存者。夫古物之有分寸，明著史籍，可以馴驗者，雖有法錢而已。周之同法，歷載曠遠，莫得而詳。秦之半兩，實重八銖，漢初四銖，其文亦曰半兩。孝武之世，始行五銖，下暨隋朝，多以五銖爲號。既歷代尺度屢改，故大小輕重，鮮有同者。唯劉歆置銅斛，世

史籍 卷之二十二

衡

之所鑄錯刀，并大泉五十，王莽改鑄貨布，貨泉之類，不期後世復有兩者。臣等驗詳漢志，通典、唐六典云：大泉五十，重十二銖，徑一寸二分，錯刀環如大泉，身形如刀，長二寸，貨布重二十五銖，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足股長八分，間廣二分，圓好徑二分半，貨泉重五銖，徑一寸，今以大泉錯刀，貨布貨泉，四物相參，校分寸正同，或有大小輕重，與本志微差者，蓋當時盜鑄既多，不必皆中法度，但當較其首足肉好長廣分寸，皆合正史者，用之則銅斛之尺，從可知矣。况經籍制度，皆起周世，以劉歆衡案之博，祖冲之算數之妙，荀勗按較之詳，密校之既合，周尺，則勗爲可法，兼詳隋牛

存說所遺
西京乃唐
宋都同

弘等議，稱後周太祖，敕蘇綽造鐵尺，與宋尺同，以調中律，以均田度地。唐祖孝孫云：隋平陳之後，廢周玉尺，用鐵尺，律比晉前尺，長六分四厘。今司天監影表尺，和峴所謂西京銅望臬者，蓋以其洛都舊物也。今以貨布錯刀，貨泉大泉較之，則景表尺，長六分有奇，畧合宋周隋之尺。由此論之，銅斛貨布等尺，寸昭然可驗。唐享國三百年，其間制作法度，雖未逮周漢，然亦可謂治安之世矣。今朝廷必求尺之中，當依漢錢分寸，若以太祖府圖受禪，創制垂法，嘗詔和峴等，用影表尺，典修金石，七十年間，薦之郊廟，稽合唐制，以示諄謀，則可且依影表舊尺，俟有妙達鐘律者，俾考正之，以從周漢之制。王朴

史籍 卷之二十二

量

律準尺，比漢錢尺寸，長二分有奇，比影表尺，短四分。既前代未嘗施用，復經太祖更易，其遺壞保信及太府寺等尺，其制漸長，出古遠甚，不可依用。謹考舊文，造影表尺一，校漢錢尺，二，進高，度等以錢尺影表尺，各造律管，比驗逸變，并太常寺舊律管，考定音之高下，以開度等言。前承詔考太常等四尺，定可用者，止按典故，及以漢志古錢分寸，參校影表尺，果合宋周隋之尺。今被旨造律管，驗音高下，非素所習，乞別詔曉音者，總領校定，詔罷之，而司諫高若誦，卒用漢貨泉度尺，寸依隋書，定尺十五種，上之藏於太常寺，後宋祁田况，爲益州進士，房庶曉音，上樂書補亡三卷，詔前關，麻言嘗得古本

漢志云度起於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爲尺以製律是律生於尺尺非起於黃鐘也且漢志一爲一分者蓋九十分之一後儒誤以一黍爲分其法非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爲黃鐘之長九寸加一以爲尺則律定矣直秘書閣范鎮是之乃爲言曰李照以秬黍累尺管空徑三分容黍千七百三十胡瑗以橫黍累尺管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徑三分四厘六毫是皆以尺生律不合古法今庶所言實千二百黍於管以爲黃鐘之長就取三分以爲空徑

史籍

卷之二百二十三

五

則無容受不合之差校前二說爲是蓋累黍爲尺始失之於隋書當時議者以爲容受不合棄而不用及隋平陳得古樂器高祖問而歎曰華夏舊聲也遂傳用之至唐祖孝孫張文收號稱知音亦不能更造尺律止沿隋之古樂制定聲器朝廷久以鐘律未正屢下詔書博訪羣議莫有所獲今庶所言以律生尺誠衆論所不及請如其法試造尺律更以古器參考當得其真詔王洙與鎮同於修制所如庶說造律尺會律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會徑九分深一寸尺起黃鐘之長加十分而律容一千二百黍初庶言太常樂高古樂五律比律成才下三律以爲今所用黍非古所謂一桴二米黍也尺

比橫黍所累者長一寸四分庶又言古有五音而今無正徵音國家以火德王徵屬火不宜闕今以五行旋相生法得徵音又言尚書同律度量衡所以齊一風俗今太常教坊及天下州縣各自爲律非書同律之義且古者帝王巡狩方岳必考禮樂同異以行誅賞謂宜班格律自京師及州縣毋容輒異有擅高下者論之帝召輔臣觀庶所進律尺會又令庶自陳其法因問律呂旋相爲宮事令撰圖以進其說以五正二變配五音迭相爲主衍之成八十四調舊以宮徵商羽角五音次第配七聲然後加變宮變徵二音以足其數推以旋相生之法謂五行相展非是當改變徵爲變羽易變爲閏隨音

史籍

卷之二百二十三

五

加之則十二月各以其律爲宮而五行相生終始無窮詔以其圖送詳定所庶又論吹律以聽軍聲者謂以五行逆順可以知吉凶先儒之說畧矣是時瑗逸制樂有定議乃補庶試秘書省校書郎遣之鎮爲論於執政曰今律之與尺所以不得其真累黍爲之也累黍爲之者史之脫文也古人豈以難曉不合之法書之於史以爲後世惑乎殆不然也易曉而必合房庶之法是矣今庶依古以律而起尺其長與空徑與容受與一千二百黍之數無所不合誠如庶言此至真之法也且黃鐘之實一千二百黍積實分八百一十於算法圓積之則空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積實八百一十分此古律也

此政何人
可恨
天下古今
試行一好
事必有壞
事之小人
豈獨彼哉
於何安哉

律體本圓。圓積之是也。今律方積之。則空徑三分四厘六毫。比古大矣。故圓十分三厘八毫。而其長止七十六分二厘。積實亦八百一十分。律體本不方。方積之非也。其空徑三分。圓九分長九十分。積實八百一十分。非外來者也。皆起於律也。以一黍而起於尺。與一千二百黍之起於律。皆取於黍。今議者獨於律。則謂之索虛而求分。亦非也。其空徑三分。圓九分長九十分之起於律。與空徑三分四厘六毫。圓十分三厘八毫。長七十六分二厘之起於尺。古今之法。疏密之課。其不同較然可見。何所疑哉。若謂以工作既久而復改爲。則淹引虛月計費益廣。又非朝廷制作之意也。其淹久而計費廣者。爲

史集卷之二百二十三

天

之不敏也。今庶言太常樂。無姑洗夾鍾太簇等數律。可卽令造律。與其說相應。鐘磬每編才易數三。敏而爲之。則旬月功可也。又何淹久而廣費哉。執政不聽。四年。鎮又上書曰。陛下制樂以事天地宗廟。以揚祖宗之休。茲盛德之事也。然自下詔以來。及今三年。有司之論紛然未決。蓋由不識其本。而爭其末也。切惟樂者。和氣也。發和氣者。聲音也。聲音之生。生於無形。故古人以有形之物。傳其法。俾後人參考之。然後無形之聲。音得而和氣可道也。有形者。和黍也。律也。尺也。龠也。兩也。斛也。算數也。權衡也。鐘也。磬也。是十者。必合而不相。嚴然後爲得。今皆相戾而不相合。則爲非是矣。有形之物。非是而

欲求無形之聲音。和安可得哉。謹條十者。非是之驗。惟裁擇焉。按詩。誕降嘉種。惟秬與秠。誕降者。天降之也。許慎云。秬一斛二米。後漢任成縣產秬黍。二斛八斗。實皆二米。史官載之以爲嘉瑞。又古人以秬黍爲酒者。謂之秬鬯。宗廟降神。惟用一尊。諸侯有功。惟賜一卣。以明天降之物。世不常有而可貴也。今秬黍取之民間者。動至數百斛。秬皆一米。河東之人謂之黑米。設有真黍。恐取數多。不敢送官。此秬黍爲非是一也。又按先儒。皆言律空徑三分。圓九分。長九十分。容千二百黍。積實八百一十分。今律空徑三分四厘六毫。圓十分二厘八毫。是爲九分外大其一分三釐八毫。而後容千二百黍。除其

史集卷之二百二十三

天

圓廣則其長止七十六分二釐矣。說者謂四釐六毫爲方分。古者以竹圓爲律。竹形本圓。今以方分置算。此律之爲非是二也。又按漢書分寸尺丈引本起黃鐘之長。又云。九十分黃鐘之長者。据千二百黍而言也。千二百黍之施於量。則曰黃鐘之龠。施於權衡。則曰黃鐘之重。施於尺。則曰黃鐘之長。今遺千二百之數。而以百黍爲尺。又不起於黃鐘。此尺之爲非是三也。又按漢書言龠。其狀似爵。謂爵琖。其體正圓。故龠當圓徑九分。深十分。容千二百黍。積實八百一十分。與律分正同。今龠乃方一寸。深八分一釐。容千二百黍。亦以方分置算。此龠之非是四也。又按周禮。隔法方尺。圓其外。深尺。容六斗

四升，方尺者，八寸之尺也。深尺者，十寸之尺也。何以知尺有八寸十寸之別？按周禮，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尺。璧羨之制，長十寸，廣八寸，同謂之度尺。以爲尺，則八寸十寸俱爲尺矣。又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六尺四寸爲步。八尺者，八寸之尺也。六尺四寸者，十寸之尺也。同謂之周尺者，是周用八寸十寸尺明矣。故知八寸尺爲籩之方，十寸尺爲籩之深，而容六斗四升，千二百八十合也。積實一百三萬六千八百分。今籩方尺，積十寸，此籩之非是五也。又按漢書斛法，方尺圓其外，容十斗，旁有疵焉。當隋時，漢斛尚在，故隋書載其銘曰：審律嘉量，斛方尺，圓其外，疵旁九釐五毫，羅百六十

短爲法也。今亦以黃鐘爲準，而無長短厚薄之別，此磬之非是十也。前此者，皆有形之物，可見者也。使其一不合，則未可以爲法。况十者之皆相戾乎？臣固知其無形之聲音，不可得而和也。請以臣章下有司，問黍之二米，與一米孰是，律之空徑三分，與三分四釐六毫孰是，律之起尺，與尺之起律孰是，命之圓制，與方制孰是，籩之方尺，圓其外，深尺，與方尺孰是，斛之方尺，圓其外，疵旁九釐五毫，與方尺六寸二分孰是，孰敗之以圓分，與方分孰是，權衡之重，以二米，拒黍與一米孰是，鐘磬依古法，有大小輕重，長短厚薄，而中律孰是，是不是，既定，然後制命合升斗，籩斛，以校其容受，容受合，然後下詔以求真黍，真黍至，然後可以爲量，爲鐘磬，量與鐘磬合於律，然後可以爲樂也。今尺律本未定，而詳定修制二局，工作之費，無慮千萬計矣。此議者所以云云也。然議者不言有司論議依違不決，而顧謂作樂爲過舉，又言當今宜先政令，而禮樂非所急，此臣之所大惑也。儒使有司，合禮樂之論，是其所是，非其所非，陛下親臨決之，顧於政令，不已大乎？昔漢儒議鹽鐵，後世傳鹽鐵論，方今定雅樂，以求廢墜之法，而有司論議不著，盛德之事，後世將何考焉？願令有司，人人各以經史論議條上，合爲一書，則孰敢不自竭盡，以副陛下之意。如以臣議爲然，伏請權罷二局，俟真黍至，然後爲樂，則必至當而

無事於浮費也。詔送詳定所，鎖說自謂得古法，後司馬尤數與之論難，以爲弗合。世鮮鐘律之學，卒莫辨其是非焉。

鎖說誠爲有見，若實因執以爲弗合，亦如以差役爲不可行，撫不脫自家意見也。

中原既失，禮樂淪亡。高宗時，胡銓著審律論曰：臣聞司馬遷有言曰：六律爲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尤所重。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臣嘗滋愛遷之言，律於兵械爲尤重，而漢惜後之談兵者，止以戰鬪擊刺奇謀，此律之所以汨陳而學者，未嘗道也。夫律度量衡，古也。淵源於馬遷，蓋觸於班固，劉昭挹其流，孟康京房錢樂之之徒，汨其泥而揚其波，遷之言曰：黃鐘之實八十一，以爲宮，而以九爲法，實如法

東坡

卷之二十一

七

得長一寸，則黃鐘爲九寸矣。黃鐘之實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以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法，實如法，亦得長一寸。亦黃鐘爲九寸也。然則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與夫所謂八十一者，雖多少之不同，而其實一也。萬九千六百八十三，與夫所謂九者，雖多少之不同，而其實一也。又曰：丑二寅八卯十六辰六十四，夫丑與卯，陰律也；寅與辰，陽律也。生陰律者皆二，所謂下生者，倍其實，生陽律者皆四，所謂上生者，四其實。遷之言財數，亦可謂簡矣。而後之言律者，祖焉是不亦淵源於馬遷乎？固之言曰：黃鐘之實八百一十分，蓋遷意也。然林鐘之實五百四十，而乃以爲六百四十，林鐘太簇之實

原本無大

以其長自乘，則聲雖有大小，同於黃鐘之宮耳。然則鍾育王製律，而與黃鐘商微不合，其失兆此矣。自子一分，終於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蓋遷術也。而固亦曰：太極元氣，爲三爲一，始動於子，參之於丑，歷十二辰之數，而得黃鐘之實，以爲陰陽合德，化生萬物，其說益有本矣。然其言三分鍾實損一下，生大呂，而不言所謂濁倍之變，何？夫鍾實之比於大呂，則難實清，而大呂濁，今又損二分之一，以生大呂，則大呂之聲，乃清於難實，是不知夫倍大呂之濁，然則蕭衍之論，至於夾鐘，而裁長三寸七分，共失兆此矣。是不亦蓋觸於班固乎？昭之言曰：惟林鐘之實至十一萬八千九十八，太簇之實

東坡

卷之二十三

七

至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二乘而三約之者，爲下生之實，四乘而三約之者，爲上生之實。此遷固之意，昭則詳矣。然以難實爲上生大呂，而大呂乃下生夾，則何也？蓋昭之說，陽生陰爲下生，陰生陽爲上生。今以難實爲上生大呂，則是陽生陰，乃上生也。以大呂爲下生夾，則則是陰生陽，乃下生也。其後由不知大呂有濁倍之變，則其視遷固去本遠矣。是不亦挹其流於劉昭乎？若夫孟康京房錢樂之之徒，則又大不察矣。夫班固以八十一分爲黃鐘之實，起十二律之周，徑度其長以容其實，初未嘗有徑三圓九之說也。康輩惑於八十一分之實，以一寸爲九十分，而不察方圓之異，於是徑三圓九

之論與焉。夫律之形罔如以爲徑三圓九則利共四角之方而不足於九分之數以之容黍豈能至於千二百哉然則所謂圓九方分也何以知之知命之方則知黃鐘之分亦方也固雖無明說其論洛下閎起曆之法曰律容一合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夫八十一寸者是乃八百一十分以千二百黍納之合中則不搖而自滿是無異黃鐘之容也合之制方寸而深八分一合之方則黃鐘之分安得而不方哉圓九方分而圓之則徑不止於三分矣故夫徑三圓九之說孟康爲之也然由律生呂數十有二止矣京氏演爲六十錢樂之廣爲三百六十則與黃帝之說悖矣蓋樂之用淮南之術一

史集 卷之二十三

律

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而六之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以黃鐘太簇姑洗林鐘南呂生三十有四以大呂夾鐘中呂蕤賓夷則無射生二十有七應鐘生二十有八始於包青而終於安運然由黃鐘迄於壯進百有五十則三分損一以下生由依行迄於億兆二百有九則二分益一以上生惟安運爲終而不生其言與黃帝之說大相抵牾自遷固而下雜然莫適爲主至五季王朴而後議少定沈括蘇之奇論之當矣是不亦汨其泥而揚其波乎嗚呼律也者固以實爲本而法爲末陛下修其質於上而有司方定其法於下以協天地中和之聲則夫數子者共說有可考焉臣敢輕議

與胡鑑說

哉浮熙間建安布衣蔡元定著律呂新書朱熹稱其超然遠覽奮其獨見肥瓠剔抉參互考尋推原本根比次條理管括機要闡究精微其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讀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之成法權臣既誣元定以僞學貶死春茂雖有其書卒爲空言嗚呼惜哉宜春歐陽之秀復著律通其自序曰自律呂之度數不見於經而釋經者反援漢志以爲據蓋濫觴於管子呂氏春秋流衍於淮南子司馬遷之書而波助於劉歆京房之學班固漢志盡載所出也司馬彪志盡房所出也後世協律者類皆執守以爲定法歷代合樂不爲無入而終不足以得天地陰陽之和聲所以不能追還於隆古之

史集 卷之二十三

律

盛者大抵由三分損益之說拘之也夫律圓不能含損益之說以求之由其有損有益而後有上生下生之異至其專用三分以爲損益之法則未免乎聲與數之不相合有非天成之自然耳蓋嘗因其損益上下生之義而去其專用三分之蔽乃多爲分法以求之自黃鐘以往其下生者盈十而上生者止一而已此其數之或損或益出於自然而與舊法圓不侔矣若謂相生之法一下必一上既上而復下則其法之窮也於蕤賓大呂間見之夫黃鐘而降轉以相生至於姑洗則下生應鐘而應鐘之上生蕤賓者法也今乃蕤賓之生大呂又從而上生焉此班志所以變其說爲下生大呂而大呂之

徒增多而無用乎。是其數非出於自然之無所加損而徒欲傳合於當期之日數云爾。古之聖人所以定律止於十二者。自然之理數也。苟不因自然之理數。則以三分損益之法。衍之聲律。殆不特三百六十而已也。疑者魏漢津創用指尺以制律。乃竊京房之故智。上以取君之信。下以遏人之議。能行之於一日。豈能使後世用之乎。今律通之作。其數之損益。可以互相生。總爲百四十四。以爲之體。或變之。又可得二百一十六。以爲之用。乾坤之策具矣。世不用則已。用則聲必和。亦因古黃鐘九寸法。審之以人物之聲。而稍更定之耳。或曰。律止十二。胡爲復衍百四十四律乎。應之曰。十二者。正聲也。百四十四者。變聲也。使不爲百四十四。何以見十二宮七聲長短之有定數。而宮商角徵羽清濁之有定分乎。其要主於和而已。故有正聲。則有變聲也。通其變。然後可與論律矣。律通上下二卷。曰。十二律名數。曰。黃鐘起數。曰。生律分正法。曰。生律分變法。曰。正變生律分起算。曰。十二宮百四十四律數。曰。律數傍通法。曰。律數傍通別法。曰。九分爲寸法。辨曰。五十九律會同。曰。空圓倫實辨。曰。十二律分陰陽圖說。曰。陽聲陰聲配乾坤圖。曰。五聲配五行之序。曰。七聲配五行之序。曰。七聲分類。曰。十二宮七聲倡和。曰。六十調圖說。曰。辨三律聲法。凡十九篇。其德秀趙以夫皆盛稱之。桐城縣丞李如麓作樂書。

二篇。曰。樂本。曰。樂章。其評司馬光范鎮所論律。曰。鎮得蜀人房庶言尺法。庶言嘗得古本漢書云。度起於黃鐘之長。以子殺拒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今文脫去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累黍爲之。縱置之。則太長。橫置之。則太短。今新尺橫置之。不能容一千二百黍。則太其空徑四釐六毫。是以樂聲太高。皆由儒者誤以一黍爲一分。其法非是。不若以千二百黍實管中。隨其短長。斷之以爲黃鐘九寸之管。九十分其長。一爲一分。取三分以度空徑。數令則樂正矣。鎮盛稱此論。以爲先備用意。皆不能到。其意謂制律之法。必以一千二百黍實黃鐘九寸之管。九十分其管之長。一爲一分。是度出律起也。光則據漢書正本之度。起於黃鐘之長。以子殺拒黍中者一黍之廣。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本無脫去八字。其意謂制律之法。必以一黍之廣。定爲一分。九十分則得黃鐘之長。是律由度起也。書云。同律度量衡。先言律。而後及度量衡。是度起於律。信矣。然則鎮之說是。而光之說非也。然庶之論。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其說則非。必如其說。則是律非起於度。而起於量也。光之說。雖非先王作律之本。而後之爲律者。不先定其分寸。亦無以起律。又其法。本之漢志之文。則光之說。亦不得謂其非是也。故書論之律者。近氣之管也。其候氣之法。

十有二月。每月爲管。置於地中。氣之來至。有淺有深。而管之入地者。有短有長。十二月之氣。至各驗其當月之管。氣至則灰飛也。其爲管之長短。與其氣至之淺深。或不相當。則不驗。上古之聖人。制爲十二管。以候十二辰之氣。而十二辰之音。亦由之而出焉。以十二管較之。則黃鐘之管最長。應鐘之管至短。以林鐘比於黃鐘。則短其三分之一。以太簇比於林鐘。則長其三分之一。其餘或長或短。皆上下於三分之一之數。其然符於聲氣自然之應者如此也。當時惡暗所謂三分損益。又惡暗夫一千二百黍爲黃鐘客受之量。與夫一黍之廣。一爲一分之說。裁古之聖人。既爲律矣。欲因之以起度量。衡之法。遂取黍之中者。以實黃鐘之管。滿而數之。得黍一千有二百。因以制量。以一黍之廣而度之。得黃鐘管九十分之一。因以起度。以一會之黍之重而兩之。因以生衡。去古既遠。先王作律之本始。其法不傳。而猶有所謂一千二百黍之廣。爲一會。客受之量。與夫一黍之廣。一爲一分者。可考也。推其客受而度其分寸。則律可得而成也。先王之本於律。以起度量。衡者。自源而生流也。後人以度量衡而起律者。尋流而及源也。光緒爭論往復。前後三十年。不決。大概言以律起度。以度起律之不同。鎮深開光以度起律之說。不知後世舍去度量。安得如古聖人然。符聲氣之驗。自然而成律也。然

至若唐之增益漢志八字。以爲脫誤。及其他紛紛之議。皆穿鑿以爲新奇。雖鑿力主之。非至當之論。有補於律法者也。沙隨程迥著三器圖譜曰。體有長短。所以起度也。受有多寡。所以生量也。物有輕重。所以用權也。是器也。皆準之上。當羊頭山之拒黍焉。以之測幽隱之情。達精微之理。推三光之運。則不失其度。通八音之變。則可召其和。以辨上下。則有品。以分隆殺。則有節。凡朝廷之出治。生民之日用。未有頃刻不資焉者也。古人以度定量。以量定權。必參相得。然後黃鐘之律可求。八音五聲。從之而應也。皇祐中。阮逸胡瑗。累奏定尺。既大於周尺。姑欲合其體。然竟於權不合。乃謂黍二兩。已得官稱一兩。反疑史書之誤。及韓琦丁度詳定。知逸瑗之失。亦未能以三器參相考也。迥謂以黍定三器。則其餘無不該。三者尺爲之本。周尺先儒考其制。膠合者不一。朱祁取隋書大業中歷代尺十五等。獨以周尺爲之本。以考諸尺。韓琦嘉祐累奏尺二。其一亦與周尺相近。司馬僖刻之於石。光舊物也。可以足定尺。又以是參定權。以合諸器。如軋裏而振其領。無所不順矣。迥博學好古。朱熹深禮敬之。江陵府學教授。陵彭應龍。既注漢律曆志。設爲問答。著鍾律辨疑三卷。至爲精密。發古人所未言。

史籍卷二百二十四

宋史七

志

曆

宋初川周欽天曆建隆二年以其推驗稍疎詔司天少監王庭誦等別造曆法四年曆成號應天曆太平興國間有言應天曆氣候漸差詔庭誦等重加詳定六年表上新曆會冬官正吳昭素徐登道昭吉等各獻新曆詔遣內臣沈元應集本監官屬學生參校測驗考其疎密秋官正史端等言昭素曆氣朔皆均可以行用又詔衛尉少卿元象宗等集明曆術劉

史籍卷二百二十四

內真苟守信王熙元魏序等及在監官屬精加詳定象宗等言昭素曆法考驗無差可以施之永久賜號乾元曆真宗即位命司天監判官史序等為新曆咸平四年曆成號儀天曆凡天道運行皆有常度曆象之術古今所同蓋變法以從天隨時而推數故法有疎密數有繁簡雖條例稍殊而綱目一也端拱中翰林天文鄭昭晏上言唐貞觀二年三月初日有食之前志不書分數宿度分野終初復末時刻臣以乾元曆法推之得其歲戊子其朔戊申日所食五分一分在未出前四分出後其時出自寅六刻終在三刻食甚在八刻復在卯四刻當降婁九度又言按曆書云凡欲取驗將來必在考之

史家所重
所以時有
出入本天
之耳

既往謹按周漢以來交食五星守犯以新曆及唐麟德開元二曆復驗其事以究疎密前漢元光元年七月癸未晦日有食之今按曆法當為八月朔蓋日食朔月食望自為常理今云晦日食者蓋司曆之失也征和四年八月辛酉晦日有食之亦當為九月朔端拱二年四月己未翰林祇候張晔夜直禁中太宗手詔曰覽乾元曆細行此夕焚惑當退至軫宿乃順行今止到角宿即順行得非曆差不奏曰今夕一鼓占焚惑在軫末角初順行也據曆法今月甲寅至軫十六度乙卯順行驗天差二度臣占焚惑明相軌道兼前歲逆出太微垣按曆法差疾者八日此皆上天祐德之應非曆法之可測也

史籍卷二百二十四

至道二年也田員外郎呂奉天上言按經史年曆自漢魏以降雖有編聯周曆以前多無甲子可焉通鑑言歲次詳求朔閏與經傳都不符合乃言周武王元年歲在乙酉唐兵部尚書王起撰五位圖言周桓王十年歲在甲子四月八日佛生常星不見孔子生於周靈王庚戌之歲卒於周悼王四十一年壬戌之歲皆非是也馬遷乃古之良史王起又近世名儒後人因循莫敢改易臣竊以史氏凡編一年則有一十二月月有晦朔氣問則須與歲次合同苟不合同何名歲次本朝文教率典禮未成備惟此一事久未刊詳臣探索百家用心十載乃知唐堯即位之年歲在丙子迄太平興國元年亦在

成書何必
限日言之
不執

史緯

卷之二十四

三

丙子凡三千三百一年矣。虞夏之間未有甲子可證。太甲元年始有二月乙丑朔旦冬至伊尹祀于先王自堯即位之年距春秋魯隱公元年凡一千六百七年。從隱公元年距今至道二年凡一千七百一十五年。從太甲元年距今至道二年凡二千七百三十二年。據經傳正文用古曆推授無不符合。乃知史記及五位圖所編之年殊為濶畧。諸如此事觸類甚多。臣既研既久引證尤明。起商王小甲七年二月甲申朔旦冬至自此之後每七十六年一得朔旦冬至。此乃古曆一節。每節積月九百四十積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率以為常。直至春秋魯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了無差爽。用此

史緯

卷之二十四

四

雪國傳中典唐祚重新土運以梁室比羿從王莽不為正統。自後數姓相傳晉以金漢以水周以木天造有宋運屬火德。况國初祀赤帝為感生帝於今二十五年豈可輕議改易。今垂慶欲國家繼唐統為金德夫五運迭遷質文相次豈可越數姓之上繼百年之運此不可之甚也。按唐書天寶九載崔昌獻議自魏晉至周隋皆不得為正統欲唐遠繼漢統立周漢子孫為王者後備三恪之禮。李林甫遂行其事至十二載李林甫卒復以魏周隋為三恪此前載甚明也。伏請祇守舊章以承天祐從之。天祿四年光祿寺丞謝絳上言太祖生於洛邑而胞絡惟黃天緯聚於奎鼎而鎮星是主則土德之符在矣。大理寺丞董行父上言曰自昔秦皇以萬物生東至仁體乎木故德始於木木以生火神農受之為火德火以生土黃帝受之為土德土以生金少昊受之為金德金以生水顓頊受之為水德水以生木高辛受之為木德木以生火唐光受之為火德火以生土虞舜傳之為土德土以生金夏為金德金以生水商為水德水以生木周為木德木以生火漢屬國歲為火德火以生土唐受唐運為土德陛下紹天之統受天之命固當上繼唐祚以金為德詔兩制議議曰竊見唐祚所述以聖祖得瑞宜承土德且引漢承光緒為火德之比。雖運能復漢祖之典有曰帝堯之苗裔及序承正統乃堯素而

繼周非用堯之行。今國家或用土德。卽當越唐上承於隋。淵
非順次。失五德傳襲之序。又據行父請越五代。紹唐爲金德。
若其度越累世。上承百年之統。則晉漢泊周。咸帝中夏。太祖
既受終於周室。而陞於元后。豈可弗遵傳繼之序。續於遐邇
之統。三聖臨御。六十餘載。登封告成。昭姓紀號。率循大行之
訓。以輝炎靈之曜。茲事體大。非容輕議。矧雍熙中。徐鉉等議
之詳矣。謝絳並行父等所請。難以施行。詔可。宋興百餘年。司
天數改曆。其說曰。曆者歲之積。歲者月之積。月者日之積。日
者分之積。又推徐分置閏。以定四時。非博學精思。弗能考也。
夫天體之運。星辰之動。未始有窮。而度以一法。是以久則差

史律

卷之二百一十四

五

差則敝而不可用。曆之所以數改造也。物銖銖而較之。至石
必差。況於無形之數哉。乾興初。議改曆。命司天役人張奎與
學者楚衍。曆官宋行古。集天章閣造曆。至天聖元年。成。命曰
崇天曆。以來年甲子歲用之。是年五月丁亥朔。日食不效。詔
廢。至七年。判司天監周琮言。古之造曆。必使千百年間。星
度交會。若應繩準。今曆成而不驗。則曆法爲未密。英宗卽位。
命周琮及冬官正王炳等作新曆。三年而成。琮言舊曆氣節
加時後天半日。五星之行差半次日。食之候差十刻。既而中
官正舒易簡與院生石道李遵更陳家學。詔翰林學士范鎮。
諸王府侍講孫思恭。國子監直講劉攽考定。是非上推尚書

辰弗集於房。與春秋之日食。參今曆之所候。而易簡道遵所
學。疏闊不可用。新書爲密。遂賜名明天曆。書舉正南之星。以
正四方。虞喜云。堯時冬至。日短星昴。今二千七百餘年。乃東
壁中。則知每歲漸差之所至。又何承天云。堯興日永星火。以
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正仲秋。今以中星校之。所差一十七八
度。蓋堯時冬至。日在須女十度。祖冲之修大明曆。始立歲差。
率四十五年九月却一度。虞翻劉孝孫等因之。各有增損。以
創新法。若從虞喜之驗。昴中則五十餘年。日退一度。若依承
天之驗。火中又不及百年。日退一度。後皇極經世兩曆之率。而
要取其中。故七十五年而退一度。此乃通其意。未盡其微。今

史律

卷之二百一十四

六

則別調新率。改立歲差。大率七十七年七月。日退一度。上元
命於虛九。可以上覆往古。下逮於今。自帝堯以來。循歷考驗。
皆得其中。最爲親近。關元中。浮屠一行作大衍曆。詔梁令瓚
作黃道游儀。測知畢觜參鬼四宿。赤道宿度。與舊不同。自一
行之後。無所增損。至仁宗皇祐初。始詔造黃道游儀。測驗赤
道宿度。又斗牛女危室胃畢井鬼柳氏心尾箕一十四宿。與
一行所測不同。古今之人。以八尺圓器。欲盡天體。決知其難
矣。洪範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月未合朔。在日後。今在
日前。太疾也。朏者。人君舒緩。臣下驕盈之象。朔而月見東方。
謂之側匿。合朔則月與日合。今在日後。太遲也。側匿者。人君

踐急，臣下恐懼之象。盈則進，縮則退，離九道，則合三句。考其變行，自有常數。傳稱人君有舒疾之變，未遑月有遲速之常也。今以日行之盈縮，月行之遲疾，皆損益之，或進退其日，以爲定期，則舒亟之度，乃勢數使然，非失政所致也。岳臺，今京師岳臺坊，地曰浚儀，近古候景之所，尚書洛誥稱東土是也。禮玉人職，土圭長尺有五寸，以致日，此卽日有常數也。司徒職以圭正日景，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此卽是地中致日景與土圭等，然表長八尺，見於周髀，夫天有常運，地有常中，曆有正象，表有定數，言日至者，明其日至此也。景尺有五寸，與圭等者，是其景景之真效，然夏至之日，尺有五寸，之景，不因八尺之表，將何以得？故經見夏至日景者，明表有定數也。新曆周歲中晷長短，皆以八尺之表測候所得，名中晷常數，日月成象於天，以辨尊卑之序，日若道也，月臣道也，請食之變，皆與人事相應。若人君修德以讓之，則或當食而不食，故太陰有變行以避日，則不食五星，潛在下扶救，則不食。涉交數淺，或在陽曆日充著盛，陰氣衰微，則不食。德之休明而有小眚，天爲之隱蔽，雖交而不見食，此四者皆德感之所由致也。按大衍曆議，開元十二年七月戊午朔當食，時自交趾至朔方，同日度景測候之際，晶明無雲而不食，以曆推之，其日入交七百八十四分，當食八分半，十三年天正南

至東封禮畢，還次梁宋，史官言十二月庚戌朔當食，帝曰：「方修先后之職，請見於天，是朕之不敏，無以對揚上帝之休也。」於是徹膳素服以俟之，而卒不食。在位之臣莫不稱慶，以謂德之動天，不俟終日。以曆推之，是月入交二度，弱當食十五分之十三分，而陽光自若，無纖毫之變，雖算法乖舛，不宜若是。凡治曆之道，定分最微，故損益毫釐，未得其正，則上考春秋以來日月交食之數，必有所差。假令治曆者因開元二食變，交限以從之，則所傷甚少，而差失多矣。由此明之時云，此日而微，乃非天之常數也。正交如果壁，漸減則有差，在內食分多，在外食分少，交淺則間遙，交深則相薄，所觀之地又偏所食之時亦別，苟非地中，皆隨所在而漸異。縱交分正等，同在南方，冬食則多，夏食乃少，假均冬夏早晚又殊，處南辰則高居東西則下，視有斜正，理不可均。月在陽曆校驗古今交食所虧，不過其半，合置四正食差，則斜正於卯酉之間，損益於子午之位，務從親密，以考精微。五星見伏，當先考日度之行，日周四時，無所不照，君道也。星分行列宿，臣道也。陰陽進退，于此取儀刑焉，是以當陽而進，當陰而退，皆得其常數。加減之古之推步，悉皆順行至秦方有金火進數，太衍曰：「木星之行與諸星稍異，商周之際率一百二十年而起一次，至戰國之時其行變急速，中平之後八十四年而起二次，自此

之後以爲常率五星伏見留逆之效表裏盈縮之行皆係之於時驗之於政小失則小變大失則大變蓋皇天降譴以警悟人主又或算者昧於象占者迷於數觀五星失行謂之曆舛以數象相參兩喪其實大比校驗之道必稽古今注記使上下相距反覆相求苟獨異常則失行可知矣琮又論曆曰古今之曆必有衡過於前人而可以爲萬世之法者乃爲勝也若一行爲太衍曆議及劉焯校正歷代以求曆法強弱爲曆家體要得中平之數劉焯悟日行有盈縮之差李淳風悟定明之法并氣朔圓餘皆同一術張子信悟日行有交道表裏五星有入氣加減宋何承天始悟測景以定氣序晉姜岌始悟以月食所衝之宿爲日所在之度後漢劉洪作乾象曆始悟月行有遲疾數宋祖冲之始悟歲差唐徐昇作宣明曆悟日食有氣刻差數明天曆悟日月會合爲朔所立日法積年有自然之數及立法推求景景知氣節加時所在後之造曆者莫不遵用焉其疎謬之甚者苗守信之乾元曆馬重績之洞元曆郭紹之五紀曆也大槩無出於此矣然造曆者皆須會日月之行以爲晦朔之數驗春秋日食以明強弱其於氣序則取驗於傳之南至其日行盈縮月行遲疾五星加減二曜食差日宿月離中星景量立數立法悉本之於前諸然後較驗上自夏仲康五十九年辰弗乘于房以至於今其星

辰氣朔日月交食等使三千年間若應準繩而有前有後有視有疎者卽爲中平之數乃可施於後世其較驗則依一行孫思恭取數多而不以小得爲親密較日月交食若一分二刻以下爲親二分四刻以下爲近三分五刻以上爲遠以曆注有食而天驗無食或天驗有食而曆注無食者爲失其較星度則以差天二度以下爲親三度以下爲近四度以上爲遠其較景景尺寸以二分以下爲親三分以下爲近四分以上爲遠若較古而得數多又近於今兼立法立數得其理而通於本者爲最也琮自謂善曆嘗曰世之知曆者渺近世獨孫思恭爲妙而思恭又嘗推劉義慶爲知曆焉紹興五年日官言正月朔旦日食九分半餘在辰正常州布衣陳得一言當食八分半餘在巳初其言卒驗侍御史張致遠請詔得一改造新曆仍盡取其書參校太史有無以補遺闕擇曆算子弟祖通了者授演撰之要庶幾日官無曠曆法不絕詔得一卽秘書省改造新曆曆成賜名統元以六年頒行賜得一通微處士官其一子得一上推甲子之歲得十一月甲子明夜半冬至日度起於虛中以爲元著曆經等書詔付太史氏乾道二年光州士人劉孝榮言統元曆交食先天六刻火星差天二度願改造新曆詔禮部尚書周執羔提領改造新曆三年執羔以曆來上孝宗曰日月有盈縮須隨時修改執羔曰

如
此
其
論
手
記

史
律

卷之二十四

土

舜協時月正日，以為積久不能無差，故協正之。孝宗詔與太史禮部同測驗新曆紀元統元，各有疎密，朝廷始知三曆異。同詔太史局以新舊曆參照行之，禮部言新舊曆官互相異，同參照實難。新曆比之舊曆稍密，詔用新曆，名以乾道曆。乙丑歲頒行四年，禮部員外郎李漳言統元曆行之既久，與天不合，同官大衍曆最號精微，用之亦不過三十餘年，後之欲行遠也難矣。夫曆未差，無以知其失，未驗，無以知其是。仁宗用崇天曆，至皇祐四年十一月日食而曆不效，詔以唐八曆及宋四曆參定，皆以景福為密，遂欲改作，劉義夏謂崇天曆頒行逾三年，所差無幾，距可偶緣天變，輕議改移，古聖人曆象之意，止於教授人時，雖則預考交會，不必屬合辰刻，或有遲速，未必獨是曆差，適從義夏言，復用崇天曆，義夏曆學為宋第一，歐陽修司馬光輩皆遵用之，崇天曆既復用，又十三年治平二年始改用明天曆，曆官周琮等遂官，後三年驗熙寧三年七月月食不效，詔復用崇天曆，琮等所選官熙寧八年始更用奉元曆，沈括實主其議，明年正月月食，遂不效，詔問修曆者姓名，括具奏辨得不廢，識者謂括強辨不許其深於曆也，乃知義夏之言然，顧申飭曆官加意精思，勿執小是益其能者，無復討論，更造密度，補治新曆，緣義夏承詔監視測驗，值新曆太陰災惑之差，恐書成所差或多，見譏訕

同在此時
相去亦無
異

通
好

史
律

卷之二十四

土

者，通諸道訪通曆者，淳熙三年判太史局李繼宗奏，合集在局通算曆人，重造新曆，成詔名淳熙曆，令禮部秘書省參詳以聞，禮部驗得孟邦傑李繼宗等所定五星行度分數，各有異同，孝宗曰自古曆無不差者，况近世此學不傳，求之草野亦難其人，詔以淳熙曆權行，額用一年，五年金道使來朝賀，妄制其國曆九月庚寅晦為己丑晦，接伴使丘富辨之，使者辭窮，於是朝廷益重曆事，李繼宗吳澤言金國九月作小晝不當見月，體今既見月，體則己丑不為晦，日十二年成忠郎楊忠輔言淳熙曆簡陋，於天道不合，今歲三月望月食三更二點而曆在二更二點，數虧四分，而曆虧幾五分，朔差者八年矣，乃守號數之曆，不違舊其可哉，忠輔於易祖窺太衍之古制，立日法，撰演新曆，不敢以言者，誠懼太史順過傳非特刻漏則水有增損，遲疾特渾儀則度有廣狹，斜正所賴今歲九月之交食在晝，而淳熙曆法當在夜，以晝夜辨之不特紛爭而決矣，曆初在東北卯正一刻，係日出前，食甚在正北辰初一刻，復滿在辰正初刻，並日出後，其日日出卯正二刻後，與曆初相去不滿一刻，以地形論之，應安在岳臺之南，秋分後晝刻比岳臺差長，日當先曆而出，故知月起曆時日光已盛，必不見食，以淳熙曆推之，九月望夜，曆初在卯初三刻，食甚在卯正三刻後，復滿在辰正初刻後，並在晝，孝宗曰日

月之行有疏數故曆久不能無差大抵月之行速多是不及無有過者可遣臺官禮部同驗之其夜陰雲蔽月不辨虧食孝宗曰曆久必差聞來年月食者二可俟驗否題詔有通天文曆算者所在以聞布衣皇甫繼明等陳今歲九月望以淳熙曆推之當在十七日實曆敝也太史乃注於十六日之下御批遂就以掩其過請造新曆而忠輔乞與曆官劉孝榮及繼明等各具已見合用曆法指定今年八月十六日大陰虧食加時早晚所見分數及生光復滿方面辰刻更點同驗之仰令乾象折衷疏密再請今年八月二十九日驗月見東方一事苟見月餘光則其日不當以為晦也又今年九月十六

史錄 卷之二百一十四

五

日驗月未盈一事苟見月體東向之光猶隱則其日不當為望也知晦望之差則朔之差明矣必使氣之與朔無毫髮之差始可演造新曆詔禮部侍郎顏師魯監之既而孝榮差一點繼明等差二點忠輔差三點題詔造之十四年國學進士俞楷石萬言淳熙曆立元非是氣朔多差不與天合按淳熙十四年曆清明夏至處暑立秋四氣及正月望十月朔並差一日五行用事各隨氣朔而差南渡以來渾儀草創不合制度無圭表以測日景長短無機漏以定交食加時設欲考正其差而太史局官尚如去年測驗太陰虧食自一更一點還光一分之後或一點還光二分或一點還光三分使更點乍

失一字作皮

疾乍徐隨景走弄以肆欺蔽若依晉太始隋開皇唐開元課曆故事取淳熙曆與萬所造之曆各推而上之於千百世之上以求交食與夫歲月日星辰之著見於經史者為合與否然後推而下之以定氣朔則與前古不合者為差合者為不差其易見也至於日之出入晝夜有失長短有漸不可得而急與題也急與題則為變今日之出入增減一刻近或五日遠或三四十日一急一遲與日行常度無一合者請考正淳熙曆法之差俾上不違於天時下不乖於人事皇甫繼明史元實皇甫迥龐元亨言淳熙曆立法乖亂丙午歲定望在十七日太史知其不可遂注望於十六日下以掩其過臣等書

史錄 卷之二百一十四

五

陳請與太史局官對辨更曆迄今未行今考淳熙曆則又差於將來戊申歲十一月下弦在二十四日太史局官俟續曆之際又將妄題於二十三日矣法不足恃必假題說而辨望二弦曆法綱紀苟失其一則五星盈縮日月交會與夫昏旦之中星晝夜之晷刻皆不可得而正也渾儀景表蓋曆之器臣等私家無之是以曆之成書猶有所待請俟改造大曆故事置局更曆以祛太史局之弊孝宗謂宰相王淮曰可使秘書省同察之免有異同之論給事中王信乞命繼明與萬各造來年一歲之曆取其無差者詔從之十二月建所造曆准等奏萬等曆日與淳熙十五年曆差二朔淳熙曆十一月

下弦在二十四日，恐曆法有差。孝宗曰：朔豈可差？朔差則所失多矣。禮部言：舊所造曆與淳熙曆法不同，當以其年六月二日十月晦日月不應見而見爲驗。請遣官監視。詔吏部侍郎章森與禮部侍郎尤袤監之。六月二日森奏：是夜月明至一更二點入濁十月晦，表奏晨前月見東方。孝宗問諸家孰爲疏密，周必大等奏：三人各定二十九日早月體尚存一分，忠輔萬謂既有月體不應小盡。孝宗曰：十一月合朔在中時是以二十九日尚存月體耳。紹熙二年行會元新曆，慶元四年會元曆占候多差，日官草澤互有異同。詔禮部侍郎胡紱監楊忠輔造新曆。右諫議大夫姚愈言：太史局文籍散逸，測驗之器又復不備，幾何而不更暑哉。漢元鳳間官曆者十有一家，議久不失考之經籍，驗之帝王錄，然後是非洞見。元和間以太初建天益遠，晦朔失實，使治曆者修之以無文，雖險難議論起，越三年始定，此無他，不得備者以觀其綱故也。於此也，周官馮相氏保章氏志日月星辰之運動而不幸實總之漢初曆官猶率屬也。熙寧間司馬光沈括皆嘗提舉司天監，故當是時曆數明審法度嚴密，乞命儒臣常兼提舉以專其責。五年忠輔曆成，率臣京鐘上進，賜名統天，頒之慶元五年七月辛卯朔，統天曆推日食雲陰不見。六年六月乙酉朔推日食不驗。嘉泰二年五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紹太史與

草澤聚驗於朝，統天曆先天一辰有半，題罷楊忠輔，詔草澤通曉曆者應聘修治。開禧三年大理評事鮑潯之言：曆者天地之大紀，聖人所以觀象明時，倚數立法，以前民用，而詔方來者也。自黃帝以來至於秦漢六曆具存，其法簡易，同出一術，及其既久而與天道不相符合，於是太初三統之法相繼改作，而推步之術愈見闕疏。是以劉洪祖冲之之滅，歲斗分追求月道推測之法始加詳焉。至於李淳風僧一行而後，總氣朔而合法，效乾坤而擬數，演算之法始加備焉。故後世之論曆轉爲精密，非過於古人也。蓋積習考驗而得之者審也，試以近法言之，自唐麟德開元而至於五代所作者，國初應天而至於紹熙會元曆所更者十二書，無非推求上元開闢爲演紀之首，氣朔同元而七政會於初度，從此推步以爲曆本。未嘗敢輒爲裁法而立加減數於其間也。獨石晉天福間馬重績更造開元曆，不復推古上元甲子七曜之會，施於當時五年輟差，遂不可用。繼者各之，今朝廷自慶元三年以來測驗氣象見舊曆後天十一刻，改造新曆，賜名統天，進曆未幾而推測日食已不驗，此猶可也。但其曆書演紀之始起於唐光二百年，非開闢之端也。氣朔五星皆立虛加虛減之數，氣朔積分乃有泛積定積之繁，以外算而加朔餘以距并而減轉率，無復強弱之法，盡廢方程之舊，其餘差漏不可備

言以是而爲術乃民間之小曆非朝廷頒正朔投民時之書也漢人謂曆元不正故盜賊相續言雖迂誕然而曆紀不治實國家之重事願詔有司募通曆之士更造新曆庶幾并智合議調治日法追迎天道可以行遠當楊忠輔演造統天曆之時每與議論曆事今見統天曆外輒私成一曆乞改造新曆時容臣投遞與草澤諸人所著之曆參考之又言統天曆來年間差願以諸人所進曆令秘書省參考頒用秘書監編修官曾漸言改曆重事也昔之主其事者無非道術精微之人如太史公洛下閎劉歆張衡杜預劉焯李淳風僧一行王朴等然猶久之不能無差其餘不過遞相祖述依約乘除捨短取長移疎就密而已非有卓然特達之見也一時偶中卽復舛戾宋朝敕在數改曆法統天曆頒用之初卽已測日食不驗因仍至今置閏遂差一月其爲當改無疑然朝廷以一代鉅典責之專司必其人確然著論破見行之非服衆多之口庶幾可見按乾道淳熙慶元凡三改曆皆出劉孝榮一人之手其後遂爲楊忠輔所勝久之忠輔曆亦不驗故孝榮安職至今王孝禮數以自陳每預測驗或中或不中李孝節陳伯祥本皆忠輔之徒趙達下筮之流石如愚獻其父書不就測驗屢景止定月食分數其術最疎陳充則并與交食不論愈無憑依此數人者未知孰爲可付故鮑澣之屢以爲請今

若降旨開局不過收聚此數人者和會其說使之無爭來年閏差其事至重今年八月便當頒曆外國而三數月之間急遽成書結局推賞討論未盡必生詆訾今劉孝榮王孝禮李孝節陳伯祥所擬改曆及泮之所進曆皆已成書願以衆曆參考擇其與天道最近且密者頒用庶幾來年置閏不差諸如先朝故事搜訪天下精通曆書之人用沈括所議以渾儀浮漏圭表測驗每日記錄積三五年前後參較庶幾可傳永久詔漸充提領官泮之充參定官草澤精算造者皆獻曆者與造統天曆者皆延之於是開禧新曆議論始定詔以戊辰年權附統天曆頒之嘉定三年鄭淮言曆書差忒當改造詔

祐四年兼崇政殿說書韓祥請召山林布衣造曆從之八年大府少卿尹渙言曆者所以統天地伴造化自昔皆擇聖智典司其事後世急其所當緩其所當急以爲利吾國者唯錢穀之務固吾國者唯甲兵是圖至於天文曆數一切付之太史局荒疎乖謬安心爲欺朝士大夫莫有能詰之者請詔四方之通曆算者至都使曆官學焉十一年殿中侍御史陳瑛言曆者天地之大紀國家之重事今演撰新曆將以章舊曆之失乃驗所食分數開禧舊曆僅差一二刻而李德卿新曆差六刻二分有奇由此觀之舊曆差少未可遽廢新曆差多未可輕用一旦廢舊曆而用新曆不知何所憑據請參考推算頒行十二年曆成賜名會天寶祐元年行之咸淳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冬至至後爲閏十一月既已頒曆浙西安撫司準備差遣減元震言曆法以章法爲重章法以章歲爲重蓋曆數起於冬至卦氣起於中孚十九年謂之一章一章必置七閏必第閏在冬至之前必章歲至朔同日故前漢志云朔旦冬至是謂章月後漢志云至朔同日謂之章月積分成閏閏七而盡其歲十九名之曰章唐志曰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合二終以紀閏餘章法之不可廢也若此今所頒庚午歲曆乃以前十一月三十日爲冬至以冬至後爲閏十一月莫知其故蓋庚午之閏與每歲閏月不同庚午之冬至與

每歲之冬至又不同蓋自淳祐壬子數至咸淳庚午凡十九年是爲章歲其十一月是爲章月以十九年七閏推之則閏月當在冬至之前不當在冬至之後以至朔同日論之則冬至當在十一月初一日不當在三十日今以冬至在前十一月三十日則是章歲至朔不同日矣若以閏月在冬至後則是十九年之內止有六閏又欠一閏且一章計六千八百四十日於內加七閏月除小盡積日六千九百四十日或六千九百三十九日約止有一日今自淳祐十一年辛亥章歲十一月初一日章月冬至後起算十九年至咸淳六年庚午章歲十一月初一日當爲冬至方管六千八百四十日今算造官以閏月在十一月三十日冬至之後則此一章止有六閏更加六閏除小盡月實積止六千九百十二日比之前後章歲之數實欠二十八日曆法之差莫甚于此况天正冬至乃曆之始必自冬至後積三年餘分而後可以置第一閏今庚午年章歲丙寅日申初三刻冬至去第二日丁卯僅有四分日之一且未正日安得遽有餘分未有餘分安得遽有閏月則是後一章之始不可推算其謬可知矣今欲改之有簡而易行之說蓋曆法有平朔有經朔有定朔一大一小此平朔也兩大兩小此經朔也三大三小此定朔也今正以定朔之說則當以前十一月大爲閏十月小以閏十一月小爲十一

月大則丙寅日冬至。即可爲十一月初一。以閏十一月初一之丁卯爲十一月初二日。庶幾遞越下一日。置閏十一月二十九日丁未始爲大盡。然則冬至既在十一月初一。則至朔同日矣。閏月既在至節前。則十九年七閏矣。此昔人所謂晦節。雖定由時消息。上合殷端之始。下得歸餘於終。正謂此也。夫曆久未有不差。差則未有不改者。後漢元和初曆差。亦是十九年不得七閏。曆雖已頒。亦改正之。顧今何靳于改之哉。臣備者。豈欲與曆官較勝負。既知其失。安得默而不言邪。詔遣官偕元震與太史局辨正。而太史之詞窮。以元震判太史局。鄧宗文譚王等降官有差。因更造曆。六年曆成。詔試禮部。

史緯 卷之二十一

主

七年頒行。卽成天曆也。德祐之後。陸秀夫等擁立益王走海。上命禮部侍郎鄧光薦與蜀人楊某等作曆。名本天曆。

地理

唐室既衰。五季迭興。五十餘年。更易八姓。寓縣分製。莫之能一。宋太祖受周禪。初有州百一十一。縣六百三十八。戶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建隆四年。取荆南。得州府三。縣一十七。戶一十四萬二千三百。平湖南。得州一十五。監一。縣六十六。戶九萬七千三百八十八。乾德三年。平蜀。得州府四十六。縣一百九十八。戶五十三萬四千三十九。開寶四年。平廣南。得州六十。縣二百一十四。戶一十七萬二千六百三十八。年平

江南。得州一十九。軍三。縣一百八十八。戶六十五萬五千六十五。計其末年。凡有州二百九十七。縣一千八百八十六。戶三百九萬五千四百。太宗太平興國三年。陳洪進獻地。得州二。縣十四。戶十五萬一千九百七十八。錢俶入朝。得州十三。軍一。縣八十。六。戶五十五萬六千八百八十四。年。平太原。得州十。軍一。縣四十。戶三萬五千二百二十五。年。李繼捧來朝。得州四。縣八。至是天下既一。經理。幾復漢唐之舊。其未入職方氏者。唯燕雲十六州而已。至道三年。分天下爲十五路。天聖初。爲十八。元豐又折爲二十三。曰京東。東西。曰京西南。北。曰河北。東西。曰永興。曰秦鳳。曰河東。曰淮南。東西。曰兩浙。曰江南。東西。曰荆湖。

史緯 卷之二十一

主

南北。曰成都。梓利。夔。曰福建。曰廣南。東西。東南。西南。西。已焚。北。板三。關。東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萬一千六百二十里。崇寧四年。復置京畿路。大觀元年。別置熙寧路。三年。并黔南入廣西。以廣西黔南爲名。四年。仍舊爲廣南西路。當是時。天下有戶二千八百八十八萬二千二百五十八。口四千六百七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四。視西漢盛時。蓋有加焉。隋唐疆理雖廣。而戶口皆有所不及。迨宣和四年。又置燕山府。及雲中府。路天下分路二十六。京府四。府三十。州二百五十四。監六十三。縣一千二百三十四。可謂極盛矣。大抵宋有天下三百餘年。跡建隆初。迄治平末。一百四十年。州縣沿革。無大增損。

熙寧始務開土而神誘先取絳州韓繼隆取銀州王韶取熙
河章惇取懿治謝景溫取徽誠熊本取南平郭遠取廣源
後李憲取蘭州沈括取茂茂米脂浮屠安強等皆雖書以河
東邊界七百里地與遼人當時王安石議蓋曰將欲取之
姑與之也迨元祐更張茂茂等四皆給賜夏人而分蓋久不
能定紹聖遂罷分蓋督諸路各乘勢攻討進築自三年秋八
川迄元符二年冬凡陝西河東建安西一州晉寧綏德二軍
龍平會寧金城三關安西平夏威戎興平定邊威羌金湯白
豹會川九城又砦二十八堡十復取都隄廓宗哥等城建中
靖國悉還吐番故壤稍紓民力崇寧至變前議專以紹述爲

史事
卷之二十一

十一

事蔡京始任重賁王厚更取遼瀋廓三州二十餘堡而節夫
鎮傳那恕胡宗回曾孝序之徒又相與擊空駕虛馳騁於元
符封域之表迄於重和既立涇原鄜延西寧三城雖夏人浸
衰而民力亦敝西事甫定北盤旋起蓋白崇寧以來益梓潼
默廣西荆湖南北迭相視劫斥大土宇靡有寧歲凡所建州
軍關城砦堡紛然莫可勝紀厥後建燕山雲中兩路祖國三
歲禍變旋作中原板蕩故府淪沒職方所記漫不可考高宗
著黃渡江駐蹕吳會中原陝右盡入於金東盡長淮西割南
秦之半以散關爲界其所存者兩浙兩淮江東西湖南北西
蜀福建廣東廣西十五路而已有戶一千三百六十六萬九

千六百八十四建國江右又百五十年迨德祐丙子建祥興
於元天下復合爲一焉今據元豐所定併京畿爲二十四路
首之以京師重帝都也終之以燕雲以其既得而旋失故附
見於後而以四京及南渡行在所冠乎篇首爲地理志云
東京汴之開封也因周之舊爲都

西京河南府也有宮城

南京應天府也有宮城今歸德府

北京大名府也有宮城

南渡行在所臨安府也

京東路分爲東西兩路西抵大梁南極淮泗東北至于海有

史事
卷之二十一

十一

鹽鐵絲石之饒其俗重禮義勤耕種渡郊處四達之會故建
爲都政教所出五方雜居雖陽當消舟之路定陶乃東運之
衝其後河被清水頓涉艱阻充濟山澤險阻否或隱聚營丘
東道之雄號稱富衍物產尤盛登萊高密負海之北楚南萊
漢民性復戾而好訟關大率東人朴魯純直爲多下邳俗尚
頗類淮楚焉
京西南北路本京西路東暨汝穎西被陝服南界鄆郢北抵
河津絲泉漆壤之所出而洛邑爲天地之中民性安舒而多
衣冠舊族然土地偏薄迫于營養盟津榮陽滑臺宛丘汝陰
潁川臨汝在二京之交其俗頗同唐鄆汝蔡軍多曠田蓋自

唐季之亂，土著者寡。太宗遷晉雲朔之民於京洛鄭汝之地，墾田頗廣，民多致富，亦由儉嗇而然。襄陽爲汴南巨鎮，淮安隨、襄陽、西城、武當、上庸、東梁、信陽，其習俗近荆楚。

河北路，蓋禹貢兗冀青三州之域，而冀兗爲多。當畢昇東壁尾箕之分，南濱大河，北際幽朔，東瀕海岱，西壓上黨，繭絲織絳之所出，人性質厚少文，多專經術，大率好勇尚義，號爲強伎，土平而近邊，習於戰鬪，有河漕以資邊用，商賈貿遷，芻粟時積，宋初募置鄉義，大修戰備，爲三關，置方田以資軍廩，契丹數來侵擾，人多去本，及薦修戎好，益開互市，而流府復來歸矣。大名溫淵、安陽臨洛汲郡之地，頗雜斥鹵，宜於畜牧，浮

實錄 卷之二百二十四

陽際海，多鬻鹽之利，其控帶北地，鎮魏中山，皆爲雄鎮云。河東路，蓋禹貢冀雍二州之域，而冀州爲多。當晉參之分，東際常山，西控黨項，南盡晉絳，北控雲朔，當太行之險，地有鐵鹽之饒，其俗剛悍而朴直，勤農織之事業，寡桑柘而富蔬芋，善治生，多藏蓄，其新尚尤甚，朔方樓煩，馬之所出，歲增貿易，以充監牧之用。太宗平大原，慮其恃險，徙州治焉，然猶爲重鎮，屯精兵，以控邊鄙云。

陝西路，蓋禹貢雍梁冀豫四州之域，而雍州全得焉。當東井與鬼之分，西接羌戎，東界潼關，南抵蜀漢，北際朔方，有銅鹽金鐵之產，絲枲林木之饒，其民務農桑，好稼穡，郭杜南山，土

地膏沃，二渠灌漑，兼有其利，大抵夸尚氣勢，多游俠輕薄之風，甚者好鬪輕死，蒲解本隸河東，故其俗頗純厚，被邊之地，以鞍馬射獵爲事，其人勁悍而質木，梁泉少桑麻之利，布帛鹽酪資於他郡，上洛多淫祀，申以科禁，故其俗稍變，秦隴僊渭，涇原邠寧，鄭延環慶等，皆分兵屯守，以備不虞云。

陝西兼永興鄜延環慶 秦鳳涇原熙河六路

兩浙路，蓋禹貢揚州之域，當南斗須女之分，東南際海，西控震澤，北又濱于海，有魚鹽布帛杭稻之產，人性柔慧，尚浮屠之教，俗奢靡而無積聚，厚於滋味，善進取，急圖利，而奇技之巧出焉，餘杭四明通蕃互市，珠貝外國之物，頗充於中藏云。

史錄 卷之二百二十四

淮南東西路，本淮南路，蓋禹貢荆徐揚豫四州之域，而揚州爲多。當南斗須女之分，東至於海，西抵淮漢，南濱大江，北界清淮，土壤膏沃，有茶鹽絲帛之利，人性輕揚，善商賈，鄆里饒富，多高貨之家，揚壽皆爲巨鎮，而與州當運路之要，符離鹽毫臨淮朐山，皆便水運，而隸淮服，其俗與京東西畧同。

江南東西路，蓋禹貢揚州之域，當牽牛須女之分，東限七閩，西畧夏口，南抵大庾，北際大江，川澤沃衍，有水物之饒，永嘉東遷，衣冠多所萃止，其後文物頗盛，而茗薺冶鑄，金帛稅稻之利，歲給縣官用度，蓋半天下之入焉，其俗性悍而急，喪葬或不中禮，尤好爭訟，其氣尚使然也。

荆湖南北路蓋禹貢荊州之域當張翼軫之分東界鄂渚西接溪洞南抵五嶺北連襄漢唐末藩臣分據宋初下之鄂岳本屬河南安復中土舊地今以壤制而分隸焉江陵國南巨鎮當荆江上游西控巴蜀澄明辰三州皆旁通溪洞置兵戍守潭州為湘嶺要劇鄂岳處江湖之都會全郡也兵以扼蠻獠大率有材木荻簕之饒金鐵羽毛之利其土宜穀稻賦入稍多而南路有袁吉壤接者其民往往遷徙自占深耕種粟致富饒自是奸訟者亦多矣北路農作稍惰多曠土俗薄而質歸峽信巫鬼重淫祀故常下令禁之

福建路蓋古閩越之地其地東南際海西北多峻嶺抵江王

重緯 卷之二十四

王

氏竊據垂五十年三分其地宋初盡復之有銀銅葛越之產茶鹽海物之饒民安土樂業川源浸灌田疇膏沃無因年之憂而土地迫狹生籍繁夥雖硤礪之地耕耨殆盡畝直廢貴故多田訟其俗信鬼尚祀重浮屠之教與江南二湖畧同然多習學喜誦誦好為文辭登科第者尤多

川峽四路蓋禹貢梁雍荆三州之地而梁州為多天文與秦同分南至荆峽北控劍棧西南接蠻夷土植宜稻繭絲織文織麗窮于天下地狹而腴民勤耕作無寸土之曠歲三四收其所獲多為邀遊之費踏青藥市之集尤盛動至連月好音樂少愁苦尚奢靡性輕揚喜虛稱庠塾聚學者眾然懷土罕

趨仕進涪陵之民尤尚鬼俗有父母疾病多不省視醫藥及親在多別籍異財漢中巴東俗尚頗同淪於偏方殆將百年孟氏既平群教攸盛文學之士彬彬輩出焉

廣南東西路蓋禹貢荆揚二州之域當牽牛婺女之分南濱大海西控夷洞北限五嶺有犀象瑇瑁珠璣銀銅果布之產民性輕悍宋初以人稀土曠併省州縣然歲有海舶貿易商賈交湊桂林邕宜接夷徼置守戍大率婚嫁喪葬衣服多不合禮尚淫祀殺人祭鬼山林野密多瘴毒凡命官吏優其秩未春梅諸州炎禍頗甚許土人領任景德中令秋冬赴治使職巡行皆令避盛夏瘴霧之患人病不呼醫服藥僮虛萬安

重緯 卷之二十四

王

三州地狹戶少常以瓊州牙校與治安南數郡土壤遐僻但

燕山府路唐幽州范陽郡盧龍軍節度石晉以路契丹契丹建為南京又號燕京金人滅契丹以燕京及涿易檀順景薊六州二十四縣來歸又得平營經三州四縣宣和四年改燕

京為燕山府五年童貫蔡攸入燕山七年郭藥師以燕山叛

金人復取之平州即遼陽營州即平盧縣州即玉田縣雲中府路唐雲州大同軍節度石晉以路契丹契丹號為西京宣和三年始得雲中府武應朔蔚奉聖歸化儒端等州所謂山後九州也尋復為金人所取

五代之衰亂甚矣其禮文儀注往往多草創不能備一代之典宋太祖興兵間受周禪收攬權綱振起故弊卽位之明年太常博士聶崇義上重集三禮圖詔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學之士詳定之開寶中四方漸平命御史中丞劉溫叟中書舍人李昉等撰開寶通禮本唐開元禮而損益之又定通禮義纂太宗尚儒雅勅於治政修明典章而曠廢舉矣真宗承重

熙之後契丹通好天下無事於是封泰山祀汾陰天書聖祖崇奉迭興置禮儀院每歲增修蓋一時彌文之制也自通禮之後其制度儀注傳於有司者殆數百篇天聖初王嶧類爲禮閣新編大率吏文無著述體而本末完具有司便之景祐四年賈昌朝撰太常新禮及祀儀皇祐中文彥博撰大享明堂記嘉祐中歐陽修纂集散失主通禮而記其變及新禮爲太常因革禮異於舊者蓋三十四焉知諫院黃履言郊祀禮樂未合古制請命有司考正元豐元年命樞密直學士陳襄等爲詳定官襄等言國朝大率皆循唐故至於壇壝神位法駕輿轎仗衛儀物亦兼用歷代之制其間情文訛舛多戾於

古蓋有因仍既久而重於改作者有出於一時而不足以爲法者請先條奏候訓敕以爲禮式又命龍圖學士宋敏求詳定朝會祭祀蕃國表葬儀注其損益之制視前多矣政和三年五禮新儀成增置禮直官許士庶就問新儀詔開封尹王革刊行天下使悉知禮意初議禮局之置也詔求天下古器更制守備門禁之屬於是郊廟禮祀之器多更其舊有詔討論冠服遂廢幘用履大抵累朝講議最詳祀禮修於元豐而成於元祐至崇寧復有所增損乃若園丘之罷合祭天地明堂專以英宗配帝悉罷從祀羣臣大培分四郊書星改祀老人禧祖已祫而復遂爲始祖卽景靈宮建諸神御殿以四孟

薦享虛禘祭去牙祭食却尊號罷入閣儀并常朝及正衙橫行此熙寧元豐變禮之最大者也元祐冊后政和冠皇子元符創景靈西宮崇寧親祀方澤作明堂立九廟鑄九鼎祀焚惑大觀交八寶大祀皆前期十日而戒凡此蓋治平以前所未嘗行者靖康之厄蕩析無餘南渡中興銳意修復高宗嘗謂輔臣曰晉武平吳之後上下不知有禮旋致禍亂周禮不乘其何能國孝宗繼志典章文物有可稱述治平日久經學大明諸儒如王普董弁等多以禮名家當時書檮編太常因革禮矣淳熙復有編輯之旨其後朱熹講明詳備欲取儀禮周官二戴記爲本編次朝廷公卿大夫士民之禮盡取漢唐

可惜

諸儒之說考訂辨正以爲當代之典未及成書而沒理宗四十年間屢有意乎禮文之事雖曰崇尚理學所謂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蓋可三款咸淳以降無足言者今因前史之舊

禮爲五禮以備一代之制使後之觀者有足徵焉

五禮以吉禮爲首主邦國神祇祭祀之事凡祀典皆領於太常歲之大祀三十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季秋大享明堂冬至同丘祭昊天上帝正月上辛祀感生帝四立及土王日祀五方帝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東西太乙臘日大蜡祭百神夏至祭皇地祇孟冬祭神州地祇四孟季冬薦享太廟后廟春秋二仲及臘日祭太社太稷二仲九宮貴神中祀九仲春

史錄

卷之二百二十五

三

祭五祀立春後丑日祀風師亥日享先農季春巳日享先農立夏後申日祀雨師春秋二仲上丁釋奠文宣王上戊釋奠武成王小祀九仲春祀馬祖仲夏享先牧仲秋祀馬祖仲冬祭馬步季夏土王日祀中霽立秋後辰日祀靈星秋分享壽星立冬後亥日祠司中司命司人司祿孟冬祭司寒其諸州奉祀則五郊迎氣日祭岳鎮海渚春秋二仲享先代帝王及周六廟並如中祀州縣祭社稷莫文宣王祀風雨並如小祀凡有大赦則令諸州祭境內岳瀆名山大川及歷代帝王忠臣烈士載祀典者祭近祠廟咸加祭建炎四年權工部尚書韓肖胄言祖宗以來每歲大中小祀百有餘所罔敢廢缺自

車駕巡幸惟存宗廟之祭至天地諸神之祀則廢而不舉今因步尚觀天未悔禍正宜齊明恭肅通於神明而忽大事棄

重禮恐非所以消弭天災導迎景貺雖小祀未可偏舉如天地五帝日月星辰社稷諸諒有司以時舉行所有器服并牲半禮料恐國用未充難如舊制乞下太常寺相度裁定省繁就簡庶幾神不乏祀仰副陛下昭事懷柔爲民求福之意詔禮部太常裁定每歲以立春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季秋及冬至日四祀天夏至日一祀地立春上辛日祀感生帝立冬後祀神州地祇春秋二社及臘前一日祭太社太稷免牲玉牀用酒脯仍依方色奠幣以輔臣爲初獻禮官爲亞終獻紹興

史錄

卷之二百二十五

四

三年復大火祀祀以關伯以辰戌出納之月祀之二十七年禮部太常寺言每歲大祀三十六除天地宗廟社稷感生帝九宮貴神高禪文宣王已行外其餘並乞寓祠齋宮從之舊制郊廟祝文稱嗣皇帝諸祭稱皇帝而諸祭祝辭皆臨事撰進多違典禮乃命兼秘書監李至撰正辭錄三卷知制誥李宗諤楊億直史館陳彭年詳定之以爲永式祀版當進署者並命秘閣吏書上親署訖御寶封給之凡親行大祀則皇子弟爲亞獻終獻凡郊壇值雨雪卽齋宮門望祭殿拜景德三年兩海使王欽若言郊壇天皇大帝在第二龕未便詔禮儀使司天監協定禮儀使趙安仁言按開寶通禮元氣廣大則

天子之相

五

稱昊天據遠視之蒼然則稱蒼天人之所尊若過於帝託之於天故稱上帝今云天皇大帝卽北辰耀魄寶自是星中之尊易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蓋明星象非天草木非地是則天以蒼昊爲體不入星辰之列判司天監史序言

一主月爲太子第二主日爲帝王第三爲庶子第四爲嫡子第五一星居中曰北辰爲天子之樞在紫微垣內故曰紫微

第五一星居中曰北辰爲天子之樞在紫微垣內故曰紫微

五帝諸天皇北極特升第一能太祖乾德元年十一月合祭大地於圜丘有司請以禮祖配張昭曰隋唐以前雖迫立四廟或六七廟而無偏加帝號之文梁陳南郊祀天皇配以皇

史籍

卷之二百二十五

五

考北齊圜丘祀昊天以神武配隋祀昊天於圜丘以皇考配唐貞觀初以高祖配圜丘恭惟宣祖皇帝積累勲伐肇基王業伏請奉以配享從之雍熙四年禮儀使蘇易簡言祀圜丘以宣祖配此則嚴父配天之義太祖皇帝光啓丕圖恭臨大寶按唐永徽中以高祖太宗同配上帝欲望將來祀郊丘奉宣祖太祖同配奏可真宗至道三年有司言親郊奉太祖太宗並配詔可景祐二年郊詔以太祖太宗真宗皆侑嘉祐六年禮院言對越天地神無二主府始用三祖同配後遂罷之今三聖並侑雖出孝思頗違經典下南制議翰林學士王珪等曰推尊以享帝義之至也然尊不可竇故郊無二主今三

何不以
之故事
人祖親
正

三年喪尚祭天地祖
稷兕期服
乎

六

后並俯欲以致孝也而漢平皇帝非所以寧神也請如禮官議七年詔南郊以太祖定配高宗建炎二年築壇於江都縣之東南冬至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度宗咸淳二年復議以高宗參配吏部侍郎洪遵等議以爲物無二本事無二初舜之郊學商之郊契周郊后稷皆所以推原其始也禮者所以別等差視儀則遠而尊者配於郊近而親者配於明堂明有等也臣等謂宜如紹興故事奉太宗配將來明堂遵用先皇帝彝典以高宗參侑庶於報本之禮奉先之孝兩盡其至詔恭依淳化三年將以冬至郊前十日皇子許王薨有司言王薨在未受誓戒之前準禮天地社稷之祀不廢詔下尚書省

史記 卷之二十五

六

議吏部尚書宋瑛等奏許王薨謝去郊禮裁十日至尊成服百僚皆當入慰有司以十二日受誓戒按今式受誓戒後不得弔喪問疾若皇帝既輟朝而未成服則夷禮文百僚既受誓而人奉慰又違今式况許王於朝廷爲冢嗣遽茲盛筵朝野爲哀伏想聖情豈勝追念當憇慘之際行對越之儀臣等誠慮上帝之弗欲下民之斯惑請以來年正月上辛令祭天地從之神宗卽位英宗之喪未除是歲當郊帝以問講讀官王珪司馬光王安石皆言不當廢謂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爲越轍而行事傳謂不敢以卑廢尊也景德二年真宗居明德太后之喪易月而除服明年廷奉太廟而合祀天地於

何處
同丘請冬至行郊廟之禮其服冕車輅儀物音樂緣神事者皆不可廢詔用景德故事惟郊廟及景靈宮禮神用樂由簿鼓吹及樓前宮架諸軍音樂皆備而不作警場止鳴金鈺鼓角理宗四十一年一郊而已度宗咸淳二年權工部尚書趙汝賢等奏竊惟帝王受命郊見天地不可緩也古者有改元卽郊不用前郊三年爲計況今適在當郊之歲既踰大祥之期閉丘之祀豈容不舉於是詔以十月十七日郊適太史院言十六日太陰交蝕遂改來年正月一日南郊行禮方丘在宮城之北十四里以夏至祭皇地祇別爲壇於北郊以孟冬祭神州地祇建隆以來迭奉四祖配二壇太平興國以後但

史綱 卷之二百二十五

七

以宣祖太祖更配真宗乃以仁宗配方丘宜祖配神州地祇神宗元豐元年奉祀禮文所言古者祀天於地上之圓丘在國之南祭地於澤中之方丘在國之北其牲幣禮樂亦皆不同所以順陰陽因高下而事之以其類也由漢以來乃有夫婦共牢合祭天地之說本朝親事上帝卽設皇地祇位稱之典禮有所未合詔詳定更改四年詔親祀北郊並依南郊之儀是歲十一月冬至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始罷合祭不設皇地祇位哲宗元祐五年詔曰國家祖宗以來郊廟命官攝事惟三歲一親郊則先享清廟冬至合祭天地於圓丘元豐間有司援周制以合祭不應古義先帝乃定親祀北郊之儀

此社之禮所以祀土也祭地則何不可謂之社

未之及行是歲郊祀不設皇地祇位而宗廟之事率如舊制朕方修郊見天地之始其冬至日南郊宜依熙寧十年故事設皇地祇位以嚴並況之儀厥後躬行方澤之祀則修元豐六年之制十一月冬至親祠南郊遂合祭天地紹聖元年御史中丞黃履謂南郊合祭因王莽詔事元后遂躋地位同席其半元祐大臣以宣仁同政復用并意合祀演亂典禮帝以詢輔臣章惇曰北郊止可謂之社黃履曰郊者交於神明之美所以天地皆稱郊社者土之神耳豈有祭大祇亦可謂之社乎蔡京等請罷合祭詔從之然北郊親祀終帝之世未克舉云徽宗政和四年夏至親祭地於方澤以皇弟燕王偁爲

史綱 卷之二百二十五

八

零呼嗟以求雨也則

亞獻趙王偁爲終獻朱熹南北郊辨曰禮郊特牲而社稷太牢書用牲於郊牛二及社於新邑此明驗也本朝初分南北郊後復合而爲一周禮亦只說祀昊天上帝不說祀后土故先儒言無北郊祭社卽是祭地古者天地未必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一時合祭共享之禮古之時禮數簡而儀從省必是天子躬親行事豈有祭天却將上下百神重香燭併作一祭耶或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帝卽是天天卽是帝却分祭何也曰爲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宋祀天者凡四孟春祈穀孟夏大雩皆於圓丘或別立壇季秋大嘗明堂惟冬至之郊則三

禮記集說卷之二十五

歲一舉合祭天地焉開寶中太祖以四月躬行大雩淳化中
太宗以正月躬行祈穀悉如開丘之禮景德三年龍圖閣待
制陳彭年言伏觀來年正月三日上辛祈穀至十日始立春
按月令正月元日主為祈穀郊祀昊天上帝春秋傳曰啓蟄
而郊郊而後耕春氣初至農事方興郊祀昊天以祈嘉穀
當在寅寅之月迎春之後自晉泰始二年始用上辛不擇立
春之先後齊永明元年立春前郊議欲改日王儉曰宋景平
元年元嘉六年並立春前郊遂不遷日然則左氏所記乃三
代章王儉所言乃後世變禮來年正月十日立春三日祈
穀斯則案王儉之末議違左氏之明文望以立春後上辛行

史籍卷之二十五

祈穀禮天順元年禮儀院言宋武時有司奏魏代郊天僅兩
更用後辛或正月上辛事有相妨並許互用在於禮典固亦
無嫌仍祈穀大雩皆親祀上帝山熙寧迄靖康惟有司攝事
而已元豐四年奉祀禮文所言近詔宗祀明堂以配上帝其
餘從祀神悉罷今祈穀大雩猶循舊制皆羣神從祀請孟
春祈穀孟夏大雩惟祀上帝以太宗皇帝配餘從祀羣神悉
罷從之光宗淳熙六年始奉高宗配焉景德中由薄使王欽
若言五帝帝位板如靈威仰赤熒怒含樞紐白招拒叶光紀
恐是五帝之名理當恭避禮官言開寶通禮儀纂五帝皆是
帝號漢書注自有名義帝靈符赤帝文祖白帝顯紀黑帝玄

本義五帝名義
禮記集說卷之二十五

矩黃帝神斗是也既為美稱不煩回避嘉祐元年集賢校理
丁諤言按春秋文釋句為五帝之名始下太常去之屬生帝
即五帝之一也帝王之典必感其一北齊隋唐皆祀之而唐
唐以祖考配宋因其制乾德元年太常博士薛崇義言皇帝
以火德上承正統請奉赤帝為感生帝每歲正月朔壇而祭
以符火德事下尚書省議謂如崇義奉乃酌隋制為據於南
郊日用上辛配以宜祖

史籍卷之二十五

宋初雖有季秋明堂大享之文然未嘗親祠命有司攝事而
已皇祐二年仁宗命輔臣曰今欲以季秋行大享明堂禮然
自漢以來諸儒各為議論駁而不同夫明堂者布政之官朝
諸侯之位天子之居處乃今之大慶殿也況朝道初合祀天
地於此今之親祀不當因循尚於郊壇高祭其以木慶殿為
明堂分五室於內所司定儀注以開既奏詔曰先世親郊合
祭天地祖宗並配百神從祀今祀明堂正當親郊之期而禮
官所定祭天不及地祇配坐不及祖宗未合三朝之制宜合
祭皇地祇奉太祖太宗真宗並配而五帝神州亦親獻之日
月河海諸神悉如開丘從祀之數嘉祐七年詔復有事於明
堂有司言皇祐奉用南郊百神之位不應祭法宜如隋唐舊
制設昊天上帝五帝帝位以真宗配而五人帝五官神從祀
皆罷前者祖宗並俯今用典禮獨祀前者地祇神州並享今

以配天而禮是皆變於禮中之大者也。開元開寶二禮五帝無親獻儀舊禮先詣昊天莫獻五帝並行分獻以侍臣莫帝皇帝再拜次詣真宗神坐而帝欲盡恭於祀事五帝帝位並親獻焉。英宗即位禮官議仁宗配明堂知制誥錢公輔等言李經曰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以周公言之則嚴父以成王言之則嚴祖方是時政則周公祭則成王亦安在必嚴其父哉我將之詩是也未聞成康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以孔子之心推周公之祭則嚴父也以周公之心攝成王之祭則嚴祖也嚴祖嚴父其義一也漢明始建明堂以光武配當始配之代適符嚴父之說章安二帝亦弗之變最為合禮唐中宗時則以高宗配在玄宗時則以肅宗配禮官不能推明經訓務令古初反雷同其論以惑時主延及於今幸不可破真宗廟位之初備有建是論者則配天之祭常在平太宗矣願詔有司博議觀文殿學士孫抃等曰易稱先王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蓋祖考並可配天符於孝經之說不謂必嚴其父也然孝經之嚴父歷代循守不為無說魏明帝祀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是時二漢之制具存則魏所損益可知不可謂章安之後配祭無傳遂以為未嘗嚴父也唐至本朝講求不少所以不敢異者舍周孔之言無所本也仁宗繼體

其宗安得此式王

守成置天下於泰安四十二年功德可謂極矣今祈廟之始抑而不得配帝甚非所以章嚴父之大孝也諫官司馬光呂誨曰孝子之心就不欲尊其父聖人制禮以為之極不敢踰也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下此皆不見於經前漢以高祖配天後漢以光武配明堂以是觀之自非建邦啓土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故雖同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德業非不美也然而不敢推以配天避祖宗也孔子以周公為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故引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尊其父以配天然後為孝也近代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上帝此乃誤釋孝經之義而違先王之禮也景祐中以太祖為帝者之祖比周之后稷太宗真宗為帝者之宗比周之文武然則祀真宗於明堂以配上帝亦未失古禮仁宗雖豐功美德洽於四海而不在二禋之位議者乃欲舍真宗而以仁宗配恐於祭法不合詔從抃議治平四年大享明堂以英宗配元豐初詳定禮文所言祀帝南郊以天道事之則雖配帝用犢禮所謂帝牛不吉以為稷牛是也享帝明堂以人道事之則雖天帝用太牢詩所謂我將我享維羊維牛是也自果用特牛隋唐因之皆用特牲非所謂以人道事上帝之意也今親祠上帝配帝諸用牛羊豕各一熙寧元年詔曰歷代以

宋儒謂有
關廟端址
之意而後
可行廟官
之法度微
宗建明堂
始九則會
何益於事
哉

其是

來合宮所配，雖以先儒六天之說，朕甚不取。將來祀英宗皇帝於明堂，難以配上帝，餘從祀羣神悉罷。詳定所言，按周禮有稱昊天上帝，有稱上帝，有稱五帝者，一帝而已。據知太常禮院趙君錫等狀，按周官掌次職曰：王大旅上帝，則張瓊案祀五帝，則設大次小次，又司服職曰：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明上帝與五帝異，則宗祀以配上帝，非可兼五帝也。白鄭氏之學，與乃有六天之說，而事非經見。晉泰始初，論者以為非，遂於明堂，惟設昊天上帝一坐而已。唐顯慶禮亦然。請如祀英宗於明堂，惟配上帝，以稱嚴父之意。從之。三省言：明堂禮畢，請太皇太后御合慶殿，皇帝於簾

史綱 卷之二百二十五

室

以見配位於袞冕，舉配位以見正位。大裘象道，袞冕象德。明堂以人道享上帝，請服袞冕。又曰：神宗惟以英宗配帝，悉去從祀羣神。陛下率親宏規，得其時制。位五帝於五室，既無以稱，概配之嫌。止祀五帝，又無羣神從祀之演，則神考緒六天於前，陛下正五室於後，其揆一也。詔罷從祀，而親祠五室焉。高宗紹興元年，於常御殿為明堂，設位行禮。詔曰：肇稱吉禮，已見於三歲之郊，載考於章。當間以九筵之祀，因秋成物，輯古上儀，合天地以同禮，升祖宗而並配。乃命以季秋行事，權禮部尚書胡直孺等言：國朝明堂，自英宗始配，以考司馬光呂誨爭之，以為祖進父，然卒不能奪王珪擇其之協，辭其

史綱 卷之二百二十五

古

復臣竊意祖宗上皇神靈所望於陛下者必在興衰撥亂恢復中原迎還梓宮歸藏陵寢以隆我宋無疆之業若如議者之言以陛下貴為天子上皇北狩十有一年未獲天下之養今不幸而崩欲因明堂之禮追配上帝謂是足以盡人子之孝則於陛下之志恐亦小矣宜依故事合祭天地祖宗並侑太上并配似未可行嘉定十七年閏八月理宗卽位大享常用九月八日在寧宗梓宮未發之前下禮官臺諫兩省議吏部尚書羅點等言皇祐以來行明堂之禮至今遵之稽之禮經有越絳行事之文既廟而祭之說則雖未葬以前可以行事考紹熙五年九月在寧宗以日易月釋服之後未發引之

史籍

卷之二百二十五

志

前今九月八日前祀十日皇帝散齋百官齋戒係閏八月二十七日在以日易月未釋服之內乞下太史局於九月內擇次辛日行禮則在釋服之後正與前史相同乃用九月二十八日辛卯淳祐三年將作少監韓祥言高廟中興徽宗北狩當時合祭天地於明堂以太祖太宗配非廢嚴父之祀以父在故也及紹興末乃以徽廟配寧宗在位二十八年娛奉堯父故無祀父之典南郊明堂唯以太祖太宗配沿襲至今遂使陛下追孝寧宗之心有所未盡上曰三后並侑之說最當是後明堂以太祖太宗寧宗並侑寶祐五年復奉高宗升侑於是明堂之祀一祖三宗並侑慶宗咸淳五年明堂大享又

去寧宗奉理宗與祖宗並配禮出時君之意

果有定制乎哉

建隆初以有司言宋以火德王色尚赤遂以戌日為臘三年和峴奏按蜡始於伊耆後歷三代及漢其名雖改而其實一也漢火德用戌臘臘者接也新舊相接收獵禽獸以享百神報終成之功也王者因之上享宗廟旁及五祀展其孝心盡物示恭也魏晉以降悉沿其制唐乘土德貞觀之際以寅日蜡百神卯日祭社宮辰日享宗廟開元定禮三祭皆於臘辰以應土德今以戌日為臘而以前七日辛卯行蜡禮恐未為宜况宗廟社稷並遵臘享獨蜡不以臘請下禮官議議如峴言蜡百神祀社稷享宗廟皆用戌臘一日元豐中詳定所言

史籍

卷之二百二十五

志

記曰八蜡以記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歷代蜡祭獨在南郊為一壇惟周隋四郊之兆乃合禮意又禮記月令以蜡與息民為二祭故隋唐息民祭在蜡之後日請蜡祭四郊各為壇以祀其方之神有不順成之方則不修報共息民祭仍在蜡祭之後義也蜡不與功息民之祭同也
禘神之祀慶曆中上封事者言螟蝗為害乞外內並修祭禘禮院言按周禮族師春秋祭禘禘為人物災害之神鄭玄云校人職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禘者螟蝗之禘歟人鬼之步歟蓋亦為壇位如雩祭云然則校人職有冬步是與馬為害者此禘蓋人物之害也漢有螟蝗之禘神又有人鬼之步神

上且為此
不如李法
遠矣

紹興祀令 蠱蝗為害則祭醢神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充州諸道父老進士等二千四十人請

闕請封神宰臣王旦等又率文武官蠻夷耆舊僧道二萬四

千三百七十人五上表請詔今年十月有事於泰山遣官告

天地宗廟社稷嶽瀆諸祠命翰林太常禮院詳定儀注以王

旦為大禮使知樞密院王欽若為禮儀使參知政事馮拯為

儀仗使知樞密院陳堯叟為兩府使參知政事趙安仁為橋

道頭遞使遣使詣岳州采三春茅有老人黃皓識之補州助

教賜以樂帛山上置圓臺燎壇在其東南山下封祀壇如圓

丘制社首壇如方丘制又為基壇於壇內以玉為牒刻字而

史籍 卷之二百二十五 七

填以金聯以金繩絙以玉匱置石礪中正坐配生並用玉冊

價封以金泥印以受命寶用石礪藏之為石泥封礪用金鑄

寶曰天下同文以封朝覲壇在行宮南泊禮畢御壇諸州所

貢方物陳列如元正儀並先集泰山下內侍諸司官除掌事

宿衛外從升者裁二十四人歷代封禪帝皇及所禪山並於

前祀七日遣官致祭以太牢祀泰山少牢祀社首帝自告廟

即屏策蔬食自進發至行禮前並禁音樂辛卯遷京師以玉

幣載天書先行至鄆州令從官衛士蔬食次奉高宮齋於穆

清殿庚戌帝備法駕至山門帳次改乘步辇登山兩衛儀衛

列山下天書仗不上山與法駕仗間立知制誥朱異奉玉冊

三
卷之
外

陳先升以回馬嶺至天門路峻絕人給橫板二長三尺許繫

絛兩端施於背膺遂徒卒推引而上衛士皆給釘鞋供奉馬

止於中路自山趾盤道至太平頂凡兩步一人絛繯相間樹

營道者不伐柴以繯帝每經懸險必降輦徒步亞獻寧王元

僊終獻舒王元僊辛亥設昊天上帝位於圓臺奉天書於坐

左太祖太宗並配西北側向帝服袞冕升堂獻奠悉去侍衛

命羣官享五方帝及諸神於山下封祀壇上飲福酒攝中書

令王旦跪稱曰天賜皇帝太一神策周而復始永綏兆人三

獻畢封金玉匱王旦奉玉匱置於石礪攝太尉馮拯奉金匱

以降將作監領徒封藏帝登圓臺閱視訖還御帳幸臣率從

史籍 卷之二百二十五 太

官稱賀山下傳呼萬歲聲動山谷即日仗還奉高宮百官奉

迎於谷口帝復齋於穆清殿壬子神祭皇地祇於社首山奉

天書升壇以祖宗配帝至山下步山大次有司設仗衛官稱

於壇下帝服袞冕御封禪壇上之壽昌殿受朝賀大赦天下

文武進官減免賦稅工役有差改乾封縣口奉符縣奉高宮

日舍與宮宴百官於穆清殿泰山父老於殿門發奉符始進

常膳時候屬嚴冬景氣怡和祥應紛委行事之夕天字澄雲

燭焰凝然封藏訖紫氣象璽黃光如扇繞天書屋悉觀四方

所獻珍鳥異獸山下法駕還奉高宮日重輪五色雲見鼓吹

振作觀者塞路歡呼動天地往還四十七日未嘗遇雨雲

王旦撰封禪壇頌。王欽若撰社首壇頌。陳堯叟撰朝覲壇頌。奉祀官至蕃夷會長，並於碑陰刻名。真宗東封之明年，河中府進士薛南及父老僧道千二百人列狀請親祠后土。河南海州王元偃、文武百僚三表以請，詔明年春有事於汾陰。詳定所宜，祀汾陰后土，請如封禪。以太祖太宗並配於肅上策壇。如方丘，有司請祭前七日，遣祀河中府境內，伏羲神農帝成湯、周文武、漢文帝、周公廟，及於肅下祭漢唐六帝。四年正月丁酉，法駕發京師。二月，至寶鼎縣奉祇宮，遣入內都知鄧永遷詣祠上衣服供具。庚申夜，一鼓扶侍使奉天書升玉輅，先至肅上二鼓，帝乘金輅，法駕詣壇夾路設燎火，盤道回曲周以黃麾仗，路出廟南，帝以未修謁，不欲乘輿，輦過其前，令鑿路。由廟後至壇次，翼日，帝服袞冕登壇，祀后土地祇備三獻。奉天書於神坐之左次，以太祖太宗配佑。親封玉冊，正坐於玉階，配坐於金階，攝太尉奉之以降。至於石階，將作監封固之。帝還次，改服乘輦，謁后土廟，設登歌奠獻。遣官分奠諸神至庭中，視所封石，置還奉祇宮鈞容樂。太常鼓吹始振作，詔改奉祇宮曰大寧宮。壬戌，御朝覲壇，受朝賀。肆赦宴羣臣於穆清殿。父老於宮門，詔從臣刻名碑陰。謁西岳廟，仗衛儀物，大畧如東封之制。命薛南試將作監主簿，大中祥符六年，亳州父老道釋舉人三千三百十六人詣闕，請車駕朝

白散平殿
天子

謁太清宮，宰臣率百官表請，詔以明年春親行朝謁。禮七年正月十五日，發京師。十九日，至亳州真源縣奉元宮。二十一日，帝奉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冊寶，夜漏上，扶侍使奉天書赴太清宮。二鼓，帝乘玉輅，駐大次。三鼓，奉天書升殿，服袞冕行朝謁之禮。相王元偃為亞獻，榮王元僊為終獻。太尉奉寶冊于玉階，繼以金繩，封以金泥，印以受命之寶，納于懸壇石匱。羣臣稱賀，分命輔臣獻諸殿。改奉元宮曰明道宮。奉安玉皇大帝像，改真源縣曰衛真縣。車駕次亳州城西，詣新立聖祖殿朝拜，至應天府朝拜聖祖殿，詔號曰鴻慶宮。仍奉安太祖太宗像，駕至白亳州百官迎對于帳殿，有司以靈芝二百與泊白鹿前導。天書而入，帝乘大輦，備儀衛還宮。先是，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帝謂輔臣曰：「朕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將半方就寢，忽室中光耀，見神人星冠絳衣，告曰：『來月三日，宜於正殿，建黃籙道場。』」一月，將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朕疎然起對，已復無見。命筆議之。十二月朔，齊戒於朝元殿，建道場以貯神貺。適皇城司奏：「左承天門屋角有黃帛曳鵬尾，上帛長二丈許，絨物如書卷，綴以青縷三道，封處有字隱隱，蓋神人所謂天降之書也。」王旦等再拜稱賀。帝步至承天門瞻望，再拜，遣二內臣升屋奉之下。旦跪奏而進，帝再拜受之。親奉安輿，導至道場，付陳堯叟啓封帛。上有文曰：「趙受命。」

興於宋，付於春，居其器，守於正，世七百九十九定，祇書甚密，以利刀決開之，帝晚受，復授堯叟讀之，其書黃字三幅，詞類書洪範，老子道德經，始言帝能以至孝至道紹世，次論以清淨簡儉終述世祚延承之意，讀訖，帝跪奉，繙以所緘帛，盛以金匱，旦等稱賀，遣官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帝酌獻天書，禮畢，步導入內，大赦收元，百官並加恩，四月朔，天書再降，內十功德，閏六月，王欽若言，泰山有紅紫雲氣，漸成華蓋，木工董祚於靈液亭北見黃素書曳林木之上，有字不能識，言於皇城使王居正，居正觀上有御名，馳告欽若，遂迎至官舍，授中使捧詣闕，帝御崇政殿，趣召輔臣曰：朕五月丙子夜夢鄉者神人言，來月上旬當賜天書於泰山，宜齋戒祇受，朕雖賀降告，未敢宣露，惟密諭王欽若等，凡有祥異，即上聞，今果與夢協，上天眷佑，惟懼不稱，王旦等再拜稱賀，詔迎天書安於含芳殿，帝備法駕詣殿再拜受，授陳堯叟啓封其文曰：汝崇孝奉，育民廣福，錫爾嘉瑞，黎庶咸知，秘守斯言，善解吾意，國祚延永，壽歷遐歲，九月，告太廟，奉安天書，朝元殿，建道場，奉以玉輅，兩旁夾侍，周以黃麾仗，前後部鼓吹，扶侍使前導，封禪日，奉以升壇，置正位之東，凡舉大禮，皆如此制，製行殿供物，儀仗凡千六百人，每歲元日，召宰臣宗室，至禁中朝拜，前一日，蔬食，帝自製誓文，摹刻天書，奉安昭應宮，刻玉殿，令刻玉使，日

赴殿行香，五年十月，帝語輔臣曰：朕夢先降神人，傳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趙某授汝天書，令再見汝，如唐朝供奉玄元皇帝，翼日夢神人傳天尊言：吾坐西，斜設六位以候，即於延恩殿設道場，五鼓，聞異香，頃之，黃光滿殿，觀靈仙儀衛，天尊至，朕再拜，殿下天尊就坐，有六人，揖天尊而後坐，朕欲拜六人，天尊止，令揖，命朕前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皇帝，凡世所知少典之子非也，毋感電，夢天人生於壽丘，後唐時奉玉帝命，七月一日下降，總治下方，主趙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撫有蒼生，無怠前志，即離坐乘雲而去，王旦等皆再拜賀，命旦等至延恩殿，歷觀臨降之所，并布告天下，命參知政事丁謂與禮官修崇奉儀注，閏十月，置聖祖號曰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聖祖降號曰元天大聖后，遣官就南郊設昊天及四位告之，七年九月，詔以來年正月上玉帝聖號，帝親撰文，以王旦爲奏告大禮，使向敏中爲儀仗使，冠準爲兩簿使，丁謂爲禮儀使，王嗣宗爲橋道頓遞使，八年正月朔，駕詣玉清昭應宮奉表奏告上玉皇大帝聖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含真體道玉皇大天帝，刻玉天書安於寶符閣，以帝御容侍立於側，升閣酌獻，禮畢，百官稱賀，九年，詔以來年正月朔，詣玉清昭應宮，上玉皇聖號，復冊二月，詣景靈宮，上聖祖天尊大帝徽號，十二月，晦

國音注
其見狀矣

帝齋於天安殿後室四鼓升殿酌獻天書畢大駕赴玉清昭
應宮衰冕升太初殿奉冊訖奠玉幣薦饌三獻飲福登歌二
縣望燎如祀昊天上帝儀蔡臣表賀二日帝服衰冕詣天興
殿奉上帝聖祖天尊大帝冊寶仙衣薦饌如上儀還宮羣臣入
賀命諸州設羅天大醮先建道場二十七日天禧元年正月
詔以十五日行宣讀天書之禮以王欽若為禮儀使有司設
次天安殿中位玉皇像置錄本天書於東聖祖板位於西建
金錄道場三晝夜三鼓帝詣道場焚香再拜西向立百官朝
服升殿攝中書令任中正跪奏嗣天子臣某謹與宰臣等宣
讀天書講求聖意虔思屏訓撫育生民儀衛使王旦跪取左

史綱 卷之二百二十五

聖

既知聖
之若石

承天門天書置案上攝司徒王曾攝司空張知白跪展天書
攝太尉向敏中宣讀每句已詳釋其旨言上天訓諭之意攝
中書令王欽若錄之宣讀畢攝侍中張旻跪奏嗣天子臣某
敢不虔遵天命儀衛使受天書跪納匣中又取功德閣天書
泰山天書宣讀如上儀王欽若跪進所錄天書帝跪受之登
歌酌獻禮畢奉天書還內帝自作欽承寶訓述以示中外仁
宗立與輔臣議天書乃先帝膺受靈貺殊尤之瑞屬於元聖
不可留于人間宜於永定陵奉安至徽宗復奉玉冊玉寶上
玉帝尊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
又詔曰王者父天母地乃者祇率萬邦黎庶強為之名以玉

可以已乎

冊玉寶昭告上帝而地祇末有稱謂謹上徽號曰承天效法
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又詣玉清和陽宮奉玉寶冊徽宗崇
尚道教制郊祀大禮以方士百人執威儀前引分別兩序立
於壇下政和三年十一月祀昊天上帝於圓丘太師蔡京奏
天神降格實為大慶乞付史館御製天眞示現記詔以天神
降日為天慶節即其地建迎真宮明年夏至躬祀方丘又製
神應記畀云羽衛多士奉釐武夫與陪祝官顧瞻中天有形
有像若人若鬼持矛執戟刻於空際見者駭愕仍遣使奏告
陵廟詔天下又用方士魏漢津之說備百物之象鑄則九於
中太一宮南為殿奉安之曰九成宮中央曰帝闕北方曰寶

史綱 卷之二百二十五

聖

闕東北方曰壯陽東方曰蒼陽東南曰開陽南方曰彤陽西
南曰皐陽西方曰晶陽西北曰魁陽以蔡京為定陽禮儀使
帝幸九成宮酌獻又詔以鑄陽之地作寶成宮楊屋七十一
區中置殿曰神靈以祠黃帝東廡殿曰成功祀夏后氏西廡
殿曰持盈祠周成王及周公召公後置堂曰昭應祀唐李良
及嘉成侯魏漢津六年用方士王仔昔議定陽關於天章閣
自九成宮徙九鼎奉安之祠周鼎星君駕諸陽關奉安神像
八年用方士言鑄神霄九鼎奉安於上清寶籙宮神霄殿與
魏漢津所錄凡十八陽焉
熙寧中詔開封府毀神廟一千三十八區遷其像入寺觀及

本廟仍禁軍民擅立大小祠。秘書監何志同言：諸州祠廟封爵多有未正之處。如屈原廟在歸州者，封清烈公；在潭州者，封忠潔侯；永康軍李冰廟，已封廣濟王，近乃封靈應公，宜加稽考，取一高爵爲定。從之。凡祠廟賜額封號，多在熙寧、元祐宣和之時。其新立廟，若何承矩、李允則、守雄州曹瑋、帥秦州李繼和、帥度鎮戎軍則以有功一方者也；韓琦在中山、范仲淹在慶州、孫冕在海州，則以政有威惠者也；王承偉築祁州河隄，張夏築錢塘江岸，則以爲人除患者也；封州曹觀、德慶府趙師旦、邕州蘇斌、惠州通判董元亨，指揮使馬遂，則死於亂賊者也。若王韶於熙河、李憲於蘭州、劉渢於水洛城、郭威

於慶州，折御卿於嵐州，王吉於麟州，各以功業建廟，冠乎死者，州人僞其忠而題普祠山中，韓琦祠相州，則以鄉里，皆就祀典焉。其他州縣僻壤，城隍、仙佛、山神、龍神、水泉、江湖之神，皆由禱祈感應而封賜之，不能盡錄云。

建隆元年，有司請立宗廟，詔下其議。兵部尚書張昭等奏：「按堯舜禹湯皆立五廟，蓋二昭二穆，與其始祖也。商立六廟，蓋昭穆之外祀，契與湯也。周立七廟，蓋親廟之外祀，太祖於文王、武王也。漢立廟不如禮，魏晉復七廟之制。江左相承不改，隋文但立高曾祖稱四廟而已。唐立親廟，梁氏而下不易其法。稽古之道，斯爲折衷。伏請追尊高曾四代，崇建廟室，判太

常寺實儀，請上皇高祖文安府君曰文獻皇帝、廟號僖祖、皇曾祖中丞府君曰惠元皇帝、廟號順祖、皇祖驍衛府君曰簡恭皇帝、廟號翼祖、皇考武清府君曰昭武皇帝、廟號宣祖、妣稱皇后、太祖備禮冊四親廟。奉安神主，咸平元年，判太常禮院李宗諤等言：太祖稱伯，李明皇后稱妣，按爾雅：「有考妣，王父母。」及世父之別，唯父母得稱考妣，請依爾雅之文，下尚書省議。戶部尚書張齊賢等言：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前代或有兄弟繼及，亦移昭穆之列。漢書爲人後者爲之子，所以重正統也。天子絕其喪，安得宗廟中有伯氏之稱乎？請自今有事於太廟，則太祖并諸祖室，稱季孫。季曾孫嗣皇帝，太宗則稱季子嗣皇帝，其爾雅考妣王父之文，本不爲宗廟言也。詔下禮官議。議曰：按春秋，諸侯公止義云：「禮父子與昭穆兄弟昭穆同。」此明兄弟繼統同爲一代。又魯隱桓繼及，皆當穆位。又尚書：「虞有商及王。」史記云：「陽甲至小乙，兄弟四人相承，故不稱嗣子。」而曰及王，明不繼兄之統也。又唐中睿皆處昭，敬文武昭穆同爲一世。伏請翼祖以上，視文皆稱季曾孫，宣祖稱季孫，太祖室曰皇伯考妣，太宗室曰皇考妣，每大祭，太祖太宗昭穆同位，視文並稱季子。復詔都省集議。議曰：古者祖有功，宗有德，皆先有其實而後正其名。今太祖受命開基，太宗繼承天寶，則百世不祧之廟矣。

此論當文
是謂集議
之論也

欲以太宗
為太祖之
子亦難行

豈有祖宗之廟已分二世昭穆之位。謂為一代禮為人後者為之子義無可疑。必若同為一代則太宗不得自為世數而何以得為宗乎。不得為宗又何以得為百世不祧之主乎。春秋正義亦不言昭穆不可異。此不可以為證也。今若序為六世以一昭一穆言之。則上無毀廟之嫌。下有善繼之美。於禮為太順。何嫌而謂不可乎。翰林學士宋湜言三代而下兄弟相繼則多。昭穆異位。未之見也。今都省議皇帝於太祖稱孫。竊有疑焉。詔令禮官再議。禮官言按祭統曰祭有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而無亂也。公羊傳公孫嬰齊為兄歸父之後春秋謂之仲嬰齊何休云弟無後兄之義為

史釋

卷之二十一

七

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以子為父孫晉賀循議兄弟不繼昭穆云商人六廟親廟四并契湯為六比有兄弟四人相襲為君者便當上毀四廟乎如此四世之親蓋無復祖禰之神矣夫兄弟同世於恩既順於義無否唐玄宗禘祫皇伯考中宗皇考睿宗同列於穆位德宗亦以中宗為高伯祖晉王導荀崧議大宗無子則立支子又曰為人後者為之子無兄弟相為之文所以舍至親取遠屬者蓋以兄弟一體無父子之道故也竊以七廟之制百王是遵至於祖有功宗有德則百世不遷之廟也父為昭子為穆則百世不刊之典也今議者引漢書曰為人後者為之子殊不知弟不

為兄後子不為父孫春秋之深旨父謂之昭子謂之穆禮記之明文也又按太宗享祀太祖二十有二載稱曰孝弟此不易之制又安可追改乎唐玄宗謂中宗為皇伯考德宗謂中宗為高伯祖則伯氏之稱復何不可也等參議自今合祭日太祖太宗依典禮同位與坐皇帝於太祖仍稱孝子餘並依舊制景德元年有司詳定明德皇后李氏升祔之禮按唐睿宗昭成肅明二后先天初以昭成配開元末以肅明祔今明德皇后雖先後有殊在尊親則一請同列太宗室以先後次之康定元年直秘閣趙希言奏太廟自來有廟無廢因廟為室東西十六間內十四間為七室兩首各一夾室按禮天子

史釋

卷之二十一

七

七廟親廟五祧廟二據古則禘順二祖當遷國家道觀佛寺並建別殿奉安神御請每主為一殿一寢或前立一廟以今十六間為寢更立一祧廟逐室各題廟號其鉅寶神御等物宜銷毀之同判太常寺宋祁言周制有廟有寢以象人君前有朝後有寢也廟藏木主寢藏衣冠至秦乃出寢於墓側故陵上更稱寢殿後世因之今宗廟無寢蓋本於茲鄭康成謂周制立二昭二穆與太祖文武共為七廟此一家之說未足援正荀卿王肅等皆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十一降殺以兩則國家七世之數不用康成之說也僖祖至真宗方及六世不應便立祧廟周漢每帝各立廟晉宋以來同殿異室

公之議
以非功也
非功也

史緯

卷之二百二十五

主

國朝以七室代七廟相承已久不可輕改周禮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寶物世傳者皆在焉其神御法物請別為庫藏之自是室題廟號而建神御庫焉仁宗將祔廟廬士宗司馬光以為太祖以上之主雖屬尊於太祖親盡則遷故漢元之世太廟主遷於寢園魏明之世處士廟主遷於園邑晉武祔廟則并昭穆為七世唐初祀四世太宗增祀六世及太宗祔廟則遷弘農府君大抵過六世則遷前代成法也今太行祔廟倍祖親盡當遷夾室於先王典禮及近世之制無不符合孫非等曰自唐至周廟制不同而皆七世自周以上所謂太祖非始受命之主特始封之君而已今倍祖雖非始封之君要為立廟之祖方廟教未過七世遂毀其廟遷其主致之三代禮本有此漢魏及唐一時之議恐未合先王制禮之意乃存倍祖室以備七室英宗將祔廟太常禮院請以神主祔第八室祔藏倍祖神主於西夾室從之中書門下言倍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倍祖與商周契稷殆無以異今毀其廟而藏主夾室倍祖考之尊而下祔于子孫非所以順祖宗孝心也翰林學士元絳等曰自古受命之王以功德享有天下皆推其本統以尊事其祖故謂之祖有功若必以有功而為祖則夏后氏不郊繇矣太祖受命之初立親廟自倍祖以上世

公之議
以非功也
非功也

史緯

卷之二百二十五

主

次既不可知則倍祖之為始祖無疑矣僊謂倍祖不當比契稷為始祖是使天下之人不復知尊祖而子孫得以有功加其祖考也倍曰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今遷倍祖之主藏於太祖之室則是四祖祔祭之日皆降而合食也請以倍祖之廟為太祖則合於先王禮意翰林學士韓維曰昔先王有天下述其基業之所起奉以為太祖故子夏序詩稱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後世有天下者特起無所因故遂為一代太祖太祖皇帝功德卓然為宋太祖無少議者倍祖雖為高祖仰跡功業未見所因若以所事契稷奉之恐於古無攷而於今亦未安今之廟室與古殊制古者倍廟異宮今祖宗同處一室似亦無嫌天章閣待制孫固請為倍祖立室由太祖而上親盡迭毀之主皆藏之當祔祔時以倍祖權居東向之位毀廟之主陳而合食如以倍祖立廟為非則周人姜嫄別廟不可謂非禮秘閣校理王介請依周官守祫之制創祫廟以奉倍祖庶不下祔子孫夾室以普遠祖之尊詔下禮官詳定同判太常寺張師顏等議昔商周之興本於契稷故奉之為太祖後世受命之君功業特起不因先代則親廟迭毀身自為祖鄭玄云夏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張薦云夏后以禹始封遂為不遷之主是也若始封世近上有親廟則擬祖上遷而太祖不毀魏祖武帝則

虞士漢唐祖景帝則弘農迭毀此前世祖其始封之君以法契稷之明何也唐韓愈有言事異商周禮從而變晉琅邪王德文曰七廟之義自由德厚流光享祀及遠非是為太祖中尊祖之祀也禮天子七廟而太祖之遠近不可以必但云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未嘗言親廟之首必為始祖也國家以僖祖親盡而祧之奉景祐之詔以太祖為帝者之太祖是合於禮矣謹按建隆四年郊不以僖祖配開國以來大祭虛其東向斯乃祖宗之意請倣周官守祧之制祭別廟以藏祧祖神主大祭之歲祀於其室太廟則依舊制虛東向之位郊配之禮則仍其舊王安石力主元絳議帝從之於是奉

史綱

卷之二百二十五

三

僖祖為始祖遷順祖神主於夾室以僖祖配感生帝元符三年禮部太常寺言哲宗升祔宜如晉成帝故事於太廟殿增一室神主祔第九室蔡京議以哲宗嗣神宗大統父子相承自當為世今若不祧遠祖不以哲宗為世則三昭四穆與太祖之廟而八宜致載籍遷祔如禮陸佃等議哲宗祔廟當上遷宣祖以合三昭三穆之義李清臣曾建增室之議會同下侍郎論者多從其議唯京個等議異二議既上清臣申說甚力帝遂從焉六月禮部請用太廟東夾室奉安哲宗神主太常少卿孫傑言先帝神主錯之夾室是不得祔於上京既前增建一室之議不同詔權祔焉崇寧三年祧宣祖五年詔

何說

是蔡京此議

二萬期

曰去古既遠諸儒之說不同鄭氏謂太祖及文武不祧之廟與親廟四為七是不祧之宗在七廟之內王氏謂非太祖面不毀不為常數是不祧之宗在七廟之外本朝今已五宗則七廟當祧者二廟而已遷毀之理近及祖考殆非先王尊親之意宜令有司復議禮官言先王之制廟止於七後王以義起禮乃有增置九廟者禮部尚書徐鐸言唐之獻祖中宗代宗與本朝僖祖皆嘗祧而復今存宣祖於當祧之際復翼祖於已祧之後以備九廟禮無不稱命增太廟殿為十室復翼祖宜祖廟高宗建炎三年幸杭州奉安太廟神主於温州紹興五年司封郎中林待聘言太廟神主宜在國都今都邑未

史綱

卷之二百二十五

三

莫當如行師載主之義遷之行關以彰聖孝於始建太廟於臨安未迎安置宗廟之禮每歲以四五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則上食薦新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祫以孟夏親郊封祀又有朝享告謝及新主祔廟皆大祀也二薦則行一獻禮其祔祭奉祀司命及戶夏祀靈季夏祀中霽秋祀門及屬冬祀行惟臘享祫祫則備祀焉祫祫之禮真宗咸平二年太常禮院言今年冬祭以十月六日薦享太廟按禮三年一祫以孟冬又疑義云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祫則祫宜改孟冬薦享為祫享仁宗天聖元年禮官言自天禧二年祫祭至今已及五年合行禘禮遂以孟夏薦享為祫享嘉祐四年十月仁

二萬期

宗親行祫享禮。禮官張洞韓維言。國朝每遇祫祫。奉別廟四后之主。合食太廟。唐郊祀志。載祫祫祝文。自獻祖至肅宗。所配皆一后。惟睿宗二后。蓋昭成后。明皇母也。續曲臺禮。有別廟皇后合食之文。蓋未有本室。遇祫享。仰祫祖姑下。所以大順中。三太后列祫祭。議者議其非禮。臣謂每室既有定配。則餘后不得參列。學士孫抃等議。國朝祀宗廟。百有餘年。至祫之日。別廟后主。皆升合食。大中祥符中。已曾定議。禮官著酌中之論。先帝有恭依之詔。他年有司攝事。四后皆預。今甫欲親祫。而四后見黜。宗廟之禮。至尊至重。苟未能盡祖宗之意。則莫若守舊禮。學士歐陽修等曰。古者宗廟之制。皆一帝一

史緯 卷之二百二十五

五

后。後世有以子貴者。始著並祫之文。其不當祫者。則有別廟之祭。本朝祫祫。乃以別廟之后。列於配后之下。非唯於古無文。於今有四不可。淑德太宗之元配。列於元德之下。章懷真宗之元配。列於章懿之下。一也。升祫之后。統以帝樂。別廟之后。則以本室樂章。自隨。二也。升祫之后。同牢而祭。牲器視別廟。亦統於帝。別廟諸后。乃從享。三也。升祫之后。聯席而坐。別廟之后。位乃相絕。四也。章獻章懿。在奉慈廟。每遇祫祫。本廟致享。最為得禮。若四后各祭於廟。則其尊自由。而於禮無失。以為行之已久。重於改作。則是失禮之舉。無復是正也。請昭四后。祫享依舊。須大禮畢。別加討論。治平元年。有司準畫日。

孟冬薦享。改為祫祭。按春秋。閏公喪未除。而行吉禘。三傳議之。天聖元年。在諒陰。有司誤通天禘舊禘之數。在再期內。按行禘祭。以理推之。是二年冬應祫。而誤禘於元年夏。事失於始。則歲月相乘。不得而正。今在大祥內。禮未應祫。明年未禘。亦未應祫。乞依舊時享。應合典禮。二年。翰林學士王珪等議。古者新君踐祚之三年。先君之喪。二十七月為禘祭。然後新主祫廟。特行禘祭。謂之始禘。是冬十月。行祫祭。明年。又行禘祭。自此五年。再行禘祫。喪除。必有禘祫者。為再大祭之本也。緣陛下未終三年之制。依舊時享。請今年十月。行祫。明年四月。行禘祭。元豐元年。詳定禮文所言。禘祫行禮之年。經皆無

史緯 卷之二百二十五

五

文。唯公羊傳曰。五年而再盛祭。禮緯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而又分為二說。鄭氏曰。前三後二。謂禘後四十二月而祫。祫後十八月而禘。徐遷曰。前二後三。謂二祭相去。各三十月。以說考之。鄭氏曰。魯禮。三年喪畢。祫於太廟。明年。禘於羣廟。自後五年。而再盛祭。一祫一禘。實為有據。慶曆初。用徐遷說。每三十月一祭。熙寧八年。既禘而祫。此有司之失也。請今十月。而禘。禘四十二月而祫。庶幾舉禮不煩。事神不賁。太常禮院言。本朝自慶曆以來。皆三十月而一祭。至熙寧五年。始不通計。熙寧八年。禘祫遂併在一歲。昨元豐三年。已行禘禮。今若依舊例。十月行祫。享復踵前失。請依慶曆之制。通計年。

堂事焉有室事焉按禮視延尸入與灌後乃延尸坐於堂上始祖南面昭在東穆在西乃行朝踐之禮設饌於堂是堂事也復延尸入室始祖東面昭南穆北徙堂上之饌於室中乃行饋食之禮是室事也請每行大祫堂上設南面之位室中設東面之位南渡之後有祫而無禘紹興五年吏部員外郎黃榮言臣聞戎祀國之大事而禘祫又祀之大者乃有違經戾古上不當天地神祇之意下未合億兆繫庶之心特出於一時大臣好勝之臆說而行之六十年未有知其非者宜正厥違悞仰惟太祖受天明命混一區宇宜祫享以正東向之尊仁宗親行祫享嘗議太祖東向當時在廷之臣僉謂自古

承王普言。蔡所奏深得禮意。而其言尚有未盡。臣竊以爲古者廟制異宮。則太祖居中。而羣廟列其左右。後世廟制同堂。則太祖居右。而諸室皆列其左。古者祫享朝踐於堂。則太祖南向。而昭穆位於東西。饋食於室。則太祖東向。而昭穆位於南北。後世祫享。一于堂上。而用室中之位。故唯以東向爲太祖之尊焉。若夫羣廟迭毀。而太祖不遷。則其禮尚矣。臣故知太祖卽廟之始祖。是爲廟號。非謚號也。太宗嗣服之初。太祖廟號已定。雖屢更朝。世次猶近。每於祫享。必虛東向之位。以非太祖必不可居也。迨至熙寧。尊僭祖爲始祖。百世不遷。祫享東向。而太祖常居穆位。則名實舛矣。儻以熙寧之禮爲是。

僖祖當稱太祖而太祖常改廟號則太祖之名不正前日之失大矣今宜奉太祖神主居第一室永爲始祖每歲五享告朔薦新止於七廟三年一祫則太祖正東向之位太宗仁宗神宗南向爲昭真宗英宗哲宗北向爲穆五年一禘則迎宣祖神主享於太廟而以太祖配焉如是則宗廟之事盡合禮經無復前日之失矣上曰太祖皇帝開基創業始受天命祫享宜居東向之位宰相趙鼎等曰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載在禮經無可疑者紹興五年吏部尚書鄭僑等乞因大行祫廟之際定宗廟萬世之禮慰太祖在天之靈破熙寧不經之論奉太祖爲始祖自太宗以至孝宗四昭四穆與太祖之廟而九上奉古禮而不廢崇寧九廟之制詔從之權禮部侍郎許及之言僖祖翼宣四祖爲太祖之祖考所遷之主恐不得藏於子孫之廟詔有司集議吏部尚書鄭僑等言僖祖當用唐興聖之制立爲別廟順祖翼祖宣祖之主皆祔焉如此則僖祖自居別廟之尊三祖不祔子孫之廟自漢魏以來太祖而上毀廟之主皆不合食今遇祫則即廟而享於禮尤稱詔從之朱熹議其不可云僖祖欲別立廟則喪事即遠有毀無立議者欲尊奉太祖祫祭東向之位其實無益於太祖之首太祖冊上僖祖謚號稱孝曾孫皇帝臣某今以當日追尊帝號之今然推之知太祖在天之靈必有所不敢當矣僖

祖祫還不過數年神宗復奉以爲始祖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者今當以僖祖爲始祖如周之后稷太祖如周之文王太宗如周之武王皆萬世不祫高宗之廟亦萬世不祫元祐中程頤以王安石言僖祖復立廟爲得禮願之議論與安石不同至於此事則深服之可見義理人心之所同有不約而合者特以司馬光韓維皆賢人所敬信其議偶不出此而安石乃以變亂穿鑿得罪於公議故堅守二賢之說并安石所當取者而盡廢之今以程頤之說考之則是非可判矣議既上召對令細陳其說上再三稱善曰僖祖自不當祫高宗時不曾祫帝皇太上亦不曾祫今日豈可容易可於榻前撰數語徑自批出熹方慙內批之獎乞降出劄子令臣僚再議上然之熹退進擬詔則已毀四廟而遷之矣時宰臣趙汝愚以安石之論爲非熹道汝愚書曰相公以宗子入輔王室無故輕納妄議折祖宗之廟以快其私欲望神靈降詠垂休錫美以永國祚於無窮其可得乎熹自劾不堪侍臣之選蓋自昌陵祔廟踰二百年而後正太祖之位慶元二年禮部太常寺言已別建僖祖廟及告遷祔廟翼宣帝后神主詣僖祖廟奉安今年孟冬祫享先詣四祖廟行禮次詣太廟理宗紹定四年九月京師大火延及太廟太常少卿度正言伏見近世大儒侍講朱熹詳考古禮尚論宗廟之制

其說其備以學士大夫異論遂不能行。今天降災異。廷及宗廟舉而行之。莫此時為宜。蓋謂僖祖如周后稷。當為本朝始祖。夫尊僖祖以為始祖。是乃順太祖之孝心也。如祖之廟居於中。左昭右穆。各為一廟。門皆南向。位皆東向。祧廟之主藏於始祖廟之夾室。昭常為昭。穆常為穆。自不相亂。三年合食。則併出祧廟之主。合享於始祖之廟。始祖東向。昭穆之主皆位北而南向。羣穆之主皆位南而北向。昭穆既分。尊卑已定。其說合於古。而宜於今。盡善盡美。舉而行之。祖宗在天之靈。必歆享而垂祐於無窮也。詔侍從禮部太常集議。後竟不行。元豐元年。宗正寺奏。據太常寺報。近日薦新免諸果。今三物史籍

史籍

卷之二百二十五

孝章皇后
德下弟
先兄也
德在淑
德上稱
先嫡也
計所請
配也

史籍卷二百二十六

宋史九

志

禮

紹興二年。禮部太常寺言。淵聖皇帝御名。見於經傳義訓者。或以威武為義。或以回旋為義。又為植立之象。又為亭郵表名。又為圭名。又為姓氏。又為木名。各當以義類求之。以威武為義者。今讀曰威。以回旋為義者。今讀曰旋。以植立為義者。今讀曰植。若姓氏之類。則去木為豆。考漢法。邦之字曰國。之字曰滿。止是讀曰國曰滿。其本字見於經傳者。未嘗改易。

史籍卷二百二十六

司馬遷漢人也。作史記曰。先王之制。邦內養服。邦外虞服。又曰。盈而不持。則傾於邦。字盈字。亦不改易。今宋淵聖皇帝御名。欲定讀如前外。其經傳本字。不當改易。庶幾萬世之下。有所考證。

至道二年。太祖孝章皇后附享。有司言。孝章宜居上室。太宗懿德皇后宜居其次。詔孝章殿室居懿德下。淳化初。宗正少卿趙安易言。懿德在淑德之上。未識升降之由。按晉景帝夏。侯夫人應合追尊。散騎常侍任茂傳玄等請云。夏侯夫人。初歸景帝。未有王基之道。不及景帝。統百揆而亡。后妃之化。未著。遠邇追尊。無經義可據。雖淑德配合之初。潛耀之符。未兆。



安易難請
位已已
於淑德矣

元德皇后
太宗時
亦在也

後呂太后
生之於宗
廟之於

德輔佐之日藩閭之號已隆然未嘗正位中宮母臨天下豈可生無尊極之位没升配享之崇於人情不安於典籍無據請虛其位詔尚書省及禮官詳定上議曰淑德皇后生無位號没始追崇况在初潛早已薨謝懿德皇后享封大廟作配先朝雖不及臨御之期而風彰賢懿之美若以升附當歸懿德大既追冊二后卽虛室亦爲非便請奉懿德神主升配昭從之咸平元年判太常禮院李宗誦等言元德皇太后別建廟室淑德皇后亦在別廟同是帝母而無太字按唐穆宗三后除宣懿升附正獻恭懿並立別廟各有太字又開元初太常議昭成皇太后請不除太字云入廟稱后義係於夫在

史記卷一百二十六

朝稱太后義係於子如懿冊入陵神主入廟則當去太字按神主入廟蓋爲附享太廟以厭降故不加太字則本朝文德諸后是也淑德皇后亦請加太字既加之後望遷就新廟居第一室以元德次之五年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言神主之下孝惠淑德二后神主自別廟赴太廟附爾穆皇后神主之下太祖神主之上竊慮神禮未安望詔禮官詳定按博士嚴龜孫議云別廟皇后祔於太廟附於祖姑之下者此乃皇后先没如昭成之没也唐宗在位元獻之没也玄宗在位於太廟未有本室故制別廟其後太廟有本室卽當遷附禮宜合食故祔於乃升太廟以未有位故制姑祖之下今有司不建

於正上
其廟所

禮意遇祔於歲向以孝惠孝章淑德三后神主附享祖姑之下乃在太祖太宗之上按禮稱婦祔祖姑謂既卒哭之明日此正禮也稱祖姑有三則附於親者注謂舅之母死而又

史記卷一百二十六

有繼室二人親者謂舅所生然則祖姑有三人同在祖室明婦有數人亦當同在夫之本室不可久附於祖姑也故開元禮但載肅明皇后別廟時享之儀而無祔祔之禮卽知特享及祔祔皆於本廟也請孝惠孝章淑德自今祔於附享本室次於正主明道二年判河南府錢惟演請以章獻章懿二后並附其宗室太常禮院議每室一帝一后禮之正儀唐開元中昭成昭明二后始並附於唐宗今章穆皇后著位長秋附

食其宗斯爲正禮章獻太后母儀天下與明德例同若從古禮止應祀后廟若便升附似非先帝慎重之意詔有司更議皆謂章穆位崇中堂已附廟室自協一帝一后之文章獻輔政十年章懿誕育帝躬功德莫與爲比退就后廟未厭衆心按周官大司樂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者姜嫄也后稷之母特立廟曰閭宮宜別立新廟奉安二太后神主同殿異室歲時薦享用太廟儀以崇世享從之元豐六年詳定所言按禮大婦一體故祔則同牢終則同穴祭則同几未常有異廟者也惟周人以姜嫄爲媒神而帝嘗無廟又不可下入子孫之廟乃別廟以祭故魯頌謂之閭宮周禮謂之先妣可也自

漢以來或微或繼不祔不配者皆援姜嫄爲比其間有天下
者起於側微而其後不及正位中官或有所不幸則當立繼
以奉宗廟故有祖姑三人則祔於親者之說立繼之禮其來
尚矣始微終顯皆嫡也前娶後繼皆嫡也後世乃以始微後
繼之別廟不得伸同凡之義甚非禮意恭惟太祖孝惠皇
后太宗淑德皇后真宗章懷皇后皆元妃而孝章則太祖
親后乃皆祭以別廟在禮未安請升祔太廟以時配享遂自
別廟升祔焉

景靈宮創於大中祥符五年聖祖降降爲宮以奉之天聖元
年修奉真殿以奉真宗治平元年建孝嚴殿以奉仁宗元豐

四年建英德殿奉英宗五年始就官作十一殿悉迎神御入

內合帝后奉以時王之禮累朝文武執政官武臣節度使以

上並圖形於兩廡凡執政官除拜赴宮恭謝南郊先詣官行

禮享禮如太廟儀元祐元年太常寺言李秋有事於明堂其

朝享景靈宮親享太廟常用三年不祭之禮遣大臣攝事禮

部言景靈宮天興殿用天地之禮既非廟享於典禮無違詔

明堂前二日朝享景靈宮天興殿紹聖二年奉安神宗神御

於顯承殿元豐中每歲四孟月天子獨詣諸殿朝獻政和三

年奉安神宗神御於重光殿合爲前殿九後殿八山殿十六

尚鐘樓一碑樓四經閣一齋殿三神厨二道院一及齋宮

以安神宗神御

以安神宗神御

以安神宗神御

始興共爲二千三百二十區紹興十三年臣僚言竊見神宗

始興景靈宮以奉祖宗衣冠之游即漢之原廟也自艱難以

來庶事草創始建宗廟而原廟神游猶寄永嘉乃者權時之

宜四孟薦獻即便朝設位以享未副廣孝之意乞命有司擇

其壇之地做景靈宮舊規酌宜建置俟告成有日迎還神容

奉安新廟庶幾四孟躬行獻禮用副罔極之恩從之初築三

殿聖祖居前宣祖至祖宗諸帝居中殿元天大聖后真祖宗

諸后居後掌宮內侍七人道士十人吏卒二百七十六人皇

祐中以潯州通判王端請添并澧三州建慶奉神御乃宣諭

曰太祖擒皇甫暉於潯州是受命之端也殿曰端命太宗取

劉繼元於并州是太平之統也殿曰統平真宗降契丹於澧

州是假武之信也殿曰信武而統平殿災諫官范鎮言并州

素無大災自建神御殿未幾而輒災天意若曰祖宗御容非

郡國所宜奉安近聞下并州復加崇建是徒事土木重困民

力非所以答天意也自并州平七十七年故城父老不入新

城宜寬其賦輸緩其徭役以除其患使河東之民不念太宗

之德則陛下孝思豈特建一神御殿比歲知大宗正丞李

德裕言禮諸侯不得祖天子公廟不設於私家今宗室邸第

並有帝后神御非所以明尊卑崇正統也望一切廢罷詔諸

宗室宮院祖宗神御迎藏天章閣建炎三年上覽禁中神御

以安神宗神御

以安神宗神御

以安神宗神御

以安神宗神御

以事節臣

為享廟物謂宰臣曰朕自省閭紳御每位各用半胃一須二
十五年祖宗仁厚豈欲多害物命請以別味代之在天之靈
亦必欲享呂願浩曰陛下寅奉宗廟又仁愛及物天下幸甚
功臣配享以見贈官書版位禘祫皆與焉趙普曹彬配享太
祖廟庭薛居正潘美石熙載配享太宗李沆王旦李繼隆配
享真宗王曾曹瑋配享仁宗韓琦曾公亮配享英宗元祐以
富弼配享神宗紹聖以王安石配而罷富弼崇寧以蔡確配
享哲宗建炎詔奪蔡確官以司馬光配享哲宗罷王安石復
以富弼配享神宗紹興八年以韓忠彥配享徽宗監登聞鼓
院徐建言國家原廟佐命配享時輔弼勲勞之臣特象廟庭
以示不忘累朝不過十有餘人今之臣僚與其家之子孫必
有存其輪俸者望詔有司尋訪復享於景靈宮庭之壁非獨
假寵諸臣之子孫所以增重祖宗之德業遂下諸路令尋事
功寫貌像投納繪於景靈宮壁乾道五年太常少卿林栗等
言欽宗皇帝廟庭尙虛配享當時道阻艱難論者莫敢罕呵
稱述而以身殉國名節暴著不無其人雖生前官品不應配
享之科事變非常訂拘定制吏部尙書汪應辰言當時死事
之臣若配享欽廟典故所無如創行之又當訪究本末差
輕重尤不可輕易竊謂配享功臣當依唐制既無其人則
之欽宗一廟遂無配享高宗附廟翰林學士洪遵言高廟

臣請以呂願浩趙鼎韓世忠張俊配食從之秘書少監楊萬
里以丞相張浚不得配食為非爭之不得因去位焉紹興五
年以陳康伯配享孝宗後復以史浩配焉嘉泰元年以葛邲
配享光宗端平二年以趙汝愚配享寧宗廟庭
大觀二年議廢局議古者天子七世今太廟增為九室則執
政視古諸侯以事五世不為過矣請文臣執政官武臣節度
使以上祭五世文武升朝官祭三世餘祭二世立廟於私第
門內之左力所不及仍許隨宜禮記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
太祖之廟而五所謂太者蓋始封之祖不必五世然非臣下
所可通稱今高以上一祖未有名稱欲乞稱五世祖從之
史華
寧元年宰臣曾公亮等上表請加尊號不允先是翰林學
士司馬光言尊號起唐武后中宗之世遂為故事先帝治平
三年辭尊號不受天下莫不稱頌聖德其後佞臣建言國家
與契丹常有往來書彼有尊號而中國獨無足為深耻於是
群臣復以非時上尊號論者甚為朝廷惜之今群臣以故事
上尊號臣愚以為陛下聰明廣智雖宜享有鴻名然謙非未
久又作亮陰之中老之事體似未宜受陛下誠能斷以重
推而不居仍令更不得表請則頌嘆之聲洋溢四海矣詔曰
覽卿來奏深謀忠誠朕以滿兩地震天威彰著日月廣顧
此鴻名有衡向日況在亮陰尤難當是盛典可善為各歸

中外知朕至誠慚懼非欺衆邀名其後宰臣數請上終不允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宰臣等請以壽日爲天申節詔百官上
壽禮可寢罷紹興十三年二月臣僚奏長樂還闕適當誕節
之前陛下獲伸官闈上壽之儀天下無不欣慶陛下親聖佳
辰臣等所願奉觴上壽其可不舉而行之乎望天申節許令
有司舉行舊典從之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御札皇太子可卽皇帝位朕稱太上皇
帝退處德壽宮左僕射陳康伯知樞密事兼義興參知政事
汪澈同知樞密院事黃祖舜奏曰臣等不才輔政累年罪戾
山積乃蒙容貸不賜誅責今陛下超然獨斷高蹈堯舜之舉

史稿 卷之七十一 二十六

臣等心實欽仰但自此不獲日望清光犬馬之情不勝候
因再拜辭相與泣下幾至號慟帝亦流涕曰朕在位三十六
年今老且病久欲閑退此事斷自朕心非由臣下開陳卿等
當悉力以輔嗣君康伯等復奏曰皇太子仁孝天下共知似
聞謙遜未宜便御正殿帝曰太子長在禁中朕何論之卽進
側殿門欲還東宮朕再三教勉邀留現今在後殿帝遂還內
少頃新皇帝服冠袍涕泣出宮內侍扶掖至御榻皇帝涕泣
再三不坐內侍傳太上皇帝聖旨請皇帝升御坐皇帝乃升
御坐東側坐宰臣陳康伯等稱賀皇帝降御坐側身西向不
坐康伯等升殿奏臣等願陛下卽御坐以正南面太上

皇傳授之意帝慨然曰君父之命出於獨斷此大位懼不克
當康伯等再奏茲者伏遇皇帝陛下應天順人龍飛寶位第
以爲下之材恐不足以仰輔新政然係乘風雲千載之遇實
與四海蒼生不勝慶幸拜賀禮畢皇帝還內候太上皇帝登
車扈從至德壽宮而退

孝宗太皇太后受冊依章獻皇后故事中書舍人曾
公亮太皇太后聽政止御延和殿受遼使朝見亦止御崇政
殿木嘗殿外朝今皇帝述仁祖故事以極崇奉之禮太皇太
后僉特下明詔發揚皇帝孝敬之誠而因執謙德止於崇政
殿受冊則皇帝之孝愈顯太皇太后之德愈尊兩儀俱得願

史稿 卷之七十一 二十六

不美歟太皇太后欣然納之詔於崇政殿受冊
太宗太平興國九年三月十五日詔宰相近臣賞花於後苑
帝曰春氣暄和萬物暢茂四方無事朕以天下之樂爲樂宜
令侍從諸臣各賦詩雍熙三年十二月一日大雨雪帝喜御
王華殿謂宰臣及近臣曰春夏以來未嘗飲酒今得此嘉雪
思與卿等同醉又出御製雪詩令侍臣屬和淳化三年帝幸
游龍圖駐蹕池東岸臨水謂近臣曰朕不至此已十年昔尹
京日無事常痛飲池上今池邊之木已成林矣因顧教坊使
郭守忠等曰汝等前日以樂重從我今亦皓首光陰迅速如
此嗟嘆久之帝親引滿舉白群臣盡醉不飲何
以遣此

四年正月以南郊禮成，大宴含光殿。直史館陳靖言：古之饗宴者，所以省禍福而觀威儀也。故宴以禮成，賓以賢序，風雅之作，茲為盛焉。伏見近年，內殿賜宴，群臣當坐於朵殿兩廊者，拜舞方畢，遽馳就席，品列之序，糾紛無別。及至尊奉爵，群臣起立，先後不整，俯仰失節。望自今，令有司依品位告諭，其有踰越喧譁，拜起失節者，並令糾舉。又惟飫賜之典，以寵武夫，大烹之餘，故為盛饌，計一飯所費，可數人之屬厭，而將校輩，或至終宴之時，尚有欲炙之色。蓋執事者失於察視，不及豐潔而使然也。伏望並申嚴制，凡大宴有故而罷，則賜應宴官酒饌於閣門，朝堂升殿官雖假故不從游宴，亦遣中使就第賜焉。景德二年十二月，契丹初來，賀承天節，擇膳夫五人，齋本國異味，就尚食局造食，詔賜膳夫衣服銀幣帛。仁宗夏，觀南御莊刈麥，秋瑞聖園刈穀，並宴從臣。皇祐五年，後苑資政殿刈麥，謂輔臣曰：朕新作此殿，不欲植花，故以種麥。庶知備事不易也。熙寧元年，御史中丞滕甫言：臣聞君命召，不俟駕，此臣子所以恭其上也。今賜宴而有託辭不至，甚非恭上之節也。請自今宴設，群臣非大故與實有疾病，無得託辭，仍令御史臺察舉。

大中祥符八年正月，中書門下言：伏觀今月十四日，皇帝詣諸宮寺焚香，總三十餘處，過百拜以上，臣等侍從，培塿憂灼。

昨崇政殿已而奏陳，臣聞專事萬靈，固先精意，登用百禮，乃貴時中，在經久之從宜，必裁正而惟允，伏望特命攸司，載詳定式。自今車駕幸諸宮觀寺院，正殿再拜，其諸殿令群臣以下分拜，庶垂億載。九叶通規，乃詔禮儀院詳定差減焉。賜酺自秦始，秦法三人以上會飲，則罰金，故因事賜酺，吏民會飲，過則禁之。唐嘗一再舉行，太宗雍熙元年十二月，詔曰：王者推恩賜酺，與眾共樂，所以表升平之盛事。契億兆之歡心，累朝以來，此事久廢，蓋逢多故，莫舉舊章。今四海混同，萬民康泰，嚴禋始舉，慶澤均行，宜令士庶之情，共慶休明之運，可賜酺三日。上御丹鳳樓觀酺，召侍臣賜飲，自樓前至朱雀門，張樂作山車旱船，往來御道，集開封府諸縣樂人，列於御街，音樂雜發，縱士庶遊觀，遷市肆百貨於道之左右，召耆老者，列坐樓下，賜之酒食。明日，賜群臣宴於尚書省，乃作詩以賜。明日，又宴群臣，獻歌詩賦頌者數十人，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正月，詔應致仕官並赴都亭驛酺宴，又詔朝臣已辭未見，並聽赴會。凡賜酺，命內諸司使三人主其事，於乾元樓前露臺上設教坊樂，又駢繫方車四十乘，上起綵樓者二分，載釣客，直開封，復為棚車二十四，每十二乘為之，皆駕以牛，被之錦繡，繫以綵綳，分載諸軍京畿伎樂，又於中衢編木為柵，處之徙坊市邸肆，對列御道，百貨駢布，競以綵幟，鏤板為屏。

上御乾元門召京邑父老分番列坐樓下傳旨問安否賜以
衣服茶帛若五日則第一日近臣侍坐特召丞郎給諫上舉
薦教坊樂作二大車自昇平橋而北又有旱船四扶之以進
棚車由東西街交薦並日再行復焉東距望春門西連開闔
門百戲競作歌吹騰沸親王近侍牧伯洎舊臣宗室官爲設
練棚於左右廊廡士庶縱觀車駕填溢歡呼震動第二日宴
群臣百官於都亭驛宗室於親王宮第三日宴宗室內職於
都亭驛近臣於宰相第四日宴百官於都亭驛宗室於外
苑第五日復宴宗室內職於都亭驛近臣於外苑上作詩賜
令屬和及別爲勸酒詩禁軍將校會於殿前馬步軍解是歲
史編 卷之二十一 十六

東封泰山所過州府上御子城門樓設山車綠轎乘從臣
侍坐本州父老進奉使蕃客悉預幸汾陰亳州皆如東封天
下賜酺各令州府會官屬父老遊州或道中使就賜詔開封
府賜酺日罪人酺酒而不傷人者咸釋之宋之繁庶於斯爲
盛後遂爲定制云
常朝之儀皇帝日御垂拱殿文武官日班文德殿正衙日常
參宰相一人押班其朝朝望亦於文德殿五日起居則於德
德殿或垂拱殿中書門下爲班首遇休假應內殿起居謂之
橫行神宗熙寧三年修開門儀制宋敏求言本朝惟入閣乃
御文德殿視朝今既不用入閣儀文德殿遂闕視朝之禮

下兩制及太常禮院約唐御宣政殿制裁定以備朔望正衙
視朝之禮從之元豐中詔侍從官而上日朝垂拱謂之常參
官百司朝官以上每五日常紫宸爲六參官在京朝官以上
朔望一朝紫宸爲朔參官遂爲定制天禧四年中書門下言
唐朝故事五日一開延英復日視事雙日不坐方今中外晏
寧政刑清簡望準舊事三日五日一臨軒聽政雙日視事雙
日不坐至於刑章錢穀事務遣差臣僚除急切大事須對外
餘令中書樞密院附奏詔可有制祖宗以來日御垂拱殿侍
制諸司使以上俱赴而百官班文德殿日常朝五日皆入日
起居宰相垂拱殿奏事畢赴文德殿押班或日景未退則朝

門傳宣放班多不復赴王陶以韓琦曾公亮不押班爲不奉
幼之琦公亮上表待罪言唐及五代會要月九開延英餘日
宰相當押正衙班延英對日未御內殿前傳宣放班則宰相
不押正衙班班明矣陶坐轎司馬光代爲中丞請令宰相候班
舊制押班詔宰相春分辰初秋分辰正垂拱殿未退聽勿赴
文德殿令御史縱放班光又言垂拱殿奏事春分以後鮮有不
過辰初秋分以後鮮有不過辰正然則自今宰相當不至文
德殿押班請春分辰正秋分已初奏事未畢即如今詔聽
此禮不至遲辱乃詔春秋分率以辰正熙寧六年西上開門
副使張誠一言垂拱殿常朝先內侍唱內侍都知以下至宿

衛行門計一十八班起居後通事舍人引率執樞密使以下大班入次親王次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以下次皇親使相以下十班入方引見謝辭起居畢候百官出盡中書樞密方奏事已是日高况大班本不分別丞郎給諫臺省今獨使相以下曲爲分別虛占時刻請遇垂拱殿百官起居日將親王以下十班合爲四班親王爲一班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爲一班皇親使相以下至刺史重行異位爲兩班可減六班從之臨察御史裏行張戢程頤言每欲奏事必候朝旨或朝政有闕及聞外事而機速後時則已無所及况往復候報必由中書萬一事干政府則或致格請依諫官例騰閣門求對或有

史籍 卷之二十一 十六

急奏即許越次登封庶幾遇事入告無憂失時重和元年臣僚言比年以來二三大臣奏對留身護疏善良請求相繼甚非至公之體詔自今惟蔡京五日一朝許留身餘並不許留班奏事臣僚言祖宗舊制有五日一轉對者今唯月朔行之有許朝官轉對者今唯待制以上預焉自明堂行視朝禮歲不過一再則是舉歲而論思者無幾請遇不視朝即令具章度進以備覽觀又諸路監司未經上殿者雖從外移先赴闕引對方得之官從之

太祖建隆元年正月詔曰封二王之後備三恪之禮

蔡京議作之

前朝雖周德下衰勉從於禪讓而虞夏在位豈忘於恭嘗其封周帝爲鄭王以奉周嗣正朔服色一如舊制又詔曰洪惟眇躬逮事周室謳歌欲訟雖歸新造之邦廟貌國陵豈忘舊君之禮其周廟嵩慶二陵及六廟宜以時差官朝拜祭養宗爲定式仍命周宗正卿郭玘行禮乾德六年詔於周太祖世宗陵裝側各設廟宇塑像嘉祐四年詔曰先王推紹天之序尚尊賢之美褒其後嗣賓以殊禮豈非聖人稽古報功之大典哉國家受命之元繼周而王雖民靈欣戴曆數允集而辭后克讓虞賓在位頃者推命本始褒及支庶每遇南郊許春白身一名以充班行恩則厚矣而義未稱將上承姚姁之舊

史籍 卷之二十二 一六

界循周漢之典詳其世嫡優以公爵異其仕進之路申以田土之錫俾廟寢有奉賽祀不輟庶幾乎春秋通三統厚先代之制矣宜令有司取蔡氏諸系推最長一人令歲時親奉周室祀事封崇義公給公田十頃專管勾陵廟祭饗所須皆從官給八月以相州兵馬都監柴詠爲殿中丞封崇義公以奉周祀熙寧四年司馬光言周本郭姓世宗后姪爲郭氏後今存周後則宜封郭氏子孫以奉周祀帝以問王安石安石曰宋受天下於世宗柴氏也帝然之

仁宗景祐二年詔以孔子四十六世孫宗愿爲國子監主簿襲封文宣公皇祐三年詔曰國朝以來世以孔氏子孫知他

宋乃欲爲周改封至安石說爲是

前事之類
至今不改

源縣使奉承廟祀近歲廢而不行非所以尊先聖也宜以孔氏子孫知仙源縣事至和初太常博士祖無擇言按開元中追謚孔子為文宣王今其後為文宣公不可以祖而加後嗣詔有司定封宗廟衍聖公令世襲焉命官以司其用度立學以訓其子孫襲封者專主祠事增賜田百頃供祭祀之餘許均贈族人其差墓戶並如舊法賜書置教授一員教諭其家子孫鄉鄰願學者聽及剛定家祭祭服制度頒賜之紹興三年宰臣進呈金使李永壽等正旦入見故事百官俱入上曰全盛之時神京會同朝廷之尊百官之富所以容示今暫駐於此事從簡便舊日禮數豈可遽行無庸俱入使人

史籍 卷之二十一

宋

見辭並賜金於殿門外自到闕朝見宴射朝服共賜大銀金千四百兩副使金八百八十兩衣各三襲金帶各三條上節各賜銀四十兩中下節各三十兩天一襲金帶一條使人到闕筵宴凡用樂人三百人百戲軍七十人樂舞軍三十二人起立扈門行人三十二人旗鼓四十人並下隨安府差相撲一十五人於御前等子內差並前期教習之乾德二年令有司詳定表首太常禮儀院言僕射兩省官是第二太子三師官品第一品位雖高而兩省上置為尊合以僕射充首若專以品秩為定則諸行侍郎品第四列於諸門三品卿監之上不可以品序為準按唐貞元六年詔每有慶

殿司改正
也 交四所補

賀及諸臣上表並合上公為首如三公闕以令僕行之則僕射是百僚師長難同官僚之例詔百官集議翰林學士陶穀等曰按唐制上殿東官並是廷臣當時左右僕射侍中中書等為正宰相今僕射既非宰相合在太子三師之下若以官係非廷臣即宰相當兼領今若先二品而後一品升後列而退前班事恐非願請以太子三師為表首實僕等曰東官三師為表首論討典故實無所據左僕射當為表首者其事有五按六典尚書為百官之本今自一品至六品常參官皆以尚書省官為首則僕射合為表首一也又唐制上表無三公印尚書令僕以下行之其嗣王合隨宗正若有班位合侯

史籍 卷之二十一

宋

王品則嗣王雖一品不得為表首二也僕射位次三公合為表首三也僕射為百僚師長東官三師非師長之任則也立制之班卑者先入後出尊者後入先出今東官一品立定僕射乃入僕射既退東官一品乃出五也詔從僕等議元符三年正月哲宗崩徽宗詔從禮官議候周恭服告時詔不由門下徑付有司給事中龔原言喪制乃朝廷大事今行不由門下是廢法也禮臣為君服斬衰三年陛下前此議服禮官持兩可之論陛下察見其奸服制遂正今乃不得已從之臣竊為陛下惜開寶時并汾未下兵革未弭祖宗櫛風沐雨之不暇其服制一時權宜非故事也原坐黜知南康軍詔

倭元降服喪三年之制。徽宗崩於五國城。紹興七年。因問學知邵州胡寅上疏曰。三年之喪。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及漢孝文。自執謙德。用日易月。至今行之。子以便身忘其親。臣以便身忘其君。心知其非。而不敢改。自常禮言之。猶且不可。況變故特異。如今日者。又當何如。恭惟大行太上皇帝。率德皇。后蒙塵北狩。未決不復。有不共戴天之讐。考之於禮。讐不復。則服不除。寢苦枕戈。無時而終。所以然者。天下雖大。萬事雖衆。皆無以加於父子之恩。君臣之義也。伏視聖旨。緣國朝故典。以日易月。臣竊以爲非矣。自常禮言之。猶須大行有遺詔。然後遵奉。今也大行詔旨不聞。而陛下降旨行之。是以日易

史部

卷之二百二十六

九

月出陛下意也。大行幽阨之中。服御飲食。人所不堪。疾病窮藥。必無供億。崩殂之後。衣衾飲藏。豈得周備。正棺卜兆。知在何所。茫沙漠。瞻守爲誰。伏惟陛下。一念及此。荼毒摧割。備難堪忍。縱未能遵春秋復讐之義。俟殯殮而後除服。猶當草漢景薄喪之失。以三年爲斷。不然。以終身不可除之服。二十七日而除之。是薄之中。又加薄焉。必非聖心之所安也。又曰。雖宅夢三祀。而軍旅之事。皆當決於聖裁。則諒闇之典。有不可舉。蓋非平常苦塊之日。是乃有事枕戈之辰。故魯侯有周公之喪。而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則墨衰卽戎。孔子取其舊命。今六師戒嚴。方將北討。萬機之衆。孰非軍務。陛下聽斷平決。

得禮之變。卒哭之後。以墨衰臨朝。合於孔子所取。其可行無疑也。惟陛下斷自聖心。天地神明。亦必佑助。臣不勝大願。十二年。余人以捧官來還。蔡檜請令侍從臺諫禮官集議。靈駕既還。當祭奉慶。或稱賁官。禮部員外郎程敦厚希檜意。言防賁官之舊制。則莫能示通和之大信。而用因山之正典。則若忘存本之後。聞臣以爲宜勿徇虛名。當示大信。於是工部尚書莫將等言。太史稱歲中不利大葬。請權損從之。淳熙十四年十月八日。高宗崩。孝宗號慟。踰二日。不進膳。諭宰執王淮。欲不用易月之制。如晉武帝魏孝文實行三年之喪。不妨聽政。淮等奏。通鑑載晉武帝雖有此意。後來只是官中

史部

卷之二百二十六

九

深衣練冠。帝曰。當時群臣。不能將順其美。司馬光所以議之。淮曰。武帝亦不能行。帝曰。自我作古。何害。淮曰。御殿之時。人上哀經。群臣吉服可乎。帝曰。自有等降。乃出內批。朕當衰經。三年。群臣自行易月之令。以日易月之內。哀服治事。二十日小祥。帝未改服。王淮等乞俯從禮制。上流涕曰。大恩難報。情所未忍。二十一日。草殯還內。帝衰經御筵。設素杖。軍民見者感泣。詔自今五日一詣梓官前哭。帝哀服素幘。引輔臣及庶次。禮官皆具席。三年。始行於外庭。不報。十五年正月十八日。百日。猶服衰經。王淮等言。帝常士大夫。丁憂過百日。巾衫皆用細布。出而見客。則以黻布。自是御延和殿。止服白布折

上巾布衫過宮則衰經而杖三月虞祭大臣言虞祭乃吉禮
合用髀袍上曰只用布折上巾布袍可也蓋三年之制斷自
帝心執政近臣皆王易月之說敕令所制定官沈清臣上書
願制廟畢日預降御體哉然宗以終喪之志杜絕輔臣方來
之章力全聖孝以刑四海帝納焉仍詔諸官遵遺諸務從儉
約凡修營百費並出內庫毋動有司經常之用諸路監司州
軍府監不得以進奉攢官為名有所貢獻孝宗崩光宗以疾
在內成服寧宗嗣服監察御史胡紱言若曰嫡孫承重則太
上於宮中自行二十七月之重服而陛下又行之是喪有二
孤也有司請於易月之外用漆紗淺黃之制時朱熹初赴召

史稿 卷之二十一

主

不以為然言且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將來啓攢引體
復用初喪之服其喪除之節尚有可議詔中外百官實以家
衫視事然後復禮記正義喪服小記為祖後者條因自縗云
準五服年月格斬衰三年嫡孫為祖謂承重者法意甚明而
禮經無文傳云父沒而為祖後者服斬然而不見本經但小
記云父祖沒而為祖後者三年至為祖後者疏中引鄭志
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間而郊答以天子
諸侯之服皆斬之文方見父在而承兩於祖之服向來上此
奏時無文字可檢又無朋友可問故大約以情理言之有幾
父在不甘承重者時無明白證驗但以大意答之心常不安

此章宗之
意也
成宗崩
光宗崩
寧宗崩
理宗崩
度宗崩
恭宗崩
各在內
成服
也

歸來稽考始見此說方得無疑乃知學之不清其害如此
禮經之文誠有闕焉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所斷去
也自孝宗以降外庭祖用易月之制而官中實行三年之喪
云孝宗崩皇太后夏氏崩三年崩殯於永阜陵北吏部尚
書陸燾言伏都烈聖在御間有諸后崩葬無山陵可耐以致
別葬若崩在山陵已卜之後無有不從葬者其諸后葬在山
陵已卜之前神靈既安並不遷葬成祖皇后孝宗登極降行
追冊改葬與祖已備所以更不遷葬猶稽前件典禮祇緣喪
有前後勢所當然其於禮意却無隱殺今來從葬舉國為合
典故從之鄭國長公主薨禮官言降服大功擇日成服禮居

史稿 卷之二十一

主

大行皇太后大祥之內喪服未除典禮舊章以輕包重喪當
降降望不成廢皇后諸親亦不制服帝曰至期當遣諸王就
其第成服及令豐衍臨奠
景德元年北征凱旋京師是日以懿德皇后忌詔徹兩溝鼓
吹禮官儀曰班師凱旋國之大事母后忌日家之私事入大
駕凱旋軍容且高當武王伐紂在涼陰中於前歌後舞夫遠
忌輕於輿廟祭秩之義不以家事辭王事其還京日決駕鼓
吹音樂並勸振作
太平興國七年十月十日乾明節選定二十七日大宴二十
日參知政事賈侗卒明日皇帝親幸其第臨喪慟哭設奠還

宮令罷嘉祐六年三月五日宰臣富弼母太夫人卒
十日春宴禮院言君臣父子家國惟均元首股肱相濟成體
貴族與寡樂則同一人向聞滿室嗟戚今宰臣新在苦塊
紙乞罷春宴聲樂以表聖主憂恤大臣之意詔并春宴罷罷
禮院例諸筵不得以石為棺郭及石室其棺槨不得彫鏤
臣等聞內不得藏金寶珠玉太平興國九年詔喪葬之家舉
葬者以不孝論元祐中詔御史臺臣僚父母無故十年不葬
即依條彈奏

直學院上學言議者行之表也善行有善議惡行有惡議
議問諸知行為勸戒近者臣僚克辛雖官應擬議其家慮
史編 卷之二十六

定議之際斥其謬展皆不請論乞自今後不必俟其請論令
自司舉行則隱隱無行之人有所沮勸禮院議自古作議皆
在聖前若歲月漫久官闕行跡士大夫所不能知子孫與其
門生故吏志在虛美隱惡而有司據以加誡請自今後議者
令聖前舉請或其家不請則尚書太常合議定議前聖牒史
館及付其家其有私者論如選舉不以實法既葬請議者不
定議詔可有德德已爾辭實及者雖無官爵亦賜諡曰先生
天禧四年御史臺言文武官併丁憂者相承服五十四月別
無條例下太常禮官議曰按禮喪服小記云父母之喪階先
生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注謂同月若同日死也先

生者母也其葬服斬衰者喪之隆哀宜從重也假令父死在
前月而同月葬猶服斬衰不葬不變服也言其葬服斬衰則
虞祔各以其服矣及禫祥皆然卒事反服重雜記云有父之
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
注云沒猶終也除服謂禫祭之服卒事既祭反喪服服後死
母之服又杜預云若父母同日卒其葬先母後父皆服斬衰
其虞祔先父後母各服其服卒事反服父服若父已葬而母
卒則服母之服虞祔反服父之服既除練則服母之服喪可
除則服父之服以除之訖則服母之服賀循云父之喪未終
又遭母喪當父服應終之月皆服祥祭之服如除喪之禮卒

史編 卷之二十六

事反母之服臣等奉考典故則是隨其先後而除之無通服
五十四月之文請依舊禮改正
進上黃價有叔為僧或言出家制服禮律俱無明文僧犯大
罪並無緣坐犯事還俗不得均分父母田園又釋門儀式見
父母不拜居父切喪不經死則法門弟子為之制服其於本
然並無服式太常禮院言禮為叔齊衰非外繼者降服大功
其黃價為僧叔合此外繼降服大功
皇祐四年言州司理參軍祝紳幼孤鞠於兄兄表請解官持
喪仁宗曰近臣有親親喪而干進者紳雖所服非禮然不忘
養恩亦可訪也候服闋日與尋職知縣

元豐中，國子博士孟開請以姪孫宗顏為孫，據晉侍中荀勗無子，以兄之孫為孫，詔如所請。淳熙四年，知蜀州吳擴請自今養同宗昭穆相當之子，夫死之後，不許其妻非禮遺還，若所養子，被蕩家產，不能侍養，實有顯過，聽所養母愬官，近親尊長，證驗得實，候條遣還，仍公共繼嗣。

卷之二百二十六終

卷之二百二十六

志

史綱卷二百二十七

宋史十

志

宋史十

宋史十 樂自建隆訖崇寧凡六改作始太祖以雅樂聲高不合中和乃詔和岷以王朴律準較洛陽銅望臬石尺為新度以定律呂故建隆以來有和岷樂仁宗留意音律判太常燕肅言樂器不諧復以朴準考正時李照以知音聞謂朴準高五律與古制殊請依神舊法鑄編鐘既成遂請改定雅樂乃下三律鍊白石為磬範中金為鐘圖三辰五靈為琴之飾故史綱 卷之二百二十七

景祐中有李照樂未幾諫官御史交論其非竟復舊制其後詔侍從禮官參定聲律既逸胡緩實謂其事更造鐘磬止下一律樂名大安乃試考擊鐘聲介鬱震掉不和蓋其遂獨用之常祀朝會為故皇祐中有阮逸樂神宗御歷闕守成憲未遑制作間從言者緒正一二知禮院楊傑條上舊樂之失召范鎮劉几與傑參議凡傑請遵祖訓一切下王朴樂二律用仁宗時所制編鐘追考成周分樂之序辨正二舞容節而鎮欲求一梓二木真泰以律生尺改修鐘量廣四清聲詔從几傑議樂成奏之郊廟故元豐中有楊傑劉几樂范鎮言其樂聲雜鄭衛請太府銅制律造樂普宗嗣位以樂來上按試於

庭比李照樂下一律故元祐中有范鎮樂楊傑復議其失謂
出於鎮一家之學卒置不用徽宗銳意制作以文太平於是
東京主觀漢津之說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爲度之
文以帝指爲律度德帝鼎景鐘樂成名曰大晟謂之雅樂須
之天下播之教坊故崇寧以來有觀漢津樂夫韶虞之音下
正戰國歷千數百年猶能使人感嘆作興當是時桑間濮上
之音已作而古帝王之樂猶存豈不以其制作有一定之器
而授受繼承亦代有其人歟由是論之鄭衛風雅不異器也
知此道也則雖百世不易可也禮樂道喪久矣鼓衆之樂屢
變而卒無一定不易之論考諸家之說累黍既各異論而

史緯 卷之二百二十七

身爲度之說尤爲荒唐欲方古先制作率之萬世其
高一律下一律之說雖賢者有所未知且曰樂聲高下於歌
聲則童子可知矣八音克諧之說智者有所未喻直以歌聲
齊諸聲以簡聲定十六律而齊八器則愚者可論矣審乎此
道以之制作器定聲應自不奪倫移宮換羽特餘事耳去帖
道聲而歸之和乎澹泊大雅之音不是過也南渡之後大
抵皆用先朝之舊未嘗有所改作其後諸儒朱熹蔡元定輩
出乃相與講明古今制作之本原以究其歸極著爲成書理
明義析具有條制然使人知禮樂之不難行也惜乎宋祚
告終天下未一徙付之空言而已今集累朝制作損益因革

論是非非悉著於編俾來者有考焉爲樂志

五代之亂雅樂凌替周世宗詔翰林學士賈徽兼判太常寺
以樞密使王朴同詳定朴作律準編古今樂事爲正樂宋初
命徽仍兼太常徽上言曰三五之興禮樂不相沿襲聖宋肇
建皇極一代之樂宜乎立名樂章因常易以新詞詔徽專其
事徽乃改周樂文舞崇德之舞爲文德之舞武舞象成之舞
爲武功之舞改樂章十二順爲十二安蓋取治世之音安以
樂之義太祖以雅樂聲高近於哀思念欲改定命賈徽卒因
詔判太常寺和峴討論之峴奏以朴所定律呂之尺較西京
銅厚京古制石尺短四分樂聲之高良由於此乃創復古法
史緯 卷之二百二十七

別創新尺以定律呂自此雅音和暢太宗嘗謂樂作五聲之
琴以咏南風後王復加文武二絃乃增作九絃琴五絃阮別
造新譜二十七卷以示輔臣曰雅樂與鄭衛不同鄭聲滿非
中和之道朕嘗思雅正之音可以治心原古聖之吉尚存遺
美琴七絃朕今增之爲九其名曰君臣文武禮樂正民心則
九奏克諧而不亂矣阮四絃增之爲五其名曰水火金木土
則五材並用而不悖矣因命待詔朱文濟蔡裔賈琴阮諸中
書彈新聲諸宰相及近侍咸聽焉中外獻賦頌者數十人太
常音律官田琮以九絃琴五絃阮均配十二律旋相爲宮隔
八相生並協律呂冠於雅樂仍其圖以獻上覽而嘉之遷其

藏焉。仁宗御延福宮，奏郊廟五十一曲，樂音高，以問集賢校理李照。照言：王朴律準，視古樂高五律，視教坊樂高二律。蓋古代之亂，雅樂廢壞，朴卿意造準，不合古法。又編鐘鐃磬，無大小輕重厚薄長短之差，銅錫不精，聲韻失美。大者陵小者，抑非中度之器也。昔軒轅氏命伶倫，截竹爲律，復令神晷協其中聲，管應鳳鳴，而管之參差，亦如鳳翅。其樂傳之亘古，不可之法也。臣願依神晷律法，試鑄編鐘一虞，可使度量權衡協和。乃詔於錫慶院鑄之。既成，奏御，照遂請改制大樂。取京縣京泰累尺成律，鑄鐘審之，其聲猶高，更用大府布帛尺爲法。下太常制四律，詔滁州取羊頭山和泰，照爲律管之法。率

史籍 卷之二百二十七

一星占九秒一黍之量，得四星六秒九十黍，得四百二十星。以爲十二管定法，詔內侍鄧保信監視，照引集賢校理馮冠卿爲檢司，雅樂制度故實官，詔翰林侍讀學士馮元直、史館中書等討論樂理，爲一代之典。今天下有深達鐘律者在所，以名聞。杭州鄭向言既逸，蘇州范仲淹言胡瑗通知古樂，詔遣詣闕。其他以樂書獻，照言既改制金石，則絲竹匏土革木亦當更制，以備擊享。詔可。照乃鑄銅爲俞，合升斗，以與鐘鐃聲量之法，俞之率六百三十黍爲黃鐘之容，合三倍於俞，升十二倍於合，斗十二倍於升，改造諸器，以定其法。又以鐃之容受差大，更增六俞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銘曰：樂斗，後

數月，滁州上租泰，照等擲大黍縱累之，檢考長短，尺成，與大府尺合法，乃定。先時太常鐘磬，每十六枚爲簇，而四清聲相承不擊。照言：十二律聲已備，餘四清聲，乃鄭衛之樂，請於編縣止。留十二中聲，去四清聲，則哀思邪僻之聲無由而入也。元等駁之曰：前聖制樂，取法非一，故有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集，三十六簧之等，二十五絃之瑟，十三絃之箏，九絃七絃之琴，十六枚之鐘磬，各自取義，準有一之於律，呂專爲十二數者，且鐘磬八音之首，絲竹以下受之於均，故聖人尤所用心焉。春秋號樂總言金奏，詩頌稱美，實依管聲。此二器非可輕改。今照欲損爲十二，不得其法，稽諸古制，實爲不可。且聖

史籍 卷之二百二十七

五

人既以十二律各配一鐘，又設黃鐘至夾鐘，以應正聲之次，原四清之意，蓋爲夷則至應鐘四宮而設也。大五音官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不相凌謂之正迭，相凌謂之慢。百王所不易也。聲重濁者爲尊，輕清者爲卑，卑者不可加於尊，古今之所同也。故列聲之尊卑者，事與物不與焉。何則？事爲君治，物爲君用，不能尊於君故也。惟君臣民三者，則自有上下之分，不得相越。故四清聲之設，正謂臣民相遜，以爲尊卑也。今若止用十二鐘，旋相考擊，至夷則以下四管爲官之時，臣民相越，上下交戾，則凌犯之音作矣。此甚不可者也。其鐘磬十六，皆本周漢諸儒之說，今欲損爲十二，惟

照得見臣以為且如舊制便帝令權用十二枚為一格詔曰
依有知者能考四鐘篇劉清濁有司別議以開遺使採泗濱
浮石以為縣磬建鼓四具而不擊別設四散鼓於縣間擊之
以代建鼓雷鼓靈鼓擊之皆不成聲又刻為雷鼓靈鼓磬鼓
使先播之以通三鼓時有言雷鼓八面前世用以迎神不載
考擊之法而大樂所制以柱貫中故擊之無聲更令改造山
跌上出雲以承鼓復以周官鼓人以晉鼓鼓全奏應以施用
詔依舊法製焉於是縣內始有晉鼓矣古者鐃鐘擊為節檢
而無合曲之義大射有二鐃皆亂擊焉後周以十二鐃稱生
擊之景德中李宗諤領太常言全部之中鐃鐘為難和一聲

史編 卷之二百二十七

六

不及則宮商失序使十二鐃工皆精習則遲速有會隨月用
律諸曲無不通矣至是十二鐘依辰列位隨均為節鐃以
大磬代鐃鐘而去建鼓唐武后改用鐃因而莫革詔訪元等
大磬應何法考擊何禮應用元等言古者特磬以代鐃鐘本
施內宮遂及桑祀隋唐之代繼有因革考擊之法宜同於鐃
鐘不出本均與編磬相應為樂之節也翰林學士承旨章得
象等言宋祁所上大樂圖義不著言其用先後故族進章作
而無終始之別且盡者所謂導舞也鐃者所謂通鼓也鐃者
所謂和鼓也錢者所謂止鼓也相者所謂輔樂也雅者所謂
陟步也寧有導舞方始而參以止鼓止鼓既揭而亂以通鐃

臣謂當舞入之時左執工右執戚離為八列別使工人執旌
最前最鐃以發之鐃以和之左執相以輔之右執雅以節之
及舞之將成也則鳴鐃以退行列樂雅以陟步武發鐃鐃相
皆止而不作如此則庶協舞儀帝親製郊廟樂章二十一曲
又為樂隨新編十篇以授樂府以賜群臣令冠卿等纂大樂
圖二十篇載鐃金鐘石之法歷世八音諸器異同之狀新舊
律管之差與新樂并獻於崇政殿詔中書門下樞密院大臣
預觀焉其平有事南郊悉以新樂并聖製樂章用之先是左
司諫姚仲孫言照所製樂多詭異至如煉白石以為鐃範中
全以作鐃又欲以三辰五靈為樂器之飾臣竊有所疑自祖

史編 卷之二百二十七

七

宗考正大樂薦之郊廟垂七十年一旦黜廢而用新器臣竊
以為不可帝既許照制器且欲究其術之是非故不聽焉景
祐三年馮元等上新修廣樂記八十二卷詔翰林學士丁度
知制誥胥偁直史館高若訥直集賢院韓琦取孫保信阮逸
胡瑗等鐘律詳定得失以聞阮逸言臣等所造鐘磬皆本於
馮元宋祁其分方定律又出於胡瑗等術而臣獨執周禮嘉
量中黃鐘之法及國語鈞鐘絃準之制抑元等說而不用
臣前言王朴律高而李照鐘下竊觀御製樂隨新經歷代度
量衡篇言隋書依漢志秦尺制管或不容于二百或不啻九
寸之長此則明班志已後歷代無有符合者惟蔡邕銅龠本

得於周禮遺絕也。自知音所以只傳銅倫。積成嘉量。則是聲中黃鐘。而律本定矣。管有大小長短。嘉量既成。卽以量聲。定尺明矣。今議者但爭漢志黍尺無準之法。殊不知鐘有鈞石量德之謂。况周禮國語。鄭代聖經。繼嗣無焉。孰謂稽古唐張文。後漢樂亦倚銅。既足驗周之嘉量。以定律明矣。臣所以謂黃鐘。嘉量者。以其方尺。深尺。則度可見也。其容一滿。則量可見也。其重均。則衡可見也。聲中黃鐘之宮。則律可見也。既律度衡量如此符合。則制管歌聲。其中必矣。乞更鑄嘉量。以其聲中黃鐘之宮。乃取李照新鐘。就加修整。務合周制。詔送嘉量。并定以聞。十月。度等言。據保信黍尺二。其一稱用

史稿

卷之二百二十七

本

上黨惟黍同者。一黍之長。累百成尺。與黍世合。臣等檢詳前代造尺。皆以一黍之廣爲分。唯後魏公孫崇以一黍之長爲寸。法人常劉芳以恒黍中者。一黍之廣。卽爲一分。中尉元正以一黍之廣度黍二。縱以取一分。三家競不能決。而恭卨銅倫本志中。亦不明言用黍長廣累尺。今保信黃鐘管內。恒黍二百粒。以黍長爲分。而累至尺。比保信元尺。一長五黍。一長七黍。又律管黃鐘倫一枚。容恒黍千二百粒。以元尺比量。分寸畧同。復將實倫恒黍。再累者較之。卽又不同。其倫合升斗亦皆類此。又阮逸胡瑗鐘律法黍尺。其一稱用上黨羊頭山恒黍中者。累廣求尺。制黃鐘之聲。臣等以其大黍百粒。累廣

成尺。復將管內二百粒。以黍廣爲分。再累至二尺。比逸等元尺。一短七黍。一短三黍。蓋逸等元尺。並用一等大黍。其實管之黍。大小不均。遂致差異。又其銅律管十二枚。臣等據楚衍等。因九方分之法。與逸等元尺。及所實倫恒黍。再累成尺者較之。又各不同。所製銅律二量。亦皆類此。臣等詳看其鐘磬一架。雖合典故。而黍尺差舛。難以定奪。太祖皇帝。常詔和峴等。用景表尺。典修金石。七十年間。薦之郊廟。稽合唐制。以示詒謀。可且依景表舊尺。俟天下有妙鐘律之學者。俾考正之。以從周漢之制。其阮逸胡瑗保信李照所用太廟寺等尺。及阮逸進周禮度量法。其說疎舛。不可依用。五年。右司諫韓琦

史稿

卷之二百二十七

九

言。臣覽景祐廣樂記。觀照所造樂。不依古法。皆率已意。別爲律度。朝廷因而施用。議者非之。今將親祀南郊。不可重以違古之樂。上薦天地宗廟。竊聞太常舊樂。見有存者。郊廟大禮。尚復用之。詔查政殿大學士宋綬。三司使晏殊。同兩制官詳定。綬等言。李照新樂。比舊樂下三律。無所考據。願如琦請。郊廟復用和峴所定舊樂。皇祐二年。內出御撰明堂樂八曲。辨於太常。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言。竊以律呂旋宮之法。既定以管。又制十二鐘。準爲十二正聲。以律計自倍半。說者云。半者。正聲之半。以爲十二子聲之鐘。故有正聲子聲各十二。子聲卽清聲也。其正管長者爲均。自用正聲。正管短者爲

均則通用于聲而成五音。然求聲之法本之於鐘。國語所謂度律均鐘者也。其編金石之法歷代不同。或以十九爲一虞。益取十二鐘當一月之辰。又加七律焉。或以二十一爲一虞。益以一均聲更加兩倍。或以十六爲一虞者。以均清正爲十四宮商各置一。是謂縣八用七也。或以二十四爲一虞。則清正之聲備。故唐制以十六數爲小架。二十四爲大架。天地宗廟朝會各有所施。今太常鐘縣十六者。舊傳正聲之外。有黃鐘至夾鐘四清聲。雖於國典未明所出。然考之實有義趣。蓋自夷則至應鐘四律爲均之時。若盡用正聲則宮輕而商重。緣宮聲以下不容更有濁聲。一均之中宮弱商強。是謂凌

均正律爲宮之時。商角依次並用清聲。自餘人均盡如常法。至於絲竹諸器。舊有清聲者。今隨鐘石教習。本無清聲者。未可制意求法。且當如舊。惟歌者本用中聲。故夏禹以聲爲律。而人皆可及。若強所不至。足累至和。請止以正聲作歌。應合諸器亦自是一音。別無差戾。其阮逸所上聲譜。以清濁相應先後互擊。取音靡曼。近於鄭聲。不可用。詔可。開十一月。詔曰。朕聞古者作樂。以薦上帝。配祖考。三五之盛。不相沿襲。然必太平始克。明備周武受命。至成王時始大合樂。漢初亦沿舊樂。至武帝時始定泰一后土樂詩。光武中興。至明帝時始改天子之名。唐高祖造部。至太宗時。孝孫文收始定鐘律。明皇方成唐業。是知經啓善述。禮樂重事。須三四世聲文乃定。國初亦循用王朴實儀所定周樂。太祖忠其聲高。遂令和規。戒一律。真宗始議。隨月轉律之法。屢加按覈。然念業經久。墜學者罕專。歷古研覃。亦未完結。頃雖博加訪求。終未有知聲可信之人。嘗爲更改。未適茲意。中書門下其集兩制及太常禮樂官。審定聲律。是非按古今。調諧中和。使經久可用。以登揚祖宗之功德。朕何憚改爲。但審聲驗書。二學鮮並。互詆朋黨。無所援據。慨然希古。靡忘於懷。於是置局於秘閣。詳定大樂。王堯臣等言。按太常天地宗廟四時之祀。樂章率以安名。豈特德教嘉靖之美。亦緣神靈安樂之故。臣等謹上議。願

朝樂宜名大安。詔曰：朕惟古先格王，隨代之樂，亦既制作，必有稱謂。緣名以討義，緣義以知德，蓋名者，德之所載，而行遠垂久，由之致焉。故韶以繼堯，夏以承舜，履以救民，武以象伐，傳之不朽，用此道也。國家舉墜正失，典章交備，獨斯體大而不可莫敢易言之。朕惻然念茲列聖之休，未能昭揭於天下之聽，是用申敕執事，遠求博講，而考定其要。今禮官學士，追三有事之臣，同寅一辭，以大安之議來復，且謂秦祖之鼓暴亂也，安天下之未安，其功大二宗之致太平也，安天下之既安，其德盛洎朕之承聖烈也，安祖宗之安，其仁厚，祇覽所議，無復於懷。恭惟太祖之造基，太宗之致定，真宗恢清淨之治，

史綱 卷之二百二十七

中人蒙成定之業，雖因世之迹各異，而靖民之道同歸，以之諸鐘球文羽，諸用諸郊廟，告於神明，曰大且安，誠得其正。十一月，召兩府及侍臣，觀新樂於宸殿。五年，知諫院李兌言：「樂者，聖人之道，廣大微妙，非知音入神，豈可輕議？西漢去聖尚近，有制氏世典大樂，但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言其義。況今又千餘年，而欲求三代之音，不亦難乎？且阮逸罪廢之人，安能通聖明述作之義，務為異說，欲規恩賞，朝廷制樂數年，當國用既乏之時，煩費甚廣，器既成矣，又欲改為，雖命兩府

云體法云
手也實不
在此也

皆一乃
定上高上
而而而而
其其其其

大臣監議，然未能裁定其當，請以新成鐘磬，與祖宗舊樂，奏其聲，但取諧和近雅者合用之。六月，帝御紫宸殿，奏太常新定大安之樂，召輔臣省府館閣預觀焉。初，李照斥王朴樂音高，乃作新樂，下其聲。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略工，使戒銅管而聲稍清，歌乃協。照卒莫之辨，又朴所制編鐘，皆側垂，照環非之，及將將鑄鐘，給銅於鑄海務，得古編鐘一，工人不敢毀，乃藏於太常。鐘不知何代所作，其銘曰：「粵朕皇祖寶鐘，鐘粵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叩其聲，與朴鐘夷則清聲合，而其形側垂，環後改鑄，正其紐，使下垂，叩之，奔聲而不揚，無射鐘，又長角而震，棹聲不和，著作佐郎劉義慶謂

史綱 卷之二百二十七

主

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鐘無異，上將有眩惑之疾，嘉祐元年正月，帝將御大慶殿受朝，前一日，殿前設仗衛既具，而大雨，帝壓宮架折，帝於禁中，跪而告天，遂暴感風眩，人以養嬰之言為驗。七年，翰林學士王珪言：「昔之作樂，以五聲播於八音，調和諧合，而與治道通，先王用於天地宗廟社稷，事於山川鬼神，使鳥獸盡感，況於人乎？然則樂雖盛而音虧，未知其所以為樂也。今郊廟升歌之樂，有金石絲竹匏土革而無木音，大所謂祝敔者，聖人用以著樂之始終，顧豈容有缺耶？且樂莫隆於郊，書曰：『宴寧，祝敔是用。』既云下而擊鼓，知鳴球與祝之有聲，故傳曰：『堂上堂下，各有祝敔也。』宜詔有司考樂之

八者何從而諸哉。今樂笙和笙其管十九以十二管發律呂之本聲以七管爲應聲用之已久而聲至和則編鐘磬簫宜用四子聲以諧八音三日金石奪倫樂奏一聲諸器皆以其聲應既不可以不及又不可以有餘今琴瑟埙篪箏簫笙阮琴筑奏一聲則鍾磬特磬編鐘編磬特磬三聲聲煩而掩衆器遂至奪倫則鍾磬特磬編鐘編磬特磬奏與衆器同宜勿連擊四曰舞不象成國朝郊廟之樂先奏文舞次奏武舞而武舞容節六變一變象六師初舉二變象上黨克平所向宜北三變象維揚底定所向宜東南四變象荆湘來歸所向宜南五變象印蜀納款所向宜西六變象兵還振旅所向宜北而南

史籍

卷之二百二十七

去

金舞者發揚蹈厲進退俯仰既不足以稱成功盛德失其所向而文舞容節尤無法度則舞不象成也五日樂失節奏樂二如則翕然如衆羽之合縱之純如也節奏明白噉如也往來條理釋如也然後成今樂聲不一混彼舞歌則失於節奏非所謂成也六曰祭祀祭無分樂之序蓋金石衆作之謂奏詠以人聲之謂歌陽律必奏陰呂必歌陰陽之合也順陰陽之合所以交神明致精意今冬至祀天不歌大呂夏至祭地不奏太簇春養祖廟不奏無射秋祭后廟不歌小呂而四望山川無專祠用樂之制則何以贊導陰陽之氣而生成萬物哉七日郊聲亂雅朱紫有邑而易別雅鄭無象而難知聖人

懼其難知也故定律呂中正之音以示萬世今古器尚存律呂之端而學士大夫不講考樂奏作委之賤工則雅鄭不得不繼順宮條鐘琯用十二律還宮均法令上下通習則鄭聲莫能離遠爲十二均圖并上之以爲律各有均均有七聲更相爲用協本均則樂調非本均則樂悖今黃鐘爲宮則太簇姑洗林鐘南呂應鐘蕤賓七聲相應謂之黃鐘之均餘律爲宮同之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君者法度號令之所出故宮生徵法度號令所以授臣而承行之故徵生商君臣一德以康庶事則萬物得所日遂其生故商生羽羽生角然臣有常職民有常業物有常形而遷則失常故商

史籍

卷之二百二十七

七

角羽無變聲君總萬化不可執以一方事通萬務不可滯於一隅故宮徵有變聲其詳且著於圖帝下鎮几參定而王朴阮逸之黃鐘乃當李照之太簇其編鐘編磬雖有四清聲而黃鐘大呂正聲舛誤照之編鐘編磬雖有黃鐘大呂而金匱四清聲非古制也朴之太簇夾鐘則聲失之高歌者莫能追述聖人作樂以紀中和之聲所以導中和之氣清不可太高重不可太下必使八百協諸歌者從容而能永其言鎮等因請別製新樂以驗議者之術中和之聲庶可以考從之凡等言明堂景靈宮降天神之樂六奏舊用夾鐘之均三奏謂之夾鐘爲宮夷則之均一奏謂之黃鐘爲角林鐘之均二奏謂之

之大簇爲微姑洗爲羽而大司樂凡樂圖鐘爲官黃鐘爲角
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圓鐘者夾鐘也用夾鐘均之七聲以其
官聲爲始終是謂圓鐘爲官用黃鐘均之七聲以其角聲爲
始終是謂黃鐘爲角用太簇均之七聲以其徵聲爲始終是
謂太簇爲徵用姑洗均之七聲以其羽聲爲始終是謂姑洗
爲羽今用夷則之均一奏謂之黃鐘爲角林鐘之均二奏謂
之太簇爲徵姑洗爲羽是無夷則林鐘而用之有太簇姑洗
而去之矣唐典祀天以夾鐘官黃鐘角太簇徵姑洗羽本周
禮也且用夾鐘爲官其黃鐘爲角則用黃鐘均以其角聲爲
始終太簇爲徵則用太簇均以其徵聲爲始終姑洗爲羽則

史緯

卷之二十七

大

用姑洗均以其羽聲爲始終祭地祇享宗廟皆視此均法以
度曲凡等又以太常磬三等王朴磬厚李照磬薄惟阮逸胡
瑗磬形制精密而聲太高以磬氏之法摩其旁輕重與呂律
呂相應鐘三等王朴鐘聲疾而短阮逸胡瑗鐘聲舒而遠
聞惟李照鐘有旋蟲之制鐘皆三十有六架架各十有六正
律相應清聲自足其堂上堂下篋笛率從新制而調琴瑟阮
逸胡諸器隨所下律詔從之乃考選樂工汰其惟鈍癯老而
復寡能者補其闕員立爲程度以將習焉初皇祐中益州進
上房庶論尺律之法范鎮以其說爲然請依法作爲尺律然
後別求古樂參考於是庶奉詔造律管二尺量備各一而殿

中丞胡瑗以爲非詔鎮與凡等定之鎮曰定樂當先正律作
律尺欲上之而凡之議律主於人聲不以尺度求合大抵卽
李照舊樂而加四清聲遂奏樂成詔加恩資鎮謝曰此劉几
樂也臣何煩焉乃奏曰太常鐘律皆有大小輕重之法非三
代莫能爲者禁中又出李照胡瑗所鑄銅律及尺付太常按
照黃鐘律合王朴太簇律仲呂律合王朴黃鐘律比朴樂纔
下半律外有損益而內無損益鐘聲鬱而不發照之律雖是
然與其樂校三格自相違戾且以太簇爲黃鐘則是商爲官
也方劉几奏上時臣初無所預臣頃造律內外有損益其聲
和又與古樂合今若將臣所造尺律依大小編次太常鐘律

史緯

卷之二十七

尤

可以成一代大典又太常無雷鼓靈鼓路鼓而以散鼓代之
開元中有以諸國獻者一鼓而爲八面四面明皇用之
國朝郊廟或考或不考官架中惟以散鼓不應經義又八音
無匏土二音笙字以木斗撥竹而以匏裏之是無匏音也頃
以木爲之是無土音也八音不具以爲備樂安可得哉不報
四年詳定所言博採琴瑟以詠則堂上之樂以象朝廷之治
不設鼓合止祝嘏笙鏞以間則堂下之樂以象萬物之治
後世有司失其傳歌者在堂兼設鐘磬官架在庭兼設琴瑟
堂下匏竹實之於床並非其序請歌者在堂不設鐘磬官架
在庭不設琴瑟堂下匏竹不實於床又言以小胥官懸推之

則天子鐘磬鍾十二虞為官縣明矣。故或以為配十二辰，或以為配十二次，則虞無過十二先王之制。廢學者不能考其數，隋唐以來有謂官縣當二十虞者，以三十三太常以為用十二虞，則律呂均聲不足，不能成均。請如禮官架四而加辰位，設鍾十二虞，而甲丙庚壬設鍾，乙丁辛癸設磬，各一虞，四隅植建鼓，以象二十四氣。宗廟郊丘如之。五年開封布衣葉防上書論樂器律曲不應古法，下楊傑等議，候以為非是。范鎮言：自唐至國朝，三大祀樂譜並依周禮，然其說有黃鐘為角及黃鐘之角，黃鐘為角者，夷則為官，黃鐘之角者，姑洗為角，十二律之於五聲皆如此率，而世俗之說乃

史緯 卷之二百二十七

子

去之。字謂太族曰黃鐘，商姑洗曰黃鐘角，林鐘曰黃鐘徵，南呂曰黃鐘羽。今集防不見周禮正文，所以稱樂均差互。帝以樂律絕學，防草萊中書之，乃補防為樂正。六年春，御大慶殿，召奏新樂，太常言郊廟樂虞，若遇雨雪望祭，即設於殿上。元祐三年，范鎮樂成，上其所製樂章三篇，律十二編鐘十二，鐃一，尺一，斛一，磬石為編磬十二，特磬一，簫笛塤篪，巢笙和笙各二，并書及圖法，帝與太皇太后御延和殿，詔執政侍從臺閣講讀官皆往觀焉。賜鎮詔曰：朕惟春秋之後，禮樂先亡，秦漢以來，韶武僅存。散樂工於河海之上，往而不返，聘先

已。紀章戎之器，間有作者，猶存典刑，然錄奏之一差，或官商之易位，惟我四朝之老，獨知五降之非，審聲知音，以律生尺，覽詩書以來上，閱纂虞之在廷，君臣同觀，父老太息，方詔學士大夫論其法，工師有司考其聲，上追先帝移風易俗之心，下為老臣愛君憂國之志，究觀所作，嘉歎不忘，鎮為樂論，其自叙曰：臣昔為禮官，從諸儒難問樂之差謬，凡十餘事，厥初未習，不能不小抵牾，後考周官王制司馬遷書班氏志得其法，流通貫穿，悉取舊書去其抵牾，提其要，作為八論，其論律論黍論尺論量論聲器言在律志論鐘曰：夫鐘之制，周官范氏言之甚詳，而訓解者其誤有三，若云帶所以介其名也，

史緯 卷之二百二十七

子

介在於鼓鉦舞前，衡之間，介于鼓鉦舞之間，則然非在兩衡之上，其誤一也。又云舞上下促以橫為修，從為廣，舞廣四分，亦去徑之二分，以為之，則武間之方，常居鉦之四也。舞間方四則鼓間六，亦其方也。鼓六，鉦六，舞四，既言鼓間與舞併相應，則鼓於舞皆六，所云鉦六舞四，其誤二也。又云鼓外二鉦外一，彼既以鉦鼓皆六，無厚薄之差，故從而茅鑿，以遷就其說，其誤三也。今臣所歸編鐘十二，皆從其律之長，故鐘口十者，其長十六，以為鐘之身，鉦者正也，居鐘之中，上下皆八，下去二，以為之鼓，上去二，以為之舞，則鉦居四而鼓與舞皆六，是故于鼓鉦舞，象景樂隨，兩衡旋鐘之文也。著於外

石也。廣長空徑。厚薄大小。鐘之數也。起於內者也。若夫金鐘之齊。與鑄金之法。率按諸經。差之毫釐。則聲有高下。其鑄鐘亦以此法。而四倍之。今太常鐘無大小。無厚薄。無金齊。一以黃鐘爲率。而磨以取律之合。故黃鐘最薄。而輕。自大呂以降。迭加重厚。是以卑陵尊。以小加大。其可乎。且清聲者。不見於經。唯小胥注云。鐘磬者。編次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處。謂之堵。至唐又有十二清聲。其聲愈高。尤爲非是。國朝舊有四清聲。置而弗用。至劉几用之。與鄭衛無異。論磬曰。臣所造編磬。皆以周官磬氏爲法。若黃鐘股之博四寸五分。股九寸。鼓一尺三寸五分。鼓之博三寸。而其厚一寸。其弦一尺三寸五分。

史籍

卷之二百二十七

幸

十二聲。各以其律之長。而三分損益之。如此其率也。今之十磬。長短厚薄。皆不以律。而欲求其聲。不亦違乎。鐘有齊也。磬石也。天成之物也。以其律爲之。長短厚薄。而其聲和。特磬則四倍其法。而爲之。國朝祀天地宗廟。及大朝會。官架內止設鐃鐘。唯后廟乃用特磬。非也。今已升后廟。特磬遂爲無用之樂。臣欲凡官架內。於鐃鐘後。各加特磬。貴乎金石之聲。小大相應。論八音曰。匏土革木金石絲竹。是八物者。生天地間。其體性不同。至相戾之物也。聖人制爲八器。命之。商則商。命之。宮則宮。無一物不同。若能使天地之間。至相戾之物。無不同。此樂所以爲和。而八音所以爲樂也。樂下太常。而楊傑

言。元豐中。詔范鎮劉几。與臣詳議郊廟大樂。既成。而奏稱其和協。今鎮新定樂法。頗與樂局所議不同。且樂經仁宗命作神考。序斷於之郊廟朝廷。蓋已久矣。豈可用鎮一說。而遽改之。遂著元祐樂議。以破鎮說。按唐六典。天子官架之樂。鐃鐘十二。編鐘十二。編磬十二。凡三十有六。虞宗廟與殿庭同。凡官中之樂。則以大磬代鐘。今以鐃鐘特磬並設。則爲四十八架。於古無法。皇帝將出。官架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皇帝與官架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未聞皇帝出入。以特磬爲節。鎮謂清聲不見於經。國朝舊有四清聲。置而弗用。至劉几用之。與鄭衛無異。按周禮曰。昆氏爲鐘。薄厚之所震動。清濁

史籍

卷之二百二十七

幸

之所由出。則清聲豈不見於經哉。今鎮編鐘。填篪。篪笙。和笙。設於朝廷。蕭必十六管。是四清聲在共間矣。自古無十二管之鼓。豈謂韶九成之樂。已有鄭衛之聲乎。禮部太常亦言樂之法。自係一家之學。難以參用。而樂如舊制。四年。命大樂正。樂防。撰朝會二舞。儀武舞曰。咸加四海之舞。文舞曰。化成天下之舞。元符二年。詔前信州司法參軍吳良輔。按協音律。改造琴瑟。教習登歌。初。良輔在元豐中。上樂書。以謂天地兆分。氣數變定。律曆氣數。通之以聲。於是撰釋律。律爲經。聲爲緯。律以聲爲文。聲以律爲質。旋相爲宮。七音運生。於是撰釋聲。聲生於日。律生於辰。故經之以六律。緯之以五聲。聲律相協。

而無乖播之八音八音以生於是撰釋音四物業采八器以成度敷施設象隱於形考器論義道德以明於是撰釋器考之經傳精以講思頗益於樂理崇寧元年詔以大樂之制訛繆殘闕太常樂器敝壞制度參差蕭達之屬樂工自備每大合樂聲韻清雜等筑阮秦晉之樂也乃列於琴瑟之間庶庶按梁隋之制也乃設於宮架之外舞不象成曲不協諸樂工幸農夫帝賈遇祭祀朝會則追呼於阡陌閭閻之中教習無素帝不知音議樂之臣以樂經散亡無所依據秦漢之後諸儒自相非議不足取法乃博求知音之士而得魏漢津焉時年九十餘矣本利員兵士自云居西蜀師事唐仙人李良

史緯 卷之二百二十七

授鼎樂之法皇祐中漢津與房庶以善樂被薦既至秦律已成阮遂非其說漢津不得伸其所學乃退論指尺作書二篇宣述指法管陳於太常樂工皆不主其說或謂漢津嘗執役於是鎮其制作蔡京神其說而託於李良禮部員外郎陳賜上所撰樂書二百卷賜言漢津論樂用京房二變四清夫五聲十二律樂之正也二變四清樂之益也二變以變宮為君四清以黃鍾清為君事以時作固可變也而君不可變太簇大呂夾鐘或可分也而黃鍾不可分豈古人所謂尊無二上之音哉三年漢津言臣聞黃帝以三寸之器名為咸池其樂曰大卷三三而九乃為黃鍾之律禹效黃帝之法以聲為

律以身為度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為官聲之管又用第四指三節三寸謂之臣指裁為商聲之管又用第五指三節三寸謂之物指裁為羽聲之管第二指為民為角大指為事為徵民與事君臣治之以物養之故不用為教管之法得三指合之為九寸即黃鍾之律定矣黃鍾定餘律從而生焉臣今欲請帝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節先鑄九鼎大鑄帝坐大鐘大鑄四韻清聲鐘次鑄二十四氣鐘然後均張戎管為一代之樂制其後十三年帝忽夢人言樂成而風風不至平蓋非帝指也帝寤大悔歎謂崇寧初作樂請吾指小而內侍黃經臣執謂帝指不可示外人但引吾手畧比度

史緯 卷之二百二十七

之曰此是也蓋非人所知今神告朕如此且奈何於是再出中指寸付蔡京審命大司樂劉曷試之曷匿漢津初說但作一長笛上之於是遂止秋七月景鐘成景鐘者黃鍾之所出也垂則為鐘仰則為鼎鼎之大終於九斛中聲所極製煉玉屑入於銅齊精純之至音韻清越其高九尺拱以九龍惟天子親郊乃用之立於宮架之中以為君制命翰林學士承旨張康國為之銘四年七月鑄帝第八鼎成八月樂成列於崇政殿命先奏舊樂三門曲未終帝曰舊樂如泣聲抑止之既奏新樂天顏和豫百僚稱頌九月朔以鼎樂成帝御大慶殿受賀初用新樂大尉率百僚奉觴稱壽有數鶴從東北來飛

度黃庭、同翔鳴、吸詔名曰大晟。朝廷舊以禮樂掌於太常，至是專置大晟府。於是禮樂始分爲五年，仍舊大觀三年命太中大夫劉焯編脩樂書。曰：後世以秦定律，失樂之本也。違矣。以秦定尺，起於西漢，蓋承六經散亡之後，聞古人之緒餘而執以爲法，聲既未協，乃屢變其法而求之。此古今之尺所，以至於數十等，而至和之聲，愈求而不可得也。傳曰：萬物皆備於我矣。秦云乎哉？漢津以太極元氣，函三爲一，九寸之律，三數退藏，故八寸七分爲中聲。正聲得正氣，則用之中聲，得中氣，則用之中正之聲，以應二十四氣。加四清聲，以應二十八宿，氣不頗進，八音乃諧。若立春在歲元之後，則迎其氣而用之，餘悉隨氣用律，使無過不及之差，以感召陰陽之和。其法不亦密乎？夫乾坤交於亥，而子生於黃鐘之宮，故稟於乾交於亥，任於壬，生於子，自乾至子，凡四位，而消聲具焉。漢晉以四清爲至陽之氣，在二十八宿爲虛昴星房，四者居四方之正位，以統十二律。每清聲皆有三統：申子辰屬於虛，而統於子；巳酉丑屬於昴，而統於丑；寅午戌屬於星，而統於寅；亥卯未屬於房，而統於卯。中正之聲，分爲二十四宿，統於四清。昔人以樂之器有時而散，故律失則求之於鍾，鍾失則求之於鼎，得一鼎之倫，則權衡度量可考而知。故鼎以全渾治之，律呂以達陰陽之情。天地之間，無不統攝，機械運用。

萬物振作，則樂之感人，豈無所自而然耶？又列入音之器，金部有七：曰景鐘、曰鍾鐘、曰編鐘、曰金鐸、曰金鈸、曰金鐃、曰金鐃。景鐘乃樂之祖，非常用之樂也。黃帝五鐘，一曰景鐘，景大也。鐘四方之聲，以象厥成，功大者其鐘大，其聲則黃鐘之正，而律呂由是生焉。平時弗考，風至則鳴。鍾鐘，形聲宏大，各司其辰，以管攝四方之氣。編鐘，隨月用律，雜比成文，聲韻清越，鐃鐃鈸鐃，古謂之四金，鼓屬乎陽，金屬乎陰，陽造始而爲之，故以金鐃和鼓，陽動而不知已，故以金鈸節鼓，陽之用事，有時而終，故以金鐃止鼓，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天之道也。故以金鐃通鼓，金乃兌聲，兌爲口舌，故金之屬皆象之。石部有二：曰特磬，曰編磬。詩云：「依我磬聲。」以石有一定之聲，衆樂依焉。則鐘磬未嘗不相須也。必用酒漬之石，禹貢曰：「浮磬者，達上而近於水，取之實難。」昔奉常所用，乃以白石爲之，其聲沉下，宜改造焉。絲部有六：曰一弦琴，曰三弦琴，曰五弦琴，曰七弦琴，曰九弦琴，曰瑟。古者聖人作五等之琴，琴主陽，一三五七九生成之數也。師延拊一弦之琴，昔人作三弦琴，伏羲作琴有五弦，神農氏爲琴七弦，琴書以九絃象九星，既罷琴筑，阮籍聲稍下，乃增瑟之數，爲六十有四八八之數，法乎陰，琴之數則九十有九，而法乎陽。竹部有三：曰長簫，曰篴，曰簫。簫以管而兼律呂，衆樂由焉。三竅成簫，三才之和，寓焉。六竅

爲鐘六律之聲備焉。箎之制，林竹製厚均者用兩節，開六孔以備十二律之聲。樂始於律而成於簫，律準鳳鳴，以一管爲一聲。簫集衆律，編而爲器，參差其管，以象鳳翼，蕭然清亮，以象鳳鳴。匏部有六：曰笙、笙曰巢、笙曰和、笙曰閤。餘匏曰九星。匏曰七星。匏列其管爲簫，聚其管爲笙。鳳皇于飛，簫則象之；鳳凰戾止，笙則象之。故內皆用簧，施匏於下。前古以三十六簧爲竽，十九簧爲巢，十三簧爲和，以管之長短聲之大小爲別。匏音麻，絕久矣。後世以木代匏，乃更其制，下皆用匏。土部有一曰壺，釋詩者以壺能異器而同聲，然八音孰不同聲？皆博詢其古，蓋八音取聲相同者，惟壺、篪爲然，皆六孔而以五史緯

卷之二百二十七

夫

解者迅疾以雅節之故曰雅鼓相所以相樂今用節舞者之
弘故曰相鼓登歌今擊拊以革爲之實之以糠升歌之鼓節
也木部有二曰柷曰敔柷之作樂敔之止樂漢津背問於李
良良曰聖人制作之音皆在易中易曰震起也艮止也柷敔
之義如斯而已柷以木爲底下實而上虛震一陽在二陰之
下象其卦之形也擊其中聲出虛爲衆樂唱震爲雷雷出地
奮故爲衆樂之唱外備以山林物生之狀也艮位寅爲虎虎
伏故以象止樂背有二十七刻三九陽數之窮妥之以竹裂
而爲十古或用十寸或裂而爲十二二者二六之數陽窮
而以陰止之說者謂蔡京使尉繚鐘爲之六年議禮局言先
史籍

卷之二百二十七

无

配十二辰，皆非是。蓋鐘、鐘、猶之，特聲與編鐘編磬相須爲用者也。編鐘編磬，其陽聲六，以應律呂。既應十二辰矣，復爲鐘十二，以配之，則於義重複。乞官架樂，去十二鐃鐘，止設一大鐘爲鐃，一小鐘爲鐃，一大磬爲特磬，以爲衆聲所依。詔可。十月，中書省言：明堂頒朔，欲以本月律爲官，取右旋七均之法，從之。自是而後，樂律隨月右轉。八年，宣和殿大學士蔡攸言：九月二日，皇帝躬祀明堂，合用大樂按樂書，正聲得正氣，則用之；中聲得中氣，則用之。自八月二十八日，已得秋分中氣，大磬之日，當用中聲樂。今詳古之神，考中聲以定律，中聲謂黃鐘也。黃鐘卽中聲，非別有一中氣之中聲也。考周前古，初無中正兩樂。若以一黃鐘爲正聲，又以一黃鐘爲中聲，則黃鐘君聲不當有二。況帝指起律，均法一定，大呂居黃鐘之次，陰呂也。臣聲也。今減黃鐘三分，則入大呂律矣。易其名爲黃鐘中聲，不惟紛更帝律，又以陰呂臣聲，僭竊黃鐘之名。若依樂書，正聲得正氣，則用之；中聲得中氣，則用之。是冬至祀天，夏至祭地，常不用正聲，而用中聲也。以黃鐘爲正聲，易大呂爲中聲之黃鐘，是帝律所起黃鐘，常不用，而大呂常用也。抑陽扶陰，退律進呂，爲害斯大。今來宗祀明堂，緣八月中氣未過，而用中聲樂，而呂爲官，則木律正聲，皆不得預。乞廢中聲之樂，止用正聲，詔可。宣和元年，敕言：奉詔製造太少二

音聲。官架用於明堂，乞報大晟府者，凡八條。其一：太正少鐘三等，舊制編鐘編磬，各一十六枚。應鐘之外，增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四清聲。今既分太少，則四清聲不當兼用。其二：太正少鐘三等，舊制一三五七九弦，凡五等。今來討論，並依律書所載，止用五弦。弦大者爲官，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右傍，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序，以爲太正少之制。而十二律舉無遺音。其三：三七九弦，更不製造。其三：太正少，三等謹按周官樂章之職，錄以迎寒暑。王安石曰：簫三孔，律呂於是乎生，而其器不行於世久矣。近得古簫，嘗以頒行。今如爾雅所載，製造太少。正三等用爲樂本，設於衆管之前。其四：太正少，蓬垣

依鐘律法，裁十二管，以應十二律，為太正少三等，其舊笙更不用其七，祝敵晉鼓，銅鐘特磬，雖無太少，係作止和樂，合行備設，其八登歌官架，有搏拊二器，按虞書受擊鳴球，搏拊琴瑟，王安石解曰：或擊或擊，或搏或拊，與虞書所載非展今乞罷而不川，從之。攸之弟條曰：初漢津獻說，謂帝三皆之三寸，三合而為九，為黃鐘之律，又以中鐘之徑圓為容，盛度量權衡皆自是而出，又謂有太聲有少聲，大者清聲，陽也，天道也，少者濁聲，陰也，地道也，中聲其間人道也，合三才之道，備陰陽之奇偶，然後四序可得而調，萬物可得而理，當時以為廷怪劉居士樂事，謂太少不合，備書以太史公書黃鐘八寸七分

史籍

卷之二百二十七

三

分琯為中聲，奏之於初氣，班固書黃鐘九寸琯，為正聲，奏之於中氣，因諸帝指時，止用中指，又不得徑開為容，盛故後凡制器不能成制，量工人但隨律調之，大半非漢津之本說，及政和末，明堂成，召前知憲州任宗堯為大晟府典樂，宗堯言太少之說，本出於古人，雖王朴猶勉之，而劉居士不用乃自創黃鐘為兩律，黃鐘君也不宜有兩，蔡攸方提舉大晟府，典樂不喜他人僉樂，有士人田為者，善琵琶，無行，攸奏為大晟府典樂，遂不用中聲八寸七分琯，而但用九寸琯，又有一律，長尺有八寸，曰太聲，一律長四寸有半，曰少聲，是為三黃鐘律矣，律聲容盛又不啻數倍，黃鐘既四寸有半，則圓鐘幾不及二寸

此律與
不律又
知樂

諸器大小皆隨律，蓋以器大者為太，小者為少，樂成，賦之於政事堂，掩政心，知其非，然不敢言，因川之於明堂，望鶴愈不至，隆又曰：宴樂本雅用唐律，調樂器多夷部，亦唐律徵角二調，其均自隋唐間已亡，政和初，命改用大晟律，其聲下唐樂兩律，劉居士用中聲八寸七分琯為之，又作匏笙，填篴，皆入夷部，至於徵招角招，終不得其本均，大半皆假之以見徵音，然其曲譜頗和美，故一時盛行於天下，教坊樂工疾之如讐，其後蔡攸與教坊用事樂工附會，上唐譜徵角二聲，遂再命教坊制曲譜，亦不克行而止，然政和徵招角招，遂傳於世矣，四年，豐城縣民鍾地，得古鐘，大小九，其狀制奇異，各有篆文

史籍

卷之二百二十七

三

鑒之考工記，其制正與古合，今樂工擊之，其聲中律之無射，七年，金人敗盟，分兵兩道入，詔革樂事，廢諸局，於是大晟府及教樂所教坊類，外人並罷，靖康二年，金人取汴，凡大樂軒架樂舞圖，舜文二琴，教坊樂器，樂書樂章，景陽鐘，九鼎，皆亡矣，高宗南渡，於唐古備治之事，時鼎遷，紹興十三年，郊祀，詔曰：祐陵深弓劍之藏，長樂遂晨昏之養，昭答神天，就臨安行在所，修建園壇，有司言大禮，排設備樂，乃下兩浙江南各路，其取舊管大樂，上於行都，有闕，則下軍器所製造，增修雅件，而樂器廢備矣，其樂工，詔太常選擇，時給事中段拂等討論景鐘制度，按大晟樂書，黃鐘者，樂所自出，而景鐘又黃鐘

史籍

卷之二十七

三

之本，故為樂之祖。惟天子郊祀上帝，則用之。自齊宮諸壇，則擊之以召至陽之氣。至聲闕，眾樂乃作。祀事既畢，升輦又擊之。蓋天者，群物之祖，今以樂之祖感之，則天之百神可得而禮。立於宮架之中，其高九尺，其數九九，實高八尺一寸。垂則為鐘，仰則為鼎，鼎之大，中於九斛，退藏實八斛有一焉。鐘成，命左僕射秦檜為之銘。自是以來，歲奉祀事，雖禮樂煥然，常以天下為憂，未嘗以自為樂。有足稱者，孝宗乾道改元，始郊祀天地，太常洪适言：古今不相沿樂，金石八音，不入俗耳。通國群習其義而聽之，則倦且寐。獨以古樂嘗用之郊廟爾。昔者工鼓員不應經法，孔光何武，嘗奏罷於漢代，前史是之。

今樂工為數甚夥，其尚簿六引，前後鼓吹，有司已奏三分減一，惟是肄習，尚踰三月之淹。天墮游手之人，擬金擊石，安能盡中音律，使風儀而歌舞，而日給虛費，總為得錢近二鉅萬。若從裁酌，用一月教習，自可不至闕事。於是詔郊祀樂工，令肄習一月。禮部郎官蕭國梁言：時發亞獻，既入太室，即引終獻行事，雖便於有司侍祠，免至疲倚，而其流將至於簡宗廟，用之郊饗，尤為非宜。蓋有獻必有樂，卒爵而後樂闕，今亞終獻，樂舞雖同，而其作有始，其成有終，不可亂也。若使之相繼行事，猶然於時獻之間，則其為樂舞者，不知亞獻之樂耶？終獻之樂耶？詔從其請。乾道初，立皇太子，命禮部太常寺討論。

史籍

卷之二十七

三

書：有司言：古者太子生，則太師吹管，以度其聲，觀所協之律。有虞典樂教胄子，自天子之元子，皆以樂為教，所以養其性情之正，蕩滌邪穢，消融渣滓，而和順於道德，則陳金石雅奏，以重元良冊拜，宜倣古誼，式昭盛禮。山唐代儲貳平定，國家益多故，而禮廢樂缺，今宜用明安之樂，而以姑洗為宮，則唐東宮軒垂奏樂舊貫云：時每賀正使，起宴作樂，多遇土辛，齊集有司條治，平用樂典故以進，及生辰使上壽，適親郊散，齊集密副使陳俊卿請以禮論北使，毋用樂，不得已，則上壽之日，宴使入，然後用之。庶存事天之誠。上曰：宴殿雖進御酒，亦勿用宰相葉頤觀杞王用樂之議，以為樂奏於紫宸，乃使客之禮。俊卿曰：彼初未嘗必欲用樂，而我乃望風希意，自為失禮。以徇之他日，輕侮何所不至？詔垂拱上壽止樂。紫宸翁為北使惟用，後遂有更不用樂之詔。凡上詣德壽宮，或恭請上皇游幸，或至南內，或上皇命同宴游，或時序賞適，過官修宴，或聖節張樂珥花，奉玉卮為上皇壽，幸從容竟日，隆養至崇備極情文，及高宗之喪，上力行三年之制，余使以會慶節來賀，稽之舊典，引對使人，或許上壽，唯輟樂不舉。孝宗斷以禮典，御其書帙，就館遣行。次年再至，始用紹興故事，移宴於館，而不作樂，及將大享明堂，起居舍人鄭僑奏：祭祀於事為大，禮樂於用為急，然先王處此，有常變之不同，各務情其禮。

而已。昔舜居堯喪，三載過宿，後世既用漢文，以日易月之制，又用漢儒越縵行事之文，循習既久，不特用禮，而又用樂。去古愈遠，聖主躬服通喪，有司請舉大禮，屈意從之。且大喪之禮，祭天地也。聖主身親行之，行禮作樂，似不可廢。其他官分獻與夫先期奏告，例用樂者，惟宜蠲寢，不亦可乎。今若因明堂損益而裁定之，亦足為將來法。乃命太常討論，始詔除降神奠玉幣奉俎酌獻，換舞徹豆，送神依典禮作樂外，所有皇帝及獻官盥洗登降等樂，皆備而不作云。理宗末，姜夔進大樂議，言總衆樂而論之，金欲應石，石欲應絲，絲欲應竹，竹欲應匏，匏欲應土，而四金之聲，又欲應黃鐘。樂曲知以七律為一調，而未知度曲之義，知以一律配一字，而未知求言之旨。七音之協四聲，各有自然之理。今以平入配重濁，以上去配輕清，奏之多不諧協。八音之中，琴瑟尤難，琴必每調而改瑟，瑟必每調而退柱，上下相生，其理至妙，知之者鮮。又琴瑟聲微，常見蔽於鐘磬鼓簫之聲，匏竹土聲長，而金石常不能以相待。往往考擊失宜，消息未盡。至於歌詩，則一句而鐘四聲一字而琴一吹，未協古人楠木貫珠之意。况樂工荷為古籥擊鐘，磬者不知聲，吹匏竹者不知穴，操琴瑟者不知絃，同奏則動手不均，迭奏則發聲不屬。比年人事不知，天時多忒，由大樂未有以格神人，召和氣也。官為君為父，商為臣為子，官

商和，則君臣父子，和徵為火，羽為水，南方火之位，北方水之位，宅常使水聲衰，火聲盛，則可助南而抑北。官為夫，徵為婦，商為父，實徵之子，常以婦助夫，子助母，而後聲成文，徵盛則官唱而有和，商盛則徵有子，而生生不窮，休祥不召而自至。英宮不後，而自消。聖主方將郊見，願詔求知音之士，考正太常之器，取所用樂曲，條理五音，樂括四聲，使之協和，然後品擇樂工，其上者教以金石絲竹，匏土詩歌之事，其次者教以擊擊于羽，四金之事，其不可教者汰之。雖古樂未易遽復，而追還祖宗盛典，實在茲舉。其議古樂止用十二宮，周六樂奏六律，歌六呂，唯十二宮也。王大食三伯，注云：朔日月半，隨月用律，亦十二宮也。十二管各備五聲，合六十聲，五聲成一調，故十二調。古人於十二宮，又特重黃鐘一宮而已。齊景公作徵招角招之樂，師涓師曠有清商清角清徵之操，漢魏以來，燕樂或用之。和樂未聞有以商角徵羽為調者，唯連氣有五引而已。隋書：梁陳雅樂，並用官聲是也。若鄭譯之八十四調，出於蘇祿客之琵琶，大食小食般涉者，胡語。伊州石州甘州婆羅門者，胡曲。綠腰黃龍，新水調者，華聲。而用胡樂之節奏，唯瀛府獻仙音，謂之法曲，即唐之法部也。凡有催衮者，皆胡曲耳。法曲無是也。且其名八十四調者，其實則有黃鐘太簇夾鍾仲呂林鐘夷則無射七律之宮商羽而已。國朝大

樂譜尚多，幾唐舊，竊謂以十二宮為雅樂，以八十四調為宴樂。唐廟用樂，咸當以宮為曲，其間皇帝升降盥洗之類，用黃鐘者，皆臣以太族易之。此周人王川王夏，公用驚夏之義也。其登歌，當與奏樂相合，周官歌奏，取陰陽相合之義。歌者，登歌，徹歌是也。奏者，金奏下管是也。奏六律，主平陽，歌六呂，主手陰，聲不同而德相合也。自唐以來，始失之，故趙慎言云：「祭祀有下奏太簇，上歌黃鐘，俱是陽律，既違禮經，抑乖合會，其祀享，惟登歌徹豆當歌詩，古之樂，或奏以金，或吹以管，或吹以笙，不必皆歌詩，周有九夏，鐘師以鐘鼓奏之，此所謂奏以金也。大祭祀，登歌既畢，下管象武，管者，簫篪簫之屬，象武皆

史籍

卷之二百二十七

美

詩而吹其聲，此所謂吹以管者也。周六笙詩，自南陔皆有聲，而無其詩，笙師掌之以供祀饗，此所謂吹以笙者也。周升歌清廟，徹而歌雍詩，一大祀，惟兩歌詩，漢初此制未改，迎神曰嘉至，皇帝入口永至，皆有聲無詩，至晉始失古制，既登歌有詩，夕牲有詩，饗神有詩，迎神送神又有詩，隋唐至今，詩歌愈富，樂為虛作，謂宜倣周制，除登歌徹歌外，繁文當刪以合乎古。變言為樂，必定黃鐘，迄無成說，其議今之樂極為詳明，而終謂古樂難復，則於樂律之原有未及講。朱孫與蔡元定相與講明，以究其歸極，嘉在慶元經筵，嘗奏曰：「自秦滅學，禮樂先壞，而樂之為教，絕無師授，律尺長短，聲音清濁，學士大夫

莫知其說，望明詔許臣招致學徒，聚禮樂諸書，輯為一書，以補六藝之闕。建隆初，用王朴樂書，祖嫌其太高，近於宴思，紹和規考西京表尺，令下一律，比舊樂始和暢。至景祐間，李照改定雅樂，比朴下三律，照以縱黍累尺，雖律應古樂，而所造雖若才中太簇，樂與器自相矛盾。阮逸胡瑗復定議，止下一律，以尺生律，而黃鐘律短，所奏樂聲復高。元豐中，以楊傑修樂召范鎮劉几泰定几條所奏，下舊樂三律，范鎮以為聲難鄭衛，且律有四釐六毫之差，太簇為黃鐘，官商易位，欲求其泰以正尺律，造樂來獻，復下李照一律，至元祐廷奏，而詔樂之初，俱以房庶所得漢書，其言黍律異於他本，以大府尺為

史籍

卷之二百二十七

美

黃帝時尺，司馬光力辨其不然，鎮以周禮漢斛為據，尤謂本考工所記斛，斛本劉歆所作，非經不足法，鎮以所收周元中笛及方響合於仲呂，校太常樂下五律，教坊樂下三律，尤謂此特開元之仲呂，未必合於后幾，力止鎮勿奏所為樂，尤與鎮平生大節不謀自同。唯鐘律之論，往還爭議，凡三十餘年，終不能以相一，是時濬洛關輔，諸儒繼起，義理精究，周敦頤之言曰：「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德盛治至，道配天地，古之極也。世祚法不修，刑政苛察，代變新聲，導欲增悲，故有聖生，取食

聖人不作
欲復古
樂今樂

不可禁者矣。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德。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致至治者。遠哉。程頤曰。律者自然之數。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尺度權衡之正。皆起于律。律管定。尺以天地之氣為準。非秬黍之比也。律取黃鐘。黃鐘之聲。亦不難定。有知音者。參上下。聲考之。自得。其正。張載曰。律音之道。與天地通。蠶吐絲而商弦絕。木氣盛則金氣衰。乃此理自相應。今人求古樂。太深。始以古樂為不可知。律呂有可求之理。惟德性深厚者能知之。三臣之學。可謂窮本通變。建樂之要者矣。元定黃鐘篇曰。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十。其三。五。七。九。為陽。九者。陽之成。其二。四。六。八。十。為陰。十者。陰

史集卷之二十七

律

之成也。黃鐘者。陽聲之始。陽氣之動也。故其數九。分寸之數。其於聲氣之先。不可得而見。及斷竹為管。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而後數始形焉。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圓。得九分。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長九寸。圓九分。積八百一十分。是為律本。度量權衡。於是而受法。十一律由是損益焉。古者考聲候氣。皆以聲之清濁。氣之先後。求黃鐘也。夫律長。則聲濁。而氣先。至律短。則聲清。而氣後至。極長極短。則不成聲。而氣不應。今欲求聲氣之中。而莫適為準。莫若且多截竹。以擬黃鐘之管。或極其短。或極其長。長短之內。每差一分。而為一管。實即以

其長權為九寸。而度圓徑。如黃鐘之法焉。更迭以吹。則中聲

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有聲和氣應。則黃鐘之為黃鐘。有信矣。黃鐘信。則十一律。與度量權衡者得矣。後世不知出此。而惟尺之求。晉氏而後。多求之金石。隋梁以來。又秦之類。秦至王朴。專恃累黍。金石亦不復考。夫金石真偽。固難盡信。而秬黍長短。大小不同。尤不可恃。古人謂子穀秬黍中者。實其筭。是先得黃鐘。而後度之。以黍。以見周徑之度。以生度量。權衡之數而已。非律生於黍也。百世而下。欲求百世前之律者。亦求諸聲氣之先。而母必之於秬黍。斯得之矣。黃鐘生十一律篇曰。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皆下生。丑卯巳未酉亥。六陰辰皆上生。陽數以倍者。三分本律。而損其一也。陰數以四

史集卷之二十七

律

者。三分本律。而增其一也。六陽辰。當位自得。六陰位。以居其。得其林鐘。南呂。應鐘。三呂。在陰。無所增損。其大呂。夾鍾。仲呂。三呂。在陽。則用倍數。方與十二月之氣相應。兼陰陽自然之理也。十二律篇曰。按十二律之實。約以寸法。則黃鐘。林鐘。太簇。得全寸。約以分法。則南呂。始洗。得全分。約以釐法。則應鐘。蕤賓。得全釐。約以毫法。則大呂。夷則。得全毫。約以絲法。則夾鍾。無射。得全絲。約至仲呂之實。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以三分之不盡二算。其數不行。此律之所以生於十二也。黃鐘為十二律之首。他律無大於黃鐘。故其正聲。不為他律役。至於大呂之變宮。夾鍾之羽。仲呂之徵。蕤賓之變徵。夷則之角。無射

之商自用變律半聲非復黃鐘矣此其所以最尊而為君之象然亦非人所能為乃數之自然他律雖役而不可得也變律篇曰十二律各自為官以生五聲二變其黃鐘林鐘太簇南呂姑洗應鐘六律則能具足至蕤賓大呂夷則夾鐘無射仲呂六律則取黃鐘林鐘太簇南呂姑洗應鐘六律之聲少下不和故有變律律之當變者有六黃鐘林鐘太簇南呂姑洗應鐘變律者其聲近正律而少高於正律然後洪纖高下不相奪倫變律非正律故不為官蓋十二律循環相生而世俗不知三分損益之數往而不返仲呂再生黃鐘止得八寸七分有奇不成黃鐘正聲京房覺其如此故仲呂再生別名

史紀

卷之二十七

星

執始轉生四十八律不知變律之數止於六者出於自然不可復加雖強加之亦無所用也房之所傳出於焦氏焦氏卦氣之學亦去四而為六十故其推律必求合此數不知數之自然在律不可增於卦不可減也何承天劉焯譏房之病乃欲增林鐘已下十一律之分使至仲呂反生黃鐘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之數則是惟黃鐘一律成律他十一律皆不應三分損益之數其失又甚於房矣律生五聲篇曰官聲八十一商聲七十二角聲六十四徵聲五十四羽聲四十八按黃鐘之數九九八十一是為五聲之原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羽三分益

一以上生角至角聲之數六十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算數不可行此聲之數所以止于五也通典曰黃鐘為均用五聲之法以下十一辰辰各有五聲其為官商之法亦如之辰各有五聲合為六十聲是十二律之正聲也夫黃鐘一均之數而十一律於此取法焉以十二律之官長短不同其臣民事物尊卑莫不有序而不相亂良以是耳沈括不知此理乃以為五十四在黃鐘為徵在夾鐘為角在仲呂為商亦誤矣俗樂之有清聲畧知此意但不知仲呂反生黃鐘黃鐘又次林鐘再生太簇皆為變律已非黃鐘太簇之清聲耳胡瑗於四清聲皆小其圓徑則黃鐘太簇二聲雖合而大呂夾鐘二聲又

史紀

卷之二十七

星

非半律之半且自夷則至應鐘四律皆以次而小其徑圓以就之遂使十二律五聲皆有不得其正者李照范鎮止用十二律又未知此理蓋樂之和者在於三分損益樂之辨者在於上下相生若李照范鎮之法其合於三分損益者則知矣自夷則已降其臣民事物豈能尊卑有辨而不相凌犯乎荀勗之笛梁武帝之通皆不知而作者也變聲篇曰設官聲四十二變徵聲五十六五聲官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官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謂之變徵羽官之間近官收一聲少高於官謂之變官角聲之實

史
緯

卷之二十七

七

變亦不可以成樂也。八十四聲篇曰：黃鍾不爲他律役，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鍾而下，則有半聲。大呂太簇一半聲，夾鍾姑洗二半聲。蕤賓林鍾四半聲，夷則南呂五半聲，無射應鍾爲六半聲。中呂爲十二律之窮，三變聲也。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蕤賓一變律，大呂二變律，夷則三變律，夾鍾四變律，無射五變律。中呂六變律也。皆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故黃鍾獨爲聲氣之元。雖十二律、八十四聲，皆黃鍾所生。黃鍾一均，所謂純粹中之純粹者也。八十四聲，正律六十三，變律二十一，六十三者，九七之數也；二十一者，三七之數也。六十調篇曰：十二律旋相爲宮，各有七聲，合八十四聲，官

史綿

卷之二十七

望

聲十二商聲十二角聲十二徵聲十二羽聲十二凡六十聲
爲六十調其變官十二在羽聲之後官聲之前變徵十二在
角聲之後徵聲之前官徵皆不成凡二十四聲不可爲調黃
鐘宮至夾鐘羽並用黃鐘起調黃鐘畢曲大呂宮至姑洗羽
大簇宮至仲呂羽夾鐘宮至蕤賓羽姑洗宮至林鐘羽仲呂
宮至夷則羽蕤賓宮至南呂羽林鐘宮至無射羽夷則宮至
鐘羽南呂宮至黃鐘羽無射宮至大呂羽應鐘宮至太簇
羽矣不皆然足爲六十調六十調卽十二律也十二律卽一
黃鐘也黃鐘生十二律十二律生五聲二變五聲各有紀綱
以成六十調六十調皆黃鐘損益之變也官商角三十六調

史編 卷之二十七 樂

老陽也其徵羽二十四調老陰也調成而陰陽備也或曰日
辰之數由天五地六錯綜而生律呂之數由黃鐘九寸損益
而生二者不同至數之成則日有六甲辰有五子爲六十日
律呂有六律五聲爲六十調若合符節何也曰卽所謂調成
而陰陽備也夫理必有對待數之自然也以天五地六合陰
與陽言之則六甲五子究於六十其三十六爲陽二十四爲
陰以黃鐘九寸紀陽不紀陰言之則六律五聲究於六十亦
十六爲陽二十四爲陰蓋一陽之中又自有陰陽也非知
天地之化育者不能與於此禮運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
宮羽氏疏曰黃鐘爲第一官至中呂爲第十二官各有五聲

凡六十聲。聲者。所以起調畢曲。為諸聲之綱領。此禮運所謂還相為官也。周禮大司樂。祭祀不用商。惟官角徵羽四聲。古人變官變徵。不為調。左氏傳曰。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以二變聲之不可為調也。後世以變官變徵。參而為八十。四調。其亦不考矣。候氣篇曰。以十二律分配節氣。按曆而候之。其氣之升。分毫絳忽。隨節各異。夫陽生於復。陰生於姤。如環無端。今律呂之數。三分損益。終不復始何也。曰。陽之升。始於子。午雖陰生。而陽之升於上者未已。至亥而後窮上反下。陰之升。始於午。子雖陽生。而陰之升於上者未已。至巳而後窮上反下。律於陰則不書。故終不復始也。是以升陽之數。自子

史記卷之二十七

樂

至巳差強。在律為尤強。在呂為差弱。自午至亥漸弱。在律為尤弱。在呂為差強。分數多寡。雖若不齊。而終分毫則各有條理。此氣之所以乘。灰聲之所以中律也。或曰。易以道陰陽。而律不書陰何也。曰。易盡天下之變。善惡無不備。律致中和之用。止於至善者也。以聲音言之。大而至於雷。細而至於蟲。鳥無非聲也。易則無所不備也。律則寫其所謂黃鐘一舞。已雖有十二律六十調。然實一黃鐘也。是理也。在聲為中聲。在氣為中氣。在人則喜怒哀樂未發。與養而中。此聖人所以一天人贊化育之道也。夫聲者。陽氣之動。陽聲之始。必聲和氣應。然後可以見天地之心。今不此之務。乃區區於律呂

此聲之綱領也

此名亦後人所定

之縱橫。古律之大小。其亦難矣。然非精於曆數。則氣節亦未易正。至於審度量。謹權衡。皆所以泰伍而定黃鐘。為中聲之符驗也。朱熹深好之。其定鐘律。樂制。樂舞等篇。大率采元定所著云。鼓吹者。軍樂也。昔黃帝伐涿鹿。有功。命岐伯作凱歌。以建威。揚德風。厲士氣。敵其曲有靈。靈鼓。靈舞。爭石。靈鼓。壯士怒之名。周官所謂師有功。則凱歌者也。漢有朱鷺等十八曲。短笛。鐃歌。序戰伐之事。黃門鼓吹。為享宴所用。又有鳴吹二曲。說者謂列於殿庭者為鼓吹。從行者為鳴吹。翼晉而下。莫不沿尚。始有鼓吹之名。皇祐中大饗明堂。帝謂輔臣曰。明堂直端門。而致齋於內。奏嚴於外。恐失端奏之意。咸言贊

史記卷之二十七

樂

場。本古之警鼓。所謂夜戒守鼓者也。王者師行。皆行常用之。今乘輿宿衛。本緣祀事。則警場亦因以警。非徒取觀聽之盛。恐不可廢。侯行禮時。罷奏一嚴。亦足以稱恭虔之意。帝曰。祀前一夕。過於接神。宜罷之。元豐中。言者以鼓吹異雅樂。欲調治之。令與正聲相得。楊傑言。正樂者。先王之德音。所以感召和氣。移變風俗。而鼓吹者。軍旅之樂耳。蓋鼓角橫吹。起於西域。聖人存四夷之樂。所以一天下也。存軍旅之樂。示不忘武備也。今大祀車駕所在。則鼓吹奏於門。以備警蹕。天朝會則鼓吹列於宮架之外。其器既異。先代之器。而應變與正樂不同。國初以來。奏大樂。則鼓吹備而不作。雖其音聲。固有

古樂之
作
之今
是
而人
非其

符合而施用各異不可混淆故大樂以十二律呂名之賦吹
之樂則曰正宮之類而已今若以律呂變夷郭官調則各異
同而樂相亂矣遂止元定言燕樂其律本出夾鐘以十二律
兼四清爲十六聲而來鐘爲最清此所謂靡靡之聲也觀其
律本則其樂可知燕樂聲高以夾鐘爲黃鐘所收二十八調
萬寶常所謂非治世之音又於七角調各加一聲流蕩忘反
而祖調不復存矣聲之感人如風偃草宜風俗之日衰也太
宗洞曉音律前後觀制大小曲及因舊曲翻新聲者總三百
九十然帝勤求治道未嘗自逸教坊使郭守中求外任止賜
東帛太平興國中伶官尉茂多侍宴開難唱殿前都虞候崔

史籍

卷之二十七

八

翰曰此可被管弦乎茂多卽法其聲製曲曰鷓鴣子仁宗洞
曉音律每禁中度曲以賜教坊或命教坊使選進凡五十曲
曲朝廷多用之帝嘗問輔臣以古今樂之異同王曾曰古樂
祀天地宗廟社稷山川鬼神而聽者莫不和悅今樂徒娛人
耳目而湯人心志自昔人君流連荒亡者莫不由此樂知白
曰太常雅樂未嘗施於宴享豈以正聲爲不美哉夫樂者樂
也其進雖微妙難知至於奏之而使人悅豫和平則不得知
音而後能也今太常鐘磬損殘得拊之樂與大鼓擊鼙簫
戚之制類皆倣古逮振作之則聽者不知爲樂而觀者厭
古樂豈真若此哉孔子曰惡鄭聲恐其亂雅亂之云者似

樂何哉

上世無鼓

道南

而非也孟子曰今樂猶古樂而太常乃與教坊殊絕何哉
李照胡瑗阮逸改鑄鐘磬處士徐鉉笑之曰聖人高舉以聲
今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照等制作卒無所成
人房庶者書論古樂與今樂本末不達大畧謂上古世質
與聲朴後世稍變焉金石鐘磬也後世易之爲方響絲竹琴
瑟也後世變之爲箏笛篳篥也損之以斗垣土也變而爲
革麻料也擊而爲鼓木祝敔也賁之爲板此八音者於世甚
便而不達者指廟樂鑄鐘磬官軒爲正聲而樂謂夷部曲
部爲淫聲殊不知大輅起於推輪龍輿生於落乘其變則盛
也古者食以俎豆後世易以杯盂軍庸以爲安後世更以
史籍 卷之二十七

史籍

卷之二十七

史

樂使聖人復生不能舍杯盂欄案而復俎豆軍庸之貴也人
肯之器豈異此哉孔子曰鄭聲淫者豈以其器不若古哉亦
疾其聲之變爾試使知樂者由今之樂寄古之聲去估還
變而歸之中和雅正則感人心導和氣不曰治世之音乎
則世所謂雅樂者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豈盡爲淫聲哉
教子紛紛銳意改創之後庶之指意獨如此諸軍皆有舊樂
者每車駕親祀回則衣袞緣衣自青掖至朱雀門列於御
之左右奏樂迎奉其聲相屬聞於數里或軍宴設亦奏之
史籍卷二百二十七終

河渠

黃河自昔為中國患。河渠書述之詳矣。探厥本源。則博望之說。猶為本也。元至元二十七年。世祖命學士蒲察篤實。西窮河源。始得其詳。今西蕃朶甘思南鄙。曰星宿海者。其源也。四山之間。有泉近百泓。匯而為海。登高望之。若星宿布列。故名。流出復沸。曰哈刺海。東出口。曰赤賓河。合忽蘭也。里木二河。東北流為九渡河。其水猶清。騎可涉也。貫山中行。出西戎之界。

史緯卷之二百二十八

會口。謂即曰潤提。合納降河。所謂細黃河也。水流已濁。繞昆侖之南。折而東注。合乞里馬出河。復繞昆侖之北。自貴德西寧之境。至積石。經河州。過臨洮。合洮河。東北流至蘭州。始入中國。北繞朔方。北地上郡而東。徑三受降城。豐州東。磨折而南。出龍門。過河中。抵潼關。東出三門。集津為孟津。過虎牢。而後奔放平壤。吞納小水。以百數。勢益雄放。無崇山巨壑。以防閑之。旁激奔潰。不遵禹蹟。故虎牢迄東。距海口二三千里。恒被其害。宋為特甚。始自滑臺大隄。晉兩經汎溢。復禹蹟矣。一時為臣建議。必欲回之。俾復故流。竭天下之財。以塞之。屢塞屢決。至南渡而後。貽其禍於金源氏。由不能順其就下之

性。以導之。故也。若江若淮。若洛汴。衡漳。暨江淮以南諸水。皆有舟楫。溉灌之利。者。歷叙其事。而分紀之。為河渠志。

河渠志

史緯卷之二百二十八

河決陽武。又孟州水漲。壞中。潭橋。詔發州兵治之。四年。滑州河決。壞靈河縣大隄。詔殿前都指揮使韓重賢督士卒丁夫數萬人治之。被泛者。蠲其租稅。五年。帝以河隄屢失。分遣使行視。發畿甸丁夫繕治。自是歲以為常。皆以正月首事。季春而畢。詔開封大名府鄆濮滑孟。濮齊滑治。隄潰德博。懷衛鄆州長吏。並兼本州河隄使。蓋以謹力役。而重水患也。開寶四年。河決漕淵。泛數州。官守不時上言。通判姚恕棄市。知州杜審筆坐免。五年正月。詔縣黃汴清。等河州縣。準舊制。種桑。桑東外。委長吏課民。別樹榆柳。及土地所宜之木。仍案戶籍。高下定為五等。第一等。歲樹五十本。第二等以下。遞減十本。

不勝上言
至其黃汴
決塞頗失

如其病則
知其藥矣

史錄

卷之二百二十八

三

民欲廣樹者聽其孤寡俾獨者免三月詔曰朕念河失為民患故署使職以總領焉宜委官聯佐治其事自今開封等七州府各置河堤判官一員以本州通判充如通判關員即以本州官充五月河大決漢陽陽武詔發諸州兵及丁夫凡五萬人造潁州閘練使曹翰護其役謂之曰霖雨不止又聞河決朕焚香上禱於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延於民也韓琦首謝六月下詔曰近者洧濮等州霖雨薦降洪河為患朕每聞前書詳究經濟若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隨水開力制濶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小以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遂墮歷代之患弗弭凡指紳草澤之倫有素習河渠之書深知疏導之策若為經久可免重勞許請圖上書附驛條奏朕當親覽用其所長勉副詢求當示甄獎時東魯邊人田告纂禹元經十二篇帝問之召至闕下詢以治水之道善其言將授以官以親老固辭而翰所治決河皆塞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五月河大決滑州韓村泛漣濮曹濟諸州民田壞居人廬舍東南流至彭城界入於淮詔發丁夫塞之隄久未成命使者按視遙堤舊址使回條奏以為治遠隄不如分水勢自孟抵鄆雖有隄防唯將與漣最為險然於此二州之地可立分水之制宜於南北岸各開其一北入王莽河以通於海南入靈河以通於淮節減渠流一如汴口

是堤事是
時不知
自其失而
數倍矣

史錄

卷之二百二十八

四

之法其分水河置其遠邇作為斗門啓閉隨時務平均濟舟運洩農田此置庶之資也不報十二月決河塞九年春清州房村河復決帝曰近以河決韓村縣民治隄安可重困吾民乃發卒五萬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田重進領其役未幾役成淳化四年遷河供奉官梁唐上言滑州土疎疏岸善潰每歲河決害民田請於迎陽鑿渠引水凡四十里至黎陽合大河以防暴漲帝許之五年新渠成帝復索圖命昭宣使杜彥鈞率兵夫計功十七萬鑿河開渠自韓村埽至州西鐵狗廟凡十五里復合於河以分水勢其宗咸平三年鄆州積潦甚遣工部郎陳若拙經度徙城於東南十五里陽鄉之高原詔沿河官吏雖秩滿須水落受代知州通判兩月一建堤縣令佐送巡堤防大中祥符三年豫州河決遷家口請徙城帝曰賊去決河尚十數里居民重遷命使完塞既成又決於州東南李民潰環城數十里民舍多壞役與輸年雖并獲免築免決溢而潰流益繁堵地益削河勢高民屋殆踰丈民苦久役而終憂水患八年乃詔徙州於陽信之八方寺著作佐郎李鼎上導河形勝書三篇并圖曰臣請自汲郡東推禹故道挾御河較其水勢出大伾上勝太行三山之間復西河故潰北注大名西館陶南東北合赤河而至于海因於魏縣北析一渠正北稍西逕衡漳直北下出加洛如夏書道洛水

此大段
其難從矣
此大段
其難從矣
此大段
其難從矣
此大段
其難從矣
此大段
其難從矣
此大段
其難從矣

前東注易水合百濟會朝河而至千海大任而下黃御濕流
薄山障隄勢不能遠如是則載之高地而北行百姓獲利而
契丹不能南侵矣禹貢所謂夾石碣石入於海孔安國曰河
逆上此州界其始作自大任西入十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
里引河水正北稍東十里破伯禹古堤運牧馬陵從禹故道
又東三十里轉大任西通利軍北挾白溝復入大河北運清
豐大名西歷洹水魏縣東暨館陶南入屯氏故瀆合赤河而
北至于海既而自大任西新發故瀆西岸折一渠正北稍西
五里廣深與汴等合御河道通大任北即堅壤折一渠東西
二十里廣深與汴等復東大河兩渠分流則三四分水猶得
史籍 卷之二十一 二十八

注洹淵舊渠矣大都河水從西大河故瀆東北合赤河而
於海然後於魏縣北發御河兩岸折一渠正北稍西六十里
廣深與御河等合衛漳水又冀州北界深州西南三十里夾
衛漳西岸限水為門西北注漳沱潦則塞之使東漸渤海旱
則決之使西灌屯田此中國禦邊之利也西漢而下言水利
者屢欲求九河故道而疏之今考國志九河並在平原而北
且河堤潰滑未至平原而上已決矣則九河矣利義漢武捨
大任之故道發頓丘之暴衝則溢竟泛齊流思中土使河朝
平田膏腴千里縱容邊寇規掠其間今大河盡東全燕陷北
禦邊之計莫大於河不然則趙魏百城富庶萬億所開海盜

而招寇矣日伺我機體乘虛入寇臨時備禦實難不如因
入足財豐之時成之為易詔樞密直學士任中正知制誥王
曾詳定中正曾言詳垂所述頗為周悉但所言起滑臺而下
派之為六條流就下湍急難制恐水勢聚而為一不能各依
所導設必成六派則更增六處河口日久難於隄防又慮入
漳沱漳河漸至二水淤塞益為民患且築堤七百里役夫二
十一萬七千工至四十日役占民田頗為煩費其議遂寢天
祐三年滑州河漫溢州城壓澶濮曹鄆注梁山泊又合清水
古汴渠東入于淮州邑罹患者三十二道使賦諸州礮石鐵
斷芟竹之數千六百萬發兵夫九萬人治之四年河塞劉鄩
史籍 卷之二十一 二十八

員外郎李垂又言疏河利害命垂至大名府滑衛德貝州通
利軍與長史計度垂言臣所至並稱黃河水入王莽沙河與
內河故瀆注金赤河必慮水勢浩大漫浸民田難於隄備臣
亦以為河水所經不無為害今者決河而南為害既多而又
陽武埽東石堰埽西地形汗下東河泄水又數或者云今决
處漕底坑深舊渠逆上若塞之旁必復壞如是則議塞河者
誠以為難若决河而北為害雖少一旦河水注御河易水
運乾草軍入獨流口遂至契丹之境或者云因此搖動邊鄙
如是則議疏河者又益為難臣於兩難之間輒畫一計請自
上流引北載之高地東至大任渴復於洹淵舊道使南不至

滑州北不出通利軍界何以計之臣請自衛州東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里河北岸凸處就岸實土堅引之正北稍東十三里破伯禹古堤注裴家源逕牧馬阪又正東稍北四十里壅大任西山醜為二渠一逼大任南足夾古隄正東八里復澶淵舊道一過通利軍城北曲河口至大禹所導西河故道正北稍東五里開南北大隄又東七里入澶淵舊道與南渠合如是則北載之高地大任二山雖股之開分酌其勢旋渴兩渠匯注東北不遠三十里復合于澶淵舊道而滑州不治自涸矣臣請以兵夫二萬自東應二月興作除三伏牛功外至十月而成其均厚薄俟次年可也疏奏朝議應其煩擾

史緯

卷之二百一十八

七

罷之初滑州以天臺失口去水稍遠聊與章之及西南堤成乃於天臺口旁築月隄六月河復失天臺下走衛南浮徐濟害益甚帝以新經賦率慮殫民力詔京東西河北路經水吳州軍勿復科調丁夫其守并隄防役兵令長吏存恤而舊隄之五年知滑州陳堯佐以西北水壞城築大隄以護州民復就鑿橫木下垂木數條置水旁以護岸謂之木龍復並黃河開枝流以分導水勢當時賴焉黃河隨時漲落俗舉物候為水勢之名正月東風解凍河邊人候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苗至一尺頗為信驗故謂之信水二月三月堯華始開冰泮兩廣川流復集波瀾盛長謂之堯華水春水堯華開謂之

水四月堯華結秀握芒變色謂之麥黃水五月瓜實變色謂之瓜蔓水朔野之地深山窮谷固陰近寒水堅晚泮謂之冰凍水七月放豆方秀謂之豆華水八月麥犯華謂之麥華水九月謂之登高水十月水落安流復其故道謂之復溜水十一月十二月斷水維流乘寒復結謂之凝凌水水性有常率以為準非時暴漲謂之客水其水勢凡移候橫注岸如刺毀謂之剝岸漲溢踰防謂之抹岸岸故朽潛流激其下謂之塌岸浪勢旋激岸土上積謂之淪捲水使岸邊漲謂之上展順展謂之下展或水乍落直流之中忽屈曲橫射謂

史緯

卷之二百一十八

八

之徑僻水猛驟移其將澄處望之明白謂之搜白亦謂之明澄滿怒界停勢更汨起行舟值之多溺謂之薦浪水水退於灘復則肥土肥腴初秋則黃減土頗為疏壞深秋則白減土霜降後皆沙也舊制歲虞河決有司常以孟秋預調塞治之物稍芟薪柴槌柳竹石交索竹索凡千餘萬謂之春料下瀕河諸州所產之地仍遣使會河渠官吏乘農隙率丁夫木工收米備用凡代蘆葦謂之葦伐山木榆柳枝葉謂之梢辦竹料芟為索以竹為巨索長十丈至百丈有數等先擇寬平之所為埽場埽之制密布葦索鋪梢梢交相重壓之以土雜以碎石以巨竹索橫貫其中謂之心索卷而束之復以大葦索

繫其兩端，別以竹索，自內旁出，其高至數丈，其長倍之。凡用丁夫數百，或千人，雜唱齊挽，積置於卑薄之處，謂之堵岸。既下，以輻輳間之，復以長木貫之，其竹索皆埋巨木於岸以維之。遇河之橫決，則復增之，以補其缺。凡堵下，非積數壘，亦不能遏其迅湍。又有馬頭，鑄牙木岸，以應水勢，護河隄焉。仁宗大聖五年，發丁夫三萬八千，卒二萬一千，繕錢五十萬，塞滑州決河。轉運使五日一奏河事。十月，塞河成。六年，河決王楚埽，徙朝城縣於杜婆村，以避水。景祐元年，河決橫隴，人不復塞，議開分水河以殺其暴，未興工而河流自分。遣使特祠之。八年，河決商湖埽，皇祐二年，河決郭固，四年，塞郭固而河

河之役，聚三十萬人之大衆，開一千餘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歲旱，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顧天時，其有大不可者五。蓋自去秋，以至春半，天下苦旱，京東河北尤甚。國家常務安靜振恤之，猶恐民起爲盜，況於雨澤未集，大役乎？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後，繼以四年，人戶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人稍歸復，然死亡之餘，所存者幾。瘡痍未斂，物力未完。又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將踰暮春，粟未布種，農心焦勞，所向無望。若別路差夫，則遠處難爲赴役。就河便近，則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往年議塞滑州決河，時公私之力，未若今日之貧虛。然猶儲積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始能興役。今困用方乏，民力方疲，夫合商胡塞大決之洪流，此一大役也。繫橫隴，開久廢之故道，又一大役也。自橫隴至海千餘里，堵岸久已廢，頓須興繕，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一大役，尚須數年。今猝興三大役，於災旱貧虛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商胡可塞，故道未必可開，餘障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潤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而就下。水患乃息，然則大禹之功，不能障塞，但能因勢而疏決爾。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使人力幹而回注，爲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橫隴湮塞，已二十年，

商胡決流。又復數歲。故道已平。而難鑿。安流已久。而難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臣伏思國家累歲災譴甚多。其於京東。變異尤大。地貴安靜。而有聲。巨嶠山摧。海水搖蕩。如此者。將十年。天地警戒。宜不虛發。臣謂變異所起之方。尤當防懼。今乃欲於凶艱之年。聚三十萬之大衆。於變異最大之方。臣恐災禍自茲而發也。况京都赤地千里。饑饉之民。正苦天災。又聞河役將動。往往伐桑毀屋。無復生計。流亡盜賊之患。不可不虞。宜速止罷。用安人心。九月。詔自商胡之決。大河注食堤。滯爲河北患。其故道。又以河北京東饑故。未興役。今李仲昌議欲納水六塔河。使歸橫隴。舊河舒一時之急。其令兩制臺陳

史籍

卷之二百二十八

土

官與河渠司詳定。修又上疏曰。伏見集議修河。未有定論。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臣愚皆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原。言六塔者。近乎欺罔之謬。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未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勢。臣被謂未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則不待攻而自破矣。今六塔既開。而思冀何爲。尙告奔騰之患。此則滅水未見其利也。又開六塔者。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橫隴故道。今六塔止。別分河流。已爲潰棟。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則其害如何。臣故謂近乎欺罔之謬也。且河水泥沙重濁。理無不淤。淤常

先於下流。下流既淤。水行漸壅。乃決上流之低處。此勢之常也。夫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臣不敢廣述河源。且以今所欲復之故道。言近來屢決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淤澀。乃決天臺埽。埽而復故道。未幾。又決於泚州南龍門埽。其後數年。又塞而復故道。已而又決王楚埽。所決差小。然故道之水。終以塞淤。故又於橫隴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所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橫隴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爲患。至慶曆間。橫隴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餘里。其後游金赤

史籍

卷之二百二十八

土

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決於上流之商胡口。然則京東橫隴兩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也。昨議者度京東故道功料。但云銅城地高。不知東去皆高。銅城已上。乃特高耳。其東北銅城以上。則稍低。比商胡已上。則實高也。若云銅城以東地勢下。則當日水流宜決銅城已上。何緣而頓淤橫隴之口。亦何緣而大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既皆不可爲。則河北水患。何爲而可去。臣聞智者之於事。有所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爲之。猶愈害多而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擇也。商胡初決之時。欲議修塞。計用楸

度一千八百萬料配六路一百餘州軍今欲塞者乃往年之
商則則必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鑿故道張奎所計工費甚
大其後李泰城損猶用三十萬人然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
河之水此可笑也又欲增一夫所開三尺之方倍爲六尺潤
厚三尺而長六尺已是一倍之功若云六尺之方以開方法
算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勝是則前功既大而難與
後功雖小而實天塞商胡開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國勞人
而欲開難復屢決之故道虛費財力而商胡終不可塞故道
終不可復此所謂有害而無利者也即使幸而暫塞以紓目
前之患而終之上流必決如龍門橫隴之比此所謂利少而
害多也若六塔者於大河有減水之名而無減患之實今下
流所散爲患已多若全同大河以注之則潰棟德博諸州不
勝其患而又故道淤澀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所謂有害而
無利者也皆智者之不爲也今若因水所滿增治隄防疏
其下流縱使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今河所歷數州之
地誠爲患矣隄防歲用之夫誠爲勞矣猶愈於虛費天下之
財空舉大眾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爲數州之患勞歲用
之夫此所謂擇其害少者而爲之乃智者之所宜詳也大約
今日河勢負三決之虞復故道則上流必決六塔上流亦
決河之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通知水利之

史籍

卷之二十一

主

仲昌胡有
其胡龍四
姓胡名龍
龍孫也

臣就其下流求入海路而峻之不然下流梗澀則終虞上夾
爲患無涯臣非知水者但以今事可驗者較之願下臣議裁
取其當翰林學士承旨孫抃等言開故道誠久利然功大難
成六塔下流可導而東去以紓思冀金堤之患中書上奏曰
自商胡決爲大名思冀患先議開銅城道塞商胡以功大難
卒就殺之而憂金堤泛溢不能捍也願備工費因六塔水勢
入橫隴宜令河北京東預完堤埽上河水所居田數詔殿中
丞李仲昌提舉河渠以龍圖閣學士施昌言總領其事嘉祐
元年四月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復決溺兵夫深駕
藥不可勝計修河官皆謫宦者劉恢奏六塔之役水死者數
千萬人穿土千禁思且河口乃趙征村於國姓御名有嫌而
大興市廛非便詔御史吳中復內侍鄧守恭置獄於漕勅仲
昌等違詔旨不俟秋冬塞北流而擅進約以致決潰仲昌流
英州施昌言以下再請仲昌垂子也由是議者久不復論河
事五年河流派別於魏之第六塔曰二股河自二股河行一
百三十里至魏思德博之境曰四界首河都轉運使韓贊言
四界首古大河所經卽溝洫志所謂平原金堤開通大河入
爲馬河至海五百餘里者也自卷以丁壯三千浚之可一月
而畢支分河流入金赤河使其深六尺爲利可必商胡決河
自魏至思冀乾寧入於海分二股河自魏思東至於德魯人

史籍

卷之二十一

南

於海分而爲二則上流不塞可以無失溢之患并上四界首
二股河圖英宗治平元年命都水監浚二股五股河以紓恩
冀之患神宗熙寧元年六月河溢恩州烏欄堤又失冀州東
壩堤又溢瀛州樂壽堤帶憂之都水監李立之請於恩冀深
瀛等州創生堤三百六十七里以禦河河北都轉運司言當
用夫八萬三千餘人役一月方成今災傷願徐之都水監丞
宋昌言言今二股河門變移請迎港進約簽入河身以紓四
州水患與內侍程昉獻議開二股以導東流都水監奏慶曆
八年商胡北流于今二十餘年自瀘州下至乾寧軍創堤千
有餘里公私勞擾近歲冀州而下河道梗溢致上下壅岸屢

史

卷之二十一

七

危今聚強抹岸衝奪故道雖創新堤終非久計願相六塔舊
口并二股河導使東流徐塞北流提舉河渠王亞等謂黃御
河帶北行入獨流東砦經乾寧軍滄州等八砦邊界直入大
河其近海口闊六七百步深八九丈三女砦以西闊三四百
步深五六丈其勢愈深其流愈猛天所以限契丹議者欲再
開二股漸開北流此乃未嘗觀黃河在界河東流之利也部
倫林學士司馬光乘傳相度四州生堤回日兼視六塔二股
利害二年光入對請如宋昌言策於二股之西置上約并水
令東俟東流漸深北流淤淺即塞北流放出御河胡盧河下
紓恩冀深瀛以西之患初商胡夾河自魏之北至恩冀乾寧

入於海是謂北流嘉祐八年河流汎於魏之第六塔遂爲二
股自魏恩東至於德滄入於海是謂東流時議者多不同帝
卒川昌言說置上約三月光奏治河當因地形水勢若強用
人力引使就高橫立堤防則逆激旁潰不惟無成仍敗舊積
臣虞官吏見東流已及四分急於見功遽塞北流而不知二
股分流十里之內相去尚近地勢復東高西下若河流併東
一遇盛漲水勢西合北流則東流遂絕或於滄德堤壩未成
之處決溢橫流雖除西路之患而害及東路非策也宜專復
上約及二股堤岸若今歲東流止添二分則此去河勢自東
近者二三年遠者四五年候及八分以上河流衝刷已調徐

史

卷之二十一

七

德堤壩已固自然北流日減可以閉塞兩路俱無害矣會北
京留守韓琦言今歲兵夫數少而金堤兩壩修上下約莊魯
深進馬頭欲奪大河緣二股及嫩離舊濶千一百步是以可
容漲水今裁去八百步有餘將東大河於二百餘步之間下
流既壅上流蹙急滿怒又無兵夫修護堤岸其衝決必矣况
自德至滄皆二股下流既無堤防必使民田設若河門東決
不能容納漲水上下約隨流而脫則二股與北流爲一其患
愈大又恩深州所創新堤其東則大河西來其西則西山前
水東注腹背受水兩難扞禦望邊近臣速至河所合議備論
光再行行視尤奏二股河上約並在灘上不礙河行但所建

方鋸牙已深致北流河門稍狹乞減折二十步令近後仍作蛾眉埽裏護其滄德界有古通堤當加葺治所修二股本欲疏導河水東去生堤本欲捍禦河水西來相爲表裏未可偏廢帝命光都大提舉修二股工役呂公著言朝廷遣光董役非所以褒崇近職待遇儒臣也乃罷光行七月二股河通快北流稍自閉判都水監張華奏上下二約屢經泛濫各已無虞東流勢漸順快宜塞北流除恩冀深瀛末靜乾寧等州軍水患又使御河胡盧河下流各還故道則漕運無壅遏郵傳無滯留復於邊防大計不失南北之限每歲減費不可勝數亦使流移歸復實無窮之利夫黃河所至古今未嘗無患被

史籍

卷之二百一十一人

七

利害輕重而取舍之可也惟是東流南北堤防未立兩口修堤工費甚夥所當預備望選習知河事者與臣等講求共圖以聞乃復詔光及都水監官河北轉運使相度閉塞北流利害有所不同各以議上光言輩等欲塞二股河北流臣恐勞費未易或幸而可塞則東流凌決隄防未全必致夾溢是憂恩冀深瀛之患於滄德等州也不若俟二三年東流益深潤隄防稍固北流漸淺薪芻有備乃塞之便帝曰東流北流之患孰輕重光曰兩地皆王民無輕重然北流已殘破東流尚全帝曰今不俟東流順快而塞北流他日河勢改移奈何光曰上約固則東流日增北流日減何憂改移若上約流失其

事不可知惟當併力護上約耳帝曰上約安可保光曰今歲創修誠爲難保然昨經大水而無虞來歲地腳已牢復何慮且上約居河之側聽河北流猶懼不保今欲橫截使不行庸可保乎帝曰若河水常分二流何時常有成功光曰上約苟存東流必增北流日減借使分爲二流於國家亦無所害何則西北之流併於山東故爲害大分則害小矣華等亟欲塞北流皆爲身謀不顧國力與民患也帝曰防捍兩河何以供億光曰併爲一則勞費自倍分二流則勞費減半今減北流財力之半以備東流不亦可乎帝曰卿至彼視之時二股河東流及六分華等因欲閉斷北流帝意猶之光以爲及八分

史籍

卷之二百一十八人

太

乃可王安石曰光議事屢不合今令視河後必不從其議是重使不安職也乃遣內侍張茂則往視茂則奏二股河東傾已及八分張華旋奏北流閉北流既塞而河自其南四十里許家港東決汎溢大名恩德滄末靜境三年詔夫卒三萬三千專治東流熙寧四年七月北京新堤決漂溺館陶未濟清陽以北遭災則乘驛相視八月河溢澶州十月溢衛州下屬恩冀貫御河奔衝爲一帝憂之茂則等謂二股河地最下而舊防可因今湮塞者纔二十餘里若度河之端浚而通之又存清水鎮河以折其勢則悍者可回夾者可塞帝然之五年二月興役四月二股河成深十一尺廣四百尺方渡河則稍

障其決水至是水入於河而決口亦塞帝語執政聞京東謂急夫修河有壞產者且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西或東若利害無所較聽其所趨如何王安石曰北流不塞占公私田至多又水散漫久復淤塞昨修二股費至少而公私田皆出向之瀉兩俱為沃壤庸非利乎況急夫已減於去歲若復葺理堤防則河北歲夫愈減矣六年置疏濬黃河司選人李公義獻鐵龍爪揚泥車以濬河其法用鐵數斤為爪形以繩繫舟尾而流之水篙工急擺乘流相繼而下一再過水已深數尺宦官黃懷信以為可用而患其太輕王安石請令懷信公義同議增損乃別制濬川杷其法以巨木長八尺齒長二尺列於木下如杷狀以石壓之兩旁繫大繩兩端有大船相去八十步各用滑車絞之去來挽蕩泥沙已又移船而濬或謂水深則杷不能及底雖數往來無益水淺則齒礙泥沙泥曳之不動乃反齒向上而曳之人皆知不可用惟王安石善其法使懷信先試之以濬二股又謀鑿直河數里以觀其效言於帝曰開直河則水勢分其不可開者以近河每開數尺即見水不容施用耳今第見水即以杷濬之水當隨杷改趨直河苟置數千杷則諸河淺濶皆非所患歲可省開濬之費幾百千萬帝曰開河北小單壘當起夫五千計合境之丁僅及此數一大至川錢八緡故歐陽修謂開河如放火不開如失火

與其勞人不如勿開安石曰勞人以除害所謂壽天下而民從之帝乃許春首興工以杷法下北京令都大提舉大名府界范子淵與通判知縣共試驗之皆言不可用會子淵以事至京師安石問故子淵附會之曰法誠善但同官議不合耳安石大悅乃置濬河司將自衛州濬至河口差子淵大提舉公義為之屬許不拘常制乃開直河深八尺而塞魚肋河安石盛言川杷之功若不輟工雖二股河上流可使行地中七年都水監丞劉珣言自開直河閉魚肋水勢增漲行流湍急漸塌河岸而許家港清水鎮河極淺漫幾於不流雖二股深快而蒲泊已東下至四界首退出之田畧無固護設遇漫水出岸牽迴河頭將復成水患宜候霜降水落閉消水鎮河築縷河堤一道以遏漲水使大河復循故道退出良田數萬頃俾民耕種而堂邑等埽歲歲修護之費公私兩濟從之十年大決於涇州曹村涇湖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瀕於梁山張澤澤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凡淮郡縣四十五而濬齊鄆徐尤甚埽田逾三十萬頃又決榮澤判大名府文彥博言臣嘗奏德州河底淤濶泄水稽滯上流必至壅遏又河勢變移四散漫流兩岸俱被水患若不預為經制必溢魏博恩瀆等州而都水畧無施設止固護東流北岸而已適累年河流低下官吏希費省之實未嘗增修堤

岸大名諸埽皆可憂虞如曹村一埽自熙寧八年至今三年雖每計春料常培低怯而有司未嘗如約共埽兵又皆給他役實在者十只七八今者果大決溢此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也今河朔京東州縣人被患者莫知其數著格額天上移聖念而水官不能自訟猶汲汲希賞臣不知所謂也元豐元年四月决口塞五月新堤成開口斷流河復歸北初議塞河故道堙而高水不得下議者欲自夏津縣東開發河入董固以護舊河又自張村埽直東築堤至龐家莊古堤詔樞密都承古韓維相視維言漲水衝刷新河已成河道河勢變移無常雖開河就堤及於河身輒立生堤枉費功力唯增修新河乃

史緯

卷之二百二十八

圭

能經久詔可河决澶州時北外監丞陳佑甫謂商胡决三十年所行河道填淤漸高堤防歲增未免泛濫今當修者有三商胡一也橫隴二也禹舊迹三也然商胡橫隴故道地勢高平上性疏惡皆不可復復亦不能持久唯禹故道尚存在大伾太行之間地卑而勢固故秘閣校理李垂與今知涿州孫民先皆有修復之議望召民先同河北漕臣自衛州按視訖於海口從之四年小吳埽大决恩州危甚令李立之經畫帝謂輔臣曰河之爲患久矣夫水之趨下乃其性也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以道治水無違其性可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雖神禹復生不過如此宰相吳

充曰誠如聖訓河北東路提點刑獄劉定言王莽河一徑水自大名界下合大流注冀州及徐曲御河决口趙村埽子决口兩徑水亦注冀州城東若遂成河道即大流難以西傾望早經制詔送李立之立之言臣相視河流至乾寧軍分東西兩塘次入界河於勢地口入海通流無阻宜修立東西堤詔覆計之立之又言未濟延安鎮瀛州景城鎮在大河兩堤之間乞相度遷於堤外於是分立東西兩堤五十九帶定三等向著河勢正者堤身爲第一河勢順流堤下爲第二離堤一里內爲第三退背亦三等堤去河最遠爲第一次遠者爲第二次近一里以上爲第三立之在熙寧初已主立堤今竟行

史緯

卷之二百二十八

圭

其言五年河决原武詔曰原武决口已引奪大河四分以上不大治之將貽巨憂其輟汴河兵五千併力築堤修閉至臘月竟塞六丈抵熙寧初專欲導東流閉北流元豐以後因河决而北議者欲復禹故迹神宗思順水性而水官難其人王安石力主范子淵元祐元年御史呂陶劾子淵修堤開河廢費巨萬護堤壓埽之人溺死無數興役七年功用不成乞行廢放於是降知峽州其制畧曰汝以有限之才興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中書舍人蘇軾語也哲宗即位河流雖北而孫村低下夏秋霖雨漲水往往東出小吳之决既未塞又决小張口河北諸郡皆被水災知澶州王令國

建議游迎陽舊河又於孫村金堤置約復故道於是因河東流之議起詔秘書監張問相度河北水事以王令圖領都水同行河開言臣至滑州相視迎陽埽至大小吳水勢低下舊河淤故道難復請於南樂大名開直河并發河分引水勞人孫村口以解北京向下水患於是減水河之能復起既從之矣會北京留守韓絳奏引河近府非是詔別相視令圖問欲必行前說二年令圖死以王孝先代之左司諫王觀言轉運使范子奇反覆求合都水使者王孝先暗移不通望別擇人時知樞密院事安燾深以東流爲是言朝廷久議回河獨憚勞費不顧大患蓋自小吳未決以前河流入海之地雖屢變移而盡在中國故京師恃以北限疆敵景德澶淵之事可驗也且河決每西則河尾每北河流既益西決固已北抵境上若復不止則南岸遂屬邊界如慶曆中取河南熟戶之地遂築軍以窺河外已然之效如此蓋自河而南地勢平衍而抵京師長慮却顧可爲寒心又朝廷捐東南之利以宿河北軍兵預備之意深矣使敵能至河南則邊不相及今欲便於沿河而後於設險非計也王巖叟言朝廷知河流爲北道之患日深故遣使命官相視便利欲順而導之以拯一路生靈於墊溺甚大惠也然昔者專使未還不知何疑而先罷議專使反命不知何所取信而議復興既敕都水使者總護復

事調兵起工有定日矣已而復罷數十日間變議再三何以示四方今有大害七不可不早爲計北塞之所恃以爲險者在塘泊黃河埋之失北塞險固之利一也橫遏西山之水不得順流而下賊溢於河北使百萬生齒流散而不復二也乾寧孤懸既危絕而大名深冀腹心郡縣皆有不自保之勢三也滄州扼北敵海道自河不東流滄州在河之南直抵京師無有限隔四也并吞御河邊城失轉輸之便五也河北轉運司歲耗財用陷租賦以百萬計六也六七月之間河流交漲占沒西路阻絕遠使進退不能兩朝以爲憂七也且去歲之患已甚前歲今歲又甚焉望詔執政大臣早決河議而責成之太師文彥博中書侍郎呂大防皆主其說中書舍人蘇轍謂左僕射呂公著曰河決而北先帝不能回而諸公欲回之是白謂智勇勢力過先帝也蓋因其舊而修其未備乎公著唯唯於是三省奏自河北決恩冀以下數州被患至今未見開修的確利害致妨興工乃詔河北轉運使限兩月同水官講議開奏講議官言令圖問相度開河取水入孫村還復放道今流分寸取引不過其說難行張景先以問說爲善果欲回河唯北京以上滑州而下爲宜仍於孫村濬治橫河舊堤止用速埽人兵物料并年例客軍春夫漸爲之可也朝廷然其說三年詔黃河未復故道終爲河北之患王孝先等所

議已嘗與役不可中罷三省樞密院速與商議施行右相范純仁言聖人有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蓋天下大勢唯人君所向群皆競趨如川流山摧小失其道非一言一人可回故居上者不可不謹也今意已有所向而為天下先矣乞將前日降出文字却且進入免希合之臣妄測聖意輕舉大役三省樞密院奏事延和殿文彥博呂大防安燾爾河不東則失中國之險為契丹之利范純仁王存胡宗愈則以虛費勞民為憂存謂今公私財力困匱朝廷所未甚知賴先帝時封樁錢物可用耳外路往往空乏奈何起數千萬物料兵夫圖不可成之功且御契丹得其道則自景德至今八九十年通好如一家設險何與焉不然如石晉末耶律德光犯關豈無黃河為阻況今河流未必衝過北界耶太后曰可議明日純仁又畫四不可之說且曰北流數年未為大患而議者恐失中國之利先事回改正如頃西夏本不為邊患而好事者以為不取恐失機會遂興靈武之師孔子論為政曰先有司今水官未嘗保明而先示以決欲回之旨他日敗事是使之得以藉口也存宗愈奏昨親聞德音更令熟議然累日猶有未同欲令建議者結罪任責臣本謂建議之人思慮有所未逮故乞差官覆按若但使之結罪彼所見不過如此後或誤事加罪何益臣非不知河決北流為患非一若能全

同大河使由孫村故道豈非上下通順孝先等為未必然之論能幸萬一以冀成功又預求免責若遂聽之將有噬臍之悔故欲選近臣按視若孝先之說決可成則積聚物料接續興役如不可為則令沿海踏行自思魏以北塘泊以南別求可以疏導歸海去處不必專主孫村此亦三省共會商量望賜詳酌存又奏自古唯有導河塞河導河者順水勢自高導今就下塞河者為河堤決溢修塞令入河身不聞幹引大河今就高行流也於是收回詔書戶部侍郎蘇轍言黃河西流議復故道事之經歲役兵二萬聚梢楮等物三千餘萬方河則災傷困弊而興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竊歎今回河大議雖

有政田被稅之害。其去亦有淤厚宿麥之利。况故道已退之地。余麻千里。賦役全復。此漲水之說。不足聽也。三日。河徙無常。萬一自契丹界入海。邊防失備。按河昔在東。自河以西。縣與契丹接壤。無山河之限。邊臣建爲塘水。以捍契丹之衝。今河既西。則西山一帶。契丹可行之地無幾。邊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議者尚恐河復北徙。則海口出契丹界中。造船爲梁。便於南牧。臣聞契丹之河。自北南注。以入於海。蓋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淺。勢無徙移。此邊防之說。不足聽也。臣又聞謝卿材到闕。昌言。黃河自小吳決口。乘高注北。水勢奔決。上流隄防。無復決怒之患。朝廷若以河事付臣。不復

史緯

卷之二百二十八

七

一夫。不費一金。十年保無河患。大臣以其異已罷歸。而使王卒先等。重畫回河之計。蓋由元老大臣。重於改過。故假契丹不測之憂。以取必於朝廷。雖近百祿等。出按利害。然未敢保其不觀望風旨也。願回收買稍草指揮。勿調開河役兵。使百祿等。明知聖意無所偏係。不至附阿以誤國計。中書舍人曾肇言。數年以來。河北京東淮南。三路災傷。今歲河北並邊稍熟。而近南州軍皆旱。京東西淮南。饑殍瘡痍。若來年雖未大興河役。止令修治舊堤。開減水河。亦須調發丁夫。本路不足。則及隣路。隣路不足。則及淮南。民力果何以堪。民力不堪。則雖有回河之策。及稍草先具。將安施乎。百祿等行觀東西二

河。以爲東西高仰。北流順下。決不可回。奏事曰。往者王令。國張問。欲開引水。發河。導水入孫村口。還復故道。議者疑焉。故置官設局。使之講議。既開掘井筒。折量地形。水面尺寸高下。顧臨上孝先張景先唐義問陳祐之。皆謂故道難復。而孝先獨叛其說。初乞先開減水河。俟行流通快。新河勢緩。人工物料豐備。徐議開塞北流。已而召赴都堂。則又曰。請以二年爲期。及朝廷詰其成功。遂云。來年取水入孫村口。若河流順快。工料有備。便可閉塞。回復故道。是不踈新河勢緩矣。回河事大。寧容異同如此。蓋孝先等。知合用物料五千餘萬。數計經歲。未及毫釐。度事終不可爲。故爲大言。又云。若失此時。或

史緯

卷之二百二十八

七

河勢後背。豈獨不可減水。卽未無回河之理。臣謂河流轉徙。乃其常事。水性就下。固無一定。若假以五年。休養數路民力。沿河積材。漸濬故道。葺舊堤。一旦流勢改變。釀爲二渠。分派行流。均減漲水之害。則勞費不大。功力易施。安得謂之一失此時。永無回河之理也。四年。百祿等使回入對。言修減水河。役過兵夫六萬三千餘人。計五百三十萬工。費錢糧三十九萬二千九百餘貫石匹兩。收買物料錢七十五萬三百餘緡。用過物料二百九十餘萬條束。官員使臣軍大將。凡一百一十餘員。請給不預焉。願罷有害無利之役。那移工料。繕築西堤。以護南決口。乃詔罷回河。及修減水河。四月。尚書省言。大

河東流爲中國之要險。自大吳決後。由界河入海。不惟淤壞。塘濬。兼濁水入界。河向淺濶。則河必北流。若河尾直注北界入海。則中國全失險阻之限。不可不爲深慮。詔范百祿等條畫以聞。百祿言。臣等昨按行黃河衝流口。至界河。又東至海口。熟觀河流形勢。并緣界河至海口地分。使臣各稱界河。未經黃河行流已前。濶一百五十步。深一丈五尺。自黃河行流之後。今濶至五百四十步。深者三丈五尺。乃知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剗除成空。而稍深。與前漢書張戎之論甚合。自元豐四年。河出大吳。一向就下。衝入界河。行流勢如傾建。經今八年。不捨晝夜。衝剗界河兩岸。日漸開濶。連底成空。趨海之勢甚迅。雖遇泛漲。非常而大。吳以上數百里。終無決溢之害。此乃下流歸納處。河流深快之驗也。本朝以來。未有大河安流。合於剗迹。如此之利便者。其界河向去。只有深濶。加以海潮。行來直瀉。必無淺濶。河尾安得直注北界。中國亦無全失險阻之理。且河遇平壤。漸慢行流稍遲。則泥沙留淤。若遇深走下。漸激奔騰。惟有剗除。無由淤積。塘濬有限。遼之名無兼遼之實。今之塘水。又異昔時。淺可以塞。深可以維。舟而濟。冬寒水堅。尤爲坦途。如滄州等處。南朝之決。頗已濶濶。今四十二年。迄無邊警。亦無人言以爲深憂。自同河之議起。首以。此動煩聖聽。殊不思大吳初決。水未有歸。猶不北去。今入

史籍

卷之二百二十八

堯

要言新書
之人其爲

海端迅。界河益深。尚復何慮。藉令有此。則中國據上游。契丹豈不慮乘流擾之乎。自宋朝那蕭開雲中朔方。定襄雁門。上郡太原。右北平之閒。南北往來之衝。豈塘濬界河之足限哉。七月。都水監言。自小吳決後。前後遣官相度。非一。終未有定論。以爲北流無患。則二年。河決南宮下埽。三年。決上埽。四年。決宗城中埽。豈北流可保無虞。以爲大河臥東。則南宮宗城皆在西岸。以爲臥西。則冀州信都恩州清河武邑。或決皆在東岸。要大河千里。未見歸納經久之計。所以昨相度第三第四鋪。分決漲水。少紓目前之急。繼又宗城決溢。包蓄不定。雖欲不爲東流之計。不可得也。河勢未可全奪。故爲二股之策。

史籍

卷之二百二十八

丰

雖矣朝廷遂為之遣都水使者與兵功開河道進歸牙欲約之使東方河水盛漲其西行河道若不斷流則退之東行實同兒戲臣願命有司觀水勢所向依累年漲水舊例因其東溢引入故道以紓北京朝夕之憂故道隄防壞決者第畧加修葺免其決溢而已至於開河進約等事一切無得與功不過一月漲水既落則西流之勢決無移理兼聞孫村出岸漲水今已斷流河上官吏未官奏知耳時吳安持與李偉力主東流而謝卿材謂近歲河行地中無可回之理召赴政事堂會議大臣不以為然李偉言已開撥北京南沙河直堤第三鋪放水入孫村口故道通行又言大河已分流即更不須開

史籍

卷之二百二十八

主

洶因昨來一決之後東流自是順快漸成港道見今已為二股約奪大河三分以來若得夫二萬於九月興工至十月寒凍時可畢因引導河勢豈止為二股通行而已亦將遂為回奪大河之計今來既因撥東流修全歸牙當進增進一堵有一堵之利比至來年春夏之交遂可全復故道今日當必開北流乃為上策若不明詔有司即令回河深恐上下遷延議終不決觀望之間遂失機會乞復置修河司從之五年梁肅言朝廷治河東流北流本無一偏之私今東流未成邊北之州縣未至受惠北流方悍邊西之州縣日夕可憂乃傾天下之力專事東流而不加一夫一草於北流之上得不

才人之術

謀國計乎去年屢災之告全由隄防無備臣願嚴責水官修治北流端岸使二方均被制隱之恩詔開修城水河二月詔上冬憲望今未得雨早暵潤遠宜權罷修河蘇轍言臣去年便災月過河北見州縣官吏訪以河事皆相視不敢正言及今年正月還自災州所過吏民方舉手相慶皆言近有朝旨罷回河大役令下之日驩呼鼓舞惟城水河役還延不止耗蠹之事十有四五民間竊議意大臣業已為此勢難遽回既為聖鑒所照要當速還盡罷今果蒙聖旨以早災為名權罷修黃河民方憂旱聞命踴躍聖詔云上合天意下合民心因水之性功力易就天語激切中外聞者或至泣下大臣奉行

史籍

卷之二百二十八

主

不得其平由此觀之是大臣所欲雖害物而必行陛下所為難州民而不聽至於委曲回達巧為之說僅乃得行君權已奪因勢制植臣所謂君臣之間逆順之際大為不便者此事是也黃河既不可復回則先罷修河司只令河北轉運司查將一道兵功修貼北流堤岸罷吳安持李偉都水監差遣正其欺罔之罪使天下曉然知聖意所在如此施行不獨河事就緒天下臣庶自此不敢以虛誑欺朝廷弊事庶幾漸去矣八月提舉東流故道李偉言大河自五月後日益暴漲始由北京南沙堤第七鋪決口水出於第三第四鋪并清豐口一併東流故道河槽深三丈至一丈以上比去年九為深快順

城北流橫溢之患然今已秋深水當減落若不稍加措置慮
 致斷絕即東流遂成淤澱望下所屬官司經畫沙堤等口分
 水得吉免於故道上誤因事詔吳安持與本路監司及李偉
 長視其合措置事以問蘇轍言修河司若不罷李偉若不去
 河水終不得順流河朔生靈終不得安居六年赦竄責李偉
 上年以趙鼎權河北轉運使偶素與安持等議不協書上河
 議曰自頃有司回河幾三年功費騷動半天下復為分水又
 四年矣故所謂分水者因河流相地勢導而分之今乃橫截
 河流置堤約以扼之開濬河門徒為漏潭其狀可見况故道
 千里其間又有高處故累歲漲落輒復自斷大河流有逆順
 地勢有高下非朝廷可得而見職在有司朝廷任之亦信矣
 患有司不自信耳臣謂當繕大河南北流兩堤復修宗城寨堤
 閉宗城口廢上下約開關村河門使河流湍直以成深道兼
 河工費以治一河一二年可以就緒而河患庶幾息矣願
 以河事一付轉運司而總以工部罷外丞司使指置歸一則
 職事可舉弊事可去四月詔外丞司管下河堤歸轉運副使
 十月以大河東流賜都水使者吳安持三品服北都水監丞
 李偉再任元祐八年二月三省奉旨北流軟堰並依都水監
 所奏門下侍郎蘇轍奏臣嘗謂軟堰不可施於北流利害甚
 明蓋東流本人力所開潤止百餘步冬月河流斷絕故軟堰

水官司不加算

可為北流是大溜北之東流何止數倍見今河水行流不絕
 軟堰何由能立蓋水官之意欲以軟堰為名實作硬堰陰為
 回河之計耳朝廷已覺其意則軟堰之請不宜復從趙鼎上
 議曰臣竊謂河事大利害有三而言者互進其說或見近忘
 遠微俾盜功或取此舍彼誇張昧理遂使大利不明大害不
 去上惑朝廷下惑民患橫役枉費殆無窮已臣竊痛之所謂
 大利害者北流全河患水不能分也東流分水患水不能行
 也宗城河決患水不能閉也是三者去其患則為利未能去
 則為害今不謀此而議欲專閉北流止知一日可閉之利而
 不知異日既塞之患止知北流伏槽之水易為力而不知關
 材方漲之勢未可併以入東流也夫欲合河以為利而不恤
 上下壅潰之害是皆見近忘遠微俾盜功之事也有司欲斷
 北流而不執其害乃引分水為說姑為軟堰知河衝之不可
 以軟堰禦則又為決堰之計臣恐枉有工費而以河為戲也
 請俟漲水伏槽觀大河之勢以治東流北流五月水官請進
 渠材上下約東狄河門既涉漲水遂壅而潰南犯德清西失
 內黃東淤梁村北出關村宗城決口復行魏店北流因淤塞
 斷河水四出壞東都浮梁十二月監察御史郭知章言臣北
 緣使事至河北自滄州至北京渡孫村口見水趨東者河甚
 濶而深又自北京往涪州過楊家渡口復渡見水之趨北者

繞十之二三。然後知大河宜開北行東。乞下都水監相度。於是吳安持復兼領都水。建言近準朝旨。已堰斷魏店向下北流。一校斷絕。然東西未有堤岸。若漲水稍大。必披離漫出。則平流在北京恩州界。為害愈甚。乞塞梁村口。開清豐口。以東誰瓜河分殺水勢。呂大防以其與已意合。向之詔同北京留守相視。右相范純仁與蘇轍力言不可。詔都水監與本路安撫轉運提刑司共議。可則行之。有異議。速以聞。紹聖元年正月也。時轉運趙鼎深以為然。提刑上官均頗助之。偶之言曰。河自孟津初行平地。必須全流。乃成河道。禹之治水。自真北抵滄棧。始播為九河。以其近海無患也。今河自橫壠六塔商

史籍

卷之百二十人

章

胡小吳百年之間。皆從西決。蓋河徙之常勢。而有司置壅創約。橫截河流。同河不成。因為分水。初決南宮。再決宗城。三決內黃。亦皆西決。則地勢西下。較然可見。今欲弭息河患。而逆地勢。戾水性。臣未見其能就功也。請開闢村河門。修平鄉鉅鹿埽。焦家等堤。濬清濁故道。以備漲水。大名安撫使許將言。度今之利。若舍故道。止從北流。則慮河下已涸。而上流橫潰。為害益廣。若直開北流。東徙故道。則復慮受水不盡。而被壓為害。竊謂宜開梁村之口。以行東。因內黃之口。以行北。而塞閉諸口。以絕大名諸州之患。俟春夏水大至。乃觀故道。足以受之。則內黃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則梁村之役可止。定其

成議。則民心固。而河之順復有時。可以保其無害。詔令吳安持同都水監丞鄭佑與本路安撫轉運提刑司官具圖狀。保明開淤。即行未便。亦具利害。來上。三月。郭知章言。河復故道。水之趨東。已不可遏。近日遣使按視。逐司議論。未一。臣謂水官朝夕從事河上。望專委之。呂大防罷相。右正言張商英言。元豐間。河決南宮口。講議累年。先帝數曰。神禹復生。不能回此河矣。乃敕自今後不得復言回河閉口。蓋採用漢人之論。俟其泛濫自定也。元祐初。文彥博。呂大防以前敕非是。拔吳安持為都水使者。委以東流之事。京東河北五百里內。差夫五百里外。出錢結夫。及支借常平倉司錢。買稍草。斬伐榆柳。

史籍

卷之百二十人

素

凡八年。而無尺寸之效。乃遣王宗望代之。宗望至。則剽奪世。翁以彥博大防餘意。力主東流。以梁村口吞納大河。今則梁村口淤澱。而開沙堤兩處。決口以泄水矣。前議累七十里堤。以障北流。今則云俟霜降水落。與功矣。咫尺不應。九年為水官。歲欺如此。九年之內。年年若山水漲。霜降水落。豈獨今年始有漲水。而待水落。乃可以興工耶。乞遣使按驗虛實。取索同河以來。公私費錢糧稍草。依仁宗朝施行。會廣武埽危。急詔王宗望急往救護。帝謂輔臣曰。廣武去洛河不遠。須防漲溢。下漣京師。輔臣出圖狀奏曰。此由黃河北岸生灘。水趨南岸。今雨止。河必減落。已下水官按視。為築堤。及去北岸嫩灘。

九歲不成
疎之可也
從何奈何

史錄

卷之二十一

五

令河順直則無患矣。樞工部侍郎吳安持等言：廣武壩危，劇塌堤身處，地形稍高，自鞏縣東七里店至洛口，不滿十里，可以別開新河，引導河水，近南行流，地步至少，用功甚微。王宗望行視，并開非箇，各稱便利。其南築大堤，工力浩大，乞下合屬官司，躬往相視，保明從之。十月，王宗望言：六河自元豐潰決以來，東北兩流，利害極大，頻年紛爭不決。水官無所適從，伏自奉詔，凡九月上京，成筭，自關村下至栲栳堤，七節河門，並皆閉塞，築金堤七十里，盡障北流，使全河東還，故道以除水患。又自關村下至海口，補築新舊隄防，增修疏濬，河道之淤淺者，雖盛夏漲潦，不至壅決。望付史官，紀紹聖以來。

史錄

卷之二十一

五

而上流諸壩已多危急，下至將陵壩，決壞民田，近又據宗望等奏：大河自開塞關村而下，及創築新堤七十餘里，盡開北流，全河之水，東還故道，今訪問東流向，下地形已高，水行不快，既開斷北流，將來盛夏，大河漲水，全歸故道，不惟舊堤損缺，快漕而關村新堤亦恐未易支吾。兼京城上流諸處壩岸，慮有壅滯衝決之患，不可不豫為經畫。詔吳安持、王宗望同外監丞司，自關村而下，直至海口，逐一相視，增修疏濬。張商英又言：今已開北流，都水長貳交章稱賀，乞付史官。則是河水已歸故道，止宜修緝堤壩，防將來衝決而已。近聞王宗望却欲開澶州故道以分水，吳安持乞候漲水前相度。嚴關澶州故道，若不與今東流底平，則縱經水落，立見淤塞。若與底平，則從初自合開口回河，何用九年費財動衆？安持稱：使漲水相度，乃是悠悠之說，前來漲水，并今來漲水，各至澶州，德清軍界，安持首尾九年，豈得不見？更欲延至明年，乃是狡兔三穴，自為潛身之計，非公心為國事也。況立春漸近，調夫如是，時不早定議，又留後說，那財民力，何以支持？先朝水官孫民先，元祐六年，水官賈種民，各有河議，先取索照會，召前後本路監司及經歷河事之人，與水官詣都堂，反覆詰難，務取至當，經久可行，定議歸一，庶免以有限之財，事無涯之功。元符二年，北外都水丞李偉，乞於澶淵之南，大河身內，開小河。

一道以待漲水紆解大吳口下注北京一帶之患從之六月
河決內黃口東流遂斷絕詔大河水勢十分北流其河事付
轉運司貴州縣教護陞岸左司諫王祖道請正吳安持李倬
之罪投之遠方以明先帝北流之志詔可徵宗即位吳安持
輩用登極大赦次第牽復中書舍人張商英徽安安持等罪
主回河違神宗北流之意不聽商英言論水官非其人治河
當行其所無事一用堤障猶塞見口止其嚆也乃以商英為
北河轉運使兼提舉河事商英陳五事一曰行古沙河口二
日復平恩四塘三日引大河自古漳河浮河入海四曰築御
河西堤而開東堤之積五日閉木門口泄徒駭河東流大要

史綱

卷之二百二十八

宋

欲隨地勢疏濬入海會河決蘇村詔商英毋治河止置本職
其因河事差辟官吏並罷復置北外都水丞司建中靖國元
年尚書省言自去夏蘇村漲水後來全河漫流今已淤高三
四尺宜立西堤詔都水使者皆君既經度之左正言任伯雨
奏河為中國患二千歲矣自古竭天下之力以事河者莫如
本朝而徇衆人偏見欲屈大河之勢以從人者莫甚於近世
臣不敢違引祇如元祐末年小吳決溢議者乃謂謀異計欲
立奇功以邀厚賞不顧地勢不念民力不惜國用力建東流
之議當洪流中立馬頭設鋸齒稍芻材木耗費百億力運水
勢使之東注臨虛駕空非特行地上而已增堤益防情實恐

決沙淤泥久益高仰一旦決潰又復北流此非隄防之不
固乃理勢之必至也昔禹之治水行其無所事未嘗不因其
變以導之蓋河流泥濁泥沙相半流行既久遙遞淤澱則久
而必決者勢不能變也或北而東或東而北亦安可以人力
制哉為今之策正宜因其所向寬立隄防約欄水勢使不至
大段漫流若恐北流淤澱塘泊亦祇宜因塘泊之岸增設堤
防乃為長策聞近日議者又欲東流之計不獨比年災傷居
民流散公私匱竭事勢窘急固不可為抑亦自高注下瀉流
奔猛潰決未久勢不可改設若與工公私徒耗貽非利民之
舉實自困之道也崇寧三年臣僚言昨奉詔措置大河即由

史綱

卷之二百二十八

宋

西路歷添遊州軍回至武強縣循河堤至深州又北下衡水
縣乃建於黃又北渡河過來達鎮分遣屬僚相視恩州之地
河流次第大抵水性無有不下引之就高決不可得況西山
積小勢必欲下各因其勢而順導之則無壅遏之患詔開修
血河以殺水勢四年工部言乞修蘇村等處運糧河堤為正
堤以支漲水較修棄堤直堤可減工四十四萬料七十一萬
有奇從之大觀二年工部員外郎趙霆上免夫之議謂黃河
調發人夫修築塘岸常至敗家破產今春滑州魚池塘合起
夫役令送免夫之直用以買土增貼塘岸比之調夫反有贏
餘乞詔有司應堤埽合調春夫並依此例詔曰河防夫工虞

役十萬，順河之民困於調發，可上戶出錢免夫，下戶出力充役，其相度條畫以開五月，邢州河決，陷鉅鹿縣，詔遷縣於高，地以隆平縣下濕，亦遷之。六月，冀州河溢，壞信都南宮兩縣，詔沈純誠開撥廣武埽對岸免源河，分城埽下漲水，政和四年，都水使者孟目齡獻議，謂河流自大任之東而來，直大任山西而止，數里方回南，東轉而過，復折北而東，則又直至大任山之東亦止，不過十里耳，視地形水勢，東西相直，徑易，曾不十餘里間，且地勢低下，可以成河，倚山可為馬頭，又有中潭，正如河陽，若引使穿大任大山及東北二小山，分為兩股而過，合於下流，因是三山為趾，以繫浮梁，省費數十百倍可

史緯

卷之二十一

聖

寬河朔諸路之役，從之，詔居山至大任山，浮橋屬滑州者，賜名天成橋，大任山至汶子山，浮橋屬滑州者，賜名聖功橋，方河之間也，水流雖通，然湍激猛暴，遇山稍隘，往往泛溢，近者民人多被漂溺，因及通利軍，其後遂成巨漂，云目齡遷工，部侍郎，八月，通利移軍城於大任山間，十月，罷強埽，失都水使者孟揆言，大河連經漲溢，灘向已高，致河流傾側東岸，若修閉，兼強上埽，決口，其費不貲，縱使極力修閉，東堤上下，二百餘里，與水爭力，未能全免決溢之患，今浸水行流，多陂鹵之地，不犯州軍，止經數縣地分，遙遷經御河，歸納黃河，從自決口上，恩州為始，增補舊堤，接續御河東岸，兼合大河，從

之七年，都水使者孟揚言，舊河陽南北兩河分流，立中潭，浮梁，頃緣北河淤澱，水不通行，南河一橋，因河項窄狹，水勢衝激，每遇漲水，多致損壞，欲措置開修北河，如舊修繫南北兩橋，歲之三年，水壞天成聖功橋，官吏行罰有差，四年，都水使者孟揚言，奉詔修繫三山東橋成，凡役工十五萬七千八百零，詔因橋壞降秩者俱復之，揚轉正奉大夫，欽宗即位，御史中丞許翰言，保和殿大學士孟昌齡，延康殿學士孟揚，國閭直學士孟揆，父子相繼，領職二十年，過驛山積，安設堤防之功，多張稍椿之數，窮竭民力，聚歛金帛，交結樞要，內侍王伋為之與主，超付名位，不知紀極，大河浮橋，歲一造舟，京西之民，猶憚其役，而昌齡首建三山之策，回大河之勢，曠取百年浮橋之費，僅為數歲行路之觀，漂沒生靈，無慮萬計，近輔郡縣，蕭然破殘，所辟官吏，計全叙績，富商大賈，爭注名牒，每興一役，乾沒無數，陛下方將澄清朝著，建立事功，不誅貪，以貽父子，無以昭示天下，詔目齡與在外官觀，揚權領都水監職事，授候指置橋船畢，取旨。

史緯

卷之二十一

聖

史緯卷二百二十八終



汴河自隋大業初，疏通濟渠，引黃河通淮。宋都大梁，以河陰縣為汴首，受黃河之口，屬於淮。泗每歲自春及冬，常於河口均調水勢，止淺六尺，以通行重載。為旱歲，漕江淮湖浙米數百萬，及東南之產，不可勝計。又下西山之薪炭，輸京師之粟，以振河北之急。內外仰給焉。故於諸水，莫此為重。其淺澆有度，置官以司之，都水監總察之。然大河向背不常，故河口處

史緯 卷二百二十九

易，易則度地形，相水勢，為口以逆之。遇春首，輒調數州之民，勞費不貲。役者多溺死，吏又竝緣侵漁。而京師常有夾澆之虞。太祖建隆二年，道索水，自旃然與須水合，入於汴。太宗淳化二年，汴水決，後儀縣帝乘步輦出乾元門，宰相樞密迎謁。帝曰：「東京養甲兵數十萬，居人百萬家，天下轉漕仰給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顧？」車駕入泥淖中，行百餘步，從臣震恐，殿前都指揮使戴鼎叩頭懇請回輿，遂奉輦出泥淖中。詔與皆幸，數千寒之。水勢遂定，帝始就次。太官進膳，親王近臣皆泥濘沾衣。知縣宋炎亡匿不敢出，特赦其罪。是月，汴又決於宋城縣，於近縣丁夫二千人塞之。至道元年，帝以汴河歲運

史緯 卷二百二十九

江淮米數百萬斛，以濟京師。問侍臣汴水疏鑿之由，令參知政事張洎講求其事，以聞。其言曰：禹導河，自積石至龍門，南至華陰，東至砥柱，又東至於孟津，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即今成阜是也。或云：黎陽山也。禹以大河流泛中國，為害最甚，乃於具丘疏二渠以分水勢。一渠自武陟縣東，引入漯水，其水東北流，至千乘縣入海，即今黃河是也。一渠疏畎，引傍西山，以東北，形高壤堤，水勢流溢，夾石碣，不入於渤海，害所謂北過洛水，至於大陸，洛水即濁漳。大陸則邢州鉅鹿澤，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河自魏郡貴鄉縣界，分為九道，下至滄州，今為一河。言逆河者，謂與河水往復相承受也。齊桓公塞以廣田，居唯一河存焉。今其東界至荜梧河是也。禹又於滎澤下分大河為陰溝，引往東南，以通淮泗。至大梁後儀縣西北，復分為二渠。一渠元經陽武縣中牟臺下，為官渡水。一渠始皇疏鑿，以灌魏郡，謂之鴻溝。其若渠自滎陽五出池口，束注之漢。明帝時，樂浪人王景始作後儀渠，蓋循河溝故漬也。渠成，流注後儀縣，故以後儀為名。靈帝建寧四年，於故城西北，壘石為門，以遏渠口。故世謂之石門渠。外東合濟水，濟與河渠，渾濤東注，至敖山北，渠水至此，又兼邵水，即春秋晉楚戰於邲，邵水又音波，即汴字。避反字，改從下字。渠水又東，經滎陽北，旃然水自縣東流入汴水。鄭州滎陽縣西二十里三皇

山上有二廣武城，二城相去百餘步。汴水自兩城間小澗中東流而出，而濟流自茲乃絕。唯汴渠首受旃然水，謂之渴渠。東晉太和中，桓溫伐燕，將通之，不果。義熙十三年，劉裕西征，姚秦復浚此渠，始有清流奔注，而岸善潰塞，裕更疏鑿而漕運焉。隋煬帝大業三年，詔尚書左丞皇甫謐發河南男女百餘萬開汴水，起榮澤，入淮千餘里，乃為通濟渠。又發淮南兵夫十餘萬開邢溝，自山陽淮，至於揚子江，三百餘里，水面闊四十步，而後行幸焉。自後天下利於轉輸，皆孝文帝、賈誼言，漢以江淮為奉地，謂魚鹽穀帛多出東南，至五鳳中，耿壽昌奏故事，歲增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亦多自此渠漕運。唐

史籍

卷二百二十九

五

初，改通濟渠為廣濟渠。開元中，黃門侍郎裴耀卿言：「江淮租船自長淮西北，沂鴻溝，轉相輪納於河陰，合嘉太原等倉，凡三年運米七百萬石，實利涉於此。」開元末，汴州刺史齊齊以江淮漕運，經淮水波濤有沉損，遂浚廣濟渠，下流自泗州虹縣至楚州淮陰縣北八十里，合於淮，而水流迅急，行旅艱險，尋廢。停却由舊河。德宗朝，歲漕運江淮米四十萬石，以益關中。時叛將李正己田悅分軍守徐州臨渴口，渠築義阻兵，襄鄆南北漕引皆絕。於是水陸運使杜佑請改漕路，自浚儀西十里，疏其南涯，引流入琵琶溝，經蔡河至陳州，合潁水，是為漢故道，以官漕久不由此，故填淤不通。若噴流培岸，則功用

甚矣。又盧壽之間有水道，而平闊且其中曰雞鳴山，佑請疏其兩端，皆可通舟，其間登陸四十里而已。則江湖黔嶺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由白沙趨東關，經盧壽，浮穎步蔡，歷琵琶溝入汴河，不復經沂淮之險，徑於舊路二千里，功寡利博。朝議將行，而徐州順命，淮路乃通。至國家膺圖受命，以大業四方所濟天下之糧，可以臨制四海，故卜京邑而定都，漢高帝云：「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未至，孝文又云：「吾初卽位，不欲出虎符，召郡國兵，可知兵甲在外也。」唯有南北軍，期門郎羽林孤兒，以備天子扈從藩衛之用。唐承隋制，置十二衛府兵，皆農夫也，及罷府兵，始置神武神策為禁軍，不過三數萬人，亦以

史籍

卷二百二十九

四

備居從藩衛而已。故祿山犯關，驅市人而戰，德宗蒙塵，尼馬四百餘騎，兵甲皆在郡國，額軍存而可舉者，除河朔三鎮外，太原青社各十萬人，鄆寧宣武各六萬人，潞徐荆揚各五萬人，襄宣壽鎮海各二萬人，自餘觀察團練據要害之地者不下萬人。今天下甲卒數十萬眾，戰馬數十萬匹，並萃京師，悉集七亡國之士民於麾下，比漢唐京邑，民庶十倍，旬服時有水旱不致艱難者，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脉分咸會天邑，舳艫相接，賸給公私，所以無匱乏。唯汴水橫亘中國，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賦并山澤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然則禹力疏鑿以分水勢，煬帝開明以

可疏之

奉巡遊雖數運廢而流道不絕於百代之下終為國家之用
有其上天之意乎真宗大中祥符八年詔汴水添漲及七尺
五寸即遣禁兵三千沿河防護太常少卿馬元方請浚汴河
中流闊五丈濶五尺可省修堤之費詔遣使計度役還言泗
水西至開封府界淮瀾底平水勢薄不假開浚請止自泗州
至開封功入十六萬五千以宿毫丁夫充計減功七百三十
兩仍請於沿河作頭路道捍岸其淺處為鋸牙以束水勢
使其後成河道止用河清下卸卒就未放春水前令逐州長
吏令佐督役自今汴河淤澱可三五年一浚又於中牟榮澤
縣各置開減水河從之仁宗天聖四年大漲堤危衆情洶洶

史籍

卷一百二十九

五

憂及京城詔度京城西賈陂開地洩之於護龍河舊制水增
七尺五寸則京師集禁兵八作排岸兵貢土利河上以防河
滿五日賜錢以勞之曰特支或數漲數防不及五日而罷軍
士屢歲而賜予不及是歲始制防河兵日給錢薄其數才比
特支十分之一軍士便之嘉祐六年汴水淺涇常稍運漕都
水符惟忠言渠有廣狹若水澗而行緩則涉伏而不利於舟
應天府上至汴口或岸澗淺漫宜限以六十步濶於此則為
下岸狹河扼束水勢令湍駛稍伐岸木可足也下詔與復而
衆議以為不便宰相馮京奏祖宗時已嘗發河矣俗好沮敗
事宜勿聽役既半岸木不足募民出雜材岸成而言者始息

傳而難漫流多積兩澆渴處悉為墮直平夷往來便之神宗
熙寧四年創開營家口日役夫四萬一月而成歲三月已浚
浚乃復開舊口役萬工四日而水稍順有應舜臣者謂新口
在孤柏嶺下當河流之衝其便利可常用水大則泄以斗門
水小則為輔渠於下流以益之安石言其議宣徽北院使張
方平嘗論汴河曰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天下四衝八達之
地利漕運而瞻師旅必以河渠為主國初浚河渠三道以通
漕運定立上供年額汴河六百萬石廣濟河六十二萬石惠
民河六十萬石廣濟河所運止給太康咸平尉氏等縣軍糧
而已惟汴河所運米麥乃太倉蓄積之資今仰食於官廩者

史籍

卷一百二十九

六

不惟三軍至於京師士庶以億萬計大半待飽於軍需之餘
故國家於漕事至急至重然則汴河乃建國之本非可與區
區溝洫水利同言也近歲已罷廣濟河而惠民河斛斗不入
太倉大衆之命惟汴河是賴今陳說利害以汴河為議者多
我臣恐議者不已屢作更改必致汴河日失其舊國家大計
殊非小事願陛下特回聖鑒而神遠慮以固基本方平之言
為王安石發也六年都水監丞侯叔獻乞引汴水於府界開
田安石力主之水既數放或至絕流公私重舟有闕折者范
子奇議冬月不開汴口以外江網運直入汴至京省運般安
石用其說七年河溢敗堤御史盛陶謂汴河開兩口事便令

汴渠口
廣武山
已久而
則開可恨

同判都水監宋昌言視水勢提舉汴口官王疏言營家口水三分輸渠七分呂言請塞營家口而開輔渠許之八年安石再相叔獻言昨疏汴河自南京至泗州渠淺三五尺惟虹梁以東有礮石三十里不可疏濬乞募民開修詔檢計工糧以開叔獻又言歲開汴口作生河侵民田調夫役今惟用營家口減入夫物料以萬計會汴水大漲濶一丈二尺於是復請權開汴口十年范子淵請用濬川把以六月興工候今冬疏濬畢將把具分給逐地分使臣於開口之後檢量河道濬濬去處至春水接續疏導皆無甚利已而清汴之役與元豐元年西頭供奉官張從惠言汴口歲開閉修堤防通漕幾二

史籍 卷二百二十九

七

百餘日往時數議引洛水入汴患黃河噴廣武山須鑿山嶺十數丈以通汴渠功大不可為去年黃河暴漲水落稍北距廣武山麓七里退灘高湖可鑿為渠引洛入汴范子淵言汴水出王仙山索水出嵩諸山合洛水積其廣濶得二千一百三十六尺視今汴流尚廣九百七十四尺以河洛端幾不同得其疏餘可以相補猶不足則傍堤為塘濬取河水每百里置木牌一以限水勢兩旁溝湖陂濬皆可引以為助禁上源引引水大約汴舟重載入水不過四尺今濬五尺可濟漕運起華縣神尾山至士家堤築大堤四十七里以捍大河起沙谷至河陰縣十里店穿渠五十二里引洛水屬於汴渠上連

使行視還言工費浩大不可為上復遣入內供奉宋用臣還奏以為請自任村沙谷口至汴口開河五十里引伊洛水入汴河每二十里置東水一以易捷為之以節湍急之勢取水濬一引古索河為源注房家黃家孟家三陂及三十六陂高仰處瀦水為塘洛水不足則決以入河又自汜水關北開河五百五十步屬於黃河上下置牌辟閉以通黃汴二河越從即洛河舊口置水閘通黃河以泄伊洛暴漲其古索河等暴漲以親樓榮澤孔固三斗門泄之計工九十萬七千有餘仍乞修護黃河南堤埽以防侵奪新河從之二年三月以用臣都大提舉導洛通汴河道侵民塚墓給錢徙之無主者官

史籍 卷二百二十九

八

為經藏六月清汴成凡用工四十五日自任村沙口至河陰縣瓦亭子并凡水關北通黃河接運河長五十一里兩岸為堤總長一百三里引洛水入汴七月開汴口從官吏河清率於新洛口三年用臣言洛水入汴至淮河道漫漶多淺濬乞使河六十里為二十一萬六千步從之六年子淵又請於武濟山麓至河岸并墩灘上修堤及壓埽堤又新河南岸築新堤計役兵六千人二百日成開展直河長六十三里廣一百尺濬一丈役兵四萬七千有奇一月成從之都提舉南言汴水增漲京西四斗門不能分減致開決堤岸宜於萬壽鎮舊減水河汴河北岸修立斗門開淘舊河創開生河一道下合

入刁馬河設天一萬三千六百四十三人一月畢工諸從其
請哲宗元祐元年右司諫蘇轍言近歲京城外創置水磨因
此汴水淺流阻隔官私舟船其東門外水磨下流汙漫無歸
陵損民田一二百里幾敗漢高祖墳賴陛下仁聖惻怛親登
德音營救尋詔畿縣於黃河春夫外更開夫四其開自盟河
以疏洩水患計一月畢工然以水磨供給京城內外食茶等
其水止得五日閉斷以此工役重大民開每天日額二百錢
一月之費計二百四十萬貫而汴水渾濁易至填淤明年又
須開淘民間歲歲不免此費聞水磨歲入不過四十萬貫前
戶部侍郎李定以此課利惑誤朝聽使舊存開且水磨與置

史籍

卷一百二十九

九

未久自前未有此錢國計何闕而小人淺陋妄有新借傷民
辱國不以爲愧况今水患近在國門而恬不爲恤甚非陛下
勤恤民物之意而又減耗汴水行船不便乞廢罷官磨任民
磨茶轍又請令汴口以東州縣各具水磨所占頃畝每歲有
無除放二稅仍具水磨可否廢罷如決不可廢當如何給還
民田以免怨望轍又言昨朝旨令都水監差官具括中牟管
城等縣水磨元浸壓者幾何見今水占幾何退出頃畝幾何
凡退出之地皆還本主水占者以官地還之無田可還即給
元直里恩漢厚棄利與民所存甚遠然臣聞水所占地至今
無可對還而退出之田亦以迫近水廩爲兩水浸淫未得耕

復汴口河
洛水
則不必通

鑿知鄭州學象求奏自宋用臣興置水磨以來元未嘗取以
鹽注清汴水流自足不廢漕運乞盡廢水磨以便失業之民
詔罷之四年御史中丞梁燾言嘗求世務之急得導洛通汴
之實始聞其說則可喜及考其事則可懼竊以廣武山之北
卽大河故道河常往來其間夏秋漲溢每抵山下舊來洛水
至此流入於河後欲導以趨汴渠乃乘河未漲就嫩灘之上
峻起東西堤闢大河於堤北據其地以引洛水中間缺爲斗
門名通舟楫其資資河以助洛之淺涸也洛水本清而今汴
常黃流是洛不足以行汴而所以能行者附大河之餘波也
增廣武三埽之備竭西京不足以支費其失無慮數百萬計

史籍

卷一百二十九

十

上下習爲欺罔朝廷藏於安流之說稅厘之利恬不爲慮而
不知新沙疎弱力不能制悍河水勢一薄則崩變潰散將使
怒流循洛而下直冒京師是甘以數百萬日增之費養與時
萬一之患亦已誤矣夫歲傾重費以坐待其患何若折其奔
衝以終除其害哉爲今之計宜復爲汴口仍引大河一支開
閉以時還祖宗百年以來潤國養民之賜汴口復成則免廣
武傾注長爲京師之安省百萬金錢以紓生靈之困幸大河
水勢以解河北決溢之災便東南漕運以蠲重載留滯之弊
時節停開以除打凌之苦通來商賈以供京師之饒爲甚大
之利者六此不可忽也惟拆去兩岸舍屋盡廢餽錢爲害者

此篇應設
而乃不設
宋事大抵
如此

史籍

卷一百二十九

主

一而甚小。所謂損小成大。利也。臣之所言。特其大畧耳。至於考究本末。措置纖悉。在朝廷擇通習之臣。付之無牽浮議。責其成功。又言臣聞開汴之時。大河噴噴不決。蓋汴口析其三分之二。水河流常行七分也。自導洛而後。頻年屢決。雖洛口竊取其水。率不過一分上下。是河流常九分也。猶幸流勢臥北。故潰溢北出。自去歲以來。稍稍臥南。此甚可憂。而洛口之作。理須早計。竊以開洛之役。其功甚小。不比大河之上。但開百餘步。即可以通水三分。既永為京師之福。又減河北屢決之苦。兼水勢既已牽動。在於河。尤為順便。非獨孫村之功。可成。洹州故道。亦自然有可復之理。望出臣章。而詔大臣。與

史籍

卷一百二十九

主

口。名汴河為清汴者。凡以取水於洛也。復置清水。以備淺澮。而助行流。元祐間。却於黃河。接口分引。渾水。今自遼上流入洛口。比之清洛。難以調節。乞依元豐已修後河身丈尺。模決。檢計協力。以復清汴。立限修濬。通放洛水。及依舊置洛斗門。通放西河官私舟船。從之。徽宗宣和元年五月。都城無故大水。浸城外官寺民居。遂破汴堤。汴渠將溢。諸門皆城守。起居郎李綱。奏國家都汴。百六十餘載。未嘗少有變故。今事起倉卒。迴避驚駭。誠大異也。臣躬詣郊外。竊見積水之末。自都城以西。漫為巨浸。東拒汴堤。停蓄廣濶。湍悍激。東南而流。其勢未艾。或淹浸旬時。因以風雨。不可不慮。夫變不虛發。必有威召之因。願詔廷臣。各具所見。擇其可採者。施行之。都都城外。前水。緣有司失職。隄防不修。非災異也。罷潮而募人決水。下流山城。北注五丈河。下通梁山。礫乃已。蔡河貫京師。為都人所仰。兼閘水消。水濕。水以通舟。仁宗嘉祐三年。有司言。至和。中大水入京城。請自祥符縣界。募家開生河。直城南。好草。故北入惠民河。分注管溝。以紓京城之患。從之。神宗熙寧八年。詔京西運米於河北。候叔獻請。因丁字河故道。鑿堤置扉。引汴水入於蔡。以通舟運。河成。舟不可行。尋廢。廣濟河。導蒔水。自開封。歷陳留。曹濟。鄭。其廣五丈。東上供。

米六十二萬石太祖詔左監門衛將軍陳承昭於京城之西
夾汴水造斗門引京索蔡河水通城壕入斗門俾架流汴水
之上東進於五丈河以便東北漕運公私咸利

京畿溝洫仁宗天聖二年開門祇候張君平等言準敕按視
開封府界至南京宿毫諸州溝河形勢疏決利害凡八事一
前度地形高下連屬開治水勢依尋古溝洫浚之州縣計力
役均定置籍以主之二施工開治後按視不如元計狀及水
壅不行有害民田者按官吏之罪令償其費三約束官吏毋
欲取夫衆財貨入已四縣令佐州守俾有能勸課部民自用
工開治不致水害者敘爲勞績替日與家便官功績尤多別

史籍 卷一百二十九 主

議旌賞五民或於古河渠中修築堰埭截水取魚漸至澆
水潦暴集河流不通則致澣害乞嚴禁之六開治工畢按行
新舊廣濶丈尺以核工力以所出土於溝河岸一步外築爲
堤埭七溝洫上廣一丈則底廣八尺其濶四尺地形高處或
至五六尺以此爲率有廣狹不等處折計之則畢工之日易
於覈視入古溝洫在民田中久已淤平今爲賦籍而須開治
者據所占地步爲除其賦詔令頒行

三白渠在涇陽縣至道元年度支判官梁鼎陳堯叟上鄭白
渠利害按舊史鄭渠元引涇水自仲山西抵郿口並北山東
注洛三百餘里溉田四萬頃畝取一鍾白渠亦引涇水起谷

口入櫟陽注渭水長二百餘里溉田四千五百頃兩渠溉田
凡四萬四千五百頃今所存者不及二千頃皆近代改修渠
堰浸壞舊防由是灌溉之利絕少於古矣鄭渠難爲興工今
請遣使先詣三白渠行視復修舊迹詔大理寺丞皇甫遵光
祿寺丞何亮乘傳經度選等使還言周覽鄭渠之制用功最
大故仲山而東擊斷岡阜首尾三百餘里連亘山足岸壁頽
壞墮廢已久度其制置之始涇河平淺直入渠口暨年代浸
遠涇河陡洩水勢漸下與渠口相懸水不能至峻崖之處渠
岸摧毀荒廢歲久實難致力其三白渠溉涇陽櫟陽高陵雲
陽三原富平六縣田三千八百五十餘頃此渠衣食之源也

史籍 卷一百二十九 古

望令增築堤堰以固護之舊設節水斗門一百七十有六皆
壞請悉繕完渠口舊有六石門謂之洪門今亦墮圯若復議
興置則其功甚大且欲就近度其岸勢別開渠口以通水道
歲令渠官行視岸之缺薄水之淤填即時浚治嚴豪民盜水
之禁涇河中舊有石堰修廣皆百步捍水雄壯謂之將軍堰
廢壞已久杜思潤嘗請興修而功不克就其後止造水堰凡
用楠椿萬二千三百餘出於緣渠之民夏潦堰壞漂流散失
至秋復率民以葺之數畝重困欲令自今既田既畢命木工
拆堰木實於岸側可充二三歲修堰之川所餘緣渠之民計
用出丁凡調萬三千人就渠造堰各獲其利固不憚勞還能

吏司其事置署於澤陽縣側以時行視又言邵許陳類秦宿
毫州之地有公私開田凡三百五十一處合二十二萬餘頃
民力不能盡耕皆漢魏以來召信臣杜詩杜預任峻邵艾等
立制墾闢之地內南陽界鑿山開道疏通河水散入唐邵襄
州以溉田又諸處敗塘防埭大者長三五十里闊七八丈高
一二丈其溝渠大者長至百里闊至五丈濶至一丈五尺可
行小舟臣等周行歷覽若皆增築陂堰勞費頗甚欲隄防未
壞可與水利者先耕二萬餘頃他處漸圖建置時孫冕總監
三白渠詔昆依奏行之未幾而罷景德三年鹽鐵副使林特
度支副使馬景盛陳開中河渠之利請遣官行鄭白渠興修

史籍

卷二百二十九

五

古制詔太常博士尚質乘傳經度率丁夫治之資言鄭渠久
廢不可復今自介公廟迴白渠洪口直東南合舊渠以喚運
河灌富平櫟陽高陵等縣經久可以不竭工既畢而水利饒
足民獲數倍
漳河源於西山由磁洛州南入冀州新河集與胡盧河合流
其後漢徙入於大河神宗熙寧二年詔程昉相視開修役兵
萬人歲一百六十里帝因與大臣論財用文彥博曰足財用
在乎安百姓安百姓在乎省力役且河久不開不出於東則
出於西利害一也今發夫開治徙東徙西何利之有王安石
曰使漳河不山地中行則或東或西爲害一也治之使行地

中則有利而無害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會大風詔停役中
書格詔不下中書權令罷役程昉憤恚遂請休退御史劉摯
言昉開修漳河凡用九萬夫物料本不預備官私應急勞費
百倍過人夫夜役踐蹂田前發掘墳墓殘壞桑柘不知其數
愁怨之聲流播道路而昉妄奏民間樂於工役河北廂軍刻
剝都盡而昉仍乞於洛州調急夫又欲令役兵不分番次其
急切擾攘至於如此乞重行貶竄以謝疲民安石爲昉辨說
其力後卒開之安石贊

史籍

卷二百二十九

五

開濬引大河水注之御河以通江淮漕運仍置斗門以時啓
閉請築卒萬人一月可成從之九年秋昉奏畢功中書欲論
其功大名安撫使文彥博器質彥博言去秋開舊沙河取
黃河行運欲通江淮舟楫微於河北極邊自今春開口放水
後來漲落不定所行舟楫皆輕載有害無利枉費工料今御
河上源止是百門渠水其勢壯猛至衛州以下可勝三四百
斛之舟四時行運未嘗阻滯隄防不至高厚亦無水患今乃
取黃河水以益之大卽不能吞納必致決溢小則殺漫淺濶
必致淤澱凡上下千餘里必難歲歲開濬況此河穿北京城
中利害易觀今始初冬已見阻滯恐年歲間反壞久來行運

如此則不
應明既明
而古之不
亦達乎

史緯

卷二百二十九

七

備謂通江淮之漕則尤不然。自江浙淮汴入黃河順流而下。又合於御河大約歲不過一百萬斛。若自汴順流徑入黃河。達于北京。自北京和雇車乘陸行入倉。約用錢五六千緡。却於御河裝載赴邊城。其省工役物料及河清衣糧之費不可勝計。又去冬外監丞欲於北京黃河新堤開置水口以通行運。其策尤疎。此乃熙寧四年黃河下流御河之處。當時朝廷遣差近臣督役修塞。所費不貲。大名恩冀之人至今瘡痍未平。奈何反欲開口導水耶。都水監雖令所屬相視。而官吏恐作建謀之官。止作遷延回報。謂俟修固御河堤防。方議開置。河口况御河堤道僅如蔡河之類。若欲吞納河水。須如汴岸增修。猶恐不能制蓄。乞別委清強官相視利害。又言今之水官尤為不職。容易建言。僥倖恩賞。朝廷便為主張。中外莫敢異議。事若不效。都無譴罰。臣謂更當選擇其人。不宜令狂妄輩橫費生民膏血。而都水監言運河實便。十二月令知制誥熊本與都水監河北轉運司官相視。本奏河北州軍賞給茶貨以至應接沿邊樵場要用之物。並自黃河運至黎陽出卸。轉入御河。費用止於客軍數百人添支而已。向者朝廷會賜米河北。亦於黎陽或馬陵道口下卸。倒裝轉致。費亦不多。昨因程昉等言。盡於衛州西南循沙河故迹。決口置牌。鑿堤引河。以通江淮舟楫。而實邊郡倉庫。自興役至畢。凡用錢米工

史緯

卷二百二十九

八

料二百萬有奇。今後每歲用物料一百一十六萬。雇軍一千七百餘人。約費錢五萬七千餘緡。開河行水。纔百餘日。所過船楫六百二十五。而衛州界御河淤淺。已及三萬八千餘步。沙河左右民田。淹沒者幾千頃。所免租稅二千貫石有餘。有費無利。誠如議者所論。然尚有未大者。衛州居御河上游。而西南當王供向者之會。所以捍黃河之患者。一堤而已。今穴堤引河。而置牌之地。纔及堤身之半。詢之土人云。自慶曆八年後。大水七至。方其盛時。游波有平堤者。今河流安順三年矣。設復咎水暴漲。則河身乃在牌口之上。以湍悍之勢。而無堤防之阻。泛濫衝溢。下合御河。臣恐墊溺之禍。不特在乎衛州。而瀕御河郡縣。皆罹其患矣。夫此河之興。一歲所濟船楫。其數止此。而萌每歲不測之患。積無窮不貲之費。豈陛下所以垂世裕民之意哉。臣博采衆論。究極利病。咸謂葺故堤。堰新口。存新牌。而勿治。廢可以銷於股決溢之患。而省無窮之費。萬一他日欲由此河轉粟塞下。則暫開堰止。或可紓飛挽之勞。未幾河果決。衛州元豐五年。提舉河北黃河堤防司官御河狹隘。堤防不固。不足容大河分水。乞令綱運轉入大河。而閉截徐曲。既從之矣。戶部侍郎襄陽周輔復請開濬以通漕運。及令商旅舟楫至邊。是時每有一議。朝廷輒下水官相度。或作或輟。迄莫能定。大抵自小吳埽決。大河北流。御河數為淤

水所片亦或湮沒。哲宗紹聖三年四月河北都轉運使吳安持奏大河東流御河復出詔委前都水丞李仲提舉開導。徽宗崇寧元年冬詔侯臨同北外都水丞司計度西堤開置斗門決北京恩冀滄州永靜積水入御河枯源明年秋黃河漲入御河行流浸館陶縣敗廬舍復用夫七千役二十一萬餘工修西堤三月始畢漲水復壞之。

塘澤緣邊諸水所聚因以限遼其水東起滄州界拒海岸西至乾寧軍沿永濟河合破船旋等爲一水衡廣一百二十里縱或如之其濶五尺東起信安軍永濟渠爲一水西合魏集淀等爲一水衡廣一百二十里縱三五十里濶或丈餘東起

史綱

卷一百二十九

九

永濟渠西至霸州莫金口合水汶淀等爲一水衡廣七十里縱十餘里其濶六七尺東北起莫金口西南保定軍父母若合糧料淀等爲一水衡廣二十七里縱八里其濶六尺霸州至保定軍塘岸最淺故咸平景德中契丹南牧以爲歸路東南起保安軍西北雄州合百水淀等爲一水衡廣六十里縱二十餘里其濶八九尺東起雄州西至順安軍合大蓮花淀等爲一水衡廣七十里縱三四十里濶或一丈東起順安軍西邊吳淀等爲一水衡廣三十餘里縱百五十里其濶丈餘起安肅廣信軍之南保州西北育沈苑河衡廣三十里縱十里其濶五尺濶或三尺曰沈苑泊自保州西合難距泉等爲

稻田方田衡廣十里其濶三五尺曰西塘泊自何承矩以黃憊爲判官始開置屯田築堤儲水爲阻固其後益增廣之凡竝邊諸河若滹沱胡盧永濟等河皆滙於塘天聖以後相循而不廢領於沿邊屯田司或曰有兵將在契丹來去無所事塘自邊吳淀西望長城口尚百餘里皆山阜高仰水不能至契丹騎馳突此路足矣塘雖距海亦無所用夫以無用之塘而廢可耕之田則邊穀貴自困之道也不如勿廣以息民爲根本或者曰河朔輻員二千里地平夷無險阻契丹從西方入放兵大掠由東方而歸我嬰城之不暇其何以禦之自邊吳淀至泥姑海口綿亘七州軍屈曲九百里濶不可以舟行

史綱

卷一百二十九

十

濶不可以徒涉雖有勁兵不能度也東有所阻則甲兵之備可以專力于其西矣孰謂無益論者自是分爲兩岐而朝廷以契丹出沒無常阻固終不可以廢也仁宗明道二年劉平知成德軍奏曰臣嘗爲沿邊安撫使嘗陳備邊之畧由順安安肅保定州界自邊吳淀望趙曠川長城口乃契丹出入要害之地東西不及一百五十里臣竊恨聖朝七十餘年守邊之臣何可勝數皆不能爲朝廷預設深溝高壘以爲扼塞臣聞太宗朝有建諸置方田者今契丹國多事兵荒相繼我乘此以引水植稻爲名開方田隨田墪四面穿溝渠縱橫一丈濶三丈陂次交錯兩溝間植曲爲徑路才令通步兵引漕河

鮑河徐河雞距泉分注溝中地高則用水車汲引灌漑甚便
顧以劉志知廣信軍與楊懷敏共主其事數年之後必有成
績帝遂密敕平與懷敏漸建方田侍禁劉宗言請種木於西
山之麓以法榆塞可以限契丹後塘泊益廣至吞沒民田
溺兵是百姓始告病實元元年河北屯田司言欲於石塚口
道水濟河水以注緣邊塘泊請免所經民田稅從之時歲旱
塘涸懷敏慮契丹使至測知其廣漢乃壅界河水注之慶曆
二年契丹遣使致書求開南十縣且曰營築長堤填塞隘路
開決塘水添置邊軍既潛稔於猜嫌慮難救於信睦復書曰
營築堤康開決陂塘昨緣霖潦之餘大為衍溢之患既非疏
導常稍繕防豈能備嫌以虧信睦遂使劉六符嘗謂賈昌朝
曰塘深何為者一葦可杭投壺可平不然決其堤十萬土壘
遂可踰矣議者遂請潤其地以養兵帝問王拱辰對曰兵事
尚詳彼誠有謀不應以語我此誘言耳設險守國先王不廢
且祖宗所以限遼騎也帝漢然之七月契丹復議和好約兩
界河流已前開畝者並依舊外自今以後各不添展而舊塘
故治塘益急嘉祐中御史中丞韓絳言宜祖已上本籍保州
懷敏塘塘水侵皇朝遠祖墳近聞詔旨以錢二百千賜本宗
使易葬庶洩國體物論駭嘆元豐三年詔諭邊臣曰比者契
丹出沒不常不可全恃信約以為萬世之安况河朔地勢坦

平畧無險阻殆非前世之比惟是塘水實為壅塞卿等協力
增修自非地勢高仰人力所不可施者皆在滋廣用謹邊防
徽宗大觀二年詔曰澗水為塘以備汎濫而屯營田以實塞
下國家設官置吏專總其事州縣習玩歲久壞壞其令屯田
司循祖宗以來塘堤故迹修治之毋得增益生事大抵河北
塘深東距海西抵廣信安肅漢不可涉淺不可舟故止為險
固之地其後淤澁乾涸不復開濬官司利於稻田往往洩去
積水自是隄防壞矣
河北諸水有通轉餉者有為方田者大約利在畜水以限遼
騎而已神宗即位志在富國熙寧元年制置三司條例司具
農田利害條約諸類諸路凡有能知土地所宜種植之法及
修復陂湖河港或元無陂塘圩堰堤堰溝洫而可以利農者
水利可及泉而為人所擅有或田去河港不遠為地界所隔
可以均濟流通者縣有廢田曠土可糾合興修大川溝洫注
基荒穢合行溝導及陂塘堰埭可以取水灌漑若廢壞可興
治者各逐所見編為圖籍上之有司其土田迫大川數經水
害或地勢汗下雨潦所鍾要在修築圩堰隄防之類以障水
潦或疏導溝洫畝澮以灌積水縣不能辦州為道官事關數
州且奏取旨民修水利許貸常平錢穀給用初遣劉彝等八
人行天下相視農田水利又下諸路轉運司各條上利害又

諸諸路各置相度農田水利官至是以條約頒賜秘書丞侯叔獻言汴岸沃壤千里而夾河公私廢田畧計二萬餘頃麥川牧馬計馬而牧不過用地之半則是萬有餘頃常爲不耕之地觀其地勢利於行水欲於汴河兩岸置斗門泄其餘水分爲支渠及引京索河并三十六陂以溉田詔叔獻與著作佐郎楊汲同提舉叔獻又引汴水淤田而祥符中牟之民大被水患三年帝開淤田多侵民田稼屋宇令內侍馮宗道往視宗道以說者爲妄九月遣殿中丞陳世修乘驛經度陳顥州八丈溝故迹初世修言陳州項城縣界蔡河東岸有八丈溝或斷或續遙邇東去由穎及壽韓巨三百五十餘里乞開

其故道益加濬治興復大江大河百尺等險塘導水行溝中
基布灌溉俾數百里復爲稻田則其利百倍帝意阿之王安
石曰不然昔鄧艾不賴蔡河漕運故能并水東下大興水田
厥後既分水以注蔡河又有新修障以限之與昔不同唯
所用水卽水可并而漕可復矣故先命世修相度四年帝
侍臣中人視麥者言淤田甚佳有未淤不可耕之地一望數
百里獨樞密院以淤田無益謂其薄如餅安石曰就令薄固
可再淤使厚而後止帝以慶州軍亂召執政對資政殿獨寒
曰府界既淤田又行免役作保甲人極勞弊帝曰淤田於百
姓何苦聞土細如麴王安石曰慶卒之變陛下下食大臣宜

通論
如此則安
必生乎
亦下必矣

於此時共圖消弭乃合爲浮議歸咎淤田保甲了不相關此
非待至明而後察也五年二月候叔獻等言民願買官淤田
者七十餘戶已分赤淤花淤等各定其直仍於次年起稅若
願增錢者不以投狀先後給之御史張商英言議者請開墾
縣永國渠引瀾河水灌漑民田失邵信臣故路整家莊地
勢偏仰水不通流詔程昞領其事昞剗河去疏土築爲巨堰
水行再歲會霖雨豁谷合流大漲堰下土疏惡莫能禦由此
廢不復治時人人爭言水利大抵迂濶少效河北提舉常平
韓宗師論程昞十六罪帝以問安石安石請差官考實以聞
還奏得良田萬頃又淤四千餘頃宗師言昞奏百姓乞淤田

實未嘗乞帝曰此小失何罪但未知淤田何如耳安石曰今
發到好田萬頃又淤田四千餘頃陛下以爲不知臣實未喻
帝曰時修漳河漳河歲決修漳汜又無下尾安石力爲辯說
宗師與昉皆放罪他日帝諭唐太宗能受諫安石言陛下判
功罪不及太宗如程昉開閉四河除漳河黃河外尚有溉淤
及退出田四萬餘頃自秦以來水利之功未有及此止與韓
宗師同放罪臣恐後世有以議聖德安石佑昉大率類此是
時原武等縣民因淤田壞廬舍墳墓妨秋稼相率詣闕訴使
者聞之急責縣令追呼將杖之民謬云詣闕謝耳使者因爲
民謝表詣鼓院投之安石大喜久之帝始知雍丘等縣淤田

行其死
聖其教
止其分
取之其

樂國有
爭為之

頗害民田，詔提舉常平官相視，獨稅一料，樞密院奏，於田役
兵多死，每一指揮，僅存軍員數人，下提點司密究其事，提點
司言，死事者數不及三，歷七年，知諫院鄧綬言，於田司引
河水於酸棗陽武縣田，已役夫四五十萬，後以地下難淤而
止，相度官吏初不審議，妄興大役，乞加細罰，同知諫院范百
鍊言，鄒水監丞王孝先，議於朝，邑縣界黃河，淤安昌等處
歸地，及放河水，而鹹地高原不能及，乃請朝邑縣長豐鄉永
豐等十社，千九百戶，被水田三百六十餘頃，獨稅合加罪責，
九年，程師孟言，臣權領鄒水淤田，竊見累歲，淤京東西鹹由
之地，盡成膏腴，為利極大，尚以河東猶有荒瘠之田，可引大

史編 卷一百二十九

妻

河淤，既於是，遣鄒水監丞耿琬，淤河東路田，元豐元年，二府
奏事，詔及淤田之利，帝曰，大河源流長，皆山川膏腴，湮
故，灌漑民田，可以變斥鹵而為肥沃，朕取淤土，親嘗極為潤
賦，皆宗元祐以後，朝廷方務省事，水利亦浸緩矣，四年，知陳
州胡宗愈言，本州地勢卑下，秋夏之間，許蔡汝鄆西京，及關
封諸處大雨，則諸河之水，並由陳州沙河蔡河，同入潁河，不
能容受，故境內潴為陂澤，今沙河合入潁河處，有古八丈溝，
可以開溝，分決蔡河之水，自為一支，由潁壽界，直入於淮，則
沙河之水，雖其洶湧，不能壅遏，詔可，徽宗崇寧三年，宰臣蔡
京言，熙寧初，修水上之政，元祐側多廢弛，紹復先烈，當在今

日，如荒閑可耕，疥癩可腴，陸可為水，水可為陸，陂塘可修，溝
溉可復，積淤可洩，圩垸可興，許陳利害，或官為借貸，或自備
功力，或從官辦集，如能興修，依格酬獎，事功顯著，優與推恩，
從之。

岷江水發源處，古導江，今為永康軍，漢史謂秦蜀守李冰，始
鑿岷山，時沫水之害是也，沫水出蜀西徼外，今陽山江，大阜
江皆為沫水入於西川，始嘉州蜀益間，夏潦洋溢，必有潰基
衝決之患，自鑿離堆以分其勢，一派南流於成都，以合岷江，
一派由永康至瀘州，以合大江，一派入東川，而後西川沫水
之害滅，而耕桑之利溥矣，皂江支流逸北口都江口，置大堰，

史編 卷一百二十九

妻

城北流為三，曰外應，曰永康之導江，成都之新繁，而達於懷
安之空室，東北曰三石洞，流導江與彭之九隴，崇寧，濠陽，而
達於漢之離東南，曰馬騎，流導江與彭之崇寧，成都之郫，溫
江，新繁，新繁，成都華陽，三流而下，派別支分，不可悉紀，其大
者十有四，自外應而分，曰保寧，曰倉門，自三石洞，曰將軍橋，
曰灌田，曰離源，自馬騎，曰石址，曰鼓鼓，曰道溪，曰東穴，曰授
龍，曰北，曰傳下，曰王從，而石渠之水，則自離堆別而東，與上
下馬騎，乾溪，合凡為堰九，曰李光，曰磨村，曰百丈，曰石門，曰
廣濟，曰顏上，曰弱水，曰濟，曰導，皆以隄攝北流注之東，而防
其決，離堆之南，實支流故道，以竹籠石為大隄，凡七壘，如象

并石渠
有四

鼻狀以捍之離堆之趾舊鑿石爲水則則盈一丈至十而止水及六則流始足用過則從侍郎堰減水河漚而歸于江歲作侍郎堰必以竹爲繩自北引而南準水則第四以爲高下之度江道既分水復滿暴沙石填委多成灘磯歲暮水落築堤壅水上流春正月則役工濟治謂之穿淘元祐間差憲臣提舉守臣提督通判提轄縣各置指凡堰高下濶狹淺深以至濬泥取畝夫役工料及監臨官吏皆注於籍歲終計費罰焉

東南諸水神宗熙寧六年開龜山運河初發運使許元自淮陰開新河屬之洪澤避長淮之險凡四十九里久而淺濬累

史緯 卷二百二十九

壬

寧四年皮公弼請復濬治人便之至是發運使羅拯欲洪澤而上繫龜山與河以達於淮帝然之會發運使蔣之奇入對言上有清汴下有洪澤而風浪之險止百里之淮邇歲溺公私之賦不可計凡諸道轉輸洩湖行江已數千里而覆敗於此百里間長爲可惜宜自龜山蛇浦下屬洪澤鑿左肋爲腹河取淮爲源不置堰腫可免風濤覆溺之患帝遣都水監丞陳祐甫經度祐甫言今開洪澤以上既不用旂旂水唯隨淮而高下開濬河底引淮通流形勢爲便但工費浩大帝曰費雖大和亦博矣祐甫曰異時淮中歲失百七十艘若捐數年所損之費足濟此役帝曰損費尚小如人命何乃謂夫十萬

開治既成命之奇撰記刻石龜山哲宗元祐四年守臣蘇軾奏熙寧中臣通判杭州時父老皆云若運河淤塞率三五年常一開濬不獨勞役兵民而運河自州前至北郭穿關中蓋十四五里每將興工市肆洶動公私騷然自胥吏壞若兵級等皆能恐嚇人戶或云當於某處置土某處置泥水則居者皆有失業之憂既得重賂又轉而之他及工役既畢則房廊邸舍作踐狼籍圍闢隙地立成丘阜積雨滂澍復入河中居民患厭未易悉數若三五年失開則公私壅滯以尺寸水行數百斛舟人牛力盡跬步千里雖監司使命有數日不能出郭者詢其煩開屢塞之由皆云龍山浙江兩間泥沙渾濁

史緯 卷二百二十九

壬

費日稍久便及四五尺勢當然也尋刻刷捍江兵士及諸色廂軍得一千人七月之間開濬茅山鹽橋二河各十餘里皆有水八尺自是公私舟船通利三十年以來開河未有若此濬也者然湖水日至淤塞猶昔則三五年間前功復棄今於伶轡司前置一碑每遇湖上則暫閉此碑候湖平水清復開則河過關關中者永無湖水淤塞開濬驟廢之患詔從其請民甚便之徽宗宣和三年以真揚等州運河淺濬詔曰江淮漕運尚矣春秋時吳穿邗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漢吳王濞開邗溝通運海陵隋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雍熙中轉運使劉蟠以山陽濬迅急始開沙河以避險阻天禧

中發運使賈宗始開揚州古河緣城南接運渠毀三堰以均水勢今運河歲淺淤常詢訪故道及今河形勢與陂塘漸水之地講究措置悠久之利以濟不通可令發運使陳亨伯內侍譚禮條具措置以聞中使欲濟運河與江淮平亨伯遺其屬向子謹視之子謹曰運河高江淮數丈自江至淮凡數百里人力難濟昔唐李吉甫廢牖置堰治陂塘泄有餘防不足漕運通流發運使曾孝蘊嚴三日一啓之制復作歸水澳惜水如金比年行直達之法走茶鹽之利且應奉權倖朝夕經由或啓或閉不暇歸水又須毀朝宗廟自洪澤至召伯數百里不爲之節故山陽上下不通欲救其弊宜於真州太子港

史緯

卷一百二十九

三

作一壩以復懷子河故道於瓜洲河口作一壩以復龍舟壩於海陵河口作一壩以復茱萸待賢堰使諸塘水不爲瓜洲真泰二河所分於北神相近作一壩權開滿浦廟復朝宗廟則上下無壅矣亨伯用其言是後漕舟皆通利云靖康元年臣僚言東南瀕江海水易泄而多旱歷代皆有陂湖蓄水祥符慶曆間民始盜陂湖爲田後復田爲湖近年以來復廢爲田雨則溢旱則涸民久承佃所收租稅無計可脫乞盡括東南廢湖爲田者復以爲湖庶幾凋瘵之民稍復故業詔相度利害開奏紹熙五年淮東提舉陳損之言高郵楚州之間陂湖渺漫交封彌滿宜創立堤堰以爲蓄洩庶幾水不至泛溢

早不至乾涸乞典築自江都至淮陰三百六十里又自高郵興化至鹽城二百四十里其隄岸傍開一新河以通舟船仍存舊堤以捍風浪栽柳十餘萬株數年後隄岸既牢其木亦可備修補之用兼揚州鹽運使舊有隄岸乃泰州泄水之處其隄壞久於此創立斗門西引盱眙天長衆湖之水起自揚州江都經高郵及楚州寶應山陽北至淮陰西達于淮又自高郵入興化東至鹽城而極于海又泰州海陵南至揚州泰興而徹于江共爲石礎十三斗門七乞以紹熙堰爲名淮田多沮洳今築隄捍之得良田數百萬頃詔除損之淮東轉運判官湖江通大海日受兩潮錢武肅王始築捍海塘在候潮門

史緯

卷一百二十九

三

外湖水晝夜衝激版築不就命強弩數百射潮頭既而潮避錢塘東學西陵遂造竹器積巨石植以大木堤岸既固民居乃奠建宋大中祥符間湖江學西北岸稍過州城發運使李溥請用錢氏舊法實石於竹籠倚壑爲岸固以椿木環亘可七里斬材役工凡數百萬踰年乃成鈎木壁立以捍潮勢雖滿湧數丈不能爲害景祐中以湖江石塘積久不治人患墊溺工部郎中張夏置捍江兵士五指揮專採石修塘隨損隨治衆賴以安邦人爲之立祠朝廷嘉其功封寧江侯紹興二十九年高宗諭樞密院王綸曰往年宰執常欲盡乾鹽湖云可得十萬斛米朕謂若遇歲旱無湖水引灌則所損未必不

也

過之凡事須遠慮可也隆興元年紹興府守臣吳希奏自開
鑑湖溉廢田二百七十頃復湖之舊又修治斗門堰十三
所夏秋以來時雨雖多亦無泛溢之患民田九千餘頃悉獲
倍收其為利較然可見乞立禁牌界至則提岸自然牢固永
無盜決之虞孝宗乾道二年秀州守臣孫大雅請於諸港浦
作版障上曰朕觀漢文帝詔書多為農事而下須為久遠之
利不可憚一時之勞也

儀衛

基天下之貴一人而已是故環拱而居備物而動文謂之儀
武謂之衛一以明制度立等威一以慎出入遠危疑也書章

史緯 卷二百二十九

聖

并見見旋虎黃車轅周官旅賁王出入執盾以夾王車朝儀
之制因已繁然降及秦漢始有周禮陸戰南簿金根大駕法
駕千乘萬騎之盛歷代因之雖或損益然不過為尊大而已
宋初因唐五代之舊講究修葺尤為詳備其殿庭之儀則有
黃麾大仗黃麾半仗黃麾角仗黃麾細仗凡正旦冬至及五
月一日大朝會大慶冊受賀受朝則設大仗月朔視朝則設
半仗外國使來則設角仗發冊受賀則設細仗其西簿之等
有同一曰大駕郊祀大饗用之二曰法駕方澤明堂宗廟籍
田用之三曰小駕朝陵封祀奏謝用之四曰黃麾仗觀征省
方還京用之此其大較也臨時增損用置不同今撮其凡為

儀衛志

初宋制有黃麾大仗半仗角仗細仗南渡後惟造黃麾半仗
角仗細仗而大仗不設大朝會四朝惟一講紹興十五年正
月初旦是也用大仗三分減一凡三千三百五十人自是正
旦冬至俱免太朝賀以為定例焉黃麾半仗者大慶殿正旦
受朝兩宮上冊寶之所設也黃麾小半仗者大慶殿冊皇太
子及冊清殿皇后受冊之所設也黃麾角仗者大慶殿冬至
受朝紫宸殿仰位兩宮賀節慶壽紫宸殿受金使朝之所設
也黃麾細仗者大慶殿文德殿發策及進國史之所設也大
朝會之外有日參四參六參朔參望參朔參用簪務不簪務

史緯 卷二百二十九

聖

通直郎已上望參用簪務通直郎已上宣制非時慶賀以望
參官餘以朔參官四參官謂宰執侍從武臣正任文臣卿監
員郎監察御史已上四參遇雨則改日參在京官觀奉朝請
者赴六參仁宗康定元年參知政事宋庠言車駕行幸非郊
廟大禮具陳南簿外其常日導從惟前有駕頭後擁轡扇而
已殊非禮典所載公卿奉引之盛其侍從官屬下至厮役皆
雜行道中步箒之後但以親事官百餘人執轡以殿謂之禁
衛諸班助騎頗與乘輿相遠士庶觀者率隨扈從之人夾道
馳走喧呼不禁所過旗亭市樓垂簾外蔽士民高下瞰莫
為嚴憚還司街使恬不呵止咸令喧闐玩習為常非旄頭先

宋之簡易
近凡如此

驅清道後行之謂也。黃帝以神功盛德，猶假師兵營衛，則防微禦變，古今一體。案漢魏以降，有大駕小駕之儀。至唐又分殿中諸衛黃麾等仗，名數次序，各有施設。國朝承五姓荒殘之弊，事從簡略，每和鸞游豫，盡去戈戟旌旗之制，儀衛寡薄，頗同藩鎮。此皆制度放失，憚於改作之咎。宜委博學近臣，計繹前代儀注及鹵簿令，以乘輿常時出入之儀比之。三駕諸仗酌取其中，稍增儀物，具嚴法禁，以示尊極，以防未然。詔太常禮院與兩制詳定，閱習既畢，或言新制嚴密，慮違犯者衆，因不果行。景祐五年，賈昌朝言儀衛三事：一曰南郊鹵簿車駕詣郊廟，日執建杖供奉官於導駕官前分列迎引，至於齋官大毬杖非古，蓋唐世以資玩樂，其執之者皆義服，錦繡乘玉過於侈麗，既不足以昭文物，又不可以備軍容。常時豫游或宜施用，方今親奉大祀，端冕顙印，鼓吹不作，而乃陳戲賞之具，參簪紳之列，請諸典儀未爲允稱。謂宜徹去毬杖，俟禮畢還宮，鼓吹振作，復使就列。二曰大駕鹵簿有羊車前列臣案羊車，本漢晉之代，求於後宮，隋大業中增金寶之飾，駕以小馴，以順童自是以來，遂爲法從。國朝因循，尚未改革，竊以天地廟見，祖宗車服所陳，動必由禮，豈容後官所乘。參詳五輅，欲望大駕不用羊車，三曰南郊大駕鹵簿儀衛甚衆，有司雖依名物次第，兵杖數目，預先分布，及五使量行案

閱其如吏員兵伍素不閑習，行列先後多失次序，所持名物亦或差互，竊謂三載親郊，國之大事，旁陳象物，仰法乾行，四方之人觀禮於是，請於致齋前命儀仗鹵簿，使率押當官暨諸衛諸有執仗士卒自殿門至郊廟分列之處，詳視先後及器械仗名品，無令差忒。詔禮儀使宋綬與太常禮院詳定，綬奏後漢劉熙釋名曰：輦車羊車，各以所駕名之也。隋禮儀志曰：漢氏或以人牽，或駕果下馬，此乃漢代已有晉代偶取乘於後宮，非特爲掖庭制也。歷代載於輿衛志，自唐至今著之禮令，宜仍舊，其餘願依昌朝所奏。神宗元豐元年詳定所言古者法駕之行，必有共輿者，蓋以承清問，周官有太僕齊僕道僕，所以御車至參乘，則其禮益重。故道德之車則有齊右道右武車，則有戎右，皆以士大夫爲之。國朝之制，乘輿有太僕而無參乘，請增近臣一員立車右從之。

輿服

仁宗天聖五年工部郎中燕肅始造指南車，上奏曰：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蚩尤起大霧，軍士不知所向，帝遂作指南車。周成王時，趙蒙氏重譯來獻，使者或失道，周公賜辨車以指南，其後法俱亡。漢張衡魏馬鈞繼作之，屬世亂離，其器不存。宋武帝平長安，嘗爲此車，而制不精，祖冲之復造之，後魏太武使郭善明造，彌年不就，命扶風馬岳造，垂成而爲善

此有祭止
以衣以裳
大裘可也
衣與裳
以衣以裳
大裘可也

陸佃所議有可疑者按周禮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袞冕六人
維主之太常郊祀袞冕二人既云袞冕又云袞冕是袞與袞
各有冕乃云袞與袞同冕當以袞製之袞既無冕又製於袞
中表而表袞何以示袞袞之別哉古人雖質不應以袞爲夏
服蓋冬用大裘當暑則以同色緇爲之記曰郊之日王被袞
以象天若以被爲袞則家語亦有被袞象天之文諸儒或云
隔緇柴脫袞冕著大裘或云脫袞服袞蓋袞袞無同冕兼服
之理今乃以二服合爲一可乎且大裘天子吉服之最上若
大主大路之比是袞之在表者記曰大裘不裼說者曰無別
衣以裼之蓋他服之袞袞故表袞不入公門事天以報本復

史籍 卷二百二十九

考

始故露臂見素不爲表褻而冕亦無旒何必假他衣以藩飾
之手凡表上有衣謂之裼裼上有衣謂之襲襲者表上重二
衣也大裘不裼鄭志乃云表上有玄衣與表同色附會爲
說不與經合襲之爲義本出於重杏非一衣也古者齊祭與
社齊服降祭服一等祀昊天上帝五帝以袞冕祭則袞冕齊
故鄭氏云王齊服袞冕是袞冕者祀天之齊服也唐開元及
開寶禮以袞冕爲齊服袞冕爲祭服與張融臨緇柴脫袞服
袞之義合請從唐制制復曰夫大裘而裼謂之袞非大裘
而裼謂之袞冕袞冕必服袞冕不裼服袞今特古袞冕者
主冬至言之周禮司裘掌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則祀地不

合於禮則
不從不從
於禮則從
之可也

服大裘以夏日至不可服袞故也今謂大裘常暑以同色緇
爲之尤不經見且裼襲一衣而已初無重杏之義被袞而褻
之則曰襲袒而露袞之美則曰裼所謂大裘不裼則非袞而
何王肅曰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則明不裼而襲也充
美也鄭氏謂大裘之上有玄衣雖不知覆袞以袞然尚知大
裘不可徒服必有玄衣以覆之玉藻有尸襲之義周禮袞冕
注云袞冕者從尸服也夫尸服大裘而襲則王服大裘而襲
可知表不可以徒服故被以袞豈借袞以爲飾哉今謂祭天
用袞冕爲齊服袞冕爲祭服此乃襲先儒之謬誤後漢顯宗
服日月星辰十二章以祀天地自魏以來皆用袞服雖無大

史籍 卷二百二十九

考

裘未能盡合於禮因未嘗有表裘而祭者也且裘內服也與
袍同袍襲服而欲裼以祭天是欲襲衣以見上帝也詢直復
欲爲大裘之裳經色而無章飾夫裘安得有裳哉請從先帝
所志詔如詢直議元豐元年詳定禮文所言今皇帝冬至及
正月御殿服通天冠絳紗袍則百官皆服朝服乃禮之稱至
親祠郊廟皇帝服袞冕以事神而侍祠之官止以朝服登禮
之稱諸請親祠郊廟景靈宮除導駕贊引扶侍宿衛之官其
侍祠及分獻者並服祭服從之徽宗大觀二年議禮局檢討
官俞泉言玄以象道纁以象事故凡冕皆玄末纁裳今太常
寺祭服則衣色青矣前三幅以象陽後四幅以象陰故裳制

不相連屬。今之裳，則為六幅而不殊矣。冕玄表而朱裏，今乃青羅為裏，以金銀飾之。佩用綬，以貫玉。今既有玉佩矣，又有錦綬，以銀釧二環，飾之以玉。宗廟之祭也，乃為虎雌之狀，而不作虎。葵雞葵粉米，散利以養人也。乃分為二章，而以五色圓花為籍，其餘不合古者甚多。乞下禮局，博考古制。四年，議禮局官宇文粹中，議改衣服制度曰：凡冕，皆玄衣纁裳，衣則繪而章數皆奇，裳則繡而章數皆偶。陰陽之義也。今衣用淡青，非是。請衣色用玄，裳色用纁，以應典禮。古者蔽前而己，帝存此象，以革為之。今蔽膝，並以緋羅為表，緣緋絹為裏。又有山火龍章，案明堂位，有虞氏服黼，夏后氏山商火周龍章。黼者，乃黼冕之黼，非赤帝之帝也。且帝在下，體與裳同用，而山龍火者，衣之章也。周既績於上衣，不應又績於帝。又祭服有革帶，今通製以緋羅，宜依古制。粹中又上所編祭服制度曰：古者冕，以木版為中，廣八寸，長尺六寸。後方前圓，後仰前低。秦三十升之布，玄表朱裏。後方者，不變之體。前圓者，無方之用。仰而玄者，升而辨於物，俛而朱者，降而與萬物相見。後世以繒易布，故純儉。今羣臣冕版，長一尺二寸，闊六寸二分，非古廣尺之制。以青羅為裏，以金塗銀稜為飾，非古玄表朱裏之制。乞下有司改正。古者冕之名雖有五，而纁就旒玉，則視其命數以為等差。合絲絲為繩，用以貫玉，謂之纁。以一

玉為一成結之，使不相并，謂之就。就間相去一寸，則九玉者九寸，七玉者七寸，各以旒數長短為差。今羣臣之冕，用藥玉青珠，五色茸線，非藻玉三采二采之義。每旒之長各八寸，非旒數長短為差之義。古者三公一命衮，則三公在朝，其服當為冕。蓋出封，則逮君而伸，在朝則近君而屈。今之攝事及侍祠，皆在朝之臣也。在朝之臣，乃與古之出封者同命數，非先王之意。又古者諸侯有君之道，今之郡守，雖曰猶古之侯伯，其實皆王臣也。乞只用羣臣之服從之。紹興四年，國子監丞王普言冕服事。禮部奏案周官，自上公服裘王之三公服鷩，以至士服玄冕，凡五等。唐制自一品服裘冕九旒，至五品服

宜改正施行然終以承襲之久未能盡革也孝宗時殿中侍御史張震奏今日之弊在於人懷僥倖能革其俗然後天下可治且改轉服色自升朝官以上服綠大夫以上服緋並事改二十年方得改賜今承務郎以上服緋綠及十五年便與改轉不惟年限已減而又官品相絕蓋已為異恩矣竊聞省部欲自補官日便理歲月即是嬰兒投命年纔十五者今遂服緋而貴近之子或初年賜緋年纔及冠者今遂賜紫朱紫紛紛不亦濫乎若始於出身之日頗為折衷比之莅事所減已多而比之初補粗為有節帝從其言大中祥符元年三司言竊惟山澤之寶所得至難倘縱銷釋實為虛費今約天下所用黃金歲不下十萬兩俾上幣棄於下民自今練金貼金銷金泥金裝貼什器玩用之物並請禁斷非命婦不得以為首飾諸州寺觀欲以金箔飾尊像者據申三司聽自齎金銀工價就文思院換給從之孝宗嘗曰華弊當自宮禁始因賜風俗饒茂良奏由貴近之家放散宮禁以致流傳民間賜簪珥者必言內樣彼若知陛下崇尚淳朴必觀感而化矣秦制天子有六璽又有傳國璽歷代因之唐改為寶其制有八五代亂離或多亡失周廣順中始造二寶其一曰皇帝承天受命之寶一曰皇帝神寶太祖受禪傳此二寶又製大宋受命之寶至太宗別製承天受命之寶是後諸帝嗣服皆自

為一寶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為文凡上尊號有司製玉寶則以所上尊號為文寶用玉篆文廣四寸九分厚一寸二分璽以金盤龍鈕係以紫錦大綬赤小綬連玉環玉檢玉斗皆飾以紅錦金裝繫以紅綿加紅羅泥金夾靶納於小盤盤以金裝內設金牀疊錦褥飾以雜色玻璃碧玉珊瑚全精石馬瑙又盤二重皆裝以金覆以紅羅繡靶載以腰輿及行馬並飾以金又有香爐寶子香匙灰匙火箸燭臺燭刀皆以金為之是所為緣寶法物也別有三印一曰天下合同之印中書奏覆狀流內銓歷任三代狀用之二曰御前之印樞密院宣命及諸司奏狀內用之三曰書詔之印翰林詔敕用之首飾以金雍熙三年並改為寶仁宗皇祐五年七月詔作鎮國神寶先是奉宸庫有良玉廣尺厚半之仁宗以為希代之珍不欲為服玩因作是寶命宰臣龐籍篆文嘉祐八年仁宗崩英宗立翰林學士范鎮言伏聞大行皇帝受命寶及緣寶法物與平生衣冠器用皆欲舉而葬之恐非所以稱先帝恭儉之意其受命寶伏乞陛下白寶用之且示有所傳付若衣冠器玩則請陳於陵寢及神御殿歲時展視以慰思慕詔檢討官考索典故及兩制禮官詳議翰林學士王珪等曰受命寶者猶昔傳國璽也宜為天子傳器不當改作古者藏先王衣服於廟寢至於平生器玩則前世既不肯納於方中亦不盡陳

於陵寢今宜從省約以稱先帝恭儉之實帝不用其議乃制
受命寶命參知政事歐陽修篆文焉紹聖三年咸陽縣民
呂義得古玉印自言於河南鄉劉銀村修舍掘地得之有光
照室上之詔禮部御史臺以下參驗翰林學士蔡京承旨及
講議官奏按所獻玉璽色綠如藍溫潤而澤其文曰受命於
天既壽永昌其背螭鈕五盤鈕間有小竅用以貫組又得玉
螭首白如膏亦溫潤其背亦螭鈕五盤鈕間亦有貫組小
竅其面無文與璽大小相合篆文工作皆非近世所為臣等
以歷代正史考之璽之文曰皇帝壽昌者晉璽也曰受命於
天者後魏璽也有德者昌唐璽也惟德允昌石晉璽也則既

史緯

卷二百二十九

璽

壽永昌者秦璽可知今得璽於咸陽其玉乃藍田之色其篆
與李斯小篆體合飾以龍鳳鳥魚乃蟲書鳥跡之法於今所
傳古書莫可比擬非漢以後所作明矣今陛下嗣守祖宗大
寶而神璽自出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則天之所畀烏
可忽哉漢晉以來得寶鼎瑞物猶告廟改元肆背上壽元傳
國之器乎乞下所屬施行詔禮部太常寺按故事詳定以聞
禮官言五月朔故事當大朝會宜就行受寶之禮依上尊號
寶冊儀權於寶堂安奉前三日差官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前
一日帝齋于內殿翌日御大慶殿降坐受寶羣臣上壽稱賀
徽宗崇寧五年有以玉印獻者印方寸以龜為紐工作精巧

大宋受命
承大璽也
定命寶承
璽也天

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徽宗因其文做李斯龜魚篆
作寶名鎮國寶大觀元年得玉工作天子皇帝六璽疊篆初
紹聖間得漢傳國璽無檢幅又不關疑其一角缺者乃檢也
有檢傳攷驗甚詳傳於世徽宗取其文而黜其璽不用自作
受命寶詔曰永為受命之符當有一代之製而尚循秦舊六
璽之用度越百年之久或未大備自天申命地不愛寶獲金
玉於異域得妙工於編氓八寶既成覺無前比殆天所授非
人能為可以來年元日御大慶殿恭受八寶鎮國寶受命寶
不常用惟封禪則用之皇帝之寶若鄰國書則用之皇帝行
寶降御札則用之皇帝信寶賜鄰國書及物則用之天子之

史緯

卷二百二十九

璽

寶若外國書則用之天子行寶封冊則用之天子信寶奉大
兵則用之政和七年從于闐得大玉踰二尺色如截肪徽宗
又制一寶赤螭鈕文曰範國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大和萬壽
無疆篆以魚蟲制作之工幾於秦璽其寶九寸檢亦如之號
曰定命寶合前八寶為九詔差官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八年
正月一日御大慶殿受定命寶百寮稱賀其後京城之難諸
寶俱失之惟大宋受命之寶與定命寶獨存蓋天意也紹興
元年作玉寶一文曰大宋受命中興之寶與舊寶二歷世寶
之十六年又作八寶焉先是印信五代所鑄篆刻非工及得
蜀中鑄印官祝溫柔自言其祖思言唐禮部鑄印官世習秘

衆卽漢書藝文志所謂屈曲纏繞以印印章者也。思言雖傳宗入蜀子孫遂爲蜀人。自是臺省寺監及開封府與元尹印悉令溫宗重改鑄焉。政和二年宦者譚稹獻玄圭其制兩旁刻十二山若古山尊上銳下方上有雲雷之文下無琢飾外黑內赤中一小好可容指其長又有二寸詔付廷議議官以爲周王執鎮圭緣飾以四鎮之山其中有好爲受組之地其長尺有二寸周人倣古爲之而王執以鎮四方也。徽宗以是歲冬御大慶殿受圭焉。

符券一銅兵符二傳信木牌用堅木朱漆之長六寸闊三寸腹背刻字而中分之字云某路傳信牌却置池槽牙縫相合

又鑿二竅置筆墨上帖紙書所傳達事用印印號上以皮繫往來軍吏之項臨陣傳言應有取索並以此牌爲言寫其上如已曉會施行訖復書牌上遺題又有三字驗凡軍行計會文牒或主司遺失單使被擒軍中所謀泄露故每分屯之時與主將密定字號不用重疊嫌疑字樣彼此各掌一通不令左右人知其義理但與公狀文牒內以此字私爲契約有所施行依此參驗每文牒之上別行寫此字印其上發往許卽依號却寫印遺回如不許卽空之

選舉

自數秦以言明試以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始千尋典司徒以鄉三物興賢能太宰以三歲計吏治詳於周官兩漢而下選舉之制不同歸于得賢而已考其大要入仕則有貢舉之科服官則有銓選之格任事則有考課之法然歷代之議貢舉者每曰取士以文藝不若以德行就文藝而言之賦論之浮華不若經義之實學議銓選者曰以年勞服人可以

絕超躍而不無賢愚同滯之歎以薦舉取人可以拔俊傑而不無巧佞捷進之弊議考課者曰拘吏文則上下督察浸成流風通弊望則權貴請托徒開利路於是議論紛紜莫之一也宋初承唐制貢舉雖廣而莫重於進士制科其次則三學選補計法雖多而莫重於舉削改官磨勘轉秩考課雖密而莫重於官給曆紙驗考批書其他教官武舉童子等試以及遺逸奏薦貴戚公卿任子親屬與遠州流外諸選委曲瑣細咸有品式其間變更不常沿革迭見而三百餘年元臣碩輔鴻博之儒清強之吏皆自此出得人爲最盛焉今輯爲六門一曰科目二曰學校試三曰銓法四曰補蔭五曰保任六曰

孝課作選舉志

宋之科目有進士有諸科有武舉又有制科有童子舉而進士得人爲盛神宗罷諸科而以經義詩賦取進士其後遵行未之有改乾德三年陶穀子邴擢上第帝曰穀不能謂子安得登科第乃詔食祿之家有登第者禮部具姓名以聞令覆試之開寶三年詔貢士十五舉嘗終場者一百六人賜本科出身持奏名恩例蓋自此始六年翰林學士李昉知貢舉取宋準以下十一人時武濟川劉廌材質最聞對問失次上黜之濟川昉鄉人也曾有訴昉用情取舍帝乃籍終場下第人姓名三百六十人皆召見擇一百九十五人并準等御殿給

史籍

卷二百三十

二

紙筆試詩賦命殿中侍御史李榮等爲考官得一百二十七人皆賜及第賜錢二十萬以張宴會殿試遂爲常制帝語近臣曰昔者科目多爲勢家所取朕親臨試盡革其弊矣是年但試進士王式等定王嗣宗第一王式第四自是御試與省試各次始有升降之別太宗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彥於科場中非敢望拔上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爲致治之具矣有趙昌國者求應自爲舉謂一日作詩百篇日昨僅成數十首率無可觀帝特賜及第以勸來者八年進士始分三甲凡廷試帝親閱卷累日宰相屢請宜歸有司始詔歲命官知舉既廷試帝諭多士曰爾等各負志業效官之外更勵精文采無墜

前功也真宗咸平三年親試陳堯咨等百四十人特奏名者九百餘人又賜可比進士諸科三百五十人及第同出身既下第願試武藝及量才錄用者又五百餘人悉賜裝錢慰遣之較藝之詳推恩之廣近代所未有也時貢禮部數訓者得待各名多因循不學仁宗詔曰學猶殖也不學將落選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朕臨軒較士閱其屢不中科衰邁而無所成進不得預於祿仕而退不得還其間里故常數之外特爲甄採而伍于寬恩遂舉素業荷備成風其可耻也自今宜篤進厥學無習僥倖作焉寶元中李淑侍經筵上訪以進士詩賦策

史籍

卷二百三十

三

論先後淑言詩賦爲第一場論第二場策第三場帖經第四場然考官以所試分場不能通加評校首場不取輒退落士之中否殆繫于幸不幸願勅有司併四場通較工拙毋以一場得失爲去留知制誥富弼言歷代取士悉委有司未聞天子親試也至唐武后始有殿試何足取哉使禮部次高下以奏而引諸殿廷唱名賜第則與殿試無以異矣詔罷殿試尋復如舊參知政事范仲淹上言興學校不行實詔近臣議宋卿等奏教不本于學校士不察于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以記誦則不足盡人材參考衆說擇其優于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于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乃詔州縣立學張方平知貢舉言文章之

變與政通今設科選才專取辭藝士惟道義積于中英華器
于外然則以文取士所以叩諸外而質其中之蘊也言而不
度則何觀焉爾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為奇朝廷
惡其然屢下詔書戒飭而學者樂于放逸字能自還今賦或
八百字論或千餘字策或置所問而妄肆智臆漫陳他事舉
引浮薄重虧雅俗豈取賢歟才以備治具之意邪其增習新
體澆漫不合程式悉已考落請中前詔揭而示之禮部奏名
以四百名為限諸科僥倖之人悉罷之知制誥王珪曰唐自
貞觀訖開元文章最盛較藝者歲千餘人而所收無幾咸亨
上元增其數亦不及百人國初取士大抵唐制逮興國中貢

史籍

卷一百一十

四

舉之路浸廣無有定數比年官吏猥衆故近詔限四百人以
應其弊且進士明經先經義而後試策三試皆通為中第而
諸科既不同經義又無策試止以誦數精粗為中否其專固
不達于理安足以長民治事哉惟陛下中教有司固守是法
毋輕易焉嘉祐二年親試舉人凡與殿試者始免黜落時進
士益相習為奇辭鉤章棘句寢失渾淳之旨歐陽修知貢舉
痛裁抑之既而試榜出時所推舉皆不在選僥倖之士候修
晨朝草聚詆斥之街司邏卒不能止至為祭文投其家然自
是文體少變待試京師者恒六七千人不幸有故往往沉淪
十數年王洙侍過英開講周禮至三年大比大考州里以贊

古法難行
於今時下
同也

鄉大夫實與上曰古者選士如此今率四五歲一下詔故士
有抑而不得進者孰若裁其數而屢舉也下有司議請易以
間歲之法則無滯才之歎薦舉數既減半主司易以詳較得
士必精且人少則有司易為檢察偽濫自不能容使寒苦藝
學之人得進於是下詔開歲貢舉進士諸科悉解舊額之半
仁宗十有三舉進士其甲第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後不至
于公卿者五人而已英宗即位議者以間歲貢士法不便乃
詔禮部三歲一貢舉神宗時王安石議更法謂古之取士俱
本于學請興建學校其明經諸科欲行廢罷直史館蘇軾議
曰臣以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

史籍

卷一百一十

五

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皂隸未嘗無人而況於
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為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才
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况學校貢舉乎雖
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矣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
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
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為功強其
所不欲而復之則難為力慶曆初同嘗立學矣至於今日惟
有空名僅存今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
室欲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於是軍旅
謀於是又當以時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則無乃徒為紛亂

以患苦天下耶。若乃無大變改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曆之
降何異。故臣謂今之學校特可因循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
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
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為孰精言語文章與今
為孰優所得文武長才與今為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為孰辦
較此四者而長短之議決矣。今議者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
曰郭舉德行而略文詞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兼採
其二者也夫欲興德行在於人君者修身以正物審好惡以
表俗若徒設科立名以取之是教天下相率而為偽也。上以

史

卷二百三十一

本

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虛墓上以廉取人則數車廉馬
衣非食凡可以中上意無所不至矣。德行之弊一至於此乎
自文章言之則論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
賦策論均為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
以為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自堯
舜以來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何嘗不以功乎。近世士大夫
文章華靡者莫如楊億楊億忠清饒亮之士也豈得以華靡
少之通經學者莫如孫復石介孫復石介迂澗矯誕之士
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間乎。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
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近世士人縲縲經史綴

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略盡臨時寬易以眩有司有
司莫能辨也。且其為文也無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
對偶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士付難考之吏其弊有甚於詩
賦者矣。至于人才則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之進士
日夜治經傳子史貫穿馳騁可謂博矣。至于臨政苟嘗用其
一二而視舊學已為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別注疏粗識大義
望其才能增長亦已疎矣。願陛下留意其遠者大者必欲登
俊良黜庸回總覽眾才經略世務則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下
至諸路職司與良二千石耳。區區之法何與焉。然臣竊有私
憂過計者昔王衍好老莊天下皆師之王緒好佛捨人事而

史

卷二百三十一

七

修異教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為聖人。書於市者非莊老之
書不售也使天下之士能如莊周齊死生一毀譽輕富貴安
貧賤則人主之名無爵祿所以禍世者廢矣。陛下亦安
用之而況其實不能徒竊取其言以欺世者哉。願陛下試之
以法言取之以實學博通經術者雖朴不廢稍涉浮誕者雖
工必黜則風俗稍厚學術近正矣。帝讀其疏曰吾固疑此得
軋然然矣。他日問安石安石曰今學術不一異論紛然不
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在修學校欲修學校則貢舉法不可
不變若謂此科常多得人自隸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
賢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今以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

此說事

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科法敗壞人才所以不如古也中書門下因言古之取士皆本學校道德一於上習俗成於下其人材皆足以有為於世今欲追復古制而患於無漸宜先除去弊病偶對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修明是與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教育選舉之法施於天下則庶幾可以復古矣於是改法罷詩賦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論語孟子各三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又詔進士自第二人以下試律帝嘗言近世士大夫多不習法吳充曰漢陳寵以法律授徒帝數百人律學在六學之一後來紹紳常耻此學舊明法

史綱

卷一百一十

九

前命仍詔考官並取一二十人誠有學問即許出官其餘皆補文學長史之類不理選限免使積弊增重不已遂詔定特奏名並得取過全額之半著為令禮部請置春秋博士專為一經尚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兼行解經通用先儒傳注左僕射司馬光曰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於詞采神宗專用經義論策取士此乃復先王令與自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令天下學官講解至於律令皆當官所須使為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為刻薄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乃立經義詩賦兩科罷法律義凡詩賦進士於易詩

史綱

卷一百一十

九

舍悉差知舉如禮部試時州縣悉行三舍法得免試入學者
多當官子弟其在學積歲月累試乃得應格貧老者尤病之
大觀四年星變侍御史毛注言養士既有額而科舉又罷則
不隸學籍者遂致失職天之視聽以民士民之秀者今失職
如此恐天亦譴怒願以解額之歸升貢者一二分不絕科舉
亦應大之一也遂詔更行科舉一次臣僚言場屋之文專尚
偶麗題雖無兩意必欲釐而為二以就對偶其超詣理趣者
反指以為滯泊請擇考官戒飭之以稍救文弊宣和三年詔
罷天下三舍法以科舉取士惟太學仍存三舍遇科舉仍自
於解六年禮部試進士萬五千人詔特增百人奏名賜第者

史籍

卷一百三十

十

八百餘人有儲宏等隸大關梁師成為使臣或小史皆賜第
梁師成者於大觀三年嘗中甲科自設科以來南宮試者無
滿此年之望然雜流闖官俱玷選舉而祖宗之良法蕩然矣
高宗紹興二年廷試得張九成以下二百五十九人凌景夏
第二呂頤浩言景夏詞勝九成請更寬第一帝曰士人初進
便須別其忠佞九成所對無所畏避宜擢首選時進士卷有
肥御名者帝曰豈以朕名妨人進取邪令其本等二十一年
禮部侍郎金安節言熙寧元豐以來經義詩賦廢典離合隨
時更革初無定制近合科以來通經者苦賦體離剽習賦者
病經旨淵微心有弗精智難兼濟又其甚者論既併揚策問

太宏議論器識無以盡人士守傳注史學盡廢此後進往往
得志而老生宿儒多困也請復立兩科從之於是士始有定
歸而得專所習矣淳熙二年御試唱第後二日上御殿引詹
遂以下一百三十九人特奏名一百五十二人具欄笏入殿
起居易戎服各給箭六弓不限斗力射者多命中焉天子甚
悅太常博士倪思言舉人輕視史學今之論史者獨取漢唐
混一之事三國六朝五代為非盛世而耻談之然其進取之
得失守禦之當否籌策之疎密區處兵民之方形勢成敗之
迹俾加討究有補國家請論春官凡課試命題雜出諸史考
覈之際稍以論策為重毋止以初場定去留從之翰林學士

史籍

卷一百三十

十一

洪邁言貢舉令賦限三百六十字論限五百字今經義論策
一道有至三千言賦一篇幾六百言寸管之下唯務貪多累
牘連篇何由精妙宜俾各遵體格以返渾朴時朱熹欲罷詩
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其私議曰古者太學之教以格
物致知為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類通達強立不反
為大成今舉經亡而禮經問二戴之禮已非正經而又廢其
一經之為教已不能備而治經者類皆舍其所難而就其易
僅窺其一而不及其餘若諸子之學同出於聖人諸史則該
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變皆不可闕者學者一旦豈能盡通
若合所當讀之書而分之以年使之各以三年共通其三因

之一凡易詩書爲一科而子年年試之周禮儀禮及戴記
爲一科而邢年試之春秋及三傳爲一科而酉年試之義各
二道諸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義一道論則分諸子爲
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諸史則左傳國語史記兩漢爲一科三
國晉書南北史爲一科新舊唐書五代史爲一科時務律曆
地理爲一科以次分年如經子之法試策各二道使治經者
各守家法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有司
命題必依章句如是則士無不通之經史而皆可用於世矣
其議雖未上而天下誦之寧宗慶元二年韓侂冑指道學爲
偽學是舉語涉道學者皆不預選四年以經義多用套額天

主

下士子不務實學遂命有司六經出題各於本經摘出兩段
文意相類者合爲一題以杜挾冊售偽之計凡榜中年長者
一人狀元拜之最少者一人拜狀元所以侈寵靈重年好明
長少也英宗嘗謂中書曰水潦爲災言事者云咎在不能進
賢何也歐陽修曰近年進賢路狹往時入館有三路今塞其
二矣進士高科一路也大臣薦舉一路也因差遺例除一路
也往年進士五人以上皆得試第一人及第不十年有至輔
相者今第一人兩任方得試而第二人以下不復試是高科
路塞矣往時大臣薦舉卽召試今只令上簿候缺人乃試是
薦舉路塞矣惟有因差遺例除者半是年勞老病之人此臣

所謂薦舉路狹也。帝納之。命宰相各舉館職五人。元祐元年。古正言劉安世言。祖宗之待館職也。儲之英傑之地。以飭厲其名節。親以古今之書而開益其聰明。稍優其廩。不貴以吏事。所以滋長德器。養成名卿賢相也。近歲其選褻輕。或緣世貴。或以軍功。或酬聚斂之能。或徇權貴之薦。未嘗較試。遂獲顯職。多開作門。恐非祖宗德意。望明詔執政。詳求文學行誼。審其果可長育。然後召試。非試毋得。草命。庶名器重。而賢能進。詔大臣奏。東館職並召試除授。惟朝廷特除。不用此令。安世更言。祖宗時入館。鮮不由試。惟其望實素著。治狀顯白。或累持使節。或移鎮大藩。欲示優恩。方令貼職。今既過聽臣言。

主

蓋故天下之才或略晦而不屑就也往往命州郡搜羅而公卿得以薦言若治平之黃若命熙寧之王安國元豐則程頤元祐則陳師道元符則徐積皆卓然較著者也其後應詔者多失實而朝廷亦厭薄之高宗垂意遺逸首召布衣譙定而止韓以處士入講筵其後東昂之聘若王忠民之忠節張志行之高尚劉勉之胡憲之力學則賜出身俾教授本郡或賜處士號以寵之所以振清節厲頑俗如徐庭筠之不出蘇雲卿之晦跡世尤稱焉寧宗慶元間蔡元定以高明之資講明一代正學尤表揚萬里薦之固以疾辭竟以偽學貶死衆咸惜之凡諸生之隸於太學者分三舍始入學充外舍月書其

史綱 卷一百三十

十四

行集於籍行誦不異規矩藝謂治經程文季終考於學論次學錄次學正次博士然後考於祭酒司業歲終校定具注於籍以俟覆試視其校定之數參驗而序進之凡私試孟月經義仲月論孟月策公試初場以經義次場以論策凡內舍行藝與所試之等俱優者為上舍上等取旨命官一優一平為中以俟殿試一優一平或俱平為下以俟省試唯國子生不預考選歲計所隸三舍升降多寡之數以為學官之數最貴罰熙寧初增置生徒總二千八百人隸籍有數給食有等庫書有官治疾有醫崇寧元年宰臣蔡京請每三年貢入太學若試中上等補充太學上舍試中中等下等者補充內舍餘

為外舍生仍建外學於國之南待其歲考行藝升之太學從之五年詔曰學以善風俗明人倫而人材所自出也近因稽周古立八行八刑額之學校士有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悌善內親為睦善外親為姻信於朋友為任仁於州里為恤知君臣之義為忠達義利之分為和苟備八行不俟中歲即奏貢入太學免試補為上舍八刑則反八行而罷於罪各以其罪名之品目既立有司求其達以應令遂有牽合瑣細自元祐初經明行修科主德行而略辭藝開取禮部試黜之士附實恩科當時已咎其無所甄別及八行科立則三舍皆不試而補往往設為形迹求與各格相應於是兩科相望幾數十

史綱 卷一百三十

五

年乃無一人卓然能自著見者蓋後世欲追古制而不知風俗教化之所從出其難固如此慶曆三年詔置武學於武成王廟旋能以議者言古名將如諸葛亮平帖且魚等豈專學孫吳故也熙寧復置之欽宗即位兼祭酒楊時言王安石嘗為邪說以塗學者耳目乞尊安石配饗使不能為學者惑即史中承陳過庭言五經義微諸宋異見以所是者為正所否者為邪此一偏之失也頃者指蘇軾為邪學而加禁甚切今已弛其禁許采其長實為通論而祭酒楊時矯枉太過復詆王氏以為邪說此又非也諸生習用王學聞時之言羣起而罵罵之時引避不出詔罷時祭酒會國事危而貢舉不及

土試在四
日檢義
律義一
斷案止

場

史律

卷一百三十

七

行矣。光宗紹熙三年，吏部尚書趙汝愚等奏曰：國家祇備右文京師，郡縣皆有學廡，歷以後文物彬彬，中興以來，建太學于行都，行貢舉於諸郡，然奔競之風勝而忠信之俗微，亦惟榮辱升降，不由學校，德行道藝，取決糊名，工雕篆之文，無進修之志，視庠序如傳舍，日師儒如路人。季考月書，盡成文具，今請重教官之選，假守貳之權，做舍法以育材，因大比以取士，考終場之數，定所貢之員，期以次年試于太學，其諸州教養課試升貢之法，下有司條上。嘉定二年，臣僚言：試法設科，本以六場引試，後始增經義一場，而止試五場，律義又居其一，斷案止三場而已，殊失設科之初意。且考試類多文士，輕視法家，惟以經義定去留，其弊一也。法科欲明憲章，習法令，察舉明比附之精微，謙比折出入之錯綜，酌情法於數字之內，決是非於片言之間，比年案題字多，專尚困人，一日之內，僅能磨寫題目，宣讀演究，注意其弊二也。明法考官，不過習中法科丞評數人，由是請託之風盛，換易之弊興，其弊三也。今請罷去經義，仍分六場，以五場所案一場律義為定，問題稍減字數，而求精於法律者為試官，各供五六題，納于監試主文，隨時點定，如是，誠議得人矣。從之。書學生考書之等，以方間肥瘦適中，鋒藏盡勁，氣清韻古，老而不俗為上方，而有間筆，圓而有方，意瘦而不枯，肥而不濁，各得一體者為中方。

史律

卷一百三十

七

而不能間肥而不能瘦，模倣古人筆畫，不得其意，而均齊可觀為下。畫學之業，曰佛道，曰人物，曰山水，曰鳥獸，曰花竹，曰屋木，以說文爾雅方言釋名教授，皆設問答，以所解義觀其能通書意與否。考畫之等，以不倣前人而物之情態形色俱肖自然，筆韻高簡為工。宋興選之職，分為四文選，曰審官東院，曰流內銓，武選，曰審官西院，曰三班院。元豐定制，銓注之法，悉歸選部，以審官東院為尚書左選，流內銓為侍郎左選，審官西院為尚書右選，三班院為侍郎右選。於是吏部有四選之法，太祖始創外權，命文臣往莅之，由是內外所授官，多非本職，惟以差遣為責。而神宗四年，詔選朝士分治州邑，以重其事。大理正奚奐知南陽監察御史王祐知魏楊應夢知永濟，屯田員外郎于繼勳知臨清，常參官宰縣自此始。開寶中詔曰：吏多難以求其治，蘇薄未可責其廉，與其冗員重費，不若省官益州縣官宜以戶口為率，差減其員，舊奉月增給五千，熙寧中帝因論郡守謂宰臣曰：朕每思祖宗百戰得天下，今州郡付之庸人，常切痛心，卿輩謂何如而得選任之要？文彥博請擇監司而按察之，陳升之曰：取難治劇郡，擇審官近臣而責以選才，宜可得也。御史乞罷堂選，曾公亮執不可，王安石曰：中書總庶務，今通判亦該堂選，徒留滯不能精擇，宜歸之有司。帝曰：唐

陸贄謂宰相當擇百官之長而百官之長擇百官今之審官
苟得其人安有不能精擇百官者哉於是堂選悉罷帝謂庶
勛者古考績之法所與百執事共之而禁近獨超轉非法也
詔待制以下並三年一遷自是遷敘平允凡高一品以上者
為行下一品者為守二品以下者為試品同者不用行守試
皆宗時御史上官均言今任籍令文武二萬八千餘員常清
其源宜加裁抑朝廷下其章議之司諫蘇軾曰祖宗舊法凡
任子年及二十五方許出官進士諸科初命及已任而應守
選者非逢恩不得放選先朝患官吏不習律令欲誘之讀法
乃減任子出官年數去守選之格槩令試法通者隨得注官

史籍

卷一百三十

太

自是天下爭誦律令於事不為無補然人人習法則試無不
中故舊補者何減五年而選人無復選限吏部員今年已用
後四年夏秋闕官冗至此亦極矣宜追復祖宗守選舊法而
選滿之日兼行試守之科此亦今日之便也初未改官制大
率以職為階官如以吏部尚書為階官而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則其職也至於選人則幕職令錄之屬為階官而以差遣
為職名實混淆甚矣崇寧二年刑部尚書鄧洵武極言之選
定選人七階曰承直郎曰儒林郎曰文林郎曰從事郎曰進
仕郎曰登仕郎曰將仕郎臣僚言吏員增多蓋因入流日衆
欲節其濫惟嚴磨勘舊法而今之磨勘有局務減考第有違

員授何考

惡減舉官有用酬賞比類有因大人特舉有託事到關不用
滿任有約法違礙先次而收凡皆棄法用例法不能束而例
日益繁苟不裁之將又倍徙而未可計也請詔二省若吏部
舊有正法自當如故毋得用例又言通者用兵民入金穀皆
得補文武官理選如官戶與士大夫湮渭並流復其戶不受
科輸是得數千緡於一日而失數萬緡於無窮也大戶得復
則移其科於下戶下戶重貧州縣緩急責辦何人此又弊之
大者不聽紹興三年侍御史沈與求言今日矯枉太過賢愚
同滯帝曰果有豪傑之士雖自布衣擢為輔相可也苟未能
考其實不若姑守資格三十二年吏部侍郎凌景夏言國家

史籍

卷一百三十

尤

吏銓選以聽某吏之治其著在今甲所守者法也今升降於
官吏之手自所謂例為長貳有遷改郎曹有替移來者不可
復知夫者不能盡告索例而不獲雖有強明健敏之才不復
致議引例而不當雖有至公盡理之事不復可伸貨賂公行
奸弊滋甚嘗觀漢之公府有辭訟比尚書有決事比比之為
言階今之例今吏部宜置例備凡換給之期限職功之定處
去失之保任書填之審實奏薦之限隔酬賞之用否凡經中
請或堂白或取旨者每一事已命郎官以次擬定而長貳書
之于冊承以為例每半歲上千尚書省仍關御史臺如是則
巧吏無所施而銓敘平允矣淳熙元年參知政事龔茂良直

例便於私
故曲法以
得之

官人之道在朝廷則當量人才在銓部則宜守成法本無
弊例實敗之法者公天下而為之者也例者因人而立以壞
天下之公者也昔之患在於用例破法今之患在於因例立
法諺稱吏部為例部今七司法自晏敦復裁定不無疎略然
守之亦可以無弊而徇情廢法相師成風蓋用例破法其害
小同例立法其害大法常新例常寬今法令繁多官曹冗濫
蓋由此也望令哀集參附法及乾道續降申明重行攷定非
大有抵牾者弗去凡涉寬縱者悉刊正之庶幾國家成法簡
易明白賕謝之奸絕冒濫之門塞矣於是重修焉紹定元年
臣僚言銓曹之患員多闕少注擬甚難自乾道嘉定以來書

史籍

卷二百三十

辛

命選部職官軍閫各於元出闕年限之上與展半年用闕歷
年浸久人仕者多即今吏部參注之積文臣選人武臣小使
臣校尉以下不下二萬七千餘員大率二四人共注一闕宜
其間參注而不可行乞命吏部錄參司理司法令丞監當
酒官於元展限之上更展半年從之建炎兵興雜流補授者
衆有口上書獻策曰勤王曰守禦曰捕盜曰奉使其名不一
皆闕帥假便宜承制之權以擅除擢有進士徑補京官者有
素身召名即為郎大夫者紹興初嘗以兵革經用不足有司
高募民入贊補官帝難之參知政事張守曰祖宗時授以齊
耶今之將仕郎是也知樞密院李回曰此猶愈科率於民乃

此輩之小
官其功若
之謂矣

許補承節郎承信郎諸州文學至進義副尉毋得注令錄及
親民官淳熙三年詔罷舊爵除數歲民願入粟賑饑有裕於
民聽補官條皆停至道元年申詔劍南州縣官不得以族行
力舉明司理判官鄧蛟携妻之任會野賊李順搆亂其黨田
子宣攻陷城邑蛟捕得之擢為推官知梓州張雍奏其事上
命戮之故行是詔崇寧以來類多泛賞如口應奉有勞獻頌
可參職事修舉特授特轉者皆無事狀可名而直以與之孟
昌齡朱勸父子童貫梁師成李邦彥等凡所請求皆有定價
不三五平選人有至正郎或員外帶職小使臣至正副使或
入選郎橫行者而蔡京拔用從官不論途轍一言合意即日

史籍

卷二百三十

壬

持案又優堂吏往往至中奉大夫或防禦觀察使由此任子
自倍紹興七年中書舍人趙思誠言孤寒之士名在選部皆
待數年之闕大率十年不得一任今親祠之族任子約四千
人是十年之後增萬二千員科舉取士不與焉將見寒士有
三十年不得調者矣祖宗時仕至卿監者皆實以年勞功績
得之年必六十身不過得恩澤五六人厥後私謁行橫恩廣
有年未三十而官至大夫者員數比祖宗時不知幾倍而恩
滿不當少損有一人而任子至十餘者此而不革實政事
望裁革其弊會思誠去國議遂寢銓注有格槩拘以法法可
制平而不可以擇才故又責官以保任之凡改秩遷資必

視舉任以為應否。至其職任優殊，往往特詔公卿、刺史、牧、守、印所部所知，揚其才識，而任其能否。上自侍從臺諫館學下，築錢穀兵刑之職，時亦以薦舉命之。蓋不膠於法矣。建隆三年，始詔常舉官及翰林學士，舉其充幕職令錄者各一人，既而舉者頗因緣為奸，知制誥高錫請許人訐告，得實則賞，不實反坐之。凡被舉者，於諸命署舉主姓名，他日有罪，則連坐之。太宗始令內外官凡所舉薦，有變節貽誤者，自首則原其罪，坐之罪，嘗謂宰臣曰：君子小人，趣向不同，不擇舉主，何由得人？供奉官劉文質嘗察舉兩浙官高輔之等八人，帝曰：文質所舉，皆良吏也。特遷文質為西京作坊副使，咸平間，秘書丞陳彭年請用唐故事，舉官自代，詔兩省御史臺尚書省諸司長官授訖，上表讓一人以自代，其表付中書門下，每官闕以見舉多者，量而授之。時舉官擢人，不常其制，文行之士，武猛之才，刑名之學，各因時所求而薦焉。英宗時，御史中丞賈黯言：天聖中，庶勸改官，歲才數十人，未有待次者也。皇祐中，限監司奏舉之數，其法益密，而庶勸待次者已六七十人，皇祐及今，纔十年耳，而猥多至于三倍，向也法疏，而其數省，今也法密，而其數增，此何故哉？在薦吏者，歲限定員，務充數而已，如郡守歲許薦五人，而不滿其數，則人以爲遺已，此其所以多而真才實廉未免恩於無能也。宜明詔天下，使有人則

史籍

卷一百三十

圭

薦不必滿所限之數，從之。神宗以舉官多緣求請得之，乃整以定格，詔內外舉官法皆罷。元祐初，左司諫王巖叟言：自歷辟舉而用選格，可以見功過，而不可以見人材。中外病之，於是不得已而別為之名，以用其平日之所信，故有踏逐申差之目。踏逐實薦舉而不與同罪，且選才薦能，而謂之踏逐，非其名也。況委人以權，而不察其所知，豈為通術？遂復內外舉官法。司馬光奏曰：政在得人，然人之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早獲覆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故孔門以四科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而識短見狹，

史籍

卷一百三十

圭

三

公言正人
政所為

停此說者
是

政所為不得為御史。執政取其平日所畏者薦之。則其人不得得言事矣。蓋法之弊如此。乃令除舊法。一委中丞舉之。侍御史劉述曰。舊制舉御史。必舉學士。本臺丞。知雜。更互論薦。每門上二人。而擇用一人。今專委中丞。則愛憎出已。公道廢。於私恩。或受權臣之託。引所親厚。擅竊人主威福。此大不便。弗聽。中丞呂公著遂薦程顥等。權監察御史裴行宣。仁太后聽政。范純仁為諫議大夫。范祖禹為正言。章惇曰。臺諫所以糾大臣之越法者。故事。除執政有親戚及嘗被薦引為臺臣者。皆他徙。防壅蔽也。今天子幼冲。太后同聽萬機。故事不可違。於是祖禹以呂公著純仁以司馬光皆避親嫌。光曰。純仁祖禹實宜在諫列。不可以臣故妨賢。章臣避位。傳曰。光公著雖不私。他日有懷奸當國者。例此而引其親黨。蔽塞聰明。恐非國家之福。於是純仁改天章閣待制。祖禹為著作佐郎。隆興二年。廷臣言。國朝視文武為一體。故有武臣以文學授文資。文臣以材器習謀謀。換右職。當邊寄者。夫文武兩塗。情本參商。若文臣總幹戎事。不換武階。則終以氣質相忌。有不樂從者矣。今兵庫未息。方厲恢復之圖。願傳采中外有材智權略。可以臨邊。可以制閭者。徵舊制。改授從之。乾道後。是臣言。方今國家之兵。東至淮海。西至川蜀。殆百餘萬。其間可為將帥者。不在其上。則在其下。而朝廷未知其氣。其才也。

史籍 卷二百三十

章

今文臣有三人舉主。則循資再任。五人則為之改秩。而武臣無有焉。古語曰。三辰不軌。攝土為相。變夷不恭。拔卒為將。宜令都統制視監司者。歲舉武臣二人。視郡守者。歲舉一人。以習勇。俱全為上。善撫士卒。專有勝勇。者次之。不拘將校士卒。優以獎擢。被舉人有臨戰不用命者。與文臣犯入已職者同。併坐舉主。許之。帝嘗曰。薦舉本欲得人。又恐干請。反長奔競。冀茂風曰。三代良法。亦不免於弊。今欲精選監司郡守。非薦舉何由知之。帝曰。今若雜舉。衆論食允。又經中書考察。而後除授。亦博采遠選之道也。宋初。內外小職任。長吏得自奏辟。熙寧間。悉罷歸選部。然要處職任。如沿邊防河之類。亦聽辟舉。不能全廢也。既出常格。檢人往往因之以行其私。元祐以來。屢行屢止。蓋處心公明。則得以用其所知。苟徇私昧理。則請屬賄賂。無所不有矣。又孰若付之銓曹。而舉以公法哉。天下知州通判。京朝官。釐務於外者。給以御前印紙。今書課額。蔣元振知白州。為政清簡。民甚便之。秩滿。衆輒詣都使乞留。凡十有八年。未受代。能益恭清。白有才幹。知須城縣。輟朴不施。境內大治。淳化初。採訪使言其狀。下詔褒嘉。賜朝服。四年。詔郡縣有治行尤異者。本道轉運司以名聞。當舉置赴闕。親問其狀。加旌賞焉。其貪冒無狀者。亦以聞。當行貶斥。帝親選京朝官三十餘人。自書戒諭。言于印紙曰。勤政愛民。奉法除

史籍 卷二百三十

章

奸方可書為勞績，謂錢若水曰：奉法除奸之言，恐諸臣未喻。因而生事，可語之曰：除奸之要在乎奉法，真宗卽位，命審官院考京朝官殿最，引對遷秩。京朝官引對磨勘自此始。仁宗謂宰相曰：州縣秩卑，而長吏多鉤據細故，文致之法使不得自進，朕甚憫焉。王曾曰：引對時陛下酌其輕重而稍擢之，則下無滯才矣。其後有東鹿縣尉王得說，歷官寡過，書考最多，而無保任者。帝察其孤貧，特擢為大理寺丞，舊制薦舉邊吏貪贓皆同坐，侍御史掌禹錫謂使貪使詐，用兵之法也。若舉邊吏兼貢士節，則莫敢薦矣。材武者孰從而進之哉？乃更其法，翰林學士張方平言：祖宗之時，文武官不立磨勘，年歲不

史籍

卷一百三十

吏

祐六年，下詔曰：朕觀古者治世，牧民之吏多稱其職，而百姓安其業。今求材之路非不廣，責善之法非不詳，而更多失職。不稱所以為民之意，豈人材獨少，而世變殊哉？殆不得久於其官故也。蓋智能材力之士，雖有與利除害、禁奸勸善之意，其官以歲月，則亦踰而不為用，欲終厥功，其路無由。自今諸州縣守令有清白不擾實惠及民者，本路若州連書同罪保舉，將政迹實狀以聞中書門下，察訪得實，許令再任。英宗治平三年，文彥博奏：唐六典所載以德行、才用、勞效三類察在選之士，參辨能否。今之選格特多舉主，有軍功、斯為上矣。然舉主可求，軍功或妄，何可盡據？請委吏依做三類，第其才德功効。高宗曰：朕昔為元帥時，見州縣官以三年為任，一年立威信，二年守成矩，三年則務收人心，以為去計。今止以二年為任，雖有正治之心，蓋亦無暇矣。二十七年，校書郎陳俊卿言：古人各守一官終身，使易地而居，未必盡其能也。今監司帥守小州，換大州，東路易西路，朝廷百執事亦往往計日待遷，視所居之官有如傳舍。望今有政術優異者，或增秩賜金，或待終秩而後遷，使久於其職，察其勤惰而升黜之。庶幾人安其分，而萬事舉矣。詔行之。乾道二年，廷臣言：國朝盛時，有京朝官考課有幕職州縣官考課，其後為審官院為考課院，皆命中書或兩制臣僚校其能否，以施賞罰，望遵故事，應監

史籍

卷一百三十

吏

司郎守朝辭曰別給御前磨子如薦賢才為幾人若為治錢
設若為理獄訟與其利除其害各為條目使之應勉從事每
考令當職官吏從實批書代還使籍手陛見然後詔執事精
加考覈其風績有間者優與增秩所泄無狀者罰之無赦則
賢者効職而中下之才亦皆強於為善矣帝命參照累朝考
課之法講而行之帝諭輔臣曰職否有喜怒之私如諸司以
為臧一司一為否必以從眾為公在精擇監司而以臺諫考
察之庶乎其可也

職官

昔武王克商史臣紀其成功有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

史綱

卷二百三十

夫

惟賢任事惟能後世曰爵曰官曰職分而任之其原蓋始乎
此然周初之制已不可考周官作六典自天官冢宰而下各
帥其屬以任其事未開建官而不任以事位事而不命以官
者至於列爵分土此封建諸侯之制也未開以爵以土如後
世虛傳以備恩數者也唐天授中始有試官之格員外之置
又為檢校試攝判知之名其初立法之意未嘗不善蓋欲以
名器事功甄別能否使不肖者絕年勞序遷之觀觀而世戚
勳舊之家寵之以祿而不責以事其居位任事者不限資格
使得自竭其所長且黜陟進退之際權歸於上而有司者不
得預殊不知名實混雜品秩質亂之弊亦起於是矣宋承唐

正官不預
事散亂

可矣

制抑又甚焉三師三公不常置宰相不專任三省長官尚書
門下並列于外又別置中書禁中是為政事堂與樞密對掌
大政天下財賦中外筦庫悉隸三司中書省但掌冊文覆奏
考帳門下省主乘輿八寶朝會板位流外考較諸司附奏挾
名而已臺省寺監官無定員無專職悉皆出入分泄廢務故
三省六曹二十四司類以他官主判雖有正官非別敷不治
本司事之所寄十亡二三故中書令侍中尚書令不預朝
政侍郎給事不領省職諫議無言責起居不記注中書常關
舍人門下平除常侍司諫正言非特員供職亦不任諫諍至
於僕射尚書丞郎員外居其官不知其職者十常八九其官

史綱

卷二百三十

夫

人受授之別則有官有職有差遣官以寓祿秩敘位者職以
待文學之選而別為差遣以治內外之事其次又有階有勳
有爵故仕人以登臺閣升禁從為顯官而不以官之選進為
榮帶以差遣要劇為貴途而不以階勳爵邑有無為輕重時
人語曰寧登瀛不為卿寧抱槩不為監虛名不足以砥礪天
下若此外官則總藩鎮專恣頗用文臣知州復設通判以貶
之階官未行之先州縣守令多帶中朝職事官外補階官既
行之後或帶或否視以為優劣大凡一品以下謂之文武官
未嘗參者謂之京官樞密宣徽三司使副學士諸司而下初
之內職殿前都校以下謂之軍職外官則有親民監務二等

而監軍巡警亦比親民此其槩也自真宗仁宗以來議者多以正名為請楊億首言文昌會府有名無實宜復其舊既而前者相繼乞復二十四司之制吳育亦言尚書省天下之大有所司而廢為閑所常漸復之然朝論異同未遑釐正神宗即位慨然欲更其制始命館閣校唐六典肇新官制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省臺寺監之官各還所職矣元祐初始分左右詞人為左餘人為右蔡京當國率意自用買既流元名亦紊雜建炎中與呂頤浩之請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兩省侍郎改為參知政事三省之政合乎一乾道八年又改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然維時多艱政尚權宜

御營並使國用置使修政局置提舉軍馬置都督並以宰相兼之總制司理財同都督督視理兵並以執政兼之因事類名殊非經久惟樞密本兵與中書對掌機務號東西二府合宰相兼知院事實用慶曆故典其後兵與則兼樞密使兵罷則免至開禧初始以宰臣兼樞密為承制當多事時諸部或長貳不並置或併郎曹使相兼惟吏部戶部不肯不併以左右二字分別流品其後或言寧清濁相涵無絕人遷善之路乃省去之大而分政任事之臣微而筦庫監局之官繼而置之作職官志

乾德二年范質等三相皆罷以趙普同平章事命下無宰相

書敕使問翰林陶穀穀謂自昔輔相未嘗虛位惟唐大和中外宰相數目無宰相時左僕射令狐楚奉行制書今尚書亦南省長官可以書敕寶儀曰穀之所陳非承平令典今皇弟開封尹同平章事即宰相之任也可書敕從之太祖已命趙普為相欲置副而難其名稱問翰林學士陶穀曰下宰相一等有何官對曰唐有參知機務參知政事乃命薛居正呂餘慶為之仍令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殿廷別設磚位敕尾著銜降宰相月奉雜給半之未嘗與普齊也至道元年詔宰相與參政輪班知印同升政事堂押敕齊銜行則並馬自冠學始以後不易故事丞相賜告參預不得進擬惟丞相未除則輪日當筆然多不踰年少僅旬月淳熙初葉衡罷相龔茂良行相事近三年亦創見也則許舉駁而先稟議於理未允且朝廷之事執政所行職當封駁則已與執政異自當求決於上尚何稟議之有謂從之給事中張叔夜言凡命令之出中書宣奉門下審讀然後付尚書頒行而密院被旨者亦錄付門下此神宗官制也今是速文字不經三省而諸房以空黃先次書讀則審讀殆成虛設矣乞立法禁從之

元豐二年兼修注王存乞復起居郎之職使得聞天子德音

退而書之。神宗曰：人臣奏對，有頗僻譏謔者，若左右有史官書之，則無所肆其奸矣。故事，左右史雖日侍立而欲奏事，必稟中書俟有存因及之，乃詔雖不兼諫職，許直前奏事。凡命令之體有七，曰冊書、曰制書、曰詔命、曰詔書、曰敕書、曰御札、曰敕榜，皆承制書，以授門下省令宣之。侍郎奉之，舍入行之，雷其所得有爲底，大事奏稟得旨者爲畫黃，小事擬進得旨者爲錄黃，凡事干因革損益而非法式所裁者，輪定而上之，諸司傳宣，皆承報審覆然後行。韓琦言：條例司止是定奪之所，今不開中書而徑自行下，則是中書之外又一中書也，乃罷歸中書。

史籍

卷一百三十

主

宋初循五代之制，置樞密院，與中書對持文武二柄，號爲二府。有東院、西院，慶曆中二邊用兵，知制誥富弼言：邊事係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仁宗乃以宰相呂夷簡章得象並兼樞密使。熙寧初，滕甫言：中書密院議邊事多不合，趙明與西人戰，中書賞功而密院降約束，郭逵修堡柵，密院方詰之，而中書下褒詔，願大臣凡戰守除帥，議同而後下。神宗善之，增廣元年知樞密院事李綱言：祖宗之時，樞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諸軍，帥臣主兵柄，各有分守，所以維持軍政，萬世不易之法。自童貫以領樞密院事爲宣撫使，既主兵權，又掌兵籍虎符，不可不戒。乞將團結到勤王正兵付制置使，行營司兵付

三衙從之。

三省言：舊制糾察在京刑獄，以察違慢，自罷歸刑部，無復申明糾舉之制。請以御史臺刑察兼領，其御史臺刑獄令尚書省右司糾察從之。右司汪應辰言：刑部郎官分爲左右，左以詳覆，右以攷雪，同僚異事，祖宗有漢意，倘初無分異，則有不當於理者，孰爲追改？乞遵用舊制，要使官各有守，人各有見，參而用之，以稱欽恤之意。從之。御史何正臣言：幸得備言路，以激濁揚清爲職，不立兼治它曹。神宗詔御史端六察悉罷兼局。

史籍

卷一百三十

主

元豐置大府卿少卿各一人，丞主簿各二人，掌邦國財貨之政令及庫藏出納商稅平準貿易之事。凡四方貢賦之輸于京師，儲于內藏者，以待非常之用，頒于左藏者，以供經常之費。凡商賈之賦，小賈印門徵之，大賈則輪於務貨之不售者，平其價鬻於平準，平時賒貸以濟民用，若賈取於官，則給用多寡各從其抵歲以香茶鹽鈔募人入豆穀資邊，卽京都關用物預報度支以盈虧定課最行賞罰。靖康元年詔內外官司局所錢物並納左藏庫，凡省一百五所，又詔戶部大府寺長武當職官及本庫官吏俸錢候在京官吏支散並足方許支給。從戶部尚書梅執禮之請也。建炎四年參知政事范宗尹議：羣盜併力以拒官軍，莫若析

地以處之。盜有所歸。則可漸制。乃請稍復藩鎮之制。是年宗尹爲右僕射。請以淮南京東西湖南北諸路。並分爲鎮。除茶鹽之利。置官提舉外。他監司並罷。上供財賦。權免三年。餘聽帥臣移用。更不從朝廷應副。軍興聽從便宜。時刺盜李成在舒斬桑仲在襄鄧。郭仲威在揚州。許慶在高郵。皆卽以爲鎮撫使。其餘或以處歸朝之人。許以能扞禦外寇。顯立大功。特與世襲官屬。並聽紫綬。久之。諸鎮或戰死。或北降。但餘荆南解濟。召入主管馬軍。遠罷弗置焉。

宋初革五季之患。召諸鎮節度。賜第京師。分命朝臣出守列郡。號權知軍州事。軍謂兵州謂民。其後文武官。參爲知州軍

史律

卷一百三十

書

事二品以上。及帶中書樞密院職事。稱判。若河南應天等府。則兼留守司公事。太原延安等府。則兼經畧安撫使馬步軍總管。眞定京兆等處。則兼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潭廣等州。則兼安撫使兵馬鈐轄。青鄧等州。則兼安撫使兵馬巡檢。其大藩府。或沿邊州郡。或當一道衝要者。並兼兵馬鈐轄。凡後官出知郡者。許不遵本貫。初除授見缺。及罷任赴闕。並令引見。上殿知府公事。並須長史通判簽議連書。方許行下。凡諸州減罷通判處。則升判官爲簽判以兼之。小郡推判官。不並置。或以判官兼司法。或以推官兼支使。或并判官省罷。則令錄參兼管。

大中祥符九年。興利州團練使德文。言男侍禁承顯。赴起居請在惟忠子從恪之上。從恪雖姪行。而拜職在前。詔宗正寺定室室班圖以聞。宗正言。按公式。令朝參行立。職事同者先。爵又同者先齒。今請宗子官同。而兄叔次弟姪者。並虛一位而立。

咸平四年。左司諫楊億上疏曰。國家遵舊制。並建羣司。然徒有其名。不舉其職。只如尚書會府。上法文昌。治本是資政典。做出條目。皆具可舉而行。今之存者。但吏部銓擬。秩曹詳覆。自餘租庸。幾權出別使。以總領。尺籍伍符。非本司所校定。職守雖在。或事有所分。綱領雖存。或政非自出。丞轄之名。空設

史律

卷一百三十

書

而無選可糾。端揆之任。雖重。而無務可親。周之六官。於是廢矣。且如寺監。素司於掌執。臺閣。咸著於規程。昭然號儀。布在方冊。國家慮銓擬之不允。故置審官之司。憂議職之或盡。故設審刑之署。恐命令之或失。故建封駁之局。臣以爲在於紀綱。植立。不在於琴瑟更張。若辨論官材。歸於相府。卽審官之司可廢矣。詳評刑辟。屬於司寇。卽審刑之署可去矣。出納詔令。關於給事中。卽封駁之局可罷矣。至於尚書二十四司。各揚其職。寺監臺閣。悉復其舊。按六典之法。慶曆百官之遺。在我而已。夫豈爲難。如此。則朝廷益尊。堂陛益嚴。品秩益精。端拱而天下治者。由茲道也。夫唐虞之時。建官惟百。夏商官

倍秦漢蓋繁施及唐氏六策咸在自三公之極貴九品之至微若於今交皆有員數傳云官不必備惟其人蓋關之斯可矣若乃員外加置苟非其材故寵下羊頭形於嘲詠斗量車被播厥風謠國體所先尤須慎重竊觀班固員外郎及三百餘人郎中亦及百數自餘太常國子博士殿中丞舍人洗馬俱不下數百人率為常參皆若引籍不知職業之所守多由恩澤而序遷請按唐制應九品以上官並定員數昔秦開郡置守漢以天下為十三郡命刺史以領之自後因郡為州以太守為刺史降至唐氏亦嘗變更曾未數年又仍舊貫今多命省署之職出為知州又設通判之官以為副貳此權宜之制耳豈可為經久之訓哉請諸州並置刺史以戶口多少秩其奉祿分下中上繁望雜之等級品秩之制率如舊章與常參官比視階資出入更踐省去通判之目但置從事之員察之府以統臨按輿地之圖而區處太平興國初諸府支都出於一時十國為連周法斯在一道署使唐制可尋至若號令之行風教之出先及於府府以及州州以及縣縣及鄉里自上而下由近及遠譬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提綱而舉目張振領而羣毛理由是言之支郡之不可廢也明矣臣欲乞復支郡隸於大府量地里而分割如清運之統臨名分有倫官業自舉又觀唐制內外官奉錢之外有祿米職田又給

防閑庶僕親事帳內執衣白直門夫各以官品差定其數歲收其課以資於家本司又有公廨田食本錢以給公用自唐末離亂因用不充百官奉錢並減其半自餘別給一切權停今郡官於半奉之中已是除陌又於半奉三分之一內其二以他物給之需於市廩十裁得其一二曾糊口之不及豈代耕之足云漢宣帝詔云吏能勤事而奉祿薄欲其無侵漁百姓矣遂加吏奉若於策書竊見今之結髮登朝陳力就列其利也不能致九人之飽不及周之上農其祿也未嘗有百石之人不及漢之小吏若乃左右僕射百僚之師長位莫崇焉月奉所入不及軍中千夫之帥豈稽古之意哉請自今後百官奉祿雜給並循舊制既豐其稍入可責以廉隅官且限以常員理當減於舊費乃唐虞之制也凡預品官各設資考課其殿最歸於有司或歷階以升或越次而補國朝多以郊祀慶而稍遷官考功之黜陟不行士流之清濁無辨陛下旋鑒其弊始務維新昨有事於明禋但徧加於階將雖燭前失未振舊規並乞依舊內外官各立考限復令考功修舉其殿每歲置使考校以表至公資秩改遷賞罰懲勸一遵典故以振淹滯西漢以來用秦武功之得惟列侯爵封或踰萬戶至關內侯或有食邑不過數百家自是因循以至唐室但食邑者率為虛設言實封者歲入有差迨及聖朝並無所給至於

除拜之際，猶名數未移，空有食采之稱，真同画餅之妄，欲乞依元和中所定實封條貫支給，削去虛邑，但行實食，以寵勲臣。又國家每屬嚴禋，卽單大慶，敘封追贈，罔限襲章，乃至太降之徵，司曆之賤，率荷蓼蕭之澤，亦疏石窹之封，恩雖出於殊常，職不循於經制，又官勲之設，名品實繁，今朝散銀青，猶闕命服，護軍柱國，全是虛名，請自今常參官勲散至五品者，許封官，勲至三品者許立戟，又五等之爵，施於賢才，雖有啓封之稱，曾無胙土之實，且茅建社，固不可以遽行，翼子貽孫，亦足藉於舊典，內外官封，至伯子男者，許蔭子，至公侯者，許蔭孫，封國公者，許蔭嫡孫一人，襲封，又當今功臣之稱，始於

史律

卷二百三十

美

德宗，冠蹕將士，並加奉天定難功臣之號，因一時之實典，爲後世之通規，近代以來，將相大臣有至十餘字者，尤爲妄加，不可遵行，所宜削除，以明憲度，昔者，講求典禮，晉國以清者，名實渙朝，稱治，當文化誕敷之際，是舊章咸秩之時，豈見太平正在今日矣，論者嘉之，然以因襲既久，難於驟革，真宗賜文武官誠諭七條，文官一曰清心，謂平心待物，不爲喜怒愛憎之所遷，則庶事自正，二曰奉公，謂公直潔已，則民自畏服，三曰修德，謂以德化人，不必專尚威猛，四曰責實，勿競虛譽，五曰明察，謂勸察民情，勿使賦役不均，刑罰不中，六曰勤課，謂勸諭下民，勤於孝悌之行，農桑之務，七曰革弊，武官一

曰修身，謂修飭其身，使士卒有所法則，二曰守職，謂不越其職，侵撓州縣民政，三曰公平，謂均撫士卒，無有偏黨，四曰調習，謂訓教士卒，勦習武藝，五曰簡閱，謂察視士卒，識其勤惰勇怯，六曰存恤，謂安撫士卒，甘苦是同，無令失所，七曰威嚴，謂制馭士卒，無使越禁，仍勅所在刊石，或書廳壁，奉以爲法，翰林學士蔣之奇言，所謂試，則非正官也，今尚書侍郎皆正官，而謂之試，失之矣，如其階卑，則謂之守可也，宜和以後，官高而仍舊職者，謂之領官，卑而職高者，謂之視

史律

卷二百三十

美

代，遂增其制，宋初因之，凡宜制而授者，多賜焉，宋制設祠祿之官，以佚老優賢，先時員數絕少，熙寧以後，乃增制焉，在京官觀舊制，以宰相執政充使，丞郎學士以上充副使，兩省五品以上爲判官，內侍官諸司使副爲都監，又有提舉提點主管，其戚里近屬及前宰執留京師者，多除官觀，以示優禮，神宗方經理時政，患疲老不任事者廢職，欲悉罷之，乃使任官觀以食其祿，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詔官觀毋限員，並差知州資序人以三十月爲任，奉給大兩省卿監及職司資序人，視小郡知州，知州資序人，視小郡通判，武臣倣此，四年，詔官觀歲廟留官一員，餘聽如分司致仕例，從

便居任元豐中王安石以右僕射爲集禧觀使呂公著以資政殿學士提舉中太一官公事元符元年高遵固年八十一乞再任宮觀高遵禮年七十六乞再任太清宮從其再任之請以待遇親屬故也大抵祠館之設爲佚老優賢而有內外之別京祠以前宰相見任使相充使次充提舉餘則爲提點爲主管外祠隨官之高下處之選人爲監攝廟非自陳而朝廷特差者如黜降之例紹興以來士大夫多流離困厄之餘未有闕以處之於是許承務郎以上權差宮觀一次又以選人在部無闕可入與破格攝廟亦有以宰執恩例陳乞而與之者月費供給理爲資任意至厚也然初將以撫安不調之人

人未乃重僥求泛與之弊於是臣僚交章欲罷供給以絕干請變理任以抑僥倖嚴破格以去泛濫上從之又年及七十老昏不異牧養而不肯自陳宮觀者復若爲定令以律之蓋不當請而請則允瑣者流競竊優閑廝稍或當請而不請則知進而不知退識者羞焉一祠館之與奪不可不謹如此故重內祠尊使職所以崇大臣之體貌一次以定法再任以示恩於優厚之中寓閑制之意焉

凡文武朝官引年辭疾者多增秩從其請或加恩其子孫德元年太子太師致仕侯益來預郊祀太祖優待之因詔曰羣官刻位自有通規舊德來朝所宜加禮且表優賢之意用

敦尚齒之風自今一品致仕官每遇朝會宜綴中書門下班景祐三年詔曰致仕官舊皆給半奉而未嘗爲顯官者或貧不能自給豈所以遇高年養廉耻也其致仕者自今給奉並如分司官例皇祐中知諫院包拯奏言願令御史臺檢察年七十已上移文趣其請老不卽自陳者直除致仕朝廷未行全復言國家謹禮法以維君子明威罰以御小人君子所顧者禮法也小人所畏者威罰也由文武選爲士大夫是皆君子之地也倘不以禮法待之則是廢名器而輕爵祿七十致仕學者所知臣下引年以自陳分之常也人君好善而留之仁之至也自三代以來用此以塞貪墨弊廉隅近者向希

仲陸軫等皆以年高特與分司初欲風動羣臣而在位殊未有引去者是臣言未效也請詳前奏施行是時言事之人競擊劾大臣高年者俱不自安仁宗手詔曰老臣朕之所眷禮也進退體貌恩意有異凡預政事之臣毋遽求引去臺諫官勿以爲言其風動勸勵之如此神宗卽位龍圖閣直學士李東之奉受致仕帝宴饒資善堂命講讀官賦詩御製詩序以寵其行示異數也又以果州團練使何誠用惠州防禦使馮承用等年七十以上特令致仕以致仕雖有著令臣僚鮮能自陳故也編修中書條例所言人臣非有罪惡致仕而去人君遇之如在位時禮也近世致仕者皆落職而後優還請令

大臣不
亦不
失

文武官帶職致仕從之自此宰相以下並帶職致仕元豐三年詔自今致仕官遇誕節及大禮許綴舊班有失儀勿劾致和六年提舉廣東學士孫璘言致仕官居鄉者乞許令赴貢上宴擇其年彌高者而憚事之使長幼有序獻酬有禮人知里選之法孝悌之義從之宣和中強父行博學清修不緣事故疾病慨然請老葉份言之許令再仕王次翁年未及六十浩然休退呂祉言之落致仕特令再仕一二二人則可否反備焉後在矣

史緯卷二百三十

史緯

卷二百三十

聖

史緯卷二百三十一

宋史十四

志

食貨

昔武王克商訪箕子以治道箕子爲之陳洪範九疇五行五事之次卽曰農用八政八政之日以食貨爲先五行天道也五事人道也天人之道治而國家之政興焉宋承五季之後太祖削平諸國除藩鎮留州之法而粟帛錢幣咸聚王畿嚴守令勸農之條而稻粱桑柘務盡地力至於太宗國用殷實輕賦薄歛之制日與羣臣講求而行之傳至真宗內則升中之事東外則和戎之費滋由是食貨之議日盛一日仁宗之世契丹增幣夏國增賜養兵兩陲費累百萬然帝恭儉寡慾故取民之制不至培克神宗欲伸中國之威革前代之弊王安石之流進售其強兵富國之術而青苗保甲之令行民始罹其害矣哲宗初立斯民稍望休息紹聖而後章惇倡紹述之謀批政復作徽宗卽位蔡京爲豐亨豫大之言苛征暴斂以濟多慾自連禍敗高宗南渡雖失舊物之半猶席東南地產之饒足以裕國然百五十年之間公私粗給而已考其祖宗立國初意以忠厚仁恕爲基向使究其所爲勉而進於王道亦孰能禦之哉然終宋之世享國不爲不長其租稅征權

規撫節目煩簡疏密無以大異於前世何哉內則奉於禁文外則撓於強敵供億既多調度不繼勢不但已徵求於民謀國者處乎其間又多伐異而黨同易動而輕變殊不知大國之制用如巨商之理財不求近效而貴遠利宋臣於一事之行初議不審行之未幾即區區然較其得失尋議廢格今之所議未有以適於前後人又復贊之使上之為君者莫之適從下之為民者無所信守因革紛紜非是實亂而事弊日益以其矣世謂儒者議論多於事功若宋人之言食貨大事然也又謂漢文景之殷富得諸黃老之清靜為黃老之學者太忌於紛更宋法果能然乎特有古今世有升降天地生財其

史綱 卷一百三十一

數有限國家用財其端無窮歸於一是則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此外無他技也宋食貨之法或驟試而輒已或亟言而未行今存其可為鑒者自農田至振恤凡十事或出或入動關民命國以民為本故列之於上篇自會計至互市凡十二事或損或益有係國體國不以利為利故列之下篇焉

上篇一曰農田周世宗遣使均括諸州民田太祖即位循用其法建隆初課民種樹定為五等第一等種雜樹百餘等或二十為差梨栗牛之男女十歲以上種韭一畦闊一步長十步之井者鄰伍共鑿之令佐春秋巡視審其數秋滿第其課

為殿最諸州各隨風土所宜其不宜種藝者不須責課遇豐歲則論民謹藏節費用以備不虞民伐桑棗為薪者罪之制桑三工以上為首者死從者流三千里不滿三工者為首配役從者徒三年太宗嘗謂左右曰朕每念耕稼之勤苟非兵食所資當盡復其租稅時畿甸民苦稅重多棄田畝去聚稅於戶長縣歲按所棄地除其租已而匿他舍冒名佃作帝思革其弊會知封丘縣實兆言之擢為開封府司錄俾按察京畿諸縣田租此專務苛刻以求課最民實逃亡者亦搜索鄰里親戚之家詔罷之至道二年太常博士陳靖言先王欲厚生民莫先於積穀而務農鹽鐵權酷斯為末矣按天下土

史綱 卷一百三十一

田除江淮湖湘兩浙隨蜀河東諸路地里寬遠摩加勸督朱違獲利今京畿周環二十三州幅員數千里地之墾者十幾二三稅之入者又十無五六復有匿里舍而稱逃亡棄耕農而事游惰賦額歲減國用不充詔書累下許民復業蠲其租調寬以歲時然鄉縣擾之每一戶歸業則剝報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徭之籍追胥責問繼踵而來雖蒙蠲其常租實無補於捐瘠况民之流徙始由貧田或避私債或逃公稅亦既亡避則鄉里檢其資財至於室廬什器桑棗材木歲計其直或邑官用以輸稅或債主取以償逋生計蕩然還無所詣以茲浮蕩絕意歸耕如授以閒曠之田廣募游惰誘之耕

聖未計賦租許令別置版圖便宜從事酌民力量寡衆賦肥磽均配督課令其不倦其逃民歸業丁口授田煩碎之事並取大司農裁決耕桑之外令益樹雜木蔬菜華畜羊犬雞豚給授桑土潛擬井田營造室居使立保伍養生送死之具慶平間遺之資並立條制候至三五年間生計成立計戶定征量田輸稅若民力不足官借糧錢或以市餼糧或以營耕具比及秋成乃令償直依時價折納以其成數關白戶部帝覽之喜令靖條奏以聞靖言逃民復業及浮客請佃者委農官勘驗給授田土收附版籍州縣未得議其差役乏糧種耕牛者令司農以官錢給借其田制爲三品膏沃而無水旱之患

史緯

卷一百三十一

四

者爲上品雖沃壤而有水旱之患墾瘠而無水旱之慮者爲中品既墾瘠復患水旱者爲下品上田人授百畝中田百五十畝下田二百畝五年後收租十徵其三一家有三丁者加受田五丁者從三丁之制七丁者給五丁十丁給七丁至二十三丁者以十丁爲限若寬鄉田多即委農官裁度以賦之其室廬蔬韭及梨棗榆柳種藝之地每戶十丁者給百五十畝七丁者百畝五丁者七十畝三丁者五十畝不及三丁者三十畝蠶桑五年後計其租餘悉蠲其課詔以靖爲京西勸農使按行陳許蔡賴襄鄧唐汝等州勸農墾田以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副之選亮言功難成順罷之事遂

寢真宗以江淮兩浙稍旱卽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早稻三萬斛分給三路爲種擇民田高仰者蒔之內出鹽法使轉運使揭榜示民稻比中國者穗長而無芒粒差小不擇地而生先是民訴水旱者夏以四月秋以七月過期者吏勿受今佐受訴卽分行檢視白州遣官覆檢三司定分數獨之至是以覆檢煩擾止遣官就田所閱視卽定獨數四年詔凡奏舉親民之官悉令條悉勸農之績以爲殿最黜陟自景德以來四方無事百姓康樂戶口蕃庶田野日闢仁宗繼之益務約已愛人承平寢久勢官富姓占田無限兼并肩僞習以成俗重禁莫能止焉天下生齒益蕃闢田益廣景德中丁謂

史緯

卷一百三十一

五

者會計錄總墾田得一百八十六萬餘頃以是歲七百二十萬餘戶計之是四戶耕田一頃由是知天下隱田多矣又川陝廣南之田頃畝不備第以五賦約之天聖中國史則云開寶末墾田二百九十五萬二千三百二十頃六十畝至道二年三百一十二萬五千二百五十一頃二十五畝天禧五年五百二十四萬七千五百八十四頃三十二畝而開寶之數乃倍於景德則謂之所錄固未得其實而皇祐中墾田二百八十萬餘頃治平中四百四十萬餘頃其間相去不及二十年而墾田之數增倍以治平視天禧則猶不及而致治罕錄者以謂特計其賦租以知頃畝之數而賦租所不加者十

史

卷一百三十一

七

居其七率而計之天下墾田無慮三千餘萬頃累朝相承重於授民未嘗窮按故莫得其實而墾田見於籍者猶四十八萬頃治平四年詔佃及十年輸五分二十年輸七分著為令神宗熙寧元年宜城令朱絃修水渠溉田六千頃詔遷一官權京西轉運使謝景溫言在法請田戶五年內科役皆免今汝州四縣客戶不一二年便為舊戶糾挾與之同役因又逃荒田上荒萊欲乞置墾田務差官專領籍四縣荒田召人請射更不以其人隸屬諸縣版籍須五年乃撥附則限內自無差科如招及千戶以上者優獎詔不置務餘從所請明年詔民占荒逃田若歸業者責相保任逃稅者保任為輸之中書

史

卷一百三十一

七

巧取百端以邀功賞青苗則疆散重斂給陳納新免役則刻剝窮民收養浮食保甲則勞於非業之作保馬則困於無益之費可不念哉今者清發德音使款款之民得上封事雖其言辭鄙雜皆身受實惠直貢其誠不可忽也宣和二年臣僚言監司守令官帶勸農莫副上意欲立四誣驗之按田乘荒治之迹較戶產登降之籍驗米穀貴賤之價考租賦盈虧之數四誣具則其實著矣命中書審定取旨政和七年詔內外官觀不免科差徭役雖奉御筆許執奏不行紹興四年詔縣具歸業民數及墾田多寡月上之州州季上轉運轉運歲上戶部戶部置籍以考之十二年左司員外郎李椿年言經界不正平江按籍雖三十萬斛然實入糴二十萬耳詢之土人皆欺隱也望考按嚴實自平江始然後施之天下則經界正而仁政行矣乃以椿年為兩浙路轉運副使措置經界椿年請先往平江諸縣俟就緒即往諸州要在均平為民除害不增稅額其民田不上稅簿者沒官稅簿不謹書者罪官吏時量田不實者罪至徒流江山尉汪大猷白椿年曰法峻而民未喻固有田少而供多者願許陳首追正椿年為之輕刑省費甚眾二十六年戶部言蜀地狹人夥而京西淮南青腹官田尚多許人承佃上曰貧民乍請荒田安能便得牛種若不從官貸未免為虛文可令相度支給孝宗隆興六年監進奏

吳郡江南
下民也

史籍

卷一百一十一

八

院李結獻治田三議一曰務本二曰協力三曰因時浙西低田特堤為固堤岸高厚則水不能入乞於蘇湖常秀諸州水田塘浦要處官以錢米貸田主乘此農隙增堰令高濶則堤成而水不為患方此饑饉俾食其力因其所利而利之秋冬旱涸涇洪斷流車戽修築尤為省力戶部議工力浩繁欲曉有田之家各依鄉原畝步出錢米與租田之人更相修築庶官無所費民不告勞從之七年知揚州臬公武奏朝廷以沿淮荒殘之久未行租稅賦民復業與創戶者或懼後來稅重未敢耕種昔晚唐民務稼穡則增其租故播種少吳越民墾荒田而不加稅故無曠土望詔兩淮更不增賦庶民知勸詔可九年著作郎袁樞奏民占田不知其數力不能墾則廢為荒地他人請佃則以疆界為詞官無務考是以野不加闢戶不加多而郡縣之計益窘望詔州縣畫疆立券占田多而墾課少者隨畝增之其餘閑田給與佃人庶幾流民有可耕之地而田萊不至多荒紹熙元年知漳州朱熹請行經界欲通縣均紐庶幾百里之內輕重齊同欲每畝隨九等高下定計以合一州租稅之數版圖一定則民業有經矣細民莫不鼓舞而貴家豪右占田隱稅侵漁貧弱者胥為輿論以稱之前詔遂格慶元元年歲凶詔曰朕德菲薄饑饉薦臻使民陷於死亡夙夜慘怛寧敢譴過於下耶願使者守令所與朕分青

本朝矣

史籍

卷一百一十一

九

而共憂也乃涉春以來聞老稚乏食去南畝捐溝壑咎安在耶法振給不盡及民與得粟者未必饑饉者未必得賑偏聚於所近不能均濟歟官吏視成而自不省歟其各恪意措置務使實惠不壅毋以虛文蒙上則朕汝嘉寧宗開禧元年差路轉運判官范慈言本路施黔等州綿亘山谷地曠人稀其占田多者須人耕墾富豪之家誘客戶舉室遷去乞將皇祐逃移之法校定凡為客戶者許復其身毋及其家屬凡典賣田宅聽其離業毋就租以充客戶凡貸錢止憑文約交還毋抑勒以為地客凡客戶身故其妻改嫁者聽其自便女聽其自嫁庶使深山窮谷之民得安生理從之知婺州趙譽夫行經界於其州有倫緒而譽夫罷乃命趙師出繼之後二年甄豹文代師出為守行之益力於是向之上戶析為貧下之戶實田隱為逃絕之田者衆然考正凡結甲冊戶產簿丁口簿魚鱗圖類姓簿二十三萬九千有奇初庫賈以藏之歷三年而後上其事于朝六年殿中侍御史謝方叔言豪強兼井之患至今日而極非限民名田不可是亦救世道之微權也國朝駐蹕錢幣百有二十餘年矣外之境土日荒內之生齒日繁權勢之家日盛兼井之習日滋百姓日貧經制日壞上下煎迫有不可為之勢富貴操柄若非人主之所得專議者懼焉夫百萬生靈膏生養之具皆本於穀粟而穀粟之產皆出

此皆想及
此然亦非
一家一人
之事

於田今百姓膏腴皆歸貴勢之家租米有及百萬石者小民
百畝之田頻年差充保役官吏誅求百端不得已則獻其產
於巨室以規免役小民田日減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
保役不及以此弱之肉強之食兼并侵奪民無以遂其生於
斯時也可不嚴立經制以為之防乎去年諫官嘗以限田為
說朝廷付之悠悠今日國用邊餉皆仰和糴然權勢多田之
家和糴不容以加之保役不容以及之敵人睥睨於外盜賊
窺伺於內居此之時與其多出厚貨不可長保曷若捐金助
國共紓目前之難轉發備開導之耳乞諭三大臣據臣僚論
奏而行之使經制以塞井以塞以尊朝廷以裕國計陛下
勿牽貴近之言而聽之聖大臣勿避仇怨之嫌而廢良策則
天下幸甚從之咸察御史趙順孫言經界將以便
民雖窮閭下戶之所便而未必棄宗大姓之所盡棄自非
有以漢服其心亦不足以其情意之悉乎哉且今之所謂推
排非昔之所謂自置也推排者委之鄉都則徭役而易行自
實者責之於人戶則派納而難集嘉定以來之經界時至近
也官有正籍鄉都有耐稅則雖分莫不具在為鄉都者不
過按成版而更業主之姓者因其籍差勘比而求焉由一面
至百由百而至于千由千而至于萬稽其畝步訂其土佃亦莫如
鄉都之便也朱熹所以主經界而闢自實者正謂是也州縣

史

卷一百一十一

十

史

卷一百一十一

十

能守朝廷鄉都任責之令又隨諸州之便宜而為之區處必
人情悉孚不令而行矣從之三年司農卿李綱言夫經界嘗
議修明矣而修明卒不行嘗令自實矣而自實卒不竟豈非
上之任職者每欲避理財之名下之害事者每倡為擾民之
說故寧坐視邑政之壞而不放諸猾吏奸民之欺寧忍取下
戶之背而不敢受豪家大姓之怨蓋經界之法必多變官吏
必悉集鄉保必徧走阡陌必盡量步畝必審定等色必紐折
計等奸弊轉生久不迄事乃若推排之法不遇以縣統都而
都統保選任才富公平者訂田畝稅色載之圖冊使民有定
產產有定稅稅有定籍而已臣守吳門已嘗見之施行今聞
紹興亦漸就緒湖南漕臣亦以一路告成竊謂東南諸郡皆
當奉行惟謹其或田畝未實則令鄉局釐正之圖冊未備則
令縣局程督之又必郡守察縣之稽違監司察郡之怠弛嚴
其號令信其賞罰責之年度以課其成如周官日成月要歲
會以綜核之於是詔諸路漕帥施行焉大抵南渡後水田之
利富於中原故水利大典諸籍沒田募民耕種者皆仍私租
舊額每失之重輪納之際公私迥殊私租額重而納輕承佃
猶可公租額納俱重佃者不堪命州縣胥吏與倉庫執事之
人皆得侵漁於耕者兼金人乍和乍戰戰則軍需浩繁和則
歲幣重大國用常苦不繼民既苦官租之重因會有司責官

田以給用其初弛力役以誘之其終不免於抑配此官田之弊也嘉定以後又有安邊所田收其租以助歲幣至其將亡又限民名田買其限外所有謂之公田初議欲省和糴以紓民力而其弊極多其租尤重來亡遺患猶不息也紹興五年江東諸臣李光言明越之境皆有敗湖大抵湖高於田田又高於江海旱則放湖水溉田澇則決田水入海故無水旱之虞慶曆嘉祐間嚴盜湖為田之禁政和以來初為應奉始廢湖為田自是兩州之民歲被水旱之患餘姚上虞鄞縣收租不過數千斛而所失常賦動以萬計莫若先罷兩邑湖田其會稽之鑑湖鄞之廣德湖蕭山之潮湖等處望令漕臣盡廢之詔令諸路漕臣議議者雖稱合康竟仍其舊二十三年陳誠大夫史才言新西民田最廣而平時無甚害者太湖之利也近年湖湖之地多為兵卒侵據累土增高長堤彌望名曰塌田旱則據之以溉而民田不沾其利澇則遠近泛濫不得入湖而民田盡沒請盡復太湖舊迹使田疇均利從之二十四年大理寺丞周環言臨安平江湖秀四州下田多為積水所侵溪山諸水併歸太湖自太湖分二派東南一派由松江入于海東北一派由諸浦注之江其松江之水惟白茅一浦最大今泥沙淤塞宜決放道俾水勢分派流暢實四州無窮之利兩浙轉運副使趙子浦知平江府蔣琛言太湖者數

史

卷一百三十一

五

州之巨浸而獨漫以松江之一川宜其勢有所不逮是以昔人於常熟之北開二十四浦疏而導之江又於昆山之東開一十二浦分而納之海三十六浦後為潮汐沙積而開江之率亦廢於是民田有淹沒之患天聖間漕臣張給嘗於常熟昆山各開泉浦景佑間邵守范仲淹亦親至海浦濬開五河政和間提舉官趙霖亦嘗開濬今諸浦湮塞又非前比計用工三百三十餘萬錢三十三萬餘緡米十萬餘斛詔監察御史任古視之古言常熟五浦通江誠便若依所請以五千功月餘可畢子浦又言父老稱福山塘與丁涇地勢等若不濬福山塘則水必倒注于丁涇乃命併濬之乾道二年六月知秀州孫大雅言州有柘湖殿山湖富湖陳湖支港相貫西北可入於江東南可達於海旁海農家作壩以却鹹潮雖利及一方而水患實害鄰郡設疏導之又害及旁海之田若於諸港浦置牌啓閉不惟可以洩水而旱亦獲利然工力稍大欲卒大姓出錢下戶出力於農陳修治從之七年漕臣王炎言興元府山河堰世傳漢蕭何所作紹興以來戶口凋疎堰事荒廢遂委知興元府吳拱修復發卒萬人助役宜撫司及安撫都統司共用錢三萬一千餘緡並修六堰濬大小渠六十五里凡溉田鄉堡城田二十三萬三千畝有奇詔獎諭之八年戶部侍郎葉衡言奉詔嚴實寧國府太平州圩岸寧國府

史

卷一百三十一

五

惠民化城舊圩四十餘里新築九里餘太平州福定圩四
十餘里延福等圩一百五十餘里蘇州縣圩周二百九十
餘里通當塗圩共四百八十餘里並高廣堅敏潁水一岸種
植榆柳足捍風濤詢之農民實為永利於是獎諭判軍國府
親王體曰大江之壩其地廣袤使水之害洩不病而昔為膏
腴者圩之為利也然水土兩蓄從昔善壞卿幸修稼政巨勝
屹然有懷動止慎用款嘉江西連年荒旱乃降詔曰朕惟旱
乾水溢之災堯湯盛時有不能免民不告病者備先具也豫
章水利不修失所以為早備唐章丹為江西觀察使治陂塘
五百九十八所灌田萬二千頃此特施之一道其利如此類

史律

卷二百三十一

七

天下至廣也農為生之本也東流灌溉所以毓五穀也今
道川源甚衆民未知其利然則通溝瀆滿陂澤監司守令顧
非其職歟其為朕相丘陵原隰之宜勉農桑盡地利雖有豐
凶不至拱手受弊亦天人相因之理也朕將即勤惰而賞
罰焉紹興二十八年詔戶部員外郎莫深等視諸路沙田重
場上開輔臣沙田或以為可取或以為可捐若何陳康伯等
奏君子小人各從其類小人樂於生事不惜為國歛怨君子
務存大體唯恐有傷仁政所以不同上命止前詔勿行乾道
初復令梁俊彥等措置建炎元年籍蔡京王黼等莊以為官
田詔見佃者就耕歲減租三分紹興元年以軍費用度不足

官田
得

詔盡歸諸路官田議者恐個人失業未賣者失租御史葉義
問言今盡鬻其田立為正稅田既歸民稅又歸官不獨絕歎
隱之弊又可均力役之法於是詔所在常平沒官戶絕田已
佃未佃已添租未添租並拘賣承買荒田者免三年租七年
以賊徒田舍及逃田充官莊初福建八郡之田分三等膏腴
者給僧寺道院中下者給土著流寓迫張守帥閩存上等四
十餘利以待高僧餘悉令民請買歲入七八萬緡以助軍衣
餘寬百姓雜科民便之乾道二年賣江西兩浙營田見佃願
買者減價二分其錢輸左藏南庫別貯之四年梁克家奏戶
部賣營田卒為有力者下價取之稅入甚微不如置官莊歲

史律

卷二百三十一

七

可得五十萬斛八年於黃岡麻城立官莊二十二所淳熙元
年臣僚言出賣官田二年之間三省戶部困於文移監司州
郡疲於出賣上下督責不為不至始限一季繼限一年已賣
者纔十三已輸者纔十二蓋買產之家無非大姓估價之初
以上色之產輕立價買揭榜之後卒先投狀若中下之產無
人屬意所立之價輕重不均莫若且令元佃之家著業輪租
或猶可得數十萬斛從之慶元元年福建提舉朱之瑞言福
建地狹人稠無以贍養生子多不舉乞免舊建劍汀邵溪官
田收其租助民舉子之費詔從之韓侂胄既誅金人講解置
安邊所凡僦買與其他權倖沒入之田及開田湖田之在官

者皆隸焉。輸米七十二萬二千七百斛。有奇。錢一百三十一萬五千緡。有奇。籍以給行人金繒之費。迨與北方絕好。軍需邊用。毋於此取之。景德四年。殿中侍御史陳堯道等言。乞依祖宗限田議。自兩浙江東西。官民戶踰限之田。抽三分之一。買充公田。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歲有六七百萬斛之入。可以餉軍。可以免糧。可以重楮。可以平物。而安富一舉而五利具矣。詔從其言。朝士有異議者。丞相賈似道言。救楮之策。莫切於住造楮。住造楮。莫切於免和糴。免和糴。莫切於買踰限田。因詆異議者之非。帝曰。當一意行之。買公田。以畝起租。滿石者。償二百貫。九斗者。償一百八十貫。以是爲差。大抵直千緡者。以四十緡買之。以銀半。分官告五分。度牒二分。會子二分。半給直。告牒既多。民不得售。所至騷然。分置莊官。僱租州縣督莊官。及時交收運發。後田曉瘠。廩租與個人負租而逃者。率取償田主。包恢知平江。督買田。至以肉刑從事。百姓太擾。五年。尋見於東方。下詔求言。三學六館生蕭規等言。買田夫人。心致天變。謝枋得。校文江東。方山京。校文天府。皆指陳得失。蕭規等。黥隸。枋得。山京。被劾。咸淳三年。京師米貴。勸上戶運米入京。鞭笞囚繫。死於非命者。十七八。太常寺簿陸誠。謂買田本。以免和糴。今勸其運米。害甚於前。似道怒。出。知台州。未至。死。四年。盡罷莊官。減租三分。德佑元年。詔公田最

爲民害。松怨召禍。十有餘年。自今並給佃主。令率其租戶爲兵。而宋祚訖矣。

史錄卷二百三十二

宋史十五

志

食貨

二口方田神宗熙寧五年修定方田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歲以九月令佐分地計畧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瘠而辨其色方畧畢以地及色乘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稅則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一季無訟即書戶帖連莊帳付之以為地符均稅之法縣各以其租額稅數為限凡越額增數皆禁若磨商

史錄卷二百三十二

卷二百三十二

不毛及衆所食利山林陂塘溝路墳墓皆不立稅凡田方之角立主為峰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帖有戶帖其分棚析產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以方田為正今既具以鉅野尉王曼為指教官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做焉八年帝知官吏擾民詔罷之崇寧三年宰臣蔡京等言自開任佰使人得以田私相貿易富者恃其有餘厚立價以規利貧者迫於不足薄稅以速售天下之賦調不平久矣神宗講究方田利害作法而推行之方為之帳而步畝高下不可隱戶給之帖而升合尺寸無所遺以實買則民不能容其巧以推收則吏不能措其姦今文籍具在可舉而行

八有
能
之

史錄

卷二百三十二

二

詔罷之五年詔罷方田大觀二年復詔行之四年詔方田官史非特長增田稅兼不食之山方之仰由新草之直民戶廢業失所監司其悉改正政和三年河北西路提舉常平司奏所在地色極多不下百數及其均稅不過十等第一等雖山十分之稅地土肥沃尚以為輕第十等只均一分多是瘠鹵所以為重若不入等止以柴蒿之直白錢一百而至五百比次十等全不受稅既收入等但可耕之地便有一分之稅其間下色之地與柴蒿之地不相遠乃一例每畝均稅一分乞上色十等之地再分上中下三等折畝均數如第十等地每十畝合折第一等一畝受稅不收元則上下輕重皆均詔諸路行其法宣和元年臣僚言方量官憚於跋扈並不親行驗定土色一付之胥吏御史臺受訴有二百餘畝方為二十畝者有二頃九十六畝方為一十七畝者度之瑞金縣是也有租稅十有三錢而增至二貫二百者有租稅二十七錢則增至一貫四百五十者度之會昌縣是也望詔常平使者檢察詔悉罷之

三曰賦稅自唐建中初變租庸調法作兩稅夏輸毋過六月秋輸毋過十一月其弊也先期而苛斂增額而繁征至于五代極矣宋制茂賦其類有五曰公田之賦凡田之在官賦民耕而收其租也曰民田之賦百姓各得專之者也曰城郭之

賦宅稅地稅之類也。曰丁口之賦。百姓歲輸身丁錢米也。曰雜髮之賦。牛革蠶鹽之類。隨其所出。變而輸之也。歲賦之物。其類有四。曰穀。曰帛。曰金銀。曰物產穀之品七。一曰粟。二曰稻。三曰麥。四曰黍。五曰稷。六曰菽。七曰雜子。帛之品十一。一曰羅。二曰綾。三曰絹。四曰紗。五曰絁。六曰紬。七曰雜折。八曰絲。九曰綿。十曰布。葛。金銀之品四。一曰金。二曰銀。三曰鐵。四曰銅。鐵錢。物產之品六。一曰六畜。二曰齒革。翎毛。三曰茶。四曰竹。木。麻。草。芻菜。五曰果。藥。油。紙。薪炭。漆蠟。六曰雜物。其輸有常處。而以有餘補不足。則發此輸彼。發近輸遠。謂之支移。其人有常物。而一時所輸。則變而取之。使其直輕重相

田賦考
地稅考

舊案也

此宋之所
以爲民厚
也。其後三
代之長厚

之利。視前代爲薄。丁謂嘗言。二十而稅一者有之。三十而稅一者有之。仁宗卽位。首寬畿縣田賦。詔三等以下戶。毋建輪。時河中府同華州。請免支移。帝以同輔臣對曰。西鄙宿兵。非發用民賦。則軍食不足。詔量減之。福州王氏時。有田千餘頃。謂之官莊。太平興國中。予民耕。歲使輸賦。發運使方仲荀請蠲之。可得厚利。凡估錢三十五萬餘緡。詔減緡錢三之一。期三年。畢償。既而期盡。未償者猶十二萬八千餘緡。詔蠲之。自唐以來。民計田輸賦外。增取他物。復折爲賦。謂之雜變。各品煩細。官司鉅緣。使擾帝。詔三司以類併合。於是諸名品併而爲一。夏秋歲入。第分龍細二色。百姓便之。諫官王素言。天下

郭清高本
皆題嫌怨
也

史緯

卷一百三十一

五

田賦輕重不等請均定三司奏於毫壽蔡汝四州擇尤不均者均之於是遣大理寺丞郭諮定蔡州田諮首括一縣得田二萬六千九百三十餘頃均其賦於民既而諮言州縣多逃田未可盡括朝廷亦重勞人遂罷景祐五年令諸路轉運司支移折變前期半歲書其榜以諭民有未便者聽自言主者裁之詔損開封諸縣田賦視舊額十之三支移折變貧弱者尤為患詔戶在第九等及孤獨戶皆免復詔曰如聞諸路折科民賦多以所折復變他物或增取其直重困農民雖屢戒敕莫能奉宣自今有此州長吏即以上聞然有司規聚斂罕能承帝意焉自郭諮均稅之法罷論者謂朝廷徒恤一時之

史緯

卷一百三十一

六

日上之中書戶部判官李琮根究逃絕稅役江浙所得逃戶凡四十萬一千三百有奇除琮淮南轉運副使兩路凡得逃絕絕名挾個簿籍不載并闕丁凡四十七萬五千九百有奇正稅并積負凡九十二萬二千二百貫石匹兩有奇琮蓋以萬貫石立賞誘所委之吏增加浩大兩路之民大被其害而唐州亦增民賦人情騷然御史翟思言始趙尚寬為唐守勸民墾田高賦繼之流民自占者衆凡百畝起稅四畝而已稅輕而民樂輸境內殆無曠土近聞轉運司闢土百畝增至二十畝恐其勢再至轉徙望戒飭使者量以寬民宣仁太后聽政患天下積欠名目煩多法令不一遂令十分為率歲隨夏秋科帶納一分是為五年十料之法下提刑司體量陝西農戶支移輕重之等以稅賦戶籍在第一等第二等者支移三百里三等四等者二百里五等一百里不願支移而願輸道里鄉價者亦酌度分為三等以從其便紹聖中言者謂欲民不流不若多積穀欲多積穀不若推行折納糶糴之法今當平雖有折納之法止用中價故民不樂輸若依和糶以實價折納則無損於民遂行之大觀二年詔曰天下租賦科撥價折當先富後貧自近及遠遇者漕臣失職有不均之患民或受害其定為令支移本以便邊餉內郡罕用焉間有移用則任民以所費多寡自擇故或輸本色於支移之地或輸麴糶

卷一百一十一
七

於所居之邑而折變之法於月初旬估中價率折仍觀歲之
豐歉以定物之低昂俾官吏毋得私其輕重七月詔曰比國
侵吏廢期凡輸官之物違期促限釐者未緣農者未獲追香
芻牛民無所措自今前期督輸者坐之時天下戶口頗多不
實雖符立法比較鈎考歲終會其數按籍累括脫漏定實罰
之格然蔡攸等計德朝二州戶口之數率三戶四口則戶版
訛隱不待校而知乃詔諸路凡奏戶口令提刑司及提舉常
平司參考保奏而終莫能極其弊故租稅亦不得而均焉是
時內外之費浸以不給中官楊戩主後苑作有言汝州地可
爲稻田者因置務掌之號稻田務復行於府畿名曰公田南
暨襄唐西及沁池北踰大河民田有溢于初券步畝者輒使
輸公用錢政和末又置營繕所公田後營繕所及後苑公田
皆併于西城所盡山東河朔天荒逃田與河堤退灘租稅舉
入焉皆內侍主其事所括田三萬四千三百餘頃民輸公用
錢外正稅不復能輸重和九年獻言者曰物有豐賤價有低
昂而州縣之吏不計物之有無責民所無其費無量至于支
移徙豐就歉理則宜然豪民隸吏故徙款以就豐齊挾輕貨
以賤價輸官其利自倍而貧下戶名免支移估直既高更益
靡費視富戶反重困之通負困於追胥詔申減焉宣和初浙

西逃田天荒草田葑蕀蕩湖澤退灘等地皆計籍召佃立租
以供應奉置局命官部使者自督御前租課三年言者論
中折科之弊謂西蜀初稅錢三百折絹一疋草十圓計錢二
十今本路絹不用本色疋折草百五十圓圓估錢百五十稅
錢三百輪至二十三千仍支移新邊謂之違倉民破產者衆
七年言者論非法折變既以絹折錢又以錢折草以絹較錢
錢倍于絹以錢較草百倍于錢展轉增加民無所訴高宗建
炎四年以舊諸州收稅畢符屬縣追吏會鈔縣吏厚做里胥
以賂州之吏里胥復率于民民甚苦之詔禁止焉今諸州受
租籍不得稱分毫合會錄蠶絲忽錢必成文絹必成尺粟成
升絲綿成兩折筭成東金銀成錢納不滿半疋絹不滿一疋
者計計丈尺輸直無得三戶五戶聚合成疋送納煩擾五年
初令諸州印賣田宅契紙自今民間爭田執白契者勿用經
興元年減大觀稅額三分之一神武右軍統制張俊乞獨所
置產和買科數詔從之三言國家兵革未息用度至廣陸
下哀憫元元俾士大夫及勳戚之家與編戶等數蓋欲寬民
力均有無今俊獨得免則富均在餘戶是使民爲俊代輸也
方今大將不止俊一人使皆援例求免何以拒之望收還前
詔從之後俊復乞免歲輸和買絹三省擬歲賜俊絹五千疋
庶免起例俊惶悚辭絹自秦檜再相密諭諸路增民稅七

八故民力重困。候死者衆。承議郎魯冲言。今之爲令者。苟以寬恤爲意。而拙於催科。旋踵以不職罷。能迎合上司。憐刻聚斂。則以稱職聞。是使爲令者。端端以財賦是念。朝不謀夕。亦何暇爲陛下奉行寬恤詔書。承流宣化者哉。吏部侍郎許與古議。令鈐曹有縣令二百餘闕。無願就者。正緣財賦督迫被罪。所以畏避如此。若罷職。餘獨民積欠。謹擇守臣。戒飭監司。則吏稱其職。民安其業矣。詔行之。都官員外郎馮康國言。四川稅色。祖宗以來。正稅重者。科折輕。正稅輕者。科折重。科折權衡。與稅平准。故無偏重。近年監司總漕。悉改舊法。取數務多。失業逃亡。皆由于此。盡從舊法。詔下四川。憲司二十九

於公家無一毫之益。而良民有無窮之擾矣。如臣所見。且當誘以開耕。不宜恐以增稅。使田疇盡闕。歲收滋廣。一遇豐稔。平糶以實邊。則所省漕運亦博。望且依紹興十六年詔。旨以十分爲率。年增輸一分。不願開墾者。即許退田。別佃。限期稍寬。取之有漸。遠民安業。一路幸甚。詔戶部議之。六年。陳議大夫謝廓然言。州縣違法。科斂侵漁。日甚其咎。雖在縣令。而督迫實由郡守。縣令按劾。而郡守自如。詔自今。凡有過需橫取。監司悉行按劾。無詳于小。而畧于大。七年。知南康軍朱熹言。民間二稅之入。朝廷盡取以供運。州縣無復贏餘。民貧賦重。今惟有嚴兵籍。廣屯田。可以漸省。列屯坐食之兵。稍損州郡供軍之數。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流移漂蕩之患。十一年。戶部奏。諸路州軍。檢放旱傷米數。近六十萬石。上諭王淮曰。若盡令覈實。恐他年郡縣懷疑。不復檢放。惟寧國數最寡。可令漕司覈實。獨放紹熙元年。臣僚言。古者租賦出於民之所有。不強其所無。今之爲絹者。一倍折而爲錢。再倍折而爲銀。銀愈貴。錢愈難得。穀愈不可售。使民賤糶而貴折。則大熟之歲。反爲民害。願詔州郡。民有糶不售者。令常平就糶。異時歲歉。平價以糶。庶於民無傷。於國有補。詔從之。秘書監楊萬里奏。民輸粟於官。謂之苗。舊以一斛輸一斛。今以二斛輸一斛矣。輸帛於官。謂之稅。舊以正絹爲稅。絹今正絹外有和買。

矣。舊和買官給其直。或以錢。或以鹽。今皆無之。又以絹估直。而倍折其錢。矣。稅賦一錢。輸免役一錢。今歲增其額。不知所止矣。既一倍其粟。數倍其帛。又數倍其錢。而又有月椿錢。版帳錢。不知幾倍于祖宗之舊。又幾倍于漢唐之制乎。此猶東南之賦可知者也。至於蜀賦之額外無名者。不可得而知也。陛下欲薄賦斂。常節用度。用節而後財可積。財積而後國可足。國足而後賦可減。賦減而後民可富。民富而後邦可寧。不然。日復日。歲復歲。臣未知其所終也。時金主璟新立。萬里迓使客于淮。問其蜀民間房地基錢。罷鄉村官酒坊。減鹽價。除田租。使虛譽達於吾境。故因轉對而有是言。二年。詔曰。

史

卷一百三十一

上

朕惟為政之道。莫先於養民。故自即位以來。獨除重賦。頒寬條。嘉與四方。臻於安富。郡守縣令。最近民者也。誠能拊循惠愛。以承休德。庶幾政平訟理之效。今采之人言。乃聞科數先期。競務辦集。而民之虛實不同。追呼相繼。敢為權制。而民之安否不恤。財計之外。治理蔑聞。甚不稱朕委屬之意。圖用有常。固在經理。而非拊克督趣。以為能也。知本末先後之宜。此朕自責於守令者。繼自今。以軫恤為心。以牧養為務。俾民安業。時予汝嘉。嘉熙二年。臣僚言。陛下自登大寶以來。獨賦之詔無幾。無之而百姓未甯。實惠蓋民。輸納先期。歸於吏胥。攬戶及遇詔下。則所放者吏胥之物。所倚閹者。握戶之機。是

以寬恤之詔。雖頒。愁嘆之聲。如故。嘗觀漢史。恤民之詔。多減明年田租。今宜倣漢故事。如遇朝廷行大惠。則以今年下詔。明年減租。示民先知。減數則吏難為欺。民拜實賜矣。從之。淳祐八年。監察御史陳求魯奏。本朝仁政有餘。而王制未備。今之兩稅。本大曆之弊法也。常賦之入。尚為民病。況預借乎。預借一歲未已也。至于再。至于三。預借三歲未已也。至于四。至于五。竊聞今之州縣。有借淳祐十四年者矣。以百畝之家。計之。罄其承業。豈足支數年之借乎。操縱出於權宜。官吏得以敲弄。上下為姦。公私俱困。愚謂今日救弊之策。其大端有四。馬宜採夏侯太初併省州郡之議。俾縣令得以直達于朝廷。

史

卷一百三十一

上

用宋元嘉六年為斷之法。俾縣令得以究心于撫字。法雖祖出朝紳。為令之典。以重其權。遵光武擢卓茂為三公之意。以激其氣。為之正其經界。明其版籍。約其妄費。裁其橫斂。則預借可革。民瘼有瘳矣。咸淳十年。侍御史陳堅。殿中侍御史陳過等奏。今東南之民力竭矣。西北之邊患棘矣。諸葛亮所謂危急存亡之秋也。而邸第成曉。御前寺觀。田連阡陌。以意數千萬計。皆巧立名色。盡屬二稅。州縣乏典。鞭撻黎庶。需索實子。而鐘鳴鼎食之家。蒼頭廬兒。漿酒蜜肉。琳宮梵宇之施。安居暇食。優游生死。安平無事之時。猶且不可。而況艱難多事之際乎。今欲寬邊患。當紓民力。欲紓民力。當紓州縣。則邸第

天下事同
難兼也

寺觀之常賦不可姑息而不加釐正也。望與二三大臣。亟議行之。詔可。建炎三年。張俊節制川陝。承制以趙開為總軍。轉運使。總領四川財賦。於先朝常賦外。歲增錢二千六十八萬緡。而茶不預焉。自是軍儲稍充。而蜀民始困矣。自金人犯陝。蜀間賦餽餉者十年。軍用無乏。一時賴之。其後計臣屢易。於開經畫無敢變更。然茶鹽權酷奇苛。絹布之征。自是為蜀之常賦。議者各開之作備焉。川陝宣諭使鄭剛中奏。本司舊貯備邊歲入錢引五百八十一萬五千道。如撥供歲計。即可對減。財添寬省民力。於是減四川科敷虛額錢歲二百八十五萬緡。兩川布估錢三十六萬五千緡。夔路緡錢七萬六十緡。

史錄 卷一百三十一

主

坊場河渡淨利抽買稅錢四萬六千餘緡。又減兩川米磨稅四十二萬緡。自講和後。歲減錢四百六十二萬緡。有奇。朝廷猶以爲重。二十五年。減兩川錢一百六十餘萬緡。二十六年。上以蜀民久困供億。詔制置蕭振振轉運判官王之望等。措置寬恤。於是之望奏。減四川上供之半。二十七年。用蕭振等言。減三川對糴米十六萬九千餘石。夔路給賞絹五萬疋。兩川絹估錢十八萬緡。又減韓球所增茶額四百六十二萬餘斤。茶司引息虛額錢歲九十五萬餘緡。初。利州宣撫司有糴糴二百萬。守者密獻之。朝下制。置司取糴。振曰。此所以備水旱軍旅也。一旦有急。又將取諸民。因請留其半。淳熙十六年。

詔免四川歲發湖廣總領所糴運百三十五萬六千貫。其湖廣歲計。朝廷當自給之。

四日。布帛。大中祥符三年。河北轉運使李士衡言。本路歲給諸軍帛七十萬。民間罕有緡錢。常預假于豪家。山倍稱之息。輸賦之外。又償逋欠。以是工農之利愈薄。請預給帛錢。俾及時輸送。則民獲利。而官足用。詔優予其直。由是諸路如之。自王安石秉政。專以取息為富國之務。故當時言利小人。如王廣淵輩。假和買紬絹之名。配以錢。而取其五分之息。其刻又甚于青苗。元符元年。尚書省言。民願請預買錢。宜視歲例增給錢歲市紬絹。計綱赴京。在司員外郎陳瑗言。預買之息。重

史錄 卷一百三十一

南

於常平數倍。人皆以為苦。何謂願請。今復期增。雖名濟乏實聚歛之術。詔罷之。江西和買紬絹。歲五十萬疋。得以錢鹽三七分預給。自鹽鈔法行。不復給鹽。令轉運司盡給以錢。而卒無自。循以為常。民重傷困。政和初。諸路絹布昂價。高數倍。而給直猶用舊法。言者請稍增之。度支以元豐定例。但抑不行。紹興四年。假中侍御史張致遠言。江西殘破之餘。和預買絹。請折輪錢。朝廷從之。是欲少寬民力。足輸錢五千省。此後直已常其半。戶部又令折六貫文足。是欲乘民之急。而倍其數也。物不常貴。則絹有時而易辦。錢額既定。則價無時而可減。于是詔江西和買絹疋折輪錢六千省。願輸正色者聽當。

若見此項
收下云云
實足

是時行都月費錢百餘萬緡令民輸紬者全折輸絹者半折折帛錢由此愈重紹熙五年詔和買紬絹折帛錢太重定減一貫五百文乾道九年秘書郎趙粹中言兩浙和買真重於紹興而會稽為最重緣由田薄稅重詭名隱寄多分子戶若據畝均輸可絕詭戶之弊淳熙八年詔帥臣張子顏措置子顏言勢豪民分析版籍以自托于下戶是不可不抑然弊必有原如浙東七州和買温州本無科額合台明衢處養之數不滿一十三萬而紹興一郡獨當一十四萬有奇則是以一郡視五郡之輸復靡一萬有奇此重額之弊也又如甯江落海之田壤地漂沒僧道寺觀之產奉詔蠲免而省額未除

不免陰配民戶此暗科之弊也二弊相乘民不堪命於是規避之心生而詭戶之患起舊例物力三十八貫五百為第四等降一文以下即為第五等為詭戶者志於規避往往止就二十三貫之間立為砧基今若自有產有丁係其五等依舊不科其有產無丁之戶將實管田產錢一十五貫以上金料和買其一十五貫以下則存而不敷庶幾僞五等不可逃其五等不受困于是詔紹興府撥官寺觀及甯江田合歲租稅命覆實取旨

五日和緡宋歲漕以廣軍儲實京師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及內郡又自緡買以恩邊民飛輓之勞其名不一京東西陝西

安石此
王約好

河北關兵食州縣括民家所積糴市之謂之推置取上戶應指酌所輸租而均糴之謂之對糴皆非常制麟府州以轉餉道遠遣官就置場和糴河北又募商人輸芻粟于邊以要麥取鹽及緡錢香藥寶貨于京師或東南州軍陝西則受糴于兩池謂之入中陝西糴穀又歲預給青苗錢歐陽修言河東禁偷邊地不許人耕而私糴北界粟麥為兵儲最為大患鄧州嵐火山軍開田畝邊塚十里外者聽人耕然竟無益邊備歲糴如故大抵入中利厚而商賈趨之罷三路入中悉以見錢和糴縣官之費皆矣元豐元年陳安石奏河東十三州二稅以石計凡三十九萬二千有餘而和糴數八十三萬四千有餘所以歲凶仍輸者以稅輕軍儲不可闕故也舊支錢布相半數既奇零以鈔貿易畧不收半公家實費百姓乃得處名欲自今罷支糴錢歲以其錢令金邊州郡和市封樁即歲災以糴所蠲數年豐則三歲一免其輸朝廷以為然詔河東歲給和糴錢八萬餘緡罷付漕司以安石為河東轉運使元豐四年以度支副使蹇周輔兼措置河北糴便司大名瀋州倉皆成周輔拜戶部侍郎以左司郎中吳雍代之明年雍言河北倉庫皆充實見儲糧料糴千一百七十六萬石自熙寧以來和糴人中之外又有坐倉轉糴結糴俟糴免糴奇糴指糴均糴等名坐倉者令諸軍餘糧願糴入官者計價支錢復

儲其米于倉。王珪曰：外郡用錢四十，可致斗粟於京師。今京師乏錢，反用錢百，坐倉糴斗米，此極非計。司馬光曰：坐倉之法，蓋因小郡乏米，而庫有餘錢，故反就軍人糴米，以給大月之糧。出于一時急計耳。今京師有七年之儲，而府庫無錢，更糴軍人之米，使積久陳腐，其為利害，非臣所知。呂惠卿曰：今坐倉得米百萬石，則減東南歲漕，轉易為錢，以供京師，何患無錢？光曰：江淮之南，民間乏錢，謂之錢荒，而土宜杭稻，被人食之不盡。若官不糴取以供京師，則無所發泄，必甚賤傷農矣。且民有米而官不用米，民無錢而官必使之出錢，豈通財利民之道乎？不從。博糴者，於河北轉運提舉司置場，以常平

史錄

卷一百三十一

七

及省倉歲用餘糧，減直聽民以絲綿綾絹博買，俟秋成博糴。崇寧五年，詔陝西錢重物輕，委轉運司以銀絹絲紬之類，博糴斛斗，以平物價。結糴者，劉佐體量川茶，因便結糴，熙河路軍儲得七萬餘石，詔運給焉。未幾，商人王震言：結糴多散官及浮浪之人，有經年方輸者，措置熙河財用，孫適奏：總管王君萬負熙河兩川結糴錢十四萬六千三百餘緡，銀三百餘兩。君萬坐降黜，後糴者中書計運米百萬石，費約三十七萬緡。帝怪其多，王安石言：依糴，非特省歲漕之費，且河北入中之價，權之在我。遇斗斛貴，住糴，即百姓米無所糴，自然價損。非惟實邊，亦免傷農。乃歲以末鹽錢鈔在京糴米六十萬貫。

石付都提舉市易司貿易，度民田人多寡，預給錢物，秋成于澶州、北京及緣邊人米麥粟封椿，即物價踴躍止入中，聽糴使司兌用，須歲豐補償。兌糴者，熙寧九年，詔淮南常平司于麥熟州郡及時兌糴，價若與本相當，即許變轉兌糴。寄糴者，王于淵言：商人入中歲小不登，必邀厚價，故設內郡寄糴之法，以輕重括糴者，涇原經畧使章彥請並邊糴買，令民毋得與公家爭糴，即官儲有乏，索括麻糧之家量存其所用，餘盡糴入官，均糴者，政和五年，童貫宣撫陝西議行之，鄜延經畧使錢卽言：均糴先入其斛斗，乃給其直於有斛斗之家，未為害也。坊郭之人素無斛斗，必須外糴，轉有煩費，坐貶五年。

史錄

卷一百三十二

六

言者謂均糴已糴而不償其直，或不度州縣之力，敷數過多，有一戶而糴數百石者，乃詔諸路毋輒均糴，自熙寧以來，王韶開熙河，章惇營溪洞，沈起劉彝啓交趾之際，韓存寶林廣窮乞第之役，科調益繁，元豐四年，六路大舉西討，陝西軍費最甚于他路，李觀為鄜延督運，詔許新州以下乏軍興者，民苦捐運多散走，所殺至數千人，道斃者不在焉。文彥博奏：關陝人戶昨經調發，不遺餘力，死於之餘，疲瘁已極，為今之計，正當勞來將士，安撫百姓，全其瘡痍，使得蘇息。初，西師無功，議者慮朝廷再舉，自是帝大感悟，申飭邊臣，因境息兵，關中以蘇，哲宗紹聖初，陝西諸路連歲興師，及進築鄜湟等州。

所費不可勝計。涇原經略使章奏曰：伏見興師以來，陝西府庫倉廩內外一空。前後資貸內藏金帛，不知其幾千萬數。即今所在糧草盡乏。漕臣計無所出，文移指空而已。正休兵息民，清心省事之時，惟浚察臣言，裁決斯事，若更詢主議大臣，竊恐專務興師，上誤聖聽，指章停也。蔡京用事，復務拓土，勸徽宗招納青唐，用王厚經置費錢億萬，用大兵，凡再始克之，而涇州戍兵，歲費錢一千二十四萬九千餘緡，自夏人叛命，諸路皆謀進築，陝以西保甲，皆運糧，後童貫又自將兵築靖夏，制戎伏羌等城，窮討獫狁，凡六七年，至宣和末，饋餉空乏，不能支旬月。時邊城爭務開邊，夔峽嶺南，不毛之地，草初郡

史

卷一百三十一

九

邑調取于民，費出千官，不可勝計。最後有燕山之役，雄霸等州倉廩告竭，兵士飢忿，有擲瓦石擊守戍刃將官者。燕山郭藥師所將常勝軍，計口給錢，月費米三十萬石，錢一百萬緡。河北之民力不能給，於是免夫之議興。初黃河歲調夫修築埽岸，其不即役者，輸免夫錢，熙豐間，淮南科黃河夫，夫錢十千，富戶有及六十夫者，及元祐中，呂大防等主回河之議，力役既大，因配夫出錢，大觀中，修滑州魚池埽，始盡令輸錢，帝謂事易集而民不煩，乃詔凡河堤合調春夫，盡輸免夫之直，定為永法。及是王黼建議，詔天下金輪免夫錢，夫二十千，淮浙江湖嶺對夫三十千，凡得一千七百餘萬緡。河北羣盜

因是大起，南渡三邊饋餉，糴事所不容已。紹興間，於江浙湖南博糴，多者給官告，少者給度牒，或以鈔引類多不售，而吏緣為姦，人情大擾。於是減告牒之價，以誘積粟之家，初不拘官編之戶，寶慶三年，監察御史汪剛中言：和糴之弊，其來非一日矣。欲得其要而革之，非禁科抑不可。夫禁科抑，莫如增米價，此已試而有驗者。望飭所司奉行從之。紹定五年，臣僉言：若將民間合輸糴錢，使輸斛斗，免令賤糶輸錢，在農人亦其有利，此廣糴之良法也，從之。

史

卷一百三十一

十

季五代藩鎮之禍，蓄兵京師，以成強幹弱支之勢。故於兵食為重，建隆以來，首浚三河，令諸州歲受稅租，及堯樞貨利上供物帛，悉官給舟車，輸送京師，毋役民妨農。開寶五年，率汴蔡兩河公私船，運江淮米數十萬石，以給兵食。是時京師歲費有限，漕事尚簡。至太平興國初，兩浙既獻地，歲運米四百萬石，所在雇民挽舟，吏緣為姦，運舟或附載錢帛雜物，輸京師，又回綱轉輸外州，主藏吏給納，遺滯於是。擅貿易官物者，有之。八年，擇幹糧之臣，在京分掌水陸路發運事，凡一綱計其舟車役人之直，給付主綱吏雇募舟車到發，財貨出納，盈闕報而催督之，自是調發遺滯之弊遂革。初，荆湖江浙淮南

諸州擇部民高貴者，即送上供物，民多贊贊，不能檢御舟人。舟人侵盜官物，民破產不能償，乃詔牙吏部送勿復擾民。大通監輪鐵向方鑄兵器，銀鍊用之，十裁得四五。廣南賈藤去其施者，斤僅得三兩，乃令鐵就冶，淬治之，藤取堪用者，無使負重致遠，以勞民力。汴河挽舟卒多飢凍，太宗令中黃門求得百許人，藍縷枯瘠，詢其故，乃主糧吏率取其口食，帝怒，捕勒得實，斷腕徇河上三日，而後斬之。押運者杖配商州，雍熙四年，詔主綱吏卒盜用官物及用水土雜揉官米，故毀敗船致沉溺者，棄市。募告者厚賞之。端拱元年，罷京城水陸發運，以其事分隸排岸司及下卸司，先是四河所運未有定制。

史綱

卷一百一十二

七

太平興國六年，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漕一百萬石，黃河粟五十萬石，穀三十萬石，惠民河粟四十萬石，穀二十萬石，廣濟河粟十二萬石，凡五百五十萬石，非水旱獨放民租，未嘗不及其數。至道初，汴河運米五百八十萬石，大中祥符初，至七百萬石。江南淮南兩浙荆湖路租糴於真揚楚泗州，置倉受納，分調船船汴流入汴，以達京師，置發運使領之。諸州錢帛雜物軍器上供亦如之。陝西諸州糴粟自黃河三門沿流入汴，以達京師，亦置發運司領之。粟帛自廣濟河而至京師者，京東之七十州由惠民河而至京師者，陳賴許蔡光壽六州，河北衛州東北由御河達乾寧軍，皆廷臣主之。廣南

金銀百貨陸運至虔州，而後水運，川益諸州金帛自劍門剋傳置分發，負檐至嘉州，水運達荆南，自荆南遣綱吏運赴京師，咸平中，定歲運六十六萬石，分爲十綱。天禧末，水陸運上供金帛緡錢二十三萬一千餘貫，兩端正珠寶香藥二十七萬五千餘斤。諸州歲造運船，至道末三千二百三十七艘，諸河漕數歲久益增，景德四年，定汴河歲額六百萬石，後黃河歲漕益減耗，纔運穀三十萬石，歲初漕船市材木役牙前勞費甚廣。嘉祐四年，罷黃河運，減漕船三百艘，自是歲漕三河而已。江湖上供米，舊轉運使以本路綱輪真楚泗州轉般倉較鹽以歸舟，還其郡卒，還其米，汴州詣轉般倉運米輸京。

史綱

卷一百一十二

七

師歲招運者四，河冬綱舟卒亦運營，至暮復集，名曰放凍卒，得番休逃亡者少。汴船不涉江路，無風波沉溺之患，後發運使權益重，六路上供米，國綱發船不復委本路，獨專其任，文移全併，事目繁夥，不能檢察，操舟者路諸吏得詣富饒郡市賕賈資以趨京師，自是江汴之舟混轉無辨，挽舟卒有終身不還其家，老死河路者，籍多空名。漕事大弊，皇祐中，發運使許元奏近歲諸路因循糧綱法壞，遂令汴綱至冬出江，爲他路轉漕，兵不得息，宜敕諸路增船載米，輪轉般倉充歲計，如故事，詔如元奏。久之，諸路綱不集，嘉祐三年，下詔切責，期以明年各造船補卒，團本路綱，自嘉祐五年，汴船不得復出江。

至期諸路船猶不足汴船既不至江外江外船不得至京師失商販之利而汴船工卒各坐食恒苦不足皆盜毀船材易錢自給船愈壞而漕額愈不及矣論者初欲漕卒得歸息而近歲汴船多備丁夫每船卒不過二三人至冬當留守船實無得歸息者治平三年詔汴船復出江是歲漕粟至京師汴河五百七十五萬五千石惠民河二十六萬七千石廣濟河七十四萬石又漕金帛帛袋入左藏內藏庫者總其數一千一百七十三萬而諸路轉發相給者不預焉由京西陝西河東運薪炭至京師薪以斤計一千七百一十三萬炭以秤計一百萬是歲諸路船漕船二千五百四十艘治平四年京師

將發運使張頤亟辦來歲漕計十二月詔濟廣濟河增置漕舟河成歲漕京東穀六十萬石東南諸路上供雜物舊陸運者增舟水運又令其楚泗州各造淺底舟百艘分為十綱入汴元豐五年移上供物于淮陽計置入汴御史言廣濟安流而上與清河汴流入汴遠近險易不同江淮路發運副使將之奇邵水監丞陳祐甫開龜山運河漕運往來免風濤沉溺之患詔各運兩官張根為江南西路轉運副使歲漕米百二十萬石給中都江南州郡僻遠官吏艱于督趣根嘗存三十萬石為轉運之本以寬諸郡時甚稱之自熙寧以來歲運六百萬石給京師外諸倉常有餘蓄州郡告歉則折收上價兩之額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者謂之代發復于豐熟以中價收糴不致傷農既歉則令民納錢官民便之本錢歲會與食有餘崇寧初蔡京為相始求羨財以供修費用所說明師文為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入為戶部侍郎來者數尤爭事進獻而米錢竭矣米錢既竭不增糴而儲積空矣儲積既空無可代發而輸般之法壞矣崇寧三年戶部尚書曾孝廣言轉般倉雖免推舟過堰之勞然侵盜之弊由此而起欲將六路上供斛斗直至京師自是六路郡縣各歲額雖湖南北至遠處亦直抵京師號直達綱譚稹言祖宗建立真楚泗州轉般倉一以備中都緩急二以防漕渠阻節

三則網船裝發資次運行更無虛日自其法廢河道日益淤澁遂致中都糧儲不繼淮南三轉般倉不可不復淮南路轉運判官向子諒奏轉般之法寓平糶之意江湖有米可糶于真兩淮有米可糶于揚宿毫有麥可糶于泗視六路豐歉有不登處則以錢折斛發運司得以幹旋之不獨無歲額不足之憂因可以寬民力運粟早乾則有汴口倉今所患者向來糶本歲五百萬緡支移殆盡宣和五年乃降度牒及香鹽鈔各一百萬貫令呂綜盧宗原均糶斛斗端備轉般江西轉運判官蕭序辰言轉般道里不加遠而人力不勞卽納年豐可以廣糶厚積以待中都之用自行直達道里既遠情弊尤多

蜀人病之漕臣趙開聽民以粟輸內郡募舟輓之人以爲便復遣官糶于沿流諸郡就與利開州置場聽商人入中時內外諸軍歲費米三百萬斛而四川不預焉嘉定兵興揚楚間轉輸不絕然舟楫之通亦便獨襄陽陸運夫皆調于湖北鼎澧等處道路遠遄夫運不過八斗而資糧屢屢與所在邀求費常十倍中產之家雇暫一夫爲錢四百五十千單弱之人一夫受役則一家離散至有斃于道路者

七日屯田前代軍師所在有地利則開屯田營田以省饋餉太宗伐契丹現取燕薊河朔連歲釋驛耕織失業州縣多闕田而緣邊益增戍兵自雄州東際于海多積水契丹不能肆其侵突順安軍西至北平二百里其地平曠歲常自此而入試者謂宜度地形高下建阡陌濬溝洫益樹五稼可以資邊原而限戎馬知雄州何承矩言宜因積潦蓄爲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會臨津令閩人黃懋上書言開地種水田緣山導泉而費功力今河北州軍多陂塘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三五年間公私必大獲其利遂以承矩爲沿邊屯田使懋充判官

諸州鎮兵一萬八千人給其役凡雄莫霸州平戎順安等軍輿輓六百里至斗門引淀水灌漑初年種稻值霜不成懋以河北霜早而地氣遲江南早稻七月卽熟取其種謀令種之是歲八月稻熟初承矩建議沮之者衆武臣習攻戰亦恥

於管葺既種稻不成羣議愈甚至是承矩載稍穗數車遣使送闕議者乃息而莞蒲屨蛤之饒民賴其利度支判官陳亮與言漢魏晉唐於陳許鄧穎暨蔡宿毫壽用水利墾田陳述具在請大開屯田發江淮下軍散卒及募民充役給官錢市牛置耕具導溝瀆築坊堰每十人給一牛人治田五十畝古制一夫百畝今且墾其半俟久而古制可復也畝約收三斛歲可收十五萬斛七州之間置二十屯可得三百萬斛因而益之數年可使倉庫充實省江淮漕運民田未闢官爲種植公田未墾募民墾之歲登所取金如民間主客之例且傳于日陸田命懸於天人力雖修苟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棄矣

史

卷之百三十二

考

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且蟲災之害亦少于陸田其利兼倍帝覽奏嘉之遣大理寺丞皇甫遷光祿寺丞何亮按視程度然不果行咸平中大理寺丞王宗旦請募民耕潁州陂塘荒地凡千五百頃部民應募者三百餘戶詔未出相稅免其徭役然無助于功利而汝州舊有洛南務命京朝官專掌募民戶二百餘自備耕牛立團長墾地六百頃導汝水溉灌歲收二萬三千石襄陽縣淖河舊作堤歲水入官渠溉民田三千頃宜城縣潁河溉田七百頃又有屯田三百餘頃知襄州耿望請于舊地悉括荒田置營田三務調夫五百築堤堰集鄴州兵每務二百人荆湖市牛七百分給之

是歲種稻三百餘頃陝西轉運使劉綜請于古原州建鎮軍置屯田今本軍歲給芻糧四千餘萬石東約費五十餘萬遠民輸送其費益多宜于軍城四面立屯田務開田五百頃置下軍二千人牛八百頭耕種之又于軍城前後各置堡壘分居其人無寇則耕寇來則戰就命知軍爲屯田使擇使臣爲四砦監押每砦五百人充屯戍從之既而原渭州亦開方田戎人內屬者皆依之得安其居是時兵費浸廣言屯田營田者輒詔邊臣經度行之順安軍兵馬都監馬濟請于靖戎軍東雍鮑河開渠入順安威虜二軍置水陸營田于其側命部署石會護其役踰年而畢知保州趙彬奏決難距泉自州

史

卷之百三十二

考

西至蒲城縣分徐河水南流注運渠廣置水陸屯田鄆都監王昭選共成之定州亦置屯田耿望又請于唐州蒲陽陂置務如襄州歲種七十餘頃淮南兩浙舊有屯田後皆賦民而收其租第存其名在河北者雖有其實而歲入無幾利在營水以限戎馬而已天禧末諸州屯田總四千二百餘頃河北歲收二萬九千四百餘石而保州最多逾其半焉初襄唐二州營田耿望借種田人牛及調夫耕種歲入甚廣後發異畝其法募水戶分耕久之無大利天聖四年遣員外郎劉漢傑往視漢傑言自景德至今襄州得穀三十三萬餘石爲繕營九萬餘唐州得穀六萬餘石爲繕營二萬餘所給吏兵俸康

既借以牛
又調夫家
五其歲也

每事一役
聚訟無定
若實用心
者求之不
難生此

所得如許
便宜

史集

卷一百三十二

先

官牛雜費袁州十三萬餘緒唐州四萬餘緒得不種失解屬
以給貧民收半稅屬寧初陝西贛土多未耕屯戍不可撤遣
方有輸送之勤知延州趙鼎請募民耕以紓朝廷憂屬下其
事經畧安撫使郭達言懷寧等所得地百里以務弓箭手無
間田高復言之遂括地得萬五千餘頃募漢蕃兵五千人為
人指揮熙州王韶言熙河多良田請以河州蕃部近城川地
招弓箭手以山陂地招蕃兵弓箭手每營五指揮以二百五
十人為額人給地一頃蕃官二頃大蕃官三頃七年詔委提
點秦鳳路刑獄鄭民憲與管田許奏辟官屬樞密使吳充言
今之屯田誠未易行古者一夫百畝又授田十畝為公田其
若因弓箭手做古助法行之熙河四州田無慮萬五千頃十
分取一以為公田大約中歲畝一石則公田所得十五萬石
官無屯營牛具與給之費借用衆力而民不勞大荒不收而
官無所損省轉輸平糴價民憲言祖宗時屯營田皆置務屯
田以兵營田以民固有異制然襄州營田既調夫矣又取鄰
州之兵是營田不獨以民也邈州營屯不限兵民皆取給用
是屯田不獨以兵也至於招弓箭手不盡之地復以募民則
兵民參錯固無異也而前後施行或侵占民田或差借耕夫
或諸郡括牛或兵民雜耕或諸州廂軍不習耕種頗致煩擾
至於戍之所入不償其費遂又報罷惟因弓箭手為助田法

史集

卷一百三十二

手

一夫受田百畝則以十畝為公田俾之自備種糧功力歲收
收一石水旱三分除一官無原給之費民有耕鑿之利固為
其便然弓箭手之招至未安其業而種糧無所仰給又責其
借力于公田慮人心易搖乞候稍給推行九年詔熙河弓箭
手耕種不及之田經畧安撫司點廂軍田之官置牛具與器
人一項歲終泰較所種優劣為賞罰弓箭手逃地并營田召
佃租課許就近于本城柴輪納仍免折變支移元豐二年熙
河營田康諫言新復土地乞選知田廂軍人給一頃耕之俸
悉給弓箭手有馬者加五十畝每五十頃為一營見缺農作
廂軍許於秦鳳涇原熙河三路選募廂軍及馬遞舖卒願行
者人給裝錢二千詔從之知太原府呂惠卿上營田疏曰今
葭蘆米脂裏外良田不啻一二萬頃夏人名為與珠山七寶
山言其多出禾粟也若耕其半則兩路新募兵費已不盡資
內地況能盡闢之乎前此所不敢進耕者外無捍衛也今於
葭蘆米脂相去一百二十里間各建一營又其間置小堡舖
相望則延州之義合白草石州之吳堡趙明以南諸城營于
里邊而皆為內地而河外三州荒閑之地皆可開闢以贖軍
用凡昔為夏人所侵及蘇安靖棄之以為兩不耕者皆可為
法耕之就羅河外而使河內之民被支移者量出那乘之直
革百年遂輸貴糴以免困公之弊財力稍豐又通葭蘆之通

屯田原以兵不以民

京西轉運司措置既省饋運又可安集流亡從之降興元年臣僚言州縣營田之實其說有十日擇官必審募人必廣穿渠必浚鄉聚必修器用必備田處必利食用必充耕具必足定稅必輕賞罰必行且欲立賞格以募人三年有訴襄陽屯田之擾者上欲罷之工部尚書張開言今日荆襄屯田之害以其無耕田之卒而課之游民游民不足而強之百姓百姓令已熟田而耕官生田或遠數百里微呼以來或名實下而役其強壯老稚無養所在騷然罷之誠是也然自去歲以來置耕牛農器修長木二渠費已十餘萬一旦舉而棄之則荆襄之地終不可耕也比見兩淮歸正之民動以萬計官不能

史籍

李士昌三十二

卷

結食則老弱飢死強者轉而之他若使之就耕荆襄之田非惟可免流離抑使中原之民聞之知朝廷有以處我率皆穰負而至矣異時聖朝既廣取其餘以輸官實為兩便詔除見耕者依舊餘令虞允文措置江淮都督府奏贊陳俊卿言欲以不被帶人擇官荒田標旗立券多買牛犂縱耕其中官不收租人自樂從數年之後墾田必多米穀必賤所在有屯則村落無盜賊之憂軍食既足則饋餉無轉運之勞此誠經久守淮之策詔從之乾道五年四川宣撫使鄭剛中撥軍耕種以歲收和米減成都路對糧米一十二萬石贍軍然兵民雜處村疇為擾又數百里外差民保甲教耕有二三年不代者

以中收為
願可也

民甚苦之知興元府晃公武請以三年所收最高一年為額等第召佃放兵及保甲以護邊從之淳熙十年江陵府副都統制郭某言襄陽屯田與置二十餘年未能大有益于邊計非田之不良蓋人力有所未至今邊陲無事正宜修舉為實邊之計本司有荒熟田七百五十頃乞降錢三萬番收買耕牛農具便可施功如將來更有餘力可括荒田接續開墾從之嘉定十三年四川宣撫安丙言紹興十五年諸州共墾田二千六百五十餘頃夏秋輪租米一十四萬一千餘石納成兵罷和種為利可謂博矣乾道四年以後屯兵歸軍教閱而營田付諸州縣個遂致租利陷失願將募民乘時占據其弊

史籍

李士昌三十二

卷

不可舉舉今歲雖獲田土荒闕正當勸種之秋合行勸諭其逃絕之田開內耕種不實其利不在營田之下乞併括之初外守蜀以軍儲不繼給糴糴糴為屯田民不以為便乃約中其數使民自耕民營歸糴而歲入多千屯田增平元年知大寧監都漕官曾敷期申書子蜀之關隘雜兵民屯田歲收粟二十餘萬石是後屯田之利既廢糧運之費益增宜解帥臣縱兵民耕之所收之粟計直以償之則總所無轉輸之苦邊關有儲峙之憂戰有餘勇守有餘備矣從之嘉熙四年今流民于邊江七十里內分田以耕遇警則用以守江于邊城三五十里內亦分田以耕遇警則用以守城在皆者則耕

四野之田而用以守砦田在官者免其租在民者以所收十之二歸其主俟事定各還原業

史緯卷二百三十二終

史緯卷二百三十三

宋史十六

志

食貨



八曰義倉漢隋利民之良法常不以平穀價義倉以備凶災周顯德中又置惠民倉以雜配糴折粟貯之歲歉減價出以惠民宋兼存其法焉五季之亂義倉浸廢乾德初詔各縣置義倉歲輸二稅石別收一斗民飢欲貸充種食者縣具籍申州州長吏印計口貨訖然後奏聞其後以輸送煩勞罷之淳化三年京畿大穰于四城置場增價取糴以近倉貯之今日史緯

卷二百三十三

常平歲飢下其直于民景德三年言事者請諸路皆立常平倉計戶口多寡置額上供錢自二三千貫至二三萬貫令轉運使每州擇清幹官主之領于司農寺三司無恆移明歲夏秋視市價量增以糴糶減價亦如之所減不得過本錢而糶恩州郡不置大率萬戶歲糶萬石戶雖多止五萬石三年以上不糶即回充糧廩易以新粟災傷州郡糶粟斗毋過百錢後又詔常糶官千元數外增糶一倍已上者理為勞績天禧五年諸路總糶數十萬三千餘斛糶二十四萬三千餘斛景德中淮南轉運副使吳遵路言本路丁口百五十萬而常平錢粟纔四十餘萬歲飢不足以救恤願自經畫增為二百

蘇六島科
官有河所
民不納常
平錢法也

萬他毋得移用。詔天下常平錢粟三司轉運司皆毋得移用。不數年間常平積有餘而兵食不足乃命司農寺出常平錢百萬緡助三司給軍費久之移用數多而蓄藏無幾矣。景德中。生管夜理王琪請復置義倉。令五等已上戶隨夏秋二稅。二千別輸一升。水旱則免輸。計一中郡正稅歲入十萬石。則義倉可得五千石。推而廣之其利博矣。昔明道中飢歉。國家欲盡貸飢民。則軍食不足。故民有流轉之患。是時兼井之家。出粟數千石。則補吏是。豈以官爵為輕歟。特愛民濟物。不義已為之耳。且兼井之家。占田常廣。則義倉所入常多。中下之家。占田常狹。則義倉所入常少。及水旱振濟。則兼井之家。未

史綱 卷一百一十五

二

必待此而濟中下之民。實先受其賜矣。事下有司議者異同而止。慶曆初。以復上其議。仁宗納之。命天下立義倉。詔上三等戶論粟已而復罷。其後賈黯又言。今天下無旱年穀豐熟。民人安樂。父子相保。一遇水旱。則流離死。困捐棄道路。墜。賑之則糧不給。課粟富人。則力不贖。轉輸千里。則復不及事。移民就粟。則遠近交困。朝廷之臣。郡縣之吏。倉卒不知所出。民飢而死者過半矣。願復隋制。立民社義倉。詔天下州軍。遇年穀豐登。立法勸課蓄積。以備凶災。此所謂歲歲粒米復甦。多取之而不為虐者也。況取之以為民耶。下其說諸路。以為可行。總行之四路。或謂賦稅之外。多一供輸。或謂已有常平。

下通

足以振給。或謂恐招盜賊。或謂置倉煩擾。黠復上奏曰。臣判尚書刑部。見天下歲斷死刑。多至四千餘人。其間盜賊率十六七。蓋愚民迫于飢寒。因之。水旱。枉陷重辟。故臣請復民社義倉。以備凶歲。今諸路所陳類皆妄議。若謂賦稅之外。多一供輸。則義倉之意。乃教民儲積。以備水旱。官為立法。非以自利行之。既久。民必樂輸。若謂恐招盜賊。盜賊利在輕貨。不在粟麥。今鄉村富室。有貯粟數萬石者。不聞有劫掠之虞。且盜賊之起。本由貧困。臣建此議。欲使民有貯積。雖遇水旱。不憂乏食。則人人自愛。而重犯法。正消除盜賊之原也。若謂有常平。足以振給。則常平之設。蓋以準平穀價。使無甚貴甚賤之

史綱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傷。或遇凶飢。難以振救。既已失其本意。而費又出公帑。今國用頗乏。所蓄不厚。近歲非無常平。小有水旱。輒流離餓殍。起為盜賊。則是常平果不足仰以賑給也。若謂置倉靡費材木。恐有煩擾。則今州縣修治郵傳驛舍。皆徵于民。豈於義倉獨畏煩擾人。情可與樂成。不可與謀始。願自朝廷斷而行之。當時牽于衆論。終不果行。嘉祐二年。詔天下置廣惠倉。初。沒入戶絕田。皆官儲之。樞密使韓琦請留勿鬻。募人耕種。收其租。別為倉貯之。以給州縣郭內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大率萬戶。留田租千石。十萬留萬石。田有餘。則歸如舊。歲十月。應受米者。書名于籍。官驗視之。自十一月始。三日一給人米一

升幼者半之。次年二月止。熙寧二年制置三司條例司言。諸路常平廣惠倉穀。畧計貫石可及千五百萬以上。斂散未得其宜。故爲利未博。今欲以見在斛斗。遇貴量減價糶。遇賤量增價糶。可通融苗稅及錢斛。就便轉易者。亦許兌換。仍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願預借者。給之輪納斛斗。半爲夏料。半爲秋料。內有請本色。或願納錢者。皆從其便。如遇灾傷。許展至大料豐熟日納。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貸。則兼井之家。不得乘新舊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廣惠之物。牧蕪積滯。必待年儉物貴。然後出糶。所及者。不過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無貴賤。畧以廣蓄積平物價。使兼井不得乘

史

卷一百一十五

四

其急。凡此皆以爲民。而公家無所利。是亦散惠興利。以爲藉斂補助之意也。欲量諸路錢糧多寡。遣官提舉。轉移出納。其廣惠倉。量留給老疾貧窮。餘並用轉移法。詔可。常平廣惠之法。遂變而爲青苗矣。諸路提舉官。迎合安石意。務以多散爲功。貧者咸得之。而富民不願取。乃令隨戶等高下品配。十人相保。富者爲首。河北轉運使王廣廉。一等戶給十五千。至五等。猶給一千。民間喧然。以爲不便。廣廉奏。青苗法行。民皆歡呼感德。提點府界呂景。以畿縣歲入。僅能贖給。又民戶嘗借糧五十餘萬石。尚悉倚閣。今條例司。又以錢五十萬緡。爲青苗錢。給散。恐民力不堪。三年。判大名府韓琦言。臣準散青苗

詔書。務在惠小民。不使兼井乘急。以要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所立條例。乃自鄉戶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陌三等以上。更許增借坊郭戶。有物業。勝贖質當者。亦依鄉戶例支借。且鄉村三等戶。并坊郭有物業者。乃從來兼井之家。今令多借之錢。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絕相違戾。又條例雖禁抑勒。然須得上戶爲甲頭。以任之。民愚不慮久遠。請時甚易。納時甚難。故自制下以來。上下惶惑。皆謂若不抑散。則上戶必不願請。近下等第。與無業客戶。雖或願請。必難交納。將來必行刑罰。索及勒干。係書手典押。皆戶長同保。均陪之患。去歲河朔豐稔。米斗不過七八十錢。若乘

史

卷一百一十五

五

時多糶。俟貴而糶。不唯無失陷。而民被實惠。亦足救其饑。令諸倉方糶。而提舉司亟止之。意在移此糶本。盡爲青苗錢。則三分之息。可爲已功。豈暇更恤斯民久遠之患。若謂陝西嘗行其法。官有所得。而民以爲便。此乃轉運司因軍儲有闕。適自冬及春。雨雪以時。麥苗滋盛。定見成熟。行于一時可也。今乃建官置司。以爲每歲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豈陝西糶宜之比哉。兼初詔。且于京東淮南河北三路試行。美有給方推之他路。今三路未集。而遽盡於諸路。置使非陛下憂民。與宗惠下之意。乞盡罷提舉官。第委提點刑獄官。依常平舊法。施行。帝袖出琦奏示。執政曰。琦真忠臣。朕始謂可以利民。不

意乃害民如此且妨郭安得清苗而使者亦與之安石意然曰苟從其所欲雖妨郭何害因難琦奏曰陛下修常平法以助民至於收息亦周公遺法也如桑弘羊籠天下貨財以奉人主私用乃可謂興利之臣今抑兼并振貧弱置官理財非所以佐私欲安可謂興利之臣乎帝終以琦說為疑安石遂稱疾不出帝諭執政罷青苗法曾公亮陳升之欲奉詔起非請俟安石出日罷之帝令呂惠卿諭旨起之安石既視事意氣愈悍而責公亮等持新法益堅詔以琦奏付制置條例司條制司辨折其不然琦復上疏曰制置司多刪去臣元奏要語唯舉大槩用偏僻曲難及引周禮國服為息之說文其

史記卷一百一十三

大

謬妄上以欺國聖聽下以愚弄天下夫周公立太平之法也無利民取利之理但漢儒解經或有異同周禮國服二十而稅一唯漆林之征二十而五鄭康成乃約此法謂從官貨者若受園廬之地貨萬錢者出息五百賈公彥廣其說謂如世近郊十一者萬錢期出息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萬錢期出息一千五百甸稍縣都之民萬錢期出息二千如此則須漆林之戶收貨方出息二千五百當時未必如此今放青苗錢凡春貸十千半年之內便令納息二千秋再放十千至歲終入令納利二千則是貸萬錢者不問遠近盡令出息四千兩至遠之地止出息二千今青苗取息過周禮一倍制置司

言此周禮取利已不為多是欺罔聖聽謂天下之人不能也且古今異宜周禮所載有不可施于今者其事非一吾朝泉府一職今可施行則制置司何獨舉注疏貨錢取息一事以誣天下之公言哉康成又注云王莽時貨以治產業者但計所賺受息無過歲什一公彥疏云莽時雖計本多少為定及其催科唯所賺多少假令萬錢歲贏萬錢僅一千贏五千僅五百餘皆據利催什一若贏錢更少則納息更薄比今青苗取利尤為寬少而王莽之外上自兩漢下及有唐更不聞有貨錢取利之法今制置司遇糴糴之主不以二帝三王之道上裨聖政而貨錢取利更過莽時此天下不得不指以為

史記卷一百一十三

七

非而老臣不可以不辨也況今天下田稅已重固非周禮什一之法更有農具牛皮鹽鐵錢之類凡十餘日謂之雜稅每夏秋起納官中更以抽解解牛低估今民以此雜錢折納又歲散官鹽與民謂之鹽課折納稍昂更有預買和買納如此之類不可悉舉皆周禮田稅十一之外加放之物取利已厚傷農已深奈何又引周禮國服為息之說謂放青苗錢取利乃周公太平已試之法此則誣汙聖典欺惑府明老臣安得不太息而傷哭也制置司又謂常平舊法亦與坊郭之人坊郭有物力戶未嘗罕獲常平倉斛牛此錢款多皆與坊郭有業之人以望取利之多長稱周禮以為無害已

野之限以文其曲說唯陛下詳之。臣等使文在傳亦言不便。帝曰吾遣二中使視民間皆云甚便。彥博曰韓琦三朝宰相不信琦而信二宦者乎。安石結入內副都知要若水押班。藍元震帝使二人潛察府界供餼事還言民皆情願故帝信之。當是時爭青苗錢者甚衆翰林學士范鎮言物議紛紜皆言自古未有天子開課場者以言不行致仕。臺諫呂公著嚴熾程頤等皆以論青苗罷黜知亳州富弼知青州歐陽修論青苗之害且持之不行坐移鎮知山陰縣陳舜俞不肯奉行移狀自劾請監南康酒稅帝以久早爲憂翰林學士韓維言畿縣督青苗甚急民至伐桑爲薪以易錢旱災之際重罹此

史錄 卷一百五十三

人

若帝威悟太皇太后亦爲帝言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錢帝憂見顏色欲罷之安石屢求去出知江寧府而屬韓絳代相以呂惠卿佐之於安石所爲遵守不變詔諸路常平錢穀皆一半外方得給散兩經倚閣常平錢人戶不得支借民間非時關之計以物產爲抵俟常平限輸納當輸錢而願輸穀者令出官立中價示民六年戶部言元豐四年散額增二百七十九萬九千餘額虧一百九十八萬六千元祐元年俟舊行常平倉法四月再立常平錢穀急欲出息之法限二月以散及一半爲額民間絲麥豐熟夏稅先納所輸之半止出息一分左司諫王巖叟劉摯等論復行青苗之非司馬光奏

韓仁百人
何故爲此

先朝散青苗本爲利民貪取情願後提舉官遽要見功務求零散或舉縣追呼或排門抄剝亦有無賴子弟覬覦長錢不入家亦有他人冒名詐請莫知爲誰及至迫催皆歸本戶今朝廷淡知其弊故悉罷提舉官不復立額考校請申嚴州縣抑配之禁從之中書舍人蘇軾不書錄黃奏曰愚竊之法本不禁抑配而其害至此民家量入爲出雖貧亦足若令分外得錢則費用自廣況子弟欺誣父兄人戶冒名詐請本非抑配臣謂以散及一半爲額與願寧無異今許人願請未免設法逼民使快一時非理之用而不慮後日催納之患二者皆非良法相去無幾今已行常平糶糴之法惠民之外官亦

史錄 卷一百五十三

九

稍利何用二分之息以買無窮之怨於是王巖叟蘇轍王觀等復言臣等屢有封事乞罷青苗皆不蒙付外願盡付三省公議得失初同知樞密院范純仁以國用不足請復散青苗錢四月之詔蓋純仁意也時光以疾在告已而登陳皆言其非光奏乞約東州縣抑配蘇軾又數奏乞盡罷之光始大悟遂力疾入對詔常平錢穀止令州縣依舊法趁時糶糴青苗錢更不支俵除舊欠二分之息元支本錢驗見欠多少分料次隨二稅輸納紹聖元年詔復置義倉民稅不及斗者免輸所貯專充賑濟糶糴用者論如法二年戶部尚書蔡京言承詔措置財利乞檢會熙寧青苗條約奏酌增損立爲定制

南轉運司副使莊公岳謂自元祐罷提舉官後錢穀爲他司
侵借所存無幾欲乞追還給散隨夏秋稅價納勿立定額自
無抑民失財之患奉議郎趙傑朝奉郎郭時亮等皆言青苗
最爲便民願戒抑配止收一分之息詔舊欠常平錢解入戶
仍計請給先是諸路火傷截撥上供年額米斛數多致關中
都歲計宣和五年令義倉穀各留三分餘金起發赴京補經
裁撥之數高宗紹興元年以臣僚言復常平以廣儲蓄九年
以常平錢悉數和糶乾道六年福建轉運副使沈樞奏水旱
州郡請留和糶米以續常平從之八年戶部侍郎楊俊彥奏
倉之法夏秋正稅斗輸五合今諸路州縣歲收苗米六百餘

史籍

卷一百三十五

十

萬石其合收義倉米數不少間有灾傷支給不支防備諸州
軍皆擅用請稽之慶元十一年臣僚請屬縣義倉令丞同主
之每歲終令丞合諸鄉所入之數上之守貳守貳合諸縣所
入之數上之提舉常平提舉常平合一道之數上之朝廷考
其盈虧以議殿最從之景定五年監察御史程元岳奏隨稅
帶義法也今抗糶帶義之外又有所謂外義者糶糶豆也豈
有糶糶豆而加之義乎縱使違法加義則糶糶糶糶糶豆
加豆猶可言也州縣任意推制一切埋苗而加糶糶一分甚
者赦恩已劉二稅義米依舊追索貧民下戶所欠不過升合
星火追呼費用不知幾倍破家蕩產怨嗟之聲有不忍聞者

嚴督監司止許以抗帶義餘盡罷之有循習病民者重其罰
從之

九日役法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
稅以耆長弓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給
使令縣曹司至押錄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雜職虞候檢校
等人各以鄉戶等第定差京百司補吏煩不擬役乃聽建隆
中詔文武官不得占州縣課役戶州縣不得役道路居民爲
遞夫淳化五年令諸縣以第一等戶爲里正第二等戶爲戶
長以給役自餘衆役多調廂軍惟詔令有大興作而後調丁
夫然役有輕重勞佚之不齊人有貧富強弱之不一承平既

史籍

卷一百三十五

十

久姦僞滋生命官形勢占田無限皆得復役衙前將吏得免
里正戶長而應役之戶困於繁數僞爲券售田於形勢之家
假佃戶之名以避徭役乾興初始立限田法形勢敢挾他戶
田者聽人告予三之一昔州縣既廣徭役益衆知廣濟軍范
諷言戶口不及一縣而徭差與諸郡等願降爲縣不許因詔
州縣長吏調冗役以寬民力又令州縣錄丁產徭役前期揭
示不實者民得自言役之重者自里正鄉戶爲衙前主典府
庫或輦運官物往往破產景祐中欲寬其法乃命募人充役
民避役者或竄名浮圖籍號爲出家趙州王千餘人詔出家
者須落髮爲僧乃聽免役禁諸縣非捕盜毋擅役壯丁王處

為荆湖轉運使率民輸錢免役得解錢三十萬進為美餘
詔獎由是地路競為格克以示恩知并州韓琦上疏曰州縣
生民之苦無重於里正衙前有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
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單丁規圖百端苟免溝壑
之患每鄉被差疎宿與貨力高下不均假有一縣甲乙二鄉
中鄉第一等戶十五戶計貨為錢三百五乙鄉第一等戶五
戶計貨為錢五十萬番休遞役即甲鄉十五年一周乙鄉五
年一周富者休息有餘貧者敗亡相繼登朝廷為民父母高
平請罷里正衙前命轉運司以州軍見役人數為額令佐視
五等簿通一縣計之籍皆在第一等選貨最高者一戶為鄉

史集卷一百三十三

戶衙前後差人放此即甲縣戶少而役蕃差乙縣戶多而
役簡者海書未盡實聽換取他戶里正主督租賦請以戶長
代之二年一易下其議京畿河北河東陝西京東西轉運司
度制書皆以為便知制誥韓絳蔡襄極論江南福建里正衙
前之弊絳請行鄉戶五則之法襄請以產錢多少定役輕重
命絳襄與三司置司參定遣都官員外郎吳幾復往江東殿
中丞蔡襄往江西與轉運使議可否因請行五則法凡差鄉
戶衙前視資產多寡置籍分為五則又第其役輕重放此便
有第一等重役十富役十人列第一等戶百第二等重役五
富役五人列第二等戶五十以備十番役使兼其籍通判治

所遇差人長吏以下同按視之轉運使提點刑獄察其違
逆更者淮南江南兩浙荆湖福建之法下三司頒焉自罷里
正衙前民稍休息州縣裁損凡二萬三千六百二十二入三
司使韓絳言聞京東民有父子二丁將為衙前役者其父告
其子曰吾當求死使汝暫免于東餒遂自縊而死又聞江南
有嫁其祖母及與母折居以避役者又有鬻田減其戶等者
田歸官戶不役之家而役并於同等見存之戶望博訪利害
集議裁定使力役無偏重之害始更議役法熙寧元年知諫
院吳充言今鄉役之中衙前為重民間規避重役土地不敢
多耕而避戶等骨肉不敢義聚而憚人丁故近年上戶廢少

史集卷一百三十三

中下戶廢多役使額仍生資不給則轉為工商不得已而為
盜賊宜早定鄉役利害以時施行後帝因內藏庫奏有衙前
越千里輸金七錢庫吏邀乞輸年不得還者帝重傷之乃解
制置條例司講立役法檢詳文字蘇轍言役人之不可不用
鄉戶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今遂欲兩役之外別立一
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不問戶之高低例使出錢上戶則便
下戶實難轍以議不合罷條例司言使民出錢雇役即先王
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之意願以條目分行天下於是條論
諸路凡買撲酒稅坊場舊以衙前重難者從官自賣以其
錢給之其廂鎮場務之類舊屬獎衙前不可令民買占者即

用舊定分數爲衙前酬獎如部水陸運及領倉驛場務之類其舊陪備者今當省使毋費承待散從官等舊因重役償欠者今當改法除弊凡有產業物力而舊無役者今當出錢以助役司農寺言今立役條所寬優者皆村鄉樸樸不能自達之窮嗟所裁取者乃仕宦兼并能致人言之豪右若經制一定則衙司縣吏無以施誅求巧舞之奸故新法之行尤所不便欲先自一兩州爲始俟其成就即令諸州軍做視施行詔可於是提點府界公事趙子幾奏上條目詔判寺鄧綰會布吏議之綰布言畿內鄉戶計產業家資之上下分爲五等歲以夏秋輸錢鄉戶自四等坊郭自六等以下勿輸官戶女戶

史事

宋仁宗三十三

市

寺觀未成丁減半輸用其錢募三等以上稅戶代役隨役重輕制祿然輸錢計等而下而戶等著藉巧避失實乃詔縣界坊郭三年鄉村五年農隙集衆稽其物產考其貧富察其詐僞爲之升降募法三人相任弓手試武藝典吏試書計三年乃更爲法既具揭示一月民無異辭者爲令募者執役被差者得散去遂頒其法于天下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坊郭等第戶及未成丁單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色役者令出錢名助役錢凡敷錢視州縣應用雇直多少隨戶等均取又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謂之寬剩錢東明縣民數百詣開封府訴等第不均府却其訴遂突入王安石

私第安石辭以不知乃散去中丞楊繪言酸棗縣升戶等失實詔嚴戶等升降之法畿民不願輸錢免役縣案所當供役歲月如期役之帝既知東明事及開繪言手救問安石曰酸棗既自下戶升入上戶則四等有免輸役錢之名而無其實安石言外間扇搖役法者謂羣訴必可免聚衆僥倖苟免輸錢當仍役之帝用其言中書孫迪張景溫體量不願出錢之民欲用以重役監察御史劉摯謂昨者團結保甲民方驚擾又使人均出緡錢非時升降戶等期會急迫人情惶駭陳其害曰上戶常少中下戶常多故舊法上戶之役類皆數而重下戶之役率常簡而輕今不問上下戶槩視物力以差出錢

史事

宋仁宗三十三

主

故上戶以爲幸而下戶苦之歲有豐凶而役有定數助錢盡不可闕是賦稅有時減開而助錢更無獨損也役人必用鄉戶爲其有常產則自重今既招雇止得浮浪奸僞之人則帝庾場初糾運不惟不能典幹竊恐不勝其盜用而冒法者衆至于弓手胥壯承符散從手力胥吏之類恐遇寇則有義避因事輒爲撓擾也新法衙前不差鄉戶其舊役願爲長名者聽仍其舊坊郭十等戶緩急科率郡縣賴之難更使之均出助錢乞詔有司徐行而觀之帝謂安石曰稅戶升等事更與少裁之安石曰朝廷制法當斷以義豈須規規恤淺近之人議論耶提點趙子幾怒知東明縣賈蕃不能禁遏縣民難禁

果不可
食乎

史

卷一百三十三

六

他事致蓄于理安石使子幾自朝之楊繪謂子幾希安石意指而致縣令于罪疏辨之曰子幾劾蕃若至五月十日前臣固無言若所劾後于此日是以威稱令佐使民不得赴愬也又言助役之刑一而難行有五請先言其利假如民田有一家而百頃者亦有戶纔三頃者其等俱在第一以百頃而較三頃則已三十倍矣而受役月日均齊無異今使均出雇錢則百頃所輸必三十倍于三頃者而禾無夾射之訟此其利也然難行之說有五民惟種田而責其輸錢錢非田之所出一也近邊州軍就募者非土著奸細難防二也逐處田稅多少不同三也耆長雇人則盜賊難止四也衙前雇人則失自

史

卷一百三十三

七

專充壯丁且不輸一錢故其費十減八九大抵上戶所減之費少下戶所減之費多言者謂優上戶而虐中戶得粟飲之謂此臣所未諭也提舉司以諸縣等第不實故立品量升降之法得教每三年一造簿書等第嘗有升降則今品量增減亦未爲非又況曉諭民戶苟有未便皆與登正言者則謂品量立等者蓋欲多徵雇錢升補上等以足配錢之數至於詳待等縣以上等人戶數多減充下第乃獨掩而不言此臣所未諭也凡州縣之役無不可募人之理今投名衙前半天下未嘗不典主倉庫揚務網運而承符手力之類舊法皆許雇人行之久矣惟耆長壯丁最爲輕役今但輪差鄉戶不復募人言者謂衙前雇人則失陷官物耆長雇人則盜賊難止此臣所未諭也免役或論見錢或納斛斗各隨所有爲法至便言者謂直使輸錢則絲綿粟麥必賤若用他物準直爲錢則又退棟乞索且爲民害如此則當如何而可此臣所未諭也昔之徭役皆百姓所爲雖凶荒飢饉未嘗罷役一役錢必欲稍有餘羨乃所以爲凶年調濟之備其餘又專以興田利增吏祿言者以謂助錢非如稅賦有倚闕放之期臣不知昔之衙前弓手承符手力之類亦皆倚闕放否此臣所未諭也兩浙一路戶一百四十餘萬所輸緡錢七十萬耳而畿內戶十六萬率緡錢亦十六萬是兩浙所輸緡半畿內畿內用

以募役所餘無幾言者謂吏緣法廣收畿府欲以羨錢徵幸
司農欲以出利爲功此臣所未論也賈誼爲令不受民所使
趙京師誼諱其意必有謂也該令用心無他亦可謂不職矣
藩之不職不法其狀甚衆趙子幾所不得不問御史獄含著
而治子幾是不顧陛下之法陛下之民宜莫如藩與御史也
下其疏於繪摺使各言狀繪摺言助役徵錢之法有大臣主
之下內有大臣親黨爲監司提舉官行之于外其勢易成然
曠日彌年終未有定論爲不順乎民心而已陛下以司農爲
是耶則事盡前奏以臣言爲非耶則貶黜而已風憲之官豈
當與舊司較是非勝負耶請給知鄭州學監衛州鹽倉詔改

史

卷一百一十三

大

助役爲免役錢用免役錢縣內外行吏初京師賦吏賸賸
僅四千緡至八年計緡錢三十八萬有奇京師吏舊有祿及
外路吏祿又不在是焉其剩錢詔州縣用常平法散給生息
添給吏人餐錢諸路公人如弓鈔手法募人爲之以逃絕監
牧田給應募者衢州西安縣用緡錢十二萬買田始足募一
縣之役司農寺言不獨一縣如此他路宜亦如之詔自今用
寬利錢買募役用費多難贖乃欲變法參知政事呂惠卿請
行于實法官爲定田產中價使民以田畝多少高下應價自
占仍併屋宅分有無籍息立等凡居錢五當籍息之錢一其
隱落者許告以三分之一充實既該見一縣之物產錢數乃

泰會通縣役錢額而定所當輸詔從其請言者論其長告於
增損授及呂惠卿于外遂能其法九年詔寬剩役錢及買換
坊場錢更不以給役人歲具羨數上之司農待御史周尹言
寬利錢如不給役人恐州縣官希風旨首役額損雇直募直
輕而介法重役人必不願就募且民間輸數如舊天下謂朝
廷設法聚斂乞募者長戶長及役人不可過減者悉照舊額
約募錢用足其寬剩錢停給可也十年知彭州呂陶奏朝廷
欲寬力役立法召募初無過歛民財之意有司奉行失當增
添科出謂之寬剩自熙寧六年施行役法至今四年臣本州
四縣已有寬剩錢四萬八千七百餘貫今歲又須科納一萬

史

卷一百一十三

九

餘貫以廣都一路計之無處五六十萬推之天下見今約有
六七百萬買寬剩在官歲歲如此泉幣絕乏貨法不通商旅
農夫最受其弊臣恐朝廷不知免夫錢外有此寬剩數日乞
獎賜見今約支幾歲不至闕乏需發德音特免數年或逐年
限定不得過十分之一所貴民不重困不報元豐二年提舉
廣西常平到說言廣西一路戶口二十萬而民出役錢至十
九萬緡先用稅錢數出稅數不足又敷之田米田米不足復
算于身丁夫廣西之民身之有丁既稅以錢又算以米是一
身而輸兩稅始前世弊法今既未能蠲除而又益以役錢甚
可憫也至于廣東西監司提舉司吏一月之給上同令錄下

倍攝官乞裁損其數則兩路身丁田米亦可少寬詔吏輩月給錢遂減二千歲遂減役錢一千二百餘緡七年天下役錢較熙豐所入多三之一帝知民間苦差役而衙投之任重違者尤甚特行免役雖雇直取之民然得一意田畝實解前日困弊故羣議雜起意不為變顧其間采王安石策不正用雇直為額而展數二分以備吏祿水旱之用羣臣屢以為言帝每問安石而安石持之益堅聚斂小人又乘此增取帝雖數詔禁戒而不能止至是雇役不加多而歲入比前增廣則安石不能將順德意其流弊至此也哲宗立宣仁后同聽政門下侍御史馬光言因差役破產者惟鄉戶衙前蓋山野惡類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三

三

之人不能幹事或因水火損敗官物或為上下侵欺乞取是致欠折備償不足有破產者至于長名衙前在公積熟每經重罪則得優輕場務酬獎往往致富何破產之有縣有役人皆上等戶為之其下等單丁女戶及品官僧道本來無役今使之一集輸錢則賦斂愈重自行免役法以來富室差得自寬貧者困窮口甚監司守令之不仁者于雇役人之外多取羨餘或一縣至數萬貫以冀恩賞又青苗免役多責見錢錢非私家所鑄要須貿易豐嚴限迫尚失牛價若遭凶年無錢可羅賣田不售遂至殺牛賣肉伐桑鬻薪來年生計不取復顧此農民所以重困也乞免役錢諸色役人盡如舊例

定差見雇役人皆罷遣之衙前先募人投充長名召募不足然後差鄉村人戶每經歷重難差遣依舊以場務充酬獎所有見在役錢撥充州縣常平本錢以戶口為率存三年之蓄有餘則歸轉運司凡免役之法縱富強應役之人征貧弱不役之戶利于富不利于貧及今耳目相接猶可復舊各若歲年更讓富者安之民不可復差役矣于是詔修定役書凡役錢惟元定額及額外寬剩二分許著為準餘并除之侍御史劉摯言率戶賦錢有從來不預差役而槩被斂取者有一戶而輸數百以致千緡者皆惟衙前一役有至破產者爾今天下坊場官收而官賣之歲計緡錢無慮數百萬自可足衙前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三

三

雇募支酬之直則役之重者已無所事於農民矣外惟散從承符弓手手力者戶長壯丁之類無大勞費宜金用祖宗差法自第一等而下通任之監察御史王巖叟請于衙前大役立本等相助法以盡變通之利借如一邑之中當應大役者百家而歲取十人則九十家出力為助用年易十戶復如之則大役無偏重之弊殿中侍御史劉次莊言近制許雇書戶長須三等以上戶不知三等以上戶不願受雇既無願者則郡縣必陽簡姓名陰用差法不若立法明差之為便戶部言詔凡者戶長壯丁金募人供役竊慮戶長雇錢數少無應募者兼四等以下戶舊不敷役錢惟輪差壯丁今悉雇募用金

額廣提舉司必從人戶增敷蓋舊法役不盡雇亦有輪差之處欲且如本法中書舍人蘇軾言先帝初行役法取寬剩錢不得過二分以備災傷有司奉行過當行之幾十六七年積而不用至三千餘萬貫石熙寧中設給田募役法大約如邊郡弓箭手臣知密州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曾未半年此法復罷同列言其利王巖叟言蘇軾乞買田募役其利難信而有願弊官市民田恐不當價民受田就募既非禾業則由弄其耕復將轉而他之又弓箭手雖名應募實與家居農民無異或番上及緩急點集實不廢田業非如州縣色役長在官寺然弓箭手猶聞闕額常難補招已就招者又時時竄去引此

法人數定差其人不願身自供役許擇可任者雇代有通逃失陷雇者任之惟衙前一役最為重難有因而破產者故作助役法此後色色優假禁止陪備命官將枝部押違綱遂不開更有破產之人若今衙前仍行差法陪備既少當不至破家若猶以其力難獨任請于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屋產月收值直及丁五千者莊田中熟所收及百石以上者隨多寡出助役錢自餘物產約此為準每州椿收候有重難役使以此支給夫免役行之近二十年富戶習於便利不能不懷異同又差役復行州縣不能不有小擾提舉官專以多徵役錢為功必說言免役錢不可罷願勿恤人言壞舊法中書舍人范百祥謂光曰免役法行民皆欣幸其後有司求羨餘務刻剝乃以為病今第減助免錢額以寬民力可也光不從蘇轍言差役復行應議者有五其一曰舊差熟戶為衙前破敗人家甚于兵火自新法行天下不復知有衙前之患然而天下反以為苦者農家歲出役錢為難及許人見賣坊場遂有輸納京給者向使止用官賣坊場課入以雇衙前自可足辦而他色役人止如舊法則為利較然矣若疑衙前多浮浪役雇不如鄉差稅戶可託然行之十餘年投雇者亦無大敗關今是計天下坊場錢一歲可得四百二十餘萬貫若立定中價三分減一尚有二百八十餘萬貫而衙前支費及召募非泛額

運一歲不過一百五十餘萬緡。則是坊場之直自可了辦。衙前百費何用更差鄉戶。今制盡復差役。知衙前苦無陪備。故以鄉戶爲之。至于坊場。元無明降處分。不知官自出賣耶。抑仍用以酬獎衙前也。若仍用以酬獎。即召募鄉戶。以何錢應。川若不與之錢。即舊名重難鄉戶。衙前仍前自備。爲害不小。其二坊郭人戶。舊苦科配。新法令與鄉戶並出役錢。而免科配。其法甚便。但敷錢太重。乞取坊郭官戶寺觀單丁女戶。酌令役錢。減定中數。與坊場錢用以支雇衙前諸色役人之用。其三乞用見今在役人數定差。熙寧未減定前。其數實冗。不可選用。其四熙寧以前。散從弓手。手力諸役人。常苦迎送。自

史

卷一百三十三

書

新法以來。官吏皆請雇錢。役人既便。官亦不致闕事。乞仍用雇法。具五州縣官吏。並量支雇錢。募充。許以坊場坊郭錢爲用。不足用。方差鄉戶。鄉戶所出雇錢。不得過官雇本數。詔遂看詳役法。所詳定。於是役人悉用見數。爲衙前用。坊場河渡錢雇募不足。方揭簿定差。其餘役人。惟該募者得募。餘悉定差。遂罷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出助役法。殿中侍御史呂陶言。別役法爲五等。有稅賦錢一貫。占田一項。積財千緡。受種十石。而入之一等。一等之上。無等可加。遂至稅種田頃。積財受種十倍於此。亦不過同在一等。覓此差役。必不均平。雖無今日納錢之勞。反有昔時偏陪之害。莫若裁量新舊。著爲條

約。如稅錢一貫。爲第一等。合於本等中差一役。稅錢兩倍於一役者。併差二役。又倍。即差三役。雖稅錢更多。不過三役。金聽雇人。或本縣戶多役少。則上戶之役。不須併差。次依休役年月遠近。以均其勞逸。假令甲充役後。可開五年。乙稅錢兩倍於甲。可開三年。丙又倍於乙。可開一年。以其田土頃畝之數爲等。並送詳定所。蘇轍又言。雇募衙前。改爲招募。既非明以錢募。必無肯就招者。勢須差撥。不知歲收坊場河渡緡錢四百二十餘萬。欲於何地用之。今坊場自賣。既無售獎。必無願充長名。則衙前金是鄉戶。雖號招募。與差無異。衙前重役。上戶出錢募人。既免正身着役。則凡役皆當均及以次人戶。

史

卷一百三十三

書

如此。則下戶充役。多於熙寧前矣。中書舍人蘇軾極言役法可雇不可差。第不當於雇役實費之外。多取民錢。若量入爲出。不至多取自足以利。司馬光不從。因言差役已行。續命雇募不足。方許定差。更不一。或已受差。却釋役使去。或已解雇。却復拘入役。或仍用錢招雇。或不用錢。白招。紛紜不定。寢違本意。詳定所。第當稽閱監司州縣所陳。詳定可否。非其任職。而務出奇論。不切事情者。勿用。詔從之。又詔諸路坊郭五等以上。及單丁女戶。官戶寺觀第三等以上。舊輪免役錢者。金減五分。戶等下此者。悉免輪。凡支酬衙前重難。及綱運公皂。送送殮錢。用坊場河渡錢給贖。不足。方得於此六色錢。

助用其有餘封格以備不時之須臣僚言朝廷雖立差法而明許民戶雇代州縣多已施行近命弓手須正身恐公私未便詔不願身自任投許募嘗為弓手有勞效者雇直雖多毋論元募之數御史中丞劉摯言弓手不可不用差法者蓋鄉人在役則不獨有家丁子弟之助至於族姻鄉黨莫不與為耳目有捕輒獲又土著自重無逃亡之患自行雇募盜寇充斥益浮情不能任責故也如五路弓手熙寧未變法前身自執役最號強勁其材藝捕緝勝於他路近日復差不聞有不樂者惟是川蜀江浙等路昨升一等戶皆習於騎腕不肯任察捕之責欲乞五路必差正身餘路蓋為三色舊已嘗受差者有勞效應留者願雇人代已者所冀新舊相兼新習舊練監察御史上官均言役之最重莫如衙前其次弓手今東南長者衙前招募既足所差不及上戶而上戶差弓手則是以上戶就中戶之役實為優幸上戶產厚而役輕下戶產薄而役重然則所當補恤正在中戶今若增上戶役年使中戶者休而久則補除相補矣又言近許當差弓手戶役得雇人為代此為最便議者謂身任其役則自愛而重犯法雇募法久行何嘗聞盜賊充斥彼自愛之民承符追逮則可憚之與賊角死豈其能哉兩浙諸路案差弓手必責正身至有涕泣辭免者此豈可恃以為用哉今既立法許雇嘗為弓手而有

勞效之人比之泛募宜有間矣時議役法者皆下詳定所久不能決於是罷詳定局專隸戶部元祐二年翰林學士蘇軾言差役之法天下皆云未便昔日雇役中戶歲出錢不過三四千而今一役二年當費七十餘千休閑不過六年則是八年之中皆者餘三十餘千而今併出七十餘千苦樂可知而況農民在官官吏百端蠶食比之雇人苦樂十倍五路百姓樸拙間遇差為胥吏又轉雇慣習之人尤為患苦御史中丞李常言差法詔下民知更不輸錢驅呼相慶行之既久始覺不輸錢為害何也差法廢久版籍不明重輕無準鄉寬戶多者僅得更休鄉狹戶窄者頻年在役上戶極等昔有歲輸百千至三百千者今止差為弓手雇人代役歲不過用錢三四千中下戶傳輸錢不過三二千而今所雇承符散從之類不下三三千然則今法徒能優便上戶而三等四等戶困苦日甚望詔賦臣取差雇二法便於百姓者行之無率新舊無執傳說民以為善斯善矣六年三省言朝廷審定民役差募兼行斟酌補除極為詳備而州縣不盡用助役錢募人以補頻役之地今括具綱目下之州縣使恪承之日處差之戶三等以上許休役四年四等以下許休役六年若戶少無與更代卸役不及應閑年數即用助役錢募人代役以足之曰凡州縣役人皆許招募其應差應募役數立定二類差者

訖役以應差人承之。雇者有闕，別募人充數。如戶力應升應降，俟三年按籍別定。若本等戶少，不充合役之數，用次等戶及本等七分者為之。曰官雇弓手，先雇嘗充弓手之人，如不足，以武勇有戶籍者充。曰有狹鄉役，頻縣分募錢不足，提刑司以一路助役寬剩錢，通融移用。又不足，以坊場河渡寬剩錢給之。又不足，戶部以別路寬剩錢移用補足之。曰役人須有稅產，乃得就募。其曾犯徒刑者，雖願募不雇。雇直雖多，皆不得加于舊法募數。曰陝西德順軍，熙州衙前，皆受田于官，以當募直。內地願如其法應田募者，聽之。八年，詔民有執父母喪而應在役者，三等以下戶除之，二等以上戶，令量納役錢。在戶錢十分止，責輸三分。服除日仍舊。哲宗親政，三省言役法尚未就緒。帝曰：「第行元豐舊法而減去寬剩錢，百姓何有不便？」范純仁曰：「四方異宜，須因民立法，乃可以久。」遂令戶部試之。右司諫朱絳言：「輸錢免役，有過數多數者，用錢雇役，有直太重者，役色之內，又有侵便而願自役，不必給雇者，請為裁定。」中書言：「自行差法十年，民間苦于差擾，議者紛紜，史疑不一，未有底止。於是詔復免役法，凡條約悉用元豐見制。鄉差役人有應募者，可以更代。即罷遣之，許借坊場河渡及封樁錢以為雇直。所數寬剩錢不得過一分。昔常過數，今應減下者，先自下五等人戶始。凡人戶匿寄財產，假借戶

貫，冒名官戶，避免等第科配者，許人陳告，以其半給之。若不願就雇，而輒差雇者，坐罪三年。左正言孫諤言：「役法之行，在官之數。元豐多，元祐省，雖省未符廢事，則多不若省。雇役之直，元豐重，元祐輕，雖輕未嘗不應募，則重不若輕。今役法優下戶，使弗輸，而盡取諸上戶，意則美矣，而法未善也。夫先帝建免役之法，而熙寧元豐有異論，元祐有更變，正惟不能無弊耳。願無以元豐元祐為間。期至於均平便民而止，則善矣。」翰林學士蔡京言：「諤之論多省重輕，明有抑揚，謂元豐不若元祐明矣。諤于陛下追紹之日，敢為此言，臣竊駭之。免役法復行，將及一年，天下吏習而民安之，而諤指以為弊，則所既者熙寧元豐也。且元豐雇法也，元祐差法也，雇與差不可並行。元祐因舊兼雇，已紛然無紀矣，而諤欲不問雇法，是欲神元祐之外，惑天下之聽，黷謬知廣德軍，詔蔡京詳定重修敕。侍御史董敦逸言：「京在元祐初，知開封府，附司馬光行差法，祥符一縣數日間差至一千一百人，乞以役法專委戶部。京復奏：「上無責備，雖因邊事起差夫丁，須以應差實數上之朝廷，不得輕差。其河防并溝河歲合用一十六萬八千餘夫，聽人戶納錢以免。建中靖國元年，知延安府范純仁言：「比年衙前公盜官錢事發，即逃，乞許輪差上等鄉戶，使供衙役，不許假中侍御史彭汝霖劾純仁所言有害良法，宜加黜責。」

崇寧二年臣僚言常平之息歲取二分則五年有一倍之數免役剩錢歲收一分則十年有一年之備故紹聖立法常平息及一倍免役寬剩及三科取旨蠲免以明朝廷取于民者非以為利也而知鄧州呂仲甫前為戶部侍郎輒申都省乞刪去上條罪應黜降知海州宣和元年言者謂役修一事神宗首防官戶免多特責半輸今此戶稱官州縣募役之類既不可減令官戶所減之數均入下戶下戶於常賦之外又代官戶減半之輸豈不重困自紹聖復雇役而建炎罷之已而討論其法之不可廢也泰政李回曰常平法本於漢耿壽昌豈可以王安石而廢之時招射士無以供庸直詔官戶役錢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三

三

勿減半民戶役錢縣增三分後復減之役法起於物力物力升降不穀則役法公是以紹興以來講究推剗推排之制凡百姓典賣田業稅賦與物力一併推剗至於推排則因其貴賤之進退為之升降然當時之弊或以小民租有米粟僅存室廬凡耕耨刀斧之器雞豚狗彘之畜纖微細瑣皆籍之吏視聽之多寡為物力之低昂於是除質庫房廊停場店舖租牛貨船等外不得以猜羊雜色估計其後并租牛免之凡募役並募上著之人其放停兵及嘗為公人者並不許募高宗在河朔親見閭閻之苦嘗嘆知縣不得人一充役次即便破家是以講究役法其詳乾道五年松陽縣倡為募役眾出田

役助役戶輪充自是所在推行朱熹謂義役有未盡善蓋始倡義役者議之未詳慮之未周而踵之者不能皆善人於是其弊日開其流日甚或以材智把握而專義役之利或以氣力凌駕而私差役之權是以虛貧擾富凌寡暴孤義役之名立而役戶不得安其業雇役之法行而役戶不得安其居此未盡善之弊也臣僚請今役戶輪管以提其役則公私便而義役立矣慶元二年吏部尚書許及之取免役舊法及續降旨符修為一書名曰役法撮要上之其法可以悠久其或未久而輒弊若人也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三

三

十日振恤水旱蝗螟之灾治世所不能免然必有以待之周官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是也有宋振貧恤患之意視前代尤為切至諸州歲歉必候常平惠民諸倉粟或平價以糴或貸以種食或直以賑給之無分於主客戶不足則遣使馳傳募告倉或轉漕粟於他路或募富民出錢粟以官時勸諭官吏許書屏為課若舉放以濟貧乏者秋成官為理償又不足則出內藏金帛置祠部度牒東南則留禁運司清米或數十萬石或百萬石濟之賦租之未入者或縱不取或寬取之或倚閭以須豐年寬逋負休力役有支移折變者省之應給蠶鹽若和糴及科率不急者罷之薄關市之征鬻牛者免算運米舟車除沿路力勝錢利有可與民共者不禁水鄉則蠲

蒲魚之稅，選官分路巡撫，授以繫符刑罰，飢民劫困窮者，補其罪，民之流內者，關津毋責渡錢，道京師者，諸城門擬以米所至，舍以官第，或寺觀，為泔糜食之，或人日給糧，歸業者，計日併給遺歸，無可歸者，或賦以開田，或聽隸軍籍，或募修工役，老疾幼弱不能存者，聽官司收養，水災州縣，具船載拯民，置之高燥之地，運薪糧給之，因飢疫死者，官為埋祭，厥溺死者，加賜其家錢粟，京師苦寒，或物價翔踊，置場出米，及薪炭，裁其價予民，蝗為害，募民撲捕，易以錢粟，蝗子一升至易穀粟三五升，其仁厚如此，建隆三年，戶部郎中沈義倫使吳越，還言揚州飢民多死，郡中軍儲尚餘萬斛，宜以貸民，有司曰：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三

若歲未稔，誰任其咎？義倫曰：國家以廉粟濟民，自當招和氣，致豐年，寧憂水旱耶？太祖悅而從之。四年，詔州縣興義倉，歲收二稅，石別收一斗，以備凶歉，平歲賑其飢，太宗即位，勸民務農，重穀毋或妄費，時惠民所積，不為無備，又置常平增糴，唯恐其不足，真宗繼之，益務養民之政，而常平惠民倉殆遍天下矣。仁宗英宗一遇災變，則避朝變服，損膳撤樂，恐懼見於顏色，哀矜形於詔旨，慶曆初，令天下復立義倉，嘉祐二年，又詔天下置廣惠倉，使老弱貧疾者皆有所養，是朝相承其處於民也，既周其施於民也，益厚，又一時收守，亦多得人如張詠之治蜀，歲糴米六萬石，著之皇祐甲令，當兩

本節首錄
於安石

如青州，擇公私廩，舍十餘萬區，散處流民，以糜之，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為兵者，又萬餘人，天下傳以為法。知鄆州劉夔，發廩振民，全活者甚衆，盜賊衰止。知越州趙抃，揭榜於通衢，令民有米，增價以糴，於是商船輻輳，米價頓減，民無飢死，若是之政，不可悉書，蓋得先王救荒之法焉。神宗即位，河北諸路水旱薦臻，廉發糴便司廣惠倉粟以賑民，王安石秉政，改貸糴法，而為借助，移常平廣惠倉錢斛而為青苗，皆令民出息，言不便者，輒得罪，而民遂不聊生，又詔賣天下廣惠倉田，先朝良法美意，所存無幾，哲宗雖詔復廣惠倉，既而章惇用事，又罷之，常平積留錢斛，不足以供賑給，于是紹聖大觀之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三

間止給空名告敕補牒，政日以墮，民日以困，而米業遂衰，先是仁宗哀病者，均頒善救方，知雲安軍王端請官給錢和藥予民，遂行于天下，京師大疫，內出犀角和藥，其一通天犀，內侍請留供服御，帝曰：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令太醫擇善藥，於者，即縣官授藥於近郊，買地以瘞死之無主者，一棺給錢六百，幼者半之，京師舊置東西福田院，以療老疾孤窮，英宗命增置南北二院，日廩三百人，歲出內藏錢八百萬給其費，熙寧九年，知太原韓絳言在法諸老疾，自十一月一日起，州給米豆，至次年三月終，河東地寒，乞自十月一日起，支至次年二月終止，如有餘，卽至三月終，從之，凡饑寡孤獨，癯老疾廢

如此安可
如倫所
如倫所
如倫所
如倫所
如倫所
如倫所
如倫所
如倫所
如倫所

貧乏不能自存應居養者以戶絕屋居之無則居以官屋以戶絕財產充其費不足則給以常平息錢崇寧初蔡京當國置居養院安濟坊給常平米厚至數倍差官卒充使令置火頭具飲膳給以衾絮被州縣奉行過當或具帷帳履乳母女使靡費無算不免率斂貧者樂而富者擾矣初神宗令畿縣各度官不毛地三五頃貧不能葬者聽人安居命僧主之葬及三千人度僧一人與紫衣更使領事三年至是蔡京推廣爲漏澤園每里一尺毋令暴露監司檢察安濟坊亦募僧主之醫愈千人賜紫衣部牒一道諸城皆鎮市戶及千以上有知監者依各縣置居養院安濟坊漏澤園道路遇寒僱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三

仆之人及無衣丐者許送近便居養院給錢米救濟孤貧小兒可教者令入小學其衣襦於常平頭子錢內給造遺棄小兒雇人乳養仍聽官觀寺院養爲童行高宗南渡民從之者如歸市既爲之衣食以養其飢寒又爲之醫藥以救其疾病其有困于戈甲斃于道路者則給度牒瘞之給與以來歲有水旱發常平義倉或濟或糶或貸如恐不及然當糶糶之際兵食方急儲蓄有限復以爵賞誘富人相與補助六年湖廣江西旱詔給上供米賑之貧民有過糶致盜者詔閉糶者斷遣殿中侍御史周秘言發糶勸分古之道也許以斷遣恐貪吏懷私善民被害望戒守令多方勸諭務令樂從或有受

書提舉司劾奏從之是歲知潼川景興宗廣安軍李贈果州王師州王梅活仇民甚衆前吏部郎中馮楫亦出米以助賑給名轉一官十年通判發州陳正同賑濟有方窮谷渡山之民無不濡惠以其法下諸路二十八年浙東西田損於風水在法水旱七分以上者賑濟詔自今五分亦賑之孝宗隆興二年秋霖雨害稼出內帑銀四十萬兩變糶以濟民其賑寡孤獨無銀收糶者濟以義米乾道七年臣僚言諸路旱傷請以檢放展開責之運司糶給借貸責之常平覺察長監責之提刑體量措置責之安撫從之寧宗慶元元年兩浙轉運副使沈誥言米價翔騰凡商販之家盡令出糶而告糶之令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三

設矣淳熙八年浙東提舉朱嘉言乾道四年民艱食言請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米于倉冬則加息以償自後兩年放散款竭其息之半大抵即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水造倉三間及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遇凶年人不闕食請以是行於倉司陸九淵在政令局遂編入賑恤凡借貸者十家爲甲甲推一人爲首五十家爲一社通曉者爲社首每年正月告示社首結甲其有過軍及無行之人與衣食不關者不得入甲其願入甲者開具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減半五歲以下不預甲首加請一

倍社首審訂虛實取人人手書持赴本倉再審無弊然後排
定甲首每載某人借若干石分兩時給初當下田時次當耘
耨時秋成還穀不過八月足濕惡者罰嘉定末真德秀帥長
沙行之凶年飢歲人多賴之然事久而弊或移用而無可給
或均催無異正賦良法美意於此焉失寶慶三年監察御史
江剛中言豐穰之地穀賤傷農凶歉之地濟糴無策惟以其
所有餘濟其所不足則飢者不至於貴糴而農民亦可以得
利乞中嚴遏糴之禁凡兩浙江東西湖南北州縣有米處金
糴販流通違許被害者越訴官按劾吏決配庶幾令出惟
行從之端平元年臣僚奏建陽邵武羣盜嘯聚變起千上戶
史籍

卷一百三十三

宋

閏釋若專以兵威以圖殄滅固無不可然賑救之政一切不
講飢饉所迫恐人懷等死之心耐之者日衆欲望朝廷厲兵
遠士設定已竊發之寇發粟賑飢懷來未從賊之民庶人知
過害賊勢自孤可一舉而平矣此成周荒政散利除盜之說
也八月以河南州軍新復令江淮置制司科降米麥一百萬
石賑濟淳熙十一年福建諸郡旱賜米二十五萬石賑糴一
萬石賑貸乏細民咸淳二年監察御史趙順孫言今日急務
莫過於平糴乾道間郡有米斗直五六百錢者孝宗聞之罷
其守更用賢守此所當法者今粒食翔騰未知所屬市井之
間見格而不見米推原其由實富家大姓所至閉糴是以糴

價愈高而格價陰減陛下念小民之艱食爲之發常平義倉
然爲數有限安得人人而濟之願陛下課官吏使之任牛羊
剝牧之責勸富民使之無秦越肥瘠之視糴價一平則格價
不因之而輕物價不因之而重矣七年以咸淳三年以前諸
路義米一百一十二萬九千餘石減價發糴薄收郡縣聽民
不拘開會見錢收糴并備并得米然此漢書諸志天地縣開矣

